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五冊目次

東觀奏記三卷（唐）裴庭裕撰　明鈔本　〇〇一
北狩見聞錄一卷（宋）曹勛撰　清乾隆三十九年盧文弨家鈔本　〇三一
松漠記聞一卷續一卷補遺一卷（宋）洪皓撰　清鈔本（四庫底本）　〇三八
皇朝太平治迹統類不分卷（宋）彭百川撰　清鈔本　〇五八

東觀奏記三卷

（唐）裴庭裕撰

明鈔本

東觀奏記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唐裴庭裕撰。庭裕一作廷裕、字膺餘、聞喜人。官右補闕。其名見新書宰相世系表、所謂裴氏東眷者也。王定保摭言稱其乾寧中在內廷文書敏捷、號下水船。其事蹟則無可考焉。其書專記宣宗一朝之事。前有自序、稱上自壽邸即位二年、監脩國史丞相晉國公杜讓能奏選碩學之士十五人分脩三聖實錄、以吏部侍郎柳玭右補闕裴庭裕左拾遺孫泰駕部員外郎李允太常博士鄭光庭專脩宣宗實錄。自宣宗至今垂四十載、中原大亂、日歷起居注不存一字。謹采耳目聞覩、撰成三卷、奏記於晉國公、藏之於閣、以備討論。蓋其在史局時所上監脩稾本也。序末不署成書年月。考杜讓能以龍紀元年三月兼門下侍郎、十二月為司徒、景福元年守太尉、二年貶死。昭宗之二年、即大順元年。此序云奏記於監國史晉國公、則當在大順景福之閒。其云自宣宗至是垂四十年、蓋由大中以來約計之辭。若以宣宗末年計至光化初年始為四十載、則杜讓能之死已久、無從奏記矣。書中記事頗具首尾、司馬光作通鑑、多采其說、而亦不盡信之。蓋聞見所及、記近事者多確。恩怨未盡、記近事者亦多誣。自古而然、不但此書矣。

東觀奏記序

史官右補闕裴廷裕

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二年監修國史丞相晉國宣宗懿宗三朝實錄未修歲月漸遠慮聖績湮沒乃奏上選中朝鴻儒碩學之士十五人分修三聖實錄以史部侍郎右玭右補闕裴廷裕左拾遺孫泰駕部員外郎李偘太常博士鄭光庭專修宣宗實錄庭裕奉詔之日惕不敢易思摭實無隱以成一朝之書踰歲修例竟未立國朝故事以左右史修起居注逐季送史館史館別設修撰官起居注外又置日曆至修實錄之日取信於日曆起居參而成之伏自宣宗皇帝宮庫晏駕垂四十載中原大亂日曆與起居注不存一字致儒學之士閣筆未就非曠職官無憑起凡例也庭裕自為兒時已多記憶謹采宣宗朝耳目聞覩撰成三卷非編年之史未敢聞於縣官且奏記於監國史晉國公藏於史閣以備討論

東觀奏記上

史官右補闕裴　庭裕撰

孝明鄭太后潤州人也本姓朱氏李錡
據浙西及相者言於錡曰朱氏有奇
相當生天子錡取致於家錡誅死后
入掖庭為郭太后侍兒憲宗皇帝愛
而幸之生宣宗皇帝為母天下十四
年懿宗即位尊為太皇太后又七年
崩以郭太后配享出祭別廟
上性至孝奉鄭太后供養不居別宮只
於大明宮朝夕侍奉親舅鄭光即位
之初連任平盧河中兩鎮節度使大
中七年自河中來朝上因与光商較
政理光素不曉文字對上語時有質
俚即命宰臣別選河中節度使留光
奉朝請后或以光貧計為憂即厚賜
金帛不復更委方己
憲
宗皇帝晏駕之夕上雖幼頗記其事
追恨先陵商臣之酷即位後誅勵惡
黨無漏綱者時郭太后無恙以上英
察孝果且懷慚懼時居興慶宮一日
与二侍兒同升勤政樓倚衡而望便
欲殞於樓下欲成上過左右急持之
即聞於上上大怒其夕后暴崩上志
也
懿安郭太后既崩喪服許如故事礼院
檢討官王皞抗疏請后合葬景陵配
享憲宗廟室疏既入上大怒宰臣白
敏中召皞詰其詰皞曰郭太后是憲事。
宗春宮時元妃汾陽王孫追事順宗
為新婦憲宗厭代之夜事出暗昧母
天下五朝不可以曖昧之事黜合祀

之礼敏中怒甚韓挙益厉宰臣将會
食周墀駐敏中廳門以俟同食敏中
傳語　墀正為一書生忤乱但乞先
之墀就敏中廳問其事韓益不挠以
手加頞於韓賞其孤直翌日韓貶潤
州勾容令墀亦免相大中十三年秋
八月上崩宰臣令狐綯為山陵礼儀
使奏韓為判官又韓拜章論懿安合

配享憲宗始升祔焉
上延英聽政問宰臣白敏中曰憲宗遷
座景陵龍輴行次忽值風雨六宮百
官盡避去惟有一山陵使胡而長攀
靈駕不動其人姓氏為誰為我言之
敏中奏景陵山陵使令狐楚上曰有
兒否敏中奏長子緒見任隨州刺史
上曰可任宰相否敏中曰緒小患風

痺不任大用次子綯見任湖州刺史
有台輔之器上曰追來翌日受考功
郎中知制誥到闕召充翰林學士聞
歲遂五為相時人咸歎敏中亮直無
隱不掩人於上
上因讀元和實録見故江西觀察使韋
丹政事卓異問宰臣孰為丹後宰臣
周墀奏臣近任江西觀察使見丹行

事餘風遺愛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
河陽觀察判官上曰速与好官持憲
者聞之奏為侍御史
加贈故楚州刺史尚書工部侍郎李德
修礼部尚書德修憲宗朝宰相吉甫
長子也吉甫薨太常謚曰簡度郎支
中張仲芳以德宗好用兵吉甫居輔
弼之任不得謂之前仲方貶開州司

馬宝曆中仲方徵諫議大夫德修不欲同立朝連牧歙湖楚三州時吉甫少子德裕任荊南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上即位普恩德裕當追贈祖父乞迴贈其兄故有是命

白敏中守司空兼門侍郎充邠寧行下。營都統討山南平夏党項經日以禁軍三百人從敏中上論請依裴度討淮西故事開幕擇廷臣不阻大吏上允之乃以右諫議大夫孫商為左庶子行軍司馬駕部郎中知制誥將名廷裕諱私同与為右庶子節度副使駕部員外李蔚為節度判官戶部員外李玄為都統掌記將軍用耶陳君從為都虞候

上親妹平安公主下嫁附馬都尉劉異上面宰臣与一方面小書擬平盧節度使上謂曰朕只有一妹時欲青去京邊遠婦別思之宰臣乃奏邠寧節制近於平盧仍許安平公主歲時乘傳入京

劉異將赴鎮安平入辭以異姬人從安平左右皆宮人上盡記之忽見別姬問安平曰此誰也安平曰劉郎音聲人俗呼如此上悅安平不妬喜形於色顧左右曰便令作主人不令与宮娃同處上之甄別防閑纖微不遺如此

萬壽宮主上愛女鍾愛獨異將下嫁命擇郎婿鄭顥相門子首科及第聲名籍甚時昏盧氏宰臣白敏中奏選上顥銜之上未嘗言大中五年敏中免相為邠寧都統行李之奏上曰 頃

者陛下愛女下嫁貴臣郎婿鄭顥赴
婚楚州會有日行次鄭州臣堂帖追
廻上副聖念顥不樂國相銜臣入骨
臣且在中書顥無如臣何一去玉陛
必媒孽臣短死無種矣上曰朕知此
事久卿何言之晚耶因命左右便殿
中取一檉木小函子來扃鐍甚固謂
敏中曰此盡鄭郎說卿文字便以賜
卿若聽顥言不任卿如此矣敏中歸
啓益感上聰察宏恕常置函子於佛
前焚香感謝大中十二年敏中任荊
南節度使暇日与前進士陳　嗣憂
閣靜話感上恩泣語以事盡以示錯
杜悰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李　失其名
悰待之厚悰任西川節度使馬植罷
黔中赴闕至

西川術士一見謂悰曰受相公恩久
思有効答今有所報矣黔中馬中丞
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悰未之信
術士一日密於悰曰相公將有禍非
馬中丞不能救悰始驚信稅日厚幣
贈之仍令　吏爲植於都下買宅死
生之計無缺焉植至闕方知感悰不
知其旨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悰謂
術士曰貴人敢闕作光祿卿矣術士
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
郎充諸道鹽鐵使悰始驚憂俄而作
相懿安皇太后崩後悰懿安子婿也
急一日內榜子檢責宰相元載故事
植論奏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植
素辨博能回上意事遂中寢
武宗朝任宰臣李德裕雖丞相子文學

過人性孤峻嫉朋黨如仇讎擠牛僧
孺李宗閔崔洪於嶺南楊嗣復貞穆
李公珏延裕親外叔祖以會昌初冊立事亦
七年嶺外上即位之後嶺表五相同
日還北以吏部尚書李珏寫衘價尚
書左僕射兗淮南節度使珏字待價
趙郡贊皇人早孤居淮陰事母以孝
聞詩冠從之舉明經李絳為華州刺

史一見謂人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
當擢進士科明經碌碌非子發跡之
路一舉不第應進士許孟容為宗伯
擢居上第釋褐署烏重胤三城推官
調進判書高等授渭南尉遷右拾遺
左遷下邽令丁母憂廬居三年不入
室免喪諸侯羔鴈四府齊至門皆不
就牛僧孺為武昌節度使奏章先達

銀臺授殿中侍御史以供奉武昌掌
書記徽歸御史府韋處厚秉政一見
笑曰清廟器豈擊搏者乎擢拜禮部
員外改吏部員外李宗閔為相以品
流程式為己任擢掌書命改司勳員
外庫部郎中文宗召充翰林學士珏
風格端肅屬詞敏贍恩傾一時累遷
戶部侍郎承旨許立相者屢矣鄭注

以藥術為侍講學士李訓自流人召
入內廷珏素嘗私為訓注交謟取江
州刺史未幾訓為相造假甘露謀上
左右與王涯等一十一人亦族伏誅
人方伏珏守正之祐徵為戶部侍郎
與楊嗣復同日命相上雖求理心切
終優游不斷同秉政者陳夷行鄭覃
請經術孤單者進用珏與嗣復論地

胄詞采者居先每延英議政率相矛
盾竟無成政但寄頰舌而已文宗將
晏駕以猶子陳王成美當璧爲記建
桓立順事由穎王即位貶韶州兩軍
刺史上即位累遷河陽三城節度使
吏部尚書至是崔鄲罷於淮南輟之
撫理凡三載罷謚貞穆
上臨御天下得君人法每宰臣延英奏
事喚上階後左右前後無一人至幾
處分坐宸威不可仰視奏事下三四
刻龍顔忽怡然謂宰臣曰可以閑話
矣自是詢閭閻間事話宮中燕樂無
所不至矣一刻已來宸威復整肅是
將 宮也必有戒勵之言每謂宰臣曰長
憂卿負朕撓法後更不得相見度度量
如此趙國公令狐綯每謂人曰十年

持政柄每延英奏對雖嚴冬甚寒而
汗流洽背
李廓爲武寧節度使不理右補闕鄭魯
上疏曰臣恐新麦未登徐師必亂乞
速命良將救此一方上未之省也麦
熟而徐師亂上感魯言即擢爲起居
舍人
吏部侍郎孔温業白執政求外任丞相
白敏中曰我輩亦須自點檢孔吏部
不肯居朝矣至理之世丞相畏人也
如此夫
上微行至德觀女道士有盛服濃粧者
赫怒亟歸宮立宣左街功德使宋叔
康令盡逐去別選男道士二七人住
持以清其觀
上將命令狐綯爲相夜半幸含春亭召

對畫蠟燭一炬方許歸學士院乃賜
金蓮花燭一(一作炬)送之院吏忽見驚報
院中曰駕來俄而趙公至吏謂趙公
曰金蓮花乃引駕燭學士用之莫折
是否頃刻而聞傳說之命

侍御史馬緘與三院退朝入臺路遇集
賢校理楊收不爲之却緘爲朝長(臺中故事三院退朝入臺一人謂之朝長)拉收僕臺中笞之

集賢大學士馬植奏論玄宗開元中
幸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學士副
知院事徐堅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
酒者說言學士以德行相先非具員
吏遂十八爵齊舉今馮緘笞收僕者
是笞植僕肆一般乞黜之御史中丞
令狐綯又引故事論救之上兩釋之
始着今三館學士不避行臺

李玨以邊墩從事上召至蓬萊問系緒
玨奏系屬皇枝上曰師臣已有一李
玨朕不欲九廟子孫與之同名良久
以手畫案曰玨字出平(御)平字也御宜
改名平舞蹈而謝平後終於邠寧節
度使

武宗好長生久視之術大中宮築望仙臺
勢侵天漢上始即位道士趙歸真杖
殺之罷望仙臺院大中八年復命繕
之右補闕陳璣已下抗疏論其事立
罷備造以其院爲文思院上英睿妙
理尤長於納諫從之如轉丸李璲除
嶺南節度使閤一日已命中使領旌
節給事中蕭倣封上詔書上正聽樂
不暇別召中使謂優人曰汝可就李
璲宅却喚使來旌節及璲門而反劉

潼白鄭州刺史除桂州觀察使右諫
議大夫鄭裔綽疏言不可中使至鄭
頒告已數日却命追制納諫從善皆
此類也
馬植爲相与左軍中尉馬元贄有亢宗
之分上初即位元贄恩澤傾内臣曾
賜寶帶内庫第一者元贄輒以遺植
一日便殿對上覩植帶認是賜元贄
者詰之植色变不敢隱翌日罷爲天
平節度使行次華州取植密吏董
侔下御史獄盡聞植交通之狀再貶
常州刺史
杜濛授左拾遺庭裕先父任左輔政以
濛家行不至薄妻黎爲衆所聞不可
處諫臣之列丞相魏謩感怒頃濛上
事先君見魏於政事堂曰必要任濛
乞先移他官丞相重遣即改授濛太
常博士
上追感元和舊事但聞是憲宗朝卿相
子孫必加擢用杜勝任刑部員外閣
内次對上詢其祖父勝以先父黄裳
永貞之際首排奸邪請憲宗監国上
德之面授給事中
裴諗爲學士一日加承旨上幸翰林諗
寓直便中謝上曰加官之喜不与妻
子相面得否便放歸卿歸諗蹈謝却召
上以御盤果實賜之諗即以衫袖張
而跪受上顧一宮嬪頒下
諗父度元和中君臣魚水之分
遂於諗恩礼亦異焉
上雖尚文學聽政之暇常賦詩尤重科
名大中十年鄭顥知舉後宣宗索科

名記題表曰自武德已後便有進士
諸科出鶯谷而飛鳴聲華雖茂經鳳
池而閟混史策不書所傳前代姓名
皆是私家記錄處承聖旨敢不討論
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趙憐採訪諸
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
至朝謹專上進方僕無彊勅宜付翰
林自今放牓後並寫及第人姓名及
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仰所司逐
年編次

術士柴嶽明動陰陽術數於公卿間聲
名籍甚上一日召於便殿對上曰朕
欲諸子孫　院卿宜相
其地嶽明奏曰人臣遷移不常有陽
宅陰宅入陰宅入陽宅者禍福刑尅
師有傳授今陛下居深宮有萬靈護
衛陰陽二宅不言帝王家臣不敢奏
詔上然之賜束帶帛

遣司封員外郎充史館脩撰權審於衢
路突尚書左僕射平章事崔鉉判曰
宰相之繞庶僚僕射之臨郎吏豈有
導騎已過接響橫衝權審久在左班行
合諳典故便知素履且令旧條送都
省罰七直審以素履之言難　執列
尋左遷宿州刺史自爾不獲立朝矣

貶前鄉貢進士楊仁贍為康州參軍馳
驲發遣仁贍女弟出嫁前進士于瓌
納函之朝有脊周恤仁贍不易其日
憲司糾綸論遂坐貶

東觀奏記卷上

東觀奏記中

史官右補闕裴　庭裕撰

上每命相盡出睿旨人無知者一日制詔樞密院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仰指揮學士院降麻處分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以鄴先判度支再審聖旨未審落下為復仍舊上意貴迎佑蕭也乃宸翰付學士院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崔慎由可工部尚書平章事落下判戶部事宸斷如此

河東節度使劉瑑在內署上深器異之大中十一年上手詔追之令乘遞赴闕初無知者瑑奏發太原人方信之既至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月十七日次對上以御據曆日付瑑令於一下旬擇一吉日瑑不論旨上曰但擇一拜官日即得瑑跪奏二十五日甚佳上曰此日命卿為相祕無知者高湜自集賢校理為蔣係鳳翔事從湜即瑑為寮也二十四日辭瑑於宣平里私第湜曰竊度旬日必副具瞻之望瑑笑曰來日具瞻何旬日也湜驚不敢發詰但果爰立矣始以此事泄於湜既入相深有升平之望與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流上酬萬一瑑曰王夷甫當晉衰之末崇尚虛浮祖述流品終置中原版蕩晉室淪夷今當盛明之朝不能循名責實使百吏名稱其職而上內〔酬〕陛下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不能對因此恩澤浸衰罷為東川節度使

親
國公崔鉉秉政鄭魯楊紹復段瓌薛
蒙一時俊造鉉所取信凡有補吏議
事或占之參酌時人語曰癸手可熱
楊鄭段薛欲得命通魯紹瓌蒙時魯
爲刑部侍郎鉉欲引以爲相聖旨授河
南尹不測其事赴後上問曰鄭魯發
後除改歸還自由否鉉驚恐審以此
事訪於左右云御扆上題此四句鉉

益畏
上
聽政之暇多賦詩多令翰林學士屬
和一日賦詩賜寓直學士蕭寘曹確
令維和寘手狀謝曰陛下此詩雖
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亦無以加也
明日召學士韋澳問此兩句澳奏曰
宋太子家令沈約詩寘以膺藻清新
所方沈約尔上不悅曰將人臣比我

得否恩衛以薄執政衆之出爲觀察
使
崔
罕爲京兆尹內園巡官不避馬杖之
五十四方死上赫怒令与遠郡宰臣
論救上曰罕爲京兆尹撫撕強撫弱是
其職任但不避馬便其杖可矣不合
問知是內園巡官方決一錯也又人
臣之刑止行二十過此是朕刑也五

十四杖頗駭聞聽宰臣又論救上曰
與一康察舊提者宜抵罪根本輕致
罪過制耳宰臣蓋賀上無由不察罪
上聆湖南觀察使
故
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
入延院
崔
鄲爲京兆尹因徒逸獄而走上始命
造京尹廨宅京兆尹不得離府上以

崔罕郢併敗官面召翰林學士常澳
授京兆尹便令赴上賜度支錢二萬
貫令造府宅澳公正方嚴吏不敢欺
委長安縣委李信主其事造成廨宇
極一時壯麗尚有羨緡却進澳運書
信兩上下考焉
常
澳為京兆尹豪右斂手国舅鄭光庄
不納租澳繫其主者期以五日不足

必抂法太后為言之上延英問澳々
具奏本末上曰今日租納否放否曰
尚在限內來日即不得矣澳既出半
庭上連召之曰国舅庄租今日納足
放主者否澳曰必放上入告太后曰
常澳不可犯且与送錢納却頃刻而
放
先
是京兆府進士明經解送設殊次平

等三級以甄別行實近年公道益衰
止於奔競至解送之日威勢撓敗如
市道焉至是澳牓曰朝廷將裨教化
廣設科場當開元天寶之間始專重
明經進士及貞元元和之際又益以
薦送相高當時務尚切磋不分黨甲
絶僥倖請託之路有推賢讓能之風
等列標名僅同科第既為盛事固可

公行近日已來前規頓改互爭強弱
多務奔馳定高卑於下第之初決可
否於差官之日曾非考覈盡繫經營
奧學雄文例捨於貞方寒素增年矯
白盡取於黨比群強中選者曾不足
云而爭名者益熾其事澳以司鐵甸
合貢英髦非無藻鑑之心懼有愛憎
之謗且李膺以不容聲膺去任胡廣

以輕舉茂官才免况其管見寔難裁
處况礼部格文本無等第府廷解送
不合區分今年合送省進士明經等
並以納策識前後爲定不在更分等
第之限詞科之咸本於京兆府第等
爲梯級建中二年崔元翰崔教崔倫
三人府元府副府第三人于邵知貢
貢舉放及第並依府例盖推崇藝實

不能易也自文李道裒朋黨道與紛
竟既多漠不勝憤遂山蘿華蓋救一
時之弊人多惜之
上至孝動遵元和故事以憲宗曾幸青
龍寺命復道開便門至青龍佛宮永
日昇眺追感元和勝跡悵望久之
上敦睦九族於諸侯王尤盡友愛即位
後於十六宅起雍和殿每月三兩幸

与諸侯王擊鞠合樂賜賚有差進士
司馬樞爲雍和殿賦詞雖不出亦志
一時之事寔
牛叢任拾遺補闕五年頻上封事上盡
記之後叢自司勳員外爲睦州刺史中
謝上命至軒檻問曰爾頃任諫官頗
能舉職今忽爲遠郡得非宰臣以前
事爲懲否叢曰陛下新有德音未往

刺史縣令不能任近侍官宰臣以是
奬擢非嬉是也上賜緋紫叢退謝畢
前日臣所衣緋衣是刺史借服不審
陛下便賜紫爲復別有進士上連日且
賜緋且賜緋上慎重名器未嘗容易
服色之賜一無所濫
李藩自司勳郎中遷駕部郎中知制誥
衣緑如故鄭薰綽自給事中以論駁

楊漢公忤旨出商州刺史始賜緋衣
銀魚沈詢自礼部侍郎爲浙東觀察
使方賜金紫苗恪自司勳員外除洛
陽令藍衫赴任裴處權自司封郎中
出河南少尹到任本府奏薦賜緋給
事中崔罕駮還上手詔褒奬曰有事
不當卿能駮還戢業既倚朕何所慮
上每孜〻求理焦勞不倦一日密召斈
士韋澳晝屏左右謂澳曰朕每便殿
与節度觀察使刺史語要知所委州
郡風俗物產卿宜密采訪撰次一文
書進來雖家臣与老不得漏泄澳奉
宣旨即以十道四蕃志愽更採摭撰
成一策題曰處分語自寫面進雖子
弟不得聞也後數日薛弘宗除鄧州
刺史澳在有別業左南陽召弘宗餞之
弘宗曰昨日中謝聖上處分當州事
驚人澳詰之即處分語中事也君上
親總萬幾自古未有
上校獵城西漸及渭水見父老一二十
人於村佛祠設齋上問之父老曰臣
醴泉縣百姓本縣令李君奭有異政
考秩已滿百姓借留詣府乞未替蓋
此祈佛力也上默然還宮後於御扆
上大書君奭名中書兩擬醴泉令上
皆抹去之踰歲以懷州刺史闕請用
人御筆曰醴泉縣令李君奭可懷明
刺史莫測也君奭中謝宸旨褒奬始
聞其事
大理寺直王景初与刑部郎中唐技議
讞不平景初坐貶潭州司戶參軍制
下景初撾登聞鼓稱冤再貶昭州司

户制曰不遵嚴譴輒昌登聞以懲不
恭也
京兆府參軍盧甚昇進士第入官甚孤
平有李問京兆君遣巡廳驛左補闕
崔瑄婚姻迴與甚長亭相遇爭廳甚
以官雖卑乃公行署不讓瑄瑄責其
不遜遂相詆詢甚來下御史臺接問
史云當服白衫甚曰非國事恤不素服

上聞之以甚言涉大不敬除籍為民
投之嶺表行至洛源驛賜死瑄左遷
河南府陽翟縣令
大理卿馬曙任代地永運使代北出庫
甲曙罷戎以一二十領自隨故事人
臣不得蓄兵器曙既在朝乃瘞而家
藏之一日奴有犯罪者曙笞之即告
於御史臺稱曙蓄兵器有異謀命吏

發曙私第得甲不虛坐貶郡州刺史
諫官上論以奴訴郎主在法不治上
命杖投曙奴於青泥驛曙載貶嶺外
上佐人臣無不感悅
司農卿蕭廣夜令術士為厭勝之術御
史臺劾奏貶永州司馬
僕人祝漢貞詞辯敏給恩傾一時嗣朝
王軋祐以金帛結之求刺史盡納賂

矣而未敢言御史臺劾奏貞杖二十
流天德軍軋祐竄嶺外
上雅重詞學之臣於翰林學士恩禮特
異宴遊密召無所間隔惟於遷轉皆
守彝章皇甫珪自吏部員外召入內
廷改司勳員外計吏員二十五箇月
限轉司封郎中知制誥孔溫裕自禮
部員外改司封員外入內庭二十五

蓋月改司勳郎中知制誥動循官制
不以爵祿私近臣也
廣州節度使紇干衆以貪猥聞貶慶王
府長史分司東都制曰鍾陵問俗澄
清之化靡聞南海撫封貪瀆之聲何
甚而又交通說遇溝壑無厭跡固異
於滄臺道殊乖於吳隱舍人韓琮之
詞也書上一朝不進用矣工部尚書

楊漢公前任荊南節度使以不廉聞
公議蓋喧左遷秘書監制曰考三載
之績尔最無聞致多士之朝人言未
息既起風波之論難安喉舌之司舍
人沈詢詞也至大中十三年漢公除
同州刺史給事中鄭公与之蕭緯三駁
還制書上自即位但聞諫官論執左
曹駁正無不立從其奏至是盛於左

右三下漢公同之州命不允所論時
屬寒食內宴百寮上因擊毬巡班慰
勞至給事中班謂公与蕭緯曰卿兄
有敢議朕無不允從唯論漢公事涉
朋黨蕭緯前日同州是太宗皇帝興
王之地陛下為子孫為尤慎擇牧守
漢公在荊南日貪殘已經朝責陛下
豈可以祖宗重地私与此人上色変

而迴馬翌日蕭緯貶商州刺史
武昌軍節度使苗（名与庭裕家諱同）責同子巖
不避馬擒至幕官其背嚴毋詰闔稱
寬苗貶江州司馬制曰避馬雖乖於
嚴敬鞭人合顧簪纓舍人楊紹復之
詞也苗自此為清議所薄
高品吳居中承恩澤甚厚於術者欲固
其事術者令書上尊號于襪有告者

上居至視之信然居中棄市
藍
田尉直弘文館柳珪擢為右拾遺
弘文館直學士給事中蕭倣鄭裔綽
駁還曰陛下高懸爵位本待賢良既
命澆浮恐非懲勸珪居家不謹於義
方奉國豈盡於忠節刑部尚書柳仲
郢詣東上閤門進表稱子珪方才器褊
劣不合塵玷諫垣若誣以不孝卽究

屈為甚太子少師柳公權又訟僕嘆
之柱上令免珪官且在家侍省貞元
元和已來士林家礼法嚴整以韓皐
柳公綽柳仲郢為称首一旦子稱不
孝藉組歎之
太
尉衛國公李德裕上即位後坐貶崖
州户司参軍坐卒於貶所一日丞相令
狐綯夢德裕曰某已謝明時幸相公

哀之許歸葬故里綯具為其子滈言
滈曰李衛公犯衆怒又崔衛二丞相
崔鉉魏謩皆敵人也見持政必將上前異
同未可言之也後數日上將坐延英
此一行誤倒
里我相公有舊率憫而許之既寤召
綯又夢德裕曰某委骨海上思還故
其子滈曰向來見李衛公精爽尚可
畏吾不言必擬禍明日入中書具為同

列言之既於上前論奏許其子蒙州
立山縣尉名与今上御名同護喪歸葬
翰
林學士駕部郎中知制誥庾道蔚勅
曰以藝文擢居近密尋檢慎難處禁
林宜守本官續連州刺史鄭朗為御
史大夫道蔚以事干之乞庇罪人者
郎御之朗既大用積前事盡聞于上
故及此罪

監脩国史門下侍郎蕭礼部尚書平章
事鄭朗奏館修撰當直史共四員准
故事已通籍者為脩撰未昇朝者為
直館以脩史重事合選廷臣秩序或
俾筆削不稱其直館伏請停廢更添
置脩撰兩員勅旨宜依直館萬年縣
尉張範涇陽縣尉李節勤守本官以
户部郎中孟穆駕部員外郎李渙並
充史館脩撰通籍為四員分脩四季
之事
以左拾遺鄭言為太常博士鄭朗自御
史大夫命相朗先為浙西觀察使言
實居幕中朗建議以諫官論時政得
失動關宰相鄭言必括囊形迹請移
為博士至大中十一年崔慎由自户
部侍郎秉政復以左拾遺杜蔚為太
常博士蔚亦慎由舊僚也踵為故事
至理之代動循至公後代方之難矣
以楚州刺史裴坦為知制誥坦罷　赴
闕宰臣令狐綯擢用宰臣裴休以坦
非才不稱是選建議拒之力不勝坦
命既行政事堂謁謝丞相故事謝畢
便与本院上事四輔送之施揖　歷
僉而坐坦延謁執政至休驟多輸誠
謝休曰此乃省台擬選非休力也力
命肩舁使出不与之坐兩門兩吏之
自有中書未有此事也人多為坦
羞之至坦主貢舉擢休之子弘上第
時人云欲蓋而彰此之謂也

東觀奏記中

東觀奏記下

史官右補闕裴庭裕撰

大中元年正月十九日制曰朝議郎守
尚書刑部郎柱國賜緋魚袋唐技中
将仕郎守尚書職方員外郎裴（庭裕先父）
早以科名薦由臺閣聲猷素履亦有
可嘉昨者吏部以爾秉心精專請委
考覈而臨事而臨褒或乖於公當黜
議遂至於沸騰豈可尚列彌綸是宜
並分符竹善綏凋瘵以補悔尤技可
虔州刺史散官勲封故如裴可申州
刺史散官如故舍人杜德公之詞也
吏部侍郎兼判尚書銓事裴諗左授
國子祭酒吏部侍郎周敬復罰一月
俸監察御史馮顓左授秘書省著作
佐郎考院所送博學宏辭科趙秬等
十人並宜覆落不在施行之限初裴
諗兼上銓主試宏技兩科其年爭名
者衆應宏詞選前進士苗台符楊嚴
薛訢李詢古敬翊已下一十五人就
試諗寬豫仁厚有賦題不密之說前
進士柳翰京兆尹柳憙之子也故事
宏詞科只三人翰在選中不中選者
言翰於諗處先得賦題託詞人温庭
筠為之翰既中選其聲聒不止事徹
宸聽杜德公時為中書舍人言于執
政曰某兩為考官未試宏詞先牒考
官 文書若自先得賊
題者必雇糊名考文書得雇者考官
乃公當罪上（止）諗（銓）為宜考官不合坐宏
詞趙秬丞相令狐綯故人子也同列
将以此事嫁患於令狐丞相丞相

遂之盡覆去初日官　星寔奏於
星暗科場當有事沈詢為礼部侍郎
闈而憂焉至是三科盡覆日官之言
方驗
上自党項叛擾推其由乃邊將貪暴利
其羊馬多欺取之始用左諫議大夫
李福為夏州節度使刑部侍郎畢諴
為邠寧節度使大理卿裴識為涇原
節度使發日臨軒戒勵稟奉宸威絕
侵奪之貪邊方怙息烽燧不復告警
矣
浙東觀察使兼侍御史中丞李訥為軍士
噪逐坐貶朗州刺史馳驛赴任訥性
褊狷遇軍士不以礼人皆怨之遂及
於難監軍使王景宗責撫循無狀杖
四十流恭陵自此戎臣失律監軍皆

從坐
宰臣鄭朗自中書歸朝宣平私第內園使
李敬寔衝路衝之朗列奏上召敬寔
面語敬寔奏供奉官不避例不避上
曰銜天子之命橫絕而過可矣安有
私出不避輔相乎剝紫綬配南衙
太常卿封敖於私第上事御史臺彈奏
左遷國子祭酒故事太常卿上日庭
設九部樂盡一時之盛敖拜太常卿
欲便於親閱遂就私第視事法司今
奏遂薄奏焉
上勵精理天下一紀之內欲臻昇平自
大中十二年後藩鎮繼有叛亂宣州
都將康全泰逐出觀察使鄭薰湖南
都將石再順逐出觀察使韓琮廣州
都將王令寰逐出節度楊發江西都

將毛鶴逐出觀察使鄭憲上赫怒命
淮南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崔
鉉兼領宣池歙三州觀察使以宋州
刺史溫璋為宣州刺史以右金吾將
軍蔡襲為湖南觀察使以涇原節度
使李承勛為廣州節度使以光祿卿
宇宙為江西觀察使只取鄰道共送
赴任兇渠如期授首皆不勞師斬定

誅鋤盡副聖旨
李景讓為吏部尚書抗踈穆宗至敬言
宗文宗武宗四廟當遷出以穆宗乃是
上兄弟文宗已下是上猶子陛下拜
兄尚可拜姪可乎使陛下得新事七廟
宜重奉太宗已下入廟以正三昭三
穆之序事下百官奏議不定而止時
人以上方嚮穆宗深為景讓希旨多

不直其事
劉皋為鹽州刺史甚有威名監軍使楊
玄价誣奏皋謀叛函首以進闔朝公
卿面折庭諍上重違百辟之言始坐
玄价專殺不辜之罪
上晚歲酷好仙道廣州監軍使吳德鄘
離闕日病脚已滿跚矣三載監廣師
歸闕足疾都平上詰之遂具為上說曰

羅浮山人軒轅集醫愁上聞之甘心
馬馹詔軒轅集赴京師至既館於南
亭院外庭莫之面也諫官恐害政屢
以為言上曰軒轅道人口不干世事
卿勿以為憂留歲餘放歸授朝奉大
夫廣州司馬集堅不受臨身上別上
問理天下當得幾年集曰五十年上
聞之慰悅及遇寇之歲春秋五十

李景讓夏侯孜品品立朝俱厲風操景
讓為御史大夫視事之日以侍御史
孫玉汝監察御史王觀不称職膚彦植楨
請移他官孜為右丞相以戶方郎中
裴誠虞部郎中韓瞻俱聲縛不立誣
謟取容誠改太子中允瞻改鳳州刺
史
于延陵授建州刺史中謝上問之曰建
去京師遠延陵日八千里上曰朕
前後左右皆建人也郡種不悉卿若
為我康懷奉公綏緝凋瘵長在我面
前無異或撓法虔遠人無聊即朕三
尺階前便是萬里卿知之否延陵悸
懾失序上撫而遣之
越人仇甫聚衆為乱攻陷剡縣諸暨等
縣浙左騷然上用文王式為浙東觀察
使以武寧軍健卒二千人送式之任
式生擒仇甫以獻斬於東市
始選前進士于琮為婿連拜秘書省校
書郎左拾遺賜緋右補闕賜紫尚永
福公主事忽中寢丞相上審聖旨上
曰朕此女子近因与之會食對朕輒
折七筯性情如此恐不可為士大夫
妻許琮別廣尚德公主亦上次女也
上委信宰輔言從計從就中於元輔思
礼稍異白敏中赴邠寧行營上幸與
福樓送之自樓上投下朱書御札一
封与敏中言君臣倚注之分崔鉉赴
鎮淮南幸通化樓送之并賜詩四韻
以寵幸行邁麗刻其詩于宣化驛
僧從晦住安国寺道行高潔兼工詩以
文章應制上每擇劇韵令賦亦多称

音暁積年供奉望紫方袍之賜以耀
法門上兩召至殿上謂之曰朕不惜
一副紫袈裟与師但師頭耳稍薄恐
不勝耳竟不之賜暁悒悒而終
憲宗昇遐之夜左軍中尉吐突承（下一字犯穆宗諱）
寃死其事上即位追感承璀死
於忠義遂擢其子士（下字与今上御名同）至顯
貴為右軍中尉開府儀同三司恩渥
始終無替焉
畢誠本佑容之子連昇甲乙科杜琮為
淮南節度使置幕中始落鹽籍文學
優贍遇事無滯在翰林上恩顧特異
許用為相深為丞相令狐綯所忌自
邠寧連移鳳翔昭儀北門三鎮皆綯
緩其入相之謀也誠思有以結綯在
北門求得絶色非人世所易有盛飾
珠翠專使獻綯綯一見之心動謂其
子曰尤物害人畢太學於吾無分
今以是餌吾將傾吾家族也一一返
之專人不敢將迴驛候誠意誠又遲
血輸啓事於綯綯終不納乃命郡吏
貨之東頭醫官李玄伯上所狎昵者
以錢七十萬致于家乃舍之正堂玄
伯夫妻執賤役以事焉踰月盡得其
歡心矣乃進於上上一見惑之寵冠
六宮玄伯燒伏火丹砂進之以市恩
澤致上瘡疾皆玄伯之罪也懿宗即
位玄伯与山人王岳道士虞紫芝俱
棄市
大中十二年始用左諫議大夫鄭漳兵
馬郎中李鄴為鄆王已下侍讀時鄆
王居十六宅夔昭已下五王居大明

宮內院數日追制改充葬 王巳下寺
讀五日一入乾符門講讀 鄆王邸位
後事遂停
武寧軍節度使康季榮不卹軍士部下
噪而逐之投于嶺外以右金吾大將
軍田牟曾任徐州乃有政替特開延
英殿召對再命赴往鎮一方於是安
帖

帝澳在翰林極承恩遇自京兆尹出為
河陽三城節度使當軸者擠之也大
中十三年三月魏博節度使何弘敬
就加中書令上命宣徽南院使王居
方往魏博賜麻制假道河陽上以薄
紙手詔澳曰密飾裝秋當与卿相見
戒居方曰過河陽以此賜澳無令人
知居方既至密以宸翰授澳上七月

寢疾八月晏駕遂中寢
命監察御史楊戴往浙西道勘覆軍額
大中十二年宣州叛將康全泰逐
觀察使鄭薰朝廷用宋州刺史溫璋
問罪時蕭寘為浙西觀察使地与宣
州接連遂擢用武臣李琢代寘特建
鎮海軍節度使撫之以張犄角之勢
罷後謗者言琢虐署官健名廣占衣

粮役入私家上遂命戴往按覆軍籍
虛一卒虛額者戴還條奏謗者之言
始不勝
度支奏狀言漬汙疋段誤書清汙上覽
異之樞密使承旨孫隱中為上未省
也添成漬字及中書覆入上赫怒勘
添改表奏者罰責有差
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上御含元殿受

朝太子太師盧鈞年八十矣自樂遊
之南步而及殿墀稱賀上前替容朗
綏李朝服之至十二年元日含元受
賀太子少師柳公權年亦八十矣服
爲百官首含元殿廷交遠自樂懸南
步至殿下力已綿憊稱賀之後上尊
聖敬文思　孝皇帝公權誤曰
光武和孝御史彈出之罰一季俸料
七十致仕應典也公權不能克遵典
礼老而受辱人多惜之
太常卿高銖決罰礼院礼生博士李懿
引故事見執政以礼院雖係太常寺
從來博士自專事無關白者所以太
常三卿初落事博士無參集之礼今
銖重罰礼生有違典故丞相以銖夙
德唯唯而已銖曰吾老不能退一旦

爲後生所辱遂乞罷
勅鄉貢進士温庭筠早隨計吏夙著雄
名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放
騷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尚有前
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可隋州隋縣
尉舍人裴坦之詞也庭筠字飛卿彦
博之裔孫也詞賦詩篇冠絶一時與
李商隱齊名時號温李連年進士竟
不中第至是謫爲九品吏進士紀唐
夫嘆庭筠之寃贈之詩曰鳳凰詔下
雖承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人多諷誦
上明主也而庭筠反以才廢制中自
引騷人長沙之事君子譏之前一年
商隱以鹽鐵推官死商隱字義山文
李宏博膽表尤著於人間自開成二
年昇進士第至上十二年竟不升於

王庭而庭筠而恤恤不陟第者以文
學為極致已薪於此遂於禄位有所
憂耶不得可而問矣
山南西道觀察使奏渠州犀牛見差官
押赴闕廷既至上於便殿閱之仍月
華門外宣示百僚上慮傷物性命中
使押還本道復放於渠州之野
上命左軍中尉王宗實治道將幸華清
宮兩省供奉官拜疏極諫上為宰臣
曰華清宮是祖宗舊宮又朝元閣聖
祖真容地朕一紀在位未嘗瞻拜深
虧缺儀今排比皆是軍司不勞州縣
卿宜勉諭諫官勿更論列宰臣奉旨
而退召兩省官宣諭俄而諫表再入
上謂宰臣曰諫官疏極懇切且言自
穆宗巡幸之後列聖未嘗出宮居安

慮萬乞留聖慮朕聞此語決不為遊華
清之行矣卿宜召兩省官說我意
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三更三點退朝惟
宰臣夏侯孜獨到衙以御史大夫李
景讓為檢校吏部尚書充劍南西川
節度使時中元休假通事舍人無在
館者麻案既出孜受麻畢乃召當直
中書舍人馮圖宣之棒麻皆兩省胥
吏自此始令通事舍人休澣亦在館
俟命
上自不豫宰輔侍臣無對見者瘡甚令
中使往東都太僕卿裴詡宣索藥中
使往返五日復命召醫瘡方士院生
對於寢殿院言可療既出不復召矣
上大漸顧命內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
徽宗上院使王居方以夔王當璧為

託三内臣皆上素所恩遇者泣而受
命時右軍中尉王茂玄心亦感上左
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歸長公儒居
方患之乃矯詔手宗實為淮南監軍
使宣化門受命将由右銀臺出焉左
軍副使邢元實謂宗實曰聖人不豫
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
可辨也請一面聖人而出宗實始悟

却入即諸門已踵故事添人守捉矣
邢元實翼道宗實直至寢殿上已晏
駕東頭環泣宗實叱居方下責以矯
宣皆捧足乞命遣宣徽北院使齊元
簡迎鄆王於藩邸即位是為懿宗歸
長公儒居方皆誅死籍没其家
晁
美人薨上寵悼久之美人在上藩邸
時承恩遇寔生鄆王萬壽公主馬薨

後詔翰林學士蕭寘為志文皆刻其
事及夔昭已下五王居内院而鄆王
獨還藩邸大中末副位之後人間切
有擬議者寘以此事言於公卿方辨
立長之順鄆王嗣位後美人追崇為
皇太后太常杜宣猷獻謚曰元配昭
享宣宗廟室

丙戌秋探梅本手臨畢 識閑

北狩見聞録一卷

（宋）曹勛撰

清乾隆三十九年盧文弨家鈔本

北狩見聞錄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曹勛撰。勛字功顯，陽翟人。宣和五年進士。南渡後官至昭信軍節度使。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首題保信軍承宣使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臣曹勛編次。蓋建炎二年七月初至南京時所上。其始於靖康二年二月初七日，則以徽宗之入金營，惟勛及姜堯臣徐中立丁孚四人得在左右也。所記北行之事，皆與諸書相出入。惟述密賚衣領御書及雙飛蛺蝶金環事，則勛身自奉使，較他書得自傳聞者節次最詳。末附徽宗軼事四條，亦當時所並上者。紀事大都近實，足以證北狩日記諸書之妄。且與高宗繼統之事尤為有關，雖寥寥數頁，實可資史家之考證也。

北狩見聞錄

保信軍承宣使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曹勛

編次

靖康二年二月初七日晨起　徽廟在蘂珠殿已進膳報李石周訓吳幵莫儔來奏事即引對石奏曰　皇帝會起居　上皇（皇帝御聖也）即緣金人堅欲　上皇出郊前次雖已得辭今又請到南薰門廠舍拜表乞　皇帝歸若表到寨中　皇帝便可歸內金人意欲成本朝一段好事懇請亦無他意又密奏曰得旨令參環環請使來可緩恐失事機　徽廟沉吟曰軍前別無變動否卿無隱也朕爵祿卿等至此無以小利誤朕大事尚有他變我亦擘劃恐後死無益石等曰倘或不實甘受萬死　徽廟曰朝廷既不令南去又圍城時髻髻我不令知以重於此今日之事妄舉足則不可知卿等無隱石曰不敢亂奏　徽廟即令中使請　顯肅皇后時　后已到拱宸門外辦被領廚搭駝　徽廟同行　后與　徽廟語少刻即索道服（徽廟尊常只為自服）欲出姜堯臣等進曰雖云駐駕只在門裏第恐虜情詐偽不測更宜　聖裁此足似未可移　徽廟曰適　皇后在禁中得官家語令暫到門首端的如此怎不去得內人與近侍皆大哭　徽廟曰縱或有非意亦知此事終在若以我爲質得官家歸保宗社亦無辭第恨我揖遜如禮退處道宮朝廷政事並不與聞惟一聽命未嘗紀分自處若此獲報乃爾有愧昔人多矣顧左右曰從我者聽左右皆泣從又取常御佩刀令丁孚佩之乃乘肩輿與　顯肅皇后出延福殿宮由晨暉門而出將至南薰門鑾輿俱踣　徽廟曰此必番使迓方欲回就廠舍導從圍擁車輿出門

徽廟頓足輿中曰事果變矣呼丁孚取佩刀而孚出門已爲金人提去至東御園門有番使來傳二帥起居云到寨食罷相見皆廉瑞視之番使乃音常奉使本朝者申刻到南齋宮止於大王位從人皆攔於西城門外並不許隨從惟姜堯臣徐中立丁孚勛得在左右虜人日爲祗候人　徽廟到齋宮虜人遣代太師少少師等三人來奏　徽廟取向日張珏報降本朝文字并張珏緘首一宗處分　徽廟對來使云當日張珏降初未有不受之約故受珏不疑繼得山西軍前移文要珏即斬首以獻不謂細故上國指以爲釁今城破國亡禍變及此何文字之有况已嘗移文上國死生一切惟命不必以此爲因也虜唯唯自後更不復來取金國凡有計議只在　淵聖皇帝御前奏禀隔數日一遣人起居　徽廟在寨二十餘日　徽廟在自製劄子一通令與相國其略云頃以海上之盟講歡好可以萬世嘗指伏張珏纖蒙須索即令錄以爲獻豈罪不至甚而大兵踵來指以爲釁果即遜位避罪南下歸後塊處道宮恬養魂魄

未嘗干預朝政而姦臣間除離間父子雖大兵南下亦
不相闗輙致頃天討宿甲臨城至城破皆始知以三關
敗約所致蓋嗣子不能奉承大國之約具亦失義方之
訓事遂至此咎將誰執尚有血誠祈回拱聽恭願以身
代嗣子遠朝闕廷郤令男某等乞一廣南煙瘴小郡以
奉祖宗遺祀終其天年某即廿佘鑕一聽大國之命誠
廹意切顒待召令劄子去後二日有番使來云承亦又
子但三關之盟初不億地止說子孫不紹社稷傾危雖
承劄子却不敢背元約更容取上仲指揮請上皇心下
不要煩惱但且寛心把此劄子 徽廟令附進南京行
在說 徽廟又製表自即位遜位凡宮禁深密外庭

政事之失一一剖析深夜焚之是夕 徽廟夢與 太
后同載入宣德宮奏樂聲甚覺來猶聞其餘聲音至晚
令親 后知三月初七日聞張邦昌僭位 徽廟曰邦
昌若誓死節則社稷增重今尸君之位猶且庻幾但所
繫至重既立異姓則吾事決矣因泣下沾襟明日臣下
有進詩者曰伊尹定歸商社稷霍光終治漢臣鄰 徽
廟且讀且罵曰待其歸商興漢則吾已在龍荒之北矣
不達事機猶有如此者先是三月二十九日有語分路
去 徽廟同二太子由河北路 淵聖同國相由河東
路約會於燕京是日 淵聖欲肅王同行肅王堅辭云
去歲奉旨出使不曾趨免又違膝下泣請甚確始得免

去復以政王從行以肅王曾奉使虜中人情稔熟故要
同行次日 徽廟辛 淵聖 二后諸王妃嬪帝姬駙
馬等望城中辭違宗廟 徽廟伏地氣塞不能起景王
扶起之六宮無長少俱哭震泰禮阿動虜人說此日日
色昏慘風聲如號移時方止是晩報來日起程 淵聖
同皇后太子拜違泣下別云自別不相見四月初一日
起程分路劉家寺初見二太子又要 顯肅皇后以下
妃嬪諸王帝姬皆出見席地坐定遣王訥釋奏 徽廟
云自古聖賢之君無過堯舜猶有揖遜歸於有德歷代
革運遠事 上皇心下然理會得本國比滅契丹所得
嬪妃兒女分配諸軍充賞以 上皇昔有海上之恩甚

厚今盡令兒女依舊相隨服色宫瞻一皆如故因勸酒
曰事有遠近且放心必有快活時 徽廟但致謝曰當
日爲兄弟今日爲國廣豈非運數尚賴太子保諾全活
千口近嘗求代嗣子遠朝大國望爲主張太子曰上位
不肯 徽廟曰兩朝主盟惟某獲罪非將相之過實某
罪在天故請以一身仰荅天譴願不及他人太子曰
此意甚好莫到燕京別有文字來於是酒五行而請王
婉容位下帝姬與粘罕次子作婦許之飯罷歸寨自此
不相見但日送雞兎魚肉酒果 徽廟荅以病在車中
無心飲酒食願早承來旨燕王途中以乏食甍皆殮以
槽猶露雙足就寨外焚化 徽廟勅令人壁欲攜行

徽廟止眈至　徽廟伏其背哀甚曰吾行且相及時執
兵虜人亦皆泣下過洺州二太子請　徽廟看圍場飯
後遣馬并紫繖來迎同行於田野中看圍獵已而馬皆
負狐兎忽有二人在徽廟馬前立太子指曰此　上皇
故臣郭藥師張令徽參見二人皆再拜令徽即退藥師
獨扣馬跪奏曰念臣與　上皇猶若臣而在燕京死戰
數回力不能勝遂歸金國有負　上皇恩德言訖淚下
又再拜　徽廟宣諭曰天時人事理合如此但當時欠
一死節太子曰藥師照忠於南廟　徽廟曰藥師未嘗
抗禦大兵而收功過厚豢養至此卒貽大禍太子曰此
人不忠於天祚則必不忠於南朝　徽廟曰是是　徽

廟迴河數日宣諭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
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臣曰本朝德澤在民至
深至厚今雖暫立異姓終必思宋不肯歸邦昌宰覽吧
恐又曰我夢想不妄第記此夢次日宣諭臣曰我左右
惟爾後生健步又係知我行事與我持　尋康王須知
父母繫念在彼及此行艱難勛曰仰賴天威可以向便
冒圍而出願不辱得達聖心是晚下程　徽廟出御衣
三襯一領（俗呼背心）拆領寫字領中可便即真來救父母並
押計九字後縫如故付臣勛又索於　懿節皇后得所
戴金耳環子一隻（雙飛小蛺蝶俗名鬭高飛）云是　今上皇帝在藩
邸時製以爲的驗及　皇太后信令臣勛見上奏之詔

誥丁寧且泣且嗚曰無忘我北行之苦又以拭淚白紗
手帕子付臣曰見上深致我思念淚下之痛父子未期
相見惟早清中原速救父母此外吾不多致語言氣已
哽吾頸矣倏到燕山爾乃去　懿節皇后初取環子與
沈押班令付臣曰到時傳語大王願早如此環得相
見非見吾父卒道無恙　皇太后以下皆哭　徽廟望
訓曰如見上奏有可清中原之謀悉舉行之無以予爲
念且保守　宗廟洗雪積憤又宣諭曰　藝祖有約藏
於大　太廟誓不誅大臣用宦官違者不祥故　七聖
相襲未嘗輒易每念靖康中誅罰爲甚今日之禍雖不
止此要知而戒勵　徽廟又令奏　上云恐吾宋之德

未泯士衆推戴時宜東應天順民保守取自家宗廟若
不勉順記得光武未立否又宣諭曾縣寄賜　上馬價
珠犀合子等物又　上曾說欲決河灌淀河番人等事
以爲密驗臣虜寨臨行日恭奉　皇太后宣諭令奏
上曰主上再使軍前欲就鞍時二后泊宮人送　主上
至廳有幼女名指兒見四金甲人狀貌雄偉各執弓劍
擁衛　上體女指示衆衆雖不見然莫不畏肅　太后
當時悟曰我事四聖者火嚧（謂京師四聖觀）必有陰助今昭慈
中愈更度事自後夜深必四十拜乃止更令奏上宜嚴
崇奉以荅天貺臣屆從時　太后未知　主上即位當
聞衆棋局子裹以黃羅書康王字貼於將上焚香禱曰

今三十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字入九宮者 主上必得
天位一擲其將果入九宮他子皆不近 太后手加額
喜甚臣下拜即奏 嶽廟大喜復令謂 太后曰端卜
昭應異常便可放心卿等可賀我臣等皆再拜 太后
因以此子代不易道過堯山縣進早饍有燕人百餘人
守 嶽廟所乘車語臣曰 上皇活燕民十餘萬人我
輩老幼感恩不已願識 天表因具以奏 嶽廟爲揭
簾見之皆羅拜曰 皇帝活燕人十餘萬陰德甚多即
見回鑾不須憂抱 嶽廟曰汝等知當時救護之力耶
吾獲謗不少今困阨反甚於汝輩無食時豈非天也燕
人各嗟惋而去 嶽廟在路中若渴令摘道旁桑葚食

北狩見聞錄 七

之語臣曰我在藩邸時亂嗢曾啖此因取數枚食甚美
尋爲嗢奪去今再食而禍難至此豈非桑葚與我終始
耶至真定府 嶽廟乘馬與二太子並騎入門前有引
旗寫 太上皇帝府中兩街居人見旗皆慟哭虜人不
較也舍於府園淨淵莊午間請 嶽廟看打毬自二太
子已下皆入毬場 嶽廟與 顯肅皇后在廳上看打
毬罷行酒少頃侍中劉彥宗具傳太子之意跪奏云聞
上聖學甚高欲覓一打毬詩其辭頗恭 嶽廟曰自
城破以來無復好懷遂作一詩寫付彥宗曰錦袍駿馬
曉分明一點星馳百騎奔奪得頭籌須正過無令綽撥
入邪門綽撥邪門者毬家語皆 彥宗捧讀稱歎即與太子又番語

以講解其義太子點頭令誦數過乃起謝 嶽廟亦
謝其恭也二聖既出城 於南郊大王位虜排長木爲
障障外有兵每數步一窺客人看外外亦窺內虜日以
肉菜米麪與內人相博易閑語曰南朝有兵到某所矣
次又曰主上提兵十萬在河北每金人軍馬過河即奪
去大軍所以未敢離此語訖即故能左右如金人背來
之狀色有畏而不敢留者人適以奏 上衆皆喜爲不日
救至又數易倚墻器械如用郭禮畫木槍復有病人如
傷中已表卧墻下云兩南有錢相公兵四五十萬來刀
槍將去陣上強壯人皆往迎敵會天大風喬貴妃製絳
紅袍綃纓急兵至即以衣 嶽廟爲出奔之計每十數

北狩見聞錄 八

日即他語一新動柵中觀聽臨行猶傳有兵相尾然了
無來者後乃知計姑以緩 聖心及愚衆人虜謀多此
類 嶽廟行日乘平日宮人所乘牛車牛五頭兩虜牽
駕不通華言次 顯肅皇后次尉及本殿一行內人車
仗計八百六十餘輛自過河經濬州城外虜騎約攔百
姓不得看惟賣食物數十近前臣以銀二兩博換飲食
賣人知是 嶽廟即盡以炊餅藕菜之類 上進反銀
而去自過此州即行生路少人析窠木騎軍曳枝稍水
淺則填以爲柴路深則疊以爲甬道跋荒迴旬月不見
屋宇夜泊荆榛或桑木閑艱難不可言雖大雨亦行泥
深沒脛車牛皆屢死壞亦不容補死即嚮其肉而行人

行稍後則落後軍馬從而勦除至暮下程即以車前轅
內繞三兩匝如射帖又斫枝稍纏以為鹿角持兵備外
嚴於出入旋鑿井及打柴草分給造飯然近水處終不
背往坐　一行苦之水遲飯大半委頓自知後習知遇
有水處即遣車房院內人各下車取水負薪而從自後
稍得趂明造飯飯罷即支散路糧　徽廟　顯肅皇后
共破一羊粟一斗諸王帝姬及閤分或四位破一羊或
六位破一羊米則計口人給二升惟　皇太后　懿節
皇后別有館伴二人早暮必來瞻　聖容如未見須候
見乃退餘房院無館伴至真定府方得入城歇泊兩日
盡換中乃行蓋自京至真定府中多無草喫極疲瘁死

者死十四五至是放換過真定府中山行稍緩日可行
五六十里臣勛向在龍德宮因奏事宜春殿閤暇恭承
　徽廟宣諭四事亦附於後　徽廟在穆穆時晝臥忽
臥處屋棟中折欲墮後續有聲達前殿亂搖急抱　徽
廟起梁即墮所臥榻上　哲宗晏駕太皇使綍奏珩等
二侍醫於寧福殿前將付有司已而迎　徽廟入立二
醫見　徽廟過驚曰此八彩之眉一人之尊也使王趣
上於後安得久耶左右因以奏　太皇　太皇釋之政
和丁酉　徽廟夢虜人數百列坐宣和殿下既寤不自
得因令禁之翁裝宣和閤燕人朝因典畧耶藥師趙孜
韓正等數輩復令近侍列坐宣和殿下以禳之宣和七

年南郊是日陰重侍衛寒肅薄曉　徽廟密祈晴霽不
食頃陰雲自卷從北去東西一縷雲收之痕如界移時
天地清徹星斗燦然　徽廟顧侍衛者曰從來郊祀未
有景既若是之異遂製稱謝密詞曰兩雩未沾念密雲
之直上馨香遠徹夕月之當中

松漠記聞一卷續一卷補遺一卷

（宋）洪皓撰

清鈔本（四庫底本）

松漠紀聞一卷續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洪皓撰。皓字光弼、鄱陽人。政和五年進士。建炎三年以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爲大金通問使。既至金、金人迫使仕劉豫。皓不從、流遞冷山、復徙燕京。凡留金十五年方得歸。以忤秦檜貶官、安置英州而卒。久之始復徽猷閣學士、謚忠宣。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書乃其所紀金國雜事、始於留金時、隨筆纂錄。及歸、懼爲金人搜獲、悉付諸火。既被譴謫、乃復追述一二、名曰松漠紀聞。尋有私史之禁、亦祕不傳。紹興末、其長子适始校刊爲正續二卷。乾道中、仲子遵又增補所遺十一事。明代吳琯嘗刻入古今逸史中、與此本字句間有異同、而大略相合。皓所居冷山、去金上京會寧府纔百里。又嘗爲陳王延教其子。故於金事言之頗詳。雖其被囚日久、僅據傳述者筆之於書、不若目擊之親切、中閒所言金太祖太宗諸子封號、及遼林牙達什北走之事、皆與史不合。又不曉音譯、往往譌異失眞、然如敘太祖起兵本末、則遼史天祚紀頗用其說。其熙州龍見一條、金史五行志亦全采之。蓋以其身在金庭、故所紀雖眞贋相參、究非鑿空妄說者比也。

欽定四庫〻〻

○松漠紀聞卷上

正文〻〻

△○○松漠紀聞卷上

宋○洪皓○撰○○

松漠記聞

宋洪皓輯

女真即古肅愼國也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開皇中遣使貢獻文帝因宴勞之使者及其徒起舞於前曲折皆為戰鬭之狀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之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為混同江其江甚深狹處可六七十步闊處至百步唐太宗征高麗靺鞨佐之戰甚力駐驆之敗高延壽高惠真以衆及靺鞨兵十餘萬來降太宗悉縱之獨坑靺鞨三千人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為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府以部長為都督刺史朝廷為置長吏監之賜府都督姓李氏訖唐世朝獻不絕五代時始稱女真後唐明宗時嘗寇登州渤海擊走之其後避契丹諱更為女直（契丹之諱曰宗真）俗訛為女質居混同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之北為生女真亦臣于契丹後有酋豪受其宣命為首領者號太師契丹自賓州混同江北八十餘里建寨以守予嘗自賓

史015-040

涉江過其寨守禦已廢所存者數十家耳
女真[redacted]乃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女
真以其練事後隨以首領讓之兄弟三人一為熟女
真[redacted]長號萬戶其一適他國完顏年六十餘女真妻
之以女亦六十餘生二子其長即胡來也自此傳三
人至楊哥太師無子以其姪阿骨打之弟謚曰文烈
者為子其後楊哥生子閣辣乃令文烈歸宗
金主九代祖名龕福追謚景元皇帝號始祖配曰明
懿皇后八代祖名訛魯追謚德皇帝配曰思皇后七
代祖名佯海追謚安皇帝配曰節皇后六代祖名隨
闊追謚定昭皇帝號獻祖配曰恭靖皇后五代祖字
葷名實魯追謚成襄皇帝號昭祖配曰威順皇后高
祖太師名胡來追謚惠桓皇帝號景祖配曰
昭肅皇后曾祖太師名核里頗追謚聖肅皇帝號世
祖配曰翼簡皇后曾叔祖太師名蒲剌束追謚穆憲
皇帝號肅宗配曰靜宣皇后曾季祖太師名楊哥追
謚孝平皇帝號穆宗配曰貞惠皇后伯祖太師名吳
剌束追謚恭簡皇帝號康宗配曰敬僖皇后祖名旻

世祖第二子咸雍四年歲在戊申生即阿骨打也滅
契丹謚大聖武元皇帝號太祖同母弟二人長曰吳
乞買次曰撒也阿骨打卒吳乞買立名晟謚文烈皇
帝號太宗配曰明德皇后今主名亶阿骨打之孫繩
果之子繩果追謚景宣皇帝亶之配曰眉始坦氏
[illegible]八子正室生繩果於次為第五又生第七子
乃燕京留守易王之父正室卒其繼室立亦生二子
長曰二太子為東元帥封許王南歸至燕而卒次生
第六子曰蒲路虎為兗王太傅領尚書省事長子固
倫側室所生為太師京國王領尚書省事第三
曰三太子為左元帥與四太子同母四太子即兀术
為越王行臺尚書令第八子曰邢王為燕京留守打
毬墜馬死閤母[illegible]十皆為奴婢繩果死其妻為固
倫所收[illegible]今主養於固倫家及吳乞買卒其子宋國
王與固倫粘罕爭立以今主為嫡遂立之
[illegible]乙卯年卒長子曰宗磐為宋王太傅領尚書
省事與滕王虞王皆為悟室所誅次曰賢為沂王燕
京留守次曰滕王虞王袁王撒也稱[illegible]板[illegible]

李極烈、吳乞買時為儲君、嘗謀盡誅南人、
闍辣封魯王、為都元帥、後被誅、其子太撻馬亦被囚、
因赦得出、庶子名撻馬名曷、字勉道、今為平章、
粘罕者、吳乞買三從兄弟、名宗幹、小名烏家奴、由
粘漢書者號稱漢兒也、其父即阿盧里移賚、粘罕為
西元帥、後雖貴、亦襲父官、稱曰阿盧里移賚、李極烈、
都元帥、李極烈、彼云大官人也、其庶弟名宗憲、字吉
甫、好讀書甚賢、
悟室者、女真人、暗顧鄂音或本悟失名希尹、封陳王、
為左相、誅宋寬滕廖凡七十二王、後為兀朮族誅、
回鶻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時、有入居秦川為熟戶者、
女真破陝、悉徙之燕山、甘涼瓜沙、舊皆有族帳、後悉
羈縻于西夏、唯居四郡外地者、頗自為國、有君長、其
人卷髮深目、眉修而濃、自眼睫而下多虬髯、土多瑟
瑟珠玉、帛有兜羅綿毛氎狨錦注絲熟綾斜褐、藥有
膃肭臍硇砂、香有乳香安息篤耨、善造賓鐵刀劍、烏
金銀器、多為商賈於燕、載以橐它、過夏地、夏人率十
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賈人苦之、後以物美惡雜

每齋必刲羊

后一也

貯毛連中、毛連以羊毛緝之、單其中、斷頭為橐、以毛或線封之、有甚麁者、有間以雜色毛者、
細、精然所征亦不貲、其來浸熟、始厚賂稅吏、密識其
中下品者、俾指之、尤能別珍寶、蕃漢為市者、非其人
為儈則不能售價、奉釋氏最甚、共為一堂、塑佛像其
中、每齋必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塗佛口、或捧其足
而鳴之、謂為親敬、誦經則不衆衣作西竺語、燕人或
俾之祈禱、多驗、婦人類男子、白皙、著青衣、如中國道
服、然以薄青紗冪首而見其面、其居秦川時女未嫁
者先與漢人通有生數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種類
媒妁來議者、父母則曰吾女嘗與某人某人昵、以多為
為勝、風俗皆追之、其在燕者、皆久居業成、能以金相瑟
瑟為首飾、如釵頭形而曲一二寸、如古之笄形、又善
結金線、相瑟瑟為珥及巾環、織熟錦熟綾注絲線羅
等物、又以五色線織成袍、名曰尅絲、甚華麗、又善撚
金線、別作一等、背織花樹、用粉繳經、歲則不佳、唯來
攜燕辛酉歲、金國肆眚、皆許西歸、多留不反、今
亦有目微深而髯不虬者、蓋與漢兒通而生也
鶻熱者、回鶻最小、不知其始所居、後為契丹徙置黃龍

府南百餘里曰賓州、州近混同江、即古之粟末河黑
水也、部落雜處、以其族類之長為千戶統之、契丹女
真貴游子弟及富家兒月夕被酒則相率攜尊馳馬
戲飲其地、婦女聞其至、多聚觀之、間令侍坐、與之酒
則飲、亦有起舞歌謳以侑觴者、邂逅相契、調謔往反、
即載以歸、不為所顧者、至追逐馬足不遠數里、其攜
去者父母皆不問、留數歲有子、始具茶食酒數車歸
寧、謂之拜門、因執子壻之禮、其俗謂男女自媒勝於
納幣而昏者、飲食皆以木器、好寘蠱他人、欲其不驗

者、云三彈指於器上、則其毒自解、亦間有遇毒而斃
者、族多李姓、予頃與其千戶李靖相知、靖二子亦習
進士舉、其姪女嫁為悟室子婦、靖之妹曰金哥、為金
主之伯、故論側室、其嫡無子、而金哥所生、今年約二
十餘、頗好延接儒士、亦讀儒書、以光祿大夫為吏部
尚書、其父亦託宇文虛中高士談趙伯璘為誌、高宇文
以趙貧、命趙為之、而二人書篆其文、頗所穚甚厚、曾
在燕識之、亦學奕象戲點茶、靖以光祿知同州、冒墨
有素、今亡矣、其論議亦可聽、本別出如渠見

正大

渤海國去燕京女真所都皆千五百里、以石累城足
東並海、其王舊以大為姓、右姓曰高張楊竇烏李、不
過數種、部曲奴婢無姓者、皆從其主、婦人皆悍妬、大
氏與他姓相結為十姊妹、迭幾察其夫、不容側室、及
他游、聞則必謀寘毒死其所愛、一夫有所犯、而妻不
之覺者、九人則羣聚而詬之、爭以忌嫉相夸、故契丹
女真諸國皆有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婦侍婢、唯渤
海無之、男子多智謀、驍勇出他國右、至有三人渤海
當一虎之語、契丹阿保機滅其王大諲譔、徙其名帳

千餘戶于燕、給以田疇、捐其賦入、往來貿易關市皆
不征、有戰則用為前驅、天祚之亂、其聚族立姓大者
於舊國為王、金人討之、軍未至、其貴族高氏棄家來
降、言其虛實、城遂陷、契丹所遷民益蕃、至五千餘戶、
勝兵可三萬、金人慮其難制、頻年轉戍山東、每徙不
過數百家、至辛酉歲、盡驅以行、其人大怨、富室安居
踰二百年、往往為園池、植牡丹多至三二百本、有數
十幹叢生者、皆燕地所無、纔以十數千或五千賤貿
而去、其居故地者、今歸契丹、舊為東京、置留守、有蘇

扶等州、蘇與中國登州青州相直、每大風順、隱隱聞
鷄犬聲、阿保機長子東丹王贊華封於此、謂之人皇
王、不得立、鞅鞅、嘗賦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
羞見當鄉人、從此投外國、遂自蘇乘筏浮海歸唐、明
宗、善畫馬、好經籍、猶以筏載行、其國初倣唐置官司、
國少浮圖、氏有趙崇德者、為燕都運、未六十餘休致
為僧、自為大院、請延竹林寺慧日師住持、約供衆僧
三年費、竹林乃四明人、趙與予相識頗久、
古肅慎城、四面約五里餘、遺堞尚在、在渤海國都外三
十里、亦以石壘城腳、
黃頭女真者、皆山居、號合蘇館女真、合蘇館河西亦有之、有八館在
黃河東、今皆屬金人、與金穿城五花城隔河相近、以二城八館舊屬契丹、今屬夏人、金人約以兵取關中、以三城八館報之、後背約再取八館、而三城在河西、屢爭不得、其一城忘其名、
其人慧朴勇
鷙、不能別死生、金人每出戰、皆被以重札、令前驅、謂
之硬軍、後役之益苛、廩給既少、遇鹵掠所得、復奪之、
不勝忿、天會十一年、遂叛、興師討之、但守遏山下、不
敢登其巢穴、經二年、出鬪而敗、復降、疑郎君黃頭室韋
也、金國謂之黃頭生女真、髭髮皆黃、目精多綠、亦黃
而白多、因避契丹諱、遂稱黃頭女真、
骨子契丹事迹、謂之滕骨國、即唐書所謂蒙兀部、
遼道宗朝有漢人講論語至北辰居所而衆星共
之、道宗曰、吾聞北極之下為中國、此豈其地耶、至夷
狄之有君、疾讀不敢講、則又曰、上世獯鬻獫狁蕩無
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
卒令講之、
道宗末年、阿骨打來朝、以悟室從、與遼貴人雙陸、貴
人投瓊不勝、妄行馬、骨打憤甚、拔小佩刀欲刺之、悟
室急、以手握鞘、阿骨打止得其柄、扰其胸不死、道宗怒、
侍臣以其強悍、咸勸誅之、道宗曰、吾方示信以待遠
人、不可殺、或以王衍縱石勒、張守珪赦安祿山、終致
後害為言、亦不聽、卒歸之、至叛遼、用悟室為謀主、阿骨
打且死、囑其子固倫善待之、
遼盛時、銀牌天使至女真、每夕必欲薦枕者、其國
舊輪中下戶作止宿處、以未出適女待之、後來海東
青使者絡繹、恃大國使命、惟擇美好婦人、不問其有
夫及閥閱高者、女真浸忿、遂叛、

初女真有戎器、而無甲、遼之近親、有以衆叛、附入其
境上、為女真一酋、說而擒之、得甲冑五百、女真賞其
酋為何盧里移賚（彼云第三箇官人、亦呼為相公）既起師、才有千騎、
用其五百甲攻破寧江州、遼衆五萬禦之、不勝、復信
遣之、亦折北、遂益至二十萬、女真以衆寡不敵、謀降、
故酋粘罕・悟室・婁宿等曰、我殺遼人已多、降必見勦、
不若以死拒之、時勝兵至三千、既連敗遼師、器甲益
備、與戰、復克、天祚乃發蕃漢五十萬親征、大將余都
姑謀廢之、立其庶長子趙王、謀泄、以前軍十萬降、遼
軍大震、天祚怒、國人叛、已命漢兒遇契丹則殺之、初
遼制、契丹人殺漢兒者、皆不加刑、至是擄其宿憤、見
者必死、國中駭亂、皆莫為用、女真乘勝入黃龍府五
十餘州、浸逼中京（中京古白霫城）、天祚懼、遣使立阿骨打為
國王、阿骨打留之、遣人邀請十事、欲用帝為兄弟國、及
尚主、使數往反、天祚不得已、欲帝之、而他請益堅、天
祚怒曰、小夷乃欲偶吾女邪、囚其使不報、已而中京
被圍、跳至上京、過燕、遂投西夏、夏人雖勇、竭國畏女
真之強、不果納、初大觀中、本朝遣林攄使遼、遼人
命習儀、攄恐其屑屑、以蕃狎詆伴使、天祚曰、大宋兄
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我同、欲致之死、
在廷恐兆釁、皆泣諫、止杖半百而釋之、時天祚窮將
來歸、以是故恐不加禮、乃走小勃律、復不納、乃夜回
欲之雲中、未明、遇諜者言婁宿軍且至、天祚大驚、時
從騎尚千餘、有精金鑄佛長丈有六尺者、他寶貨稱
是、皆委之而遁、值天微雪、車馬皆有轍跡、為敵所及、
先遣近貴諭降、未復、婁宿下馬跪于天祚前曰、奴婢
不佞、乃以介冑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捧觴而進、
遂俘以還、封海濱王、處之東海上、其初是河西也、國
人立其季父於燕、俄死、以其妻代、後與郭藥師來降、
所謂蕭太后者、
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
類、皆成園、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數尺、覆其枝幹、
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死、每春冰始泮、遼主必
至其地、鑿冰釣魚、放弋為樂、女真率來獻方物、若貂
鼠之屬、各以所產量輕重而打博謂之打女真、後多
強取、女真始怨、暨阿骨打起兵、首破此州、馴致亡國、

遼亡大實林牙亦降（大實小名林牙猶翰林學士遼俗人槩以小名居官上）後與粘罕雙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懼及既歸帳即棄其妻携五子宵遁詰旦粘罕怪其日高而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強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大實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為帝而相之女真遣故遼將余都姑帥兵經畧屯田于合董城（城去上京三千里）大實游騎數十出入軍前都姑遣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窮追遼御馬數十萬牧于磧外女真以絕遠未之取皆為大實所得今梁王大實皆亡餘黨猶居其地

合董之役令山西河北運糧給軍予過河陰縣令以病假獨簿出迎以線繫槐枝垂綠袍上命之坐懇辭叩其故以實言曰縣饋餉失期令被撻柳條百慙不敢出某亦罹此罰痛楚特甚故不可坐創未愈懼為腹氣所侵故帶槐以辟之

余都姑之降金人以為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鞅鞅其軍合董也失其金牌金人疑其與林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都姑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都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郡守之契丹漢兒令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偽許之遣其妻來告時悟室為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事[illegible]那也回行數百里那也見二騎馳甚遠問之曰曾見監軍否以不識對問為誰曰余都下人那也追及悟室曰適兩契丹云余都下人既在西京何故不識監軍（北人稱雲中為西京）恐有姦謀遂回馬追獲之捜其靴中得余都書曰事已泄宜便下手復馳告悟室即回燕統軍來謁縛而誅之又二日至雲中余都微覺父子以遊獵為名遁入夏國夏人問有兵幾何云親兵二三百遂不納投達靼達靼先受悟室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潛以兵圍之達靼善射無衣甲余都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凡預謀者悉誅契丹之黠漢兒之

有聲者、皆不免、

金國舊俗多指腹爲婚姻、既長、雖貴賤殊隔、亦不可渝、壻納幣皆先期拜門、戚屬偕行、以酒饌往、少者十餘車、多至十倍、飲客佳酒、則以金銀罍貯之、其次以瓦罍列於前、以百數、賓退則分餉焉、男女異行而坐、先以烏金銀盃酌飲、以貧者以木酒三行、進大軟脂小軟脂、如中國寒具、蜜糕、以松實胡桃肉漬蜜和糯粉爲之形或方或圓或爲柿蒂花大略類浙中寶階糕、人一盤、曰茶食、宴罷、富者瀹建茗、留上客數人啜之、或以粗者煎乳酪、婦家無大小皆坐炕上、壻黨羅拜其下、謂之男下女、禮畢、壻牽馬百匹、少者十匹、陳其前、婦翁選子姓之別馬者視之、塞痕則留、辣辣則退、留者不過什二三、或皆不中選、[redacted]壻所乘亦以充數、大氏以留馬少爲恥、女家亦以視其數而厚薄之、一馬則報衣一襲、壻皆親迎、既成昏、留婦氏執僕隸役、雖行酒進食、皆躬親之、三年然後以婦歸、婦氏用奴婢數十戶、奴曰亞海婢曰亞海軫牛馬十數群、每群九牸一牡、以資遣之、夫謂妻爲薩那罕妻謂夫爲[illegible]契丹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着地、以手動爲節、數止於三、彼言捏骨地者、即跪也、

女真舊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紀年、問之則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爲一歲也、自興兵以後浸染華風、酋長生朝皆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烏捉馬以上巳、其他如重午七夕重九中秋中下元四月八日皆然、亦有用十一月旦者、謂之周正、金主生於七月七日、以國忌用次日、今朝廷遣賀使以正月至彼、蓋循契丹故事、不欲使人兩至也、

金國治盜甚嚴、每捕獲論罪外皆七倍責償、唯正月[illegible]日、以爲戲、[redacted]寶貨車馬爲人所竊[illegible]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遣之、既無所獲、雖畚钁微物、亦攜去、婦人至顯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盜飲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則具茶食以贖、謂羊酒肴饌之類次則攜壺、小亦打粧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者女願留則聽之、自契丹以來皆然、今燕亦如此

女真舊不知歲月、如[redacted]燈夕、[redacted]不[redacted]己酉歲有[redacted]僧

被掠至其闕，遇上元，以長竿引燈毬，表而出之以為戲。金主見之，大駭，問左右曰：得非星邪？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故金主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為亂，剋日時，立此以為信耳。命殺之。後數年至燕，頗識之，至今遂盛。

金俗奉佛尤謹，帝后見像設皆梵拜，公卿詣寺，則僧坐上坐。燕京蘭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禪，曰太平、招提、竹林、瑞像。貴遊之家多為僧衣盂，衣鉢也甚厚。延壽院主有質坊二十八所。僧職有正副判錄，或呼司空，遼代僧有兼官至檢校司空者，故名稱尚存。出則乘馬佩印，街司五伯各二人前導。凡僧事無所不統，有罪者得撻之。其徒以為榮。出家者無買牒之費，金主以生子肆赦，令燕、雲、汴三臺普度，凡有師者皆落髮，奴婢欲脫隸者纔以數千屬請師，即得之。得度者亡慮三十萬。舊僧婦女有妻之法盡廢，其實十年不得以告補。嘗有家室，則許之歸俗。通乎民者杖背，還僧尼自相通及犯品官家者皆死。

蒲路虎性愛民，所居官必復租薄征，得蕃漢閒心，但時有酒過。後除東京留守，治海城。渤勅令止飲。行未抵治所，有一僧以榛柃癭盂榛柃木多癭，可愛，用為杯邀道而獻。蒲路虎曰：皇帝臨遣時宣戒我勿得飲酒，爾何人，乃欲以此器導我邪？顧左右令洼勃辣駭彼云敲殺也。即引去。行刑者哀其亡辜，其勝不力，欲令逃遁，而以死告。未畢，復呼使前，僧被血淋漓。蒲路虎曰：所以獻我者意安在？對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喜幸，故致此為壽，無他志也。蒲路虎意解，欲釋之，詢其鄉，以渤海對。蒲路虎笑曰：汝聞我來，用此相亂耳，豈可赦也！卒殺之。又於道遇僧尼五輩共輦而載，召而責之曰：汝曹群遊已冒法，而乃敢顯行吾前邪？皆射殺之。

金國之法，國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即譯語官也，或以有官人為之。上下重輕皆出其手，得以舞文招賄，三二年皆致富。民俗苦之。有銀珠哥大王者，銀珠者，第六十也。以戰多貴顯，而不熟民事，嘗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不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逋者大恐，相率賂通事，祈緩之。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稍還，延終不能免，苟能厚謝我，為汝致其死。皆欣然許諾。僧既陳

牒跪聽命、通事潜易它紙譯言曰、久旱不雨、俾殺焚身動天、以蘇百姓、銀珠笑、即書牒尾稱塞痕者再、庭下已有韋擺官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塞痕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郭、則通者已先期積薪擁僧於上、四面舉火、號呼稱冤、不能脫、竟以焚死

刪

刪俗舊無儀法、君民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民雖殺雞、亦召其君同食、炙股烹脯（音甫 肉也）脯以餘肉和虀菜擣臼中、糜爛而進、率以為常、吳乞買稱帝、亦循故態、今主方革之

金國新制、大氐依倣中朝法律、至皇統三年、頒行、其法有創立者、率皆自便、如毆妻至死、非用刃者不加刑、以其側室多、恐正室妬忌、漢兒婦莫不唾罵、以為古無此法、曾臧獲不若也、

北人重赦、無郊霈、予銜命十五年、才兩見赦、一為余都姑叛、一為皇子生、

高骨子其人長七八尺、捕生麋鹿食之、金人嘗獲數輩至燕、其目能視數十里、秋毫皆見、蓋不食煙火、故眼明、與金人隔一江、常度江之南為寇、禦之則返、無

如之何、

金國天會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羣犬数十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纔二三頭

松漠記聞

續松漠記聞

宋洪皓輯

冷山去燕山三千里、去金國所都二百餘里、皆不毛之地。乙卯歲有二龍、不辨名色、身高丈餘、相去數步而死、冷氣腥焰襲人、不可近。一已無角、如截去、一額有竅、大若當三錢、如斧鑿痕。悟室欲遣人截其角、或以為不祥乃止。

戊午夏、燕州野外濼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即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為龍所戲弄、畧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燕州嘗以圖示劉豫、劉不悅。趙伯璘曾見之。

是年五月、汴都大康縣一夕大雷雨、下冰龜亘數十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

阿保機居西樓、宿氈帳中、晨起見黑龍長十餘丈、蜿蜒其上、引弓射之、即騰空夭矯而逝、墜于黃龍府之西、相去已千五百里、纔長數尺、其骸尚在金國內庫。悟室長子源嘗見之、尾鬣支體皆全、雙角已為人所截、與予所藏董羽畫出水龍絕相似、蓋其背上鬣不作魚鬣也。

悟室第三子撻撻、勁勇有智、力兼百人、悟室常與之謀國。蒲路虎之死、撻撻承詔召入、自後執其手而殺之、為明威將軍。正月十六、挾奴僕十輩入寡婦家烝焉。悟室在闕下也都其長子以告、命械繫于家。悟室至、問其故、曰、放偷。敢爾。悟室命縛杖其背百餘、釋之、體無傷。虜法縛者必死、撻撻始謂必杖、聞縛而驚、遂失心、歸室不能坐、呼曰、我將去。人問之、曰、適蒲路虎來。後旬日死。悟室哭之慟、曰、折我左手。是年九月、悟室亦坐誅。

己未年五月、客星守魯、悟室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野、外方小哉、無傷。至七月、魯宛宗幐虜諸王同日誅。

庚申年、星守陳、太史以告宇文、宇文語悟室（悟室時為陳王）、悟室不以為怪、至九月而誅。虜應木運如此。

金人科舉、先於諸州分縣赴試、詩賦者兼論、作一日、經義者兼論策、作三日、號為鄉試、悉以本路令為試

宦預試之士、唯雜犯者黜、牓首曰鄉元、亦曰解元、次年春分、三路類試、自河以北至女真皆就燕、關西及河東就雲中、河以南就汴、謂之府試、試詩賦論時務策、經義則試五道、三策一論一律義、凡二人取一、牓首曰府元、至秋盡集諸路舉人于燕、名曰會試、凡六人取一、牓首、曰敕頭、亦曰狀元、分三甲、曰上甲中甲下甲、敕頭補承德郎、視中朝之承議、上甲皆賜緋、七年即至奉直大夫、謂之正郎、第二第三人八年或九年、中甲十二年、下甲十三年、不以所居官高卑、皆遷大夫、中下甲服綠、例賜銀帶、府試差官取旨、尚書省除劄、知舉一人、同知二人、又有彌封謄錄監門之類、試闈用四柱、揭綵其上、目曰至公樓、主文登之以觀試、或有私者、停官不敘、仍決沙袋、親戚不回避、尤重書法、凡竹字有點畫偏旁微誤者、皆曰雜犯、先是考校畢、知舉即唱名、近歲上中下甲雜取十名納之國中、下翰林院重考、實欲私取權貴也、考校時不合格者、四日牓其名、試院欲開、餘人方知中選、後又置御試、已會試中選者皆當至其國都、不復試文、只以會試勝殿廷唱第而已、士人頗以為苦、多不顧往、則就燕徑宣之御試

峠濤之據

之制逆絶又有明經明法童子科、然不擢用、止於簿尉、明經至於為直省官事、宰執持筆硯、童子科止有趙憲甫、位至三品、

省部有令史、以進士及第者為之、又有譯史、或以練事、或以閣節凡遞敕或除州太守告、令史譯史送之、大州三數百千、帥府千緡、若元帥諸貴人除授則令宰執子弟送之、獲數萬緡、

北方苦寒、故多衣皮、雖得一鼠、亦褫皮藏去、婦人以羊皮帽為飾、至直十數千、敵三大羊之價、不貴貂鼠、以其見日及火則剝落無色也、

初漢兒至曲阜、方發宣聖陵、粘罕聞之、問高慶緒渤海人曰、孔子何人、對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豈可發、皆殺之、故闕里得全、

燕京茶肆設雙陸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棊具也、

自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上京即西樓也、三十里至會寧頭鋪、四十五里至第二鋪、三十五里至阿薩鋪、四十里至來流河、四十里至報打孛菫鋪、七十

此處疑入
叢書集成
一條已談

女真多白芍藥花皆野生絶無紅者好事之家采其芽為菜以麵煎之凡待賓齋素則用其味脆美可以久留無生薑至燕方有之每兩價至千二百金人珍甚不肯妄設遇大賓至縷切數絲寘楪中以為異品不以雜之飲食中也

西瓜形如扁蒲而圓色極青翠經歲則變黃其瓞類甜瓜味甘脆中有汁尤冷五代史四夷附錄云以牛糞覆棚種之予攜以歸今禁圃鄉圃皆有亦可留數月但不能經歲仍不變黃色鄱陽有久苦目疾者曝乾服之而愈蓋其性冷故也

關西羊出同州沙苑大角虬上盤至耳最佳者為卧沙細肋北羊皆長面多髯有角者百無二三大僅如指長不過四寸皆目為白羊其實亦多渾黑亦有肋細如箸者味極珍性畏怯不能觸不越溝塹善牧者每羣必置羖䍽羊數頭（羖䍽音古北人訛呼羖為骨）仗其勇狠行必居前遇水則先涉羣羊皆隨其後以羖䍽發風故不食生達靼者大如驢尾巨而厚類扇自脊至尾或重五斤皆骨脂以為假熊白食餅餌諸國人以它物易之羊順風而行每大風起至舉羣萬計皆失亡牧者馳馬尋逐有至數百里外方得者三月八月兩剪毛當剪時如欲落絮不剪則為草絆落可撚為線春毛不直錢為氈則蠹唯秋毛最佳皮皆用為裘凡宰羊但食其肉貴人享重客間兼皮以進必指而夸曰此潛羊也

里至賓州渡混同江七十里至北易州五十里至濟州東鋪二十里至濟州四十里至勝州鋪五十里至小寺鋪五十里至威州四十里至信州北五十里至木阿鋪五十里至没瓦鋪五十里至奚營西四十五里至揚相店四十五里至夾道店五十里至安州南鋪四十里至宿州北鋪四十里至咸州南鋪四十里至銅州南鋪四十里至銀州南鋪五十里至興州四十里至蒲河四十里至瀋州六十里至廣州七十里至大口六十里至梁漁務三十五里至兎兒堝五十里至沙河五十里至顯州五十里至軍官寨四十里至楊隱寨四十里至茂州四十里至新城四十里至麻吉步落四十里至胡家務四十里至童家莊四十里至桃花島四十里至楊家館五十里至隰州四十里至石家店四十里至來州四十里至南新寨四十里至千州四十里至潤州三十里至舊榆關三十里至新安四十里至雙望店四十里至平州四十里至赤峯口四十里至七箇嶺四十里至榛子店四十里至永濟務四十里至沙流河四十里至王田縣四十

里至羅山鋪、三十里至薊州、三十里至邦軍店、三十
五里至下店、四十里至三河縣、三十里至潞縣、三十
里至交亭、三十里至燕、自燕至東京一千三百十五
里、自東京至泗州一千三十四里、自雲中至燕山數
百里、皆丁坡、其地形極高、去天甚近、
驛之待中朝使者、使副日給細酒二十量罐、羊肉八
斤、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麵三斤、油半斤、醋二
升、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麵醬半斤、大柴三束、
上節細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麵三斤、雜使錢二百、白
米二升、中節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麵二斤、雜使
錢一百、白米一升半、下節常供酒三量罐、羊肉二斤
麵一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
天眷二年奏請定官制劄子竊以設官分職創制立
法者、乃帝王之能事、而不可闕者也、在昔致治之主、
靡不皆然、及世之衰也、侵冒放紛、官無常守、事與言
戾、實由名喪、至於不可復振、逮聖人之作也、剗弊救
失、乘時變通、致治之具、然後煥然一新、九變復貫、知
言之選、其此之謂矣、太祖皇帝、聖武經啓、文物度數

曾不遑暇、太宗皇帝、嗣位之十二載也、威德暢洽、萬
里同風、聰明自民、不凝於物、始下明詔、建官正名、欲
垂範於將來、以爲民極、聖謨弘遠、可舉而行、克成厥
終、正在今日、伏惟皇帝陛下、上性孝德、欽奉先猷、爰
命有司、用精詳訂、臣等謹按當唐之初、治朝品位爵秩、
考覈選擇、其法號爲精密、尙慮初弊、故逮自開元、所
記降及遠、宋之德、參用講求、有便於今者、不必泥
古、取正於法者、亦無狗習、今先定到官號品次職守、
上進御府、以塵乙覽、恭俟聖斷、曲加是正、言順事成、
名實實舉、典化阜民、於是乎在、凡新書未載、並乞姑
仍舊貫、將用討論、繼此奏請、臣等顧惟虛薄、講究不
能及遠、以塞明命、是懼是僭、謁俟有取、伏乞先次頒降
施行、荅詔曰、朕聞可則循、否則革、事不悖於改爲、言
之易成之難、政或幾於欲速、審以從衆、示將不刊、爰
自先皇、已頒明命、順考古道、作新斯民、欲端本於朝
廷、首建官於臺省、豈止百司之職守、必也正名、是將
一代之典章、無乎不在、能事未必畢、朕躬嗣承、懼墜先
猷、惕增夕厲、勉圖繼述、申命講求、雖曰法唐、宜後先

之一揆至於因革損益之殊塗務折衷以適時肄於古而累歲廢同乃繹僅至有成擬所先行用敎衆聽作室築社第通底法之良若網在綱廢弛有條之紊自餘款備繼此施陳已畢乃孚行取四時之信所由通治揭爲萬世之常凡在見聞共思遵守翰林學士韓昉撰詔書曰皇祖有訓非維體者所敢忘聖人無心每立事於不得已朕丕承洪緒一紀于茲祗遵先猷百爲不越故在朝廷之上其猶草昧之初比以大臣力陳懇奏謂綱紀以未擧在國家之何觀且名可言而言可行所由集事蓋變則通而通則久故用裕民宜法古官以開政府正號以責實效著儀而辨等威天有雷風辭命安得不作人皆顏閔印符然後可捐凡此數條皆今急務禮樂之備源流在茲祈以必行斷宜有定節惟先帝亦鑒微衷神豈可誣方在天而對越時由異偶若易地則皆然是用載惟殆非相反何必改作蓋嘗三復於斯言皆曰可行庶將一變而至道乃從所議用創新規雖茲故土之風頗尙先民之質性成於習遷易爲難政有所因姑宜仍舊漸祈胥效翕致大同凡在遐邇當體朕意其所改創事件宜令尙書省就便從宜施行

宋究諸王之誅韓昉作詔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茲惟無赦古不爲非豈親親之道有所未敦[illegible]以懇懇之心是不可忍朕自惟冲昧纘嗣統臨蓋由文烈之公欲大武元之後德雖爲否義亦當然不圖骨肉之閒有蜂蠆之毒皇伯太師宋國王宗磐族聯諸父位冠三師始朕承祧乃繫協力肆登極品兼總劉權何爲失圖以底不類謂爲先帝之元子常蓄無君之禍心旣信宵人嫡爲鉤黨生圖閒易行將吳兵皇叔太傅領三省事究國王宗雋爲國王親與朕同體內懷悖德外縱虛驕肆己之慾專殺以取威擅公之財市恩而惑衆力擴勳舊欲孤朝廷卸其所眛洲以同惡皇叔虞王宗英滕王宗偉殿前左副點檢渾覩會寧少尹胡實剌郎君石家奴千戶述离古楚等競爲禍始擧好亂從逞躁欲以無厭助逆謀之妄作意所非冀覆其公成先將賊其大臣次欲危其宗廟造端累歲擧事有期早露端倪每存含覆第嚴

禁衛、載肅禮文、庶見君親之威、少安臣子之分、蔑然
不顧、狂甚自如、尚賴神明之靈、克開社稷之禍、日者
叛人吳十、稔心亂稱、授首底亡、旻致克奔之徒、乃窮
相與之黨、得厥情狀、爭於見聞、皆由左驗、以質成莫
敢詭辭而抵讕、欲申三省公議、豈容不頓、一兵舉兇
悉殄於今月三日、已各伏辜、并令有司、除屬籍、訖日
餘詿誤、更不隣尋、庶示寬容、用安反側、民貴衣而有
犯、古猶欽哉、予豈服以如喪、情可知也、
陳王悟室加恩制詞曰、貴貴尊賢、式重儀刑之望、親
親尚齒、亦優宗族之恩、朕俯迫羣情、祇膺顯號、爰第
景風之賞、孰居台曜之先、凡爾在廷、聽予作命、具官
屬爲諸父、身相累朝、踏五常九德之規、爲四輔三公
之冠、當艱難創業之際、籍左右定師之勤、如獻兆之
信著龜、如濟川之待舟楫、迪我高后、格于皇天、屢正
統之有歸、類謀之先定、緝熙百度、董正六官、雍容
以折財賦之姦、指顧以定朔南之地、德業並古今
罕倫、迨茲慶賜之頒、詢及僉諧之論、謂上公之加命
有九、而天下之達尊者三、旣已兼全、無可增益、乃敷
求於載籍、仍自斷於朕心、杖以造朝、前已加於異數、
坐而論道、今復擧於舊章、蕭相國賜詔不名、安平王
肩輿升殿、倂茲優渥、以奬耆英、於戲、建無窮之基、則
必享無窮之福、錫非常之禮、所以報非常之功、欽承
寵渥之隆、共對邦家之祉、
皇后裴摩申氏謝表曰、龍家珠流、端臨雲陛、玉書金
璽、榮畀椒房、恭受以還、淩兢罔措、恭惟道兼天覆、明
並日升、誠意正心、基周王之風化、制禮作樂、煥堯帝
之文章、俯矜奉事之勞、餙遣光華之使、溫言奬飾、美
貌重仍、顧拜命之甚優、愧省躬而莫稱、謹當恪遵睿
訓、益勵肅心、庶幾婦道之修、仰助人文之化、
渤海賀正表曰、三陽應律、載肇於歲華、萬壽稱觴、欣
逢於元會、恭惟受天之祐、如日之升、布治惟新、順寧
時而謹始、卜年方永、邁周歷以垂休、臣幸際明昌、良
深於頌、遠馳信幣、用申祝聖之誠、仰冀清躬、茂集履
端之慶、
夏國賀正表曰、斗柄建寅、當帝曆更新之旦、葭灰飛
管、屬皇圖正始之辰、四序推先、一人履慶、恭惟化流

中外德視通邇方熙律之載陽應令候而布憲克凝
神於宎與務行政於要荒四表無虞羣黎至治爰鳳
闕屆春之早協龍廷展賀之初百辟稱觴用盡輸誠
之意萬邦薦祉克堅獻歲之心罔無任云云大使武
功郎沒細好德副使宣德郎季膺等齋表詣闕以聞
高麗賀正表曰帝出乎震方當遂三陽之生王次於
春所以大一統之始寰畤之內歡慶皆均恭惟中孚
應天大有得位所過者化閱衆甫以常新不怒而威
觀庶邦之率服茂對佳辰之復備膺諸福之休臣幸
御名上昌期遠居外服上千萬歲壽會莫預於臚傳同
億兆人心但竊深於善祝刀〻使朝散大夫衛尉少
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李仲衍奉表稱賀以聞
右松漠記聞正續二卷先君銜使十五年深阸窮
漠耳目所接隨筆纂錄聞孟公庾發篋汴都危變
歸計創艾而火其書秃節來歸因語言得罪柄臣
諸子佩三緘之戒循陔侍側不敢以北方事置齒
牙間及南從炎荒視膳餘日稍亦談及遠事凡不
涉今日强弱利害者因操牘記其一二未幾復有
私史之禁先君亦枕末疾遂廢不録及柄臣蓋棺
弛語言之律而先君已齎恨泉下鳩拾殘稾僅得
數十事反袂拭面著為一篇紹興丙子夏長男
适謹書

松漠記聞補遺

金廟諱尤嚴不許人犯嘗有武弁經西元帥投
牒誤斥其諱杖背流遞武元初只諱旻後有申請云
旻閔也遂併閔諱之
金國中丞唯掌訟牒若斷獄會法或春山秋水謂去圍數
亦里逐水草而居扈從駕在外衛兵物故則掌其骸骼正國則
歸其家諸官並以他官兼之與臺官皆備員不彈擊
外道雖有漕使亦不刺舉故官吏贓穢略無所憚
金法文武官不以高下凡丁家難未滿百日皆差監
閑稅州商稅院鹽鐵場一年為任謂之優饒其稅課
倍增者謂之得籌每一籌轉一官有歲中八九遷者
近有止法不得過三官富者擇課額少處受之或以
家財貼納亦圖遷轉其不欲遷者於課利多處除歲
額外公然分之

金人國中有負犯者不責降只差監鹽場課額雖登出賣甚遂雖任滿去官非賣盡不得任至有十年不調者無磨勘之法每一任轉一官以二十五月為任將滿即改除並不待闕

北地月兄張獻甫作太原都軍都監也其姊夫劉思與侍郎高慶裔為十友之數張有一犀帶丨國初錢王所獻者號鎮國寶帶是正透中間龍形

契丹重骨咄犀犀不大萬株犀無一不曾作帶紋如象牙帶黄色止是作刀把已為無價天祚以此作兎鶻中國謂之腹條皮插垂頭者

鹿頂合燕以北者方可車須是未解角之前才解角血脉通久至方解頂之上為合正頂亦作合好者有人字不好者成八字有髓眼不貴北人謂角為鹿角合頂為鹿頂合南中止有鹿角合南鹿不實定有髓眼不可車北地角未老不至秋時不中

麋角與鹿角不同麋角如駝骨通身可車却無紋生枝不比鹿皆小鹿頂骨有紋上丁無之亦可熏成紋

犀有三種重透外黑有一暈白中又黑世艱得之正透又曰通犀倒透亦曰花犀或斑犀有遊魚形諸犀中水犀最貴秀州周通直家有正透犀帶其中一黑白以紙燈過之即時滅有濕氣疑是水犀

羅段褐色經段白色生絲為經羊毛為緯好而不耐豐段有白有褐最佳駝毛段出河西有褐有白秋毛最佳不蛀冬間毛落去毛上之毳皆取其茸毛皆關西羊為之蕃語謂之孖勒北羊止作毳毛

先忠宣松漠記聞伯兄鋟板歙越遠來守建鄴又刻之暇日虞閱故牘得北方十有一事皆曩歲侍備親聞之者目曰補遺附載於此乾道九年六月二日第二男資政殿大學士左中大夫知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適謹書

松漠記聞終卷下

皇朝太平治迹統類不分卷

（宋）彭百川撰

清鈔本

太平治迹統類前集三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彭百川撰。百川字叔融，眉山人。是書凡八十八門，皆宋代典故。文獻通考載前集四十卷，又後集三十三卷，載中興以後事。此本乃朱彝尊從焦竑家藏本鈔傳，但有前集，不分卷數，又中間譌不勝乙。彝尊跋謂焦氏本卷帙次第爲裝釘者所亂，傭書人不知勘正，别用格紙鈔錄，以致接處文理不屬。初紹興中江少虞作皇朝事實類苑，李攸又作皇朝事實，與百川此書皆分門隸事。少虞書采摭雜言，而俳諧瑣事，一一兼載，體例頗近小說。攸書於典制特詳，記事頗略。惟此書於朝廷大政及諸臣事蹟，條分縷析，多可與史傳相參考。雖傳寫久譌，而規模終具。闕其斷爛之處，而取其可以考見端委者，固與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均一代記載之林矣。

[illegible]年治通紀事目錄

聖宋仙源積慶符瑞
太祖平澤潞
太祖征荆南
太祖平蜀
太祖平江南
太祖聖政
太祖太宗收復漳泉
太祖太宗親征北漢
太宗聖政
太宗平交州
真宗祥符
真宗澶淵通好
真宗經制西夏
莊獻
景祐君臣議樂
皇祐明堂之議
仁宗經制西夏
仁宗經制丹契
仁宗平桂陽蠻賊

太祖受禪
太祖親征淮南
太祖平湖南
太祖平廣南
太祖經畧幽燕
太祖太宗授受之懿
太祖太宗收復吳越
太祖太宗經制西夏
太宗經制契丹
太宗平李順
真宗經制契丹
真宗聖政
真宗平王均
仁宗聖政
皇祐論樂同異
康定元昊擾邊
契丹議關南地界
仁宗諸臣謀國遠畧
仁宗平歐希範

仁宗[illegible]
仁宗平儂智高
劉滬城水洛
嘉祐建儲之議
議濮安懿王禮同異
神宗任用安石
神宗經制西夏
神宗建復大寧
徐禧築永樂城
神宗開南江
神宗城茂州
神宗平交阯
宣仁垂簾聖政
宣仁議立哲宗后
哲宗棄四寨
哲宗朝議棄夏地界
熙寧元祐議青苗
元祐議合祭分祭同異
元祐黨事始末下
蘇軾立朝大槩

仁宗[illegible]保州兵[illegible]
仁宗平王則
慶曆朋黨
治平西夏擾邊
神宗聖政
神宗朝臣議論新法
韓絳宣撫陝西
李憲再舉取靈武
神宗開熙河
神宗朝議契丹地界
神宗置南平軍
神宗平下溪州
神宗平峒徠州蠻乞第
宣仁保祐哲宗
哲宗委任臺諫
哲宗擒鬼章
熙寧元祐議役法變更
熙寧元祐議市易
元祐黨事始末上
程頤出處本末
蔡確新州之行

寔用六ヽ真用兵始末
祖宗制科取人
祖宗科舉取人
官制沿革上
兵制損益

祖宗聖學
累朝任用邊臣
祖宗用度損益
官制沿革下

皇朝太平治迹統類

聖宋仙源積慶符瑞

趙氏之先自造父爲周穆王御　其後與韓魏分晉列爲諸侯至漢　郡中遂爲郡人皇高祖諱朓以儒學爲業　清文安幽都三縣令皇曾祖諱珽亦儒學世　藩鎮從事累官至燕御史中丞皇祖諱敬慷慨有大志事劉仁恭父子歷營薊涿三州刺史周顯德中贈左驍衛上將軍皇考諱弘殷事唐莊宗飛捷禁軍踰二十年歷漢周累以功遷至檢校司徒贈太尉此條通畧例云ヽ

先是唐正元壬午歲有五色雲見長安太史張璞曰以四宿推之在宋分後一百六十年有聖人與其地至後唐天成丁亥歲上生於洛陽夾馬營有神光滿室異香經宿不散上諱匡胤晉天福中兩浙里童更成多以趙字爲語助聞運末　宋州有異指其地曰六二十年有帝王由此建　既上雄偉洸舜而多大略嘗客游漢東而刺史范陽董宗本之子遵誨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及上去紫雲漸散周祖西征得上以置左右世宗嗣位命上常禁軍劉崇冠澤潞世宗親帥與崇遇於高平大將樊愛能等未戰而遁世宗躬自督戰上即大呼躍馬徑犯其鋒萬衆披靡周師復振崇衆大潰遂拔晉陽都虞候世宗征淮南命上領親騎與從敗淮人萬餘於渦口偽將皇甫暉及姚鳳率衆號十五萬塞清流關上擊走之暉將保滁州上追至城下擒之

復鳳遂下滁州時侍衛馬軍師武安韓令坤揚州吳將陸孟俊據蜀岡以逼其城令坤欲退師世宗命上領兵赴六合據之敗李景之弟達於六合東殺萬餘衆禁兵有不用命者必陽為之楚戰畚劍破其皮笠以明日索斬之自是人皆死戰皇考崩踰月起復授殿前都指揮使世宗復征淮南命上牽殿前諸軍以下壽州遂領義成軍節度世宗征濠泗上身精騎為前鋒破吳人於十八里灘衆勝攻泗州焚舟過以城及征楚州上親冒矢石麾兵登城拔之改忠武軍節度世宗北征上先至瓦橋關降其將盧龍姚內斌又敗胡騎數萬遂平關南世宗一日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點檢作天子世宗異之時曲陽張永德為殿前都檢點命上代之累遷歸德軍節度一日上嘗從世宗游池上宗加印記之迴顧謂王曰與而授於上上嘗從布衣六丈惟孝文惟亦受盡偽記拜乃上也又有青衣童子升書中據床而步曰宋州官家教我來急下見其幽戰行庭如此時周幼冲欲中外寔有推戴之意

太祖踐阼

建隆元年春正月辛丑　漢兵自上明東下與契丹　諸將傑之　太祖自殿前都虞　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世宗人望固已歸之　壬子鎮寧節度慕容　延釗時都下雖言將以出兵之日策點檢　民懼歸多或逃匿之計惟內庭晏然不知　癸卯大軍出愛景門紀律嚴甚衆心稍安軍校河中苗訓者號知天文見日黑光久相磨盪指謂　太祖親吏宋城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與聚謀曰　主上幼弱未能親政我輩出死力為國家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上黨李處耘具以其事白皇弟及御度掌書記薊人趙普語未竟諸將突入稱說紛紜普及匡義各以事理逆順曉譬之曰太尉忠赤必不汝赦諸將相顧亦有稍稍引去者已而復集露刃大言曰軍中偶語則族今已定議太尉若不從則我輩亦安肯退而受禍普察其勢不可遏與匡義同聲叱之曰策立大事固宜審圖爾等何得便肆狂悖乃各就坐聽命普復謂曰外寇壓境將莫誰何盍去擄却歸始議此諸將不可曰方今政出多門若俟寇退師還則事變不可知也但當急入京城策立太尉徐引而北破賊不難太尉苟不受策六軍決亦難使向前矣普謂匡義曰義與普奈何政須早以約束開諭諸將曰興王易姓雖云天命實係人心前軍昨以過河御度使各據方面京師若亂不惟外寇愈深四方必將生變若能嚴敕軍士勿令剽劫都城人心不搖則四方自然寧謐諸將亦可長保富貴矣皆許諾乃共部分夜遣衙隊軍使郭延贇馳告殿前指揮使潘美石守信殿前都虞候洛陽王審琦守信審琦皆素歸心　太祖者也將士環列待旦　太

祖醉臥初不省甲夜黎明四面叫呼而起聲震原野普與匡義
入白 太祖諸將已擐甲兵執直扣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
尉為天子 太祖驚起披衣未及酬應則相與扶出聽事或以
黃袍加 太祖身且羅拜下稱萬歲 太祖固拒之衆不可遂
相與扶 太祖上馬擁逼南行匡義立于馬前請以剽劫為戒
太祖度不得免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為天
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也衆皆下馬唯 命
太祖曰少帝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 比肩之人也汝等無
得輒加淩暴 城市縱兵大掠謂之刼府庫汝等 汝不從當族
誅 諸校皆稟命 時上母南陽郡夫人杜氏在城中上憂之遣
楚昭輔先入開封居時石守信藏兵守左掖門昭輔至諭之昭
輔見上母具陳士卒推戴之狀聊聊夫人王氏有懼色上
母言笑自若曰吾兒生時神異吾知其必享天命 上整軍入
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先遣客省使大名潘美見執政諭意時
宰相早朝未退聞變范質（見聞乙年）遂下殿執王溥手（溥見稿二年）曰倉
卒遣將我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則出血溥噤不能對天平節度
使同平章事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在京巡檢太原韓通（見通）
顯德（二年）自內庭惶遽奔歸將率衆備禦散員都指揮使蜀人王彥
昇遇于路躍馬逐之至其第第門不及掩遂殺之并其妻子諸
將異 太祖登明德門 太祖令軍士解甲還營 太祖亦歸

公署釋黃袍俄而將士擁質等俱至 太祖嗚咽曰吾受世宗厚
恩為六軍所逼一旦至此慚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
太原羅彥瓌挺劍而前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 太祖叱
之不退質等不知所為乃言古有受禪之禮今可行也因具陳
之且曰太尉既以禮受禪事太后當如養母少主當如子切勿負
先帝舊恩 上許諾質等降階列拜（質言受禪禮遽畢其長編以為未文成時翰已定今）
（生出錄）呼萬歲奉 上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文武百官就列至
晡班定周帝下制禪位宣徽使引 太祖就龍墀北面拜受畢
相扶 太祖升殿服衮冕即位群臣拜賀奉周帝為鄭王
太后為周太后遷居西京 乙巳詔因所領節度使州名定國
號曰宋改元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內外馬步軍士等
第優給命官分告天地社稷遣中使奉辭賞諭天下節度使
不別以詔賜焉 辛亥石守信高懷德張令鐸王審琦張光
翰趙彥徽官爵階勳並從優等酬翼戴之功也 乙未遣使往
諸州賜賚丁巳天雄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魏王符彥
卿上表乞呼名詔不允彥卿宿將且前朝近親皇弟匡義汝南
郡夫人又彥卿女也上尊其禮遇云先是鎮安節度使侍衛
馬步軍都虞候武安韓令坤領兵巡北邊慕容延釗領師前軍
至真定上既受禪遣使諭延釗與令坤各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
命 己未加延釗殿前都點檢昭化節度使同平章事 壬戌歸

德御度判官安陵劉熙古為左諫議大夫掌書記趙普為右諫
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宋毫為觀察判官安次呂餘慶為給事中
端明殿學士攝觀察推官太康沈義倫為戶部郎中 甲子以
皇弟為 前都虞候匡義領睦州防禦使賜名光 尊帝母南
陽郡夫人杜氏為皇 而平章事范質加侍中右僕 王溥加
司空樞密使太原 品 三月乙巳改天下 壬戌追尊祖考
為帝妣 諡曰文獻廟號僖祖陵曰 曾祖兼御史中丞珽諡
曰惠元 祖沈康氏諡曰惠明皇祖涿州刺史 號冀祖陵曰
定陵曰定陵妣劉氏諡簡穆皇后 廟都指揮使兵州防禦使
弘殷諡昭曰武廟號宣祖陵曰安陵〻名號諡皆翰林學士
禮部侍郎兼太常事事濟陽竇儀所撰定儀法第也有司言
國家受周木德木生火當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從之 上
既即位欲陰察群情嚮背故為微行或諫曰 陛下新得天下
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
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
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我終日侍側不能害我若應為天下主
誰能圖之不應為天下主雖閉門深居何益既而微行愈數
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我不汝禁也由是中外懾服
太祖平澤潞李筠
李筠并州太原人也善騎射後唐秦王從榮判六軍諸衛募勇士

為爪牙筠挽弓矢求見弓力及百斤府中無能挽者從筠令筠
射引滿有餘力再發皆中遂錄麾下周祖朝為昭義軍節度加
檢校太傅世宗即位加侍中恭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建隆元年
四月兼中書令筠在鎮愈八年恃勇專恣招集亡命陰為跋
扈之計周世宗每優容之及 上即位遣使諭以受禪筠即欲
拒命左右為陳歷數乃僶俛下拜既延使者升階置酒張樂遽
索周祖畫像置廳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
失其常性幸勿怪 北漢主知筠有異志潛以蠟書誘筠〻雖
具奏而反謀已決筠長子守節涕泣切諫筠不聽 上手詔慰
撫因除守節為皇城使筠遣守節入朝且伺朝廷動靜上即曰
太子汝何故來守節叟然以頭擊地曰 陛下何言此必有讒
人間吾父子也 上曰吾亦聞汝數諫老賊不汝聽不復顧藉故
遣汝來欲吾殺汝可歸語而父我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
我既為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耶守節馳歸且以告筠反謀愈
急
癸未執監軍亳州防禦使周光遜閑廄使李廷玉遣其散隸使
劉繼沖判官孫孚送于北漢納款求援光遜德威子廷玉嗣
昭之孫皆有舊 主俟釋之虜賜遣還弟筠又遣衆 福梅其
城從事閭丘仲卿說筠 公雖倚東河之援恐亦不能與爭鋒
不如西下太行 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 同昆弟禁御皆

吾舊人必拋　槍撥汗馬何憂天下哉珪愛將　駿馬也
丙戌昭義反書至樞密吳廷祚言于上曰　若圍守太可以歲
月破賊李筠素勇易怒無謀宜速兵擊之彼必特勇出關但離
寨穴即成擒矣　上納其言　戊子遣侍衞副都指揮使石守
信殿前副都點檢高懷德帥前軍進討上敕守信等曰勿縱筠
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　丙申上召三司使張
美調兵食美言懷州刺史馬令琮度李筠必反日夜儲峙以待
王師　上欲令授令琮團練使宰相范質曰大軍北伐方藉令
琮供億不可移他郡　戊戌陞懷州為團練使以令琮充使
五月庚子命宣徽南院使昝居潤赴澶州巡檢殿前都點
檢鎮寧節度使慕容延釗彰德留後王全斌率兵由東
路與石守信高懷德會北漢主遣內園使李弼以詔書金帛善
馬賜李筠、復遣劉繼沖詣晉陽請北漢主舉軍南下以為前
導北漢主援筆手敕并使沖道筠意請無用契丹兵北漢主從
之即日大閱傾國自將出團柏谷群臣餞之汾水左僕射趙華
曰李筠舉事輕易事必無成　陛下掃境內而赴之臣未見其
可也北漢主嗔目謂華曰朕志已決卿安能知其必無成耶卿
長寧國當何如華未及對北漢主拂衣上馬行至太平驛筠
帥衆官屬耆老迎謁北漢主命筠贊拜不名坐于宰相衞融之
上封西平王賜馬三百匹及服玩珍異甚衆筠所獻亦略與所
賜等及文武大臣皆有賂筠見北漢主儀衞寡弱不似王者內
甚悔之北漢主數召筠、自言受周氏恩不忍負之而北漢主
與周世仇也聞筠言亦不悅筠將還別賜馬及甲鎧具裝遣徽
使盧贊監軍筠心益不平筠有馬三千匹日夕數閱直宜趨
大梁贊嘗見筠對事不應顧左右曰大梁兵皆我昔時部曲也
見我則降耳贊悉拂衣而起北漢主聞贊與筠有隙遣衞融軍
中和解之筠留其長子守節守上黨自率衆三萬南出　癸卯
石守信破李筠衆于長平斬首三千餘級又以攻拔其大會寨
甲辰詔削奪李筠官爵　丁巳詔親征以樞密使吳廷祚為東
京留守端明殿學士知開封府呂餘慶副之皇弟殿前都虞侯
光義為大內都點檢侍衞馬步軍都指揮韓令坤率兵屯河陽
　己未帝發大梁　壬戌次滎陽召西京留守河口向拱與語
拱勸上濟河踰太行乘賊未集而擊之稽留旬浹則其鋒益
熾矣樞密直學士趙普亦言賊意國家新造未能出征若倍兼
行掩其不備可一戰而克上納其言　甲子次河陽　丙寅次
懷州　丁卯前軍都部署石守信副都部署高懷德破賊軍三
萬餘衆與澤州南獲北漢河陽節度使范守圖殺盧贊筠遁入
澤州嬰城自固　六月己巳朔上至澤州諸督軍攻城初吐渾
府都留後汾州團練使王全德帥所部從李筠戰澤州南敗
走入潞與筠子守節為拒守計及　上圍澤州全德大懼與親

從數十人犯關來奔尤捷指揮王廷魯亦自潞州相繼出降賊
勢轉蹙矣澤州城險城不下召控鶴左廂都指揮使馬全義賜
食御坐閣以計策全義請併力急攻且曰緩之恐傑生變上即
命諸軍攻擊全義率敢死士先登飛矢貫臂流血被体全義拔
鏃進戰士氣益奮上親督衛兵繼之　辛巳克其城李筠赴火
死獲北漢宰相衛融命權户部禁劉採放澤州民今年田租
山西進攻潞州　丁酉筠子守節以城降上赦其罪陞潞州為
團練使以守節為使是日車駕入潞州宴從臣于行宮　辛卯德
音降死罪囚流以下原之潞州城近三十里内勿取今年田租
北漢主聞筠敗自太平驛遁還晉陽謂趙華曰李筠無狀卒如
卿言吾幸全師以歸但恨衛融盧贊不由是文學之士父
之華請老使食其賤於身　丁酉上發潞州　秋七月戊申至
京師　戊子宴韓令坤于礼使講武殿賜襲衣器幣勒馬有
賞平澤潞之功也

太祖親征淮南 李重進

建隆元年九月上巳平澤潞淮南節度使兼中書令滄人李重
進周太祖之甥也始與上俱事世宗　内外兵权而重進以上
英武出己右　嗣位重進出鎮揚州領宿衛如　坤代重進為
馬軍都指揮使　欲與相見謂翰林學士李　草詔云君為元
首臣作　君臣之分方契永圖諧　詔愈不自安乃招集亡命

李筠舉兵澤潞重進遣其親翟守珣奉識上往還京師潛
詣樞　見上召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　進歸終無歸志
矣上令歸守珣許以爵位　說重進稍緩其謀無令二兇並
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養威持重進信之　上將經略淮
南戊申徙重進為平盧節度使進必增疑恨　庚戌又遣六
宅使陳思誨賚鐵券往賜以慰安之思誨至淮南重進即欲治
裝隨思誨入朝左右沮之重進猶豫不決又自以前朝近臣恐
不得全乃拘留思誨益治反具遣使求援于唐唐主不敢納揚
州都監右屯衛將軍安友規知重進必反踰城來奔重進諸將
皆不附已乃因軍校數十人軍校曰吾輩為周室屯戍公苟奉
周室何不使吾輩效命重進不聽盡殺之　已未重進反書聞
上命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石守信為揚州行營都
部署兼知揚州行府事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王審琦為
副都宣徽北院使李處耘為都監保信節度使宋延渥為都排
陳使帥禁兵討之　上謂左右曰朕于周室近臣無所猜間重
進不体朕心自懷反側今大師在野朕當自慰撫之　癸卯詔
削奪李重進官爵　冬十月乙酉　上問樞密副使趙普以揚
州事宜普曰李重進守薛公之下策昧武侯之遠圖恃長淮
緣憤孤壘無諸葛誕之恩信士卒離心有袁本初之猛果計謀
不用外絕救援内乏資糧急攻亦取緩攻亦取兵法尚速不如

遂取之　上納其言　丁亥下詔親　十一月戊戌次宿州
甲辰次泗州　上命諸將敎行而前　丁未至大義驛石守信
遣使馳奏揚州即破請上亟臨視是夕次其城下即時攻拔之
李重進盡室赴火死陳思誨亦為其黨所害上臨得翟守珣補
殿直供奉官而重進性鄙吝未嘗有膳酒至肉及其士卒
下多怨者　己酉賑給揚州城中民（上吳越王 雄聖政門）太　庚戌詔重進
家屬者聽自首

太祖征荊南（高繼沖）

建隆元年八月荊南節度　貞懿王高保融寢疾以弟行軍司
馬保勗總判內外　迭倚御軍治民皆無法高氏　疾而口吃
文獻王甚愛之雖盛　南人謂之萬事休郎君
二月九月甲子以荊南行軍司馬寧江節度使保勗為荊南節
度使上初聞保融之喪遣兵部尚書李濤往弔及還上問保勗
濤其事否濤以為可任而保勗貢奉亦多至及受命然保勗性
淫泆日召市倡與府署擇士卒之壯健者使相媟狎保勗與姬妾
帷簾共視笑之又好營造臺榭極土木之功軍民咸怨政事隳
先是梁回宋有天下四方諸侯延服而內凡下諭者皆合仁義
此湯武之君也公宜克勤克儉勿替勿僭上以奉朝廷中以嗣
祖宗下以安百姓若縱佚樂非福也保勗不從
三年十一月保勗寢疾召內都指揮使長安梁延嗣謂曰我

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之後嗣者延嗣曰公不念貞懿王手托
王舍其子繼沖以軍府付公今繼沖長矣保勗曰子言是也即
以繼沖權判內外軍馬事　甲戌保勗卒
乾德元年正月庚申以山東道節度使兼侍中慕容延釗為都
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發諸郡兵會襄陽討張文表先是盧
懷忠使荊南上謂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盡欲知之懷
忠使還報曰高繼沖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
民困于暴斂南通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　朝廷觀其
形勢蓋日不暇給取之易耳于是　上召宰相范質等謂曰江
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不濟矣　壬戌李
處耘辭上授以成算遣之　庚辰以荊南節度使權知軍府
事高繼沖為荊南節度使　二月上聞高繼沖既以供億王師
貲民錢帛下詔止之繼沖白以年幼未知民事政刑賦役委節
度使判官孫光憲兵務調度委衙內指揮使梁延嗣曰事、得中人
無間言吾何憂也李處耘至襄州時慕容延釗被酒詣令府與
即戎事先遣閤門使丁德裕喻繼沖以假道之意請具給薪水
繼沖與其僚佐謀以民庶恐懼為辭願供芻餼百里外處耘又
遣德裕往見之及延嗣請許之兵馬副使李景威說繼沖曰今
王師雖假道以收湖湘然觀其事勢恐因而襲我景威願效犬
馬之力假兵三千于荊門中道險隘處設伏候其夜行發伏攻

其上將王師必自退卻回軍取張文表以獻于朝廷則公之功
業大矣不然且有掉尾求食之禍繼沖曰吾家累歲奉朝廷
此事豈毋通隱況尔又非幕客延釗曰舊傳江陵諸延有九十
九洲　自武信王之初江心深浪之　昨此洲已有不存並亦
可　決江一民爾安能識成　況一天下之志聖衆愛　伐文
表如以山壓卵尔湖湘　聊不若果以獨土歸朝廷去　斐可
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繼沖　不行出而歎曰大事定何因生
沖遣延嗣與其叔父掌書記保寅奉牛酒來犒　規師之所
為　壬戌師次荊門外叔見延嗣等待之有加　兩令至日先
還延嗣專馳使報繼沖以兵度荊門距以陵百餘里是夕延釗
与延嗣等宴飲于其帳延叔將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沖初但
該保寅延嗣之還遽聞大軍奄至即皇恐出迎遇之叔于江陵
北十五里処叔揖繼沖令延釗而柴親兵先入登北門比繼沖
沖與延釗俱還則王師已分據衝要布列衙巷矣繼沖大惧即
詣延釗納牌印遣客將王昭濟等奉表以三州十七縣十四万
二千三百戶來歸　庚子荊南表至上復命繼沖為節度使遣
樞密承旨王仁贍赴荊南巡撿　辛亥以梁延嗣為復州防禦
使孫光憲為黃州刺史王昭濟為左領軍衛將上閣孝景威之
謀曰忠臣也命王仁贍厚恤其家　十二月甲子叔荊南進群
臣階勳爵也有差　己未以荊南節度使高繼沖為武寧節度

先是繼沖上表乞居祀許之因舉族歸朝乃命易鎮繼沖鎮彭
門凡十年委政梅佐部內亦治年三十一卒高氏據其荊南歸
峽之地傳襲三世五師凡四十年

太祖平湖南 周保權

周保權汝南郡王行逢之子　心為治凡辟官屬必取廉潔敦
親賢館礼名士然性多猜忌左右　法有學士徐仲雅著性
滑稽時行逢多補署諸司空太保一日謂仲雅曰吾奄有湖湘
兵強俗阜四鄰其懼我乎仲雅曰公部內司空滿天太保徧地
孰敢不懼行逢不悅貶之
建隆元年　上登極加行逢兼中書令三年病革召其將吏
以子保權屬之曰吾起隴畝為團兵同時十人皆誅死惟衡州張文表
南州人獨存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楊師
璠討之如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朝廷可也師璠與行逢鄉
里姻戚事行逢為親軍指揮使數有功行逢妻信之行逢卒
保權領留務　冬十月張文表聞周保權立怒曰我與行逢
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會保權遣兵更
戍永州路出衡陽文表遂驅以叛偽縞素若將奔喪武陵者
過潭州時行軍司馬廖簡知留後素輕文表不為之備方宴
飲外白文表兵至簡殊不介意謂四坐曰文表至則成擒何
足慮也俄而文表衆徑入府中簡醉不能執弓矢但箕踞

大羈與坐十餘人皆遇害文表取其印緩自稱权留後事具
表以聞保权即命楊師璠悉衆禦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其
將泣師璠亦泣顧謂其衆曰汝見郎君乎年未成人而美若
此軍士奮然皆思自效保权又遣使求援于荊南文表以上
疏自理　于二月丁亥以武平節度副使权知郎州周保权
為武平節度使　甲辰遣中使趙璲等齎詔宣諭潭郎暨張
文表歸闕且命荊南發兵助周保权会兵討文表兄正則而門
乾德元年癸亥命太常卿边光範权知襄州戶部判官滕白
為南面軍前水陸轉運使　丙寅以張勛為南面行營馬軍
都監盧怀忠為馬步軍都監　丙子詔荊南發水兵三千人赴
赴潭州楊師璠之討張文表也兵鋒大利相持既久文表出戰
師璠大敗之遂取潭州執文表初文表聞王師來伐潜送款
于趙璲且言吞衆郎州為參發所濤因即私歸寔然夭也璲
自以奉詔諭文表汜其歸順甚喜即遣使慰撫之師璠既入
城縱火大掠而璲亦徒至明日李將更于廷聆狗指揮高超
語其衆曰觀中使之意必活文表若文表至闕图害郎州我
輩無遺類矣乃斬文表于市盡臠其肉及選罷遂以名表超
曰文表復謀為亂已誅之矣璲太息久之　二月王師既收
荊南　日趙郎州周保权恨名觀察判　白光所以請援于
朝者誅文表　王師不还必将盡取湖湘之地　判諸以為

老遣今高氏未　若陪中師朝南不失富貴從富等不可乃
與為拒守　勝安撫德裕至郎州從富等　船舫伐木塞路
德裕不敢與戰　聞上遣使諭周保权及將校曰尔　大軍
以拯尔難今妖孽既殄是有　為反拒王師自取塗炭重湯
生聚保权為左右　執迷不復遂進討之慕容延釗遣戰棹
都監武怀節分兵趨岳州大破賊軍于三江口獲船七百餘
艘斬首四千餘級遂取岳州　二月張從富等出軍于澧州
南與王師遇未及交鋒賊軍望風而潰李処耘遂北至敖山
寨賊棄塞走俘獲甚衆処耘擇所得躰肥者數十人令左右
分食之少健者悉黥其面令先入郎州会宿于寨中追次日
黎明延釗継至所黥之俘得入城志言啟食者為王師所啗
食賊衆大恐縱火焚州城驅掠居民奔竄山谷　壬戌王師
入郎州擒張從富于西山下梟其首賊将汪端劫保权并家
屬匕隠江南岈僧舍李処耘遣麾下将田守奇往捕之端棄保
权走守奇獲保权以帰于是盡獲湖南旧地凡得州十四監
一縣六十六戶九万七千三百八十八戊寅湖南捷書至群
臣稱賀　夏四月甲申徳音减荊南潭郎州死罪囚流以
下釋之蠲三年以前逋税及場院課利管內文武官吏並倣
旧仍加恩主功者優其秩　壬辰遣中使賜湖南行営將士
茶藥及主功将士錢帛有差　七月甲戌保权詣闕待罪詔

釋之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

太祖平蜀孟昶

孟昶初名仁贊及僭位改爲是時北虜亂華漢祖起并門中原草擾昶益自大君臣奢僭

建隆三年冬蜀主命官慶勘州縣逋稅別行追督尤遊令成都田溥上疏諫其略曰今甲子欲交陰陽變動天運人事合有變更如秦厚斂之末議必亂經國之大倫妄犯天意者一也四海財貨盡爲秦等散在民間積爲貲產或有科索誅放抵非 陛下何不捨小當以成大有乎蜀主不能用聞者皆爲之恐溥議論自若或謂溥曰如君之才固堪重寄宜稍低回使王全羣王堂溥曰吾安能附狗鼠哉盖指樞密使王昭遠也

乾德二年四月庚子以華州團練使張暉爲鳳州團練使兼西面行營北檢據寨使暉前去華州治事書狀上既誅李筠將有事河東召暉入覲問以計策暉曰澤潞瘡痍未瘳軍旅薦興恐不堪命不若戢兵育民俟富庶而後圖之一悅當遣還守土始謀伐蜀 從暉鳳州暉盡得其山川險易因密疏進取 覽之甚悅 五月丁丑明德門 蜀主曰臣觀宋氏啟運不 海內其在此乎若通 主將發使樞密使 德等東兵屯峽 馬軍都指揮使張廷翰 鋪守旗敗走廷翰等東勝 而廷翰等已入其城中矣彥儔捨左右皆取去彥儔奔歸府第判 彥儔曰我昔已失秦川今復不能守 我何面目可見蜀人乎濟其功其降彥儔曰 只俱在成都以一生偷生數族何負今日止有死 即解督甲授濟曰君自爲計乃反拒其戶整衣冠望西北 登樓縱火自焚後數日先義等得骨于灰燼中以札葬之王全斌以蜀人斷棧大軍不得進議取羅川路入蜀康延澤潛謂崔彥進曰羅川路險衆難並濟不如分兵修棧約會大軍于深渡可也彥進遣白全斌全斌許之不數日閣道成遂進擊金山寨又破小漫天寨而全斌亦以大軍由羅川至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而陣彥進遣步軍都指揮使張萬友等擊之奪其橋會暮夜蜀人退保太漫天寨明日彥進延澤萬友分兵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兵來拒又大破之乘勝拔其寨擒寨主義州刺史王審超監軍趙崇渥及三泉監軍劉延祚都統王昭遠都監趙崇韜引兵來戰三敗遁奔至利州北昭遠等遁去渡桔柏津焚橋梁退保劍門 壬申晦全斌等入利州獲軍糧八十萬斛詔西軍行營所克復州縣偽署將士有竄匿皆限一月于所在陳首釋其罪是月京師大雪上設氈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川可取否全斌等對曰臣等仗天威遵廟算剋日可定也尤提右廂都指揮使史延德前進奏曰西

川若在天上固不可到在地上到即平矣上嘉其果敢慰勉
之又謂全斌等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用芻粮悉以錢帛分
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蜀主聞有此師以王昭遠為
北面行營都統左右衛聖馬步軍都指揮使趙崇韜為都監
山南節度使韓保正為招討使洋州節度使李進為副招討使
帥兵拒戰蜀主謂昭遠曰今日之師卿所召也勉為朕立功
昭遠曰好讀兵書頗以方略自任始發成都蜀主命宰相李
昊等餞之城外昭遠手執鉄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酒
酣攘臂謂昊曰吾此行止克敵當領此二三万雕面惡小兒
取中原如反掌耳　冬十二月刘光儀入峽路連破松木三
会巫山等寨殺其將南光海等死者五千餘人生擒戰棹都指
揮使袁德宏等千二百人奪戰艦二百餘艘又斬獲水軍
千餘人初蜀于夔州鎖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
具光義行上出地圖指其處謂曰泝江至此切勿以舟師
勝當先遣步騎潛擊之俟其稍却乃以戰棹　必取焉
儀等未至鎖江三十里　復引舟而上遂頓兵白帝廟　傳
謂蜀使趙崇濟監軍　在速戰宜堅壁　何待也　戊寅倉
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　不自由俄亦為追騎所獲　婕遊
不卹軍政至綿州聞劍門　日棄軍西還所過盡焚其廬舍
倉　州已破太子玄喆亦棄還惶駭不知　將安出有老將

石奉頵者對曰東兵遠來勢　請聚兵堅守以疲之蜀主歎
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遇敵不能為吾東
向放一箭今雖欲閉壁誰肯效死者司空兼武信節度使平
章事李昊勸蜀主封府庫以請降蜀主從之命昊草表
己卯遣通奏使宣徽北院使太原伊審徵奉降表詣軍前初
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所為蜀人夜書其門曰世脩降表李
家當時傳以為笑庚辰詔行營所經州府長吏以牛酒犒師
乙酉王全斌等次魏城伊審徵以蜀主降表至全斌受之遣
先鋒都監通事舍人田欽祚乘驛入奏又遣康延澤領百騎
趣成都見蜀主諭以恩信慰撫軍民留三日乃還初刘光儀
等發夔方施開忠等州刺史皆迎降及遂州知州事少府少監
陳愈亦降光儀入城盡以府庫錢帛給軍士諸將所過咸屠
戮以逞欲獨曹彬禁之乃止故峽路兵始終秋毫不犯上聞之喜
曰吾任得其人矣賜彬詔褒之
辛卯王全斌等至升仙橋蜀主備亡國之禮見于軍門全斌
承制釋之蜀主仍遣其弟保寧節度使雅王仁贄奉表求哀
丙申田欽祚至自西川孟昶降表以其先人墳廟及老母為
請上優詔答之并諭西川將吏百姓等皆安堵如故
丁酉詔蜀僭內竊乾德二年逋租賜今年夏稅之半凡無名
科役及增益賦調令諸州條析以聞當除之偽文武官將校

奉昶未降者並委全斌奏其名亡命群盜許一月内陳首有
怀才挺操恥事偽庭者所在搜訪地美丘壠並禁樵采前代
祠廟咸加営葺自全斌等發京師至昶降才六十六日凡得
州四十六縣二百四十户五十二萬四千二十九
全斌等既入成都後數日刘光儀始与昶贐遺光儀等及帰
師之札並如初已而詔書頒賞諸軍亦無差降兩路將士争
功始相疾矣先是全斌受詔 必與諸將僉議因是各為異
同雖小 全斌及崔彥進王仁贍等日夜宴 下掠子女奪
財貨蜀人苦之 不體全斌遣右神武大將軍 詔部送至
昶帰京師徒 以白全斌乃留徒濟不遣 呂餘慶權知成
都府權客直 丙午詔以西師所過民东調發 咸皆蒙蠲
南均房等州今年夏租 先伐漢陽軍十之二居坊郭者勿
輸偽蜀官並遣赴闕賜装錢百並沿行漕舟為衆 者所在
州府以名聞 庚申孟仁贊至自成都孟昶亦上表有自量
過為尚容愛疑等語詔答之其畧曰既有求于多福當尽滌
于前非朕不食言尔無過慮所答詔仍不名又呼昶母為國
母詔自嘉眉忠万至荊南沿江分置驛舡以濟行李 三月
孟昶與其官屬皆挈族帰朝由峡江而下 是四月上遣使以
御府供帳迎孟昶于江陵且命有司為昶官屬治第又遣使
至江陵分給軍馬鞍乘 乙酉昶至進郊皇弟開封尹光義
勞之玉津園 丙戌大陳諸軍于闕前昶與弟仁贄子玄喆
玄玨宰相李昊等三十三人素服待罪明德門外詔釋罪賜
昶等襲衣冠帶上御崇元殿備礼見之礼畢御明德門觀諸軍
按部還營遂宴昶等于大明殿賜物有差 六月甲辰以孟
昶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国公
庚戌孟昶卒上為輟五日朝贈尚書令追封楚王謚恭孝初
昶母李氏随昶至京師上數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國母善自
愛無戚戚懷土異日當送母帰李氏曰使妾安往上曰帰蜀
耳李氏曰妾家太原儻獲帰老并門妾之願也時上已有北
征意聞其言喜曰俟平刘鈞即如母所願因厚加賜賚及昶
卒李氏不哭舉酒酹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至今日吾所
以忍死為汝在耳今汝既死吾安用生因不食數日亦卒 如
同世宗克關南議討而未畢至 太祖平之祖父子據有一
蜀三十一年至是國除

太祖平廣劉 劉鋹

刘鋹其先蔡州上蔡人晟之長子也性昏懦委政宦官龔澄
樞及才人盧瓊仙每詳決可否皆瓊仙指之鋹日與宮人波
斯女等游戲内宮晟時宦任中官已至千人至鋹時為三師
三公者數十人女官已有師傅令僕之号目百官為外人
濫刑暴斂

建隆元年內侍鄧廷珣言于鋹曰　十年來中國有故干戈
不及而　不識其數人主不知存亡矣　自然之勢也今聞
真主已　一天下不能已助僭鋹　遣使不以為好歟不已
開宝初王師克郴州獲南　者人質云麼上問曰爾在嶺
弓箭官授以弓矢延業極力控弦　政事延業具言累世
奢侈殘酷之狀　故此一方之民于是道州刺史王繼勳言
劉鋹　昏暴民被其毒又數出寇邊請王師南伐上猶未欲
亟加以兵乃命唐主諭意令南漢主先以湖南舊地來獻唐
主遣使數書南漢主不從
三年八月唐主復令知制誥潘祐作書數千言諭南漢主以
歸款于中國遣給事中龔慎儀往使南漢主得書大怒遂囚
慎儀驛書答唐主甚不遜唐主以其書來上上始決意伐之
九月己亥朔以潭州防禦使潘美為賀州道行營兵馬都部
署郎州團練使尹崇珂副之道州刺史王繼勳為行營馬軍
都監仍遣使發諸州兵赴賀州城下先是南漢舊將多以讒
死宗室剪滅殆盡掌兵者惟宦人數輩城壁壕隍但飾為宮
館池沼樓艦器甲輒腐敗不治及王師次于白霞賀州刺州刺
史陳守忠遣使告急內外震恐南漢主遣龔澄樞馳驛往賀
州宣慰時士卒久在邊多貧乏聞澄樞至以為必大加賞賚
皆喜而澄樞出空詔撫諭中皆解體王師拔馮乘前鋒至芳林

澄樞惶恨棄輕舸遁歸　是月癸丑王師遂圍賀州南漢名
大臣識皆請以潘崇徹將兵拒王師崇徹自罷兵柄常怏怏
于是辭以目疾漢主怒曰何須崇徹伍彥柔獨無方略耶遂
使彥柔將兵來援　戊午王師聞彥柔至退二十里潛以奇
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
床指揮伏兵起彥柔衆大亂死者十七八擒彥柔斬之梟其
首以示城中城中人猶堅守帥下隨軍轉運使王明言于潘
美曰當急擊之恐援兵再至則為所乘我師老矣衆頗猶豫
明乃躬擐甲冑率所部護送輜重卒百餘人丁夫數千舂鋤
皆作煙其塹直抵城門城中人大懼遂開門以納王師　王師
皆戰煙声言順流趨廣州南漢憂迫計無所出乃如潘崇
崇徹為內太師馬步軍都統領衆三萬屯賀江令王師往趨昭
州崇徹但擁衆自保而已　冬十月辛巳曲赦賀州曾因王
師破南漢關遽寨敎數千人擒其將靳晤昭州刺史田行稠
棄城遁桂州刺史李承珪亦棄城遂取昭州桂州　十一月
王師克連州南漢招討使盧收率其衆退保清遠南漢主聞
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
南也　長驅至韶州都統李承渥領　山下南漢人教象為
陣每陣　載必王陣前以壯軍威　者皆墜反踐承渥軍
州擒其刺史辛　遣使劝南漢　國中震恐南漢主始令

可使者宮偈梁鸞真薦其　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統衆
王師距番万纔百餘里
四年二月二月王師克英雄二州南漢都　是月王師次瀧
頭南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　山水險惡潘美等疑有伏兵
乃挾其使而速度諸險　甲子至栅口　乙丑至馬逕屯雙
女山直瞰郭崇岳營進擊數十挑戰崇岳不從但堅壁自守
晝夜禱祠鬼神而已南漢王取船千餘艘載金寶妃嬪欲入
海未及發宦〻樂範與衛兵千餘盜其船以走南漢主懼乃
遣右僕射蕭漼等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詣軍門乞降潘美
即令部送赴闕漼等而入不及漢主益懼復令崇岳成嚴二
月又遣其弟保興率兵來拒植廷曉謂崇岳曰北師乘席卷
之勢鋒不可當吾士旅雖衆然傷殘之餘不驅策而前必受
其斃矣　庚子廷曉乃領前鋒據水而陣令崇岳殿後與其
奔衝既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遂死之崇岳奔還其栅
潘美謂明曰彼編竹爲栅篙火焚之必擾亂因其擾亂夾擊
之此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栅會暮夜
万炬俱發天大風烟埃坌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于亂兵保
興逃歸龔澄樞李托與內侍中薛崇誉等謀曰北軍之來利
吾国中珍寶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當自还也乃
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　辛未王師至白田漢主素服

出降潘美承制釋之遂入廣州俘其宗室官屬九十七人與
南漢主皆繫于龍德宮保興初匿民間後乃獲之有閹百餘
輩服請見美曰是擒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爲此等命悉斬之
美以露布告捷　乙丑至京師　庚寅群臣稱賀遂賜羣凡
得州六十縣二百十四戶十七万二百六十三
辛卯赦廣南管內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僞置官並仍旧與名
撫斂咸蠲除之　三月詔嶺南諸州長吏察僞政有民于民
者以聞當悉除之　四月壬申以南面行營都部署潘美副
部署尹崇珂同知廣州潘美遣使部送劉鋹及其宗党官屬
獻于京師鋹至公安郎史庑師進迎謁季士黄德昭待鋹因
問師進何人德昭曰本国人也鋹曰何爲在此德昭曰高皇
帝居藩日歲貢大朝輜重皆歷荊州乃令師進置邸于此造
車東以給饋運耳鋹嘆曰我在位十四年未嘗聞此言今日
始知祖宗山河乃大朝境土也因泣下久之既至舍于玉津
園上遣泰知政事劾問翻覆及焚府庫之罪　归罪於龔澄
樞李托薛崇誉上復遣使問　誰之謀皆俛首不对諫議王
珪、詰　務並呆覃所奏火又自内中起　嘻而批其頰澄樞
等乃引服　帝擊鋹及其官屬先獻　捐判部尚書盧多遜
宣　僭僞号澄樞等咒目　時自郡是日下澄樞等即是
命攝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　釋鋹罪并其官屬稹王保興

等各　為以尋征兵為左監門衛率府率以　秘書少監領
韶州史廣南諸州轉運使王師　明知轉運事數万衆仰給
無闕每下郡邑頗亦參預軍事上嘉其功故擢用焉
辛丑宴鋹于崇德殿　六月壬午以鋹為右千牛衛大將
軍員外置封恩赦侯俸外别給錢伍万米麥五十斛鋹体質
豐碩眉目俱疎有口辯性絶巧在国時多置酖以毒臣下一
日上乘肩輿従事數騎幸講武池従官未集鋹先至詔賜卮
酒鋹疑之奉盃泣曰臣承父祖基業拒違朝廷労上師致討
罪固當死　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為大梁布衣矣願延旦
夕之命以全　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　上笑曰朕
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鋹酒自飲之别酌以賜鋹鋹大
慚頓首謝　十月丙戌詔嶺南諸州劉鋹日前頗苛賦斂
並除之民為兵者釋其籍流亡者招誘復業
五年四月上以嶺南國籍州縣多而戸口少命知廣州潘美
轉運王明度其地里并省以便民　五月丙寅詔廢嶺南道
媚川都選其少壯者為静江軍老幼者聴自便仍禁民不得
以採珠為業先是鋹于海門鎮募兵能採珠者二千人号媚
川都凡採珠者必以石縋索繫于足而没為深或五百丈溺死
者甚衆鋹所居棟宇皆飾以玳瑁珠翠窮極奢靡及王師至
并府庫悉皆焚之于是潘美等於煨燼中得所餘玳瑁珍珠

来獻且言採珠危苦之状上降詔罷之
八年十二月己未以鋹為左監門衛上将軍封彭城郡公恩
赦侯之号
九年十一月封鋹為衛国公　太祖即位常俸外加以他給
會將封晉陽名近臣宴劉鋹預會自言朝廷威灵及遠四方
僣偽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继元又至臣率先
来朝願得執梃為諸国降王長太宗大笑賞賜甚厚其詼諧
皆此類也鋹子守節守正皆至崇仪使幼次平寄棄咸平焉
侍禁甚貧乏真宗聞之賜白金千兩因語宰相曰諸為偽主
子孫率多窮迫僣侈之後不知稼穡艱難之所致也　卒上
聞其家貧其妻陳氏詔曰以
　太祖平江南李景
李景父昇為揚行密將徐温　昇僣号自云唐室後復姓李
國号　宗征淮南屢破其衆景惧稱臣
建隆元年上受命遣使諭之　十一月上親征景遣僕射秦
鴻師復遣其子從鎰尚書馮延魯来置景上廣色謂延魯曰
汝国王何故與叛臣交通延魯曰　陛下知交通不知預其
反謀時使者至国主令臣諭曰男児不得志固有反但有不
可爾上曰雖然諸將皆劝吾乘勝濟江如何延魯曰　陛下
御六師以臨小国蕞尔江南安敢抗天威然国主侍衛數万

皆先帝親矢撃同生死　陛下能弃數万之衆與之血戰則
可矣且大江風涛苟進未克城退乏粮道亦大国之憂也
上咲曰卿試卿耳豈卿聽遊説耶上使諸軍習戰艦于迎鑾
唐主恨甚其小臣杜著頗有辞辯偽作商人由建安渡来帰
而彭澤令薛良坐事貴池州文學亦相寻来奔且献平南策
唐主聞之益懼上命斬著于下蜀市良配隸廬州牙校唐主
乃少安憒以国境蹙弱遂决迁都之計
二年二月丁丑唐主景遣使来賀長春節　巳卯遣通事舍
人王守正使江南勞唐主之遷都也是月唐主始迁于南都
立吴王従嘉為太子監国留右僕射嚴續知樞密院事楊悦
佐之悦即殷崇義池州人也始紀宣祖諱改焉　三月唐主
至南都城邑迫隘官府公廨十不容一二力役雖繁無所施
巧群臣日夜思帰唐主悔怒欲誅始謀者樞密使給事中唐
鎬發病卒　閏三月壬申唐主遣使貢金器二千両銀器万
両綵綺二千段謝生辰之賜也　六月唐主景殂于南都
秋七月以喪帰金陵有司議梓宮不宜復大内太子従嘉不
可乃殯于正寝従嘉即位改名煜尊母鍾氏為太后立妃周
氏為国后封弟鄧王従善為韓王莒公従鎰為鄧王従度為
昭平郡公従信為文陽郡公右僕射嚴續為司空平章事吏
部尚書門下侍郎知樞密院湯悦為右僕射樞密使大赦境内
文武進位有差　七月復句容尉張泌上書陳十事其一舉
簡要二畧繁小三明賞罰四重名器五擇賢良六均賦役七
納諫諍八寛敗畧九勸用十慎已唐主嘉納擢用監察御史
八月甲辰唐桂陽郡公徐遼奉其主景遺表来上　九月壬
戌唐主煜遣中書侍郎馮謐来貢瑞即廷會也唐主手表自
陳本志才識不得已而紹襲事大国不敢有二鄰於吴越恐
為所謀上優詔以答焉初周世宗既取江北貽書江南如唐
與回鶻可汗之式但呼國主而已上因之于是始改書稱詔
戊子遣鞍轡庫使梁義　弔祭王名見面賜紂来国謂左右
曰朕　諭以謹敕頗聞斜充由礼遠人何　刑上曰齊之以
刑童若其自　冬十月癸巳唐主以星太后　太府卿田霖
来助葬　南以康王新立往申慶賜　善為司徒兼侍中諸
道兵馬　南都留守令諸司無職事官四員　侍制于内殿
仍各上封事三两條時　嘉其言得達多所閲練而近莫施
衆始告　唐主煜追謚其父景為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
宗陵号順陵羕因馮謐以請于上而為之
二年四月乙未詔奉使江南者毋得将其国所用錢過江北
唐主雖通職貢然亦增修戰備
開宝四年十一月癸巳朔江南国主煜遣其弟鄭王従善来
朝貢于是始去唐号改印文為江南國印賜詔乞呼名従之

先是国主以銀五百兩遺宰相趙普普告于上上曰此不可
以不受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叩頭辭讓上曰大
国之体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入覲常賜外密
賚白金如遺趙普之數江南君臣聞之皆震駭服上偉度
五年二月上既平廣南漸欲經理江南因鄭王從善入貢遂
留之国主大懼是月始將制度下令稱教改中書門下為左
右府內史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為藝文
館樞密院為光政院從善為南楚国公從鎰為江国公從謙
為鄂国公宮殿悉除去鴟吻　閏三月癸未以江南進奏使
李從善為泰寧節度使賜第京師国主雖外示畏服修藩臣
之礼而內寔繕甲募兵陰為戰守計上復從善致書風国主
入朝国主不從但增歲貢而已南都留守兼侍中林仁肇有
威名朝廷忌之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之別室引江南
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
為信人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国主不知其間鴆殺仁肇
六年四月辛丑遣翰林學士盧多遜為江南生辰国信使多
遜至江南得其臣主離心及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国主曰
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闕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
国主亟令繕寫命中書舍人徐鍇等通夕讎對送與之多遜
乃發于是江南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遜盡得

之矣歸即言江南衰弱可取狀上嘉其謀始有意大用
七年秋七月盧多遜既還江南国主知上有南伐意遣使願
受封策上不許于是復遣閤門使梁迥使焉迥從容問国主
曰朝廷今冬有柴燎之礼国主盍來助祭国主唯唯不答迥
歸上決意伐之初江南人樊若水舉進士不中第上書言事不
報遂謀北歸先釣魚采石江上小舫載絲繩其中維南岸而
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凡數十往返而得其丈尺之數
遂詣闕　可取江南上令學士試賜及第授舒州　告上以母
及親屬皆在江南恐為　上即召国主護送国主聽命　大
且遣使詣荊湖如若水之　千艘將浮江以濟師也　府判
官黃夷簡入貢上　甲江南倔強不朝我將發師　言出吏
之不存王將去得也　門外遣宣數坊使守宮儲峙什
奏使錢文貫謂之曰朕數年前令學士　比于城南建離宮
今賜名礼賢院以待李煜　來朝者以賜之且以詔草示文
貫遂遣文貫賜馭羊馬諭旨于煜　戊寅馭遣其行軍司馬
孫丞祐入貢　丁亥辭歸上厚賜馭器幣及錢告以師期　九
月癸亥命潁州團練使曹翰領兵先赴荊南　丙寅復分宣徽
南院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侯李漢瓊判四方館事田欽
祚同領兵繼之上已部分諸將而未有出師之名欲先遣
使召李煜入朝擇群臣可遣者先是左拾遺知制誥開封

李穆與參知政事盧多遜同門生上嘗謂多遜曰穆性仁
善文辭之外無所擬多遜曰穆操行端直臨事不以生死易
節仁而有勇者也上曰誠如是吾當試之　丁卯遂遣穆使
江南穆至諭旨國主將從之光政使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
陛下皆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
見元宗于九泉矣清輝殿學士右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國主
入朝時喬與洎俱掌机密國主委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
事大国者蓋望全濟之恩今若此者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国
主自處之然朝廷兵甲精銳物力雄富恐不易當其鋒也宜
熟計慮無自貽後悔使還具言其狀上以為所諭要切江南
亦謂穆言不欺也是日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步
軍都虞侯刘遇東上閤門使梁迥等同領兵赴荊南　冬十
月江南国主復遣其弟江国公從鎰水部郎中龔慎儀貢帛
入貢且買宴上皆留之不報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
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
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
色不敢仰視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
專任焉　丁酉以吳越王俶為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
使仍賜戰馬二百匹遣客省使丁德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為俶
前鋒且監其軍　甲辰以曹彬為昇州西南面行營馬步軍戰
棹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都指揮使初王師直趨
池州緣江屯戍皆謂每歲朝廷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遣使
奉牛酒來犒師尋覺異乎他日池州守將戈彥遂棄城走
閏十月乙酉曹彬等入池州先是上遣八作使郝守濬率丁
匠自荊南以大艦載巨竹絙并下朗州所造黃黑龍船於采
石磯跨江為浮梁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
試于　既成命前汝州防禦使陸萬友往守之　江南兵戰
于銅陵敗之獲戰艦二百餘　人丁卯曹彬等敗江南二万
餘衆　千餘人及馬步軍副步署楞　戰馬三百餘匹初江
南無　是驅為前鋒以拒王師　者也十一月詔移石　而成
不差尺寸王師過之　之以詰張洎洎对曰載籍以　主曰吾
亦謂此兒戲耳于是遣鎮　杜彥華曰前水軍万人天德都虞
侯杜真　逆王師將行国主試之曰兩軍水陸相濟　戊子
吳越王俶遣使貢謝招撫制置之命也　国主所遺書其畧
云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明天子一旦易地酬勛王亦大梁
一布衣爾鄭彥華杜真與王師遇真以所部先戰彥華擁兵
不救真衆敗十二月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宝之号公私記
籍但稱甲戌歲益募民為兵民以財及粟獻者官爵之
八年正月庚寅曹彬等進攻金陵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李
漢瓊率所部渡淮南取巨艦實以葭葦順風縱火攻其水寨

援之斬首數千級初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餘万皆成而陣
時舟檝未具諸美下令曰美提驍果數万人戰必勝攻必攻
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率所部先濟王師隨之江
南兵大敗江南復出兵將泝流奪采石浮梁美旋擊破之擒
其神衛都軍頭鄭賓等七人五月初陳喬張洎為江南國主
謀請所在堅壁以老王師々入其境國主弗憂也日于後苑
引僧及道士誦経講易高談不恤政事軍書告急非徐元瑀
等皆莫得通師傅城下累月國主猶不知時宿將皆前死神
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継勳年少國主委以兵柄継勳素貴
驕初無効死意但欲國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與衆口輙云
北軍强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見顏色曰吾固知其不勝也
継勳從子紹傑以継勳故亦為巡檢使親近継勳嘗令紹傑
密陳歸命之計國主不從偏裨有募敢死士欲夜出營邀擊
王師者継勳必鞭其背拘囚之由是衆情憤怒又託以軍中
多務罕入朝謁國主召之亦不時至是月國主自出巡城見
王師列栅城外旗拖滿野知為左右所蔽始驚懼乃收継勳
付獄責以流言惑衆及不用命之状并紹傑殺之軍士争臠
割其肉須臾都尽継勳既誅凡兵机处分皆自澄心堂出寔
洎等尊之也于是遣使召神衛軍都虞侯朱令贇以上江兵
入捍援十万衆屯湖口諸將請乘漲江速下令贇曰我今進

前敵人必反拠我後戰而捷可也不捷粮道且絶其為害益
深矣乃以書告南都留守柴克貞使代鎮湖口克貞先是已
病迁延不行令贇亦不敢進國主累促之状七月初江南捷
書至李郎吏督李従鎰入賀潘慎脩以為國且亡當待罪何
賀也由是群臣稱慶從鎰即奉表請罪上嘉其得禮遣中使
慰撫供帳宋頒賚從優給于年復命李穆送從鎰还其國
手詔　表降且令諸將緩攻以待之九月　京口要害當得
良將侍衛都虞　七親任之乃擢潤州留後　孫亦难與卿
別但此非卿　家尽輦金玉以從謂々曰　當散此以賞勳
業國主　成方右請出兵援之時澄　勝主為虜矣欲至而
後圖戰　盧絳自金陵引所部舟師八千　舍舟登岸與吳
越兵戰吳越兵少卻　國守踰月自相猜忌澄以通降致慮
為絳所謀　曰聞者言都城受圍日急若都城不守々此亦
何為絳亦知城終陷乃曰君為守將不可弃城而去宜赴难
者惟絳可尔澄偽為难色久之曰君言是也絳遂潰圍而出
初絳怒一裨將議殺之未决澄私謂曰盧公怒爾々不生矣
裨將泣涕請命澄因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免死且得富貴
因諭以降事令先出導意裨將曰某家在都城將奈何澄曰
事急矣常為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于是裨將踰城而出
絳猶未知明日澄與絳同食主兵者來告澄作色曰吾謂公

已斬之矣何得令逃也倖已去澄徧召諸將弁告曰澄城守
敖句忽不負国家事勢如此須為生計諸君以為何如將弁
皆登声大哭澄恨有发亦泣曰澄受恩国深于諸君且有父母
在都城寧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爾諸君不聞楚州耶初
周世宗圍楚州久不下既克盡屠之故澄以此脅衆戊寅澄
師將吏開明請降潤州金陵危甚乃趨宣州日夕酣飲為樂
或劝赴難皆不荅初李從鎰至江南諭二音国主欲出降陳
喬張泊廣陳符命以為金湯之固泰易政也北軍旦夕當自
退矣国主乃止李穆既还上復命請諸將進兵及潤州平外
圍愈急始謀遣使入貢未援兵遣士周惟簡者 鄱陽人隱居
洪州西山国主名之館于紫極宮以冠褐侍講周易累
官至虞部郎中致仕于是張泊薦惟簡有遠略可以談笑弭
兵鋒復召為給事中与修文館李士丞旨徐鉉同使京師
時国主屢督朱令贇弃湖口兵來援韜鉉曰汝既行即當止上
江援兵勿令東下鉉曰臣此行未必能排难解紛城中所恃
者援兵尔柰何止之国主曰方求和好而復召兵自相矛盾
于汝豈不危乎鉉曰要以社稷為計置臣于度外爾国主泣
曰即拜左僕射条知左右內史事鉉固辞国主又以惟簡雅素
高尚不近榮利親寫十數紙題寫奏目令惟簡求間求哀
欲謝恭病冬十月已亥朔曹彬等遣使送鉉及惟簡赴闕鉉

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 馳説存其国其日夜
計謀思慮言語應付之際詳盡于是大臣亦先白上言鉉博
李有才辯宜有以待之上笑曰第去非尔所知也既而鉉朝
于庭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上徐召之升殿使
畢其説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 何見伐其
説累數百上曰爾謂父子者為 不能对惟簡尋以奏目進
上覧之謂 不晚也上鉉不為後矣然所以 壬寅鉉等辞
帰江南朱贇五万傳木為筏長百餘丈 將焚釆石浮梁上
明年 奏且請增造戰船三百 也令贇朝夕至金陵圍
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状令 時江水淺涸不利行舟令贇
獨衆 大將旗檣至皖口行営步軍都指揮使 之令贇城
燃因縱火距闘会北風甚大反及之 潰已赤尘擒令贇及
戰棹都虞侯王暉等處兵仗數万金陵獨待此援由是孤城
愈危燮矣徐鉉及周惟簡还江南未几国主復遣入奉辛未
对于便殿鉉言李煜事大之礼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謁非
敢拒詔也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至上與反覆數
四鉉声氣愈厲上怒因按劍謂鉉曰不須多言江東亦有何
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鉉皇恐而退上復
詰責惟簡惟簡益惧乃言臣本居 山野非有仕進意李煜
強遣臣來尔臣素聞終南山有灵藥他日願得栖隠上怜

而辞之仍各厚賜遣还先是曹彬等列三寨攻城潘美居其
北以国来上上視之指北寨謂使者曰此宜深溝自固江南
人必夜出兵来寇尔亟去語曹彬等併力速成之不然将為
所乘矣賜使者食且召樞密使楚昭輔草詔令徙置戦棹以
防他变使者食已即行彬等承命自督兵大掘塹三成丙戌
江南人果夜出兵五千來北寨人持一炬鼓譟而進彬等從
其至乃徐逆之皆殲焉其將帥佩符印者十数人王師圍金
陵自春徂冬居民樵採路絶兵又数敗城中奪氣曹彬緩欲
降之故每緩攻累遣人告国主曰此月二十七日城必破矣宜
早為之所国主不得已納先令其子清源郡公仲寓入朝既
而又不出前数日彬日遣人督之且告曰郎君不須遠適若
到寨即四面罷攻矣国主終惑左右之言以為城堅如此豈
可克日而破但報云仲寓趣装未办宮中宴餞未畢二十七
乃可出也彬又遣人告曰若二十六日出已無及矣国主不
聽先是上数因使者諭彬以勿傷城中人若困獸犹鬭李煜
一門切無加害多矣彬忽称疾不視事諸将皆来問疾彬曰
余之疾非藥石所愈須諸公共為誓破城日不殺一人則彬
病愈矣諸将許諾乃相與焚香約言既畢彬即称愈乙未城
陥初陳喬張洎同建不降之議事急又相要以同死社稷然
洎寔無死志于是携妻子及橐装入止宮中引喬同見国主

喬曰臣負陛下願加顯戮若中朝有所詰責以臣為辞国主
曰暦数已尽卿死無益也喬曰陛下縦不殺臣〻亦何面目
以見国人乎遂縊洎乃告国主曰臣與喬共掌樞密今国亡
當俱死又念陛下入朝誰與陛下辨明此事所以不死者将
有待也彬整兵　王其宮城国主乃奉表入降與其群臣迎拜
於門　曰有欲入者一切拒之始国主令積　稷失守則尽
失赴火死及見彬〻　慰賜有限貴周之慶當罗　不可復
得矣国復遣煜　焯劉監梁迥及田欽祚　但笑而不答迥
等愈争不能自引決可亡虞也又　憤歎国亡無意畜馬所
操持　獨右内史李士張佖不受詔彬自　邀名不許但取
金帛之常彬既入金陵亦大夫賴彬保全各得其所親属為
軍士所掠　遣还之国大蒐于里毋得匿人妻子倉廪府庫
妻轉運使許仲宣使籍檢視於一不問師於舟中惟图籍衣
衾而已十二月己亥江南捷書至凡得州十九軍二縣一百
有八户六十五万五千六十有五群臣皆称賀上泣謂左右
曰宇縣分裂民受其禍思布声数以撫養之攻城之際必有
横罹鋒刃者此寔可哀也即詔出米十万碩賑城中飢民辛
丑赦江南管内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偽署文武官吏見釐負
者並仍其舊令太子洗馬呂龜祥詣金陵籍李煜所藏図書
送闕下

九年正月戊辰朔御元殿受朝来未曹彬遣翰林副使郭守
文奏露布以江南国主李煜及其子弟官属等四十五人来
献上御明徳門受献煜等素服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帯器幣
鞍勒馬有差時有司議献俘之礼如劉鋹上曰煜嘗奉正朔
非鋹比也寝露布、、宣煜初以拒命頗懐憂恚不欲生見上
守文察知之因謂煜曰国家止務恢復疆上以致太平豈復
有後至之責耶煜心始安洽致從煜至京師上召見責以不
早効煜稽朝声色甚厲鉉対曰臣為江南大臣而国滅亡罪
固當死不當問其他上曰忠臣也事我如事李氏賜坐慰撫
之又責張洎曰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
王師囲城洎所草召江上救兵蠟弾内書也洎頓首請死曰
書実臣所為也犬吠非其主也此其一爾它尚多今得死臣
之分也辞色不変上初欲殺洎又是奇之謂曰卿大有胆朕
不罪卿今事我無替昔之忠也乙亥以煜為右千牛衛上将
軍封違命侯其子弟皆授諸衛大将軍宗属皆授諸衛将軍
西子以徐鉉為太子率更令張洎為太子中允鉉性質直無
矯飾故人子弟及親族之孤貧者来依鉉、必分俸賙䘏以
納之十一月封煜為隴西郡公去違命侯之号賓曹彬平江
南功見官制門太宗太平興国一年二月右千牛衛上大将
軍李煜自言其貧乏未詔賜銭三百万

三年秋七月壬辰李煜卒年四十二贈太師追封吴王

太祖経略幽燕

契丹本匈奴之種也世居潢水之南距幽州千七百里本鮮
卑之地居長姓大賀氏有八部唐光啓後其王徳欽衆中原
多故侵掠諸部達靼奚室韋　族帳寝盛徳欽政衰別部酋
長耶律　唐天成元年卒偽諡大圣皇帝　光嗣位二年始
私置年号大　并州籍其兵勢遂幽薊、虜衆翔蔚十六州
以叛　河偽称大遼元偽諡圣号天授皇帝改元天禄去
衆不附共推徳光子齊王述　元年也述律好畋国中自為
睡王　氣遂衰国初天宝賢達遼冦鎮定　驚曰中国今有
英武圣主吾豈敢以姑婦而　是適去先是五代時募民盗
戎人馬官給其直籍数以補戦騎之闕太祖受命務保境息
民不欲生事戎狄尽令还前所盗馬仍申明條禁無得出塞
為盗未几虜中入寇為棣州刺史何継筠撃敗
乾徳二年昭義　節度使李継勳攻遼州将杜延韜以城来
降并又引虜衆歩騎六万援来援継恩與彰徳軍節度羅彦
瓌洛州防禦使郭進内客省使武懐節率馬歩軍六万人撃
其衆於遼州城下敗之虜又寇平晋軍上遣郭進與内客省
使曹彬等領歩騎万餘赴之未至而遁
三年冬来寇易州略居民上令監軍李謙昇率兵入其境俘

生口如所略之数使契丹放还易州之民然復徙之
四年正月又寇易州監軍任德義挚走之上令閤南監軍叉
雄覇瀛等四州州刺史勤所部兵杖獵于幽州之境以耀威
武矢德軍節度使于延超與其子來降上以延超為左千牛
衛大將軍六月偽横海軍節度使桑與來降
開宝二年太祖親征河東虜兩道涞中來援一道攻石嶺関
為何继筠所破一道攻定州為韓重贇挚敗之（二事見年太原門）
是秋涿州刺史許周瓊來降上以周瓊為涿州刺史于是豊
州刺史王仲曼 言契丹日利月利等九十六族歸款上以其
大首領羅媒四人為怀化將軍羅侈八人為懷化郎將餘
八十五人為歸德司戈是歲述律為樓下所殺国人立元欲
之子明記為帝
三月十日虜以六万騎冦定州上遣判四方館事田欽祚領
兵三千人赴之上戒欽祚曰彼衆我寡但背城列陣以待之
虜至即戰勿以追逐欽祚是于與虜争戰于滿城虜騎少却
乘勝逐北至遂城殺獲甚衆值夜入保遂城虜圍欽祚數日
欽祚度城中粮尽是夜整軍突圍而出至保塞軍中不忘一
矢北邊傳言三千打六万太祖自並修边備嘗謂左右曰若
虜敢復犯邊我每以三十匹絹購一胡人之首其精兵不過
万人止費我三百万匹絹此虜尽矣太祖一日内出取幽州

圖以示宰相趙普謂曰卿意北國孰能為者詳觀数曰他人
不能為惟曹翰能為之帝問何以知之对曰 材謀無出于
翰者陛下若使翰往必 但不知陛下遣何人代翰帝然 月
郡臣上尊号曰應天廣運 至德仁孝皇帝曰今 可手却
而不受帝痛恨 自初即位专務節檢衆 財供御美餘之
物謂左右 北虜用贖晋朝陥没百姓然 者其意在我不
在彼也
七年十一月琮以書遺知雄州孫全興曰琮受君臣 交于
境外言則非宜事有利于国家專之亦可 北兩地古今所
同曷嘗不世载歡盟時遣贄幣往者晋氏 後主政出門感彼
彊臣忘我大義干戈以之日用生灵于是罹災今兹兩朝本
無纖隙若或交馳一介之使顯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重修
舊好長為與国不亦休哉琮以甚微敢于斯義遠希通悟洞
番鑒辞太祖命全興以書答焉
八年閏三月遣致附使克妙肯謹恐奉書來聘称契丹国上命
閤門副使郝崇信至境上迓之及至館于都亭驛太祖召見
賜以襲衣金帶銷金烏羅帽烏皮靴器幣二百銀鞍勒馬其
僕從衣物器幣有差宴于内殿仍召至使殿觀諸班騎射令
其一使者與衛士馳射毛毬栽柳枝乃辞帰国召見賜器幣
衣服帝因謂宰相曰自五代以來北戎強盛蓋由中原衰弱

以至晉帝蒙塵亦否之極也今纂化而至乃期運使然非京
德能致左右皆称万歲自是契丹始于中国交聘八月遣使
献御衣玉帶名馬太祖賓享賜之因令其使人從獵近郊太
祖親射走獸矢無虛發使者俯伏呼万歲私謂者曰皇帝神
武無敵射必命中所未嘗見也又平江南献弓矢名馬
九年長春節遣使貢御衣玉帶銀鞍勒馬太祖升遐遣使賻札

太祖登政　　太祖領節度之權

建隆元年正月甲申上即位遣使往諸州賑貸二月遣使分
詣城門賜飢民粥八月詔有司作新權衡以頒天下
二年正月丁巳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度民田二月壬申先是
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槩量增溢分取羨餘符彥卿在天
雄軍取名尤甚上聞之即遣常參分官主其事民始不困于
重斂于是出公帑賜彥卿以愧其心三月上步自明德門幸
作坊宴射酒酣積貢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彥超曰卿曩
在復州朕往依卿卿何不納我彥超降階頓首曰當時臣一
刺史耳勺水豈可容神龍乎使臣納陛下陛下安有今日上
大笑而罷閏三月丁丑詔金商房三州民飢遣使賑之是春
詔申明周顯德三年之令課民種植每县定民籍為五等第
一等種雜木百每等減二十為差桑棗半之男女十　以上
人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乏之井者　令佐以春秋巡視

其數秩滿赴名有　殿最七月初上既誅李筠及　天下自
唐季以來數十年間　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其道如何吾
欲　其道如何普曰陛下之它故方鎮大重君弱臣　巧惟
稍奪其权制其錢　未畢上曰卿勿復言悟已諭　上故人
各典禁衛普數言于上請未聞知言之上曰彼等必不吾叛
御　憂其叛也然数观數人者皆非統御不恐不能　下則
軍伍間万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得自由耳　悟於是召
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致此念爾
曹之德無有穷尽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
吾終夕未嘗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难
知矣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何為出
此言今天下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異心
如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為
其可得乎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
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謂好富貴者不過欲
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爾曹何釋去兵权出
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
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欢以終其天年我且與爾為婚姻君臣
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謝曰陛下念臣等
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称疾乞罷上喜所以撫慰

賜賚之甚厚庚午以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張令鐸為諸鎮
節度皆罷軍職獨守信兼侍衛都指揮使如故其實兵權不
在也殿前副都點檢自是亦不除授壬午以皇弟光義行開
封尹同平章事
建隆二年春正月己巳命淮南道官吏發倉廪以賑飢民初
戶部郎中沈義倫使吳越歸言揚泗飢民多死郡中軍儲尚
百餘万可貸至秋乃收新粟有司沮義倫曰若歲為飢將無
所取償孰當執其咎者上以詰義倫　倫曰國家方行仁政
自宜感召和氣立　大旱耶上悅故有是命甲戌詔諸　自
後或因歲首必下此詔二月　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為
李琉等曰昔光武中興　敦引公卿郎將講論經　次第今
太祖欲令武臣讀　能引以為對識者非之　十人按行河
北諸州旱田詔　間刺害以聞八月石守信表解
乾德元年上幸武成王廟歷觀兩廊所　起曰起殺已降不
武之甚謂為受享于此　月戊午頒量衡于澤潞諸州懲劃
槪享斂之弊也　四年四月詔禁羨餘見用度門　五月上遣右
拾遺孫逢吉至成都收偽蜀圖書法物己亥逢吉還所上法
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毀圖書付史館孟昶服用奢僭至于溺
器亦裝以七寶上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無亡得乎上躬
履儉約常衣澣濯之衣乘輿服用皆尚質素寢殿設青布緣

帷葦宮闈帘幕無文采之飾嘗出麻屨布裳賜左右曰此我
昔所服用也開封尹光義因侍宴禁中從容言陛下服用太
草草上正色曰爾不記居甲馬營中時耶上初命宰相撰前
世所無年號以改今歲號平蜀ゝ宮人有入掖廷者上因閱其
奩具得鑑ゝ背上有乾德四年鑄上大驚出鑑以示宰相
曰安得已有四年所鑄乎皆不能答乃召李士陶穀竇儀問
之儀曰此必蜀物昔偽蜀王衍有此號當是其歲所鑄也上
乃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臣也趙普初以
吏道聞寡學術上每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上性嚴重寡言
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人聞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
顯德中從世宗平淮甸或譖上于世宗曰趙某下壽州私所
載凡數車皆重貨也世宗遣使驗之盡發籠篋唯書數千卷
無他物世宗亟召上諭曰卿方為朕作將帥闢封疆當務堅
甲利兵何用書為上頓首曰臣無奇謀上贊聖德濫膺寄任
常恐不逮所以聚書欲廣見聞增智慮也世宗曰善八月辛
丑召宰相樞密使開封尹翰林李士竇儀知制誥王祐等宴
紫雲樓ゝ因論及民事上謂宰相趙普等曰下愚之民雖不
分菽麥如藩侯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普對曰陛
下愛民如此乃堯舜之用心閏八月詔求亡書凡吏民有以
書籍來獻者令使館視其篇目館中所無則收之獻書人送

學士院試問吏理見任職官者具以名聞是歲三禮涉弼三
傳彭幹李宣夫事皆應詔獻書總千二百二十八卷命分置
書府賜弼等科名十一月上以翰林學士禮部尚書竇儀在
滁州時弗與吏絹（事在周顯德二年三月）每嘉其有執守屢對大臣言
欲用為相趙普忌儀剛直遂引薛居正及呂餘慶參知政
事陶穀等又相黨附共排儀上意中輟癸丑儀卒上惻然謂
左右曰朕嘗佑天何奪我竇儀之速也優詔贈右僕射上嘗
納涼後苑召儀草制至苑　跣足而坐因卻立不敢進閤門
使以奏　索冠帶而後召入未及宣諭意儀　儀宜禮以示
天下臣雖不可　聞而解體也上改容謝之
五年正月丁巳以內客省　成都府侍衛馬軍都指揮　自
解也獨曰青羨嵠謹　亦上因已知彬善於其職矣　將俱
獲罪臣獨受賞何以自安　無過天不自矜伐苟負纖芥之
累仁　勸國之當典可無辭也乙丑以西川　沈義倫為戶
部侍郎充樞密副使初義倫隨軍入成都獨居佛寺蔬食僚
蜀群臣有珍異奇巧之物為獻者皆卻之東歸篋中所有纔
圖書數卷而已上嘗從容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
軍旅至未察官吏非所職也因問之惟薦義倫可任上亦聞
義倫清節適人因擢用之
開寶元年正月己巳大內營繕皆畢賜諸門名上坐寢殿令
洞開諸門端直軒豁無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無有
邪曲人皆見之矣三月丙子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充
史館修撰判館事多遜善任數善為巧發奇中上好讀書
每遣使取書史館多遜預戒吏令遣四所請上果引問書中
事多遜應答無滯同列皆服上益屬異之七月殿前散員都
虞候董遵誨為通遠軍使遵誨涿州人父宗本仕漢為隨州
刺史上微時嘗往依焉遵誨憑藉勢多所陵忽嘗謂上曰每
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餘丈俄化
為龍飛騰西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上皆不對他日與論
兵戰事遵誨理屈即拂衣起上乃辭宗本去自是遵誨亦不
復見紫雲矣及上即位遵誨累遷至驍武指揮使一日便殿
召見遵誨伏地請死令左右扶起因諭之曰卿尚記往日紫
雲及龍化之夢乎遵誨再拜呼萬歲既而部下有擊登聞鼓訴
其不法十餘事上釋不問遵誨皇恐待罪上諭之曰朕方赦
過賞功豈念舊惡耶汝可勿復憂吾將錄用汝遵誨再拜感
泣又問遵誨母安在遵誨曰母氏在幽州患難睽隔上因令
人重賂邊民竊迎其母送于遵誨仍加優賜于是上以通遠
軍西戎近邊命遵誨守焉遵誨既至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
威德犒以醲酒厚加賞賜衆皆悅服後數月　叛遵誨率兵
深入敵境走之俘斬甚衆獲　已定上喜其功就拜羅州刺史

使如 外弟刘综来貢馬及还上辭所 之综曰遣誨人臣
豈敢當此 以此為嫌也上自既往 可測趙普每退朝不
敢 出矣久之闢卯門声異 拜上曰已约吾弟矣已而
碉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 夜久寒甚陛下何以上曰吾
睡他人家故来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 其時也顧闢成算
所向上曰吾欲收太原普良 曰非臣所知也上問其故普
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
留以俟削平諸国彼彈丸子黑之地將何所逃上曰吾意正
尔姑以試卿於是用師荆湖揣取西川
十月甲戌宅田員外郎雷德驤責授商州司户参軍德驤判
大理寺其官属與堂吏附會宰相意擅增減刑名德驤憤惋
求見欲面白其事未及引对即直詣講武殿奏之辭氣俱厲
并言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鐺尚有耳
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腭齒命左右
曳出宰相處以極刑既而怒解止用闌入之罪黜焉
十一月先是上幸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等物
也左右以礼器对上曰吾祖宗寧識此亟命徹去進常膳如
平生既而曰古礼亦不可廢也命復設之於是判太常寺和
峴言按唐天宝中享太庙礼科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五代
以来遂廢其礼今請如唐故事詔自今親享太庙别設牙盤

食禘祫時享皆同之
三年四月己卯詔三司諸路两税折科物非土地所宜者勿
得抑配又詔諸州凡絲綿紬絹麻布香藥毛翎箭笴皮革筋
角等所在約之納支二年之用勿得廣有科市以致煩民上
常命有司為洛州防禦使郭進治第凡廳堂悉用甑瓦有司
言惟親王公主可得用此怒曰郭進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
無北顧憂我親進豈減兒 亟往督役無忘言上寵異將師
類此故進以建隆元年初為西山巡檢 至在此未正在此年也 十一月 勅謂宰相曰
山澤之利雖多 已詔減舊額三分之一以
五年辛未 使書翰往来之騎 决然信宿以来楚香上
勿施于民驗獲百餘曰昔宋 皇為之退舍陛下憂及远民
懇 心此必不能為灾也癸酉上又謂 朕日夜焦劳罔知
所措得非時政有闕使 对曰陛下臨御以来憂勤庶務有
弊必去闕善必行手書两為灾乃是臣等人戢與上曰朕又思
之虑掖庭幽閉者衆編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因告諭願
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餘名悉厚賜遣之矣香等皆稱万
歲秋七月皇第三女封永慶公主嘗衣貼綉鋪翠襦入宮上
見之謂主曰汝當如此我與自今勿復為此飾主笑曰此所
用翠羽几何上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効京城翠
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浸廣实汝之由汝生長富貴

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因侍坐與皇后同
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上
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
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
一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
先是大理正李符知歸州轉運司制置有不合理者符即上
言上嘉之秩滿歸闕上以京西諸州歲歉不登八月癸巳命
符知京西南面轉運事書李符利他俟朕親行八字賜之令
揭于大旗常以自隨前後條奏便宜凡百餘條其四十八
事皆施行著于令十二月初上問宰相趙普曰儒臣有武幹
者何人普以知彰州左補闕辛仲甫對乃徙甫為西川兵馬
都監於是召見面試射且問能擐甲否仲甫曰臣在郭崇幕
屢從征討固嘗被介胄矣上曰汝見王明乎朕已用為刺史
汝頗忠淳若公勤不懈不日亦當為汝治也仲甫頓首謝上
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幹事者百
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六年春遣京師來賑曹州飢民五月以御史馮炳為侍御史
判御史臺事謂曰張釋之于定國治獄天下無冤民此所望
於汝也賜金紫寵之趙普之為政也專廷臣多疾之上初聽
遜之之訴欲、逐普既止盧多遜在翰林因召對數毀短普
且言普嘗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廣第宅營邸店奪民利上訪
諸李昉、普所為不得而知也上默自李有問及趙李
等抵罪普思益替餘慶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射無門
下侍郎平章事平章事普獨相信之故普得成其用
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諸池顏色自若徐拾遺歸可其奏
後果以稱職聞又有主人不與普力請與之上曰朕欲不
與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刑賞非陛
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弗聽起普隨之上入宮普
立于宮門良久不去上卒從其請一日大宴雨驟至上不悅
雨良久不止上怒形于辭色左右皆震恐普因進言外間百
姓正望雨于大宴何損不過沾濕供帳樂衣耳乞令樂官就
雨中奏技上大悅終宴普臨机制變能回上意類此嘗設大
瓮于視事閣中中外表疏普意不欲行者必投之瓮中束
縕焚之其多得謗咎殆由此也
十一月丁酉除名人雷德驤為秘書丞分判御史臺三院書
十一月少府監致仕盧億有高識惡其子參知政事多遜所
為嘗曰趙普元勛也而小子毀之禍必及我我得早死不得
見其敗幸也十二月庚子億以憂卒丙子多遜起復是歲命
參知政事盧多遜知制誥
八年二月甲子上謂宰相曰年穀豐登人物滋盛若非上天

垂祐何以及此所宜共思濟急振舉戢政庶几闡奏平之基
也夏四月教坊使衛德仁以老求領郡王曰用伶人為刺史
此莊宗失政豈可効之耶宰相擬上州司馬上曰上佐乃士
人所處賀望亦優亦不可輕授但當於樂部遷轉尔乃命為
太常寺大樂署令
九年正月庚辰詔幸西京將以四月有事于南郡二月己亥
群臣再奉表請加尊号一統太平上曰燕晋未復遽可謂一
統太平乎不許群臣請易以立極居尊上不已許之三月丙
子車駕發京師辛未上至西京見洛陽宮室壯麗甚悦四月
庚子合祭天地于南郊初雨彌月不止上遣中使責三太与
兵神佃胥宿日雨不止當施桎梏文使祷無三畏歲蜡不如
約則毀之及期始晴霽以說如礼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
徑亂離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　上生于洛陽樂其
風土嘗有遷都之意　李符上書陳八难上不從既畢臣
莫敢諫鉄騎左右廂都指　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　人
咸仰給焉陛下遷根本安固已久不　上亦弗從晋王又從
容言　便久當遷長安王叩頭切諫据山河之勝而去冗兵
循漢周故　言在德不在險上不答王出上顧左右曰　善今
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豫癸丑上崩于万歲殿
傳位太宗

太祖太宗授受之懿

建隆二年六月甲午皇太后崩後　参政大政抗呼趙普為
書記常撫之　心吾兒未更事也尤愛皇弟光仪然未嘗
義出輒戒之曰必与趙書記偕行方可仍刻景以待　歸光
義不敢違寢疾上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召普入受遺命后
問上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上嗚咽不能对后曰吾自老
死哭無益也吾方語汝以大事而但哭耶問之如初上曰此
皆祖考及太后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
群心不附故尔若周有君長汝安得至此汝与光義皆我所生
汝後當傳位汝弟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上頓首
泣曰敢不如太后教因謂普曰汝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
就榻前為誓書于紙尾署曰臣普記上藏其書金匱命謹密
宮人掌之
乾德六年趙普既罷相出為河陽三城節使上書自槪云外
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
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寔須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上手
封其書藏之金匱
開宝九年六月上以晋王光仪所居地勢高仰水不能及庚
子步自左掖門至其第遣工為大輪激水注第中且數臨視
促成其役王性仁孝上雅鍾愛尹京十五年庶務脩舉上數

幸其府恩礼甚厚嘗疾病殆不知人上亟往視問為灸艾王覺
痛上亦取艾自灸自夜至酉王汗洽蘇息上乃还疾良愈復
往視之賜以龍鳳鐙褥又嘗宴宮中王醉不能乘馬上起送
至殿階親扶之王帳下士高瓊左手執鞭以出上顧見因賜
瓊控鶴官衣帶及器帛勉令盡心閒謂近臣曰晉王龍行
虎步且生時有異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冬十月
初有神降于盩厔縣民張守真家自言我天神之尊号
煞將軍玉帝之輔也守真每齋戒祈請　肅然声若嬰兒獨
守真能曉之所言　為道士正不詠驛　名　守真至闕下思
執建隆現設黃錄醮令守真　王錄開晉王有仁心字誌于為

以後事左右皆不　曷席若有所遜避之　王曰好為之癸
丑上崩　使王繼恩出召貴州防禦使王之志素定乃不詣
德芳徑趨　御程德玄先坐于府門外之者甚為　對曰我
宿于信陵坊一夜有當閣疾呼視則無人知是者三吾恐晉
王有疾故來繼恩異　告以故知門與俱入見王且召之王
大驚猶豫不行曰吾當与家人議之入久不出繼恩促之曰事
久將為他人有矣時大雪遂與王于雪中步至宮繼恩使王
止其直庐曰王且待於此繼恩當先入言之德玄曰便應直
前何待之有乃與王俱進至寢殿后聞繼恩至問曰德芳來
耶繼恩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

皆託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貴勿憂也
甲寅太宗即位群臣謁見帝于萬歲殿之東楹帝号慟殞色乙
卯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其赦文略曰先帝勤
勞啟國宵旰臨朝万机靡倦于躬親四海方成于開泰念民
之疾苦知戰士之辛勤屢樓盡平生靈永逸而寒暄或虧寢
疾弥留方臻恒華之期遽起遺弓之歎猥以大寶付與冲人
宜覃在宥之恩俾洽惟新之澤可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
咸赦除之令緣邊禁戢戍卒毋得侵撓外境群臣有所論列
並許實封表疏以聞必須面奏者閤門使即時引對風化之
本孝弟為先或不順父兄異居別籍者御史臺及所在糾察

之先皇帝創業垂二十年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紀律已定
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逾越咨尓臣庶宜体朕心以開封
府判官著作郎陸澤程羽為給事中权知開封推官右贊善
大夫賈琰為左正諫大夫樞密直學士門人襄邑郭貲為著
作左郎正諫即諫議也避上名改之庚申以皇弟永興軍節
度使兼侍中廷美為開封府尹兼中書令封齊王皇子山南西
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德昭為永興節度兼侍中兼武功郡王
貴州防禦使德芳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帝友愛
尤篤不欲德芳與其称呼并詔王后魏氏三公主皆依舊為
皇子皇女爲宰相薛居正加左僕射沈倫加右僕射倫即義

倫也盧多遜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樞密使曹彬加平章事副使
楚昭輔爲樞密使十一月甲子追冊故尹氏爲淑德皇后越
国夫人符氏爲懿德皇后尹氏崇珂之女兄上微時娶爲

太祖太宗收復漳泉一州

陳洪進泉州仙遊人幼有壯節頗讀詩書習兵法及長以材
勇聞国隸兵籍從攻汀州先登補副兵馬使 江南李煜以
洪進累功擢爲清源軍節度 事
乾德九年四月清源留後張漢 務事皆決于副使陳洪進
漢 爲害洪進漢思亦忌其 洪進酒數行地忽大 者誰
以告洪進洪進亟 洪進先發常嚴兵爲備洪 勒所部欲
擊漢思洪進不許 二子常服安步入府中直兵數百 屬
內閤洪進即自外鍵其門謂漢思 請洪進知留務免禍不
可爲遂留以印見授 知所爲乃自門扇間投印之與洪進
遂召將校吏一告之曰漢思不能爲政授吾印矣將吏皆賀
即日遷漢思外合以兵衛送遣使請命于李煜又遣乎將魏
仁濟間道奉表春告漢思退居數年以壽終八月泉州陳洪
進遣使朝十月魏仁濟以陳洪進自稱清源節度副使權知
泉南等州聽命於朝上先遣通事舍人王班齎詔撫諭十一
月丁巳賜唐主詔具言所以納洪進之意且將授旌節也已
亥陳洪進遣使來朝貢癸卯皇主以表言陳洪進首鼠兩端
不德乞寢其旌鉞上復以詔諭之唐主乃聽命
太宗太平興国二年閏七月庚寅朔以陳洪進將入朝遣翰
林使程德玄往宿州迎勞之八月丙寅陳洪進入見于崇德
殿礼遇優渥賜錢千万白金万兩絹万疋
三年四月己卯平海節度使陳洪進用其幕僚劉昌言之計
上表獻所管漳泉二州淨縣十四戸十五万一千九百七十
八兵一万八千七百二十七癸未以陳洪進爲武寧節度使
同平章事洪進子前漳州刺史文顯爲房州刺史前泉州刺
史文顯爲登州刺史壽復以平海副使文顯爲通州團練
使仍知泉州泉州衛指揮使文顯爲滁州刺史仍知漳州五
月乙酉御乾元殿受朝賀音赦漳泉管內給復一年明年
徙王太忠封杞国公
雍熙元年進封岐国公洪進二年夏上言乞致仕優
詔免其朝見二年以疾終年七十二贈中書令諡
忠順

太祖太宗收復吳越

錢俶字文明杭州臨安人祖鏐同唐末黃巢之亂起有吳越
之地爲吳越国王俶即鏐之孫也晉開運中遷爲台州刺史
累官至東南面兵馬都元帥仍領海鎮東節度使
建隆元年授天下兵馬都元帥三月遣使賀登極

乾德元年十月丁未俶遣其子惟濬入貢助南郊
開宝四年十一月上因出忽幸晋第時俶方遣使遺書書及
海物十瓶列車駕幸至晋邸出迎佛及屏也上頓見問何物
晋以實对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啟之曰皆滿貯瓜子金也書
皇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 知此若知此當奏聞而却之上
笑曰 國家事皆由汝書安耳國命晋諸 其子鎮海鎮東
節度使惟濬來
七年十月丁酉以俶為昇州 詳見平江南
八年十二月先是上，其王俶曰元帥克毗 相見以慰延
想之意即 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在 句無敵今天下事
勢已可知保 然之丁卯俶請赴長春節朝覲
九年二月己亥俶及其子鎮海鎮東節度 見崇德殿宴長
春殿先是車駕幸禮賢宅按視供帳 俶及至即詔俶居之
寵賚甚厚俶所貢奉亦增倍于前也三月庚子命俶劍履上
殿詔書不名妻未以俶妻吳越國夫人孫氏為吳越國主
妃宰相謂異姓諸侯王妻無封妃之典上曰行自我朝表異
恩也即令其子惟濬特詔賜之先是上數召俶與惟濬宴射
苑中惟諸王預坐俶拜輒令內侍掖起俶感泣又嘗令俶與
晋王光義京兆尹廷美叙兄弟之礼俶伏地叩頭辭止上將
西幸俶遽請扈從不許乃留惟濬侍祠遣俶歸國是日宴講
武殿謂俶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俶泣涕願
三歲一朝上曰川途迂遠俟有詔方來也先是群臣皆有章
疏乞留俶而取其土上不從于是命取一黃複以賜俶封識
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啟之則皆群臣留俶章疏也俶
益感俶既歸每修事功臣堂一日命徙坐于東偏謂左右曰
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顏咫尺俶豈敢寧居乎益以象
與服御來獻製作精巧每修貢必列于庭焚香而後遣之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九月吳越王俶將入朝先遣其子鎮海
鎮東節度使惟濬來貢壬辰詔戶部郎中侯陟至泗州迎勞
之及惟濬至賜賚無等
三年二月以俶將至命四方館使梁迥往淮西迎勞之三月
己丑以吳越王俶將至遣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至宋
州迎有俶又先遣平江節度使孫承祐入奏事上優礼之己
巳即命承祐護諸司供帳勞俶于近郊又命齊王廷美宴俶
于迎春苑己酉俶見于崇德殿寵賚甚厚即日賜宴于長春
殿俶僚佐崔仁冀黃夷簡等皆預坐五月初俶將久留盡輦
其府實而分行為十五進每象錦綵金銀珠貝茶錦及服御
器用之物逾鉅萬計俶意亦欲因故厚其貢奉以悅朝廷寧
盧多遜功上遂留俶不遣凡三十餘進不獲命会陳洪進納
土俶恐懼乃籍其國甲兵獻之是日復上表乞罷所封吳越

国及解天下兵馬都元帥之職寝書詔不名之制且求帰本
道上不許俶不知所為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天王不速
納土禍且至俶左右争言不可仁冀厲色曰今已在人掌握
中矣去国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俶獨與仁冀決策是
日遂上表献所管軍上御乾元殿受朝如冬至儀俶之
千餘人皆慟哭曰吾王不帰　十五万六百八兵十一万五
是叔知両浙諸州事是　学士盧多遜言杭州　且為朕行
即當名　献内事奮僭地提民　十升之通罪至鞭管每
列于庭先唱一簿以所負多　唱而答之尽諸簿乃止少者
杖　訖于国除民苦其政是既至悉條奏　請丁夜徒封錢
俶為淮海国王以其子　度使惟濬為淮南節度使奉国節
度使惟治為鎮国節度使子江節度使孫承祐為泰寧節度
使盛武節度使沈承礼為安化節度使浙江西道塩鉄副使
崔仁冀為淮南節度使戊子徳音赦両浙管内諸州服一年
端拱元年八月戊寅武勝節度使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鄧
王錢俶卒上為輟視朝七日追封秦国王諡忠懿命中使護
喪洛陽俶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四十年為元帥三十五
年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景徳中有司請以礼美定為
司天監真宗以先所賜不許
大中祥符八年子惟演等復表上之詔賜錢五萬貫仍各賜

第一臣子惟濬惟治惟宣惟灝惟清惟演惟濟俶帰朝廷従
千餘口俸多貧悴会車駕出宗族数百人訴于上上令以来
二万石付惟治分給之初俶祖父鏐有子二三人更养他姓
為百子以壮為宗族故其世裔繁多
煕寧十年知杭州趙抃有請云錢氏子孫之墳在錢塘臨安
者無靡不治願以竜山廃佛寺為観使錢氏之孫道士自然
居之詔従之改寺名為表忠観歳度一人以脩其祠宇墳廟

太祖太宗親征北漢

建隆元年五月辛酉以潞州　使郭進為本州防禦使兼西
山巡検備北漢也時上　親征澤潞北漢遣使以詔書賜李
筠筠請以北漢主為軍　一已為前李北漢主洪之及筠敗
北漢主自太平驛遁還晋陽謂華曰李筠無状本加刪言吉
李全昉以帰但畏失衛献盧贊忘（昧見李筠）初衛之被執也上詰
融曰汝教列釣奇兵助李筠反可也融從容対曰犬各吠非
其主臣四十口衣食劉氏誠不忍負之陛下宜速殺臣必不
為陛下用縦不殺終當間道走河東爾上怒命左右以鉄楇
撃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上顧左右曰此忠臣也
釋之以命良薬傅其瘡因使融致書北漢主求周光遜等尽
是年四月李筠執監軍周光遜閑廐使李廷玉送于北漢納
以求援其詳見本澤路納亦帰融太平北漢主不報

八月忠武節度使張永德從武節度使上將有事于北漢因
密訪策略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為援未可倉卒
取也臣愚以為每歲多設遊兵擾其田事仍發間使諜虜先
絕其援然后可圖上曰善九月壬寅李繼勳師師入北漢界
燒平遙縣虜掠甚衆十月己酉晉州言兵馬鈐轄鄭州防禦
使荊罕儒戰沒罕儒猜勇輕敵常懸軍深入北漢人多閉壁
壁不出前后虜獲甚衆于是領千餘騎抵汾州城下焚其草
市而還夕次京上原北漢遣大將郝貴超領万衆來襲黎明
及之罕儒遣都監鐘琳副使閻彥進分兵以禦貴超罕儒錦
袍裹甲據胡床饗士方割羊臂臑以食聞彥進小却即上馬
麾兵徑犯其鋒北漢人攢戈舂之罕儒墜馬為北漢人所獲
罕儒執格鬪格手殺十餘人乃遇害北漢主欲生致罕儒及
聞其死求殺罕儒者殘之上痛悼不已擢其子守勳為西京武
德副使周密京上原之將 命者黜。
二年二月北漢冦麟州防禦使 重訓也十一月晉州言敗
數千計十二月乙未昭 軍千餘人斬首百餘
二年二月北漢冦 漢降民于邢洛州 四百七十人來降
又擊走之
乾德元年四月上既誅李筠將 張暉入覲問以計策暉曰
李路篤 不堪命不若戢兵育民俟當熟而後圖之 七月

鎮州兵馬鈐轄發州刺史高行本客省使曹 彬率兵入北
漢界獲生口數千人來獻釋之仍各賜錢未彬粟寿人其
從母為周太祖貴妃上與宿衛尤器重彬彬非公事未嘗入
見平居燕会亦罕與上即位自晉州都監召彬入見謂曰我
疇昔欲親汝何故疏我彬頓首謝曰臣周室近親列職禁庭
安敢交結尊貴上益加獎焉八月丁亥王全斌言後與郭進
進曹彬等師師北漢樂平縣降其拱衛指揮使王超等及所
部兵一千八百人北漢侍衛都指揮使蔚進馬軍都指揮使
郝貴超等老奮漢兵來救三戰皆敗之遂下樂平即建為樂
平軍丙申北漢靜陽寺十八寨領守相率來降九月北漢主
誘契丹兵攻平晋軍命棣州防禦使郭進濮州防禦使張彥
進客省使曹彬趙州刺史于方遇今步騎万餘往救之未至
一舍北漢引兵去郭進御軍嚴而好殺部下整肅每入北漢
境無不克捷上特遣戍卒不諭之曰汝輩當謹奉法我猶赦
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詣闕訴進不法事上謂近臣曰所
訴事多非實蓋進御下嚴甚此人有過畏懼而誣罔之耳既
命執以與進令自誅之進方奉表謝会北漢入冦進謂其人
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令捨汝罪汝能擒殺北冦則薦汝于
朝如敗使可往降勿復來也軍校踴躍聽命果立功而還進
奏乞赦其賊上悅而從之十一月上將有事於南郊命沿

翰必欲易之議久不決上慮將帥不叶乃諭翰曰卿智勇兑
嫂城西南非卿不能當也翰始奉詔入作使郝守濬守西南
壕寨都監馬軍都虞侯米信步軍都虞侯田重進先行營馬
步軍都指揮使西上閤門使郭守文判四方館事順州團練
使梁迥監其軍辛卯命雲州觀察使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
部署西上閤門祗候供奉官劉緒按行太原城西南壕寨閲
視攻城梯衝器用
己酉命右屯衛上將軍張鉢為京城內外都巡檢車駕將
北征己二月辛亥詔以此月內暫幸　辰命宰相沈倫為東
京留守兼判開　使王仁贍為大內都部署樞密　子車駕
發京師戊辰次壇　邀車駕者貳駐此之不進　取視乃臨
河上等岑提　月庚辰駐蹕于　非古州北漢人依險
郭進言契丹數万騎入寇　擊拒北漢主復遣使間道之
狗于城下城中氣始奪矣　辛太原甲子鮮暉等攻隆州西
騎軍校許均先登陷之均中八劍殺三百　使李珣等六
人以獻繼忠前護隆州白壁關屯兵前後入北漢境破三寨
擒偽將校二人得鎧甲雜馬牛羊生口數万計近戍聞之懼
無功受譴乃以識告繼忠忠分虜獲使列奏焉丙寅次側石
嶺作聞捷奏于隆州詩庚午上至太原駐蹕于汾水之東辛
未幸城四面按視賊要攻具慰勞諸將以手詔諭北漢主

遣諸將分道略北漢境磁州刺史晉陽昔州都巡檢使孟人
李謙溥與鄭州防禦使孫延進絳州防禦使沈惟深通事舍
人王廣等師師出險地以謙溥為先鋒今霍邑謙溥又曰敵
必乘我後當整衆備之遂進等又弗聽謙溥獨令所部擐甲
俄頃追騎李延進等狼狽入谷中謙溥麾兵拒戰北漢人乃退
謙溥尋遷隰州刺史都巡檢使如故十二月乙巳遣內客省
使曹彬通事舍人王繼符分詣晉洛州與節度趙彥徽李繼
勳会兵入北漢境掠其邊邑及遼石州初北漢主嗣位所以
事契丹者略不如世祖時每事必稟之劉文廟号世祖于是
契丹遣使持書來責其略曰爾先文窮來歸我我先兄天授
皇帝待以骨肉洎余繼嗣益脩舊好爾父即世我用命爾即
位柩前丹青之約我無所負爾父挑有汾國七年止稱乾祐爾
不遵先志輒肆改更李筠包藏禍心捨大就小無所顧慮始
為覬覦軒　告陵常爾父故吏本懟大恩一曰　是聽非爾
而誰我務敦大義　丞諭爾宜樂德改行無自貽使幫往謝
契丹執其役　丹故国用日削乃　王到守光之子守光
居五臺山為人多智善　講華嚴経四方供施多積　上繼
顒常得其馬以獻号秦　谷買銀治募民鑿山取鑛烹銀
丹歲千斤因即其治建宝興軍
開宝元年七月嘗問北漢界上諜者謂北漢主曰君家與周

氏世仇宜不屈今我與尔無所間何為困此一方之人也若
有志中国宜下太行以决勝負北漢主遣諜者復命之曰河
東土地兵甲不足當中国之十一區〻守此蓋惧漢氏之不血
食也上哀其言笑謂諜者曰為我語劉鈞開尔一路以為生
故終孝和之世不以大軍北伐初北漢世祖女為晋獲丞营
卒薛釗妻生子繼恩漢高祖興禁衛以世祖故擢釗軍籍縮
手門下釗無材能高祖衣食之而無所用其妻常居中釗罕
得見怏〻因醉拔佩刀刺之傷而不死釗即自裁其妻改適
何氏復生子繼元而何與妻皆卒世祖以孝和帝無子使养
繼恩及繼元皆冒姓劉氏繼恩鶻腹多髯長上短下素馬即
賤梏徒步即休儒事孝和帝尽恭备史最有礼無遺有及為
太原尹遲鈍不治孝和帝憂之嘗謂宰相郭無為曰繼恩純
孝然非濟世恐下能了我家事奈何无為不对是月孝和帝
卧疾勤政閣召无為執其手以後事托之繼恩始聞国无為
與侍衛親軍使蔚進丞州団出進守代又州建設漸介大公
族命繼恩帝繼忠守忻州繼忠亦孝和帝养子也自称〻使
契丹浔冷痼病變聚寒顧召恭晋暘繼恩負其覬望趙全
就道繼忠頗出怨語或以白繼恩尋縊殺之孝和帝殂繼恩
遣使告終稱嗣于契丹契丹許之然後即位八月丙寅命客
省使盧懷忠等二十二人領兵屯潞州将有事于北漢也代

夜以昭義節度同平章事李繼勳為河行营前軍都部署侍
衛步軍都指揮使党進副之宣徽南院使曹彬為都監繼筠
為先鋒康延昭為都監建雄節度使趙贊為汾州路都部署
絳州防禦使司超副之隰州刺史李謙溥為都監九月北漢
主繼恩怨郭无為初與其父言不助已且惡其專政欲逐之
而未果是月加无為守司空外示優礼内实疏遠之也繼恩
服縗衰視事寝處皆居勤政閣其左右親信悉留太原府廨
或請召人令翊衛繼恩勿聽于是文武百官皆進秩繼恩置
酒宴諸大臣及其宗子飲罷卧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
人挺刃入閣反扃其户繼恩驚起走于堂屏風環走霸榮以
刃揕其胸殺之元為遣兵以梯屋入殺霸榮并其党迎立繼
恩弟太原尹繼元繼恩立纔六十餘日霸榮　州人多力善
射走及奔馬嘗為盗并　為散指揮使戍樂平王斌攻　補
内殿直未几復奔北漢為　其首帰朝授為无為所殺　丞
誅霸榮以滅口故人　境乃急遣使上表　刘繼業馮進珂
領軍　監其軍泰太原人繼元妻　氏重勳兄幼事北漢世
祖逐　河朔記作銅鍋河與李繼勳　之斬首二千餘級獲
馬五百匹　汾河橋傅太原城下焚延夏門繼元遣　郭守
斌領内直兵出戰又敗守斌中流矢退入城中是月三十日
庚子進黙奏到丁未北漢在漢在勝軍使摩瓊來降十月上

遣使齎詔至太原諭北漢主繼元令降將以平盧節度使授
之又別賜郭無爲馬峰等詔四十餘道許授無爲安國節度
使峰而下並與藩鎮無爲得詔色動但出繼元一詔餘皆匿
之自是始有二志劝繼元納款繼元不從十一月契丹以兵
來援北漢李繼勳等皆引歸北漢因入寇大掠晉絳二州之
境三年二月乙卯命宣徽南院使曹彬爲步軍都指揮使党
進等各領兵先赴太原戊午詔親征己未以皇弟開封尹光
義爲東京留守樞密副使沈義倫爲大内都部署昭義節度
使李繼勳爲河東行營前軍都部署建雄節度使趙贊爲馬
步軍都虞候先赴太原甲子車駕發京師丁卯次平橋頓彰德
節度使歸重斌來朝上謂之曰虜知我是行必率衆來援彼
意鎮定無備將由此路入寇爾可亟鎮兵倍兼行出其不意
破之乃以重斌爲北面都部署義武節度使洛陽祁廷訓副
之己巳次相州庚午次磁州乙亥次潞州以霖雨駐蹕時諸
州饋餉畢集城中車乘塞路上聞之以爲非理稽留將罪轉
運使宰相趙普曰六師方至而轉運使獲罪敵人聞之必謂
儲峙不充非所以威遠之道但當擇治劇者蒞此州耳丙子
命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祐權知潞州祐即發遣東來行路
無阻以樞密直學士趙逢爲隨駕轉運使仍鑄印賜之北漢
候劉繼業馮進珂屯于團柏谷遣衛　領數百騎來偵邏

會李繼勳等　陰繼業進珂知屯寡不敵亦領　衆其兵栖
繼等遂圍城時　北漢主爲帝北漢主夜聞皆預宰相郭无
爲咲　階侍其手引之升坐　手盖無為欲以此摇衆　有
八日獲北漢諜者問之对　望車駕恨其遲且上咲給衣
戊戌次太原庚子觀兵于城南　丑幸汾河作新橋以兵部
員外郎中知制誥　原府事乙巳幸城東南始命築長堤壅
汾水先是　欲增兵攻城者左神武統軍陳承昭進曰陛下
自有數千万兵在左右何不用也上未悟承昭以馬策指分水
上大笑因使承昭董其役丙午決晉祠水灌城丁未命李繼
勳軍于城南趙贊軍于西曹彬軍于北党進軍于東爲四寨以
副之北海又來晦突門潛犯西寨趙贊率衆與戰弩矢貫贊
足未退時党進適東寨都監李謙溥伐木西山以給軍用謙
溥聞鼓聲即引所部兵赴之北漢人乃退上遂戮所怯赴援
者非精甲問之則謙溥也甚悅劉繼業以突騎數百犯東
寨党進挺身逐之麾下數人隨之繼業走匿壕中北漢兵出
援之繼業隨從入城獲免夏四月戊申朔幸城東觀築隄辛
亥遣海州刺史孫方進領軍數千人圍汾州以判四方館事
任城督守素監其軍壬子復幸城東賜群臣及諸軍時服宴
從臣甲申幸城北引汾水入新隄灌其城戊子幸城東南命水
軍乘小舟載强弩進攻其城內外馬步軍都軍頭横州團練

使王廷乂親鼓之免冑先登流矢中其腦而顛庚寅廷乂卒
辛卯殿前指揮使都虞侯袁州刺史石漢卿亦中流矢溺死
癸巳贈廷乂廷武節度使漢卿袁州防禦使太原圍急郭无
為謀出奔因請自將兵夜擊王師北漢　信之選精甲千人
命劉繼業郭守斌為之副北漢主登延夏門自送之且伺其
反是夕初甚晴霽已而風雨晦冥无為行至北橋因駐馬召
諸將而劉繼業以馬傷足先投所部兵入城夷守斌迷失道
呼之不獲无為不能獨前乃與麾下數十人亦還閏月戊申
水自延夏門甕城入穿外城南重注城中城中大京擾上幸
長堤觀為水口甚濶北漢緣隄陰為王師所射障不得施俄
有積草自城中飄出直抵水口自塞郭無復劫北漢主出降
北漢不聽閹人衛德貴短言无為反狀明白不可赦北漢主
殺之以狗城中稍定北漢人猶自西長連城潛出將焚我攻
戰之具我師擊走之斬首万餘級夜半忽傳呼壁外云北漢
主降上令衛士操田開壁門入作使趙璲曰受降如受敵拒
可半夜輕諾乎上使伺之果諜者詐偽也太原城久不下東
西班都指揮使范陽李懷忠率衆攻之戰　不利中流矢几死
殿前指揮都虞使　廷翰率諸班衛士叩頭願先登擊之
曹皆我所訓練无一不當百所　寧不得太原宜思驅放曹
曹感泣再拜呼万歲時大軍　病而契丹亦復遣來

言曰陛下應天　方將除之邦借窃　丁為臣矣最晉陽豈
之未足為多失之未足為　向來待險之邦閣是役也竭
心蹋躍各有窺覦傳曰隣之厚　都屯兵馬上党使夏取其
麥秋取其禾　是本蕩之衆惟陛下裁之况時屬炎蒸使當
河津泛濫道路阻艱輦運稽遲恐勞宸慮上覽奏甚嘉獲
問宰相趙普亦以為然因使者召先賚慰撫之癸丑移幸城
東平山之南始設班師也已未徙太原民万餘家于山東河
南給粟庚申分命使者十厶人發禁軍護送之因此于鎮潞
寺州用錄人薛化光之策化光言伐木先去枝葉後取根柢
今河東外有契丹之助內有人戶賦輸劫恐歲月間未能下
宜于太原北石嶺山及河東北界西山東靜陽村樂平鎮黃
澤關自井社各建城寨控契丹援兵起其部內人戶于西京
襄鄧唐汝寺州給閒田使自耕種絶其供饋如此不數年自
可本定上嘉納之壬戌車駕發太原我師陷數百人上遣驍
雄副指揮使淩仪孔守正領驍軍往救守正奮擊盡奪以還
北漢籍我所弃軍儲得東粟三十万芻稍各數万衣服藝謁
糧此以濟戊辰次鎮六月庚辰詔車駕所過民無出今年秋
租癸巳車駕至自太原曲赦京城繫囚是月北漢主決城下
水注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圮契丹使者韓知璠猶在
太原歎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知先

浸而後洄則丹人無遺類矣時契丹遣其將南大王來援也
于太原城下刘继業言于北漢主曰虜貪地弃信他日必破
吾国今救兵驕而無備願襲取之因籍河東之地以歸中国
使晋人免于塗炭陛下長享貴寵不亦可乎北漢主不從南
大王數日乃还贈遺甚厚是歲契丹主明為將下所弑九年
八月丁未命伐北漢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党進為河東道
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宣徽北院使潘美為都監虎捷右廂都
指揮使楊光美為都虞使
太宗太平興国二年五月庚午命起居舍人辛仲甫使于契
丹右贊善大夫穆被副之仲甫至境上聞朝廷議伐北漢而
北漢實倚契丹為援遲晋未能進飛奏候报有詔遣行既至
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党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
甫对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頗欲留之
仲甫曰信以成義〻不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知其衆節不可
奪厚礼遣还上嘗謂左右曰仲甫遠使絕域徠達時宜可謂
不辱君命若更仲甫數人朕何患也
三年八月庚寅以隰州刺史李謙溥為　傳在隰州十年數
人不敢犯其　力絕遁人謙溥撫之甚厚得　擊中北漢人
患之為蠟彈　節度使趙贊得之以聞　事進伏于庭請死
謙　上言進為北漢人所　之賜以禁軍都校戎帳　祚破

契丹事見廷防門　指揮党進出為忠武節度　晋潞邢洺
鎮冀等州治皆兵器　衆北漢主甚恐十二月乙丑幸講武
殿机石射連誓上將伐北漢先習武事也
四年正月上初即位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之及議致
討召樞密使曹彬問曰周世宗及我太祖比　親征太原以當時
人力而不能克何也豈城壁堅完不可近乎彬对曰世宗時
史超敗于石嶺関人情震恐故師还太祖頓兵甘草地中軍人
多被腹疾因是中止非城壘不可近也上曰我今舉兵卿以
為何如彬曰国家兵甲精銳人心忻戴若行弔伐如权拉柱
朽耳何有不可哉上意遂決宰相薛居正等曰昔世宗舉兵
太原何北伐之援堅壁不戰以至師老而歸及太祖破虜
于雁門関南盡驅其人民分布河洛之間雖巢穴尚存而危
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舍之不足以為患願陛下熟慮之
上曰今者事同而勢異彼弱而我強昔先帝破此虜徙其人
而空其地正為今日事也朕意朕矣卿勿復言乃先遣常丁
泰官督諸州軍儲赴太原庚寅以宣徽南院使潘美為北路
都招討制置使河陽節度使崔彦進攻其城東面彰德節度
使李漢瓊攻城南面桂州觀察使曹翰攻城西面彰信節度使刘
遇攻城北面翰以次當攻其西面面西直北漢主宮城尤險
惡翰欲與遇易地自言我觀察使班宜在節度使下遇弗可

繼元傳詔至城下守陴者不敢受壬申夜漏未盡上幸城西
督諸將攻城天武軍校荆嗣率衆先登手刃數賊足貫雙箭
手中瑕碎齒上見之亟召下賜以錦袍銀帶嗣崇儒兄孫也
先是上選諸軍勇士數百人以劍舞皆能擲劍于空中躍其
身左右承之見者無不恐懼會契丹遣使脩貢賜宴便殿因
出劍士示之數百人袒裼舞揮刀而入跳擲承接曲盡其妙
契丹使者不敢正視及是巡城必令舞劍士前導各呈其技
北漢人乘城望之破膽上每躬擐甲冑冒犯矢石指揮戎旅
左右有諫者上曰將士爭効命于鋒鏑之下朕豈敢坐視諸
軍聞之人百其勇皆冒犯先登凡控弦之士數十萬列陣於
乘與前鋒甲交射矢集太原城上如蝟毛焉每給諸軍箭
數百萬又頃刻而盡得生口云北漢主城中市所所射之箭
以十錢易一隻凡得十餘万隻聚而貯之上笑曰此箭為我
蓄也及城降盡得之甲戌幸諸寨乙亥幸連城視攻城諸洞
時李漢瓊率衆先登矢集其腦又中指傷甚猶力疾上促召
至幄殿視其創傅以良藥上欲親幸洞屋中勞士卒漢瓊泣
曰晉陽孤壘危若累卵諸將用命戰士賈勇矢石注洞屋如
雨陛下奈何以萬乘之尊親往臨之若不聽臣請先死上乃
止丁巳幸西連城樓五月己卯朔幸城西南隅夜督諸將急
攻壘明陷羊馬城北漢宣徽使范超來降攻城者疑超出戰

禽之以獻斬于纛下既而北漢主盡殺超妻子梟其首投于城
外辛巳幸城西北隅北漢馬步軍都指揮郭萬超來降壬午幸
城南上謂諸將曰翌日重午當食于城中遂自草詔賜北漢
主夜漏上有一刻城上有蒼白雲如人狀癸未幸城南督諸
將急攻士奮怒爭乘城不可遏上恐屠其城因麾衆少退城
中危蹙因守左僕射致仕馬峰以病臥家舁入見北漢主流
涕以興亡諭之北漢主乃夜漏上十刻遣客省使　上表納
款上喜即命通事舍人薛文寶　夜漏未盡幸城北宴從臣
於城臺　劉繼元率其官屬素服紗帽　勞問繼元叩頭曰
臣自開車　陛下盆與暴露尚敢以孤　不得降耳上令籍
亡命　微曰卿能保一方以　平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
萬命刘保勲知太原府　不原者並釋之諸州縣偽署　秩
特與給復二年王師所不及　舊城改為平晉縣以榆次縣
為并州　為右衛上將軍彭城郡公辛卯宴刘繼元及其官
屬繼元獻其宫人百餘人上以分賜立功將校丙申幸太原
城北御沙河門樓遣使分部徙軍民于新并州盡焚其廬舍
民老弱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衆九月乙亥齊王廷美進封
秦王宰相薛居正加司空沈倫加僕射盧多遜兵部尚書
樞密使曹彬兼侍中文武官預平太原者皆遷秩有差初行賞
功之典也

李彝興夏州人父仁福本姓拓　黄巢有功賜姓李仁福六
　靜五州之地周初加　加太保恭帝初　冠麟州奥興
太祖方具征討　帶親臨視之召其　一如合抱之木太祖曰
乾德五年九月卒遣封夏王子　校太傅定難軍節度使
太平興國三年五月卒子繼筠嗣四年　繼捧嗣七年五月
綏州刺史李克文表言繼捧不　藥請遣使與偕至夏州諭
今入朝克文繼捧從父也繼捧來朝自稱諸父昆弟多相怨
烈願留京師盡獻其地上遣使詣夏州發繼捧緦麻以上親
赴闕十一月己酉以繼捧為彰德節度使其弟繼遷時年十
七勇悍有智謀不樂內徙偽稱喪乳母以兵甲寘柩中與其
党數十人奔入蕃族地斤澤出其祖彝興像戎人皆拜泣繼
遷自言我李氏子孫當復興宗緒族帳稍稍歸附奉表詣麟
州貢馬及橐駝等數書招諭繼遷不出
雍熙元年九月知夏州尹憲與巡檢使曹光實選精騎夜發
發兵掩襲地斤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獲遷母妻及羊馬
器械萬計繼遷復結婚于帳族之酋豪凡數妻漸以强盛
二年二月帥衆攻麟州使人紹都巡檢使曹光實曰我數奔
北不能自存矣公許服降請期日于葭蘆川光實勇而無謀
信之及期繼遷設伏兵于隱蔽止領數十人迎光實從百騎
赴之繼遷前導而行忽舉手麾稷伏兵盡起光實遂被害上

聞之驚惋遣判四方館事田仁朗閤門使王侁副使董愿宮
苑使李繼隆發邊兵擊之言以繼遷悉知朝廷事意由李繼
捧漏洩乃以繼捧為崇信節度使李克憲為道州防禦使與
博防禦使李克文並歸治所命著作郎韋亶殿中侍御史李
式武元穎通判博州事繼遷遂圍三族寨二將折遇也殺
監軍使者與繼遷合田仁朗行次綏州請益兵上聞三族陷
大怒亟遣軍器庫使劉文裕自三代疾馳代仁朗文裕未至繼
遷乘勝亟攻撫寧寨仁朗喜曰戎人迺逐水草散保岩穴常
烏合蜂聚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乃嘯聚萬衆鋭
攻城撫寧小而固戍卒少而精非旬浹所能破俟其困以
大兵臨之分遣强弩三百邀其歸路北虜成擒矣規畫已
定日縱酒樗蒲以示閑暇王侁等媒孽之上遣使者召仁朗下
御史獄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所召銀夏三
州兵本州皆以守備不遣有兵千餘乃曹光實舊卒器甲不
整故請益兵轉運粮衆後未備三族寨去綏州道遠非元詔
所救也昨臣已定擒繼遷衆會詔至乃去因言繼遷得羌戎
情宜且降援詔懷柔之或揭厚賞啗部落酋長令斬其首不
　且漸離制大益兵深入其地無益也　史府官吏御史遂
劾之大理奏仁　商州團練副使王侁等出銀州　千六百
餘級生擒八十　器甲百八十六集　牛羊畜三萬計　等

保香族退　十七人生擒四十　餘級又破保洗兩族　于
討麟州三族寨番部二千餘　六十四人納馬贖罪願助討
李繼　入濁輸州斬賊首五十級酋豪二十　將折遇也皆
遣去命內客省使郭守文自三交來　往與侊等同領邊事
侊等又破銀州杏子平東北山谷內設邵浪悉訛等族及濁輸
川東兇頭川西諸族生生擒七十八人梟五十九人俘三百
三十六人招降千四百五十二戶六月守文與尹憲等引兵
至鹽城吳移越移四族皆奔有岌伽羅膩二十四族怙衆不率
憲等襲擊之斬首數千級生擒百人焚千餘帳獲羊畜萬計
于是銀麟夏三州諸蕃悉歸附凡百二十五族合万六千一
百八十九戶折遇也穷覺未降稍呼兇族酋豪招慄不至擒
斬以徇并滅其族七月癸未詔昨為河西三族蕃部都監折
遇也并夏州李繼迁嘯聚寇因發兵防遏撫綏近覩奏報並
已分屯其兵令下并州潘美及夏銀綏等州常具番部動靜
飛奏以聞朝廷數以書招喻繼迁及同悉番部繼迁亦嘗遣
孔目官張浦諸知環州陳德元自陳歸順之意朕繼迁終不
肯降益侵益邊境
端拱元年五月宰相趙普建議欲復委繼捧以夏臺故地俾
圖之繼捧時為感德節度使即召赴闕上親書五色金花牋
賜繼捧國姓改名保忠拔定難節度使賜以所管五州錢帛

芻粟田園等命右衛第二軍都虞侯王果領兵千人護送之
十二月保忠言繼迁悔過歸順以為銀州刺史充落使加保
忠同平章事朕繼迁詐不降已而保忠又言繼迁誘番戎入
寇乞師守禦
淳化二年四月命商州團練使翟守素率兵屯夏州繼迁聞
守素將兵未封恐懼七月奉表歸順授銀州觀察使賜以國
姓名曰保吉外示歸順而陰與保忠相結誘羌盜戎以邊不
已陝西轉運使鄭文保建議以為銀夏之北千里不毛但以
販青白鹽與邊民悖粟麥充食願禁之許商人販安邑解
兩池鹽于陝西官獲其利且困羌戎則保吉可不戰而屈上從
之詔自陝以西有私市青白鹽者皆坐死募告者差定其罪
行之數月犯法者益衆羌戎乏食四十二族首領盟于楊家
族引万餘騎寇環州石昌鎮知州程德元與殿頭高品李神
福等率三百騎擊走之後七日復來寇略小康堡內屬万餘
帳亦叛稍稍歸保吉而商人販兩池鹽少多取他徑出唐鄧
襄汝間吏不能禁
四年八月上命翰林學士錢若水馳傳視之弛新　舊制內
屬羌戎漸復歸順
五年正月靈州及通遠軍皆言趙　掠居民焚積聚上怒曰
保吉　廷姑務含容賜以國姓　厚　仍通其關市　天乃敢

如是　李繼隆爲何　誅保吉保吉之　保吉納款投銀州
觀察使　及保忠與保吉陰爲唇齒之　置平夏由其將佐
李贊等綏州文　吉忘主上養育之恩復茲猖獗今保　之
計若綏州搖動則平城不可守矣保吉果遣其　三畔率衆
暴主將驅其吏民會平夏文峙出兵擊三畔敗走斬首五百
級獲馬一百匹以文峙知州事左正言直昭文館王禹稱言伏
覩國家出偏師討李繼遷臣淳化二年任商州團練副使程
守素兩曾任夏州駐泊因與臣同看報狀見李繼遷進奉事
守素言此賊未是由衷必恐忠懷反側又言繼遷曾被左右
暗箭橫貫于鼻偶然不死今面上瘡痕尚存臣竊謂此賊不
必勞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況討伐之義權宜爲先漢光武
彭寵據有漁陽攻伐未下家奴子密劫殺射腹斬首而來
唐元和中李師道父子盜據全齊四五十年倔强難制其裨
將劉悟倒戈攻城遂至族滅近代劉知俊兄弟以同州叛入
李茂貞梁祖下詔有得知俊者賞緡錢一萬與節度使得其
弟者賞緡錢五千與刺史一月之間生擒其弟諺曰重賞之
下必有勇夫兵法使貪使愚言貪者利其財愚者不計其死
也今繼遷本是亡夫偷生假息若先財利以結人心若散其
罪惡曉諭蕃戎多立賞賜高與官資使左右生心蕃戎併力
繼遷身首不梟即擒何必苦煩唇晷多舉王師且自陝以西

歲非大稔加之餽餉轉恐凋殘河北雖是豐登預備邊備況
此賊通連北虜朝廷共知擊東南而備西北正在此時二月
保忠聞繼隆將兵來誅保吉乃先携其母及妻子率吏壁野
外上言已與保解執貢馬五十匹乞罷兵上怒即遣中使命
繼隆移兵擊之繼隆兵壓境保吉欲圖保忠而并其衆夜襲
保忠保忠方寢聞難作單衣髮被騎驟馬走還城中資財器
用保吉悉奪之保忠嘗遣指揮使趙光嗣入貢光嗣頗輸誠
款詔補禮賓副使保忠動靜光嗣必以聞及保忠陰結保吉
光嗣出家財散士卒誓以効順保忠還城光嗣執之閉門納
王師繼隆入夏州擒保忠縶以銀鐺鎖之檻車送闕下保吉
引衆遁去四月詔以趙光嗣爲夏州團練使削趙保吉所賜姓
名上以夏州深在沙漠本奸雄切據之地詔隳其城遷其民
以銀綏等州五月丁卯以保忠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
詔略曰不討繼遷開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
端七月繼遷遣牙校以良馬來獻且謝過猶稱所賜名八月
又遣其將佐趙光祚張　綏州納款遣其弟延信奉表納罪
十一月　特詔諭繼遷賜以茶藥器幣衣物等　親已失輔
車之勢
至道元年正月繼遷遣張　蕃戎所產橐駝而已　用事繼
遷奉爲渠　之心矣三月　呂浦觀之上嘗賜　意上咸示

我虜非能　浦大駭上笑問浦戎人敢　見此長大人固已
遜遁況敵　皆貪婪飲食被服粗惡无可恋者　永保富貴
繼迁上言自去年遣人朝　鈔掠今境上戎人不稟詔旨頻
肆攻劫本部不敢　恐邊吏誣奏无以自明詔荅曰先敕邊
臣各謹封略无輙相侵內屬戎人所盗羊馬錢物今並以還
卿且恐其罪自今敢犯卿者當誅之也上因謂侍臣曰繼迁
遊魂張孽貪利忌義朕欲開其遷徙之路漸加控制近聞倉
皇失據不自寧處傳信邊將各守封疆无相侵軼亦畏我之
兵鋒耳六月遣閤門副使馮訥中使費隆繼齎詔諭繼迁欲
授鄜州節度使繼迁不奉詔上謂宰相等曰繼迁負固不庭
嘯聚邊境朕君臨四海須與含容昨者賜以詔書俾移鎮守
而狂不復尚忽陸梁朕哀此孽重死亡之非久也宰相等對
曰繼迁器識凡下自叛渙以來引親校張浦為謀主軍中動
靜一以諮之遂能据强穹廬歲月者浦之力也今陛下
走一介致之繼迁內失腹心之用也沿邊蕃部族帳居多繼
迁感以淫刑脅而用之近聞各懷怨望漸致携離則繼迁外
失夷落之助矣內外乖絶形勢可見而乃偷安窠穴靡稍存
亡苟不為蕃部所擒則必有刺客起于帳下今丹延環慶之
地田川重復非但虜非能窺伺惟寞武一道是其漆進之路
國家已嚴堡障練兵聚粟繼迁率烏合之衆往来砂磧猶困

獸處　檻穿但自跳躍豈能為人患乎乃以張浦為鄭州團
練使留京師轉運副使鄭文宝先建議于霊州南界積石嶺
築城號清遠軍在瀚海中距灵環皆三四百里地不毛無泉
水文宝大發民版築益負粮水于數百里外關右之民始皆
忩忩城壘既就戍兵數千人轉餉其艱益為勞擾自同華抵
環慶運粟一斗為錢七百芻一圍為銀一兩陝西民富者鬻
田園貧者賣妻子以供力役自初築城募邠涇寧慶等州民
以樹視雜木及猫狗雞鳥至者厚賞之地鹵種植皆立枯
數百里无草木禽鳥皆死未几山水大出壞鈞橋陷羊馬城
數處前後費官錢數十萬計李繼迁酋長有嵬啰嵬悉者文
宝以金帛誘之令陰圖繼迁嵬啰等盡以其事告繼迁因上
表謝罪九月知清遠軍張延州言李繼迁帥千餘騎來寇出
兵擊走之詔復奪其所賜姓名
二年二月環慶把管皇甫繼明受詔護送糧重赴霊州繼明
先次灵州田紹斌率軍迎援會繼明　守榮馬紹忠等請率
先往繼明　我人接戰失利因謂之曰我疾　王清遠軍卒
紹明遇賊井　至耀德凡殺千明日後　被傷者居中自將
騎　大敗之与守榮等　其左守榮等陣不　獸不可追也
弃輜重　忠曰我不受爲節制但　別所部去輜重四五里
而舍　以亂騎致師伏發守榮等皆敗　無數芻粟四十萬

悉為李繼遷所獲　入保清遠軍四月甲戌以侍衛馬軍都
指揮使　隆為環慶灵寺州都捴管殿前都虞候范廷召副
之李師封繼遷詔俗賦為本州都捴管兼内外都廵檢使初詔
調發靈州軍儲分道護送寇至易為侵掠而民力不償轉運
使應之請遣詔禮併為一及敗上悉命國子博士王用和乘
傳捕之翰及轉運使竇玭繫獄驗問五月繼遷衆万餘衆寇
靈州四方館使曹璨自河西入奏上召宰相等於北苑門語
其故曰繼遷劫輜重之後頗猖獗自恣觀灵武雖烏合
之衆頓堅城之下固無持久之理却緣城中人貪表害息為
賊所獲賊以為危窘因頓兵未即引去卿等宜熟慮之朕固
有成筭矣呂端曰靈武軍儲之少賊党又據瀚海津要環慶
路不通臣思以為朝廷宜于麟府并延環慶三道各發勁卒約
輕賫徑走平夏攻取繼遷帳幕繼遷必顧惜窠穴望風引退
如此則灵武之圍解餉道得通矣上曰不然三道起兵深入
所發甲卒凡幾万人何人為將領何人將輜重況塞垣表裏
砂磧三道兵馬于何處會合須吏熟筭不可輕舉向者朝衆
朕令分三輩護送丁夫悉持弓矢自衛兵被拒馬勁弩令為
方陣而行寇至則分布拒馬發勁弩士卒成列以待之賊犯
遵守紀律豈致敗衂而將校皆自率胸臆不用條教當寇之
暴集戰未暇施設而丁夫已潰亂相蹂踐而死蓋謀之不臧

蓋違朕節制所致也參知政事張洎曰盛暑之月水泉乏絶
芻粟未集而議者欲以三道舉兵深入以分賊勢陛下以為
未見其利誠如聖旨時賊為靈州歲餘地震二百餘日城中
粮根皆竭皆遣人市粟河外背運以入間出兵擊賊司天言
熒惑犯輿鬼中積尸秦雍之分當有兵上語宰相等曰天文
譴見如此秦地民罹其灾五星凌犯朕常候之未嘗無其應
朕旦夕念之不遑寧處李繼隆等兵馬已到環慶賊聞王師
之至固已破胆其如灵州救援未及万一不守城中皆漢民
盡為此賊所屠戮自壁關以來居人乏食餓死必衆因嗟嘆
久之李宏隆手詔曰灵州孤絶救援不及賊迁猖獗未就誅
束居廟堂侍帷幄者正合運奇兵而伸坑畫宜令宰相呂端
如樞密院事趙鎔等各述所見利害再議遣軍　至靈武合
發軍民多少奔兵深入賊境以　用兵幾何〻人將領何人
監護直　今日實封來上呂端等相率詣　若陳所見恐乖
詢謀僉同　張洎越次奏曰呂端等　而不言深失謀謨之
意耳必无送難　在河上饋運艱　党項率先順命灵武
地　度塞門經鹽州抵回樂　灵武可以控守者緣路在党
繼遷以党項餘孽據平夏全壤振　車大出則鳥驚魚
散莫見蹤由若敗　此使行叔奪其事一也軍須所急莫
若井泉自環　瀚海七百里斥鹵枯澤无溪澗川谷荷戈甲

而受渴乏雖勇如賁育亦將投身死地又安能與群賊爭鋒
哉其事二也自逆虜滔天灵州閉壘犬羊之衆踐蹂四郊田
疇日荒樵蘇路絕負戶而汲易子而食嗟無理盡飛走望斷
豈能復為國家堅守者乎其事三也假使灵州圍解瀚海塵
清朝廷須當召發甲兵衆送糧草未逾終歲輦運復興乃是
以日繫時而轉輸無已駈秦雍之百姓供灵武之一方使無
辜之民青塗原野朝廷大計豈若是乎其事四也况繼遷或
成或敗未足致邦國之安危灵武或存或亡豈能係邊隅之
輕重得失大較理甚昭然以臣愚見所謂灵武封壤必不可
以即時保守灵武仕伍必不可深入應接串援兵馬必不可
令趣離本处若除此道縱使食乎復生亦不能為謀矣聖人
以天下為度者不以細故為嫌棄地戢兵從權之治〻也上
初有意棄灵州既而悔之及覽洎奏不悅却以付洎謂之曰
卿所陳朕不曉一句洎皇恐流汗而出上乃召同知樞密院
事向敏中等謂之曰張洎上言果為呂端所料朕以其疏還
之矣上初以田紹斌為李繼隆之副繼隆遣護軍馬訥入奏
言洛浦之敗紹斌擁精卒登壠上顧望不救自言靈武非我
不能守欲面方面異志上大怒曰是嘗背太原來降今日首
鼠兩端真賊臣也立遣使捕繫詔獄鞫問貶為右監門衛率
府副率號安置以慕容德知灵州殺前都指揮使王超為夏
麟府州都總管兼都排陣使上以李繼隆　逾境上乃部分
諸將繼隆自環州范廷召自延州王超自夏州步軍都虞候
丁罕自慶州西京作坊使張守恩自鄜州五路率兵抵烏白
池皆授以方畧師已有期銀夏鈐轄盧斌求對懇言曰蕃夷
之族馬驕兵悍往來無定敗則走境疾戰沙漠非大兵所利
不若堅保灵州于內地多積芻粟以師援送為其至也會兵
首尾擊之庶幾無狂悉且不失固國之上策上不從改授斌
環慶鈐轄領兵二萬為繼隆前鋒斌詔繼隆由灵州趣烏白池
月餘方至若自環州京兆路繞十日程耳繼隆間遣其弟繼
和馳驛上言赤檉路回遠乏水請自清岡峽直抵繼遷巢穴
不及援靈州上怒召繼和於便殿詰之曰汝兄如此必敗吾
事矣因手書數幅切責繼隆命引進使周瑩賫詔軍前督至兵
矣
九月繼隆與丁罕　恩見虜不擊率兵歸本部　賊大小數
十戰斬首五十級生擒　揮使等二十七人馬二十匹上初
以　兵崇政殿列陣為攻擊之狀剌射之節且令多　及遇
賊布陣方弩齊發賊无所施其技矢終一發賊皆敗走凡十
六戰而抵其巢穴悉焚蕩之賊中老幼不能走者繼遷悉埋
于沙中但露其首部落降者皆曰人馬死者大半不能化矣
虜語謂漢為化言不能自活也上因顧馬步軍都虞候傅潛

寺曰此行合戰與師還之期悉如所料但諸將不能尽依方
略致此賊越逸朕自即位未嘗如此殺戮蓋事不可容耳師
興以來夏秋之際躬自謀度炎熱尤甚未嘗寧息大抵行軍
布陣當負持重雖　勇者率數千人以先犯賊亦無能損益
違乏撓亂行伍朕每深誡之違令者必斬果無敢輕率者布
陣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輕議者甚非所宜朕自
為陣圖與王超令勿妄示人超回日汝可取圖觀之潛等再
拜謝而退初命五將出師衛州團練使李重貴實為麟府路
濁輪寨都將待對便殿　因言賊右沙磧中逐水草放畜便
於戰鬬不利則走今五路齊入彼畏我兵勢大或不出、、
謀逃遁欲追則人馬乏食將守則地無堅壘賊既未一
何顏以見陛下上善之賜以御劍又累遣校撫秀及諸將果
無大功上思其言命重貴為并代副總管
三年二月李繼遷以番部歸順者衆遣兵屯駐橐口西北要
堆以遏絕之李繼隆遣都虞候田敏與內殿崇班劉承蘊等
討之破其衆万餘斬首二千級獲戰馬鎧甲万計繼遷率騎
遁去三月傅潛等言護送二十五州軍芻粟已入靈州會上
不豫因止其出師

太平興國二年　[illegible]　又升[illegible]
望拔十得五之具矣建隆初三館所藏書僅二萬國尽收其圖
籍惟蜀江南多　得蜀書一萬江南書一萬餘卷又下詔開獻
書之路於是天下書復集三館篇帙稍備自梁氏都汴正明中
始以今右長慶門東北小屋數十間為三館湫隘纔蔽風雨周
廬徹道出於其側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每諸儒受詔有所論撰
即移于他所始能成之　上初即位因臨幸周覽顧左右曰若
此之陋豈可蓄天下圖籍延四方賢俊也即詔有司度左升龍
門東北舊車輅院別建三館命中使督工徒晨夜兼作其棟宇
之制皆親規畫自經始至畢功臨幸者再輪奐壯麗甲、
二月丙辰朔詔賜名為崇文院西序啟便門以備臨
幸舊館之書以實之院之東廊為昭文書南廊為集賢書西廊有
四庫分經史子集四部為史館書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
策府之文煥乎一變矣　丙申合祭天地于南郊大赦國初以
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七祭並以四祖迭配上
即位但以宣祖　太祖更配于是合祭天地始奉　太祖升侑
焉　六年三月　詔中外文武百官等自今或知民間利病及
時政得失上書直言無有所隱　冬十月癸酉群臣奉表如上
尊號曰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凡三上乃許之
十一月甲辰改武德司為皇城司上嘗遣武德卒潛察遠方

事有至汀州者知州王嗣宗執而撻之悖道附下因奏曰陛下
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猥信此輩為耳目切為陛下不取　上大
怒遣使械嗣宗下吏劾狀既悟解嘉嗣宗直節令遷其官　庚
戌上親享太廟辛亥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御乾元殿受册尊
號先是有泰再思者上書願勿再赦且引諸葛亮佐蜀數十年
不赦事　上頗疑之以問趙普普曰國家開創以來其存赦制
歲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刘倫區區一方無足師
然其對赦宥之文遂之曰七年四月以樞密直李士實稱
書舍人郭贄並參知政事五月上謂趙普曰朕每讀書見古
帝王多自尊大深嚴疑諱致犯顏言事不降情接納之
聰明或善賞怒刑宜能服天下之心哉普曰帝王若賞罰
外無間上求其理下竭其誠則致太平不為難事　上又問
治民之道復有何術普曰陛下恤念生民每聞利病無不即日
古今王者愛民之心止于此矣六月　刪正之或廢王溥成都
王著有　翰林侍讀　冬十月上兵者不祥之器聖規戒每
退　正道以齊　矣更俟五七年普曰陛下愛民之意發　甚
是月改講武殿為崇政殿　朕親選多士殆忘飢渴召見臨
問以　度使岩野無遺逸而朝廷多君子耳朕每見　聞有端
雅為衆所推譽者朕代其父母喜或召拜近臣必為擇良日欽
其保終吉也朕於士大夫無所負矣　上又謂宰相曰唐置採

訪使蓋欲察官吏善惡民間疾苦然所命者官高則權勢太重
官卑則威行不行又所過州縣承迎不暇豈能審知利害但虛
有其名耳曷若謹選群才各分任使有功有過但國家選才最
為切務人君深居九重何由偏識必須採訪苟稱善者多即是
操履無玷若擇得一好人為益無限古人言得千良馬不如得
一伯樂得一利劍不如得一歐冶此言殊有理朕故訪問止
要求人庶得良才以充任使也趙普曰帝王選用良善實佐太平
之理然於　據擇要在得所蓋君子小人各有黨類先賢謂觀
過各於黨不可不謹也上然之　七月參政郭贄坐事黜之荆
南中書惟趙普宋琪等普恩禮稍替將復命相是臣初之
宿舊上以琪先入庶長琪刑部尚書昉守本官參政　八
詔軍國政要委李昉撰錄　官制門　九月乙丑上謂宰相曰朕視
萬民如赤子念其耕稼之勤春秋賦租軍國用度所出恨未能
去之比令兩稅三限外特加一月而官吏不体朝旨自求課
恣行捶撻督令辦集此一事犹傷和氣宜下詔申儆之乃詔諸
州長吏察訪縣屬有以催用刑殘忍者論其罪又謂宰相曰民
訴水旱即使檢覆立遣上道猶恐稽時頗聞使者或迫延州縣
慮賦稅違期日行徵蓄民亦俟檢覆改種若此稽緩豈朕勤恤
之意乎自今遣使檢覆其地之遠近事之大小立限以遣之
十月上又謂宰相曰近日內外政事漸成條貫遠近官吏無不

畏謹朕思之不貴自喜曰行好事利益於人便是修行之道假
如飯一僧誦一經不知何功德朕夙夜孜孜固不為己每焚香
惟願民庶安輯不近理之事斷不為也大凡為君為臣常宜兢
畏不可故逸後唐莊宗夾河相持千征萬戰備嘗艱苦天下甫
定使逸溺惑不及三年果致傾覆若此可為鑒戒宋琪曰陛下
勤儉于己勵精政務以百姓心為心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也
是月司徒兼侍中趙普罷為武勝節度使兼侍中　十一月壬
子以參政宋琪李昉並本官同平章事　上謂曰世之治亂在
賞罰當其功罪無不治琪曰賞罰二柄　賞罰至公未有不
致太平也昉初　疑多遷處諸昉人或告昉　上語及夕　日事
昉　直一錢昉始　普　下　朕布素時　碑之以治因辭〻
對曰普昨至中書執卿　上答庶來世得勤大為之力臣既
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盡善矣　壬申　樞呂蒙正李至並
為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樞密　士張齊賢王沔並為右諫議
大夫同簽書樞密事　上謂之曰朕為官擇人惟恐不當今兩
制之臣十餘皆文學通用操履方潔穆居京府尤好處肅政茲
獎擢公也　上又曰朕覽前書備見歷代治亂大抵君臣之際先
要情通則道合故事皆無隱言必可用朕屬精求治卿等為朕
股肱耳目設有闕政宜悉心言之斷在必行采訪外事條白於
朕雖浮泛之說亦以聞也凡人在下位見當世之務不合理者

則快〻于心得列高位得以獻可替否盡展素所蘊蓄矣或所
言不中程度亦當共議而更之俾叶于道朕每行之事偶有未
當久之尋繹唯自咎責耳固不以居尊自恃使人不敢言也宋
琪曰前代群君上章論事或比之觸龍鱗今陛下喻臣等以事
無長短並許數奏彼思賢若渴從諫如流者要未能比方　聖
德也敢不竭誠上副明詔
雍熙元年三月選秘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知諸州　上因謂宰
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則民受其禍　乙丑召
宰相近臣賞花于後苑　上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
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從詞臣各賦詩賞花賦詩自此始
是日奏事退　上謂之曰卿等所奏簿書乃是常事唯時務
不便尤須極言其失無有所隱朕當裁酌從長而行苟言不當
亦不責也宋琪曰陛下英明臨照無所不周而尤虛懷聽納所
根愚短不能上副聖心　五月丁亥幸城南觀麥還幸玉津園
觀魚宴射謂近臣曰朕觀五代以來帝王始則勤儉終則乃忘
其艱難恣為逸豫不恤士衆忘生積已覆亡之迹皆自貽也在
人上者當以為戒　丁丑乾元文明二殿災　丁亥詔求直言
其略曰既延災于正殿蓋示譴于眇躬豈非刑賞有愆措置乖
當或近習屏蔽致物情壅塞賦調未得均一賢良多所淪滯有
一於此足譯政經中外群臣各期無隱因謂宰相曰朕訪求讜

直以規己失音禹拜昌言世称其明今之諫者苟能切中時病
朕豈惜夏禹之拜乎且為君之道要在廣聞外事分别善悪朕
御天下兢〻業〻行將十年每念封疆萬里身居九重人情尽
能未達若全不來聽則官吏可否生民利病何從而知古者凝
旒黈纊于今世則未尽理國之理宋琪曰　所以高視廣聽導
達物情陛下　伸理之官吏惰慢者　不倦遂致和　咸知民
瘼塞故　肆狂悖上不之罪　帝王多以尊極自居　每無
卿等欵曲商推時事益欲　卿等直道而行杜絶請託勿以衆
口　上謂宰相曰聞臺中鞫獄御史多不躬親委　民不寃法
不濫豈可得也乃詔御史鞫獄必須躬親　得専任胥吏　八
月癸巳有布衣以皂囊封書献者　上覧之皆常事也且肆多
狂妄上弗如責　九月上謂宰相曰今歳西成四方大稔人民
亦無疾疫皆上天垂佑所致當與卿等力行教事以荅天意
癸巳嵐州献牝獸一角似鹿以為祥麟宰相宋琪等拜表稱賀
上曰珍奇獸奚益于事方内大寧風俗淳厚此乃為上瑞也
二年秋七月上謂宰相曰国家以百姓為本百世以食為命
故知儲蓄為急務昨江南灾旱甚急遣使賑貸粟无流亡盗賊
之患若非積聚何以救之　庚申詔諸路轉運使及諸州長吏
專切督察知倉官吏等依時省視倉粟勿使毀敗其有計度支
用外設法変易或出粟借貸與民及轉輸京師如不省視而致

損官粟者雖去官犹論如律　九月己亥坊州献一角獸上且
謂宰相曰時和年豊兆民安泰斯為上瑞鳥獸草木夫何足云
十二月上謂李昉等曰中書樞密朝廷政令所出治乱根本繋
焉且天下廣大卿等與朕共理當各竭公忠以副任用人誰無
姻故之情苟才不足稱不若遺之財帛耳朕亦有舊人若果無
取未常假以名器也卿等其戒之　三年七月左諫議大夫簽
書樞密院事張齊賢言事頗忤　上意于是上問近臣以禦戎
計策齊賢因請自出守邉　戊子授齊賢給事中知代州與都
部署潘美同領法邉兵馬　十月丙申朔上出飛白賜宰相李昉
等因謂曰朕退朝未常虚度光陰讀書外常留意于真草近文
字飛白此雖非帝王事業不猶愈于声色畋游乎昉等頓首謝
左拾遺真定王化基常慕范滂有攬轡澄清之志献澄清五
畧書奏上嘉納其言有意大用謂宰相曰化基自結人主誠可
賞也又曰李沆宋湜皆嘉士即令中書并化基召試庚子并除
右補闕知制誥各賜銭百萬沆湜時皆為著作郎直史舘上
素〻貧〻人息錢別賜三十萬償之　任每命一詞臣必諮訪
求才實　器識然後授之嘗謂左右曰　聞人言朝廷命　容
易哉
端拱元年正月丙子上作東郊籍田　曰國之上端惟豊年尔
自累歳豊稔人無疾疫雖切而德化未治天貺若是能無懼乎

二月先是　翟馬周者擊登聞鼓訟李昉身任元宰屬北戎
入冦不憂邊思職但賦詩飲酒并置女樂等事　上于是召翰
林賈黄中草制授昉右僕射罷政黄中言僕射師長百僚舊宰
相之任今自工部尚書拜乃殊迁非黜責之義也若以文昌務
簡均逸為辞庶幾得体　庚子昉罷為右僕射　山南東道節
度使兼侍中趙普為太保兼侍中給事中參知政事吕蒙正為
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　上諭普曰卿勿以位高自縱
勿以權勢自驕但能謹賞罰擧賢能摒愛憎何憂軍國之不治
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耻其君不如堯舜卿其念哉蒙正質厚
寛簡有重望不結黨與遇事敢言每論政有未允者必故稱不
可上嘉其無隱故與普舊徳為之表率也蒙正既華縣進與普
同位普甚推許之　陳王元僖進封許王韓王元侃為襄王元
份為越王益王元傑為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　上手詔戒元
僖等曰汝等長自深宮夫帝子親王先須克己勵精聽卑納諫
每著一衣則憫蚕婦餐一食則念耕夫至于聽斷之間勿先恣
其喜怒朕每親決庶政豈敢憚于焦勞礼接群臣無非求于啓
沃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已長乃可永守富貴而保終吉先賢有
言曰逆吾者是吾師順吾者是吾賊不可以不察也　樞密副
使王沔為戶部侍郎參政〻事御史中丞張宏為工部侍郎樞
密副使　丙午詔諸道民有艱食者所在發廩賑之　上謂宰

相曰累年以來百物豐阜自京師達于四方並無災沴五谷順
成若非上穹降福何以及此今郡縣至廣生齒甚衆每聞一方
小有凶歉即令賑給雖不能遍亦表朕勤恤之意也趙普對曰
文王葬枯骨天下稱仁夫民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若帝王用
心行道上合天意民自悅服臣等每聞陛下發言必思為蒼生
建長久利寧憂和氣不降也　己酉以屯田郎外郎楊礪為庫
部員外郎充襄王府記室參軍礪鄠人周廣順時初遊澶州持
所為文謁世宗常夢處僧舍衆一人衣冠甚右目礪曰汝能從
我遊乎礪即　往須之觀宮衛嚴邃若非人間見大殿上其人
者衣冠東主南向抱三千餘衆礪升　案置籍錄人姓名礪
見以名冠首　我非汝師指一人曰此來和天　之天尊嘆曰
此去四　穡而忘之礪　受命碣　知　里又請對　全鄉勿
以為慮　官考課仍奉朝請特賜　精求理欲文讀論以致太
平恵　上　三月甲子下詔申警之曰四聰百職交修用熙于
庶政而有位之士頗尚於宴　之任率多于拱黙期格于道不
亦難乎應兩省諫官等職在規箴任司獻替至于政教之理惜
興事之闕漏國家民瘼患當上言無有所隱其後上封事者頗
衆　上謂李惟清曰朕讀漢書賈誼傳夜分不倦誼當漢文帝
天下平治指論時事尤為剴切至云長太息堪痛哭者蓋欲感
動人主不避觸鱗其忠臣明國体者也今廷臣有似此人者否

惟清曰陛下登位以來親選貢事所踣俊秀盈廷者矣若言事
中理少賜奨拔苟不開忌諱亦望含容即賈誼之流復出 上
曰朕聰明雖不逮漢文然每上章言事未嘗不再三省覽求其
理道或益國便民即付宰相行之識淺事乖寢而不報未嘗加
罪蓋欲開言路廣視聽若有言天事知大体者朕常擢以不次
之位也御史中丞常劾奏開封尹許王元僖不早斷于上曰臣
天子兒以把中丞故被黜願賜寬宥 上曰此朝廷儀制孰敢
違之朕若有過臣下尚加糾擿汝為開封尹可不奉法耶論罰
如式 十月癸未上謂侍臣曰朕每念古人離荒之戒自今除
有司順時行礼之外不于近甸遊獵五坊鷹犬悉解放之庶表
好生之意遂詔天下勿復以鷹犬來獻 十二月上嘗謂宰相
曰國之興衰視其威柄五代承唐季喪亂之後權在方鎮征伐
不由朝廷怙勢内侮故王室微弱享國不久太祖光宅天下深
救玆獘暨朕纂位亦徐圖其事思與卿等謹守法制務振綱紀
以致太平 上又曰至公之道無黨無偏有國者能行之太平
固不難致趙普曰天發生于春夏肅殺于秋冬不私一物此所
以能長久王者所宜法也 二年正月癸巳詔文武臣僚各陳
備邊禦戎之策右正言直史館江南温仲舒章獨先上 上悅
乙未賜仲舒金紫 初左正言直史館下邽寇準承詔極言北
邊利害上器之謂宰相曰朕欲擢用準當授何官宰相請用為

開封府推官上曰此官豈所以待準者耶宰相請用為樞密
直學士 上沉思良久曰且使為此官可也秋七月己卯拜虞部
郎中樞密直學士準嘗知巴東成安二縣其治一以恩信每期
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无
者先是詔諸王府僚各獻所著文上閲臣曰其才則見矣其
行孰優我以越 工員外郎畢士安對上曰正合 詰 先是
宰相趙普奏疏言 今切疑大限非遥深恩 山河至廣郡縣
尤多 息防微慮患必資 此時机務須籍 其勞之處千官
先翊 同僚共事非無謹畏礼稍存絨默寧濟急須宜 臣切
見工部侍郎張齊賢數年 公私識者尽為當才在朝歲月未
州日雖聞消息未測緣由向來微有傳聞 當凡言大事須
有悔尤其如義士忠臣不顧身之 奸邪正直久遠方知齊賢
素蘊机謀兼全德義從來差遣未尽器能慮淪经国之才堪副
齊時之用如當重委必立殊功臣此照特乞留中所責全條君
息無貽衆後以劉子言齊德義素為鄉里所推而又深知福業
謹擇交遊中外卿士舉無出其右者伏念臣全族叨荣半身入
上未摘各獻常恐参差虧無致主之能但有薦賢之志觀玆方
正方敢舉明若朝廷委任忠良則社稷增添柱石朝行夕死是
所甘心亦聊遂微臣报德酬恩萬分之一也 甲申以齊賢為
刑部侍郎樞密副使甲子上謂宰相曰自古未常不欲進君子

退小人然君子常少小人常多呂蒙曰此係時運盛衰國家興
隆則君子道長其勝速立圖蓋畏小人用事耳有國家者尤宜
早辨上深然之　九月上以歲旱減膳徧走群望皆弗應是夕
手詔賜宰相趙普等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自星文變見以來
久愆雨雪朕為人父母心不遑寧直以身為犧牲焚于烈火亦
足以答謝天譴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念稼穡之艱難恤物
安民庶祈眷祐時普被疾請告即以授呂蒙正等于是蒙正等
詣長春殿謝曰陛下臨御以來躬親乃機勤恤民隱未常有織
徽之失蓋臣等調燮無狀致此愆尤漢制水漢策免三公臣等
實任其責願上印綬避賢者路上慰勉之　十二月庚申詔自
自四方所上表宜只稱皇帝　辛酉呂蒙正等奏曰陛下功德
茂盛但可增益尊名今忽有去辭情無不震駭上曰皇帝二字
亦不可兼稱朕比欲止稱王屬以諸子封王為不便耳　甲子
趙普率百官上表請復尊號不許戊辰又上法天崇道文武六
字詔去文武二字許之
淳化元年正月太保趙普自去秋以病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
事有大政則召對及冬病益甚乃請告車駕屢幸其第省問賜
予加等普遂稱病篤三上表致政上不得已戊子以普為西京
留守兼中書令　冬十月乙　賜知白州蔣元振絹米振江東
人清苦厉鄭視屬多貧不能贍養嶺南物賤因求其官寄家
於潭州　又賜知鄧州項城縣姚益恭絹粟益恭　官以清幹
聞召赴闕先知建通不　恭建夜開城門遣去其在項城數
十人二處轉運使乞留　益恭未代採訪使言　書監李至進
新校　人君當淡泊　為朕年長宅元　之不善者改之斯可
歲旱蝗手詔呂蒙正等　德之所致也卿等當於文德　上
三日不雨卿等共貸朕以答天　遂詔書翌日而雨蝗盡死
四月辛巳　參贊給事中陳恕並參知政事宣徽北院使簽書
院事張遜為樞密副使樞密直學士溫仲舒並為樞密副使
初王丐恬恩招權參贊陳恕並與之人二人在中言污不安悉
百官以中書舍事告參贊已丑左司諫王禹偁上言請自今群
官詣宰相樞密並於都堂請見不得於本廳接延賓客以防請
託沔書即白上施行之仍令御史臺宣布中外左右正言直史
館謝泌上言以為如此則是大臣以私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
勿疑設若杜公堂請謁之禮是無私實乎塞相府請求之門是
無他性乎此非皆推赤心以待大臣大臣展四體以報陛下之
道也王禹偁識量容淺昧于大體妄率胸臆以蔽聰明狂揉之
言不可行用上覽奏嘉歎即命追還前詔仍以泌所上表送史
館五月左正言謝泌數上章奏論時政得失上嘉其忠蓋丙辰
擢左司諫賜金紫并錢三十萬泌一日得對便殿上復面加賞
激泌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昔唐末有孟昭圖者

朝上謙恐蓄不如所在前代如此安得不亂上勤容久之 七
月乙亥上謂三司使李惟清等曰夫貨財所以數用度或取之
不以其道違朕惠養庶民之意豈能召和氣乎當共務均節无
致厚斂于下豈非四方刑獄有冤濫郡縣吏不稱職朝廷政治
有所闕乎因遣常參官十七人分詣諸路決按刑獄是夕雨庚戌
宰相率稱賀 上曰朕孜孜求理視民如傷而省於心无所
負矣而久愆時雨蓋陰陽之數非朕所憂者在獄吏舞文巧詆
計臣聚斂掊克牧守不能宣布詔條公卿莫肯修本職業耳李
昉蒼賢及賈黃中李沆悉惧拜伏退上表待罪 上曰朕之中心
苟有所怀即欲與卿等言之既言之即無事矣然中書庶務卿
等尤宜尽心也昉等復上表稱謝 六月甲申有蝗自西北來
蔽天經西南而去上謂宰相曰朕素不識此 而道其勢甚盛
必恐害其田稼狀 詣所集處視之卿等何策可去 朝而則
不能飛為史與否 庶故當感通天地臣等 蝗盡殪一時京
師 城臣門置場平以參官 九月壬辰詔以 奉表加上尊
號曰法天 和歲豐萬姓阜康朕之願 上表終不許 己未
上幸秘閣 官飲既罷又命皇城使王繼恩召 殿前都指揮
使戴興等宴飲從觀群書上意 知文儒之盛也 十月戊寅
詔諸道知州通判釐 朝官令錄判司簿尉等有治行尤異吏
民畏伏 居官廉恪蒞事明敏斷獄衆息倉庫餘羨寇盜剪滅

部內肅清詔令本道轉運使以名聞並驛赴闕親問其狀各賞
旌賞云云 二年八月上因謂近臣曰國家若无外憂必有內
患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 丁丑戶部侍郎參知政事王
沔給事中參知政事陳恕並罷守本官初給事樊知古出任轉
運使甚得時譽及為戶部頗以職事不治詔書切責名益減雅
與恕親善上每念及計司事有無違者恕具以告之教令知古
盡力知古後因奏對逆自解上問知古何從得此知古曰陳恕
告臣上怒泄漏禁中語疾知古輕脫皆罷之上嘗謂近臣曰累
有人言儲貳事朕覩前代治亂豈不在心蓋諸子知冲未有成
人之性僚屬悉採良善之士釐隷輩朕亦自採擇不令奸險巧
侫在其左右讀書聽書咸有課程待其成長自有裁制何言事
者未諒此心耶 乙亥命左僕射李昉參知政事張齊賢並平
章事翰林學士賈黃中李沆並為給事中參知政事沆初判吏
部銓因侍曲宴上曰李沆風度端疑貴人也未幾遂與黃中併
家大用 上嘗召見黃中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真所謂
孟母矣作詩賜之班賜甚厚庚子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王
化基為御史中丞 十月左諫議大夫韓丕起寒素以中濟自處
不奔競於名官上其加之 乙丑命丕守本官知制誥翰林
學士 三年正月戊午詔諸道轉運使自今釐革務平議獄訟
曹轉金穀成績居最及有建置之事果利于民者所在州府軍

覽每歲終件析以聞非殊異者不得條奏　上謂宰相曰天下
至廣賴群才共治之今歲登第者又千餘人皆朕所選擢此等
但能自修美智而歸則馴致亨衢未易測也時詔刻禮記儒行
篇賜近臣及京官受任于外者并以賜何等令為坐右規誡初
內殿策士例賜御詩以寵之至陳堯叟始易以箴用崇勉勵暨
孫何則詩箴並賜論榮之　十一月許王元僖薨按禮諸祀不
癈而書宋琪等上奏請以來年正月上辛合祭天地從之　年
辛卯合祭天地于圜丘以宣祖天下　二月上以江淮兩浙
頗恐擾奪抵冒禁法乙卯　考功員外郎直秘閣　　處宣遣朝
旨詢求物　使得上聞案決庶獄　宜官吏有罷軟不　未便亦
許條奏朝　用急出于三司故實　以愛民惜費為本　多
闕食請移戍稅　惜若實惠及民雖每年　削貧民安得良吏
為朕規劃使　意乎　三月辛亥詔諸道知州通判限一月具
平稅賦招集流亡惠恤孤窮窒塞奸倖及民間未便等事共
為一以附驛置以聞它有所見聽別上疏例委中書舍人詳定
可否若可采者當議旌酬苟務因循必申懲責　閏月壬寅
上謂宰相李昉等曰朕孜孜聽政所望日致和平而在位之始
未進用時皆以管樂自許既得位乃競為循默曾不為朕言事
朕日夕焦勞略無寧日主之道當如是耶昉等惶恐拜伏上曰
事有不至與卿等言之亦上下无隱爾　六月壬申知樞密院
事張遜同知院事寇準並罷二人不叶上怒故貶遜而罷準以
涪州觀察使柴禹錫為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樞密直學士劉
昌言為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呂
端守本官參知政事昌言雖有大用不為時望所歸或短之于
上前且言其詞語難曉上曰唯朕能曉之　秋七月先是上急
召廣南轉運使向敏中歸闕擢工部郎中一日御筆飛白書敏
中及虞部郎中知城張詠姓名付宰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
用之左右因稱其才已而並命為樞密直學士　八月丙辰朔
上草書宋玉大言賦賜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因擬作大言賦
以獻上覽賦嘉賞手詔褒之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欹器屬小黃
門宣事寮奏而不識其名及晚朝上曰卿所陳得非欹器耶易簡
曰然乃江南徐遊所作即取至使坐上親執試再三嗟賞易簡
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
持盈守成謹終如始固萬世基業則天下幸甚　九月是秋自七
月初雨至是不止壁壘房舍多為之壞物價踴貴近甸秋稼多
敗流移甚衆陳穎宋亳間盜賊群起商旅不行上以陰陽愆伏
罪由公輔切責宰相李昉及參知政事賈黃中李沆曰卿等盈
車受俸豈知野有餓殍乎昉等惶恐拜伏黃中出語人曰當時
但覺宇宙小一身大恨不能入地耳冬十月辛未右僕射平章
事李昉給事中參知政事賈黃中李沆左諫議大夫同知樞密

院事溫仲舒並罷守本官先是上召翰林學士張洎草制授時
左僕射罷平章事洎上疏曰昉因循保位近霖霪百餘日陛下
焦勞惕厲憂形于色昉居　位任在燮調陰陽乖戾如此而昉
晏然　退之章表中華僕射之重百　重不作因而授之　易
簡外　十在翰林八年特召見李沆後入在錫賚與參政等丞
意欲　望而易簡以親老丞于進因用召　等罷即命易簡代
之易簡母薛氏入禁中上命　何以教子遂成令器對曰幼則
東以禮遜長則教以　書上顧左右今之孟母也非此母不生
此子矣　壬申以左諫議大夫寇準出知青州上頗準厚既行
念常、不樂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否對曰準得善藩當以為
樂也累數日輒復問左右如初其後有以揣帝且復召準用者
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置酒痛飲未知亦念陛下否
上嘿然　翰林李張洎知吏部選事常飲對選人上顧之謂近
臣曰張洎當有詞藻至今尚若心讀書江東士人中首出也然
縉紳當以德行為先苟空持文學亦無所取呂蒙正曰裴行儉
不取王楊盧駱政為無德行耳德行為先誠如聖諭京畿民牟
暉擊登聞鼓訴家奴失豭豚一詔令賜千錢償其直因語宰相
曰似此細事悉訴于朕亦為聽決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臨天
下可以無怨民矣　閏十月丙午上清淨致治黃老之深旨也
夫萬物自有為以至無為無為之道朕當力行之至於汲黯臥

治淮楊宓子賤彈琴治單父此皆行黃老之道也　宰臣呂蒙
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撓之則潰民擾之則亂今
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衆陛下漸行清淨之治以鎮之　十二
月南至御朝元殿受朝上致〻為治謂左右曰寸陰何惜苟終
日為善亦無幾耳可不勉乎　上曰朕每議與兵皆不得已古
所謂王師如時雨蓋其義也今亭障無事但當修德以懷遠此
則清淨致治之道也蒙正曰古者以簡易治國者享祚長久陛
下崇尚清淨貴宗社無疆之休也　丁卯宴近臣于長春殿以
武寧節度使曹彬來朝勞之也詔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
士張詠並赴宴舊制每命將帥出征勞還宴于便殿當直翰林
李士文明樞密直李士皆預坐開寶中梁迥為閤門使白太祖
曰陛下宴犒將帥安用此輩遂罷之至是始復從參知政事蘇
易簡之請也　五年正月上語蒙正曰夫否極則泰物之常理
晉漢兵亂生民凋喪殆盡周祖自鄴南歸京城士庶皆罹掠奪
下則火光上則慧星觀者恐懼當時謂无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
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治亂在人上欲
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　上不許它
日又問復以前所選對　蓋急家正終不肯易其人　執即必
為我易之蒙正　因固稱其人　以害国　徐　用　嘉其有
善好直詠玉言　觀之衆皆襄嘆其　但見血山安得假山

王驚　州縣督稅上下相急剥里胥臨門　鞭笞血流滿身愁
苦不聊生比假山皆民租　血山而何上亦為假山未幾有以
坦言告于上曰傷民如此何用山為命急毀之王每有過失坦
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稱疾不
朝上日使醫視之逾月瘳上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
損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王起居曾不得自使
王不樂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士為王僚屬者固欲輔王為
善耳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
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尓輩為之謀尓因命捽至後園
之數十召坦慰諭之曰卿居王宮為群小所嫉大為不易卿
但能如此免患讒言朕必不聽　上曰倖門如鼠穴何可塞之
但去其甚斯可矣近來綱運之上舟人水工有少販鬻但不妨
公一切不問却得官物至京无侵損耳呂蒙正對曰水至清則
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君子豈不知蓋以大度容之則
庶事俱濟昔曹參以獄市為寄正恐姦人无所容也陛下知此
宣諭深合黃老之道　五月上語近臣曰朕雖德媲前王然于
政事靡敢怠惰天下事急若奔馳日日聽斷尚恐有照燭不至
者而況唐末帝主深處九重民間疾苦何常得知每一思之誠
可謀鉏呂蒙正曰中書樞密院自來难處之地唐世帝王尊委
臣下致多闕失兼家族罕有保全今陛下躬決萬机臣下上于

奉行聖旨臣常欲與同列等言寔之榮幸因再拜三呼萬歲又
曰唐末帝王成下少得見面縱開延英亦被中人在側何曾若
臣言得一事趙昌言當時日開延英苟諭數刻史臣書之以為
美談今天下苟非　陛下聽斷不倦則封疆萬里豈敢肅清斯所
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　上又謂近臣曰朕每日後殿自選
循吏候選及三二百人天下郡縣何患不治
與諸州副使分司兩京或且給俸祿不与差
消國家之俸祿也以戶部員外郎魏廷式自陝西至益州同勾
當轉運事廷式後當入朝奏事上曰有事當白中書廷式曰臣
三千七里外乘驛而至以机事上聞願取宸斷非為宰相而來
也即不時召對問方略稱旨賜錢五十萬令还任　八月以劍
南招　招宣使王繼恩為宣政使順州防禦使先是　賊功中
書建議欲以為宣徽使上　矣不欲宦官干預政事宣　它官
宰相懇言繼恩　相著因命翰林李士　立在昭　為乱後
元侃為開封　尹　元年八月日上謂　不擾之耳得人心莫
若　以清靜推是而行則虎兕亦當撫我則后虐我則讐信哉
斯言也尓宜識之　乙　諫議大夫寇準參知政事上因謂宰
相呂蒙正曰寇準臨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盡心朕常諭之以
同德者事皆從長而行則上下鮮不濟矣　冬十月丙戌以鎮
安行軍司馬楊徽之為左諫議大夫畢士安並為開封府判官

兵部郎中喬維岳壽王府記室參軍水部郎中楊礪諮議司封
員外郎夏侯嶠並為推官嚴之等入謝上召升殿賜坐諭以輔
道之旨　十一月張洎性險詖无善事宦官常刺唐故事奏內
供奉官藍敏正為李士使內侍裴愈為副使上覽奏謂曰此唐
敝政朕安可踵其覆轍卿言過矣洎慚而退然以文采清麗巧
于逢迎上卒喜之　丁卯大雨　近臣稱賀上因言多士滿朝
朕試令案班簿閱之周行之人魚貫櫛比不勝其衆比于其中
求一材中轉運使三司判官者了不可得雖多亦奚以為　朕
常謂求賢之道莫若責本主選詔蒙正以下至知制誥各舉有
器業可任以事者一人蒙正奏曰臣位宰相可以進退百官令
獨舉一二人是天下至道元年正月度支判官陳堯叟梁鼎上
言唐季以來農政多廢民率棄本不務力田是以家鮮餘粮地
有餘利臣等再于農畝之業精求利害之理必在乎修墾田之
制建用水之法討論典籍備窮本末自漢魏晉唐以來於陳許
鄧穎暨蔡宿亳至于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俱在望選稽古通
今之士分為諸州長史兼管農事大開公田以通水利上覽奏
嘉之即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博往諸州按視經
度其事　詔以官倉放數十萬石貸京畿及內郡民為種有司言
請量留以供國上曰時雨既降土膏初起民為種則不能盡地
利但竭廩以給之至秋有百倍之獲国馬食以錫菁可矣

夏四月己未吏部尚書平章政事呂蒙正罷為右僕射參知政
事呂端為戶部侍郎平章事上謂蒙正曰僕射師長百僚朕以
中書多務與卿均勞逸耳又謂端曰廟堂之上同無慮接但能
進賢退不肖便為報職耳卿宜勉之先是上作釣魚詩斷章云
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也後數日遂罷
蒙正而　歷官僅四十年至是驟被獎遇上常　持重識大体
以清淨簡易為務　端罕所建明一日出內手　端辞酌乃得關
奏端謹　為禮部侍郎翰林學士　月翰林學士　戶補濡徒
步未獨　虧償者上曰　己卯詔重造州縣二
為皇太子改　為父後見任官賜勳一轉詔皇　天祐以來
中国多故不遑立儲二　上始奉而行中外胥悅初參知政事
寇準　入見　上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唯陛下
所以付天下之望者上從以元侃為開封尹至是立為太子京
師之人見太子喜曰真社稷之主也上文之趣宮中語后嬪九
宮皆前賀　寇準常奏事切直上怒而起準攀上衣請復坐事
決乃退上喜欢曰此真宰相也又語左右曰朕得寇準猶唐太
宗之得魏徵也　癸巳以尚書左丞李至禮部侍郎李沆兼並
太子賓客見太子如師付之禮太子必見拜動皆諮詢至等上
表懇讓不許至謝入謝上謂至等曰朕以太子仁孝賢明尤所
鍾愛今立為儲二以固国本當賴正人輔之以道卿等可尽心

調護若動皆由礼則宜賛成哉　未當必須力言勿因循而順
從也至於礼与讀書之道可以裨益太子者皆卿等素習不假
朕多訓耳圭等頓首拜
十二月上以時和年豊寇翦滅頓謂宰相曰国家自近歳業鍾
茲艱運水旱作沴連年不稔河西蜀川相継判乱飛芻輓粟千
里騒然朕為其父母中心憂念無須史之安由是内修政経外
勤戎畧以至有司常職米塩細事並躬親裁断普天之下九穀
咸登塞北江南経粟流行朕豈望艱経災歉之後便覩茲開泰
深自慶慰也呂端等相率称賀　丙申上顧侍臣曰自晋漢以
來紀綱大壊朕承喪乱之後居臨大宝即位之始覧前王令典
覩五代弊政以其習俗既久乃革故鼎新別作朝廷法度于時
遠近騰口或以為非至于二三大臣皆耆德耆年亦不能無異
朕執心堅固靡興動揺晝夜孜孜勤行不息于今二十載矣卿
等以朕今日為始如何也雖未能上比三皇至于寰宇晏清法
令明著四蕃達朝化百司絶姦幸固亦無慚于前代矣　二年
春正月辛亥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　二月李昉卒謚文
正閏七月上謂宰相曰夫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君子畏謹務在
不欺闇室執持名節造次靡渝小人則不然　外刑雖該忠信
而履行頗辟所以真偽　敗其在官黜于貨賄因畏刑辟節
州改以循成士俗多以羅帛　州民謂之羅端公即可　為給

事中先是　重其　準　怒以中書劄　忿曰上日閲萬機寧
容　跣言并及嶺南官吏除拜不　準力争不已又論曲直于
上前上　州極初貢知端州言事不已上欲召還準　徙知朗
州道改通判廣州準既罷極以母喪請内徙　命知洲　九
右僕射宋琪卒礼部侍郎蘇易簡性嗜酒初入翰林告謝曰
飲已半酣其後沉湎不已上嘗因接見誠約深切易簡垂涙再
拜翌日復具表稱謝　上親批荅以申奨励　又手書戒酒二
詩賜易簡其母讀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飲或休暇在第賓客候
之則已酔矣十二月己巳易簡卒上曰易簡竟以酒敗深可惜
也　三年正月丙子以戸部侍郎温仲舒礼部侍郎王化基並
参知政事上不豫化基因入對陥言願生服餌之妄翌日上語
左右曰化基愛君無隠至於修養之說亦為政言之　二月辛
丑上不豫始决事于便殿三月壬辰不視朝癸巳崩于萬歳殿
温仲舒宣遺制真宗即位于柩前

太宗經制契丹

上自即位與契丹继好
太平興国四年二月親征太原次邢州契丹遣使達使奉書問
起居已而數萬騎入寇以援太原至石嶺關南郭進大破
之太原平上將遂伐契丹諸將皆領行然無敢言者殿前都
虞候崔翰獨奏曰此事不容再舉乘此破竹之勢取之甚易
上悅即命樞密使曹彬議調發屯兵六月庚申車駕北征癸
鎮州丙寅次金臺頓契丹據有之地也募其民為鄉導達凌
儀孔守正等先趨岐溝關丁卯上躬擐甲冑率兵次岐溝關
易州刺史劉禹以州降東易州即岐溝關東西班指揮使傅潜孔守正
先至涿州擊虜破之生擒五百餘人戊辰上次涿州判官劉
原德以城降己巳次盐溝民頓有得契丹之馬來獻庚午至
幽州城南駐蹕寶光寺契丹萬餘衆屯城北上親率兵乘之
斬首千餘級餘黨遁去壬申部分諸將攻城命宣徽南院使
潘美知幽州行府事癸未率城西隅督諸將攻城桂州觀察
使曹翰與洮州觀察使米信率兵屯東南隅以備非常軍士
掘得蟹以獻翰謂諸將曰水物而陸居失其所也且多足虜
救將至之象又蟹者解也其班師乎甲申上以幽州城踰旬
不下士卒疲頓輸轉回遠復恐契丹來救遂詔班師車駕夕
發命諸將整師徐還己酉次涿州丙戌次金臺驛內供奉官

蔚承翰將衛兵千餘人止之翰請車騎往往至則諭以方略
衆遂定反命不殺一人上甚嘉之庚寅命崔翰孟玄喆等留
屯定州李漢瓊屯鎮州崔彥進等屯關南得以便宜從事九
月癸巳契丹大入寇鎮州都鈐轄雲州觀察使後儀劉廷翰
帥衆禦之先陣于徐河崔進潜師出黑蘆堤北緣長城口銜
枚躡虜後李漢瓊及崔翰亦領兵　上以陣圖授諸將俾分
為八陣大軍　右龍武將軍趙延進乘高望之　等方按圖
佈陣相去百步　謂翰等曰主上委吾　若此而吾師星布
合而擊之可以　等曰萬一不捷則　其責翰等状以擅
改　陰曰兵貴適變何以預料　之翰等意始決于是分為
二　戰大破之虜衆崩潰悉走西山投　計追奔至遂城斬首
萬餘級獲馬千餘匹　人俘老幼三萬口及兵器軍帳羊畜
甚衆　午捷聞手詔褒之
五年冬十一月癸丑關南言破契丹万餘衆斬首三千餘級即
以河南節度使崔彥進為關南兵馬都部署十二月丁丑上
因契丹遁去遂欲進攻幽州欽祚為都監威塞節度使曹翰
充幽州東路行營擄寨兵馬都部署登州防禦使趙延溥為
都監復命宰相問翰林學士李昉扈蒙等事之可否昉上奏
曰北虜微妖自古為寇秉秋犯塞往往有之一旦輒率羶腥
來援疆場陛下御風沐雨衝冒霰凝親御戎衣以振民患奮

兹醜類畏威而逃因而剪之易於拉朽況幽薊之壤久陷匪
人慕化之心倒懸斯切今若擁百萬橫行之衆弔一方徯后
之民合勢而攻指期可定其如大兵所聚轉餉是資且河朔之
區連歲飛輓近經蹂踐尤極蕭然雖獲遇於豐穰恐不堪其
調發屬兹寒冽益復羅勞況今虜寇宵奔邊陲寧肅若親巡
塞下震耀威容固足懾彼殘妖亦恐勞於大駕伏望申戒羽
衛旋旆京都善養驍雄精加訓練嚴敕邊郡廣積軍儲習武
經繕修攻具俟府藏之充溢洎閭里之富足暮歲之間用師
未晚上深納其說即下詔南歸上既還於京師議者皆言宜
速取幽薊左拾遺直史館張齊賢上疏畧云擇卒莫如擇將
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則河北之
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
実邊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為寇哉
伏望審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荊湖西川河東有受偽
命其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
經久而行為全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事
委長吏聞奏如敢循常不以聞自當來加典憲使天目耳皆
知陛下之仁載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薊劫
地之醜沙漠偷生之虜擒之則屈膝在街內尔
六年春正月丁卯三文　俺虜之所保多由　使安慶以其

秋　軼邊民以安和　王招書令發兵以應
七年冬十二月契丹主明　三人曰隆緒隆裕隆慶隆緒
尊母蕭氏為承天太后改大遼為　二歲母蕭氏專其國政
八年高陽關捕得契丹生口送至闕下戊　契丹種族攜貳
慮王師致討頗於近塞城為備上謂宰相曰戎人剽掠為務
乃修築城壘為自全之計耳曩者継元盜據汾晉周世宗及
太祖皆親征不利朕取之為世宗太祖刷耻親擒継元今日
視之猶机上肉也當其保聚城結北虜為援豈易制乎宋琪
封曰臣少陷虜庭備知戎馬之數自晉末始強盛然種族蕃
多其心不一自石嶺關之敗乎継元緣邊諸郡頗有克捷以
臣度之其部下攜貳必失国家不須致討可坐待其亡久之
上復謂宰相曰數有人自北邊來偵知虜中事自朝廷增修
邊備虜人甚憚威虜軍主財吏盜官錢尽室奔入虜中至涿州
州將不敢受悉遣還晉漢微弱邊陲無尽節之臣率張皇事
勢以邀恩寵為自利之計今之邊將皆朕所推擇咸能尽心
無復襲舊態也幽州四面平川無險固可恃難於控扼異時
收復燕薊當於古北口以　據其要害不過三五處屯兵設
堡寨自絶南牧矣琪對曰范陽是前代屯兵建節之地古北
口及松亭關野狐門三路並立堡障至今石壘基堞尚存將
來平定幽朔止於此數置戍可也況奚族是契丹世仇悅以

恩信招怀俾為外禦自可不煩朝廷出師矣
雍熙二年二月丙戌上謂宰臣曰朕覧史書見晋高祖求援
於契丹遂行父事之礼 仍割地而奉之使數百萬蒼庶之衆
陷于戎狄馮道趙瑩位居宰相皆遣令持礼屈辱之甚也戎
狄貪婪陥之以利可耳割地甚非良策朕每思之不㚆憤惋
二年春正月戊寅先是知雍州賀令圖与其子兵州刺史怀
浦及文思使薛継昭軍器副使劉文裕崇義副使侯莫陳利
用等相継上言自国家伐太原而北虜渝盟発兵以援非天
威兵力決而亂之河東之師幾為迁延之役且虜主年幼国
事決于其母其大將韓德讓寵幸用事国人疾之請乘其釁
以取幽薊上遂以令圖等言為然始有意北伐 上初議親征
給事中参政知事李至上言略曰陛下不離數恭寺宗庙示
敵人以閑暇慰億兆之瞻仰者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
或暫駐鑾輅揚言白將以張兵勢壮軍威者策之中也若乃
遠是師旅親抵邊陲北有戎援可虞南有中原 之戀切断
難之狂愚臣之不肖恥在 尚書宋琪上疏略曰臣有平燕
奏頼加省覧疏奏頗采用 陘入与虜戰勝之斬首 級
平城薛超体被 庚辰制史趙彦 曹彬進壁于涿州 流
矢督戰愈急虜遂敗 涿州潘美進圍涿州刺史 降詔以
希贇為本州觀察使 面招安使人鵬翼等師衆来援行営

忠謂重建曰虜多騎兵利於平地不如乘陰 州刺史朝
城譚延美曰虜特衆易我若出其不意可克也於是重進陣
壓東偏數交鋒勝敗未決日將命荊嗣出西偏以薄山崖以
短兵接戰虜扶崖而下手斬餘級虜勢奴散弃千餘人在野
嗣呵止降之虜退屯王領裨將黄明與戰不利嗣謂明曰汝
弟頼兵於此為我救援當奪此嶺遂力戰克之追奔五十餘
里祇舍頭而還抜小治直谷二寨嗣因留屯直谷居數日虜
遺騎挑戰勢頗張重進召嗣合兵擊却之虜乘夜復圍直谷
石門二寨重進遣嗣往救嗣曰今所部纔五百人虜衆二万
力不敵矣重進憂之問嗣揮策安出嗣曰韓延美方屯小治
有兵二千頗閑道往遣其衆應援并見延美延美曰虜勢如
此何可當也嗣曰但願以令軍就予州列隊樹旗別遣二三
百人執白幟於道側嗣乃以五百人疾馳往間彼見旗幟綿
亘遠甚疑大軍継至虜継衆可破也延美許焉癸未嗣遂力
戰一日五七合虜不勝將遁去重進遂以大軍乘之虜騎崩潰
生擒大鵬翼及監軍馬都尉將何萬通并契丹渤海千餘人
斬首數千級俘老幼七百人獲馬畜鎧冑万計大鵬翼貌壯
偉而勇健名聞邊塞既擒之虜氣奪曹彬入涿州遣步將凌
儀李継宣等領軽騎渡涿河覘虜勢乙酉虜師衆来攻継宣
擊破之于城南斬首千級獲馬五百匹救奚宰相賀斯下亥

潘美轉攻應州其節度使艾正觀察判官宋雄舉城降即艾
正本州觀察使雄為鴻臚少卿同知應州雄幽州人也田重
進圍飛狐令大鵬翼至城下諭其守將定武軍馬步軍都指
揮使鄆州防禦使呂行德尚欲堅守重進急攻之辛卯行德
乃與其副都指揮使張繼從馬軍都指揮使劉知進等舉城
降詔升其縣為飛狐軍以行德為左驍衛將軍順　防禦使
繼從為右屯衛將軍檀州刺史知進為左監門衛將軍重進
入靈丘丙申其守將步軍都指揮使穆超舉城降以超為
右監門衛將軍夏四月辛丑潘美克雲州斬首千級田重進
破虜援軍於飛狐北斬首千級俘四百人壬寅米信破虜於新
城斬首三百級虜衆復集信兵稍却信獨以麾下龍衛卒二
百人禦之被圍數重矢下如雨信自射殺數人麾下多死
乃率從騎百餘大呼突圍殺數十人　等援之遂大破虜於
新城東　乙巳田重進遣牙校部　宥之以鵬翼為右千
駕部員外郎梁顥　贊善大夫馬務　於飛狐北殺首　命
左拾遺張舒同知　右千牛衛將軍領儒州　官宋吉並為
殿中丞掌書　仍旧賊乙卯田重進至蔚州　欽等殺虜首
蕭啜理及其守卒千人　度使取紹忠奉城降以崇儀使魏
袁知蔚州　州團練使彥欽平州團練使同知蔚州初王師
入虜境所向皆下啜理紹忠等懼不自安謀欲殺城中將吏
盡率其豪傑歸虜中存璋等知其謀乃先事而殺紹忠父美
為虜奉聖節度使弟紹雍為三司使紹忠領同州〻在西樓
南數百里有從虜主至遼樂河聞王師至遂為蔚州監城使
於是殺就存璋等初請降重進疑之先命荊嗣率猛士數十
人縋而入得實乃納其款重進軍之食嗣部降卒為華州虜
給之存璋等既殺虜黨虜孤城難守乃盡率其民吏詣重進
軍重進既撫之虜援兵大至副都指揮江謙妄言惑衆嗣即
斬之悉收城中輜重還集重進軍與虜轉戰時軍校五箄其
四悉以戰死至犬嶺嗣力鬭虜始却遂定蔚州是役也還民
之驍勇者號團結以禦虜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來歸上聞
而嘉之曰此等生長邊陲閑習戰鬭若明立賞格必大有應
募者乃下詔募民有能糾合應援王師者資以糧食假以兵
甲擒虜中酋豪者隨職名高下補署獲生口者人賞錢五千
得首級三千馬上等十千中七千下五千平幽州後願軍者
優與存錄願歸農者給復三年自是應募者益衆初曹彬與
諸將入辭上謂彬曰但令諸將先趣雲應卿以十餘万衆声
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毋得貪利以要遼虜〻聞之必萃勁
兵於幽州兵既聚則不暇為援山後矣既而潘美果下寰朔
雲應等州田重進又取飛狐蔚州兵勢大振每捷奏至上頗
疑彬進軍之速且憂虜斷粮道彬至涿州留十餘日食盡乃

退師至雄州以援供饋上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而却
軍以援芻粟乎何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之勿令復前引師
緣白溝河与米信軍接養兵蓄銳以張西師之勢待美盡略
山後之地會重進東下趨幽州与彬信合以全師制虜必勝
之道也而彬所部諸將聞美及重進累戰獲利自以握重兵
不能有所攻取謀畫蜂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乃裹五十日糧
再往攻涿州虜當其前且行且戰去城纔百里歷二十日始
至有虜首領万騎与米信戰相持不解俄遣使紿言乞降下
蔡令夫名抑聞督饋餉隨軍謂曰此兵法所謂无約而請和
也彼將有謀急攻之必勝信遲疑　虜復兵非戰後偵知果
以矢盡僅取　得涿州時方炎暑軍士疲乏　還師境上彬
初欲全師部　州斌懇言涿州深入虜必不利不若以此萬
彬從其言令彬擁　退無復行伍為虜　及之我師大敗
彬奇　南李繼宣力戰巨馬河　馬河人畜相蹂踐而死者
大夫劉保勳陷淖中其子　軍常從其後盡力拯之不能
出遂俱死　隨軍督芻粟溺於巨馬河　詔錄保勳孫巨川
正字宜于延世同學究出身癸酉潘美遣使部送應州朔州
將吏耆老等赴闕上召見慰撫之老人皆云久陷戎虜有衆
不得食有子不得存養不意餘年重覩月日並賜以衣服冠
帶丙子宮苑使王繼恩自易州馳騎至上始聞曹彬等軍敗

乃詔諸將領兵屯于邊召彬及崔彥進米信入朝田重進率
全軍駐定州潘美還代州曹彬等未至武勝節度使兼侍中
趙普手疏諫曰伏覩三月中忽降使臣差撥粮草及詳敕命
知取幽州遞後捷雖聞音未聞成事稍稍克復城及炎蒸師
老民疲实生疑慮伏念陛下聖略神功奉無遺策乎取浙右
力取河東十年之間遂臻康濟盍若獷當識非我敵蓋往彼島
奉難得而制自古帝王置之度外任其隨逐水草皆以禽獸
畜之伏料聖明何足介意此必邪諂附會蒙蔽睿聰致興不
急之兵願涉无名之議臣切見漢武時主父偃徐樂嚴安
所上書及唐相姚元崇獻明皇十事據其年代雖則不同量
彼是非必然無異專其録奏頻賜覽觀伏自大發驍雄往殲
兇醜百万家之生聚飛輓是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失業茲
所謂以明珠而彈雀為鼷鼠之發機所失者多所得者少之
中猶雖入手況是失多之外別有關心臣又聞聖人不凝滯
于物事无固必理貴變通前書謂兵久而變生此不可不深
慮也苟或更圖淹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便涉秋序內地先
困還庭早涼虜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當此際或誤
指呼臣今獨異沮衆之言深負彌天之過願明頒詔達議抽
軍聊為一縱之謀敢獻万全之策伏望陛下安和寢膳恵養
疲羸長令外户不扃永使邊鋒罷警自然殊方慕化率土歸

仁料彼契丹獨將爲往人何必勞民動衆費糧買刀有道之
事易行無為之功最大如斯弔伐是謂万全臣又思陛下非
次興兵必因偏聽小人傾側但解欺君事成則獲利于身不
成則貽憂于国昨来議取幽薊未審孰為主謀虚抗邪言搖
應彰露頗推首悪早正刑章所貴詐偽革心忠良尽心共畏
三千之法同堅八百之基臣欲露肺肝先寒毛髪遅疑数日
未敢措辞又念往哲昭終尚能尸諫 臣未死寧忍面諛国
知逆耳之言不是安 恩由殊異命直鴻毛將酬国士之知
荒棄市甘從此日之誅切祿 明聖特賜察量又以劄子
居民二皆客戸昨来差 根至莫州典桑賣 加善誘偶
赳厳 役夫定廣致逃移 姦人但説契丹時逢 昔株不
知蓄戎上下幽 可枉討若彼能同意縱切 而亦敗滅宜
安道事貴无和如 不武此益兩省少昌言之士實臺无
闕拾遺合専思于規諫天文暦家須預定 誤失之由各貢
珠遺之罪若無懲罰寧戒後来又言勾袖不同奔發一則我
无開志一則彼有欺心須作過防免輸姦便但令周施摒禦
小作程途縱遇交鋒何憂乏力只應信宿便達城池又言臣
猥蒙二聖之深知當兩朝之大用不惟此世應係前生礼維
限于君臣情寔同于骨肉是以凡聞啟沃固避危亡寔思陛
下本是天人暫来塵世是以生知福業性秉仁慈潛翻内裏
看經盤中戒肉今者顛思一朝之恋常隆万世之因如或未
止干戈必恐漸多殺害即自民愁未定戦勢方搖仍於夢幻
之中大作煩勞之事是何微類誤我至尊乞明聡于姦人頗
不容於首悪与言及此涕泪交流
上手詔賜普曰朕昨者興師選將止令曹彬等于雄覇果粮
坐甲以張軍威俟一兩月間山後平定潘美重田進等會兵
以進直抵幽州共力驅攘俾腥膻之薫遠遁沙漠然後控扼
險固恢復旧疆此朕之志也奈何將師等不遵成算各騁所
見領十万甲士出塞遠闘速取其郡縣更还即以援輜重往
復勞弊為戎人所襲此責在主將也况朕踵百王之末粗致承平
益念彼燕民陷于胡羯將救焚而拯溺非黷武以佳兵卿當
悉之也邊防之事已大為之備將来敢肆侵撓必當尽殲
醜類卿勿以為憂卿社稷元臣忠言苦口三復来奏嘉愧寔
深普復上表謝曰昨者臣未測事宜輒陳狂狷陛下親紓宸
翰答諭宸謀臣竊審思信為上策將師若先遵成筭固可平
戎但不副天心致茲敗事今既邊防有備更復何虞况陛下
登極十年坐隆大業无一物之失所見万物之咸康所宜端
拱穆清嗇神和志以无為无事 年自可逺继九皇俯覦五
帝豈必窮邊 較其勝負臣素断壮志别在衰齡固 忠純
上答覩者咸嘆其忠 上將軍張永德知滄州 衛上將

劉延譲 譲等皆宿将以罷 並命八月初代 所部兵護
送之時 南北皮室及五神 等曰今寇鋒益盛不 全兵
出大石路先入 日今雲州之衆先出我師次應州 即令
朔州吏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強 口以騎士援于中路則
三州之衆保万全矣 閤門使蔚州刺史王侁沮其議曰領
數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趣鴈門北川中鼓行而往馬邑軍
器庫使順州團練使劉文裕亦贊成之業曰不可必敗之勢
也侁曰君素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
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傷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
當為諸君先死矣 引兵自石䟦路趣朔州将行泣謂美
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将分當死上不殺寵以連帥授之兵
柄非縱虜不撃蓋伺其便将立尺寸功以報国恩今諸君
責業以避敵業當先死于虜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於此張歩
兵強弩為左右翼以援俟業轉戦至此即以歩兵夾撃救之不然
則無遺矣美即与侁領麾下兵陣于谷口自寅至巳侁使
人托登邏臺望之以為虜敗走侁欲争功即領兵離谷
口美不能制乃沿灰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即麾兵却
走業力戦自日中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即拊膺大慟再
率帳下士力戦身被數十創士卒殆尽業猶手刃數十百人
馬重傷不能進遂為虜所擒其子延玉与岳州刺史王貴倶

死焉業初為虜所圍貴親射殺數十人矢尽張空弮又撃殺
數十人乃遇害業既被擒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捍破賊以
報而反為姦臣所嫉逼令赴死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於
虜中乃不食三日而死業不知書忠烈武勇有智謀練習攻
戦与士卒同甘苦代北苦寒人多服氈罽業但挟纊露坐治
軍事傍不設火侍者殆僵仆而業怡然無寒色為政簡易吏
民愛之御下有恩故士卒楽為之用其敗也麾下尚百餘人
人業謂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倶死亡益也儻鳥獣散尚
可亡還報天子者衆皆感泣不肯去遂倶死無一人生還上
聞業死甚痛惜辛亥詔削美三任侁除名配金州文裕登州
贈業大同節度使賜其布帛千疋粟千碩録其子供奉官
延朗等五人及貴子二人十二月契丹将耶律遜寧號于越
者以數万騎入寇瀛州都部署劉延譲与戦于君子館會天
大寒我師不能彀弓弩虜圍延譲數重延譲先以麾下精卒
与滄州都部署李継隆合後殿綾急期相救及延譲被圍継
隆退屯楽 御前忠佐神勇指揮使鉅野桑賛以部所
主甲而虜援兵復至賛引衆先遁延 數萬人延譲得麾下
他馬 平州團練使知雄州 楊重進倶陷于虜 素知令
畨著使諜 路自救辛君少留 功私遺于越重錦 州賀
使君今畨先 逆之至其帳前數 邉事 今乃送死来耶

去重進力戰死之初命面　父子皆歿天下哭之重進太原
人也
丙午瀛州以聞延進詣闕請罪上知為繼隆所誤不責延繼
隆令中書問狀尋亦釋之東頭供奉官馬知節監博州軍聞
延進敗恐虜乘勝復入寇因繕完城壘治器械料丁壯糧芻
粮十有五日而具始興役官吏居民皆不悅其生事既而虜
果至見有備乃引去衆始嘆服初契丹復自胡谷入寇博代
州城下神衛都指揮使馬正以所部列州南門外衆寡不敵
副都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知州給事中張齊賢選廂軍
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感慨一以當百虜遂却走禽胡虜河南
而西先是齊賢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居無何問使為虜所
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慮美衆為虜所乘俄而美有候至云
師出并師行四十里至柏井忽奉密詔東路王師衂于君子
館令并之全師元得出戰已還州矣于時虜攻塞州齊賢慮
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
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虜遥見火光中有旗幟
意謂并師至矣駭而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士登寨掩擊大
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首二千餘級
俘五百餘人獲馬千餘匹車帳牛羊器甲甚衆齊賢悉歸功
於美然已未美贇以捷音來上優詔褒答後知漢贇未嘗接

戰與鈐轄劉宇僧罷為右監門衛大將軍
雍熙四年春正月初曹彬及劉延讓等相繼敗覆軍亡死者前
後數万人緣邊瘡痍之卒不滿萬計皆無復鬭志河朔震恐
悉料鄉民為兵以守城皆白徒未嘗習戰陣但堅壁自固不敢
禦敵虜勢益振長驅入深祁陷易州殺官吏虜士民所過郡
邑攻不能下者則俘村墅子女縱火大掠輦金帛而去魏博
之北咸被其禍上深哀痛焉丙戌降德音上以契丹頻歲入
寇將大發兵討之遣使往河南北諸州募丁壯為義軍京東
轉運使主客郎中李繼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　宰
相李昉等相率上奏曰近者分遣使　河東河南四十餘郡
凡八丁取一　以備戎事非獲已臣等竊聞　被邊之民世
習農桑罔知　應入情扇搖因而逃避　北闕悶臥因于戎
馬　之與吏始農作之　嚴敕續遣使臣皆所　即行法寇
奏取裁于是　觀仲春以來分遣使臣於諸州　氣方盛農
事正勤况屬久安豈可　是丁夫獻畝之氓本難拘率行伍
之內　習之有方終驗使之无効若嬀集益廣即經費　此
思之止為勞獘今寇戎出塞邊境已寧至于防秋須預經畫
望於將相之內選材謀之人付之兵权委以閫政精擇敏旅
分戍邊城優恤其妻孥激發其勇力至于保障城塞州郡官
豪逃東賢才貴成倚辦此外深溝高壘畫嬈鳴刁來則禦之

去則勿逐有備无患古之道也所集鄉兵雖衆何用况又河
南為内地人户非能便習武藝不可尽置戎行河北累經戎
虜頗有閑習騎射或可選置軍中望且於河朔緣边諸州點集
止令本处守捍城池河南諸州一切停罷上納其言詔詢文
武禦戎之策殿中侍御史趙孚奏議曰臣愚以為不用干戈
不勞飛輓為万世之利者敢献之說惟明主擇之五月乙丑
以侍御史鄭宣司門員外郎劉墀户部員外郎趙載並為如
京使殿中侍御史柳開為崇儀使左拾遺劉慶為西京作坊
使初開以殿中侍御史知貝州坐與監軍忿争貶上蔡令及自
涿州逕詣闕上書願効死北邊上憐之復授以故官開又上
書言臣受非常之恩未有微報年終四十胆力方壯今匈奴
未滅願陛下賜臣步騎数千任以河朔用兵之地必能出生
入死為陛下復取幽薊雖身沒戰塲无所恨于是上亦並用
文武戡定寇乱乃詔文臣中有武畧知兵者許换秩故開与
宣等俱被此命是月雄霸等州皆相告以虜將犯边急設備
寧边軍数日間连受八十餘牒知軍柳開独不信貽書鄭守
文陳五事言虜必不至既而果牒者之妄時上亡將親征
河北東路轉運副使王嗣宗上疏言虜必不至之狀上乃止
有白万德者真定人為契丹貴將統治遷兵七百餘帳寧边
有豪傑即万德姻族姓・出外境見之柳開因使說万德為

内應挈幽州納王師許以裂地封侯之賞万德許諾來請師
期使未及还會柘徙開知全州事遂寢全之西溪洞粟氏聚
族五百餘人常抄掠民口粮畜朝命設峽口查姻羊狀等七
寨禦之不能制開始至為作衣带巾帽選牙吏勇辯者有三
輩使入諭之曰尔能婦我即有厚賞給田為屋處之不然發
兵深入滅而類矣粟氏懼留二吏為質率其酋四人与一吏
俱來開厚其犒賜吏民争以鼓吹飲之居数日遣还与為期
并族而出不月餘悉携老幼至開即 居業作時鑑一篇刻
石戒之遣其酋 詔賜開錢三十萬
端拱元年秋八月乙卯朔甲子 充鎮州路都部署上 孫
弱明於動靜賞 廷以鎮定高陽 而来則出奇 驍勇者
閑以弓矢 制也又選廷臣押隊 毋騎置其士朕即以
驚前精 侯有必勝之策分布隊伍從兵擊 寨皆百戰百
勝之謀也自能隨機設 禁此十一月虜騎大至唐河北將
入冠諸將欲 書從事堅壁清野勿与戰定州監軍判四方
館事袁継忠曰大敌在近今城中屯重兵而不能剪滅令長
駈深入侵掠它郡謀自安之計可也豈折衝禦侮之用乎我
將身先士卒死于虜矣辭氣慷慨衆皆服中黄門林延壽等
五人猶執詔書止之都部署李継隆曰閫外之事將帥得專
馬往年河閒不即死者固將有以報国家尔乃与継忠出兵

拒戰先是易州静塞騎兵尤驍果継隆取以隸麾下留妻子
城中継忠言与継隆曰此精卒止可令守城万一寇至城中
誰与捍敵継隆不從既而虜果入寇易州遂陷卒妻子皆為
虜所掠継欲以卒分隸諸軍継忠曰不可但奏陞其軍額優
以廩給使之尽節可也継隆從其言衆皆感悦継忠因乞之
隸麾下于是推鋒先入虜騎大潰追撃踰曹河斬首万五千
級獲馬萬匹己丑捷奏聞群臣称賀上降璽書褒答賜予甚
厚至道元年春正月契丹大將韓徳威率数万騎誘党項勒
浪等族十六府大首領馬尾等自振武入寇永安節度使折
御卿率騎邀撃之大敗其衆於子河汊勒浪等族乗虜之乱
詐為府州兵躡其後虜大驚擾死者十六七悉〻其輜重涉
河而遁虜將號突厥太尉司徒舍利死者二十餘人生擒吐
渾首領一人徳威僅以身免甲子御卿遣使奏捷上召見使
者問破虜之状笑謂左右曰契丹小醜輕進易退朕常戒邊
將勿与争鋒待其深入則分兵以断其帰路從而撃之必無
遺類也今果如吾言左右皆呼萬歳初并代都部署張永徳
聞虜入寇以太白萬勝敌占之語其僚佐曰賊雖以年月便
利乗金而來及值歳星對逆兵家大忌彼當自敗不足慮也
坐客皆憮然及是嘆服

太宗 平交州

太平興国五年夏四月遣供奉官盧襲使交州時丁璉弟璿
尚幼嗣称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大將黎亘擅權叔近
璿於別第奪族禁錮之代總其衆六月知邕州侯仁宝上疏
言交州乱偏師可取願乗詔闕回奏上大喜驛召未發盧襲
還奏曰交趾内擾此天亡之秋也朝廷出其不意用兵襲撃
可謂迅雷不及掩耳今若先召仁宝其謀必泄蛮寇知之阻
山海為備則未易取也不如授仁宝以飛輓之任因令経度
選將發荊湖士卒一二万人馬驅而往勢必萬全上以為然
也七月以仁宝為交州路水陸轉運使蘭州團練使孫全興
八作使郝守濬鞍轡庫使陳欽祚左監門衛將軍崔亮為邕
州路都部署寧州刺史劉澄軍器庫副使賈湜供奉官王僎
為廣州路兵馬監舎水陸進討十一月黎亘遣牙校來貢仍

為丁濬上表自言狥將吏軍民之請已攝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乞朝廷賜以其命時孫全興等出師踰時上詰其止欲緩兵不報十二月全興等破賊万餘衆斬首一千三百四十五級六年三月又破賊軍万五千衆于白藤江口斬首千餘級獲戰艦二百隻甲鎧以万計於是侯仁宝率前軍先進孫全興等屯兵花步七十日以俟劉澄仁宝屢促之不行及澄至并軍由水路抵多羅村不遇賊復擅還花步賊詐降以誘仁宝仁宝信之遂為所害時諸軍冒炎瘴多死轉運使許仲宣馳奏仁宝戰沒且乞班師不待報即分屯諸州開庫賞賜給其醫藥謂人曰若待報則此数万人皆積死于曠野矣乃自劾有詔嘉納遣使就劾澄等會王僎病死澄与賈湜孫全興皆伏誅陳欽祚郭守濬崔亮責授團練副使贈仁宝工部侍郎官其二子田錫上表曰今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謂老師費財兵書曰鈍兵挫銳臣聞聖人不務廣疆土惟務廣德業声教遠被自當來賓願陛下念征戍之勞思用人之廣愛人惜力毋必兵以費財修德服荒毋畧內以勤遠承詔执事竟其灵誅又何必蕞爾蛮陬劳于震怒上賜詔褒奨仲宣既分遣南伐之師乃草檄諭交州明国威信期必再举亘惧教遣使入貢雍三年以亘為靜海節度使命左補闕李若拙不一昌与人仰太〻見旌以陷蛮使臣郎君下以帰亘又謂賁等曰此土山川邈遠中朝人乍歷之不勞乎賁對曰国家提封万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險固此一方何足云亘默然色沮

淳化元年正月命左正言宋鎬右正言王世則以加恩制書賜亘鎬等及境戍而擁從亘至展郊迎之礼亘欽馬側身問皇帝起居畢轡按偕行亘質陋而目眇自言近世与蛮寇接戰墜馬傷足受詔不拜信宿之後乃張筵飲宴有木塔其制樸陋亘一日同登顧曰中朝有此塔否地無寒氣十一月猶衣夾衣揮扇四年二月乙丑封亘為交趾郡王亘性凶狠負阻山海久之屢為寇害漸失藩臣之礼上以其服荒不欲問罪

至道二年五月寇如洪鎮巡檢使董全斌擊走之欽州如洪咄步如昔三鎮皆瀕海交州朝陽鎮民卜文勇等殺人挈家屬亡命至如昔鎮〻將匿之黎亘令朝陽鎮移牒來捕固不遣因去海賊連歲剽劫丁巳以太常博士直史館陳堯叟為廣南西路轉運使且賜亘詔書堯叟至遣李建中齎詔劳問亘堯叟又詰藏之勇之由乃令尽擒獲召潮陽鎮吏付之亘遂上章感恩并捕海賊送堯叟七月朝廷遣李若拙以詔書国信玉帶賜亘若拙至亘謂曰向者劫如洪鎮乃外境蛮賊皇帝知否若使交州果叛則當首攻番禺次擊閩越豈止如洪鎮若拙

微寄謂亘曰　上私聞寇如洪頻歸未知其所以然以足不拔自
交州牙校授之旌鉞固當盡忠以報豈有他慮及見執送海賊
事果明白然而大臣僉叙為朝廷建節帥以寧馭海表今海賊
敢為寇乃是交州力不能獨制請發勁卒數万會交州兵剪滅
使無後患上曰未可輕舉慮交州不測朝旨或致驚駭不若且
委黎亘討擊之亦當漸至清謐故不復會兵也亘愕然避席曰
海賊犯邊守臣之罪也聖君容貸未加誅責恩過父母自今謹
守職約永靖瘴海因北望稱謝

太宗平李順

淳化四年二月青城縣民王小波作亂蜀土富饒絲綿綺號官
天下孟氏割據府庫充溢及王師平蜀其重貨銅布載自三峽
輕貨紋縠即設傳置發卒負擔歲四十卒為一綱號為日進不
數十年孟氏所儲悉歸內府而言事者競起功利成都除常賦
之外又置博易務諸郡課民織作禁商旅不得私市日進上供
又倍常數司計之吏皆析秋毫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給由是
小民貧困兼并者益奪其利小波聚衆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
汝均之貧民多附者遂攻邛蜀諸縣殺彭山縣令齊元振貪
暴民尤苦之秘書丞張樞嘗使蜀奏縣官吏之不法獨稱元振
廉能朝廷賜璽書獎諭元振詔益恣橫與民為仇受賕得金帛
多寄民家小波既殺元振剖其腹實以錢刀　十二月西川都
巡檢張圯與小波鬭于江源圯死衆遂推小波之妻弟李順
為帥圯麾下兵四百餘人奔歸西川轉運使樊知古不受縱使
亡去賊勢由是日盛衆至數萬攻陷邛州又陷永康軍及雙流
新津郫縣縱火大掠留其黨守之進攻成都　五年正月甲寅

初右諫議大夫許　知成都府及還言于上曰蜀土久安其民流
宕易搖願謹擇忠厚者為長吏使鎮撫之時東上閤門使吳元
載　璩為成都元載頗尚苛察民有犯法者又禁民游宴行樂
人用胥怨王　捕戚于是東上閤門使郭載　日者潛告載曰
成都　可免載甚曰　行先是　城陷載與　入據成都　抵
劍閣南距　叔鈫南諸州命昭宣　安使率兵討之軍事委繼
恩　繫囚非十惡正賊悉得以便宜　始聞成都陷召宰相謂
曰宣料賊勢猖　罪罪在朕躬恐令隴蜀之民陷于塗炭去年
以來　數月此亦兵氣之應朕當部分軍馬旦夕討平之遂命
少府少監雷有終監察御史裴莊並充峽路隨軍轉運使　馬

步軍都軍頭勤州刺史王果率兵趨劍門崇儀使帶御器械尹
元師兵由峽路以進並受昭宣使王繼恩節度或言在本蜀人
不宜復遣入蜀上益倚信之　李順分兵數千衆北攻劍門劍
門疲兵裁數百都監西京作坊副使開封上官正奮勵士卒出
禦之會成都監軍供奉官宿翰領麾下救儉門道與正兵合遂
迎擊賊大破之斬首虜殆盡餘二百人奔還成都順怒其衆
悉命斬于城都門外初朝廷慮以援路為憂正等力戰破賊自
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入奏至上嘉甲辰以正為大宅
使劍州刺史充劍門兵馬都署翰為崇儀使昭州刺史　三月
甲寅詔王繼恩戒前軍所至處其賊黨敢抗王師即當誅殺本
非同惡偶被脅從而能歸順者並釋之倍加安撫　壬寅王繼
恩言王師由小劍門路入研口寨破賊斬首五百級逐北過青
強嶺遂平劍州　五月癸丑王繼恩言王師入綿州境賊衆望
風奔潰殺戮及溺水死者不可勝計　甲寅繼恩言克綿州
又言先遣内殿崇班曹習分兵自葭萌趨老溪賊万餘衆依險
為寨習擊破之斬首三千級擁入江溺死者甚衆遂克閬州又
言巡檢使胡正遠率兵破賊五千衆克巴州　五月丁巳繼恩
攻成都拔之破賊十万餘斬首三万擒李順及其黨詐詞吳文
賁等并甲鎧僭偽服用甚衆知梓州張雍初聞順亂即誅為城
守計則陳城中兵得三千餘令官屬分主之葺綿州金帛以實

帑藏銷銅鍾為箭鏃伐木為竿細布為索器械悉備遣觀察推官
盛梁請兵于朝既而都巡檢使盧斌以十州之衆援成都弗克
而還雍即委以監護之任順等遣其黨帥衆二十萬來攻雍與
數破之賊圍城八十餘日會王繼恩分數千兵來救賊始潰去
斌出兵追擊降者一万全又破賊數萬衆解閬州圍斬三千人
平遂州雍馳奏詔褒美斌在川陝六年以孤軍禦寇屢立戰功
表請赴闕　上遣使諭曰俟妖孽殄盡當召汝既而　集梓綿
漢三州境上武士往平之以　為諫議大夫知成都府有終由
盡我軍皆有節制師行至　天兩軍人以兇年　壘瀕江三
面　恐懼有終為益州　坊使馬知節　恩挾勢驕恣悉　節
守彭州配以羸兵　累乞師繼恩弗聽賊十万衆　至申衆寡
不敵士多死者遂暮退　賊徒非壯夫也即横槊潰圍而出休
至遂鼓譟以入賊衆敗去　上聞而嘉之曰賊盛兵　知節
不易當也擢益州鈐轄初尹元等入峽路首破賊三千餘衆於
新寧遂深入梁山廣安渠果之間捕斬妖集以未得進王繼恩
雖征拔成都而郭門十里外尤為賊黨所據為帥張餘謂王師
孤絶無援復嘯聚万餘衆攻陷嘉戎瀘渝涪忠万開八州開州
監軍秦傳序死之初賊衆奄至傳序督士卒　城既以危蹙日
甚長史皆奔竄投賊傳序謂士卒曰吾為監軍盡死節以守郡
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乎城中乏食傳序盡出囊橐服玩

内犒士卒而慰勉之眾皆感泣力戰既而賊眾日盛傳序度力
屈終不能拒賊乃為蠟丸帛書遣人間道上言曰盡死力戰津
口矢石如雨先是峽上復遣如京使白繼贇為北路都大巡檢
統精兵數千人晨夜兼行助討遺寇是月庚午繼贇入夔州出
賊不意与巡檢使解守顒腹背夾擊之賊眾大敗斬首二万餘
級流骸塞川而下水為之赤奪得舟千餘艘甲鎧數万計賊圍
施州指揮使黃希遷兵馬使黃延覇開門擊走擒獲百余人峽
路行營亦破賊于廣安軍又破賊于嘉陵江口又破賊於合州
雷有終・大軍抵合州境會尹元裴莊等領兵至遂克合州餘黨
之保渠州廣州梁山皆討平之陵州破賊五万眉州破賊十餘
万峽路行營破張餘眾二万復雲安軍中書以王繼恩有平賊
功欲以為宣徽使 上曰朕不欲令宦官干預政事宣徽使執
政之漸也 八月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名序立
宣徽使上以授之王小波李順之初作亂 臣慰撫給事中參
知政事趙昌 滋蔓殘失不決賊連陷 進討繼恩擁重兵
後奏音樂又令 輦用事恣横 不給軍士 亦 上屢遣使督
因召對賓福 之訖今三十年 所蜀兄不克預此 攻取
之策工善甚 卯卯 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度昌 別賜手札
數幅親授方畧焉 丁丑上 詔罷已初命翰林錢若水草詔
既改進即上奏冒若水曰朕為卿閫色可爭若水頓首謝因命

筆親寫數字皆引咎深切尤為之精當其畧曰朕委任非當燭
理不明致被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筦榷之利唯用刻削為
功撓我黎民起為狂寇又曰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改而更張永
鑒前弊而今而後庶或警余初昌言行自餘或言有及相不宜
委以蜀事上亟召宰相謂曰蜀賊小醜昌言大臣不可輕動時
已至鳳翔詔遣及之因留侯館以樞密直學士張詠知益州先
是蘇易簡言詠可屬西川事 上面諭之曰西川亂後民不聊
生卿當以便宜行事是日詠始至益州陝西課民運糧以給蜀
師者相屬于路城中無半月之食詠訪知民間舊苦鹽貴而私
廪尚有餘積乃下鹽價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
米數十万斛軍士讙言前所給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
好此翁真善幹国事者詠聞而喜曰吾今可行矣時四郊尚多
賊壘城門晝閉王繼恩日〻務飲宴不復窮討會衛紹欽亦以
詔書來督捕餘寇繼恩始令兵四出詠計軍食尚可支二歲乃
奏罷陝西運糧 上喜曰鄉者益州日以乏糧為請詠至未久
遂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
十二月戊寅王繼恩御軍無政其下恃功暴横張詠恐軍还日
或有意外之变乃密奏請遣腹心近臣可以彈壓王師者亟来
分屯師旅 辛巳命樞密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使馮守規偕
往召對後苑門面授方畧鑑曰益都新復卒乘不知君聞使者

鼎至易其戎伍慮積惧変生不測請假臣安抚之名　上稱善
鑑至成都継恩猶偃蹇不意朝廷聞其縱肆之行　上付以空
名宣頭及廷臣数人鑑与詠即遣部成兵出竟継恩麾下　亦
多遣東還皆継恩寺討捕残賊而監　民始莫枕矣

真宗祥符之

景徳四年十一月庚辰　中書以聞上拱揖不荅王　若非聖
朝丞平豈能振奪上曰　王欽若既以城下盟毀寇準上　欽
若曰今將奈何欽若度上厭兵即謬曰　幽薊乃可刷此耻也
上曰河朔生靈始得休息吾　忽復驅之死地卿盡思其次
欽若曰陛下苟不用兵則當為大功業可以鎮服四海誇示戎
狄也　上曰何謂大功業欽若曰封禅是矣然封禅當得天瑞
稀世絶倫之事乃可為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人
力為之者若人主深信而崇奉焉以明示天下則与天瑞無異矣
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此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耳上久之乃
可独俾王旦曰王旦得无不可乎欽若曰臣請以聖意諭旦宜
无不可乗閒為旦言之上黽勉而從然上意犹未決莫適与籌
之者它日晩幸秘閣惟杜鎬方直宿上驟問之曰卿博達墳典
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　上一日漫應曰此
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言偶与欽若同上由此意決遂召王旦
飲於内中歡甚賜以樽酒曰　此酒極佳帰与妻孥共之帰發視

乃珠子也旦自是不復持異天書封禪等事始作大中祥符元
年正月乙丑上召宰臣王旦知樞密院事王欽若等对於崇政
殿之西序 上曰朕寢殿中帘幕皆青絁爲之旦暮間非張燭
莫能辨色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朕方就寢忽一室明
朗驚視之次俄見神人星冠絳袍告朕曰宜于正殿建黃籙道
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朕悚然起对忽已
不見遽命筆誌之十二月朔即蔬食齋戒于朝元殿建道場結
綵壇九級又雕木爲輿飾以金宝恭佇神貺 未敢罷去適覩
皇城司奏左承天門 帛曳于鴟吻之上朕潛令中使二丈許
緘一物如書卷纏以 朕細思蓋神人所謂天降事天地孝奉
祖宗 睦續俗請和干戈 謹一日之所致 神告先期又
文 歲又言啓封之除 宜与卿等祗長改悔 隱之而使衆
不知也上 侍周懷政皇甫継明升屋對 受置書輿上復與
旦等步導知徹 知樞密院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 于
諱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既去帛啓 叟讀之其書黃
字三幅詞類尚書洪範老子道德経始言上能以至孝至道紹
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藏以金匱旦等
稱賀於殿之北廡是夕命旦宿齋中書晚詣道場旦趨往而上
已先至丙寅群臣入賀于崇政殿賜宴戊辰大赦改元文武官
並加恩改左承天門爲左承天祥符門擢護門親從官徐宗爲

十將賜衣服銀帯緡錢崇先觀天書故也己卯詔以天書降申
儆在位禪各揚其職以答天意太僕少卿直秘閣錢惟演獻祥
符頌 天書降翌日宗謁上皇 奉迎酌獻楽章優詔答之
甲戌兗州父老呂良等詣闕請封禪 令引進使曹利用宣勞
面諭之曰封禪大礼歷代罕行難徇所請良等進而言曰国家
受命五十年已致太平今天降祥符昭顯盛德固宜告成岱嶽
以報天地 上謙曰此大事不可輕議 夏四月辛卯朔天書又
降于大内之功德閣先是宰相王旦等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州
縣官吏蕃夷僧道耆壽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人請詣東上閤門
凡五上表請封禪 甲午詔於今年十二月有事於太山甲午
以知樞密院事王 欽若參知政事趙安仁並爲封禪経度制置
使初議封禪未決 上以経費問權三司使丁謂曰大計固有
餘矣議乃決 戊戌命惶城使刘成珪龍圖閣待制戚綸崇仪
副使謝德權計度封禪發運事綸上疏畧云伏望端守玄符凝
神正道参内景修行之要資五千致治之言建皇極以御烝人
宝大利而延圣筭仰答 天貺俯惠群黎上嘉納之有司言迎符
有壇祟告 圣之礼皇帝親行事又封祀 至太山下柴告昊天上
帝于圓壇如迎符告至之礼有司攝事之仪車駕至太山合至
望令太尉以酒脯幣帛於山下壇告至奏可遣使馳詣岳州采
三脊茅三十束備藉神縮酒之用有若人董皓識之校皓岳州

助教賜米帛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奏罷内帑所助錢八万緡于
是又請輦本路金帛錫東四十九万赴京東以助祀事上曰士
衡臨事有心力可奬也遂賜褒詔丁謂因請留士衡于澶州管
勾東　從之有司詳定仪注詔皆從之丙　安等分撰玉冊文
上諭之曰　符瑞皆來次述為民祈福之　万丙從之丁巳封
王　之六月壬辰詳定　廢非典礼具備　上告以將有　人
言來月上旬後　於是欽若奏六月甲　曳草上有字不能識
言　有御名馳告欽若欽若等就取　投中使捧詣闕奏至上
亟召王旦　迎即命旦為導衛使己亥旦與扶　奉迎天書人
含芳園之西門庚子群臣詣闕　殿辛丑上致齋壬寅備鑾駕
以出面拜殿下導衛扶侍自殿上奉天書至上前上再拜授陳
堯叟〻〻跪讀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
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歷遐歲讀訖召百官示
之復奉以升殿酌獻畢上先還旦等導衛扶侍至朝元殿上迎
拜入內時久雨頓晴景色澄廓殿中有雲五色讀天書次黃氣
如鳳駐殿上賜文武百官泰山醴泉秋七月封禪用玉牒冊凡
七丈思玉工言用玉追琢難成宰相請代以珉石及階州采進
上曰此珷玞之類自之為玉以奉天于礼可乎即遣中使編詢
玉工有趙崇者言太平興國中曾与衆工治玉為牒冊歲餘方
就寘崇政殿庫亟取用之己酉王欽若來朝獻芝草八千一百

三十九本皇城使劉承珪詣崇政殿上新製天書法物有鶴十
四來翔天書扶侍使可謂奏双鶴度天書輦飛舞良久翌日上
頓謂左右曰昨所覩鶴但于輦上飛度若云飛舞良久文則文
矣恐不為實鄉當易此奏也癸亥奉天書于朝元殿上齋令殿
之後閤上親習封禪儀于崇德殿辛卯有司宿設天書仗衛于
乾元門自宮中奉天書出乾元門升玉輅黃麾仗前後部鼓吹
道門威儀扶持使等導輦而行從臣望拜于殿下有頃上服通
天冠絳紗袍御輦發京師次含芳園之行宮上即詣昊天玉冊
前焚香再拜以枝召近臣觀衛士甲馬還營賜百官休假三日
中書樞密院一日上之巡祭也往還四十七日未常遇雨雪戾
冬之候景氣恬和祥應紛委識以為誠感昭格天地助順之致
也詔以正月三日天書降日為天慶節休假五日京師于
上清宮建道場七日宰相迭宿罷日文武官內職皆集賜會錫
慶院是夕京師長燈五日內先得刑用仍禁屠宰諸州建道場
三日群臣亦賜會丁謂請以天書降祥瑞編次撰贊繪畫于昭
應宮詔謂与龍圖閣待制戚綸陳彭年同編次其贊令中書門
下樞密院內制尚書丞郎給諫待制館閣官分撰先是詔有司
參詳百官拜表進名儀式且言慶成喬嶽歸美祖宗雖繫孝思
實為吉礼比之初上廟号理有不同按唐朝修入陵及述懿獻
二祖礼畢並皆稱賀欲望其日許百官詣閤門拜表賀從之

酉大宴含光殿旅也十二月命丁謂等編修封禪礼癸卯群臣
並以次章恩詔提點刑獄朝臣使臣不限品秩及諸班諸軍都
虞侯並與一子恩上自東封还群臣獻賀功德者相継推進士
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然願陛下謹于盈成不可遂自
滿上善其言即召試中書丙午賜同進士出身時知制誥周起
亦上言天下之毋常悉恬于逸安而忽于銳思願毋以告成為
恃上深納之昭應宮日役工数萬上以道里稍遠悯其負勞令
謂等規畫有言載以槖駝驴車有言舟運謂等請用車載為便
壬戌詔三司以空船給昭應宮運夫仍浚汴渠道一年秋七月
辛未以昭應宮為玉清詔應宮詔諸　軍監閑曠擇官地建道
觀並以天慶　脩材叔蓋者亦聽先是道教之　南人素崇重
及是天下始　士遊上言今營造就　之詔從其請　禪朝覲
瑞祥　二月右僕射判　有損鎮德及遠　辛丑森賢出判益
州　臣皆以陛下在堯舜之上　命出六月辛丑文武官將校
闕請祀汾陰后土不允表既三上　来年春有事於汾陰戊
申以知樞密院　祀汾陰經度置制使翰林李宗諤副之鹽鐵
副使李　衡又獻錢帛三十万以佐用度詔褒之己酉發陝西
河東兵五千人赴汾陰給役置急脚遞鋪出廐馬增驛傳遞鋪
卒增置八千四百五十人庚戌命翰林李士與大常礼院詳定
祀汾陰儀注有司定封玉冊玉匱度朝廷擇地為陷悉如社首

封祀之制從之戊寅詔西路行宮宜令仪鸾司止用油幔為屋
以脩宿衛不須覆以芦竹陳堯叟至汾陰数奏雲物之祥癸杖
啟入內高品江守恩守恩雖近侍上不貸以法論者以謂朝廷
至治行法不私中外莫不悚慶冬十月河中府民臣詔諸陳堯
叟言五世祖誠在德宗時夜夢人謂曰中條山蒼陵谷有爵宝
真文以金札之明當往取扶天書赤篆出可用太會如其言入
谷三四里夜覩黃光下有坦石碎之得黃金一斤卷書帛取藏
於家識手筆為識後二百餘年屡経大兵飢荒家独免吾其帛
長二丈廣九寸通判曹谷驗之云篆文非常体詞類道経庚戌
堯叟附中使趙教信入獻以詔為本府助教賜衣服銀帯退帛
庚申丁謂等上大中祥符封禪記五十巻乙卯告太廟奉天書
如東封之制詔天書仪衛副使王欽若趙安仁扶侍使丁謂龍
圖閣李士陈彭年與太常礼院詳定奉事天書儀制以聞既而
欽若等著為五巻之上龍圖閣侍制孫奭由経術進守道自處
即有所言未蒴神光之既上又至穆清殿王欽若等獻太山芝
草三万八千二百五十本己酉五色五色雲起嶽頂庚戌晝漏
未五刻上服通天冠絳抄袍乘金輅備法駕至山門改服鞾袍
乘步輦以登前一夕山下大風裂帝幕遲明未已及上之至天
氣溫和燭塵不動奉祀官黑撋習仪于圜臺祥氣瑞雲交相輝
映是夕山下罷鑾場辛亥享昊天上帝于圜臺命郡臣享五方

方帝神于封祀壇儀衛使奉天書于上帝之左拜中書侍郎周起讀玉冊玉牒文上飲
福拜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黃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
匱拜太尉王旦奉玉匱置于石䃌拜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
作監領徒封䃌上復登臺閱視訖還御幄司天監奏 遶壇月
有種氣宰臣率從官稱賀 振動山谷上即日還奉高宮百
戴黃氣紛郁壬子禪祭皇 儀上至山下服鞾袍 步輦上曰
接神在 前久陰晦風勢 霽嫋焰凝然 四方所獻 輸五
色云見鼓 奉高宮為會真宮 加号保生天尊青帝 使致
告癸丑有司設仗衛 高宮之南方九仗六尺高九尺 衮冕
御壇上之壽昌殿受朝賀中書 親諸軍校四方朝賀使貢奉
人蕃客父老僧道 大赦天下常赦所原者咸除之賜天下酺
三日改乾天縣為奉符縣太山下七里內禁樵採大宴穆清殿
又宴近臣及泰山父老于殿門賜父老時服茶帛始議肆赦上
謂宰相曰此赦与常時不同但常赦所不能行者卿等並錄出
條目共議之務令寬恵及民也丙子發陳喬以舍芳園時近輔
淮甸京東河朔之民自太山迎候車駕奔走以望天顔者道路
不絶丁丑車駕至自太山扶持使丁謂奉天書歸大內上御乾
元嘗阿附取悅上常問以天書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
有書也上知奭朴忠每優容之是歳時命向敏中翰奭令陳朝
廷得失奭上納諫恕輕捂薄斂四方頗施用其言 及將有汾陰

之役會歳旱京師近郡穀價翔貴奭遂奏疏言不可十事上遣
內侍皇甫継明諭以若復有陳其具條上於是奭又上疏曰陛
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不寧江淮之衆困于調發理須中安
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水息而夯振之盜必行北虜治兵不遠
邊境雖馳單使寧保其心昔黃巢出自凶飢陳勝起于徭戍隋
煬帝緣勤遠畧唐高祖由是開基晉少主智昧边防耶律光因
之猾夏今陛下俯納邪佞遠弃京師罔念民疲不虞人患渉仍
歳荐飢之 久廢之祠又安之飢民之中無黃巢 內無陳勝
之志乎肘腋之下无閻天驕之覬覦乎陛下 猖狂忽反澶淵
陛下 中山能捉鋒鏑侵軼卯 臣欽借 以先常 為継成
先 用付陛下則未常志而乃畀餅重奘求 謂主奇臣死為
空言以誣下 記鬼神終畢東封便訖西幸輕 死事往迓謂
已大成勳績是是陛下以 佞邪憑倖之資臣所以長嘆痛哭
也時群成教奏奭又上疏言五載一巡狩虞書常典觀民設教
義易明文何須紫氣黃云始能封嶽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今乃
野鵰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
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必不
信腹非切笑有識盡然上殿皇明不為細也疏入不報四年正
月乙酉親習祀后土儀于崇德殿初有司詳定止習壇上儀上
崇重大祀乃并廟廷及封石匱儀編習焉上以靈文叠降尽恋

欽承且欲垂訓子孫俾奉事之意為誓文乙未命刻石置玉清
殿　宮實待閣下丁酉車駕奉天書發京師壬申車駕至西京
戊午致齋辛酉具法駕詣于脽壇夾路燎火其光如晝角道盤
屈周以黃麾仗至壇次服衮冕登壇祀后土地祇備三獻奉天
書於神坐之佐以太祖太宗並配悉如封禪之礼即日還奉祇
宮鼓吹振作紫氣四塞觀者溢路民有扶老幼不遠千里而至
者或感泣言曰五代以來此地為戰場今日乃覩觀天子巡祭
實千載一遇之幸也詔以奉祇宮為大寧宮增葺殿室設后土
聖母像又遣官祭告河瀆壬戌御朝覲壇受群臣朝賀大赦天
下恩賜如東封例河中府特給復一年半建寶鼎縣為慶成軍
給復二年賜天下酺三日大宴穆清殿賜父老酒食衣幣上作
汾陰礼成詩就宴所賜之上作西嶽贊仙掌詩己卯車駕入西
京時途中屢有甘澍之應皆夕降晨止從官衛士无霑服之患
又農務方興耕民瞻望輿駕歡抃相屬上作喜雨述怀歌群臣
畢和陳堯叟李宗諤自河中府來朝言　初經度事至礼畢凡工
木工三百九十万餘止役軍士輦送粮草供應頓遞亦未常差
擾邊民巳未詔恭上汾陰后土廟額曰太寧以河中府進士薛
南為試將作監主簿首詣闕請祀汾陰者也六月己酉詔諸路
州府遣親屬奉方物詣汾陰者送斈士院量試本業授試秋奇
郎不就試者補三班借職如東封例乙丑刋御製大中祥符頌

於左承天祥符門五年六月壬子　清昭應宮使丁謂言天書
閣望柱起　黃白相間又吐白光若銀絲上　色上作瑞應詩
賜近臣　吏辦賜輔臣人一　祥瑞躬覩細務　于国李許
先令次　帝翌日　於延恩殿　自東南至掩蔽　天尊至冠
服如元始　人通天冠絳紗袍上再拜于　敬天尊与六人皆
就坐侍從在　欲拜六人天尊令揖不拜命設榻　甘白如乳
天尊曰吾人皇中九人一人也是趙之　再降乃軒轅皇帝凡
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生于壽丘後唐時七月
一日降下總治下方主趙氏之族今以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
生无怠前志即離坐乘雲而去及曙以語輔臣即召外殿歷觀
臨降之所己未礼示中外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兩
京未年下税放十之二諸路十之一賜致仕官全俸一年暮職
州縣官先經省者權增五百員任滿即停命薛定崇奉天尊儀
制以閏巳巳上天尊号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
大帝有司請以玉清昭應宮玉皇後殿為聖祖正殿東位司命
殿為治事之所辛未躬謝太廟六室詔圣祖名上曰玄下曰朗
不得斥犯以七月一日為先天節十月二十四日為降圣節癸
酉詔天下州府軍監天慶觀並增置圣祖殿乙亥詔上圣祖母
懿号元天大聖后戊寅改兗州曲阜縣為仙源縣建景靈宮太
極觀于壽丘以奉圣祖及圣祖母遣內供奉官周怀政与本州

長吏規度興作僕宮觀成日備　禮奉冊入宮觀之制皆南開三
門二重東西兩廊中建正殿連接寢殿又置道院齋坊其觀宇
之數差減于宮是月初置玉清昭應宮使命宰臣王旦為之六
年正月乙卯建安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成三月辛丑
國子監新修御書閣有赤光上燭長尺許判監孫奭以聞甲辰
奉像至上齋于長春殿百官宿齋於朝堂上具鑾駕先由宮城
西出天波門就宮門望拜權設幄奉安擇日各升本殿升建安
軍為真州鑄範圣像之地特建為儀真觀以御製大中祥符頌
真遊頌聖祖臨降記賜天下道觀從中書門下所請也七月判
承規卒謚忠肅承規性沈毅徇公上深所倚信尤好伺察人多
畏之上崇論命修祠祀飾宮觀承規悉預焉作玉清昭應宮尤
為精麗屋有小不中程雖金碧已具必毀而更造有司不敢計
其費及宮成追贈侍中以權三司使林特為修玉清昭應宮副
使特勤於吏職善承上接下每見修宮使丁謂　拜一日三見
亦三拜之與吏卒語噢噢惟恐　人旨盡力事無不集丁巳又
　亳州請大清宮詔從之辛酉　祀經度制置使翰林學士
命五使及遣計度　亳州官屬如汾陰記丙戌　閣待制
又將祠　宣以明皇為　足為深戒者非獨陛下也明皇之先
道亦　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詔　當時雖有罪已之言竟
悟已已晚　自竟悟柳頓虛華亦遠邪佞罷興　先為明皇不

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　丁謂自亳州來朝獻芝草
三万七千餘本七年正月壬寅車駕奉天書發京師丙午至奉
元宮齊于迎禧殿判亳州丁謂獻白鹿一并芝九万五千本己
酉三鼓具法駕赴宮時密雪驟霽自奉元至太清十餘里夾道
設燈籠燎左右執炬間之輝煌如晝上奉玉幣酌獻讀冊文命
太尉封石匱上又詣先天觀洞霄廣靈宮行香復至太清宮真
源觀周覽還奉元君肆赦亳州乙卯次應天府天書升輦有雲
五色如花木又黃雲如人連袂翔轉而行占云春雲如花木者
旺與德相生如人連袂色黃者子孫分土延祚之兆也扶持使
趙安仁請播為樂章以備歌從之丙辰升應天府為南京辛酉
車駕自至亳州乙丑詔自今天書在朝元殿車駕由右昇龍門
入自東上閤門就東階赴殿焚香與涉廣是以尽嚴恭之意所
司著為定式上宿齋于玉清昭應宮之集禧殿庚午行薦獻之
禮遂赴太廟辛未享六室五月壬辰命左僕射平章事王旦為
兗州景靈宮朝修使乙未詔模刻天書奉安于玉清昭應宮命
王旦為天書刻玉使王欽若為同刻玉使丁謂為副使兵部侍
郎趙安仁翰林學士陳彭年為同刻玉副使入內押班州周怀
政為都監修玉清昭應宮使丁謂表諸御製本宮碑頌及御書
額從之壬戌遣使齋御衆賜景靈宮朝脩使王旦癸亥旦入辭
又賜襲衣金帶鞍勒馬仍賦詩以寵其行詔自京至兗州察吏

治民隱听以使宜從事丙寅詔天書刻玉使副等詣内殿觀侍
詔盛亮摹寫本三函上皆跪受署案向敬中陳堯叟丁謂趙安
仁捧持王旦與王欽若对讀陳彭年詳字体初有司具儀上監
之增跪受親啟封又加上香者三再拜者八八月丁丑命内侍
都都知閻承翰奉安太祖太宗聖像于南京鴻慶宮辛卯内出
御札與天下臣庶尊上玉皇大帝聖号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歴
含真体道玉皇大帝以來年正月一日躬申薦告仍定儀式頒
下冬十月甲子以玉清昭應宮成詔賜酺左京五日兩京三日
諸州一日宮宇揔二千　一十區初料功須十五年修宮使
繪一壁給二炷遂七年而成　雲如蓋覆太初殿三鴻集殿
卯翰林李士晁迎上玉　宗操繼上景灵宮慶　善剠弟子亦
措神　奉祀紀三卷　金水后作土祠　道以屬玉清昭應宮
為三神山趣閣道錢　諫抗疏皆以為不可其宝符閣奉神
果實早趣視之　食之八年正月壬午明倫登　殿奉表入皆
尊上玉皇大天帝聖　天書于宝符閣塑御像冠服立侍上升
閣倫登　獻还御崇德殿受賀大赦天下八月癸未陳州言知
州桂容直李士礼部尚書張詠卒贈左僕射謚忠定上嘗称詠
木任將帥以疾不尽其用詠臨終奏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
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国門
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上亦不為忤云壬
辰盛度上聖祖天源録五卷因上言所編事迹應有未備願别
命儒臣就館閣群書更廣編撰以志先烈詔從之仍命王曾及
集賢校理晏殊與度同纂集九年二月壬辰命脩景灵宮副使
同玉清昭應宮副使戶部侍郎林特詣兗州景灵宮太極觀設
醮以營建畢故也宮觀揔一千三百二十二區詔獎監修内臣
賜工卒緡錢五月甲辰朔詔以來年正月一日詣玉清昭應宮
與天下臣庶上玉皇大天帝聖号宝册又以十一日有事于南
郊行恭謝之礼諸軍賞賜並以内藏物充三司勿催促諸路錢
帛諸　軍監无得以脩貢助祭為名輒有率斂丙辰以景灵宮
會灵觀及兗　州景灵宮太極觀成群臣　称賀庚申景灵宮使向
敏中脩宮使丁謂並加兵部尚書副使以下進秩各賜衣帶幣
宮宇總七百二十六區冬十月壬申朔詔以來年正月二日詣
景灵宮奉上聖祖崴号孔仪院言正月天書降用上元日朝拜
玉清昭應宮十月聖祖降請以下元日朝拜景灵宮著為定式
乙卯詔改來年元日天禧王欽若嘗自言通圓田夜起視天中
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至褒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他日位至宰
相既去視其字則唐司徒裴度也及遣遂好神仙之事常用道
家科儀壇場以礼神朱書紫微二字陳于壇上戊辰欽若言唐
績在鄭州祠宇毀坏欲自以家財完葺詔可仍録度孫坦為鄭州助教欽若又請以新廟編入祀典從之仍為文著其
事凡天書及諸祠祭皆欽若發之雖以濟其邪佞亦其素所蓄

積者黑也十二月壬申天御群臣上壽賜會用疏食有司備位
衛道門威儀鈞容樂導聖製玉清昭應宮頌赴宮辛巳召輔臣
至崇德殿觀所製真聖親作天書金鈴上服鮮袍命輔　司奉
玉皇寶冊衮服聖祖　長春殿中書樞密院修奉　儀其衛扱
竊安于崇德殿　寶冊衮服二聖絳紗　已亥上酌獻訖　宮
聖祖寶冊　宮
天禧元年春正月　礼是日上齋于景靈宮　宣讀天書之礼
丙辰　以樞密使王欽若為靈觀　事宰領于是王曾次當為
之　欲得此曾因懇　爲上頗不懌　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
謝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　陛下不知臣駑病使待罪政府臣
知義而已不知異也乙亥出聖祖神化金寶牌分給京城寺觀
及天下名山牌長二寸許廣寸餘面文曰玉清昭應宮天尊万
壽金寶有文曰永鎮福地其周郭皆隱起蛇龍華葩之狀封以
絳囊涂匣上親題署之十月辛亥翰林李士李維等上新修大
中祥符降聖記五十卷詔褒之賜器帛有差二年九月祥源觀
成觀宇凡六百一十三區冬十月乙未望三年三月戊午準奏
天書降乾佑山中蓋朱能所為也中外咸識其詐上獨不疑夏
四月辛卯備儀仗至瓊林苑迎導天書入內太子右諭德魯宗
宗道上疏畧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示化人君政得其理則作
福以報之失其道則出異以戒之又何有書哉臣恐奸臣肆其

誕妄以惑聖德也知河陽孫奭上疏言朱能者奸險小人偽塵
驅使蜂為牧伯皆由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
歸秘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唇腹非
無敢言者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搗言牛腹中奇書殺視得
書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讎二人皆坐誅
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奸誅于鄭
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
經寶券皆王琪田同秀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怵于邪說自謂得
寅動天神必福我天老君聖人也倘實降語固宜不妄而惠自
安使亂離東奔播越兩都蕩覆四海沸騰豈天下乎明皇雖僅
得歸闕復為李輔國劫迁卒以饑終皇聖壽無疆長生久視孝夫
以明皇之英　而禍患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性
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襃諛之說內惑寵
嬖外任奸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于閣上明日見
老君于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諂坐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
參政經氏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擁兵寶符安
能排難也今朱能所為或類于此願陛下思漢時之雄材法先
帝之　覽明皇之召亂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尤言妄得
有書天下皆朱能　尔乞斬朱能以謝天下佑縣大赦天下自
瓊林　月戊申祥源觀成　乾興元年九月　後所降天書

有日其刻玉副使　於內中供養則先　可留於人間當從莅
之議也
真宗經制契丹
上嗣位遣何承矩知雄州賜詔　永關思與華夷共臻富壽而
契丹　帝繼統之初和好以來礼幣不絕其後尅復汾晉　貪
地爲國主事信好不通今者聖考上仙礼當訃告汝任居邊要
洞曉詩書凡有事機必能詳究輕重之際務在得中承矩即貽
書契丹諭以怀徠之旨然未能得虜要領也時契丹多有降者
上頗優待承矩
咸平二年三月京西轉運副使朱台符上言曰陛下自天受命
與物更使授繼廷以節鉞加恭王以王爵咸使使者鎮撫其邦
惟彼契丹未蒙渥澤非所以柔遠能示昭王道之無偏也今已
訖諒陰將終祥祥中外延頸覌聽德音臣愚以爲宜以此時赦
契丹之罪擇有文武才畧習知邊辯說之士爲一介之使以嗣
位服除礼當修好往告諭之彼十年來不獲犯塞以臣料之力
非不足志欲歸向而未得其間也今若垂天覆之仁假來王之
使必驩悅慕義遣使朝貢因与之尽棄前惡復尋舊盟利以貨
許以關市如太祖　故事結之以恩彼必畏服兩國既和則无
北顧之憂可以專力西鄙繼遷當自革心而來手是一舉而兩
復也西北無事然後偷邊之兵可省進兵省然後費用節費用
節然後黎庶可安黎庶安然後政化可致陛下若欲訓兵練將
与之力爭臣不敢復有所云也若欲繼好息民以安社稷不以
此際成使而行之慮他日噬臍无名給端者漢高后時尉佗自
號南越武帝黄屋稱制与中国侔及孝文即位先遣陸賈馳傳
使之佗乃頓首稱爲藩臣夫漢文天子之尊也尉佗小国之君
也其所然者爲中国勞苦且以息戰伐也今契丹之勁過于南
越陛下之聖出于漢文蹤而行之事豈相遠哉台符又自請使
虜時論稱之何承矩奏虜寇邊上以問曹對曰太祖神武猶委
孫全興經營和好陛下初登極特承矩嘗給書導意臣料北鄙
終當復和上曰朕當屈節爲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体郎
久遠之利也七月甲申以傅潜爲鎮定高陽関行営都提營張
昭允爲都鈐轄秦翰爲排陣都監田紹斌爲押先鋒石普同押
先鋒楊瓊爲策先鋒樞密都承旨王繼英請車駕北巡上嘉納
之九月丙戌命繼英馳傳詣鎮定高陽関宣慰將士傅潜遣
斌石普等戍保州遇虜入寇普　之及夜普嗣未迹紹斌疑其
爲賊所困渡良庶可　千餘級獲馬五　使楊延　領兵趙
爲虜　潜每抑之不令遠襲　知代州今年移知忻州每見
入寇次第甚大臣和未信自八　虜兆甚衆又恐侵犯鴈門
路刑享亿軍度其　不輕退深恐大寒之際轉肆衝突臣愚乞
坐下御皇阮畢慶賞才行五七日間速起聖駕徑至鎮州躬御

六師奮揚威武勿生遲疑之慮勿聽猶預之謀周世宗及我太
祖太宗近事可法也況陛下諒陰三年礼無違者從此慎動其
誰敢當聖駕若通河北契丹當自引退四裔八夷无思不服正
在此舉矣　十一月乙未詔以邊境俘驍取來曰暫奉河北命
周瑩為隨駕官營都部署刘知信副之楊永遵為排陣都監石
保吉為北面行營先鋒都部署康廷翰副之上官正為鈐轄十
二月甲寅車駕發京師戊午駐蹕澶州辛酉以殿前都指揮使
王超權都虞候張進為先鋒大陣往來都提點馬步軍都軍頭
呼延贊馬軍都頭為先鋒濱州防禦使王榮為步軍都軍頭王
斬忠為策先鋒內出陣圖示赴考令識其部分甲子权大名上
禦鎧甲子中軍樞密使王顯副使宋湜分押後陣攢立數十里
威虜軍言契丹來寇出兵擊之敗其前帥河北民多驚擾兩實
遣屯田郎中李蟠等八人分往刑洛雄趙祁霸貝冀諸州遍詣
閭里諭以車駕已至大名連令歸業仍詔州縣倍加恤之府州
駐泊孫思恭与知州折惟昌鈐轄刘文質等引兵入契丹五合
川破拔黃大尉寨盡殺虜衆焚其帳千五百余所獲戰馬牛羊
万計鎧甲弓劍千事和河北轉運　裴莊屢奏傳潛无將畧恐
失機會樞密使王顯與潛供起攀附頗庇之莊奏至輙不報潛
屯定州緣邊城堡悉飛書报告急潛麾下步騎凡八万餘咸自
置鉄撾鉄鎚爭欲擊虜潛畏懦　守將校請戰者輙醜言罵之

虜　虜兩晝夜不勝遂引兵掠寧　騎出刑洛閒百姓驚擾
者踰月朝廷屢　詔廷　赴鎮　丞魏庠諭百官　若水言陛
下躬擐甲冑　今所切者御戎之策与將來　書以代謀為上
漢高祖將以用法　能料敵制戰也用法者何朝廷能賞罰不
私也　領數万雄師閉門不出坐着戎掠俘掠生民上則奉委
注之恩下則挫鋭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不能用法使
然也軍法曰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申明軍法斬潛以徇然後
擢取如王延昭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分路除討
孰敢不用命如此則不出半月可以全清邊塞然後鑾輅还京
天威攝於四海矣此所謂即今御戎之策也其將來安邊之策
臣不敢廣引前事太祖制之最得其宜伏望遵太祖故事遴擇
名臣分理邊郡罷招署之號使不相統攝罷巡檢之名俾通相
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邊烽罷警矣起居
舍人李宗諤言臣以為臨軍易帥拔卒為將鋭在此時有功者
賞于朝不用命者戮于市亦在此時也右司諫直史館孫何言
陛下嗣位以來訓師擇將可謂至多分閫授鉞者當以身先士
卒為心賊遁君父為耻而列城相望堅壁自全手握強兵坐遣
戎幕遂使腥羶得計蛇豕四行焚劫我鄉縣係累我黎庶陛下
虞人神之怨憤憫河北之生靈爰御六師親幸澶淵天声一振
虜騎四遁雖鎮戎道已通而德棣大半未戢此殆將帥未甚得

人邊奏或有壅遏鄰不相救援叔須俟筆輸之所致也此四者
當今急務也擇將帥則莫若文武之內參用謀臣防壅閼則莫
若先奏邊防陛見庭問令牧援則莫若督以軍令聽其便宜運
糧糗則莫若輕賫疾驅用技擊捷今大駕既駐鄴下匈奴終不
敢萌心南牧亦望董正勁兵把其要害則單于係頸不日可俟
矣右司諫梁顥言自古用兵之道在乎明償罰二柄而已昨者
命將出師乘偹塞而傅潛奉明詔握重兵逗遛宂禁逗延縱寇
守津閉塞還偷以自全銳卒精兵拘束而不用以至胡馬南牧
邊塵晝驚河朔之民沉移未息魏博以北蹂踐一空莫致蠹耗
者近李君柳沭殘妖未殄餘寇尚存此所謂以賊遺君父者也
人怨神怒罪不容誅威赦而不問則何以謝被死之民戒然而
不戮則何以懲用兵之慕以軍法論之固合斬潛以徇軍中降
詔以示天下如此則協前古之典章戒後來之　然後擇邊臣
之可用也就委用　昔于房州張昭允于通州皆　延召自中
山分兵挈虜求　保裔領赴之至瀛　遇使來趁兵保裔及久
廷召潛師以　左右請救傷　青而去范　里大破之斬首萬
餘級　可勝把餘衆遁逃出紫王崇　將才但能走馬馳射汪
怛怯敢　後發虜剽掠青者數十騎屯泥　所部畏懼河南岸
而還晝夜急馳馬不秣而遁　有四五上聞之遣使收瘞置崇
不問庚子車駕至自大名府三月手詔問備禦萬滅之策于知

開封府錢若水若水上言備邊之要有五一曰擇郡二曰蕃卿
兵三曰積芻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賞罰臣今奉此五事皆是
恩存大綱如可施行則當詳具條奏臣嘗見虞允論自古禦戎
元得上策臣切笑之以為王者守在四夷當務靜勝此上策也
哥謂先我知雄州何承矩亦上曰　臣聞兵家有三陣日月風
雲天陣也山林水泉地陣也兵車士卒人陣也今用地陣而設
險以水泉而設固建為陂塘亘連滄海浚有胡騎何　奔衝昨
者戎虜犯邊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士庶居即屯田之利
也今順安西至西山地雖數軍路綫百里縱有丘陵岡阜亦多
川瀆泉源儻因而廣之制為塘埭則可戢胡騎息邊患矣今緣
邊守將多非其才心不知書耳不聞善不守疆界動引國家生
貔虎之師莫遏犬羊之衆伏望遴擇疆吏出牧邊民厚之以俸
祿使充其心情之以威權使展其令然後深溝高壘秣馬厲兵
為戰守之備修仁立德布政行惠廣安輯之道訓士卒閑曰時
勸農耕畜芻牧以備凶年全長戟修勁弩謹烽燧繕堡戍以防
外患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此則邊城安堵矣且邊郡之人多負
壯勇識羌虜之情偽之山林之形勢望于邊郡置営召募不須
等其人才止求少壯武力今及百人俾契丹有警任智勇將統
而用之乃中国之長算也上以大兵之後叔遣重臣巡慰二河
六月命參知政事向敏中為河北東安撫大使枢密直學士馮

樞陳堯叟為副大使發禁軍万人翼從所至訪民疾苦宴犒官
吏十二月 詔沿边吏民斬虜首一級賞錢五千擒生者倍之獲
馬者給帛二十疋不堪帶甲者还之又詔河北民家二十三丁
籍一四丁五十籍二六丁七丁籍三八丁已上籍四為彊壯者
五百人為指揮使置指揮使百人為都置正副都頭二人節級
四人所在置籍擇善射者弟補校長聽自置馬勝甲者蠲其户
役毋募 勇敢團給附大軍為栅官給鎧甲四年六月 圖示
宰相北戎寇边常遣精 即有侵軼之患今盛選驍將 既能
挫銳則其餘望風不敢 斷粮道可選將 地南北 深可
使 鈐轄 是轉運使 風裁且不能多斂固拒之 飲耳望
都契丹兵衛也轉運 帥之命往々得罪故聞語及之 上默
然良久曰卿第去 勿憂朕自有處分于是 都轉運使人遂不
能要罪于望云十月北面前陣鈐轄張斌与契丹遇于長城口
時積雨虜弓用皮絃皆緩溫斌擊敗之殺獲甚衆斬近戎首伏
騎大起三路統帥未及進前陣兵少退保威虜軍已未詔高陽
關三路兵增騎二万為先鋒又命將五人各領騎三千陣于先
鋒之前別命步軍副指揮使莫州駐泊使晉桑贊領万人屯莫
州順安軍為奇兵以備邀擊馬步軍都虞侯北平寨駐泊都総
管劉綱領萬人以斷西山之路仍別儲為閫道內侍副都知閻
承翰齎示王顯并且戒之曰 設有未便當極言 以聞无有所隱

初議大兵陣于威虜軍會諜者言契丹猶未動故命悉徙于中
山已而虜遂入漁陽遍威虜試雖以前鋒獨克大兵訖不進討
上得捷奏甚嘆息焉詔桑贊分部下兵万人屯于寧边軍会北
面前陣兵居其後以前陣紘力戰故休息之何承矩請于乾寧
軍選銳兵東刁魚之自界河放平州以分虜勢從之十一月王
顯與契丹戰大破之殺二万余人獲其偽大王机軍成林相公
等十五人首級并甲馬甚衆餘皆奔北号慟滿野十二月丁卯
以虜退罷三路都總管兼河北之運已而虜數揚言入寇北边
將帥多請益兵增築城壘朝廷為之運強壯選侵駐又浚河渠
以省運置方田距海 以限胡馬扼要害募銳勇募強梁納降
附界兵寧歲六年四日入寇望都定州行营都總管王超石鎮
州桑贊高陽閔周瑩各以所部軍來援超先發部兵五百人逆
戰殺戮甚衆總管王继忠與虜戰居材自日昳至一夜虜勢小
却遂明復戰虜悉衆攻東偏出陣後焚絕粮道继忠率麾下躍
馬馳赴素衛旗幟虜識之圍數十重士皆重創殊死戰且戰且
行 西山而北至白城陷虜起等即引兵还定州虜遂劫掠郡
縣時李继遷徐河虜衆數十隊薄威虜魏能與戰斬之久而
德宣始至又 寇靜戎副使王 请合兵白將襲賊德宣不許雖
日出遊騎覘賊勢屢從寨而未嘗出戰上召德宣令樞密院問
狀以揚延昭代之 都失利上日 訪禦戎之策或言楊延昭

武事詢以謀畧而所上不適機宜狀聞或請令三路分兵杆禦
定州之北又徙高陽關　安軍控扼　鈕　分兵出三路
之五千騎屯保州楊延昭　張屯北平寨田敏張凝石延福領
掖城誘戰使其奔命不服若虜　令威虜之師与延昭會使
其腹背受敵乘便掩　不攻定州縱南　則復會北平田敏合
勢入北界邀其輜重令雄霸破虜以來互為應援又命孫全照
王德鈞裴自崇領八千屯寧邊軍李重寶趙守倫張継旻領兵
五千屯刑州扼東西路虜將遁則令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會
擊之又令石普統兵万人于莫州盧文壽王守俊監之俟虜北
去則西趨順安軍襲擊斷其西山之路如何然已合賊由東路
則命刘用刘漢凝田思明領兵五千會石普孫全照犄角攻之
自余重兵悉屯天雄命石保吉守之以張軍勢朕雖畫此成謀
以授將帥尚恐有所未便卿等審觀可否更共商榷李沆等曰
戰陣之事古今所難今所裁制尽合机宜上曰任人擇材頗亦
難事朕必就其所長而用之魏能性剛張銳善戰故使左能威虜
地最要害白守素久習边陷共司戎政庶其寬猛相濟也孫
全照好陵人取其嘗所保薦者与同事三路都鈐轄韓守英元
執守當使閻承翰代之承翰雖死武幹然亦勤于奉公也其他
遷用悉皆類此沆等曰陛下所任並中外素推許者况捨短取長
必能協心成績矣上曰已令將帥別上方略俟其奏至或先

可采即當依此施行壬戌遣使詣河東河北陝西近郡取器甲
美數徙置法边及順安軍後卒浚北平濠寨又以蒲陰縣當高
陽關會兵路葺其城俟奉宣謝德權兼掌其事德權一日乘傳
詣闕求對且言盜邊民庶多挈扶入城屈止前歲匈奴犯境傳
瞀閉壘自固康保裔被擒王師未有勝捷臣以為今歲戎人必
寇內地今边民聚屯一處尤非便利願速分戍鎮定高陽三郡
天雄城壁浚濠請急謂威之仍葺澶州北城浚清德軍城壘以
為備豫上変色曰此事非尔所當言德權曰臣又慮蒲陰上作
未息寇必暴至矣既而虜果圍蒲陰丁卯以工部員外郎裴侍
御史知雜事刘宗為河轉運使丙子徙知天雄軍事孫全照為
寧邊軍總管徙并代鈐轄一員率兵屯奇嵐軍從永興副總管
石普為莫州總管內僉支徙北面部總管兵屯天雄軍及邢洺州戍虜　屯順安　軍莫州北平寨兵屯
定州寧边軍屯兵深州鎮定兩路兵屯邢洺磁相　進上將親
征改也鎮安節度使　求詣闕面陳邊事曰伏覩　制置邊備
有　顕　道陛下　序虜未犯塞鳴鑾軽奉直　又意或者
獻說請復幽燕此　鄙不寧償北狄与之信援竟来　矣元建
議大事上下叶心本必成功令公卿士大夫　反庶人尚多異
同之說安可行之耶臣謂止可命將帥以待之訓士卒以傑之
堅壁以捍之按甲以待之必欲漢燕薊旧地則宜修文德養
銳同時利然後奉行天罰何往不克也

真宗澶淵通好

景德元年正月威虜軍莫州並言契丹晏王及南宰相皇太妃令公各率兵四万餘騎自鞏城川抵涿州声言修平塞事及故城上曰胡騎利戰野縁治城堡或非其意詔邊臣謹斥堠虜若有事于三城則併力城守部以大兵屯唐河令威虜静戎順安軍北平寨保州嚴兵應使仍廣門方由以拒戎騎若由未也則以修新寨爲名備兒水于定州二月辛酉以王顯之天雄軍府兼駐泊總管顯上疏請于文武群臣擇曉邊事者擢爲宣撫使委之方面武臣先以罪戾降黜者宜量叙用監軍厩臣不須多任十羊九牧古人所譏每歲防秋稍旅分屯三路合戰貴遣期會望中約不如遂薄並令將角相應自然軍威倍状人心增勇矣如威虜軍魏能破契丹于長城口　追北遇陽山斬級獲戎器甚衆四月詔能率其部兵攻順安軍詔高陽關都總管周瑩等會兵境上大詔北邊諸路選檢魏慶等赴高陽關東路李政忠等赴乾能寧軍荊嗣等會刘漢凝田思明等率兵至莫州順安軍七月又發河東廣銳騎兵赴鎮州八月乙未以参政吏部侍郎畢士安三司使兵部侍郎寇準並依前官平章事時契丹多縱遊騎剽掠深祁間小不利即引去倘徉無闘意準曰是狃我也願朝廷練師領簡驍銳分据要害以備之九月丁酉上謂輔臣曰累德邊奏契丹以謀南侵國家重兵在河北敵不可狃朕當親征決勝卿等共議何時可以進發畢士安等曰陛下以命將出師委任責成可也必若戎輅親行宜且駐蹕澶淵然澶淵郛郭非廣久聚大衆深恐不易况冬候猶遠更望徐圖寇準曰大兵在外須勞大駕暫幸澶河北所宜順動以壯兵威仍督路進軍臨事　制然更不越澶州庶合機宜不　緩葡若遂至澶淵必不可久駐　都總管知軍府事命王顯　大軍　澄代州副總管雷有終至　軍合寨于平定軍詔河北吏　所在後之仍頒當格庚申令　祁州路刘用各率所部赴滄州邢州屯寺戎人　邀擊之北面副總管王超等引大兵屯唐河契丹主　其母本國入寇其統軍順撻覽引兵掠威虜順安軍　魏能石普等率兵禦之能敗其前鋒斬偏將獲印及旗鼓輜重又攻北平寨田敏等擊走之又東趣保州振武小校孫密領十卒覘事中路遇虜前鋒密等射殺十人又殺其軍校獲所佩古羽林軍印使虜遂攻定州城不利而北是日撻覽與契丹主及其母令母及其母合勢以攻定州王超陣于唐河執詔書按兵不出戦虜勢益熾寇準言邊事奏虜騎已至深祁以東緣三路大兵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昭田敏等又在　虜軍等処東路別无屯兵乞先發大雄軍步騎万人駐其州令周瑩杜彥鈞孫全昭部分兵不足或止發五千人專委孫全照如　在近求便掎擊仍令關道行石普閻承翰相應討殺及募練壯人虜境焚毀族帳

詩蕩生聚多遣探伺動静以開燕振軍一安人心二張軍勢以
疑敵謀三以援石普關承翰軍威與邢洺相望足為犄角之用
又曰應從臣士不當与大戎事鋒原野決勝負萬一喪騎已營
是州以南即自定州發三万餘人俾桑贊等結陣南趣鎮州及
河東當有終所部兵由土門會定州審量事勢即至邢洺間為
與方可順動更勅王超等在定州翼城而翼城而陣以應魏能
等作會合之勢俟抽移定州河東兵附近始幸大名又曰万一
虜騎偶於鎮定之郊定州兵不可來邢洺之北漸被侵掠須分
三路精兵就差將帥會合及令魏能等迤邐東下傍城牽制虜
必懷後顧之憂未敢深入若軍駕不行益恐蕃賊殘害生民或
是車輅親奉亦須度大河且幸澶淵就近令易為置制會合控
扼寇準已決親征之議參政王欽若以虜寇深入密言於上請
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上復以問準二人在害準陽不知曰
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天子神武而將帥協和若車駕
親征虜自當遁去不然則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衆勞逸
之計我得勝算矣奈何欲委棄宗廟遠之楚蜀耶二人由是怨
準欽若多知準憚有妄有開說趁沮大事前所以去之會上欲
擇大臣　大名準因言欽若可任乙未　都捴會提奉河北
轉運司子　為虜所獲虜即授以官　利時虜母老　小校李
望都　不　非唯　遊常荷遷　奉德音唯以　好必與肩慈

俯從恩旨上　除六以和戎為利朕初即位　仙命使計告哀
則何承矩翰請因以為誠未交通不可強致又念自古獯鬻為中
原　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獷悍之性豈能柔服此奏
雖至要未可信也畢士安等曰近歲契丹歸疑者言國中畏陛
下神武本朝雄富常懼一旦舉兵復幽州故深入為寇今既兵
鋒屢挫又耻于自退故因繼忠以請蓋亦非妄上曰卿等言知
其一未知其二彼以無成請盟固其宜也然得請之後必有邀
求若屈己安民特遣使命遣之貨財斯可也所慮者關南之地
曾屬彼方以是為辭必須絕議朕當治兵誓衆躬行討擊耳遂
以手詔　繼忠曰朕丕承大寶撫育群民常思息戰以安人皇
欲守兵而戰武今覽封疏深嘉懇誠朕富有寰區為人父母倘
諧值革亦叶素懷詔到日卿可密達兹意共議事宜果有丞實
之言即付邊臣聞奏繼欲先遣使命先達上未許也丙子以周
瑩為駕東面具兵路都捴當杜彥鈞副之恭政敏為鈐轄蓍覇
為駕前西面邢洺路捴管王隱副孫全照鈐轄上召全照與語
命兼天雄軍及其冀等州鈐轄仍令察視北面事機全照言若
虜南遶魏城但得騎兵千百必能設奇取勝上賞其忠果是張
兵威乃詔用瑩若全照敵擊虜即合兵擊之虜騎數万入寇草
城川寺直軍使賈緣
車兵敗擊之翌日復至又敗之逐北出境時并代鈐轄高繼勲
并
率兵來援登高望草城川謂琮曰虜衆布陣不整將不才也我

兵雖少可以奇取勝先設伏山下戰合虜必南去尔起乘之大
潰無戢至寒光嶺伏發果敗自相蹂躪者万餘人獲馬牛橐駝
甚衆十月知府州折惟昌率所部兵自火山軍入契丹率州界
前鋒破大狼水寨殺戮甚衆生擒四百餘人獲馬牛羊鎧甲數
万計契丹方圍岢嵐軍聞敗即遁去以何承矩知澶州詔雷有
終等率兵赴鎮州契丹遣衆涉胡盧河而東詔諸將整兵為備
仍令岢嵐威虜軍保州北平寨總管衙深入賊境腹背縱擊以
分其勢令石隰路都監王汀率所兵部屯憲州如戎人自西谷
入寇即會代州總管折州駐泊兵拒之如岢嵐寧化軍入寇即
令麟府鈐轄韓守英率兵赴之庚寅命兵部尚書知青州張齊
令燕青淄　安撫使知制誥知鄆州丁謂兼鄆齊濮安撫使
轉運及兵司各令兵營內諸州　團以閑既而虜騎稍南民大
驚　時濟渦急取死罪囚斬河　分使並河執旗　引去而
謠能保　詔　深兵抗　受趙節度　都知秦翰果使　事已
已保莫州岢嵐威　是役也張凝司敏皆以偏師　克敵万計
獨提能遁進死功契丹已領攻圍瀛州蓋閭南乃其舊疆恐難
同　早遣使試知上謂輔臣曰瀛州素有備非所憂也欲先遣
使固亦充損乃令樞密院擇可使虜者王繼英言殿直曹利用
自陳倘得奉君命死無所避上曰契丹先露懇誠求結和好使於
兵間用亦無他然小臣聞命請行斯可嘉也乃授利用閤門祇

候假崇儀副使奉契丹主書以往又賜繼忠手詔丙戌虜衆寇
瀛州勢甚盛晝夜攻城擊鼓伐木之声聞於四面大設攻具驅
奚人負板秉燭乘墉而上知延州李延渥率州兵強壯又集貝
冀巡檢使普所部拒守逾十數日多所殺傷虜主及其母又親
鼓衆急擊矢集城下如雨死者三万餘人傷倍之竟弗能克乃
遁去其衆號二十万謀欲東虜抵兵其天雄軍十一月詔督諸
路軍及澶州戍卒會天雄軍自虜入寇河朔皆城守右贊善大
夫王峙知莫州常有破虜之志日閲戎又集強壯練習之開門
樵採如平日常上言寇若至必可邀擊願勿以一郡為憂於是
虜遊騎逼城輒擊走之發忻代州兵赴諸路會合召德清軍知
戎寇南侵不須固守率城中軍民並趣澶州仍令駕前排陣使
分兵應接以其介澶衛之間素不修治也兵寡少也辛酉命隨
駕兵自來日以次發澶州戊辰以李繼隆為駕前東面排陣使
葛霸副之孫全照為都鈐轄張昊為鈐轄石保吉為駕前西面
排陣使王隱副之秦翰為鈐轄王繼忠之戰于望都也張昊為
定州行營鈐轄率諸將間道往援比至城已陷昊与虜戰身被
數瘡殺一驍將逐明後戰而繼忠為虜所執昊還言天道方利
客先起者勝宜大舉伐胡并上興師出境之日上以問輔臣皆
言不可乃止車駕將親征昊方戍并代復奏邊事召還上曰契
丹入寇與卿所進北伐之日同悔不用卿策今須守澶州扼橋

而未得人如之何吳請行上喜命為東面鈐轄充全至澶州促
虜遣近奉漢既受盃誓諸環城浚濠塹以拒戎馬　功畢虜果至輸不解甲冑凡七十餘日庚午車駕北巡司
天言日抱珥黃氣充塞宜不戰而却有和解之象天雄軍聞虜
將至闔城惶懼王欽若與諸將議探符分守諸門孫全照曰全
照將家子請不探符諸將自擇便利　當有全照請當之既而
莫肯若六自分守門全照曰不　決南北相距二十里請　府
第保固心　大門北門　乃環　邊　卒　是亡　門力戰殺
　四虜遂陷德清　都虞候胡福等十四人並　在踰月不至
虜益南侵上　陵之謀告上宜且避其銳者上　入內問曰人
謂上曰群臣輩欲將宮家何之乎　速還京師準入對曰南巡
何如準曰群臣怯懦无知不異於向者婦人之言今虜寇迫近
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
士氣當百倍若回輦數步則万衆瓦解虜乘其勢金陵亦不可
得而至以上意未決準出召殿前都指揮使高瓊謂曰太尉受
国厚恩今日有以報乎对曰瓊武人誠願效死準復入对瓊隨
入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等遂申前議詞
氣慷慨瓊仰奏曰寇準言是且曰隨駕軍士父母妻子尽在京
師必不肯棄而南行中道即亡去耳願陛下急幸澶州臣等如
死虜不難破準又言機會不可失宜趣駕時王應昌帶御器械
侍側上頓之應昌曰陛下奉將天誅所向必克若逗遛不進恐

虜勢益張或且駐驛河南發詔督王超等進軍虜當自退矣上
意自決
甲　露寒　便且奏　念自許之矣然　馬可渡亦宜過為之
防朕貪怵不顧德義若盟約之際　北虜上天景昊諒必助順
可弃　以便宜從事虜既陷德清是日率衆抵澶州　陣圍合
三面輕騎由西北隅突進李繼隆等整軍成列以禦又面戒利
用以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貨財則宜許之利用对曰臣嚮使曉
胡語人密伺韓杞聞其衆聞謂左右曰尔見澶州北寨兵否勁
卒利器與前聞不同吁可畏也臣此行得熟察之妄有邀求必
請會師平蕩至虜寨虜　閩南故地為言利用輒沮之且請曰
若歲有南朝金帛之資以助　高正始遣曰今茲引衆而來
　圖則尔国之人有悔　已若北朝　息也　遠　意因　衛
大將軍　犹言曾利用所　悉具純忠露奏中矣而　持誓書
报　金帛之數如秋奏上謂輔臣曰韓杞與東之來　而不述
其主此蓋母專其政人不畏其主宜　母遂并致兩書又各送
未嘗恭渠金器等東之又言衆比歸恐其徐邀擊有詔諸路
總管及諸州軍勿輒出兵馬以襲契丹歸師利用之再使虜也
面請歲賂金帛之數上曰必不可以雖百万亦可利用辞去寇
準召至幄次語之曰雖有勅旨汝往所許不得過三十万過三
十万勿來見準〻將斬汝利用果以三十万成約而还入見行

宫上方進食未即对使内侍問所賂利用曰此數事當面奏上
復使問之利用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内侍入白三指加頰
豈非三百万乎上失声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及对上
亟問之利用再三称罪曰臣許之銀絹過多上曰幾何曰三十
万上不覺喜甚戊子上作回鑾詩命近臣和韋北寨勞軍召排
陣使李継隆石保吉宴射行宮亭咸賜襲衣金帶鞍馬仍奉酒
屬之継隆等皆引满因言曰契丹无名犯塞此蓋將帥非才致
勞陛下親駕戎輅冒犯雪霜當戎冦之深入也群僚常務城守
若非决于宸斷尽出禁衛號此則可保万年无事之谷状勁弩
控扼要害捷覧所將皆精鋭方為其鋒異其旗幟躬出督戦咸
虎軍頭戍環守状于弩弩才發捷覧中額是夜死虜之入冦皆
其酋謀遂大挫衄退却不敢動但時遣軽騎来覘王師丙子車
駕發李継隆使人告捷又言澶州北城門巷湫隘望且于南城
駐驛是日次南城以驛為行營將止焉寇準固請幸北城曰陛
下不過河則人心危懼虜氣未懾非所以取威大勝也四方征
鎮赴援日至又何疑而不往高瓊亦固以請且曰陛下若不幸
北城百姓如喪考妣簽書樞密院馮拯在旁呵之瓊怒曰君以
文章致位两府今虜騎充斥如此犹責瓊无礼君何不賦一詩
詠退虜騎耶即麾衛士進輦卯陛上遂幸北城至浮橋犹駐驛
未進瓊乃抗撾擊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至此尚何疑焉上乃
命進輦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黄龍旗諸軍皆呼万歲声聞數十
里氣勢百倍虜相視益怖駭馳騎傳報繁鼓讙譟漸久遁去民
被殺掠甚衆无守視之者上覧観营壁召見李継隆以下諸將
撫慰者久之賜諸軍酒食緡錢戊寅移御北城之行宮曹利用
赴虜寨見其国主群臣共議和好事議未决乃遣右飛龍使韓
杞持国主書與利用俱还十二月庚辰杞入对其書復以関南
地為請上謂輔臣曰吾固慮此今果然奈何輔臣等答其書言
関南久屬不可擬議或歳給金帛助其軍費以固懽盟惟陛裁
度上曰朕守祖宗基業不敢失墜所言歸地事極无名必若邀
求朕當决戦耳实念河北居人重有劳擾儻歳以金帛其不乏
朝廷之体固亦無傷答其書不必具言但令書利用與韓杞口
述可也賜杞襲衣金帶鞍馬器幣与利用同往上不然數十歳
後戎且生心矣上曰數十歳後當有能扞禦之者吾不忍生灵
重困姑听其和可也準処分軍事或書旨言文是謝曰使臣尽
用詔令戒事望浮速成上矣而甞為辛丑録契丹誓書頒河北
河東諸路始通和所致書皆以南北朝冠首号上乙亥知雄州
何承矩言將来契丹使入界欲令暫駐新城候接伴使至迎于
界首送之承矩又言使命始通待遇之礼宜得折中庶可久行
乃悉條上手詔嘉纳仍聪事有未盡者便宜裁処初命内侍右
班副都知閻承翰排辦礼信議者欲以虞衣冠賜契丹使者承

翰曰西北異宜各從其主俗可也上從承翰議二年十月遣度
支判官太常博士周漸爲契丹國主生辰使侍禁合門祗候郭
盛副之職方郎中直昭文館韓國華爲契丹國母正旦使衣庫
副使焦通使舍人焦守節副之鹽運判官祕書丞張若谷爲國
主正旦使內侍崇班閤門祗候郭允恭副之自是歲以爲常甲
午使臣自 入奏言榷場商旅貿易于北境契丹國主 受其
饋獻必還其直又設酒饌 結好事同一家道路永无虞 誠
亦可見然更宜謹棒 國母遣使左金吾衛經國母使 左金
五丞 誘引 之 使留 信遐述 乾興元年夏六月臣奉
号慟因謂其 無二十年息報登遐吾雖 慟又曰聞 皇當
少恐未 聞李何及薛貽廓至其遣朝廷 蕭氏曰汝可致書
大宋皇太后使汝名傳 真宗靈御于范陽憫忠寺建道場百
日下令國中諱 真宗諱易之遣殿前都檢宗儀節度耶律王
隱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知制誥馬貽謀李學英右金吾衛上將
軍耶律晉寧引進使姚居信來而慰左金吾衛將軍蕭日新利
州觀察使延休弔慰皇太后丁巳使者入見大行神御于滋福
殿院而進慰書于東漢承明殿進蕭氏書及其還也又辭大行
于滋福殿進詣崇德殿閤門使宣大行遺旨曰兩朝歡好務以
息民德及子孫承存誓約
真宗聖政

太宗至道三年三月癸巳奉遺制即位四月戊戌始見群臣于
崇政殿西序癸卯宰相呂端加左僕射甲辰太子賓客李至爲工
部尚書李沆爲户部侍郎並參政工部侍郎郭贄翌日求對懇
辭上曰金甌之地所寄尤重卿宜亟去上召輔臣問曰郭贄頓
留如何對曰近例亦有之上曰朕初嗣贊治大藩而不行則何
以使人乎遣之上謂宰相曰朝行中頗有淹滯之人如梁周翰
夙負詞名三十年蹄於衆僚甚可念也朕在所書多令楊億草
奏文理精當世罕儔者宜即加獎擢辛亥工部郎中史館修撰
梁周翰爲駕部郎中知制誥著作郎直集賢院楊億爲左正言
館職並如故事入西閤皆中書召試制誥三篇各一百字一篇
百字惟周翰不朝試而命焉乙卯群臣三上表請御正殿從之
五月丙寅始御正殿視朝御後閤事如常儀丁卯詔御史臺告
諭 人君有道政事戒勞軍事蔵否 柩建抗疏以開庚子詔
兆至藩未開九年之蓄 又詔三司及益歲給 准發運使
諸路轉 闕上初聽政 嬪御頗多 等曰陛下 月上謂宰
相曰 甚無益在朕薄德 乃爲瑞也辛丑詔天
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罷爲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先
是上即位若水以母老請解机務章再作乃德請入謝便殿命
坐慰勞入對苑中從容數刻上問近臣誰可大用者若水言中
書舍中王旦有德望宜任大事上曰此固朕心之所向也若水

好汲引後進惟重賢士上器如也其在樞密同年生有為縣佐
者每謁見若水必序齒而揖之上居憂日对輔臣于禁中每見
呂端等必肅然拱揖不以名呼端等再拜而謂上曰公等顧命
元老朕安敢上比先帝又以端膺倚洪大宮庭階陀頗峻命梓
人為端納陛秋七月乙丑御崇政殿召端等訪以軍国大事経
久之制端陳當世急有條理上聖嘉納丙寅令諸路轉運使更
互赴闕詢以民間利病八月己亥以曹彬為樞密使兼侍中罷
旋鉞戶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給事中夏　嶠並為樞
密副使上謂之曰近密之司典領尤重必素有名望端亮兼厚
者処之乃可鎮靜而責成彬以耆舊冠樞衡之首敏中及嶠攸
勤之兵機邊要有所望矣敏中明辨有才器通敏先是西北用
兵敏中專主謀議至于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嶠
仕藩府最旧故百加擢焉乙巳令曹彬赴中書札上彬請就樞
密院上以彬位兼左相特寵異之九月先是壽州献綠毛龜金
文繫然界道上以為界蟲而毛天意或有所警戒令宰相詳考
以聞于是呂端等言臣等寡聞安知天意然嘗聞于師曰聖人
之意與天符合苟慮思紃屬于一物必神靈昭顯有所啟爲
今神龜所得之地〻名壽春陛下須升皇儲實自壽邸由是言
之則是龜也特為陛下而生将使陛下後天而老既壽且昌
又龜在族義生乎陰介者剛物也　秋之類皆稟陰氣天或若

曰將　來處乎望陛下欽若天意殊　日則靈物之出豈徒然
上　以為龜有毛者文理　毛文理之華者豈　朕意為比部
員外　惟新所宜　李道唐虞之　施于君子任賢勿口愛而
知其惡憎　進退以血方　剛而　大行之惠茲合天地數錫
成漢文三宗之美不可同年　建議請增損旧改者上曰先
帝　名此數我兒有常德久于其道也冏極之　因淋泗沾衣
左右兄不敢咽而實護初分三司為院　三命官各判之以太
常丞王欽若判三司都催欠憑由司欽若新榆人和為亳州判
官監倉天久雨倉司以穀湿不為受民自遠來輸租食穀且不
得輸欽若悉命輸之倉且奏不拘年次先支湿穀即不致朽敗
太宗大喜手詔褒答因識其姓名及開封府以歲旱蠲七十縣
民租特有飛語聞上言按口官數收民情所蠲放皆不実太宗
不悅御史臺探帝意遣使達実乃詔東西諸州選官閲視亳州
當按視太康咸平二縣州遣欽若覆按甚詳控識言田実旱開
封止放七分已全放既而他官州所遣官並言諸縣放稅過多
悉追收所放稅物人皆為欽若危之踰年而上即位于是擢用
欽若因以其事語輔臣曰當此時朕以自惧欽若小官獨敢為
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欽若既為三司属度部員外郎毋賓古
謂欽若曰天下宿逋自五代訖今理督未已民病不能勝僕将
為蠲之欽若則夕命吏治其數翌日上　之上文驚曰先帝頗不

知也欽若 余曰先帝固知之始晉與陛下狀天下心乃上感卒
从其言十二月戊午年秘書丞句當事兆府三白渠孫勉上書
言九事一擇賢材二詢讜議三遠邪佞四務節儉五明賞罰六
謹号令七重使介八審為本九抑恩倖賜詔奬之尋 試校直
史館固初罷節鎮統支郡以轉運使領諸路事其分別未有定
制京西或為兩路又為陝府西北路淮南分為西路江南分為
東西路 湖南路或通置一使兩浙或為東北路其西南路其
西路實爰福建劍南初曰西川後分陝路西川又分東西路尋
并之是歲始定為十五路一曰京東路二曰京西路三曰河北
路四曰何東路五曰陝西路六曰淮南路七曰江南路八曰荊
湖南路九曰荊湖北路十曰兩浙路十一曰福建路十二曰西
川路十三曰陝路十四曰廣南東路十五曰廣南西路咸平二
年三月戊辰荊湖南北路始置兩使
咸平元年正月辛酉朔改元夏四月 路通久先朝每有赦宥
皆令獨 吏理納頗聞細民愁嘆甚亡 路轉運使州軍更悉
百 欽若之言也徐道久 由是眷欽若益厚 審官吏事權
甚 昕奏遠方 虐平之吏寬 端久被病詔免朝 為太子
太保戶部 郎參知政事李沆並平 至罷為武勝節度使已
飭罷為礼部尚書樞密副使 部侍郎寇 副使戶部侍郎
知政事翰林學士楊礪為工部侍郎宋 為樞密副使庚寅上

謂輔臣曰群臣衆有謗言達于朕所者詢之于衆似得其實然
人誰無過但能循省改革則為善矣朕固不以一眚棄終身之
用也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宮宮自理于上前
更十餘斷不服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上許
為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已彼所分財多汝所分財少
乎皆曰然乃命各署狀令安即遣兩吏送甲入乙家乙入甲家
货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遂止明日以聞上大說
曰朕固知非卿莫能定者上自即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
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付宮以次奏事至辰後還宮進食少
時後出御後殿視諸司事或閱軍士校試武藝日中而罷夜則
召儒臣詢問得失或至夜分還宮其後率以為常十一月戊午
上謂輔臣曰國家所俱檢仍為先節用愛人民俗自化張齊賢
曰當新大禹克儉于家老氏三寶儉居其一上之所好下必從
之好儉則国有餘財下不營則家余貲自然慶遐與行盜賊鮮
少豈之象登于富寿也二年二月辛丑太常丞判三司催欠
司王欽若表述上登位以來放天下逋欠錢物千余萬釋繫囚
二千余人請付史館上謂輔臣曰茲事先帝方欲行之朕奉承
先志耳因命學士院召試欽若及覽所試文謂輔臣曰欽若非
独敏于史事兼富于文詞今西掖闕官可特任之即拜右正言
七月吉乙酉上謂宰相曰制朝臣中有文詞明實丕育虛審遴

求進用者人之善否朝廷具悉但患行矣不至耳浮薄之風誠
不可長乃命降詔中丞御史臺糾察之閏三月庚寅詔有司力
後之先名營緝之不悉者悉罷之上以允里詔中外臣庶並直
言極諫詔書略曰朕累降詔書大開言路頗多叢脞罔副詢求
思得讜言以答天休善者必加甄賞否者亦為優容勿尚雕辭
復談鄙事時有上封事指中書過失請以罷免者上覽之不悅
謂宰相曰此輩皆非良善止欲自進當譴責以警之李沆進曰
朝廷比開言路 言之當理宜加旌賞否則留中可也 台輔
加蒙罷免乃是言事之 者矣四月丙子上謂輔臣 詢德行
則罕見其人夫德 忠臣孝子莫先德行 婦訟家財婿言妻
　且有遺書令其 酒酎地曰 對十之七 三給墳皆服詠
明 轉運使申溥德化忠 賊奔而入之十一月下御朝元殿
愛冊尊號 加門下侍郎戶部侍郎李沆 邊境騷擾取未月
暫幸河北 師甲子次大名府上御鎧甲于中軍經略 使王
漢分押後陣橫亘數十里三年戶部判官右司諫直史館孫何
出為京東轉運副使上疏曰國家共治之任牧守為本親民之
官令長為急前代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其遴選可知
也今則兼隋唐取士之法參周漢考績之制然而資蔭金紫居
千騎之長胥徒祗役門百里之封或月不知書或心惟黷貨屬
當盛世尤宜變革望今審官院吏部銓凡京朝官籍入仕者非

明經貢狀勿與知州々縣官流外出身者非有履行殊常不擬
縣令庶分流品用勸士民十一月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
事張齊賢與李沆並相情好不叶自負有致君之術每欲奏多
不見致議者以為殊間辛卯日南至群臣朝會齊賢被酒冠弁
欹側幾類仆殿上御史中丞勤奏齊賢失儀齊賢自陳因寒飲酒
傑之遂至醉頓首謝罪上曰卿為大臣何以率下朝廷自有典
憲朕不敢私甲午齊賢罷守本官四年六月壬子上觀稼北郊
宴射于含芳園都人望見乘輿拚躍稱萬歲呂蒙正曰車駕遊
幸百姓歡呼如此物情不可強致蓋陛下臨御五年務行仁恤
所以中外咸悅上曰但不擾之自然快樂蒙正又曰今秋大稔
太平氣象時和年豐即為上瑞上曰朕以邊事未寧勞民供饋
蓋不獲已也苟能選將練兵驅攘戎寇使不敢侵掠則近邊之
民亦獲安泰矣冬十二月丁亥幸龍圖閣召近臣觀太宗御書
及古今名畫御崇政殿閱瑩歩華所著元々論及國田圖謂近
臣曰往圖之道必以養民務穡為先朕常冀邊鄙稍寧兵革粗
足則可以力行其事使吾民富庶也十二月乙卯工部侍郎致
仕宋昂獻所著資理論論時政賞罰得失且言天下至廣宜急
採賢才以經治具儀限以常耗則英俊無由自達矣上曰昂已
退居猶貢直言可嘉也命以其書付史館乃錄一本留中六年
九月上又謂近臣曰比來論邊事意西北至于遠方殊俗要不

可憩如川廣荆湖常須剗斉軍伍以為邊備也十二月癸亥上
親問遣還名籍 因四千一百六人錫物八万三千 謂竊敘
通償減除率斂其數 廝拔國計為言上曰非理 于出納國
有司職也
景德元年六月丙辰秋或非素願因而 待緘詰闕庭 使到
州 其為首者 郎中還蕭殿中 郎邦太沖李玄太 國子
博士陳昭度太 若谷姜興嚴中丞皇甫 允崔遵度中舍曾
度將作 其姓名今閣門祇候崇政殿 閤每对必往澆仙釋
其詞氣或註文 為省府判官或升其差使為仲詠高家人物
帛第 州若谷南劍州涉虞城達度當川人也好事者因号越
等為二十四氣以北唐修文館學士四時八節十二月之數元
秋七月先是上召翰林學士梁顥夜對詢及當世臺閣人物顥
曰晁迥篤于詞學盛玄敏于吏事上不合徐問曰文行兼著如
趙安仁者有幾顥曰安仁材識英茂体裁疏遠求之具天未見
其比也頃顥卒乙酉以知制誥趙安仁為翰林學士玄余杭人
也後改名度流死中書無宰相上意欲擢任三司使寇準乃先
罷宿德以鎮之庚寅以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畢士安為吏
部侍郎參知政事士安入謝上曰未也行且相卿詎可与卿同
進者士安言準天資忠義能斷大事臣所不如上曰聞準剛使
氣可士安曰準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故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
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決而北狄跳梁未遵若準者正宜用也
不越月遂与準俱相九月詔諸轉運使副辨察所部官吏能否
為三等公勤廉幹惠及民者為上幹事而无廉聲清白而无治
声者為次貪猥者為下並列狀以聞從右司諫高伸之請
也三年三月己未太常丞有集賢院任隨上言上覽而加之乃
降詔曰國家設諫諍之官廣求之路蓋欲彌縫闕漏敷迪聰明
而処職者姑務因循罕聞奏議為尸祿曷副虛懷自今宜竭
節盡規悉心獻替罰之典斷在必行八月丁丑上謂王旦等曰
凡裁度機務當知本末狀每與群臣議事當務從長雖言 不盡
理亦優容之所冀尽其情也若果決行事若是為雅周世宗國
英主然用刑峻急誅殺過當享祚不永蓋不由此乎癸未詔以
來年春朝謁諸陵司天言歲在丙戌乃可行上謂輔臣曰今封
疆寧謐氣序始調所謂人情乎天道順也王旦等曰陛下虛心
求治屈己為民夷狄怀徠歲豐人樂此太平之應也咸再拜稱
賀上曰亦卿等之功也朕觀古今事若君臣道合上下同心何
憂不治今四方无虞卿等宜謹守經制當于出令耳四年二月
壬申前代內臣恃恩恣橫蠹政害物 秋賜与不使過分者罪
未嘗 等曰前代事迹昭然足 也內侍史崇貴書使渴有佐
官名昭度 命能採善惡罔 人未為厭 若等曰近 宸殿
有質皆著 翰為退恭宗為動 向史臣以進吉之黨 事進

尤宜區別善惡有　理論之以資世教五月　奏薦者王旦日
人之情偽罔　薦揚或稱其能而情排抑唐　已將以計去之
乃称其有將帥材而教玄宰敗軍　皆不以國家為慮者也上
曰若然則險偽之輩世所不能絕也六月上又謂樞曰吾覽仲
舒每言朝廷當選任英俊勿使沉滞下位及今本宮不即應詔
洎進之亦緩于衆人豈不畏言行之戾耶秋七月上謂輔臣曰
比詔庶言上殿不得以无名劄子奏事蓋慮邪說因緣交開而
近日以來殊无獻言者卿宜勤揖士大夫參閱四方事以聞詔
翰林遣歷工分詣諸國上山川形勢地理遠近付樞密每終兵
屯戍移徙租賦以備檢閱八月壬戌是月諸路皆言大稔淮蔡
間麦斗十錢粳米斛錢二百詔三院御史分大臺采聽声耄不
称職者具以名聞上封者言愚民无知信佛遇當謂捨財可以
邀福修供可以滅罪蠹害斯甚宜行宜止上曰習俗既久安可
遽絕然佛之為教本于修心若能悟理為益滋大又其教尚恐
則國君含垢亦其義也國君苟能憂勤政治惠養兆民不必像
設自為功德耳十一月丁丑上謂王欽若等曰近有西北使還
者言順安軍西至定州塘上尽墾闢菑稼豊茂民无差擾物價
甚賤惟當慎擇守臣使不生邊隙也馬如節曰西北二方久為
外患今契丹求盟夏臺請吏皆陛下威德所致且如唐室正觀
則元除為台世皆置兵申樹立屏翰皆不得其宜終成尾大之

患當今兵柄尽皆陛下掌握至于一命之士皆由指授上曰前
代末帝之君一亦多知德宗忌欲咸加天下知書自任群臣雖
復上言多所不恤以是人頗猜貳此亦可深戒陳堯叟曰唐太
宗與臣僚論事有不出太宗意太宗退有憂色蓋以天下至廣
深居九重不能周悉而群臣之見亦未及遂此太宗所以憂也
今陛下聰斷如流尚以為戒誠實天下幸甚
大中祥符元年三月上語輔臣曰京師遠近邇來漸事奢侈衣
服器玩多鎔金為飾雖累加條約終未禁止計所費歲不下十
万兩召三司使丁謂申明舊制參告者賞之自今乘輿服御
塗金銷金之類亦不須用
五月甲申上出　非多然幽　節用之一　爲二年四月　詔
雖咸價可更平　京市物價以故稍平　无事累歲豊稔若所
在　牧采賢犯慮在下位者思　知主峻用之既久不為朝庭
當即啟曰苟得其人則國之利也八月　甚還自東封社民
乃服以還車駕上見之慰遂令出俗為道士由是天下無敢犯
禁者
十一月丙辰上作文武七條賜文臣任轉運使以下至知縣者
武臣任部署以下至巡檢者賜養戰州縣場務官戎勵教又思
先朝以儒行篇賜近臣今可以并賜一軸三年三月丁酉上謂
王旦等曰自此郡肯好疆場不擬朕居安慮危固啟暇遂嘗著

文自警置之座右乃出貴康食珍田夫吟念農歎自戒箴以示
旦等上作念遣詩賜近臣和上謂輔臣曰將帥才難令文武中
閫派有人蓋不輕陣先由知之雖天下无事然兵不可去戰不
可忘古之道也四年五月兩浙福建荊湖廣南諸州循偽制戍
丁身錢歲凡四十五万四百貫民有子者或弃不養或賣為僮
僕或度為釋老秋七月壬申朔詔悉除之五年七月戊辰龍圖
閣待制張知白上言竊覧方冊見唐虞之制立四嶽十二牧于
是百工允釐百揆時敘又言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决史載
宣帝為明盛之主美其任人責成之王道之根本嘗曰與我共
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斯言也傳示不朽後之人孰不称
頌哉昔唐李嶠嘗云安人之方須擇守令見朝廷重內輕外每
除牧伯皆避命致詐欺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寔由
于此望于臺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請擬近侍率
先具宗眾閣侍郎嘗嗣立因而請行遂令以本官出領州郡伏
見浙江大郡方切擇人苟有闕員俾之承乏臣雖不肖願徒前
脩則方而非遠事故仍在倘以為允乞本而行上曰知白援引
故事請重親民之官良可嘉也然以某史外任方在要職不許
八月知昇州張詠頭瘍其　求入秘壬寅命薛映代之映至昇
州　租牛死租不得蠲上覧奏　遂詔諸州條上悉蠲之　條
方囿不能盡遺然之　拾參擇至道利于天　之意六年七月

言之耗上曰　卯詔諸路　達于淮　餘之則得均諸倉監
官等並　理為皆債但一界乾　庚子放宮人一百八十　祭
推官朱昌符等四百六　其中才不才未可盡知王旦　亦為
多矣然遺逢盛時登此件　何遠因書昌符即白符之弟閣六
月庚辰王欽若　準詔編修后妃事迹七十卷賜名彤管懿範
上謂輔臣曰長吏尤難其人要在洞達物情遵守條詔愛民知
暴而已吏庸而肆虐或貪而滋章或急捨斂以為公或矯取務
以為恕如此則何由致治耶十二月己亥以御製陳書詩并注
賜輔臣曰隋煬帝和平陳斬五佞人以謝三吳當時天下称賢
及其凡道乃過後主深可嘆也王旦等曰陛下情覌載籍褒貶
多關庶說皆取其規鑒徒佳興必稽其道語史籍必窮其事論
為君必究其治亂言為臣必志其邪正加以秉筆立言皆化人
垂世之作今之文章尔雅搢紳猶在皆聖訓所及也九年二月
乙酉上語宰相語唐開元天寶政治優劣因曰姚崇宋璟真明
相也明皇委之不疑誠為至當而過信國忠林甫深可惜也王
旦曰奸邪之人詆媚良善其言似忠人主雖辨而外人罕敢極
言以取禍故國忠林甫得以專恣人人君若能察論人而自進
者上可見其七八唐室頗危數矣而人歸唐德者賴祖宗仁恩
浸厚也秋七月辛亥飛蝗過京城上出死蝗以示大臣曰朕遣
人分于田里毛蝗皆已死有望日執政有袖死蝗以進未由蝗實

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為灾灾弭幸也又何賀
焉皆力請之旦固稱費可及　於是二府方奏事飛蝗蔽天有
墮于殿庭間者上顧謂旦曰使百官可賀而蝗若此豈不為天
下笑耶執政皆頓首曰王旦遠識非臣等所及也九年七月甲
子詔自今天下郡官職田並須遵守元制无侵擾客户遇灾沴
即蠲省之先是殿中侍御史王奇請藉納職田以助賑貸上曰
朕以此田均濟官吏　人各之用責以言謹耳奇未曉　留上
供米五十万以備飢年龜山僧智悟請就開宝寺　不雨上憂
形于色減膳祈禱分遣官致禱　和九月上謂　姓獲校軍士
中以愛民　此寔盡政　天禧元年春　上曰省灾異二
曰察黨与六曰謹　發常平倉粟置場十四　五月戊申詔以
仍歲蝗　量安撫所至不得宴樂游從　淂迎送殿中侍御史
振廓言　賑斛者歆誘令奉放以濟貧民俟秋成依鄉例償之
如有欠負官為受理從之八月上欲相王欽若王旦言旦今在
樞密院兩府任用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使南方之人當国雖
古稱立賢无方然必賢士乃可臣位君元宰不敢沮抑人此亦
公議也上遂止及旦罷上卒相欽若欽若嘗語人曰為王子明
故使我作相晚却十年二年正月詔諸路灾傷州軍並設粥賑
米宜粜以惠貧民三丙辰上謂宰相曰兩足麥茂豊稅可期貧
之民事頁極濟州縣先貸根種或恐吏即收理宜亟止之八月

乙未判三司都催欠憑由司左正言集賢校理宋綬言本司累
經恩赦除放欠負差官詳定内有事節未圓者九六十八州軍
兵六百七十三万貫石斤兩計三千二百餘八至今根磨未備
望令轉運司選官与長吏催欠官詳酌如合蠲免限半月聞奏
從之於是皆獲蠲免為三年四月己亥召山南東道節度使同
平章事判永興軍府寇準赴闕六月甲午左僕射平章事王欽
若罷為太子太保十一月庚辰屯田員外郎鍾離謹言切見諸
州長吏於境内兩足苗長即奏豊稔其後霜旱螟蝗灾沴皆隱
而不言上因朝廷下抑民偕請自今諸州有灾傷処即時勝奏
命官檢視如所部豊登亦須侯夏秋成日乃奏如奏後灾傷聽
別上言隱而不言則論其罪從之四年九月己酉以會灵觀判
官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呂夷簡為刑部郎中龍圖閣學士權知
開封府夷簡治開封府嚴辨有声上識其姓名于屏風意將大
用之也十二月丁酉上不豫久事多遺忘欽若先以太子太保
在東宮位三少上丁謂不悅因改授司空欽若晏見上問曰卿
何故不之中書對曰臣不為宰相安敢知中書上顧都知送欽
若詣中書視事謂令設饌以待之曰上命中書設饌耳欽若飢
出使都知入奏以无白麻不敢奉詔因帰私第有詔學士院降
麻謂　上但聞宣制亦不知悟也乾興元年春上崩于延壽殿
真宗陵名曰永定陵冬十　聖元孝皇帝于永定陵已書

真宗經制西夏

至道三年上即位　去王師侵城　疾卒　秦栗郎　宜廢閔
應詔上疏　錫栗利害有取舍灵武康　兵不與而較運　矣
今関西二十五郡　西稍然秋田夫種府庫　秋犯塞則朝庭
何備之臣　慶州兵判青送軍屯州目將　此年小麦也　閔斛
若有冦盜弄兵萧蒲聚嘯則臣　吳蜀閩越淮南湖南將有幸
灾而秉使者又言聞朝庭遣使往諭廷賊継廷聞朝廷皆哀亦
能奉部族大臨縞素受命貢奉謝恩即未聞乞守塞垣又未聞
乞帰朝闕大臣必有姦計必有藏謀〻〻之允藏計必先定翌日
又奏今灵州閉壁以待饋根不敢樂冦昨聞百官饋送粮草死
者十餘万人粮草二十五万到者七八万非我人劫掠之又非
戎人殺戮之也自相蹈藉或因敗叛奪飢餓既衆死亡還灵去
維援之以甲兵迎卸害之者士卒今関西人父哭子弟哭兄妻
哭夫悲哀之声感動行路冤枉之苦矜惻垂心非三十年生之
聚之教之化之未可以致太平也冬十月通進銀臺司田錫又
上疏曰昨楊允恭措置粮草車三千輛須推車兵士一千人允恭
事見九月内　盧之翰乞自京支撥銭四十五万貫度支奏五月下旬
灵州米斗十貫又須車子運粮是運工素無儲備夫請自京支
銭是帑庫素無積畜矣米每斗十貫是灵州今已餓殍矣米當
朝廷惜灵州有何所得弃灵州有何所失陛下宜精于所處断

在不疑十二月辛丑上訪宰臣以灵武事宜参知政事李至上疏
畧曰夷狄狡詐古聖人置之度外何必竭膏血較勝負灵州自
鄭文宝為因生事致朝庭旰食懷西顧之憂閔輔生灵困轉戍
之役積骸蔽野十室九空餓殍滿城邊戍尽殘帰然空壁老我
師徒而張賊待飼者不下五千送粮四十万而止獲六万此則
求欲固守不可得也臣料継若急攻不已則城危可知今幾而
未者欲竭我財用因我民力壁彼之計也當此之時若不改絃
易張則前日之患未艾也或言灵州者咽喉之地西北要衝安
可弃之反為敵有臣應之曰凡謂咽喉者必金城湯池也兵積
衆四出以邀之多方以挽之今則閉壁而已自困不暇何咽喉
之有我且藝手断腕事非得矣蓋所保者大况継迁之衆行逐
水草居无定所豈有如漢兵守碑必不然矣李継遷使修貢求
備藩任上　察其変詐時方在諒陰姑務寧静　官爵甲辰以
銀州观察使　内侍右班都知張崇貴鄭州防禦使遣还　說
知上意必欲　深西顧將議　遺命實　上甚　路
咸平四年十二月　通覚頃朝臣互执利　而呂蒙正王旦王
欽若以為　恐労民向敏中周瑩王継英　上以境土避邀雖
可遠度其所事　館洪湛待禁閤門祇候程順奇同往按視為
時　派危詔群臣議弃守之宜知制誥楊億即日奏疏畧曰臣
切見太宗朝命姚内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二人所統之兵

才五六千而已閫外事一以付之軍市之租不從中覆用能士
卒致命羌戎畏威朝廷無旰食之憂韃揚無羽書之警臣欲望
於武臣中選有將帥之才知邊禦之事者三數人各部諸郡量
其所將兵多除廩祿之外賜一大縣稅〻恣其犒設令開幕府
召髦俊為僚佐咨以策略勇力之士恣其指縱之用軍旅之政
許以便宜而行倘賊近侵邊群軍城援內屬蕃部並唇齒相援
腹背夾攻或戰馬正肥戎士思奮即召發內屬討虜生羌俘獲
之餘盡分麾下且戎人利於降附明立賞格募啓戰功即非賊
腹心稍稍奔潰親離衆叛事去運乖氣歷獨行雖與為伍但塞
外一胡人耳安能與大邦為敵哉若欲謀成廟堂功在刻漏臣
以為北虜方熟其財殖豊程犢之群如臂使指未可以歲月破
也須廢棄灵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討困之爾如臣之策亦得兩
三號將付三万精卒以數縣租賦給其用度分守邊郡賊近侵
可討日成擒朝廷可以高枕無事矣上訪於左右輔臣咸以為
灵武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州亦不可保上頗然之宰臣
李沆奏曰若賊不死灵州必非朝廷所有上憤然曰卿何獨
與衆異也沆曰臣請莫若發單車之使召諸將部分戍卒居民
棄其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
閏十二月　丙戌　西面行營　秦翰為鈐轄　上畫其
一置資　一遇賊即變而為　至則易聚而可并力　五年

正月甲辰以右僕射　渭鎮戎軍經略使判邠州令　駐泊兵
並受齊賢節度初慶州發兵　中丞鄭文寶素知西邊山川險
易上言必為繼遷所　已而轉運使陳緯果歿于賊〻進陷清
遠軍文寶時居母喪服未除即命馳召文寶詢其策略文寶因
獻河西隴右圖且言灵州不可棄於是遣王超西討乃詔復文
寶工部員外郎同勾當陝西隨軍轉運使事孫全照　至綏州乃
言築城非便朝論亦多異同丁丑詔知天雄軍工部侍郎錢若
水與并代鈐轄陳興乘傳詳度之倘有所利亟令施功如其不
然即可罷役三月李繼遷大集蕃部攻陷灵州知州內客省使
順州團練使裴濟死之濟在灵州凡二年謀緝八鎮興屯田之
利民甚賴焉及被圍餉道斷絕孤城危急濟刺指血染奏求救
大軍訖不至城遂陷四月錢若水上言綏州頃為內地民賦登
集尚須旁郡轉餉自賜趙保忠以來戶口凋殘今欲復城之用
工計百餘万又須廣屯戍兵倍于曩日且芻粮之給全仰河東其
地隔黃河及大小鐵碣二山又城下有無定河緩急用師輸送
艱阻且其地無險卒陣於此卿援以成算則前日虜衆侵奪必
能殺彼渠魁遏其壯勢又戎虜之退走也若會諸將襲逐必立
奇功陛下復念其猶盟許其修好安民息戰示以好生不令邀
擊闕其歸路臣等無以展尺寸之効上曰北狄自古為患倘思
平日憤恚盡欲殲夷則須日尋干戈歲有勞費今得其畏服義

息哉安民甚慰朕怀亦卿等之力也保吉進曰臣受命禦寇維
上稟宸略至于戎人侵突之際分布行陣指揮方略皆出于継
隆継隆曰契丹之敗並出圣謀然亘力用心躬率將士臣不及
保吉上曰將帥如此協和共圖無績軍旅之事朕復何憂契丹
維北去未即出塞頻縱游騎抄掠貝州天雄軍居民驚移入郭
詔高陽關副都曾曹璨師所部取貝冀路赴瀛州以張凝為沿
边巡檢安撫使李継和付之選天雄騎兵三万為鱗後継以躡
戎寇敵肆劫掠則所在合勢剪戮仍遣使諭契丹以朝廷為民
庶尚有驚擾由兵巡撫之意又賜王継忠手詔令告契丹悉放
所掠老幼　衛指揮使刘普領兵奉戎人車牛　赴等分三路
兵営在河南者　隆石保吉領之天雄軍始　然欲閉城拒之
王欽若曰　刑是成其叛　労飲宴　癸魏王　以雄　師是
日　曰不如此則　事王旦权東京留守　有陷虜者旦上言
国家挈　万頃出錢帛數十万贖其人　車駕發澶州張凝等
奏率兵至　北去不敢使掠峴得戎首與其母已送定遠軍王
且奏北朝以厥禁掘採仍乞詔張凝等无使傷殺北朝人上
謂輔臣曰昨尚狗群議發大軍會石普楊延昭所部屯布沿河
諸州邀其歸路以精税追躡腹背夾攻則虜必顛沛矣朕念天
石之下殺傷者多雖有成功未能盡敵自茲北塞常須益兵河
朔人民无日休息況求歡盟已議俞允若彼自踰盟約復奉于

戈因而警衆中外同憤使其覆亡諒亦未晚今張凝等出兵襲
逐但欲絶其援擾耳左右皆称万歲延昭嘗言虜頓澶淵去境
北千里許人馬罷乏雖衆易敗凡所掠掠悉在馬上願飭諸軍
扼要路掩殺胡兵殲即幽易數州可襲取也奏入不报延昭独
師所部兵抵虜界破古城俘馘甚衆李継昌至虜帳群情大感
悦館設之礼益厚即遣其西上閤門使丁振奉誓書未上戎戎
車駕至澶州初有澶州寇準每夕與知制誥楊億痛飲謔譟讙
遣旦上知之喜曰得準如此何復何憂乎時人比之謝安既而
曾利用與韓杞至行在議和准初欲勿許且畫策以進曰如若
偕算未倫番寇奔衛則难于固守況此州城邑焚毀无尺椽片
无所逼山林无巨木不堪採用徒為煩擾絶无所所已罷其役
若水復詣闕面陳其事上甚善納初若水率衆過河分布軍伍
咸有節制瀛為戎將所服上知之謂左右曰若水儒臣中知兵
者也尋復遣若水巡檢陜西沿边諸州所便宜制置边事及还
拜鄭州观察使李継廷復以二万騎進閣麟州金明巡檢使李
継周擊之未解麟州濁輪部署曹璨請濟師上曰麟州拠險三
面孤绝州將戮力足以禦賊但憂城中乏水既而賊果拠水寨
詔發并代石隰州兵救之李継迁率衆攻麟州四面負板薄城
者五日知州閣門祇候衛居實屡出奇兵突戦及募勇士縋城
潜往擊賊〻皆披靡自相蹂践殺傷万余人丁丑継迁抜寨遁

去壬辰上始閱麟州捷奏謂左右曰廷賊猖狂以來未嘗如此
喪敗加加以威虐曾從其衆若頻有斬級人心必離易為圖也
詔以衛居實為供備庫使通判以下並迁　各賜錦袍金帶仍
令藉立功將　而彼圍之際暴雨沿洽人皆　有泉水列寨為
防而垣墻　河東部井匠至州開鑿　部署以下詔書諭所
景德元年正月丁未李繼迁之陷西凉也都首領　支偽降繼
迁受之不疑未幾羅支遽集六谷蕃部及者龍族合擊之繼迁
大敗中流矢創甚奔還至靈州界三十井死其子阿移嗣位名
德明遣中使齎手詔諭西面緣边部署鈐轄等宜承賊迁既死
速圖報攻取之策飛驛以聞張崇貴屢請遣大臣至邏議趙德
明事五月甲申朔以兵部侍郎知永興軍府向敏中為鄜延路
緣边安撫使崇貴築臺于保安北十里許召戎人所親信者與
定盟約經置大小皆崇貴為敏中實總其議爲二年六月辛卯
鄜延路鈐轄張崇貴言趙德明以本表歸款令河西蕃族各守
疆界詔諸部如德明先所侵擾則勿縱兵出境甲午張崇貴自
延州入奏詔諭以繼迁昔時变詐之状令當使明德自為誓約
納靈州土疆止居平夏遣弟子入宿衛送署去官吏尽放蕃漢
兵及質口封境之上有侵擾者稟朝旨凡七事則授德明以定
難節度使西平王賜金帛緡錢四万貫疋兩茶二万斤給內地
節度俸祈回圖往來放青盐之禁凡五事仍遣閤門通事舍人
焦守節偕往呼德明親信示之如能順命即降恩制既而德明
使張浦諸崇貴等面議及致書疏但多邀求不肯自誓約也趙
德明遣其兵馬使賀守文來貢先是向敏中及張崇貴與德明
議立誓約久未决德明雖数遣使修貢然于七事執莫承順累
表但云乞先賜恩命徐議之時已有詔許德明毋納靈州既又
賜敏中等詔諭德明止遣子弟入宿衛及毋得攻叔西路進奉
蕃部縱有争執並取朝廷和断它約悉除之然亦不听回圖往
來及放行青盐之禁乙巳敏中等言二事苟不如約恐棄前議
請皆與之上以德明变詐難信倘務姑息必貽後患復賜敏中
等詔令熟討從來

景德三年五月丙午涇原儀渭鈐轄秦翰知鎮戎軍曹瑋等各
請出兵討賊上以德明累遣使修貢慮失誠信不許德明初請
命于朝瑋言繼迁擅河南地二　邊不解甲使中國西顧而憂
戚後更盛强難制願假臣　兵以河南為郡縣時不　其書
不報向敏中等　約但令遣長子親　得攻叔內屬蕃　事頗
為要切　願與之　空接取進奉　復賜敏中等詔令　曾攻
叔事狀付敏中亦當重作要約絶其　貢入奏趙德明遣牙校
言保吉臨終謂之曰尔當　納但連表上祈得請而已　禁難
宣命未許然誓立功効冀為異日嘗與　嘉獎為冬十月庚午
朔以趙德明為定難節度使　西平王給俸如內地又錄德明

詟表令渭州遣人賚至西京府晓諭諸蕃轉告甘沙首領辛未
以六宅使獎州刺内侍省右班都知張崇貴為皇城使誠州團
練使内侍省左押班都知賞其功也丁丑以内侍右班都張崇
貴為趙德明旌節官告使太常博士趙湘副之賜德明襲金帶
金鞍勒馬銀万两絹萬疋錢二萬貫茶二万斤大中祥符元年
正月戊辰趙德明嘗以飢上表乞粮数百萬上出其奏示輔臣
衆皆憤曰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約妄有干請乞降詔責之王
旦獨不言上曰卿意如何旦曰臣欲降詔與德明言尔土灾饉
朝廷撫御荒遠固當賑救然極塞芻粟屯戍者多不可輟易已
敕三司在京積粟百万令德明自遣衆來取上喜從既而明笑
詔望闕再拜曰朝廷有人臣不合如此

丁寇南遷之禍

天禧三年夏五月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寇準為
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保信軍節度使丁謂為吏部侍
郎參知政事故事節度使除拜當降麻翰林學士盛度以為參
政改屬外制遂命知制誥宋綬草誥辭謂甚恨為謂在中書事
準甚謹嘗會食羮汚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
乃為官長拂鬚耶謂甚媿之由是傾誣始萌矣四年六月丙申
以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寇準　太子太傅萊國公先是準為
為樞使曹利用議事有不合者輙曰　即利用由是銜恨丁謂
遂合謀欲排準翰林　鍾姻好而惟演女　豫雉于語言政事
固刘氏宗人　準必請　曰皇太子　固万世基本丁　臣
為冀上然之　且欲授德以代謂　翦燭致中外先知者　準
請罷政事上不記與準　知制誥晏殊入禁中示以　臣職也
乃召錢惟演須臾惟演　上曰當與何官惟演請用王欽若例
授準太子太保　曰與太傅又曰更與加優礼惟演請封國公
出袖中具負某以進上于小国中指萊字惟演曰如此則中書
但有李迪恐須別命相上曰姑徐之殊既誤召因言恐泄機事
臣不敢復出遂宿于學士院及宣制則非殊疇昔所見者不知
殊所見除目又何等也殊不以告人故亦莫得其詳云秋七月
寇準罷是日惟演又力排寇準于上前曰準自罷政轉更交結
中外求在用曉天文卜筮者皆遍召以至管軍臣僚陛下親信
内侍无不着意恐小人朋黨誑惑聖聽不如早令出外上曰有
何名目惟演曰聞準已具表乞河中府見中書未除宰相兼亦
關有許以再用遂不進此表上曰與河中如何惟演乞召李迪
諭旨上曰李廸何如惟演言廸才短不能制準惟演又言寇準
宜令早出外準朋友盛王曙又其壻作東宮賓客惟不畏懼今
朝廷三分二分皆附準矣廸既除相準為太子太傅萊国公如
故七月庚午以丁謂　馬制辭云　過零陵瑜大披　長聞而
責之曰奈何　其在道州晨具朝服　誦讀賓至笑語自若初

繇皆非上本意歲余上忽　準何也左右亦莫敢对上崩九
月丙辰以樞密副使周起知青州簽署樞密院事曹瑋環慶路
都部署曾句秦州兵馬起素善準而瑋亦不附丁謂謂惡之并
指為準黨故俱罷自寇準貶斥丁謂侵权至除吏不以聞迪慣
遇嘗慨然語同列曰迪起布衣十余年位宰相有以报国死且
不恨安能附权臣為自安計乎及議真欽上欲令太子以致令
大臣各兼東宮職時迪已帶少傅欲得中書侍郎謂执不可逐
草熟状為加門下侍郎兼少師迪加中書侍郎兼丞故事兩省
侍郎无兼左右丞者迪旧人當廷中書謂專意抑迪迪不堪
变色而起丙寅晨朝迪以謂改廷林特因論謂引守版欲繫謂
謂走得免同列極意何解不听遂入对于長春殿内臣自禁中
奉書置榻前上曰此卿　兼東宮官制書也迪進曰臣請不受
此命因斥謂奸邪弄权中外无不畏權臣願与謂同下憲司置
对且言寇準无罪罷黜朱能事不當顯戮東宮官不當增置人
錢惟演亦謂之姻家臣願与謂惟演俱罷改柄望陛下别擇賢
才為輔弼又曰曹利用馮拯亦相用黨上頗謂曰中書有不當
事即謂曰願以詢臣同列乃問任中正王曾皆曰中書供职外
亦无聽關事頃之謂迪等先退独樞密使副議之上怒甚乃命
学士刘筠草制各降秩一級罷相謂知河南迪知鄆州制書猶
未出丁卯迪請对于承明殿又請見太子于内東門其所言不

傳謂陰昌次入惟演恐謂出則己失援白上欲留迪戊辰謂以
戶部尚書迪以戶部侍郎歸班事頗迫遽其制詞舍人院所草
也筠所草記不行己巳謂入对于承明殿上詰所争状謂曰非
臣敢争乃迪忿詈臣尔臣不當与之俱罷願復留遂賜坐左右
欲設杌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杌子進于是入内都知
張景宗　知鄧守恩傳詔送謂赴中書　鄆州放朝辞即時赴
任時　相謂既復相其制亦卒　制筠不奉詔乃更召　敢揖
蓋有所愧也　臣曰昨夜皇后笑　敢應迪進曰迪不得
乾興元年　初從易以送　吉州從易因对时貶道州謂又
曰常以故事相之謂　州司馬寇準為雷州司户　使準坐與
怀政交通迪坐責太重丁謂熟視曾曰若停　以弟舍殿準曾
蹙然惟遂不復争知制誥宋　綬嫌其不切顧曰舍人都不解
作文字耶綬遜謝乞加筆削謂即用己意改定誥所称當兹
于犯之際属先皇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至沈劇皆謂語也謂
恶準迪必欲致之死地遣中使齎敕就赐二人中使承謂旨以
錦囊貯劍揭于馬前示將有所誅戮状至道州準方與客宴客
多州吏也起逆中使使避不見問其所以来月故不答衆惶恐
不知所為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
使不得已乃授以敕書即此錄事参軍借綠衫著之短靴至膝
拜敕于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及赴貶所州縣以竹輿迎之道

倹不能進準謝曰吾罪人得乘馬辛矣冒炎瘴日行百里左右
為之泣下既至吏献以圖経首載州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恍然
曰吾少時嘗為云去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今日思之人生得
喪豈偶然哉中使至鄆州廸聞其畏于他日即自裁不死其子
東之救之乃免人往見廸者中使輙籍其名或饋之食留至奥
扇弃捐不与廸客鄧余怒曰豎子欲殺我翁以婿丁謂耶余不
畏死汝殺我翁我必殺汝從廸至衡州不離左右廸由是得全
或語謂曰廸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好事書生弄墨筆
記事為輕重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始中使迫廸上道通判鄆
州范諷輙留數日為至裴祖諷正辞子也初丁未与雷允恭叶
比專恣内扶太后同列无如之何太后嘗以上臥起俛令内侍
傳旨中書欲独受群臣朝謁適在告馮拯等不敢决請謂出謀
之及謂出同列陳其不可且詰拯等不即言廸是稍失太后意
又嘗議月進錢充宮掖之用太后滋不悅允恭既下獄王曾欲
因山陵事并去謂而未得間一日語同列曰曾无子將以弟之
子為後明日退朝當留曰此謂不疑曾有異志也曾独对且言
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于絶地太后始大驚謂徐聞
之力自辨于簾前未退内侍捲簾曰相公誰与語駕起久矣謂
皇恐不知所為以 出癸交輔臣會食資善堂 頗哀請錢惟
演遽曰當致 惟演欺蹈反对永明殿 與允恭交通因出請

示之又出允恭嘗 因謂曰前附允恭 奏進方其 迁易
發 恭同議稱 此宗社之祖 帝新即位承誅 夫奏山陵
事耳太 命在中正言謂被先帝 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何
司西京故事宰相罷免皆降 草詞仍牓朝堂曉諭天下謂
所其妄作未必真有禍心然矣姿陰狡多陰謀得 要不可測
至曾以計傾之而公論不以為過也任中正弟允俱降黜坐営
救丁謂故也秋辛卯再貶謂崖州司戶參軍諸子並勒停始謂
命宋綬草冠準責辞綬請其故謂曰春秋无將漢法不道皆證
事也綬至從謂指然卒改易謂本語不純用及謂貶綬猶當制
即草詞曰无將之戒旧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 朝論快焉
謂初逐寇準京師為之語曰欲得天下平當拔眼中釘欲得天
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歳謂亦貶人皆謂報復之速天道安可
誣也謂𡨚崖州道出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之境上謂欲見
準〻拒絶之聞家僮謀欲報仇丞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
遠乃罷十一月錢惟演罷為太保大節度知河陽謂逐寇準惟
演有力焉序樞密直李士題名刊去準名曰逆準謂得罪惟演
慮并得罪遂擠謂以自解拯悪之因請出之
天圣元年九月癸卯始命準為衡州司馬準戊戌巳卒于雷州
非及知也其妻宋氏乞歸葬西京許之道出荊南公南縣人皆
設奈于路折竹植地掛帋錢焚之踰月枯竹盡出笋衆因為立

庙号竹林叢公祠五年冬南郊肆赦中外以為丁謂將復逺侍
御史陳狀上疏曰乱常肆逆雖小必誅左道怀姦有殺无赦丁
謂因縁險佞竊拠公台賄賂苞苴盈于私室威权請謁行彼公
朝引巫師夭術厭魅宮門易神瘢龍崗異消王氣令穆恭敍礼
漁汙推恩必慮潛輸琛貨私結要权假恩要衛異移善地李德
裕止因朋黨不獲生还盧多遜曲事王藩卒死牢役請更下原
赦工然之八年冬壬辰以丁謂為道州司戶叅軍始南郊肆赦
中外謂必將內徙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列陳言彼擅移
子陵域將不利于君親只合取彼頭顱存之郊庙殿中侍御史
張錫言謂姦邪弄国罪當萬死寘死可憐由是止徙道州

景祐四年庚辰光州言秘書監致仕丁謂卒王曾聞之語人曰
斯人智数不可測在海外猶得用詐还　數年未必不復用天
下　非幸其死也天圣三年十二月　家寓洛陽當為書告克
人致于西京審守村　燁得書不敢私即

真宗平王均

西川李順平後人心未寧益州鈐轄符昭壽彥卿之子也驕
恣不親政務有所裁決但令僕隸傳道多集錦工織作纖毫
所須輙配市人踰半年不給其直又縱部曲掠取之廣耀稻
麥敗即勒僧道僧僕使乘勢凌忽軍校其下皆怨知州右
諫議大夫牛冕寬弛無政時神衛軍戍成都者兩指揮都虞
侯王均及董福分主之福御衆整肅故所部優贍均好飲博
裝悉以給費
咸平二年十二月甲子冕與昭壽大閱于東郊蜀人喜遊觀
兩軍衣服鮮樊不等均所部皆愁憤出不遜言戊寅晦冕具
酒殺犒其牙隊而昭壽無所設軍士益怨故趙延順等八人謀
作乱三年正月己卯有中使自峨眉山还京師昭壽戒馭吏

具鞍馬將出送之延順等乃悉解庭中馬韁使跳躍庭下暘遂而禁之呼喧之際延順率其徒往登聽事擊殺昭壽并其二僕挺甲仗軍取兵器旻聞变皆逃竄使張適同縋城出彭漢州推都巡檢劉紹榮冐其格闘或欲奉為主紹榮罵曰我燕人也比弃虜歸朝肯與汝同逆耶亟殺我〻寧死義也延順等也未敢加害都監王澤聞变召王均謂曰汝所部兵亂盍自往招安延順執昭壽首未知所適忽見均至即率衆踴躍奉均為主指揮使孫進不從命殺之餘兵及駿猛威武軍悉合而亂紹榮縊死均僭号大蜀改元化順置官称帝設乘輿以神衛小校張鍇為謀主陷漢州 牛旻等奔東川均攻綿州不能克直趨劍閣知劍州秘書丞李士衡初聞寇作乱以州城難守焚倉庫運金帛東保劍門均至士衡與劍門都監裴臻逆擊敗之斬首千數級民之脅從者率多奔潰士衡招接昭降得數千人餘悉置麾下示以不疑均衆乏食疲弊不敢由故道經陰平还成都時上北伐聞均反即以雷有終知益州李惠石普李守倫並為川陕招安使師步騎八千討之初知蜀州王怀忠聞成都乱時調鄉丁會兵進攻成都戰不數合怀忠兵勢不敵均致敗績王均復入成都二月怀忠撤諸州調軍民再攻之賊稍却賊黨三道來攻出官軍後怀忠分兵抗之斬首五百餘級雷有終等自漢川与張思均師大衆進封王均閉城偽為遁狀有終等率兵 遽入賊 閉門發伏李惠死之有終等緣堞而墜獲免四月王均自昇仙橋來襲官軍有終大敗之殺千餘人初張詠聞旻代己曰非撫衆材既而果然八月乙卯王均自昇仙橋之敗撤橋塞門雷有終等以官軍至清遠江浮梁而過渡直抵橋下于北門之西奪旧草場因築壘為依據為土山分設鹿角造梯衝洞攻車攻具石普専主之高繼勳張與孫正辞攻城東上官正李繼昌王杭攻城西楊怀忠與巡檢馬貴攻城南賊黨趙延順尺駈冤黨以拒官軍既而延順中流矢死神衛軍使丁罕重代延順拠東城門接官軍又射殺之然每攻城則雨甚其城滑不能上官軍乃丁大為洞屋攻城者賊又鑿地道出掩之多溺壕中死者千餘軍势小衂賊大晏其兇黨歌吹之聲达于城外時方暑濕攻城之人多疲疾有終市乘他州自和合療之詔復遣洛苑使入内副都知秦翰為兩路 賊招安使翰既至与有終計設于城北魚橋別築土山是月克城北羊馬城遂設鴈翅敵棚復洞車以進逼羅城賊亦設敵棚号喜相逢樓九月戊寅官軍焚其敵樓賊衆始奪乃築月城自固均誓衆天愬悩無聊其偽宰相張鍇者性狡猾素習陰陽以营惑同惡先是均每日言大軍若至我當先路出迎自陳被脅之狀鍇聞之即擇軍中子弟署奇班以防守均不令与人接于是

詔遣均子侄親族至城下招降官軍射箭門鑰鍇得箭即令焚之均皆不知也王均多為藥箭射官軍中者必死雷有終募勇敢士穴城闇道叢毯秉燧而入悉焚其守具于東西北寨鼓譟攻城有終与石普分主二洞屋以進普已穴城暗門城門賊鑽戟拒路衆未敢進有二卒出請行許以厚賞乃麾戈直衝賊鋒稍靡遂克其城有終登樓下瞰賊猶以餘衆寨以天長觀前審設樂於文翁坊高繼勲曰轉運使馬亮頗得稭秆油枕乃合衆執長戟巨斧秉炬以進悉焚之楊怀忠又焚其天長觀前寨追至太安門復敗焉前後殺賊三千餘人是夕二鼓均領餘衆出万里橋突圍而遁有終尚疑克黨潛伏遣人于街郭縱火詰朝與翰登樓門牙吏有發則署為三司使者捕得立樓下乃積薪於旁屠火其上尽索男子壯壯者令辨之曰某常受偽署某職不復推究即命左右捽投火中自辰至酉焚數百人頗為冤酷李繼昌戒部下無擾民者獲婦女幼童置空寺中分兵守衛事平遣还其家冬十月王均自成都突圍走渡合水尾由廣都略陵榮趣富順監所過脅軍民斷橋塞路焚倉而去雷有終先命楊怀忠領虎翼追之後二日石普繼往以全軍為援先是朝廷每歲孟冬朔詔富順監具酒殺犒內屬蠻酋是日裁設具而均黨適至皆就食焉將結筏渡江趨戎瀘蠻境聞怀忠追騎至甚懼之均謂其黨曰速降怀忠之衆令負担以行怀忠距富順六七里地名楊家市少憩焉賊衆在後者邀戰市側有高怀忠遣親信五騎登厚覘賊怀忠語左右曰縱賊渡江後悔无及石侯时亦當以奇兵取之乃臨江列陣擊賊之衆散走有擊舟將渡江而隨怀忠合强弩射之溺者數艘怀忠張旌鳴鼓入城均方在監署其黨多醉均窮蹙縊死虎翼軍校魯斌斬首以詣怀忠又獲僭偽法物旌旗甲馬甚衆擒其黨六十餘人泝江從殘焉怀忠獲軍出北門石普始至奪均首馳歸成都梟于北市辛亥雷有終遣寄班供奉官楊崇勲馳奏益州平賜以錦袍銀帶器帛崇勲薊人也乙丑雷有終言王均伏誅德音赦川峡路死罪囚以有終為保留後秦翰等九人並迁秩上官正典石普不計入恐生變為睽譬和解之正尋移疾帰東川故賞弗及是役也楊怀忠之功居最為普所掩上微聞之遣使按視戰所尽得其狀既而怀忠秩滿受代帰闕復自供備庫副使擢崇儀使領恩州刺史

莊獻

大中祥符三年夏　上謂趙曰知朕有　即入禁中怀金钱出
刘修儀莊重寡言下令為臺王叙墜心悪之上私卜叙　進
珠不毀上喜甚已而果生子（李氏所生子後為仁宗）七年三月丁未以
皇子受益為　將軍封慶国公初宰相屢言皇子未議封建中
外僕望今朝修礼成願特降制命上雖從之而謙讓未加王爵

舊國公食邑三千戸合止千戸有司之誤也皇子即後宮李氏
所生于是五年刘皇后已爲己子使楊婉仪保視之故仁宗常
呼后為大孃婉仪為小孃
天禧二年二月丁卯命壽春郡王為前度使加太保封昇王先
是宰臣因对屢言王性聡悟好学楽善孝謹致篤迥然老成而
未正对爵人情中外咸所属望頼早議建上謙讓久之許為
丁酉群臣上表請立皇太子表三上許之先是寺丞陳執中上
復古要道三篇上召之上時已屬疾春秋高大臣莫敢言建儲
者至執中進演要三篇以叠定天下根本為説召对便殿勞问
久之尋擢為右正言執中恕之子也甲辰立昇王受益為皇太
子改名禎大赦天下以叅知政事李迪兼太子賓客詔皇太子
礼之如師傅癸丑上作元良箴賜皇太子礼之如師傅癸丑上
上坐元良箴賜皇太子又作詩分賜賓客而下九月辛巳太子
賓客李迪言昨日東宮賜宴臣竊覩侍皇太子奉動由礼不輕
放冷言雜劇未嘗　聆仰无不恭肅上曰常居內庭　太子天
賦仁穗厳重温裕　之慶也　四年以宰相　準素輕曹利用
丁謂　不豫难于語言政　謂等姝轉之準　思宗庙之重
可以輔之　林楊億　所謀謂美慎　諾其請七月　利用加
罪準事然　等遂告变用怀政矣　準乃斬怀政誅有数哥
奏曰陛下有几子乃為此論　指迪之力居多十一月乙丑

朕迎来假膳頗康復然軍國之事未免勞心　德澌成皇后素
賢明臨事平允深可付託欲令太子涖政于外皇后居中詳擬
御可議之閏十二月乙亥上力疾御承明殿召輔臣諭其狀因
諭以尽心輔翊導諸貳之意出手書一幅付之時太子兼听事資
善堂然事皆決于后中外以為憂王曾說惟演曰太子幼非中
宮不能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不附后厚于太子則太
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劉氏惟演以為然因白后兩宮由是益
親人遂無間
乾興元年二月上不豫浸劇自上不豫以来太子出則監涖軍
国入則省視醫藥以后悉領宮中財用遣使詣天下寺觀為上
祈福不可勝紀上疑言皇后遲次不違規矩朕无憂也太子勤
恩后必躬親調護至于乳保小臣皆報勤愿嚴父者旦夕教其
恭格而太子純孝之德亦更天賦非常情所及焉戊午上崩于
延慶殿仁宗皇帝即位軍国事权同太后処分丁謂欲去权字
王曾不可乃止時中外洶々曾正色独立朝廷賴以為重秋王
曾加中書侍郎平章事呂夷簡為給事中曾宗道為右諫議並
參知政事八月乙巳上与皇太后御承明殿垂簾決事始用王
曾議也（王曾見此說也来之故事晴五日一御言帝右々去）宰相率百官表賀太后哀慟
令内侍宣諭曰候上春秋長即當还政十月己未附真宗神主
于太廟初太皇欲具平生服玩如宮中以銀罩覆神主參知政

事呂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今天下之政在兩宮惟太后遠
義卯獎忠直輔導皇帝成就聖德所以报先帝者宜莫若此辛
巳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孫奭李士兼侍講馮元講論論李
維晏殊与焉初詔双日自是隻日亦召焉上曾以上新即位宜
近師儒故令奭寺入侍上在經筵或左右瞻矚或足敲踏床奭
拱立不講礼見必莊上亦為竦然改听十二月京師穀價
翔貴戊申出常平倉米分十四場賤糶以济貧民
天聖元年癸未命御使劉筠試裁減冗費從　裕之言也夏四
月辛丑中書　河東陝西部署丹奉使契丹　從之判吏部南
曹丁度　事一增功課官二增　河東河北役兵補　坐私罪
杖者听　戒外戚云　上封者　兩御史　御史以下各　缺
不補故言及　日行法令當敍事
丙午命御史姜同敍天下　安殿乙卯詔群臣就觀御史鞠詠
言陛下　災也塞溢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災　臣願陛下摂進
忠良退斥邪佞為国宝以訓功農兵豈積倉廩為天瑞草水之
帳何足尚哉天聖二年春癸未皇太后手書賜輔臣諭以臨朝
願治之意三月皇太后諭宰相曰北擇儒臣侍上講讀深有開
益秋七月以权知開　薛奎為諫議大夫权御史中丞上疏論
擇人崇節儉屏声色凡十數事賜玉泉山景德院白金三千兩
皇太后微時常過玉泉有老僧言後當極貴既如其言遣使召

之不至就問所須曰道人无所須也王泉寺无僧室長芦无三
門后念之故有是賜寺門起承中城成輒為蚊所怀后必欲成用生鐵數万
蠹成小門乃成言蚊畏鐵也
天聖三年春江東主簿王堪上疏陳十事復制科置營田丘義
倉復閱武之法與郡齊減度僧等士上以堪齊通世務命試齊
士院甲子皇太　命擇前代文字可資孝養補政治者以備事帝
覽七月辛未詔西川所造綾令改織絹以供還費先是上封事
者以為言上謂輔臣曰朕政欲如此宜亟行之王曾等曰臣約
一錦之費可為絹數尺陛下崇節儉以惠遠人臣等敢不奉詔
十二月詔京城物價翔貴其令三司貸廩米之下者貸饑內民
期以三年償鹿巳之半又散置粜場數十第取半償民爭赴之
无春无飢者先是太倉粟有陳腐不可充軍食程林叔三司事
建此議從之凡出米六十万斛天聖六年夏四月癸未命樂甫
等詳蜀歲三司歲所科上供物五月詔罷溫處廣等州貢柑罷
咸陽民元守瓷貢梨七月壬戌知制誥徐奭等言詳定三司冗
費凡放天下二百三十六万十二月以范仲庵為秘閣校理初
仲淹遭母喪上書執政請擇郡守縣令斥游惰去冗僭令選齊
敢教育養將才寔边備保直臣斥佞人朝廷无過生靈无怨以
杜奸雄凡万餘言王曾見而偉之亦知仲淹晏殊客也殊薦人
充館職曾謂殊曰捨仲庵而存此人乎已為公置不行宜更

殊從之辛巳上封者檀私　之利欲流天下通何无何　月參
政魯宗道卒太后　石何如主对曰唐之　參知政事呂夷簡
火不用士選投　張者上尔　行用
明道元年　帝皇后即位　妃默先朝妃　后帝不白知疾卓
范中擬塗于嘉慶院　宰相呂夷簡奏事因曰　相以預宮
中事耶引帝偕　子也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　簡請發哀成
服備宮仗葬之時有詔欲鑿宮　喪夷簡邀求对言鑿垣非礼
喪臣備位宰相朝廷大事理當廷爭太后不許臣終不退崇勳
三反夷簡正色謂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礼異日必
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初宸妃入宮其弟用和才七歲妃既生子太后使刘美等訪妃
親屬得用和于民間補三班奉職癸巳遷用和礼賓副使八月
壬戌大內火熖延入殿百官晨朝宮門不開輔臣請对帝御紫
門百官拔下夷簡独不拜帝使問其故曰宮廷有变臣願一望
清光帝奉虞見之夷簡乃拜丁卯大赦時宦者置獄治大事得
縫人火斗已誣伏下開封獄知府程琳以為不然御史蔣堂亦
言火起无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変今乃歸咎宮人宮
人付獄何求不可而賜之死是重天譴也帝寛其獄竟无坐死
者殿中丞祖宗諒任詔对事言国家以火德王天下失其性由
政失其本因請太后还政而越請太后還政言尤鯁切皆不報

明道二年三月庚寅以皇太后不豫大赦甲午皇太后崩四月
丙申朔下詔求助刪去遺誥皇帝与太后裁処軍国大事之語
皇太后既崩左右始有以宸妃事聞者上號慟累日不絶壬寅
追遵為皇太后甲辰改葬永定陵或言太后死非正命喪成礼
上亦疑焉因易梓宮上還李用和視之則容貌如生服飾厚具
用和入告上嘆曰人言可信哉乃于大行神御前焚香泣曰自
今大娘〃平生分明矣

仁宗聖政

明道二年三月皇太后崩夏四月庚戌以流人林献可為玉班
奉職初献可抗言太后还政太后怒竄于嶺南至是録之壬子
詔内外毋得進献以祈恩澤及因縁親戚同事表若傳宣有司
実封覆奏内降除官輔臣當処分跳劄脩寺觀毋献乾元節香
及山儀帝始親覧庶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悦召知應天府宋綬
范仲淹赴闕丙辰黜江徳　輔臣而德明等交通請謁所遂
恐偕以為乱上不　親政夷簡首疏陳八　絶女謁踈近習罷
著是疎等皆大　独不附太后簡方押　后臨朝　此以干
軍政　閣中得德用前　寡李廸王随李諮　蔡齐权三司使
范諷　右司諫戊年蔵天下　余觎遣近臣侍史知雑事　陳
范仲淹以江津京東災傷　問曰宮掖中半月不食當如何今
数路雑食　不卯甲申命仲淹安抚江淮所至開倉廩賑乏絶

禁淫祀奏蠲庐舒折役茶江東丁口塩錢飢民有食烏昧草者
擷草進御請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又陳八事上嘉内之七月
戊子詔以旱蝗去尊号令中外直言得失八月丙申贈修古為
右諫議大夫修古鯁直有風節當壯献時权倖用事人〃顧望
畏忌修古遇事輙言無所聞撓初貶通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
卒于官貧不能帰賓佐賻錢五十万李汝泣白其母曰奈何以
是累吾先人也卒拒　不内帝思修古故優贈之癸卯詔凡除轉
運使及藩鎮、邊郡守臣自今並許上殿奏事甲辰詔以西川綾
錦是為細得供軍須時上當于春秋後苑珠玉之工頗盛于前
時御史龐籍言今冬㬢為灾民是轉死北有　即律西〃拓拔陛
下安得不以倹約為師奢靡為戒重惜国費以先民之急上深
内之十一月召孔道夫為右諫議大夫戊寅大理評事川渙為
右也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毀又何福可庇于民時盛暑靖对
上極言靖脩飾上入内云被一汗臭漢薫蔵噴嚏在吾而上〃
優容嘉諌如此〃中有云陛下若恤民之病取後宮無用之物
内帑有余之幣出助遺費勿収中民一年田租明降詔書布告
中外此則陛下結天下之民感召和氣矣造百塔无以及之若
徒无用浮費民益怨矣甲寅上謂輔臣曰歳旱而飛蝗滋甚百
姓何罪而罹此默祷上帝願帰咎于朕躬得象対曰臣等不能
輔理宣化致灾斯民且貽陛下憂今圣言及此必有以上感天

心異富弼主北事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見弼門)是日諫官余靖
等言災異屢見飛蝗為孽陛下責躬引過祈于天地宗廟社稷
不令殃及万民于是歷言朝廷君臣上下有如是之失大臣有
如是之過臣等負罪至深状乞速加竄逐又言天下之勢日可
憂惧天人災異相仍而至豈非臣等不能輔助之至或朝廷尚
废朝廷　七月　平従富　使副提　擢之或不　従仲淹
之　按察使　諫官　聞不　謂輔　過務為　史刘涣　言
歐　之人　只頼　言便　可以利民委任之　按察使未有
大卿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而惟近日　任者漸多州縣方欲
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其近降劄子乞酬还不使自沮按察之
权為貪贓老謬之吏所快九月甲申杜衍依前官平章事兼樞
密使衍裁抑僥倖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積詔旨至数十数輙
内帝前諫官歐陽脩見上曰外人知杜衍封还内降耶凡有
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参政賈昌朝
為樞密使青州陳执中為参知政事諫官蔡襄孫甫等言执中
不孝剛復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上不聽諫官争不已乃命中使
即青州賜之且諭竟日朕用卿眷朝皆以為不可朕不惑人言
力用卿示明日諫官上殿上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言陳执中耶
朕已召之諫官乃不敢言冬已酉知諫院蔡襄知副州以老乞
卿郎与孫甫俱論执中不從於是兩人俱求出襄先得請甫使

契丹未回蘇舜欽等坐　樻乍王拱辰自喜曰吾一舉網尽矣
事(見朋黨門)　知潞州尹洙上疏畧云臣聞知賢而不能任〻之而能
終於治国之道其失一也去年朝擢歐陽修余靖蔡襄孫甫等
相次為諫官臣知数子之賢且欠一旦樂其見用又慶陛下得
賢而任之所患者任之而不能終尔以陛下知臣之明修等被
遇之深豈有任之不能終者哉唐魏元成既甍文皇親撰碑文以
賜之後有言其阿黨遂復其碑近世君臣相得未有如文皇元
成而間言　則存没之恩不終臣未嘗不感憤歎息而不能已
也以是而論則知之為易終之寔難又云公論之与朋黨常係
於上意不係於忠邪御臣大柴也臣既為陛下建忠謀豈復顧
朋黨之責但惟名以朋黨則所陳之言不蒙見采此臣之深慮
也詔如天禧政事置諫官六員(見圣政門)慶暦五年春乙酉参知政
事范仲淹知邠州樞密副使富弼知鄆州二人既出使終者益
甚凡在朝　為宂稍沮止独杜衍　奏疏　一請　若即有
表謝上　明述表得扶朋黨　詔罷仲　執中　百二十　膽
顯彰　勞之敢私　直李士知　上言畧　可未　申餘　前
也　而仲淹安撫河東恭　固执行之田況奏欲汰宂兵(見畧門)
歐陽修言朝廷施行变更富范奉官之議又言富弼尽忠被黜
不報韓琦論富弼責補闕郎何負朝廷疏入不報韓琦不自安
求補外遅英閣讀漢書高宗封倍齊王事上曰高祖之従諫善

用人不疑如此丁度对曰高祖聡明大度故臣不尽其忠不斷
何以基帝業也章得象罷政陳州御史裏行孫沆数以為言遺見
拾門知制誥余靖知言州御史刘元瑜等劾靖失使者礼対契丹
為番語也冬十月詔罷按察使之名時執政沮改范仲淹富弼
所行事因肆赦遂有是命初議卑恩百官優賜軍士参知政事
吴育曰无事而事而僥倖誰陛下建此者請治之已而帝語輔
臣曰外人恐执政宜防護肆育曰此必建議者欲以動揺上聴
願母慮臣既以身許国何惮此耶乙未延英閣讀経武聖畧至
真宗朝李継和上言国初李漢超在関南私銭貿易佐公用人
或縄奏之太祖反令尽除所通挠上曰任人如此孰不尽力哉
慶暦六年春二月癸丑司天監言日當食三月朔上謂輔臣曰
日食之咎蓋天所以譴告人君帰顧罪朕躬而免及臣庶也凡民
之疾若益思詢寛所石安利之壬寅上謂臣曰前日除用和子瑋
為閤門副使令次子珣為通事舎人朕已諭之曰朝廷爵賞所
与天下共也倘戚里之家兄廷補如已欲朕何以待旧勲乎昌
朝対曰母后之家自昔固多蒙恩澤今陛下能重惜爵賞不肯
軽授非為示天下以至公抑亦得全外戚之福也王拱辰為三
司使建議復推河北塩漕臣魚周詢別議増筭云歳可得緡銭
七十餘万三司奏用其策上曰使人頃食貴塩豈朕意哉於是
三司更立確法而未下也張方平見上謂曰河北再確塩何也

上曰始義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推河北塩犯輙死世
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塩課均之両税　其禁世宗許之
今両　卿語　以手詔　詔下之　报上恩且　涕賜覽書狐免
見　事非専故事乞　之陰陽　之議再興　言編修唐　卿
上封　已是　一石　十万米此但引一路之奨　古称聚斂
之臣過於盗賊今如此掊斂与朕結怨於民亟下詔止絶之張唐
英政要　八年宮中衛士之変句當皇城司王從善等五人皆外过
楊懐敏夏竦庇之鎖職如故御史何剡等数上疏言上諭郯曰
古之諫臣嘗有碎首者郯能行此否郯対曰古者君不従諫故
臣有碎首今陛下免諫不従何用如此若必碎首則是帰臣下
過在君上上欲納之甲寅幸龍図天章閣召近臣宗室観太宗
好芸集真宗幸澶淵詩又出手詔賜輔臣又詔翰林学士三司
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曰欲聞朕闕失左右朋邪中外陰詐州
縣暴虐法令非便民者及朝廷凡事其悉以陳皆給筆札令即
坐上対宰相执中固辞上諭至三四乃所西府帰而上之時夏
竦知执中不学実為帝謀欲因执中也执中方辞未許参政宋
庠曰両漢対策本延草莱之士今備位政府自比諸生非所以
尊朝廷請至中書合議上許之論者以為知体方平恵周詢所対見遠畧門葉
情臣永与亦條対夏四月御史何郯言臣聞治天下者欲保邦
于常安先施道為其要在核名実別邪正而任之以極論夏竦

奸邪會京師旱云雨僅者五上方坐便坐遽召翰林学士傳
張方平至上謂曰夏竦奸邪以致天変如此亟草制出之辛酉
竦罷樞密使知河陽壬辰帝語輔臣曰春夏久雨朕日蔬食夙
夜禱于上帝倘霖滛未止當去食啜水冀移灾朕躬然不欲使
外聞之嫌其近名尔宰臣文彥博答曰今景氣澄晏実全德感
通也
皇祐元年春正月丙午幸後苑聖岐殿观刈麦顧謂輔臣曰朕
新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麦庶知稼事之不易也秋翰
林侍讀学士張錫講書禁中上歎其博学飛白書二字博学賜
之因問治道錫对曰節嗜慾者治身之本省刑罰者治国之本
時貴妃方寵幸錫故以类諷上改容曰卿言甚嘉朕恨用卿晚
也皇祐二年六月講書迩英　之　但有　太宗徙　儉令人
　重近告　下户田三　溝壑誠　如律曉告　榫有司　肆
故帝謂　寛大以　訖以圖　畏切　祀以　之　四月庚子
迩英講　如楊安国曰鼎為烹飪成器之象其就任得其人難
重而可勝非其人則必有顛之患上曰任人不可不謹重也丁
未御迩英閣謂講讀官曰易旨精微朕每以疑難問卿得允煩
乎曾公亮对曰臣等幸承垂問惟不能对豈敢言煩上曰卿等
宿儒博学多所〻發明朕虽盛暑亦未常倦但恐卿等労尔寸
夏復進曰自古帝王臨御日久非内惑声色則外窮兵黷武陛

下即位三十年矣、、全李維堯舜之聰明不是因頓首謝五月
眉州彭山縣上瑞麦畵一莖五穗者数本上曰朕嘗禁四方獻
瑞今麦秀如此可謂真瑞矣其賜田夫東帛劝之六月光為軍
獻芝三百五十本上曰朕以豊年為瑞賢臣為寶草木昆虫之
異焉足尚哉知軍茹孝標免罪仍戒天自今毋得以聞庚子汝
州都部署楊景宗求為郡上謂輔臣曰景宗章恵太后之弟朕
豈不念之然性貪暴老而益甚令与郡則一方之民受禍矣不
許乙丑上諭輔臣曰近日戡司以長吏不理聞者甚多中書未
嘗施行且長吏者民之性命可不重乎宜擇甚者罷之小者易
之彥博升懟謝而退于是自鄂州王闢台州吕士宗等或以衰
老或以弛慢而罷斥对移者凡十六人甲子信州民有叔米而
傷主者法當死上謂輔臣曰飢而叔米則可哀恣而傷主則難
恕小民無知終緣飢而又曰用刑寛則民殘為政者當得寛猛
之中使上下无怨則水旱不能尔卿等宜戒之十月上謂厩籍
口諫官御史必用忠孝淳直通世務明治体者以革浮薄之獘
籍既承聖諭自是中書奉詔奉臺官必以上語載勅中乙亥上
謂輔臣曰江淮连年荒歉卿間發運轉司惟務誅剥以敷額為
能雖名和糴寔抑配尔其戒令年上供米百万石皇祐四年二
月戊寅上謂輔臣曰東南比歲不登民力匱乏常詔損歲百万
石今發運使施昌言許元乃欲分任兩江南調發軍儲是　東

一款　之法試　則覆虛　列侍覲　下當与　陛下　臺
上　五年夏四月丁酉延英閣講書留命侍御僕從周雁正人
帝曰君臣之際必誠意相通而後治道成楊安国対曰陛下聰
明文思従諫弗咈如流水之趨下視群臣若僚友自古盛王未
之有也帝曰臣不能下進忠言朕何惜夏爵之拝李士淡祚為諫
議権御史中丞扸性篤厚寡言質畧无威儀久処顕要罕所建
明及制下諫官歸絳論奏扸非糾絶才不可任風憲扸即手疏
曰臣覩方今士人趨進多者庶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
許人為風采抉摘若尙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
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尤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
言趣令視事秋庚戌上謂輔臣曰如聞諸州重當于夏秋之際
先奏時雨雪足田稼登茂後或灾傷遂不能奏致使民税不得
蠲除甚非常吏安民之意宜申飭之
至和元年春正月京師太醫進方内庫牛角　其一通天犀也
内侍　物　午殿　事者多　以夫朕以　癸丑御　日尚導
也中接　及李林　人主然　天下公議　少卿周湛　辞
上諭曰　然対曰臣　月乙丑　之與　知審　不寔之罪上
曰州郡　聞今守臣自陳墊怀官私庐舍意亦在民當恕罪也
五月先是火不雨帝問翰林呂　公綽何以致雨公綽曰獄久繫
則旱帝親慮獄已而大雨時公綽受命知河陽数月乙丑詔留

侍經筵六月戊戌知永興軍文彦博為吏部尚書平章事判并
州富弼為戶部侍郎刘沆平章事加兵部郎監修国史彦博与
好並命是日宣制帝遣小黄門數輩覘于庭士大夫相慶得人
後数日翰林李士歐陽修奏事殿上帝其以語修且曰古之求
相者或得于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于夢卜哉修
頓首称賀癸卯李士張昇為右諫議权御史中丞上嘗語抗政
昇情直可在風憲使代孫抃富弼初入相歐陽修為翰林感謂
三得人也甲辰知鄆州龐籍知并州知永興改并籍還京師入対上
新相文彦博富弼意甚自得謂籍曰二相何如籍曰二臣皆朝
廷高選陛下拔之其副天下望上曰誠如卿言彦博抗多私呈
于富弼万口一辞皆曰賢相也籍曰陛下既知二臣之賢用之
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々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言用之未
几又以一言毁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卒致也上曰卿言是也
秋戊辰資政殿大李士吳育為宣徽南院使判延州育侍讀禁
中帝因語及臣下毀譽多出愛憎育曰聖言要切寔四海之幸
知而形之于言不若察而行之事自古人君因信讒邪而致亂
與姦險而致治安危万端不出愛憎二字達之則群書不覩不
達則博覧无益也帝益重之歆歆大用諫官誣奏育河南貸民
錢事遂命出師十月丁卯迎英閣讀史記亀策傳上問古人動
作必由卜筮孫抃対曰古有大疑既決于己又詢乎衆猶謂不

有天命乎于是命龜以断吉凶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
庶人謀及卜筮蓋圣人貴誠默与神契然後為得也工善其对
壬子迩英閣左氏鄭人鑄刑書王洙曰子産以 国之法鑄之
于鼎 民 太史 免于 矣 嘉祐 雪壓 二月壬
今日 書四 三歳大 执政請 戒知制 加大 可謂
名而 六 三等翰林李士范鎮 司會之言吾姒之而不敢
然惟胡宿以為策不对所 引唐穆宗恭宗以死盛世非所宜
言力請黙之尤是于三人中独有愛君憂国之心不可不狀执
政亦以為當黜上不許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
乃叙入第四等及除官知制誥王安石疑其右宰相而攻人主
比之谷永不肯為詞翰琦笑曰彼策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
德郝処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考官也乃為之
詞已而諫官楊政見上曰蘇轍臣所荐也陛下赦其狂直而狀
之此盛德事乞先付史館上悦從之七年冬丙申宰執福天章
閣召輔臣近侍三司副使臺諫官皇子宗室駙馬都尉主兵官
見祖宗御書又幸宝文閣為飛白分賜從官下邇舘閣作觀書
詩韓琦等属和遂宴群玉殿傳詔李士王珪撰詩序刊石于閣
庚子再會于天章閣观瑞物復宴群玉殿帝曰天下久无事今
日之楽与卿等共之宜尽醉勿辞賜禁中花金盤香藥又召韓
琦至御榻前賜酒一巵从臣皆至暮而罷 八年春 二月癸未上

不豫甲申德音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丙戌中書枢密
院奏事于景福殿之西閣見上所御幄幕裀褥皆質素脂燭久
而不易上顧韓琦等曰朕居宫中自奉上如此々亦生民之膏
血也可軽費之哉

景祐君臣議楽

景祐元年十月壬午龍図閣待制燕粛集賢校理李照直史館宋祁同按試王朴律准時判太常寺建言旧太常鍾磬皆設色每三歳親祠則重飾之歳既久所塗積厚声益不叶故有是命帝親閲視律題其背以属太常粛等即取鍾磬劉滌考繋用律準按試其声皆合二年二月燕粛等上考成楽器并見工八戊午御延福宮臨閲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李照楽何如照対楽音高命詳陳之照乃建言王朴律準視古楽高五律視禁坊楽高二律繋黄鍾則為大呂繋夾鍾則為夷則是冬興夏令春召秋気蓋五代之乱雅楽廃壊朴創意造律准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鍾鎛无小大軽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声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相傳以為唐旧鍾亦有材所製者軒轅氏命伶倫裁竹為律後令神瞽叶其中声然後声應鳳鳴而管之参差亦如鳳翅其楽傳之夐古不刊之典也願听臣依神瞽律法試鑄鍾一簴可使度量权衡叶和詔許之乃就錫慶院鑄庚申太常博士宋祁上大楽圖義二巻夏丁巳李照言奉照製王律以候和気請于潞州求上党羊頭山秬黍及下懐州河内県取葭莩從之戊辰命宰相呂夷簡王曽都大管勾鑄造大楽編鍾参政宋綬蔡斉盛度同都大管勾集賢校理李照勾當御楽院劉保信專監鑄造仍以内入都知閻文應提挙始照既鑄編鍾一簴以奏御遂建請改制大楽取京県秬黍累尺成律鑄鍾審之其声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乃下太常制律照因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抄一黍之量得四星其抄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為十一管定法庚午詔中外臣僚洎草澤之士知雅楽音律者許所在荐聞或自言侍御史刘夔言楽之大本与政化通不當軽易其器願擇博学之士以補卿丞帝善其言不能従也五月李照上九乳編鍾前鍾旧飾以旋蟲改為龍并自創八音新器又請別鑄不為編鍾辛卯命上往淮陽軍治磬石照又言既改制今石則然竹匏土革木以當更制以播獻享六月左司諫姚仲孫言伏聞改制雅楽律叶絶音謂旧律太高裁之就下以高形下入圜知之然制之或未其精損之必差其度臣盡不知其得于何道而輒欲変更聞其所為率多詭異至如錬白石以為磬範中金以作鍾又欲以三辰五霊二十四孝為楽器之飾臣素愚昧切有所疑自祖宗以来考正大楽薦之郊廟垂八十年洪惟先朝播行盛礼燔柴岱岳瘞土汾脽振前王久墜之風

奉歷代難行之典蔵事之際雅樂具陳用以格明神服景貺无儒審議曾靡間言若一但輕用新規全出旧制臣切以為不可望特詔罷之止用旧樂時帝既許照製器業已為之且欲寬其術之是非故仲孫之章卒不下有司先是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為一𠙚而四清声相承不擊乙丑照言十二律声已備余四清声乃鄭衛之樂請干編縣止留十二中声去四清鐘則哀思邪僻之声无出而起也馮元等駁之云鐘磬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為十二不得其法等以為不可其鐘斉十六本周漢諸儒之説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為十二惟照独見臣以為如旧制便帝令权用十二枚為一格且詔曰俟有知音者能考四鐘叶調者独有司别議以聞辛未御崇政殿召輔臣觀新樂景祐二年秋唐子侍御史曾修睦言李照所改歷代樂頗為迂誕而其費甚廣請付司按劾之帝以照所作鐘磬頗与衆音相諧但罷其增造仍詔諭修睦和知杭州鄭向言粗官沈（阮）逸晄知音律止其所撰樂論十二篇并律管十二詔令逸赴闕先是所撰樂書所上言縣設建鼓初不考擊又无三鼗且旧用諧鼓率多陋敝于是勑馮元等詳典故甲辰元等言建鼓四今皆具而不擊别設四散鼓于縣門擊之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秘書監尹拙上言散鼓不詳所置之由且于古文无去之便時多奏可而散鼓于今仍在又雷鼓靈鼓路鼓多擊之皆不成声故常賴散鼓以為

樂節而雷鼓靈鼓闕而未制今既修正雅樂宜申勑大匠改作諧鼓使考擊有声及創為三鼗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罷四散鼓如乾德詔書奏可康成富四面灵鼓六面路鼓四鼓之數不具于経然神有尊卑其数有多寡隆殺理或然也後元等復奏以殿庭備奏四隅建鼓既隨月叶均顧无以節樂而周官鼓人以留鼓々金奏應以施用詔依周官旧法制焉于是縣内始有晋鼓夫古者鑄鐘擊為節檢而无合典（曲）之义文射有二鑄皆乱擊后後周以十二鑄相生擊之景德中李宗諤領太常總考十二鑄鐘而樂二相承殿庭習用三調六曲者黄鐘太蔟蕤賓也六曲者調别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廟之縣則環而擊之宗諤言金部之中鑄鐘為難如一声不及則宮商失序使十二鑄又皆精習則遅速有倫隨月用律諸曲無不通矣真宗因詔黄鐘太蔟二宮更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是詔馮元等詢考擊之法元等奏言後周常以相生之法擊之音韵克諧国朝亦用隨均合曲然但施殿庭未及郊廟謂宜使十二鐘依辰列位隨均為節使于合樂仍詳并施郊廟軒縣以下則不用此制所以重樂尊王制也詔從之辛酉上作警嚴曲付太常肄習名曰振容歌從李照之請也尋以名元取改奉禋作景安四祐安五典安四曲在元年大安曲在元年独元率安當考云已崇改殿召輔臣觀所樂上出以鳳雷下太常肄習之其制二管以足

律声管端刻飾双鳳施兩黃爲時又出兩仪琴及十二絃琴二
種以倫雅樂兩仪琴者施兩絃十二絃琴如常琴之制而增其
絃以象律吕之数文教更造七絃九琴皆令圓其首以祀天方
其首以祀地命李照同修樂書丁丑内出景祐樂髓新経六篇
賜群臣其一擇十二均二明所主事三办音声四图律相生并
祭天地宗庙所用律及陰陽数配五十二管之長短六歷代度
量权衡皆本之于陰陽配之于四時建之日月通于　親呈演
之壬：武道甲之法九月李照言太常所用祝四面尽時卉未
合古制請易以音龍朱雀偎盎白虎元亀以配五方挩之又与
鄧保信作銅方響五架樂工以為不可施用罷之題制内宫縣
二十廣以太磬代鎛鍾而去建鼓武后称制改用鎛因而莫革
及是詔訪馮元等曰大磬應何法考擊何礼應用癸未元等且
言古者持磬以代鎛鍾本施内宫遂及祭祀考擊之法宜鎛鍾
比緣詔旨不俾循环互擊而依均合曲之制則時磬固宜不出
本均与編鍾相應為之樂節也詔可丁酉李照為刑部員外郎
賜三品服其余迁補有差以造新樂成也初照調旧樂磬高乃
以太府尺為法実比古一尺二寸有奇独任所有更造新器所
定黃鍾律又声極下樂工歌其韵中天射倍擊磬又欲破旧鍾
磬欲一用新器上時博求知音者听照所言音官樂工知不可不
敢非之聞文應推言其功故特改官照自造調令華衆乃卸詩
青管詩詹餘且人革栗音倫人謂之籥子其名出此于是製大
管單叢為雅樂議者咲之翰林李士承旨章得象等言宋祁所
上大樂圖儀其論武舞所執九器経礼不其比而不著言其用
於先故旅進輩作而无終始之别且鼓鼗者所謂導舞也鐸者
所謂通鼓也鐃者所謂和鼓也鐲者所謂止鼓也相者所謂輔
樂也雅者所謂陝步也寧有導方始而參以止鼓〻既摇而乱
以通鐸臣謂當舞入之時左執干右執戚離為入例則使工人
執旌最前鼗鼓以發之鐸以和之左執雅以節之及舞之将成
也則鳴鐃以退行列築雅以陝步舞鼓鐸鐲相皆罷而不作如
此庶叶舞儀請如祁所論奏可冬礼院言魯隐公五年考仲子
之宫初献六羽何休范寗等咸謂不言佾者明佾則干舞在其
中婦人无武事独奏文樂也江左宋建平王宏皆據以為説故
章大后庙独用文舞至唐垂拱以来中宫之祭既用鎛鍾其後
相承故儀坤寧庙献武舞倫金石之樂尤為失礼前詔儀奉慈
之樂有司援旧典已用特磬代鎛鍾取陰教尚柔以静為体今
樂之大鍾舞進于盾顧庆経議請止用文德之舞奏可景祐三
年丙辰詔翰林李士馮元礼賓副使鄧保吉吳鎮江節度推官
阮逸湖州鄉貢進士胡瑗較定旧鍾律瑗海陵人以経術教授
吳中范仲淹前知蘇州薦瑗白衣召対崇政殿与逸供命乙未
乃命上陳奏所尺同為鍾磬各一架六日丙寅礼賓副使鄧保

信上所製樂尺并合且言其法本漢志可用合律度權衡詔馮
元蘇耽聶冠卿同校足以聞秋馮元聶冠卿宋祁上景祐廣樂記宜至
八月右司諫韓琦言樂音之起生于人心臣初計之不若審作
樂之源為致治之本使今政平獄清純然洽海內擊壤鼓腹以
歌太平斯乃治古之樂可民以氣象求乎就違其原又當究今
之所急且西北二邊久苑備宜緩茲求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
急其所急在理為長請下有司且記二家音律法所造曾天鐘
磬度量存而未行再訪天下曉音律者俾之詳正而後施用二
年迄元至者則將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別詔精古之臣取其中
合與志者以備雅樂圖亦未晚詔丁度等選詳定以聞九月十
度言鄧保信所製尺推以算法類皆差短不同周漢量法阮逸
胡瑗所製亦上黨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鐘之律今用再累
成尺比逸瑗所製又復不同蓋黍有圓長大小保信所用者圓
黍又首尾相銜逸等止用大者故再考者即不同尺既有差故
難以定鍾磬今欲數器之制參伍不失則班志積分之法為近
逸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自戾本法保信黍尺以長為分雖
合後魏公孫崇所說然當時已不施用況保信今尺以圓黍累
之及首尾御又與實龠之黍再累成尺不同其量器分寸既不
合方即權衡之法不可獨用詔悉罷之又詔度等詳定太府寺
并保信逸瑗所制四尺度等言尺度之興尚矣周官璧羨以起
度廣徑八尺袤一寸禮記布手為尺淮南子十二粟為寸孫子
十釐為分十分為寸雖存異說莫可適從漢志元始中召天下
通知音律者百余人使劉歆典領之是時周滅二百余年古之
律度當有存者以歆之博貫藝文曉達曆律算有所製作宜不
凡近故其審度之法云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先
儒訓解經籍引以為義歷世祖襲著之定令然而歲有豐儉地
有磽肥就令一歲之中一畹之內取黍校驗亦復不齊是蓋天
之生物參差難均一古之立法存其大略故前代制尺非特累
黍必求古雅之器以黍校焉晉泰始十年荀公曾等校定尺
度以調鐘律是為晉之前尺公曾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洗
玉律二曰小呂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
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當時公曾尺揆校古器為本名尺
寸無差前史稱其用意精密隨志所載諸代尺度十有五等然
以晉之前尺為本以其與姬周之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相
合竊惟周漢三代享年永久聖賢制作可取則焉而隋氏銷毀
今古典正之物罕復存者夫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酌
驗者惟有法錢而已周云圜法歷載曠遠莫得而詳察之半兩
實重八銖漢初四銖其文亦曰半兩孝武之世行五銖下洎隋
朝多以五銖為號既歷代尺度屢改故大小輕重鮮有同者惟
劉歆制銅斛之法及所鑄錯刀并大泉五十王莽天鳳元年改

鑄貨布貨泉之類不聞後世復有鑄者臣等檢詳漢志通典唐
六典云大泉五十重十一銖經一寸二分刀泛如大泉身形如
刀長二寸貨布重二十五銖長二尺五寸廣一寸首長八分有
奇廣八分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圍好徑二分半貨泉重五銖徑
一寸今以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四物相參校分寸正同或有小
大輕重與本志微差者蓋當時盜鑄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當
校其首足肉好長廣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則銅斛之尺從而可
知矣聞經籍制度皆起周世劉歆術業之傳祖沖之算數之
妙荀公曾之詳密既合周尺則最為可法復詳隋牛里仁等議
稱後周太祖敕蘇綽造鐵尺與宋尺同以銅鐘律以均田度地
唐祖孝孫云隋平陳之後廢周玉尺用此鐵尺律然比晉前尺
長六分四釐今司天監影表尺和峴所謂西京銅望臬者蓋西
漢之物和峴謂洛陽西京乃唐都亦今以貨布錯刀貨大泉等
校之則影表長六分有奇略合宋周隋之尺自此論之銅斛與
貨泉布等尺寸昭然可驗有唐享國三百年其制作法度雖未
及周漢亦可謂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求尺度之中當依漢錢
分寸若以為太祖膺圖受禪創制垂法嘗詔和峴等用影表尺
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貽謀則可且依
影表舊尺俟有妙於鍾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王
朴律準尺比漢錢尺寸長二分有奇比影表尺短四分既前代
未嘗施用復經太祖朝更易其逸瑗保信照所用太府寺尺其
制彌長去古彌遠又逸進周禮度量法議欲先鑄嘉量然後取
尺度權衡其說疏舛不可依用謹考唐文舟造影表尺一枚與
鐵尺二并大泉錯刀貨布泉總十七枚上進詔度等以鐵尺影
表各造律管比驗逸瑗并太常新舊鐘考定音之高下以聞
度等奏非素所習乞別詔曉者總領校定詔乃罷之而高若訥
卒用漢貨泉度一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藏于太常寺歷
代尺度長短未錄壬辰以鎮江節度推官阮逸為掌書記知城
父縣胡瑗試校書郎初詔逸瑗作鐘磬律度按之令與古多不
合姑推恩而遣之
寶元七年七月右司諫韓琦言前奉詔詳定鐘律嘗覽景祐廣
樂記覩李照所造樂不合古法皆率用己意別為律度朝廷因
而施用識者久以為非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
薦天地宗廟初闕太常舊樂竟有存者郊祀大禮請復用之詔
資政殿大學士宋綬御史中丞晏殊同兩制詳定以聞綬等言
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為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
復用和峴所定舊鐘磬不經照鑄磨者猶存三縣奇七虡郊廟
殿庭可以更用乃詔太常舊樂悉仍舊制李照所造勿復施用

皇祐論樂同異

皇祐二年三月詔罷今歲親祠南郊以九月擇日有事於明堂

六月丙寅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與太常參議阮逸所上編鐘四清聲譜法詔堯臣未見年月請用之於明堂者堯臣等言自唐末多故樂文缺墜考擊之法久而不傳今若使鎛上縣竹諸器盡求清聲即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篪竽筑瑟五器本无清聲五絃九絃琴則有太宗皇帝新製譜法至歌亡引音極唱止及黃鍾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之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太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為宮之時自角依次並用清聲自余以均盡如常法至如絲竹等諸品旧有清聲者令隨鐘石教習本无清聲者未可創習求法且宜如旧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高以聲為律明人皆可及若強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庶合諸品六日是一音引先差矣其阮逸所與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于鄭聲不可用詔可丁卯以御撰賛鐘五音五曲凡五十七聲下太常肄習之九月丁亥帝御紫宸殿召近臣宗室館閣臺諫官閱雅樂自宮架登歌舞佾之奏凡九十一曲編作之日出太宗皇帝琴阮譜及御撰明堂樂曲音譜并按習大樂新錄賜群臣又出新制頌塤篪笙洞簫仍令登歌以八音諸器各奏一曲遂召鼓吹局按協大樂鼓吹令丞五至樂工徒吏賜錢五有差十一月召公卿中舍人致士胡瑗赴大樂所同定鐘磬制度先是親閱太樂而言者以為鎛鐘特磬大小與古制度未合詔令改作而太常言瑗素曉音律故召之閏十一月丁巳內出手詔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王之盛不相公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公旧樂至武帝時始定太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太予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始取定鐘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啟善術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下一律真宗始議隨轉律之法屢加按覈然樂經久墜學士罕專歷古研覃亦未究緒　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為改更未適茲意宜委中書門下集賢院及太常禮樂官將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稷祭饗所用登歌宮架審定聲律是非按古今調譜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為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互詆有聽无所緩概然有古靡忘于懷于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于秘閣詳定太樂王堯臣等言待制趙師民博通古今願令預詳定仍乞借參政吾若訪所校十五等古尺並從之三年春詔求磬石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甲午詔兩制禮官議定國朝大樂名初胡瑗請太祖廟舞用干戚太宗兼用干羽真宗用羽籥以象三聖功德然後議者謂國朝宗廟之舞名雖不同干羽並用又廟用多古具見寃息上象名定鑿名曰乙伏丁巳翰林學士承

肯王尧臣等言按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
自景安而下十三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安靖之義
亦緣神灵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名宜名大安詔
以太祖安天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
其德懸而朕之承聖烈安祖宗之安〻仁孝俗十二月庚子以
益州鄉貢進士房庶為試校書郎庶成都人宋祁嘗上所著樂
書補亡二巻因況自蜀还亦言其知音說召赴闕庶自言嘗得
古本漢志之度起于黄鍾之長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
一萬二百与之廣度之九十分黄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
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赤以制律是律
生于赤〻非起于黄鍾也且漢志一為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
後儒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一百实
管中黍尽得九十分為黄鍾之長九寸加一以赤則律定矣直
秘閣范鎮是以乃言曰李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径三分容黍千
七百三十胡瑗以横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径三分四
厘六毫是皆以赤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实千二百黍于管
以為黄鍾之長就取三分以為空径則无容受不合之差校前
三說為是蓋累黍為赤始失之于隋書當時議者以其容受不
合弃而不用及隋平陳得古樂器高祖聞而嘆曰華夏旧声
也遂傳用之唐祖孝孫張文收号稱知音亦不能更造赤律止

治隋之古樂制定声器朝庭久以鍾律未正屢詔衆論所不及
猶如其法試造赤律更以古器參考得其真乃詔王洙典鎮同
于修制所如庶說造律赤籥律径三分圍九分長十分籥径九
分深一寸赤起黄鍾之長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
常樂高五樂五律比律成才下三律以為今所用黍非古謂一稃
三米黍也赤比横黍所累者長一寸四庶又言古有五音而今无
徵音司家以火德王徵屬火不宜闕今以施相五行相生法得徵
音又言尚書同律度量衡所以齊一風俗今太常教坊鈞容
及天下州縣各自為律非書同律之義且古者帝王巡狩方岳
以考礼樂同異以行誅賞宜頒格律自京師及州縣无容輒異
有揩高下擬輪之帝召輔臣觀庶所進律尺籥又令庶自陳其
法因問律呂旋相為宮事令撰圖以進其說以五正二变配五
音迭相為生衍之成八十四調旧以宮徵商羽角次弟配七声
然後加变宮变徵二声以足之庶推以旋相之法謂五行相废
非是〻當改变徵為变羽易变為閏随音加之則十二月各以
其律為宮而五行相生終始无窮韶以其圖送詳定所庶又論
吹律以听軍声者謂以五行逆順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說略矣
是時胡瑗等制樂以有定議特恩而遣之鎮為論于執政曰今
律之与赤所不得其真由累黍為之也累黍為之者史之朕文
也古人豈以難曉不合之法書之于史以為後世惑乎殆不

然也而曉而必合也房庶之法是矣今庶自言其法于古以律
而起亦其長与空徑与实与一千二百黍之数无不合之差誠
如庶言此至真之法也且黄鐘之实一千二百黍積实分八
百一十余算法團積之則空徑三分團九分長九十分積实八
百一十分此古律也律躰圓〻積之是也今律方積之則空徑
三分四厘六毛此古太矣故圍十分三厘八毛而其長止七十
六分二厘積实亦八百一十分律躰本不方能積之非也其空
徑三分為九分長九十分積十八百一十分非外来皆起于律
以一黍而起于九十亦与一千二百黍之起于律皆取于黍今
試者独于律則謂之實虚而亦分亦非也其空徑三分團九分
長九十分之起于律与空徑三分四厘六毛十分厘八毛長七
十六分二厘之起于赤口今之法説嵌之累其不同可見若謂
工作既久而復改為則急引歲月計費蓋廣非朝廷制作之意
其淹久而計費廣者為之不敵也今庶言太常无姑洗夾鐘太
簇等数律就全其律与其説相應鐘磬每編徒增数枚因旧而
圓新敵而為之引月之数也又何淹久而廣費哉執政不听
四年六月祠部員外郎真秘閣判吏部南曹范鎮上曰陛下
制以事天地宗廟以揚祖宗之休烈茲盛徳之事也然自下詔
以来及今三年有司之論紛然未决盖由不議其本而争其末
胡惟楽者和氣也發和者声音也声音之生〻于无形故古人
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参考之然後无形之声音得而和
氣可導也有刑者秬黍也律也赤也龠也斛也筭數也筭數
也权衡也鐘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為詩今皆相戾
而不合則為非是矣有刑之物非是而欲求无刑之声音和安
絃可得哉于是條千分是非之驗惟裁择焉按詩誕降嘉種維
秬维降者天降之也許叔重云秬一稃二米又云一秬一米後
漢任城縣産秬黍三斛八斗实皆二米史官载之以為嘉瑞又
古人以秬黍為酒者謂之秬鬯宗廟降神惟用一尊諸侯有功
惟賜一卣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二可貴也今秬黍取之民
间者動至數斛秬皆是来河東之人謂之黑黍設有真黍以為
叔数至多不敢送官此秬黍為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律空
徑三分團九分長九十分容一千二百黍積实八百一十分今
律空徑三分四厘六毛圍十分三厘八毛是圍九分外大其一
分三厘八毛而後容于二百黍除其围廣則其長止七十六分
二厘矣説者謂四厘六毛為方分古者以竹為律竹形六圓而
今以方分置算此律之為非是二也又按漢書分尺寸尺文引
本起黄鐘之長又云九十分黄鐘之長者據子百黍而言也
千二百黍施于量則由黄鐘之龠施于权衡則曰黄鐘之重施
于赤則曰黄鐘之長今遺千二百之数而以百黍為赤又不起
于黄鐘此赤之為非是三也又按漢書言龠其状似爵〻謂爵

琖其躰正圓故龠當圓徑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
二十分與律分正同令龠乃方一一深八分一厘容千二百黍
是亦以方分置筭也此龠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礼鬴法方赤圓
其外深赤容六斗四升方亡若八寸之赤也何以知赤有八寸
十寸之別按周礼璧羨度赤好三寸以為赤璧羨之制長十寸
廣八寸同謂之度赤既以為赤則八寸十寸俱為赤矣又王制
云古者以周又八赤為步令以周赤六赤四
寸之赤也六赤四寸者十寸之赤也同謂之周者是周用八寸
十寸赤明矣故知以八寸赤為鬴之方十寸赤為鬴之深而容
六斗四升千二百八十龠也積実一百三万六千八百分令
鬴方赤積千寸此鬴之非是五也又按漢書斛法方赤圓其外
容十斗旁有庣焉當隋時漢斛尚在故隋書載其名曰律嘉量
斛方赤九其外能旁九厘五毛冪百六十二寸深赤容一斛令
斛方一赤深一赤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筭法圓分
謂之徑周方分謂之方斜所謂徑三圍九方五斜七是也令圍
分而以法筭之此筭數非是七也又按权衡起千二百黍而立
法也周之鬴其重一均声中黄鍾漢之斛其重二均声中黄鍾
斛之制有容受有赤寸又取其輕重者欲見薄厚之法以考其
声也令黍之輕重未真此权衡為是非八也又按晃氏為鍾大
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其次以一為
之厚以令先大小薄厚而一以黄鍾為準此鍾之非是九也又
按磬氏為磬倨句一矩股半其博為一肥為之鼓為三蓋各以
其律之長短為也令亦以黄鍾為準而无長短薄厚之別此磬
之非是十也前此者皆有形之物也易見者也使其一不合則
未可以為法况十者之皆相戾乎臣固知其无形之声音不可
得而和也請以臣章下有司閲黍之二米為一米孰是律之定
徑三分與二分四厘六毛孰是律之起赤与赤之起律孰是龠
之圓制与方制孰是鬴之方赤圓其外深赤与方赤孰是斛之
方赤圓其外庣旁九厘五毛与方赤深赤六十二分孰是筭数
之以九分与方分孰是权衡之重以二米秬黍与一米孰是鍾
磬依古法有大小輕重長短薄厚而中律不依古法而中律孰
是孰不是定然後制龠合升斗鬴斛以校其容受容合然後下
詔以求真真黍至然後可以為量為鍾磬量与鍾磬合于律然
後可以為樂也令以律本未定而詳定降制二局工作之費无
慮千万計矣此议者所以云　也然後议者不言有司論議依
违不决而顧謂作樂為适年又言當令宜先政令而礼樂非所
患此臣之所尤惑也倘使有司合礼樂之論是以所是非其所
非陛下挽臨天之顧政令不亦大乎晋漢儒议蠻鉄後世傳盛
鈌論令方定雅樂以求発腦之法而有司論议不著盛德之
事後世將何考焉頗令有司人人各以経史論议條上合為一

書則孰敢不自竭盡以副陛下之意如以臣議為然伏請權罷詳定修制二局俟貢泰至然後為樂則必得至當而無事于浮費也詔送詳定所鎮說自謂得古法然集賢校理司馬光數與之論難以為弗合世鮮鍾律之學卒莫知其是非為十二月內府及侍臣觀新樂于紫宸殿凡特鍾十二黃鍾高二丈二寸半廣一尺二寸鼓六鉦四舞六甬衡并旋蟲共高八寸四分遂徑二分深一寸二釐篆帶每面縱者四橫者四枚景挾鼓與舞每處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兩欒間一尺四寸容九斗九升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呂以下十一鍾並與黃鍾同制而兩欒間遞減半分至應鍾容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應鍾重一百四十八斤至中新制本律特磬十二黃鍾大呂股長二尺博一尺鼓三尺博六寸九分之六弦三尺七寸五分大簇以下股長尺八寸博九寸鼓二尺七寸博九寸弦三尺三寸七分半其聲各中本律黃鍾厚二寸一分大呂以下遞加其厚至應鍾厚三寸五分詔以其圖送中書議者以為司也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則是大鍾宜厚小鍾宜薄今大鍾重一百六斤小鍾乃重一百四十八斤則小鍾厚非也又磬氏為磬倨句一矩　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其一以為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今磬無博厚長短亦非也五年詳定大樂所言五制語王洙奉黃鍾法鑄大呂應鍾、磬各一即見形制磬顧所據奏可更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言本詔詳定不案此臣至局鍾磬已成竊緣律有短長磬有大小黃鍾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為宮為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一鍾磬一以黃鍾為率與古為異臣亦嘗詢院逸胡後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詳定之幸且知陳院李兌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以鍾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不用是詔近侍詳定館閣崇文院聚議王拱辰欲更前史文義王洙不從語言往復殆至喧嘩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尚近有制氏與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

為宮最尊者但聲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鍾磬依律數為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穎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鍾磬依數大小之說其康成穎達等即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者據此黃鍾為律臣曾依此造黃鍾特磬者止得林鍾律聲若隨律長短為鍾磬大小之制則黃鍾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鍾則形制大小比黃鍾才四分之一又凡以無射應為宮即黃鍾大呂反為角聲宮小而角大是君弱而臣強之象今參酌其鑄鍾特磬則制度數各依律數等定長短大小容受數仍以皇祐中黍尺為

能言其義況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既逸罷
廢之人安能通明述作之事務為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
年當用賦調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為雖命兩府大
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鍾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
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淼既与瑗逸更造鍾磬而无刑制
容受之别又欲勒上用新樂于南郊議者多以非從亦不復用
六月乙亥御紫宸殿奏太常寺新定大安之樂召輔臣至省府
諸閣官預觀詳酌定宫器帛有差八月甲寅詔南郊且用舊樂
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外朝會用之胡宿言自古无並用二樂之
礼今旧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并用其新樂未施郊廟先用
之朝會非存上帝配祖考之意當以為然宿為翰林九月乙酉崇
政殿召近臣等觀新樂先是鍾磬之音未合法詔中書門下集
兩制及太常礼官与知鍾律者考定其當議者各安所習久而
不決乃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献親臨視之然古者黄鍾為万事
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黄鍾至隨用累黍為尺而制律容受
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声就不失於古
五代之乱樂淪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声与器皆失之故太祖
患其声高减一律至是又减半然太常樂比唐声犹高五律
比今燕樂高三律上雖勤劳制作未能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
以尺主律也史官蒲宗孟李清臣曰世号太常為雅樂而未嘗

施於燕享豈以正声為不美聽哉夫樂者樂也其道雖微妙難
知至於奏之而使人悦懌和平此不待知音而後能也審矣
於太常其樂鐘磬塤篪搏拊之器与夫舞綴羽籥干戚之制蓋
皆倣諸古矣逮制作之則聽者而知為樂而觀者厭焉豈所謂
古樂其声与器此哉孔子患心正声其乱雅樂之云者似是而
非也孟子亦曰今樂犹古樂然今太常独与教坊樂音殊絶何
哉昔者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鍾磬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
以声不先求其声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阮制作久之卒無
成蜀人房庶亦深計其非是因著書論古樂本末與今樂本末
不遠其大略以謂上古世質器与声朴後世稍變為金石鍾磬也
後世易之為方二分竹琴簫也後世变也為箏笛匏笙也攢之
以朴拊土也变而為琵琶麻䊮也變而為鼓木柷敔也貫之為
拍此八音於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庙樂镈鍾特磬宫軒為声和
樂用胡部兩部為淫声來不知大樂起於雅籥能敗生於蕋葉
其变則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之以籃孟古者簟席以為
安後世更之以榻按雖使聖人復生不能捨杯孟榻按而復俎豆
簟席之質也然則八音之器夫豈異於此哉孔子曰於鄭声
声淫者豈以之器不若古哉亦缺其声之尔試使知樂者由今
之器寄古之声去其浩蕩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
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是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

所奏豈盖爲濫声哉敎子紛紛改制鍾律而後歷之論指意獨如此故釋其語以俟知音者嘉祐元年八月初李照亦正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声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声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声稍清歌乃叶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鍾皆側垂照及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鍾〻給銅於鑄鍋務得古編鍾一工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鍾不知何代所作其銘六粤朕皇祖宝鉌龢粤斯萬年子〻孫〻永宝用叩其声与朴鍾夷則清声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其正叔使下重叩之弇郁而不揚其鍾又長甬而震掉不和著作劉羲叟謂人曰此与周景王無射鍾元異上將有眩惑之　已而果然於長范鎮言自

臣伏見自歷祖宗旧樂用新樂以來及今四五年日食星變冬雷秋雹太雨不時寒暑不節不和之氣莫甚於此使樂元感動則已樂而有所感動則災異之至未必不由是也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雪大風宮架〻壊元日大朝會樂作而陛下疾作臣恐天意以爲陛下不應變祖宗輙用新樂也不然何以方樂作之初而陛下疾作此又意警陛下之深也自初改樂時臣屢言刺樂非是其間書一通旋爲誹惑今再具進呈乞下執政大臣参詳臣書有如可采伏乞且用祖宗旧樂以俟異特別加制作丁

三詔用旧樂

皇祐明堂之議

皇祐二年春先是宋庠建議以今年當郊而日至在晦用建隆故事宜有所避因請季秋大享明堂乙亥帝謂輔臣曰明堂之礼由漢以來諸儒議論不同將安適從文彥博曰此礼之廢久矣俟退而講求其當自聖朝行之三月戊子朔詔罷今年冬至親祠南郊之礼以九月擇日有事於明堂帝謂輔臣曰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侯之位天子路寢乃大慶殿是也况明道初合祀天地於此今之親祠不當因循尚於郊壇寓祭乙丑詔以大慶殿爲明堂

癸丑詔以季秋辛丑大享明堂先是礼官上王者郊用辛盖取齋戒自新之義又通礼祠明堂亦用辛遂下司天擇日將辛亥

盖九月二十七日也而仁宗御上明堂直敘二篇自序略曰上等三代旁捜吳唐礼之通者折之説之謬者正之以合閏宇一年之典補任一皮復書之勤具書內降出尋復有詔進入乙丑內出詳詔明堂之礼前代並用鄭康成王肅兩家義説兼祭昊天上帝已爲變礼祖宗以來三歲一親郊即編祭天地太祖雩祀太宗其祈穀二祀本無地祇位當時正合祭天地祖宗並配而百神從祀今祀明堂正當親郊之期而礼官所定止祭昊天五帝不及地祇配坐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制况此年水旱地震稼穡不登移郊爲大享蓋亦爲民祈福宜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而五帝神州亦親献日月河海諸神悉如

圜丘祀因謂文彥博曰禮非天降地出緣人情爾禮官習拘儒之舊傳捨三朝之成法非朕所以昭孝息民也彥博曰惟上聖至明為能達禮之情適禮之變非臣等所及翌日彥博奏詔書所定親獻之禮周于五天帝神州比圜丘之位降殺而少請命官分獻帝曰朕于文祀豈敢憚勞也禮官議從祀神位未決復詔曰郊壇第一龕者在堂第二第三龕者設于左右夾廡及龍墀上在壝內外者列于堂東西廂及後廡以象壇壝之制仍先繪圖以聞壬申詔輔臣與禮官設神位于大慶殿上五室內太室中北昊天上帝位皇地祇在左皆南向一祖二宗在東西面黃帝在太皇帝西南北向人帝在左少退青赤白黑帝各從本室人帝在左少退神州地祇日月北極天皇大帝並設于五室之間其位少退五帝神州日月北極天皇于郊壇為第一龕位五官句芒等設于明堂庭中少東南別為露幄五楹十二次紫微垣內官五方嶽鎮海瀆歲星與熒鎮星以七十二位于東西夾廡上版設于郊壇為第二龕位二十八舍黃道內官角宿攝提五方山林川澤以下二百七十九位于丹墀龍墀道東西版設于郊壇為第三龕位並通外天官及眾星五方墳衍原隰以下四百九十六位並東西廡周環殿後版設以北為上于々郊壇為內壝之內外位倣古明堂之制又稱為壇壝位敘相類云初禮官言按通禮昊天配帝周蒼牲二五帝五人帝各依方色用牲十犢因朝日郊祀神位至多亦止用犢四羊豕十六今明堂猶用七犢以薦上帝配帝五方帝羊豕各五薦五人帝既報可再詔合祭並侑及親獻五帝神州禮官請更增四犢凡用犢十一羊豕以依郊例各用十六薦日月以下從祀神位從之五月丁亥朔禮院上新作明堂神玉及瑞玉初上謂輔臣曰前代禮神有祭玉瑞玉今獨有瑞玉元乃于祀典闕乎少州適貢玉乃擇其良製為琮玉等九器其取瓚九粹温祭玉之備始于此唐太常卿王起以當時祀事用瑞玉下有司作禮神玉于是遺琮璧並用瑞玉等九器祭以歲之唐以來玉已不備甲午禮院上明堂五室制度圖丁酉明堂禮儀使言將來行禮請皇帝初詣昊天上帝位次皇地祇青赤黃白黑神州地祇位奠玉幣次詣太祖太宗真位奠幣酌獻之序如之又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日用律從之九月庚戌詔樂曲名宗祀同者更之六月己未內出御撰明堂樂八曲以君臣事物配屬五音凡二十音為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為七音凡三十聲為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聲為一曲皆黃聲為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為二曲皆无為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二十聲為三曲亦无射為均皆自黃鐘宮入无射如合用四十八五十七聲即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徵聲自同本律及樸鼓吹警嚴曲合宮歌並隸于太（周明堂樂見樂門）秋丁未上封者言明堂酌

献五帝宵安之曲並用黃鍾一均声此乃國朝帝祀五時迎氣
所用旧法若於親行大饗即所未安且明堂之位木室在寅火
室在巳金室在申水室在亥蓋木火金水之始也土室在西南
蓋土王之次也既皆用五行本所王之次則献神之樂亦當用
五行本始律各從其音以為曲其宵安五曲宜以無射之均太
簇為角献青帝呂為徵献赤帝林鍾為宮献黃帝夷則為商献
白帝左為羽献黑帝詔兩制官同太常議上竟臣等言大享日
追事雖醉更詔從遇大礼詳定以聞入月子孫奏為恩奉以大
享為罷自如杭州范仲淹奏建昌軍草本李遘撰明堂圖義遘
能研精經訓會同大義按而視之可以與制今朝廷行此盛礼
千載一辰何斯人之幸上要聖作經具錄以進應封論之際有
所補助詔送兩省看詳稱其李覯優博授試太學助教丙寅年
澤鄭叔豹上宗祀書三卷述明堂制度及配享冕享冕服之義
丁丑詔立冬罷祭神州地祇初礼院以黑帝及神州地祇皆當合
祭于明堂請罷立冬之祭上以四時迎氣不可輟止罷祭神州地
祇時積雨弥旬帝請禱禁中甲夜斋于文德殿天日登霽人情
胥說已酉朝饗景靈宮庚戌享太廟辛亥大享于明堂以太祖
太宗真宗配從祀如圜丘大赦文武職官及分司致仕官
並特與轉官內臣入仕十年未迁改即不為永例冬十月丙寅
天章集英殿以明堂礼成飲福也辛未詔宮臣文彥博宋庠參
致岳告諮檢討王洙編修大享明堂記皇祐三年春丙戌文彥
博等上明堂記二十卷紀要二卷上為之序錫段以賜近臣
編修官王洙加史館修撰仍俟知制誥有闕除之

康定元昊援遼

仁宗皇帝明道元年冬十一月定難節度使守太傅尚書令兼
中書令西平王趙德明封夏王德明凡娶三姓母米氏生元昊
性凶鷙猜忌面圓高準長五尺餘少時衣長袖緋衣冠黑冠佩
弓矢從衛步卒張青蓋出乘馬以二旗引百餘騎自從曉浮屠
學通蕃漢文字按上置法律書常携野戰歌太一金鑑引兵襲
破落隔可汗王破之奪甘州數諫德明毋臣中國德明輒戒之
曰吾久用兵終無益徒自疲耳吾族三十年衣錦衣綺衣此聖
宋天子恩不可負也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姓所便英雄之
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為既陷甘州復奉兵攻拔西涼府未踰時
德明先元昊絕立返州以詔報視朝二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
書令命開封府判官度支員外郎朱昌符為祭奠使六宅副使
內侍押班馮仁俊副之賻贈絹七百疋布三百疋副以羊麪上
事酒并婆賻物稱是皇太后所賜亦如之帝与皇太后為德明
成服於苑中百官奉慰
癸亥制授元昊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定難節度夏銀綏宥靜
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使西平王以司封員外郎判閤折
司楊告為旌節官告使礼賓副使朱允中副之元昊既襲封
卯陰為擬計時改元明道而元昊避父名輒稱顯道於中國難
奉貢然僭已萌矣初封使者設度自尊大而告徒坐即當

生不爲虛又別座後有數百人鍜声知其必敗獨畏懦不敢言
書元恭子也丙申詔蘇州所沒丁謂莊田還給其家仍以其
子前内殿承制翊爲供奉官
景祐元年趙元昊始寇府州閏六月乙丑府州　昊自正月後
數入寇詔并代部署司嚴兵備之秋　月先慶州柔遠砦部
巡檢嵬逋領兵入夏州界攻破後橋新修諸堡是月趙元
昊率万餘衆來寇稱報仇亡都巡檢楊遵柔遠砦監押盧
訓以騎七百戰龍馬嶺敗績還慶路都監斉宗矩走馬承受
趙德宣寧州都監王文援之次節義峯通事蕃官言虜多伏
兵不可進懷宗矩不聽伏兵發宗矩被執久之以宗矩還詔

求其軍敗宗矩等敗軍状以聞八月徙劉平爲環慶路副都
部署上初擢平爲四廂謂左右曰平所謂詩書之將也平在定
州嘗建言臣前在陝西見元昊車服僭切勢且難矣宜嚴備
之不能及是又戒平曰知卿有將畧可妄以邊寄卿其勉之加
賜錢百万十月趙元昊自製蕃書始爲返計身揭納亡命峻
誅殺以兵法部勒諸羌始衣白窄衫氈冠紅裏頂冠後垂
紅結綬自號嵬名吾祖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其偽官分
文武或靴笏幞頭或冠金帖鏤冠緋衣金塗銀黑束帶佩蹀躞
穿靴或金帖紙冠間起雲紋帖子紙冠餘皆禿髮耳垂環紫
旋襴六垂束帶佩解結錐短刀矢弓韉來靴皮鞍打跨鈸拂民

庶衣青綠用此以別貴賤元昊初制禿髮令先自禿髮及令
國人皆禿髮三日不從令許衆殺之每欲舉兵必率酋豪與
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未所見擇取其長是
歲秦始寇西邊殺掠居人下詔約束之私以元日例遲既逾月
乃更廣運來母氏族人山喜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酖其母殺
之沈山喜之族于河遣使來告哀詔起復鎮軍大將軍左金吾
衛上將軍充外置同正員以内殿崇班閤門祇候王中庸
爲致祭使兵部員外郎白起居舍人郭勸爲弔贈兼起復
官告元昊踰違勸等百万勸恚拒不受屯田員外郎張元者全
弟也憂邊有奇節常道列鎮戎軍上言趙德明死其子元

昊善誅殺勢必難制宜亟防邊論西北攻守之計章數十上〻
欲用之會丁母憂景祐二年十二月趙元昊遣蘇奴兒將兵
二万五千人攻唃廝囉敗死畧盡蘇奴兒被執元昊又自率衆
攻犛牛城一月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縱殺戮又攻
青唐安二宗哥帶星嶺諸城唃廝囉部將安子羅以兵十
万絕歸路元昊晝夜戰二百餘日子羅敗然兵溺宗哥河及
飢死過半元昊又嘗侵唃廝囉并兵臨河湟廝囉知衆寡不
敵壁鄯州不出陰閱元昊願得其虛實元昊已渡河插旗幟
志其淺廝囉潛使人移植深處以誤元昊及大戰元昊潰而歸
屠士視幟渡溺死十八九所鹵獲甚衆唃廝囉來獻斛捷

加厮囉節度使同知樞密院韓德以謂二虜皆藩臣今不能
諭令解仇乃因捷加賞非所以御四夷也議遂寢
景祐三年冬趙元昊自制蕃書十二卷字畫繁冗曲屈頗類符
篆教國人紀事悉用蕃書私改廣慶元年再舉兵攻回紇陷
瓜少蘭三州冬有河西故地將謀入寇恐唃厮囉掣其後復
舉兵攻蘭州諸羌南侵至馬御山築城屯川會留兵鎮守絕
吐蕃與中國相通路
寶元〻年春正月癸卯元昊請遣人供佛五臺山乞令使臣
引護并給館券從之元昊實欲窺河東道路故也已而鄜延
路鈐轄司言趙山遇遣人至金明縣乞都監李士彬納降已
令知之詔鈐轄司反環慶涇原麟府等路各謹守候如山遇
復遣人至但令士彬以之意約回發令還防安靜初趙元昊
悉會諸部酋豪刺臂血和酒置髑髏中共飲之約先寇鄜延
欲自德靖塞門赤城路三道並入有諫者輒殺之山遇者元
昊從父也數正元昊不聽山遇畏誅先遣人持偽告詣士彬絕
黃河南渡發部落内屬而挈其妻入野利羅子呵遇及親
屬二十二人以珍寶名馬來降是月庚子至保安軍知保安
軍朱吉以告之延州郭勸勸與鈐轄李渭狐疑不敢受先是
山遇等嘗寄珍寶于士彬以万數勸詰士彬士彬利其物答
云無有言未嘗招誘之勸謂亦以爲德明納貢四十年有
山附者未嘗招并議遣還仍約束緣邊勿受降者於是奏入因
降此詔勸謂尋遣山遇還山遇不可即命監押韓周執
山遇等送元昊至宥州積坡元昊集騎射而殺之山遇名惟亮
弟惟永分掌左右廂兵元昊惡其不從常語惟序曰汝告
山遇反吾以山遇官爵與汝不然俱族滅矣惟序不忍更
以告山遇山遇欲來降與惟序曰南朝無人不知元昊所爲將
不信兄乞必受圍山遇曰事已至此無可奈何若南朝有福
則納我矣遂告其母〻曰汝自爲計我年八十餘不能從汝去
爲汝累當置我空中縱火焚之山遇等如母言及爲韓周
所執號稱寃同見元昊于宥州元昊衣錦袍黃帽胡冒不
肯受山遇等曰延州誘我叛臣我當引兵往延州於知州廳前
受之因就擒良久乃肯受將元昊自稱元年已數年元年者華
言青天子也謂中國爲黃天子元昊既殺山遇遂謀僭號十二
月丙寅鄜延路都鈐轄司言趙元昊反年未從環慶路副
署殿前都虞候邕州觀察使劉平爲鄜延路副都署范雍
爲振武節度使知延州詔陝西河東沿邊旧与元昊界互市
處皆禁絕之寶元〻年冬甲戌趙元昊禁壇受冊僭號大
夏始文英武興法建孔仁孝皇帝改元大慶二年天授禮法
延祚元年遣潘乞布易里馬乞點兵集蓬子山自詣西涼府
祠神仍遣使以僭號來告二年正月初元昊遣使稱偽官抵

延州郭劝李謂留其使具奏元昊雖僭中国名號然閱其表
亟尚稱臣可漸以礼屈願与大臣熟議詔許使者赴京師劝
等令韓周与使者及東華門始去胡服朝廷發亟讀其表曰
臣宗祖本後魏帝赫連之旧国拓拔之遺業也遠祖思恭當
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名祖継迁大奋義旗悉降諸部收
臨河五鎮下沿境七州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臣偶以
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革樂之八章為五音裁礼之
九拜為三拜表冠既就文字既行礼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
達靼張掖交河莫不從服軍民屢請願建邦家是以受冊皇
帝位伏望陛下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謹遣専涉俄
疾你厮悶臥並令济嵬伽崖妳奉表詣闕以聞趙元昊為書
及錦袍銀帶投鄜延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以叛侯人
得之諸將皆疑士彬副都部署夏元亨獨曰此行間爾士彬
与羌世仇若有私約通賂遺豈使衆知耶乃召士彬与飲厚
撫之士彬感泣不數日果擊賊取首馘羊馬自効寶元二年
六月詔削趙元昊官爵除籍属揭榜于邊募人擒元昊若斬
首獻節以為定難節度蕃漢職員能帥族歸順者等地推恩
是月西賊寇保安軍鄜延鈐轄盧守勤等擊走之賊又三万
騎圍承平寨鄜延副都署許懷德時在城中率勁兵千餘人
突圍破賊已而賊復成陣有出陣前摽鞍慢罵者懷德引弓
一發而踣賊乃解去懷德均子也十二月乙丑賞保安軍守
御之功鄜延鈐轄六宅使榮州防禦使盧守勲為左騏驥使
都巡檢司指使散直狄青為右班殿直青功最多故超四資
授官西河人也是日元昊復遣賀九言齎嫚書納旌節及以
所授敕告并所得敕榜置神明匣留歸娘族而去書畧曰既先
違誓約又別降詔命誘道邊情潛謀害主疑非圣意皆公卿
異叙心背妄舍有失宏規全忘大体又云国土迎殊幸非僭
逆嫉妒何為
康定元年春鄜延環慶経畧司言元昊遣使至境議和詔所
上表如不斷臣礼受之如初西賊自承平寨退声言將攻延
州范雍聞之惧甚即奏疏言延州最當賊衝地潤而寨柵疏
土兵寡弱又無宿將為用請济師疏入未報而元昊詐遣人
乞和雍信之不為備元昊乃盛其攻保安軍自土門路入壬
申声言取金明寨李士彬嚴兵以待之夜分不至士彬釋甲
而寢翌日奄至士彬父子被擒遂乘勢抵延州城下副都部
署刘平領兵与石元孫令軍救延州夜至二川口十里止營
鄜延都監黃德和將二千餘人屯保安北巡檢万俟政郭遵
各將所部分屯雍皆召之為外援戊寅五將令步騎万餘東
行五里平令諸軍齊至二川口遇賊官軍争奮殺日暮賊以
勝兵薄戰官軍却二十餘步黃德和居陣後見軍却遂而率

麾下走保西南山衆皆隨皆潰平遣其子馳追之并力拒賊
德和不從遂驟馬遁平率餘衆退保西南山下立七寨自固
明旦賊四出合擊官軍平与孫元皆被執圍延州凡七日及
夜二將城中憂沮不知所為會大雪解去城不陷鄜延走馬
承受薛文仲入奏金明縣都監李士彬与其子殿直怀寶並
戰沒詔黃德石元孫領兵边防刘平援之士彬所部仍令延
州招集時朝廷未知延州被圍平等已敗故也士彬世居金
明有兵近十万人延州專使控扼中路衆號鐵面相公虜
畏之元昊叛乃使其民詐降士彬士彬白范雍請徙置南方
雍曰討而擒之孰若招而致之乃當以金帛使諜士彬於是

降者日至分隸諸寨甚衆元昊使其諸將每与士彬遇輒不
戰而走士彬由是益驕又以嚴酷御下〻〻多怨憤者元昊乃
陰以金爵誘其所部渠帥往〻受之而士彬不知是春元昊
遣衙校賀真來見范雍自言改過歸命朝廷雍喜厚礼而遣
之真既出境虜騎大入諸降虜皆為内應士彬時在黃堆寨
聞虜至索馬左右以弱馬進遂擒以詣元昊与其子怀寶俱
陷沒雍初聞虜大奔令士彬分兵守三十六寨勿令虜得入
怀寶諫曰今當聚兵禦寇分則勢弱不能支也士彬不從懷
寶遂力戰或曰元昊得士彬割其耳不殺十餘年乃卒於虜
中癸未朝廷始知刘平石元孫等兵敗被執延州奏到故也

延州之役左侍禁閤門祗候郭遵以西路都巡檢使屬刘平
麾下既与賊遇馳馬入陣殺傷數十人賊出驍將楊言當遵
〻揮鐵杵破其腦兩軍皆大呼復持鐵槍挺進所向披靡會
黃德和引兵先潰去賊戰益急遵奮擊期必死出行間軍稍
却即復馬以殿又持大稍橫突之賊知不可敵使人持孝索
立高處迎遵馬輒為遵所斷因縱使深入橫兵注射之中馬
馬即仆地被殺知樞密院事王鬷知河南府陳執中知青州
同知樞密院事張觀知相州天聖中鬷常使河北過真定曾
瑋〻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鬷曰何以教之瑋曰吾
聞趙德明少子元昊頗桀悍德明常使人推易漢物不如意

欲殺之元昊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閒而与漢推易之物
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失衆心不可德明為貰不殺吾使人覘
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為边患鬷時莫究所謂比再入樞密
院元昊果叛帝數問边計不能对及刘平石元孫等敗敍制
御兵久不決帝不悅宰相張士遜言軍旅之事樞密院當任
其咎於是鬷及執中觀三人同日罷黃德和誣奏刘平降賊
命御史文彥博就河中府置獄時朝廷信德和奏已發禁兵
圍平等家收其族天章侍講賈昌朝言平事未可知先收其
族使果存亦不得還矣子仕任布亦言平非降賊者知諫院
富弼力奏平引兵赴援行不淹日以奸臣不救故敗竟罵賊

不食而死宜恤其家而延州吏民復詣闕訴平戰状没上即
命罷園各賜平及元孫家絹五十疋錢五百貫布五百端時
河中獄状未決也延州之圍既解鈐轄盧守懃与通判臨卬計
用章吏訟于朝廷亦命文彦博等即河中府劾之時内侍用
事者多為守懃遊說知諫院富弼言盧守懃黄德和中官怙
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遽弼
又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始延州民請詣闕告急上
召問具得諸將敗亡之状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
富弼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尔民有急不得
訴之朝則北走契丹西走元昊矣文彦博等劾河中府獄既
得實韓琦亦言平以疲兵数千敵賊十餘万衆晝夜力戰而為
德和所累既被執猶罵賊不已忠勇不愧于古人今坐誣言
所感恤孤惻忠之典未下邊臣豈不解体乎丙午腰斬東杀
院副使充鄜延路都監黄德和于河中府仍梟首延州城
下甲子元昊陷塞門寨執寨主内殿承制高延德監押左侍
禁王繼元死之延州都監周美言于范仲淹曰賊新得志其
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蔽也今不亟完將遂失之仲淹
因屬美復城如故数日賊果來其衆数万薄金明陣于延州
城北三十里美領衆二千力戰會暮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
多設疑兵賊望見以為救至即引去既而賊出文嵩寨遂至
郭北平夜聞不解美悉衆使人持一炬狀間上山益張旗幟
四面大譟賊懼走獲中牛羊槖駝鎧甲数千計遂募禁兵築万
安城而还賊復寇金明美引兵由虞家堡並北山而下賊即
引去康定元年九月丙寅西賊寇三川寨鎮戎軍西路都巡
檢楊保吉死之明日涇原路都監劉繼宗李緯王秉等分兵
出戰皆失利繼宗為流矢中額時涇州駐泊都監王珪將三
千騎来援自瓦亭寨至師子堡賊圍之数里珪奮擊賊披靡
獲首級為多叩鎮戎城請益兵不得城縋糗糧与之師既飽
語其下曰兵法以寡敵衆必在暮我兵少衆乘其暮氣之衰可
得志也復馳入有賊將持白幟植槍以詈曰誰敢与吾敵者
槍直珪胄而傷右臂珪右手以杵碎其腦繼又一將復以槍
進珪挟其槍以鉄鞭擊殺之一軍大驚將引去會珪以馬中
箭而还賊遂留軍縱掠凡三日聞涇原鈐轄知渭州郭志高
率大兵趨三川乃退三班借職郭綸固守定州堡得不陷劉
璠堡本軍指使散直王遇弓箭手都虞侯劉用以事急出降
并陷乾溝乾河趙福三堡是役也官軍戰没者凡五千餘人
壬申環慶副都部署任福等攻西賊白豹城克之凡燒廬舍
酒務倉草會偽太尉衙及破蕩骨咩等四十一族兼燒死土
控中所藏蓄賊不知人数賊時盛兵寇保安及鎮戎軍福等
自慶州東路華池鳳川鎮声言巡边召都巡檢任政華池寨

王胡求錫鄜川監押劉世卿淮安鎮都監劉政監押張立同
設入界以牽制賊兵庚午行至柔遠寨明日犒熟戶蕃官且
戒以不得離席遂部分諸將又遣別將趙所犒蕃官行前柔
遠至白豹七十里夜漏未盡抵城下四面合擊平明城破縱
蕃部軍人等掠其巢穴委張方四十里是日晚還軍諸軍既
還賊遣百騎襲其後苑全設伏崖險賊半渡邀擊之斬首四
百級生擒七十餘人全開封人後改名恪甲午賜涇原駐泊
都監禮賓副使王珪名馬二疋黃金三十兩 繒絹二百疋
仍遣使撫諭之復下詔褒其功寨下以勵諸將尋命為本路
駐泊都監後兼行營勸金字慶置牌賜之使得專發丙申環
慶部署沂州團練使秉知慶州任福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賀州防禦使賞白豹之功也尋命福知鄜延路副都部署
十一月丁卯鄜延路部署司指使右班殿直狄青者為右侍禁
閤門祇候涇州都監青每臨敵被髮面銅具出入賊中皆披
靡無敢當者尹洙為經略判官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之
薦于副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才也二人一見奇之待遇
甚厚仲淹以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節讀
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術由是益知名
慶曆元年春先是朝廷欲發涇原鄜延兩路兵討賊議未決
詔環慶副都部署任福乘驛詣涇原議事會經略安撫使韓
琦行邊趨涇州而諜者言元昊聞兵折畫會謀寇渭州己丑
韓琦亟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凡萬八千人使福將以
擊賊涇原駐泊都監桑懌為先鋒鈐轄朱觀涇州都監武英
繼之行營都監王珪參軍事耿傅皆從琦面受福方畧之後
諸寨相距僅四十里道近且易芻糧足供度勢未可戰則據
險設伏待其歸然後邀擊之福等就道琦亦至城外重戒之
翌日福自新壕外分輕騎數千趨懷遠城捺龍川遇鎮戎軍
西路都巡檢常鼎同巡檢內侍劉肅與賊兵一消戰于張家
堡南斬數百賊棄馬羊橐駝佯北懌引騎趨之福亦分兵自
將踵其後薄之福懌合軍屯好水川朱觀武英為一軍屯落
川隔山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不使賊得遁兵邏者傳賊兵
少故福等輕之路益遠芻糧不繼人馬已乏食三日福等不
知賊之誘也悉力奔逐癸巳至籠竿城北遇賊大軍循川行
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陣以抗官軍諸將乃知墮
賊計勢不可留因前接戰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
騎衝突自辰至午陣動衆傅山欲據勝地賊發伏自山背下
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壓懌肅戰死賊分兵八千斷官軍後
福力戰身被十餘槍有小校劉進者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
將兵敗以死報國耳揮四双鐵簡挺身決鬬槍中左頰絕其
喉而死福子懷亮亦死之先是琦命渭州都監趙律將瓦亭

騎兵二千二百為軍後繼是日與觀兵會兵於姚家川福既死賊并兵攻觀英于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以屯兵四千五百來陣于觀軍西屢出略陣々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用軍賊兵益至東偏步兵先潰衆遂大奔英律珪傅皆死之監羊牧隆城酒稅營城陝西部押兵士李簡存遠寨主王愛鎮戎軍監押李禹亨二川寨監押劉鈞俱沒于陣指使及軍校死者數人軍士死者八千餘人惟觀以餘衆千餘人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夜賊引去渭州部署王仲寶亦以兵來援與觀俱還民垣距福敗處五里然不相聞知珪望見福塵熾為左圍中欲救出之軍校有觀望不進者珪斬以徇乃東望再拜曰臣非負國力不能也獨有死耳乃復入戰擊殺數十人鐵鞭至撓曲手掌皆裂奮擊自若馬三中箭三易馬最得後其丁馬左右馳擊賊殺數千人飛矢中其目遂死英知必敗勸傅避去不答叱曰英當死君文吏無軍責奈何與英俱死觀亦戒傅少避賊鋒而傅愈前不顧身被數槍乃強射一夕傅在觀營夜作書遺福以其日小勝前與賊大軍遇宜以持重戒之自為題觀名以致福軍中傳死後或言福之敗由傅督戰太急福等既違節度雖死不足咎既而福隨軍孔目吏彭忠得傅戒福書其詞諄諄即慕之尹洙為作憫忠辯說二論曰元昊負固入寇而當于吏皆不辜況循之師而敗受命

法制不立既入分出趨利故致甚敗矣至上深患焉夏六月詔陝西諸路部署司自今西賊犯塞方且出兵掩擊諸族以牽其勢自餘毋得擅行侵掠始用田況之言也秋七月元昊寇麟府州八月戊寅詔鄜延部署許懷德駐泊都監任守信劉拯巡檢黃世寧以兵萬人援麟府州又徙圍豐州麟府二州皆在河外因山為城最為險固既久士卒渴之或切知州苗繼宣取污溝之泥以飾陴元昊仰視曰諜謂我無庸戰不二日當渴死今尚有餘以污誑我也斬之城下解圍去乙未元昊陷豐州庚戌鄜延鈐轄兼知鄜州西上閤門使忠州刺史張亢為并代鈐轄專管勾麟府軍馬公事代康德興也時元昊已陷豐州引兵屯琉璃堡縱騎鈔麟府間一州閉壁不出民乏水飲黃金一兩易水一杯朝廷議棄河外守保德軍以河為界未果因徙亢起復之亢單騎扣府州城門開不敢亢乃載新軍馬也出所授敕示城上既入即開門縱民采薪芻汲澗谷然虜騎尤行出抄掠漢田亢以州東焦山有石炭穴為築東勝堡下城旁有蔬畦為築金城堡州北沙坑有水泉為築安定堡置兵守之募人獲于外騾鑣毋持兵衛送者均其淨德時蓍兵敗北無鬬志乃募役兵夜潛隨道邀擊虜游騎比明或持首級來獻亢攜酋之衣以錦袍旨兵始感奮曰我曹不苦復守又鞭使敵博士富之幸利皆願一戰

亢知可用始孫李珣堡謀伏賊寨旁卒中見老羌方炙羊
髀占吉凶驚曰明日當有急兵且趣避之皆笑曰漢兒方藏
頭膝間何敢至此亢知無備乃夜引兵襲擊大破之斬首二
百餘級廢龐青堡迺築並城寨於步紀溝以捍寇路鄜延
都監西京作坊使貴州刺史王信為本路鈐轄兼兩路都巡
檢使信初為鄜延都監始至之夕虜衆號數萬傳城單吏氣
懾不知所為信領勁兵二千從出南門與賊戰不利失其前
鋒因按軍不動遲明陟上東山望衆勢而下擊走之追襲
大獲而還為懷敵敵信又出兵拒賊仔斬甚衆先是屯田員
外郎張旨通判府州州依山無外城旨將築之州將曰州城
險敵兵必不來旨不聽城垂就寇大至乃聯巨木補其缺守
以強弩陴中外不相聞者累日民心震恐庫有買馬錢數千
旨矯詔募守卒卒皆東望呼萬歲賊以為救至州無井民取
河水以飲賊斷其路旨夜開門率兵居民汲力戰賊死傷
者衆遂解去以功遷都官員外郎旨河內人也鄜州都監王
凱者全斌曾孫常出雙峰橋染枝谷遇虜破之又破龐青黃
羅部再戰于同候峰前斬首三百八十七級焚蕩驅獲馬牛
橐駝器械以數千計虜圍麟州衆城拒閉晝夜二十一日始
解去時遷西頭供奉官代遷虜兵抄掠道不通以為內殿崇
班麟府路都巡檢使與同巡檢張岊護糧道於青眉浪虜
大至與岊相失乃分兵出其後夾擊之復與岊合斬首六十
五級又入兔毛川賊衆三萬凱以兵六千陷圍流矢中面鬪
不解至暮虜潰入斬首八百十六級自蹂踐死者以數千遷
南作坊副使張岊者府谷人以貲為牙將有膽略善騎射天
聖中西夏偽觀察使阿遇有子來歸阿遇寇麟州虜邊戶約
還子然後歸所虜麟州還其子而阿遇輒背約安撫使遣岊
詰問岊造帳中以逆順諭阿遇阿遇語屈留岊與食阿遇抽
佩刀貫入肉啗岊岊引吻就刀食肉無所憚阿遇張弓挾鏃
指岊腹而彀岊食不輟神色自若阿遇撫岊背曰真男兒也
翌日又與岊縱獵有兔起馬前岊發兩矢連斃二兔阿遇驚
服遺岊馬盡悉歸所虜如故約用將補為來遠寨主手殺偽
首領號兒奪其甲馬時年十八名動一軍元昊犯鄜延鄜
府憤岊為教練使從折繼閔破浪黃黨兒兩族射殺數千人
斬偽四王敦保以功補下班殿侍三班差使賊勢方熾中人
促餽軍衣至麟州虜騎充斥不得行使岊與管押官兵同齎
遣岊以騎五十往護之至青眉浪遇賊接戰流矢貫頰岊拔
矢鬭愈力奪馬十二匹而還賊圍府州攻甚急城西南角陴
下賊將登衆譁曰城破矣岊乘陴大呼令兩人持一人來賊
為稍却衆心乃安飛矢中右目不自救三日晝夜督戰又帥
邑士開闢復州人汲于河北圍解城中不乏水以勞遷右班

殿直然賊游兵常往來境中邀奪餽運以臣爲鄜府州道路
巡檢至浮栢堝遇賊數千分兵邀擊斬首百餘級奪兵械馬
數百疋劫民田比秋成禾穫臣以計干張亢得步卒九百人
護之大敗賊于龍門川徙諸將通麟州粮道破賊于栢子寨
改左班殿直內侍宋永誠傳詔塞下臣護永誠過賊三松嶺
賊以精騎挑戰矢中臣臂猶躍左右馳射諸將乘勝而進賊
皆奔潰特改西頭供奉官以爲賞薄又遷內殿崇班賊屯豐
州將據有其地臣與諸將一日數戰以爲嵐州刺史耶布移
守貴二寨俘獲萬計又有王吉爲麟州通引官被圍急苗繼
宣募吏民通信求援吉應募繼宣問須幾人從行吉曰今虜
騎百里無隙用衆請毀髮衣胡服挾弓矢負糗糧詐爲胡人
夜縋出過虜問之輒爲胡語荅之兩晝夜然後出虜寨之外
走詣府州告急府州遣所部救之吉復間道入城城中皆呼
萬歲及圍解除吉本職本州指使吉嘗從王凱及中貴人於
兵數十人卒遇虜數萬騎中貴人惶恐以手節自經吉曰官
何愚不得死何不且合吉戰若吉不勝死未晚也因使其左
右數人守中貴人曰貴人不虞常人斬若屬因將所部先登
射殺虜大將虜衆大奔衆軍乘之虜墜崖死者萬餘人又嘗
與虜戰其子文宣年十八從之戰罷不見文宣其麾下請入
虜中求之吉止之曰此兒爲王吉子而爲虜所獲尚何以求
爲須之大宣擧二首級以至乃喜曰如此真我子也吉每與
虜戰不過一矢即捨弓矢袒而出手殺數人然後反曰及其
張弓挾矢之時追往抱之彼捨仗與拒我則成擒矣吾前後
數十戰未嘗發兩矢也吉與張臣齊名卒不至顯官至寅知
諫院張方平又上疏言自元昊叛命以來王師數出無功蓋
其出兵氣鼓蓋盛今自陝西四路可東麟府遠近輸輓供給
天下爲之當疲而群嚴恐甲不可以日月期也臣常聞自邊
來者詢賊中事多云賊爲叛三年雖常得邊戍重於奔衆故
必歲年乃罷一入邊陲城寨未能有咫尺寸之地而絶其俸
賜禁諸關市今賊中尺布可值錢數百以此揣賊情安得不
困天災狀得志則驕逆稍困則卑順然其事已於大困爲執
懷有悔心勢未能自遣誠願建議默招徠而非時無名事六
難今冬因南郊大禮宜特推恩因以示綏懷之意或時降一
詔或旁之敎文或擇選臣之有名望者乘使以諭上意暹彰
朝廷德義之厚而無損威重之體使天下知陛下至誠憐處
爲生靈計至于天地鬼神亦當勸仁而祐順上喜曰是吾心
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
之福也
西夏詔延州若元昊專遣人投進表章即且拘留之先具事
狀以聞若令當官侍臣書至州須候朝廷處分然後報之始

用張方平議也慶曆三年正月范仲淹巡邊至環州〻屬羌
陰連屬為邊患仲淹謂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堅
固乃奏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尾籍請留世衡詔仲淹更擇
人仲淹言非世衡則屬羌不可懷詔從仲淹所請有牛家族
奴訛者屈強未常出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詰朝行勞
其族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
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卧帳中謂世衡必
不能至世衡蹵而挺奴訛大驚率其族羅拜聽命人見兀二
族父慶嶋補世衡招之不至命蕃官慕思出兵討之其後百
餘帳皆自歸莫敢貳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
待人隸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好其事請某事輒
因中否而与奪之由是人〻自勵雖屠販昌夏皆精於射虜
不敢復近環州初世衡在青澗為居吏所訟以不法事按驗
皆有狀厩籍言世衡被刑　立青澗城君拘以法則邊將無
所措手詔勿問及步　州諸籍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鉄石也
今日為公淚　戊子降詔獎諭知延州厩籍等以籍與修橋
子谷塞城也元昊之據承平寨諸將會兵欲攻討洛苑副使
种世衡請發三日粮直擣巢穴又思使周美曰彼知吾來必
設覆待我不如間道掩甚不意世衡不聽美獨以兵西出昊
寨谷大破賊而世衡等獨無功未几賊復掠土掩寨美逆擊

於野家店追北至托拔谷敗其衆以功迁右騏驥使還軍屯
不平寨又築柵於葱梅官道谷以扼賊路令士卒益種營田
歲收穀六千斛後弄家由廳子部西济大里河曆礼万多務
二百帳焚其積聚以歸厩籍与范仲淹交薦之除鄜延都監
迁賀州刺史二年五月癸卯西上閤門使忠州刺史兵代鈐
轄晉句鄜府軍馬殊元領果州團練使為高陽關鈐轄初麟
州狄未通鎮路閉隔救元自護與知賞物送麟州賊既不得
鈔隨以兵數万趋柏子寨邀戎歸元所将纔三十人元叙怒
之曰吾等已陷死地前闘則生不然為賊所屠無餘也士皆
感勵會天大風順風擊之斬首六万餘級相蹂躪崖谷死者
不可勝計奪馬千餘匹乃修建寧寨賊数出争逐戰于兎毛
川元自以大陣抗賊而使驍将張岊以短兵強弩数千伏山
後元以万勝軍皆京師新募市井無頼子弟疲懦不能戰遇
賊必走賊目曰東軍素易之而虎翼卒勇悍陰易其旗以誤
賊　果趋東軍而值虎翼卒搏戰良久發伏賊大潰斬首二
千級不逾月築清寨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麟州路始通
元復奏今所通特往來之径尔寨皆虛空無所阻若增築並
邊諸栅以相維持則可以廣田牧河外势益強欲未下而朝
廷慮契丹将渝盟乃從元高陽慶之西北馬鋪寨當傍橋川
曰罷在賊腹中范仲淹欲成之度賊必争密遣子純祐与蕃

將趙明光擬其地引兵隨其後諸將初不知所向行至柔遠
始號令之版築畢具旬日城成是歲三月也尋賜名大順賊
覺以騎三万來戰佯北仲淹戒弗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成
白豹金湯皆截然不敢動環慶自是寇益少癸亥新知邠州
觀察使范仲淹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鄜州觀察使
龐籍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並從所請也初仲淹上
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胡頗親愛臣呼臣為
龍圖老子今改觀察使則與諸族首領名号相亂恐為賊所
輕且無功不應更增厚祿辭甚切至表二上乃從之閏九月
涇原副都部署葛懷敏與元昊戰沒于定川寨先是元昊声
言入寇是月辛未朔王沿命懷敏將兵救之己卯至瓦亭寨
遣本寨都監許思純蘄環慶都監劉賀以番兵五千餘人為
左翼天聖寨主張貴為殿後戊子進屯五谷口知鎮戎軍曹
英涇原路都監趙珣西路都巡檢李良臣孟淵皆自山外來
會沿還　使向進劉湛為先鋒趙珣總奇兵為援及大軍
寨給芻秣未絕懷敏即離軍夜至安遠堡凡一　唐寅領人
軍自鎮戎軍西南人先引從騎百餘以前走馬承受趙政以
為距賊近不可輕進懷敏乃少止　養馬城曹英及涇原都
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戎　李岳西路都監瑋等分兵屯鎮
戎城六里夜則入城自守凡三日　至是亦趣養馬城見懷敏

開元昊徙軍新壕外乃奴質明掩襲趙珣謂懷敏曰賊遠來
利速戰其衆數倍銳其為今之計且以奇制之宜依馬柵城
市柵扼賊歸路固守鎮戎以便餉道俟其衰擊之可必勝不
然必為賊所虜懷敏不聽命諸將分四路趣定川寨劉湛向
進出西水口趙珣出蓮華堡曹英李知和出劉璠堡懷敏出
定西堡既而知和與英督軍夜發辛卯劉湛向進行次趙福
新堡遇賊戰不勝保向家峽而趙珣曹英李良臣孟淵等將
趣定川懷敏且令援趙福堡未行諜言賊已屯邊壕上復召
珣等入定川會李知和麾下蕃落將報賊五千人劉定川寨
北須之王文李知和定川寨主郭綸人報已拔柵踰壕懷敏
命趙珣與其子宗晟先行日几午懷敏入保定川寨賊毀版
橋斷其歸路列為橋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絕定川水泉
上流以飢渴其衆劉賀師蕃兵鬥于河西不勝餘衆潰去懷
敏為中軍屯寨門東偏曹英等陣東北隅賊自偏江川葉燮
會出四面俱至先以銳兵冲中軍不動回擊曹英黑風自東
北起部伍相失陣遂擾士卒攀城堞爭入英面被流矢仆壕
中怀敏所部兵見之亦奔駭懷敏為衆所擁蹂躪几死與至
甕城久之乃蘇怀敏遣士据門橋　敗於鎮戎葛懷敏敗於
渭州賊声益震然所以復守巢穴者蓋鄜延路屯兵六万八
千環慶路五万　万秦鳳路二万七千有以牽制其勢故也

冬十　西鄜延鈐轄西京作坊使貴州刺史王信為保州刺
史本路部署鄜延都監西上閤門使狄青為秦州刺史涇原
部署涇原都監兼知原州左藏庫副使景泰為西上閤門使
本路鈐轄兼知鎮戎軍皆賞其破賊功也後三日信及青各
本路經略安撫使招討副使始賊以兵十万分二道一出劉
璠堡一出彭陽城入攻渭州舊懷敏援劉璠戰岾峒北敗沒
賊踰平涼至潘原泰率兵五千從間道赴援而先鋒左班殿
直張迥逗遛不進泰斬以徇遇賊彭陽西裨將夏倓覘以為
衆寡不敵欲退守彭陽泰不許乃依山而陣未成列騎來犯
短兵接泰陰遣三百騎分左右翼張旗幟為疑兵賊排佃不
進欲遁去將校請進擊泰止之遣士伏山果得伏兵与戰遂
斬首十餘級先是以西邊將有戰功特召見之環慶都監宮
苑副使范全入奏近制知天都左右廂点兵巢未知寇出何
路上曰適有邊奏已犯高平軍劉璠堡可乘驛亟往逐近札
賓使崇州刺史環慶鈐轄手詔繼范仲淹麾下起兵赴援
晝夜兼行比至平涼賊已解去狄青時亦被召會賊寇渭州
急乃命畫形以進辛亥以環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沿邊招
討使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兼知慶州范仲淹秦鳳路部
署經略安撫使沿边招討使秦州觀察使知秦州韓琦並為
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鄜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
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兼知延州龐籍為左諫議大夫舊
懷敏敗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居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
衆六千由邠涇援之知賊已出塞乃旋帝始聞定川事按圖
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
淹可用亟加職遷官仲淹以西師久無功宜取乞賜貶降以
謝邊陲辭不受命不聽琦初拜觀察使獨不辭曰吾君方憂
邊豈臣子擇官之時乎而仲淹等累辭未聽琦奏乞并罷所
受且言恐不知臣者謂他路辭之為得宜臣則壯年貪祿而
已會有詔令琦依樞密直學士立位繫銜琦又言朝廷定著
不可以思亂略不聽至是乃環舊職又遷其官琦辭所遷官
曰臣得還舊職固榮矣賊犯隣境臣雖督遣援兵實無毫髮
之助宜不當復遷不聽癸丑贈懷敏等官有差懷敏通時事
善候人情故多以材薦之及用為將而輕率昧於應變遂至
覆車丁卯涇州觀察使知渭州王沿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刑
部郎中降知虢州坐懷敏之敗也沿始教懷敏駐軍瓦亭及
懷敏趍鎮戎沿馳書戒勿入第皆城為寨以養師誘寇至發
伏擊之可有功懷敏弗聽進至定川果敗寇乘勢勝犯渭州
沿率州人乘城多張旗幟為疑兵先是沿子豫謂懷敏非將
才請沿奏易之不聽故及此三年正月癸巳延州言元昊遣
偽　使伊州刺史賀從勗來納款叔元昊納款事見經 川白夏黑門 庚戌

右正言知制誥梁適假龍圖閣學士左諫議大夫使延州與
龐籍議所以招懷元昊之礼也於是許從最赴闕癸卯著
作佐郎簽書保安軍判官事邵良佐假著作郎使夏州先是
良佐与賀從最詣闕館于都亭西驛承受使臣取元昊書中
書樞密院諭從最以所齎來文字名体未正名上一字又犯
圣祖諱不敢進却令齎回其称男情意雖見恭順然父子亦無
不稱臣之礼自今上表只稱旧名朝廷當行封冊為夏主賜
詔不名許自置官屬其燕使人坐朶殿之上或遣使往彼亦
如接見契丹使人礼如欲差人於界上承領所賜亦聽之置
榷場於保安軍歲賜絹十万疋茶三万斤生日与十月一日
賜齎之計進奉乾元節及賀正其沿邊兵後蕃栅並如旧仍
命宋佐与從最等同往議定以聞乙酉元昊復遣呂你為之寧
拾寨黎罔聿喚与邵良佐俱來所要請凡十一事其欲称男
而不為臣狀執前議也丙戌元昊始臣自号夏国主復遣尹
与則楊守素來議事鄜延經畧司言西賊寇青澗城宣武副
都頭刘岳等与戰敗之詔功第一迁兩資次迁一資四年冬
十月初元昊以誓表來上其詞曰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
自今須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边
人逃亡亦無得襲逐即以歸朝廷歲賜乞如常數無致改更
臣更不以多事于朝廷今本国自獨進誓文而輒乞俯頒誓

詔蓋欲世〻遵承永以為好倘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
渝変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庚戌賜誓詔曰朕臨制四海廓
地方里西夏之土世以為服今乃納忠悔咎表于信誓質之
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無有渝変申復懇至朕甚嘉言俯
閲來誓一皆如約所宜明諭国人藏書祖廟乙未冊命元昊
為夏国主更名曩霄其文曰咨尓曩霄撫奚有衆保于右壤
惟尓考服勤王事先啓乃邦洎尓承嗣率循旧物向以称謂
非正趨侯有言郇民未孚師兵労戍而能追念前背自帰本
朝勝章累請遣使係道忠悃内禽誓言外昭要質天地鑒情
日月朕嘉尓自新故遣尚書祠部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礼使
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張士元充副使持節冊命尓為夏主
永為宋藩輔光膺寵命可不鏗歟朝對衣黄金帶銀鞍勒馬
銀絹茶等物段所賜教書為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置榷場
於保安軍及高平寨第不通青塩然朝廷每遣使往館於宥
州閲律則未賀正旦自是歲以為常時律則以留延州議事
故後時也甲申詔曰朕以元〻之故巳赦曩霄罪復許為藩
臣納誓寢兵与之更始朕念興師以來陝西土暴露良苦民
疲轉餉其降擊因罪一等秋苦釋之边民賜緡錢民去年逋
負視皆勿責蠲其租税之半麟府州常為羌所寇掠除逋負
視此進士一本諸科兩本並与免今年取解五月夏国主曩

宵遣使來謝冊命八月詔陝西河東嚴戒邊吏毋得輒有生
事幸朱治班曆于夏國

仁宗經制西夏要畧

景祐元年十二月屯田員外郎張亢者奎弟也豪邁有奇節
常道判鎮戎軍上言趙德明死其子元昊喜誅殺勢必難制
宜亟防邊備論西北攻守之計凡十工〻數用之今丁母憂
寶元二年甲寅知延州郭勸落職知齊州鄜州李渭降尚食
知汝州王不察虜情也朝廷雖知元昊就書遇其使初議誅
元昊使者參政程琳以兵交使在其間宜善遣之王隨德執
中皆欲執其使盛度等不可卒遣之三月壬寅右正言吳育
言畧曰伏望陛下從容延對左右大臣討論闕政博訪群議
修節用愛人之道求訓兵練將之策則一方小警不足慮也
上嘉納之丙午吳育又言聖人統御之策夷夏不同雖有戎
虜之君向化賓服然待以外臣之禮羈縻勿絶而已一有背
叛來則禦之去則勿追蓋異俗殊方視如犬馬不足責也今
元昊若止是款邊當置不問若已見叛狀必須先行文告以
詰其由不足中國叛臣即加兵討大凡兵家之勢征討者貴
在神速守禦者利在持重況夷狄之性惟事剽掠因而偽遁
多誤王師武夫氣鋭輕進貪功或陷譎詐之機今宜明烽候
堅壁清野以挫剽急之鋒徐觀其勢此廟堂遠算也初元昊
反書聞朝廷即議出兵群臣爭言小醜可即誅滅育獨建議
元昊雖名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窮漠之外服叛不常
宜外置之示以不足責且彼已僭輿服夸示酋豪勢必不能
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撫而收奏入宰
相張士遜笑曰人言吳正言心風果然於是育復奏俱不報
癸卯賈昌朝上書畧曰今西夏猖狂出師命將以遣朝廷之
憂臣謂此不足慮而國家用度素廣儲蓄不厚民力頗困是
則可憂自大聖以來屢詔有司節省用度至今未聞有所施
行又云宋受命八十載可謂治平矣然節愛之術有所未至
邊陲雖寧兵備不省徭役雖簡農務不篤外奉幣聘內豐廩
假自餘虛用冗費難以悉數願陛下鑒已往之失察當今之
務取景德以來迄於景祐凡百用度靡有巨細核其出入之
數約以祖宗舊制其不急皆省罷之詔樞密學士張若谷右
諫議任師中右司諫韓琦與三司詳所奏定奪省減以聞其
定鄜部署夏守贇上召用之入見帝問西事守贇曰平時所
屯兵馬不及千餘弟可禦草寇耳賊兵甚至固守不暇安能
出鬥耶宜并兵扼沖要伺便邀擊可以成功帝然之韓琦言
滅者浮費如自禁宮始詔從之六月丙寅遣魯經持詔諭唃
廝囉使擊元昊卒不能也先是詔陝西安撫廳籍諭首如永
興夏竦議西鄙事丙子竦言畧曰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

討攻守之便議進討者是為無果若善治地壘修利器械約
束將佐控扼險要但趣過于歲月不預計于勝負是今之常
制也謹上十策一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為藩
蘺三詔諭嘶啰父子用力破賊四度地形險易遠近寨柵多
少軍士勇怯而增減其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
兵號神虎保捷州各一二千人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
獵戶以備城守八近邊小寨毋積芻糧賊攻急則棄小寨入
保大寨以全兵力九關中民坐罪若入過誤者許入粟贖罪
銅一斤為粟五斗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及減騎軍
以紓饋運當時頗採用之秋九月甲寅直集賢院田況上疏
言趙元昊反狀有素者六事云是六者歲月已久中外共聞
天子不得知朝廷不為備養成深患遂此大發此兩府大臣
之罪也臣今略舉條以止為戎事不論其他伏惟聖明詳擇
一不斬其使以破其謀二今始用武而遽褒軍以驕兵三不當
惜內府而取于民四不當限官而爭土五馬步之賞等不足
以激勸六購募元昊科格無益七宜罷宦官守贊之職而別
選才能八不接見武臣非所以廣接納十一月修起居注宋
祁上疏論三冗三費冗兵冗官僧道齋醮董修之費寺觀卒
使司官之費使相節度之費時陝西用兵調費日促又言人
不率則不從上不先則下不治陛下宜躬服至儉風示四方
衣服器膳無溢侈靚請自乘輿始錦繡珠玉不得妄費必自
宮掖始天下響應民業日豐人心不搖師役可舉雖使風行
電掃飲馬河兩蕃驕戎酒可玩之掌股中矣閏十二月直史
館蘇紳陳八事一重爵祿二慎選揀三明薦舉四異服章五
適才宜六擇將帥七辨忠邪八修預備預備之道莫若安
民而厚利富國而足食欲民之安則為之擇守宰明教化欲
民之利則去兼并禁苛末恤其疾苦寬其徭役則民安而利
矣欲國之富則崇節儉尚質素絕浮費欲食之足則省官吏
之冗去兵籍之蠹絕奢靡之費書奏帝嘉納之紳又請詔西
邊為入討之計云以十年防守之費為一歲攻取之資其論
利害甚多知延州范雍言西邊守禦利害知制誥葉清臣論
西邊兵備虛弱御史環慶副部署[illegible]亦上攻守之策云請召
夏竦范雍與兩府大臣議定攻守之策令邊臣遵守初夏竦
請置土兵易戍兵東歸令既下知河中府楊偕言不可朝廷下
竦議竦奏土兵其利六慮有小人不忠以謀非出己曲要破
壞果有楊偕上書熒惑聖聽但偕所言以少擊眾乃虛語若
偕能之乞命以代臣盡武邊兵千人留百官留千果以此平
克為寇即乞不次推賞如其不能亦乞嚴譴以戒誑惑詔以
竦章示偕偕奏云臣之所陳蓋謂增兵習既不精徒費國用
事未平而中國先困竦乃以臣為不忠其用意非獨欲中

傷臣亦欲傾朝廷大臣也古人以少擊衆不可勝數今昧在
涇原守其城壘不問出師何用兵衆益昧意戰或敗衂則欲
也兵少為辭又云兵不係土地係將帥訓習撫養激勵之如
何尔昧設蓬屈
康定元年二月宋庠請嚴守倫潼關使之諫官富弼言天子
守在四夷今自潼關以西棄之耶己丑富弼言有害之衰以
內臣監軍敗事一令入內副都知王守忠為陝西部鈐轄
与之何異願罷守忠勿遣不聽宰臣張士遜請遣使女撫陝
西於是起居舍人韓琦 自歸論西兵形勢甚悉即命琦為
陝西安撫使上謂琦曰異類猖獗官軍不習戰數出無功今
因小警乃開後福乙巳詔京畿京東西淮南陝西路括市戰
馬韓琦言陝西科優頻仍民不勝其用請先此一路以安衆
從之丁酉詔樞密院自今邊事盡与宰相參議富弼言邊
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乞如國初令宰相兼樞密院
上取其言降是歲丙午改元悉許中外臣庶上封事朝政得失
自仲淹貶禁越職言事富弼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若通下
情願下詔求直言除越職之禁上嘉納焉丁未詔韓琦与運
司量民力蠲所科芻粮調民修葺城池其疏以聞當加優卹
將佐惰怯並令罷去停諸州上貢之物數十萬時慶州陳敵
麦陳邊防策補官東南時奏曰士志義憤惡為國獻計置之

僻左不得自効非所以来人才也詔皆從邊任已而知延州
范雍言非諳邊猗臣深討之計已未知深入之利又言借援契
丹今輅兵為特受庶使此賊可威如得銀夏綏宥等州每歲增
與丹賜千万可以㳂借之謀也范雍降知安州生失刘平
石元孫也時賊圍塞門安遠塞琦奏乞留雍以安衆心若謂
雍節制無狀宜居越州范仲淹委任之而辰内出手詔俾大
臣條陝西之策庚申再降知制李淑言者以二人不當
拒絕山遇使設也同知樞密院事陳執中言略云李士彬族
破而沿边籬落壞宜選閤門祇侯焉糵王以補其闕撫存熟
羌云邊兵小屈反當之憂氏力之窘狠心之患也臣請其修
緣邊城池其次從如延州之郛間環慶之郛寧不過五七處
量為營寨則科率既減民力稍蘇乃須增上兵戒將卒士兵
增則守禦有備將卒戒則精銳可揭侵扰之科以誘歲并寬
恭監之利以進入中靜守以驕其志蓄鋭以挫其鋒更何主
張將臣使猜猜不及則忠臣得以盡節虎士得以忘生時手
詔語訪執中既合議上对退復奏此上嘉納之起居注吳育
言此常建乞遣回紇以破昊賊宜募執辨有膽略者使多方
招誘散離其黨此伐謀之要也壬申以逵州刺史高志寧為
河北安撫使元昊初反志寧時知隰州上言請乘賊來發遣
飛將院兵分道急趣覆其巢穴所謂迅雷不及掩耳章疏十

上不報徙知并州刘平石元孫陷賊志寧歎曰前策不可援
用矣朝廷始思其言即召至闕問今宜為何　策志寧曰今
將不達權兵不識法制故敗請以古陣法教之諸師以今所
習異不肯用志寧又言元昊与契丹通宜為備故命之俾經
畧之三司使晏殊在二司請罷內臣監兵不以陣圖受諸將
乃募弓箭手教之以備戰鬭又請出宮中長物助邊費凡他
司之領財利者悉奏罷還度支事多施行宋綬在河南畫
十策以献帝称詔詢攻守之策至是召之同當樞密知兵
杜衍權知開封府西邊用兵民苦調發吏或促辦因以侵漁
衍為之區處條發黄物有無貴賤道理遠近寬其期會使得
次第輸送永興比它州民費者半范仲淹知永興軍始用韓
琦之言也詔奉才任將帥以名聞　富弼之言也已卯詔吴遵
路籍河東鄉丁為边備　不其法於諸路以遵路常建議復
兵民也癸未殿中侍御史文彦博言西鄙用兵將權不可不
專軍法不可峻故對敵而伍中不進者伍長斬之伍長不進
什長斬之什伍之長尚得專殺統帥之重不能誅一小校軍
中之令可謂弊矣国朝者今禁軍將校之有過宜從中覆施
之于平居無事之時今邊防用兵逾十數万將不專權軍不
峻法何以御人哉上嘉納之陝西安撫使韓琦上疏言擇
之將宜以鄜延為先鄜延若有重兵必無河入之患次以環州
最逼賊境為今計者莫若分河中同州鈗兵三五千進屯鄜
州選才望大臣領本路經畧之任兼知鄜州處置边事令張亢
充本路鈐轄鄜州駐劄用朱觀知環州彦昌懷敏充環慶部
署其八边城寨自來係屬屯兵馬之處外其餘小寨栅併兵
入城只留人員兵士三二十人以為候望事更差弓箭手
防護沿边都監路分等之闕即令選差沿边州軍招置蓄備
保捷等指揮不必拘定等状但以人才壯勇堪任披帶者充
上嘉納之康定元年夏四月大理寺丞秘閣校勘石延年往
年往河東路同計置催促糧草明道中延年常建言天下不
識戰三十餘年請選將練兵為二边之備不報及西边数警
始召見命吴遵路使河東時方用延年之說籍鄉丁為故也
已亥陝西安撫使韓琦等言慶渭鄜三州調民修城有妨農
種請聽富民自備人夫修築量上与官　三万工者即五万工
監簿七万工寺尉八万修備戎十五万工奉職乙巳詔運使
河北姚仲孫沿边安撫高志寧密下諸州軍招募士兵從王
拱辰之言也　拱辰奉使還言書不畏官兵畏土兵故降是詔
范仲淹未至永興癸丑改為陝西都運使御史知雜高若訥
知永興軍諫官梁適言仲淹前責若訥為諫官試仲淹謀事
陳渊宜易以近任上曰朕方任仲淹若訥雖事闕當體朕委
寄之意詔諭之若訥尋留判流內銓壬戌吕夷簡自天雄復

入相節使李迪代之士遜罷政甲戌陝西都轉運使范仲淹
言於边城寨有五七分之备関中之备無二三為今之計莫
若嚴边城使持久可守实関内使無虚可乘西則邠鳳為環
慶儀渭之声援北則同州河中扼㧑鄜延之要害東則陝府
華州拠黃河潼関之險中則永興為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三
二万人若寇至則使边城清野不与戦関中少实豈敢深入
復命五路修攻取之备張其軍声分彼賊势使弓马之勁無
所施牛羊之貨無所售二三年間彼自困窮待其衆心離叛
有間隙則行天討此上策也戊寅夏竦為經略安撫招討永
興軍已卯韓琦為陝西都轉運使范仲淹並為陝西經略安
撫副使初仲淹与夷簡有隙及议加職夷簡請超迁之上悦
以夷簡為長者既而仲淹入謝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
首曰臣向所論蓋国事夷簡何憾也知同州庞籍為陝西都
轉運使籍常上言宜裁酌三官之賜以励戦功則虜不足平
匡官內官未官　丁亥以任福為環慶副都部署知慶州總使
宜從事庞籍言今以嚴並边小寨自今緩急有言並令互為
應援從之帝當問丁度禦戎之策度奏曰今士氣傷沮若窮
追巢穴饋粮千里輕用人命非計之得也為今之計莫若謹
亭障遠斥候控扼要害為制禦之全策因條〻其策名曰備
边要覧癸亥鄜延鈐轄張亢手疏言禦賊之策其後遂多施

行者八月乙酉田况為陝西經略安撫司判官胡瑗為經略
安撫司勾當公事况從夏竦瑗從仲淹辟也庚戌仲淹兼知
延州先是有詔分边兵部署領万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二
千人有寇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衆寡出戦而以官為
先後取敗之道也分州兵為六將〻六千人分部教之量賊
衆寡使更出禦賊〻不敢犯既而諸路皆法焉賊相戒曰無
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
子可欺也大范指雍云九月都官員外郎景泰為左藏庫使
泰晋州人元昊未發尔今主將専任軍伍無長策器械鈍缺
士卒惰窳城池不修貲粮無備一旦有警何以應敵不報已
而元昊果反泰復上边城要略二十卷平戎策十五篇於是
有荐泰知兵者称旨擢知寧州庚午种世衡知延州青澗
城安遠寨門既陷賊東路無藩籬賊益內侵世衡言于仲淹
請營故寬州〻西南直延安二百里當賊衝右捍延安左可
致河東粟北可圖銀夏仲淹為請于朝詔世衡即廢壘具築
城成賜名青澗州澗營田二千頃募商賈貸以本錢使通貨潟
利城遂富实間出行部族慰劳酋長或解与所服帯常客飲
有得虜事　者即予飲器由是属羌皆樂為用無定河番部
鈔边卒属羌斜擊斬首数百壬午韓琦以三川寨諸將敗書
聞且言劉継宗王珪等宜量貸其罪以責後効從之冬十月甲

午賜涇原都監王珪名馬二匹黃金三十兩裹瘡絹百尺仍
遣使撫諭之下詔暴其功塞下以励諸將劝金字處置牌賜
之使得專發初晁宗慤昔至永興議边事夏竦等合奏今兵
與將尚未習練但當持重自保安俟其侵軼則乘便掩殺大
軍盖未可輕舉及到承宗敗上復以手詔問師期竦等乃畫
攻守二策遣副使判官尹洙至京師求決于上乙巳詔鄜延涇
原兩路取正月上旬進兵入討西賊上与兩府大臣共議始
用韓琦所畫攻策也參杜〻衍以為僥倖出師非万全計不
聽館閣校勘歐陽修上書言使宜三事通漕運畫地利昔之
畫地利者易為攻今之言財地者难為術昔之民賦稅而已
故其不足而鑄山煑海榷酒与茶征関市而筭舟車尚有可
為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
民之法盡矣昔日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
于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三
曰權商賈 見財用門 丁未詔括驢以備征討從陝西経畧司
所上攻策也 時陳執中亦不欲出兵
慶曆元年正月朝廷既用韓琦所畫攻策先戒師期知延州
范仲淹言攻守利害云臣所乞存此一路者一則恐春初氣
寒士寒愈怯二則恐隔絕情意頓兵未動若於臣之鄙計恐
是平定之一端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宥二州擇要害
而據之屯田营兵則指久之計如此茶山横山可以招降戎
午詔伏仲淹所請仲淹又言鄜延路入界比諸路最遠若無
修復城寨卻是遠蓟前後凡六奏卒成承平等十二寨蕃漢
之民相踵復業壬戌遣使安撫諸路王堯臣將行請曰関中
之民耶疲為甚請秘詔労来乃諭以賊平蠲租二年從之是
月元昊使人于涇原乞和又遣參主高延德請延州与仲淹
約言己卯至保安軍仲淹見延德參元昊未肯順事且無章
表不敢聞于朝乃自為書諭以順逆遣監押韓周同延德还
抵元昊二月夏竦言出兵利害詔以竦奏示仲淹庞籍言畧曰
臣籍度朝议以大兵屯聚已久費国力下困民生欲決于攻
取之計其如將佐士卒未能如意或且為歲月持守之備然
去冗兵只留精銳者在边數少則費用日寬兵精則足以禦
捍賊地所産之物复法以絶之使不得与边人市易斷叔掠
無所通其势必日蹙如益吏練将卒俟其舋隙可乘然後大
舉處凡有万全之策陝西簽書判官田況言不可出兵者七
事韓琦言今已來月將半漸有暑氣必難進兵且令諸路置
办軍需訓教兵馬俟秋初三月任福既敗朝議悉欲罷諸路
行营之号明示招納使賊驕怠仍密收兵深入討擊詔仲淹
体量士氣勇怯如可駐業前去乘机立功仲淹言以臣所見
延州路乞依前奏且修安南等處三州廢寨安存熟戶弄弓

葥手以固藩籬又云今乞且未可遊兵必恐虛有勞費守禦
慮患豈可深入臣非不知不從衆議得罪必速奈何成敗安
危之机国之大事臣豈避罪于其間哉臣非不能督主兵員
外須令討擊不嘗踈虞敗事之後謀之何濟雖垂悉念之行
营号卒不罷兵亦不復出元昊始將兵未動也朝廷即欲討
之通判睦州張方平上言國家自景德以來既与契丹盟天
下忘備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殆三十年矣若兼用之
必有喪師辱將之憂兵連民困必有賊盜意外之患當含垢
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發得歲月之須選將厲士堅城備器
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于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
其上雖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
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方平所議盖与吴育同議者皆不謂然
既交天下騷動方平又獻平戎十策大略以兵地千里我分
而賊專雖屯兵數十万然賊當至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既
敗而啚之則老師費財不得為已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
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虛我師自
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延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
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恭知政事宋綬曰六科得人矣然
不果用其策夏四月夏琦降知秦州任福敗軍琦上章自劾
會夏竦奏福違琦節度取敗不專知琦上知之手詔慰琦范

仲淹降知耀州職如故大臣言仲淹不當輒与元昊通書又
不當輒焚其奏宋庠言于上曰仲淹可斬也杜衍曰仲淹本
志盖忠于朝廷欲招內叛羌尔何可深罪夷簡徐助衍言孫
沔亦上言辨上悟乃薄其責詔陝西經畧安撫招討知永興
夏竦屯鄜州同知永興軍陳執中屯涇州時兩人議邊事不
合分任之壬申范仲淹知慶州兼管勾環慶部署司事初元
昊反陰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六百人約与賊為鄉道後呈
首寧犹環去就仲淹至部即奏行边以詔書搞賞諸羌閱其
人馬立條約諸羌受命悅服自是始為漢用簽書判官田況
上兵策十四事一罷行族以厚守備二募民兵以增屯戍三
擇大將以明部分四募死士以去賊手足五寬鹽禁以招撫
属戶益步卒以減騎軍嚴軍法毋輕易主將給末道酒犒士
卒精器甲治器用以為守城之備上嘉納之己亥陝西体量
安撫使王堯臣言四路沿边所守地界納二千餘里屯兵二
十万凡賊三至而三勝由衆寡之勢不侔彼常以十戰一我
常以一戰十其為勝負甚明今須較四路之勢因其地形益
屯兵馬以待其來四路之中涇原為急須益兵三万屯渭州
以備出戰為鎮戎山外之援以万人屯涇州控扼要会為涇
渭声势如此則可以杜深入之患益兵二万于环慶二州屯
近边城寨來則合力以戰居則分頭以守亦足以制賊之衝

突也其次秦州合秦州所管兵馬共二万七十分屯諸城寨
外土兵不及万雖然驗其事形若有所恃懷用禦捍亦未為
全勝之師必須益兵万人分屯安遠諸寨清水縣以扼東西
之來路寇至則據險守隘以塞其前出山外之兵以要其後
必未能為边患也光臣又言范仲淹韓琦皆天下選其忠義
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散地任福坐違節度不可逕
責主帥由是忤宰相意他議皆沮不行又言招撫蕃部熟戶
從之秋七月朝廷都鈐轄張亢言太平日久人不知兵自元
昊叛逆以來民力彫弊边計軍政措置未得其宜陳所宜十
事不報命蔣偕与環慶都監王懷端同招撫蕃落用田況之
言也辛卯包諷知陝州入見上言元昊不可擊独以兵守要
害捍侵掠日久當自服倘内修百度躬儉如祖宗故事則擋
事不足為陛下憂知諫院張方平言伏見宣差朝臣分路往陝
西河東京東西路於前來点差弓箭手強壯分募願充軍分
配宣毅保捷指揮者臣竊思此事奉係安危謹列不便者六
事疏入不報宝元初青州人趙宇上書言元昊必反宰相以
為狂安置福州及元昊反所部弗捉遂逃至京師復言書言
刘平勇而無謀必敗宰相益怒下開封令府司以在官無故
亡法劾宇司録陳希亮奏乞取所上書付所司治即其言驗
不得書加責宇由此得釋刘平既敗乃拔宇青州司马宇復上

大衍陣圖及兵說七篇已未以為环州軍事推官辛酉韓琦
復官知慶州范仲淹復為戶部郎中上疏略云西賊叛命以
來言边事者孟以万計皆人持所見献忠於上而朝廷益務
聽納臧患必行其間大抵欲保疆守境爱民省用者多矣入
保城寨則边民重迁若其虜掠盡從内地則諸族屬戶皆為
賊合公边城寨數百里外田野一空惟存孤壘則嚴討根草
從何而出賊既知無後患席捲深入關輔根本能不揺乎爱
民省用則賊勢未弭边害茲大日朘月削所傷益多斯皆利
於近而忽於遠顧其小而遺其大若為国家長久之策則不
然夫以祖宗之德業陛下之仁聖天下之事力而使小寇常
遂併兵之一策不敢与較但謂彼衆我寡為堅壁棄民之策、
豈不惜哉臣所以盡忠憂国豈忍隐而不言今鄜延涇原环
慶三路防駐劄防守兵馬之外可以各那一万人聚于鄜慶
渭三州臣今為陛下計者莫若于三州各更益兵三万人援
用有勇畧將師三員統領訓練預先分定部曲遠設斥候于
春秋西戎奔動之時先擬要害賊來則會駐劄之兵觀利整
陣併力擊之入于西賊未是點集之際出三州已整之兵發
入大畧或破其和市或招其種落或更築壘拓地廣招強人
别立經制以助正軍屬戶有助賊者即會兵密行破蕩諸族
見此地勢自然無去就之意斷可驅使既不能為乱則可以嚴

青盐束帛之棊切使与賊交通朝廷節儉省費順內帑三分
之一分助边用以金帛賜逐路師臣使行間覘賊則動靜先
知遇盛暑則番次迭就食粮草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
平定有期誠暫労永逸之策也冬十月丁亥知并州楊偕請
建新麟州謂迁則有五利不迁則有三害云麟夏二州唐漢
古郡一旦棄之一麟州何足惜哉上謂輔臣曰麟州古郡也
咸平中常經寇兵攻圍非不可守今遽欲棄之是將退而以
黃河為界其諭偕速修復寧遠寨以接麟州夏竦陳執中俱
罷竦判河中執中知陕州始分陕西為四路秦州韓琦渭州
王沿慶州范仲淹延州龐籍並兼本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
安撫沿边招討使十一月丁未高繼宣知并州河東路經略
安撫沿边招討使代楊偕也偕列六事一罷中人預軍事二
徙麟州三以便宜從事四點冗師五募武士六專補校且曰
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奏不上罷知刑州田
況欲于鎮戎原渭之地大興营田以紓边計是月梁適自陕
而还仲淹附攻守二議攻則欲進築城寨以拠其地守則欲興
屯田以息轉輸之患云国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
用守則必畜其久而民力不匱然後有文帝和樂之德無孝
武衰痛之悔天下幸甚 律書載漢文且無議兵事 十二月韓
琦自前日山外之戰諸將多亡沒所部兵衆今不立法制則
各務生全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必行請陕西河東諸路部署
許置親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人月如給錢
二百其出師臨敵主將亡歿者并斬仲淹奏朝廷差除中使督
促諸路輕易入界之失二年春正月仲淹奏請給樞密院宣
及宣徽院空名頭子者各百道緩急書填以勸賞戰功及招
降番部從之布衣雷簡夫隱居不仕樞密杜衍荐之召見論
边事甚放上悅令中書檢真宗用种放故事呂夷簡言士大
夫有口才者未必能成事也姑試之乃以為校書郎知慶州
范仲淹奏攻守二議詔答以將帥累經挫衄未甚勇果若輩
於或勝恐非良筭假令克獲又煩守備若且勤于訓練疾加捍
禦遠設探候制其奔衝見利以進觀覺而動庶可以養銳持
久卿宜深体此意与隣路互相應援叶心畢力有便宜密具
以聞仲淹復奏略曰今臣領慶州日夜思之攻有利害守有
安危攻其遠者則害必至攻其近者則利必隨淺近進築守
以土兵則安守以東兵則危攻宜取於近而兵勢不危守宜
畜其久而民力不匱招納之策可行其間詔陕西諸路參議
以聞知秦州韓琦請降樞密空名宣頭五十道以賞屬羌有
功者從之是春范仲淹巡边至环州；屬羌陰連虜為边患仲淹
謂世衡素得屬羌心而貴閭城已堅固乃奏世衡鎮撫之龐籍請
留世衡詔仲淹更擇人仲淹言屬羌非世衡不可怀詔從仲淹所

請世衡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奔邊介爲以持又課吏民財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由是人人皆精于射虜不敢擾近环州世衡在青澗爲屬吏所訟以不法事按驗皆有状尼籍言世衡披荊棘立青澗城若一拘以法則边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及徙环州諸籍拜且泣曰世衡心腸似石也今日爲公淚下矣己亥以韓琦爲秦州观察使王公爲涇州尼籍爲鄜州仲淹爲汾州並观察使 夏四月 五月甲寅詔三館臣僚上封事及聽請对歐陽修上疏言三敝一不謹号令二不明賞罰三不責功实五事一曰兵二曰將三曰財用四曰禦戎之策五曰可任之臣冬戊辰中丞賈昌朝上疏言太祖初有天下監唐末五代藩鎮武臣土兵牙校之盛盡取其權當時以爲万世之利非美兩之叛亦選擇將領鳩集士衆士不素練固难指縱將未得人豈免屢易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兵故戰必致敗此削方鎮過甚之弊也又言方今備边之尤切者六事一馭將帥二復土兵三訓營卒四制戎狄五綏蕃部六明探候始昌朝館伴契丹使者建言和親奪国尽地亦不可許朝议欲以金帛啗契丹使攻元昊朝昌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責報無窮且以我市于元昊昔尚結贊欲助唐討朱泚而陸贄以爲不可後乃知吐蕃陰与泚合今安知契丹討不出此耶於是命昌朝報使契丹昌朝力辭因奏此疏上嘉納之原州屬羌明珠滅藏二族兵數戶与元昊首尾隔絕鄜道范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乙巳奏言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常以喪師平時犹撒及則今討之必与賊爲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环州边患未艾也宜因昊賊別路大入之際即并兵北取細腰盧泉爲堡障以斷賊路則二賊自安而环州鎮戎徑道通徹可以無憂矣後二歲遂築細腰胡芦諸寨帝以涇原傷夷欲令范仲淹与文彥博对易遣内侍王懷德喻旨仲淹謝曰涇原地重臣恐不足以独當願与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明哥兼秦鳳臣兼环慶一則夷夏稍安事不亟易二則涇原有警臣与韓琦可合秦鳳环慶之兵掎而進若秦鳳环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以相應援三則通修环州鎮戎諸寨猶此兩路事力必能速有成功四則臣兵韓琦日夜計议選練兵將漸復横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尼籍兼領环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於是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沿边招討使命韓琦范仲淹尼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皆從仲淹之請也初高怀敏軍敗于定川諸郡震恐京諒顧城中兵少乃籍農民數千戎服乘城又募敢勇諜知賊遠近形势報傍郡使爲備会仲淹引环慶兵來援時天陰晦

者十日人情憂沮宗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川戰
沒者哭于佛祠祭酹之因厚撫其孥使各得其所欲於是士
感發增氣邊民稍安故仲淹薦以自代校理余靖言秦州非
韓琦不可守彥博新進懷德元闕不報辛卯詔新知永興鄭
戩兼管勾陝西轉運司計度粮草公事戩建言軍行所須頗
下有司相折為三等非急切罷去十二月庚午涇原安撫使
王堯臣言今休量定川之敗其失有四望勅邊臣深鑒前敗
不可更驅士衆以陷敗机世衡用間元昊欲和不録三年春
王堯臣至陝西言見鄜延環慶路地有險固而易以守惟涇
原則不然自漢唐以來為戎虜之衝臣畧論一路五州軍城
寨控扼要害及賊往交通之處備禦之策凡五事望下韓琦
范仲淹相度施行之詔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不發者皆
便宜從事用安撫王堯臣之言也乙卯韓琦仲淹等言元昊
遣人赴闕將議納和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為不改僭号
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詞厚礼從兀卒之称亦有大可
防者三伏望聖慈于納和禦侮之間審其處置為聖朝長久
之慮校理余靖言昊賊私差署官入境欲与朝廷通和臣愚
料之以謂控北胡之氣屈西戎之鋭不如不和最為得策或
欲速成和好而屈名分則天下共恥之雖強兵在境有血戰
而已矣若他年賊自有釁來求和者權在于我則不必拒之
也惟陛下裁之夏四月己亥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富弼言今元昊遣其偽官持書欲議通好而外皆傳言元昊
未肯称臣昨聞宣傳下西人所過州郡加迎候之礼又逐州
通判執牌燕待之大過深恐其後难為處置夫中国制御夷
狄之術兼聞西使之來益因契丹所喻元昊既禀畏契丹則
朝廷可且持重假使其議未合亦有後圖大凡制事在于初
初若失宜後难救正今日人聞西使入見賜与甚厚既許其
偽補之称則元昊自為得志臣去年使契丹与館伴劉六符
語將來若使元昊復称臣則本朝歲增金帛之饒初既不避
此名今人未即如約在吏前恥而不復効甚可惜也今朝廷
過有許可受愛有二事若契丹謂中国既不能臣元昊則豈
肯受制于我必將以此遣使來未知以何辞荅之也若契丹
謂元昊本称臣于两朝今既南朝不称臣漸為敵国則以為
獨尊矣異日緣邊隙復有所求未知以何術拒之臣曉夕思
之二者必有一焉不可不早慮也余靖言臣竊見朝廷每遇
契丹遣使到闕元昊差人來朝大臣商量惟欲秘密而制兩
省御史中丞已下雖名侍從供奉之官當時並不聞知及處
置既了縱或不便無由論列伏思国家建置侍從之官以救
闕失蓋欲參無過事謀先遣策書不云乎謀及卿士及庶人
賤又卜筮是事有大疑須決其斷也漢武帝征伐四夷開置

边郡侍從之臣數居丞相漢始稱之以為美談今柄臣密議外不得聞一慮或失救之不及勢之可憂者也凡北虜西戎之事係于安危者侍從諫諍之官悉令聞之凡有利害不為漏洩傳云謀之欲多斷之欲斷此御国之要也惟陛下善為裁擇先是歐陽修言臣料国家今若不能曲從其言不如優寵其來人厚加礼遇元昊不免出兵攻寇還彼忿心若是不受彼必自虧事体不若急修備以圖勝筭修雖有此議然朝廷更未之從也且元昊既未肯臣如定等來又多所要請而府事諫皆欲從之獨韓琦以為不可屡合辭于上前晏殊曰衆議已同惟琦獨異上顧問琦々歷陳其不使上曰更當議之及至廷議琦称不可益堅殊変色而起復上章曰今西界遣人請和其患有三望且令中書樞密院再三論難使朝廷得大体與丹無争端此議和虞為得策諫官蔡襄余靖言修又言臣謂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于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惰將欲急和五曰陜西之民急欲和甲午樞密韓琦上疏曰臣聞漢文帝襲高恵承平之後躬行修儉国治民安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為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盖憂思深遠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重十万世而無窮者今陛下紹三圣之休則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

者八十餘年矣而臣切睹時事可謂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盖以西北二虜禍畧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將危社稷之未安也臣輙尽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畧一曰清政本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主多奇碎冗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聞恐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為法可擬進者與面奏其餘微均可悉歸有司得從容謀議賜对之隙惟專務大事二曰念边事令政府循故事終午即欲出稍留則恐疑衆退朝食罷忽遽發書而去何暇議及邊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廷此一時以專边論三曰擢賢才自承平以來用人以叙迁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衆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倣祖宗旧制于武臣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通好三千餘年武備悉廢近煖書之至騷然莫知所為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畧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情則或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昊賊陷豐州掠河外屬戶殆尽麟府勢孤絶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為持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内藏庫盖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畜財而充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边用民力可寛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見迁都遠畧事）陳八事大略謂當今救弊之術不过是將抑明按察豐財利抑僥倖進有能

之吏退不才之官去冗食之人謹入官之路然数事之奉謗
必固之須委信輔臣聽其措置雖有怨謗断在不疑則紀綱
漸振而太平可期二虜豈足為国之患哉上嘉納之歐陽修
言風聞韓琦以范仲淹已作参政欲自請行不知是以不臣
愚見不若且遣仲淹連去琦與仲淹皆是国家委任之臣材
戢俱堪信用然仲淹以陝西軍民恩信尤為衆所推服若仲
淹外捍寇兵而琦居中應付必能共済大事庶免後雖諫官
孫甫言切現西人議和其利一而其害有四利害之机安危
之計願陛下熟之乙酉陝西宣撫使田况言自冬初諸路
得諜者皆声言西界迍邅遇乞剛娘蒐等諸腹心謀叛賊事
覺被誅国中大乱臣竊疑朝廷方遣使議和賊所希甚夭若
心実欲和則當誇示兇勢邀我曲從以厭甚私豈肯詐揚此
声自見危弱此其勢実衰而亟求倚附也若其国人果叛犹
且倔强妄有干求不宜過有許予示四夷以弱如諜者所得
皆詐則融謀怀毒志未可量雖尽付所求只是納侮朝廷既
恃和懈備賊贏形伺隙禍發所忽昔人所戒望与二府大臣
熟思計其事其歳給不可優增也歐陽修言伏見張子奭奉
使之賊中近已到闕風聞賊意雖肯称臣受冊而尚有数事
邀求朝廷未知如何處置今若只為臣下苟安之計則何必
爱惜尽可曲從若為社稷久遠之謀則不止目前須思後患

臣願陛下詢于議事之臣五事不録万一能有説焉非臣所
及若其無説則天下之憂從此始矣又云西域雖和所利極
鮮北戎若動其患無涯此臣前後非不切言今無及矣伏望
陛下留意而思之戊申諫官孫甫言漢以金繒遺匈奴賈誼
謂中国卑辱之甚遂致流弟今与一小蕃議和歳給之物近
又增至二十五万彼犹偃蹇未滿其意卑辱又甚于漢矣今
日之事又在預擇将帥擇将之術必有責于大臣昔周世宗
以鳳泰之乱命宰相王溥擇將而得向拱既成功而世宗詔
王溥曰平泰风卿之力也盖自古良将多由輔臣薦用慶泰
二州惟朝廷選擇将帥而深計之四年罷修水洛城從宣撫
使韓琦奏請也辛未降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权知凤翔
府勝宗諒為祠部員外郎知号州敗如故并代部署張亢為
本路鈐轄宗諒及亢皆置獄并州獄未具而有是命從参知
政事范仲淹言也諫官孫甫言自昔之有天下者未常一日
去兵雖然無兵良將与去兵同祖宗朝養兵不多而取勝于
夷者有良將也今日养兵多而未常勝者非无将也不知其
才而任之也韓琦田况近皆遠自陝西作將之才無容不知
請詔琦等條四路將臣能否其最下者黜之庶几將帥得人
而勝可取也夏五月樞密副使韓琦参知政事范仲淹並对于
崇政殿上策畧曰臣等思知与不和俱為大患然則為今之謀

者莫若擇師練兵討用武之策以和好為权宜以戰守為実
務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犯而明約可固如不我知輕負
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困而擊未必然為中国之患試畫一
言之其一曰臣等覌西戎畜禍積有歲年元昊外倚北戎屢
乘戰勝而乃輙求通順実畜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虚称
陛下當如唐高祖太宗降礼敦信以盟好為权宜選練兵卒
以攻守有宜此和策之得者也其二曰久守之計莫若畜土
兵其衆多言山川習戰鬪北之練兵其功相倍然沿边次边
土兵數少而分守不足更當于要便城寨益招置之并其家
于边任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保其完聚戰則相救守則相
安此可恃之兵也陝西新刺保捷孱弱不堪戰者宜首汰之
使歸于田畝既省軍費復增農力三万東兵以一屯边以助
土兵之勢以彼次边或屯關輔以息饋餉之勞以一歸京師
以嚴禁衛之備訟边所招弓箭手使之聚居險要与城寨相
應彼或小至則屬戶蕃兵弓箭手諸寨土兵共力禦之彼欲
大舉則必先聞集舉之期我之賜边兵車尽何駐于堅城以
待敵之進退歆長驅而來則使諸將出可以躡其後歆保師
以歸我則使諸城併力以乘其獘進無所利退而有禍不能
而三其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得也其三曰犬羊之衆動号
十万以我守之兵拒彼專舉之勢衆寡不敵遂及于敗我若復

用此等計使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請于麟府鄜延环慶
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卒一万騎三千
以為三軍訓以新定陣去候其精勇然後覌賊之隙使三軍
互掠于横山横山一帶蕃部元昊入寇必為先鋒降者厚賞
納質各令安土拒者併力急擊必敗其放使賊奔命不暇部
落携貳我則兵勢自振此春秋時吳用三軍破楚之策也先
昊右大横山之勢可謂断其右臂此攻策之得也大隳北虜之事見契
丹門是日二人指陳上前数刻乃罷叅知政事范仲淹安撫陝
西先是仲淹聞契丹与元昊相攻料其可疑者六可憂者三
云今乞委慈領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与
元昊連衡則乞今日同者一奏納于御前使中外安静不更
憂疑他日或誤大事貴有所歸如大臣不保〻信則使為河
東備禦之策戌于富弼奏契丹必不寇河東杜衍言契丹必
不來仲淹争議帝前詆衍不以為恨韓琦請行云不須一人
一騎仲淹求再対奏琦語兵竟不行仲淹不以為忤也先是
仲淹受命主西事弼主北事弼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凡此
守禦富弼言近見元昊所上誓書及奏表辞理恭順一遵朝
廷所約只是権場上微有商量候楊守素到闕臣乞与婉順
商議示以和之意使之深信不可謂其恭順却于元約事外
別措推鬼勒所宜多方容納令無憐戎之意則必尽力与契

丹相持若二寇相殺伐朝廷之福天之所假也又范仲淹言
前代帝王與戎結好通和礼意甚重非志不高而力不足也
蓋惧邊事不息因乏生民用兵久之必生他变而為社稷之
憂如漢高祖唐太宗身經百戰既定天下不敢黷武而屈事
戎狄者正為此也及其國力强盛將帥得人則長驅破虜以
雪天下之恥今西兵數年未能平定近方遣使以議通好今
衆議欲使得寨門以全疆土且西戎驕怯不足與争但名体
已順餘可假借以成和好然後重議邊事退移兵馬減省粮
草蘇我生民勸我稼穡選將練兵使民富士强以待四夷之
变此帝王有道之術社稷無窮之福也諫官蔡襄言元昊陳
至敎日如聞誓書大体頗如朝廷約束兼余靖請北已有回
奏則無翻誇之意臣切謂速行封冊詔如靖言仍令延州先
移文夏人仲淹因奏張亢得所增廣堡寨宜使就領其役詔
既下而明鎬持不可屢牒止亢〻曰受詔置堡寨豈可得經
畧牒而止耶坐違節度固所甘心堡寨必為也每得牒置案
上督使役愈急小堡或一日而成卒事乃發封自劾朝廷不
問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兵万人河外遂安十一月初環
原之間屬羌有明珠滅藏康奴三族最大素号强梗撫之則
驕不可制伐之則險不可入其北有二州交通西界宣撫使
范仲淹設築古細腰城斷其路于是徵知環州种世衡與知
原州蔣偕共幹其事世衡時臥病即日起兵會偕于細腰使
甲士晝夜築城先遣人以計款虜果不争又召三族酋長犒
之諭以官築此城為汝禦寇三族既出不意又忘虜援因遂
服從城成而世衡卒冬十月范仲淹復檄蔣偕築堡大虫巉
堡未完而為明珠滅藏伺間邀擊偕輒從間道遁歸伏經略
使庭下請死王素將數其罪令復往畢功以贖罪狄青曰偕
輕而無謀往必更敗素曰偕死則都署行矣青乃不敢言偕
卒完所築堡致其酋長而还始明珠策族數為寇偕潜兵伺
之斬首四百擒酋豪二十九焚帳落八十獲牛馬三千所俘
皆剉割磔裂于庭下坐客為廢飲食而偕笑自若五年春樞
密使韓琦言朝廷已封冊夏国又契丹矣西征回来告當此
之時便謂太平无事則後有大憂者三若以前日之患而慮
及經遠則後必有大利者（一未尽录）臣願陛下深思去大憂取大
利則為天下之福又陳陝西合措置事件久任主帥從兵就
粮去冗去以蠲經費上悉施用其言六年詔陝西安抚及運
可朝廷聞納夏国本欲寛財恤民自其受誓已及一年一
年而調度尤不敢用兵時其議裁節諸費及所增置官員指
使〻臣今无用者悉條奏之從樞密副使龐籍之言也辛酉
詔河東經畧使鄭戩裁減本道邊費以聞

仁宗朝契丹議関南地界

天圣二年契丹大閱声言獵幽州朝廷患之以問二府皆請
備衆練師以待不虞樞密副使張知白独言契丹修好未遠
今其牵兵者以上初改元覘試朝廷耳豈可自擾耶若終以為
疑莫若因兵河决以防河為名方一有変亦足應用未幾凡
虜果敗盟
景祐元年十二月 或傳契丹聚兵幽涿間河北皆聳癸酉命
張亢為北京使 知安肅軍因入对曰虜歲享金帛甚厚今其
王孱而歲歉 中門見伐特張言耳非其実也万一有背約
臣請擐甲為諸軍先朝廷欲大發軍為備輔臣 述議上前参
知政事恭脊書三策料契丹必不渝盟已有契丹癸 天幽州
以兵屯境上尔二年契丹主加号文武仁圣昭孝皇帝
慶曆三年春二月契丹謀聚兵幽薊前遣使致書求関南北知
保州衣庫使王果先購得其書槀以聞且言契丹潛与昊賊
相結將必渝盟請自廣信軍以西緣山口賊馬出入之路預
為按守劉付河北安抚司密修边備乙未詔真定府定府天
雄軍澶州各備兵馬十万人芻粮二年及器甲五百副人詔
河北路提点刑獄視所部州軍城惶應修者修之人詔河北
諸州強壮自三月後並赴州閲習委知州擇其殊勁者刺手
皆為義勇軍不願者釋之而存其籍以備守葺城池自是殊壮
寖廢天詔始下 人情洶洶河北轉運使李昭述秉疾置日行

數參洞諭史先人情始然辛丑以新知河州保静軍留後王
德用為保静軍節度使契丹將渝盟上起德用于曹州復留
後知青州不數日改澶州入見上流涕言臣前被大罪陛下
幸赦而不誅今不足辱命上慰勞曰河北方警借卿威名鎮
抚尔人臨手詔以遣之即拜鄭度使三月己巳契丹遣宣徽
南院使歸義節度使蕭英翰林學士右諫议大夫知制誥同
修国史劉六符來致書曰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兄大宋皇
帝哥自世修歡契時遣使軺封圻依两国之名方冊紀一家
之美蓋欲洽于綿遠固將有以披陳切緣馬橋関南是石晋
所割迄至柴氏以代郭周興一時之狂謀掠十縣之故壤人
神共憤廟社不延至于貴国祖先肇創基業尋与敝境继為
善鄰暨乎太宗紹登宝位於有征之地纔定并汾以無名之
師直抵燕薊羽召精銳禦而獲退遂致移鎮国強兵南北
王府並内外諸軍弥年有戍境之勞継日備渝盟之事始終
交兵前後請詳營寄每命将臣往平河右炎凉屡易勝負
未同茲李元昊於北朝久已称藩累增尚主克保君臣之道
实為甥舅之親設罪合加誅亦宜垂報近者郭稹特至杜防
又同雜具音題而但慶詐謀已奪殘民之代曾無忌器之嫌
當築長堤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边軍既潜稔于猜嫌慮
难敦于信睦倘或思久好共遣疑懷曷若以晋陽旧附之區

關西元昊之叛是歸當國用康黎人如此則孟渾兄弟之懷
長守子孫之計絕惟英悟深達悃愫適留春陽善頌神谷光
是西兵久不決六符以中國為法且厭兵因數其主豪兵出
遂声言入寇而六符及英去以書來求關南十縣正月己巳
邊吏言契丹從使且至朝廷為之旰食歷選可使虜者群臣
皆憚行宰相呂夷簡奏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入对便殿叩頭
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之動色壬申命弼為接伴
弼以二月丙子發京師至雄州久之英等始入境遣中使慰
勞英稱足疾不拜弼謂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拜今
中使至而君不起此何礼也英矍然起遂使人扶而拜弼啓
英等自以虜元遣盟約及其從者皆有懼色可動故每与之
開怀尽言異以鈞得其情英等以故亦推誠無隱乃密以其
主所欲者告弼且曰可從之不從更以一事塞之王者愛養
生民日好不可失也弼具以聞及英等至命御史中丞賈昌
朝館伴朝廷議所欲与不許割地而許以信安僖簡王允寧
女与其子梁王洪基結婚或增歲賂独弼以結婚為不可初
虜主之弟宗元者号太弟挾太后勢用事横于虜中常自通
書幣上欲因令使答之令昌朝問六符六符辞曰此於太后
則善然本朝則不便也昌朝曰即如此而欲以梁王求和親
皇帝豈安心乎六符不能对既而虜卒罷結婚之議李未授

弼礼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將使弼報聘故也弼曰国家有
急惟命是從不敢憚勞臣之職也奈何遽以官爵賂之固辞
不受庚辰詔以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為回謝契丹国信使西
上閤門使符惟忠副之復書曰昔我烈考章圣皇帝保有基
图惠養黎庶与大契丹昭圣皇帝弭兵講好通聘著盟肆於
纂承共遵謨訓邊民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使臣特貽緘
問此以瓦橋旧地晉陽故封援石门之割城還周朝之復境
係於異代安及本朝粤自景德之初始敦鄰壁之信凡諸細
故咸不兼懷况太宗皇帝親留并部歷畐燕壤當時貴國亟發
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奔薊門之役義非反覆理有因緣元
昊賜姓稱藩稟朔受祿忽謀狂僭俶擾邊陲曰卿致討除已嘗
聞達杜防郭稹傳道備詳及此西征豈云無報聘幹旁午屢
聞誠悉之款　聞交馳來諭聯親之故忽覩異論良用憫然
謂將聆　原交致訊於忌昔復云築營設棟開決陂塘昨
緣霖潦　餘大為衍益之患既非疎導當稍善防豈蘊猜嫌
以彰　捷至於備塞隘路閱習兵夫蓋邊臣謹職之常乃備
兵瓦藉之田在於貴境寧撤戍兵一皆示以坦夷兩何形於
疑阻故惟歡契方保悠長遽興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信
辞至悉塵鑒孔昭兩地不得相侵緣边各守疆界二書之外一
無所求期在久要弗違先志諒為聰達應切感思再屬清和

妙臻武毅目餘仝弼口陳書詞翰林學生王拱辰所撰也甲
午徙知澧州王德用為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仍降詔諭以
選任之意初劉六符見德用于澶州書曰聞公名久乃幸見
於此今歲大熟非公仁政所及耶德用謝之曰明天子在上
門當多豊年因已衰老中国多賢士大夫指拄客歷陳其家
世六符陳聽五月丁卯徙知成德軍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
張存為河北轉運使先是存上言契丹與元昊為婚恐陰相
首尾河北城久不治宜治意毋忽於是悉城河北諸州俾存狩
寥之二年秋七月初富弼張茂實以結婚及增歲幣二事往
報契丹惟所擇弼至没打河劉六符館之謂弼曰北朝皇帝
堅欲割地如何弼曰北朝若欲割地此必志在敗盟假此為
名朝廷必不從有橫戈相待耳六符曰若南朝堅執則事安
得諧弼曰北朝無故求割地南朝不即發兵拒卻而遣使好
辭更議嫁女益歲幣猶不從此豈南朝堅執乎及見虜主弼
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何也虜主
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水塘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群臣競
欲舉兵而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關南地求而不可得舉兵未
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之
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国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
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

爭勸用兵者皆為其身謀非為国計也虜主驚曰何為也弼
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于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
中国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帛充物諸
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誰任其禍者今今中国提封
万里所在精兵以万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
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
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
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三人耳於群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
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
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旧民兵亦旧籍特補
其闕耳非違約也虜主曰微卿言不知其詳然寡人所欲得
之者但以其地尔弼曰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
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欲求異代故地豈
北朝之利乎虜主無言徐曰元昊稱藩尚主南朝伐之不先
告我何也弼曰北朝向伐高麗黑水豈嘗報南朝乎天子令
臣致意于陛主曰向不知元昊與弟通姻以其負恩擾邊故
討之而弟有煩言今擊之則傷兄弟之情不擊則不忍坐視
吏民之死不知弟何以處之虜主顧其臣胡語良久乃曰元
昊為寇豈可使南朝不擊乎既退六符謂弼曰昔太宗初平
河東遂襲幽燕今雖云用兵西伐無乃續欲謀燕薊乎弼曰

太宗持北朝先遣拽剌梅里來聘既而出兵石嶺以助河東
太宗怒其反覆遂伐燕薊蓋北朝自取之也六符又曰吾主
恥受金帛堅欲十縣如何弼曰南朝皇帝常言朕為人子孫
豈敢妄以祖宗故地與人昔澶淵白刃相向章聖尚不與昭
聖關南豈今日而可割地乎且北朝欲得十縣不過利其租
賦爾今以金帛代之亦可以坐資國用朕念兩國生民不欲
使之肝腦塗地不受金帛以徇北朝之欲北朝豈欲得地是
志在背盟棄好朕獨能避用兵乎且澶淵之盟天地神祇實
共臨之今北朝先發兵端朕不愧于心亦不愧於天地神祇
矣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於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
意望日虜主招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問所欲言弼曰南朝惟
欲歡好之久爾虜主曰我得地則歡好可久弼曰南朝皇帝
遣臣問於陛下曰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亦肯失祖宗
故地耶且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則南朝以失地為辱矣兄弟之
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朕非忘燕薊舊封亦安敢復理此事
正應彼此自諭爾退而六符謂弼曰皇帝聞公榮辱之言意
甚感悟然金帛必不欲取惟結婚姻可議爾弼曰結婚姻易
以生釁況夫婦之情好難必人命修短或異則所托不堅不
若增金帛之便也六符曰南朝皇帝必自有女弼曰帝女纔
四歲成婚亦須在十餘年後雖允寧女成婚亦在四五年後

今欲擇日前之疑豈可待哉弼揣虜意在多得金帛因曰南
朝嫁公主故事資送不過十萬緡爾由是虜結婚之意緩且
諭弼還弼曰二論未決安敢徒還願留畢議虜主曰俟卿再
至當擇一事授之宜遂以誓書來也弼還奏復授弼吏部郎
中樞密直學士又辭不受癸亥弼與茂實再以二事往使于
北呂夷簡傳帝旨令弼答契丹書并誓書凡為國書二誓書
三議婚則無金帛若契丹能令夏國納款方歲增金帛二十
萬否則十萬弼奏於誓書內創增二事一兩界塘淀毋得展開
二各不得無故添屯兵馬三不得停留逃亡諸色人弼因請
錄副以行中使夜賫誓書五函并副追
及弼於武強授弼小至樂壽自念所增三事皆與契丹前約
有一書詞異同則虜心疑乃密啟副封觀之果如弼所料即
奏乞待報又遣其屬前陵州團練推官宋誠參赴詣中書白
執政上欲知虜事亟召提問提時有父喪聽服以帽對便殿
乃詔弼三事但可口陳弼如此疑心執政欲變色望北朝而
議者乃以禮物屬茂實疾馳至京師日欲歸叩閤門求對閤
門吏以籍制當先進名對仍望日弼責之遂急奏得入見曰
執政因為此欲致臣于死臣死不足惜柰國事何上急召呂
夷簡等問之夷簡從容曰此誤爾當改正弼語益慢夷簡晏
殊言夷簡決不肯為真恐誤爾弼怒曰殊姦邪黨夷簡以欺

陛下遂詔王拱辰易書其夕弼宿學士院明日乃行富弼張
茂实以八月乙未至契丹清泉淀金毡館持国書二誓曰三
以語館耶律仁先劉六符問所以然者弼曰姻事合則以姻
事誓能令夏国復歸欵則歲入金帛增二十万否則十万国
書所以有二誓書所以有三也翌日引弼等見虜主太弟宗
元子梁王拱基佇蕭孝穆馬保忠杜防分立帳外虜主曰
姻事使南朝骨肉睽離或公主与深王不相和悦則将奈何
固不若歲增金帛但患無名尔須於誓書忠加一献字富弼
曰此乃下奉上之辞非可施於敵国况南朝為兄豈可兄献
於弟乎虜主曰南朝以厚幣遺我是惧我也献字何惜弼曰
南朝皇帝守祖宗之土宇継先皇之盟好故致幣帛以代干
戈蓋惜生灵也豈惧北朝哉今陛下欲發此言正欲棄絶旧
好以必不可冀相要尔則南朝亦何暇傾生灵哉虜主曰改
為納字如何弼曰亦不可虜主曰誓書何在取二十万者来
弼既与之虜主曰必与寡人加納字卿無固執恐敗乃主事
我若擁兵南下豈不禍乃国乎弼曰陛下兵用能保其必勝
否虜主曰不能弼曰勝未可必安知其不敗耶虜主曰南朝既
以厚幣与我納字何惜况古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
於突厥故臣使之當時所遺或称献納不可知其後頡利為
太宗所擒豈便更有此理虜主默然見弼詞色俱厲度不可
奪曰我自遣使与南朝皇帝議之若南朝許我卿将何如弼
曰若南朝許陛下請陛下与南朝書具言臣等于此妄有争
執請加之罪臣等不敢辞虜主曰此乃卿等忠義為国之事
豈可罪乎弼退而與劉六符言指帳前高山曰此尚可踰若
然献納二字則如天不可得而升也使臣頭可断此議断不
敢諾於是虜留所許二十万誓書復遣耶律仁先劉六符賫
其国誓書以来仍求納字二十万誓書蓋明著夏国納款事
虜主不悦欲令弼改之弼不可虜亦卒不肯報其事於誓書
但于国書中叙述尔是月乙巳弼等還至雄州詔以弼為接
伴使有朝廷合先知者悉置以聞弼奏曰彼求献納二字既
以死拒之虜氣折矣不可復許朝廷竟従晏殊議許称納
字弼一預也
乙丑契丹枢密副使保大節度耶律仁先枢密使礼部侍郎
同修刹六符入見其誓書曰惟重熙十一年歲次壬午八月
壬申朔二十九日庚子弟大契丹皇帝致書于兄大宋皇帝
闕下來書云謹按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章聖皇帝与昭聖
皇帝誓曰共遵成紀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儀物備軍旅之費
用每歲以絹三十万疋銀一十万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
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
不得交侵或有賊盜逃逋彼此勿令停匿至于隴畝稼穡南

北勿縱騷擾所有兩朝城池並各依舊存守修壕葺塞一切
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決河道誓書之外一無所求各務
爲心庶同悠久此保安黎庶謹守封疆質于天地神祇告于
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祀昭昭天
鑒其當殛之昭聖皇帝復以書答云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
當先于天地誓之子孫神明供知嗚呼此盟可改後嗣何述
切以兩朝修睦三紀于此邊鄙用軍干戈載偃追懷先約炳
若日星今綿遠已深敦好如故關南縣邑本朝傳守懼難依
從別納金幣之儀用代賦稅之物每年增絹壹十万疋銀一
十万兩前來銀絹撒至雄州白溝交割兩界塘淀已前開畎
者並依舊外自今已後不得添展其堤堰水口逐時決洩壅
塞量差兵夫取便修壘疏導非時霖潦別至大段漲溢並不
在關報之限南朝河北沿邊北朝自古北口以南沿邊軍民
除見管數目依常教閱無故不得大段添屯安馬如有事故
添屯即令逐州軍移牒關報兩界所屬之處其自來乘例更
替及本路移易不在關報之限兩界逃走作過諸色人口並
依先朝誓書外更不得以日前停留容縱惟恭二聖威靈在
天顧歆承各當遵奉共循大體無介小嫌且夫守約爲信
善鄰爲義二者缺一罔以守國皇天厚地實聞此盟文藏于
宗廟副在有司餘並依景德統和兩朝誓書顧惟不德必敦

大信苟有食言必如前誓時契丹因俗盟好將爲虛聲以動
中國中國方困西兵宰相呂夷簡等持之不堅許與過事遂爲
無窮之害虜每歲得金帛五十万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樞
使官之貴子孫重于國中庚辰復命右正言知制誥修撰
富弼爲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弼又言同辭先是呂夷簡當
國人莫敢往弼既數論事使之及宣吏以僞署更借以誅衷
所以因薦弼使契丹又受書教其事罪之欲陷故勸歐陽
修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罪之不報而弼受命不少辭
自初奉使聞一女卒再奉使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信
不發而焚之日恐亂人意耳十月丙午以右正言知制誥史
館修撰富弼爲翰林學士弼言于上曰增金帛與虜和非臣
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耳
于功何有而遽受賞乎伏願陛下益修武備無忘國耻卒辭
不拜虜既修和好有忌弼功高者指他事譖弼奉使不了乞
斬于都市上雖不聽而弼常畏恐故每遷官輒力辭云三年
三月甲午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富弼改爲資政殿直學士
兼翰林侍讀學士弼時再上章辭所除官曰臣昨奉使契丹
彼執政之官溪使所未嘗見者臣皆見之兩朝使臣昔所諱
言者臣皆言之以故得詳其情狀彼雖不來〻則未易測也
願朝廷勿以既和而遂忘之受命之日只被一旦命攫臣不准家

朝廷斧鉞之誅天下公論其謂臣何臣畏公論甚于斧鉞願收新定則中外之人必曰使臣不受命是事未可知于守備決不改僻弛非臣務術小齊誠恐誤用事上察其意堅定時為改命為七月以富弼為樞密副使弼直執制誥命納于帝前陳所以辭之意且曰願陛下坐薪嘗膽不忘修德上許之焉

仁宗經制契丹要略

慶曆四年初邊奏契丹次天德城又多建堡塞知制誥田況竟盧當時議乃上疏曰朝廷予契丹金帛歲五百萬斂削生民輸於道路以契之皆新不可久而近西羌通款歲又予二十方設或復肆貪請求有規求朝廷尚可從乎臣至愚不害大責每念及此則悅然不已雖兩府大臣皆守廟社稷天下生民所望而將安危者豈不為陛下思之哉每旦批奏之對不過日昃政事數件而已今陛下許以將相臣若輔臣所以憂朝廷之意也有康故畢蕭守以天下未又除正衛奏事外別開延英以詢訪宰相晨夕所待衛能可禁否曲盡計論今邊之堅攀軍政之是否根財之多少在兩府精宜實未有知之者万一變發所忽制由中出少有差跌則士不測其如何歲前契刻方符始來和議既定又復恬然若無事豈得為安哉願因燕閑召執政大臣於偏殿從容賜坐訪建府政專以虜患為急則人人畏恐不知以謀是對事事惟恐不集以衆丞除日夕憂思不敢少懈同心叶力以有所為今不以此為急務而日以委瑣之事更相陳對議者厭之望切責近臣與同輔廷休戚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也五月壬戌判樞密副使韓琦參知政事范仲淹並對于崇政殿上四策其四曰臣等既以三策陳之矣以此戎為憂且北久强在後唐日以兵四十万送至高祖至洛陽立為天子運至石晉爲父子之邦邀求于歛晉不能支一旦暴起直抵京師擄石少主暨當時公卿盡室而去為中原千古之恥國家始與結和仍休兵養民自有待也及天下無事人人懷安不復有征戰之議前年北虜驟起說詳稱兵有割地之請入寇元昊欲議和入因而要功其詳念重苟不大為之備禍未可量請朝廷啟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為經畫二再議屯兵三專于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一密為經畫者自河朔罷兵以來几四十年州郡因循武事廢弛凡謀興葺則群其引避昨朝廷遣差轉運使盡數革去旧弊須為之防然既有本職則日為冗事所嬰未暇周慮請選才材識近臣假以都轉運使之名暫往經畫使親視其要精定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歸奉闕下更令

中書樞密院仔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若虜情難變則我有
以待之矣二曰議屯兵者自有真定府定州高陽關分為三
路其所轄兵馬未甚整齊乃有一用兵馬却屬西路之處又
未曉本路將來於何地控扼合用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守
圍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彼密為
經畧方可預為法制臨時不致蹉跌我事宜未動亦當相度
兵馬合那或于何處駐泊就使罷戍以省邊費庶免先自費
之至用兵之日重困生民三曰專于選將者乞樞密院于閤門
祇候使臣以上選人三班院于使臣內選人殿前馬步軍司
于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畧或有材武堪邊上試用者逐旋進
呈揀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闕則揀而差擇如此則
三二年間得人多矣四曰急于教戰者于陝西四路取曾押
戰隊使臣十數人更揀以新議八陣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
軍使各知奇正循環之術應敵無窮五曰練義勇者今河北
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然未見
府衛之官而法制不立亦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令可
治兵者在增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敵可用斯謂
兵制勝之本矣六修京師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陷洛陽石
晉無備契丹陷京師故契丹犯京師但恐無備一朝都無兵必
謀深入戰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或勝
則更無所顧直趨澶淵張犯闕之勢王時遣使邀我以大河
為界將何以禦之是京師不可以無備也若京城堅完則戎
河朔之兵勿與之戰彼不得戰則無乘勝之氣敢謀深入前
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阻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擊之皆
可也故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
起六百里男女城長安二年而就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
而就今約二年城之則民不勞而利大不可不為計也是日
琦與仲淹陳于上前數勸所罷慶曆四年六月韓琦范仲淹
奏河北五事一選材臣領河北轉運使密令經畫邊事二再
議河北三路合屯田去處三委樞密院于閤門祇候以上選
人三班院于使臣中選人逐十日或一月具選人數進呈四
於陝西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授以新議八陣之法教習諸軍
五河北州縣專選知州知縣令可以治民者教習義勇并增
置將校參知政事范仲淹言契丹發兵馬可疑六事可憂三
事見廣備門戊午樞密副使富弼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曰
國朝以兵得天下震耀武威太祖皇帝待北虜僅若一族每
與之戰未嘗不克太宗皇帝因親征之銳虜志遂驕頻年寇
邊勝敗相半真宗皇帝嗣位之始專用天德于時舊兵宿將
往往淪沒虜騎深入直抵澶淵河朔大騷乘輿北幸于是講
金帛之好以結歡好自此河北百姓几四十年不識干戈

歲遺若援兵不定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則知澶淵之盟未失策而所可痛者當國大臣論和之後武備皆廢以邊臣用心者謂之引惹生事以縉紳慮患者謂之迂闊背時大率忌人談兵幸時無事謂虜不敢背約謂邊不必預防謂世常安謂兵永息恬然自處不爲憂西北二敵稔知朝廷作事如此之失也于是妄欲希賞未嘗聽也當使無列朝廷悖慢則尚曰夷狄之人貪利是其常事故不之恤也但只自設嚇佯爲已森其寛偷安不爲國家任責盡長久之計所以縱其姦謀養成厚患是致寶元々年元昊竊發數載用兵西人困窮未可勝策又至慶曆二年契丹觀釁而動嫚書上聞中外倉皇莫知爲計竟益以繒帛一時之安二邊所以致然者乃因國家向來輕敵妄戰不爲預備之所致也臣深見二虜爲患卒未寧息西伐則北動北靜則西動必欲舉事不難衣驀通和則生事章奏交戟則必役官軍數而復和孰敢不許會徼自在去住無梗兩下牽制國成中国自河大害而不爲之患有河後悔而長守歡盟俞盟援邊則我邊困不幸而兆相繼賊臣中起二虜所爲又甚大矣自契丹侵取燕薊以北拓拔自取靈夏以西其間所生英豪皆爲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稱中国位号分中国官屬任中国賢才讀中国書用中国車服行中国法令是二虜所爲皆與中国等而

又勁兵驍將長于中国中国所有彼盡知之彼之所長中国不及當以中国勍敵待之庶幾可禦豈可以上古之夷狄待二虜也前既輕敵妄戰不爲預備致二虜連禍朝廷深憂今又欲以苟安之勢遂爲無事二虜各獲厚利退而養勇不數年相應而起則無復以金帛可啗而盟誼可約也謹具守禦策如左其守策一曰河北三十六州軍內沿邊次邊北京雄霸冀祈保瀛莫滄鎮定十一州廣信安肅順安信安保寧乾寧永寧七軍北平一寨控十九城皆要害之地可以控扼虜寇而不使得深入定爲右臂滄爲左臂瀛爲腹心北京爲頭角此四城乃河朔之望也餘十五城爲指爪支節乃四城之所使也定瀛滄各置一帥北京置一大帥餘十五城分屬定瀛滄三路擇善將守之十九城都用兵三十万定五万瀛倉各三万雄霸冀保廣信安肅各一万祁莫順安信安保寧永寧北平各五千北京五万爲諸路救援餘二万分于諸邊檢遊擊兵此三十万兵非如景德年中閉門自守皆使出而接戰者也今若使良將帥守十九城分領三十万衆左右出入縱橫救應閃誤閑諸衝陷掩襲虜雖至愚未信虜騎敢長驅而南也二曰河朔長貳最宜得人以備匈奴之變自來都不選擇又移替不定經久利害自知不及其身率皆不爲前後相承積弊已甚若不選人久任以矯前失則異日害有所

变故边城不守為患不細乞差選長吏並使久任績効者間
優与就迁厚加寵賜使樂于边計悉心營職自能久處其三
曰除上件十九件久任外其餘十七州軍大小文武官並乞
詔本路轉運提刑安撫部署鈐轄路分鈐奉充所舉上下得
人四曰屯兵備边古朱常制所患者民既有限軍食多闕小
須廣為經度始給用度其間嵗有凶歉洪之不獲寇至盜戎常
數不足則暴斂横取何所不至民由是困盜由是起此歷代
所患也虜雖与之和終非悠久之計臣嘗深虜得養民二條
其一條遣守边兵合留外駐泊駐屯就以地分屯于河南鄆
青淄等州以教以養況其地富实不啻而足率一年一代遇
有緊急發符召之不旬日可到豈有後期不及者耶所以畧
省河朔橫斂以寬疲民使之安益蕃息坐待寇至而用虜凡
師有餘力可以禦敵其二緣大河州軍起数舍達河南民税
又漕江淮粟实也近边兵馬每歲二年一代亦足以寬河朔
困乏之民五曰河北最号勁兵之地若盡精銳則無敵於天下
況夷狄今屯駐兵尚多徒能張為声勢而实不足用臣頗
河北純募士人為禁兵教之精勇則匈奴自當畏服既得上
兵効於他鄉粮者不足則願用臣前養兵二條六曰北虜風
俗貴率以近親為盟主將相以治国事以掌兵柄而信任焉
何視中国用人亦如其国臣亦常念国家將帥既未閑于夷
狄而親王章有異望為匈奴所畏者今不復聞虜以為王室
孤危無所扶助本根不固易以撼動此誠宜為夷狄之窺伺
臣願陛下親擇宗室中年長知書者試之以政臣知不數年
當有賢宗室如漢河間東平二王矣内以藩屏王室外以威
示四夷此有国者之急務長久之策也故三代以後興王者
今日得天下明日封子室亞宗福祥之于宗皆為侯為王亦
列地土自成邦国行以分布枝葉冗蔭本根張大王室杜覬
天下此前代帝王制御天下布在簡牘驗之可信今則埋沒
抑壓僅同奴隸纔其癡騃昧不教習雖有能書宦久夏安議
走尽款志之不令知善道為人甚非養宗室之大義也至於
臣庶之家有子孫弟姪者無不教〻誘使之成器国家富
有天下基業全係寔祖宗累積所致所宜子〻孫〻相承不
絶為萬世之計豈可宗室滿宫而陛下未知欲孰任為渴惡擇
外夷哂笑是陛下拔枝葉而取孤根為之患又復退陛下
任李用和為殿前都副指揮使任曹琮為馬軍副都指揮使
者是任親也用和與琮試觀其然皆異姓者而有親信則宗
室同姓与陛下為骨肉之親反不信哉陛下不通為宗室無
人臣謂今則試未見其人数之試之當自有人矣今為朝會
時群行旅進者蓋滿道士大夫見者方知其有宗室但出都
城四門之外不知宗室之有無況天下乎又況四夷乎自古

至今周世宗其閒所歷何啻万代至宗室不教不試不用而
微弱之甚未有如本朝者也宜乎為識者之所憂而北虜之
所輕也且如北虜有南大王蕭孝穆北大王蕭孝惠魯王惕
隱楚王吏离畢是其親近甚衆臣前歲奉使盡與之接又猶
其国人未必实有才武而中原聞之莫不疑其人人皆良將
也其故何哉盖聞其名而疑其实尔今朝廷若能崇樹宗室
使声名漸著聞北虜北虜亦必謂南朝有人根本芳实歆謀
則息歆動則北古者有以实而济者亦有以虛声而攝者兵尤
重先声而後实况臣之所論必使声实相副柄陛下行之無
疑其御下策一日景德以前沿边土兵無事時留戍本州軍冦
至則尽為逐路部署司抽起緣边閑禦又知以南兵屯守甚
無謂也夫土兵居边知其山川道路熟其彼中人情復諳虜
兵次第亦藉其營護骨肉之心且又服習州將命令所禦必
堅戰必勝也若近入内地山川道路人情不熟虜兵不諳骨
肉不在州縣命令不習又為怯弱所累則禦必不堅戰必不
勝也北虜惟懼边兵凡聞有南兵替入内地虜人大喜故宋
則決勝而回前年河朔有警復尋景德一事尽抽边兵守定
州河朔之民大恐為官軍必敗幸而虜騎中止不見失律不
然喪師必矣臣願自今北虜若入寇沿边土兵只在本処不
須今部署司抽起若遠処土兵而少即以南兵益之有餘則

方許部署司抽起况部署司自有近裏州軍士兵可以聚而
為大陣矣臣上篇議十九城分領三十万出戰餘十七城係
近裏州軍只用郷兵守之更不出戰其逐路部署可于十七
城般而為大陣矣边兵勇悍有材武不畏堅敵虜騎初入使
當堂堂之鋒必能取勝則近裏州軍人心自壯雖南兵之怯
亦賴增氣而以南兵在边遇冦一敗虜騎來而南則表裏震
恐雖精銳盡在部署司亦已阻喪安能保其全勝哉二曰景
德以前匈奴寇边多由飛狐易州界道東西只過陽山子度
尚城入自廣信之西後又多出廣信安肅之間大抵虜騎率
由西山下入寇大略州郡然後東出雄霸之間景德前二州
塘水不相接因名東塘西塘二塘之交濤然可以為虜騎歸
路遂置保定軍界于二州以當賊衝決後開塡不已二塘相
連雖不甚浩渺而賊路亦稍梗矣然窮冬水堅旱歲水竭亦
可以济未為必安之地雖然但少以兵控扼之則虜騎先以
遏矣自餘東從姑海西至保州一帶數百里被塘水瀰漫若
用以為險可以作限只自保州以西至山下數十里無塘水
之阻虜可以平入虜且守盟不動則無以先發但用臣上篇
屯兵之法足以固守万一渝盟入寇用臣之策可以轉禍為
福而還忘汶憤矣何以陳之今虜若寇边必由廣信西而來
虜騎初入塘緣边州軍堅壁示弱不得出兵虜必不顧而進

將及鎮定亦堅壁虜必易我而懈于是令廣信安肅保州三
边閉壁會兵張擊之〻声而不與戰虜必分兵復禦巳而令
鎮定亦閉壁不與戰虜既前後受敵亦未敢長驅而南於是
我忽從滄州取海上路以數千艘出輕兵三万趋平州入符
家寨口則只咫燕薊矣滄州至北界平州水路五百里不数
日登岸地肥水草美不必重斋 雄霸之間即景德虜騎東歸
之路也又出精兵二万直抵燕京會滄州兵擣其腹心破其
積聚虜見而下兵入莫知為計矣燕地既入寇者必有歸心
人為王師所擊而不能遂去于是乘其向背之際使公边三
城及鎮定合兵擊之必大破迫奔及燕尽遂虜过山後虜兵
入界則整散而出塞則紛然散走無復行陣易為驅除之矣
以兵守居庸關石北口松亭關符家寨此四關口皆險隘各
以三千兵守之固矣則虜騎無復南者因其妄動可以一举
而復全燕之也拔隣郡陷蕃之族平累朝切骨之恨臣自謂
必無遺策矣既以兵守四關口外西山有後未新關又牛鈇
腳猪窠二口虜人以通山後又州之路然皆險峻不通車馬
雖不加防守尚無所害或于口側少伏車馬縱虜入寇發伏
可以尽擊之假陛下謹重未欲举燕之策即請寇入之後屯
重兵才西山下虜雖有所掠而東出无路進退不遂我于是
以十九威之兵分有掩擊必使退敗保無深入之患虜既屈

与知則又亦治匈奴之一策也三結边豪四結高麗五經制
山陵新路六廣祁深二城七防河東凡此守禦十二策招十
三條是臣庚辰壬午年奉使契丹日于河北往回十餘改詢
於公边土豪弁內地故老博採參校得之甚詳及於虜庭詠
事又頗見其情狀以至稽求載籍貫以時務用是裒聚撰述
以副陛下委任之意即非臣任肯臆罔聖聽伏望陛下今兩
府會議可者速行之其不可者更相致詰而是正之臣必不
敢恃己徇私旁拒衆論兩府亦不得扶事成言而無所發明
如此則庶几謀行而患可弭矣知制誥張方平言臣聞外虜
不守封畧築城郭上边吏諜知料閱兵馬且復遣使來事故
未審虛实然国家与虜通已四十年事窮必变利尽則交跡
亦理之常者臣願陛下思患預防考謀事先秋氣漸清宮殿
涼爽時因燕閒延对大臣俾各尽其謀猷以定其帷幄一日
有边境之急庶几無措卒之憂今而續初寧綏不保其久承
有旦夕之虞也其將校可任者稍從河北使得与士卒相服
習漸諳土俗至于選官吏峙糗糧繕器械葺庫牧皆當今切
務而可以素備者也備而未用為政之常臨事紛紜何以鎮
靜癸未参政范仲淹言臣竊見契丹來書志在边功勢將搆難
迩答之際尤宜慎重先且大議備边之策然後遣使往來使
虜知我有備無必勝之理則亦可以遏其邀功求報之初心

縱皆盟好亦有以待之少減生靈之禍（餘見經制西夏安畧門）四年八
月甲午樞密副使富弼為河北宣撫使先是拯臣奏事垂拱
殿前面諭之曰虜主受礼雲州遂襲我河東兩府直設備弼
謂契丹必不寇河東其事有九凡名一也易出難入二也動
称王師不肯功癸三也不寇河東四也不先寇河北五也必
不肯先報雲州受礼六也必不與元昊合入寇七也不闘偕
無以防我八也不由河東入寇九也臣驗此九事故知契丹
不寇河東必矣今臣但論目下不為河東之患過此以往非
臣所知臣前使契丹理當無所增路蓋以朝廷方難盡力西
鄙未遑北事於是忍羞嵗益所入聊以疑兵𦆠禍而望雪恥
於後也臣今所已必類俞允不惟訓兵備敵以安元元至於
身羞国耻度凡可雪于是命弼宣撫河北实亦不自安于朝
欲出避讒謗也乙未翰林斈士承旨王度斈士王尧臣吳育
宋祁知制誥孫抃張方平歐陽修權御史中丞王拱辰侍御
史知雜沈邈等言中書樞密院聚召臣等宣示契丹来書與
朝廷答書臣等切謂契丹元昊相攻虛實未可知莫若以大
義而兩存之如此則于西人無辜絶之曲於北鄙無結怨之
端從容得中不失大義先是吳育奏凱言為今之策宜使人
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絶力屈歸我〻所疑也若先
他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疑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
能委誠款門即聽内附若猶固拒當為如代如此則二虜百
公歸屬朝廷及聚議方平當事言不能易有議馬戊戌右正
言余靖為回謝契丹使先是靖言臣復料胡人之意不出四
策一曰借兵于我同力剪除二曰見乏資粮欲假边粟三曰
軍兵费廣欠借数歲之資四曰元昊與賊連謀不宜更通和
好其他技計不可詳知答曰前所宜預備者也必若假借財
物拒之有辞惟與元昊絶和最難処置臣切計之遜詞以謝
北勇緩詞以欵西戎多紓歲月之禍誠當今可施之策也若
徇北虜而絶西戎而違北虜俱有共禍二虜連謀共為矛盾之势
北人終去西人必来拒納之間動逢礙擇禍就輕守之以信
使曲不在我即其要矣朝廷以靖言為然于是遣靖回謝其
復書畧曰若以元昊于北朝失事礼之大則自宜問罪或謂
元昊于本朝稽効順之故則頻出師剏延州昨奏元昊已遣
楊素如將誓文入界倘不依初約則猶可阻还如尽遵承亦
难却也冬十二月富弼言河北一路蓋天下之根本臣奉詔
宣撫自渡河而北遍詢虜人孰知祖宗以来邊防事机今来
事体不及祖宗其事有七一号令不及先朝之厳明二威令
不及先朝之震赫三北虜尚動事係安危誰敢為朝廷主張
行事此執政者不及先朝大臣主断四民心不及先朝固結
五財用不足先朝豊足六將帥不及先朝有謀勇而經戰陣

恐誤边防之計伏望陛下特留聖念以先朝已試之效革今
日因循之獘為長久之策不勝大幸宝暦五年春韓琦言二
边事見要畧門　五月歐陽修言边事見遠畧門

仁宗諸臣謀國遠畧

天聖元年秋八月先是錢惟演自河陽赴亳州朝京師爲入
相張詠奏惟演險人今若遂以爲相必大失天下望太后遣
内侍持奏示之惟演猶望顧不前御史鞠詠語左正言刘随
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毀之惟演聞乃亟去王欽若知江寧
從潤州王隨代之在江寧會歳大飢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
米計口日給一升隨置不聽曰民所以飢者由兼并閉糴以
要高價尔乃大出官粟私價遂平他郡計口以糶者不能自
足輙多流亡天聖三年春中丞薛奎罷知泰州々宿重兵費
常不足奎務爲儉約教民水種謹商笑歳終廪粟積著三百
万征行者三十万覆民隠田数千頃復得芻粮十餘万三月
從知河南陳堯佐知并州每汾水漲人憂溺堯佐爲築堤種
柳數万本作柳溪亭民賴其利矣天聖四年八月詔修泰州
捍海堰久廢不治歳々患海濤西溪監税范仲淹言于運使
張綸請復之綸奏以仲淹知興化縣揔其役々既興會大雨
雪衆言不可復詔遣使按視將罷之又詔運使淮南胡令儀

同度其不可否令儀力主仲淹議仲淹尋以憂去以書抵綸
言復堰之利表三請願身執其役乃命綸权知泰州堰自小
海寨至耿莊凡一百八十里於運河置閘納潮水通漕水踰
年堰成流庸帰者一千六百餘户民為綸立生祠天聖六年
八月負外郎陳貫知涇州督察盗賊禁戢不肖子弟薄書賦
租出入皆自檢覈常謂僚属曰視縣官物如己物容有姦乎
州人憚其嚴徙為利路轉運使歲飢自以職田粟賑飢率僚
民令計口占粟發其餘活幾万人詔書褒諭發運使綸知泰
州綸天禧末為發運副使時塩貨積虧者十年綸力奏除通
楚泰三州塩户宿負官助其器用塩入優與之直由是歲增
課数十万復置塩場于杭秀海三州歲入課又三百五十万
居三歲增上供米八十万在江淮踰十年為民興利除害甚
衆十一月冬至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壽於會慶殿秘閣校理
范仲淹奏言天子有事親之道无為臣之礼有南面之儀無
北面之儀若奉親于内行家人礼可也今与百官同例虧君
礼損主威不可以為後世法不報晏殊初荐仲淹聞之大惧
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荐者仲淹正色抗言曰緣每
公举海惧不称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殊不能
答又作書遺殊申理前奏不少屈殊愧謝又奏請太后還政
不報乞補外為河中府通判

明道元年春以新知江陵杜衍為河北都運使命衍守荆南
御史郭勸言衍清直當留本朝不聽會河北乏軍費加衍一
官往經度之不增賦于民而用足薛奎為泰州益州皆辟明
鎬自随還朝上問輔臣以鎬所用奎曰鎬文妙李博而沉挚
有謀能断大事願陛下用之二年十月秘閣校理吴遵路為
開封推官太后称制遵路條奏十餘事語切直忤太后出知
崇州遵路至州即令轉市吴中米以備歲險已而果大乏飢
民以済白他州流者十全八九仲淹安撫淮南薦遵路為郡
得古人風乞以其救災事跡頒州郡為法并付史舘
景祐元年八月甲子参政宋綬以帝富於春秋天下無事慮
荒楽有漸乃上言自古守成之君皆兢〻抑畏不忘願者何
也人心逸於久安害生於所忽故立防於事之始銷变于未
萌之前若事至而應不亦殆歟願飭群臣忽以承平自怠九
月丁酉帝康復許希以鍼進上疾愈范仲淹知睦州未幾徙
蘇州州北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未
就徙明州運使言仲淹治水有緒願留以畢其役庚子詔複
任十一月御史楊偕言同安尉李安世以上書狂悖下吏傷
納諫之仁責降監永州酒税以唐天后羅車為戒二年正月
徙江東運使蔣堂為淮南轉運使堂在淮南歲荐吏二百員
曰十得二三亦足報国矣三月己丑以中丞杜衍权判吏部

流内銓先是選補科格繁主判不能悉閲吏多受賄枉視事
即敕吏取銓法問曰尽乎曰尽矣乃閲視具得本末曲折明
日曉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
吏不能為奸利居月餘声動京師後改官知審官院裁制如
判銓法度文判官段少連為兩浙轉運副使舊役者至郡縣
索簿書不暇殫閲往往委之吏胥持以為贄少連命郡縣上
簿書悉識識渭事閲取一二日自閲摘其非是者按之餘不
及閲者全識識以還由是吏不能為奸州縣簿書莫敢不治
石介不召歐陽與杜衍書云可謂中書牽動也御史台劾辞以行言事不召耳
康定元年十一月丙子河東運使楊偕為樞密直學士知并
州有中官預軍事素橫前帥優遇之偕置一繩以法命軍所
部從副部署赴河外戍曰遇賊將戰一稟副部署中人不服
捧檄訴偕叱曰汝知違主帥命即斬首監軍怖汗不覺墮笏
翌日告疾未幾皆卒于是軍政肅然五月乙丑王德用為定
州都部署主官日教士卒習戰頃之皆可用契丹使人來覘
或請捕殺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
明日大閲于郊提桴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乃下
令具糗糧聽吾鼓声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兵將大
入既而復議和兵乃解時朝廷發兵屯川幾六万寓居逆旅
及民間闐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呼暴横將校相戒曰吾
輩各務欽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日倉中給軍粮軍士以米
黒諠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米來見德用德用曰從
我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曰昨者我不令汝給二分黒米八分
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以先給白米後給黒米此輩見所得
米黒以尽如是故諠譁尔專知对曰然其之罪也德用叱從
者杖專副二人又呼四卒謂曰黒米亦公家不給与汝曹當
棄之乎汝何敢乃尔諠譁四卒相顧曰向者有八分白米故
尔其等死罪德用又叱從者亦各杖二十召指揮使罵曰衛
官汝何敢如此欲求配决乎指揮使再拜流汗乃拾之軍中
肅然僚佐皆服其能处事張亢叔知瀛州兼部署亢去高陽
每遣諜者厚與金帛無所吝亢問處使坐弟子行首入曰領
屏人白事亢罵父之曰我非閤使劉我外生女子自小教歌
舞甚妙虜為虜騎掠去今幸于虜王日夜居帳中將卒皆事
之今遣人有所市閤使善結之虜中情偽如指掌也亢曰所
市何物曰某大王納聘須紫竹皷閤使所执可與也凡所市
物皆從之自是虜中動靜必告時边臣多謷每一掛答費甚
惟高陽獨否龍川別志
慶曆三年韓琦既至陝西居歲大飢群盜嘯聚張海郭進等
率衆相合于商号之郊宣毅保健卻與等又招諭鑄錢監商
号藍田馳丞報于延雍師臣未有所處琦尋還屬官往商号

料簡錢監役兵其舊素沿邊禁兵即令却歸元配州軍壯健
役兵並押歸陝府填龍猛龍騎壯健闕額郡與諸致之謀遂
不得行又遣內侍黃琮范廷貴宣撫司榜收其散軍諭以免
罪歸所屬仍召謝雲行等將沿边土兵入山捕張海等擒捕
餘党殆盡閔輔遂安堵矣是冬大旱河中同華十餘州軍物
價翔貴居民相率東徙琦即還官分詣州縣發省倉以賑之
奏差提刑許宗壽尊切往來提舉甫華同三州所活凡二百
五十四万二十五百三十七人他州人称是時民力久困琦
乃蠲賦役察官吏能否者陞黜之又以兵數雖多雜以疲老
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万二千餘人役田況乞
選諸路軍不堪戰者為廂軍去或謂兵驕久一旦澄汰恐致
乱則去年韓琦汰边兵万餘豈聞有乱者哉慶曆五年春先
是田況用事言凡求災咎頻仍蝗旱继作陛下責躬引愆不
遑寧處以至躬祈道佛並走群望黃叔之意可謂至矣然當
詳觀當世之弊驗災夫之由其實歛役重而民愁和氣傷而
沴作役歛之重由国計之日窘国計日窘由冗兵之日蕃今
天下兵已踰百万比先朝兵幾三倍矣宜分遣幹臣揀選諸
路宣毅保健等軍不堪戰者並降為平常廂軍不堪役者並
放停議者必曰兵驕久一旦遽加澄汰恐立以致乱此庸事
之跡也孱弱之兵既不堪戰勇強者亦恥為伍去年韓琦汰

边兵万餘人豈聞有為乱者今天下財用不足以贍冗食之
兵尚或顧恤細故而不思救弊之原臣竊憂之三月右諫議
韓琦言杜衍為相一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自乞保边朝廷
任之固亦有名富弼以河朔边備未完又自請行事畢還朝
甫及都門未得一陳於陛下之前責補閑郡中外不知弼得
罪之因臣亦痛弼何負朝廷而黜辱至此臣恐自此忠臣義
士指弼為戒孰肯為国家之用所損非細兼云近日臣僚多
務攻擊忠良取決私忿非国家之福疏入不報琦請補外罷
知揚州是月歐陽修上疏言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相继
而罷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略云杜衍為人清謹而
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質直富弼
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各有不同雖皆歸于尽忠而其所
見各異故于議事多不相從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
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亟修边備富弼料九事言
契丹必不來如尹洙亦仲淹之黨爭水洛城事琦是尹洙而
非刘滬仲淹是刘滬而非尹洙此数事尤為至明陛下素已
知者此四人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称美之不暇
為国議事則公言廷爭而无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衍等直得
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為誣矣疏
入不報指修為朋黨者益忠焉戊申章得象罷為鎮安節度

判陳州得象在中書八年遠名勢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
方陝西用兵上銳意天下事進周韓范富使同得象經畫當
世急務得象無所建明琦等去得象居位自若御史裏行孫
抗言之得象十二章求罷上不得已乃許之癸巳河北都運
按察使歐陽修論北虜地界畧云臣見朝廷常有懼虜之色
而無憂虜之心夫憂之与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極慮而
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
失其机者懼虜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強弱之形得其情偽
之實則目今之事誠不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
憂其深可憂而反懼而不足懼又曰朝廷不以此事為憂又
怯懼如此既曰懼矣則于用人之際又若忽其不憂此臣之
所謂喻也甲戌修降知滁州权知開封楊日嚴使獄吏附致
其罪錢明逸言之也始詔蘇世安王昭明雜治安世獨辨修
之誣雖忤執政意二人俱得罪然君子多之九月甲辰徙江
南按察使楊紘知衡州紘嘗自言不法之人不可貸如使庫
貪殘於一郡一邑害于良民千万家不若去之不利一家耳
聞者望風解去或及期不敢之官然竟苛刻下遷富弼為
按察使是年詔改范富所行事冬帝嘗遣中使察視山東盜
賊還奏盜不足慮而言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尤尊乏之
此為可憂帝欲徙二人 淮南肯曰盜賊無足慮然小人乘時

以傾大臣非国家之福議遂格壬寅刘湜兼御史知雜議者
謂湜深宰相意深致尹洙罪故得優擢御史包拯還自契丹
言河北沿邊將帥未甚得人乞加精選慶曆六年秋九月戶
部副使夏安期為陝西都轉運使安期與諸路安撫司議邊
費凡癸省員及汰邊防之不任役者五万人八年三月翰林
學士張方平既退朝會鎖院草制方平即條對所問夜半與
制書俱上 時夏竦因執中全生門制詔言事 曰康定慶曆之間朝廷議刺民
兵陞廂軍充禁旅匝任臺諫屢上章疏極言其害至于今日
事勢果然臣昨在三司計會天下財用出入之際及建隆以
來兵數乞朝廷速加圖議太祖兵不及十五万人仁宗增至
四十二万餘人通三朝舊兵且八九十万人其鄉軍義勇廂
軍等不在此數乞此冗兵非惟困天下財用且成天下之大
患若不早汰後无及矣然兹事体大非君臣同心上下惕濟
則事必難成又云臣曾任句當三班院在院使臣景祐紳計
四千餘員今六千五百餘員臣勘合學士及兩省以上官景
祐中四千餘員今六千餘員臣任御史中丞將本臺班簿點
算景祐中京朝官不及二千八百員臣判流內銓取責在銓
選人畢竟不如數目大約三員守一闕畧計万餘人十年之
間所增官品如此若吏五六年其將奈何願陛下鑒祖宗故
事重爵賞以待功勞責久任以觀能効亦馭將帥之一節也

帝覽奏驚異詔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上対曰凡臣所陳实時要務然皆事之一節耳至于天下大勢臣請為陛下言之臣觀古今治乱之变不在其他只在天下之勢合事无大不成天下之勢離事无小不敗願陛下深為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在審于听受而已上覽奏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方平御史中丞魚周詢荅手詔所問今元昊幼子新立西朝廷寬財用惜民力之時也速宜经制以紓匱乏顧委安抚使與本路守边掌計臣僚同議裁减冗兵節省浮費禁止横歛假貸民去武臣之庸懦及守宰之貪残仍異特發宸断出内帑錢助関陸経費使通塩商之利改錢槩之法宣布德澤与民休息然後劝免農桑隐括税籍寵道利抑兼并則公有羨財私有餘力矣翰林侍讀學士葉清臣在永興條対甲寅詔書所問其言多劇切權貴云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威為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為直供職未踰歲遷擢已加倫等宋禧為御史勸陛下宮中畜犬設棘以為守御削弱朝体取笑夷狄不加詞譴擢為諫官以此術畧献納在右王逵两為湖南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剝百姓徒配无辜時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東之行如此是長奔兢也其他所列利害甚衆

皇祐元年户部副使包拯言敎民兵增禁兵塞方边任武将未甚得人將者人之司而邦国安危所係可不審择之道不當限以名位高下但辨其能之可否苟得其材則擢而用之專而委之必有成功若不素為之具緩急旋求之必无所及矣契丹与夏人相攻聚兵近塞遣使来告边候稍警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禦之策权三司使葉清臣對曰陛下臨馭天下二十八年未嘗一日自暇逸而叛羌黠虜頻歲為患顧上无失德朝无闕政而敢尔者豈非将相大臣不得其人不能為陛下張威德而攘夷狄乎明詔問輔翼之能方面之才與夫帥領偏裨當今孰可以任此者臣以為不患無人患有人而不能用耳今輔翼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為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諳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人才嚴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断者莫如田况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刘涣宏遠有方畧者莫如孫沔至于將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練軍政龐籍久經边任皆其選也狄青范全頗能馭衆蔣偕沉毅有術畧張亢倜儻有膽勇刘貽孫材武剛断王德基純愨勁勇此可補偏裨者也至若威馭綏寧即殊職尤其所長明詔問朔方芻糧軍備缺之此則三司失計置轉運使不舉職蓋非一日既往而已咎来者又不復追臣

未見可也且如施昌言秉久樂之政方欲竭思慮辦職事一
興賀昌朝蓮足遽被移徙軍儲何由不乏自去年秋八月計
度市糴而昌朝抗異訖今仲春而尚未予奪財賦何緣得豐
先朝置内殿本係非常今為主者所各自分彼我緩急不以
為備則臣不如其所為也詔問戰馬之絶何策可使子用臣
前在三司嘗陳監牧之弊占良田九万餘頃須費錢百緡六閑
之數餘二四万急有征調一不可用今欲不費而馬立辦莫
若賦馬於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五路上户一馬中户下户
一馬養馬者復其一丁如此則坐致戰馬二十万不為難矣
三月户部副使包拯答詔所問禦邊之策極言傳山乞入殺
贖罪汰老弱之兵以寬民力臣云所陳皆国家之當務而言
者多文之臣請令切務在擇政府大臣敢當天下之責獨立
不懼以安危為己任者委以經制四方庶幾可舒向者之患
而紓陛下之憂詔所問在前政門又言今兵就糧諸軍一遇
有警即恃可以發之若謂需奴方塞趣過日前以為成策惟
于吏張措置臣恐日朘月剥中外益以殫竭一旦用兵則主
加暴斂民必怨叛肘腋之下皆為仇讎豈敢寧逸哉此乃国
家根本之患若不鋭意而速圖之臨事無及矣癸丑詔徙河
北闕緣边土兵於近南州軍使措置边備有備後令還屯拯
包拯之言也夏四月丁亥右司諫錢彥遠上勸農疏曰農国

家急務所以順天養才禦水旱制蠻夷之本原也唐開元户
八百九十餘万而定墾田一千四百三十餘万頃今国家户
七百三十餘万而定墾田二百一十五万餘頃其間逃廢之
田不下三十餘万頃是田疇不闢遊手多也勸農其可不興
乎上嘉納之侍御史知雜事何郯言今財力大屈所患在於
兵冗竭天下所出之物僅能以供億陛下幸聽臣言特行处
置一路之内可三數万人亦省費之一端十一月壬戌詔定與施行
之詔見政門郯又言方今天下之患莫甚于冗食未去冗食未
去不可以節財用財用未節不可以除横歛横歛未除不可
以寬民力民力未寬不可以求至治求治之宜以去冗食為
先包拯又言畧云臣謂冗兵耗於上冗吏耗於下欲救其弊
當治其原治其原者在乎減冗雜而節用度若冗雜不減用
度不節雖善為計亦不能救也今夫山澤之利竭矣征賦之
入盡矣幸而西北无事乃是可為之時若不鋭意而改圖恐
務因循必恐貽患將来有不可救之患矣願陛下上体祖宗
之成憲下恤生灵之重困因謂設官太多則宜艱難選舉澄
汰冗雜諸養兵太衆也則宜罷招募揀老幼土木之功不急
者罷之費出無名者並除之懲禁中奢侈之端節上下浮枉
之費當成平之代建長久之策願陛下留神省察申命宰執
而力行之天下幸甚天祐二年二月左正言賈黯自以年少

遭遇倚位諫言果於言事嘗論富弼韓琦范仲淹可大用及
杜衍被黜言衍無罪且旨從中出不因臣下彈奏恐自此黃
幸近習言一得入則將肆讒毀害及忠良不可不察秋甲午
諫院吳奎言陛下十數年以來每降詔令及所行事或為權
議所發或為姦謀所破中外不甚為信皆謂陛下言之雖切
而不能行行之雖銳而不能久自明堂降詔杜絕內降忠賢
莫不增氣群小莫不革面願陛下謹守前書堅于金石如是
則太平之風有望于茲矣四年知諫院包拯為河北都轉運
使在諫院二年數論斥大臣權倖請罷一切內降曲恩又列
上魏公三疏以為龜鑑又列條七事奏疏多見采納一曰險
詖之臣誣陷良善當研覈其實二毋以朋黨疑臣下三納公
議以別白臧否四毋主先入之說五罷猜忌之近制而法宗
祐之初六罷姑息僥倖之臣毋俾久塞要路七斥闒諂鄙之
臣而加寵擢彰化節度知延州狄青為樞密副使御史王舉
正言青出兵伍為執政有不可者五御史郭贄亦以為言不
聽青時面涅猶存帝勅青傅粉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擢臣
於功不問門第閥閱臣有今日以涅耳願留此以勸軍中不
敢奉詔皇祐五年壬戌知定州韓琦知并州琦至并州首劾
前守李昭亮所與不及之務奏逐走馬承受廖浩然奏畧云
既誣逐一大帥又望風誣逐一同職官朝廷畧不辨證皆從

其請官吏皆憂懼不安且浩然性貪忿不法狀甚多願召還
使保全不然臣將行法矣上俾浩然代歸勅本省鞭之秋庄
宅副使趙滋為并代部署初滋為定州路駐泊都監當給事
食同列言粟不善滋叱之曰爾欲以是怨眾耶使眾有一言
當先斬爾以徇韓琦聞而壯之以為真將帥才滋有是命從
琦請也三月殿中侍御史呂景初言杖炙之術已罷招補而決
沉濫又言為陛下計惟急于擇士寄于任賢无以朋黨疑臣
下若賢者類進則可以為朝廷選將帥明紀律歲月磨之使
変勝然兵氣海藏帝若敵至則死敵不敢動而有所敗文矣
至和元年馬遵等以言梁適罷言職中丞孫抃言臣昨論梁
適事今風聞呂景初等並議譴謫必是姦人以巧言移人主
意逐使邪正曲直渾然倒置又眾奏乞還遵等不報丙申知
諫院范鎮言陛下無遇水旱之災必露立仰天痛自刻責盡
心竭慮無所不至蓋下吏不稱職使陛下憂勤于上人民苦
愁于下也夫以國家用調責之三司三司責之運使運使責
之州々責之縣々責之民々竭其力以供公上而自用不給
則嗟怨之氣干戾天地此水旱所以作也願詔中書樞密大
臣考求祖宗朝廷建隆天聖中官吏與所蓄兵及天下人賦
之數而斟酌裁節之庶國用有常民力有餘陛下雖高拱无
所事而天地之和應矣至和元年秋九月權三司使楊察為

户部侍郎時提舉集禧观事內侍楊永德建請察抃河置水
遞鋪察條其不便罷之永德毁察於上前察乞置甯從其請
知諫院范鎮言陛下宜以察所爭四事下中書樞密乞王詳
正是非付有司依公施行殿中侍御史趙抃亦言察若有罪
不當遽轉官資若本无罪不當遽罷不報抃西安人也爲御
史彈劾不避權倖時号鐵面御史冬十月范鎮又言臣甞建
議方今官冗兵多民力不堪請詔中書樞密大臣議爲損益
累月不報退自念中書之務莫急于此朝廷恬然不以爲注
此臣區區不得隱默也云景德時兵不滿五十万今兵倍之
矣虜絕遣一介之使增益者又數万及其去也中外相慶謂
无事殊不知新兵之费歲損一百万緡矣其費非出于建議
者之家一出于民也方愁苦之時又重賦之以爲兩領計者
未見其可也又云臣以爲備契丹莫若寬河北河東之民備
夏莫若寬関陝之民備雲南寬兩川湖廣之民備天下之
民民力寬則自知愛雖有外虞人人可以爲兵用人人自發之
兵以禦外虞何往而不克何征而不服哉又言官所以養民
者也兵所以衛民者也今未民衛民者反以殘民而大臣不
知救臣恐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兵也
至和二年初命張方平知益州未行而程戡已先入爲三政
運使高良夫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妄言蛮賊智高

在南詔欲寇蜀良夫聞大驚乞兵邊郡發民築城民大驚擾
朝廷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于道路從方平行許以便
宜從事方平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安得寇大兵爲智高地
我哉以安也臣當以靜制之遂遇蜀年兵仗輒遣還入境下
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罷邊兵罷築城之
役散遣弓手會上元觀灯城門皆通夕不閉蜀人遂安已而
得邛部川之始爲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西南夷大震庚子
御史趙抃言臣近奏執中不學無術措置顛倒引用邪佞拓
延卜祝私讐嫉陳排斥忠良狠愎任情家声狼籍入奏多日
未賜省納趙抃又言陳執中之罪臣近累奏未蒙施行風聞
同知諫院范鎮妄行營救小人朋邪不識恩出陛下但知幸
由執中伏望取內外之公議立朝廷之大法鎮言陛下進退
大臣不以職事而以私事故言事官大率急人私事而緩其
職事執中昔爲百事变祖宗大槩朝廷典故綾葬事除宰
相除翰林學士除观察使其餘借賞不可勝紀陛下罷內降
近日內臣先名超資改轉月須數人又天下民困正爲兵多
今立不已夫变之發安爲此事陛下釋此不問御史又專治
其私捨大責細臣恐退執中未當大变乞以臣章宣示執中
御史後付李士革詔使天下知陛下退大臣不以家事而以
職事後來執政不恤家事而尽心于職事初翰林呂溱上疏

論執中内実姦邪外詐強項歴数其過悪十餘事上還其疏
湊曰若告誅是陰中之大臣也請付執中令自辨湊于是以
侍讀改滁州許日特賜燕資善堂遣使諭曰此會為卿設可
尽醉也仍詔自今經筵出者亦如例宰臣刘沆陳杜請訖繞
倖之路三變既施行衆頗不悦未幾後故知諫院范鎮言伏
見今歳光麥苗朝廷放免賑濟存恤之恩不為不至然人民
流離若父母妻子不能相保者平居无事時不少寛其力使
輕其租賦歳雖大熟使民不得終歳之飽及少歉雖加重施
已不濟事矣此無他重歛之政在前也今特一穀不熟尔流
民如此就令九穀不熟朝廷將如之何臣以為水旱之作由
民之不足而然民之不足而然由有司之重歛有司之重歛
由官冗兵多兵土木之実広而經制不立古今之言太平者
正于使民之足食也今誠能立經制省官與兵節土木之費
使民足食陛下高拱深居而太平可坐致願陛下責任大
臣如何尔鎮又言周制冢宰制国用唐宰相兼塩鉄轉運或
判戸部或判度支然後宰相制国用自古然也今中書主民樞
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或財已匱而樞密益兵不已民
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
三司寛財以救民困者制国家之職不在中書也而欲陰陽
和風雨時家給人足天下安治不可得也乞使中書樞密通

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国用則天下民力
庶幾少寛以副陛下憂勞之心真宗時内外兵九十一万二
千宗室吏員受禄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宝元以後募兵益廣
宗室蕃衍吏員益増至是兵百二十五万九千宗室吏員受
禄者万三千四百四十三禄廪俸禄從而増廣又景徳中祀
南郊内外賞賚緡錢金帛總六百一万及享明堂増置一千
二百餘万故用度不得不屈自天聖以来帝毎以經費為慮
命官裁節者数矣臣下亦屢以為言有司不能承下之意章
於習俗卒无所建明議者以為恨焉而侍御史趙抃言臣
累上章乞正宰相陳執中之罪伏蒙陛下有納開悟宣付政
府施行執中退処私第不赴朝〻請前後数月此月二十二
日執中遽此趋朝再入中書供職如故中外驚駭不測聖情
臣不知陛下以執中之罪為有耶以臣之言為是耶非耶陛
下若以臣言為是以執中為有罪乞即陛下早正朝廷之法
而罷免村位以從天下之公議陛下若以臣言為非而執中
無罪亦乞陛下正朝廷之法而竄臣遠方宣布中外以誡後
来五月范鎮又言河北招兵畧云與其離民之心以備契丹
契丹未至而民力以先困国用以先匱孰若固民之心以備
契丹契丹雖至而民力有餘国用有備其利害若視白黒而
大臣以為難者臣所以深惑也又言陛下誠罷今招兵勅大

臣使兵大祖時賦若干兵若干官若干太祖真宗天聖中賦
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約今賦入之數十分為率七分給郊廟
宮省諸費三分留補水旱及緩急非常為之十年僅可以言
治歐陽修貢賤補外知制誥刘敞言二人復喬陳执中竟罷
為鎮海節度判亳州趙抃改鎮尤力鎮由是與抃有隙范鎮
乞罷赦以權姦猾使良善得以立
嘉祐元年春御史張昪奏臺諫官乞 許依例上殿奏事以開
言路昪有詔許中書上殿甲子趙抃言臣去年奏陳执中乞
其正事而罷免之是時范鎮不預公議陰為論列營救臣昪
與御史范師道抨鎮阿黨今鎮除知雜臣見居臺憲之地趣
向各異難為同處伏望除臣江淅一州軍令入差遣范鎮言
臣前後五奏留中趙抃不知本末至今交結毀臣不已伏乞
檢會前奏并今狀付中書明辨施行上之得疾也賈昌朝陰
結右班副都知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於大慶殿廷两府聚
处执状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体不安文彥博知
其意顧未有以制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
所教也史志聰等以其狀白执政彥博視而懷之有喜色同
列問不以告既而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對曰然
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輙預國家大事乎汝
罪當族二人色懼変彥博曰觀汝真狂愚尔未欲治汝罪自

今无得復尔二人退彥博乃以狀 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
敢尔妄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于宮中不安衆
皆曰善及議遣司天定六塔于京師方位彥博復遣二人往
繼隆曰請番之彥博曰彼何敢輙妄言有人教之耳繼隆默
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乃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
无害也壬子兵部侍郎平章事刘沆罷為工部尚書观文殿
大學士知應天府范師道趙抃既出御史中丞張昪言天子
耳目之官進退用捨必由陛下奈何以宰相怒斥之願明曲
直以正名分凡十上七沆知不勝及因請以本官兼一學士
守南京故有是命昪為中丞彈劾無所避上謂昪曰卿孤特
乃能如是昪曰臣非李愚忠仰托睿聖是為不孤今陛下之
臣持祿養高者多而赤心謀国者少陛下似孤立也上為之
感動嘉祐六年七月壬寅同知諫院司馬光以二劄子上殿
其一論君德曰臣切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其二
論御臣曰臣聞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
賞三曰必罰丁如司馬光進五規二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
遠謀四曰重微五曰務实七年五月知諫院司馬光上疏言
財利曰為今之術在隨財用人而久任之在养其本源而徐
取之在減省浮費而省用之夫農天下之首務也古人之所
重今人之所輕豈偏輕之又困苦莫先為何以言之農者勞

之勞力衣粗食稱官之百賊出爲歲豊賤留其穀以應官私
之求嚴立刑流離凍餒兄衆人塡溝壑如此而望浮食之民
轉而之南畝難矣

仁宗平桂陽監賊

慶曆三年九月乙三湖南轉運司言桂陽監蛮猺內寇自衡
州常寧縣屬于桂陽抑連賀韶四州環紆千餘里蛮居其中
不事賦役謂之伍人有言州王黃捉鬼與其兄弟數人皆習
蛮法往來常寧出入溪洞誘蛮衆數百盜殺官軍巡遏
峒中既拓出而殺之又從山下民他處其黨遂合五千人出
桂陽監藍山縣華陰峒害巡檢李延祚潭州都監張克明詔
發兵捕擊以刑流爲能面闕直李士如潭州殿中丞楊畋提
點刑湖南路刑獄督之畋至湖南募才勇深入峒討擊然南
方久才識兵士卒多畏懼及戰孤漿峒前軍却大兵悉潰畋
踣岩下藉叢草得不死十一月詔轉運使郭輔之等如未能
以兵留除即就便招撫四年五月以金部員外郎周陵爲司
勳員外郎刑胡南路轉運按察使二月遣入內供奉官王䏖
明往宜州召募勇敢入峒捕擊三月又以殿中侍御史三緣
爲荊南路勝量安撫提舉捉賊遣內侍齎手詔體量捉殺次
第以聞諫官歐陽修言臣風聞胡南蛮賊近日漸熾殺戮官
吏路不可當新差楊畋挽于擊討與郭之轉其狀不肯招降
又王緣去時轉廷亦興別處分云緣到彼與畋同謀蓋蛮賊
只可招撫卒難剪撲而畋等急于展効恐失事機以臣思之
莫若罷兵曲赦示信推恩可使聽命今若擊之不已爲害愈
深臣欲乞速令兩府大臣共思長策决定妙謀若遷移後時
致後日熾兵久不已害之兄原脩又言楊畋與蛮賊鬭敵殺
得七八十人首級仍聞入彼巢穴奪其儲粮挫賊之鋒增我
士氣畋之忠勇固亦可嘉然朝廷謀慮事機宜思久遠切恐
上下之心急于平賊聞此小捷便謂兵勝不能鎮守靜外示
羈縻其間二事允合深思一日不待成功便可厚賞二日謂
其可殺更不肯招若如此則討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今湖
南捕賊者殺一人頭賞錢十千官軍利賞見平人即殺平人
驚懼盡起爲盜今若因畋小勝示以恩威正是天與招降之
特機不可失伏乞即降敕書與諭授以事宜俾移招安使打
厚賞仍乞明說此意諭與楊畋其賞與仍少遲留庶合事體
余靖言聞荊湖南路州軍以群盜之故禁民不得耕種即不
知出自何人指揮此仍驅民爲盜耳乞特降指揮切責監司
帥臣諸州長吏疾速出榜告諭人戶並令依舊任使便耕種
靖又言湖南以錢捐募斬蛮賊首級軍人利于厚賞遂入即
殺今又領兵九錢以尽殺爲期則一方之民永陷塗炭矣伏
乞捐速抽回九錢之軍其蛮人首領許以官封平民各令歸

業以示陛下含忍之德余靖又言風聞湖南蠻夷大焼城郭為害不止者切以賊本山猺居在嵒險嘯聚亡命出行刼掠數年以來未甚為害去冬今春氣焰漸盛其故何也蓋緣官軍枉殺良民以貪厚賞近山百姓皆入賊中楊畋等攻賊巢穴意在蕩除由是賊出攻城以爭死命雖聞朝廷屢令招撫而楊畋驍勇欲盡賊徒臣愚以為竭朝廷之力取數千之賊勝之未足為武不勝適足為羞今來民皆逃亡城无畜積必須急戰乃見勝負若能盡賊但恐百姓以盡臣切料賊勢已窮歎降久矣但緣楊畋固執前議賊亦恨之畋不罷去賊必疑我臣謂宜因楊畋待罪之際別與差遣假為此說招諭蠻人但畋不曉朝廷責求招納之意多行殺戮今專委良將悉懷吾民百姓因此可以復歸山猺因此可以撫綏事定之後用畋不遲不可重惜楊畋而輕湖南一路百姓靖又言中外措置湖南蠻事來猶六月降勅榜不知潭州劉沆招諭九月以徐的為荊湖南路安撫使諫官歐陽修言朝廷處事不早及其臨事倉皇常多失誤昨湖南蠻賊初動差劉沆知潭州令專了蠻事沆未到又差楊畋作提刑專了蠻事畋未到差周陵為轉運使又令董事周陵差勅未到又自朝廷遣王絲安撫專令了蠻事王絲方在路又自淮南遣徐州往彼令專了蠻事不惟任人不一難責成功兼彼數人一時到彼不相統制凡

於事體見各不同使彼一方從誰則可奏入不報的尋卒緣徒廣東一月知潭州劉沆大發兵以勅榜至桂陽監招降叛蠻二千餘人使散居所部十一月余靖言臣令散于南卯救書中特示存撫應荊湖南北路人戶先脅從及殺入賊中者限赦書到後百日內經官首身並令州縣支與舊來田業並與赦罪靖又言乞朝廷抽回楊畋并九疑山下兵革昭示朝廷不尚殺伐之意五年三月詔荊南湖路安撫轉運提刑蠻事聽便宜從事八月以禮賓副使宋吉為荊湖路提殺蠻人九月湖南撫使劉沆言與提點刑獄楊畋等八路入討蠻僮破蕩桃田平能家等處巢穴十月詔如聞湖南傜賊餘黨欲降其令本路罷出兵攻守及告諭逃匿者復歸舊處仍令州縣存撫之時唐和等復入寇與禮賓副使胡元右侍禁郭正超與三班差使殿侍王孝先戰于藍山縣華陰峒隘口元等敗之十二月新知潭州劉夔言唐和等比經胡元敗後益聚衆生疑恐轉為邊患乞降空頭宣命十道數得招安與補遷處溪洞首領詔以開封府判官祠部員外郎周沆為荊南湖路轉運使代周陵經畫蠻人沆以蠻驟勝萬騎未易懷服且須秋冬進兵蠻地隂氣毒其人驕悍善用疑弩北軍不能與之角請選邕宜融三州澄海忠敢知其山川習其使藝者三千擣巢穴餘兵緣山足出則殲取之使其勢窮力屈然後招

撫也六年二月以洛苑使蔣偕充荊湖南路鈐轄四月以湖
南都監朱守信兼知桂陽監劉夔遣人諭蠻首使降不從五
月夔率兵敗唐和于銀江源逐進破其巢穴蠻去逃去前將
以帛募蠻首至是有持首取賞者按問乃殺平民受誅之
而罷募九月戶部判官祠部郎中崔嶧為荊湖南路體量安
撫仕議討除招安之策宋守信言唐和嘯聚十餘人衆為盜
五六年卒不能克者朝廷不許攻討故也今衡州監酉黃士
元頗知廣峒事頗得敢戰士千人土丁二百優給金帛使之
捕逐必得賊後已搜既勢窮必將款附朝廷用其策大發兵
討賊賊遁入郴州黃莽山由趙峒轉運入英韶州界依山自
保時出抄掠嶧又言太常博士楊畋常戰孤峒叢下人樂為
用今欲殄賊非畋不可乃換東染院使荊湖南路鈐轄七年
五月置桂陽監華陽寨以禁軍五百人守之唐和分其手抗
要領諸官自言願齎量米若堡峒中朝廷乃補唐和盤知諒
房承映承泰文運等并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
察御史武騎尉已峒主知諒等和實也楊畋曰賊劉攻胡廣
七年所殺不可勝計今耗費糧播峒穴其勢必不久撓亂款
招賊出峒而賊以困不聽明年賊果出陽山畋即領衆趨嶺
外涉夏秋凡十五戰乃潰

仁宗平歐希範

廣西環州賊宜州蠻衆領思恩都亮二縣蠻歐希範者思恩
人也核壯頗知書常舉進士試禮部景祐末與其族正辭應
募從官軍討安化州叛蠻既而希範擊登聞鼓求錄用事下
宜州而知州馮伸已言其妄編管全州正辭亦常有言勞不
報二人皆觖望希範遁廝與正辭率其族人及白崖山酋蒙
趕爲渡峒蠻謀爲亂將殺伸已且曰若得廣西一方當建爲
大唐國會有日者石太清至國使之筮太清曰君貴不過封
侯乃令太清擇日殺牛建壇場告于神推蒙趕爲帝正辭爲奉
天副歪建國貴王希範爲神武定國令公桂枚皆北向再拜以
為受天命又以歐石麟爲宰相餘皆偽立名號補授四十餘
人

慶曆四年正月丙丁舉衆五百破環州焚積聚以為武成軍
又破帶溪寨下鎮寧州又晉義寨百家乙千五百事聞詔轉
運鈐轄司丞發兵擊捕之遂入內供奉官王昭明姓宜州召
募勇敢人入峒捕擊四月丁酉以京西轉運按察使杜杞為
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兼安撫使宜元初朝廷出兵討安化
叛蠻杞時知橫州言廣南諸郡充城郭兵甲之備牧守非材
橫為邕欽廉三州咽喉險阻可以屯兵應援三郡賊或奔衝
是為控扼邕會内制廣源外接交趾願擇文臣達權變練嶺
外事者以為牧守使經制邊事於是執政請用杞平歐希範

乃自京國召見迭秩而遣詔廣州發澄海軍一十人屯宜州
捉賊李德用出韓婆嶺擊希範斬獲甚衆俘偽將崔且謙護
二人希範自是入保茆波峒閒出拒官軍諫官余靖言歐正
辭曾入蠻洞殺賊諸閩自來將師帥貪功不錄其績朝廷當賞
不與其患因此怨恨歸而作賊今賊首未獲而賁封巡官隨
行人力生族誅何益於事七月丁卯詔廣西轉運安撫司出
榜宜州有獲希範正辭蒙趕者人賜絹帛錢三万鹽千斤社
杞至宜州先遣急遞以檄諭蠻黨其自新化至宜州蠻見至者
杞得州校吳香及獄囚區出宏脫其械與衣帶使入洞說諭
不聽五年三月杞勒兵攻破白崖黃泥九居山寨及五洞焚
毀積聚斬首百餘級復環州希範與家屬散走使香招趕出
降杞謂將佐者蠻依險阻威不足制羽恩不能懷所以數叛
今特以窮蹙來降後必復動莫如盡殺之乃擊牛馬為曼陀
羅酒人會環州生中伏兵擒誅數千餘人畫五藏為圖釋厄
病被毒與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之日又得希範醢以
遺諸溪洞

仁宗築古渭寨

古渭州距秦州三百經啞兒峽迭臣屢欲城之而朝廷難于
饋餉有不許陝西轉運使范祥既試解鹽商躁加枉于功利知
秦州張昪未至祥權領州事不謀于衆遽請修築未得其報
輒自具役納蘭氈世居渭州密迩夏人境夏人牧牛羊於境
上蘭氈掠取之夏人怨欲攻之蘭氈懼力不敵因獻其地與
得成兵以敵夏人蘭氈先自移有九谷後攻衰僅保二谷餘
悉為他族所併青唐族最強據其鹽井日獲利可市馬八疋
蘭氈白祥此本我地亦乞漢家取之祥又多奪諸族地以招
弓箭手故青唐及諸族皆懼舉兵逆戰

皇祐五年三月攻破廣吳嶺堡圍啞兒峽寨殺官軍千餘人
詔秦鳳路都總管劉兵招撫毋得深入輕戰降范祥為屯田
員外郎議者謂責之太輕命陝西轉運使李參代范祥專制
置解鹽張昪既至秦州諸蕃古渭勿城命戶部副使傅求兼
秦鳳涇原案糧草度之以昪知青州徙文彥博知秦州御史中
丞孫抃言聞昔築城境外衆畜之心已皆不安今又特命舊
相臨邊事與常州必轉增疑懼或生他變如永興軍晏殊秋
侍為朝廷必藉彥博才望不若遣鎮關中兼制秦鳳事宜庶
蕃部不致驚擾傅求言今棄其城夏人必據其地更為秦患
且已得而復棄之非所以強國威也按蘭氈父祖皆授漢官
其地非夏人所有明甚但當更名古渭寨不為州以應接招
青唐等族曉諭以朝廷今築城寨實為汝諸族守衛而汝何
也皆言官奪我鹽井及地無以為生求曰今不取汝鹽井及
他則如何皆喜聽命遂罷兵求乃割其地四分之三以界青

唐等族卒城右渭命藺趣為本地分巡檢使一年能彈壓蕃部
即與除順州刺史永又言古渭寨方發兵戍守不宜更易主
帥乃命昪徙知秦州昪命提管刘涣討叛羌涣逗遛不進昪
奏以範恩民之恩多所斬馘涣疾恩出己上遂給奏恩所殺
皆老稚朝廷疑焉十二月以端明殿學士張方平昪方平所
辭曰涣與昪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為也昪以故得
不罷尋以奏郭恩發兵賊部遷右司郎中
至和元年八月丙午礼部侍郎知鄭州梁適為觀文殿大學士
知秦州御史中丞孫抃再疏言適相不當臨边不報初建古
渭寨開為蕃部所抄乃益兵拒守而他族多驚投遺其牛酒
召其丈首犒勞雖羅等抗茂之罷所益兵終適之去蕃部不
為寇十一月以渭寨畢工初去城費一百万緡其役番兵戍
守每歲費十万緡

仁宗平保州乱軍

慶曆四年八月甲午保州軍乱保州廣信安肅軍自五代以
來別領兵万人号沿边都巡檢司亦曰策先鋒以知州軍為
使署副二人析所領卒為三部使援鄰道太祖常用之有功
詔再出巡部卒偏得廩賜軍中以為不均通判保州秘書丞
石待舉献計於都轉運使張昷之仍請合三部兵更出入季一
出所到給錢粮餘悉罷仍請以武臣代內侍時楊懷敏方任
边事大不悅巡檢司雲翼卒楊言為乱知州刘繼宗心不安
逸乃悉令納私所置教閱器杖會都監韋貴与待舉射弓賭
酒而衆忿之貴憑酒詈罵曰徒能以減削兵粮為己功因激
其衆是日給軍衣衆遂劫待刀兵入牙門待舉挈家上城出
東門入兵敵営會繼宗亦挈家至与待舉列兵敵兵守關城
率神衛招收兵却入東門以拒乱兵既而轉閉不敵繼宗待
舉復上城避之繼宗渡城壕溺水死待舉藏鹿角中為乱卒
所害衆怨待舉甚掲其首衆射之又疑走馬承受刘宗言與
待舉同謀亦害之始迫沿邊巡檢都監王守一為首守一不
從而死乃拒韋貴据城以叛知廣信軍刘貽孫與走馬承受
末有言臨城諭叛兵有欲降者討未決而諸路各遣軍來討
遂復固守拒命遣入内供奉官刘保信馳往視之命知制誥
田況知成德軍充真定府定州路安撫使往保州城下相度
處置仍听便宜從事賜保州投來人員兵士特支錢降勅牓
招安況言保州緣边人户多扇言軍城作乱將引契丹兵馬
入界以臣所料必有奸人因欲搖動边民乞下沿邊安抚司
密令捕緝法外施行之直史館修起居注蔡襄言保州軍
士閉城作乱脅從中懦弱者十餘人指為首悪以要朝廷招
安臣与臣修臣甫已有論列欲令知定州王果引兵随牓入
城尽行誅戮不聞施行切以天下內外之兵百有餘万苟緩

誅殺決行之令將開驕慢叛亂之源今州兵殺官吏閉城門從而招之使傳于四方明朝廷有畏衆不殺之恩官吏有觧事可持之勢何憚而不為也議者若謂今日北戎妄生釁端不可使於極邊之地張皇其事為敵人所窺是不知制兵之權而昧威戎之畧也夫中国為戎狄所輕者本由朝廷威令不行今以劲兵入城誅三千叛卒以絶天下禍亂之萌敵人咫尺必將竦動安慮其窺乎況事机不可失惟陛下特發睿斷而行之而朝議以諸道兵集保州城下未有統領因詔宣撫使富弼促行往節制之再降勑牓招安仍令田況等且退兵選人齎勑入城若遂開門即二招撫存之如尚拒命則益進攻其在營同居骨肉無老幼皆戮之先是知定州王果率兵趍保州攻城甚急會有詔招安賊不肯降乘埤呼曰得李步軍來我降矣李步軍謂昭亮是日昭亮至與田況同諭賊賊終未信右侍禁郭逵徑踰壕詣城下謂賊曰我班行也汝下索我就汝語賊乃下索投之登城謂賊曰我班行也豈不自愛苟非誠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樂為亂由官吏遇汝致此今赦汝罪又以禄秩賞汝使兩制大臣奉詔書來語汝汝尚疑之豈有詔書而不信耶兩制大臣而為妄誕耶氣詞雄辯賊皆相顧色動曰果如此更使一二人登城即復下索召其所知數人登城賊信之爭投兵下城降者二千餘人遂開

[illegible]

懷敏率兵入城悉坑殺之降卒悉分隷諸州宣撫使富弼恐後生變與轉運使歐陽修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欲謀使諸州同日誅之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為乎既非朝命諸州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弼悟乃止以刘渙為言州刺史知保州渙至踰月冀軍士又謀反居人驚擾渙以單騎至城具首惡誅之一軍帖然

仁宗平儂智高

皇祐元年秋九月乙巳廣南西路轉運使言廣源州蠻寇邕州邕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廣源州在邕州西南欝江之地峭絶深阻産黄金丹砂頗有邑居聚落俗推髻右衽喜戰[illegible]儂氏為首領互相劫掠唐

邕管經畧使徐申厚撫之黄氏納職貢十三部二十九州之
蠻皆自交趾蠻拠有安南而廣源雖号邕管羈縻州其實
服役于交趾初有儂全福者及其子智聰以婦其妻阿儂本
江左武勒也轉至儻猶州全福納之全福見虜阿儂遂嫁商
人生子名智高年十二殺其父商人曰天下豈有二父耶冒
姓儂与其母奔雷火洞其母又嫁特磨道儂夏卿久之智高
復與其母出據儻猶州建国曰大暦交趾復拔儻猶州執高
釋其罪使與廣源州又以雷火平婆四洞及思浪州附益之
然内怨交趾居四年遂襲拠安徳州僭稱南天国改年景瑞
求内附未即得于是始入寇皇祐二年五月戊申廣南西路
轉運司言交趾發兵捕廣源州賊儂智高其衆皆遁伏山林
詔本路嚴備之三年三月癸酉廣南西路轉運司言儂智高
奉表献馴象及生熟金銀詔轉運鈐轄司止作本司意荅以
南原州本隷交趾若與其国同進奉即許之四年四月儂智
高貢方物求内屬朝廷拒之後復金函書以請知邕州陳珙
上聞亦不報智高既不得請又以交趾為仇且擅廣源山澤
之利遂招納亡命数出敵衣易穀紿言洞中飢部落離散邕
州信其微弱不設備也乃与廣州進士黄瑋黄師宓及其黨
儂建侯儂志忠等日夜謀入寇一夕焚其巣穴紿其衆曰平
生積聚今為天火所焚无以為生計窮矣當拔邕州據廣州
以自王否則必死是日率衆五千沿鬱江東下攻破横山寨
寨主右侍禁張日新邕州都巡検左班直高士安欽横州同
巡検右班殿直吴香死之五月乙巳朔儂智高破邕州執知
州北作坊使陳珙通判殿中丞王乾祐廣西都監六宅使張
立初賊圍城珙令乾祐守來遠門權都監三班奉職李肅守
太平門指使武吉守朝天門張立自賓州來援既入珙犒軍
城上酒行而城破珙立乾祐及節度推官陳輔堯觀察推官
唐鑑司戸参政孔宗旦皆被执兵死者千餘人智高閲軍資
庫得所上金函怒謂珙曰我請内屬求一官以統軍都部曲
不以聞何也珙対常奏不報索奏草不獲遂扶珙病目不能
視皇怒呼万歳求自効不听并其乾祐輔堯鑑宗旦害之主
簿利大罵不為屈逾月得其尸如生而李肅武吉武緣令梅
微之支使蘇與賊黄師宓有舊獲免當智高未反時邕州有
出庭中江水溢宗旦以為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珙珙
不听宗旦言不已珙怒詆之曰司戸狂耶及智高破横山寨
即載其親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无為恨死也既而賊执
宗旦欲任以事宗旦叱賊且大罵遂被害宗旦魯人始官京
東與李迪徐尚同四人為監司耳目号為四瞎人多悪之然
其主節乃尔智高既得邕州即僭建大南国僭号仁恵皇帝
改年啓暦赦境内為帝参以下皆称中国官名癸丑智高入横

州殿中丞張仲回監押東頭供奉官王日用棄城丙辰入貴州知州秘書丞李琪棄城庚申入龔州知州殿中丞張仲回棄城辛酉入藤州又入梧州入封州知藤州太子中舍李校知梧州秘書丞江鎡並棄城知封州太子中舍曹覲死之封州人未嘗知兵士卒纔百人不任鬬又无城隍以守或劝覲避賊覲正色叱之曰吾守臣也有死而已敢言避賊者斬都監陳曄引兵迎擊賊封州令率鄉兵弓手继進賊衆數百倍曄兵敗走鄉丁亦潰覲率從卒决戰不勝被执賊戒勿殺捽使拜且誘之曰從我得美官付汝兵柄以女妻汝覲不肯從且詈曰人臣惟北面拜天子我豈從尔苟生邪幸速殺我賊犹惜其忠憤不忍殺徙置舟中覲不食者兩日探懷中印章投其從卒曰我且死若求間道以此上官賊知其無降意害之至死罵賊声不绝投其尸于江時年三十五壬戌智高入康州太子右贊善大夫趙師旦監押右班殿直馬貴死之師旦稹從子也賊既破邕州順流東下師旦使人覘賊还报曰諸州守皆棄城走矣師旦叱之曰汝亦欲吾走之耶乃大索得諜者三人斬以徇而賊已薄城下師旦止有兵三百開門迎戰殺數十人会暮賊稍却師旦語其妻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然、不可以去尔死无益也乃與貴士卒固守戒負貴食貴不能食師旦獨飽如平時

至夜貴卧不安席師旦卧內大鼾明賊攻城愈急左右請少避对曰我死與戰死何如爭皆曰願為国家死至城破无一人逃者矢尽與貴俱还據堂而坐智高揮兵數譟争入曹師旦大罵曰餓獠朝廷負尓何事乃敢反耶天子發一兵枝前来汝无遺類矣智高怒并貴害之癸亥智高入端州知州太常博士丁宝臣棄宝臣晉陵人也丙寅儂智高圍廣州前二日有告急者知州仲簡以為妄囚之不令曰有言賊至者斬以故民不為備及賊始至令民入城民爭以径其遣閽者求先入践死者甚衆餘皆附賊、、勢益張乃命崇儀使知韶州陳曙領兵討儂智高朝廷初聞智高反詔進奏院不得輒报知制誥呂溱言边防有警急一方有盗賊宜令諸路聞之共得為備今欲人不知非計也六月乙亥起復前衛尉卿余靖為秘書監知潭州前屯田員外直史館楊畋為廣南西路体量安抚提舉経制賊盗靖及畋各居父喪先是靖與知韶州者結縁襲兵完葺堡障共為守禦計朝廷聞而加之又以畋素習蛮事故有是命既即表受命靖後七月改廣南西路安抚使知桂州後十日畋召至都門外辞以衰服不敢見上賜以服、御巾入对使殿即日加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而遣之甲申徙廣州兵部郎中天章閣待直仲簡知荊南朝廷但以簡能守城故有是命不知廣人怨之深也丙午命知桂州余靖

經制廣南東西路盜賊時諫官賈黯言請及楊畋皆許便宜
從事若兩人指縱不一則下將无所適從之靖專制西路若
賊東竄則非靖所統无以使卒不若併付靖經制兩路而靖
亦言賊在東而使臣西非臣志上從其言故有是命樞密言
蠻賊徒党无慮二万人日食米五百石非有資其粮食者則
勢不可留須法外禁之辛酉詔犯者其首処斬從者配嶺南
牢城舟車沒官初魏瓘築廣州城鑿井畜水作大弩為守備
及儂智高攻城甚急且斷流水而城堅井飲不竭弩發輒中
中輒洞潰賊稍卻知英州蘇緘始聞廣州被圍謂其下
曰廣與吾州密邇今城危在旦夕而恬不往救非義也乃募
壯勇合數千人委州印于提點刑獄鮑軻夜行赴難去廣二
十里駐兵黃師宓者廣人也陷城中為謀主緘使傳其父斬
以徇賊聞之喪氣時群不逞皆旁緣為盜緘捕得六十餘人
斬之詔懷其驅脅詿誤使復故業者凡六千八百餘人城圍
日久數戰不勝賊方舟數百急攻城南番禺縣令蕭注者新
喻人也先自圍中出募得海上強壯二千餘人以海船集上
流水發會颶風夜起縱火焚賊船烟燄屬天大破之積尸甲
如山即日發縣門諸援兵及民戶牛酒芻粮相繼入城々中
人乃有生意每戰必勝而轉運使王罕亦自外募民兵遂入
城益參守者賊知不可討圍五十七日壬戌解去由清遠縣

清江擁婦女作樂而行攻賀州不克遇廣東都監張忠于白
田忠戰敗被殺廣州巡檢董玉康州巡檢王懿連州巡檢張
宿賀州巡檢趙允明監押張全司理參軍鄧冕皆沒先是緘
與洪州都監蔡保恭以兵八千人遠边渡村拒賊歸路会忠
自京師至李而將之臨戰謂其下曰我十年前一徒兒以戰
功為團練使爾曹勉之才是不介馬而前先鋒遇賊奔手拉
賊帥二人馬陷海不能出遂中標鎗死甲子廣東鈐轄蔣偕
擊賊于路兵敗南恩州巡檢楊逵南安州巡檢邵餘慶雄宜
融州巡檢馮岳西路提賊王只楊丹和皆沒八月丁亥楊畋
既赴廣南又奏請刑康定行軍約束及賞罰格頒下并置檢
法官己卯詔諭畋曰智高桀黠銳鋒發二廣之民日俟官軍
至故委卿節制之殄賊為期臨机赴變毋用中覆今甲兵大
集不能度形勢一舉撲滅乃奏請頒格令置檢法官此豈應
遠計耶或順風下掠瓊管及海瑞諸州寧戎則兵不足无備
則難禦之如能斷海道則不以日月擒速也詔廣南有捕獲
儂智高者授正刺史賞錢三千緡絹二千疋獲智高母授諸
司副使錢三千緡絹二千疋獲黃師宓黃瑋授東頭供奉官
錢一千緡辛卯改新知秦州孫沔為荊湖南路江南西路安
撫使內園使陵州團練使入內押班石全彬副之沔初入見
帝以秦州事勉之对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

以嶺南為憂也臣覩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旣而聞
張忠死蔣偕敗帝謂樞政曰南事誠如沔料宰相龐籍因奏
遣沔行故有是命仍許沔便宜從事沔以南方兵連為賊所
破氣懾不可用請發騎兵以益之且增選偏裨二十人永武
庫精甲五千參知政事梁適祈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
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僥倖乃欲示鎮靜耶夫實備
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居二日促行與兵七百沔憂
賊渡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善治營壘多具
燕犒賊疑不敢北侵沔行至鄂州復有詔加廣南東西路安
撫使知英州秘書丞蘇緘為供備庫使初廣州以賊遠至不
及清野故賊得焊畧後緘知賊將走分兵邀村渡扼其歸路
布樁水巨石幾四十里賊至果不得前遂环繞數舍入沙頭
渡江由清遠縣遁連賀州西歸挫傷者極多緘盡得賊所畧
去物戊申智高殺鈐轄蔣偕何遵古張達唐峴皆沒丙辰楊
畋降知鄂州命蔣偕棄州禁錮侄韶州故也丁巳命余靖經
制盜賊
己未贈嶺南諸州死事官有差庚申儂智高破韶州知州柳
應辰棄城洛死苑使廣西鈐轄王正倫與賊戰于館門驛死
之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王從政三班奉職徐守一借職文
海皆被害州之山有數穴可容數百人民聞賊至走匿其中

悉為賊所焚賊始至從政罵賊不絕口至以湯沃之終不屈
而死楊畋曹修經蠻事既無功改命楊沔及余靖等上尤以
為憂或言智高欲得邕桂桂州節度使即降樞密副使梁適
曰若爾二廣非朝廷有矣上問宰相龐籍誰可將者籍薦樞
密副使狄青青亦請行上表翌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
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上
壯其言庚午改宣徽南院使判湖南北路宣撫使提舉廣南
東西路經制盜賊事初欲用入內都知人守忠為青副諫官
李兌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
罷守忠丙子詔鄜延環慶涇原路擇蕃落廣銳軍曾經戰鬭
者各五千人仍遞路遣使臣一員押赴廣南行營從狄青之
請也青言賊便于乘高履險步兵力不能抗故每戰必敗願
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樞密使高若訥
言蕃落善射耐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馳破之
必勝之道也青卒用騎兵破賊丁丑儂智高入賓州知州國
子博士程東美棄城乙卯降空名宣頭子各一百道錦襖子
金銀帶三百付狄青以備賞功庚辰狄青辭置酒垂拱殿青
既行上謂輔臣曰青有威名賊必畏其來左右使令非親信不
可雖飲食臥起皆宜防窃發因馳使以戒之辛巳內降守詔
付狄青應避賊在山林者速招之復業其乘賊勢為賊盜但

非殺人及賊所脅從能逃歸者並釋其罪已嘗刺面令取字
給公憑自便若爲人所殺而冒稱賊首級令識驗給錢米賙
之其被焚刼攉免戶下差徭見役仍寬與假使営葺室居凡
城壁嘗經焚毀若初無城及雖有城而不固並加完築器甲
朽弊不可用者繕治之右正言韓絳言狄青武人不可獨任
帝以問龐籍〻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爲所制而號
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廣南將佐皆稟青節制若孫沔余靖
分路討擊亦各聽沔指揮甲申儂智高復入邕州知州札賓
使宋克隆棄城走降承賊殘殺之後不能営葺守備頭從士
卒下諸山寨殺逃民詐爲殺賊一級賞錢十千文詐給親兵
帖以爲嘗有功及智高再至克隆先以帑賊遂遁去壬辰梧
察副使王堯臣言請析廣西宜容邕等州爲三路以融柳象
隸宜州白高竇雷化鬱林儀藤梧龔瓊隸容州欽賓廉橫潯
貴隸邕州並選武臣爲安撫都監兼知州事以統之即選全
永道三州兵以饋軍食有能完城壁辟宗営舍倉廩及招復
戶口者計其功迁一官詔狄青詳酌言以爲便遂施行十二月
壬申朔廣鈐轄陳曙擊儂智高兵敗于金城驛東頭供奉官
王承吉白州長史盡死之曙兵盛令既與賊遇士卒鞴聚博
當中使承吉將宜州忠敢五百爲先鋒倉卒破甲以前遂致
覆軍戊子余靖言交趾今歲當入貢屬儂智高道阻不通累

移文乞會兵討賊宜從其請朝廷許之而狄青以爲不可蠻
夷貪得忘義因而起亂何以禦之且檄靖毋通交趾後朝廷
卒用青計棄人亦服青有遠略云皇祐五年春正月丁未詔
廣南西路轉運司移文于交趾助兵往狄青之請也狄青合
孫沔余靖二將之兵自桂州次賓州青以張忠蔣偕皆輕敵
取死軍声大阻前戒諸將无得妄與賊鬬聽吾所爲陳曙恐
青獨有功乘青未至以步卒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其下殿
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己酉晨會諸將上
堂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所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
之沔靖相顧愕然靖嘗追曙出戰因爲席而拜曰曙失律亦
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書生軍旅之責非所任也諸將皆服
乘狄青既戮陳曙乃按軍不動吏令調十日粮衆莫測賊覘
者還以爲軍未即進也翌日遂進軍青將前陳沔將次陣靖
將後陣夕次崑崙關黎明整大將旗鼓諸將环立帳前待令
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即歸仁鋪
爲陣戍午賊悉其衆列三銳陣以拒官軍執大盾標鎗依望
之如火及戰軍稍却右將關封孫節死之賊氣銳甚沔等懼
失色青起自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張左右翼出賊後交擊左
者右右者左已而右復左左者復右賊衆不知所爲大敗
走儂智高赴趣邕州王師追逐五十里捕賊斬首二千二百

役其党王師宓儂建中儂智忠并偽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
擒賊首五百餘人智高夜縱火燒城遁由合江入大理國黎
明青揮兵入城獲金帛鉅万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
嘗為賊所俘脅者慰遣使歸業師宓等首于邕州城下得户
五千三百四十一築京觀于城北隅時有賊尸衣金龍衣衆
以為智高已死欲具奏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
朝廷以貪功也青始至邕州會瘴霧昏塞或謂毒水上流士
卒飲者多死青甚憂之一夕有泉湧寨下汲之甘衆遂以濟
智高自起至平幾一年暴殘一方如行无人之境吏民不勝
其毒先是謠言農家種糴家收而智高為青所破皆如其謠

我于歸仁也右班殿直張玉為先鋒北京副使賈逵將右西
京左藏庫副使孫節將右既陣青誓曰不待而舉者斬及節
搏及死山下逵私念所部忠敢澄海皆土兵數困而心懾番
卸苟持令必為賊所薄且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
上始定而賊至逵擁衆而下揮劍大呼斬賊陣為二玉以先
鋒突出陣前而青麾蕃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逵乃詣青
帳下請罪青撫逵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其保定人
逵葉人也二月丙子上謂輔臣曰狄青已破賊其功將士宜
速議賞緩則不足以功來未宣徽南院使彰化節度使狄青為護國節度使樞
密副使孫沔宣徽南院使和廣南捷書至上遂欲擢青樞密使

同平章事龐籍以為不可力爭之罷
乙酉廣南東西湖南江西路安撫使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
夫孫沔知桂州秘書監余靖並為給事中仍詔請留屯邕州
經制餘党候處置畢乃還桂州狄青嘗問沔何以破賊沔曰
使賊出上計收其寶聚退守巢穴則當徐圖之據邕州以拒
我師抗為中計若恃勝求戰此計最下然賊有輕我心必出
下計將成擒矣已而果然沔與青夜謀帳中晝則推青自行
之青治附賊者多誅殺沔請與青分治所免釋數百人青既
先還沔留治後事沔始受命數請騎兵又令軍中製張刀巨
斧人謂南方地形不便騎而刀斧所用青竟用騎兵破賊、
皆豎大盾翼兩標王陣甚堅天石不可動竟賴刀斧雜騎兵
博戰陣乃破人皆謂不及也賜狄青敦教坊第一區賞知邕
州禮賓使宋克隆死除名春秋刺配沙門島溪洞都巡檢東
頭供奉官同修城刘莊除名杖脊刺配福建牢城賓州推官
權通判王方寶川縣主簿權推官楊德言並除名免杖刺配
湖南牢城永不錄用坐儂賊再至棄城也斷敕既下其日大
雨霆上急遣中使追勒已不及人亦頗閔之四月壬申狄青
還朝置酒垂拱殿庚寅御崇政殿今蕃落騎兵佈陣如歸仁
破賊之勢觀其馳逐擊刺等第推賞仍以供聖馬三百補其
闕邦火是擧敗蜀車去右班殿直張玉遷內殿承制樞密直

学士給事中孫沔还自嶺南帝問労辦所服御帯賜之壬午命知杭州沔自請也青既平嶺南山欲用為枢密同平章事宰臣庞籍曰不若且與移鎮加檢校官多賜金帛亦足以酬青功矣上乃從之上既從籍言後数日両府奏事上顧籍笑曰卿前日商量除青官深合事宜為慮深遠矣丁未枢密直學士給事中知杭州孫沔為枢密副使余靖為工部侍郎特御史梁蒨言賞薄沔青賤二府靖亦加秩十二月丁酉廣西安撫司言捕獲智高母阿儂及智高弟智光子継宗継封詔護送京師阿儂有智謀智高攻陷城邑多用其策僭号皇太后天資惨毒嗜小児欲食必殺小児智高敗走阿儂入保特磨依其夫儂夏卿收残衆約三千餘人習騎戦復欲入寇余靖督部吏黄汾黄獻珪石鑑進士吳舜舉發洞兵入特磨恣擒獲皆護之神宗熙寧元年夏四月客省副使狄詠召对青子也上念青之功曰征南得兄遺書手詔乃上本平变記及帰仁鋪戦陣図至是上親為文遣使祭青而子弟詔亦稍推用焉

仁宗本王則

慶暦七年十一月戊戌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則本涿為州人歳飢流至貝州自賣為人牧羊後隷宣毅軍為小校貝冀俗妖幻時相習與五龍滴淚経及図讖諸書釋迦衰謝彌勒佛持世初則去涿母與之訣別刺福字於背以為記妖人因妄傳福字隠起争信事之而州吏張巒卜吉其謀党連徳斉諸州約以明年正旦断澶州浮梁乱河北會党人潘方静潘静両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覚被執不待期亟叛時知州張徳一方與官属謁天慶観則率其徒劫庫兵得走保驍捷営賊焚門執得一囚之兵馬都監田斌以従卒巷闘不勝而出城扉閉提刑田京任黄寀持印棄其家縋出保南關賊従通判董元亨取軍資庫鑰元亨拒之殺元亨又出獄囚因有械司理王奨者遂殺奨既而節度判官李浩清河令斉閭主簿王洪皆被害僭号東平郡王以張巒為宰相卜吉為枢密使建国曰安陽榜所居門曰中京居室廐庫皆立名号改年曰徳聖以十二月為正月百姓年十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涅其面曰宜軍破趙得聖旗幟号令卒以佛為称城以一楼為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為知州毎面置以提当然絶城下者日衆於是令之守者伍伍為保一人縋餘悉斬初変起倉卒衆莫知所為元亨自天慶観促馬馳还廳事賊党千餘人擐甲露刃排達而入左右皆奔潰賊脅元亨曰大王遣我来索庫鑰元亨振撥叱之曰大王誰也妖賊敢弄兵乎我有死尔鑰不可得也賊将即用徒来索愈急曰庫鑰今日大王所有也可不上鑰乎元亨厲声張目用遂殺之賊争攜鑰去

及城破獲郝用斬以祭元昪之首昌朝遣大名鈐轄郝質將
兵趙貝州十二月辛丑以貝州及書闕出劄子下中書樞密院
亟擇將領兵往撲滅之仍令亟州定州真定府預設守備毋
至奔逸壬寅遣宮苑使麥允言作坊使王凱往貝州捕殺軍
賊仍詔昌朝發精兵衛之高陽關都部署王信圍貝州亂亟
領本部兵傅城下甲辰即以信為貝州城下招捉都部署丙
午夜有星如盃墜賊城庚戌權知開封明鎬為河北體量安
撫使甲寅知倉州高繼隆知貝州遣內侍何誠用齎勑招安
貝州軍賊
慶曆八年春乙亥明鎬言貝州距閣用工二萬人期三十日
可與城齊賊亦城上設戰棚與官軍相當名曰喜相逢距閣
將成又為賊所焚三日不滅既斬與乃用軍校劉遵計即南
城鑿地道而入攻其城以牽制貝州民有汪文慶郭斌趙宗
本汪順者自城上擊書射明鎬帳約內應夜垂絙以引官軍
既納數百人焚樓櫓賊覺率眾距戰初官軍既登欲專其功
斷其絙以絕後來者及與賊戰兵寡不敵與文慶等復縋而
下是夜賊幾克丁丑參政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本路體量
安撫使明鎬副之鎬寫諸州攻貝州城久不下帝憂之閣輟旨
求安出彥博包身往破賊故遣彥博宣撫使明鎬副之上大
喜既而左右贊曰官家死憂貝州王則既失上益喜先是樞
密副使夏竦惡明鎬恐其成功鎬所奏請從中沮之彥博既受命
言軍事中覆不及願得專行戊寅詔許文彥博便宜行事彥
博請用將作監主簿麹得卿三人擘机宜文字許之明鎬所奏
殿中丞王起等四人仍隨軍貝州賊謀切出要劫契丹使明
鎬遣殿侍安素伏兵西門壬午賊果以三百人夜出伏發皆
就獲之乙酉降空名告勑宣頭劄子三百道下河北宣撫使
以備賞戰功是日彥博至貝州城下
乙未官軍攻貝州城北甚急賊盡銳禦之而南城所穴地道
潛達子中賊初不覺也閏正月庚子朔文彥博夜遣壯士二
百銜枚由地道入右班殿直曹瑒等導之出登城殺守陴者壘
絙引官軍賊從大軍稍却軍校楊遂援槍中其具其還走賊
眾驚潰王則開東門遁閣門祗候張綱侯鎛與賊戰死之王
信捕得賊餘黨保村舍皆焚死則自反至敗凡六十五日遂
開封人也辛丑彥博遣李桂和來告貝州平賜桂和錦袍金
帶彥博請戮王則于大名府夏竦言所　非常當覆視之
乃詔以檻車送則京師王則之以貝州及深交麗旦與其徒
謀以元日殺軍校劫庫兵麾之前一日有告者知州王珝夜
出檄遣軍校擒事外邑而陰為之備翌日會寮吏飲酒如常
党懼不敢動得判則賓徐捕首謀十八人送獄獄具俟運使
至審訊未至軍中匈匈謀劫囚得謂僚吏曰吾不以累諸軍

獨命取囚桀驁者數人斬于市一郡帖然運使至囚未決者
尚孝信之皆伏誅壬寅改吳州為安武軍甲辰曲赦之江北賜
平吳州將士緡錢戰沒者官為葬祭之兵所踐民田除夏秋
稅改吳州為思州戊申文彥博為　平章事明鎬端明殿
學士給事中王信為成德軍留後自餘兵官各以次遷餘賜
緡錢有差贈馬遂為宮苑使遂初聞王則叛中夜叱咤晨起
詣昌朝請擊賊昌朝因使將檄入城招降諭以禍福不答遂
將救賊而无助賊擯刃聚譟斷其臂遂罵賊曰恨不斬汝万
段賊致遂而走群之事聞追贈其妻官其五子

刘滬城水洛

慶曆三年冬十月甲子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鄭戩言
順德軍生戶大王家族元寧寺以水洛城來獻其地西占隴
坻通秦州往來道路隴之二水環城西流繞帶河渭田肥沃
廣數百里雜氐十餘落無所役屬尋遣靜边寨主刘滬招集
其酋長皆願納質子求補漢官今若就其地築城可得蕃兵
三五万及弓箭手共捍西賊實為封疆之利從之刘滬先以
右侍禁充亭寨監押權靜边寨主擊破党留等族斬一驍將
獲牛馬橐駝万計時任福敗边城晝閉居民畜產多為賊所
掠滬獨開門納之边人謂滬刘刘開門遷右侍禁韓琦范仲
淹為經略閤門祗候又破穆寧生氐西南去洛陽二百里中有
城曰水洛川平土沃又有水輪銀銅之利环城數万帳漢民
之逋逃者歸之其百工商賈自成全国曹瑋在秦州常經營
不能得滬進城章川敗善田數百頃以益屯兵寄使人說城
主鐸廝那令內附会鄭戩行边滬遂召鐸廝那及其酋屬來
獻結公水洛露羅甘地願為屬戶戩即令滬將兵往受地既
至而氐情中变聚兵數万合圍夜燃火呼嘯期尽殺官軍滬
兵才千人前後數百里无援獨堅臥應因令晨炊復食坐胡
床指麾進退一戰氐潰追奔至石門酋皆稽顙請服因尽驅
其衆隸麾下以通秦渭之路又敗睦沁氐于城下遷內殿崇
班四年春正月戊辰詔陝西都部署司經略司罷修水
洛城從宣撫使韓琦奏請也此刘滬時以兵從鄭戩又遣著作
佐郎董士廉將兵助之矣
甲戌命鹽鐵副使祠部員外郎魚周詢宮苑使周惟德往陝
西同都轉運使程戡相度鑄錢及修水洛城利害以聞先是
韓琦以水洛為不便奏罷之鄭戩固請終役琦還自陝西即
罷戩四路都部署戩既改知永興又極言城水洛之便役不
可罷会刘滬董士廉督役如故知渭州尹洙及涇原副都部
署狄青相継論列以為修城有害无利議者紛〻不決故遣
周詢等行視戩初命涇原都監許遷將兵為修城之援及戩
罷統四路洙亟召遷還之又檄滬士廉罷役且召滬士廉番

蕃官遏止滉士廉等請自備財力修城滉士廉亦以屬滉既
集官物充所付又恐違蕃部意別生變日增殷趣後徠再召
之不從沫亟命克亭塞都監張忠往代滉又不受沫怒令青
領兵迎邊追滉士廉欲以爲節度斬之青械二人送德順軍獄
時周詢等尤未至也蕃部遂驚擾爭收聚積穀民吏爲亂又
詔周詢等訴周詢等具奏詔釋滉士廉令卒城之參政事范
仲淹言涇原路走馬承受趙正奏内政崇班劉滬著作佐郎董
士廉被狄青枷送司理院次切緣此二人元禀四路都部署
節制往修水洛城即非是二人擅興及四路罷後本路都部署
司押下軍馬其人即合依稟罷修不合堅執抗拒且料其情
蓋本人在彼相敘得功降下周回蕃部又已下手修築城寨
恨見中輟之後本路責見其往畫不當故以死拒抗一面興
修意望成功亦求免罪始末可見非有他意況劉滬是沿邊
有名將佐最有戰功國家且須愛惜不可輕棄恐狄青因怒
輒用軍法則邊上將佐必皆嗟怨謂國家負此有勞之臣人
人解体誰肯竭力邊事其董士廉是朝廷京官即非將佐亦
將一例枷勘蓋狄青粗人未知朝事理万一二人被戮遂家
骨肉必來訴於闕下亦更多有臣僚上言褻瀆聖聽雖知將
帥行得軍法即非用兵進退之際有違節制自是因事利害
致犯帥威昔陳湯矯詔命以破虜王濬違節制以下吳皆釋

罪封侯以功將列伏望聖慈特遣中使乘驛往彼委魚周詢
周惟德取勘劉滬董士廉所犯因依情罪奏聞仍送邠州拒
管聽候朝旨一則惜得二人不致因公被戮二則惜得狄青
尹洙免彼二家骨肉稱冤致訟儻允臣所奏事可兩全彰睿
下保庇邊將之恩使文武臣效死以報聖德夏四月乙未諫官
孫甫言切聞劉滬等修水洛城而涇原副使部署狄青以滬
等不聽令坐枷送德順軍此獄係一方利害但未知朝廷延
置何如不昔曹瑋常欲修其城以通渭秦救援之師会邊防
多事其志未克自西事以來邊臣亦要有營度者蓋其城在
生蕃中本能通之昨鄭戩爲四路部署與劉滬等具上修建
之利而滬等入生蕃界服其衆漸立城堡朝廷已賞其功矣
近聞韓琦等宣撫回以修城雖有利恐生蕃難制而功莫能
就乞且罷其役戩固請城之且言滬等招得生蕃皆願借耕
牢以助布種又城中有榷酤之利可以贍軍事首不行滬等
雖誅免悔懼狄青之意原與鄭戩不同戩既罷四路青以韓
琦等所奏使拘還水洛城援兵滬等自謂已見功緒正乞留
兵以畢以役若便坐以違主帥之令滬本以一方利害初
奉朝廷之命領千餘在數方生番中亦嘗與鬪敵獲而終使
之服屬亦其勇略之可尚也今以主帥之言而罪之不惟勞
臣不功其招來蕃部得不驚惧乎雖狄青爲一道帥下有不

徙令而朝廷释之青无不快心况今之将臣如青之材勇者
不可多得此固难以处置惟朝廷两全之余猜害凡不受大
将节度者谓师行之际当进而退可行而止动临机会必有
胜负如此之类或违之者皆用军法一以其众令刘沪因修
城堡自有利害与夫临阵逼逐不可同论又况水洛城在陇
山之利可以通渭之援昔曹玮在秦州因已经营及李紘韩
琦相继亦欲开拓而生户羌人或降或否故不克就今刘沪
一战而服数百千户因其势而灭之虽有援兵不足为罪狄
青所执但以筑孤城于生羌之中恐贼冥来攻有难守之势
故与沪等異同因其忿而势之耳朝廷欲伸大将之令而罪
沪等则沪以威信招纳戎人方来归而谋者获罪今后立功
者忿而又失信于戎必不可也若以狄青倚公法肆私忿而
责之则恐今后偏裨轻于违犯此又非朝廷之意也二者之
间均是害焉臣愚以为生羌刹戎反易因沪招抚故献其地
非沪不可守也沪若失职戎将生心古者矫制及违其节度
者因其立功则可赎罪今为朝廷计当切责沪罪而推恩恕
之使其城守责其后効仍谕青等共体此意沪等所筑之城
據已就将军既因之矣恕之令责自守此边卹安危之计非
私于沪等倘有援急通其策应勿以隙之異同弃其有急而
不救也仍乞不候奏到沪等公按待于殊放免使羌戎因此

疑贰敢伤修言边将不和用兵大患况狄青刘沪等皆是可
惜之人事体须要两全利害最难处置且水洛城自曹玮以
来心知其利患于难得未暇经营今沪能得之则于沪之功
不小于秦州之利极多韩琦自陕西来非以水洛为不便但
恐难得其城今沪能得之又有以成之止宜责其必成而狄
青所见不同遂成纷隙其间利害臣详请之国家近年边兵
屡败帅患大将无权今若沮狄青而释刘沪则不惟于青之
意不足兼沿边诸将皆轻其威此其不便一也刘沪经营水
洛之初先以奋力身战然后诱而服从乃是诸蕃族畏沪之
威信今忽见沪先得罪枷入狱则新降生户岂不惊疑若使
翻然复叛则自今边将欲以威信招诸族谁肯听从不惟水
洛更无可成之期兼沿边生户永无可名之理此其不便二
也自陕西用兵诸将立事者少此城不惟自曹玮以来未能
得之亦闻韩琦在秦州尝经营而未暇今沪奋然立取其功
垂就而中道获罪后谁肯于边防立事者此其不便三也又
闻水洛之戍虽能援秦州而须渭州刍粮之助今刘沪既与
狄青異议纵使城即得成他时狄青怒沪之異已又欲遂其
偏见缓急不为之力则必须复此其不便四也若遂移狄青
于别路则是因一小将而易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
谓利害最难处置者也近遣鱼周询定夺利害臣谓宜命一

中使令周詢密諭狄青曰滬城水洛非擅役重蓋初有所禀
且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見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
制加罪今不欲直釋滬以挫卿之威且自釋之後若出師臨
陣而違節制者自當以軍法從事然後又諭滬曰汝違大將
命自合有罪今以汝城水洛有功故使青赦尔罪尔年卑以
自贖俟城成則又戒青不可奪其失城以遂偏見如此則水
洛之利可因蕃户之恩信不可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
威不挫茍不如此未見其可也始狄青械劉滬董士廉送德
順軍獄尋有詔移卯州既而釋二人令任水洛城訖役須勘
到罪状到聽音丙夜諫官歐陽修言近差魚周詢等相度修
水洛城知聞蕃族見狄青械挈劉滬等因致驚騷今周詢却
將滬往以此可見滬能恩信服彼蕃衆朝廷必知水洛之為
利而不欲害之非滬守之不可然滬與狄青尹洙難矣了此
事乃謂不得已寧移尹洙不可移滬尚慮議者謂不可因滬
而動大將今且移尹洙而不動狄青若洙更以思徙他路即
不是因滬而屈大將矣如此則于洙无損于滬得全其功于
邊防事体无不便三者皆獲其利不得有害大凡武臣常疑
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爭實為武人理曲然終亦不服
但謂執政尽是文臣遞相党助輕沮武人况滬與洙爭而滬
實有功又其理不曲罪滬則沮邊武臣尽鼓憤其害一也自西

事以来擢用邊將固多能立功効者殊少惟范仲淹築大順
城种仲衡築青澗城滬築水洛城尤為艱勤而功不在二人
下今若曲加輕沮則武臣无復為朝廷作事其害二也滬若
不在水洛則其生聚恐他人不能撫按茍別致生事則自今
蕃部更难以招輯其害三也今三利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
臣公心不主尹洙曲有顧慮則不與邊防生患此係國家利
害甚大伏望聖慈斷而行之余靖又言水洛非劉滬不可守
寧移青等不可移劉滬以失新附之心先是鄭戩奏修水洛
城亡令韓琦不與商量琦言臣任西邊首尾五年于水洛城
事比他人知之甚詳因上利害十三條詔別與魚周詢程戡
戩已先具奏修城之利且言今欲罷工惟女墻未全棄之誠
可惜宜遂令訖役乃詔戩等卒城之丁卯遣陳惟信往徑原
路催修水洛城已已徙知慶州孫沔知渭州知渭州尹洙知
慶州用歐陽修之議也
慶曆四年六月癸卯改新知渭州孫沔復知慶州新知慶州
尹洙知晉州始朝廷欲卒城水洛故令洙與沔易任沔以病
辞乃別徙洙于是渭州闕守詔除狄青諫官余靖言渭原在
陝西最為重地自范仲淹不敢獨當皇青粗暴所能專任尊
凡四上

慶曆明覚

范仲淹出處大節附

天聖六年冬十二月甲子以大理評事范仲淹為秘閣校理初仲淹遺母表上言執政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遠選舉敦教育養將才實邊備保直臣斥佞人使朝廷無過生災無怨以杜姦雄凡萬餘言上嘗見而偉之亦知仲淹乃晏殊客也於是殊薦人充館職嘗謂洙曰公實知仲淹捨而薦此人乎已為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殊從之

七年十一月癸亥冬至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乃御天安殿受朝秘閣校理范仲淹奏疏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于內行家人禮可也今顧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為後世法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為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緣屬舉公每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仲淹退又作書遺殊申理前奏不少屈殊卒愧謝焉又奏疏請皇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八年春仲淹言下陝西市木事（見拾遺門）明道二年春召仲淹赴闕與宋綬同召太常博士秘閣校理范仲淹為右司諫初聞遺詔以太妃為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亟上既言范仲淹安撫江淮（見明道聖政門）諫仁宗勿追亦蚤處時事（見規聖門）二年冬初郭皇后之立非上意寖見疏而后挾莊獻勢頗驕後為莊獻所禁遏希得進及莊獻崩上稍自縱呂夷簡以前罷相故怨后而范諷與夷簡相結諷乘間言后當廢夷簡贊其言上意未決右司諫范仲淹因極對陳其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議不可聞于外也居久之乃定議廢后夷簡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疏夷簡罷政事因郭皇后故夷簡感仁宗所舉（見事理）乙卯詔稱皇后以無子願入道特封贈妃玉京沖妙仙師名清悟別居長寧宮台諫章疏累不得入仲淹既與御史中丞孔道輔率知諫院孫祖德侍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殿中侍御史段少連左正言宋祁右正言劉渙詣垂拱殿門伏奏皇后不當廢願賜對以盡其言守殿門者闔扉不為通道輔撫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台諫入言尋有詔宰相召台諫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悉詣中書語夷簡曰人臣子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諫止奈何順父母乎眾譁然爭致其說夷簡曰廢后自有故事道輔及仲淹曰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乃是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世昏君所為主上躬堯舜之資而公顧勸之效昏君所為可乎夷簡不能答拱立曰諸君更自見上力陳之道輔仲淹等退將以明日留百官揖宰臣廷爭而蘭夷簡即奏台諫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乃議逐道輔等丙辰旦道輔等始至待漏院詔道輔出知泰州仲淹知睦州

祖德等各罰二十斤故事羅中丞必有告詞至是直以劾除
道輔北還家敕隨至又遣使押道輔及仲淹亟出城仍詔諫
官御史自今並須密具章疏毋得相率請对駭動中外綠年
陰人也偕奏乞與道輔仲淹俱貶劝及少連再上疏皆不報
少連疏曰臣初聞非時召兩府大臣議皇后入道一日之內
天下喧然以為母儀天下固无入道之理翌日又聞兩府列
状乞降后為凈妃臣與孔道輔范仲淹等悉詣命一行难于
追復是以群詣殿閣上疏而執政遽諭使臣等不獲面对令
就中書商量等相雖知其謀然猶責臣等翻覆卑易故道輔
仲淹亦守外郡臣等例皆蒙罰陛下意盖執政大臣假天威
以出道輔仲淹而斷來者之說也切覩戒諭自今有章宜如
故事密上毋得群詣殿門請对且伏閣上疏豈非故事今遽
絶之則國家後有大事誰敢旅進而言者昔唐陽城王仲舒
伏閣雪陸贄崔元亮叩殿陛理宋申錫前史以為美今陛下
未忍棄出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為妃諫官御史安敢默然
陛下深思道輔等所言為阿黨乎為忠乎又上疏言中宮動
搖有大不可者二願詔復中宮位号不報將作監丞富弼上
疏諫畧云今陛下舉一事而獲二過于天下今廢后已行未
能悔過願陛下亟还仲淹復其諫職減二過之一庶乎諫疏
不絶朝綱復振疏入不報

景祐元年秋壬申詔凈妃郭氏出居于外美人尚氏為道士
洞真宮楊氏別宅安置曩者母后臨朝臣僚戚屬多進女口
入內忠令遣还其家長秘之任不可久虛當求德門以正內
治丁酉范仲淹不半歲從蘇州、北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
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募游可以作未就又從明州轉運使
言仲淹治水有绪願留以備其使庚子復詔仲淹知蘇州二
年三月己酉知萊州右司諫秘閣校理范仲淹為礼部員外
郎天章閣待直太常礼院言侍御史刘夔請去莊獻明肅太
后莊懿太后所加太字蓋乀廟祢后繫于沃左廟祢太係于
子爾二太后奉安別廟準礼未應去太字立以夔不習故而
詔本台諭之夔崇安人也十二月昭宣使恩州團練使入內
都知閻文應領嘉州防禦使都知為秦州鈐轄尋改鄆州鈐
轄其子入內供奉官句當御藥院士良為內院崇班羅御藥
院隷時官姚仲孫高若訥劾文應方命宿斎大廟中文應叱
醫官声聞行在郭皇后暴崩中外莫不疑文應置毒者請并
士良出之故有是命文應又称疾願留仲孫復論奏文應乃
亟去文應專恣事多矯旨付外執政不敢違天章閣待制范
仲淹將劾奏其罪即不食悉以家事屬其長子曰吾不勝必
死之上卒听仲淹言竄文應嶺南尋死于道礼部員外郎天
章閣待制范仲淹為吏部員外郎知開封府仲淹自还朝言

事愈極宰相陰使人諷之曰待制侍臣非口舌任也仲淹曰
論思正侍臣職余敢不勉宰相知其不可誘乃命知開封欲
曉其劇煩使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亟罷去仲淹處彌月京
邑肅然稱治三年春仲淹言孔道輔迁都事見都邑門五月丙戌
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落職知饒州府仲淹言事
无所避大臣權倖多忌惡之時呂夷簡執政進者往〻出其
門仲淹言宮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進退升降之序其進退近
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迁如
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不可容也夷簡滋不悅帝常
以迁都事訪諸夷簡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為四
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臣四曰推委
大抵譏指時政又言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王莽之
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以大為小以易為
難矣以未成為已功以急務為閑務者不可不早辨也夷簡
大怒以仲淹語辯于帝前且訴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党离
間君臣仲淹亦交章对其辞愈切自是降黜侍御史韓瀆希
夷簡意請以仲淹朋党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從之時治
朋党方急士大夫為宰相少肯送仲淹者天章閣待制李紘
集賢校理王質皆載酒往餞質又獨留語數多或以誚質曰
希文賢者得為朋党幸矣

戊子同樞密院事韓億奏昨蒙宣諭范仲淹常薦臣〻
自歷國行惟厲忠朴宸聰遇昕擢贊樞密未常涉朋比之迹
指左右之容況臣與仲淹既非婚姻又非故舊緣何契義輒
有薦論擧臣以公則臣素无交託伏望曲照孤衷免罹浮議
正若以臣備位无補進退之際惟陛下裁賜優詔答之仲淹
既貶諫官御史莫敢言秘書丞集賢校理余靖言仲淹前譬
事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犹以其合典礼故加優奨今坐刺
譏大臣重加責倘其言未協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
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庭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
粗疎漢皇吳主孰聞皆聽兩用无猜豈損聖德陛下自專政
以來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請速改前命壬辰靖落
職監筠州酒税乙未貶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為崇信軍
節度掌書記監永州酒税先是洙上言臣常以范仲淹直諒
不回義兼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薦仲淹既以朋
党得罪臣固當從坐雖国恩寬貸无所指名臣内有于心有
靦面目況余靖素與仲淹分疎犹以朋党得罪臣不可幸于
苟免乞從黜降以明憲典宰相遂逐之戊戌貶鎮南節度掌
書記館閣校勘歐陽修為夷陵縣令初右司諫高若訥言范
仲淹既貶之后臣詣处察訪端由參驗所聞與勅榜中意頗
同固不敢妄有營救今歐陽修移書詆臣言仲淹平生剛正

通古今班中中无與比者責臣不能辨仲淹非辜犹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諫官言及謂臣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仍言今日天子與宰臣以忤意逐賢人責臣不得尽言臣謂賢人者国家恃以為治也若陛下以忤意逐之臣合争臣恳以為范仲淹須以論事切直亟加進用今疵狂言自取譴辱豈得為之非辜恐中外聞之謂天子以悳忤逐美人所損不細請令有司名修戒諭免惑衆听因徼進修書修坐是貶西京留守推官仙游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四賢指仲淹靖洙修不肖斥若訥也不肖詩曰人稟天地中和生氣之正者為誠明誠明所鍾皆閒傑從容中道无欹傾嘉謨讜論范京兆擊奸斜撅揚王庭積羽沉舟毀銷骨正人无扶奸者明主知漆圖未遐棄兩婿五昌犹寺誠臨陽秘閣官職卑欽虐忠良无從岐六幅長書披褒憤一責司諫必无吏人謂高君如揵市出見猎紳无面皮高君携書奏天子游言揄急尚容怡道言希文謀疎闊貶彼南方誠為宜永叔忤意竄西蜀不免一中讒人訊司諫不能自引甘復將已過揚當時四公称賢作不肖讒言入易天難欺朝家若有現風使此語當猶古人詩四賢詩不具録泗州通判陳恢尋上章乞根究作詩者罪左司諫韓琦劾恢越職希恩宜重行貶黜庶絶奸諛不振而褒事已寢光禄寺主簿蘇舜欽上疏言歷觀前代

神聖之君好聞讜議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匿不可以遍照故无問忘賤之言擇而用之然后朝无遺政物无遁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臣覩丁夏詔書越職言事播告四方无不驚惑往往切議恐非出于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以来屢詔群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轉对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聡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廷盛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道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旨意即獲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然何由尽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台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献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轉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罹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晋侯問叔向曰国家之患孰為大対曰大臣持禄而不急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听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由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人愚耄踈陽之至也豈以議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称聖况国家班設爵位列陳英豪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然責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献纳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于兹可為驚怛觀望陛下發德音復前詔勤于求献下及蜀芜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若詔

榜未剗欺罔感風則惟望下遠于千里切恐指鹿為馬事便
見于朝矣（舜欽二年丁憂三年上此疏居喪論事元祐元年及第）四年十二月壬辰從
知饒州仲淹知潤州監筠州稅余靖兼泰州稅夷陵縣令歐
陽修為光化縣令上喻執政令稍近地故也（尹洙留者）不從先是
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臣上疏畧言陛下憂勤庶政方台春
寧而一歲之中災變仍見必失民望上戾天意故垂戒以啟
曲清衷而陛下泰然不以為異徒使内侍走四方治佛事治
道科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
之人齚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責之詳延
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仲
淹等得皆近從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其復用遂誣以事
語入上怒更命置之嶺南參知政事程琳辨其不然仲淹說
得免自仲淹既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范仲淹者
皆指為黨人琳獨為上開說上意解乃已
康定元年三月吏部員外郎知越州范仲淹復天章閣待制
知永興軍始用韓琦之言也上諭夷簡仲淹釋憾（見任制西夷事事門）
先是夷簡當國同列不敢預事惟庠數與爭論呂不悅上顧
庠後呂忌之巧求所以傾庠未得及仲淹通書元昊又焚其
報夷簡從容謂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
深罪仲淹之甚也他日上前議事庠請斬仲淹樞密副杜衍

力言不可庠謂夷簡助己而夷簡終无一言上問夷簡夷簡
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上從之庠遂失措論者喧
然皆咎庠不知實為夷簡所賣也于是用朋黨事黜諸臣吳
遵路宋庠鄭戩以同年進士皆出知州富弼言吳孫党付夷
簡見大科門
慶曆三年春夷簡數求罷陝西運使孫沔上書言畧云自夷
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蕤不若己者為自固之計王之竞佐
以思爭竄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任非己不可冀思己而復用
也又云若蕤賢才令公議雖失之于始而得之于終猶可寬
天下万世之責苟遂容身不救前過以諂佞為君子以庸懦
為長者使之在廊廟布合闊上惑聖明下害民實為社稷計
則必危為子孫計亦未可保終吉是張禹不獨生于漢李林
甫見復于今也在陛下察之而已書聞帝不知罪說者喜蹇
切夷簡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聞此遲十年耳亦亦服其
量也三月上擢韓琦范仲淹等一時賢臣布在朝廷天下大
悅士大夫相慶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以美之其
詩曰
於慶曆三年三月皇帝龍興陛出闔闢晨坐太極晝開
閭闔躬覧英才錯奸擊大声訌颯震撝六合如乾之動如
雷之發昆蟲蹶躍怒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加告 切開皇

帝誠然言曰予祖予父甘予大業予忘失重実賴輔弼汝
得珠象重慎微器君謂予久予加乃復君乃相予正鏞斯
叶呂韶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條術汝二二相丞
績威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垂簾湯沸父熱汝時小
臣見言義爲汝同諫正予門闕爲予京兆予言乃悅賊
叛予憂汝往廷遺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士
卒予聞寧陵汝不告之予晚得弼予心慰悅弼每見予无
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得切予不免弃弼自咎捷諫官一
年奏疏滿百侍從遇歲忠力勤竭契丹志義犒礼食養故
侮大国且詞慢悖弼拷予命不畏不屈率復旧好民得食
揭沙磧万里死生一節親弼之勇霜剑風烈親弼之心鍊
金鍛鉄寵名大官実以酬弼辞莫受其志莫奪惟仲淹
弼一變一契天実賴予予其敢忽並来相予民无瘥札口
附汝来予之黄髪事予二紀毛无玄瑕心如一今年履不
越遂長樞府兵政无厥予早識琦之有奇相其器宛協皇
視店禊其人謹扑不施訟劃可属大事敷加如勤琦如副
衍知人予哲惟修惟者主朝識策言論嘿呵忠誠特達禄
徽身賊其志不悚常論大臣丞遺毀由百里帰来剛氣不
折屡進直言以補予国素相之后舎忠履溧者爲柳史然
知予闕至今諫疏在予袖謹襄雖小官名聞予撤亦常献

言箴予之失剛守惟至尚修侍世丞爲諫官正色在列予
遺汝言汝无犯否皇帝明孝忠邪辨别章拾美良掃除妖
孽予美之進如家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上倚之弼司
予調燮下負諫争維予祀结左右正人万有邪孽予望太
平同不俞決皇帝在位二十二年神武不役其然如地進
退不則其動如天賞罰在手不失其權恭己南面退奸進
美知美勿易非明勿得去邪惟之惟断乃克明則不惑聽
則不惑既明且哲惟正惟真无作 測皇帝汝隆皇帝一
奔辟吕攝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皇帝寿享万年九
月歐陽修言呂夷簡罪恶滿盈事著彰著然而不敢忘者蓋
寺主奮權脇制中外人皆畏之不敢發論又上言呂夷簡用
僕人表宗等二人爲奉職身爲大臣懷乱朝典又上言夷簡
近于御藥院暗入文字李淑除翰林院学士歐陽修在廷和
疑西論淑奸邪請罷之又上言淑朋附夷簡在三尸五鬼之
數若用之則小人轉得爲計富范論異同見君臣論治門四
年四月上謂輔臣曰昔小人多爲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
仲淹言邪正之党唯聖心所察苟用而爲善於国家何害也
歐陽修作朋党論見謀国遠畧門稱范論契丹入冦異同見
經制契丹門夏六月先是石介奏記于富弼責以行伊周之
事夏竦怨介斥己乃使女奴習介書改尹周作伊霍字又撰

廢主詔上雖聞之不信而仲淹弼始懼不自安于朝二人皆
請出按西北邊仲淹陝西宣撫富弼河北宣撫冬甲子殿直
刘巽校理茉舜欽並除勒停王洙落侍講知濠州校理刁約
通判海州殿丞江休復監税蔡州王益柔監税復州周延雋
降為秘書丞校理章岷通判監州起居吕溱知楚州殿丞周
延讓宿州税殿監徐綬等坐出先是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同
執政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
為舜欽仲淹所薦比用鬻故紙公錢召妓女開席會賓拱
辰廣得之諷其屬魚周詢劉元瑜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
封府治其事于是舜欽及巽俱坐自盜洙與妓雜坐而休復
約延雋延讓又服慘未除益柔并以謗訕周孔坐之同昨年
進多知名士也以為過薄拱辰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獄
事起樞密院韓琦言于上曰昨聞官者採文符補館職甚急
衆聽紛駭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陛下去
德素仁儉自為是何也上悔見于色自仲淹出謗者益深拱
辰既劾奏宋祁張方平又助之為言益柔作傲歌罪當誅欲
因一益柔以累仲淹也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拱辰
等議及輔臣進曰琦獨言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
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
有所在不待為歎欬可見也上悟稍寬之時而府合班奏事
琦必盡言事雖屬中書琦亦對上陳其實同列尤不悅上獨
識之曰韓琦性直已已詔曰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為
朋黨君明臣哲垂榮亡極何其德之盛也朕異食厲志庶几
治古而承平之敝澆競相蒙人務交游家為激訐更相附麗
以沽聲譽至陰招賄賂伴記薦矣入按察將命者者為苛刻
推織罪端奏劾從横以重多辟至於屬文之人類亡体要詆
斥前聖棄律異言以訕上為能以行怪為美自今委中書門
下御史台採察以聞

唐介論張堯佐

康定元年冬十月癸未朔以御史河南郡君宋氏清河郡君
張氏並為人才張氏河南人父堯天聖
容南郡依大姓曹氏以女妻之後以進士第補石門軍事推
官未行卒京師從兄張堯佐擢赴官于蜀而曹氏請以諸孤
從行堯佐以道遠弗許曹益困堯封母錢氏女也張氏時八
歲與仲三人由錢氏入宮沒長得幸于上性聰敏便巧技智
敖能探測人主意先後將迎上以其良家子侍遇異諸嬪使
累封清河郡君于是與宋氏並為才人宋氏開封府人也
慶曆四年三月己巳判登聞鼓院堯佐提點開封府諸縣鎮
公事諫官余靖言外議皆云堯佐識見淺近依託后宮嬪嬙
之勢已得均降階陞改賜章服之從內批與省府差遣大臣

咏還不能堅執遂與府界提點伏惟陛下近歲以來絕斜封
之官无私謁之寵皆曰未親行全美之事安得外議如此自
深爲陛下惜之又言堯佐修媛之父世進用不宜太遽頃者
郭后之禍起于楊尚不可不監上曰朕豈以女謁進人蓋因
任條論薦后用之不如物議不允更當擇一郡耳堯佐意不
不出明年閏月除通判慶曆六年九月御史知雜梅摯言權陝
西轉運使張堯佐非才由宮掖以進恐上累于聖德也年七
月壬午除户部副使張堯佐爲天章侍制河東都轉運使
皇祐元年九月乙未權三司使端明殿學士給事中張堯佐
爲礼部侍郎三司使御史陳旭言堯佐以后宮親非才也不
宜使制國用不聽二年夏丙子諫官包拯陳旭吴奎等言三
司使張堯佐任用以來百姓嗟怨上達天聽万口交訊下逮
人情陛下何庇一張堯佐違天咈人而稔成危机者乎包拯又
言堯佐久居是職失天下之望誤天下之事自爲陛下痛惜
之八月己未御史知雜和郯知漢州将行上疏言張堯佐充
三司使已踰年若大有託事乎謂陛下必以酧勞爲名進用
堯佐在两府累加争議則命下之日必以死争陛下欲决用
之則當黙言者則累德莫若留責堯佐而如李用和处之正
德宜也先是屯田員外郎彭思永入爲侍御史極言内降之
獎及祀明堂日有傳百官皆遷官時堯佐以宮掖驟進王守
忠以出入禁闥被寵參政關員堯佐朝暮侍命王守忠亦求爲
節度使思永獨奏入上震怒吴舍鄣劝言思永拘忠不宜深
罪上悟不復詰尋罷侍御史爲司封員外知宣州堯佐守忠
之議遂格閏十一月己未堯佐爲宣徽南院使淮康節使景
灵宮使庚申又加堯佐同郡牧制置使癸亥知諫院包拯言
陛下即位僅三十年未有失道敗德之事乃五六年超擢堯
佐群臣加切諫于下黙而述其過不在陛下在女謁近習及執
政大臣也初執政希上旨一日除堯佐四使又以王挙正重
望寡言同日授御史中丞朝議意挙正儒逸遷退避動経
自決則堯佐之命必遂行甲子挙正告謝上数力言擢用堯
佐不當既入不報戊辰退朝挙正留班廷争復率殿中侍御
史張擇行唐介包拯吴奎陳旭于上前極言且于殿庭切責
宰相上聞之遣中使諭旨百官乃退已已詔近台官累乞罷
張堯佐三司使反言親連宮掖不可用爲執政之臣若優與
宮爵其体差使遂除宣徽使廣已指揮自今妃之家毋得除
两府職任今合諫官蓋有言責其言雖過惟陛下矜察然宛
堯佐太厚恐非所以全之是日堯佐亦奏辞宣徽景灵使乃
詔學士院貼麻处分而執厉卒不行
皇祐三年八月辛卯淮康節度使同郡牧使張堯佐爲宣徽
南院使判河陽御史中丞王挙正言堯佐自罷宣徽半年歸

坐亨評今復受之蓋増郵諸此乃執事之臣不能執奏制命既行有損聖德君陛下不納臣盡忠愛君之請必行堯佐濫賞竊位之典即乞黙且以戒不識忌諱之臣不報知諫院吳奎陳旭包拯相继言之庚子詔自今張堯佐别有改遷檢会此劄子進呈執奏仍詔除宣徽使自今不得過二員十月丁丑殿中侍御史裡行唐介責授春州别駕初堯佐除四使介與包拯力爭又請王舉正留百官班卒奪堯佐景灵宮宣徽二使頃之復除宣徽使判河陽或云補外不足爭介以為宣徽次二府不計内外独爭之上諭介除擬初出中書介言當責執政諸全台上殿不許自請貶亦不許于是劾宰相文彦博專權任私挾邪為党知益州日作閒金奇錦因中人入献宮掖緣此擢為執政恩州平賊幸会明鎬成功遂叨宰相昨除堯佐累論奏面奉德音謂是中書進擬以此知非陛下本意蓋彦博謀吝迎合顕用堯佐陰結貴妃外陥陛下有私于后宮之名内实為自謀之計乞斥罷彦博以富弼代之且與富弼亦昧平生不敢私也上怒甚却其奏不視且言將加貶竄介徐讀罷曰臣忠義憤激雖鼎鑊不避敢辞貶竄上于坐急召二府示以奏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彦博因貴妃得執政此何言也介面質彦博曰彦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于上前彦博拜謝不已枢密使梁適叱介下殿介辞益堅上

殿上不去上令送御史台劾介既下殿彦博再拝言台官言事職也願不加罪乃詔當制舍人即殿廬草制而責介春州别駕時上怒不可測群臣莫敢諫左正言蔡襄乃進言介誠狂直容受直言帝王盛德也必望矜貸之翌日中丞王舉正上疏言責介太重上亦中悔恐内外驚疑乃敕朝堂告諭百官改介英州别駕復取其奏以入遣中使護送介至英州且戒必全之无令道死而介之直声自是聞于天下介江陵人也知制誥胡宿言唐介坐言事得罪不可著為后法殿中侍御史梁旧亦言陛下愛介故遣中使護送之即不幸介以疾死天下后世能无以殺疑乎上曰誠不思此急追还中使庚子礼部尚書平章事文彦博罷為礼部尚書观文殿知許州或言張堯佐对彦博父客也彦博知益州責妃有力焉因諷彦博織錦灯籠以進貴妃服之上驚問曰從何得此妃正色曰文彦博所織彦博與妾父有旧然妾烏能使之特以進于上耳上悦自是意属彦博及為参政明鎬討王則未克上甚憂之語妃曰大臣无一人為国了事日日上殿何益于国妃密令人語于彦博翌日彦博入奏乞身往破賊上大喜彦博至恩州十数日賊果平即軍中拝相議者謂彦博因明鎬以成功其得相由妃力也介既用是深詆彦博雖坐貶彦博亦出事之有无卒莫辨之或云 灯籠錦乃彦博夫人遣妃

而彦博初不知介章乃稱先臣書疏之過矣四年春正月徙英州別駕唐介為全州團練副使監郴州酒稅三月郴州監稅唐介為秘書丞六月壬辰秘書丞唐介為主客司員外郎運判潭州五年丁未通判潭州唐介為殿中侍御史知復州戊午新知復州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裡行唐介為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史遣內侍賫詔賜之介疑斥之二歲復名諫者謂太子優容言事之臣自古未有也冬十月丁巳殿中侍御史唐介為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介始入見先一言及近論上曰聞卿近論以來未嘗有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為矣介頓首謝后數日論得失因言于上曰臣繼今言不行必或固爭之或更坐罪是臣重累陛下願辭官職許之

至和中二年六月戊申文彦博為吏部尚書平章事郴郡司

嘉祐元年八月癸丑江東路轉使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唐介為戶部員外郎時殿中侍御史吳仲復乞召介還朝宰臣文彦博因言介頃為御史言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所奏召用之故有是命五年秋七月戶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唐介知洪州從介請也勅過門下知封駮事有何郯封還之言介為諫官有補朝廷不當外出召介復知諫院如故

嘉祐建儲之議

皇祐三年十一月乙亥朔戊寅保慶皇后苗始上起居飲食后必與之俱所以擁扶持恩意勤備性慈仁識沖寡過帝嘗其疾永勤永德見禁中欲受諸司副使后辭曰小兒皇勝大恩悅小官可也乃並命為左右侍禁又歲奉縉錢二万助湯沐后復辭曰此皆出民力願兩以賜軍上不從上未有嗣后從容勸上選宗子養宮中由是英宗自宮邸來歸數為后所養四年六月甲子皇太子宗實特遷右內率府率宗實允讓第十三子也生四歲養于宮中至和元年十二月上春秋未有繼嗣皇祐末太常博士張述上書曰臣聞漆室之女有憂國之心倚楹而嘆臣位於朝二十五年矣而區區之慮不敢早為陛下建長世之策是漆室之若也臣實恥之夫生民之命係於宗廟社稷之重而以繼嗣為之本匹夫匹婦有百金之產猶能定謀託後事出於素況於有天下者哉建隆乾德之臣子孰不願太祖皇帝享年億万者端拱天禧之臣子其心莫不若此而天地有運行日月有盈虧陰陽之數有閏有章氣至而回物極而變理之必然者也藝祖以神器付太宗太宗以傳真宗真宗以傳陛下承三聖之業傳之于十万年斯為孝矣而春秋四十四宗廟社稷之計未有托焉此臣所以夙夜彷徨而憂也陛下知此矣而以嫌疑不決非孝也群臣知此矣而以諱避不言非忠也陛下享天

下之責而不自急有天下之富而不自修過成康文景遠矣謂
宜默祈天地岳瀆分寵六言用均愛施哉未之應則遍擇宗親
才而美者與其礼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至心有所屬則天下
大幸是歲復上疏曰臣聞明兩作离大人以繼明照四方時京
師自五月大雨冒城郭壞廬舍諸路亦奏水旱詔群臣言闕失
知諫院范鎮言天変之發本於儲貳之位虛乞以臣前一章降
付執政大臣速為裁定以塞天変文彥博富弼等共議建儲未
常與兩府議也樞密使王德用聞之合掌加額曰置此一尊菩
薩何地或以告翰林歐陽修々曰老衙官何所知修又言水災
至変五行傳言簡社庙則水為災陛下嚴奉礼可謂至矣惟求
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治此之警戒乎水者陰也天之譴
告必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几可以消弭災患轉為福
慶也疏凡再上皆留中不出知制誥吳奎言王者以社稷為本
宗庙為重社稷未有奉宗庙未有主陛下在位三十三年而嗣
續未立今之災沴乃天地祖宗開發聖意不然何以陛下无大
過朝廷无甚失叛降如此之災異乎殿中侍御史李景初亦言
此陰盛陽微之戒也蓋以皇子未立稷　有此太憂惟陛下早
為之計八月司馬光上疏言當今之務大而急者在於根本未
建癸丑范鎮又言陛下即位三十三年以納諫為德以畏天為
心至于小々議論未嘗不虛懷開納今乃宗庙社稷之計又拒
諫而不用違天而不戒乎臣職當言不敢愛死默以負陛下陛
下乞以臣前所上章與大臣速定大議田寅鎮復遺執政書言
鎮前後六奏宗庙社稷大計而兩奏親中書歷月踰旬寂然不
見有所献為伏願諸公携鎮之書言於上前速定大計如其不
然即賜鎮之死放鎮帰田皆諸公之賜也乙卯鎮又言臣前六
奏宗庙大計奏聖旨送中書陛下不以臣章留中而令送中書是
欲使中書大臣奉行也臣两至中書而中書遞相設詞為日
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昇西沒一晝一夜數之常也陛
下御天下將三紀是日之正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為慮臣誠疑
之失嗣不果定則是一旦之憂而貽万世之患歷現前世事出
倉猝則或宮闈出令或恵宮主謀或奸臣首議貪孩孺以久其
政與閹味以切其權安危之机發於頃刻而朝議恰不為計室
不危哉述前後上七疏最語尤激切又多故不具載上終不以
為罪述小溪人也審刑院吳及上疏极言閹寺以及繼嗣云貽
郊而傷鳳凰不至宜官多而繼嗣未育書奏帝異其言
嘉祐元年春上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冠冕欹側促行礼而
罷已未上疾作文彥博與兩府各入內副都知史志聰鄧保吉
等問上至禁中起居状志聰等以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彥博怒
比之曰主上暴得疾係宗社安危范惟彥輩出入禁闈豈可不
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為何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一一見白仍

命引至中書取軍令杜志聰等素謹愿皆聽命及夕皇城諸門白當下鎖志聰曰汝曰宰相我不任受其軍令曰是禁中事宰相尤不知五日左千牛衛大將軍幼養于宮中上及皇后鞠視如己子既出還第問勞賞賜不絕宗室莫與爲比上始得疾不能視朝中外憂恐文彥博富弼劉沆劝早立嗣上可之參政王堯臣之弟純臣數與堯臣言宗實之賢時爲王府官堯臣以告彥博等彥博等亦知宗實上德所屬乃定議乞立宗實爲嗣既具稾未及進上疾瘳其事中輟是日知諫院范鎮上疏曰陛下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也計官而不以臣愚任之諫官臣敢不以社稷計事陛下乎又云眞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太恒皇帝捨其子而立太宗皇帝天下之大公也宗廟社稷之至計也疏奏文彥博使提點開封公事蔡挺問鎮何所言鎮以對明日挺謂鎮曰言如是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乃敢言若謀之執政或以爲不可豈得中輟也六月御史趙抃上疏曰伏覩陛下至躬偶一違豫中外人心莫不動搖賴宗廟社稷之降靈天地神明之垂祐四海蒙福宸躬浸康然犹上有謫見之文造充虛月下有妖言之俗至于再三天其或者以陛下皇嗣未立人心未有所係垂厭祥異欲陛下深思遠慮亟有所爲而然也願陛下思所以答謫見妖星之警戒思所以固三王百載之基業思所以安中外臣庶之憂惑思所以破姦雄陰賊之窺覦斷宸衷發誠意擇用宗室賢善子弟或教育宮闈或封建任使左右以良士輔導以正人盤石維宗根本深固有是二者惟陛下示天下以至公而擇焉庚午殿中丞集賢校理通判并州司馬光上疏畧云礼太宗元子則同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故爲人之後者事其所後皆如父所以尊尊而親親也伏惟祖宗受天明命功德在人本支百世子孫千億而陛下未有皇嗣人心憂危伏望深念祖宗艱難之業斷自聖志指然勿疑遴選宗室之中聰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地以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儻未欲然且使之補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鎮安天下之心時上在位久國嗣未立又不豫天下寒心而莫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聞而繼之又與鎮書言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顧願公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以臣臣是陛下欲爲宗廟大計而大臣不欲也丁巳又上曰庚申知諫院范鎮爲戶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事鎮辭不受曰陛下以臣言爲非卽當加臣以万死之罪以臣言爲是豈可不先宗廟社稷計而遽爲臣轉官遷職也范鎮又以慧星謫見上言星既滅又上言辭言責九月司馬光又上疏言治古諫諍无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賤隸蒭蕘无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參國政也若置官而専之非其官者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迫切之

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不得聞也此其為害豈不深乎
卿以水災執下明詔延訪中外而勤求得失臣安敢捨此大節
隱而不言時范鎮亦累辭所除官且乞因恭謝大礼決定大議
丙午鎮又遺執政書云諸公視今日之事与前日為孰難必曰
今日難于前日安知他日不難于今日難而不可為則他日不
為易也此所以謂難易有机不可忽也先是執政諭鎮以上不
豫諸大臣亦嘗建此策今閒言已入為甚難故鎮言及之十一
月范鎮入對言至流涕後亡章凡丁九次切惠留中大臣不得盡
見今錄進呈乞付中書樞密大臣同共參議有異議者乞令与
臣廷辯謂臣不然即其明加臣罪之至情盡在于此鎮待罪幾
百日鬚為白至泣以請上亦泣曰朕知卿言是也當更俟二三
年鎮由是李辭言職朝廷不能奪也二年八月翰林李士歐陽
修以充國公主出降因言臣愚以為宜因此時出自聖意于宗
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銾以為皇子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
足以慰悅聖情三年春太常博士吳及徐表推校理乙巳改右
正言諫院供職上疏言陛下以海宇之廣宗廟之重而根本未
立四方无所係心上下之憂无大于此宜發自聖斷擇宗室以
備儲副又言內侍養子之禁絕天理絕人欲深累聖嗣頒詔大
臣明示開宗之訓勅內侍三十无養父者聽養一子上順天意
上嘉納之三月乙卯范鎮知制誥鎮自罷言職每因事未嘗不

以儲嗣為言及知制誥正謝又面論之曰陛下許臣復三年矣
願早安大計六月庚戌權知開封包拯權御史中丞極言東宮
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
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乞預建太子者為宗廟万
世計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无子非徼後福
者惟陛下裁察帝喜曰徐當議之十二月韓宗彥以上春秋高未
有繼嗣上書請修胎養令四年夏詔有司取宗氏譜參于諸房
中取最長一人令歲時親奉周礼以著作郎何鬲以皇嗣未立
上疏請訪周唐由前倫二王後也六年知制誥宋祁卒祁弟兄
皆以儒學顯而祁尤能為文章善議論清約莊重不逮其兄論
論以祁不至公輔以此祁自為遺奏曰陛下享國四十年東宮
虛位天下人心岌岌為社稷計莫若擇宗室賢才進爵親王為
匕鬯之主若六宮有就館之慶圣嗣蕃衍則宗子降封郡王以
避正嫡此定人心防禍患之大計也謚景文六月甲戌張述奏
疏言擇太祖太宗賢子孫立皇嗣爭天下之望閏八月丁亥司
馬光奏臣昔通判并州曾三上章乞陛下早定繼嗣以遏乱原
是時臣疏遠在外猶不敢隱忠冒死待陳社稷計況今日侍陛
下左右官以諫諍為名惟國家至大至急之務莫大于此若
舍而不言專以冗細之事煩瀆圣聰是臣懷姦以事陛下罪
不容于誅伏望陛下取臣所上三章少加省察或有可取斷

自聖意早賜施行如此則天地神祇宗廟社稷群臣百姓並受其福惟在陛下一言而以光既奏後面請之上時俯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光言沉思良久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尔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因令光以所言付中書光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諭宰是　日光詣中書向事韓琦問光今日何言光默計大事不可不使宰相知忌所以廣上意者即日所言宗廟社稷之計也琦諭意不復言九月司馬光後奏繼嗣事天下安危之本頼陛下果斷而速行之初韓琦既諭光意後十日有詔令与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与光屏人語曰日者大享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為監祭公從容謂洙曰聞君与君寔善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付中書欲奈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于是光後具奏且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忻然无难謂即行矣今寂无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尚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為此不祥知事小人无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所厚善者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光至中書琦等曰諸公不及今語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〻曰敢不盡力洙尋具奏乞擇宗室之賢立以為後既奉奏狀謂家人曰我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計若得罪大者死小者竄逐汝輩當脩之下奏狀者未及洙得疾暴卒時知江州呂誨亦上言伏望陛下念根本之重宗廟之計思宗祖肇宗之艱難鑒成或鑒漢之基祚室姦臣附會之源絕後世窺覦漸早為定斷慰安人心冬十月壬辰起復前左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知宗正寺初司馬光既以所上章送中書內復出知江州呂誨章宰相韓琦等与同列奏事讀光誨二章未及有所啟上遽曰朕有此意多時但未得其人因左右顧曰宗室中誰可者琦曰此事非臣下所言當出自聖擇上曰宮中嘗養子二人小者甚純不惠大者可也琦請其名上曰名某者今三十許歲矣議定將退琦復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施行陛下今日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奏事又啟之上曰決无疑也琦曰事當有漸容臣等商量所除官時猶居父喪乃議起復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上喜曰如此甚好琦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以不疑乞從內批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只中書行可也遂降詔至和末上得疾文彥博等勸上早立嗣上許之會疾愈寢其議既而言者相繼上未許如是五六年言者亦稍怠琦請建學內中欲以此感悟上意乘間言立嗣上曰後宮一二將就館卿且待之後皆生皇女一日琦取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即位二十五年无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猶能之

以陛下之聖何難哉太祖爲天下長慮福流至今况宗子入繼
則陛下真有子矣盛德大慶傳流万古孰有逾陛下者願陛下
以太祖之心則尤不可者乎是因光奇言本士上意初然猶故
辭也癸巳諸王宮侍講王獵爲宗正等伴讀獵爲宮僚凡十三
年有輔導功故有用之吳奎薦可任經筵文季之選韓琦言其
不通私謁足有守十一月知宗正寺宗實上表請終夜帝問韓
琦琦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者盖器識宏大知
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上四表乃從其請嘉祐七年春宗實乞
還知宗正寺告勅不許秋七月又辭又許是月王陶上疏言又
請對言宮中官有以上感聖聽使宗實長避不敢前上問陶
欲別與一名目如何闇曰此止是一差遣名目乞與執政大臣
議之上曰當與別一名目于韓琦等始有立爲皇子之議丙午
宗實又辭許之初宗實辭宗正寺告勅上謂韓琦曰彼既如此
盍姑已乎琦曰此事安可中輟願陛下賜以手札使知出自聖
意必不敢辭此遣使稱疾不一琦與歐陽脩私議曰宗正之命
既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脩曰知宗正寺告勅
付閤門得以不受今立爲皇子止用詔書事足以遂入對乞聽
宗實辭上曰勿便爲他名便立爲皇子琦曰請樞密院及張昇
至帝面諭之昇曰陛下不疑否帝曰朕欲民心先有所系屬但
姓趙者斯可矣昇即再拜稱賀琦等乞帝書手札至中書丁丑
琦詔翰林王珪令草詔珪疑焉戊寅請對言此大事也後不可
悔外議皆云執政大臣強陛下爲此若不出自陛下則禍亂之
萌未可知上指心曰此朕自朕懷非由大臣之言也不如此衆
心不安卿何疑焉乃再拜殿上曰陛下能獨斷宗廟社稷言此
天下之福退而草詔以進己卯詔人道親親王者之所先務也
蓋二帝之隆治由茲出朕甚慕之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
實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少鞠于宮中而聰知仁賢
見于夙成日者選于宗子近緒命以治宗正之事使者數至其
第乃崇執謙退久不受命朕甚慕爲朕蒙先帝遺德奉承聖業
敢失墜夫立愛之道自親者始固可以厚天下之風而上以慰
宗廟也其以爲皇子癸未賜皇子名曙上既下己卯詔書皇子
猶堅臥稱疾不入司馬光王陶等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
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已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于人遠矣有
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爲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无諾君
命召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詞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
徒還凡詔皇子內外皆畏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
上與輔臣謀之韓琦曰今既爲陛下子何所聞哉願令族屬敦
勸皆以臣必不敢違辛丑皇子以肩輿恐使汝遂失君父之命
示皇子初讓宗正爲記室孟陽謀之所上表皆孟陽之筆也每
一表餉十金孟陽辭皇子曰此不足爲謝俟得請于朝方當厚

賞尔凡十八表孟陽疾寺餘稱及立為皇子猶固稱疾孟陽入
見于臥內曰主上察知太尉之賢參以天人之助乃發德音太
尉獨稱疾堅臥其義安在皇子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
太尉事而官以父母中外所聞主上為世計而立為子矣今固
辞不拜假如得請而歸藩遂得宴安无患乎皇子撫榻而起曰
吾意亦及此遂与宗諤等同入內良賤不滿三十口行李蕭然
无異寒士有書數廚而已中外聞知相賀九月己巳以皇子為
齊州防禦使封鉅鹿郡公

八年二月上不豫三月乙丑上奉崩于崇福殿夏四月壬辰朔
輔臣入至寢殿后定議召皇子入告以上晏駕使嗣立皇子驚
曰某不敢為因走輔臣共執之召學士王珪草遺制至日昊百
官皆集獨告服但服金帶及魚自垂拱殿門外皆而入班寧福
殿前哭上韓琦宣遺制英宗即皇帝位嘉祐八年夏四月壬申
英宗即皇帝位輔臣奏事而必詳問本末然後裁決莫不當理
中外翕然皆稱明主是日晚忽得疾語言失序己卯大赦仁宗
崩八日上疾增劇呼狂走不能成礼歸琦亟投杖褰簾抱持上
呼內人属令加意擁護上自不豫以來喪皆礼官執事群臣奏
慰則垂簾不坐乙未大祥上始親行礼又捲簾坐受慰人心稍
安戊戌司馬光上疏畧曰今者聖体痊平初臨大政四海之人
拭目而視傾耳而聽夲措云為不可不審易曰君子以作事謀
始君詰曰王乃弘俊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夫
為政之要在于用人賞善罰惡而已二者之得則遠近翕然向
風從化可以不勞而成无為而治三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
解体紀綱不立萬事墮頹治亂之源安危之機尽在于是願陛
下安之重之精心留慮如射之有的必万全取中而後發可也
陛下思念先朝欲報之德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子慈愛此
誠仁孝之至過人遠甚臣願陛下雖天性得之復加聖心夙夜
匪懈謹終如始以結億兆之心形四方之化則福祚流于子孫
令聞垂於无窮矣六月癸酉上復以疾不出是時唯兩府得入
對候戊寅侍御史呂誨上疏曰陛下踐祚于今累月哀慕曰深
推毀逾礼聖躬遺豫久而未平万机滞留皆朝英斷法宮嚴閟
不覩清光臣子之心若為嗟戚傳聞太醫所上陽剂辭用服餌
臣居外間知其然陛下必以方術无狀當更選上醫精加調護
古謂勿藥有喜計日可待則臣恐節宣失儀五行二氣浸淫汩
亂邪得于正非所以保聖躬為宗社計也且居喪之礼致不滅
性聖經深戒士人承家猶曰不可況百乘之重耶高宗居亮陰
中謂傳說曰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平居尚反
于此況陛下寶樓炎疹其可不念臣敢祈明斷節禎哀泣申勅
二府責成太醫講求藥餌无俾玩疾切須瞑眩期于必瘳使天
下傾聳知礼樂刑政行于朝々皇太后憂疾之憂歎然慰懌豈

不休哉帝自感疾即厭服餌韓琦嘗親執藥杯以進帝不尽飲
而却之藥汚琦衣太后亟出服賜琦々不敢當太后曰相公殊
不易癸己司馬光上太后及帝疏畧曰皇帝非皇太后无以君
天下皇太后非皇帝无以安天下両宮相恃猶頭目之与心腹也
皇帝圣体平寧之時奉事皇太后承順顔色宜无不如礼若藥
石未効定省温清有不能周備者亦皇太后所宜容也孔子曰
孝哉閔子騫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
著明而他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蓋言骨
肉至親上當以恩礼相厚不當較錙銖之是非至愚伏望皇帝
思孔子之言皇太后无忘孟子之戒万一奸人欲有開說季于
離間者當立行誅戮以明示天下使咸知讒妄之徒不能欺惑
圣明也帝初以憂疑成疾舉措或改常度其遇宦官尤少恩左
右多不悦者乃共為讒間両宮或陳太后對輔臣常及之韓琦
因出危言感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見得官家内中保護全在
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
自家更切用心琦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然照管矣同列為縮
頸流汗或謂琦曰不太過否琦曰不如此不得聞有傳帝在禁
中過失事衆頗惑之琦曰豈有殿上不曾錯了一語而入宮門
即得許多錯琦固不信也傳者亦稍息秋八月壬子帝御紫宸
殿帝自六月癸酉不御殿至是始見十一月司馬光奏疏皇太
后畧云方今仁宗新棄四海皇帝以疾未平天下之勢危于壘
卵惟侍両宮和睦以自安如天覆而地載豈可効常人之家争
語言細故有絲毫之隙以為宗廟社稷之憂哉又奏疏諫帝曰
臣曽両上疏以陛下受仁宗之天下欲報之德當奉事皇太后
孝謹撫諸公主慈愛勿使奸邪之人有所離間致両宮有隙以
上貽宗廟之憂下為群生之禍叩心瀝胆極其懇惻未審臣言
達　圣聽或万机之繁未嘗奏御也此乃安危之本成敗之端
不可不察又云周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古人有言禦
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脩陛下疾疹未平固无如之何若既
愈之後自異伏望陛下親御皇太后閤克己以自責謝前失温
恭朝夕侍養左右先意承志動无違擢使大孝之美絶粹光顕
過于初登大位之時如此則上下感悦宗社永安今日道路妄
傳何能為損也古之至孝雖有不慈之母犹能使之感悟欢悦
回心易慮況皇太后圣善之德著聞四方自陛下有疾以来日
夜泣涕禱于神祇憂勞困瘁以冀陛下之安寧如新者之望収
涉者之求済陛下豈不思有以慰安之也呂誨上皇太后書劝
太后調治圣躬以弭間言并以書劝帝盡孝道親藥物開陳切
至多人所难言又乞蚤建東宮為廟社長久之計方帝疾甚時
云為多乖錯往々觸忤太后太后不能堪左右讒間者或陰有
廢立之意詔陵既復上韓琦歸自陵下太后遣中使持一封文

書付琦啓之則帝所寫歌詞并宮中過失事琦即对使者焚毀今復奏曰太后每說官家心神未定則語言舉動不中節何足怪也及進对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言之且曰老身殆无所容須相公作主琦曰此病故尔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太后不懌歐陽修繼言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于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者溫成驕恣太后処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焉太后曰得諸君知此善矣修曰此事何獨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稍和修又言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〻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承遺命奉戴嗣君无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深居房闥臣等五六措大

尔舉動若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他日琦等見帝〻曰太后待我无对 曰自古圣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道惟父母不慈愛而子不失孝乃可稱尔政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豈有不慈愛者帝大悟自是亦不復言先是十月輔臣請如乾興故事台侍臣講讀幷有詔直須来春司馬光以為學者帝王首務不宜以用寒暑廢上納其言十二月己巳始御邇英召侍講侍讀講論讀史記呂公著講學而時習之曰說命主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然則人君之學當現自古圣賢之君如舜禹湯之所用心以求治天下國家之要道非若博士

諸生治章句解詁訓而已又講有朋自遠方来不亦樂乎公著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皆順朋友講習然士之學若以得朋為難故有朋自遠方来則以為樂至于王人之學則力可以治當世之賢者使之日燕見講劝左右又以左右之賢為未足于是訪之岩穴求諸滞淹則怀道抱德之老皆不遠千里而至此天子之友自遠方来也其樂亦大矣又講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公著言在下而不見知于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之於下也故古之人君今有未孚人心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也劉敞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因陳說曰舜至側微也堯越四岳禅之以

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其孝友之德光于上下何謂孝友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詞氣明暢上踈体改容知其以諷諫也右右屬聽者皆動色即日傳其語于外既退王珪謂敞曰公直言至此乎太后聞之亦大喜治平元年三月司馬光言臣聞君子愛人一飯之恩猶不忍負之況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豈斯須忘之先帝立陛下為嗣皇太后有居中之助一也及先帝晏駕之夜太后决定大策迎立圣明二也陛下踐祚數日而得疾不省人事中外衆心惶惑失措皇太后為陛下攝理万机鎮安中外以俟瘳復三也有此三德陛下子〻孫〻報之不尽況無三德而有之陛下所以奉養之礼若有絲毫不

倫四海之人其謂陛下為如何天地鬼神其謂陛下為如何此
不可以不留聖心也今陛下以能奉養如禮臣復區區進言誠
願陛下戒之謹之始終無倦外盡其恭內盡其愛使孝德日新
令聞四達以協天下之望保万世之祿而已若万一有小人以
細末之事離間陛下子母不復顧國家傾覆之憂截自營一身
之利者願陛下付之有司明正其罪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聖
明仁孝不負大恩而讒佞不能間也先人言祖宗之時閒居無
事當召侍進臣與之從容議論万事至于文武朝士使臣選人
凡得進見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
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
所任是以黜陟取舍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由此而致恭惟陛下
潛德藩邸踰三十年一旦龍飛奄有四海雖全聖英睿得于天
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嘗相接民間情偽未其盡知臣謂宜詔
侍從近臣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于崇文以備非時宣召
若有事故請假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群臣進見及奏事者
亦望聖慈稍解嚴重佃加訪問以廣聰明裨益大政他日光進
人言皆下事皇太后當一如事濮王而有所加光尋以言不用
求外補宰今宰臣宣諭曰御所言事略皆施行且供諫職未須
求出光復奏陛下雖事皇太后加于往日猶未及事濮王之時
承顏順色曲盡歡心雖省覽庶政猶未嘗訪問群臣論治亂之
功務也陛下若以二者為止當如此則兩宮之意無由和合万
机之務何由治辨禍亂之原尚在則太平之期尚遠臣雖曰侍
丹扆有何所益陛下若奉養之禮日增月益訪求治道勤勞不
倦使慈歡昕于上百姓安樂于下則臣雖在遠亦猶在陛下之
側也呂誨又再言先帝拔陛下于公族之中以賢且長付託之
意正謂今日也當陛下違豫之時非皇太后內輔則政無所猗
大臣建策于国忠也然而陛下臨朝御前殿百官朝謁兩府大
臣方至內東門是綱領權柄皆在于手陛下自未專決何所恃
也臣伏望宸衷感悟無以此為念惟內勤奉孝養率宮中盡禮
則婦姑盡惜相接母子之愛益親躬修政務操守威福日與近
臣講求治道事無遺本躬斷為順自然皇太后慰安恩意無間
燕適深宮優游清淨含飴弄孫不復関政豈非皇太后之心耶
誨遂言于皇太后曰恭以殿下保祐聖子積三十年輔翼又踰
期歲寰宇帖泰廟社安固慈恩至矣聖功大矣然而成乃全德
是惟艱哉保能克終亦惟艱哉以萬机浩繁殿下焦心勞思曾
未少休非所以燕怡福壽之本也況皇帝躬親治事勤勵如此
在于聖慮應已慰安臣以謂東殿簾帷宜五七日一御咨詢大
臣無俾曠事庶少均逸暇于翊政之道亦無所損當在汎机奮
于獨斷豫宣教命誕告朝廷外形謙讓之宜中遂優游之樂上
順天道下厭群情寧是全美豈不休哉長四月權御史中丞王

時欲車駕行幸以安人心丁丑上疏于是諫官及執政相継亦
請上曰當与太后議之韓琦白太后太后曰疾新愈恐未出琦
曰上意亦自謂可出矣詔有司择日以聞癸未手宮女三百五
十五人司馬光有言欲遂物情重人世者淫費遠嫌叔也光又
言請约古礼定五徵宮人数制度選择良家子入宮甲申御延
英閣上自即位感疾至是猶未全安多不喜進乘公者講論語
子之所謹齋戦疾因言有天下者天地宗庙社稷之主其于斉
戒祭祀必致誠尽恭不可不謹古之人君一怒則伏尸流血故
於兵師動衆不可不謹至于人之疾病常在起居飲食之間衆
人所忽圣人所謹况于人君任大守重閔當節嗜欲声色近醫
藥為宗社自愛不可不謹上納其言為之俛首動容復因輔臣
奏事語及公着歐陽修曰公着為人恬静有文上曰比于往筵
講解甚善司馬光請車駕早出為民祈雨以副中外之望甲午
祈雨于相国寺醴泉觀帝久不豫至是士庶瞻呼相慶戊申皇
太后出手書付中書还政是日遂不復处分軍国事先是上疾
稍愈自去年秋即間日御前後殿視朝聽政两府每退朝入内
東宮小殿覆奏太后如初太后再出还政手書大臣以白上輙
留之不出上既康復无他太后複降詔書还政韓琦亦欲罷東
殿垂簾嘗一日取十餘事并以稟上〻裁决如流悉皆允當琦
退与同列相賀因謂曾公亮等曰昭陵復土琦即合求退傾上

体未平迁延至今上聽断不倦如此誠天下之大慶琦當于簾
前先白太后請一鄉郡須公等賛成之公亮等皆曰朝廷安可
无公〻切庸請也于是詣東殿複奏上所裁决十餘事太后每
事稱善同列既退琦獨留遂白太后如向与公亮等言太后曰
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宮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老
身先退琦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恋权勢今太后便能
復辟誠馬鄧所不及因再拜稱賀且言臺諫亦有章疏乞太后
还政未審决取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即厉声命仪鸞司撤簾
簾既落猶在御屏後微見太后衣也
吕誨上言恭聞皇太后罷同聽政謙尊之德輝光益著在于圣
世誠為慶事臣切以陛下方隆孝治義切安親尊奉之宜當全
恭順昔先帝拔陛下于公族三十年中孰不知皇太后保
佑之助之宣遺制力扶天下不幸五日之外陛下違豫大臣叶
謀乃建是策此翊輔踰年政令平允于陛下之恩為至矣于庙
社之計為深矣今遽宣詔命罔知其繇在皇太后則為得之在
陛下宜如何哉伏望宸衷特降詔旨曲刑遜讓至于再三感動
群情庶几中　礼追思先帝之顧託不失圣母之懽心克全孝
恭斯為尽善中外明知无俾窃议盛德于始终之際也誨尋又
言帝受命不以位為樂而以天下為憂及其成功率由仁孝
尔先帝在位四十餘年天下晏然非有他術仁孝而已矣一旦

奔万乘之業屬于陛下繼承安得不以仁孝為先且皇太后事
先帝日久諳詳治道方罷兵政雖陛下至明燭見百官白示敢
自專之意則上慰慈顏所得失矣元々知陛下奉親盡禮孰不
翕然從化帝堯之道斯難致也庚戌御史中丞王疇上疏言太
后于陛下有保養扶持之力古之賢后不能加也願詔大臣講
求所以尊崇之禮是日詔中書樞密院參議尊崇皇太后儀範
以聞知諫院司馬光言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宮仁宗皇
帝以四海之大授之陛下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為比今登遐
之後骨肉至親獨有皇太后与宮主數人陛下所當竭力盡心
供承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又云大李曰古之欲明々德于
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
其正陛下奮發宮邸入纂皇極爰自潛躍至于天飛舊恩宿怨
豈能盡无然今日即政之初皆不可置于聖慮以害至正人君
之要道在進賢退不肖善賞罰惡而已爵祿天下之爵祿非以
厚人君之所善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
是故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衆棄之明不敢以己私
蓋天下之公議也今四海之賢雖已並進願陛下少留聰明其
間苟有才德高茂合于人望者進之雖夙昔仇仇勿棄也有罷
識庸下无補于時者退之雖親昵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為
世所推皆賞之雖意之所憎勿發也有懷奸犯禁為衆所嫉者
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无遺賢社稷永安矣司馬
光又上疏曰皇太后曰臣切以治国家之道貴賤雖殊人情一
也嘗觀天下士民之家其長幼群居長者或思意不倫衣食不
豐幼者或容貌不恭言語不遜若幼者孝恭而不怨長者慈惠
而不責上下雍睦家道以興若幼者以為怨長者以為責上下
乖離家道以衰其始相失也甚小而終為禍也甚大又加以讒
言間之于是乎有父子相疑兄弟相嫉亂虐並興无所不至者
矣凡閨門之内子婦有孝慈之心至者則雖然以慈愛之心接
之若其過當則當以忠孝之心教之教之備矣而猶不聽雖責
之可也罪之可也及其既改則又當以歡心接之不可以一忤
顏色而終身疑之遂不解謝故骨肉之間有威怒而无憎疾有
詰責而无猜忌此自古聖人所以御其親之道也臣切惟皇帝
皇后于殿下兼内外之親幼蒙保育今日為万民父母享天下
之富貴孰云非殿下之力臣謂殿下固宜撫存愛念情所同生
周旋保護以終大德不可偶以纖介之失遂蓄長久之怒棄生
成之厚恩取疏遠之深怨愚智所同知也皇帝去歲得疾之時
容貌言辭誠或可疑得罪于殿下者臣固已嘗言于殿下云不
可責有疾之人无疾之礼也且醉而有過醒猶可赦況有疾之
人不自省知本非其意之所欲為豈可追數以為罪咎耶皇后
自童孺朝暮侍戲于殿下之懷分甘哺果狎循煦嫗有恩无威

今既正位中宮得復奉膳羞盥帨以事殿下其意恃昔日之愛
不自疎外猶以童孺之心望于殿下故或有所求須不時滿意
則慍懟怨望不能尽如家人婦姑之礼殿下雖怒之責之固其
宜也誰曰不可但事過之後殿下若遂弃之不復収卹憎嫉如
仇讐則臣以為過矣臣在閤門之外无由知禁庭之事竊道路
之言未詳虛實皆言近日皇帝与皇后奉事殿下恭勤之礼甚
如于在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
坐如得賓客言語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間已促遣去如此則
母子之恩何時得達婦姑之礼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懼
不敢自親者盖以此也臣切惟殿下母儀天下踰三十年柔明
之誉治于中外皇帝龍潜藩邸進德修業仁孝之事光于遠邇
先帝以至公大議選賢継嗣海内之人皆謂继統之日慈孝之
風必自家刑国誠不意閭巷之民忽有異論推其本原盖由皇
帝遇疾之際宮省之内必有讒佞之人造飾言語互相間諜一
則欲詐效小忠以结殿下之知侥求利禄二則自過失素多畏
嗣君之嚴有所不容三則欲竊弄权柄惡君長聰明使己不得
自恣是以日窃月覗拾掇絲毫之失无不納于殿下之耳殿下
雖至聰哲不能无疑雖至仁慈不能无怒皇帝以剛健之性屈
于衆口无已自伸能不憤悒遂使两宮之門介然相失久而不
解流聞于外朝野之士有敢窃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今天誘

其衷殿下渚發慈旨卓然遠覽奉天下之政歸之皇帝此乃宗
廟之靈生民之福然臣竊料讒邪之人心如沸湯愈不自安力
謀離間彼皆自营一身之私非為国家与殿下之計也臣望殿
下深察其情勿復聽納斥遠其人勿置左右召諭皇帝以向来
紛紛皆此属所為自今以後母子之間當坦然无疑皇帝涕泣
拜伏感激推謝然後两宮之欢一皆如旧皇帝進見之際殿下
宜賜以温顔留之從容来往无時勿加限絶或置酒笑語与之
欣欣相待如一家人之礼則殿下坐享坐孝養何樂如之心平
氣和眉壽无疆国家又安内外无患名誉光美垂于无窮与其
信任讒邪猜防有端終日戚戚憂憤生疾国家不寧禍乱横生
訕謗之言流于後世二者得失相遠去矣且殿下既能以祖宗
之業付皇帝又能以大政授之獨于恩礼之際終不能豁然回心
息然其故何哉方今宮闈之中殿下骨肉至親止皇帝皇后長
公主及皇子公主數人而已其餘皆行路之人于殿下何有若
親者尚不能結以恩信猜而遠之則踈者獨肯受殿下頤遇尽
其死力始終无二乎夫貴莫貴于為天子之母富莫富于受四
海之養今殿下有此富貴而不能自樂親其所可踈踈其所可
親使受恩之子婦彷徨而不自安踧踖而不敢進雖内懷反哺之
心而无施臣竊為殿下惜之臣不避死亡以進忠直庶幾殿下
母子和悦国家安寧是臣所以為執効也辛未冨弼辞所迁官

畧云陛下録臣先帝時微劳畧若報皇太后今日之大恩皇太
后垂簾日嘗謂臣与胡宿吴奎曰无夫孤孀婦人无所告訴臣
等共聞此語実為傷心必料中書亦聞其説又向窃聞先帝諸
公主陛下易其所居以安已女知此者尤甚動心亦未嘗聞陛
下畧皆思照恭惟先帝臨御天下四十二年仁恩徳澤入人骨
髓以至徧及虫魚草木臣事先帝亦三十餘年自布衣擢至首
相恩徳可謂大今日不忍見其孀后幼女失所如此臣及坐享
陛下㳂竊不得安乎仁宗与皇太后于陛下有天地之恩而尚
未聞所以為報臣于陛下不過有先時議論絲髮之劳何賞之
可加陛下忘天地之大恩録絲粟之小劳可謂顛倒不思之甚
也天下事所急而宜先者惟是仁宗一后五女所謂孤遺而百
官万方力不能急其休戚只係于陛下一人之手切在陛下照
恤之恩思憐之則天道助人情歸子〻孫〻享福无窮也奏入不
報琊又奏曰願陛下奉仁宗祀祭尽恭謹之道事皇太后顔色
極誠宴之礼若勤〻不已則孝徳自然彰聞于外京師翕然欲
詠傳達天下遂成風教陛下可不劳而治至時推恩教倍今曰
臣自不辭讓君臣之際兩得其宜豈不美哉豈不盛哉奏至六
七上乃優詔答為奎詔云恭惟仁宗皇帝欲報之徳旲天罔極
皇太后子育朕躬方以天下之養承顔于朝夕朔曰孝之至乎
又曰今既勗朕以事親之道而拒君命不受豈其言之戾耶掷

又兩奏卒不聽琊乃受之八月丙子司馬光奏乞延訪群臣八
月丙辰宣政使入内都知安静軍留後任守忠安置蘄州初上
為皇子命守忠宣召守忠避不肯行及上即位不豫遂交聞兩
宮及擅取奉宸庫金珠数万兩献皇后受賞賜司馬光呂誨交
章劾之光数其十罪乞斬之市都帝納其言翌日遂出守忠
九月初有詔開迩英閣重陽當罷侍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
時天事常開講延近因聖体不安遂於盛暑盛寒之月权罷数
月今陛下始初清明且親近儒雅講求治道願不息頃刻之間
日御講筵從之
治平二年八月以文異詔中外臣僚並許上直言時政得失李
士草詔曰執政大臣其惕思天変帝書其後曰謡兩為灾戒朕
不徳更曰執政大臣朕之股肱其協徳交修以輔不逮司馬光
上疏畧云窃惟皇太后仁明之徳炙自先朝保育聖躬在於移
袷陛下入承大統不可謂全非太后之力當陛下得病之初外
間傳言皇太后於梓宮之前為陛下叩頭祈請顧為之傷如此
豈可謂無慈愛之心亦心於陛下哉不幸讒賊之人交相離間
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陛下為
人之子安可校量曲直遂生忿恨而於愛恭人心有所不備乎
傳曰忘大徳減小怨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為
天子唯以一后数公主属於陛下梓宮在殯已失太后之歡心

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閤宮臣請以小喻之匹夫為此猶與於鄉
里況以天子之尊為四海所瞻仰哉臣願陛下上稽天意下順
人心奉事皇太后愈加孝謹撫得懽心諸長公主時加存恤无
令失所總攬大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修名責實賞功罰罪捨
小取大剗塞弊倖一新大政延納讜言虛心從善皆行之以至
誠夫致誠可動金石況人乎陛下果能盡誠於此則至德日新
令名四達人心悅天道和百穀蕃嘉瑞至蠻夷率服福流子孫
矣呂誨言避遏有德廢賢水蓋有德之人壅遏而不用也陛下
當翼翼修思進拔其失庶幾消復之理呂大防言雨水為患此
陰勝陽之沴也陳八事曰主恩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
害公夷狄連謀盜賊恣行群情失職刑罰失平知制誥鄭獬時
知荊南上疏曰陛下發詔書求忠言群臣章疏宜選官署屬令
專掌之如其宏謀偉論可施於當世者則召見之共議如此則
下詔有實言陛下得言有實用吏冊書之以為某年大水詔書
求直言用某人言行某事以興夫前世之為空言者則無今陛
下詔書藏於有司為故幅空紙而已十月司馬光言臣以駑朽
得侍勸講竊見陛下天性好學孜孜不倦然於經席之中未嘗
發言有所詢問臣愚意陛下欲盡群臣之短恐於應對之際倉
卒失據不能開陳稠人之中受其愧恥此誠聖心仁恕之極群
臣捐軀无以報塞然臣聞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論語
曰疑思問中庸曰有弗問問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
弗措也以此言之學非問辨无由發明今陛下默而識之不加
詢訪雖為臣等踈淺之學竊恐拱以宣暢經旨裨助聖性伏望
陛下自今講筵或有臣等講解未盡之處乞賜詰問或慮一時
記憶不能備者許令退歸討尋次日別具劄子敷奏庶幾可以
輔稽古之志成日新之益

治平西夏擾邊

治平元年夏庚午賜諒祚詔戒以自今宜精擇使臣毋得生事
先是夏國賀登極進奏人吳宗等至順天門欲佩魚及以儀物
自從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廄置一夕絕供饋宗出不遜語
宜折之如故事良久召聽入及賜食殿門怨於押判張覲詔令
還付延州爲宜辨宜者延州所遣也程戡受詔通判詰之宗曰
引伴謂當用一百万兵逐入賀蘭穴此何等語也通判曰聞使
人目国主為少主故引伴有此對是失在使人不在引伴宗沮
服遂不復辨司馬光呂誨乞加宜罪不報是秋夏国主諒祚數
出兵寇秦鳳涇原鈔熟户擾邊寨弓箭手殺掠人畜以万計詔
遣文思副使王无忌齎詔詰問司馬光言去歲先帝遐逝諒祚
使来致祭延州差指使高宜押伴入京直言語輕肆傲其使者
侮其国主使者臨辭自訴於朝臣當時為呂誨上言乞加宜罪
朝廷忽畧不以為意使其怨對歸国之人皆以為恥今歲以来

諒祚招亡命點集兵馬窺伺邊境攻圍保寨驅脅熟户八千餘
疾殺掠弓箭手數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更使臣齎詔撫諭彼
順從則撫之儆狠則畏之若使臣至彼諒祚稽首伏罪禁止侵
掠猶或可赦若復拒違王命辭理驕慢侵掠不以未知朝廷將
何以待之傷威損重孰甚於此方今公私困竭士卒驕惰將帥
之人戎狄犯邊事之可憂孰大於此而朝廷上下晏然若無事
其故何哉豈朝廷自有其備而疏外之臣不得預知乎臣竊恐
之所謂信者非但浚屯兵馬積貯糧草而已也在於選將帥修
軍政二則皆闕何謂有備臣不勝憤懣伏望陛下博延群臣訪
以備邊之策擇其善者而力行之十一月己亥命屯田郎中徐

德職方員外郎李師錫屯田員外郎錢公紀刺陝西曾初宰相
韓琦奏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為兵故數雖多而贍養至薄所
以維制萬宇威服四夷又非近世所蓄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
最為近古天寶已後廢不能復因循至于五代廣募長征之兵
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五万餘河東幾八万勇
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産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
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為弓手
其後刺為捉正軍及夏国納款朝廷揀放今所存無幾河北河
東陝西三路當西边控禦之地事當一体今若於陝西諸州亦
點義勇正刺手背則人知不復刺面可無駭驚或令永興河中
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安然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小擾而終成
長利詔從之樞副胡宿請且刺沿邊州軍上曰不若即行之韓
琦意亦欲如此乃命德等往除商虢二州餘悉籍為義勇凡主
户三丁選一丁六選二九選三年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止刺
手背以五百人為指揮使并副二人正都頭三人十將虞候承
局押官各五人歲以十月番上閱教一月而罷又詔秦州成紀
等六縣有買保毅田承名額者三丁刺一六丁刺二九丁刺三
悉為義勇人賜錢二千總得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其後
復詔秦隴儀渭涇原邠寧環慶鄜延十三州義勇遇召集防日
給米二升月給醬菜錢三百 知諫院司馬光奏凡五乞罷刺陝
西義勇云於民有世〻之於國无分毫之利終弗聽又六奏及
申中書自劾求去亦終弗許嘗至中書与韓琦辯琦謂光曰兵
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傲使聞陝西驟益二十万兵豈不震
惧光曰兵之用先声為无其實也獨可用之於一日之間尓少
後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益兵二十万然實不可用過
十日西人知其詳寧復懼乎琦不能答復曰君但見慶曆間陝
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軍憂今復然尓今已降勅榜
與民約永不充軍戍边矣光曰雖光亦未免疑也琦曰吾在此
君无憂此語之不信光曰光終不敢奉信非獨不敢但恐相公
不能自信尓然曰君何相輕甚也光曰相公長在此可也万一

均邊權潘杷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使運粮戍邊及李聞
尔琦默然竟不為主其後十年義勇運粮戍邊以為常
十二月內侍王昭明為環慶路鈐轄兼管鄜延蕃部公事李若
愚為涇原鈐轄兼權管勾當秦风蕃部公事令孤為往畫後數
日又以左藏副使梁實領秦风內殿承制韓則順領鄜延而令
昭明等專令本路前世以宦人預力事將帥不得尽其用及有
是命人不可為便也諫官呂誨言中官監軍之害乞罷四人御
史傅堯俞趙瞻皆有論列瞻又因入對力請追還昭明等否則
願受顯逐說不從知延州程戡言蕃部所以亡去若邊吏苛暴
為西人誘略今昭明等徒能呼召首領慰恤以言犒賜以酒
食有茶帛未足以結其心也而甚動邊聽宜改用昭明等為路
分鈐轄都監各部一將軍馬兼沿邊巡檢使勿復專蕃部事亦
不從二年春詔夏主諒祚自涇原秦风路熟户及弓箭手地分
不可更行侵擾始朝廷遣王无忌齎詔責諒祚諒祚遷延弗受
詔而因其賀使附表自言起兵之由歸罪我邊吏辭多非實復
以詔我諭終弗聽癸酉參政歐陽修言諒祚猖獗備禦之計全
不擇人宜用旧守環慶孫沔以備一方之寄詔以沔為資政殿
大学士知河中府修嘗奏西边事宜云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
也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利常在彼是以往來賊
常得志今宛及其事移我之害于敵奪敵之利在我則我當先

為出攻之計使彼疲于守禦則我亦得志此臣所謂方今可用
之謀也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徧見諸將与熟圖之以定
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所宜可先知者悉商上方略
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帥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於諒祚
之所為宜少含容既以驕其心亦以緩其事以待吾之為備而
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用蓄資粮常具行軍之計待其反
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枝梧不暇則勝
勢在我也往年議者亦欲招緝横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
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勢使其知中國之强則方肯來
附也由是言之亦出攻為利矣司馬光言群臣既不能為陛下
忠謀陛下又不能自以為憂則誰當憂之臣恐邊臣之請兵无
窮則朝廷之募兵无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不
知國家長此沉疴何時當瘳乎願陛下罷招禁軍選擇將帥訓
練舊有之兵以備禦四夷之不患不足五月权知開封馮京為陝
西安撫使代陳旭也先是韓琦言慶曆中臣嘗与仲淹同上禦
戎四策未及施用而元昊請和今諒祚狂童非元昊之比敢尔
輕動務將渝盟願以臣當時所上四策令二府共議擇可行者
付邊帥及命京使陝西琦又言何亮刘平各言西事亮謂靈武
不可棄弃則西人必吞諸戎為後大患當時不能用今悉驗焉
刘平所陳雖与臣所陳四策稍異然大抵以得西人山界土地

部族為甚利顧并二人奏侍京使与四路使臣參議之然京所
議皆界卒無關也六月己酉司馬光言臣聞明王謀事於始而
慮患於微是以用力不勞以功甚大切見國家所以禦戎狄之
道似未盡其宜當安靜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校末節爭競細
故及其傲悖陵慢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深討是使戎狄益
有輕中國之心皆此於事賤而導為狎近者西戎之禍生於
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而朝廷方以宜滋二人才
為能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為非是以邊鄙武臣皆競為生事或
以開拓邊鄙之地十數里為功勞或以殺掠老弱之虜三五人
為勇武朝廷輒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既而虜心怨恨遂來報復
屠劉熟戶殺掠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潛
增兵屯糧其致寇之人既不追咎而守邊之人亦無譴責如此
而望戎狄賓服疆場無虞是猶令薪益大而求炎之不熾也臣
切惟真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為兄弟仁宗皇帝敦款越元昊背
叛之際猶為國家藩籬之之財分遣二虜豈非此而為之哉
誠以屈己之娩下愛民之仁大故也今陛下嗣以成之業誠既
安之基而執事之臣欲以多事之心不思遠大之計使邊
鄙之事紛紛不息臣切為陛下惜之夫界河無契丹民有於界
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剪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
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為不材別選州將以代

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為戒而以趙滋為法妄殺虜民則
戰鬪之端往來無窮矣況今民力凋弊倉廩虛竭將帥乏人士
卒不練夏國既有憤怨屢來侵寇禍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
歡臣恐國力未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之將吏若契丹不
循常約小小相侵如魚船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
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可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
聞於朝廷然專遣使臣至其庭與之辨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
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政事待公私富足士馬精強然後
奉辭以討之可驅穹廬於漢北復漢唐之土宇与其爭漁柳之
勝負不亦遠哉十二月甲辰夏國主諒祚使人來賀正旦丁未
使人來賀壽聖節司馬光言諒祚之所以依舊遣使稱臣奉貢
者一則利於每歲所賜金帛二十餘万二則利於入京販易三
則欲朝廷不為之備三年九月夏國主諒祚奉兵寇大順城又
寇柔遠寨燒屈乞等三村柵段木嶺初環慶經略安撫使蔡挺
斥堠明知諒祚入寇即遣諸將分屯要害以大順城堅雖被攻
不可破不益兵柔遠城惡命都副總管張玉將重兵守之勑近
邊熟戶入保清野戒諸寨毋得逆戰諒祚將步騎數万攻圍大
順三日蕃官趙明與官兵合擊之諒祚衣銀甲氈帽以督戰挺
先選強弩分列于壕外注矢下射重甲洞貫諒祚中流矢遁去
徙寇柔遠張玉募胆勇三千人夜出擾賊營賊遂驚潰上遣中

使賜捉手詔慰勞諒祚退逃金湯声言益發步騎且出慢辞須
已得歲賜復攻圍大順城鄜延經略安撫陸詵言朝廷積習如
此故虜敢狂悖不稍加詰責則國威不立即止其歲賜銀絹附
宥州問故上喜曰固知此人可倚也詔詵得宥州报其開而諒
祚果大沮蟹蕠寨下取粮四反卒不敢入寇又頓歲給得賜
物乃報言边吏擅興之行且誅之初夏人寇大順上問兩府策
將安出宰相韓琦請留歲賜遣使齎詔責問枢密使文彥博等
曰如此則生事大矣至引宝元康定喪師以動上意琦曰在家
須料彼此今日禦戎之備大臣昔時又諒祚狂童豈可比元昊
也詰之必拔上竟從韓琦议遣何次公往使朝廷二府以所論
不同各私相語彥博謂其党曰渠自言料敵王龍果所料逾月
次公還以諒祚表進上已卧疾輔臣因入問起居事琦叩御榻
曰諒祚服罪否上力疾顧謂琦曰一如所料諒祚所上表宝元
受賜累朝敢渝先哲然而多所辞歸罪于邊吏乃賜詔詰之
公專遣使别貢誓表且言今後嚴戒邊使上首長各守封疆不
得点集兵馬輒相侵犯其鄜延環慶涇源秦鳳等路一帶久係
漢界熟戶并順漢西蕃不得更行劫虜及逼脅降投所有漢界不
逞叛亡之人亦不得更有招納苟渝此盟是為絶好餘則遵依
先降誓詔朝廷恩礼自當一切如旧四年閏三月甲申夏主諒
祚遣使來献方物謝罪請戒約諸首長封疆如去冬所賜詔旨漢

以詔答之曰苟封奏如彼忠信勿渝則恩礼所加歲時卯旧仍
賜銀及絹各五百疋兩

議濮安懿王同異

治平元年夏戊申皇太后出手書付中書還政是日遂不復处
分軍国大事 詳見輔導門 癸亥宰相韓琦言濮安懿王德盛位
降所宜尊礼陛下受命先朝躬承聖統顧以大义後其私親欽
之重之事不敢奇臣等忝備宰弼实聞国論謂當考古約礼因
宜称情使有以隆恩而廣爱庶幾上有以彰孝治下以厚民俗
臣伏請下有司议濮安懿王及譙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
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合行典礼詳处其當以時施行詔須大祥
後議二年夏四月戊戌詔議崇奉濮王典礼以聞宰臣韓琦等
以元年奏進呈也六月初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翰林學士王
珪等相顧不敢先天章閣待制司馬光獨奮筆立議议成珪即
敕吏以光手藁為案其议曰臣等謹按仪礼喪服為人後者傳
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尊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
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者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其
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特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
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以此觀之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礼尊无二
上若恭爱之心分施于彼則不專一于此故也是以秦漢以来

帝王有自旁支入繼大統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
取訊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前代之入繼者多宮車晏
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近臣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
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于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
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体承祧光有天下濮安
懿王雖于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
富有四海子〻孫〻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
達古今切謂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礼宜準先朝封
贈期尊親屬故事高官大国極其尊崇襄国太夫人仙游縣君
亦改封大国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称議上中書奏王珪等
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与不名珪等議濮王于仁宗為
兄于皇帝宜称皇伯而不名如楚王涇王故事議者或欲称皇
伯考天章待制呂公著曰真宗以太祖為皇伯考非可加于濮
王也是月己酉中書又奏按儀礼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及按令
文與五服年月勅並云為人後者為其所後父斬衰三年為人
後者為其父母齊衰期即出繼之子于所繼所生父母皆称父
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称其父為皇考今王珪等議称皇伯于典
礼未見明據請下尚書省集議從之執政意朝廷必有迎合者
而臺諫皆是王珪議論洶〻未及上太后聞之辛亥内出手書
切責韓琦等以不當議称皇考而珪等奏太后以珪等議称皇

伯為稽且欲緩其事須太后意解
甲寅降詔曰如聞集議〻論不一宜权罷議當令有司博求典
故務合礼経以聞范鎮時判太常即率礼官上言漢宣帝于昭
帝為孫光武于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称皇考然議者猶或非
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王
則其失又非漢宣光武比也凡称帝称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
穆皆非是因具列儀礼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執
政得奏怒詔鎮責曰詔書云當令檢詳奈何遽列上耶鎮曰有
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為罪耶于是
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乞早從王珪等議侍御史知雜
事呂誨言朝廷既知議論不一當辨正是非三合衆意明所適
從豈可事未有定遽罷集議廷付有司詔命反覆非所以示至
公于天下也臣輙詢愚見敢以聞上臣謹按儀礼為人後者為
其父母服蓋為大宗斬还為小宗周不二斬明于彼而判于此
矣又按令文與五服年月救出継之子于所生皆称父母者所
以別其本正于後也在属籍當行除附斯令之意可明也如漢
宣光武皆称父為皇考者二帝上承本宗皆非旁継子今事体
畧不相類據王珪等議濮安懿王于仁宗皇帝其属為兄于皇
帝合称皇伯而不名于礼得矣及引元佐元偓称皇兄叔之類
皆本朝典礼安得謂之无據臣切原動意宜欲加濮安懿王為

皇考與仁廟同称如是則尊有二上昭有二斬礼律之文皆相
戾矣臣恭以陛下龍躍當御入繼大統南面尊臨皆先帝之德
也甫終禫尚未遑諸謁遠有斯議搢紳之士皆未為然方陛下
躬勤孝養上奉慈闈承顏猶懼其不足將復顧私恩別親疏而
忘大義哉就如有司循情酌礼以安懿為考仙存為妣亦于中
外得為安乎一切惟茲事非出清衷必佞臣建白為悅全情二
三輔臣不能為陛下開陳正論又將啓其間隙違背礼義惑亂
人情忽先帝之眷倚陷陛下於非正得為忠乎臣伏望陛下開
廣聖慮動孝治不作无益以害至公既罷三省集議當別降詔
旨以王珪等議為定以前後所献不一論尽降出外辨正是非

明其有罪置之于法可以渙釋群疑杜絶群邪論不然何以明陛
下之无私判中外之深惑傳之永久所損不細又言皆天下賢
英儒學通古今經義粲然不應有惑礼所謂大宗者收合于宗
族也陛下継大宗而有天下義之重恩不得施豈可復顧于小
宗哉人臣非不欲陛下尊顯所生褒崇封爵極其美称惟不過
於典礼期至孝之道不能循于己私於親惟其誠而已矣在宸
衷豈不是思弟為邪佞進説惑乱人情陛下何惜一隔之詔推
示信誠以皇伯之称為定追正封爵以称典礼則中外之心渙
然釋疑不如是則紛紛之議論有損聖明不独貽譏于万世將恐
取輕于四夷又言陛下践祚以來克勤政理継述所存孝誠已

至惟濮安懿王一事不合典礼未副人情良為陛下惜之無事
由中書起議兩制及礼官集議臺諫官章疏俱未蒙施行奚有
權罷指揮終未了絶議論紛紛中外愈惑宰相前請如是必難
為從有開陳人言不已誠有累於聖躬辭天下之疑者莫若發
宸斷特以手詔自中而下追封濮安懿王大國諸夫人礼典称
是仍於郊祀前了畢慰厭人心於体為順奏皆留中不行司馬
光又言聖人舉事与衆同欲故能下叶人心上順天意洪範曰
三人占從二人言蓋因有大疑則决之於衆自上世而然矣伏
見向者詔群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礼翰林學士王珪等二十
餘人皆以為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无一

人異辞所以言者蓋欲奏濮王以礼輔陛下以義也而政府之
意獨欲尊濮王為皇考巧飾詞説誤惑聖德不顧先王之大典
蔑棄天下之公議使宗室疏屬皆已受奉贈而崇奉濮王之礼
未能知二議是非臣更請為陛下別白言之政府言儀礼令文
五服年月敕皆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即出継之子於所生皆称
父母臣按礼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為人後者為
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
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称其父為皇
考臣按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継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
尊其祖為皇考以其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天

石以得天下名爲中興其實創業生自立七廟猶非大過況但
称皇考尤謬悖甚矣今陛下親爲仁宗之子傳曰國无二君家
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政府前以二帝
不加尊號於其父祖引以爲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可施
於今日則事恐不倫設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万福當是之
時令陛下爲皇子則必不謂濮王爲父而爲伯若先帝在則称伯沒
則称父臣計陛下必不爲此行也以此言之濮皇當称皇伯又
何疑矣今举朝之臣自非挾奸佞之心欲附會政府誑惑陛下
者皆知濮王称皇考爲不可則衆志所欲亦可知矣陛下何不
試察群臣之情群臣非不知濮王於陛下爲天性至親若希旨
迎合不顧礼義適有尊崇之不於身有利而无患乎所以區區
執此義者但不欲陛下失四海之心受百世之譏耳以此觀之
群臣之忠佞邪正甚易見矣願陛下上稽旨典下順衆志以礼
崇奉濮安懿王如珪等所議亦和天人之一事也二年十二月
知祀院畢侍御史知雜事呂誨復申前議乞早正安濮王崇奉
之礼尋進延和殿開陳懇切上諭誨曰群臣應本宮兄弟衆多
將過有封爵故爲此言誨即辨其不然退又言臣切思仁宗於
堂兄弟輩尚隆封爵況陛下濮宮之親其誰敢間近日中宮与
皇太后受策內外安慶必若恩及天倫乃爲盛美雖甚愚者不
應疑此言者乞宣示姓名与衆共對不宜寬容以啓讒慝誨前

後既七奏不從因乞免臺職補外又四奏亦不從遂劾韓琦曰
切以求治之本必廣聰於明取臣之威當嚴乎法制聰明不廣則
下情无以上通法制不嚴則大臣得以專政如乾之德以剛而
健坤之体以柔爲順反是則君臣之義失強弱之勢分履霜之
疑良有其漸自古強臣海盛直以辨之不早故也臣不敢博引
強臣之事輙以漢唐二臣之迹而明之如霍光於孝宣世李德
裕於武宗朝皆得謂之有功也然而專有柄權盜用威福終以
威震人主而不能保身庇族書云臣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
于而國二人者是也且刑賞人主之操柄可一日倒持而授之
於人乎今琦自持勲勞日益專恣廣布朋黨孳奪法度剥廷進
一宮皆曰琦之親舊黙一宮皆曰琦之怨敵人言若是未必皆
然豈持守不公亂皆浸盛衆所指目不能逃也以至小人乘時
迎望風旨趍走門下雖恐其後只知琦之恩讎而不知陛下之
威福也如嘉祐中議立皇嗣雖先時臣僚上章懇請者衆然亦
先帝与皇太后属意日久保育宮中事已素定至是琦贊成之
不爲無功也暨践祚數月琦請下有司議濮王典礼此尹下兩
制用濮宣光二帝故事欲称皇考切原詔旨本非陛下之意琦
導諛之過也永昭陵土未乾土凡遺音猶在乃心已掌謂天可
欺致兩宮之嫌猜鼓天下之怨怒謗歸于上人所不忍言者辨
翀半年公兴琦猶遂非不爲改正得謂之忠乎計當時贊成之

意本徽福於今日明矣陛下視政之初當引數舊佐佐明聖贊
襄辭勿琦殊无進賢之意惟求附已之人除旭在先朝始以好
進終以此退黜力排衆議復登大用如旭之輩不可勝數皆援
美官布要路傾与表裏以成朋黨報固之心孰知其所存也方
天下多事之際臺諫章疏朝奏夕罷壅塞言路意在專政蒙蔽
宸聰下情不得而上通皇明何由而遠燭使忠臣抱吞声之恨
聖君有拒諫之名中外不平獨清表未悟小況陛下即位以來進
扶疏封賞功報德不為不至而琦略乞謙損益肆刚復半歲之
內兩次求罷充疾堅臥要寵命猶曰自謂孫忠之可立豈知直
道之難行果知人臣進退之分天道盈虛之理不應形斯言於
章奏也借如乾興中丁謂曹利用輔翊君母后曾無令日陛下
報琦之厚猶以擁恐不公相縫致遂臣視琦之才之功未如寇
光李德裕下謂曹利用其驕君之色過之當琦引退之時莫不
願陛下遂其所請就還相印不意尼礼益加強之以事仰惟聖
恭備念前功愛有所忘久而不厭其如公議何臣所慮者朝廷
居安之久是陛下太有為之時不宜狃循當務更化琦之才用
恐未足以寵天下之安危方今士論沸騰人心憤懣俾不攬威
福之在手戒覆霜之積漸罷琦柄任歟居外藩作上藩固之備
亦以保府族於如終也惟祈聖慮斷之勿疑以臣言是望賜必
行以臣言非敢逃當竄匿之誅矣於是三年春正月吕誨

前後十一奏乞依王珪等議定濮王追尊典礼下報乞免臺職
又不報是月即与侍御史范純仁御史裏行吕大防合奏曰豺
狼當道擊逐宜先奸邪在朝辨効敢後伏見參政歐陽脩首開
議妄引經據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
之號陷陛下於過舉之譏朝命駭聞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
人臣之所共棄哀帝蔵之失既難施於聖朝襄猶之奸固難逃
於公論當屏更議以安衆意修言歸琦飾非公黨趙槩苟且依
違未嘗辨正乞下修于理及正琦等之罪謝中外成很又奏云
今不正濮王之礼則无以慰衆心不罪首恙之人則无以清朝
政後固又奏乞將前後章疏付外施行辨分邪正以服天下誨
等論列不已中書亦已列于自辨于上曰伏見朝廷議濮王典
礼而刪礼官請称皇伯中書之議以為事依至大理宜審重必
合典故方可施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无所據宁數下三者
百官博訪群議以求其當陛下屈意手詔中罷衆論然至今不
止臣以為衆論雖多其說不過三其一宜称皇伯是兄稽之臆
說二曰簡宗廟致水災是厚誣天人之言也三曰不當用漢宣
哀為法以干乱統記者是不原本末之論也臣請為陛下條列
而辨之三事不備錄願陛下沛然下門詔明告中外以皇伯无
稽必不可称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至于立廟京師干亂統
此之事皆非朝廷本議庶幾疑可釋若此而猶必稱皇伯則雖

孔孟復生不能爲之辨矣上意不能不翻中書然未即下詔也
執政乃相与密議欲合皇太后下手書尊濮安懿王爲皇夫人
爲后皇帝稱親又令上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園立廟
以示非上意且以爲異日推崇之漸丙子中書奏事垂拱殿韓
琦以祠祭致齋上特遣中使齎封文中書至中書執政相視
而笑誨等聞之即奏臣等近日三次彈劾歐陽修首啓邪議及
韓琦曾公亮趙槩等依違附會未嘗行外施行因繳納御史告
勑居家待罪乞早賜黜責上以御寶封告勑置內侍陳守清趣
誨等令赴臺供職誨等以所言不用雖受告勑猶居待罪 丁
丑中書奏事上又遣中使召輔臣議即勑稱准皇太后手書吾
聞群臣議請皇帝封崇濮王至今未見施行吾再閱前史乃知
自有故事濮安懿王令皇帝稱親譙國襄國仙游並稱后又降
勑稱上手詔朕面奉皇太后慈旨已降手書如前先是李士司
馬光上言臣聞政府之謀欲託以皇太后手書及不稱考而稱
親雖復巧飾百端要之負先帝之恩虧陛下之議違圣人之礼
失海內之心政府之臣祇能自欺安能欺皇天上帝与天下之
人乎及是詔下判太常寺呂公著上言稱親之說乞寢罷不報
詔百官議追崇典礼諸王府侍講孫固曰礼可变天性不可变
三宜稱親議未集有詔罷議戊寅呂誨等又奏若不歸罪首議
之人天下疑惑莫之能解御史范純仁又奏乞追還前議輔琦

思純仁奏謂同列曰琦与希文恩如兄弟視純仁如子姪乃忍
如此相攻乎是日閤門兩以詔諭誨等赴臺供職誨等又奏今
濮王典礼虽去殊號而首啓邪議之臣未蒙顯責中外猶以爲
惑己卯又奏今日事體与漢宣不同其園廟指揮特行追罷庚
辰又奏臣等乞以臣此章下百官共議歐陽修首惡韓琦今高
居簡等睦惑母后之罪不然天下之疑不能擇君父之誨无已
辨辛巳又奏上令中書降劄子趣使赴臺供職而誨等繳還劄
子并前後所奏九狀申中書堅辭臺職是日詔避濮王懿王名
下一字置濮王園令一人以大使臣爲之募兵二百人以奉園
爲額命王世寧發檄等度濮王園廣上旨徒中書所請也呂公
著言謹按礼文七廟之諱猶不及主天下乞降詔旨濮王名下
一字惟上書奏事並請回改餘公私文字不復諱避庶与祖宗
七廟名諱小有差別在於天下臣子亦安敢犯者不從壬午詔
罷尚書省集議濮安懿王典礼中書進呈呂誨等所申奏次問
執政當如何韓琦等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歐陽修曰御史以
爲理難並立若以臣等爲有罪即當留御史若以臣等爲无罪
則取聖旨上猶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責之太重也
誨罷侍御史知雜事以工部員外郎知蘄州純仁以侍御史通
判安州大防落監察御史裏行以太常博士知休寧縣故事知
雜御史解官皆有詔詞時知制誥韓維當直又還領通進銀臺

司門下封駁事執政恐維繳詞頭不肯草詔及封駁勅命遂徑
以勅送呂誨等家仍以累不遵稟聖旨赴臺供職為誨等罪雖
言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預聞紀綱之失无甚於此
宜追還誨等勅命由銀臺司使臣得申議論以正官法司馬光
言乞留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及呂公著亦言願陛下
以天地之量包荒含垢特追誨等勅命令歸供職則天下幸甚
三月辛酉傳堯俞趙鼎趙瞻使契丹回以嘗与呂誨等言濮王
事論罷而不敢就職堯俞乃知和州鼎通判汾州司馬光奏臣
与堯俞等七人同為諫官共論典礼今堯俞等六人盡已補外
獨臣一人尚留闕下天下之人皆謂臣始則倡率衆人共為正
論終則顧惜禄位苟免刑章臣雖至愚粗識名節受此指目何
以為人伏望依臣前奏早賜降黜凡四奏章不從御史彭思永
上疏請正典礼召還言事官用自来罷不許章未手詔曰朕近
奉皇太后慈旨濮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史宣帝
本生父稱曰親又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
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廟社之重義不得
兼奉私親故但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世襲濮王自主祭祀遠嫌
有别蓋欲為万世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
合稱皇伯追封大国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
並无典據追封大国則又礼无加爵之道何自罷議之後而誨
等取奏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其哀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
干乱正紀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
搖動人情眩惑衆聽以至封還詔勅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
於中書録傳副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以稱親立廟
皆為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礼宜追厚夫稱禰既
畢然後講求典礼褒崇本親今乃反以親為非前後之言自相
牴牾堯俞等不顧義理更相唱和既撓权而示衆復歸過以取
名朕始務含容屈於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搢紳之間
士民之衆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群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
門下俾御史臺出榜朝堂遍牒告示庶知朕意夏四月丙戌礼
院言濮王建廟當行祭告其祝文今欲援為之初命翰林馮京
京言未有体式乞下礼院議礼院議稱皇帝某謹遣官恭告于
親濮王既而以前詔俾王子孫奉祠事乃更定此議帝常以稱
親之議質于天章閣待制兼侍讀王獵以為不可帝曰王相待
素厚亦當爾耶對曰臣被王厚恩故不敢以非礼名号加于王
所以為報也

神宗聖政

治平四年夏四月殿中丞唐淑問為監察御史裏行上諭曰朕以家世用卿卿當謹家法人臣病外交陰附卿當自結主知比言者尚抉剔細故以為能濁亂人聰明尤蠹也論事必務大体乃為稱職淑問介子也先是詔同簽書樞密院事陝西四路沿邊宣撫使郭逵赴闕御史中丞王陶諫官邵亢等皆言逵出於微賤不可寘樞要上以手批諭陶等曰先朝用逵衆士論稱藉然在位只逾數月今遽罷之是先帝有任人之失也朕於逵固非親但當為人子必不可彰父之過寧負暗於知之責耳自等屢言韓琦自嘉祐末連秉國柄君弱臣強乞行罷退是日陶遂極口詆琦意謂必能逐去既而上不許陶始失望焉而詔內外官所上封事委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學士司馬光詳定利害以聞先是御史臺以狀申中書中書不報中丞王陶因以狀白宰相以天子新即位々々臣不當廢奉朝仗又不報陶遂劾奏韓琦及曾公亮不臣至引霍光梁冀專恣事為喻斥韓琦驕主之色過於霍光且言欲保全琦族故劾奏之其略曰琦等久居重任漸輔驕君忽千官瞻視之庭泛如房闥班再拜表臥之禮重若丘山沮格臺文傲忽風憲宜加明憲用肅具僚上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為御史中丞與王陶兩易其職丁卯光入對上諭曰已除卿中丞光曰言職人所憚臣不敢辭但王陶言宰相不押班竟不赴而陶遽罷言職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聞不可廢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請俟宰相押班然後受詔上許之時光中丞誥已進入而陶學士之命中書獨持之不下戊辰參知政事吳奎趙

緊而封堅請獨陶於外上不許請除樞密直學士領群牧使許之既而上直批付中書以陶為翰林學士時宰相未入奎即其奏曰陶天資陰薄性執利是持巧詐飜覆情態万狀察其素蘊真市井小人之不若也陛下念其東宮之舊曾加任使擢為中丞人乃使持旧恩專為險惡輕佻猜慣織羅交擇推辱大臣排抑務良至如韓琦曾公亮不押班事蓋以久來相承漫成廢禮非是犯于二臣陶以舉制彈劾奏助使可何至引皆負甚剌自為跋扈懼意深詆以此見陶處心積慮在于排陷大臣稱其國權者也己巳奎稱疾之罷政事陶劾奎附宰相欺天子六罪侍御史吳坤奏御史中丞因言事求罷居家待罪朝廷降旨不允之留陶依旧供職并上疏劾奎有无君之心數其五罪上由是遂奎意司馬光入奏上亦以奎疏示光光請止遷陶旧職上許之即又欲与陶侍讀學士光恐翌日復奏上不得光中丞告將在閤門上復收入復三日乃付中書先是上封陶疏以示琦琦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臣以去矣上為之動問知制誥知諫院滕甫　曰宰相不押班誠有罪若以為跋扈則為欺天陷人矣王陶為人高利眉目疎秀吳書翰為便急色厉而內蔭初事韓琦甚謹故琦深器之驟加擢用陰知上不悅執政之專既為中丞謀易置大臣盧次相以自擬初建東宮英宗命以蔡抗為詹事琦因薦陶文彥博私謂琦盍止用抗琦遂並用二人及琦為陶所攻彥博謂琦曰頗記為詹事時否琦大媿曰見事之晚真冥受捷癸酉司馬光始受御史中丞誥奏疏曰臣蒙陛下擢于衆臣之中委以風憲天下細故之事皆未足為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為言誠太平之原本也臣聞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治國之要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昔仁宗時臣初為諫官上殿首曾數奏此語先皇帝臣曾奏歷年獨又以此語載之爰序今幸遇陛下臣復以此語為先者誠以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于是願陛下勿以為迂闊試加省察

五月乙酉新河北路量安撫使陳薦言皇祐初河北荐飢朝廷較京倉米七十餘万石遣漕黃河以濟一方之民歆己旅例殺米三十万石轉漕至澶衛州通利軍北京賑濟從之戊子龍圖閣直學士韓維知潁州初王陶罷御史中丞為翰林學士維言宰相跋扈法所當治也御史中丞言是則宰相安得无罪若其非中丞安得止罷臺職而已今為翰林學士是遷也陛下既不能辨明大臣使負惡名而不自安之意又使言者无名罷去疑惑遠方領逆对群臣使是非兩判及吳奎御批罷參知政事遷一官知青州推以為奎素有學問敦篤持重可任以事擢參大政衆謂得人今授數月止因論事之際少失究順使加斥逐進退大臣不當如此与王陶罷中丞而加翰林學士何以異陶既出

雜亦累求外補上從之未行改汝州司馬光言韓維沈遘方雅
亦陛下舊昔宮僚之中最有美譽今者無故稱病求出外人皆
不知其故伏望聖慈更賜詳度或且留之左右使拾遺補闕誠
有所裨益丙申詔諸路監司河北河東陝西安撫轉運使提點
刑獄轄量留內三班使臣至殿侍散直就糧將校有膽勇謀略
或武藝精絕諳練邊事可隨才任使者以名聞詔許奉中行員
外郎為侍御史裏行從司馬光之言也甲辰屯田員外郎朱唐英
為殿中侍御史裏行唐英故流人從翰林王珪范鎮之薦也英
宗初立唐英上謹始書言為人後者為之子恐它日有引定陶
故事眩惑聖德者願杜其漸既而臺諫官相次作遂珪鎮謂唐
英有先見之明故薦之王陶赴陳州上表謝到任數千言皆詆
毀執政執政怒將請其罪司馬光言今若以表詆毀大臣重加降
責與褒之机于此乎在不可察也陶遂得免呂公著既上復召
之奏疏言臣恐奸邪小人因奏對之際希合上意蔽陶之罪謂
其忠直望陛下割一人之私恩來天下公議登用中立之士杜
絕阿黨之原毋為偏見私說所惑則天下幸甚己未遣官於四
門賑濟司馬光言如此處置有損無益莫若擇監司使察災傷
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監察御史裏行唐淑問亦以為言乃
詔四門給米六月止又令京東州縣倍加存恤右司諫劉庠言
近乎詔減天下貢獻出宮女數百人省後苑作工匠應奉乘
服無所更改乞付使館不從龍圖閣直學士戶部郎中趙抃知
諫院薦提舉萬壽觀既見上謂曰聞卿匹馬入川以一鶴一琴自
隨為政簡易稱是耶人言嘗獨處室中有一龜即其服氣故也
前此自蜀還者多曆省府官大臣以為言上曰用抃為諫官賴
其言耳偽款大用何必兩府乎抃獻疏言任道德委輔弼別邪
正去修心信號令平賞罰謹機密備不虞勿數赦容諍諫十事
又言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謫
不復無以慰搢紳之望復論五費謂宮掖宗室宮濫兵冗土木
之費多見納用賜加渾州司少卿王宰獎諭敕書仍賜絹三百
疋以諫司言考課二年入優等故也乙巳京師地震上謂輔臣
曰是震何祥也吳奎曰但為小人黨盛耳上不懌是月判河陽
富弼上疏曰陛下自始臨御好博採羣聽務廣聰明此古聖王
之所尚而君道之至美也四方鼓舞歌頌以謂陛下情偽將致
得失必不能逃聖覽而太平可立致也然其間君子常寡小人常
衆人君未聽之際故得人常少不得人常多得人少故好事常
不足不得人多故惡事常有餘臣以謂帝王都無職事惟別君
子小人乃帝王之職事然千官百職豈盡煩帝王之職事然千
官百職豈盡煩帝王辨之乎但用求任天下之事所謂大臣者
不越十數人不使一小人參用于其間則千官百職委諸大臣
參而選之因而下及州縣之吏莫不得人矣頑象敢亂不可得

也九月己丑韓琦數因入对懇求罷相上察琦不可復留賜手札曰朕以大臣進退國家所重矧卿勲力光于三朝朕之眷懷未有涯也今許卿暫臨藩服朕將虚上宰之位以待卿還琦亟奏宰輔之任朝有定制老臣无狀不當虚位待之願亟進良弼以光新政辛丑琦守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召公弼為樞密使張方平為參知政事方平在翰林上所草詔上手札褒之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又善以多為少意博辭寡雖書訓誥无以加也趙抃為右諫議參知政事抃嘗密奏臣僚有被謗於外始疑而中釋者有讒說于前初惑而卒明者願陛下察其言觀其行敢有挾情論奏懷奸罔上屏之遠方手詔曰卿政事之餘能將以經義啟沃苟非博達治理誠節内固何以臻此指意况遠閑究所謂乘非艱朕厭疾不瘳宜不憚煩悉陳規謨於復具奏上嘉納之司馬光召对言張方平奸邪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衆言輒紛紜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堯難之况陛下初即位万一用一奸邪若臺諫循默不言陛下從如之此乃非好事也王曰吴奎附宰相否光曰不知也上曰奎有罪否光曰奎附言王陶過実安得无罪但士論与奎而不与陶上曰結宰相与結人主孰賢光曰結宰相為奸邪然希意迎合觀人主趨向而順之者亦奸邪也上曰兩府孰可留孰可用光曰此乃陛下威權所當秉擇小臣豈敢与聞然居易以俟命者君子也進退求進者小人也陛下用人當用君子不當用小人也癸卯權御史中丞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滕甫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司馬光論張方平命司馬光進讀通鑑亟見聖學問司馬光又奏臣愚暗不達聖旨又恐累公著上書公著方正朕使之掌銀臺固慮詔令有失故其封駁耳柰何奏之公著亦具奏臣近為降司馬光等誥勑以為不便遂具封駁切知已直降付閤門朝廷既以臣言不當〻顯行黜責其所降勑告亦須經由本司蓋臣實有罪而此職敘不廢若因臣一言不當遂令今後封駁之司不能奉正職事則是祖宗法度由臣而壞上手批公著奏可以兩日求对來當諭朕意〻以釋卿感把日登对上独留公著謂曰朕以司馬光道德學問欲帝在左右非以其言事也又當謂公著曰光方直如迂闊何公著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君亦謂之迂況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於迂矣願陛下更察之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修堡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以下褒詔甫言戰守大事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勑大臣凡戰守大事須是陰帥議同而後下上深然其言冬十一月丁丑上謂文彥博等曰諸路帥臣轉運使職任至重一道慘舒繫焉所宜審擇其人久于其任漢宣循名責實須用此道彥博等曰為治之

要先以勸此上曰卿等欲成此事非难要在勿事空言而已丙
戌詔自今二府各官宜各言其人才業所長堪任何事以俟朕
為官擇人之意癸巳令中書取旨量才試任曾孔亮文彥博趙
槩亦依此奉官丁亥詔曰考課之法所以課群臣而覈名實也
今諸路監司典群守之政既以科別其脩具為令矣至于縣令
之職与民尤近而未嘗立法恐非所以愛養元元之道宜令天
下州軍各上所轄縣令治狀優劣科條約令考課院詳定以聞
乙未詔曰方今中外群才轇湊亟進不為不多而虛藏器抱道
之士沉于下僚鬱而未伸宜令內外官各奉所知上人見任兩
府三人或取于自媒久淹下位或偶因微累逐及同行者咸以
名聞上曰朕覌三代以至于唐末有百年之間尤患难者國家
承祖宗之業升平如此朕嗣守大器日夜恐懼以思為治之道
無如擇人
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詔改元丙申龍圖閣直學
士翰林中權三司使唐介參知政事庚午上謂文彥博曰天下
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彥博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之韓
絳曰為政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三月乙未詔河北轉運司
預計置振濟飢民夏四月壬寅富弼入見旦免拜坐語從容至
曰異時以治道卿以上錄子有為对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
測則姦人得以附會其意陛下當如天之鑒人随其善惡若自

取然後以誅賞從之則功罪得其实矣上稱善又問北边事弼
曰甚患卿曰陛下臨御以來當先布德澤且二十年未可言用
兵亦不宜重賞邊功恐致生事干戈一起所係禍福不細頃陛
下切先留意于此上默然良久又問所先弼曰阜安宇內為先
上善之癸亥孫覺為右正言起諫院供職上與覺言欲革積弊
覺对弊不可革而當其悔乃正他日上語左右曰孫覺頗知
理覺高郵人也秋七月甲戌詔以十一月十八日有事于南郊
己卯群臣上尊号司馬光言非先王令典詔賜光曰朕方以地
震滋雨日虞傾禍被此洪名有靦和曰誠如卿言終不許八月
壬寅京師地又震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同知諫院孫覺通判越
州覺既降官累章求出不許先以為去歲有罰金御史令爾有
贓獄諫官御史怀姦扶邪或論事越或喑默不勝任皆朝廷所
宜放黜然未有罰金贓獄犹居位者也邵亢亦累章求出不許
覺述移牒閤門御史臺及所行諸司云論邵亢滕甫奸邪方待
罪更不入朝及覺務閤門以聞上批出曰覺牒與所言事不同
宜与外任差遣使邵亢還入視事如故京師地又震乙巳詔鄜
延路轉運使計余來三年軍儲外寨須及一年以上具數以聞
辛亥近英延請上因論治道言州縣長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
精擇司馬光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余州責其精擇誠难但能
擇諸路監司使擇所部知州知州擇所部知縣得人多矣今之

監司古方伯州牧之任條一路休戚宜審擇賢才上又問諫官
者得人誰可者对曰臣舍鞏不得記畧臣退而密奏薦其奏曰
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器次則
曉知治体具此三者誠亦難才臣愚何足以識別賢能均謂已
試之人差為可信伏見鐵塩副使呂誨累居言職不畏彊禦再
経謫降執節不回侍御史呂景外貌和厚内守堅正見德知恥
臨義不疑于臣所知中此兩人似堪其選丙午上問講讀書當
民之術司馬光言凡富民之本在得人縣令最為親民欲知縣
令能否莫若轉運使陛下但能擇轉運使按知州知州
按縣令何憂民不富也乙卯詔出奉宸庫珠二千三百四十万
付河北四路推場鬻之別封樁以備買馬十一月甲午司馬光
入辭因請河陽晉絳上曰汲黯在朝淮南寝謀卿未可出也先
是屯田郎中陳習生因轉对指人過失以逞私怨責監新除鎮
酒稅知諫院吳充对上問監習事充言陛下既降詔書令百官
轉对其畧本亦有挾之阿私糾在庭之過失張壽榮種霍文等
即是有位而習次當轉对是應詔指陳非越職言事以此罪之
恐示天下以詔書不信御史孫昌齡龍圖直學士韓絳与翰林
學士王安石亦皆以為言安石所言尤切曰人主之聽天下不
可偏：則有弊偏于悪言人罪則其弊至于奸不上聞真宗但
悪人潛行交構陰有中傷故詔言事者不得留中此是大夫也
然其欲之興乃至大臣奸邪僥巧而真宗終不得聞上乃批東
省令已經恩可特召還与依舊差安石劄手乃陛細所見安石
遂敢作真宗教不得聞大臣之奸邪之語其言豈才切哉即此
已見安石謂祖宗不足法之乖端矣十二月乙丑還琦判大名
府先是上遣内侍到有方賣手詔賜琦曰比以河朔涉秋久未
止朕甚憂然常慮上宰之位辟卿之還大名為天下喉襟欲除
卿苟勉而祗命則朝廷豈有北顧之憂哉琦奏曰君之使臣當
即降命而先馳使指委曲為諭此乃陛下仁恤老臣過示優礼
然承此大異之後正在朝廷加意凡有措置須假應副于是復
降手詔聽便宜從事苟朝廷有可應副朕當力為主張二年春
正月知同州趙尚寬知唐州高賦知齊州王淵皆奏置義倉事
上批送詔看唐等郡議未修復社倉且周經久之法知陳留縣
蘇涓亦言臣所領邑最為近凡以為天下郡縣得率勸諭百姓
置義倉以備水旱徐上措置事户第一等出粟二石第二等一石
第三等五斗第四等二斗五升第五等一斗參知之材有社有
倉：置守者書為輸納數為籍記歲豐則量其數以出陳藏久
則為借貸之法使新陳相登多寡不一則又為通融之法使之
相補上曰陳留輔邑甘目不遠可且施其他行條訪利害消又
言義倉王事并論臣僚所言未便者十二可行者五詔除一事
每值荒飢借貸与被災户種粮未便除放仍責以二三年限還

納可中書吏詳覆外舒并依所奏施行又詔曾公亮曰近王廣
淵于齊州創置義倉已勸率十餘万石若漸可就令廣淵罷去
當得人繼守其事可特詔廣淵奏知州一人二月司馬光登對
乞一州上不許曰君子小人皆知卿方正呂公著使契丹亦問
公著有司馬光者其人甚方今為何官公著為某狀亦知奈何出
外光曰此虛名未足信也固求外補不許光初罷御史中丞肩
因問公著以光何不為中丞公著歸告上故上乃知三月壬辰
命近輔臣禱雨于郊廟社稷上憂旱甚言當避正殿又恐妨聞
天聽安人使富弼曰此但係陛下至誠亦不須避殿上曰避殿
止亦是文飾弼曰陰陽不和皆臣等燮理无狀所致然臣等微
彭不足以動天陛下以至誠應天則天必應也上又問措置宗
室事弼曰此事當于陛下外人議之則為疎間親公亮曰此亦
當自外裁定弼曰為之當以漸恐致紛紜安石曰此事欲于
恩義間无傷使彼可安而已上又問裁定親疎之宜光以為當
從上自為親疎上曰當以祖宗為限斷安石曰以陛下身即是
以祖宗為限斷也四月同天節罷上壽是雨雷弼言陛下避殿
減膳徹樂此三大事誠合典礼誕日特罷稱觴最為深切所以
感動天地當日得雨幾是天助如在目前伏願陛下先以今日
雨澤為喜當以累年灾変為懼益修德致雨其應如此万一于
德有損其災應宜有緩耶上覽書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

非意在愛君志存上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
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
癸丑先是同知諫院范純仁言今兩府之下則有侍從官實凡
卿之職也是宜朝論思同國休戚今則只將王判司存便使為
己之職事罷經回輔相周歷條領降詔督責朝廷闕失並須論
列其所上章疏付政府銓定量行賞罰上与執政議之王安曰
亦以為當然丙夜詔曰今在此位者視朕為失與朝廷政事之
闕然而不言乃或私議竊嘆若以其責不在己宜令侍從官自
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无有巨細各其章疏言无隱諱
言善而不用朕有厭惡遏之而從言不為不恭將用此考察在
位所以事君之實而明黜陟焉王安石之詞也五月丙子呂誨
言罷十閣之制九月癸未上謂執政曰天下久安慶事廢弛况
災変不細正當救當救几微之際所宜圖慮若事急難則无
及也唐明皇延安之時治兵甚嚴驪山講武極有法也大唐傳
曰明皇晚年失策分兵二統遂至生變韓絳曰以明皇英睿求
治若非末年荒廢思于政事豈至此耶上曰人君豈可怠于政
理朕非敢于安若蓋思少時精神可惜欲乘時有為以安生靈
至于兵乃是聖人之大权所以害天下也但不輕用非独殺人
心所不忍誠恐天道不祐之且上書以西夏累世樂傲肯患寇
边朝廷每遇罷兵処置无法以致悔慢乃詔史局專等各言边

邊防久遠備至之策乃降手詔付陝西河東帥臣條上便宜至
是來合都策凡十六門奉旨裁處又增十事仍令擇使持所著
使宜與逐帥臣〻再議論審較可否擬定取旨上御資政殿召
彥博等賜茶畢上曰使坐款從容論事也上曰語及選任知州
未得善者曰服每思祖宗者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一庸
人常痛心疾首卿等為如何則可彥博奏以責在監司宜得至
公之人委任按察公弼曰朝廷當擇諸路長官十八路監司凡
不脩矣韓琦等上表進新修英宗實錄三十卷日三卷八月丙
午司馬光上疏曰陛下已出視朝經以經筵將及日中乃退禁
中入宮之後切聞亦不自安省覽天下奏事群臣章疏追至昏
夜又御燈火研味經史博覽郡書生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之
王之日昃不食臣以為不能及也故〻求治于今三年而功業
未著者殆未得其倖要故也冬十月丙申門下侍郎平章事富
弼罷為武寧軍節度使判亳州弼前後五章之遷政柄又數面
懇上深惜其去以弼欲以西京養疾乃命判河南既入謝又辭
河南乞亳州許之令學士院貼麻改正于是治下六日矣弼初
入相即除司空兼侍中弼固辭得免及罷不復加異恩蓋上意
不樂其去故也弼將還去言于上曰比見親舊乃知人情大不
安進用多小人諸處地動災變宜臣安靜上既許留弼辭位問
弼曰卿去誰當代卿者弼薦文彥博上默然良久曰王安石
何如弼默然上曰人對寔不自知服自度不能遠略不過能保
祖宗舊業而已安石曰陛下不宜過自遜託以陛下聖質如此
何所不可企及是日上問邦財如何王安石對以藏兵最為上
曰比處歷數己甚藏兵惟別有措乃可耳安石曰精訓練募兵
而鼓舞三路百姓習兵可有己亥翰林學士司馬光對延和殿
上問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光對曰今已降麻誕告中外臣安
言何益上曰試言之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
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
得更淳厚上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
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爾昔漢高祖論相
以為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丁
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人從旁
匡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光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上
曰朕之所以留之至矣彼堅欲去光曰彼所以欲去者蓋所以
言不用與同列不合也上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則
毀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上曰韓琦敢當事賢于富弼但
木強耳光曰琦實有忠于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上
因歷問群臣至于呂惠卿光曰惠卿光曰惠卿險巧非佳士使
王安石負謗于中外者皆惠卿所為也近日不次進用但不合
衆心上曰惠卿應對明敏亦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訓若无才何

以動人主因論臺諫天子耳目當自擇其人上曰諫官雖得卿
更為擇其人先退而奉李士陳薦史舘蘇軾集賢校理趙彥若
職方員外郎王元規甲辰内批宋守約可本官簽書樞密院事
時守約以感武軍留後為步軍都指揮使王安石見之謂曾公
亮曰此豈可奉詔公亮默然又顧陳升之曰此于理何如物議
累乞否升之曰亦恐不允安石曰亦須為上論此后兩日遂罷
守約簽書之命守約罷軍凡十餘年專以嚴明所居肅然無人
敢譁上庭水亦擊去之人或譏其過監察御史裏行程顥
言每有本職公事欲上殿敷奏必先候對旨既許上殿伺候班
次動經旬日倘遇朝政或闕及外事有關係于凡建不容淹時
者耳目之司雖不應急陳聞不可得也伏覩天禧詔書或詔令
不允官曹步私措置失宜刑賞逾制誅求無節冤濫未伸並委
諫官奏論憲臣彈奏是蓋臺諫之職言責既均則進見之期理
無殊別何獨憲臣隔絕殊異欲乞朝廷使依諫官例牒閤門即
許登對詔三院御史及裏行有公事並許直申閤上殿御史中
丞呂公著言非今所制設擇牧守臺有官及取士養人之法其
餘所以為治之具盡欲一一修其比皆國家之先務而不可一日
緩也當時人立異論皆以為不可變易而特以因循為便陛下
聖資超邁洞然遠照以浮議為非是者必將有為也而自今以
來所施行者惟財用一二事而已如向之所設可以出治通化
風俗者久未聞擇其可者而行之惟陛下推篤好力行之意奉
之以終使三王之治遂復見于今日司馬光請通鑑至劉曹事
光聖史門十一月庚午延英講畢上留司馬光問以更定宗室法光
對曰此誠當變更但宜以漸不可異日甲戌詔中書樞密院言
今所降裁減宗族新制内合具條件者令所司議定聞奏于是
乃依中書所奏詔曰自我祖宗惇叙邦族大則既封王爵土次
則通籍于閤並留京師參奉朝請然而世緒浸遠室枝益繁
屬有親疎則恩有隆殺才有賢否則祿有重輕今而一貫于周
行是亦受分于流品雖敦睦之道誠篤而德施之義未周故廷
臣數言宰司雜請謂宜定限以等異服惟親戚之間經史有割
漢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辨尊卑或以九宗紀遠近或賜
推恩而分子弟或許自試而効才能或宗子之賢得從科舉或
諸王之女自主婚姻凡前之所行須當今之未備況我朝制作
動法先王宜宗室等衰乃無定著用擇群公之合議將為一代
之通規裁覽奏封具陳條目以謂宗祖緦袒是宜世世之封王
公子孫即有親疎之殺若乃服屬之既竭豈于才報之並優在
隨器以甄揚使當官而効懃至于任子之令通婚〻儀凡曰有
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僉言既久服意何疑告于將來肸頒明
命宜依中書所奏施行呂夷簡在仁宗時改宗室補近地官縣
增廩給其後齊大而不可止至韓琦為相嘗議更之而不果及

上即位慨然欲改法于是王安石為上具道措置之方上曰善潤
十一月壬寅張載為崇文院校書先是呂公著薦存在召對問以
治道載曰為政不以三代為法者終苟道也上謂載才勝刑想
王安石亦以為然遂命之十二月中旨下開封府減價買浙燈
四千餘枝擢推官蘇軾言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
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
為悅哉此不過奉三宮之懽耳且賣燈皆細民安可賤酬其直
亟罷之將來放燈與民游觀之類務從儉約須者裁減蓋恐
例此買陛下至明至斷恢計遠慮則安為民取其間不能無少
望於陛下惟當行自刻損以身先之乃納其言因奉書獻三言
曰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紀書凡七千餘言軾素不為安
石所喜俟擢開封府推官欲以多事困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
遠論事益不休三年五月同修起居注宋敏求直舍人院兼天
章閣侍講先是上患知制誥取以祖宗政事有直舍人院
攸令裒為之王安石曰如此除人則不可數與人員序而官易
得人故裒有是命裒辭且陳乞集講尹語論裒曰近除御知制
告以言事未遂繼不次命且求外補朕素察卿經術必已深備
選大將述田職所幾左右經術漸得通暢以待所願閑裒修辭
許之先是宋以政書令諸使所事有行蓋者以名聞以至前陳
將令從前為崇文院校書有牂乎審待書封進授書工以

轉對章疏三十付有看詳置條奏擬旨故也八月上批近令司
農寺專主天下常平廣惠倉農田水利差役事看詳編修中書
條例所言看許合歸有司二十二事先是上怪中書事多稽滯
王安石言臣委奏中書事多宜裁省歸有司歎論修條例官先
具合裁省多名件旋旋進呈上許之九月涇源路安撫司言本
路熟戶蕃部闕食乞降度僧牒百上批賜五百道付陜西宣撫
司易見錢糴粟救贍從之四年春正月詔罷天下廣惠倉田為三
路及京西常平本其省賦之田以屬西京常平本倉所貯粟給
之戊申記宣徽南院使郭逵歸院伏判館閣校勘領臨為太子
中允制湖南路轉運判官提舉常平事臨試兵管召對問以
兵事臨曰兵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動靜之機安危
所係也因條上十事乞使湖南議論與改政邊事因乞解官侍
養詔歸館閣校勘論年乃起二月編修條例所言舍人院除官皆
有定格除官之人先日不有而外制臣僚皆廉領他事乞自今
內外除除授貴降並擬定檢用從之三月上召二府對資政殿
出陝西運司奏慶州軍亂示之上深以用兵為憂文彥博曰朝
廷施為務合人心以靜重為先陛下即位以來厲精求治而人
情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以來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廢
墜不舉之處耳庚寅詔諸路置學官州給田十頃為學糧元來
上論慶曆中財用未足而事不擾王安石曰財用足而漢可以

用兵然財用特用兵一事方今之事且捜奇人財理財用務當
安百姓則夷狄不足論上論財用屈竭以為皆緣置官多王安
石曰以臣所見似不由官多上曰置禁軍五十餘万皆以備宜
迎送官人占使呂公弼言先朝特制止破兩人剩員安石曰當
患特制非其人有不能勝陛下任使壞朝廷事不患制當宜人
多冬四月詔罷陝西見行交子法五月乙丑司農寺言河北提
點刑獄王廣廉請廣惠倉錢斛併入常平從之秋九月癸卯中
書言天下選人俸既薄而又多寡不一恐不足以勵廉吏三司
勘會關覆當增俸以聞從之先是選人廩給不足至許錢七千
麥兩石而已貧不足自養則往：陷于苟賤不廉之地上聞之
故更此法其後三班使臣卒不及增癸卯侍御史知雜事劉縉
上言欲乞賜錫慶院以為太學仍修五成為古學詔將作監丞
宋靖國權發遣戶部判官呂加問相度以聞十一月壬午朔詔
歷朝廷擢用才能賞功罰罪事可懲者勸中書樞密院各要令
檢正檢詳官一員月以事狀進奏院編下諸路甲申詔諭天下
見欠貸糧共計米一百六十六万八千五百石有奇錢十一万七
千四百緡有奇上以諸路民欠貸糧積日已久歲催索充已特
放盡蠲之百姓聞詔莫不稱慶己酉司農寺言諸路賣戶絕田
產錢乞從本司移助常平糴本從之五年三月上謂王安石曰
楚建中言非陝西用兵凡費錢七百餘万有是否安石曰臣亦

疑之然是中侍考沈起簿書數果如是錢銀紬絹共千二百万
貫足一路半年有奇所費已如是之多何由供億因為上言兩
事須別迎討正當措置天下因弊唯兵為患若措置得兵即中
國可以富強餘皆不足議也己亥詔勳臣後並有致仕官依元
人食祿推恩先是明堂赦文曾任兩府及節度使之家雖有一
德而後嗣無人食祿者其子孫量才錄用既而有司以致仕為
食祿故有是詔五月癸未詔把中書審官東西三班院吏部流
內銓南曹開封府吏祿其受財者以贓法論六月丙寅詔西作
坊鑄京師諸門銅符契三十四上以京城門禁不嚴素無符契
命樞密院約旧吏更造銅契中刻魚刑以門名取之分左右給
納以戒不虞而啟閉之法密于舊矣乙亥樞密院言仁宗時嘗
建武學既而中綴慶曆三年五月丁亥置武學八月戊午罷之
乞復之詔于武成王廟置武學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授閏七
月丙辰知穎州翰林學士呂公著判太常寺先是侍御史劉孝
孫劾公著在穎州多飲宴子弟以公使器皿于豪民家質錢由
是部吏無所畏憚詔轉運副使陳知儉按覆皆不實上謂王安
石曰致知公著以元是事今果然安石曰公著實病邵或不治
置與依新法置通判公著安正月所安石曰公著但寬弛非：強
複也上不欲令公著治郡安石曰令入京主判閑局亦無害改
以太常寺處之御史張商英言判刑部王庭筠立法應理帳為

害須捕尽乃得奏大名府祁保邢莫州順安保定軍所奏凡
四十九狀而三十九狀除捕未尽進奏院以違法不敢通奏且
蝗蝻凡遍河朔而所吏拘文封進奏牘姑使其撲除尽淨方許
聞則陛下欲上答天戒而下恤民隱亦晚矣惟陛下財省御批
令進奏院遍指揮諸路後應有災傷並仰所在畫時聞奏以稱
朝廷寅畏天威遇災恐懼之意乙丑遣起居舍人樞密都承旨
曾孝寬趙子幾往河東路察訪義勇利害及修置官吏措置常
平等不如法八月賜太常生葉適進士及第為試校書郎睦州
推官鄆州州學教授適處州人管勾國子監張璪言適累試優等
也是月詔司農以方田均稅條約并式頒之天下九月辛丑同
知諫院張璪言朝廷自推行新法以來迨今數歲州縣之吏多
不能悉心推脩監司督責進者監司所至方諳知利害又已移
領他路乞自今諸路監司並令久任顯有勞效就加爵秩上因
曰今官吏數易何以成治漢宣帝責任有勞者增秩賜金正得
其要諸任監司但委任責成如其不才即與廢退則自當奮厲
十二月詔差官檢視陝西武備以知華州呂大防請也大防因
山崩陳私憂者三過計者一以為三路京東人情剽悍最宜先
處沿边則有城池兵械可恃之具而內郡武備素隨將帥多未
選揀乞精揀三路京東守臣庶使姦猾將亂之人无所窺伺万
一有虞則吾亦有以待之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選京朝官選

人或舉人充又詔諸路擇舉人最多州軍依五路法各置教授一
員委國子監詢考通經品及新及第出身進士可為諸路學官
即具所著詞業以聞乙亥詔諸路察訪官河東兩浙路許奏舉
選人充京官職官縣令十二人餘路十八并附不限員數戊申
詔創水碓磑有妨灌溉民田者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原減
官司容縱亦如之六年六月中書以勸課農桑之法奏御上曰
農桑衣食之本宜以勸民然民不敢自力者正以州縣約以為貲
升其戶等耳宜有條約可申明之己亥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
之政其所統攝並依將作例以呂惠卿曾孝寬為判監軍器旧
領于三司胄案至是始按唐令置監而始廢胄案為先是上語
輔臣河北兵械皆不可用王安石曰兵械非可一朝一夕且須
預具上乃欲置監設官提舉異日遂有是命八月己亥樞密使
吳充言朝廷開廣言路至于賤人皂隸苟有可言皆得上聞
此至公之議也而比來士大夫輒以書啟或家信投有位其間
排詆皆動增飾事情憎愛在心言无忌憚維朝廷以加審核至
蒙示察則被誣之人亦已困辱含沙射人未緼述婦懷陰害以
中良善託公議以售私恩風浸成貫結聖政乞有司申嚴法禁
庶懲薄俗詔中書樞密院自今並遵守條制九月戊申淮南東
路轉運司言真揚州民逐熟于泗州見振救及兩浙提點刑獄
司言閩州旱甚乞廢倉者或量給僧度牒及紫衣師號救募

人入粟以備賑贍詔各路常平司報三万石募飢民興修農田
水利丙辰引進使肎州防禦使李端愨言朔望御文德殿祠寒
盛暑數頃清肆紫宸之朝歲中率御殿乞朔日御文德望日御
紫宸所貴正衙內殿之朝儀并奉注之十一月冬至奉安中太
一神像詔天下係囚死罪以下并降之庚辰諸路災傷民戶各名
說物失計致是有限不該減放者其司依量減放先是上以久
旱欲因冬至發德音頒宣太一之毗手詔令輔臣於打度王安石
等請如詔旨擬合施行事目進呈上于其中增入減放一節蓋
其答政事恤民如此也乙丑上怪陝西兵少財用不足又以為轉
運使非其人曰使此等理財奉事不得安在曰恐未可歸咎監
司練既用兵邦所費必如此至于崇小失計亦或有之未必便
能致財用闕之也乙年二月上因譯師之推歎曰請書承乞于
被前田宣王能新養育人未遂可征伐濂復而謹剎未戒今朝
廷可謂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卿等宜為朕養育人才以當
緩急之用上又歎要一奉使如富弼之亦者亦不可得安石曰
恐不至如此乃陛下察人才未人乙年三月癸亥上批聞都下
米價踴貴可令司農寺發常平倉常平米不計元糴價比在市見
價之直量減錢出糶斗錢百五十己詔司農寺以常平三十二
万斛三司米百九十万斛其價直斗百錢至人減十錢益置官
場出糶民甚便之乙丑詔曰朕涉道日淺憚于致治災決中上
干陰陽之和乃冬迄今旱暵為虐聞諸有司損膳避正殿冀
以塞責消變歷月滋久未蒙休應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意者朕
之聽納不得于理獄訟非其情賦斂失其節忠謀讜言
鬱于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可嘉氣之久不効也
應中外文武臣僚並許實封言朝政闕失翰林學士承旨韓維
之詞也先是維對延和殿上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維曰
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願
陛下痛自責己下詔廣求直言以開壅塞之氣悟即命維草詔
詔出人悅四月己巳上以久旱憂見容色每輔臣進見未嘗不
嗟嘆懇惻欲盡罷保甲方田等事王安石曰水旱數常堯湯所
不免陛下即位以來累年豐稔今旱暵雖逢但當益修人事以
應天災不足貽聖慮耳壬申上批應災傷路分方由保甲除已
編排方量及造五等簿已可速指揮並權罷是日雨上論及免
役利害見曰今日之法祗當使方往出錢輕如往日便足良法
至如減定公使錢人尤以為言者此宜降去衙前陪費深契偶
京曰朝廷立法本意出于愛民然指之間或有未盡陛下但當
廣聞明於天下之意便者行之有不便者不吝改作則天下受
賜矣五月戊戌朔天章閣待李師中言臣聞應天以實者見于
行事動民以行者不以空言天生愚臣蓋為聖世伏望陛下詔
方正有道之士召詣公車對策如司馬光蘇軾輩復置左右以

輔聖德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呂惠卿因捕其語落職知和州安
置詔熙河歲計用錢令鳳奉路轉運司熙河路經畧司用其九事
時一年收支數申中書自開建熙河歲費四百万緡癸丑斈士
承旨韓維知河陽白以言不用歎大去會見降入相又故事
乞補外遂出錦入相維實章其制時人榮之六月癸酉河東都
轉運張景憲爲右諫議大夫再任先是諸路官吏行新法或違
失監司多所奏劾人情惴恐景憲不劾一人議者欲分河東爲
兩路事下景憲言河東地肥磽相雜州縣貧富亦異正宜有无
相通以濟乏貫其數遂罷兩浙路提刑盧秉爲大常博士升一
任熏提舉監事歲課增羨也是時蓋已徙江南東路矣謂輔臣
曰知州轉運使令久任呂惠卿曰衆議皆以爲縣令爲急不知
列官分職何處不擇人上曰剌使縣令治民爲最近故以擇人
爲急外縣令中明有績効朝廷擢用三兩人以礪庶官不亦善
乎秋七月戊戌詔以十一月有事于南郊戊申賜僧度牒二千
五百試監主簿齋郎州助教勅告補牒五十紙貸洺源環慶路
漢蕃飢民及爲來歲路常平糴本八月庚午詔監司每半年一
具有无措置改正事及保奏發所属官申中書考察如有可以
施行即下所司令遍閱所属设河北轉運判官呂溫卿請也丙
戌命知制誥沈括爲河北西路察訪使代韋博也先是遣内侍
籍民車以俟過人未喻朝廷之意上下騷動又市易爲患西蜀
井鹽不可禁欲令寔私井而運解以足之二事言者遍來者
括時修起居：注与上言車戎私井利害明日二事俱寢執政
嘉謂括曰公有何銜至欲向罷此二事上其多太平車之說括
曰聖王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若車可用雖害可禁括不敢以
非爲非也九月是時諸路災旱有司未能賑濟壬子上諭輔臣
曰天下常平倉若以一半散錢取息一半減價糴便二者如權
衡之相依不可輕重如此民必受賜今日司務行新法惟欲散
錢至于常平舊規无人督責者大凡前世法度有可行者宜謹
守之壬戌詔河北滄州：軍儲粟仍令轉運司具見管及所賜
錢粮有无闕少以聞辛巳詔河南谷運使歲買西浙紬絹自今
于所產處置場河買或預給錢毋得抑民先是既詔民輸免其
行役而知開封府孫永以日日宣諭非民所願于是言者論
其不便義在注今而御史張琥又言之河陽端明殿斈士韓維
元与永同議皆不當十一月庚子永罷府事維落職己未冬至
合祭天地于南郊以大祖配赦天下十二月上封事者言河北
西路災傷乞遂州委官禱名山大川靈祠河北西路縣州自今
禱祠祭祀並依以有錢買札料八年正月丁酉彗出東方己亥
宰臣王安石率在位之臣直言遂詔中外各言朝政得失中丞
鄧綰又言三司使章惇与呂惠卿叶濟爲奸庚子惇罷知湖州
于是知制誥沈括权三司使壬寅大赦天下彗滅初呂惠卿既

為手実法司農寺丁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知泰州蘇
軾謂按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詐敕不從今出于司
農是于造律使者上曰姑徐之是時縣或奕偽則亩以是豐歲
于是判湖察訪胡宗孟言民自投手実无所援也何待于農穫
武頒詔有司不以豐凶弛張其法辛丑詔從之二月己丑看詳
編修中書條例李承之等上礼房條例十三巻并目録十九冊
詔行之四月上与安石論理財安石曰根審計无為小人所說
令才士皆為陛下尽力則極有可理之道曾孝寬語以為兩
其事不如專任一人先是上批閩河北河東五等戶至今流移
不絶或緣与下戶同保請常平錢穀保内人逃冈乏食多已逃
外催將來独于戶下催理故一例近避宜令所在体量以聞乞
年十一月丁酉也是日王安石以諸路体量奏状以聞稱或為
分房戚口望得奏之延移不知當時詐謂陛下言此上曰忌託
是詐安石曰彼既言之必有事実即是州縣監司合根究薇欺
若有事実即如此詐判之人存之何利陛下数明日建聰々則
容長此掌適足自蔽耳閏四月上論宣王時无不自足以奉其
上召惠卿曰宣王將如此向已未及文武也安石言王應時乃
能如此及其用心差則我友敬矣讒言其善人君子乃含乱不
暇豈復有自尽之上之事上曰宣王猶能紋于考牧復也亦豈
易及安石曰宣王用吉甫征伐无張仲在内言甫无以成其功

韓琦奏倚閣須買紬絹與買猎貸斛斗王安石謂韓絳曰此不
可行絳曰民細不得須看覔恤及進呈安石曰近歲方鎮監司
唯以媚民為事上曰韓琦用心可知天時存飢乃其所頒也爾
問以北事乃云須進改前所為契冊自然无事安石曰琦再經
大变于朝廷可謂有功陛下以礼遇之可也若与之計國事此
所謂敢罷侮五月丙寅命近臣禱雨天地宗廟社稷己丑詔永
興軍等路轉運判官葉康直往鄜延環慶路賑濟飢民冬十月
壬辰宣徽北院使中大一宮使張方平為宣徽使判應天府方
平在朝多不任職然多所建明乃对諸使鄜上曰卿在朝寔有
所好惡者欺何欲求之速也方平曰臣平生未常与人交惡但
欲歸老耳上之不可留乃有是命謂方平曰服初欲卿与韓絳
同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欲除卿樞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受先帝
末命卒无以副朕意手因泣然泣下中書請出錢二百万緡救
在江淮等九路偶穀粟无計外偶償貢亦許量減價寡從之
許借留内蔵庫上出錢物及常平司蓄息錢把二百緡分三年
擢選十一月癸未右諫議大夫集賢學士宋敏求為龍圖閣直
學士右司郎中知制誥陳襄為樞密直學士先是知制誥鄧潤
甫言近者副臣專尚告訐比非國家之美宜登用數學之人以
变風俗上嘉納之居數日敏求及襄有是命自熙寧三年始制
天下吏禄而行重法以絶請託之弊其言京師諸司吏禄錢

凡三千八百三十四貫有奇及括為三司使當熙寧八年其年
吏禄凡三十万一千五百三十三貫有奇京師舊有吏禄者
及天下吏禄皆不預此數云九年三月庚申上諭人財以臣下
登对多窺測人主意為迎合之說其不中理者輒因加詰難欲
使知上意所向者然亦慮緣此有不敢言事者輔臣对曰唐太
宗之威嚴魏徵之切直猶優容之其後不悅徵者盡不會以諫
草示人也上曰魏徵以諫草示人非揚主之惡特好名耳六月
壬子富弼言天子无職事唯下大臣邪正而進退之此其職也
切乞重之又重也此劄子只恐陛下畧知外事一二而已乞石
降出庶免後悔也八月宣徽南院使判應天府張方平言司農
寺近降勑制應祠廟並依坊場河渡募人承買收取淨利實損
大體乞朝廷不賣閼伯微子巡遠三廟以稱國家嚴恭典禮追
尚前烈之意上批司農寺鬻天下祠廟辱國黷神為甚者可
速令更不施行其司農寺官吏令開封府劾之冬十月上批朕
聞得前日小雨于農夫亦小有濟宜擇日宴謝戊子上批翰林
學士權御史中丞鄧綰操心頗僻賦性奸回論上薦人不循分
守可落學士中丞以兵部郎中知虢州十一月御史彭汝礪言
臣觀朝廷近歲用言之道同之則衆舉之以為奇才為知治体
而果用之異之則衆惡之以為同俗為不知變而果廢之而是
非在己不在同異使同之而有所附焉則雖同乃所以為欺也
異之而有所取焉則雖異乃所以為忠也夫上之所好惡民表
也上惟同之為好則民亦以同為賢惟異之為惡則人亦以異
為賊十年二月侍郎御史周尹言昨彈李稷枉法不公及不登
父事乞早降手詔李稷改軍器監丞御史彭汝礪言切聞河東
京北盜賊不禁至白晝殺人于市攻城畧邑巡檢縣尉職在追
胥指蹤有待臣觀漢京兆多盜起王尊于久廢勑海驚擾旧矣
遂手垂老乞選通明智略之士更領州事稍寬諸科率欠負以
安下戶甲辰詔已差徐禧具可以寬恤根稍事人聞淩稜上聽
鄉事一曰蠲賦挽藏役錢二曰除欠負恤孤遺三曰罷抑变禁
科置事四曰放鋪夫坐役人五曰修地理省科擇並從之五月庚
申詔以歐陽修五代史藏秘閣癸亥知越州資政殿大學士趙
抃知越州時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饑死者什五六諸州皆榜衢
路立告賞禁增米價抃獨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粜之于是諸
州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賤民无餓死者是歲盧秉奏計上問
曰知閩浙和民食糧以濟有之乎秉对有之民飢患死昔村挽
籍上慘然曰抃為朕言与卿合前此發運司入奏多獻羨餘
以希恩秉獨以錢七十万緡償三司旧負因言發運司但督六
路財賦以時上之不无羨餘以進者章正數也乞遂其純上嘉
納之秋七月辛亥詔以十一月有事于南郊辛未太常丞集賢
校理知湖州鞠真卿為太常博士直秘閣以宣徽北院使王拱

辰節潤甫言其師台改官至登朝三十年未常陳請磨勘故也
丙子詔太常礼院續修礼閣新儀八月戊戌詔監御史裏行黄
廉為京東路體量安撫廉既受命舉條百餘事郡守縣令能救
災恤民者勞來勸誘使即其功發倉廩府庫以賑不給水占民
居未能復業者擇其高地聚居之皆使有屋避水田遠未能歸
者遣使移給之皆使有業所灌郡縣蠲賦弃責流民所弃男女
于道者收養之年壯而飢者募役之初水占州縣三十四壞民
田三十万頃壞廬舍三十八万家率事所活飢民七十五万三
千戶壯者就功而食又二万七千人得七十三万二千工給常
平倉收錢八万六千三百緡歸而論薦一夫後多朝廷所收
用云甲辰詔內外待制以上及臺諫官發運轉運使提點刑獄
轉運判官各舉文臣才行堪升擢官一員令中書審察隨才試
用毋得舉館職及兩府已之親從監察御史王廉奏請也初廉
既奏請上用其言故有是詔應詔者百餘人廉又言勞孤地寒
疏遠下僚者既得以名聞于上頃詔中書審察其能而用之則
急不之詔不應行于天下冬十月乙未知河陽呂公著提舉中
太一宮公著至京師對延和殿勞問至上曰不見卿七八年殊
覺卿老也公著面對曰臣伏覩近詔舉才行堪升擢官然數年
以來天下之士陛下素知其能嘗試以事而中就閑外者尚多
未必不出于廷論繆戾而難用也自熙寧初論新法不附執政

者皆譴逐不復收用故公著見上首言之十二月丁丑朔壬午
詔自明年正月朔旦改元為元豐元年正月戊午判太常寺陳
襄集賢校理經筵李清臣王存詳定郊廟奉祀礼文壬申光祿
卿知潞州史炤再任炤考課為河東第一故也閏正月戊子權
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為江南路轉運判官辭日後上疏論時
事且言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諍之臣不患無敢為之臣患
無敢言之臣上容其忠慰諭久之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秋七
月庚子初澶州決水復塞召公著奏疏其畧曰近日數起詔獄
連僭頗衆有司極于鍛鍊郡下無不震恐比至臨決多從末減
昔于公一郡之獄吏耳猶以陰德有報况太子孫今不乘之尊
六合之廣布德施惠固宜受福無彊施于万世月呂著入對上
延謂曰聞卿所奏深得近臣之純之義時獄行浸繁而上精覈
未廉公著詞順而意切故上納焉公著因面奏宜增館閣之選
又論宜寬縣令之制八月丁卯知審事遇京庭甚上中夕詔左
右德夢京造朝甚慰乃賜詔曰渴想形仪不忘夢寐及庭愈造
朝上首以所夢語之九日以商呂公著節向董司知樞密院事
公著既就職与同列奏事畢獨留謝因言臣老于閑外蒙陛下
收之桑榆唯之拳拳納忠以報恩遇自熙寧以來因朝廷議論
不同端人良士例為少人排格指為沮壞法度之人不可復用
此非國家之利也願陛下加省察上曰然當以次收用之冬十

月己未權發遣州羅觀乞領義倉法于川陝兩路從之詔端明殿直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子康充編修資治通鑑所檢文字從之十二月崔台符為大理卿作大理寺凡十有乙日丙戌二年五月群臣奏事垂拱殿御衣有虫善入人耳上亟曰此虱虫也三年二月辛丑命輔臣祈雨三月乙酉宰相平章事吳充罷為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宮使充為相務安靜不還使不滿長法令所言于上人充知者己丑上以慈聖光憲故大推恩于曹氏凡被賞者百餘人上又曰褒寵外戚誠非國家美事顧以慈聖光憲有功于宗社與優如其家耳公著因言自百六同亂家不過親任小人宜官通女謁宦外戚等致事而已上深已為然時王中正宋用臣李任事故公著假此以誠上既退薛向歎曰公乃敢言如此事何可汗流浹背夏四月乙卯御史中丞李定言奏行朝廷法令以致之民者諸路監司而　鉤考之法令御史臺分察官司違慢若推此法以察諸路監司宜無不可者蓋如此則朝廷法令不至寢廢從之丙戌詔群臣直言時占者謂京城有兵變詔修京城備軍器訓保甲恭保馬知制誥王安禮上疏曰和氣致祥乖氣致沴意者郡臣是非好惡有不適詢違衆挾邪利者不察主上忠恭元元之意用力殫于溝瘠取利究于園夫殆有以召星變臣願陛下有不急之役作務弗勝之功力丟于科條小數厥損旧章恐非應天以實者上覽奏加歎他日進對上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所以朕常謂左右大臣宜達下情以達于上不應沮格人言以壅塞人主令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不之見也近習之蔽君何以異此朕今信卿〻第言之閏九月壬子詔于新城門外賜文彥博餞廷御筵令中書樞密院臣僚同赴上自為詩賜之詔命參知政事章惇為之序詔彥博曰卿在仁宗朝參定三事懷忠獻策迄有成勳朕來現外廷相成亨礼宗臣公品徒益洛師錫宴賜詩昭示殊禮仍歎近輔亭而識之度傳〻無窮者見賢業其康朕志焉眷思今賜卿詩序〻至可領也乙卯潞國公文彥博為河東永興節度使韓國公富弼為守司徒劉沆追謚文安王

免臣改賜謚文忠屯臣予水部員外郎同老為秘閣校理冬十月辛酉詳定官制所檢討文字光祿寺丞李德芻表上元豐郡縣志凡三十卷十二月乙未朔詔〻路監司具到部下知州通判治狀最優有未經朝廷任使者令中書籍其姓名

元豐四年三月甲辰翰林學士承議郎張璪為大中大夫參政事先是王珪嘗三薦璪不用珪曰璪果賢陛下未嘗用以為不賢耶也臣恐士弗得進矣臣為宰相三薦賢三不用臣失職請罷上喜曰宰相當如是姑試卿〻德不回朕復何慮知制誥王安禮為翰林學士安禮于訓辭切不經意而典贍豐閎上數稱之御史豐稷言安禮性行淫僻師言鄙之理在詞禁地親戚重

將何以訓多事以四方御史朱服又言李士戒不孝以翰墨上府
事今安礼行義如此而朝廷捏不〻已望是陛下昭示好惡使
人之所避行者究伏望〻追寢安礼新命不報戊申詔河東河
北路轉運司尋訪程嬰公孫杵臼墳墓所在以承議郎吳處厚
言二人保全趙孤已加封爵故也詔封嬰成信侯杵臼封忠智
侯立廟載在祀典大月甲子有上書乞審擇守令者上謂輔臣
曰天下守令之衆至千餘人其才性難以偏知惟立法于此使
象之于彼從之則為是背之則為非以此進退方有準的所謂
朝廷有改也夫家自為政人自為俗先王所以必誅朝廷惟一〻
好惡定國是守令奉行之數年自當得人也元豐五年二月
上曰判令縣令治民為最近漢判史有入為三公者蓋重其任
且今審郡不過數十往〻多不得人則縣令可知也自今更宜
謹擇辛亥命輔臣祈雨四月壬子知開封府王安礼言三院
獄空安礼事至輒斷庭无留訟久致不停办者一切論決于是以
獄空褐諸府門登便道見歎息稱以為異事上曰昔由余聘秦
覩政內史廖常從容但至以奪其謀者奉有人也安礼由燕更
事能駭動外夷于古無愧矣壬戌崇文院校書楊完編類元豐
以來詳定郊廟奉祀礼文成三十卷以進蔡確既為右僕射且
兼中書侍郎欲以自大乃議尚書省關移中書省加上字以重
之王安礼聞上曰陛下用確為相宜以材術卑異卿亦近步適在

此位耶上曰然安礼頓曰陛下謂適在此位何得自大上每燕
見大臣多反前代興亡事上臨御久群臣俯伏聽命无能有所
論說時因奏事有被詰責者安礼進說曰陛下固聖矣而左右
輔弼宜擇自好之士有廉隅者居之則朝廷尊上善其言七月
乙未上謂輔臣曰唐明王晚年逸豫以致禍亂如本朝无前世
離宮別館遊豫奢侈之事非特不為亦无餘力可為也蓋北有
強虜西有黠羌朝廷汲〻支梧不暇然〻二虜之勢所以難制者
有城國有行國自古夷狄能行而已今兼中國之所有北之漢
唐尤強盛也六年八月詔尚書左丞蒲宗孟守本官知汝州宗
孟嘗建請治西府先是宰執同對上有无人才之嘆宗孟对
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壞之上不語直視宗孟久之宗孟懼
甚无以為容上復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馬光未論別
事只辭樞密副使自朕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虽迫之使
去亦不肯矣冬十月詔封孟軻為鄒國公以吏部尚書曾孝寬
言孟軻有廟在鄒屬兗州未加爵命故特封乙丑五月范純
仁權知河中府官制初行上欲召純仁弟純粹由峽西轉運副
使入对上問純仁无恙純粹对以実故上悟尋有是命純仁至
河中時督教保甲甚嚴非老幼不許在家農事皆廢純仁上疏
曰欲乞权住教閱不報六月礼部言欧陽修等編太常因革礼
始自建隆迄于加祐為百官加祐之後缺而不錄慶曆以來礼

文制作以垂法万世乙丁太常博士勝續編纂以備討閱注之十二月端明殿學士司馬光為資政殿學士降詔奬諭賜銀絹衣帶馬奉試郎范祖禹為秘書省正字並以修資治通鑑書成也上感疾始有建儲意又謂輔臣曰來春建儲其以司馬光及呂公著為師保蔡確知光必復用欲自託于光乃謂職方員外郎刑恕曰上以君實為資政殿學士異礼也君實好辭官確晚進書和叔門下士宜以書言不可辭之故恕但与光之子康書致確語康以白光　笑而不答亦再辭而後受八年二月癸巳上疾甚延御福寧殿東閣之西間三省樞密院入問聖體見于上榻前三月戊戌上崩于福寧殿宰臣王珪讀遺制哲宗皇帝即位史臣曰上听明英睿天性孝友事西宮竭誠尽力天下稱孝慈聖光獻太后之喪哀毀過甚既除喪思慕不已歲時献助每至徙仁殿必動哭群臣化思皇后宮庭肅正親愛二弟兄纖介之間終上世乃居外戶奎季高達言以攄紓深遠道德之蘊而群于法數每論經史多出人意表聞一日御延英講讀畢風雨不易禁中觀書或至夜分在東宮承聞王安石有衆名熙寧初擢輔政盡己以聽之安石更法令中外爭言不便上亦疑之安石不自得求引退八年不復召然恩顧不衰司馬呂公著雖議論終不合而推口稱其賢厉精求治如恐不及總攬万几小大必親遇休暇燕閒御毅決事或日昃不暇食至兩宮遣人趣之侍臣有以為言者上曰朕享天下之奉乃書勞恐逸誠欲以此勤報之也将定官制於禁閣中考求公事一年乃成人皆不知雖治尚嚴密智勇果斷而進次必仁恕群臣進見傾聞或不能對上恐其失次輒假為言他有忤意者失甚不終報保全之每當用兵或終夜不寐边奏絡繹于札處無分諸將必丁寧詳悉受以成算雖千里之外上自節制執神鑒之所通情愚威相濟人不敢不尽力如李憲張誠一輩雖甚親用然未嘗紀其御策无不畏上之威明而莫之敢肆欲先取靈夏威西羌乃圖北伐積粟基上數千萬石多儲兵器以待及永樂陷没知用兵之难於是亦息意西伐共在位十有九載規模遠立取法三代由漢以下随而不敢向熙冲退託去華務实終身不受尊號此成帝王之盛德也

神宗任用安石

嘉祐六年六月戊寅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用修起居注王安石辭修起居注既得請又申命安之石復辭至七八乃受于是從遷知制誥安石自此不復辭官矣嘗有詔今後通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遂上疏争舍人院職分其言頗侵執政

安石于是爲執政時
治平二年冬十月復以安石爲工部郎中知制告毋
喪除故也安石既除喪詔安石赴闕安石屢引疾乞
分司上語輔臣曰安石歷先帝一朝召不起或爲不
恭今召又不起果病耶曾公亮對曰安石文學器業
時有全德宜膺大用累召不起必有疾病不敢欺罔
吳奎曰安石向任糾察刑獄爭刑名不當有旨釋罪
不肯入謝每以爲韓琦沮抑己故不肯入朝公亮曰
安石真輔相之才奎所言熒惑聖聽奎曰臣嘗與安
石同領羣牧備見其臨事迂闊且護前非爲一用之
必紊亂綱紀公亮熒惑聖聽非臣熒惑聖聽也上未
審奎重言之上納奎言于是安石不再召
癸卯安石知江寧府衆謂安石必辭及詔到即詣府
視事或曰公亮力薦安石蓋欲以間韓琦也
四年春神宗即位八月戊戌知制誥知江寧府王安
石爲翰林學士召用上謂吳奎曰安石真翰林斈也
奎曰安石文行實高出于人上曰當事如何奎曰恐
迂闊上弗信于是即召用之制曰王安石學爲世師
行爲人表廉于自進俊處于東藩庶有僉言宜還中
禁俾夫左右先後以道義輔于寬時尋文墨視草而
已我可特授翰學士　熙寧元年四月壬寅詔新除
翰林斈士王安石越次入對上謂安石曰朕久聞卿
道德仁義有忠言加謀當不惜告朕方今治當何先
對曰以擇術爲始上問唐太宗何如主對曰陛下每
事以堯舜爲法唐太宗所知不遠所爲不盡合法度
但乘隋極亂之後子孫又皆昏惡所以獨見稱于後
世道有升降處今之世恐須每事以堯舜爲至簡而
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斈士大夫不
能通知聖人之道故常以堯舜爲知不可爲高聖人
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爲制也上曰卿可爲責難于君
然朕自視眇然恐无以副卿此意卿可悉意輔朕庶
幾同濟此道
上問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變粗致太平以
何道也安石退而奏曰本朝乘累世因循末俗之弊
而无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
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
君與斈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
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
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任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
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

之士而无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敘立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課試之方監司无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于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无異于庸人農民懷于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于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埸之權宿衛則聚伍卒无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宗室則无教訓選舉之實而未以合先王隆殺之宜其于理財大抵无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无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无事過于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无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明日上謂安石曰昨閱卿所奏書至數遍書本朝事可謂精盡計治道无以出此上曰卿今所言已多朕恐有遺忘試錄今日所對以進安石唯而退訖不

後錄

丁丑賜布衣王安國進士及第注初等職官安國安石弟也于書无所不讀數奉進士試禮部輒不中又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策第一召試密閣母喪罷上即位翰林承旨王珪首薦之樞密副使韓絳邵亢又同以安國所著序言十卷進上于是出手詔稱美令召試舍人院七月詔司馬光王安石同定登州謀殺刑光與安石異議安石不曉法好議法論者不以為是時知諫院吳申上疏論事輔臣以申疏進呈祖宗成憲不遵朝廷衆論上笑曰衆論何可不遵刑名末事尚不違況遠大者乎學士王安石曰先生但稽手衆非一一淺也又曰且如謹奉成憲不知中意欲何如謹奉若事事因循弊法不敢一有所改謂之謹奉成憲恐非是上由是不悦中書衆中諫廠八月宰臣曾公亮等言伏見故事南郊禮畢陪祀官并蒙賜賚賚非臣等所安欲望特寢議請大禮畢兩府臣僚罷賜銀絹詔送學士院取旨司馬光奏曰臣知此物未能富國家因此漸思減其餘浮費自今日為始耳安石曰國用未足猶未得善理財之人故也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桑洪羊能

致國用之饒不取于民將爲用之安石曰太祖時趙普爲相賞賚或以萬數今郊賚豈獨爲多光曰普等運籌帷幄平定諸國賞以萬數不亦宜乎今兩府助祭不過奏中嚴外辦沃盥奏悅中何功勤而得比普等乎爭論久之王珪曰司馬光言省費自貴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費不多恐傷國體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上曰朕亦與司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適會安石當制遂以上所言爲辭批詔所乞宜不允公亮等遂不敢復辭上欲用王安石參知政事以問輔臣曾公亮因薦之唐介曰恐難大任上曰卿謂文學不可任也介曰泥古而議論迂闊後使爲政恐多所變更必擾天下介退至中書謂公亮等曰異日安石果用天下困于擾諸公自知之時執政建除日上久之不決既數日乃曰朕問安石以爲然可門施行介曰陛下如此使大臣何以自安且陛下以安石爲可大用宜即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可否于翰林學士必以臣爲不才當先罷免此語傳知天下恐非信、之體也介雖言然上意益向安石矣曰唐太宗必得魏鄭公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對曰魏鄭公諸葛亮皆有

道者所蘊何足道哉以天下百年承平學者之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精雖有皋夔稷契傅說之賢亦必爲小人所蔽因卷懷而去熙二年二月王安石爲大夫參知政事先是安石見上論天下事上曰此非卿不能爲朕推行朴細學問如此亦欲施設安石對曰臣來事陛下固願助陛下有爲天下風俗法度一切頹壞在廷少善人君子則安常習故而無所知奸人則惡直醜正而有所忌者唱之于前而無所知者和之于後雖然其然狀見恐未及效功而爲異論所勝陛下誠欲用臣宜先講學使于臣所學本末不疑庶几能粗有成上曰朕知卿久非適今日也上曰朕仰慕卿道德不知卿所施以何爲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上以爲然自此安石取祖宗法度變更之天下騷然矣詔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甲子命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及王安石領其事安石曰今財用分于開闔然散不能相通故多費失天下之財使利出于一孔自秦漢以來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然此法既修必大逞流俗而異論者衆在陛下先有以斷之然後可

為此須籍人才上曰誠如此今但知有此理者已少
況敢推行安石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能者理財
則十人之中有一二人敗事況所擇而使者非一人
豈能無此失上曰自來一人敗事則逐府所闕此所
以事少成故置司以講求理財之術安石因請以呂
惠卿為制置司檢詳文字從之
冬十月甲午朝著作佐郎編校集賢書籍呂惠卿太
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後九月又加集賢校理初欲置
惠卿經筵曾公亮以為京官無例須換朝官公亮又
曰經筵官不可後兼修條例王安石以謂無害乃已
十一月乙丑命樞密副使韓絳同制置三司條例初
陳升之既拜相遂言條例司難以簽書欲令孫覺呂
惠卿領向而升之與王安石提舉安石曰臣熟推此
事但可如故者升之曰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所領
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今天下財用困急尤當先理
財特置一司于將事以為併之無傷安石曰今分為
一司則事易商議若歸中書則待四人無議然後草
具文字恐成須遍歷四人看詳然後出于白事之人
亦須待四人皆許則事積而難集陛下既使升之與
臣執政必不疑升之與臣專事而為奸況制置司所

奏請皆關中書審覆然後施行自不須併入事于上
前日高不次乃皆退把日又對升之固以為不可置
司上欲使安石獨領安石以為非便曰陛下非置此
司令中書密院各差一人今若韓絳用事甚便上曰
善故有是命升之深狡多欲善傳会以取富貴為小
官時與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安石時為揚州
簽判有從升之序及安石用事務變更舊制患同執
政者間不從設制置條例司引升之共事凡所欲為
自條例直奏行之既後雖陷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
力贊助或時為小異為若不與安石皆同者安石不
覺訴深德之故安石推升之曰就事盡歸之三司何
必攬取為己任也安石大恐二人于是手始判己〻
司封員外郎直史館蔡延慶右正言集賢院孫覺並
同修起居注上初欲用蘇試及覺王安石曰試宜是
可與之人上曰軾有文學朕見似為人平靜司馬光
韓維王存皆稱之安石曰險邪之人臣非苟言之皆
有事狀作賈誼論換游談雜深交縱誕以取天下之
權附麗歐陽修〻作正統論早從之此之乃作論排
章望之其論都無理此但如此遭父喪韓琦曾送金
帛不受卻販數船蘇木入川此人所共知司馬光呂

惠卿受錢又言蘇軾平静斯為厚誣陛下欲變風俗
息邪説驟用此人則士何由知陛下好所在此人非
無才智以人望誠不可廢若省府推判官有闕亦宜
用但方是通判資序豈可便令修注上乃罷軾不用
閏十一月條例司奏差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
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上問王安石以貞宗時邊事
安石曰臣按實錄當時君臣議論未宜説到底上下
相与皆滅裂而已則何以待夷狄
癸未上謂王安石韓維曰呂公著言條例司近轉隸朕
所舉官皆是奴事呂惠卿得之並非韓絳王安石
曰自外奔者謗或非臣等所識然取于衆議若謂奴
事呂惠卿則必仰在條例司已來凡日在外人如何
奴事得三年春正月條例司言提舉常平廣惠倉者
本職外毋得侵預外事以優民右正言李常言臣近
聞京東轉運使王廣淵以陳汝義所進羨餘錢五十
萬貫隨和買紬錢俵散令却每貫納見錢一貫五百
于常税折科和買之外又取二十五貫又詔諸路常
平廣惠倉給散青苗錢本為惠恤貧乏並取民情願
今慮官吏不体此意追呼均配騷擾其令諸路
提點刑獄官体量覺察違者禁止並以名聞敢阻遏

頴請者罰餘見青苗門
王安石既稱疾家居翰林學士司馬光再為批答曰
朕以才高古人名重當世召自岩穴推心委誠言聽
計行人莫能間衆所共知今士夫沸騰黎民搔動乃
欲委還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謀固無憾朕之所望
將以諉誰安石得之怒即抗章自辯上封還其章手
札諭安石曰詔中二語乃為文督迫之過而朕失于
詳閲今覽之甚愧又明日安石乃入見固請罷光建
文彦博奏乞罷提舉使上諭以須朞年聽去韓絳与
王石協力排彦博每議事絳多面沮之彦博内不平
遂引朞年之詔堅求補外上面諭復視事安石之在
告也上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即奉詔
趙抃獨俟安石出令自罷之連日不決安石入即上
勞問曰青苗法一無所害極不過失陷少錢物安石
既視事持之益堅人言不能入矣安石之求分司也
御史王子韶程顥諫官李常皆稱有急奏乞登殿言
不當聽安石去於意甚惧及安石復視事子韶等乃
私相賀安石復視事也氣愈甚而責公亮等曰為宰
相當有执守何得妄降劄子今條畫抑配青苗又輒
刪去當日詔語公亮等不敢抗安石既得每贊上以

獨斷上專信任之軾發策云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
苻堅代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
任子之而滅事同功異何也安石見之不悅上數欲
用軾安石必沮毀之軾又上疏曰陛下自歲以來所
行新政皆不與治世同道又作擬進士對御試　策
上以試所對策示安石安石曰軾才亦高但所學不
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請黜之曾
公亮曰軾但異論耳无可罪者它日安石又白上曰
陛下何以不黜軾豈為其材可惜乎譬如調惡馬須
減芻秣加鞭扑手乃可用如軾者不困之使自悔而
紲其不逞之心安肯為陛下用且如軾輩其才為世
用甚少為患大陛下不可不察也上諭安石聞有三
不足之說否安石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
以為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
學士院進試館職策其問意專指此三事是何理朝
廷亦何嘗有此已別擇問矣
吏部侍郎樞密副使韓絳參知政事絳聞與王安石
同奏條例司事嘗贊上曰臣見王安石所陳非一皆
至當之言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李定
為御史淮南轉運使屯田郎中謝景溫為工部郎中

兼侍御史知雜事景溫雅善安石呂公著之為中丞
也人謂景溫先以舉御史及公著罪乃有此除四月
上謂司馬光曰王安石不好〻官職及自奉養可謂
賢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愎此其短也又
不當信任呂惠卿奸邪而為安石謀主安石為之力
行故天下并指安石為奸邪也上曰今天下洶〻孫
叔敖所謂國之有是眾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察
其是非然後守之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呂惠
卿以為是天下皆以為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
共為天下也遂退
五月甲辰詔近設制置三司條例司本以均通天下
財利今大端已舉惟在悉力應接以趣成效其罷歸
中書先是文彥博等皆請罷制置條例司上謂彥博
曰俟群言稍息當罷之不欲亟罷恐傷王安石故也
三年六月降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陳舜俞監南康
軍鹽酒稅坐違詔旨不散常平錢自劾也其後乃上
書稱青苗法實便初自建不知何時參知政事馮京
欲錄此從用之宰相王安石曰為人反復如此何可
用也方是時　內初置保甲且觀其端而知宿州元
積中進乞布之四方故京師為之數百年誤用刑名

今乃得止安石書其附己故有此授丙戌賜秘書丞
集賢校理知諫院胡宗愈通判真州仍落館職宗愈
為諫官遇事必言然不昔出姓名辭多微婉故御批
有潛伏中傷等語或曰御批乃呂惠卿筆也初欲与
知縣曾公亮不可始除通判七月樞密使呂公弼罷
知太原弼將去位上議所以代之曾公亮韓絳極稱
司馬光上遲疑未決始欲用蔡挺既而欲併用京及
光安石曰司馬光固佳今風俗未定異論尚紛紛用
光則異論有宗主今但欲興農事而諸路官司觀望
莫肯向前若更使異論有宗主即事無可為者上遂
不用光公亮曰貞宗用寇準人或問其宗曰且要異
論相攪則治道何由成若終令君子与小人相攪則
君子但有卷懷而已上以為然癸巳賜大理寺丞王
欽臣進士及第秘書省正字唐坰出身初坰為北京
監當官上書言青苗不行宜斬大臣異議者一二人
王安石薦坰宜在　館閣故得召對坰有才加韓琦
甚忿之既去乃聞其言七月龍圖閣學士大夫社元
摔授忠正軍節度副使嘉祐中元摔与王安石同知
制誥時詞臣許授潤筆物安石固辭一人之饋不獲
意不受以其物置舍人院梁上安石以母憂去元摔
取而本院公用安石聞而惡之以為不廣安石既嘗
國无擇遂得罪秋八月乙丑司馬光對垂拱殿乞知
許州或西京留司御史台上曰卿何得出外朕欲申
卿前命卿且受之光曰臣舊職且不能供況當進用
上曰何故光曰臣不敢留上沉吟久之曰安石素与
卿善何自疑曰臣素与安石善知蘇軾輩皆毀其素
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公著去何彼一人之身何
前是而後非上曰安石与公著如膠漆及其有罪不
隱乃安石之至也又曰青苗已顯效疏事天下知其
非獨安之黨以為是癸巳上曰蘇軾非佳士光曰豈
不惟于李定不孝安石書之用為台官安石常欲置
其實一二人于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以遭父
喪安石未知腹心所託而曾布巧黠善佞合安石悅
之故以布代惠卿入侍經筵而資序甚淺人无不服
而布固辭辛羅之庚子門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罷
三城節度而安石陰助之安石以其所已深德之故
推尊公亮而沮抑韓琦御史至中書爭論青苗事公
亮從首不答安石屬數与之往返由是言者亦以安
石為專而公亮不預也蘇軾嘗責公亮曰上与安石
如一人此乃天也安石猶以公亮不尽同己數加毀

詧公亮雖屢乞致仕上輒留之于是乃聽公亮罷相
司馬光登对乞許州及留台上曰必得許州乎光曰
臣安敢必但稍便鄉里即臣之幸也司馬光知永興
光辞上謂光曰今委卿長安及卿動静及水落民間
利病當以聞光曰謹奉詔光言青苗助役為陝西之
患上曰助役惟行京東兩浙耳久十月職方員外郎
鄧绾為集方按理校正中書孔目房公事绾故名继
清双流人舉進士高第累迁寧州通判上書言陛下
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税役法等百姓無不歌聖澤
臣以所見寧州而知一路觀之見天下皆然此誠不
世之良法願陛下堅守行之勿移于浮議也又与王
安石書及頌安石大喜白于上使乘驛詣闕時慶州
方有夏寇绾進呈邊事上問識王安石否曰不識上
曰今之古人也又問識吕恵卿否曰不識上曰今之
賢人也绾見安石欣然如舊交绾自至京師鄉人皆
笑罵绾曰笑罵從汝笑罵好官我須為之尋之命绾
兼編修中書户房條例
十二月辛酉右諫議大夫知鄧州吕誨提舉嵩山崇
福宫先是九月上欲移誨知河南命未下而寝誨雖
在外遇朝廷有大得失犹言之不置于是以疾求賢
故有是命曾詔兩制舉諫官衆俱以當今宜為諫官
者无若蘇軾于是鎮以軾應詔御史知雜事謝景温
安石弟公國姻家也景温奏軾為諫官以攻安石短
遂以諺語力排之范鎮舉軾為諫官軾前丁母憂多
占人船販私蘇木安石下淮南江南東西京湖北夔
州成都六路体量其状事不实士論薄之鎮又舉台
州司户參軍孔文仲賢良对策極陳新法之害初宋
敏求第為三等上覆考王珪書以第四等詳定韓維
從初考安石見而大恶之密啟于上以御批黜文仲
令再進呈乃下詔罷歸故官務國屢封還制書不許
鎮于是曰吾前舉蘇軾為諫官後舉孔文仲賢良方
正可謂无負朝廷矣即日上章乞致仕馮京解之曰
參政何必介遂落鎮翰林學士以本官户部侍郎致
仕命舍人蔡延慶為告詞有訴欺要君之語安石犹
不快自加改定極其醜詆明日延慶賀鎮且以制詞
出于安石為解鎮誦之笑曰才無任職之能鎮投襟
當之内有懷利之实則夫子自道也即上表称謝云
望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臣為腹
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壮之初至和中趙抃為
侍郎御史与鎮争劾寧臣陳执中家决婢子事与鎮

有隙至是安石恨鎮數許之于上且曰陛下問趙抃
即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抃抃對曰忠臣上曰卿何
以即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
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安石悵然謂抃曰公不与
景仁有隙乎抃曰不敢以私害公也丁卯右諫議大
夫參知政事王安石為禮部侍郎平章事王珪守李
官參知政事丁酉曾布知制誥上初欲用張璪王安
石安石使璪為文結辭不為布自請為之璪猶是忤
安石惡璪不得知制誥冬十二月章惇經制夷事官
吏多為所狎侮独商英与抗論不少屈惇奇之乃薦
商英今王安石于是召對擢用五年正月辛丑司天
監靈臺郎亢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罷免王安石遂
謂告馮京等進呈送英州編管上批令判配英州牢
城安石翌日乃出王安石臣竊覩陛下所以未能調
一天下兼制夷狄正為不明于帝王大路未詳如此
小事不察也陛下修身齊家雖堯舜文武亦无以過
至于精簿書刀筆之事群臣固未有能承望清光然
帝王大畧似當更討論今在位之人有事韓琦富弼
如僕妾者然陛下不能使之革面況夷狄乎二月上
又言三司判官當督察安石曰且刑名法制非治之
本當更論講帝王之道術而已若不務此而但致多
立法制以取群臣恐不濟事是日王安石留身乞東
南一郡上甚怪安石如此曰卿所以為朕用者非為
爵禄但以懷道術可澤民不當自埋没使人不被其
澤而已朕頑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德
之說心稍開悟卿朕師臣也斷不許卿出外夏六月
丁卯王安石惡李評必欲去之既而上壽新儀詞誕
慢若推鞫即明見欺罔之状令送宣徽院取勘已而
上批令評更不管勾閤門事已王安石謁告上令馮
宗道抚問安石因附表劄詩解机務上怪安石求去
安石曰疲疾不任劳劇兼任事久積中外怨恶多又
人情容有壅塞上曰卿无乃謂朕有疑心自制誥知
卿偶以天下事如呂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同知卿
不為呂誨所惑呂公著与卿文游至相善然韓琦必
以兵討君側患朕人亦不為公著所惑朕与卿相知
近世以来所未得安有不為朕少屈安石曰大臣久
擅事未有无釁者乃其有釁然後求去則害陛下知
人之明又傷臣私義上固留之比三四退上又固留
約令入中書安石復其奏而閤門等處皆有旨不許
收接安石又字甲戌王安石見上曰陛下不許臣去

臣不敢固違聖旨然實病若更遲緩半年不可強卽
須再煩聖聽秋七月前處州縉雲尉條例刪定官郭
逢原上疏曰臣竊觀自周文武以還盛德有爲之主
固无如陛下而懷道之士由孔孟而後如王安石者
未知有也又上疏曰廢去樞府併歸中書除補武臣
悉出宰相軍旅之事各責其帥合文武于一道歸將
相于一職復兵農于一致此先王之本也疏奏上甚
不悅他日謂安石曰逢原必輕俊安石曰陛下何以
知之上曰見所上書欲併樞密院廢募兵安石曰人
才難得如逢原亦宜晚事可試用也殿太子中允同
知諫院權同判吏部流內銓唐坰爲潮州別駕初以
王安石薦得召見驟用爲諫官數論不得遂因百官
起居越班扣陛請對上諭止之坰堅請上殿讀疏論
王安石用人變法非是上怒其詭激故貶坰疏留中
其畧云安石用曾布爲腹心張琥李定爲爪牙劉孝
孫張商英爲鷹犬元絳陳繹爲廝役逆意久不召還
附同者雖不肖爲賢又作奸令章惇李定獄事又
擅議宗廟事有輕神之心保甲以農爲兵凶年必致
恐叛免役攬下補上人人怨咨而令堅司壓塞州縣
事不上聞又保甲事曾布蔽塞人情欺誣人主以爲
情願又置市易司都人有致餓死者以安石比李林
甫盧杞翌日執政進呈安石以坰素狂不足責乃改授
大理評事監廣州軍資庫六年二月先是王安石以
病謁告彌旬乃求解機務且入對上面還其章安石
固求罷上不許上曰卿如此必是以朕終不能有成
功久留无補所以決去安石曰陛下聖德日躋臣非
所能仰望後來賢俊自有足用者臣久妨賢路又病
所以求罷非有它上曰朕置卿爲相事事賴卿以濟
後來可使者何人孰可以爲相者卿所見也安石曰
豈可謂无其人但陛下未試用耳上再三曉諭安石
乃告乞將理既而上又召安石子雱再三問勞又令
馮京王珪諭旨于是安石遂入視事
夏四月上令沈起察經制交趾事諸公皆不与聞此
奏請皆聽叙九月賜屯田員外郎侯叔獻太常丞楊
汲府界淤田各十頃叔獻等引河水淤田決清水于
畿縣澶州閭壞民田廬塚墓歲被其患他州縣淤田
頗如此而朝廷不知也龍圖李壬孫固知成都府先
是上以固東宮旧僚嘗問固安石可相否固曰安石
文行甚高待從獻納其選也宰相自有度而安石少
從容凡四問事以此對及安石當國數議事不安故

也丙戌王安石罷為吏部尚書觀文殿學士韓絳
依前官平章事監修國史遣内當御藥院刘有方齎
詔絳赴闕翰林學士右正言兼侍講呂惠卿為右諫
議大夫參知政事安石為執政凡六年會久旱百姓
流離上憂見顏色每輔臣進对嗟嘆懇惻益疑新法
不便欲罷之安石不悅屢求上不許而呂惠卿又使
其黨曰詣匭函假名投書乞留王安石堅守新法上
乃遣惠卿以手詔諭安石欲處之以師傅之官留京
師而安石堅求去又賜手詔曰繼得卿奏以義所难
處欲得便郡休息意更不欲再三與卿之留已除制
命除卿知江寧府安心休息以安所欲朕体卿之誠
至矣卿宜有以報之手劄具存无或食言從此浩然
長往也又賜手詔曰辭位欲得一見卿意者有所語
說卿可為朕詳矣以方今人情政事之所宜急者安
石薦絳代已仍以惠卿佐之于安石所為遵守不变
此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已五詔先
是惠卿處中外因王安石罷相言新法不便以書遍
遺諸路監司郡守使陳利害至是又曰上降此詔申
明之王雱為右正言天章閣侍講以疾不能朝又詔
給俸免朝謝許從王安石之江寧仍修撰詳説又詔
王安石依舊提舉詳定國子監修撰經義參知政事
呂惠卿同提舉
乙亥詔監安上門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編管汀州始
俠監門為大旱上書言事併叠百姓藍褸之狀為圖
以献書奏上歎息終夕不寐遂下詔求直言有旨放
俠擅發馬遞罪會安石請罷相上不許俠言安石所
致罷安石天必雨安石既罷果雨俠自以所言中来
凡又上疏五千餘言既言時政得失
上言安石作新法為民害惠卿黨奸邪壅蔽聰明獨
馮京立異故与安石校請黜惠卿用京為相惠卿大
怒遂白上奪俠官汀州編管
八年春正月甲午朔不視事諫議大夫馮京守本官知
亳州俠既竄汀州人多憐之或貸其行呂惠卿憾俠
不置且惡馮京異議欲藉俠以排去京并及王安國
乘間白上曰俠書言青苗免役流民等事比衆所共
知也若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詬罵此禁中事俠安
從知此蓋俠前後所言皆言使安國導之上亦疑然
他日問京曰卿識鄭俠乎對曰臣素不識俠侍御知
雜事張琥附刻奏京大臣与俠交通有迹乞追俠付
獄窮治詔送御史臺

京使索重王雱乃議論常与雱安國同非新法安親
學之使諂登聞鼓院上書言諷判檢院延与暇恭其
所言稱獎之諷又嘗見京語及俠市稱俠之辭甚佳
小臣不易敢爾獄既具遂罷京政事使遠徙諷李昏
得罪惠卿事安石如父子安國負氣忠其險巧數面
折之惠卿切齒及安石罷相引惠卿輔政惠卿遂欲
代安石恐其復來乃因俠獄陷安國亦以沮安石也
辛丑察訪荊湖常平等事蒲宗孟言近制民以手实
上其家之物產而官為注籍以正百年无用不明之
賦而均齊其力役此天下之良法也然州縣災傷五
分以上則不与為且留以俟豐歲以臣觀之使民自
供手实无所援也何待于豐穰哉詔有司不以豐
凶弛其法法之呂惠卿為手实法奉使者至析秋毫
天下病之而宗孟乃有此奏張方平言中戶以下雖
有蓋藏田蚕所收歲有厚薄戶有耗登何常之有不
惟肩惑人情更有紛亂新法今茲一事專用誘人徒
騷擊于天下实无济于國家是歲十月卒罷手实法
甲寅詔罷諸將叅謀初置三十將許武舉李生充叅
謀諫官范百祿言邊事未有機警何用布衣叅謀徒
長奔競耳罷之丁卯前曲陽縣尉呂何卿為奉禮郎

知軍器監丞先是呂惠卿令和卿建議行手实法至
是判軍監章惇情以為丞仍特改官癸酉知江寧府
王安石依前官知平章事始安石薦韓絳及惠卿代
己惠卿既得勢恐安石復入遂欲逆閉其塗凡可以
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又數与絳忤絳乘間白上
請復相安石上之惠卿聞命愕然翌日上遣句當御
藥院有方詔往江寧召安石安石不辭遂倍道赴闕
三月戊午上謂王安石曰小人漸定卿且可以有為
又曰自卿去後小人極紛紛獨賴惠卿主張而已因
稱呂惠卿不可得安石曰諸兄弟皆不可得和卿者
臣初不知其人昨遣臣到陳留道中与語極曉事安
石曰臣父子蒙陛下知遇誠欲助成陛下盛德大業
而已小人紛紛不敢安職今陛下復詔用臣誠欲粗
有所效以報陛下察臣用心上曰固所望于卿君臣
之間初勿形迹形迹最害事閏四月上欲用宗嶽使
張方平為樞密使既批出王安石降行之書呂惠卿
留之曰當俟集更議之因私于王安石曰安道入
必為吾屬不利翌日再進呈其事遂寢乃詔司農司
條例司具應言廢罷耆戶長壯丁利害編寫成冊納
禁中御史臨川蔡承禧言崇政殿說書呂升卿招權

乃在臣上曰已既无過慮惠卿不得已乃復就職九
月呂惠卿緣升卿事乞罷政既復就職與安石益不
協于是留身白上曰臣意安石在江寧時心有所疑故
速來如此既至必是陛下聖諭及書借臣奏對日錄
現之後須開解想兩日前余中葉唐懿來為臣言安
石怨臣改其詩義上曰安石无它意冬十月己丑上
既決意罷惠卿政事故先出升卿先是御史蔡承禧
奏臣累言參知政事呂惠卿奸邪不戚福賞刑天下
共憤是日手詔給事中參知政事呂惠卿朕不次拔
擢俾預政而乃不能以公滅私為國司直阿蔽所與
屈撓典刑群言交攻深駭朕聽可守本官知陳州庚
子右正言知制誥直舍人院權三司使章惇知湖州
先是御史中丞鄧綰言臣伏見近日陛下斷然罷黜
呂惠卿令按治其罪惠卿執政適年所立朋黨不一
然與惠卿相濟无如章惇雖已黜逐而尚留惇在朝
廷亦猶療病四肢而止治其一邊棄除一堂而尚存
職之半也于是罷惇三司使以本官守十一月丙戌
先是王安石以疾居家上遣中使勞問又命輔臣即
其家議事時有不附新法者安石欲深罪之上不可
安石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

慢上併及參知政事呂惠卿且言惠卿辟利谷為經
義所檢討與官俸令教小兒丁亥宰臣王安石與惠
卿同對上獨顧安石康稱其無私始以罷惠卿也于
是惠卿求去不許秋七月崇政殿說書同管勾國子
監從其請而有是命蔡承禧劾升卿既自亦析且乞
劄付承禧王安石白上恐不宜如此若承禧紛紛則
煩陛下處置上乃已初宰執同進呈承禧劾升卿事
惠卿乃謁告上表求補外者三上曰卿為參政責不
在卿卿何以爾惠卿曰頃安石之去一時逐人所以
受命不辭安石復來理會決去上曰卿以承禧故耶
承禧言卿弟兄與于惠卿曰緣使承禧言臣臣為參
知政事苟自度无過豈至為之求去況臣弟分析事
又知此乎上曰豈以參石議用人不合耶安石以忌
卿惠卿曰安石于臣何忌惟陛下初用安石以其勢
孤助之每事易今日陛下以謂安石之助多助之故
每事難就則臣之在朝廷所補者少而所害者多不
若遂臣之去陛下一聽安石天下之治可成也上曰
終不令卿去惠卿曰陛下數宣諭臣以參貳安石不
識何也參知政事莫參知陛下政事否上曰安石政
事即朕之政事也惠卿因言承禧所以言臣事者意

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豈足恤也上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不悅十二月己丑王安礼知潤州先是呂惠卿言安礼任館職抑遊無度于是安礼乞出即從之安石猶以惠卿昔居憂在潤州數使安礼求其過失故也九年六月乙酉判給事中知陳州呂惠卿奏往者鄧綰言臣丁憂日託張若濟貸部內錢閣推究首尾七月乃畢今朝廷復差蹇周輔乃綰鄉人嘗為御史推直官不惟有嫌于法亦礙乞別選官置院詔屯田郎新權發遣泰鳳路提點刑獄李竦与蹇周輔同推鞫安石既与惠卿交惡令徐禧王古等按華亭獄不得惠卿罪更使周輔按之安石子雱猶恐不得切責練亨甫呂嘉問共議取鄧綰等所除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初不知也惠卿所給堂吏遍告白評且訟綰及安石前後凡數十紙其畧曰安石尽棄素学而隆尚縱橫之末數以為奇術以至譖愬脅持蔽賢黨奸移怒行狠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力于年歲之間莫不備具雖世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迨不如此平日聞望一旦掃地不知安石何苦而為此也謀身如此以之謀國必無遠圖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又曰陛下平日以如何人遇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于此又曰臣之所論皆中于肺腑之隱上既以惠卿所訴事示安石安石謝无有帰而問雱、乃言其情安石始咎雱、先病疽而嘉問等相継得罪安石由是媿上數求去上待安石自是意亦稍衰矣雱性刻深喜殺常称南君以豪傑之士每勸安石誅不用命大臣而安石不從也安石輔政時羅逐中外老成人凡尺多用門下嬛意少年諸生一切以王氏雜為師講官策試諸生論及時政皆罵逐及惠卿交惡傾人告發呂氏奸私事皆自雱發之七月壬戌詔宰臣王安石使王雱終乞佚職九月是秋宣徽南院使判應天府張方平上表乞致仕詔答不允方平因奏疏論率錢募役之害其畧云蓋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者民也是以聖人甚畏之甚重之敵保國家必先得民是謂藏身之固置器于安之道也十月丙午王安石罷為鎮南軍節度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安石之再入也多称病求去及子雱死猶悲傷不堪力請解机務上亦滋厭安石所為故有是命樞密使工部侍郎吳充依前官平事充性謹密在兩府數秉間言安石政事不便上以其中立無私故

相之知成都府馮京知樞密院事先是呂惠卿逐出
安石前後私書手筆奏之其一云勿令齊年者謂京
也與安石同時在中書多異議故云又其一云勿令
上知由是上以安石為欺故復用京
十二月判江寧府王安石奏乞施田與蔣山太平興
國寺充常住為其父母及子雱營辦功德從之司馬
光與書吳充云今若法弊而不易民疲而不恤萬一
鼠竊蓋多蜂蠆有毒小恐廟堂之類亦未易安居雖
復威遠札輸均邊外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設策解
綏肅撤東山亦非高枕之地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
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苟不罷青苗免役
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效是猶惡
湯之沸而益薪而北轅疾驅也光代王安石為相知
天下不便新法欲其所變更嘗乞召還充及呂公著
韓維蘇頌文彥博孫覺李常陳顏等十數人皆王安石
所斥逐者故先遣以此書而充不能用光亦卒不起
十年五月詔中書舍人下給假一月令往江寧府省
視王安石疾病六月集禧觀使王安石請所居江寧
府上元縣園屋為僧寺乞賜名額從之以報寧禪院
為額或云安石愛其子雱雱性險惡安石在政府凡
所為不近人情者雱實使之既死安石哀悼久而不
忘嘗恍惚見雱荷鐵枷如重囚狀遂請以園屋為僧
寺蓋為雱求救于佛也元豐元年夏四月守司空集
禧觀使荊國公王安石卒司馬光手書與呂公著曰
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
致忠直疏遠讒佞輻湊敗壞法度以至今日方矯正
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復之徒必詆毀百端
光意以謂朝廷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
所得輒以上聞不識晦叔以為何如更不煩答以筆
札扆前力主張則仗晦叔也詔再輟視朝贈太傅遺
表恩七人命所在應判差事

神宗朝臣議論新法

神宗即位勵精求治以王安石學行負時望召為翰
林未幾引參大政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頗久日
刻既晏例隔登對于崇政殿上更衣復坐以次賛引
中丞呂誨待對于崇政殿侍讀个英亦將趨資善堂
以俟宣召相遇于朝路光密謂誨曰今日請對何言
誨與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以介甫之文學
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于得人奈何論之誨正色曰
君實亦為此言也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好執偏

見不適物情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于
用則疎若在侍從則可或容置于宰輔天下必受其
弊光文諭之曰与公為心交苟有所懷不敢不尽今
日之論未見其不善之迹以傷怨毒或別有章疏願
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加籌慮誨曰上新即位富于春
秋所為朝夕謀議二三執政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
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語未嘗各趍
以出誨疏奏曰臣竊見大姦似忠大詐似信雖有用
舍係特之休戚也至如少正卯言偽而辨行偽而堅
順非而澤強記而博非宣父至明孰能去之盧杞姦
邪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难尧舜病諸
陛下接位之初起王安石為学士縉紳皆謂陛下之
明擢有文之人得以適其用也乃進二台庶僉論未
允衡石之下果不能欺其輕重也謹按安石外示朴
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衆所共知今略疏
十事皆目覩之迹一言近誣萬死無避慢上无礼好
否歆進見利忘義要君取名用情罔公以私報怨怙
勢招權專政害國商確財利以動搖天下臣究安石
之迹固无遠略惟務立異于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
上而欺下臣切憂之誤天下蒼生者必斯人矣陛下
圖治之宜當稽于衆方天災屢見人情未知誰在澄
清不宜挽濁如安室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臣所以
懇懇而言不虞橫禍期感動于聰明庶判別于真偽
然誣姦大臣之罪不敢苟逭孤危若寄職分难安當
浚露章請避怨適敢進止是日司馬光退歸玉堂以
誨遽論安石者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既而縉紳間浸
有傳誨疏者往往亦偶語切疑其太過熙寧二年二
月前大名府推官蘇轍為制置三司條例檢詳文字
先是轍上書言事即日召對延和殿疏奏上批付中
書曰詳覽疏意知轍潛心當今之務頗得其要嚮于
丁除不得伸誠亦可惜因有是命時安石新得幸急
于財利置條例檢詳文字官命呂惠卿蘇轍同為之
安石多于惠卿謀轍議事多牾一日介甫出一卷書
曰此青苗法也請君熟議之不便以告轍曰以錢貸
民使出二分息本以救民之困非為利也然出納之
際吏緣為姦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
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撻必用州縣不勝煩矣
介甫曰君言有理徐議行之時上既用富弼為相弼
以足疾在告上遣勾當院御藥院劉有方諭旨先令
赴中書供職弼固辭曰豈有召自外割未見天子而

違坐廟堂預聞天下之政乎是日鄭始入見上諭鄭
曰君臣須是上下相尽忠尽即不得有隱鄭拜手卿
座之前曰臣之拜不獨賀陛下見舜之明亦為宗廟
社稷天下生灵為賀似此宣諭不為當今之論亦可
為萬世子孫之法尽忠无隱只臣一員亦无益于事
須是在庭臣僚天下官守人人尽忠方能成天下之
務上曰卿論至詳甚善鄭又曰臣自訟路到京閣士
大夫說大抵守道者心多不安希進者往往得志願
陛下精別流品无使忠邪混淆小人漸進蔽係治乱
之大者陛下若不以臣說為妄略加聽納則異日必
有所補鄭又曰臣聞中外之事漸有更張此必有小
人獻說于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其間有所希
冀緣朝廷守靜事有常法小人所可望也願陛下深
賜審察无致後悔鄭又曰臣聞天下財用不充執事
必須多方經畫其有舊數日乃祭祀百官六軍而化
賜与人径来寺費是也其所不知者內中取索及兩
宮請俸以致土木興作寺費不一丞宜置局會計漸
節不給之用則百姓无暴斂之苦國用无不足之慮
上改用聽納曰今日得卿至論乃沃朕心可為金石
之言朕不忘也當鄭言大臣須和以濟務上即問安
石所置條例如何安石曰已檢討文字略見倫緒亦
有待人而後可奉者然今欲理財則須使能天下但
見朝廷以使能為先而不以任賢為急但見朝廷以
理財為務而于礼樂教化之際有所未急但見朝廷
深念國体有先後緩急上頷之置條例司二年夏四
月滕甫知鄆州惟珠連在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
無文飾同見所属上待甫甚厚時遣小黃門持短封
御札問事甫往往奏視于人同見御札有用字恨者
因該甫以為揚上之短上由是疎為安石惡甫披極
力排去之甫入辭言于上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
事黨人為无益矣上為改容知制誥錢公甫罷知諫
院時上委任政府責以太平一日執政召臺諫官至
都堂諭之上求治如飢渴正賴同心以濟所願公輔
對曰所為是耶天下誰敢不同非耶公輔雖同之不
得已公甫素与王安石之入翰林為學士也甫薦公
甫忠信篤实當于文章实之禁林以有補助而安石
盛主薛向欲進用而公甫方請然而安石素惡甫特
屢逐而公輔又營解之安石以是怨公甫言于上曰
臣昨以公甫在先朝言事似非希世領望者故奉以
自代誠不意今挾邪乃爾至是上聞安石有公甫挾

邪之語乃問安石以前冊事罷之何如安石曰
比日安日亦宜罷蓋其理合罷則非以一事罷
之人自以為宜陛下以進退群臣當如天道生
殺自然可也乃罷公甫練院丁未給事中參知
政事唐介卒介數与安石爭論坐州謀首事于
上前介曰法天下皆以為不可安石曰以為不
可者皆朋黨爾安石強亦上主其語介不勝憤
悶之頃之疽發背而卒五月鄭獬知杭州王拱
辰判應天府錢公甫知江寧府獬与滕甫相善
王安石素惡之目為滕屠鄭沽嘗言于上曰獬
極險不宜使之在內故事而創差除以宰相當
筆時富弼在告曾出使西京王安石邊自當筆
議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御史中丞呂誨即奏曰
臣所惜者不惜四人去之所惜朝廷之體無俾
權臣盜弄其柄上出誨奏于執政安石曰此三
人者出在但娌不能盡理論情暴其罪狀使小
人知有所憚不意言者更乃如此是日王安石
以呂誨動章乞辞位上即封還其奏令視事如
故蘇軾議科舉事　六月御史中丞呂誨出
知鄧州誨初論安石上使諭解誨〻執愈堅又
奏曰臣受國恩家有忠範唯知死節以圖報效
切以我國朝開基一百餘年四方無事前古未
聞然太平之久事因有係于聖慮者以是思之
尤當謹于措置謀謨在得人安危在委任國任
積德推廣恩信以至萬務講求利病在手沉机
然運不當形迹因事制宜去弊補廢上應天災
務以安靜乃今日之事也王安石者本以文章
進用意遠為難獨迎逆陛下之孝眷皇一時之
事祖宗法度有護變更天下利原皆致搖動作
逐近侍盜弄權柄損乏老成敵速相位人情甚
驚公議不容獨陛下未悟倚任安石与之謀求
治道之要進退天下之事臣恐无益于盛時後
有累于知人于是安石求去上述其奏安石乃
具辭起安事安石既視事益自信日以經綸天
下為己任盡變祖宗法專務聚斂造出條目頒
于四方州縣吏奉行微作其意則責追之所用
謀險尊少年天下擾然于是昔之疑誨為太過
者媿御嘆伏以誨為不及而誨亦由此力求補
外遂得罪八月侍御史刘琦監處州稅監察御
史錢顗監衢州稅初御史刘述及琦等奏劾王

安石專肆胸臆輕役法度疏奏即卧家待罪述
坐織較刻被劾未復故二人充賍頗將出臺坐
馮京呂齡曰平日未嘗知君正以王安石居憂
金陵君為幕官好事安石故安石薦居于鄞思
永得與為御史今日亦當少念報國李何專附
安石求美官頗令得罪分當遠竄君為美官自
謂得策我是君大彘之不若也遂拂衣上馬至
是詔琦言多失實事輒近名祖去官曹規喧朝
聽可落御史充監當于是翰林司馬光奏琦等
不當賍不報八月詔同修起居注范純仁罷同
知諫院初純仁以言薛向不可為發運使貳致
民生別生事變上曰今令發運使兼制置六路
財賦務在均適有無何由乃致百姓人情怨駭
純仁曰人主不當言利但當務農桑節用而已
純仁露奏顯詆頗琦指切安石又中書曰今日
忽聞詔命以台官劉琦等事近多名落御史充
監當者聞命之際中外震驚蓋人臣以率職為
忠人君以納諫為美是以仁宗開言路優容諫
臣挑政不敢任情小人不敢害政以致太平日
久隱愈歸心先帝容納直言未嘗變色是時呂
誨與純仁並為御史以嘗攬納告身皆蒙慰主
上思詔光熙而因二三執政不能以遺致君教
化或失其後先刑賞或牽于輕重書藏其本末
但致外議喧騰凡居言責之臣無不即時論奏
既許風聞言事即是過失尋知而枘臣遂括拾
其罪主上將何所賴且參政以文章自負議論
得君專任已能不搖得事而又性頗率易輕信
奸回率意發言自謂中理致長功忘其舊拳捨
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百留國強兵之術尚
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
循之人棄公論為流俗之語異己者指為不肖
合意者即為能賢主上無從諫之美時政有擾
苗之憂魯相公年高不遠慮判已虧且欵見容
惟務當同苟相傳好詢文守法令則一切現隨
趙參政心知其非而辭亦不及凡事不能力救
徒聞退有後言此皆朝廷大臣所為安得政令
無失公亮等以純仁狀進又落起居舍人同修
起居注條例可檢詳文字蘇轍言每于本司商
量公事動皆不合臣已有伏中本司其述所議
不同事乞除一合入差遣詔依所乞為河南府

推官轍初為檢詳文字朝廷數召刘彝等八人
遣之四方轍因求見宰相陳升之問君來見何
也对曰有疑欲問尓近日詔八使欲遣往諸路
不審公之害利所在而使案实之耶未知而護
遣出外羅諾事也升之曰君意謂何升之曰昔
嘉祐遣使寬恤既还奏例多难行　為天下
笑今何以異升之曰吾昔奉詔看詳寬恤事如
范堯夫所言多中理轍曰今所遣如堯夫有几
升之曰所遣贤将不肯行轍曰公知不便而特
遣使者之不行若之何卒遣之它日又言均輸

青苗非良法以状欵升之安石忽甚欲加之罪
升之止之上閲轍状問轍与執如何覩其參問
傾相謂王安石曰臣已嘗論奏轍兄弟大抵以
飛箝捭闔為事上曰如此宜合時事以為異論
安石曰大抵小人捭闔非必尽如人主意然後
為利九月上謂陳升之王安石曰今職非不多
只是用度無節如何節用升之安石皆言兵及
宗室之費置交子務
先是御史張戩言吕惠卿奸邪不可在左右後
数日安石又独对力陳惠卿所以被譖者之情

并諸奸利事上然之三年正月知河南府張方
平提舉崇禧觀先是方平被詔舉堪任諫官者
二員願以李大临蘇軾應詔方平既入見上欲
除方平宣徽使留京師王安石曰此大除拜四
方觀望方平奸邪人孰不知恐如此除拜無補
聖政已而安石又言陛下留方平甚不便方平
為御史中丞附賈昌朝之徒誤仁宗賞罰甚衆
今得在内陛下何所補但今郡邪更有宗主尔
方平亦堅乞南京留召遂命知陳州張方平言
民戎事國之大本願陛下廣聰明覽之外采公

議于得失之前詳察軍民之情厚為社稷之慮
朝廷尊而國安平順氣應而嘉禾生逸退就誅
極亦所甘心上謂方平曰然後少留乎方平曰
退即行矣二月韓琦論青苗事二月傳堯俞正
昭文館同判流内銓堯俞始除喪至京師王安
石素善堯俞未即見也安石數召之既見語及
新治安石謂堯俞曰方今紛紛遅君来久矣將
以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还君堯俞謝曰新法
世不以為便誠然當力論之平生未嘗欺敢以
实告安石不悅遂有此命辛巳司馬光言臣蒙

聖恩除樞密副使所以屢還詔命不敢祗受者
臣先曾上疏言不當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又書
因經筵侍坐言散青苗錢不便自後朝廷更遣使
者四十餘人專使之散青苗錢又疑因臣之言
激怒建議之臣使行之吏力由是閉口不敢復
言今行之纔數日中外鬨沸被言青苗不便者
止論今日之害耳臣所憂者乃十年之後非今
日也臣聞先帝嘗出內藏庫一百萬緡助天下
常平倉作本錢前日天下常平倉錢各共及
一千餘萬貫石今無故盡散之它日思常平之
法復欲收聚向時錢未得及此數乎臣以謂散
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法之害猶大也陛
下誠能豁然覺悟聽納臣言罷制置三司及追
還使者臣雖盡納官爵但得為天下之民以終
餘年其幸多矣苟不足采陛下雖引而置諸二
府徒使天下指臣為貪榮冒寵之人未審陛下
將何所用之
趙抃悔不罷青苗法光是上數遣光面責王安
石曰光雖好為異論然其才望能害政但則是
為異論之人立赤幟也光朝夕所與切磋琢磨

者乃刑敘刑怨蘇轍之徒而已方光之力辭也
韓琦在魏亟走書文彥　博請勉之云主上倚
重厚之表凡行過〻不行然後去之可也彥博
以琦書示光〻正色曰古今為此名利所誘鬪
喪名節者不少矣于是彥博復琦書曰君實作
事令人所不可及直當求之古人中也山來條
例司奏劾疏駁韓琦所言皆王安石自為之既
而琦又言蒙制置司以臣所言皆為不當臣詳
觀院駁事件多刪去臣元奏切直之語曲為沮
難敢望親覽後付中書密院看詳及送御史臺
集百官議如臣言不當甘受實罪若制置司處
置乖方天下以受其弊即乞依臣奏施行上閱
琦奏請周禮泉記先過三月等語安石駁此乃
賒貸官物非稱貸也況鎮自古以來未有天子
開貸偽者王安石曰鎮所言陛下若非畧見周
禮有此則豈得不為媿恥而申右正言孫覺言
切見制置三司條例司每一文字頒行天下曉
諭官吏凡有乞至于論數散出入之弊將來陷
失人所能知者皆置不論于援引經義以傅會
先王之法與防微杜漸將以為怨貨禍者臣得

極陳之其條有三右正言李常言王安石以文斈名世行義淂君乃不本仁以出號令考義以理財賦而乃佐陛下為此痛民斂怨之術陳升之魯公亮趙抃皆位冠百僚身專大政首鼎厥議曾无執守臣于安石雖有舊故之義苟懷私而不言誰復為朝廷言者中丞呂公著今撿會臣累奏早賜施行張戩言天下之論雖擒在公在于聖明動必循理毋適毋莫義之与比昔建議謂俟而試行之今已知有害而反罷之是順天下之心戒天下之務也昔非今是何俾政為

監察御史裏行程顥言明者見于未形智者防于未亂况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几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而後改為害已多近日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益沮公議先失衆心議其重輕未見其可于是進呈孫覺疏王安石謂覺所言无理讀不及終而止上曰人言何至如此安石曰自大臣主臺諫皆有異則人言紛〃如此何足怪上曰均輸事何以無人言安石曰豈少常平事大臣固不悅但陛下初即位以為善政不敢異論陳升之曰豈

可使上下訪問群臣比皆提舉官所在震大望作故致人言耳上又語及程顥疏安石曰顥至中書臣之略諭以方鎮沮毀朝廷法令朝廷申明使之法意不得謂之疏駁大臣章奏顥乃言大臣論列事當包含此為害理若不申明法意更不明于天下如此則異議何由怗息上因論及臺諫官言不可失人心安石曰所謂得人心者以有義理義理者乃人心之所悅上又論安石今稍修改常平法以合衆心安石曰陛下方以適勝流俗与戰无異今稍自却即墜為流俗

所勝矣三月上遣劄有方諭旨依舊供職是日光又對于崇政殿因再拜辭上曰卿何為抗命不受光曰臣自知無力于朝廷故不敢受抗命之罪犹小尸祿之罪尤大故也上曰今士大夫洶〃皆是為此言卿為從侍聞之不可不言于朕耳上曰卿見元勑否光曰不見上曰元勑不令抑勒光曰勑雖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風令抑勒如開封府界十七縣惟陳留姜潛張勑榜縣門及四門聽民自來請則給之卒無一人來請以此觀之十六縣恐皆不免于抑勒也國子

監查諫王汝翼辭條例司檢詳文字先鎮罷知
通進銀臺司初鎮言韓琦奏中書自當施行不
須下條例司及不當令李常分析封還詔書聖
旨諭鎮行下數四猶不肯會司馬光辭樞密副
使上許之鎮又封還詔書　下令再送鎮行下
鎮又封還曰陛下自除光為樞密副使士大夫
交口相慶稱為得人今一旦追還誥勅非惟詔
命反汗實恐沮光讜論忠計上不許以詔書直
付光不復由銀臺司行下鎮言由臣不才一二
小臣實与大計用賤沒貴以利妨正者手異利
之風日進尚德之風浸衰亡非朝廷之福臣奉
職不肯論議無補望免前奏早賜降責故罷右
正言秘閣校理李常落職為大常博士通判滑
州常言散常平錢流毒四海州縣有錢未嘗而
徒使民入息者上令具州縣官吏姓名至五六
終不肯具而求罷職故独上批監察御史裏行
張戩侍御柄臣誣罔事實王子韶外要守正之
名内懷明好之實所入章奏与面奏事前後反
覆不一並落職知縣戩屢言青苗不便最後上
疏曰近乞罷制置司及諸路使者并言散青苗
取利為害及王安石取盡事爭誇尊為聚斂好
勝逞非狠愎日甚呂惠卿險薄奸画尚留君側
而曾公亮陳升之趨拆事心知其非優柔不斷
現望有適顛危莫扶戩既上疏又詣中書乃争
詞氣甚厲公亮俛首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
戩怒曰參政笑戩、笑參政之所為豈但戩笑
天下誰不笑者陳升之解曰察院不須如此戩
顧曰只相公得為無過耶退即家居待罪故遂
与子韶同黜侍御史知雜事陳襄同修起居注
罷知雜事襄累奏乞罷青苗法既而有旨召襄
試制誥于中書襄以言辭不就試乞補外王安
石請用為集賢殿修撰陝西轉運使命下上批
别進呈而改是命
程顥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顥既罷御史懇辭
京西故也顥与王安石厚善條例司奏遣入使
顥在遣中一日与王安石語安石之子雱言曰
梟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新法行矣顥正色曰
方与參政論國事子弟何与顥自此与安石不
合及詔奉中丞呂公著以顥應詔安石尚善顥
勉之而天下益苦新法乞罷青苗錢去提舉官

安石大失望顯亦以言不聽請罷上曰人言何
以紛紛如此安石曰此輩小人若附呂公著行
其志則天下之利皆歸之故紛紛不止也五月
新除宣徽使判大名府歐陽修復觀文學士知
蔡州先是修自歷官至兩府凡有建明詞旨堅
確故安石言其可任大事及安石輔政多所更
張同列無合者修時判青州安石日上進之使
判太原意在引之執政以同新天下之法脩固
辭方上章論青苗非是济閣直放債取利中書
言修擅上散詔特不問罪修即表謝語益侵安
石言有曰特多善于新奇則徒思宇拙衆方興
于功利則苟欲循常至于軍旅之間執宜之務
則又非所學素不經心蓋以扁季之衰軀持
昏耄爭遂之見任素非所爭之事一有敗闕難
職臣自不足塞責又言所宜必辭者三所難安
者一安石見之不悅奏淺其請遂有是命司馬
光言脩表中戒小人之遂非改君子之改過二
語手書知之其意有在矣范鎮已致仕胡宗愈
通判真州二月知永興軍司馬光知許州光在
永興宣抚司請增修城壁雖內郡不被邊亦增

脩如邊郡光奏罷之又請添軍馬于長安河中
汾州光言歲凶民艱食惧尤以供億已罷添屯
不許光之言不用遂乞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
不報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見
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
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伏望陛下聖恩裁處
其罪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范鎮例致仕若
罪重于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詔光移知許州
令過闕上殿或曰陛下不能用光言必不來上
曰未論用其言與否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
可無過矣光託辭許同請留臺久之乃淺其請
光自是遂絕口不復論新法
先是富弼判亳州方行青苗息錢法弼以為此
法行則財聚于上民散于下且富民不願請者
俱貧民後不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
趙济劾弼以大臣格新法法衔當自貴近始若
置不問光以令天下章下本州詔獄鄧綰又劾
之速遠甚衆未決會除刘蔡監察御史裏行蔡
語家人曰趣裝無為安居計即上疏論亳州獄
起不正疏奏上欣然閱納至是獄具通判唐諲

簽判蕭傅及徐公衮石袠庚永成等乜縣令佐
合十六人各衛者而獨只責四年五月提舉崇
福宮呂誨致仕誨言臣本无宿疾偶直醫者用
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
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濟率情任意差之
指下禍延四支寖成風痺遂艰行步非祇憚跋
疐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柰何
雖然一身之危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
為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
身疾諭朝廷也誨病亟手書屬司馬光為墓銘
光性有之至則目且願先呼曰更有以見屬手
論張目强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遂卒
六月判擊言臣切以為今天下有二人之論有
安常習故樂于无事之論有变古更法喜于敢
為之論二論各立一彼一此時以此為進退則
人以此為去就臣嘗求二者之意蓋皆有所是
只皆有所非樂无事者以為守祖宗成法独可
以用其所据旧而補其偏以至于治此其所得
也至眛則苟簡怠惰便思膠習而不知变通之
權此其所失也善有為者以為法之遺害不大
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物此其所以是也至
鑿者則作為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强民以
從事此其所非也二势如此事無歸趣臣謂此
風不可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事蓋始于
此後擊嘗面对上問識王安石耶安石稱鄉器
識擊曰臣東北人少孤力學不識安石
甲戌富弼判汝州弼先許給假就西京養疾于
是弼辞汝州乞依先奏上不許弼召赴汝州弼
以老病各塞此新法文字乞免簽書止令通判
以下施行夏四月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
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司馬光疏曰臣伏讀
詔書善極以法昔成湯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事
求諫聖人所為異世同符皆詔書所言即日之
深患陛下既已知之群臣夫復何云方今朝之
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
負債日重而縣官无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
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与細
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知而侵擾
四夷得少失多五曰團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
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功利勞民費財

若其他瑣々未盡之事皆不足以爲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奸邪之尤者臣不敢爲也知青州滕甫上疏言新法害民者陛下既已知之矣但一下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上嘗與二主擊毬戲賭玉帶顥曰若臣勝不用玉帶只乞罷青苗市易上不悅八年十月富弼言臣近日忽聞時宣大赦出于非常又聞別降手詔許中外臣僚直言朝政之闕失落城士庶歡呼鼓舞喧于道路臣竊由遠推是而往則天下之人無不懽悅矣臣再詳手詔乃陛下親筆非學士所作至累年災異如山崩地震旱蝗之類前後悉括一一歸咎于己詞旨哀痛深切明白忠義之士覽之莫不感泣故星變不旋踵而滅去臣願陛下盡取民奏不遺孤賤萬几之暇一々親閱擇其衆說所合者斷在不疑立賜施行誠虛心以改之詞應天文尤大之變使澤及普率急若置郵則人心悅服天道所順天人相應立致太平豈復有災害出見而上感聖意哉張方平言

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二可數爲天地心天地之變人心實爲之故和氣不應災異薦作顧其事必有未叶于民者矣法既未叶事須必改若又憚改人將不堪此臣所以爲陛下痛心疾首一夕而九興也况今習俗奔競偷微成風交黨相傾利害相軋攻訐起于廟堂亦訟興于臺閣非所以昭聖化也毀譽私于好惡黨罰偏于愛憎非所以正王度也士大夫習尚如此有爲國家仗節死義臨堅處而不易其操者歟人各有心激之則發言人之辭寡君子訥于言外若不足其中誠也利口捷給外若有餘其中僞也惟賢鑒精察之故能廣視聽于抗同之外究得失于几微之先攬其權綱執其柄轉夫事有失于前者不可不悔患有在于後者不可不懼如救焚溺勢不可緩々則無及于救矣上皆優容之呂公著言陛下自即位以來早朝晏罷勵精庶務其規模益宏遠矣然臨朝願治爲日已久在廷之士益乖剌而不和中立敢言罷黜而放逐阿諛附勢者引類而升進郡縣煩擾民不安生上下相蒙左右前後莫敢正言夫事之

邪正賢不肖蓋素定也今則不然前日本之以
爲天下之至賢後日逐之以爲天下之極惡前
後轉〻現贊聖德者蓋不一矣其于人才既又
後而不常則于政事亦乖戾而不審斷可知也
陛下獨不察乎況于十二人者方其未進用之
前天下固已知其奸邪小人也但取其一時附
會故極力推進此所累陛下則哲之明也臣今
所言亦非謂今日法令皆不可行也陛下誠能
開廣聰明延納正直公聽並觀盡天下之義事
之善者固當存其未善者則錯損之苟爲非便
不爲己行而憚改言有可取不以異議而見屏
如此則不勞陛下神明不驚衆人耳目而庶政
自理百姓安然後可以足兵食禦外侮矣

神宗經制西夏

趙元昊死諒祚立十九年其年秋率衆三萬寇
酬熟戶趙明團大順城官兵與趙明拏之諒祚
中流矢敗走朝廷命西京左藏庫副使何次公
賚詔問以入寇之故且用鄜延經略使陸詵言
令塞下止冬衣銀絹使者諒祚聞絕其賜子
氣大沮會上即位諒祚打馳表謝罪上赦其罪
荅以優詔且遣供備庫使高遵裕押大行皇帝
遺留物賜之諒祚亦遣使進御山陵于是上批
去歲降詔問罪夏國而界首作周量使臣張來
折難最爲辛勤事既寧息以其名聞于是延州
西路都巡檢楊定進一官仍擢爲閤門通事舍
人權知保安軍極叅察乃言夏國既進表謝罪
詞理恭順乞詔沿邊城寨守疆埸無得生事詔
護之居兩月种諤復擒納嵬名山取綏州四方
兵察護此于此名山本熟戶九歲爲元昊所虜
長爲銀夏綏三州監軍其帳在綏州之側領小
使二十餘人爲頭吏史屋子者按籍爲衆賚諒
祚息鈞累載不能償時大飢諒祚點兵民疲
蔽苦之屋子乃說諸小帥叅謀內附又名山之
弟夷山前已先降爲熟戶諤門夷山以誘名山
之弟夷山前已先降以來名山俟不知也諤即
奏書諒祚累月用兵人情離二昔敢登橫山族
帳盡過其州人有懷土重遷之意矣故首領嵬
名山者結綏銀州人數万共謀歸順乞因天時
人心許令化上詔轉運使薛向詣闕詢之詔陸
詵詔轉趣司寄議并使向延會議于延州詵曰

數萬之衆捨地來降情偽未可知且教安所置之召諤問狀遂与薛向同議奏曰嵬名山兵力誠能撼横山而効順于我因以刺史世封之使自為壘障則中國之利若名山不能出兵棄其地而徒之衆來无寔利加我而使我挫絶夏人以啟边隙非計也上復召本路準[?]机宜張穆之問其詳穆之言事可必成可移諤知秦州詔令以覘來行而諤所遣熟户韓[?]詩[?]昔性与[?]子朗者已歸報諤閉庭發兵驰赴綏州析斷世來会直抵名山帳名山大驚援鎗款關夷山呼

之曰兄已納降何為如是其姊識其聲曰汝為誰曰夷山也姊曰何以為驗夷山示之手无一指姊曰是也名山曰我何嘗納降夷山曰兄已受种使金盂名山曰金盂何在文喜方以金盂進屈子且[?]之曰宋兵十萬至矣名山投鎗大笑不得已乃降諤遂據綏州就大較劫諤擅与說等代去至鄜州漫有詔止說同計边事說馳入見面陳利害請以璽書慰諭夏國棄还綏州正科諤之罪當是時文彥博為樞密使亦以為諒祚稱臣奉貢今襲取其地无名請歸之會綏

琦初罷相判相州上乃敕琦永興軍陝西四路經畧使度其可受可却以聞琦至陝言可受彥博以朝旨詰之曰若受之則當饋之粮以戍之以兵有急當救之此二者俱有備乎对琦不必饋戍及救彼自以當諒祚即移書鄜延令切給粮追还戍兵若諒祚攻嵬名山勿救也知延州郭逵以為不可琦使經畧使司幹官刘航杜[?]督之逵固執不從曰如此則降戸无以自存俱潰去矣乃奏諸綏州築城置兵戍之轉運使所費凡六百萬緡楊定者左右貴國嘗受諒祚金銀

甚衆為公边鄜延撿私出塞見諒祚表其手伸通嘗往來諒祚所朝廷初未知也及諤據綏州諒祚已定貴已殺因設詐揚詩殺之并执仲通以去上謂彥博曰揚定為夏人所殺手朝廷之體如何彥博对曰此諒祚犯：順曲在彼置令延州移牒詰問如朝貢不入則廢設边備絶和市以困之然未可深討也邵亢以天下才殚力屈未可用兵宜生諭以边臣生事因抚存其人民若不從命然後兵出益有明條其事上手詔報亢曰比覧來奏允符朕意盖中國民力乃是大

事兵興之後不無科率人心一搖安危所繫朕
以渺徽承五聖大器日恨不克永惟受寄
之重故前者咨詢公卿求良策且赫大國制臨
四夷蕃戎負恩皆為常事今則自我輕動先遣
信又引兵深入奪其城邑若為契丹計者則曰
夏國未失藩臣之禮而南朝遽收復其地則我
燕薊之境孰謂大朝無意取之哉以此言之二
虜之心不期自合也朕又所繫憂者已其時謂
既以擅兵被劾者宰多罪謫惟是張穆之謫為
有奇功朝廷寮穆之言過實意穆之與薛向來

囊成謂之事以誤邊計乃罷穆之令于永興聽
旨又罷向責知絳州而慶州淮安鎮都監任懷
正環州定邊寨巡檢李宗初不稟經略司節度
止憑薛向牒即會兵納降法當斬以該德音薄
責之奪懷正一官容兩官並免勒停仍釋罪踏
楊定宮苑使祿其三子仲容仲興仲衰既而諒
祚以中國藏飢戰又數敗乃復以鐵垣瑠綱救
楊定者偽六宅使李崇貴右侍禁韓道喜將以
獻而諒祚死秉常嗣立議遣告哀使以楊定之
死莫肯為使者薛宗道有罪強之來宗道甚懼

及境朝廷遣劉航問其所以為使之意宗道曰
告哀爾死也京師至乃命新陝西使韓縝執
都亭西驛告宗道賊殺楊定李事遣宗李崇貴
韓道喜二人已禁錮俟朝旨至即拘送及陳秉
常與其母悔過惟命是聽之意于是議是復歸
秉比復塞門安遠之地邵元以為幸人之表不
可請以綏州易之元之請與彥博之請合詔縝
與宗道議縝與宗道朝廷欲以綏州還夏國宗
道喜曰如此則感朝廷之大恩因令縝語宗道
述我安遠塞門二塞宗道曰苟能綏請獻安遠

塞門塞基縝曰其田上何如宗道曰安有遺人
之衣而留領袖乎縝信之入奏上令復喻立恐
嗣主幼未能識蕃部他日或來犯邊今為夏國
無長策度彼親實保事者鎮只以三五人款盡
自朝廷除官仍割歲賜五萬數充俸給所費助
國同心効順彈制蕃部仍俟李崇貴等至方可
行冊慰之禮乃賜秉常詔曰惟爾先父保有西
垂但覽訃音良深軫念眷言荼毒情何可任勉
勵孝忠周亂存撫追諸親信之列共同懇謝之
懷仰今薛宗道等至諭未几宗道奉表入貢且

縶送李崇貴韓道喜与仲通與至答前所宣諭則云不知于是獨留崇貴等而却回宗道來弃其物崇貴至京師乃發揚定私見諒祚受金等事推問仲通与崇貴所言俱符詔奪揚定私見諒祚受金等事推問仲通与崇貴所言仲雍仲爽仲襄王勒得淮南編管崇貴免決止配刺面配洪州道喜編管廬州而已既而宗道復來緬因責宗道曰君在西時嘗以二寨語我今更寄書何也宗道由是獲罪不復來御史中丞呂誨上奏曰臣切以收復綏州將及一年始聞朝廷議還其城歸罪种諤講尋舊好用紓邊患中外之人皆以為是今又聞留綏州以固橫山之地及別與西人商量以綏易安遠塞門等處彼既不納和解無成是以主議者不一有所反復重失戎狄之心為時生事以矣臣聞昔劉平曾獻取洪宥之策种世衡有復橫山之意而後保安軍求迪言招橫山之民知延州程戡欲納趙賦之地當時執政深言其說迪因得職司任使戡時昏老安能為之所以言者知不可行而有所安也果中折謀尋以郡戡定之數因保薦　楊傳

此策皆出于傳也以至薛向獻攻取二策曰先奪曰淺攻先奪李諒祚黑闇意在掩其不備淺攻者止遣上丁入賊界乎遙河南近种諤在青澗城乃招誘嵬名山等衆因其荒歉乘彼虛之懷取綏州及是先奪淺攻之策也獻言者但喜功名而邀祿利不思用邊疆而成後患朝廷一時信納不來思真皇帝至棄灵夏之議當時豈不能堅守蓋重惜生民之命借如若衆人謀盡復山外據土固降人以居其地立酋豪以領其族不免增添軍馬以為外扞飛輓芻粟以供軍餉肇致金帛歲積資奉必先一毫一利入于公上損不貲之費而事了無之用誠可惜也如鄜府周近一路利害可知矣今傳聞薛宗道不復至則賊必不遵前議既罷邊患已成數路時有賊馬邊奏甚急調食復廣羽書交至使車旁午人心怖駭因知涯淡臣所痛惜者諒祚前有缺礼聖君蒙復來嘗問罪及其無事种諤幸彼有哭因之伐喪不仁之甚曲皆在我典刑未正何以示天下今棄綏州去留望朝廷早為定斷謀臣料敵必無遺策然所識有遠近持說有異同

揣摩迎合之論不可不察也毋俾坑冦以失机
會適臣詣〻之見也又奏曰臣切聞以綏州易
安塞門謀之未執猷款者謂綏城勢不可棄〻
之則示弱先以壯國威果如是臣計料之边人
猷款遂臣种諤之事且以孤城之内全籍官軍
戍守新附之民守免饑粮徙給径路安衛當更
增添堡寨轉餉之費力役之労自是无復窮足
見其害而未見其利也自起兵名浔此空壘彼
國之民怨深骨髓方值凶歉未能奔事人壯馬
肥必思報怨我兵不百戰百勝未足抗前奔之失
兵勢小衂人心若何臣恐綏城未及而已誠已
有可虞也臣嘗覩边民議說曰尋干戈乃其幸
也所以知猷此說者必边人矣為天下謀者不
專事一面与小戎閙一朝廷之閒陳絕三紀之
信誓也有孫寿勸我奉動疑心一啟何以支吾
必不惜生灵之命竭天下之力收復灵夏柯拖
不可预事矜轻重宜審指置唯析聖慮与大臣
熟議其當否毋貽後悔已而夏王復遣都嘐重
進來曰主上以孝治天下而更软夏國以臣叛
君何哉朝廷乃命更不分賜物但还二寨重進

凡三反議不合更遣閻茍訛以誓書來言謹奉
詔以二寨易綏州乃詔秉常俟誓表來上乃以
誓詔賜之又詔边臣毋擻生事継遂册之為夏
國王秉常既受册郭逵乃還其掌机宜文字趙
卨交二寨定地界卨言朝廷原所致者二寨尒
地界非本約也卨曰若不浔地但浔此二墻壇
安用之詔卨赴闕既到因言綏州与之亦用兵
边備未可弛也前此王安石亦為上言綏可知
也事者以為綏州城據険可措至是不復以綏
州易二寨遂改綏州為綏德城其後秉常又遣
使來請如舊約詔不許明年秋秉常乃奉兵三
十萬大冦環慶

韓絳宣撫陝西

熙寧二年工部郎中李復圭知慶州專殺喜功
閙訛之投賊兵十萬復圭合蕃漢兵才三千遣
李信刘甫种詠分将之授以陣圖約日接戰信
等如教未至賊营賊兵大至与戰多所安失退
守荔原堡復圭急收所付陣圖勍信等違節制
种詠下獄死李信刘甫俱劍新之人以為冤而
朝廷未之知也王安石言于上復圭新信等甚

當上曰文彥博馮京俱以為不然已而漢圭益出兵在趙和帝俘虜其老弱數百論功告捷又發兵在鬰金湯殺其老弱亦數百人西人大佂憤三年八月戊午上批涇原幸路謀報西人點集國人七十以下十五以上皆入寇安石曰人並无鄰敵如何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盡來而不憂鄰敵切其國手若果亦則是西人無人亦不足畏符堅舉國南戍為東晉所敗東晉非能敗符堅驅率舉國之人既不樂行則自潰而敗也以臣料之或西人張虛聲使我邊帥聚兵費粮草則陝西困則无以待西賊而使我受其實弊也是月辛巳夏人果傾國大入攻圍大順城柔遠塞荔原堡淮安鎮東谷寨業樂鎮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二萬圍或六七日一二日乃官軍日在據戰高敏戰擒林郭慶姚慶宗等戰樂業俱死之于是朝廷議遣重臣為宣撫使韓絳時為參知政事請行安石曰絳于邊事未嘗更歷臣宜往絳曰不可朝廷方賴安石畱石曰乃韓絳介安石又言西戰不足憚以順討逆以眾攻寡以小敵大以陛下明聖當十歲孤兒勝負之形已決矣上曰絳与安石宜無適莫其為朝廷所賴一也卒不許安石而遣絳于是知雜御史謝景溫奏曰西寇侵邊環慶城堡皆被其害緣漢圭邀功生事致一路之人空受塗炭切聞漢圭自統以來數行標掠偏師二十餘出邀使夷狄怨憤舉國內侵士卒死傷邊民流離皆漢圭所致昨詔鞫于河中府既又開釋其罪如此即朝廷之法不行邊臣得以自恣為生民害非細事也夫王者之師信義為本向使漢圭雖有克捷之功而不信義猶不足取況輕敵損威傷財害民如此之甚乎乞下宣撫使韓絳裁量致寇之罪考覈傷夷之數重行黜責以警邊蕃乃責漢圭為保靜軍節度副使十二月丁卯拜韓絳為侍讀金紫光祿大夫依前行尚書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初絳之行也文彥博恐絳无功丞任其責奏請為畫一以附絳而畧無參與約束安石亦請不預邊事而西討畧方一以委絳

絳至則選蕃兵為七軍以种古人懷政周永清种諤向寶景思立种診分領之絳駐延州命种

謂尽節制諸將〻兵城羅兀燕達城撫寧呂公
弼城荒堆于是賊衆十萬圍撫寧三砦折繼時
世擁重兵壁浮圖莫敢救兵种諤將召燕達戰
悸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流涕而已遂追捷
世兵還方救戰守而撫寧城已陷將士千人俱
殁人聞奏憫然曰近遣至囉兀以來見所築殊
不堅但一土墻圍爾固已憂之今果也千人邊
城奔動後宜深戒荒惟尋亦罷棄賊又急攻囉
兀絳命諸路出師制慶州兵再出邊作亂上深
以用兵為憂之彥博曰朝廷施為務合人心以

靜重為先凡事當兼衆論不宜有所偏聽陛下
即位以來勵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蓋更張之過
也上曰三代聖王之法固已有弊國家承平百
年安得不小有張王安石曰朝廷但求害民者
去之有何不可若百事隳頹如西晉之風茲益
亂也吳充曰朝廷舉事每欲便民而州縣奉行
之吏多不能體陛下之意或成勞擾至于救弊
亦以漸上顧之彥博又曰行交子不便上曰行
交子誠非得已若素有財用則自不須如此彥
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但有廢墜不舉之處不

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
自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與士大夫
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上曰士大夫豈盡
以更張為非亦自有以為當更張者安石曰法
制具在財用宜不乏中國宜強今皆不然即未
可謂之法制具在也彥博曰此特要人推行爾
安石曰如趙子幾在府界案一王憧近臣乃以
為刻薄小人不當與用上下相扇為苟且不欲
奉公類多如此則誰肯推行法制者已而上問
撫政以囉兀存棄安石曰不須築堅則存而守

之無害上曰如欲守固當築堡則致寇今從寧
新陷士氣阻却乃于虜界中作堡又必致寇以
且怯之衆當力爭之寇則其生變必矣上曰如
此當不復計惜已費財用棄之而已然見兵三
千人在彼為可慮積粮草多為可惜遂詔棄囉
兀又出內德音曰朕德不明聽任失當外勤師
旅外耗黎元秦晉之郊並羅困擾使人至此咎
在朕躬其推卹隱之恩以昭悔過之義應陝西
河東路罪人除却謀故鬪已殺人至十惡不赦
外餘死罪下減一等徒已下釋之兩路禁軍並

与特免民間因軍事科役者其議量重輕蠲減
將來租税亡殁軍士義勇強壯蕃部等委經畧
安撫司速具奏聞當行優䘏命官及諸軍校將
蕃官弓箭手人員當優与追贈子孫無骨肉在
本處者給官錢送歸其家其不可亦識者瘞祭
之兩路文武官應副軍期有勞者保奏以聞兩
路進士礼部下三年御試兩舉並与免解于乎
勞民致患非朝廷之本謀克己施仁冀方偶之
少息更賴黎獻共圖厥功安石等上表待罪上
釋之絳亦上章畧云臣近乞面奏邊事欲稟議
攻守大計伏覩德音責躬悔過已謂聽任失當
則臣雖復言必不見用臣見于緣路待罪望早
賜黜責臣一身去就了不足惜所惜邊防大事
陛下如此主張臣竭赤誠而爲報國淺識所擬
猝然撓罷不得畢其始謀自今孰敢奮身當責
以抗敵其偷安竊食之人坐視臣等被詬蒙恥
進退失路自必以爲得計也奏至已賜罷坐依
前吏部侍郎知鄧州萬西南路安撫使上議責
种諤与復圭同罪安石曰復圭罪薄而事之興
自綏德始亦謂之罪也況誤辟擇而敗壞兩路
謂爲罪首乃責詔汝團練副使潭州安置月餘
再責賀州別駕其後李復圭猶進用乃求責向
時麾下偏裨御史盛陶劾復圭臨邊輕敵敗事
其大畧曰賊兵已圍大諸順堡方遣集郁寧等
兵處置乖方致陷郭慶魏慶宗于桒業陷高敏
于椅林處之屬羌蕩滅無几正兵義勇死傷不
可勝數寘之典法萬死猶輕朝廷全其首領止
令安置議者至今惜之陛下寬赦擢還近職使
復圭猶知愧恥當俯伏引咎以謝聖恩乃敢具
奏乞責打劫蕃漢時麾下偏裨之過飾非僥倖
萬一豈典刑特行于李信劉甫而奪于復圭乎
乞寘之于散地以叶公議上語陶曰鄉知李信
劉甫所受劍否復圭嘗受陶曰陛下前日不誅
復圭今日思之不緣無悔復圭在朝又將誅帥
臣恐陛下後日之悔有甚于今上曰向者止是
不知今賜已盡知之自有處分乃詔永興軍路
提點刑獄周良孺根究以聞復圭遂罷判流內
銓仍令良孺與知慶州楚建中同根究後良
孺建中以復圭節制陳畜來上上乃黜復圭知
曹州復圭將行對上有怨懟語曰二十年前已

之曹州今日盡見其妻子乃盡見曹州吏民手
溥主充以村溥主既到任以謝表上溥盛言已
無罪故亦溥盛陶所動嚮銅千亦云

种諤建議大舉

元豐四年四月权鄜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第
一將諤奏近諜報西夏國母屢勸秉常不行漢
礼秉常不從有梁相公者与其叔父亦相繼勸
之既而秉常為李將軍所激怒欲誅殺叔母与
梁相公其言頗露二人共謀作亂令召秉常飲
常酢起于後園被害妻子及從者近百人即徙
遭屠戮臣回謂貴狄賊殺君長此上下叛亡之
變哉天亡之時也正宜秉此之時大興王師以
問其罪仍願陛下假臣鄜延九將漢蕃人馬之
外量益正兵選陛下親信中貴人為監兵同行
文武將佐許臣自辟置之裹十數日之粮甲以
趨乘其君長未定倉卒之間大兵直擣興靈
其巢穴則河南河北可以傳檄而定諤又上言
臣非于今月庚申奏夏國秉常為賊臣所殺已
朝廷興師問罪今既知秉常兵馬見聚于所居
本寨國母及梁相公于國母巢穴自本寨主國
母巢穴約五里今已絶河梁南北人馬不通梁
相公者已出銀牌點集未知漢与不漢臣奏乞
乘其君長未定國人離乱之際興王師招討且
兵尚神速机不可復況西人叛乱鄰國就不動
心契丹自數年來歲常三四以拜礼佛塔為名
欲假道興州而意在呑併其國四人平時已尝
患之況今國内有乱若鬪中國棄而不復或傳
而遂留為一契丹秉此奔兵呑併易于反掌矣
若西夏果為契丹所併則異日必為大患于中
國故今此事係朝廷為与不為决与不决尔所
謂楚勝漢得之則漢勝今西夏離禱若帰中國
則契丹孤絶彼勢既孤則為我所畜矣兵法曰
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于人願陛下留神早運
聖筭此千載一時之會陛下成萬世大勲在
今日矣五月環慶路經畧使俞充上言西戎跳
梁已久自仁宗朝啟平蕩之未得其策近者或
曰李靖有言兵貴神速机不可失惟疾雷不及
掩耳乃可成功臣料今之説者不新欲先招納
蒐人此策若行其机必露使賊得為備賊若先
動為害不細康定還軍今日可戒昔李靖破突

厥止用鋭兵三千盡謀當行之衆所以勝也王
平時守边惟慕平祐及其代国志為李靖而已
経营于此已三年矣元豐初蔡確既排吴充罷
相王珪為元黨欲并逐之珪畏確引為执政時
王珪独相久上厭之珪不悟確乃驚覺上意有
異一日召問珪曰上于公素薄如何珪曰無他
確曰久上欲灵州患元任責者公能任責則相
位可保也珪喜謝之適江東運判何琬有邊法
事上語珪欲遣官按治珪以告検正俞充〻以
告琬〻上章自弁上曰何琬事惟語卿琬何由

知之珪以漏語退朝甚憂召俞充問之充对以
実珪曰与君俱得罪矣爾上表賀曰臣遣昌祚
進攻以得其城有詔凡得灵州以節度使賞之
遵裕怨昌祚先至即遣李臨安甲持檄〻昌祚
日已遣王永昌入城招降可勿殺昌祚叙曰城
不足下脱朝廷謂我争功其何遂按甲翌日環
慶軍次南州平距城三十里遇賊接戦斬首千
餘級昌祚提選鋒數千騎赴之未至而賊已退
遂見遵裕坐昌祚帳外移時既見問城下如何
昌祚曰比欲攻城以幕府在後前日磨移之戦

餘衆退東関若乘我師之鋭先攻破之城必下
遵裕曰吾頓以萬人負素積塁下逕明城可得
怨未解檄昌祚以涇原師付姚麟不敢當遵
裕禁昌祚毋得擅攻自以環慶兵攻之時軍中
素无攻具亦无知其法者遵欲旋令採木造之
俱細小仆拙不可用又欲以軍法斬昌祚共解
救之昌祚憂恚成疾涇原軍師咸憤怒欲逆刺
官范純粹謂遵裕兩軍不協恐生他变力勸遵
裕詣昌祚營問疾以和解之遵裕又使諭城上
人曰何不亟降城上人曰我未嘗戦何謂降也

閙至十八日不能下夏人决七級渠以灌我師水
至斷餉而凍以淳遊騎至驛戦累日至韋州為
賊所乘一軍俱潰灵州失利朝廷不聞問上憂
之詔王中正曰環慶涇原之師見攻灵夏未破
賊兵銳出大軍之背扼絶粮道本路絶無援兵
即令道路隔絶不可不慮令王中正将所部兵
爲除已過河更不追过于延州简不隨种諤出
界兵及河東兵共三萬人以上速自環州洪德
寨入至韋州以北如道路通快賊兵敗走灵州
已有可破之勢即侠在彼久役兵員回待　轉

餉或糧饋闕即應援兩路之師進退遲歸務在審重仍速報軍前且詔遵裕曰環慶涇原大兵久頓靈州城下糧道艱阻如已收復靈州即分遣將兵開通道路或猝未可破即同涇原兵洎環州兵迤邐移寨並邊別議措置回師之際務在部分嚴整其左右賊馬須痛設殺已令王中正部領大軍接應在審度機便施行又詔沈括曰聞賊会十二監軍司兵卒于靈武內外拒捍官軍緣慶渭之師暴露日久士飢力疲須得外來王兵為助殺逐救援賊馬通路量遣未論攻城利害且全兩路之師整陣南歸已為上計今种諤以回軍至塞分諸路于保安軍及營下城寨欵泊朝廷已專遣使人享賜犒賚必可歆奮士氣旋便思用宜速諭种諤來懇請駐劄替移諸將並村西路休息飽給飲食候使人至犒賜訖接續奔軍西去環州洪德路應援兩道大軍并力殺逐見屯賊馬兵未会而轉運司奏曰涇原環慶兩路進兵攻靈州不下而值大風夜凍死及殺傷士卒不少靈州繞城舊有黃河分水大渠三重及溝澮縱橫貫注所水溉田　約二千里前大軍經過渠皆乾涸自庚子賊決河水渠漸盈溢塞地卑下勢稍宗浸高遵裕已于丑辛領大軍離城丁門有賊馬出没邀截至午過一渠人馬涉水至兩再過大渠雖有小橋人馬壅併亦須涉水其後涇原兵遇夜止往渠北与中軍隔渠下寨壬寅賊追及後軍接戰兩渠間水淺及寒凍人馬頗有死者申時至韋州下營遵裕以涇原搬運糧草金帛至韋州為賊兵抄掠及令環慶再遣夫糧及境亦以通路難艱餽運不接見領軍今通遣旅候糧草遵裕亦奏曰臣領大軍經趨靈會合兩路兵自丁亥併力攻擊緣靈州城廣闊守禦備其近城賊兵數万不少日久与諸將分頭竭力且攻且戰雖屢獲首級然堅城未下庚子賊決黃河水侵營難以駐留兩路轉運司元計置一月糧草今大兵出界一月以上慮人于清遠軍韋州鳴沙川烽大平以來出兵邀擊糧草驛遞不通彰逐兵護涇原漕運糧草為賊抄掠諸軍乏食士有飢色今若不統領大兵先討除抄掠之徒使通路通快然後攻取即恐官軍坐致疲敝加以冬寒日甚别

致生事臣与兩路總管將副等議定兵通路逆
接粮草已而遵裕請入朝別議攻討詔不許將
將漕者亦力言遵裕不可復任邊寄其奏曰伏
闻朝廷詔遵裕領環慶涇原兩路兵進帰並邊
別議措置今見遵裕志慮昏淺動失事机喜怒
輕肆賞罰謬濫有功將佐多遭摧沮士心不服
非深入賊境全不肯扁行討蕩仍節制將士遇
賊接戰限定步數不許追擊有過所限逐遭廷
奪斂行軍法緣西賊戰闘兵勢稍力必即退遁
既不肯乘勢追擊于理无復大捷以致賊昏猖

獗了無成功今若再委遵裕別設措置恐終才
能上副朝廷責望之意又奏大兵攻灵州半月
損耗突凍自離灵州日有賊兵追襲為賊殺傷
十過二三士卒乃敢據奪公私之物至剝取軍
員衣服生理擀之并自去巾掷辮髮詐偽蕃兵
追奪財物軍儲什物棄擲滿野多燒燬弃以遁
斂捨捍弩椿箭等排衡之類皆以充薪所將兵
乃則以採柴木充不就缺凡此皆屬軍政本司
不當侵預不敢施行若容奏則摑黜之罪恐難
逃遁詔奪遵裕岷州團練使為西上閤門使知

坊州涇原路兵初出界正兵及番漢弓箭手共
萬一千六十人馬五千七百八十三疋及入塞
止萬三千四十八人馬三千一百九十五疋而
已李憲領熙河蘭秦鳳建大將旗鼓節制諸軍
至西市新城遇賊破之駐女遮遁襲逐斬獲降
龕度給家等二十二族收復蘭州城之請建為
帥府以李浩安抚知蘭州事遣帥順首領已令
渴攻撒連宗城駐軍來㕘詔憲諸路兵朝夕直
趨興灵蕩平妖賊董氊亦稱欲往灵州被責乘
此机會叶力深入撲滅巢穴若與灵通阻即遇

河取涼州毋得止遣偏裨以往又詔憲蘭州註
軍踰十日矣雖兵版築委官可办不須留連大
軍今總兩路番漢兵夫十餘萬入賊境百餘里
即立正犯畫一約束宜部諸將乘時奮功勿謂
遅疑自貽悔咎雖以粮運不办詔擊漕臣馬由
等更命趙濟胡宗哲供億憲留洪中蘭州總兵
東上破賊于高川石硖進至屈吴山復破之下
營打囉川城招納酋豪郢成四降注家等族首
領趙天都山焚南佐府庫至滿丁川擊破統軍
嵬名山虜獲甚衆次胡盧河而南王中正將河

東兵六萬民夫荷粮者亦六萬餘人九月甲午
發鄜州纔數里一日向華平即謄奏已入虜境
晋屯九日不進遣士卒往來取芻粮于麟州十
月乙卯始自華平引兵西行三十里至鶻枝谷
止丙辰西至四鶻峯以陰霧復留一日是日行
不過四十餘里兩溪度無定河而行地多濕人
畜往往陷不得出戊至橫山下神堆澤始遇謌
兩軍相距數里謌先上言已不從王中正節制
會謌出塞攻末脂斬首八千獲馬及牛羊橐駝
器甲萬萬計令介訛遇以末脂降得虜部萬四
千二十一人天子多其功許之明日詔書至謌
不復見中正引兵先趨夏州將河東夫見鄜延
夫言此往綏德城甚近兩日中亡者二十餘人
河轉運使又奏提舉常平倉趙成主隨軍粮餉
凡所須索不行文書但遣人口傳指揮而已公
岳等以口語無所憑從容白中正云太尉所指
揮事多恐將命者有所忘誤乞記之紙筆自後
以片紙書之公岳等問中正軍境應備几日粮
中正以為鄜延受我節制前與鄜延軍被粮皆
我有也乃書片紙云止可備半月粮公岳等恐

中道乏絕險更備一月粮及謌既得詔不受中
正節制鄜延粮不可復得人馬漸乏食乃遣官
屬引民夫千餘人發胡人所窖藏僅得千餘石
庚午夏至州尋將李九思前已遇种謌而李減
道去謌斬首捕虜千七十人降附六百五十至
是中正至軍于城東士卒无所得俱憤惋思戰
諸將俱言于中正曰鄜延軍先行所獲甚多我
軍出境近二旬且食盡矣何以復餉于天子請
襲夏州鄜可籍口中正從之癸酉至宥州城中
有民五百餘家遂屠之斬首百餘級者十餘人
獲馬牛百六十羊二千九百軍于城東二日殺
所得馬牛羊以充食甲戌几內將官張真知府
折克行引兵二千餘人發宥谷遇虜騎千餘以
敗戰之斬首九百餘級兩子至牛心亭食盡丁
丑至奈王井遇鄜延掌扒宜景思又得其粮遂
引兵趨保安軍順寧寨兵夫東綏撥什于道未
衆以刀剮其肉食之謌起夏州而石州監軍司
亦遣去收其兵籍案隨得窖粟餉軍还次李家
羊三軍食盡亦俱号泣讀去沈括以聞上路緣
理出不得已須當急且招安鄉可速具朝旨出

榜云聞戰士止是不禁飢寒逃歸其可隨所在城寨權逐納器甲請給糧料仍一面令城寨安撫司依榜受納給十日糧聽帰所屬部次具招撫數以聞十一月丙午詔曰慮种諤奏已發軍並寨兵馬暴露日久宜令种諤部領逐本路全養士氣膳治器甲葺補衣裝候稍近春暖再出討其本路士兵各帰元劄駐州軍城寨番兵并漢蕃弓箭手等各帰元住處開封府界京東西将兵分擘于近里有糧草軍州屯泊其運糧夫皆散于种諤下将佐各隨軍宿泊又詔沈括曰

本路行營之師自出塞以來逢賊大小戰鬪未嘗傷沮迄今保全南帰至塞其士卒適當凝寒之際加之常把飢餒其于勤勞忠甚可嘉甚矣若不稍遂休息以待将來之用則氣力必須衰墮傷其壯勇之心況今邊事未有期程緣邊要地芻粟深宜秉時須有愛惜卿等度逐将諸将軍馬部次分屯其元係沿邊者即量留防守其餘移置來年已下州寨非緊切擬用去就食仍候便人到犒設撫諭支賜卿可責轉運司官物排紬絹各六乙萬貫疋已上准備喝賜兵乃罷

帰延州上令中正諤俱趙靈州與州中正不習軍事入虜境望空而行允卿適作撰性畏怯所至逗遛恐慮知其營柵之處值二更即令軍中藏火後軍飯且熟即行士卒食之多病又棄軍中有鴉膽三千食之死者及食盡士卒憤然流言當先殺王昭宣及趙莊二運使乃潰帰中正頗聞之乃于軍中揚言必竭力前進死而後已而陰令走馬承受奏轉運使糧運不繼故不能進軍令且于正期制故糧乏上怒令械公岳等于隰州獄治其罪公岳等乃奏臣等在麟府

本具四十日糧王中正令臣上備半月糧片紙為驗臣等除備八日糗糧今出塞二十餘日不得不乏上乃命械之出外合疑中正恐公岳漢有所言甚懼乃述輒過隰州謂公岳等曰二君勿憂保無他已而公岳等各降一官職事皆如故李稷主鄜延糧餉民夫亦苦于撑運多散走稷不能禁遣吏斬三百餘人又自新斬九十餘人雖多殺戮卒以糧運乏絕諤兵遂潰役當以乏軍興上論批鄜延路轉運使李稷應副軍糧乏闕乖方及累奏誕妄致行營士卒乏食逃潰

若不差人代領其職付吏正治其罪則有誤國
事不細遂降兩官為轉運判官而御史王祖道
論其惡罪曰稷督夫糧出界令依陣法務崇虛
文不卹事實民夫固不知有五行部令之法所
轄官吏又非所部分亂雜護部肆殺戮不能禁
止況夫隊常去大軍十餘里間卒遇賊兵不知
何以捍禦方大兵未行以十万世食之夫損于
五龍川者十比及出界糧食已乏逃亡者半乃
妄言寒苦所致以覬免乏軍之罪預出界往回
未嘗有大雨雪稷之期問明其始稷其畫來上

部五行列指掌可覩及其推行紊亂一二不如
所言議者以稷性事作威不知恤衆自安定堡
措運至元定同一日斬數十人故與漕棄糧而
去今稷雖奪官得全首領已幸豈可復領停武
任以按察詔下沈括种諤以聞其後上語執政
曰昨陝西相有師期李稷奏運糧夫已備及師
行夭數甚不足蓋稷所奏文具耳无其實也稷
所言多欺罔凡誤朝廷大事稷呂惠卿所薦文
物甚以惠卿可誅好大言無誠實外以剛直實
極浮躁稷之隨諤軍也威勢甚盛一日早入軍

營軍士鳴鼓聲諾諤尚臥帳中未與諤怪之出
對稷呼鼓角將問曰軍中凡帥曰太尉諤曰帥
未陞帳輒為轉運報草官鳴鼓發諾何也借汝
之頭以代運使者叱出斬之稷倉皇引去怖甚
不能上馬自此不敢入諤軍及永樂城陷或言
稷以酷虐乘亂為官軍所殺云初河東發民夫
十一萬中正計糧數止六萬餘皆待命于保德
既而朝旨令餘夫運糧自麟州出隨中正軍凡
四萬餘人遣晉州將軍訾虎將兵八千護送之
虎等奏兵少夫多不足護送乞益兵出塞及又

不知中正所在會趙高領河東轉運亦言中正
不更事為諤所輕宿兵奔師出塞月累无功錯
訾虎一軍夫糧足備委之鄜州度其本謀必非
持久既不敢直趨巢穴而乃奏請鄜州度其本
乃以糧盡為辭今李稷上奏覺則朝廷況隨軍
役徒可使措運路昌衡在鄜延饋餉足以給之
今徒役已散復集必難如期乃罷之至是天子
詔曰非朝廷大本本意直將兵與復賊巢穴不為
淺攻但取橫山而已以地形觀之自西路保
保安軍順寧寨趨與慶至近非种諤等出界自

東路綏德城二十二日方正白鹽池而歸師八
日已入塞门不委王中正种諤所議進兵何因
捨直就迂會兵夏州虛占日月勞損士而橫費
軍粮不能成功御其析以聞于是种諤降　受
文州刺史王中正降授嘉州團練使沈括責授
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時大舉伐西夏种諤
帥師入銀夏等州而不能有李憲僅得蘭州遂
挠不進高遵裕又自灵敗还上知師老民困即
下詔曰据前軍走馬承受言經畧司差定漢蕃
兵馬前去綏州防守事勘會本州雖名為州而
城守之具百無一有既非可制賊死命之所又
非為進攻巢穴之衝徒廢軍馬守之安用顯是
全不較計向去得失確的利害止欲成就間托
虛名况士卒又罹凍餒人心厭息之際尤宜秉
時休息以待將來成計大用可急移文种諤御
除有守具去處差人把守外餘一切放歸諸城
寨就粮草去處渇泊且下詔諭民更不調夫

李憲再舉取靈武

初李憲將師戍攻得蘭州築為帥府以鎮涯為
列郡詔憲遣軍前事力修治為騎兵之所待力

脩治為騎以粮餉不繼船筏未備為言及涇原
環慶師老于灵州趣憲赴援又不能往既而諸
路師潰而帰兵罷上以通蘭舟猶有功同知樞
密院孫固奏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况諸將皆
赴而憲獨不行雖得蘭會罪不可赦不聽但问
擅还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為詞上釋不誅使圖
未効憲乃上奏曰昨諸路之師各以一道出界
兵勢既分賊已熟見虛實將來再奉須合諸道
兵攻其必救使之莫測若併兵一道則有數者
之利如仍舊分路則利患為害民今之策須于
涇原會合併攻自熙寧塞進置堡障直抵鳴沙
城以為駐兵之地如此則灵州不攻自拔河外
賊巢必可撲滅遂陳進五利云當慶事机須间
再奉遂以目覩利害画為此策豈不能自陳乞
許臣赴闕面受成筭上得奏大喜由是決意再
奉時元豐四年也詔河東轉運司自涇原環慶
择便取給灵州兩旁築城堡約十五處置守具積
粮草明年以李憲權涇原路經畧使兼經制熙
河蘭制秦鳳路陝西諸路經畧使兼經制熙河
蘭制東京六千人京西三千人河北八千人河

東五十人淮南六千人弁令都水監刷黄汴河
清及客軍共萬三千人隸之又招納董氈阿里
骨鬼章及禹藏花麻等乞奏進兵出塞築立堡
障及制賊方畧乞從中裁詔不許蹇又言五路
軍馬會合之地遠近不齊不可一一揮日繼擬
七月辛丑中軍起發為准乞下司天監詳定憲
又奏將來隨軍粮食轉運司經制勝拄須索浩
大雖傾關中事力佐以北路金穀亦未易應辦
已自計置米五十萬石乾粮二千萬斤自洮本
司運矣出塞于是鄜延路總管曲珍出界至金
湯遇賊焚蕩族帳七百斬首千級珍又分遣將
城葭蘆寨至羅兀城詔葺肯關川全軍趨鸞而
豐州屯駐神鋭兵千餘人修葭蘆寨至府州百
勝寨王安等百餘人鼓衆擅還將諜者言夏國
母自三月初點集河內西界府羅歷界甘肅瓜
沙十人發九人欲諸路入寇三萬餘騎侵犯淮
南鎮而神木堡兵首領皆穿頭還募血戰之士
上戒敕諸將且從進兵時已支司農寺錢又鹽
鈔各二百萬緡內藏庫銀三十萬兩中書奏陝
西邊東未息欲廣調軍須上曰秦居闗中上以

一方士力尚能弁一九州今天下之十倍于秦
遠取東南財賦以贍闗中更得名將練兵則何
為而不可顧未有其人耳因謂執政曰康定中
西鄙用兵契丹乘間有要請

徐禧等築永樂城

元豐五年夏五月鄜延路經畧安撫沈括經畧
副使种諤等上言進朝旨修具制賊方畧仍
畫一具所乞城山界今路正當可為之時今其
大意臣等歷觀前世本路戎狄與中國隔限者
利害全在沙漠若彼率衆度漠入寇則彼先困
我度漠往攻則我先困然而西戎常能為邊患
者以漠南有山界之粟可食山界之民可使有
山界之水草險固可守我師度漠以北則饑羸
粮載野野次冥漠力疲粮窘利于速戰不幸堅
城未拔大河未渡食盡而退必為所乘比昔之
必然也所以兵靈之民常晏然高枕而戎緣邊
城寨未嘗解嚴者地利使然也至若能使漠南
無粟可食無民可使無水草險固可守彼若羸
粮疲師絕漠而南頓兵秋積抑攻山界之堅城
此自可以閉関延款以逸待勞去則追擊惜力

治約之勢在我而無敵以空野堅城之大利又
山界既歸于我則所出之粟可以養精兵數萬
淨甫之牧地可以蕃息戰馬鹽地可以來西方
之商旅鐵冶可以益兵器制錢監以省山南之
漕運彼之所亡者如此我之所得者如此而又
絕利市罷歲賜輟河南之民聚食于河外彼將
何以自贍更使之路契丹結董氈乃所以堅用
之也山界既城則下瞰靈武不過數程輟使堅
守以有時而懈緣邊修戰備積軍食明斥堠待
其抱備發洮河之舟以塞大河下掃山之卒掩
其不意此一舉可覆也蕭梁氏與萌訛首為悖
亂使一國之民肝腦塗地彼寧不猜怨然以兵
威劫束勢不得動身急之則併力緩之則自相
圖此曹操所以破袁尚也其當措置事候得朝
旨別具條奏又言昨條具制賊方略非謂展托
邊面而已蓋欲窮困賊勢窺其腹心須當盡據
山界若占据山界則漢南更無點集之地彼若
入寇須自漢北成軍自來非大軍不可如此當
先擇險要之地立堅城宿重兵以為家計今案
視察北古烏延正據山界北根舊依山作壘可
屯士馬東望夏州且八十里西望宥州不過四
十里不瞰夏平當要衝土地膏腴依山為城形
勢險固欲乞移宥州于此舊宥州地平難守兼
在沙磧土无所出先于華池油平築堡以接兵
勢川路稍寬可通車運聚積糧草器甲事有備
併力為延先補山城全力築平城此地膏美
去鹽地不遠其北都是牧地把日當為一都會
鎮壓山界屏蔽鄜延其銀夏州亦可置鹽監鐵
治錢監馬收用險控扼候烏延工畢漸次計置
仍乞將塞門寨以北石堡背水油平羅掃鹽地
一帶為中路隸宥州未諳淨萌葭蘆又合吳銀
州一帶為東路隸綏德以金湯長城嶺德靖順
寧寨一帶為西路隸保安軍除本路九將外更
增置四將以新招士兵分隸緣邊入將駐劄邊
面次邊三軍置于金明青澗城鹽州近裏兩將
在鄜州河中府其緣邊八州推鹽自賣支鈔本
為禁止青白鹽立法將來青白鹽既已歸我入
州軍自可不食解鹽乞以鹽沉隸本路及轉運
司可以那移外乞朝廷應副錢萬緡廂軍五千
人工匠千人進為百匹乞于近裏州軍應副生

熟鐵五萬作馬皮萬張車二千乘本司及轉運
司備義勇保甲萬人應副以代禁軍有事役者
又言朝廷若定錢城守山界既乞起涇原兵馬
牽制及本路屢捷之後衆勢與脩若逗留月日
即恐西賊有謀費力平蕩于是詔給事中徐禧
內侍省押班李舜舉往鄜延路同沈括計議先
是豫章有進士黃雍者著書千家禧得之因切
語為書褒美新法以獻王安石安石大賞之時
呂惠卿領修撰經義遂𨽻禧以布衣充檢討已
而設官之安石乃白上曰中書檢正官如章惇
章朝廷即當有差除後更用人如不稱録于退
黜今欲置人為習季上可其請于是除禧鎮南
軍節度推官中書戶房習季公事及安石罷相
呂惠卿復薦禧召对垂拱殿除太子中允館閣
校勘權監察御史裏行禧口辯揚眉奮聲是以
移人意安石再相鄧綰為御史中丞劾禧黨惠
卿因假華亭之獄禧出為荊湖北路轉運使禧
拜中丞首論綰人材闒茸不可知永興又薦孔
武仲邢恕可以為御史王安礼对上曰武仲与
恕豈可為御史張璪曰此兩人俱異論者上曰
徐禧論事其患漸可見大率懷呂惠卿恩尤欲
進異論之人安礼曰事君者不可以貳苟貳為
無所不至禧尚是知縣資序陛下擢過分宜
何以報而懷姦若此上曰禧俱嘗有資序自布
衣即擢至此禧事惠卿如父禧今日殺身可也
豈上論報詔知青州劉庠与館易而未罷禧中
丞其後上復謂安礼等曰君臣之義報施而已
古人待我國士故國士報之至于豺狼亦有報
施如徐禧者可謂不知報矣安礼曰禧志行如
此已為陛下所察莫若明示賜斥使天下之人
知陛下好惡所在蒲宗孟曰若只今為給事中
恐亦足以懲勸上曰待不候當有顯黜至是与
沈括等計議乃言銀州故城雖據明堂川无定
河之會而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
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要已定議自永樂
埭盤堆平移而右堡烏延至長城嶺置六寨自
背圍川良　孟　羅常囉泊川至布娘置六堡
寨之大者城圍九百步小者五百步一寨用工
畧萬三千其非九百步之寨一百步之堡所能
包尺把勢則隨處宜增展朝廷是其議即日報

可七月詔李察差官圍結廂軍三萬人令圍結官押付鄜延路聽轉運使李稷賦功又詔經原環慶熙河蘭會路都大經制司涇原路經畧制置司鄜延路見路進城山界須諸路兵為救援令涇原于鎮戎定川熙寧高平名制一軍委劉昌祚尽發之須兵馬三萬以上環慶于順城荔原堡柔遠安強寨各駐一將令經畧司委近上將領尽發之須兵馬二萬以上以鄜延路副揔管曲珍為副使八月禧舜舉括稷將步騎四萬及諸路役兵城永樂凡十四日城成承永樂与接

德俱在無定川中永樂北倚山南臨無定河三面俱絶崖地誠險要虜騎數來爭之俱敗去先是虜發國人十丁取九以為兵近三十萬人齋百日粮屯于涇原之北侯官軍出寨而擊之既聞城永樂即引兵趨鄜延邊者來告者前後數十禧等俱不之信且曰虜若大來是吾立功還官之秋上賜禧等黄旗曰將士立功受賞當倍于未措禧等恐括分其功乃曰城畧已就矣与存中歸延安九月乙酉留李稷与曲珍以步兵三萬餘人護永樂禧括舜舉以八千餘人還米

脂是日永樂遣人告虜騎且至丙戌括留屯米脂禧舜舉復如永樂丁亥虜騎大至曲珍率城中兵陳于崖下水際禧舜舉率城中兵陳于崖下水際禧舜舉稷植黄旗坐于城上臨視之虜自未明引騎過陣前食時未絶前將軍高永能曰吾衆寡不敵宜及其未陣擊之虜几可破禧曰亦如何王師不鼓不成列及已陣而賊衆前後无際將士有阻色曲珍白禧今衆心已揺不可復戰戰必敗請收入城禧曰君為大將奈何遇賊不戰自先退邪俄而虜鳴茄于陣虜騎爭

渡水犯官軍先是選軍中勇士良馬謂之選鋒使居陣前未几選鋒先敗退走蹂踐後陣虜騎乘之官軍大潰偏將死者數人士卒死及棄甲南走者几半曲珍与殘兵萬餘人入城崖峻徑狹騎兵棄馬緣崖而上喪馬八千餘匹虜遂圍之城堞很未備水寨為虜所據城中掘井三丈不及水士卒于是渴死者及過半賊游兵近米脂括退保綏德城永樂孤絶賊攻益急曲珍度城必不可守白徐禧請率衆突圍而出南走犹勝于坐而待死禧怒曰君已敗軍又欲棄城耶

戊戌夜值大雨城遂陷珍率衆數十人踰城走
免禧舜舉援闓城俱沒初括奏賊兵來逼城見
官軍整故退上覽奏已憂曰括料敵疎矣彼來
未戰豈有遽退卻必有大將在後已而果然及
括以圍城事聞上急詔李憲率所部兵赴援又
括曰永樂為至危急若不辨隨便宜指置則恐
誤朝廷事愈重令雖發諸路赴救度可齊集須
更十數日卿可相度遣間人與賊約抽退軍馬
當追回永樂人民結定退地界如要可行即依
今指揮若恐益增賊勢即勿施行令永樂諸將
已失利事出無可奈何卿宜勿惶遽疊須精神
措置邊事安撫在城人情招集散亡士卒使臣
惟是上下一心堅守城池收拾民户焚燒委積
勿以遺賊先敵消沮士氣所有今日已前累降
處分軍前可多方募人傳達令求便潰圍棄城
北李憲制延州永樂已陷于是括坐始議城永
樂既又應敵乖方責授均州團練副使員外置
隨州安置徐禧者狂疎喜談矣嘗言用此措兵
破龕虜佐縈右拂直前判之一步可取三級諸
將有獻策者輒大笑曰妄語可斬終以此敗李

舜舉知城必陷裂衣襟奏曰臣死無所恨願朝
廷勿輕此賊及城既陷報夜至上早朝當宁慟
哭宰執不敢仰視上歎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
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上正
色曰卿可嘗有言在内惟呂公著在外惟趙卨
嘗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謂宰執曰自今更不
用兵與卿等共享太平也先是惠卿在延州首
以邊事迎合朝廷而已去官沈括繼之遂謀討
伐神諤以鄜延之師深入無功高遵裕以環慶
之師至軍州城下狼狽而還陝西河東騷然困
弊天下共望朝廷息安而沈括神諤陳進取之
策復講築城禧素以邊事自任故上遣往經畫
之既入賊境略不為備寡謀輕敵猝遇強寇故
致自是後上始知邊臣不可信亦厭兵事無意
征伐矣

神宗開熙河

河州大首領瞎木征者邈川大首領唃廝囉之
孫也唃廝囉本西域胡僧李立遵攜來吐蕃立
文法言是佛種由是吐蕃咸皆信服之吐蕃之
俗俱辨髮謂佛為唃謂兒子為廝囉故稱唃廝

囉初據宗歌城以立遵為輔祥符中用立遵策
將衆十萬寇古渭州入寇時曹瑋以引進使知
秦州領騎卒六千守伏羌城聞已過犀利城瑋
率諸將渡渭逆之遂合戰三都谷賊軍雖衆然
器甲殊少在後有所持俱白梏毛連以備扞虜
而已瑋知其勢弱不足畏欲以氣凌之自引百
騎穿賊陣出其後外高旨揮軍中鼓譟夾擊賊
大潰斬首三千級明日視林薄間中傷及投崖
死者萬計瑋威名大振唃氏自此衰弱視中國
如神明惕息不敢動立遵歸又病死乃徙居邈
川更以邈川溫逋奇為輔遣使秦州求內屬詔
授廝囉寧遠大將軍愛州刺史以逋奇為歸化
將軍後逋奇謀亂廝囉殺之以政蒞青唐景祐
中授兩使留後異時與回鶻歲遣使自蘭州入
鎮戎軍以修朝貢朝廷亦命陝西州縣特置驛
謂之唃家位及元昊將叛患唃氏制其後舉兵
攻蘭州諸羌南侵至馬銜山築瓦川會斷蘭州
舊路留兵鎮守自此唃氏不能入貢而回鶻亦
退保西州元昊遂叛命久為邊害朝廷患之議
者謂唃氏尚在河湟間又與元昊世仇儥遣使
通諭朝廷之意使西戎有後顧之憂則边患少
息矣　仁宗然之寶元中遂遣屯田員外郎劉
渙奉使自古渭州抵青唐城因少毘川部錫爵
命受之俾持角以攻天昊廝囉謝恩大喜請奉
兵助中國討賊自此元昊始病于掣制而唃氏
復与中國通矣既而元昊大舉襲唃氏而廝囉
堅壁鄯州不与戰元昊渡水嘗植幟以誌深淺
廝囉潛使又移所植及元昊衆潰于誌處溺死
過半自是數以計敗元取西京府而廝囉得廝
鐸叔之衆十餘万回鶻亦以數万人歸之其勢
遂強于諸羌朝廷命為保順河西節度使涇原
兩川刺使廝囉初娶立遵妹生二子曰瞎氈朝
廷俱命為團練使自母夫寵為尼即俱適去瞎
氈居河州合龍合生木征磨氈居宗哥城元昊
妻曰女逐附元昊瞎氈懦不能制所部溫氏亦
叛歸元昊廝囉再娶喬氏有才色生董氈年長
桀黠遂殺二兄并其衆廝囉老國事一以委之
秦鳳經略使張方平使人誘董氈入誘董氈所
併乃勵力結部落將雪前恥又慎其婦翁瞎廝
鐸心以罪責于秦州乃歸明往吐秦州之境且

屢乞河州刺史秦州為奏得勅告然以其居逼
边恐後為患乃諭以尔帰河州即給付于是木
征遷于武勝謂廵檢程従簡曰武勝亦河州界
可以給付其命矣従簡以候中師司為報偶牙
挍送厮囉加恩告木征乃执牙挍語以得刺史
告身即放尔帰秦州知従簡勸以妄許之罪既
而出従簡令親嗣之帰牙木征又質留従簡木
征自知与潦有隙日稙棣兵其祖不能禁部族
往〻帰附用其妻弟瞎藥為謀主与夏人解仇
朝廷務懐来卒授以河州刺史治平間厮囉死

起復董氈為冠軍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充保
順軍節度使洮州管内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
上即位加檢〻太保前此関中士人數言其利
害雖張載之言少時亦欲結客取之落仲淹帥
延安招置府第但矜制科至登進士第其志乃
已王安石之子雱年十三得秦州卒言洮河事
歎曰此可抚而有也使夏人得之則吾敵强而
边受患博矣其後王韶上熈河之策蓋取此王
韶者始為建昌軍師理参軍時蔡挺提點江西
刑獄受知于挺後數歲知變州詔訪西边謂挺

且言將應制科款知西州本末挺遂以前後事
大夫之言边事者悉示之其間有向宝欲洮河
一說韶怳之乃為平戎策以獻其策曰古者禦
戎无上策謂戎狄荒忽在要服之外也今河西
李氏據兩路皆漢唐舊郡在邦域之中所謂
癰疽伏疹留滯骨下心腹之患也觀其蓄威秦
銳切類稱制朝夕東向肝睢以窺中國之利比
其志非止于来去荒忽利剽劫而已也國家奈
何以戎狄待之曾不念子孫百世之後將有感
國内侮之憂也方承平无事四方萬里无鷄鳴

犬吠之警然賊人犯竄我边邑犯我城郭萬一
腹心之内有方二三千里水旱四方盗賊者相
継當是時賊人之情其可以恩信孫耶議者但
欲備边固守為不可攻之計殊不知腹心一擾
則边守有缺此唐吐蕃所以陷涇隴也昔拓拔
民始居雲中宗耶亦心初居振武當時議者亦
不謂其能深入中國為腹心之患也今自綏銀
宥至于沙肅十四州軍之地東西二千餘里其
又皇時雲中振武一城之地耶夫勞中國以事
戎狄誠非為國之長策然勢有不得已者又

安可端坐俟其侵逼哉今欲經年重兵擣其巢穴則國家重生邊事納其城欵則不可先遣警約輕動士衆使曲在我也愚以為國家必欲討平西賊莫若先復河湟則李氏背腹皆受敵表裡交擊之患不攻而自覆矣今自武威之南古渭州之西皆漢隴西安定金城三郡地所謂湟中大小榆土地肥饒宜五谷者皆在今洮河蘭鄯之間秦氏所以開屯田建城邑而臣諸羌者也自唐開元以後吐蕃侵入盡陷河北郡今為我狄所據者已三四百年矣今其雖在河湟間

而洽邊諸侯自為種落如木征瞎藥及欺巴溫之徒皆與漢界相近在洮河間其種落大者不過一二萬小者二三千人皆分離散處不相統一此正可以并合而兼抚之誠能厚以恩信結其宗党使其傾心向慕 然有歸服之意但得大族首領五七人其餘小種皆可驅迫而用之矣諸種既服則唃氏雖盛其敢傲睨而不歸我耶唃氏既歸于我則西河李氏在吾掌股中矣急之可以蕩覆其巢穴緩之可以脅制其心腹此所謂見形于彼而收功在此也 愚故以謂欲

聚親之則不為吾用急抚之則其心愈離此無異驅虎豹于山林而使之賴陀也令之狄不徙召之安可致乎愚以謂此由國家未嘗得抚戎狄之術故也夫虎豹之在山林其貪忍殘暴惟肉是嗜驟親之則傷人此固不可以恩信待也然後有善畜養者得而馴擾之至可以駕馭而驅使之元不如意羌戎之人貪愛慕義樂為人用其暴戾又豈甚于虎豹哉觀其種性所習雖生梗頑硬難以道御而純固誠慤易以恩誘患國家未嘗得人親抚之也為今之計莫若擇通

材明敏之士心膂軒豁能通知其意者朝夕出入于其間往來巡行察其友若有生梗頑梗者即稍以恩信綏之使其人皆知上位有愛我之意欣然相勸強負而帰于我矣此抚屬羌之策也韶又獻和戎六事上命樞密院召問方畧以為秦鳳路経畧安抚司机宜文字時青唐俞龍珂大族難制設請討且城之韶乃因按边上送數騎直抵其帳招諭之且留宿以示不疑龍珂遂率其屬十二萬口來附于是青唐渭原諸族俱納地周環二千里上嘉龍珂首善拜 為西頭

供奉官龍珂謂押伴使曰平生聞包中丞極朝廷忠臣今既歸漢乞賜姓包上如其請遂賜之姓包名順又詔高遵裕即盐井川建第賜之賞韶為右正言直集賢院建古渭寨為通遠軍使韶知軍事以圖武勝是歲熙寧五年也秋七月韶築乞神平堡而番酋木耳居抹邦山與水巴族相結時入寇韶率兵度行一嶺遇之斬首百餘級焚其帳洮西震動會木征渡河來寇而抹耳復依其穀勢保集抹邦山閏月知德順軍景思立以涇原第六將兵并第一等弓箭手五千騎出南路且分遣諸將一擊抹耳一擊木征韶將大軍從東征趨武勝未至則迎擊韶賊兵敗還走追至其城酋領瞎藥棄城夜遁唯曲散王阿南珂出降乃城武勝八月以為鎮洮軍以高遵裕知軍事以結吳延征為禮賓副使鎮洮軍洮西一帶番部令轄賜以器幣甚寵延征者木征諸弟也王師討木征于鞏令城木征敗走延征乘其敗并大首領李藺氈等出降故命之且詔沿邊安撫司曉諭木征限一月降優與官爵不從即多設方略擒討仍以內殿崇班告一道錢五千犒賽人輔運冬以乞神平堡為慶平堡隸鎮洮軍人以鎮洮軍為熙州陞鎮洮軍為節度頗以熙河洮岷山遠通軍為一路置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所應制置事令經略安撫司詳具以聞進王韶為龍圖閣待制知熙州兼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移高遵裕知通遠軍兼總管已而瞎藥歸熙州聽命以蘭氈為右侍禁先結河一番帶部巡檢蘭氈者木征母黨也其明年春景思立引兵由香子城進討河州力戰數合斬不用命者數人軍勢大振王韶引精兵從之捕斬虜首千餘級木延進走生擒其妻子以歸吏韶入河州諸羌反襲香子城大掠輜重侍禁田瓊戰牛精谷失利及其子永吉俱死韶急遣苗授救香子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守香子鈐轄奚起城中兵與苗授合遂進討牛精諸谷助賊蕃部焚其帳又千餘級過塞不通景思立復引兵通道又斬三千餘級盡得所掠獲牛羊芻粟不可勝計韶回軍復擊諸羌而木征復入河州韶乃先城香子且復遣將渡洮河破康系城之及城劉家川堡又自領兵破訶諸而

城之俱戎以兵木征弟瞎吳叱急攻滔止不能
下去圍臨江兵不敵熙河番漢部巡檢劉惟吉
率所部兵赴之力戰瞎吳叱敗遁走于是第功
行賞以王韶為禮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景思立
為東上閤門使河州刺史遷奚起為皇城使劉
惟吉為左藏庫副使餘減年推恩有差遂以思
立知河州改當授知德順軍專管瞎征原正兵
弓箭手策應熙河又詔河諾城為定羌城香子
城為寧河寨康樂城為康樂寨劉家川堡為當
川堡並隸河州思立以河州未城寓行州事于
寧河寨又詔永興秦鳳轉運司發壯城兵二千
付思立城河州又詔部將士率往視河州修城
羌人謀伏兵南山斷官軍詔遣王君萬等援之
遂川露骨山南入洮河界破木征弟巴氊角盡
逐山南諸羌將木征留結彪守河州而自將銳
卒出王師後韶又分為兩道遣別將攻河州而
自逆木征所在大破之木征走遂圍河州結彪
以城降瞎吳叱巴氊角本令征欽令征李各以
城降于是收復宕疊岷洮又城搆南通道川班
師韶入覲安石請率百官稱賀上曰此廟堂之
謀將帥之功于朕何有安石再三陳請以熙河
之功將少比　陛下神筭前定奉先不克祖宗
以來每下州郡例得稱賀上猶不許安石曰河
河州事中外所仍多端稱賀則人情釋然請俟
城畢入慶賀之既而畢工于上御紫宸殿王安
石率群臣上表賀上解所服玉帶賜安石辭不
許方受賜以王韶為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
士右諫議大夫初王韶之圍河州也番部閒門
請降既入景思立悉殺降者二千餘人上聞之
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故立思克河州之功不賞
乃以高遵裕為岷州瞎吳叱巴氊角董谷俱率
朝引見延和殿上謂董谷雖非酋領然能于捺
羅城先同其母詣景思立前降詣降乃尽以為
崇儀副使惠光番部鈐轄吳叱岷州巴氊角洮
州董谷河州李遠之當時木征雖屢破屢敗而
董氊別將青宜結鬼章者復數擾河州屢誘脅
部族奔西山襲取河州採木軍士害使臣張香
十輩以書抵景思立語不遜思立不能忍包約
勒之毋出兵思立不聽明年春思立率蕃漢兵
六千攻鬼章于踏白城思立將中軍韓存寶魏

奇為前鋒王寧筞之王存為左助李槃為後殿
趙重筞之思章衆二方餘分為三以抗官軍自
辰及未血戰十合賊從山下沿溝出圍中軍王
寧戰死韓存寶王存亦被圍走馬承走李元凱
死之思立与存寶潰圍而出与殿後合思立已
三中箭存寶奇及把將亦各重傷于是衆議曰
日晚兵疲矣宜移陣東坡為營以自固而思立
以前鋒重傷乃独移屯嶺上而戎諸將无得輙
動復以百騎血戰走蕃兵數千人方追之而殿
後兵動不能止前陣欲戰者見之便潰思立且

戰且退至東嶺上与趙重合官軍尚五千餘人
思立曰我敵以百騎走千餘人諸軍无助我者
軍敗矣今自剄以謝天子衆止之少頃再戰數
合不能解遂死色約亦戰死上聞思立死深以
用兵為憂批諭执政曰熙河边事未有安靖之
日具湖南廣南可詔章惇沈起早務了畢追还
兵馬併力一方廣不至別貽大患時王韶赴闕
还在道聞思立敗疾馳而會兩兵于熙州以三
月丙午度洮翼日破耳金族于結河川口斬千
餘級釋河州圍走鬼章等三萬餘人木征竄入

神宗朝議契丹地界

熙寧七年春契丹遣泛使林牙興復軍節度使
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分畫其書
曰切以累朝而下講好以來互守成規務敦夙
契雖境分二國克保于難知而義若一家共思
于悠永事如聞于違越理須至于敷陳其蔚應
朔三州土田一帶疆理祇自早歲曾遣使人止
于舊封俾安鋪舍庶南北永標于定限往來悉
絶〻姦徒洎覽舉申輙有侵擾于全屬當朝地
分或營脩戍壘存止戎舍居皆是守邊之冗員
不顧睦鄰之大體妄圖功賞深越封陲今屬省
巡邊令按視備究端寔詳推設停至于纖細之
條由分白之事理已具聞達盡令拆移既未見
定從宜俾報徒侵入當界事理所起鋪候之處
各差官員同共檢照早令從撤却于久來元定
地界再安置外其餘邊　境更有生創事端
委差去使臣到日一就理會如此則豈惟疆場
之内不見侵踰兼于信誓之間且無違爽兹寔
穏便顯傒准依上許之而難其人執政白遣太
常少卿判三司開拆司劉忱秘書丞檢僉書樞

密院兵房文字呂大忠附河東理辦之及書稱
曰府應朔三州地界侵耗職官與北朝職官就
地頭檢視定奪雄州外羅城乃嘉祐七年因循
修葺元計六千餘萬工至今已三十年纔修五
方餘工即非創築城隍有此誓書又非近年事
北朝既不欲如此令示和執好更不令接續增
修白溝館亦使差人檢示如有創蓋樓子箭窗
等並令折去如有創屯兵級並令抽回朝廷自
來約束邊臣不令生事如昨來趙用擅入金屬
北朝地分雄州職官十餘人並已停降今來郭
業侵入金屬南界地分兼先放箭射傷兕人理
須應敵兇北朝近差巡馬一是創生事端其邦
庫事并其餘細故並循常創別無違越無可施
行禧奉詔而退授以誓書、曰吾還使指來既
巫封歷陳二國之和有若一家之義固知郝保
執信符獨論邊郝之臣賞越封郝之守欲令移
徙以復舊常切惟兩朝撫有方宇豈重尺土之
利而輕累世之歡況經界之間勢形可指方州
之內國籍具陳當遣官司各加農視倘事由夙
昔固雖狗從或誠有侵踰何爭改正而又每戒

須更令遵誓言所諭創生之事端亦皆境侵之
細故已令還使具達本國細料其聽洞垂照悉
韓縝時為兵部侍郎天章閣待制乃假龍圖閣
直學士給事中為回謝使忱等人辭對便殿忱
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考校文據未見本朝有
尺寸侵虜地且雁門者古名限塞且跬步不可
棄奈何欲委五百里之疆以資敵乎臣既辱使
指當以死報之惟陛下主臣之言幸甚上韙之
忱已行上手勑曰虜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
之忱不奉詔大忠又以父憂去獨忱至何東而
契丹亦令樞密副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素
樞密直學士梁穎會于境上素穎倔強自言
當廟坐謂北朝使相有此儀忱不從移文詰難
一日蕃首引兵萬衆入代州意契鋪侯與官軍
交射已而素穎往入横都谷施帳幕邀忱相見
忱不往又欲設次于兩陸東谷忱以侵地愈深
不許會得國信所言至和中國信使蕭德常亦
帶平章事與館接使行馬坐次悉分賓主乃以
此報之于是會于大黃平以賓主見尋詔大忠
奪哀與素穎會議凡三四見議不決而指封蔚

應朔三州分水嶺土壟為界忱大忠即遣書賴
行視無土壟乃但云以分水嶺為界蓋山所至
有分水嶺說言分水嶺為界則異時可以因叔
此點虜之狡意也相持既久忱等歸報上聞蕭
禧且復來乃遣中使賜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
亮手詔曰朝廷通好北虜凡八十年近歲以來
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有定封而輒造釁端妄
來理辨此敕官吏同加按行雖圖籍甚明而詭
辭不報今橫使復至意在必得朕以祖宗盟好
之重固將優容虜情無厭勢恐未已萬一不測
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詢故老卿夙懷忠義歷
相三朝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其所以
待遇之方咨具以陳朕將親覽琦上疏曰臣觀
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而重虜人
見形生、疑必以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聞虜
主孱而佞佛豈無強梁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
先發制人之說造此釁端故屢遣使以爭地理
界為名覘我應之、術爾今日致虜疑有七通
高麗叔燕河教義勇修軍器治邊植柳榆置三
十七將軍今虜因疑生事但不得不然好進之

人不循國家利害但謂邊事將作富貴可圖必
曰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爾以陛下聖神文武
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薊之地一舉
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
乏沿邊次邊州軍芻糧不充新選將官皆庸勇
寡謀之人義勇保甲新點未經訓練若驅重兵
頓于堅城之下糧道不給腹心受敵雖曹彬梁
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岐溝之敗也臣愚今為
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且言朝廷向來
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
豈有他意恐為謀者所誤爾弼上疏言今揚使
再至朝廷違之則兵起而速患順之則河東斥
堠斬壘臣謂不若一委邊臣堅持舊來簿籍疆
界為據使之盡力交相結難然北虜非不自知
理曲蓋故欲生事遂興干戈豈是無故自興寔
有以致其來也惟陛下深省熟慮不可獨謂虜
人違誓背盟也彼若萬一入寇事不得已我但
嚴兵以待之來則禦之去則備守此自古中國
邊防之要也若朝廷未令使欲深入討擊寔慮
萬有一跌其害非細若便與西夏為犄角之勢

則朝廷背所矣又考博曾公亮則但指不與之
論乞選將屬兵以待之考博之疏曰中國禦戎
守信為上必以誓書為証彼雖先辭雖李正論
公亮言夷狄之情畏强弱在控制得術爾今者
中國所以待虜人者既極包含若其生事不已
不使知懼臣恐來者易制服控制之柄無使倒持
戎狄知中國不可窺奸謀亦自息矣是時蕭禧
至白溝又堅欲交割狄于城北亭非故事朝廷
曲從之上批曰蕭禧于白溝住戰十日至今未
閒起釁向宗儒等雖再三報以舊例程殊未有
從順之義若更遷延深恐虜愈肆强忿或出不
遜之言或以巡馬擁送南來愈難處置雄州促
人約攔又致喧爭萬一接據或傷官吏益不可
收於去歲蔡確接伴已許馬軟依常使串例于
雄州交割今必難却其請可詳度止作朝廷據
接伴奏特許依年例作兩郎交換康覺稍通其
情于疆事易為商量又批曰北使久留白溝已
經累月自通和好以來無此事朝廷處置定不
可緩益所爭者小而所顧者重議者若謂恐虜
人因此得以占據而屬之士是甚不然且北人
前後執作証據以為屬彼者豈獨一事如夏秋
二稅借它蓋館雄州門側剏立標竿及巡馬不
住往來之類不待更增交割馬軟一節乃可占
據況人夫一千已于白溝代還在理委無深害
可守違議指揮稍至致因書其書大指如去且
以忱等迁延為言語其書曰昨馳一介之輔傳
議復三州之舊封事已具陳理應深悉期遵誓
約各守邊陲至如割生事端侵越境土在彼則
繼有於此則曾微乃者蕭禧綫回韓縝繼至爰
承函翰備認誠悰言有侵逾理須改正斯正見
和戍之意且無違拒之辭尋命官僚同行檢照
于文驗則甚為顯白其銷侵則盡令拆移近覽
所司之奏陳載詳該事之緣細謂創他事雖曾
會議未見畦依自是及冬以月建日或假他故
或飾虛言殊無了絕之言止有迁延之意若匪
戴光熾陽遣使人寔處說曲以相蒙因聲端倪
而具達更希精覽遐亮至懷早遣邊各加審視
剖安戍壘俾逆舊常一則康彝奐于隣馭一則
表求敦于世契偽本從拜割仍示稽违在往復
以難停係悠長而豈可徵陽戒候善審為宜時

王安石再入相々執政與忱大忠同對資政殿
論難久之上曰凡事爭虜尚不肯已今兩遣使
豈有中輟之理卿等朝廷固惜彊境城是也然
何以得忠大忠進曰遣使相來即與代北之地
若有一使曰魏王英弼者來求關南之地則如
何上曰卿何言也大忠曰陛下既以臣言為不
然今代北豈可啟其漸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
願陛下熟思之執政之忱大忠不可奪罷忱三
司鹽鐵判官前此大忠乞終喪制奏曰臣與劉
忱再會北人于大黃平蕭素梁穎詞理俱屈雖
議論反覆執違不回切原其情技亦止此為今
之計莫若因而困之伏望就除劉忱一本路差
遣置地界于代州以蕭士元為副李則與之言
公則勿問在我則逸在彼則勞歲月之間庶可
決議久為絕塞人情皆非所堪遣希成功寔恐
有害機事理而臣方在衰疾棄几筵以將使事
今者素願太必願惜叡好決無倉卒起釁之端
臣之公留似無所擊乞聽臣罷歸以終喪制至
是大許之大忠雖得請去然終論奏以地為不
許奏曰切以北人窺伺邊疆為日久矣始則聖

佛谷次則今泉村以至牧羊峰瓦窯塢共侵築
二十九鋪今則西起雪山東接雙泉求地五百
餘里蔚應朔三州侵地已經理辨更無可疑惟
瓦窯塢共侵築見與北界商量蕭禧未過界時
臣先奏論乞朝廷主此定禧議又皆許之今西
陘以東皆有明據此地不能固爭他處亦以難
保切料虜情有可請者一有不可動者五狃于
包容侵侮中國今若必校或激怒心此可動者
一也歲得金帛與地孰利萬一絕好所失則多
此不可動者一也虜兵雖衆脆弱驕惰應敵者
鮮非成平景德間可比此不可動者二也城池
不固器械不精以守必危以戰必敗此不可動
者三也山後之民久苦虐政皆非思中國之心
邊寨一開必防內變此不動者四也北人最畏
西夏復有違難之隙果欲長驅豈無牽制之虜
此不可動者五也虜主弱而少斷母老子孱從
有謀臣恐未得用今者虜使再入必未審先
諭屈伏之言俟其情意稍開且以胡谷義興治
大石茹越麻谷五寨治平二年侵築十五鋪處
山勢立界或更增以瓦窯塢如王僅新宗臣之

議則我無屑就之媿彼有可取之名蕭禧使還
不遂其意萬一張大兵勢測我淺深乞指揮諸
路帥臣但為禦計一切勿校遂欲命使來傳詔
境上會遼人結絶以聞詔諭蕭禧以此歸報禧
不受命又遣內侍李憲賫詔許以長連城六蕃
鎮者治平二年契丹貲置鋪其間遼人以其見
侵毀之後不復來至此計其即舊阯置鋪而禧
猶不從執議如初上不得已議先遣沈括報聘
括請可上謂括曰虜情難測設危之使人卿何
以處之括曰臣以臣任之上曰卿忠又固當如
此行學一時之安危卿安則遼計安禮義自中
國出較虛氣無補于國切勿為也上又畫七事
以問中書樞密院曰今遣沈括等行而事當預
處者蕭禧來遂止之不令過界一也括件久不
至二也過界三五程止之令候蕭禧到三也到
處帳先問來意直候以分水嶺為界方得朝見
四也雖得朝見延之穹廬中須令用分水嶺為
界方得五也使人未許以分水嶺為界即須兵
折移鋪舍屋徐遣括等還持慢書來報云既商
量不從已令兵馬往彼拆移訖使朝廷知既未

見絶好如為虜六也使人至帳害虜之或投以
惡馬使傾仆于山谷中或詐為賊皆來傷害既
不顧中國之意如何為處七也中書樞密院其
議應之所宜中書樞密院即條其奏曰切以分
水嶺既不可蕭禧又未肯辭次通兩國之情則
泛使不可不遣彼以禧未還而不納或納至接
件至不容或有之然且遣延境上以示我無絶
好之意于義無傷則彼亦難推禧之稽留無由
發怨若必遣泛人以分水嶺為界則許與不許
且泛人之敢專就令屈從豈足為信若不候使
還強移鋪屋前已計議屈伸在我且為後圖本
朝與之通好多歷歲年使人之來禮遇甚厚今
雖不允所求固無激怒之事若專從人恐無此
理上然之于是以使指授沈括曰本朝遣臣見
用然證長連城六蕃嶺為界公牒十六道多是
北界發說關口把鋪等處捉賊或交趾並在長
連城六蕃嶺之北內順義軍重熙二年三月十
八日牒稱南界送到于山後長連城兩界分水
嶺上收捕賊人張奉遷等不合界過准法斷訖
又順義軍清寧九年十月牒捉到截奪南界代

州崞縣赤泥脅王句尹支牛敗人事既指長連
城六番嶺南係舊趾偏蓋已是曲敦和好今稽
史指分水嶺為界係所在山嶺水勢分流皆謂
之分水嶺昨蕭素等所執証照文字三道除大
石義興冶兩寨已為此界侵越不往冶年年發
遣見不以連城為界外其西陘寨執張慶文字
據言分水嶺上有土壟行識指處即無土壟兼
張慶文字指雁門寨地比至界遠處軍十一里
今雁門寨至長連城地界為忱與等曾撲素等曾
牒素等今指定是何山名為分水土素等回牒
但詳公遠山名地里界至南界是可自知豈可
移文會問顯見元無指定去處今稽所執與素
等同全無証據文字欲忱估等到北朝日得見
用照証文字一、閱連北朝又詔曰國家與
契丹通好年深終不欲以疆場細故有傷歡好
大体既許以治平年盡鋪處依舊法蓋脩移從
和會即更不論有無照証者不指定分水處即
蕊檢視之時雖為辨撥一李福蠻地許于見開
壕塹處分水嶺為界一水峪內又見為鋪并三
小鋪即移近西以見安新鋪山頂分水嶺為界

一則西陘寨地分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
遠探白草鋪山分頭水嶺向西接古長城為界
一黃嵬山地已往　仁宗朝差官與北界官吏
于聶再友等已侵耕地外標地立四至訖及大
池廟順義軍牒稱地里係屬寧化軍并無可商
議二危窒嵬地前來兩界官私商量未了今已
指揮韓縝等一就檢視辨撥處以分水嶺為界
且遣使者持報書示禧報書曰兩朝紀好六紀
于茲事節故常詛存悠比久承侵指諭及邊陲
已約官司皆從下臣當中封圻之舊以需事宜
之分而介信未通師乜先集侵禁堠戍傷射巡
兵舉示力爭殊非和議至欲當中獨坐往詩改
于臣工設久檔都帶尤難于賓主款從理屈信
就昭言且地接三川勢非一壤輒舉西陘之偏
說要該諸寨之援封疆考文况既無據驗欲同
按視又不往從職用乖違滋成濡滯切意有司
之失指曾非與國之本謀茲枉軺車再垂函問
重加聘幣諭見欢悰然論強事之侵盡置公移
之類証述近臣之議獨尤病苦之怨期深諟事
端多非聞達重念合天地神鬼之聽共立誓言

言守祖宗疆土之傳各全生聚不啻全傳之臣
蕃肯貪壞地之尺尋特欲于論使無侵越而行
人留館必于分水以要求梧府授辭期以興師
而移折豈其歷年之信約遂以細故而斐渝已
安與南遂為申畫仍令職守就改溝封遐棄英
聽洞加照悉稽見報書乃肯辭至是續南上山
分畫利害安石言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以筆畫
其地南請與之詔如安石議詔曰變井水嶺尤
窑鳴分畫地開壞三堠增置鋪屋控扼處並依
奏石門子鋪如在三小鋪外更不折移　見安
新鋪以東接胡谷寨地元非分畫處若北人言
及即以此拒之如固爭執奏取朝旨其白草鋪
西接石長城先從北與之議毋得過黃河畫地
介其石長城以北弓箭手地聽到移于是東西
棄地五百餘里云

神宗開南江

熙寧五年閏七月庚戌遣檢正中書戶部戶房
公事章惇察訪荊湖北路荊制判南事先是辰
州布衣張翹與流人李資詣闕獻書言辰州之
南江古銀州地接施黔牂牁世為蠻人向氏舒
氏田氏所據也産朱砂水銀金布黃蠟良田數
萬入路無山川之扼若朝廷出偏壓境上至二
人說之可使納土為郡縣書奏朝廷以委廣西
鈐轄劉某既而上語王安石劉某所規畫甚安
石某不欲令安石轉運司預此上曰誠然安石
曰須朝廷精擇數人與同此事未幾某死固改
命惇仍以東作坊使石鑑知辰州使助之及有
僧頓成者能為符録禁既王雩幼子夜啼用成
咒而止雩德之或言蠻人多行南法畏符録雩
即薦之于惇、至辰州遂遣李資張誥及頓成
等入　南江諭以朝廷之意皆奉偏宕無謀棄
之蠻婦其首由元猛者不勝其憤盡縛皆舉創
新于柱次至頓成等類來衮元猛素事佛乃不
殺而遣之頓成不以為恥乃更宗大馬擁通以
自從梅廣諮大師猶以入峒之勞得紫衣師号
惇知群蠻終不可以說下也即三路進兵誅蕩
平之遂置沅州以懿州新城為治所將以盧陽
為名以又漵州梅山建安化縣得主客萬四千
八百九戶丁土萬九千八十九人田二十六萬
四百三十六畝起稅租于是傳等武陽關硤城

寨以控制之又令李詰将取光濬師至飛山振險不能度而還當是時張頡居旻于夔州目覩其事遂以書抵朝貴言南江教戰適甚無辜者十有八九以至浮尸塞江下流之人不敢食魚者数月惇病其説且欲分功以陷之乃上言向者張頡知潭州之益陽縣嘗建取梅山之議今臣成功乃用頡之議也朝廷賜頡銀絹二百而執政獨忠其異議會頡服闋乃就除為江淮發運使使道之官于是不敢食魚之説息矣

神宗置南平軍

熙寧八年十月丙戌詔以渝州南川縣銅佛壩為南平軍先是南川熟夷李光吉王衮梁承秀三族各有地客千家間以威脅誘漢戶不從輒屠之没入其田土往往投充客戶謂之納身其税賦里胥代輸無敢誰何者招納亡命数以其徒偽僚人劫遶民官軍追捕即入僚人已遁去習以為常夔路州縣民使候伺守合動息乃築城堡以自固繕修甲兵遠近患之于是夔州路轉運判官張詵等相與密議召兵馬使馮儀平簡杜安行授以方略使圖光吉等且於治遠仍軍須以待事聞上可之儀等語乃禍福開諭不聽于是進兵窮討久未得巡檢李宗閔領軍木藍獨進光吉兵與戰多所夭亡死之居無何遂為儀等所破以三族之地賦民戶得租三萬五千石綿絲萬六千有奇遂置榮懿扶歡兩寨是歲熙寧四年也然其地南接西南烏蠻昆明奇牟其間種族且数十時為邊患于是朝廷補其士人王才進充巡檢控扼之其後才進死種族無所統一八年木琴木斗輩二十餘族復數出盗邊詔下察訪熊本于是董督兵破駱益王本二木斗輩凡七寨等四國斬首六十六級俘男女百三十三人木斗翁已下四十八人來降遂盡遣東傳赴闕上引見以上斗翁為奉職安穩二為借職木斗七安李四而下給傣授田有差于是即銅佛壩置軍以南平為名蓋其地南平撩之故地故也并領榮懿扶歡二寨增置開邊通遠凡三寨而併廢南川縣云

神宗城茂州

茂州領鷄糜九州俱羌自推一人為州治将其衆州将常在茂州受處分茂州居郡羌之中地

不過數十里舊無城惟植鹿角蠻人屢以昏夜
入茂州剽掠民家六畜及人茂州輒取償于民
家遣州將往贖之與之講和為誓習以為常茂
州民甚苦之熙寧八年屯田員外郎李琪知茂
州民投牒請築城堪為奏之乞如民所請築城
繞民居凡八百餘步朝廷下成都府路鈐轄司
度其利害時龍圖閣直學士蔡延慶領都鈐轄
李琪已罷去而太子中允范百常為之代延慶
下百常言其利害朝廷遂令築之既而蠻酋群
訴于百常稱城侵其地乞罷之百常不許訴者
不已百常以撥驅去九年三月己卯始興築文
靜等州郡蠻數百至茂州兵纔二百人百常
帥之拒擊殺數人蠻乃退百常帥民入守城明
日蠻數千人四面大至焚鹿角及民廬舍引
梯衝攻牙城矢石雨下百常帥衆乘城拒守至
甲申其酋長二人為擂木所殺蠻兵乃退百常
帥民城中人不敢出茂州南有箕宗關路通永
康軍北有隴東路綿州俱為羣蠻所據百常募
人間道詣成都又書木牌數百投江中急告求
援于是蜀州駐泊都監孫青將數千人自箕宗
關入蠻伏兵擊之青死而士卒死傷不多又有
王供備等將數千人自隴東道入時州蠻請降
從者殺其二子蠻怨答告靜州等蠻使遮其前
自後驅之壅溪上流官軍既涉而決之殺溺殆
盡于是延慶乞發陝西兵五千策援候兵集自
將已往詔延慶為持重毋得輕去成都遂遣內
侍押班王中正往制蠻事上親染條約付之曰
可出榜曉諭地接事吏州軍城寨茂州會下承
靜等番部作過已甚識其首從番族如能悔過
歸順給作加存恤應有合措置事逐路選監司
一員按視度其逐處城園大小高低厚薄壕塹
深淺闊狹幾處受敵緩急側近人戶可與不
可容其入保井泉足與不足須用城壕峽淺之
處合與不合增展開淺如合與修畫圖計工料
當如何規度計置功大者幾年可畢措置守禦
之備如合增置其材具于何處取用入于何處
差發保甲土木丁未經教閱緩急必難使如作
番次于延檢聯射下延防因以勸習武藝有無
不便仍節次開封府界及五路見行保甲上番
條件今看詳器甲如不精利及有少數于近便

州軍差官商量以備移用戍本處難得即于逐
路都作院漸次制造令特行逐委其逐官毋得
以為當事商募供報酒親按視及体訪利害條
析以聞令中書樞密院看詳取旨施行既而鈐
轄司已命百常與諸蠻和誓而中正自以為得
旨掩襲五月乃將軍數千自其宗閒入恭蕩州
境果其無備掩擊之斬首數百級鹵將畜産甚
其廬舍殆盡乃復與之和誓七月又襲擊之又
隨而與之和誓乃遂故事與蠻和誓蠻先輸質
謂之抵兵又輸求和物官私乃償所掠人畜財
物侵歸人不在者增其價然輸誓牛羊豕豬米
銀各一乃縛劍門于誓場酋豪皆集人人引于
劍門下過刺牛羊豕血啑之掘地為坎反縛羌
埋置坎遣誓者當如此埋及中正和誓初不令
輸抵兵求和等物亦不索其所掠自備誓具買
羌埋以犯蒙之終宿失士百常生築城致寇時
追一官勒停然朝廷亦卒城茂州云

神宗平下溪州

熙寧九年正月乙卯以下溪刺史彭師晏為禮
賓副使師晏蕃縣之種所居即漢黔中唐彭

水之地其俗阻五溪歷代羈縻不常唐末諸酋分據
之地自置刺史而彭氏素有溪州晉天福五年有彭
士愁者率群蠻寇辰錦進圍澧州湖南節度使馬希
範遣劉勍以步卒五千討之不能下遂與士愁約和
而五州酋豪既來盟乃立五銅柱為之界按士愁靜
邊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使持節溪州
諸軍事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縣開戶
男食邑三百戶其後世子孫世襲士愁官爵國初來
諸辰州領化內郡輸租賦詔本道按山川地勢以圖
來獻卒不許之惟賜以印綬羈縻不絕而已至景德
中有彭文慶者來貢方物真宗賞而戒之後有彭儒
猛彭文綰彭士漢等繼以修貢惟彭士羲者名驁然
父祖五世襲下溪州刺史諸州將襲承為率蠻首子
孫若嫡姪親黨之當立者具州名聞移辰州州史保
証申于轄司然後奏朝廷而賜以敕告印望拜闕庭
而受恩其州曰上中下溪三州曰龍賜天賜忠順保
靜感化永順六州曰懿 安遠新洽富來寧順高十
一州每州有押案副使及校史供自補置至和二年
士羲納其子知上溪州師寶之妻師寶乃與其子師
党投辰州告其父之惡且言將有叛謀于是轉運司

李蕭之等共議領兵丁數千人入峒討伐以師寶為鄉導兵既至而仕義遁入它峒不可得官軍戰死者十六七後蠻猺數侵地不可復制問運三司副使李參又思副使竇舜卿寺御史朱處約轉運使王緯經制措伐領兵問罪仕義乃陳本非有侵軼不順之狀因其子悖逆而有司擅伐無辜願以三十州蕃地復奉貢求以贖死既又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議仍歎遂以所掠兵丁共五十一人械甲千八百九事弃事衆七百人赴誓場歃血沉降而遣師寶知龍賜州戒勿殺而荆湖之間遂以無事其後仕義為其子師綵所弒父自稱权發遣下溪州事知衆不附懼為暴虐賊殺不幸奇奪諸州貢物其兄師晏結同巡檢彭仕還都指揮周允崇攻圍師綵殺之并誅其黨田忠財以下三十餘人乃納誓表上其父仕義平生鞍馬鞋械仍歸所侵地因辰州以聞于是朝廷命師晏襲知下溪州事其所賜予之甚厚詔以所歸地為鎮溪寨是歲熙寧三年也五年春師晏領納馬皮白務洞乞陞刺史從之六年冬師晏遂舉州內附于是知辰州閣瑯部兵夫人下溪州修倫城堡建置會溪城黔安寨詔晏師而下十有八人赴闕既至乃有是命餘補班行有差

神宗平交趾

仁宗朝以蕭注知邕州居部數年陰以利啗廣源諸蠻密傳甲兵乃露奏曰交趾外奉朝貢中包禍心常思蠶食王土臣今得其腹心知其要害來此時不取他日為害大哉願得馳至闕下面陳方略論者以注且為國生事不省上即位王安石秉政首用王韶取熙河以斷西夏右臂又欲取靈武以惟大遼右臂又用章惇為察訪使以取湖北夔峽之蠻于是獻言者請交趾已為占城所敗衆不滿萬可計日取乃以注知桂州上問注攻取之策注辭曰臣昔者意常在此溪洞之兵一可當十器甲犀利其親信之人俱可指呼今溪洞非昔日之兵器甲無當時之啗腹心之人死亡大半交人生聚教訓又十五年矣衆不滿萬此傳者之誤也注至桂州自持勞至田陳州酋長遠近借至問其山川曲折老幼存亡甚得其歡心故乾德動息必知之然有獻平交州者輒大其書沈起獨言交州小醜無可取之理安石喜乃罷注歸以起知桂州起至則遣官入溪峒點集上兵為保伍授以陣尚使歲時肄習諸洞騷然

又于融州强置城寨殺人以千數又遣邊吏辟舉
誘納恩情州儂善美于省地交人以為言上恩之即
批付中書曰熙何方用兵未息而沈起又于南方干賞
妄作引惹蠻事若不早為平治則必滋長為中國
巨患實不可忽宜速議罷起治其擅招納之罪以安
中外于是以劉彝代起彝至復令指使因督盜運之
海瀕集　舟師寓教水戰交人與州縣貿易一切禁
止之交人愈懷望大集兵丁欲謀舉事時知邕州蘇
緘同知之以書抵彝請止保甲罷水運容互易無使
交人與師有名彝不聽反移文劾緘沮議又責令不
得輒言邊事熙寧八年交人果大舉衆號八萬十一
月甲申抵海岸未旬日攻陷欽廉二州破邑之太平
永平遷陸古萬四寨稱緘聞賊至閱郡兵從廂禁軍
合二千八百人分布城陴又號召郡人之才勇者授
以方略使以部分地自守又悉出官帑及私財示之
曰吾兵械素具蓄聚又豐今賊衆已薄城下惟堅壁
固守以待外援可以坐取全勝若一人舉足則群心
動搖大事去矣若等聽吾言當蒙厚賞不聽或逃去
或并其孥盡劍斬之時大校翟績潛謀出奔緘使人
伏門外梟其首以狥由是上下脅息聽命緘復募死
士得數百人挐舟邕江與賊逆戰斬首三百餘級十
二月丁丙賊薄城下賊為攻具四百闘城緘為大箭
焚其梯衝前後殺傷萬五千餘城中心益固感謂救
至在劉彝圍即解是時達使請救于彝二道都監張
守節領三千兵以赴援守節聞賊衆十倍逗遛不即
行復迂道昔州駐兵康和驛陰覘勝負緘又遣塘丸
告急于提點刑獄朱球〻得書驚泣以便宜檄守節
惶布移軍大夫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不及陣一軍
俱覆為賊擒者數人百戰知此軍雖善攻城因嗚以
刹使為雲梯〻成為緘所焚又為攻濠洞子蒙生皮
緘伺其既度于穴中縱火焚之賊計盡欲去會有教
賊囊土数萬傳城山積頃刻高數丈賊衆登城〻已
陷緘猶扶傷率馳騎者戰力不敵乃曰吾義不死賊
手遂歸閤門聚家屬三十有六人殺之藏于坎縱火
自焚賊至求尸俱莫得殺吏卒土丁居民五萬餘人
以百首為積凡三百八十餘積并欽廉所殺無慮數
萬餘人並毀其城以填江邕之圍凡四十有二日緘
憤彝起生事致寇且坐視城危弗救欲盡疏聞上屬
道梗不通乃榜其罪于市冀聞達朝廷卒無一人之
救以至于沒緘之沒以九年正月庚寅而朝廷未之

知也上自聞交人入寇即深咎彝起以石鑑代彝且詔鑑體量彝起以聞已而手詔中書曰沈起昨在廣西妄傳密受朝廷旨意經畧討交州又不待詔乱擅委邊詔接恩情州儂善美及于融宜溪洞强置城寨虛奏言黃衆內附既興築果致殺擾殺土丁兵校官校以數千今交賊犯順宜擒內侵使一邕生靈横遭屠戮職其致寇罪悉在起了無疑者朕為人父母視此遠方無辜之民横遭災患深所哀悼沈起可代死削奪在身官爵送忠州軍編管命未行而中書樞密院言劉彝亦相繼生事罪不獨起乃並命安南招討司吏訪其實至是御史蔡承禧以謂欽廉已破邕管既危數郡之民横遭屠害乞行沈起前詔劉彝亦更伸國典十月庚寅詔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御制集賢院脩撰沈起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郢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後數日蘇緘死事上、嗟悼為之不食詔贈緘奉國軍節度使謚忠勇賜京城甲第一區鄉里上田十頃官其親族七人初緘子子元為桂州司戶參軍攜家省父將還而賊適至緘私念郡守家屬出城見者以為避賊則人有走心獨遣子元還桂而留其孥至是俱死惟子元在詔以子元為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李服充募舟師副將召對便殿上撫諭甚至且曰邕州若非卿父子如欽廉二州賊至而城破乘勝奔突則賓象桂州皆不得保矣昔唐張巡許遠以睢陽蔽得江淮較之卿父未為遠過也故授子元殿中丞通判邕州緘既沒交賊入寇桂州前後行數舍或見大兵自北南等日蘇皇城領兵來報交趾之怨師懼遂引歸其後御史中丞鄧綰言沈起劉彝雖已降責尚未盡乞治劉彝雖已降責尚未交趾之圍邕州也安石言于上曰邕州城堅必不可破上以為然既而城陷上數召天府會議于天章閣安石曰如此則事愈彰不若只就東府上從之安石憂阻形于言色王韶曰公居此尚爾況居邊徼者乎頓少安重以鎮物情安石曰使公往能辦之乎韶曰若朝廷應副何為不能辦安石由是與韶有隙交趾乃為露布榜之衢路自言所部之民亡入中國官吏容受庇匿不還我訴于曾桂不報又遣使泛海訴于廣州亦不報我故帥兵追捕亡者而鈐轄張守節等輒相邀遮士衆奮擊應時授首又言桂曾點閱洞丁明言欲見討伐又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生民我今出師欲相拯濟安石見之大怒自作札榜以報復之方

是時趙卨之延州命為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
經略招討使升秦晉銳兵十萬人發軍騎總九將軍
水陸進討入內押班李憲副之卨乃上言朝廷置招
討使制其乎軍士並領兵　至節制乎今則當歸一
憲銜之憲語卨曰今邊事共奏稟御前指揮更不經
中書樞密院卨對以朝廷興舉大事若不經二府恐
類墨敕于事未便憲曰將來若至軍中不聞天子之
詔當從便宜卨與憲由是屢于上前紛辨上問孰可
以代憲者卨言郭逵老于邊事上曰卿統帥今副之
如何卨曰為國集事安問正副且願為稗贊于是上
更用逵為招討宣撫使卨為副兼都大提舉糧草卨
入辭上諭卨曰用峒丁之法先循得實利然後可以
使人不可以甘言虛詞責其效今如延都無數萬兵
若非卿有以制之使輕罪可決重罪可誅逵西夏則
其禍遠合于兵法畏數之義則其勸命也難矣今卿
可選募精勁土人一二千捨象將領之以脅峒丁諭
以大兵將至從我者賞不從我者殺若果不從即誅
三兩族兵威既立先脅右江州等既歸順則攻劉紀
巢穴不難也郭逵性吝嗇卿宜諭朝廷不惜賞恐逵
好作崖岸不通下情將佐莫敢言卿至彼為言之毋
得輕敵卨擯有排詔既行與逵論議頻不合上復馳
御　戒飭之卨初受命以為逵合不若親見即款馳
至桂林乘兵形未動先撫輯兩江峒丁擇豪酋者啗
以利招撫携二聚其腹心然後以大兵臨之逵不聽
留思明州晃祥峒踰七旬卨如何知交則始休于李
尚書情維元之謀乾德與其母怨之而以國聽阮泳
泳每有懷服意而廣源州劉紀甲峒申景德俱擁强
兵據山寨首押成畢故與泳景德相好卨欲使卑書
勅招入賊中招納逵又不聽尚竟遣間諭紀紀將其
族屬請降已而大兵發思明逵令燕達先破廣源復
還永平與兵會卨又以廣源間道距十二驛趣利掩
擊出其不意川途並進三路致討勢必分潰固爭不
能得賊遂據富良江列戰艦數百艘官軍不能濟已
而糧饋阻絕瘴毒日甚十萬之衆死亡十九卨急分
遣將吏伐木治工具機石如雨艨艟被擊俱靡捨以
罷卒致賊設伏擊之纔斬數千級沒溺死者甚衆賊
其渠帥交人乃進降表遂班師而逵大懟于玩賊已
亥進卨為左衛將軍西京安置卨為右正言直龍圖
閣知桂州其所得廣源州者詔為順州順州地最險
嵐瘴時甚自置州而官吏戍兵夫者輒死明年狄乾

德遣使入貢且以順州爲請爲請弗與歲戍以三千
人十損五六可守上曰乾德犯順故興師討罪遂奪
不能討滅垂成而還今順州荒忽瘴癘之地朝廷得
之未爲利生可自驅戍兵投之瘴土一夫不還朕尚
閔之況使十損五六耶乃詔罷歸所累邕欽廉三州
人口當還其地其後交人歸所累二百三十一人遂
詔歷州與之是歲元豐七年也自沈起劉彝不能綏
集遠人致陷三郡是役也僅得順州又不可守竟棄
之生口十得一而朝廷命徐禧計其費凡費錢帛金
銀粮草五百一十九萬貫疋兩石于二廣之民自此
大困

神宗平歸徠州蠻乞第

瀘州之南三十里有納溪寨、西南五里有羅苟夷
八姓五十餘村夷族千戶元豐元年納溪寨居民與
羅苟夷競誤毆殺之夷訴于官、爲驗其　實夷忿
償謂漢殺我人官不償我骨價又暴露我夷人由是
寇邊詔西閤上門使涇原路總管韓存寶都大經制
夷賊公夷知歸徠州乞第遣其親信至納溪寨率兵
助王師存寶報以無用重兵納能撫遏諸夷擒捕羅
苟餘黨當厚賞乞第如約　羅苟平存寶卒不與賞乞

第如約羅苟平存寶卒不與賞乞第怨遂率晏州夷
六千餘突至江安城下責存寶如約江安城守不可
得數日乃引去知瀘州喬叙使介邀之打誓、乙乞
第率衆復圍羅個年責稅不入羅個年者熊本所圍
結熟夷也以急來請兵時梓夔路都監王宣守江安
即出兵與乞第戰一軍俱沒　天子聞之詔存寶將
兵萬五千人討乞第以皇城使姚兕爲第十將庄宅
使呂真爲第二將落苑使成寧爲第三將西京左藏
庫副使郭根爲四將是歲元豐二年也歸徠州距瀘
州東南七百里存寶兵既出寨會久雨留乞不進遣
人招諭乞第有文書服罪請降存寶以聞上既御批
詰之曰乞第昨既傷官兵又已害王宣等朝廷遣兵
必誅首惡存寶自進兵以來未嘗大有斬獲今所乞
第乞降文字未知存寶且欲以討叛賊來使進討或
果欲受降如討叛賊乃用兵所宜若果欲受降深非
朝廷出師之意如乞第尚能蟻衆委存寶多方擇利
掩殺如賊党逃潰亦選名將捜捕招募若逗遛不能
成事必正軍法既而軍食盡存寶引還天子大怒命
知雜御史何正臣就按斬存寶亟更命林廣詰軍代
之廣至則合兵三萬爲前後軍日集軍士、俱欲爲

用廣先遣間入賊諭以逆順且索王宣敗時失亡士
卒于是乞第歸卒七人送降書而身不至廣乃陳師
徙于瀘水李將吏衆向再拜誓以滅賊遂以四年十
二月再出擊之始軍行有二道自納溪至江門進而
險自寧遠至樂共因遠而千賊意官軍必出江門鐵
兵距險而大軍實趨樂共賊兵不能支適去廣分兵
繞行席帽溪擣江門彼大破之師次落个網山西南
蕃部族降者相繼而斗蒲者不至廣又遣兵討之斬
首五百級落箬兜山阿徐地部相率守叁踏廣又分
兵腹背攻之斬二千餘級得王宣王捷言始賊時即
是月丙午久落婁遠乞第遣其弟父阿汝指軍門獻
馬請降廣從十餘卒出軍塹以待之乞第伏罟毯來
下猶豫不前廣即發伏弩之賊大奔潰斬阿汝及首
豪二十八人初三百級獲馬鎧仗及乞第父子祈校
勒告歸徠州印納江有二橋乞第、阿字棠乞弟為
度上橋追兵隨墜水斬之以為乞第爭其尸以故乞
第得從下橋跳去乞第既失去數將士數萬相顧無
人色復從兵追襲會連雨雪甚力斗無畔次大人山山
形俱刀劍立次黑崖然桂為薪上鷓飛不到山
明年正月始入歸徠州、惟第厓數十分兵搜捕俱

二

無所獲所齎食盡得螢所踏果千餘斛餽運不繼走
馬承受參文炳問廣軍事當如何廣曰已如朝旨蕩
賊巢穴雖未獲元惡亦當班師待罪文炳乃出去年
去月所授密詔題云至歸徠州乃開至是開之詔云
將帥大兵深入討賊期眾獲元惡如已能破其巢穴
及城守要害雖未能得乞第萬一糧運不繼亦聽班
師軍中俱呼萬歲曰
天子居九重明見萬里遂班師于是築樂共城江門
寨席帽溪堡降附生夷三萬餘人其旁近諸蠻後番
羅氏鬼王輔永西南石門君長寺領輸貢職捷書聞
近廣軍馬都虞候衛州防禦使

宣仁垂殿聖政

元豐八年二月癸巳上疾甚迁御福寧殿東閣之西間三省樞密院入問聖體見上於榻前王珪言去冬嘗奉聖旨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閣願早建東宮凡三奏上顧微首肯而已又乞皇太后權同聽政候康復日依舊上亦顧視首肯既退移班東間皇子及皇太皇后〻朱德如皆在簾下珪等奏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皇太后辭避入內都知張茂則言太后且為國家社稷事大不宜固辭珪等請至于再三皇太后泣許珪進言自去歲上令皇子侍宴群臣皆嘗見之今必更長立乞再瞻覩是月三省樞密院親王自朝旦至今日由內東門入問候於福寧殿惟是日未復再入先是蔡確謂上復用呂公著及司馬則必奪己相乃陰与邢恕因与皇太后姪光州團練史公繪寧州團練使公紀遊上初寢疾恕密聞公繪公紀二人辭不往明日又遣人招至東府確曰宜往見邢職方恕曰家有桃著白花可愈人主疾其說出道藏幸留一覩入中庭紅桃花也驚曰白華何在恕執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郡王中幼宜早定議雍曹皆賢王也公繪等懼曰君欲禍我家竟去已而恕又謂雍王顥有覬覦心皇太后將舍延安郡王而立之王珪實主其事與內殿承制致仕王棫共造誣謗棫開封人嘗從高遵裕掌機宜于涇原傾巧士也故恕用之人知確與珪異意不相能欲借此以陷珪它日亟問確曰上起居比如何確曰疾向安將擇日御殿恕激怖曰上疾再作失音直視聞內別有處分首相外為之主公為次相獨不知耶一日片紙下以幕為嗣則公不知死矣公自度有功德在朝廷乎天下士大夫素歸心乎確悚然曰然則計將安在恕曰延安郡王今春出閣上去冬固有成命郡臣莫不知公盍以問疾率同列具入至于上前白發其端若東宮由公言而早建千秋萬歲後公安如泰山矣確深然之恕又曰此事當略設兵備今與平時不同熹可以自表其曲折弟書手學同列勿使知子厚章惇字也確使謝謂恕曰和叔見子厚具言之惇固出陰即許諾遂與確定議仍約之開封府蔡京以其日領壯兵待變于朝廷請曰大臣共議建儲若有異議者當以壯士斬之是日三省樞密院俱入問疾初亦未敢及建儲事既退乃於樞密院南廳共議之確惇屢以語迫王珪其應對或有差誤即以珪為首誅珪口吃

連稱是字數聲徐曰上自有字復何識蓋珪寔無他
志但畜縮不能先事納說所以致疑及是出語確惇
顧無如珪何尋復入奏得請俱出逢雍王顥及曹王
頵于殿門外傳更肅聲曰已得旨立延安郡王為皇
太子矣奈何顥曰天下幸甚已而禁中按堵如故輔
臣等各罷歸謝曰遂立皇太子確惇京恕邪謀雖不
得縱其踪迹詭秘亦莫辨詰各自謂有定策功事久
語聞乎為朝廷大禍其冤本怨發之元豐末建儲事諸家異說紛與史官既別如考定專政元祐舊文因得本冤矣第根帝許令未收諸書積增益之推尊後來致禍如彼援奏狀遂入國者蓋由王珪任首相不早建白立太子致蔡確章惇蔡確事得來陳進蹤為萌芽則自邪起發之其全蔡京領悉于入內建確惇當時變必有他說詒珪故珪不以為疑然開封之有何與朝廷事也政生珪遂闊耳若珪能印拒化既死徒似之逆明禮禍必伊從而來疑之時不適如此耳其后浸諸轉加曾諸遂有豈朝事吉出黃覆疏高士京書至參然宜和間制子國經仙文字從名卿黎經夫誠可為痛哭也帶建失初垂王覺世果新明符則朝逮之事豈有患乎
三月甲午朔執政詣內東門問候皇太后垂簾皇太
子立廣外皇太后諭珪等皇太子精俊好學日誦論
語七卷略不好弄止是學書自皇帝服藥手寫佛經
三卷祈福因出所寫經示珪等書字極端謹珪等拜
賀遂宣制立為太子改為煦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
命又詔應軍國事並皇太子权同處分俟康復日依

舊本刻執政再入問聖躬進呈立皇太子制降赦皇
大后諭珪等皇太子立大事已定天下事更在卿等
用心珪等言朝廷法度紀綱完具臣等敢不悉心奉
行自此執政日再入傳記書甲午立延安郡王儲皇太子改賜名集諸用軍事皇太后权同處分紀同哲宗立為皇子書錄誥字異文臣已具下明文字甚多曾布手記帝神宗與子宣仁立孫本無間際事已書定而邪杆訕閣盡以為秦確章惇建業之功史官已删去使政江請友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觀宣仁聖烈皇后當天下之心簾聽政保佑朝家起宗司為光人一細天下歸為不勝痛恨
丁酉皇太后遣勾當御藥院梁從政問王珪等欲以
淄州雷道親所年所進龍壽丹進皇帝卿等議其可
否珪等言今疾勢如此醫工束手無如之何尚冀此
藥靈異萬一有效因以進御然亦無及也初元豐五
年妹上不豫道親詣尚書自陳前年在雁蕩上岩間
有一老人自上而下與道親語付藥一丸其大如彈
曰爾遂入京以進皇帝此藥以萬歲藤膏熬成可以
全盂玉鉢研之日三服三日九服九服此可保九九之
數藥名龍壽丹道親得之數月來行再于山林遇之

仍趣其行比至都已聞上不豫依老人語不敢隱蔽
向書省異之不敢受其狀後因奏事言及之上命從
政取其狀并藥及問所欲道親言老人但戒進藥仍
言乞拯齊孫翁禁天下勿捕龜又乞太歲本命四立
日慎酒藥此外無所須也上遣從政至雁蕩山以燒
香為名訪之無所見至是皇太后遣人于嚴思峻求
得之藥與道親二狀皆上手自封題其言九、上即
位至十八年又云四立日慎酒藥上以立春日得疾
云
戊戌上崩于福寧殿宰相王珪諸遺制哲宗即位尊
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德妃朱氏為皇太
妃應軍國事並太皇太后權同處分依章獻明肅皇
后故事如向來典禮有所闕失命有司更加討論
庚子以宰臣王珪為山陵使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德妃朱氏為太妃
辛丑元豐八年三月八日群臣詣闕門上表請皇帝
聽政又詣內東門請太皇太后聽政皆批荅不 自
是表三上從之
乙酉以皇帝即位分遣三省官奏告天地社稷宗廟
內臣分詣諸神祠

乙卯禮部御史臺閤門奏討論故事詳定御殿及垂
簾儀每朔望六參皇帝御前殿百官起居三省樞密
院奏事應見謝辭班退各令詣內東門進榜子皇帝
更日御延和殿垂簾日參官起居太皇太后移班少
西起居皇帝並再拜三省樞密院奏請事三日已上
四拜不舞蹈陪附廟畢起居如常儀簾前通事以內
侍陛下以閤門準備司引呈公事可以權付有司者
續具奏吏部磨勘奏舉人垂簾日引見應謝朝臣
參遇朔望參日不坐並先詣殿門次東門應推賜者
，.并門賜從之
丙辰上御迎陽門幄殿同太皇太后垂簾宰臣親王
以下合班起居常制分一十六班是合班以閤門奏
請故也乙未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韓縝門下侍郎
章惇中書侍郎張璪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並為通議
大夫尚書左丞李清臣為太中大夫
庚申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郇
國公王珪為金紫光祿大夫進封岐國公太中大夫
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確為通議大夫詔以
登任賜致仕前宰相守太師潞國公文彥博前執政
宣徽南院使太子少師張方平觀文殿學士知河陽

馮京現文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孫固資政
殿大學士知揚州呂公著資政殿學士知太原府呂
惠卿資政殿學士知澤州蒲宗孟端明殿學士知江
寧府王安禮並衣銀帶銀帛有差　初司馬光四任
提舉崇福宮既滿不敢赴闕再乞西京留司御史臺
表上國子盡未報會神宗崩光欲入臨又避嫌不敢
已而得聞觀文殿學士孫固資政殿學士韓維皆集
闕下時程顥在洛亦勸光行光乃從之衛士見光皆
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皆擁光馬呼曰公無
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會
放辭正往歸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曰遣內侍梁從
簡勞光問所當先者光乃上疏曰臣聞周易天地交
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
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脩治邦家人安君
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眾心離叛
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道由徑路近差
跬步遠失千里今皇帝陛下新臨大寶總性高明太
皇太后同斷萬機聖讀允大初發號令不可不慎斯
乃治亂之岐途安危之所分也當以要切為先以增
細為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頹獘士大夫以偷安
為智以範言正論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
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
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頃公私兩困盜賊已煩尤
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饑祖宗貽謀人無異志不然則
天下之勢可不為之寒心乎此皆罪在群臣愚民無
知往往歸罪先帝此臣所以日月俯痛心注血不顧
先亡思有聞登于朝廷者也臣以為今日所宜先者
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
知朝廷闕失及民間苦者并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
仍頒下州軍諸路州軍于所在要鬧處出榜曉諭在
京則于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則
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
本務有抑退其百姓無產業人慮有奸詐即責保知
在奏取旨擇放令逐便然後望陛下以聽政之暇略
賜省覽其義理精當者即施下其言而顯擢其人其
次取其所長舍其所短其狂愚鄙陋無可採者報聞
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人言日進群臣無隱陛下亦
雖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為惟陛下所
欲斯乃治安之原太平之本也陛下若以臣言為可
取伏乞決自聖意下學士院草詔施行　四月又

詔元豐六年已前積欠夏秋稅租及緣納錢物並依
三月六日赦書指揮特與除放詔曰恭以先皇帝臨
御四海十有九年夙夜勵精建立政事所以惠澤天
下傳之後世比聞有司奉行法令往往失當或過為
煩擾違戾元降詔旨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惠或
安意覘則急於降職侍從朝廷成法因以緊弛其中
論之外自今以來協心循理奉承詔令以稱先帝更
易法度惠安元元之心敢有弗欽必底厥罪仍仰御
史臺察訪彈劾以聞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司馬光
知朝州承奉郎秘書少覺孫覺兼侍講奉議郎宗正
寺丞劉次莊為殿中侍御史奉議郎真定府路安撫
司勾當公事孫升為監察御史朝奉郎劉摯宣德郎
張汝賢為吏部郎中朝奉郎集賢校理梁燾為工部
郎中奉議黃庭堅為校書郎　詔守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潞國公致仕文彥博不許辭免兩鎮節度　詔
許樞密院依舊制開便門與中書省相通赴都堂議
事
辛巳奉議郎職方員外郎邢恕為左司員外郎蔡確
初未知恕文彥博之歸洛陽恕有詩送行神宗嘗對
確稱為且謂恕又在館下當遣確曰熙寧變法之初

恕有異議不可用神宗不答確退朝即召恕告之恕
辱遣著作郎不半歲又遷職方員外郎恕雅善司馬
光呂公著確覺光及公著必復用遂深交恕意欲因
恕以結二人也然恕輕險為確有定策功于是驟遷
都司　中書省言登極赦書并今月八日朝旨民户
欠去年夏秋稅租
元豐六年已前稅租積欠并緣納錢物倚閣稅等乞
並特除放之　詔諸民户欠元豐七年以前常平免
役息錢各特免放五分留撲場務佃借田宅空地出
限當罰錢調奉天河防急夫開修京城濠及與承刹
夫罰錢役人誤給工食錢亦並除放
司馬光言從新法病民者皆群臣謀于進取誤惑先
帝使利歸于身怨歸于上非先帝之本意也又言如
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當先
者為今之計莫若擇　之使民益國者存之病民
傷國者悉去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子愛民之志更
之苛刻者必變而為忠厚民之離怨者必變而為親
譽德業光榮福祚無窮豈不盛哉況今軍國之事太
皇太后陛下權同處分是乃母改子之政非子改父
之道也何憚而不為哉惟聖明裁察

陳所急于二月三十日上言以近歲風俗頹壞士大夫以偷合苟且為智以危言正論為狂致閭閻愁苦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而下無所訴公利兩困盜賊已熾且下詔書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有知朝廷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遏其義精當者行其言而顯其人狂愚鄙陋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今皇帝陛下新即位太皇大后初垂簾天下之人莫不屬目傾耳臣自到西京以來朝夕伏聽惟新之政以為必務明四目達四聰以登天下積年憤鬱之志今開言路之詔不聞頒于四方而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重置三衙管軍臣僚水部員外郎王諤乞依得為元立條約限均定逐年合買之數又乞令大學增置春秋博士欲諸生肄業朝廷以非其本職而言各罰錢三千斤臣恐然聞之悵然失圖憤抑無已臣非私于二人直為朝廷惜治体耳夫阿意箝口容身竊祿此小人之利也威福在己人莫敢言此大臣之利也然民怨于下而不聞國家危之而不知于陛下有何利哉彼宋彭年之王諤臣素不識不知其人為賢為不肖但惜陛下臨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獲罪臣恐中外聞之忠臣解體直士挫氣欲仕者欲退藏之欲諫者咋舌相戒則上之聰明猶有所不照下之情偽猶有所不達太平之功尚未可期也今二臣之罰既不可追伏望陛下如臣前奏下詔不以有官無官貴賤之人皆得進言擇其可取者微加旌賞則天下之人聞知朝廷樂聞善言不惡論事無可取者寢而勿問庶幾納忠之人稍肯源、而來也臣稟賦愚戇文學政事皆出人下惟不識忌諱不阿權貴遇事每言無所顧避此以苟知于累朝見稱于衆人若亦不得言則無所復用於聖人也上奉太皇太后陛下下問之意下負微臣平生願忠之心內自痛悼死自瞑目臣久乘使安今朝廷授以名藩豪不敢辭見牒本州索遠接公人起發赴任次到官之日但勉竭衰駑恪勤本職苟力所不逮伏須罪戾不已于是令先通闕入見

乙亥詔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兼侍讀呂公著乘傳赴闕庚戌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岐國公王珪卒輟視朝五日初贈太尉再贈太師謚曰文恭禮部言當舉哀成服詔以大行在殯罷之珪自輔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守成而已時號為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

可否訖又云領聖旨退諭專事者云以得聖旨故也
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司馬光為門下侍郎初光知
陳州過闕未入對上疏略曰臣乞下詔廣開言路凡
有司無官之人並許進實封狀乃頒下諸路州軍于
要鬧處榜曉諭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昨奉
聖旨令入見及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
臣看閱臣狂瞽妄言曲荷採納豈獨微臣之幸抑亦
天下之幸此乃聖王之先務太平之本原也然臣伏
讀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間有云若乃陰有頒
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
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旨下則炫惑流俗以干
取虛譽實出于此苟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
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聞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
無所疑忌忠臣竭誠以事其上而無所畏避故情無
不通言無不盡今詔書求諫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
為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以六事罪之矣伏望聖明
於詔書中刪去中間一節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頒
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陛下務在求諫無拒諫
之心各盡所懷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
情如指諸掌既除門下侍郎光又以劄子辭免乞對

訖赴陳州并請更張新法于是太皇太后遣中使梁
維簡賜手詔諭令供職曰嗣君年德未高吾當同處
萬務所賴方正之士贊佐邦國切要與君商量政事
卿又何辭再降詔開言路須卿供職施行光乃受命
六月詔河東州軍人戶見欠和糴糧草自三月六日
赦書到日元豐七年以前所欠並與除放
丙子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韓維知陳州維初赴
臨闕庭太皇太后降手詔勞問維奏治天下之道不
必求高遠止在審人情而已識人心不難以己之心
推人之情可得矣凡人之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勞
困則思息鬱塞則思通陛下誠能常切以利民為本
則民富矣常以更人為心則民樂矣役事之有妨農
務者去之則勞困息矣法禁之無益治道者蠲之則
鬱塞通矣推此廣之盡誠心而行之則神祇觀陛下
之法不待教而自成聖德賢士聞陛下之風不煩諭
而事先忠力矣何患軍民不欣戴社稷不安固乎又
奏臣近者伏覩傳錄到朝堂所出榜文開示大信招
來群言皆前代帝王之高致而方今朝廷之急務天
下幸甚然臣尚有疑者乃陰有所懷至不得已也七
十五字專非光諭聖旨之本意以增飾而為之者又

云若不改正臣恐自今聖聽漸成壅蔽伏望陛下深察此弊而痛絕其端特作聖意批降旨揮令刊去此七十五字只以揭前所云別撰詔文編頒天下使萬方之人豁然知聖人好諫之心披霧而覩青天白日豈不快哉于是起知陳州未行召赴闕遂留經筵是日司馬光言臣伏見皇帝陛下初臨大寶太皇太后同斷萬幾側身虛己渴於求諫于五月三日特下詔書大開言路此誠明主之先務太平之本原也切見中間一節天下見者未達聖心咸以為朝廷雖名求諫實惡人言條設刑禁有上言者皆可以六事罪之臣愚欲望聖慈下學士院別草詔書除去中間一節務在勤求讜言使之盡忠竭誠無有所諱仍乞編頒天下在京于尚書省前及馬行街出榜在外諸州府軍監各于要鬧處曉示不以有官無官之內應有知朝廷闕失及民庶苦者許並進實封狀言事在京則於登聞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於州府軍監投下委長吏即日付遞聞奏不得取責副本強有抑退其百姓無家業人慮有奸詐即令本州責保知在奏取旨揮放令逐便有上件寔封狀其所聞至當者用其言而顯其身其是非相半者舍短取長其言無可採事不可行者亦不加罪如此則下情無不通嘉言罔伏聡明周於遠海內如指掌矣或慮奏狀繁多難以徧覽即先降付每三省官看詳擇其可取者用黃紙簽出再進入留置左右以備規戒或乞降付有司施行從之

丁亥詔曰朕紹承燕謀獲奉宗廟初攬庶政鬱于大道夙夜祇畏不敢皇寧懼無以彰先帝之休烈而安輯天下之民永惟古之王者即政之始必明目達聰以防壅蔽敷求讜言以輔不逮然後物情偏以上聞利澤得以下究詩不云乎訪予落止此成王所以求助而群臣所以進戒下上交儆以遂文武之功朕甚慕焉應中外臣寮及民庶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在京于登聞鼓檢院投在外于所屬州驛置以聞朕將親覽以求其中而施行之司馬光凡三奏乞改前詔至是始用其言也　呂公著既上十事十事見哲宗門補遺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簡諭公著曰覽卿所奏深有開益備見忠諒良切加獎當此極民疲苦吏張何者為先更無藏蔽具悉以聞復上奏云陛下必欲更修庶政使不驚物聽而實利及民莫若任人為急乞廣開言路選置臺諫登用正人此最為當

令患務遂爲劉摯 孫覺 王岩叟 蘇轍 太皇太后封公
者剳子付司馬光詳所陳有無兼濟之才直書當與
未當以聞司馬光爲劉摯 唐淑問 趙彦若 范祖禹等六人 傅堯俞
范純仁 趙君錫 呂大防 李常 王岩叟 安知止 王存 范純禮 孫覺 胡宗愈
韓宗道 梁燾 蘇軾 知慶州范純仁應詔言得失
朱光庭 蘇轍
六月二十二日求言范純仁 秋七月朝奉大夫范純
在慶州四月未能上疏更許
禮爲戶部郎中 六月未司馬 光之所者也 呂公著爲尚書左丞上
言應三省事合進呈取旨者以正前失 詔應三省
合取旨事及台諫章奏並同進施行庚戌三省樞密
院言同差除及進呈文字理須會議者先於都堂會
議或遇假及已歸家而有隱便門往來聚議從之
司馬光以近年諸州勘到刺賊但不曾殺人情理可
愍者並從寬貸 明雖州長者曰光請福溫公當國天 下之刺械性時少年非盛德孰能之
司馬光言臣伏見陛下詔開言路至今已涉旬月臣
僚臣庶上言朝廷闕失民間疾苦仍降出令臣與執
政看詳其第一次降出三十卷臣謹與諸執政選擇
其中除無所取及冗長之詞外其可取者已用黃紙
簽出進入訖伏乞陛下取簽出更賜詳覽或留置左
右以備規戒或降付有司商議施行如此則忠言日
進聰明日廣誠生民之幸社稷之盛福也其間亦

有一事而衆人共言者臣不重復簽出蓋欲陛下知
天下所共患衆情所同欲也又言青苗免役保甲保
馬国民 九月辛丑詔呂大防曰鄜鎮蜀日久而南
生民疾苦利害新法有因于民未便者想多聞見卿
未到闕宜先以所見條析入急遞奏來于入內侍
省投進無有所隱 朝奉郎秘書少監劉摯爲侍御
史摯言切惟陛下即祚臨政之始其所先者宜莫若
廣言路故臣今就職之日首獻其說祖宗以來諫官
御史張設員品率不備足凡在職者皆稱諫諍之臣
欲望聖慈于諫院增置諫官員數本臺六察御史並
許言事其所領按察自不廢如故所貴共盡忠力交
輔聖政 朝奉郎蘇軾爲禮部郎中監察御史王岩
叟上疏言青苗役法保甲之法十分之六七猶在此
奸邪從飾過以欺聖聽非至誠爲國家去大害復大
利者以便百姓爲太平長久之策也臣願陛下奮然
獨斷如聽政之初行此數事則天下大亂無事而陛
下高枕而卧矣保甲役法十月癸酉詔做六典置諫
官其具所置員以聞從劉摯之言也 丁丑詔尚書
侍郎給舍諫議中丞侍制以上各舉堪充諫官二員
除范純仁爲諫議大夫唐淑問爲左司諫朱光庭爲

右正言蘇轍為司諫范祖禹為正言令三司樞密院
同進呈太皇太后問此五人何如執政對呼外望輩
傳曰故事諫官令兩制已上奏舉執政進擬今除自
從中出臣不知陛下何以知之得非左右所為此門
不可啓改太皇太后曰此皆大臣所薦非左右也復
以親嫌范純仁改為天章閣待制祖禹為著作佐郎
尋復以純仁兼侍讀詔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御史
兼待事始用呂公著及劉摯之言也詔比者詔令屢
下無以均寬民力便安公私如聞官吏狃習故態不
即奉行或致奪格使遠近之人未盡被惠自今仰悉
心奉行監司按察上有違戾即御史臺彈奏侍御史
劉摯言臣切謂州縣之政廢舉得失其責宜在監司
大監司之任亦重矣人有一賢不肖則係地數千里
休戚係之比蒙聖旨哀念元　取監司罪惡已甚者
既去之矣然其餘人才難上敍離情之未一各懷所
私蓋其陰有覬望者則必習常而慢令以致患之壅
其淺中就利者則又特矯枉而過正或以其所宜治
之事二者不可不察惟得其人庶幾此忠臣欲望聖
辟詳酌河北河東決兩素號劇部向來所用使者出
於暴進多非更歷民事人微望輕惟自過威刻而下

終不服今宜精服祖宗故事于三路各置轉運使用
兩制臣僚充職以重其任自餘諸路亦望推擇資任
精高練達民政識治亂近中道之人分補監司之任
明授之以政令使忠厚安民而不失寬弛肅給應務
而不失之淺薄郡使者誠如此州縣之政隨之則先
帝之政陛下之恩德庶幾下究而與民休息無難矣
考察見今之無狀者一切澄汰罷之被擺之人苟非
有顯過宜還其資考別為任使要令不至于失職無
聊而已方今先務恐實在要伏望詳酌施行十一月
朝議大夫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于是司馬光語人
曰今復以子駿為轉運使誠非所宜朝廷欲求東土
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可以為諸路轉運
使模範矣又曰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
罷萊蕪利國兩監鐵治又乞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
悅又乞止絕高麗朝貢只許就兩浙互市不必煩擾
朝廷事雖不行然朝廷所以待高麗數亦殺于前云
司馬光言臣切惟皇陛富於春秋太皇太后親臨萬
幾事無大小皆委于執政並拱仰成為一群臣有所
見不同勢均力敵莫能相一伏望陛下特留神審察
是非若甲是而乙非當捨乙而從甲乙是而甲非當

捨甲而從乙如此則群臣莫敢不服善政日新矣不、
然陛下雖有求治之心事功無時而成也　奉議郎
太常丞王覿為右正言覿首上疏論知人安民　司
馬光言臣觀今日公私耗竭遠近疲弊其原大槩出
于用兵先帝深悼其然厭戴：論言思畜：良士乃
丁寧痛之詔息兵富民奄棄天下肇承基緒太皇太
后同聽庶政首戒邊吏毋得妄出侵掠俾華夷兩安
今契丹繼好夏常納貢乾德拜章紀我開拓之義皆
已息矣則此置提舉散青苗免役錢然教保甲置都
作院養馬置將官市易司封狀買坊場茶鹽類措置
河北糴便司皆為虛設陛下常詔臣民各言疾苦其
已至者千有餘章未有不言此數事者知其為天下
公患眾人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利害著明皎
如日月各言疾苦而群臣循習常安故俾言更張難
皆裁損而監司按劾將官具存保甲猶教閱保馬尤
養同遣州已成不減軍器造作不休茶鹽新額上在
差役舊法未復是用兵雖息而公私勞費猶未息也
如此困弊不知改轍數年之後萬一遇水旱大飢盜
賊群起其為國憂豈敢盡心哉伏願陛下心斷自
聖心凡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于舊者則存之

其餘臣民以為不如旧之事欲乞陛下宣諭執政今
因臣民上封事較議利害進呈以聖鑒裁決而行者
夏遵禹訓商用湯法周循文武之典蓋創業垂統之
王貽厥孫謀後世所宜謹守不可失也若凡百措置
本由舊章但使政患如熙寧之初則民物熙然海內
太平更無餘事矣議者必曰革弊不可倉卒當徐有
如此何異使醫治疾而曰勿使遽愈且勿除其根源
使盡也其為醫者謀則善矣其為疾者謀奚利哉
御史劉摯言伏見昨日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聽
治之初惠綏天下去民之所不安至于振淹滯出貪
則登政施仁無有虛日故近至畿甸遠至海隅莫不
鼓舞承風傾心以聽太平而近者一兩月以來政事
號令之見于施行者曉然稀闊中外頗、無所見聞
深求其故皆以為執政大臣議論不一之由所致也
有除拱而坐觀者有陽合而內睽者有強橫以四制
者有患恥以懷舊者有滯事積前相顧而不發故仁澤
施于上而不下布政壅于朝而不行以致書文稽留
人情隔塞伏望聖慈深察事變防微杜漸特詔輔臣
當務同叶恭相似以信去其二心以濟國事應今來
政事之稽滯未決者並今條上旨則望聖慈發自睿

新剔白施行以寧天下又言天時乖戾之變欲乞先
次許臺諫上殿奏事所貴公議人情不至隔塞
元祐元年正月壬辰詔曰久愆時雪慮因係淹留在
京委刑部郎中御史開封府界令提點司諸路州軍
令監司催促結絕先是上封者言切惟時雪未應陰
陽不和意者刑獄未至欽恤法令未至寬民宜下詔
恤天下刑獄故也右正言朱光庭奏疏言章惇蔡確
韓縝等居位怨累丕效　甲辰御史王岩叟言今天
下之人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陰困生民莫如茶塩
之法流害數路陛下固知之矣且優柔而未斷以絕
其源此民心之所以猶鬱而天意之所以未開也朝
中之大奸莫如蔡確之陰邪險刻章惇之狠賊狼戾
相為用比以蔽天聰虐下罔上不忠之迹著于兩朝
天下之人皆願逐而去之以致清平而陛下反容而留
之此民心之所以猶鬱而天意之所以未開也伏望
陛下上酬天心下觀民意奮勵勇斷一舉大害一去
大奸以為宗社無窮之休以為生民莫大之福臣不
勝拳拳忠告之至
己酉司馬光以疾謁告　司馬光呂公著既逐官光
尋以疾謁告是日復有詔　放正謝及恭謝光惶恐不

敢奉詔乞致疾間入謝依減拜言揮先自是凡十有
三旬不能出然奏疏相屬五月十三日光乃入對延
和殿又移書三省略當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張者莫
如免役錢不惜剝割貧民使不聊生又願得四方無
頹浮民使供曰役官不得力為之計莫若盡罷免役
錢依舊差役民間息肩者十已七八又曰朝廷今欲
整治天下蘇息貧民先須十八路得好監司一兩人
忠厚曉當愛民忘私使之進賢退不肖興利除害前
日所草監司皆格及委官薦舉文字不知諸公曾備
見未若如此可行則早告進呈施行又云旱勢可惧
宜將常平米賑濟直至成熟日還納更不取利息如
此始是實惠范純仁當仁宗不豫未有繼嗣天下寒
心莫敢啟口之時獨能首建大議以安宗廟社稷章
十九除官不拜乞優與推恩又移書樞密院略曰呂
大忠言夏虜今春作鬨由私市公行故也其延慶俊
擅有害無用終當與之然今日未可與也俟大忠到
官審察事勢先奏乞嚴禁私市不必年歲間彼必曲
服遣人來祈請然後朝廷下詔曉然歸以侵疆故其
罪戾貢賜往來一切如故此策大善請明日更召見
詢訪其詳河東經略總領二十餘州軍邊面千餘里

里地接二廣帥府之重執過於此而以書簡處之累
能稱職否梁自乞揚州詔公何不早許之別擇老成
重厚有膽畧者代之御史臣言保甲罷按閱甚當宜
從之又手書與公著曰晦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之
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平生所蘊不
于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謹默太
過若此際復不廷爭事有蹉跌則入彼相矣頃僕稱
光誠不敢以愛國為己任然昨日富家之論已上聞
矣光自病已來悉以身付醫家惟國家未有所付今
日屬於晦叔矣二月丁卯詔曰朕紹承聖緒夙覽庶
政永惟四方萬里之遠其能使吏稱其職而民樂其
業者以司監得其人故也然非左右侍從之臣各舉
所知安能盡得天下之才而用哉孔子曰如有所譽
者其有所試矣朕將考核能否而進退誅賞焉應內
外侍制大中大夫以上限詔到一月各舉曾歷一任
知州已上聰明公正所至有名堪充監司者二人委
中書籍記遇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有闕選差若到官
之後才識昏愚職事隳廢為不按罪害怨任情即各
依本罪大小并舉者加懲責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
司馬光依前官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光方以

疾再乞宮觀未報而有是命先固辭不許閏二月司
馬光欲露章奏文彥博自代不聽詔戶部勘會應係
諸色欠負窠名數目若干係官本若干係息或罰及
違戶以納過息罰錢數并拋下免役及坊場淨利等
錢仍以欠戶以納過見今有無當抵物力速具保明
以聞從孫覿甲戌所奏也孫覿言切見已降制除司
馬光左僕射中外交慶以為得人然臣見光論役法
頗或疎畧尋有旨更差韓維等四人等切詳定立法
推行可以求久矣光之學集行義群臣莫與比者如
吏行忠亮篤實才識明敏之人相與左右揆度則萬
務無不舉矣今韓維人品污下才等望輕伏望聖慈
罷維相任別賜推選有德有言堪其任者擢以代之
詔諸路轉運使除河北陝西河東外餘路只置使一
員副使或判官一員其諸路提舉官罷從司馬光之
言也王岩叟又奏兩宮垂簾杜絕內外如此甚善蓋
斜封墨敕不宜于今日有自古事蓋出于外人交結
宦官女謁遂會宮闈無所不至不可不防微太皇
太后曰極是　壬寅右司諫蘇轍曰臣聞薄賦斂散
蓄聚若以致貧而民安其主久而不勝其富也故臣
願于元豐庫或內藏軍乞錢二十萬貫為招軍例物

選文武官僚有才幹者往河北逐路于保甲中招其
強壯精悍者為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合河北寇
賊成群皆是保甲除光者因之飢饉則嘯故之作不
可復知臣訪聞淮南久旱二麥並已枯死官吏未見
賑濟臣欲乞指揮淮南官司先將所管義倉米救隨
處賑濟並將常平米減價出糶及取問監司州縣因
何並不曾中請學劃惠乞辭訪諸如有似此闕食去
處一例施行又奏蠲積欠
丙辰右司諫王岩叟右正言朱光庭進對太皇太后
曰知卿等以正不由執政用卿朝廷有缺失一一言
來太皇太后垂簾官家又年紀小不比神宗時若非
臺諫公正忠孝及執事得人一人耳目何得盡知天
下事之執政者不執奏事都要何用臺諫官若畏避何
以立事卿駁安燾極當極知卿公正非不知安燾不
才無公望但以顧託不敢盡去卿等所言多已施行
餘事休避仇怨安心言事　三月右司諫蘇轍論
除安燾詰不合給事中書讀是時工部尚書孫永為
吏部侍郎李常為戶部尚書常文士少吏幹或疑其
不勝任以問司馬光曰使此人掌邦計則天下知朝
廷非急於征利貪使望風掊刻之志庶少息也常言

諸路吏不違朝廷愛民之意以謂凡所以供給郡官
省可廢弛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賦稅課人國
政之大者苟或不振何以上佐國用伏望聖慈特下
詔令中飭官吏無謂寬民卹物之德方行于上而于
賦租課人廢弛不治以誤大計　先是太皇太后遣
勾當內東門司梁惟簡賜文彥博手詔曰予宮中閱
故書得卿神宗時所上親書章奏見卿議論切于治
安至誠愛國忠義可見深用加歎卿平時所蘊如此
況當艱國難之際想多憂勤于佐助机政斯逾年矣
如近者黜陟臣僚因章疏政公議可乎憂國未附黎
以何術卿之所知賢人堪大任者至當論薦用副衆
求所訪事可條具聞奏切待至言以補闕失（擇元祐容說彥
博此奏以三月十五日上今附本月乙）是日文彥博奏堪大任者三人
劉庠　蘇頌　劉摯　世又言國兩意之策考功員外
郎林旦為殿中侍御史承議郎韓川权發遣推官上
官均並為監察御史中丞劉摯之舉也中書舍人蘇
軾不行敘復沈起詞頭命入內押班梁從吉齋詔賜
守太師致仕文彥博曰卿踐更二府翊亮三朝名聞
四海功在天下注想元老渴見儀刑宜屈其驅副我
虛懷詔書到日卿可肩輿赴闕并男貽慶居中隨侍

令河南津置行李先是司馬光除左僕射固辭以疾乞令用彥博而已位之不聽及將韓維太皇太后以御劄付光欲如卿所奏除光奏彥博勳德爵齒逮在臣前若以彥博行尚書左僕射臣守右僕射則事体甚正太皇太后又批付光曰卿是國遠慮不為身謀甚亦可知今若一旦使彥博名卿之上于事所以待卿之意深未允當卿更思之光又奏曰切惟彥博光輔四朝勳德著明為太師年八十一臣為京官彥博已為宰相兩參盖國体惟陛下尊聽太皇太后卒不聽及韓維罷即遣中使召彥博並用光奏　詔諸路災傷賑濟及盜賊公事及轉運司兼管其賊盜賞錢許于青苗息錢內支候役法了日奏取旨揮左司諫王岩叟言訪聞淮南旱甚物價踴貴本路監司殊不留意伏望遴官措置詔發運司截留上供米一十万石比市價量減出糶與闕食人戶不得過三石其糶到錢起發上京司馬光言臣伏覩近降朝旨令戶部旨揮府界諸路提點刑獄司体量州界人戶如委是缺食據見在義倉及常平米穀速行賑濟仍丁寧旨揮州界多方存卹無致流移失所此誠得安民之要道然所以使流民不移者全在本縣令佐得人欲更令提點刑獄司常切体量逐県令佐有能用心存恤缺食人戶雖係災傷並不流移者聞明公優與奬擢其全不用心賑濟致令人戶多有流移者取勘奏聞乞行停替庶使官吏有所劝沮百姓寔沾恩澤三省進呈依奏　右諫議孫覺言淮浙災傷米穀踴貴慮盜賊因緣而起乞差官体量廣行賑濟遍下諸路災傷各以寔言如不寔者坐之時災傷轉運等司並無奏報及宿亳至甚詔令發轉運司体量災傷州県缺食處仍令宿亳州分析並不申奏災傷次第及且見今斛斗例各虔置以聞詔內外侍制以上舉堪充轉運判各二員　辛丑詔曰朕惟蘭臺延閣皆圖書秘記之所藏而校讐論撰任序多缺承惟祖宗樂育英俊亦詔二府薦士置之秘府養其德器以待試用朕甚慕焉欲使大臣舉之所重也宜各舉文學政事行誼之臣可以充館閣之選者三人各以名聞朕將考其才器而甄作之　乙卯右司諫蘇轍言伏見淮南旱災民食踴貴朝廷特令截留上供米三十萬石以濟其急卹民之深意時所未嘗有然臣訪聞本路自正月以來義倉常平倉糧斛逐旋賑濟約至夏中麥熟指得給之不意今来旱潦益深夏麥無望而秋成

之期遠在百日之後雖有前件截留上供米分在一
路恐不能徧及飢民訪聞發運司行之今年合留代上
供外其餘糧食只依元買價盡數支撥于都郡出賣
不得收買錢仍先是其若於留代上供若干可以出
賣及元買價例申奏所貴米數稍多救接飢饉可支
持全秋　先是太皇太后遣中使程行者御札就
賜司馬光范純仁奏乞以文彥博為師臣備顧問可
以尊朝廷服四夷朱光庭劄子乞尊礼為帝師勿勞
以宰相執事所有朱光庭劄子三道付御省詳可親
書條具聞奏者光言御筆恩擢為首相自知智力淺
屬歷事未多故乞陛下以文彥博為侍中行左僕射
而臣佐之庶無罪悔今范純仁朱光庭以為彥博元
老師臣不可煩以吏事此在陛下裁度若止太師平
章軍國重事令五日或六日一入朝因至門下中書
都堂與諸政商量事合執政就宅諮謀其餘常程文
書只委僕射已下簽書發遣如此不足以尊大臣優
老臣從之司馬光餘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
息命中書舍人蘇軾不行張誠一詞頭范百祿不行
李定詞頭甲寅詔曰朕惟先帝臨御以來講求法度
務在寬厚愛物仁民而搢紳之間有不能推原朝廷

本意希功措施或失生事或迎起狎獄積其源流
久乃知弊此群言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懲艾也數正
風俗修明紀綱茲出大恭蓋不得已況罪顯者已正
惡鉅者已斥則宜蕩滌隱疵闊略細故息後究治以
累天和夫罪之已甚仲尼不為御衆以寬有虞所尚
為國之道務全大體應今日已前有涉此事狀者一
切不問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各俾自新同
歸美俗布告中外體朕意焉　八月左司諫蘇轍言
乞擇監司應郡縣稍得良吏九月司馬光卒見遺諡門中
歷劉摯言下詔以安反側非是乞寢詔書以免四方
疑惑翰林學士蘇軾薦王鞏元節操方正可備獻納
料　十二月詔依元豐三年詔書吏不上卑鉀除
業康直為直龍圖閣權知秦州曾肇蘇轍再繳還詞
頭曲為皇朝稍貶征進散碎旁頓捕蕩胡塵靜扶紅
日上青霄指不料播奸阻久遠遙亞牌召班師發旅
戰袍宣教父老望旌旆傅堯俞王岩叟同對延和堯
俞前對太皇太后曰以御有才望用卿堯俞拜訖未
奏事先問曰今天下政事如何堯俞稱善且曰但恐
陛下臨御日久稍有怠隳如能兢兢業業日謹一日
常以大公之德自守則天下無不治左司諫朱光庭

言學士院試館職策題考試官不識大體不忠莫大
策題蘇軾文也詔特放罪王岩叟言應州縣災傷人
戶拖欠糧食許結保借貸並令免息常平斂散之
二年二月詔左司監朱光庭詣河北路與監司一員
循視災荒按實除首據措置賑濟有未盡未便並得
從宜事體稍重即奏聞仍訪本路從來如何賑濟今
流徙多如官吏奉法不虔即按劾以聞
詔蘇軾撰富弼神道碑以顯忠尚德為額其子紹庭
請也　三月學士蘇軾草太皇太后受冊詔　詔內
外舉堪知州者從御史呂陶之言也　詔曰朕承祖
宗之休獲受大統涉道日淺昧于致治乃事失中以
干陰陽之和乃自冬逮夏旱暵為虐四方之內被災
者廣生民嗷嗷無所告寄永惟災變之來蓋不虛發
意者朕之聽納不得于理欤賞罰失當而稅賦無節
欤民力屈竭而上未嘗欤抑忠言壅於上聞欤而德
澤不流欤何大異之以洊至也非克己思過洗心修
德其何以荅塞天變叶致大和可自今月十一日後
避正殿減常膳公卿大夫其勉修厥職共圖消復
四月詔旱暵為虐苗稼將稿民則何罪咎實在予雖
側躬損膳尚慮無以消變而有司乃於此時屢奏受

冊是欲以隆名載禮加我是重予之不德也所有將
來受冊禮宜權停罷仍詔諸路監司分詣郡縣刑獄
以久愆時雨司諫王覿有請也臺司諫應徵上疏欲
乞明降詔書許百官面奏公事以盡群臣之異同閱
人才之賢否無予災患可息　五月詔令學士院降
敕書獎諭知楚州程之元以淮南賑濟所言之元茲
心存撫請瘝惶故也　癸酉吏部侍郎胡宗愈為御
史中丞因奏對便殿上問朋黨之弊宗愈曰君子義
之于比謂小人為奸邪小人指君子為朋黨陛下擇
中立不倚者用之則朋黨自消因進君子無黨論
八月詔賜文彥博呂公著令後入朝凡有拜禮宜並
特免御宜專有為之振君無益之儀翰林蘇軾奏彥
博公著免拜者擇自是朝廷優賢貴老度越古人無
可議者但有司合守典禮恐彥博公著不敢當不
若先其所謂若聖恩優其所憫老臣眷眷不已過其
朝見間或傳宣不拜之以為非常之恩所有不允批
荅臣未敢擬從之　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賜宰相
執政酒果并黃金犀帶諭旨云知卿等于邊事極勞
心故有是賜呂公著吉彥博等曰容貴可許冕章得
罪先帝薨之誠可慶若使指廟堂之功則將帥聞之

過有希望政向去貪功生事之弊可不熟慮孝博事
遂各辭免不許乃受之　臣僚言故令咸欲民間秋
夏二税積欠及坊場數關課利之類州県不肯依赦
全直行蠲免乞卽又臺体訪民間欠負未經行遣
及雖以行遣而未盡者乞付吏部重行黜責詔令諸
路監司限一月卽速依勅結絶聞具奏聞
光歷為大常少卿　詔運淮南二州所糴穀四十萬
斛賑齊京路　丁卯詔賜御筵于呂公著私第遣中
使賜酒及禁中果實絲金花環奇珍異十倍常人以
御飲器勸在席飲甚苦惟于公著頗寛皆異恩也
壬申詔呂公著等于文臣中擇有才行風力處智遠
事堪大用者公著奏蔡邵固蘇頌李常孫覺趙贍顧
臨胡宗愈等七人　蘇轍為戶部侍郎顧臨為給事
中　十一月孔文仲為中書舍人　豊稷為右司諫
楊康國為監察御史　知樞密院安燾言文官冗常
久陰未解細民失職上頗憂念願令縣熟以塞天戒
制安世為右正言詔罷變青市易司元豊物從三省
請也　甲戌蘇軾言臣近面奏冬旨何故度入文字
羅織臣具以疾病之状又蒙宣諭豈以臺諫有言故
耶兄弟孤立自來進用皆是皇帝與太皇太后主張
不司他人今來但安心勿恤人言不用更入文字求
去臣退伏思念湏自登州召還至備員中書舍人以
前初無人言只通爲識從決及蒙擢為學士後便為
朱光庭王岩叟賈易韓川趙挺之李文學不已以至
乞郡語言巧加醖釀謂之誹謗未及試院先言任意
取文雖聖主知臣無罪然臣切自推蓋緣賦性剛拙
議論不隨兩罷得過分地勢親近故致紛紜亦理之
當然也臣只欲聖乞一郡則是奉負聖知上違恩旨
欲默而不乞則是與台諫爲敵不避其鋒勢必不安
今既未許請郡臣亦不敢遠去左右只乞解罷學士
除臣守師閑慢差遣如秘書監國子監祭酒之類或
乞只經筵供職庶免衆人側目可以少安三月呂公
著爲司空同平章國事事仍一日三赴經筵二日一
朝因至都堂議事　呂大防純仁制蘇軾草也
是夕軾對于内東門小殿既承旨太皇太后回有一
事要問内翰前年任何官職軾曰汝州團練副使曰
今爲何官曰臣備員翰林學士曰何以至此曰遭遇
陛下曰不関老身事軾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關
官家事軾曰豈大臣薦論耶曰亦不關老臣事軾驚
曰臣雖無状必不別有聞請曰久待學士如此是神

宗皇帝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箸看文字則內人必曰
此蘇軾文字也皇帝忽時稱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
學士而上仙耳軾哭失聲太皇太后與上左右皆泣
已而命坐賜茶曰內翰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
知遇軾拜而出撤金蓮炬送歸院　尚書劉摯守中
書侍郎王存守尚書左丞胡宗愈為尚書右丞孫覺
為御史中丞右司諫劉安世進對太皇太后問近日
差除如何安世等曰朝廷用人皆叶輿望惟胡宗愈
公議以為未允太后曰且徐觀其所為退言宗愈不
可居水轄之任乞從新命授以外官　彭汝礪為中
書舍人范祖禹為起居舍人五月辭免從　傅堯俞
為吏部侍郎　王觀為右諫議大夫四月　五月翰
林蘇軾侍郎蘇轍同廷對歐陽棐為著作郎實錄院
檢討尋罷　黃庭堅除著作郎御史趙挺之言其
行回有是命王觀論胡宗愈不當居職與外任　太
皇太后手詔皇帝嗣位于茲四年華夷來同天地並
應而皇太妃以慈儉之德翊育之恩雖冊以時奉行
而情又疑有未稱皇帝有祖宗之奉尊無二上而吾
推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其推天下之讓以慰人子之
心宜下禮部太常寺討論如于典故有褒崇未盡令

開具以聞　七月丙寅程思為殿中侍御史從蘇軾
等舉也　諸遇災傷放稅六分已下其帶納又曾即
隨放稅分數催納若放稅七分已上并行倚閣　八
月王彭年為監察御史從孫覺盛陶舉也知齊州王
岩叟為起居舍人三年九月侍讀蘇軾錄邇英閣進
讀寶訓之文以進第轍作軾墓誌云嘗讀寶訓因及時事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又黃河方北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聞朝廷亦不問事。如此恐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
李常為御史中丞御史中丞孫覺引疾求罷九月十
月李常充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康為著作郎兼侍講
康初免喪即召用之　十二日劉邠守中書舍人
閏十二月鄆州州學教授周種罷歸吏部用劉安世
蘇軾言也　致仕范鎮卒　蘇軾上章言太宗啟庭
當為天下之家非如秦為可置之啟庭當廣任忠
皆以為耳目者忠賢邊疏傳在旁則民之疾苦無
由上達因陳二世勝廣從主隋兵渡江事云近來邊
將奏報不實比風漸不可長御史李常言蘇軾進讀
寶訓奏邊將欺弊事乞根究以正典刑　詔戶部裁
省浮費　甲寅太皇太后宣諭輔臣曰今來官冗自
宰執以下恩澤皆有減損本家亦須裁定要自上始

則均一矣公著曰此盛德之事當究本末以閑已而
詔曰官冗之患從來尚矣流弊之極是萃于今以闕
計員至相倍蓰而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請取士
之源吾今自以躬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嘗較
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德薄敢配前人已詔
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忠義
之士當識此誠各罔內顧之心共成節約之制今後
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裁減皇太后
皇太妃准此韓忠彥蘇轍奏節用裕民請自宮禁始
詔諸路監司勿薦侍從官以上及帥臣從左司諫
韓川請也　四年劉安世言謝景溫差除不當二月
景溫除知鄆州　二月知潞州梁燾為左諫議大夫
王子韶為太常少卿劉安世言子韶賢佞僥倖寡
士大夫十指之摘目子韶為衙內不以其進請公卿
之門不憚寒暑也受撻妻子弟巧于自媒如維之利
乞收還誤恩　三月劉摯拜右丞胡宗愈知陳州
丁亥詔罷春宴劉安世李常以旱災請從其言也
給事中趙君錫奏蘇軾乞外任除之杭州聖恩優渥
待之不替而中外之望雖然解體何者軾之文追擧
六經蹈籍班馬自成一家之言國朝以來惟楊億歐

陽修及軾數人而已今軾親去國則險人邪黨必
謂朝廷稍厭直臣拜人且將乘隙俟尋復進寔保請
長之機軾領達藩承流牧民亦足藏其所存但所施
有限所利未廣豈若使人在朝用其善言天下蒙福
聽其讜論則聖心開益行其詔令則四方風動奸邪
寢謀善類益進伏望收還所除新命復留禁林仍侍
經幄以成太平之基　四月梁燾對延和殿春夏屢
陰不雨皆人主猶豫不斷之象願面詔大臣協忠決
議無留政事方皇帝富于春秋太后保祐聖躬制政
兼聽易以蒙蔽領正紀綱明法度採用忠言講求仁
術生使明恩霑惠徧及四海望皇帝陛下時親政事
將來臨御獨斷練熟機務太皇太后年來中內進呈
文字當同商量官家出意共皆有聖斷燾對曰聖德
日新天下幸甚此太皇保佑之功也願官家更進聖
學日課經史熟記故事用之集賢校理李德芻為都
官員外郎司諫吳安詩言其性在宗正寺急藉安
石氣焰御史羅思言詔德芻依舊校書郎范祖
禹上言正君心見輔導門　四月李常等俱罷補外坐不
言蔡確或不草蔡確責詞故出之孫升賈易為殿中
侍御史徐州教授程師道候太學正缺日差從左諫

從吳壽孝也　秋范純仁罷相坐營救蔡確言之也
吳處厚論蔡確事見第二十八卷　王岩叟為樞
密都承旨黃庭堅為集賢校理　詔河中鳳翔邠經
自今並選差守臣從彥博請也　詔郡縣考課優等
人令三省考察任使從吳壽請也　詔郡縣蘇轍等
為賀遼國生辰使　九月辛巳朔太享明堂　范純
仁知穎昌府詔依大禮令賜物外加賜銀幣二百五
十疋兩　十月朱光庭為右諫議大夫梁燾為御史
中丞劉安世為左諫議大夫韓川為侍御史司馬康
為左正言兼侍講川康皆辭免從之　十一月孫固
知樞密院事劉摯守門下侍郎傅堯俞守中書侍郎
乙丑太后手詔曰三朝盛禮會見王公群臣遂庭
奏觴上壽皇帝臨御五載恭以端莊慶集惟新受朝
享吾總機務叶勤政綱克享治安而每懷抑畏今有
司乃欲以天聖故事行會慶稱賀之儀顧惟菲涼其
敢比隆于先后其在典法亦當務合于常既是日皇
帝致賀于禁中群臣奉表於東廡足以類邦家之慶
而形孝謹之風何必朝外乃為禮來年正月一日更
不御殿受賀上壽俟皇帝御殿禮畢百官並內東門
拜表前此尚書禮部乃檢書天聖章獻明肅皇太后

元日御會慶殿受皇帝奏賀上壽及宰相百官契丹
使以下起居稱賀之儀為請故有是詔　劉安世范祖
禹論禁中求乳母事蘇軾言浙江災傷　十二月諫議
大夫劉安世上章言禁中求乳母事云或者之論乃
請陛下精講先王之經典浸近后庭之女寵此聲流
播災損聖德　五年春錄石介子師中為郊社齋郎從
劉摯韓忠彥孫固之請也　二月豐稷為起居舍人
孫升為侍御史三月楊畏為監察御史安世光庭力
攻之翰林蘇轍言去冬無雪今歲春夏時雨絕少願
陛下舉行祖宗故事詔有司罷朝會避正殿損常膳
令百官吏民皆得上封事指時政闕失
丁巳詔曰朕承春祇業于今五年臨御崇高未達庶
政夙夜祇承懼若涉淵水嘗恐得之未易無以下慰
民望上當天心今者冬雪不加春雨未若違此孟夏
旱災如焚麥不充食禾未出土歲事凜凜民且狼顧
雖精祝禱至神莫之答惟首循自克則災或可消意
者政令寬弛吏或為害而莫之禁歟役賦失當民病
于事而莫之察歟忠言有壅而未達賢才有抑而未
用歟令之舉動行則未至昭明恐懼之誠意應餋陳
揚之不逮可自今月二十三日後減常膳不御前殿

及將來五月一日罷文德殿視朝上奉東朝深愧帝
珍之日閤下臨庭尹尤異嘉言上聞尚利于人其無
不可稱賦之詞也四月范純仁知延安趙禹知太原
尋易之韓川為中書舍人五月王岩叟為龍圖閣待
制樞密都承旨張舜民為殿中侍御史楊康國為監
察御史楊畏罷為工部員外劉安世為中書舍人蘇
轍為御史中丞朱光庭為給事中劉唐老為右正言
司馬康為左司諫楊康國為殿中侍御史張舜民辭
免賈易為國子司業充殿中侍御史尋又改淮南提
點刑獄八月劉摯大防等爭吏額事見實事門朱光
庭改亳州劉安世提舉崇福宮皆為鄧溫伯也次年
正月仍為給事中梁燾名出知鄭州范純仁為給事
中王岩叟權知開封府楊康國為左司監孔仲武兼
侍讀奉象求為殿中侍御史黃庶為樞密都丞旨殿
中侍御史言不當使之居要近蘇轍言太皇太后陛
下垂簾惟恃耳目至少惟有臺諫官救人若聽執政
得自選擇不公選正人而用之恐天下安危莫達於
前而朝廷之勢殆矣惟陛下留神省察　徐君平虞
策並為監察御史蘇轍鄧溫伯為尚書右丞許將知
定州以中丞蘇轍言也上官均罷知廣德軍以均嘗

救許將中丞蘇轍御史參家求奏也　六年春御史
除升為起居舍人蘇軾為吏部尚書杭州召也劉安世
為中書舍人尋改樞密承旨正月劉摯為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王岩叟充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蘇
轍為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蘇軾為翰林學士承旨趙
君錫為御史中丞　丁未右司諫楊康國言臣僚彈
奏尚書右丞蘇轍不可為執政者其事有六陛下不
以為然此恐陛下以轍兄弟止有文學可以眷異之
舉而用轍之堅也陛下豈不知王安石章惇呂惠卿
等雖可有文學乎而所為如此若蘇轍兄弟無文
學則非也論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儀秦者也其文章
務馳騁好作為縱橫捭闔無安靜理致亦類其為人
也比王安石則不及當與章惇蔡確呂惠卿相上下
其為笑罵淨歎多艷小詞則並過之雖綴亦不逮其
兄矣兄弟由此故多得名于戚里中貴人之家其學
如此安足為陛下謀王體斷國論與共興緝天下之
事哉　辛亥簽書樞密院事王岩叟奏事罷留身曲
謝太皇太后諭曰知卿才望故不次用卿便宜盡心
以報朝廷岩叟曰臣久去言路不得款對清光今欲
少浹臣、章垂聽問何事岩叟曰陛下聽政以來納

諫從善凡所改更悉合人心朝廷清明天下安靜百
姓無怨歎之聲此成效也願信之不疑守而毋失則
宗社千萬世之福也但須每于用人之際更加審察
蓋邪正惟辨用之一差治亂所繫固有外與衆同而
中懷異趣不以今日之事為然者惟伺間隙以幸反
覆此等不可一日容于朝太后曰此事裡面常說與
官家周少進曰陛下今日進聖學者正謂要理會邪
正二字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無過擧天下有平
治之理一邪人進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非為一人遂
致此也蓋其類應之者衆漸蔽人主無由得知不覺
養成禍患耳太皇太后甚然之又曰或聞嘗有以君
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果然如此乃誤陛下之
言不可聽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惟說君子在
內小人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小
人既進君子不與之爭退惟自引去君子既去小人
競進則危亂之機也不可不慎願陛下常用心于此
太后曰會得岩叟乃退前知杭州蘇軾言浙西二年
水災蘇湖為甚朝廷訪聞已詳而百聞不如一見自下
塘路由湖入蘇目覩積水未退伏望聖慈察臣微誠
垂憫一方特賜指揮發運司依元降指揮除已截撥

二十萬石外更乞免撥三十萬石與浙西諸州充出
糶借貸如發運司去年元不收糶即乞一面截留上
供米五十萬石却令發運司將春錢一百萬貫候今
年秋熟日收糶填還若朝廷不以臣言為然待飢饉
疾疫大作方行賑濟亦恐不及于事鄭雍為右諫議
大夫右丞蘇轍押入視事賈易為侍御史葉仲為殿
中侍御史仲請補外詔別有差遣安鼎為監察御史
姚勔為右正言　庚戌邇英進讀寶訓至除彭汝為
起居舍人事龍圖閣直學士前知杭州蘇軾言臣近
奉詔書及聖旨不許辭免學士承旨恩命又乞郡事
臣已于第三次奏乞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去訖切慮
臣、之誠未能通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天聽
陛下即位起臣于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
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報天地
生成之德性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
始緣衙前差顧利害與孫永傅堯俞韓維爭議因與
司馬光異論光不以此怨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
遂與臣為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奸未嘗假以色詞故
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顧等廢黜大奸數人而餘黨
猶在要近陰為之地特未發耳小臣周橦乃敢上疏

乞用王安石亂事以嘗試朝料種艸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奸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自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后又于經筵極論黄河不可回奪利害此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别致患禍又緣背痛目昏所以累求補外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官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言語以爲譏訕本無疑以自加誣執其間曖昧皆恐陛下不察其無實而不降去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哲洞見肝鬲則爲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故臣乎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顔章顔益二人蓋公私積惡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散論奏不已其意豈謂顔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爲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命意切計黨人必大猜忌磨礪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惶恐以福爲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弟轍爲臺諫所攻亟出辭守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愎衆所共知黨人猜忌甚于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切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爲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嘗膺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以臣兄言先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世來遠矣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請會唐泰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居禁近使黨人猜疑别加陰中也

六月梁燾知鄭州因日食奏言臣聞日者衆陰之長人君之象以清明傳照爲德而不容侵蔽欺换今又食五月之朔爲變甚矣願陛下思所以消變之理而消變之速莫如修德修德之要莫如進學伏望屏遠聲色披繹經史宫中清燕熟復前代治亂之要退朝之餘經筵之外間召講讀侍臣官訪論義又參太后曰日災之應王弱臣陵下凌上精陰侵陽之謂也宜舉三務以銷之畢正宫中之位以爲内助願陛下外歸政事以申主道勤上進學以强君德　丙辰呂大防言昨得御前劄子以蘇軾撰上清儲祥宫碑頌示修宫費用以出自禁中此事近臣知之而外庭鮮

有知者因此令中外其知甚便太后宣諭曰上清儲
祥宮本先帝所建意為皇嗣今來正欲成其願凡百
費用皆本殿收入錢物應副無分毫侵損國用比來
有一二言者皆不知也八月范百祿轉對言三事云
盡祖宗典故效先王陳述幸太學可以長文明之化
來衆言可以知天下之事嚴大祀可以綏上神之祐
而欲四時之和惟罷羌不以賤廢庶幾歷路或有補
云　趙君錫言蘇軾題詩事太后曰軾將此事証軾
先帝三月上仙軾五月題詩猥云軾到有意似此何
可當顯是捃拾切責易言居錫想被易使之韓忠彥
曰君錫素無執持王岩叟曰君錫雖無執持亦非助
惡之人今罷去士論亦惜其風望進退人大速陛下
尤所當慎曰極當慎也須是老成忠彥曰宜擇忠厚
岩叟曰須得中道者用之乃吉閏八月左朝請郎梓
州路轉運判官董敦逸朝請郎黃慶基並為監察御
史敦逸永豐人宗室誥曰朕承至尊休德托于王公
之上蒙成憲訓海內宴安恭惟大皇太后有聖德之
懿總居天下之崇高保祐朕躬功及宗社人神俱歸
天地並貺釋箴甲還相之次當慶符本始之衣仰瓚
壽祺用致誠祝昔在神考有奉光獻之禮嘗以此鑒

請再三與言傷財害誠甚嚴承性大德之報可求尊
安之禄此何不圖將何以示孝欽于萬方而達至感
於神明乎其以元祐七年太皇太后本命歲旦齋在
令及天下州軍在城僧尼道士女冠一日內在京于
中太上清儲祥宮醴泉萬壽等六處宮觀大
相國寺十禪院自正旦日各用僧道開建道場七晝
夜宮觀罷散日敢露肝胆冒聞聖慈欲陛下每有宣
諭必以不喜前事為言常欲安靜此聖意之本也臣
未嘗一日不思切惟淵衷遠慮深識用臣前言自識
時矣乞檢會前奏早賜詔音歸断人主以全大功不
及言先帝大臣多以材進可稍復用者以判都省薦
以全終始　壬申起居舍人呂陶言伏覩邇英閣講
讀罷臣僚退有般臨呂希哲再留奏事臣不復緣聞
切謂起居之職記人主言動凡講讀官有所奏陳或
陛下宣答訪聞皆須載錄傳為信史今乃不得預聞
臨等所奏深恐于分守未安伏望特降睿旨今後講
讀罷有臣僚再留奏請並許記注官侍立所貴操筆
不致闕畧從之是月左僕射呂大防以疾堅求罷政
太后宣諭曰主上富于春秋相公未可去位更少俟
歲月吾亦記來朝矣大防乃不敢復起視事　八年

二月兵部員外郎崇政殿說書呂希哲為右司諫希
哲固辭之蘇軾在邇英見希哲除命戲謂希哲曰法
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希哲退而不應謂范祖禹曰若
辭不獲命當以揚畏為首時畏方在言路以陰詐示
仕故希哲云耳七月丙子朔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
范純仁為通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
自至穎昌即入對延和尋有是命純仁辭至七不允
又遣中使促純仁就位及入謝太后宣諭曰相公且
與呂大防等同心協力又曰人言相公必先進王覿
彭汝礪如何純仁曰此人望陛下早用之他日又謂
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明肅垂簾時惟
勸章獻盡母道及仁宗親政又勸仁宗盡子道可謂
忠臣公名望衆人所歸必能繼紹前人純仁頓首謝
曰臣不肖何足當陛下賢勸委任之意然不敢不勉
八月丙午辛酉太后有疾上不視事　壬戌呂大
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彥劉奉世入崇慶殿問聖
體大防等言元豐五年神宗皇帝服藥常除在京及
畿內罪人太皇太后曰真不消如此大防曰元豐中
神宗皇帝自以聖躬服藥降此指揮今上為太后于
體尤順上曰依故事前此凡奏事上未常處分至是
上以太皇太后意在謙抑故有此宣諭

宣仁保祐哲宗

元豐八年三月哲宗即位是四月丁丑資政大學士
銀青光祿大夫呂公著兼侍讀公著時知揚州召用
之遵先帝意也（先是神宗諭輔臣曰皇子明年出閣當以公著為師傅至是公著侍經筵）
癸未司馬光上疏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
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其言略云臣歷觀
古今之行事竭盡平生思慮質諸聖賢之格言治亂
安危存亡之道舉在于是不可移易是以區區首為
累朝言之不知臣者以為臣進迂闊陳熟之語知臣
者以臣為識天下之本原也　六月丙子起知陳州
韓維赴闕遂留經筵　癸未呂著入見上奏切思人
君即位之始宜講求修德為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后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新而又新以至于大治
用是竭愚誠論聖道舉十事仰續聰明一曰畏天
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
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伏望陛下
留神幸察如言有可採乞置御座朝夕觀省庶聖德
少助萬一　癸未龍圖閣待制趙彥若兼侍讀秘書
監傅堯俞兼侍講先是御史劉摯言陛下紹膺天命

傳序紀業夫以興事之質夙成之善又上有太皇太
后之至仁厚德保護開祐所以成就者備矣然方春
秋鼎盛之時在所資養左右前後宜正人與居語默
見聞宜正士是接則親講進讀輔道之官可不審擇
也哉伏見兼侍講給事中陸佃蔡卞皆新進少年越
次暴起論德則未試語望則素輕使在此官衆謂非
宜請罷兼職以允公議仍望于內外兩制以上官內
別選經術有行義忠信孝弟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
任于是佃卞皆罷而彥若充俞有是命　詔今月十
三日開講延進讀寶訓講讀官日赴資善堂以隻日
講讀仍留一員宿直初講及更旬宰相執政並赴乙
亥初御邇英閣詔三省樞密院侍讀修注官講讀錫
宴于資善堂賚銀帛有差
元祐元年正月甲戌上御邇英閣侍讀韓維進讀至
天禧有二宮人犯罪法當死真宗皇帝惻然憐之曰
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無以勵衆仍使人持
去笞而遣之又幸汾陰日見一羊自御于道左右曰
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惻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因
奏言此雖小善然推是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
也真宗自澶淵却狄之後十有九年不言兵而天下
富其淵蓋出於此外人皆言陛下仁孝發于天性每
行見昆虫螻蟻違而過之且敕左右勿踐殺此亦仁
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　二
月甲寅龍圖閣待制兼侍讀趙彥若為兵部侍郎兼
侍讀宰相司馬光言今討論經史上自伏羲下至周
威烈王略舉大要分為二十卷名曰稽古錄伏望看
詳送秘書省正字范祖禹等全繕寫上進俟讀祖宗
寶訓了日乞取此書進讀從之　庚午呂公著言伏
覩今月十五日以筵講畢論語賜執政及講官御講
延是日上出皇帝御書唐賢律詩分賜臣等各一篇
臣次日于延和殿簾前謝蒙太后宣諭皇帝好學在
宮中別無所為惟留心典籍天下幸甚伏思陛下睿
哲之性出于天縱而內稟慈訓日新典學識以光舜
三代為法則四海不勞而治今春論語終帙進講尚
書二書皆聖人格言為君要道願陛下念茲在茲以
廣聖德臣職在輔導無能裨補輒於尚書論語及孝
經中節取要語共一百段進呈惟取明白切治道者
庶便省覽或游意筆墨之間以備揮染亦日就月將
之一助也他日三省奏事畢太后宣諭公著所進尚
書論語要義百篇今日皇帝已依所奏每日書寫看

覽甚有益於學問與爲不同也公著以同列者言此
聖人經訓有補于治日宜親閲　壬申詔講讀官遇
不開講日輪具漢唐故事有益政體者二條進入仍
旬一錄申三省先是侍讀蘇頌言國朝典章大抵依
唐吏、官所記善惡咸備乞詔史官學士采新唐書
中臣主所行日進數則以備聖覽故有是詔月三年二
二月己丑司諫豐稷爲國子司業楊王顥荆王頵嘗
令成都走馬承受官者造錦地衣稷白御史胡宗愈
言之愈猶疑未決稷即獨劾御史趙屼與稷同進對
退謂稷曰聞君言使屼汗流給事趙君錫曰諫官如
是天下必太平不數日稷徙他官　五月侍講范祖
禹言陛下即位四年幸賴太后至仁盛德母臨天下
垂拱無爲治内安然當今之務學問爲急陛下今日
學與不學係天下他日之治亂又云凡人進學莫不貴
於年少之時陛下聖質日長龍德日進數年之後雖
欲勤于學問恐不得如今日專也臣切惜此日月願
以學爲急天下幸甚　四年十二月左諫議劉安世
上章言禁中求乳母事云或者之論乃謂陛下稍踈
先王之經典親近後庭之女寵此聲流播實損聖德
先是范祖禹上疏皇帝曰臣侍經筵于今累年陛下

天縱生知聖德純茂對臣下曰、如一未常少有差
失此天恭皇家保生民社稷宗廟無疆之休也太祖
皇帝摩廷臣受櫛風沐雨削平僭亂爲子孫萬世之
基傳太宗至真宗遂致太平仁宗年十三即大位章
獻明肅太后安定邦家調護聖性四十三年之間德
澤深結於民天下至今思慕不亡英宗自藩邸入繼
大統四海之内同心愛戴先帝勵精求治宵衣旰
食躬勤萬事十有九年丁幸畢棄天下陛下始十年
登寶位當此時人心懍、受危萬端陛下幸賴太后
保佑扶持艱難序遂正邪登進忠良詔令所至百姓
懽呼年來中外晏然北狄西戎無不順從皆太皇太
后之德也臣不知陛下將何以報之臣切惟陛下所
以報之惟在進德愛身而已進德則爲萬世太平之
主愛身則無疾疾不貽太皇太后之憂令群臣萬民
之心情正望朝廷如天聖以來惟望法則仁宗而已
祖宗天下百三十年如寶器之無缺陛下行純德備
如美玉之無瑕臣切謂陛下保之惜之愛之重之陛
下可不愛惜聖體哉陛下好德則賢人動心欲助陛
下之德如好色則小人皆動心欲奉陛下之欲而圖
一身富貴賢人進則治小人進則亂人君所好一身

損為實係天下治亂不可不慎陛下于此將何擇焉
伏望察臣之心精專一意勉強學問日新德業事親
則思孝居處則思敬動思禮聽思誠服用思儉養民
思仁使人思恕心則思道視則思正當食則思天下
之飢當衣則思天下之寒陛下思此而強學不已以
道德為麗仁義為美豈聲色可移哉惟抑情欲受聖
體為先則動植之類無不家福又上太皇太后曰陛
下憂勤以愛天下之本愛養四方之民必先愛一人
之身一人之心天下之本也天下安危係于一人之
身安則天下俱安天下治亂出于人君一心〻正而
天下正欲治天下必先安心正天下必先正心此一
者當今急務久遠之計也書觀司馬光言章獻明肅
太后保護仁宗食必與俱最為有法伏望陛下與皇
太后大妃詳論此事損聖德無益聖體宜戒飭保傳
全一以章獻為法深思遠慮察臣狂瞽之言既出當
中　他日呂大防奏事將退太皇太后留大防謂曰
劉安世有文字言禁中求乳母事意則甚善但虛不
知此非官家所要乃先帝一二小公主尚須飲乳也
官家常在老身榻前閣內寢處老身又常究治果無
可說與安世令休入文字大防對曰諫官例不與宰

相見太后曰然則將如何止安世文字勿令再入大
防曰范祖禹規修實錄臣聞日過實錄院必見祖禹
劉安世與之同省臣當以聖旨令祖禹告安世太皇
太后因言祖禹亦有疏論列后宮進御事并令大防
諭旨及祖禹得大防所論聖旨即過安世此傳德之
防陰安世以諫名官安敢緘默　大方傳經筵上所
親信又豈得不言祖禹曰固當言之安世曰宰相所
傳聖旨盡具奏知萬一有為他悔其可追乎安世遂
奏云若陛下實未嘗為臣之所言猶不廢職陛下萬
一有之則臣進說已是後時雖不敢進嬌官之誅願
亦可補于事惟冀陛下愛身進德請心御欲臣不勝
惓〻愛君之至范祖禹奏得臣二十五日以前未見
大防不知已有聖旨更入後來文字今日大防諭乃
知臣等所聞外議盡是虛傳陛下恕臣狂愚不賜誅
責然臣言進德愛身宜常為戒太皇太后保護皇帝
安身正心遠慮不顧勿忘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
戒也其後章惇為相上謂惇曰元祐太皇太后遣宮
嬪在朕左右者二十人皆年長一日覺十人者非素
使令頃之十人至十人還復易去十人其去而還者
皆色慘沮若方涕泣者朕甚駭不敢問後乃知因劉

安世等上疏太皇太后請之傳與蔡京謀誣元祐大
臣常有廢立議指安世祖禹言爲根二人遂得罪錢
既　五年春范百祿兼侍講詔講讀官今後每遇經
筵退留講官各一員于邇英奏對正月燕常奏疏曰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謂人君有淸明之德必由學以
發之然後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以此知天子之學而
能成聖德必由明德乎陛下受天明命畀有萬國日
就月將學以成性此正其時願擇吉日詔開經筵俾
接進讀勸講之臣使從容復治亂之事究先王之蘊
辨歷代之蹟無惜聖問詢考聖心曉然日新一日可
底大成頓加意勿怠又奏太皇太后曰今皇帝聖年
已十五歲亦長矣孔子曰吾十有五而知于學皇帝
天稟英異以聖人志學之時猶爲不可不學也輔陛
下當三春布德之先王正授政之始面勉皇帝開經
筵召見儒臣談經讀史從容賜對熟復古今宮中選
茂俊之人請擇誦說擇謹愿之人輔視興寢服勤道
義爲聰明睿智之助疎遠紛華爲康寧壽考之資習
久乃成自然至于誠意喜書正心學道終副海內聖
神之望不貽宸衷遊豫之憂養成靜治爲太平之賢
主焉　二月壬寅邇英閣講畢無逸編詔詳錄所講

義以進今後具講義次日別進是月范祖禹對邇英
閣劄子言伏見仁宗皇帝慶曆初七月出御製觀文
鑑古圖記以示輔臣皇祐元年十一月御崇政召近
臣三館臺諫官及宗室觀三朝訓鑑圖二圖皆常賜
臣僚禁中必有本陛下永日觀書之暇閒覽此圖可
以見前代帝王之迹知祖宗創業之難有所勸戒焉
于記者亦好學不倦之一端也　給事中兼侍講范
祖禹上帝學八篇且言三皇之時至質略矣伏羲始
開人文神農以下皆有師賢人之德莫大于學在易
乾之六爻龍德變化皆聖人九二曰見龍在田孔子
曰龍德在正中也由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故天下文
明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孔子曰進德修業欲及時
也至九五飛龍在天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
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聖
人之德莫盛於此由學以致之九二九三皆曰利見
大人蓋非學不能爲大人故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聖學之效也揚雄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
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學始于伏羲至
于成王易詩所富稱者少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
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學也恭惟本朝累聖相承百三

十有二年四方無虞中外底寧德澤深厚遠過前世由以道德仁義之治天下人主好學故也陛下廣覽載籍歷觀前世創業守成之君有如祖宗之皆好學者乎由三王至五代治安長久有如本朝百年太平者乎今人愛惜寶器尤恐其傷缺況祖宗百三十餘年全盛天下可不務學以守之乎臣聞學則必問、然後為學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皆所為天下法也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動必咨于四岳孔子稱舜之大知曰好問仲虺戒湯曰好問則裕學者聖人之先務也問者學之大方也文王詢于八虞諮于二虢度于閎夭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所以能成其聖也武王訪于箕子成王問于尹佚四聖維之眾賢舉之是以為天下之聖君子能守成無失豈有他哉賴于學而已今所錄八篇上起伏羲下訖神宗惟陛下憲道三皇稽德五帝執儀三代法象祖宗集羣賢之所行體乾道之不息則四海格于泰和萬年其永昌矣

元祐六年八月簽書樞密院事王岩叟言秋氣已涼陛下閒燕之中足以留意經史鷄鳴而起大雨惜寸陰願以舜禹為法上曰朕在禁中常觀書不廢也上問王岩叟從誰學對曰從河東甯智先生學其人經明行修從隨仕四方無常師有一善則師之上云如此則得師多上問因甚識韓琦對曰周隨侍閑居北門始識之遂薦辟學官又辟幕府又隨之居相三年琦薨乃去臣知琦為詳琦亦知臣頗學教臣事君之道前不希寵後不畏禍左右無所避中間惟誠意而已臣佩以終身上稱嘆久之 七年三月甲寅王岩叟奏曰陛下宮中何以消日上曰並無所好惟是觀書岩叟曰大抵聖學要在專勤屏去他事則專久而不倦則勤如此天下幸甚 四月己卯禮部侍郎兼侍講范祖禹言臣伏見王存議立學重素有人望前已執政者從進請足以重經筵之選蘇軾文章天下第一其名亞于司馬光但忌嫉者多比在陛下主張用之耳趙彥若父師民以經行能久侍仁宗書筵彥若德性類其先人博學多聞詳練故事去年為其子得罪其事可諒非有大過不可久棄鄭雍自為中書舍人臣常言其可備講讀自居言職風望愈高今講官有闕之四人者質之眾論程頤本末別具論列孔武仲學問該洽講說明白仁宗時賈昌朝曾公亮皆

知制誥兼講制令武仲若以中書舍人兼職自如故
事呂希哲乃呂著之子公著嘗言此子不欺闇室其
人經術履行識者皆謂可備勸講今已五十四歲希
哲是臣妻兄久不敢薦今皆去朝廷竊謂言之可以
無嫌乞陛下詢大臣參考其人呂大臨是大防之弟
脩身好學行如古人臣雖不識熟知之甚久宰相之
弟故不敢言陛下素知臣不附執政臣又乞外任故
不自疑望陛下記其姓名以備選用吳師仁自布衣
以仁義稱于士大夫元祐初朝廷特召為學官衆論
皆謂師仁宜入侍經筵臣前後三薦師仁乞采衆論
又言臣讀國史伏覩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豐功
盛德固不可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
宗廟好學聽諫仁宗行五者天下所以為仁也臣願
陛下留意法象祖宗日新輝光昭示所好以慰答群
生之望讀制于畢又言臣覩仁宗行事每示人好惡
皇祐中楊安國講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
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
之仁宗曰蘧伯玉君子矣然不若史魚之直據孔子
之言則史魚不若蘧伯玉之君子仁宗之言仁君之
言也人君惟欲臣下切直故言伯玉不若史魚以開
臣下切直之路由是天下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聖
人大德也如此之類願陛下以仁宗為法上然之此係五月
辛亥六月辛酉梁燾辭尚書左丞領于舊
臣者德孫遠之地圖任老成揀拔儁良庶使輔任得
人朝廷增重章累入上遣中使趣拜燾曲謝太皇太
后曰官家聖德日成正要鄉等輔佐燾曰臣不才謬
當寵任敢不盡忠如范純仁韓維輩在外賢德尚多
願陛下留意　壬申御邇英閣侍讀顧臨讀寶訓
癸酉兵部尚書龍圖閣學士蘇軾侍讀　八年正月
丁亥上御邇英閣召宰臣執政暨講讀官講禮畢讀
寶訓顧臨讀至漢武帝籍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
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對曰臣事陛下
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于憂勤此蓋祖宗家法
耳講畢呂大防等進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後惟
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所立家法最善臣請
舉其略事親之法事長之法治內之法待外戚之法
尚儉之法勤身之法尚德之法寬仁之法至于虛己
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飲食不貴異味
御廚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致太平者陛下但盡
行家法足以為天下矣上甚然之學士范祖禹言陛

下近者郡見天地都城之人瞻望玉色懽呼洋溢皆
云陛下克類仁宗臣觀天意人心如此實宗社無疆
福也恭惟一祖五宗畏天愛民子孫皆當取法惟仁
宗在位最久德澤深結天下陛下上順天意下順民
心專法仁宗則成康之隆不難治也遂進集仁宗聖
政百七十事編錄成書名仁宗訓典凡六卷上之
學士趙彥直為翰林侍讀學士 乙下傳七年十一月
癸巳三月癸卯翰林學士范祖禹為翰林正學士祖
禹力辭不許又力辭兼侍講學士曰臣伏見仁宗之
初孫奭為侍講學士凡七年乃兼 龍圖閣學士馮京
避親除侍讀學士後為翰林學士不兼侍讀神宗初
司馬光呂公著以翰林學士兼侍讀初不兼學士之
職臣叔祖鎮每入翰林治平中以侍讀學士知陳州
神宗召還復為翰林學士亦止兼侍讀不帶學士臣
去歲蒙除禁職聖恩許避親嫌改授侍讀學士今復
蒙中前命遂兼舊職是臣因避嫌不期年得兩學士
在臣之分夫豈敢安朝廷如不許臣辭免新又以臣
久在經筵仍兼職即先依舊例止兼侍講不帶學士
則于職事無改而不違典故乃詔以翰林學士兼侍
講 五月癸未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

范祖禹頻臨上言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
臣等欲取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 八月庚午以
太皇太后服藥放朝參呂大防等入問太皇太后聖
體前此大防等奏每日進呈文字煩損乞自今細事
毋煩省覽宣諭太后今日脈息平和延福宮奏事乙
得吉兆 九月癸卯學士兼侍講范祖禹上言臣伏
以天下不幸太皇太后登遐陛下號慕哀毀孝性天
成在庭聞者莫不摧隕今將視覽庶政延見群臣四
方之民仰耳而聽拭目而視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
安危之基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嗚呼可不慎哉
臣事久備講讀職在論思有獻言以助萬一陛下宜
先誠意正心推廣 聖孝發為德音行為仁政以慰天
下生民之望在陛下加意非難致也願備其本而行
之則其末無難然陛下所先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
德仁宗以來三后臨朝皆有大功章獻明肅之于仁
宗慈聖光獻之于英宗鞠養扶持勤勞艱難亦未如
太皇太后之于陛下也元豐之末神宗寢疾不能出
號令陛下年始十歲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陛下
儲位遂定陛下天下乃得之于太皇太后也聽政之
初詔令所下百姓歡欣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

太皇太后未嘗毫髮假借族人不惟族人而已徐王魏
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踈遠隔絶魏王病既殁然
後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得入進退群臣
必隨天下之望不以意爲喜怒賞罰故至公無私之
德雖匹夫匹婦之口亦能道之臨朝九年未嘗少自
投樂焦勞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者豈有他哉凡
爲趙氏社稷宗室宗廟專心一意保佑陛下也故當
其勞苦使陛下享其安逸者章獻明肅時親黨多僥
倖濫進仁宗既親萬幾方見整革故小人不能無怨
今太皇太后臨朝以來左右請求一切拒絶内外肅
然蓋以朝廷不可無紀綱故身當其怨而使陛下坐
收肅清之功陛下如報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
度而守之祖宗以來惟以德澤結百姓之心欲四海
安静無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
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仁宗皇帝聖
性寛裕不忍拒人内降濫恩其後比比而有惟太皇
太后嚴正至静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奸邪裁抑僥倖
九年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于百姓而小人怨者不
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
政逐先帝之臣此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嗣

位太皇太后輔政之際臣民上書者萬數皆言政令
不便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欲陛下同改之既改
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法者有罪當逐陛下欲太后
亦以衆言而逐之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
下所讐疾衆所同欲去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于
其間哉顧不如此天下不安耳惟陛下心察是非斥
遠佞人深拒邪說設有邪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
之典刑痛懲一人以儆群愚則帖然無事矣陛下若
入其語不正其罪從奸言邪說繼進不已萬一追報
之禮小有不至則于太皇太后聖德無損于陛下有
虧必大失天下人心大小人非爲朝廷亦非爲先帝
皆爲其身計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憾者久矣今太皇
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
地故當預防之但此等既誤先帝今又欲誤陛下天
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哉如臣等所言雖萬萬無之
然不敢不慮于未然或有纖芥流于外則臣等上負
陛下不先言之罪矣初蘇軾與祖禹約日上章論列
軾章已成見祖禹章觀畢曰軾頗附名止于臣字下
加等字久借勸講又云久備講讀其餘無所增損又
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軾于朝廷文字失于過當不

若公之言皆可行也後數日祖禹又言陛下承六聖
之遺烈守百三十四年之大業天下者祖宗之天下
不可一日而忘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須臾而忘百
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
庫不可用非其道都畏做傷一言一動如祖宗臨之
在上質之在旁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自
元豐之末時運艱危先帝早棄天下陛下嗣位幸先
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王安石呂惠卿等所
造新法行祖宗舊政故免而後安人心離而後合乃
至契丹主亦與其羣相議曰南朝專行仁宗皇帝事
可救燕薊當守使邊吏約束無生事陛下觀戎狄之
情如此則中國人心可知也先太皇太后日夜勞苦
以為陛下立太平之基九年已有成效陛下但由此
持循成康之隆不難致也願陛下謹守毫髮無所改
為詔左右大臣勤心循守祖宗法度陛下躬攬于朝
諮諏善道察納讜言邪正萬事是非皆了于聖心矣
今陛下親萬幾小人必欲有所動搖而懷利者亦皆
觀望願陛下上念祖宗之艱難太皇太后之勤勞痛
心疾首以聽用小人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堅如
金石重如山岳山岳可移聖政不可移也金石可變
聖心不可變也使讒說者不得進說觀望者亦皆革
心則自今以往朝廷清明日勝一日歲勝一歲矣

宣仁議立哲宗皇后

元祐五年五月皇太后宣諭宰臣皇帝春秋甚高將
來納后儀式可講尋討論以聞　六年四月辛亥三
省樞密院同奏事太皇太后宣諭曰為選皇后已百
十家極難得可者今得狄諮家似可大防曰好門户
太后曰有二事女庶出嫡出將如須詳審此事不
容錯也王岩叟請劉摯曰禮須夫婦所生大防曰不
得已無可奈何岩叟曰國家之盛舉豈宜作不得已
事后二日大防等進通禮問名篇岩叟曰陛下疑之
極是摯曰禮須別外祖岩叟曰今禮經既先言夫婦所
生方字三代既存外祖　陛下試觀此是何義意太
皇太后曰如此未免別選岩叟又曰此事重要全天
下人無可指議乃善大防又曰不知更選定幾家乞
宣示太皇太后曰只為勤婚難輟曰必十全及明年
太皇太后問狄諮家事大防猶欲成岩叟力言不可
乃止　十一月給事中兼侍講范祖禹上疏太皇
太后曰臣伏奉詔旨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
史中丞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等官同共詳議臣

思此國家大事萬世之始稽祚所繫風化所先自古聖王重之今陛下宜知者四不可不謹臣謹稽上古參後世為慮數而語言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臣竊備勸講其職所在以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所聞臣之愚誠惟中宮正位之后四海之內室家相慶則宗社之福也　七月乙丑呂大防等言納后儀注昨兩制禮官集議各具所見皆有典據今日恐難盡行臣等尋以參酌進定進入太皇太后曰前議已曾省覽其間有可行不可行者盡取其可不必拘泥古昔大防曰臣以聖諭欲望明示可否然長秋久未建立中外拭不遑安不審的中已有定議否外間謂在京臣僚皆取索家狀惟高向二族未取大防曰為國家計自當付之公議況自古選后多出勲戚之間漢之陰鄧是也而當時不以為嫌望降聖旨下二家依例供進太皇太后曰若是神宗皇帝無所不可今若自詔識亦非便大防等曰今禮物悉備惟太皇太后脫畧小嫌特留聖旨使大婚早定下慰四海之望　八月己丑三省進呈納后六禮儀制太皇太后曰卿等所從已是得中可行大防曰國家大體俗禮雜可盡依小有拘忌似可除去　太皇太后曰此非小事今若滅裂異時致議論即悔不及昨卿等言取索家狀自家未有相當者高家女少合得相法又云選后當以賢德為先不在貴顯固知如此亦似不思大凡人間女子養于閨閤賢與不賢人安得知選擇之際惟見門閥與人物耳此事亦係人之福力仁宗皇帝選妃光獻且入宮中便是當時亦不預知其賢德后來母儀婦道輔佐功烈超絕古今雖然賢異蓋亦由仁宗福德招之豈人力也英宗幼為諸王納妃擇選近八十餘家最後是太后入見英宗一見便許以今日事勢言之豈不由皇太后福德所致大防等曰惟聖意選擇早有定議太皇太后曰固夙夜在懷　三省樞密院言議到納后六禮詔從之初議以都亭驛為皇后行第給事中范祖禹言都亭遼使館舍今納母后而先居夷狄之館非所以觀示四方正始之道也乞以內尚書省為行第從之祖禹又言請皇后臨軒發冊命使奉迎及皇后入內並服袞冕以重大婚之禮不從執政奏事延和語及立后后　太皇太后曰又選十餘家皆不可者大防曰后門閥不可雖有容色亦難取王岩叟曰須勳德之家乃可服天下心太皇太后家有其家有其人正協

天下望不酒小以適為辭太后曰只為不撓高家亦
安有此福大防請召都知押班由閤子中問當許之
少頃見馮宗道梁惟簡于内東門令奏高公紀女年
命乞除付是日執政會崇政殿門宗道惟簡來傳聖
意云本朝未有一家二后據於大盛又恐人物不必
上意邦彥難對大防具言之太皇太后因云不惟又
密勸得所系甚重于是高氏之門遂塞大防又言諸
王家或有人聞蜀國長主之女前庚今已無他太后
太后曰未也又曰王詵不佳大防曰詵固不佳要是
長主發出耳十二月 七年三月禮部言據太常寺修撰
到納后儀注係是四月己未内出制書立故馬軍虞
候眉州防禦使贈太尉孟元孫之女為皇后仍令所
司擇日備冊命 李士異奏言臣今月六日當制
承太皇手詔立皇后朝廷慶事天下幸觀臣敢為兩
宮之賀因得以獻所當言者四事朝廷下昏講求近
后典禮甚備誠一代盛事所當次第施行不宜少自
便天下明知國家敬重大婚之禮垂法萬世一也
陛下為皇帝得賢助當多進正人輔聖于外正人多
則政事化一朝廷安靜奸邪自消可終無虞者二也
合有推恩之人宜出聖意恩德上歸三也今大慶事
人心所共忻宜有恩需以慰群情四也四者皆今日
急務可濟中外歡心簡而易行望留宸念 四月壬
寅奏進中宮懿範 戊戌上御文德殿發冊及命使
奉迎皇后 己亥百官表賀于東上閤門 壬子翰
林學士梁燾言太皇太后陛下擁護聖躬夙夜不倦
保佑之功永福宗社今選正宮中已得賢淑冬至大
禮自當郊見天地上下協應雖政機之煩久勞同聽
同斷人主不可過時此今日甚盛之舉也頗湯虞
以彰至聖如臣言為然望内出手詔付大臣施行
紹聖三年八月上以孟后失德賜號玉清妙靜仙
師法名沖真居瑤華宮章惇初威是獄獄成上
曰今日之事誠出于不得已惻但見于顏色惇等方
曰廢太后事也不敢復有開陳頗少寬聖心洪遂
悔悟書曰章惇誣我名節元符家皇太后復位號詔
上遵志而行之也

哲宗委任臺諫

元豐八年冬十月監察御史王岩叟言風聞章惇於簾前問陛下御批除諫官事曲涉再三語涉輕侮外庭傳聞衆所共憤謹按差除諫官自屬三省無預密院而惇不循所守越職肆言乃敢如此況陛下所除數人皆是天下公議從來願得以為御史諫官之人惇為大臣既不能薦賢助國見陛下用賢又從而忌嫉之沮抑之臣不知惇何心以事陛下乞行顯黜以嚴臣職以重主威　左正言朱光庭言蔡確先帝亂按任至寧相送終之際殊不盡恭又言章惇欺罔非辨韓縝挾邪冒寵章數上其言甚切　初蔡確與章惇邢恕共謀誣罔太后自謂有定策功韓縝懷不平及確為山陵使縝乃于簾前具陳確等姦狀由是東朝與外朝備知之〔確先罷鎮少留意後發確等姦狀故東朝以為忠不撫伯溫辨誣〕

十一月丙午步軍都虞候劉昌祚知渭州御史劉摯言臣切聞宗祖之法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畧以總制之武人為總管領兵馬聽將官受制出入戰守惟所指揮國家承平百二十餘年內外無事以其制御邊臣得其道也臣切謂祖宗之法不任武人為大帥用意深遠非可淺測如昌祚未為難得誠使卓然過人可以獨當而祖宗之法由此廢矣伏願還內外文武從官嘗守邊者使為大帥則祖宗之法常存不廢尋詔書軍當多闕額員劉昌祚已差知渭州宜令別取旨差官如已降告即行繳納

御史王岩叟言保甲之害民〔見保甲門〕　劉摯言蹇輔及其子序辰以鹽事奉使創增賣額江西湖南之民陷罪破產宜各令補外　侍御史王岩叟再言章惇過惡請以大不恭論乞付有司治惇罪

十二月丙寅侍御史劉摯言宰臣蔡確驕慢臣曾具彈奏自後不聞施行伏望聖慈以天下為意毋或容養奸惡早發摩斷罷確政事以明國憲以安中外

壬申侍御史劉摯等言臣近言蔡確既為山陵使回合依故事堅請去位不當貪權固寵不恤公議儆然安處無廉恥之節敗陛下風俗壞陛下典章在臣職分或為朝廷爭之陛下亦須體究孤臣孜孜不已攻擊權臣亦有何益凡人之情莫不安樂惡危好榮惡辱然臣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誠為國家也伏望陛下出臣前後章疏付三省施行早罷確政柄使天下知朝廷不抑忠言以沮公議不容奸臣敗風俗壞典章挾持天下名節

以勵事君則臣等雖死無恨　　限中書舍人王震為
給中監察御史王岩叟言震持以阿諛附會驟至清
近前歲持命西邊所至貪猥出使无廉介之譽立朝
无端亮之稱封駁之任非震所當處乞命震出守待
御史劉摯言近在具狀論蔡確違勅廢礼驕慢不恭
无大臣進退之節乞賜聖斷罷其職位未蒙施行確
回自山陵即使門下人揚言于衆曰確有定策功嗣
皇之所倚賴不可一日去上左右恭惟皇帝陛下乃
先帝正嗣祖宗之所傳次太皇太后陛下之所奉命
而四海所以歸戴也確等奉承詔命而已何策之定
哉非覃恩受官學士草制于確詞中立獨高定策之
功命下之日識者皆知其過而確遂當之乃誇衆以
自名貪冒欺罔謂今天下以待己而後安輕視朝廷无
辭避去國之意罪莫大焉伏望罷確職任以安中外
貼黄畧確与惇素相親善今因結朋黨故消磨善人
之氣沮抑聖政中外謂確与惇不罷善良雖存天下
終不被仁厚之澤　　十二月丙午左正言朱光庭
奏左僕射蔡確樞密院章惇右僕射韓縝宜去門下
侍郎司馬光侍御史范純仁侍讀韓維皆公忠正直
亟宜罷左右臣願聖慈深察臣言特出宸斷退三奸
于外以清百辟進三賢于内以贊萬幾則朝綱不紊
聖化得行太平之風自兹始矣　戊寅侍御史劉摯
又言欺罔先帝无所不至今猶在府堂覲近陛下莫
不共以為憂又引仁宗聽韓琦一言而去王隨陳堯
佐石中立韓億四執政為法云今日罷二人不難在
陛下一言而已乞臣前後章疏付外施行　二月辛
未左正言朱光庭奏略云司馬光之賢已為陛下信
任范純仁韓維今進在經筵是三臣之賢有志于阜
燮州君事業願陛下進三人以代蔡確章惇韓縝之
位　甲戌侍御史劉摯言臣累具狀彈奏宰相蔡確
樞密院章惇乞行罷免至今未聞可否指揮其畧云
天下懷私為利者託其三人為黨主天下抱守忠義
者皆畏三人不敢自効今陛下能發剛斷罷確惇則
善人安小人化凡天下奉承詔令更張政事者莫不
專志盡之无復疑畏朝廷萬世之福利在此一舉
左正言朱光庭奏乞施行所言蔡確等三人奸邪章
疏　監察御史王岩叟二請乞早賜指揮降臣前後
論奏二奸臣章疏付外施行　甲申蔡確言已再具
表辭位准寺令臣管勾門下省臣候見辭罷敕望差
權官管勾詔差尚書左丞呂公著御史中丞劉摯言

蔡確辭位求退其所上表无引咎意有論功之言貪
天功欺天下望重行竄逐以正典憲　左諫議大夫
孫覺言蔡確韓縝非以德進確以治獄士大夫咸以
為冤縝以分畫邊界无故割地遺虜邊人怨之切骨
伏乞陛下以災異之故罷免二人別選有德有言衆
所畏服者使稱其大位又奏蔡確已遷出東位宜早
賜罷免如確縝二人別擇大臣負天下重望有過人
之才忠于社稷有死无二者代之以肅正群臣異同
之乞罷一蔡確上以安朝廷下以安生民而慰忠臣
義士之望臣不勝憤懣憂國愛君之至
元祐元年正月侍御史劉摯言職役免役利害王岩
叟左正言朱光庭奏疏臣伏見自冬涉春時雪未降
倘歲一不登則民將何賴當廣明在御務責任于輔
臣若不別白忠邪何以召迎和氣切以確之不恭惇
之不忠縝之不恥行事已著明豈可尚容居位以累
聖政臣雖曾兩具論奏至今未見施行伏望陛下上
觀天意下察人情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自然天下叶
應善祥來格豐年之應固未為晚王岩叟言新法害
民[illegible]腦　庚戌劉摯又四上章言蔡確十罪當罷其
職使之外補以答天變以召和氣慰公論以新政元
之政　辛亥朱光庭言方今聖政日新自當風雨時
若所未然者蓋由忠邪未分與天意有以悟陛下也
倘既見奸邪早行屏斷則和氣致祥固未為晚若蔡
確不忠而私章惇不忠而邪韓縝不恥而貪竊是皆
不足當大任臣以異常論之願陛下留神省察以幸
天下　王岩叟又言蔡確章惇奸邪願早依前疏所
乞施行上答天意下慰人心劉摯又言乞罷確與惇
別選德望与司馬光范純仁守正之言置之左右成
就陛下善政　戊午孫覺言臣切見兩漢大災異
罷免宰相者以其責在燮理之地乞依兩漢故事罷
免蔡確韓縝以警百官　二月左正言朱光庭奏略
云臣嘗論奸邪則蔡確章惇韓縝為之先論忠賢則
司馬光范純仁為之先去奸邪任忠賢唯先者為急
願陛下早賜廣斷去奸任賢以順天意以召和氣
丙寅御史劉摯又云確惇矜功肆惡而陛下恐傷前
日受遺之小恩而容之使為他日國家之大患伏望
聖慈降臣前後疏章付三省早奮剛斷罷三人以幸
天下　丁卯王岩叟又奏確惇佞人之傑天下之人
見其論下以彈壓四海奸雄之心然後陛下高枕而
卧天下无事矣惟裁酌早賜施行　閏二月己丑朔

右司諫蘇轍言臣頃論蔡確韓縝才不足用及負過惡之賜罷免至今未蒙施行其畧云確等皆碌碌常才无過人之實朝廷將取其德未聞孝悌可稱將取其才未聞功業可紀將取其學未聞經述可師徒以媚悦上下堅固寵位陛下何不正確縝之罪上為先帝分謗下慰天下之望　朱光庭又上言臣累具章疏退三奸進三賢今日蔡確請去是天下欲去一奸臣矣願陛下因其自請去之勿疑外有奸臣章惇尚安厥位亦願陛下早行屏去　王岩叟入對極言蔡確陰邪巧佞又論確弟碩奸贓　庚寅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依前官充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從所請也臺諫累有章疏論確朝政執不肯正其罪世以為恨　右諫議大夫孫覺兼侍講為給事中覺言切聞有旨除臣給事中聖恩深厚所不敢當然如臣愚瞽前後言事不合聖意者不可勝數宜在今日逐之久矣今蒙恩除給事于臣之私極為榮幸然臣前後論縝未蒙施行一日去職使縝得挾怨中傷臣寔未知死何今日在可言之地尚可布露本末為陛下言之它日去職怨嫌已成恐如翟思黃降雖欲自辨不可得也伏望收還給事新命使臣且供諫職他日縝去位後別有差遣且不敢辭後十二日詔覺復為諫議大夫覺又言司馬光韓縝同相所謂氷炭同器伏望罷縝相位選有德有言堪其任者代之　丙申王岩叟上疏欲黜降章惇以滿人心以答天意以究陛下清明之政　甲辰御史中丞劉摯言戶部尚書曾布奸欲乞罷之別移一職以允公議　蘇轍又上章乞罷韓縝以正典刑以謝天下　朱光庭王覿又上章言韓縝章惇張璪去之不可不速　庚戌曾布為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從劉摯言也御史中丞劉摯言臣非屢具奏彈知樞密院章惇乞行罷黜未蒙施行謹按惇挑薄陰悍无事人之行其不遜无禮非獨施之同列至簾陛之前强慢肆無止僂褻專以沮壞善政更无臣子事君之節共士論人情所憤嫉疑惑而不服也又言陛下裁保甲之法惇常議不為是近者改正差役惇又肆横議頼陛下深独利害主張法意不為邪異所動然議說紛紛阻害熟于聽明者亦以多矣伏望出臣章付外速賜處斷罷惇使外補以全聖政　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蔡京知成德軍先是司馬光主差役而京用五日限盡改畿縣免役之法又私擬斷獄為右司諫蘇轍監察御史

孫升所論不根又論之奇後斷陰獄具特罰銅三十
斤(失據丁未錄)　閏二月辛丑詔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章
惇有臣僚言輕薄无行好為誹謗僞語近者再于簾
前同輔臣議改動多輕悖全无恭上之禮宜解機務
守本官知汝州先是上即位宣仁太后臨朝用司馬
光呂公著更改弊事惇與蔡確俱在位窺伺得失惇
狀以為譏侮因光御史中丞劉摯左司諫王岩叟司
諫蘇轍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覿累章疏其罪惡
請黜之未報已而惇復與光于簾前爭辨役法至曰
一日難以奉陪喫劍太后怒于是摯等益交疏論之
遂有是貶(失係丁未錄出)　乙卯同知樞密院事安燾知樞
密院吏部尚書兼侍講范純仁為中大夫同知樞密
院先是上以安燾舊人乃自同知遷知院而以純仁
補同知之闕命既下而給事中王岩叟封還之以燾
不當遷御史劉摯諫議大夫孫覺司諫蘇轍亦言之
俱不聽命再下而給舍又封還遂不送門下書讀由
是合臺(進)章會之益苦兩省亦抗章同上又不聽劉摯
樞言之純仁亦累章固辭于是安燾告吏不降出純
仁告乃送門下省書讀　丁未錄　壬申詔安燾堅
辭樞密院事特依所請依舊同知院事仍令班左丞
李清臣上純仁告未經給事書讀見在閤門可勾取
別出錄黃告身過經門下省官施行　夏四月戊子
朔己丑正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韓縝
為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臺諫前後論
縝過惡甚衆皆留中不出內批縝自以為不材恐妨
賢路故乞出視矜功要名而去者縝得進退之體故
有遷官之異宜于制詞中說此意矜功要名指確惇
也初縝與蔡確並相而孫覺蘇轍劉摯朱光庭王覿
累章請罷之確既罷去上以司馬光為左僕射覺等
以為縝不肖不當存國體縝雖不叶人望要須因其
求去而後出之覺等奏曰陛下患臣大臣難盡德之
事臣等身有言責言苟不效義不可止往恐自此章
疏紛紜煩瀆聖聽于縝愈為不便作已而縝亦揭言
于人以為適寒食當求罷政尋又曰當日神宗小祥
既而劉摯等交章攻之益急遂有是命(失據丁未錄)　乙未
詔李憲特降節度觀察留後一官提舉明道宮王中
正特降遙郡團練刺史兩宮提舉太極觀并本處居
住石得一降為藏庫使管勾崇福宮宋用臣降為皇
城使差遣如故(係名臣奏議)　先是中丞劉摯言竊以陛下
臨御以來運動政機以時弛張述成先帝制治立法

之意使光照天下利興害除四方鼓舞至于清明朝廷分別邪正斥遠奸佞鋤去強梗妙慮神斷優游閑暇不出于書思不見于言色而天下善惡以辨是非以正何其盛歟然此時切怪天地之和氣尚或未應忠臣義士之論尚或未平此其故何也嘗為究之蓋天下之元惡猶有稽誅天下之大惡猶有漏網而國法猶有未正此中外所以猶未厭也國之失政莫大于使奸惡幸而免今論其大者前日之三四宦官是也臣待罪風憲雖知觸權倖言出而患入然臣有言責貪報恩遇何恤乎身之危哉謹為陛下言之王中

正元豐四年將王師二十萬由河東出界徘徊境上殆半月而後出翺翔疆外頓沙漠而不進公違詔書不赴興靈會師之約天寒大雪士卒飢凍坐使物故十之九八古之將帥固有无功而還猶當保全師旅歸報于國今精兵勁騎一无所施自取狼狽死亡殆盡按之軍法宜即顯誅中正畏不自責請罪而先帝以天下之量无所譴訶又使賜存予問勞然後中正徐徐求閑局厚俸自佚而去此國法未正者一也李憲之于熙河貪功生事一出欺罔朝廷威福柄令持于其手官吏廢置用捨出于其口監司帥臣而下事

畏如父兄而尊之順指氣使如奴隸縣官財用聽其取与內之府庫金帛轉輸萬里之外生靈膏血湊斂百端傾之于憲如委諸壑出沒吞吐鬼神莫見而一切不會于有司興靈之役憲首違戒約避會師之期乃頓兵以城蘭州遺患今日及永樂之圍憲又逗留不急赴援使數十萬衆肝腦塗地罪惡盈貫不失于總兵一路此國法不正者二也宋用臣畜其私智以事誅求搉奪小民衣食之路瑣細毫末无所不取使盛朝之政幾甚于樊唐阡陌間架榷地之事傷害國體不恤謗讟其出入將命健若風火務以巧中取悅

事无不諧動盡委旨故擅作威福侵陵官司冒昧貨財更无窮籍都城之態悖商旅所以不行瘡痍毒害至今恭然莫理然亦不失享祿于善地此國法不正三也石得一領皇司夫有司之有探邏也本欲知軍机之密与夫人奸惡之隱匿者而得一以殘刻之資為羅織之事假道伺察者所在碁布張穽而設網家至而戶到以无為有虛為實上之朝士大夫之富家小人飛語朝上而暮入狴犴矣有司无古人持正之心以為是詔獄成之則有功反則有罪故箠訊慘毒備至无求不得无問不成被其陰害不可勝數于是

上下人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而相顧以目者殆十年僅得一發之今不失厚俸安坐此國法不正者四也是四人者權勢震灼中外毒流于民怨歸于國宰相執政知不以告于上諫官御史懼不敢論其非幸而聖人在上之時以先帝神武英氣鎮壓其奸不然其禍患豈止若唐之宦官哉以堯之聖不免四凶之在朝至舜起而投之四裔孔子為魯政七日而誅少正卯然先帝未及誅而以遺陛下陛下以舜之事自任今閱歲刑尚不聞以典刑詔有司未諭也伏乞陛下以臣章附外議正四罪暴之天下而竄殛之以明國憲以服天下謹劾以聞

王岩叟言伏覩觀察使知潞州張誠一前為樞密院都承旨有盜發父墓誠一以修墓為名請告自往因于壙中取其父所繫犀排方帶以歸為襯而自服之與同劫父墓何異狹人無不欲朝廷正其罪者方畏誠一怙寵弄權威福在口不敢發耳又生母死歲月已深無故不塟南京之城北寺中非時未可舉窆嗜榮利不肯輟數日之暇耳及六月朱光庭又言誠一邪險貪諂誠一受左武衛將軍分司南京許于本處居住龍圖閣學士新知江寧府李宗閔仕宦之久避其持服明知其母仇氏乃不認及人言乃歸過其父左右反覆巧為疑詞欺心背親逐君平生無母者熙寧中知制誥與陳官御史交章論奏有司考覈迹狀甚明天下無不憎惡而宰相王安石曲法枉道獨為主張令按誠一與宗不逆不孝天理之所不容人倫之所共棄而各以崇階貴秩曲領大藩為千里之長其何以順天理明人倫正朝廷之治厚四方之風伏乞明正行放棄勿齒于朝以為天下萬世不孝之戒岩叟論誠心及定前後凡三奏殿中侍御史呂陶中丞劉摯等相繼皆有章乞明正二人典刑乃詔開封府及京西提刑司限十日根究誠一詣實事狀及淮南提刑根究宗不持服端的因由仍就使移文問定結罪保明以聞五月己亥右司諫蘇轍言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奸邪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為心腹安石山野之人強愎傲誕其于吏事宜無所知惠卿指 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皆出其手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札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天下紙筆翔貴小民頗苦甚于苗役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于是力陳邊事以患上心在延安吏事制離用

害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力爭惟黨人徐禧
助之遂信其讒背情亂政至今為患永樂之敗大將
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保薦擢任始終交譏遂付邊政
敗聲始聞震動宸極馴至不預實由釁隙一生至今
為梗安石之于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師之義方其求
進膠固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權位既均勢力
相軋反眼相噬化為仇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
卿既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安石李士寧之獄以沮
其歸安石齊年被召即起遂相攻擊惠卿言安石相
與為奸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
也安石京皆生于辛酉故為齊年先帝尤薄其罪復
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
出肺肝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
見于尺牘不復疑問惠卿方無事已一一狀錄以備
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攻訐不遺餘力必致之死
此犬彘不為而惠卿為之曾不愧恥況去歲以來朝
廷廉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
或以謀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
為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
肯赦之然近日言事者之論奏奸邪至于鄧綰李定

之徒細微畢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忌如蝮
蠍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不憚
死也獻此惡直狀已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
以汙鈇鑕尤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　六
月癸巳劉摯言呂惠卿五罪略云惠卿知其為奸人
也方命擁兵天下之大惡也臣恐防微杜漸朝廷不當
涵養而不慮也臣位執法職在糾奸伏請以臣章付
外議下惠卿罪考古之義依律處分以伸大公之法
為奸雄之戒
甲午右司諫王岩叟言呂惠卿立
心悖逆輕易朝廷故違詔書兩次擅興兵入西界致
西人五月以千五百騎犯邊供奉官王英戰死惠卿
為國生事搆怨速禍陛下今釋不治他日邊臣有引
惠卿為辭擅興兵以逞志陛下何以責之此不可不
思也伏望陛下奮獨斷之威正大奸之罪以令四方
右司諫蘇轍言呂惠卿賦性凶邪好惡山積自熙
寧以來所為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簿法皆出于惠卿
之手至于輕用甲兵興造大獄凡害民蠹國之事皆
發其端至今多日未見施行臣恐國之政刑從此大
廢伏望檢臣前奏付外施行右正言王覿言惠卿妄
興師旅違聖孝之情廢格赦敕無人臣之禮墮祖宗

謹始之意開異日邊鄙之患使倖功賞内啟疑于兵
民外失信于夷狄虧損國體蠹傷聖政乞早行誅竄
以為天下後世不孝之戒　六月蘇轍言呂和卿患
卿之弟章惇薦之首為簿法害民之多手實之法過
于寠周稱吳居厚搉鹽鐵等事独安然不問切擾郎
書實失邪愿狀乞朝廷重行黜責詔我卿權　知台
州劉摯言中書侍郎張璪天姿傾邪不知忠義立朝
行已阿諛柔佞朋附陰人无自立之節具始進以邪
說奉王安石其稍退以奸謀附呂惠卿其後隨王珪
諂蔡確黨章惇數人性雖不同而璪能探情變節在
左右隨合各得其歡心臣曾兩次上殿論奏伏望速
賜睿斷以清仕路以副公論　殿中侍御史林旦言
崔台符附會安石通夫詔知潞州賀正殿大學士正
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呂惠卿落職降為中散大夫光
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以諫蘇轍等言其奸惡及
太原府日違發實位敘出兵西界丙午左司諫王岩
叟右正言朱光庭右司諫蘇轍左正言王覿等奏書
呂惠卿罪惡奏乞投之四裔辛亥呂惠卿再責授建
武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從諫官四人之所奏也内
批付三省呂惠卿罪惡貫盈雖已施行而臺諫彈劾

不已難居善地可竄逐一遠小處以允公議始惠卿
責授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中書范百祿草制
詞有云服承先帝大烈懼弗克勝而法弊不可以不
更張民勞不可以不根德務其所自法為厲階右僕
射呂公著手簡諭百祿云恐彰先帝之失宜刪去之
百祿如公著論但以人言孔多為說及中書蘇軾草
制詞曰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
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呂惠卿以斗筲之才挾
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
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
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
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帝求賢若不及從
善若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
不信宰予發其宿奸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猶畀重權
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復教戒惡心不悛
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与知己共為欺君喜則摩足
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与
交攻幾半天下奸賊狼籍横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
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变乱舊章力引狂生之謀
馴致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

昔發安邊之詔假我鞭令戒汝詐謀不圖涣汗之文
止為疑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覬兩觀之誅
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六月甲寅下
寛黨与之詔先是元豐中鄧綰黨附安石神宗悪之
謂綰賦性奸回自御史中丞斥去上即位復知鄧州
又徙楊州御史林旦論綰奸邪請廢之時范純仁知
樞密院謂既往于先朝今又罪之錄人之過太深无
以安反側郡臣咸為宜御史以為不可即日劉摯王
覿俱上疏諫上独聽純仁語出内手詔頒下監察御
史上官均言下詔寛黨与非是：日揚汲落寶文閣
待制知黄州崔台符降一官知相州王孝先降一官
知濮州先是汲等相继為大理卿持法刻深獄成其
意至是為御史論均奏略云邪虐不仁无以戒暴吏
侍從不清無以正紀綱刑獄非其人无以安善良願
陛下特行罷黜以合公論于是三人同貶　司諫王
岩叟又言張璪奸邪又四奏張頡邪佞右正言王覿
言臣切見今日差除監司多不叶公議又言中書侍
郎張璪面柔而心狠甘言而行險乞罷其執政　癸
酉新除中書舍人林希為集賢殿修撰知蘇州先是
有旨以希為中書舍人御史劉摯王岩叟劾希黨附

張璪不可使為中書属官具奏劉摯明日又言之孫
升復建章論之遂有是命　九月己卯中書侍郎張
璪以資政學士知鄭州先是諫官御史如王覿孫升
王岩叟蘇轍劉摯累章疏璪邪佞請出之上欲退之
以禮章不肯下覿等論之不肯已初簾中宣諭岩叟
等曰明堂大礼後璪以退至是明堂礼成璪亦引疾
請外遂有是命　十一月戊寅起居郎蘇轍為起居
舍人曾肇並為中書舍人王岩叟凡八上章言曾肇
皆不聽因乞罷言責亦不聽亦以肇非才進也御史
呂陶亦言肇之邪險十二月王岩叟入對再論曾肇
事曰肇乃奸臣曾布之弟妄言鄆州可廢為蔡朝廷
遣肇複按可否肇心知非郡之所樂辨而實兄之言
誣上之聽輒以為可廢遂廢之由肇一言使一州受
弊幾二十年肇真小人不可用乞落中書舍人令与
外任（此係岩叟入對辨）元祐二年四月壬申朔戊申尚左僕
射李清臣以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初御史中丞傅堯
俞侍御史王岩叟屢請罷黜清臣清臣亦累表乞補
外遂有是命　五月壬子詔御史中丞傅堯俞侍
御史王岩叟同舉監察二人二人等奏臣先准勅舉
御史遂薦承議郎張舜民居官有補被黜无名乞陛

下特賜優容許歸言路　己未侍克俞諫議大夫梁燾御史王岩叟司諫朱光庭王覿御史孫升韓川論張舜民不當罷御史累奏不報　庚申詔三省樞密院召臺諫官等至都堂聽詔梁燾同御史與宰相下論久之明日面諭即退居待罪而孫升再劾給事中張問不封駁張舜民罷職事專胥詰之問引咎而已于是批旨付三省曰岩叟等久在言路宜稍遷擢燾于禁中論同列升朋讎黨宜罷于是用公著言岩叟等皆優遷升燾有是命左僕射呂公著光慮言者將激上意致朝廷有罷者言之失乃奏乞稍與優遷令解言職王岩叟為起居舍人不拜乃除知齊州尚書左丞劉摯言十五日呂公著送示內降批旨罷諫官梁燾等數十人臣切料陛下必以舜民輕言以及元老一失也議者款大臣而罷御史又一失也言者不體聖明優礼故老又一失也今又救罷諫臺恐不止三失　七月朝奉郎沉季長為少府少監諫議大夫孔文仲言季長本无學問技能止是王安石門婿致竊王氏經義舉俗衆學今一旦居浸外路副貳等監季長之黨布散如蟻一季長進則百季長相繼而來不可拒矣左司諫呂陶亦以為言詔罷季長少府少監知秀州御史中丞胡宗愈言杜純頗刻深無學術進不由科第用法狗私乞罷其侍御史執政力為純辯而中旨令與覿更任宗愈又言純諂附獰乃出知相州臣寮上言切聞近有旨揮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居住呂惠卿許于泰州居住切聽朝論人心洶洶不安惠卿操心貪險為性凶邪言足以鼓扇群小陰險足以叶持上下其執政之時凶人布列中外發黨尚未消息聞引置惠卿于江淮之間群小莫不相慶熏惠卿凶殘忍詭貪冒无厭既得近地必須日夜呼召黨與力肆營求造作訛言謀害朝政凶人漸長其勢可憂豈望朝廷依旧且令建州居住指揮更不施行言者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孔文仲御史王珪司諫韓川也　十一月監察御史趙挺之言朱光庭奉使河北而空累年之積又監察御史方蒙言朱光庭奉使一出而空河北樁置之財且指置司物料其経營之勞多矣倘給散有方雖水旱凶荒可為累年之備一飢而散之殆盡乞行黜降以允輿論詔朱光庭兵惠以聞三年二月宣德郎正字劉安世為右正言司馬光既没太皇太后問呂公著光門下士素所學善可任臺諫者孰當先用呂公著以安石對遂擢

哲宗棄四寨

元豐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夏人使還使詣闕陳慰繼又遣使山陵其十二月乙丑其母梁氏使來告哀以馬駝進詔答之使還奉以謝當是時朝廷追原先帝本意息兵養民而外廷之議謂夏人衰弱不須過為姑息獨范純仁不然上書曰夏國差人詣闕多日未見放回近日探得賊中事宜漸卻添屯兵馬必是狄情疑沮卻欲别生邊患伏望以陝西生靈之地故稍從其欲使使常貢庶可罷兵俾西夏復見太平陛下好生之德洽于生靈祖宗社稷享萬世之安在陛下一言賜尔嘗讀漢光武報臧宮馬武書良有深識臣恐陛下啟關謹録繳進惟聖心採擇（畧書曰黃石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手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常樂身者亡舍近謀遠者勞无功舍遠謀近者逸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全國无善政災變不息百姓皇皇人不自保而遠事邊外得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強而屯田輪臺時宰書夫建議爭天下之事以武大冠豈非大類哉非其將不如息兵）時純仁以侍講召而侍讀韓維門下侍郎司馬光亦俱勸上以棄地和戎為利維上奏曰先帝時大興甲兵西討夏賊以問罪為名收其土地致夏人違失恭順戎狄之俗以不報仇怨為恥今國力漸復必來又取若奪去則先帝累師所得一旦失之為可恥若興師拒戰則邊隙復開兵連禍結未有已時切思兵不可不息者有三地當棄者有五皇帝春秋尚富太皇太后深居九重豈嘗習聞軍旅萬一寇兵犯邊者數至

發兵調食應接不暇或以震上心勞聖慮此兵之可息一也自靈州之役永樂之敗關陝凋耗士氣未復今若興大役必有違命而散為盜賊者外虞方作內患又起恐朝廷之憂不在夏國此兵之可息二也緣地千里屯兵數十萬以籍沉謀重望之臣為統御忠義奉勇之將當戰鬪幹事宣力之臣促辦粮餉在朝恐未足充此又兵械皆捐棄之餘帑庚之絕此兵之可息三也先帝以秉常受朝廷爵命而國母擅行囚廢故發兵問罪令梁氏死秉常復位恭順有礼若此將復其故地則神宗問罪之名不塵此地可棄之一也朝廷自得熙河歲費緡錢五六百萬得蘭州又費百萬以上得多費廣拓地之利亦明矣此地可棄之二也議者以為蘭州近夏人巢穴最為形勝亦有要害可以增置城堡棄之非便若啟興師收復靈夏存文可也若无此意勞人費財奉空虛之地則又添一熙河矣此地可棄之三也邊夏二國婚姻香齒為一邊國貽書接先帝興師之意請所失地与之則恩歸于彼不与則彰先帝之禍邊患復興此地可棄之四也中國可貴者礼義恩信也夷狄可賤者貪婪暴虐也今將可貴以賠所賤則中國尊設熙一座在京外

州軍自正旦日辦食設獄三日并支係省錢嘉5臣民共僧吉祥處戲中外均被餘禧　乙年蘇軾知揚州六月癸丑朔訪聞淮浙積欠最多累歲災荒人民流移相屬今淮南始得一麥淅西未保収成應淮南東西兩浙諸路鹽通負不問舊新有无官本並特與權理一年內已有寬限者即依元降指揮賦之言也

辛酉呂大防尚書左丞蘇頌守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蘇轍守門下侍郎韓忠彥知樞密院范百祿守中書侍郎梁燾守尚書左丞鄭雍為尚書右丞劉奉世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梁燾辭新除太皇太后曰比來朝廷有何缺政燾對今聖德日新天下安靜如邊防河患內外講究須博詢通習字者校河害為之如邊事須問西人河事問河北人參酌又上言劉安世范祖禹宜置諸左右使斷國事又言今邊事為急范育治邊有功宜先用之又言安燾一日議兩制差除執政異同不決呂大防傾燾謂誰可燾曰相公久居朝廷收奉人才固多宜自有人惟不以愛憎奪于偏聽為朝廷得人為己任此所望于公也大防曰若之才燾曰天下何嘗之才但好人不肯求進須在識別分明燾曰公生別剔識別自然明矣三省言撿

會赦文應官吏軍民諸色人諸般欠負官身在元豐
八年三月六日大赦以前五百貫以下並与除放五
百貫以上奏裁差侍從官与戶部同點檢催督限三
年畢詔翰林學士顧臨御史中丞李之純与戶部長
貳依赦施行仍就本部置司詔環州及諸鎮寨守禦
居民人入保漢番人戶等第所借口食內有曾經賊
馬至處令經畧司並特蠲放其數以閤梁燾言臣昨
在翰苑日嘗密具劄子与其所欲以成吾所不欲則
夷狄服此地之不可不棄五也　元祐元年二月壬
戌光奏曰神宗皇帝以秉常為臣下所囚興兵致討

虜命河外諸將收其邊功建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
堡安疆等寨用為己功非國計也此數寨者孤僻單
外難以應援田不足耕墾地不足守禦中國得之徒
分屯兵馬坐費芻粮此眾人所共知也中國得之無
利而虜中失之為害何則深入其境迫其腹心常慮
中國討襲是以不肯棄捨一年前虜嘗再遣使者詣
闕請臣其志止欲求其舊境而已朝廷乃降指揮前
云所以興舉甲兵本欲執取罪人救扶幽辱非有意
侵取疆地後云止將已得咫尺邊土耶尔示罰豈可
更有陳乞還復之理此朝旨首尾已自相違虜既失

踰年改元之際特詔推恩盡赦前罪今後貢獻賜予
悉如舊章爾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堡等寨今延慶
二州悉加毀撤除有地外原係夏國舊境並以還之
其定西城蘭州議者或謂本花麻所居趙元昊以女
妻之羈縻役屬非其本土欲且留為後圖執以有名
至會州尚在化外而經畧司遽稱熙河蘭會虜嘗疑
中國更有闚境之心不若改為熙河岷蘭經畧司如
此則西人忽被意外德音雖禽獸木石亦將感動況
其人類豈得不臣設者或曰先帝興師動眾所費千
萬僅得數寨今无故棄之中國之恥也昔漢元帝棄

朱崖議曰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
之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与遠蠻之不
討危孰大焉遂棄之此帝王大度何恥之有萬一西
人積怨遂而投閒伺隙兵連禍結如向日繼遷元昊
雖有米脂千餘寨何益乎何為禁其私市西夏所產
不過羊馬氈毯其國中用之不盡三面背戎狄鬻之
不售惟中國茶綵百貨之所自來故其民如嬰兒望
中國之哺之矣寶慶元年間元昊負恩僭亂中國未
嘗蹈境破軍擄賊屠城有其社稷也首尾六年元昊
遣使因緣邊吏卑辭納款稽首稱臣原其私心未必

望憤怨懟移文保安軍辯理不遜云今來賀正旦
人使難議發遣陛下斷明皆不遣使人入賀其不臣
大矣然而歲四遣使者詣闕臣料虜意有三一者尤
異朝廷赦其罪兵還其侵疆二者陽為恭順使中國
休息伺隙入寇三者其國貧乏使者往來得賜賚之
物因為商販昔衛貳于晉取衛田及衛人既服郤缺
曰昔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
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何以示德遂歸衛
田子謂今西人所為如此朝廷既不得拒絕其使又
不能閉抽与之更始彼此則迎送館穀去則一無所

問日淺一日將踰二年臣切意朝廷謂西人勢已衰
弱故置之度外殊不思數年前王師大舉深入將士
所過烈于猛火割其疆場虜請不還彼怨毒覬覦之
心日夜不忘譬如虎狼垂頭熟寢人見其不動狎而
侮之以臣慮有二策一者還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
何謂還其侵疆凡天子即位天下一新滌瑕蕩穢小
大无遺李繼遷叛擾西陲十有餘年剽中国矣真宗
即位赦其大罪割靈夏等數州除其子德明為定難
軍節度使邊鄙安寧者四十年此乃祖宗成法今秉
常罪不大于繼遷米脂等寨不多于寧夏陛下誠于

不貪中國之財思私市之利故舊制官給客人公據
方聽与西人交易近法禁殊濶邊民西人私交易者
日久公行又頻遣使商販中國雖不獲歲賜之物而
公私无乏得以倔強自肆陛下誠能却其使者明敕
邊吏嚴禁私市年歲之間公私困乏自謀修來禮必
益恭然後責而赦之許通私市然邊民与西人交易
日久習玩為常一旦禁之其事為難不若前策直大
體正萬全无失也又奏曰臣于十二日上言乞下詔
赦西人之罪還其侵地以安邊境至于執政議尚未
決若行臣前策可以萬全後策有得有失豈可棄上

策用下策合萬全而就有失也今民困力竭府庫空
乏人新遭大喪山陵始畢自去年十月以來不雨若
萬一激怒西人一語不遜并臣前策亦不可行矣執
政方謂西人微弱不以為虞因執先禁私市之議臣
雖畫二策固以還其侵地責之赦之為上策嚴其私
市待其貧困來服赦之為下策所絕私市非立法至
嚴帥臣智勇未可易行不如前策萬無一失此前後
反復詳言慮邊也伏望陛下早察二議從其長者既
而純仁到京入對已即詔赴都堂議邊事退而奏疏
曰臣昨日見羅使從三省樞密院召赴都堂訪問邊

事臣外任乍來不暇深慮隨問陳對問故降旨即以
觧供釋怨罷兵息民為對問欲審察敵情措置事机
則以專委使臣為對問棄地可否則以不可使与可
換易蕃軍民生口為對緣臣不見先朝舉兵征討因
依及夏人後來乞和請地并答詔阻絕本末加以臣
志慮短淺茫无決論以副所問臣思國家安危所係
弃二三執政若所見不同陛下深居九重不易裁決
今有愚見當密具啟陳難形于文字伏望聖慈只作
中旨特詔臣上殿賜以燕閑俾得敷陳一二少裨聖
明上于是宣問李清臣清臣奏曰臣伏以夏國雖通

問使未絕職貢傾其深意實為款兵之策現我強弱
謂朝廷有厭兵之論則自棄新疆坐取全勝若依舊
固守令秋物力稍全必左右攻刼使接應倉惶繼不
襲破營寨使我上下恐動自謀退保臣料戎狄計以
出此非蒙宣問執政奏議未及切惟邊境大事乃輔
政之責而上貽聖憂愚臣深負愧惕切見呂大防范
純仁皆在西塞今並在京師其人明審詳練衆所共
稱欲望特降聖問付以筆札條具邊計及新立城寨
可守可棄果決之策若夏國未服當如何措置向者
如何守禦以所奏付三省樞密院与司馬光所言參

決利害或選遣一人行視邊寨親与逐路守帥定議
聞奏庶不悞事如賜俞允乞先密降御批召呂大
防純仁候有所奏即賜覽詳酌施行其選遣一人行
視就議別乞旨揮貴得邊計審重
元祐元年二月丙子李清臣奏入上即降中使出手
詔問純仁大防曰夏國自神宗皇帝升遐後來遣使
弔慰祭奠繼以告內母喪進遺物今又遣使入貢謝
恩使人比來外示恭順稍可見也然戎狄狡猾未測
其誠心何如亦如向所得邊地雖立建城寨亦慮孤
僻不易應接棄之則弱國威守之則終恐戎人在念

卿久任西塞深曉邊情宜罄嘉謀稱予憂勞可條具
邊計合如何措指向去如何守禦親書實封聞奏無
拘以文純仁奏曰切見夏國自朝廷用兵以來其近
漢之民頗失生業並塞二百餘里不敢耕種上下皆
厭講和又自陛下臨御聖政鴻新有不便民皆為蠲
除詔令一下民間歡呼鼓舞以至印賣傳播謂之快
活條貫此事即將聞于四夷邊上臣僚亦體朝廷之
意不縱使擾夏國以朝廷待之異于昔時所遣使人
慰以探朝廷之意朝廷待其初來之使禮意既厚是
以接續肯來至于累次不失恭順而終未敢復言請

地者意為前來朝廷拒之太岐却慮啟口之後更失
朝廷之意則和好愈難今聞夏人又將到闕若選擇
押伴臣使与推誠諭語因時歎美聖政及陛下好生
惡殺舍己從人之德彼必有對答則夷狄之情可見
若願和則可令作押伴臣意度說与日用兵以來甚
有陷番官吏軍民見在西界若夏國盡納朝廷却將
虜到生口賜還夏國如有邊上未便之事亦可因而
陳請朝廷必量度應付彼若云前來請乞貢已是梁
氏之意宜在朝廷不允則可答云前來請地乞貢梁
氏之意宜朝廷不允今梁氏已死朝廷于國主必無

所難彼若别无對答則乞委延州趙卨宣布此諭候
其肯還生靈及來請地則可降詔許之亦不須疑其
狡猾候彼將陷蕃官吏軍民押在界上却將向得邊
地及地寨內外有漢居人屬户先次漸令移入近裡
并勾聚前後虜到夏國生口在界上立定誓表預約
日數兩次交還如此措指則取舍有名于國體无虧
其向得邊地雖建立山寨其間實有孤僻不易應援
供餉之處留之則戎人必須在念恐致邊事難息若
却換得陷蕃生靈不惟无損國體兼和氣充塞天地
聖德超越古今中國无窮利矣若趙卨論不肯換易

及換後生詐計别有邀索則朝廷自可絶之嚴禁边
臣堅壁靜守任其所為則我直彼曲我逸彼勞彼曲
則神人共怒彼勞則雖久不來庭于王道无損交地
之際及宣布之時其間或有意度節次更委趙卨條
上不得落賊奸計臣倉卒略具大槩仰答聖問如蒙
召對尚有口奏事件在陛下擇而行之大防奏曰臣
識淺才短无補治朝蒙訪執事敢傾愚陋詔書所訪
謹條陳于下詔問戎狄狡猾未測其誠心何如臣以
為戎狄自古无信西夏自繼遷以來專事譎詐惟御
得其道則詐无所施或失其方則驕肆益甚待遇之

不可不審臣觀今夏之情畧見矣羌人重于醻賽先
帝舉大兵徑入靈武凡入其國而不能以數萬之衆
入塞為報永樂諸將夏謀取事使此虜藉口然自是
王師深入不虞之象非其本國舉兵之成功蓋未為
羌虜之無能為一也自來開邊進築之始虜必力爭
非蘭州之城據作甚厲虜雖再至事不能得去歲永
令不來城既益全虜望亦絶虜之無能為二也比聞
秉常孱弱梁氏能用其衆今梁死而秉常存亡未可
知也若秉未在則內難未已何暇外圖雖秉常在亦
不足畏今數遣使入朝者蓋欲觀望遷延不敢先發

示弱臣聞虜使旦夕入朝可使押伴臣僚且以私意
問來使今主上嗣位自大遼諸國皆遣使入賀夏國
是朝廷蕃臣何故獨不至以觀其意是探情偽臣向
在永興軍日得米脂降羌其適秉常所為使其言可
信必不能用其衆臣近館伴北使會語及夏國遣使
入貢北使却問作何人遣使以此觀之秉常存亡臣
未可知也詔問向者得邊雖建立城寨亦慮孤僻不
易應援棄之則弱國威守之則終恐戎人在念臣謂
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棄蓋思之未熟也詔旨以為
弱國威真廟筭之遠慮然臣猶謂不止弱國威而已
又有取侮于四夷之端為況蘭州定西之地本非夏
國封境又其居長嘗受朝廷祿秩元昊以來方強據
其地慶城寨則接近漢界一旦既得而棄之未見其
可今日措置之宜只可降詔下本路將會州一處更
不收取改興和蘭會路為熙州蘭州路其蘭州及延
慶兩路新建城寨只據見得地界守禦亦可稍安虜
情定議和之計矣議者謂城寨兵少則不足出戰多
則无力貢饋臣謂雖蘭之地皆弃寨每日增招民兵
懇闢以足食則饋之費者專事守計少存戰兵則騎
兵可大减矣其增招民兵闢懇土分守戰之策減供
饋之費如以為可即乞下臣條斷利害且元昊既得
甘涼遂窺熙蜀後緣唃氏涎蘭中强无以進取今青
唐一亂其勢漸分若又失涎蘭則他日熙蜀之患不
可不為預防詔問邊合如何措置向去如何守禦
臣謂今日邊計惟擇將帥為先轉運為次其他設施
皆可取辦聞國初西患多在環慶太祖皇帝擇姚全
斌董全誨以守二州租賦之入兵械之費一切聽其
自為西人不敢入寇今以四海之力奉邊而不足太
祖以二州租賦禦戎有餘以此言守禦在于得人而
已臣謂陝西五路宜擇威名忠厚之臣為之統帥其
次為將佐又擇公正强明之臣為轉運使俾各擇才
能以充佐使之屬官邊臣專事守計而戰救之兵當
于內部平居則散而耕寇至則聚而守且為內郡之
兵以援之視寇多寡淺深而必報之无使得志亦不
妄動生事守兵雖見大利不許戰、兵雖見利不得
久在邊地如此則曹有易使守堅而不墜其計　純
仁大防議既不同朝廷愈惑惟司馬光力持和議奏
曰臣先于二月中上言乞因新天子繼統下詔赦西
人之罪与之更始雖未還侵疆且給歲賜比邊大體
正為全无失既而執政所見各異沮難遷延屏棄不

臣聞今來西人已有聞報還使詣闕賀登寶位國家若又不下詔開納萬一蓄積怨憤肆其悖心或一騎犯邊一語不遜是時雖欲招納乃是畏其陸梁傷威毀重何恥如之即前策亦不可行矣伏望令三省樞密院將臣所上文字進呈斷自聖心勿復有疑又其以進李清臣亦請頒其給賜与司馬光論合頃之西人果遣使以土疆為請至日有司馬光王岩叟蘇轍俱奏論以為不可不許既而虜使在邸而議尤未決范純仁書再上劉摯蘇轍亦奏請許之純仁奏曰臣見前日簾前文彥博等諸執政論疆界事宜時諸臣奏對已多臣有管見不敢久煩聖聽欲自別日奏陳臣又病假在家未能如志切慮夏人在庭議論日多謹條列聞奏若以所得土地換易陷番生口如此便可罷兵息民此上策也蘭州定西城元是西蕃境土後來屬夏國已有景德中誓表更不虜掠西蕃使雖堅意欲之我亦留之有名餘遣邊帥究順商量雖便未可罷兵彼應可便猖獗此中策也若留塞門吳保義合而止棄遠之可(伊)二三城寨則朝廷与之不足示恩彼得之不足副欲如此兵以不解夷夏未安陛下仁政何由權勝負安危之机遂未可料所得之地不及秦漢萬一乃妨陛下堯舜之政且有後憂此下策也惟揀擇以為萬世無疆之福又奏曰臣前議以夏地換陷蕃人口尤慮狡情豈遣三五十人以受賜地臣欲乞別許夏國每遣到漢人一名賜地之外更特絹十疋則夷狄貪利以肯盡數交換不過捐中國縑帛而換數十人則陛下之德超絕古今感動華夷可為萬世之法摯奏曰議者之說臣嘗詢本末得其為棄地之議者曰往年興師本以弔民伐罪既取地自利其勢必爭傷財害民以爭川其地勢不得不棄因而後棄不如捐空城与之以示恩惠此言是也然難者謂予地息爭若虎狼无厭之求得地隴險易援近郡其能保不為患乎為守之說者曰積儲設備增募土兵遠作近援何地不守且先帝所得而以与人非此言亦是也然難者謂虜不得地兵不得解日引月長邊釁益大其能終保守此地乎故議者非不曲盡事理至殫未然之患如難者所憂雖好謀之人莫敢任責切料朝廷深計遠慮未欲遽决亦以此臣獨謂用兵以終守其誠難保也棄地而使不為患臣雖老矣願保沒齒不見邊患願陛下救其愚使畢其說臣聞向得地在熙河為蘭州在廟廷為五寨蘭州

彼計則急我計則宜從容鎮以無事臣切議者皇、
視此地如金湯惟恐不守不然如附贅懸瘤惟速去
是決異議務起何其遑迫無大體也今使雖在邸且
無遽許以地答以善辭遣之或先歲賜而微示以不
愛地之意度其動順堅決再三然後歲月予之所謂
許夷狄不一而足夫豈晚乎撫曰陛下登極以來夏
國雖數遣使而疆埸之事不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
厭兵故確然不請致使此議發自朝廷深覺其意而
不與情得勢窮始來請命若又不允來使徙歸一失
此機必為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不
為息不許則釁開光已臣又聞昔取蘭州十五寨地
本非先帝聖意先帝始議取靈武內臣李憲畏不敢
去遂取蘭州先帝始議橫山帥臣沈括种諤之徒不
通聖畧遂興兵取五寨二者由將不識上意邀功免罪
先帝意則不然後元豐六年夏國遣使請罪先帝嘉
其恭順禁敕邊吏禁止侵掠既又遣使謝恩請復疆
土先帝仍為旨揮保安軍與宥州議立疆界因循未
定先帝奄棄萬國遂至于今由此言之蘭州五寨取
之非先帝本心棄之則出先帝微意今不深究本末妄
立守議苟不度民力不為國計私己自便非社稷之

本西蕃故地五寨本夏有也其地道里迂直產利寧
薄所須守兵多寡轉餉勞逸皆朝廷所熟究臣不復
道而自夏人視為必爭之地彼將以誓約為請固請
而固不與彼得歡用而關借兵戎以逞志朝廷且有
西顧之憂使我師勝臣尤以為非國之利況又殺傷
相當成敗未可知陛下諒陰之際太皇太后垂簾稱
制正思與民休息而血戰以爭尺寸無用之地是以
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終守其地臣所不敢保也自
祖宗以來歲捐金帛數十萬遣使修約而二虜稽首
順命者數十百年矣夷狄好戰天厭固天性也然且
如此恩利足以羈縻其心故也今乘先帝討擊之威
因其屈服曠然推恩歸侵地復歲賜丁寧戒勑分棄
前患復謹舊約彼雖桀驁難馴之意既塞其欲當無
所發亦將感激退聽復如前日何若動衆犯順自魚
肉其民伐役之國寧徒利乎古之養虎也時其飢飽
達其怒心虎或可養況夷狄乎由此言之棄地息兵
非獨臣以死保之自祖宗御二虜者用此道也頃採
議者之言觀前日之勞而斷以此意大計既決其餘
施行次第在朝廷裁之而已然臣拳拳之愚不敢不
盡今請地在彼予地在我是主待逸客待勞也為彼

利也又聞議者或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遲
守則用兵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与地恐非得
策臣聞聖人應变之机正在遲速之際但使稍緩則
吾得筭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吴王不朝謀乱天下文帝
専務含養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藏禍心終不
能發及景帝用晁錯之謀削其郡縣以為削之反不
削亦反削則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詔
一下七國盡反至使發天下兵遣三十六將僅破之
議者若不究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近
于仁柔景帝近于躁殺然而如文帝討禍發既遲可
徐為備禦稍經歲月变故自生以漸制之勢雖有十
濞亦何能為如景帝之計禍發未及旋踵已至兵刃
既接社稷之命決于一日雖食晁錯之肉何益于事
今欲棄之策与文帝同守之与景帝類臣乞宣諭執
政欲棄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
速孰為利害況皇上妙年母后聽断將帥吏兵恩情
未接兵交之日誰使効命若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
机決断誰任其責惟乞返復深慮早賜裁断先使西
戎別致猖狂棄守皆得其便當時執政頗俱持議二
三久无從一之論獨司馬光文彦博趙贍持棄之議

甚堅衆莫能奪遂定議盡帰永樂陷沒之人即計口
賞帛仍以葭蘆米脂等四寨給賜之虜使既去御史
林旦尚争棄地有十不可奏曰熙寧中种諤取綏德
城議者為不可舉朝上下不欲棄之独韓琦在陝西
堅持不可棄之說先帝從琦言城卒不棄至今士論
嘉琦有守而服先帝善断羌夷貪婪使幸于請要須
以議折之使語塞心沮然後有所畏不敢肆狂望宜
先自示弱而苟欲厭其心乎夫以天下之富而惴惴
恐三二城寨臣切謂議者之私憂過計也古者敵國
争尺寸之地至竭帑藏戰而不悔此固不足為法然
古今理亦可見且積年經營之功因一請而与之似
亦大率易也今俗論往往以賈捐棄朱厓為口實夫
朱厓隔绝大海屢煩遠擧為不便今西人所請乃在
吴地非隔海也非勞攻取也謬以為比不亦異乎第
邊臣姑息苟安趣了目前之事專无近憂不恤遠患
又陳遠之人妄意朝廷都弛边備以棄地為說言入
上惧聖聽反使熙羌得計边民失所可不慮耶況守
以困敝与以資敵損益利害明甚不可不察也今西
使既還許地与否臣未与知但既待罪言路事无大
小皆得論列今事関國體安敢隠默伏望聖慈与決

之際更賜審察但遣求邊帥精擇監司罷不急之官省無名之費選將練兵安熟戶闢田野厭生事之戒懲幸功之賞何患二三城寨不能贍給庶覬望咸絕覬覦奏入上不納是歲元祐二年也明年春夏人以秉常遺物來貢詔其子乾順為夏國主如明道二年元昊除節度使西平王例冊曰皇帝若曰先建萬邦黎民時雍周立五等重譯來貢此帝王所同國家成法也咨爾乾順惟我列聖眷乃西陲錫壤遐邦對于王室保姓受民同于宗盟恩礼甚渥今爾承胄繼紹藩落歸而能事上致肅飭躬請處中遣使人來陳方物進于服饗實惟汝嘉是用稽前典敘表顯寵名錫以茅土之封加以服乘之數誕頒丕冊以綏一方今遣朝奉大夫起居郎直集賢院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劉奉世崇儀副使上騎都尉安喜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崔象先持節冊命爾為夏國主永為宋藩輔夫篤于好德安克顯光忠于戴君永膺福祉祇明命無忝予一人之猷訓乾順受冊其臣梁乙逋者擅權逆命方以蘭州塞門籍口不遣謝使不賀坤成其秋遂寇鎮戎軍蘇轍上疏曰臣見西戎自秉常之禍人心離貳梁氏与人多一族分據東西廂兵馬勢力相敵疑沮日深入寇之謀自此衰息朝廷招納即服使介相尋臣禮甚至今年夏初始有貳心出兵數萬掩襲涇原殺虜弓箭手數千人歸復巢穴朝廷方事安眾接以君臣之禮加以冊命之恩遣使厚賜金帛戎狄獸心識以地界為詞不復入謝坤成賀使亦遂不至聞者不憤臣切惟當今之務以先致寇之端因審行事之得失然後料虜情所在定制敵之長策則是戎小醜勢亦無能為也董氊世効忠力於諸蕃可比乃者老病其相阿里骨擅國事大將鬼章及溫溪心等皆懷不服阿里骨欺罔朝廷自稱董氊嗣子朝廷即以節鉞付之謀之不臧禍自此起阿里骨知其眾心未服用威刑而鬼章自謂与之比肩一齊頓居其下心常不悅夏人乘間折節下士先与阿里骨解仇結權令轉說鬼章舉兵入寇復誘脅人多保忠令寇涇原竊發黨与既立羽翼既成是敢狂言以動朝廷向若阿里骨來告嗣朝廷遍問鬼章溫溪心等以誰實當立若眾阿里骨則既立之後眾心無詞若以為不可則分董氊舊扶以三使領授此三人阿里無使偉之命鬼章無怨望之意則夏人無与為援安能動搖且數年來朝廷厭兵惡中察意亦以自安順者

恩命熙和熙集人馬大城四關仍去來年當禁龕各
聲勢既暴虜心不寧舉兵自強釁亦由此〻致寇之
端由也先帝因梁氏篡逆舉兵誅討侵據地界為怨
至深計其思報未一日忘也陛下意切懷納是以連
年入貢休民息兵亦非本意矣假令犯順罔尤有辭
今賜之册命捐金錢二十餘萬循以為之禮彼既与
我有君臣之分然後可責以忠義之節朝廷此舉于
義甚長而羌虜无謀遂肆傲桀內則國中士民自知
不直必不為用外則中國兵將皆鬪志奮以立功雖
棄捐金帛封殖寇仇小人謂之失策而分別曲直以
激勵將士智者謂之得計此行事之得失也元昊本
懷大志長于用兵諒非天賦亮狂輕用其衆然國力
小微欲以困斃今梁氏又非元昊諒祚之比意謂之
聖恭默手成无意用武可肆无厭蘭會諸边修盛兵
練將則羌虜心乖本計不過秋冬小〻跳梁嘗試朝
廷而已若朝廷守边无失則疑塞請盟本無愧恥若
惟務求和則求請百端漸不可忍此虜情之所在也
臣恐夏人未知朝廷不憚用兵之意無以折其奸心
願明降詔書榜沿邊諸郡大意畧曰夏國自諒祚丧
亡先帝舉兵弔伐既絕歲賜復禁和市羌人窮守沙
漠老少窮餓不能自存朕統御四海閔此一方遂勅
諸道禁止侵掠近塞之田始復耕墾既通和市復入
貢使者一至賜予不貲取易而歸獲利无筭朕念孤
童幼弱部族携貳若非本朝賜之策命假以寵靈何
以威服酋豪保有疆土朝士大夫咸謂夷狄反覆必
未可知使者將行言尤未已朕有存亡繼絕之志斷
而不疑故遣使出疆授以禮命金錢幣帛相屬于道
而狼子野心飽而背德不遣謝使不賀坤成朕以君
道撫之而不以臣礼報朕將天地所疾將相咸怨朕
惟狂謀逆節止其一二奸臣國人何辜當被殺戮是
以弭兵安衆未識攻討然逆順之理不可不明具令
沿江諸將飭勵兵馬廣為備峙敢有犯塞即殺无赦
臣料此命一出羌人恍惑雖未即歎服而奸計沮屈
無以號令其下諸路兵民知彼曲我直人思致死勇
氣一發边聲百倍求和之請其至必速此倒敵之長
筭也臣聞朝廷近已添屯兵將增廣通儲議絕和市
使熙和帥臣招來阿里骨鬼章溫溪心人多保忠等
此兵法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兵然一事似非
臣浮言者但蒙國恩不敢不盡昔熙寧元祐間行攻
雖不使民然先帝濟之以威事无不舉今朝廷行政

善矣然刑政不明中外弛墮臣謂宜因事正法以明示天下臣前所言去歲大臣承用阿里骨欺罔之奏授以節制比則當將宰相樞密副使苟簡无謀之罪也近涇原賊馬至者數萬殺掠數千作樵不明備禦不反熙河賊退屢月而殺傷焚蕩之奏未止比則將帥弛慢不忠朝廷之罪也陛下何不取去歲與議大臣在位去位皆奪一官至于兩路將帥隨罪行罰以比攬令四方庶知畏憚今陛下未能正臣而望西羌畏威不可得矣三省樞密院即請發兵奏曰夏自東常告喪既予恤其國又封册其子賜與甚厚國中部落老幼懽躍不謂彼强國弱猶有異風意闕乾順不治國事有梁乙逋者擅權立威比故主近親及舊任事人多爲所害以爲搭邊塞无事則奸謀不成故輒犯邊以請地爲名不遣賀坤成節謝封册使又浚邀乙別懷二三若不加誅无以示威夷狄上獨以天下爲度開其自新遂下詔曰夏國々亂主幼所以犯边及不遣使賀謝皆由强臣梁乙逋等擅逐命陰有異圖即非其主与國人之罪豈可遽興討伐使向化之人例遭誅戮宜令諸路帥臣無得先起事端其所發兵馬屯次邊界如一逋等能翻然改圖忠事其國效順朝廷本國王章通貢特許收接与之自新若終犯順即令諸路乘便深入務在仆鋤首惡不得濫及無辜內有領袖不附乙逋欵自投来帰及乙逋同黨有能附順者疑所在以聞其後夏人雖時寇边頗不得志始遣使謝封册請以所給四寨易蘭州塞門寨院進擬回答詔意以為不可許上從其議先以歲賜賜之詔曰夏國主省所奏昨差人赴延州許會將永樂等人口及所遣四處寨交換寨門蘭州兩處地實在朝廷酌中裁决事其悉你嗣守世封虔修貢職須屬能兵之後徒陳復地之言累降詔旨備諭朕志豈謂歷時之久尚稽聞命之行忽覽奏封深亮誠欵頓改圖之效犹有陳款然争事大之恭實稱我决再惟忠順殊用嘆嘉雖易地之求當一遵于前詔而酌中之請宜別示以優恩除漢蕃土地皆擇已明難從換易外所有歲賜撫前詔會合候地界了日依舊令惟特恩已牧有司更不候地界了當檢會依例施行尔其恭朝廷恩信之隆謹封疆藏守之戒永思綏請用保恩長至是遂以那邊原而下一百四十九人歸于朝廷

哲宗擒鬼章

元祐二年八月以俘獲西蕃鬼章青宜結羣臣表賀鬼章董氈之別將也桀黠有智謀所部兵銳數為邊患熙寧中誘脅景思立神宗屢詔致生致之為洮河患二十餘年至是朝廷罷兵棄隴右戍遂與夏解仇為援夏聚兵天都召十二監軍大舉鬼章遂遷巴氈角往常家十城洮州收聚老弱輜重移為兵或謂羌輕无備宜命帥臣便宜從事而可擊而虜也于是遣監丞游師雄為熙州諭旨劉舜卿即召將議方略姚兕种誼情分兵兩路急渠輕騎並洮水而進姚兕洮西領武勝正兵合河州熟戶持講珠城會取六逋宗族遣人出間道焚河橋絕西援种誼洮東以岷蕃包順為前鋒由哥龍谷會通遠蕃兵夜濟邦金川黎明至洮州城敗築木城一鼓破之獲酋領九人俘馘數千遂生擒鬼章奏聞僉議冀朝稱賀知制誥蘇轍奏曰臣聞熙河經略奏擒鬼章宰相欲明日稱賀臣愚以為偏師獨克固可慶然明日臣謂大速如聞本路出兵唯一將方指青唐此乃阿里骨巢穴若待三五日必續有奏報賀亦未晚今俘獲醜虜功成不細賞功勸後固不應輕然朝廷方緝邊防整飭驕慢若捷奏朝至衆朝夕賀邊臣聞之自謂不世奇功或思禮太過則將驕卒惰後無以使臣願朝廷鎮之以靜示以莫測昔謝元破苻堅書至與客圍碁曰兒輩亦遂破賊安亦非矯情蓋為國觀望事體應爾所有明日稱賀乞祥酌指揮不聽宰臣從率百官表賀于延和殿詔答之又奏告于永裕陵又宣諭宰執以邊事勞賜之插秦范純仁庫帶及黃金三百兩辭不受奏曰今西夏猖獗尚聞點兵動衆什帥主憂臣辱臣當待罪自效豈宜遽受異恩伏望聖慈容誠追賜若將來西事平寧臣受賜未晚于是蘇轍獻議請詔邊臣與鬼章約能誅阿里骨則許以生還奏曰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成若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冤愈深況不勝乎功成而兵不解況不成乎頃西方用兵累年先帝意在弔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得尺寸地先築城堡置州縣使西夷憎忿謂朝廷專欲得地以滅我種類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既不服惟有鬭力力屈則勝負未可知也今新獲鬼章威震夷狄邊臣爭欲立功以為河南之地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置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王韶取熙河全師獨克使韶有遠

慮誅其叛者乃以忠順即用豪酋而已則今漢何所
事所以兵連禍結罷弊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
者不侮而來者又不為戒今又欲取講珠城曰此要
害也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
論要害自西無不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有進取不
已之意則寇深而兵莫解其禍豈可量哉頃陛下深
詔邊使叛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以往無取尺地無
焚廬舍無殺老弱如此碁年諸羌可傳檄而定然朝
廷全意雖喻將帥未必從也往日行文書叙恐無益
宜驛召陝西轉運使一員赴闕面戒使歸諭將帥面答

其不如誤者之聞朝論謂鬼章犯順當誅然譬之禽
獸不足深責子孫部族尤是陸梁于邊全其首以累
其心為重貨廣獲其用比貴今之良策切料鬼章必
豪老病垂死以不甘困辱為久生計自知不得生歸
徒使臣子首鼠顧望不敢復仇以將求死以發衆怨
即使不然老病怨怒自非久生之道鬼章死則其子
復仇必欲阿里骨合而比交夏人比胡越同舟遇風
之勢其交必堅而溫溪心界于阿里骨夏人之間地
狹勢危弃亦見吾而吾不能救使二阿合三面以窺
熙河其患未可一二數也如臣計詔邊臣與鬼章

約若能使部族討阿里骨而納趙純忠當放汝生還
質之天地亦信鬼章從則少留貴之使信臣喻至意
為鬼章有生還之望不求死計其衆必從以彼之衆
與溫溪心合討阿里骨以克既克而納純忠雖還鬼
章可无患比以然之勢也西羌本夏人世仇而鬼章
不與阿里骨不叶若許生還衆必相攻縱未能誅阿
里骨亦足使二盜相疑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
幾殺策策後得慈得不誅故還豫章卒得奇功李愬
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卧起卒擒元濟非
豪傑名將不能此愛外事也或謂鬼章之獲无用近

界酋豪力戰而得仇怨已深若放還此等必无全理
臣謂不然若鬼章死中國其衆仇必深若生還仇之
亦淺此等依中國為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
恐解仇結盟若所在為仇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
朝廷亦議留鬼章于邊以招其子結呪提獨純仁請
誅之奏朝廷蔑罪人畏其子弟防其侵擾而不誅則
典刑廢矣今存以招其子子必曰吾父之存由我輩
我若背往則父子俱死若復統部族効力伸報則告
陵之典乃虛行鬼章年七十餘困處異鄉死在旦夕
既死其子以歸怨朝廷雖諭以善終以不信無解紛

罰罪人之子深損威重若任疑怪則怨叛有名且鬼
章自先朝來殺中國蕃漢兵民以千萬數日望稾街
之戮以決存亡若存養過于有功之人徒使激憤然
明有傷和氣又鬼章之獲本由熙河蕃將怨其害己
故使游師雄憤怨請行今冒死而獲不得甘心亦恐
墮其闘志況阿里骨來求鬼章以俟得請然後納貢
若存之近邊不惟阿里骨未肯納貢兼其嗣已曰鬼
章在漢在胡一般今留邊厚加奉養恤其羸瘠則正
行阿里骨之言彼將賣恩与鬼章之子何暇復感朝
廷哉誅鬼章則上伸先帝之怒下正朝廷之法重夷

狄之畏雪南川之讐熸戰士之勇且阿里骨知朝廷
果于誅惡不敢侮慢遂求早肯納貢此一舉數利也
　有詔鬼章易檻車護送大理寺勘治以聞已而到
京救不誅　鬼章之就擒也阿里骨狼狽大恐上章
請命平章軍國事文彥博欲以鬼章見其來使純仁
奏曰非文彥博与樞密昱欲令阿里骨來使与鬼章
見欲結吼捉得知父在審實可以繫心臣謂不然鬼
章是西蕃驍將身繫其國輕重未擒之前敢与中國
相抗擒後邊吏狼狽欲則要藉鬼章灼見然其謝罪
之如既以推過本人雖与舜卿蕃字中書已放還未

敢陳請今若与使相見其心必猜朝廷有意謂歸國
却須生心成請放鬼章歸國如夏國乞還城寨之內
至將必須堅拒嫌怨復生若更于不与間病死則必
謂朝廷因其請而殺之尤可為阿里骨舉兵之名則
是今日使見未利適足為他日憂也大國舉動使夷
狄雖刑存足以示恩亦不能生怨今欲悅其子悉使
見我之情恐生輕慢之心有虧大體若以大臣之言
須至依從乞候將來當貢之使因事漸通消息亦足
示陛下容貸之恩鬼章擒久彼國絶望故于納款番
字之內一切歸罪鬼章若却使之相見恐復生覬覦

之心結吼捉等既知朝廷顯示其父必以得見為期
後若不遂其心而死却恐嫌隙再生更乞聖意詳察
　朝廷又致官鬼章純仁固争曰鬼章作過陷殺將
帥甚多近日南川之圍殺害邊人亦衆百里地為之
一空邊人重仇發憤遠報偶得被擒獲告諸陵阿里
骨失其强既釋先朝之恐又快天下之心陛下曲下
至恩特貸其死使族類懷感已視國家推宜令更命
之以官事恐過當陛下視民如子賞罰至公令殺匹
夫者必就大刑殺衆人者乃獲爵位不惟刑賞倒置
兼恐被害之家寃憤難訴天道人心而皆有違　又

奏曰切見鬼章曾授團練使及賜金帶尚不顧恩義今一校尉何足以收其心若朝廷要与一官須候他日不以太速鬼章俘獻之日親授聖旨令招換其子婦漢或納質之時与貸生命鬼章不肯寫蕃字招換曰稱我惟一死如此俘命朝廷尚貸其死已是優恩今与官恐傷信令不聽率授以陪戎校尉月支食粮錢三十緡春冬衣絹十疋冬綿三十兩馬一疋給蒿萩令開封推判官一員提舉其後送遣秦州居住初夏人入寇行羊通闗鬼章被擒遣還剽掠鎮戎無所得數日即遁去蘇軾意其必請和修貢上疏請難之畧

曰臣見熙河路奏生擒鬼章中外同慶臣愚无知切謂安危之机在于今日若應有道處有術安邊息民必自是始故敢乞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狄之要昔先帝用兵累年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于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二百餘里嵗賜既罷和市亦絶虜中匹帛至五十餘千老弱轉徙牛羊墮壞不可勝數飢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謀之不深中國厭兵納使每使賜予貿易无慮得絹五萬餘疋歸鬻其民匹五六千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民飽而私奮又使窺我厭兵欲和以為和

戰權皆在我以故輕边陰利則進否則復求和无不可者若當時因虜請受不納其使且詔邊臣往逆商議所獲新疆取捨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今日之速也虜即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氈之賊臣挾契丹公主以殺其君之二妻董氈死匿喪不發迨年乃詐稱嗣子書鬼章溫溪等名以請于朝當時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与阿里骨當立不當立若朝廷從汝請遂受節鉞阿里骨真汝主矣汝能如臣董氈乎若此等无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既能

統一部落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自彼作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今其恩禮各以一迎上使領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必无患當時執政不慮及此省事為安因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故欲借力西夏以自重始有解仇結好之謀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怨而通盖边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不知也元昊本懷大志長于用兵諒祚天賦凶狂輕用其衆故為边患歷年後定今梁氏專國素与人不協方內自相圖其能

以呻吟之餘又与中國敵手料其奸謀蓋非元昊諒祚比矣意謂二聖仁恕著于遠邇必无用武之意可肆无厭之求蘭會諸城鹿延五寨勢必從猖狂之後求无不獲計不過止此耳今朝廷降詔諸路勅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今之急務而詔中亦許夏人自新臣謂開之太易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意見乎外此復猶前日之失矣自今聞鬼章之誅或漸為款塞之謀以持為豺狼相率之辞而継以无厭之求若朝廷復納其使是戰和権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故臣願明主斷之于中深詔大臣咨議諸將若夏人款塞則受詞却使然後明勅边臣以夏人受恩不感无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心改向化當与边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尤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亦不汲々求和也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至枉边商議之間遠復盜边若非心服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不服乎今歲涇原之人豈吾待之不至耶如吾兵練士飽斥堠精明虜无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不知也今朝廷息民屈己而臣進言欲難其請不急于和似与聖意異者然古聖賢欲行其意必曲成之未嘗徑情直行也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臣計于边民必久安而同聖意初无少異然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為无事臣切以為過矣夫為國不可生事亦不可畏事其與相均譬如无病服藥与有病不服藥皆可殺人夫生事无病而藥也畏事者有病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知不當与朝廷与之以長无事然事之起乃至于此不几于有病而不藥乎今欲遂納夏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与能几何臣于待復之中受患至深故敢先事而言未幾夏人遣使求和

哲宗朝議棄西夏地界

朝廷議割城寨賜夏人易隔蕃生口命鄜延經畧趙卨領分畫之議于是歸永樂陷沒一百四十九人卨乞依夏請用綏州例二十里為界十里量築堡鋪十里外並為荒閑近黃河者仍河為界朝廷悉從之蘭州勝如質孤兩堡舊自元豐五年齊置熙河蘭岷路經畧范育既修又欲于蘭州北過河二十里為界夏人猜阻議不決捨去范純仁帥太原亦奏曰陛下臨御懷柔西戎恩德備至冊封賜地皆出宸斷遂使累

年戎馬不能犯塞蕃漢生靈全活無數近聞熙河邊
臣分畫地界各惜久廢塞地為要害未歎給賜致其
倔強不從切恐蕃疑敗謀至久事變萬一復至猖狂
容則虧損國威討則前車不遠兵連不解勞費無期
伏望陛下檢會元約朝旨特賜允從遵孟子樂天之
言稽虞舜舞干之德天下幸甚又言司馬光陳棄寨
之策及後來換易生口降賜封冊臣實與議者多
為不然朝廷力行浮議方息今與西夏迎臣宰齡性
分畫地界所較不多若去城寨二十里是伏無厭亦
可理諭又肯依從臣恐邊將貪功生事將城寨二十
里外聖恩許給或向來用兵時不曾保據之地指為
要害却將築城與守虧朝廷大信敗國家前謀不可
不察或謂夷狄無厭必更邀求以祖宗兵勢國力尚
因德明歸順賜以數州加國主之號安民息戰不以
小利玩兵啟彼國服從何嘗更犯而況今所指利害
絕小昔樊噲欲以十萬橫行匈奴中季布以為面謾
況夫邊將之言多若此類今可為鑒　　已而西遣使
入賀坤成遂議復講　　御史中丞蘇轍奏曰西夏輕
狡屢叛為患莫測詐言而量地界遷延不決捨歸本
國招之不至邊議始謂地界不可復議而賀坤成使

當不至矣今日天誘其衷使已及境地界復議如故
方其未遇遣絕招懷計可復施此中國之利也臣恐
朝廷不于今日窮究以後邊患既起而後圖之則無
及矣聞熙河近修質孤勝如二堡侵奪夏人御莊良
田又蘭州北過河二里議築堡寨夏人因此猜二不
受納來其怨毒邊臣不信朝廷之言可見矣徒以歲
賜厚和市全優勉修臣節其實非德我也使稍有便
利豈有帖然不作過殺性朝廷之于西夏捐金帛裂
疆土一無所愛累年于茲矣熙河帥將不原朝廷之
心徼求尺寸功賞以害國事深可疾也頃年熙河築
西關城舉言次第龕谷是牽疑懼遂舉大兵攻擾一
路至今未復今既城質孤勝如勢必及龕谷夏人驚
疑與是牽事同如此則曲在熙河非夏人之罪也夫
蘭州為患從來遠矣先帝分遣諸將入界李憲取靈
武怯不敢入以此塞責自是築城積兵治械積粟勞
費天下千萬為計好事之臣因不求遺力以為金城
本漢屯田舊地田極膏腴不患無食不患不耕患無
堡障凡西關龕谷質孤勝如過河築城皆所為保障
也從來熙河遣兵侵耕此地皆為夏人所殺況築堡
致寇無疑而朝廷恬不為怪此啟兵端深可惜也夫

蘭州不耕信遺利矣若夏人背叛其患比不耕何啻
百倍故朝廷宜辨利害之輕重有所取捨況蘭州邊
患稍息物價少平比用兵時何止三分之一若思比
勞費磨以歲月俟其夏人微弱決不敢爭乃議修築
似為得策不知邊臣何苦如此忍〻也若不用臣言
臣料夏人久而必叛用兵之後不敢招來勞恥必甚
今敵人強則畏之弱則淩之恐非大國之體也將西
人雖遣使然且聚兵謀犯塞純仁復上奏曰臣近入
劄子為夏國分畫地界未定恐邊將失信復致用兵
所陳利害顯明近伏覩樞密旨揮及諸路關報西人
頻侵漢境或鬪边將乘此希功恐秋涼再患臣夙夜
過憂不能緘默伏見陛下与司馬光李謀定大患今
為邊將謬論沮害遠圖前捨己戒四寨換易生口以
示輕地愛人之德今傳聞復留而堡不可守之地再
起事端蓋今日新地邊臣多于昔年生事黨類若不
早悟恐踵前車夏人進貢在庭若所請不至乖悖望
賜寬納或令押伴宣諭所有地界早令分畫若邊臣
未達朝廷詔旨有所不盡特許奏陳朝廷別度旨揮
然後嚴戒邊臣分畫地界不得虧失大信別起事端
縱羌狄貪婪必亦難生怨叛息民偃革指日可期居
无何夏人果引騎五千攻毀質孤勝如二堡而去朝
廷以直龍圖閣葉康直為寶文閣待制知熙州召還
育為侍郎穆衍謂育措置乖方召還賞罰倒置乞与
种誼种朴得賜又謂亦不可即熙河奏曰先帝始開
熙河本无蘭州及李憲還命創築質孤勝如以侵夏
國良田言无質勝蘭州亦不可保屢搆生事盡以邊
防无事將吏安閑若不創端无以邀大爵賞比邊臣
常態自古通患若詰問理則自窮何者二寨廣狹
几何新屯兵甲多少夏人若重兵掩襲勢必難保既
克二城乘勝擊蘭州則蘭州之危何異昔日今不究
其實輕用其言以褒大信夏若因此不順外修朝貢
收贖之予利內實作過收書秋之攻志二寨地利未
足償此所謂質孤勝如決不可城者此故也先帝綏御
西番董氈老而无子趙醇忠其族子也常遣苗履多
持金帛以純忠見之是時聖意蓋有在矣事既不遂
而董氈遂為阿里骨所殺骨本董氈家奴董氈之臣
如鬼章溫溪心等皆有不服之志實一時機會也是
時朝廷若因機投隙遣將出兵扶翊純忠則不世之
功庶几可立大臣計不出此遺以旄鉞版綏其篡奪
之臣使假中國爵命以役屬蕃部臣主之勢由此

不堅自是外修臣節未顯叛迹而育等款于此時漢嫌前業盖亦悚矣竊昔在先朝以輕詐多取少成先帝所薄今誼朴与諤无異誼于頃歲偶以勁兵掩襲鬼章以此自負西蕃久作堤防亦无可乘之勢況育自到任屢陳此計咫尺蕃界誼則不知臣謂兵果出境必有憂矣兼聞近日擅招青唐蕃部數以千計納之今无朝旨未有住處却則于彼為叛必被屠戮若據專擅罪名不輕臣不見朝廷曲庇其意安在若不並行責降恐朝廷之憂未艾也借使阿里骨結連夏人同為相恤更出盜邊勝負未決此時大臣不敢任

責使聖君聖母憂勞帷幄之中雖食誼者之肉漢何益乎所謂阿里骨決不可取者此故也二事皆國安危边臣性命所係禍机之發間不旋踵願陛下熟此三人外使異域知此狂謀本非聖意務以招懷內使边臣知賞罰尚存不敢妄作此宜速行者也然熙河遭此破壞彼此相疑欲招納平帖非得良帥未易可也康直須緣權貴節制秦鳳〻邊面至狹蕞為无事康直前冬无故修城致夏兵壓境兵役已集康直懼不興工役以地凍請于朝廷役既不成夏兵乃去既无請重之累當熙河搖動之秋臣恐陛下西顧之憂

未弭也要須從宜作路更命熟事老將領西河仍賜戒勅使知朝廷懷柔遠人不求小利則边患庶几少息矣　詔育仍知熙州康直為陝西路都轉運使轍怨為不可三上疏爭之太皇太后雖以為是大臣每因執據事中止至是秦鳳路提典游師雄具言西人入寇勝如堡雖有三人中傷緣巡檢紀守義戰西賊四人及有横控地通由此係全勝如質孤堡巡檢王享不能預為守備詔享降一官展一期收紀守信特免責罰育誼並特放罪後夏人數犯勝如質孤寨城縱火竟敗邊議云

熙寧元祐議役法變更 沈海文附

余靖初罷中丞復歸翰林成都進士李戒投書于靖獻役法大要謂民苦重役不若重稅請增天下田稅錢穀各十之一募人充役羨餘犹可助經費明公講言于朝幸而施行公私俱富靖辭以去職將韓絳知成都戒獻之大以為然入為三司使敢奏行之未幾上即位絳乃言害農之弊无過差役餘未易遍數望以臣奏下哀痛詔令中外臣庶悉具差役利害以聞辛未詔曰農天下之本也祖宗以來務加恩養下寬恤之令賜蠲復之恩然數年于茲閒因水旱頗致流

庸推其故始州縣差役仍重勞逸不均害為不急之
務以奪時害財故也愁痛之聲上干和氣深可傷惻
今逐路轉運司遍牒轄下州軍如官吏知差役利害
可以寬減者實封條析以聞委任從臺有官集議考
驗古制裁定使力役無偏重之害則農者知為生之
利有樂業之心矣役法之議實始乎治四年也　秋
七月詔中外臣庶限一月條陳差役利害實封以聞
　乙丑龍圖閣學士趙抃天章閣待制陳薦同詳定
中外臣庶所陳差役利害
熙寧元年五月庚辰同知諫院吳充言陛下念本
務未舉農政不修令臣條奏臣謂鄉役之中衙前為
重上等民戶被差曰官吏籍記杯器匕筯皆計貲產
定數以應需求勢同漏卮至有家貲已竭逋負未除
子孫既沒鄰保伙代是以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敢
多耕避戶等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丁甚者嫁母離
親兄弟異籍風俗日壞望救中書擇臣庶所言利害
以時施行及詔令中書及韓絳同王安石制置三司
條例与言安石以為善領法遂決　四年五月楊繪
言非不知助役之法闕差役不均欲平一之然闊幹
其任者唯務斂多而行峻至天下不盡曉朝廷之意
將以為率其剩者官取之不可不言也　戊戌東明
縣民以縣科助役錢不當相率遮宰相自言凡數百
策王安石既說諭令退遂白上曰知東明縣賈蕃范
仲淹婿好附流俗非上所建立不可用上然之因令
究東明事　庚子司農寺及開封府界提舉常平司
奏有凡內百姓未知新法遂見鄉大戶言等第出助
役錢多願依舊充役　詔司農寺令諸縣曉諭如不
願納錢之人除從來不當役年月令係認本等役後
年月至則起官充役更不令納錢上初疑官戶助役
錢少安石曰官戶坊郭取役錢誠不多然度時止可
如此故紛紛言不然在官者作意壞法進為異論坊
郭等戶斜衆打鼓截駕遮執政恐陛下不動心楊繪
言助役不便陛下沛發指揮令取問民間之願否而
兩行之又指陳繪言為不然上納之　丙午王安石
言役錢文字上以為民稅已重坊郭官戶等不須減
稅戶升等第更与少裁允害安石曰今稅斂不為重
但兼并侵牟多耳上曰此兼并所以宜摧安石曰兼
并惟古大聖君能之所謂兼并者皆豪傑有力之人
議論足動士大夫者也今制法但因人所使未足操
制兼并也　六月楊繪又言助法難行其說有五民

一年而未已其聚財也則商賈市井屠販之人皆召登政事堂其征利也下至曆日而官自行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古之賢臣事君之道必馴致有漸待人後成設施皆有次序今數百事交舉並作欲歲月變化天下使者旁午牽合于州縣小人挾附佐佑　于中外至于忠厚老成者擯之為无能俠丶猥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謂之流俗敗常擾民謂之變通能附己者不次而進之曰擢才不可招者為名而斥之曰行法凡政府謀議措置經畫除用進退獨一屬根曾布與之論定同列預聞乃在布后奔走乞丐者布門如市孰有保罔恤而大于此者祖宗舊臣則排刻御棄去者殆盡百年成法則剗除廢革存者无几豈不悟賢士大夫比歲引去者凡幾人矣陛下亦嘗察比年去舊臣則勢位先軋己者推可保也去異己者皆可以用門丁之人也去舊法則曰今日執御天下者是己所為而陛下又將任以聽其伸縮也奏至王安石曰所奏前後令並不分析于是詔綰落翰林學士御史為侍讀學士擊落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監衡州監倉後兩日以綰知鄧州十二月刘蒙知湖陽縣初行免役法使者召諸令會議蒙獨為不便退而條上利害即投劾云　五年十二月給事中李中師前知河南府將朝廷初令民出錢免役中師率先諸州推行富弼告老家居帝中師籍其户等令与富民均出錢希司農意旨多取寬剩比他處獨重洛人怨之中師專結中人廣選詔入為牧郡使

七年詔定州民有賣屋未納免役錢者令安撫轉運司体量其實以聞安石曰百姓賣屋納役錢臣不能保其如此緣官吏行法必多不均之處然論事有權須問法前差役賣屋陪填者与今孰多孰少即于役法利害灼見六月初免役之法行也民以貲產出錢將田陽縣尉呂和卿首敕縣户之高下役之輕重第為數等令定師李肅之深善之未及行和卿以憂去是秋知政呂惠卿領司農寺乃取和卿議而守實法和卿惠卿弟也　七月司農言曰五等簿書手所供多隱漏不實熙寧初但刪舊條不立新制即于造簿反無文可守承前建議唯民自供手實許人糾告其法最密貧富無隱誠造簿良法也詔送編修司農例司　惠卿又曰免役出錢或未均出于簿法不善按户令手實者人户具丁口田宅之實也嘉祐勑造簿五等用鄉居民若户長豈能祥知其貧富不令自供

難得錢一也近邊州軍姦細難防二也邊處因緣多
少不同三也耆長非人盜賊難止四也專典雇人則
失陷官物五也乞議防五害然後著為定制　又具
錄前後論助役法四奏以自辨且曰臣情狀已具四
奏　劉摯又言臣近言論助役之害有十今奉聖旨
批送曾布劄子條件詰難令分析者陛下以臣言為
是耶則事畫于前奏可以覆視如以臣言為非耶則
貶黜之而已臣言亦不過十害者是不復條陳也然
至臣等以職事為言則使分析中外皆知非陛下意
乃司農挾寵以護改作大臣誤法以蔽聰明耳今陛
下謂天下之勢安耶未安耶治耶未治耶苟未安治則
陛下之睿智言動起居躬蹈德禮夙夜精勵而天下
未安治也誰致之耶陛下即位以來注意責成以望
太平自以為己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閭閻
動搖天下無一民一物得所者蓋青苗之議起天下
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法行法方擾
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役
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又求水利也則勞民而無功
度田也責大而不毅又省并州縣也諸路皆強民以
應令人起東西府也則大困其財禁門之側斧斤將

手實則無隱匿之責安肯自陳又無賞典孰肯糾決
此不可用且做手實之意使人戶自占家業如引落
即隱產賞告之法庶得其益既而手實法廢以簿式
示民令供而第價為五等隱者許告三分充賞中丞
鄧綰駁其議諫官范百祿亦論田造簿手實告匿有
賞且令手實之文而未行蓋使人自占以不實告明許
許人為仇怨則禮義廉恥之風衰矣不報既而法行
害及錙銖民不勝病也
冬十二月司農寺乞廢戶長坊正其州縣坊郭稅賦苗
役錢以鄰近主戶三二十家排成甲次輪置甲頭催
納一稅一替逐甲置牌籍姓名于替日自相交割縣
不勾追衙集役使從之
元豐三年二月判司農寺李定等乞開府界諸縣鄉
村第四五等戶數出役錢不聽
四年六月判司農寺舒亶言役法不均責在提舉
上曰提舉未可責也近臣有自陝來者欲盡蠲中下
之民服謂不然夫衆擎易舉上戶民少若中下盡免
而取足上戶則不均甚矣古謂均無貧朝廷立法但
欲均耳更可講以聞
哲宗元豐八年八月戶部言見准朝旨修完諸路役

書諸色役人多寡或行添減并支酬雇直重輕未均
並據逐路相度到事理修入今欲乞將諸路數出役
錢元額于役書內立定合用錢數外所留寬剩不得
過二分餘所貴稍寬民力從之　十月知安福縣上
官公立獻書言免役取民之例從之　詔府界諸路
耆長壯丁之役並募充（耆長計第三等戶長第四等戶上通募）等第給
錢其舊以保正代耆長催稅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
壯丁並罷
元祐元年正月劉摯言助免役之弊以定州安喜一
邑為證戶部准敕府界諸路耆長壯丁之役並募充
等第給雇錢其舊以保正代耆長催稅甲頭代戶長
承帖人代壯丁并罷看詳所募耆戶長若雇募即慮
所數支少應募不行兼壯丁舊既係第四等已下齊
不出役錢只輪充更不支雇錢亦慮難以雇募兼慮
諸路提舉所司州縣為見今降朝旨並創雇兼慮募
却于人上更數役錢欲乞應府界諸路自有輪差及
雇人去處並乞依元法如有增損事件亦依役法增
損施行又言並廢州縣雖有役錢以為封樁利然酒
稅額虛失者不可勝計詔並廢州縣令諸路轉運提
點刑獄等司同度合與不合併廢以聞先是司馬光

言陛下詔群臣民各上封事先有不言免役錢之害
者足知公患無疑也臣今愚計莫若直降敕免天下
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依熙寧元年前舊法
人數委縣令佐親揭五等丁產簿定差仍令刑部檢
會熙寧見行差役條貫刊印頒下諸州尚慮天下役
人利害各有不同乞敕外更指揮行開封府界及諸
路轉運牒下諸州縣委無官看詳務在役法曲盡其
宜司諫蘇轍言司馬光乞罷免役錢復差役法請旨
依奏施行切觀司馬光劄子條陳差役大事已得允
當然其間不免疎略及〃有差候執政宜有不知若
公心共濟即合先所請行大意修小節然後行下但
畧敘劄子前坐光名後坐聖旨依奏自今以往必有
人借中外異同之論動搖大議願陛下但觀祖宗以
來差役法行民有何害近歲既行免役民間之弊耳
目厭聞即可行可罷不待思慮而決矣　監察御史
孫升言陛下即位以來因舊臣正論復行差役舊法
其間不無窒礙理當委曲斟酌惟以便安公私為務
伏望早降旨揮諸路轉運使戒敕諸部咸體朝廷因
民所欲惠養元〻之意廣祖宗成法早獲就緒初章
惇言司馬光數罷免役行差役事雖已奉旨依奏臣

反覆看詳其間甚多疎畧大抵光所論事亦多適當
惟稱下户元不充役今一例納錢又錢非民間所鑄
皆出于官上農之家多有不通庄田穀帛牛具桑柘
而穀已愈賤此二事最為免役納錢利害要言然初
朝廷自設行免役之時為時所遣使者不体先帝愛
民之意成就法意之良令日適是更張修完之時理
當審詳臣謂不若先具此意申勑轉運提舉諸州縣
各令盡心講求須具利害壁畫次第俟朝廷遣使逐
路措置則遠不過一二年間天下役法措置已周及
曲盡其宜生民蒙澤上成先帝美利下與無窮大利
与今日草草變革一切苟欲速行之弊利害相遠萬
萬又与同列爭曰保甲保馬法一日不罷一日有害
如役法熙寧初以雇代差行之大速故有今弊今復
差代雇當詳議熟講而止限五日其弊滋甚矣
御史劉摯言今改免為差役仍是大体已正大害已
革譬病患之人病根已去其他當徐調治之而已臣
恐上下觀望之人指小小事件張皇鼓扇伏望陛下
及太皇太后堅持此意力行无疑勿為異論所動蘇
轍言雇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大綱已得允當其節
目疎畧未可一一具言全在有司節次修完乃詳若
不窮究首尾恐既行之後别生諸弊乞朝廷特見在
役錢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于今年内催促諸處
審議差役雖可无弊然後今冬迤逓差撥起自来年
使鄉户一則差役條貫得詳既行之後无復人言二
則已納稅錢一年雇役民力舒緩進退皆便始司馬
光奏復差役法既得旨依奏開封府蔡京即用五日
限令兩縣如舊役人數差一千餘人充役並詣東府
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不行乎議者謂
京但希風旨苟欲媚光非實事也故蘇轍奏言轍疏在前
尚書呂公著劉子勤會司馬光近建明役法文字其
間不无疎畧若博採衆議見加公心申明行下以成
令章惇上文字雖亦可取然大率出于不平之氣專
欲求勝昇来都堂三省樞密會議章惇安燾大毀不
適況役法元不屬密院若論議不一必是難得平允
望陛下詳酌或選近臣三數人專切詳定奏聞乙亥
詔差呂大防孫永仁專一詳定以聞初范純仁自慶
州詔入純仁素与光親厚聞光奏復差役法純仁曰
法固不便然亦有不可暴革蓋治道惟去太甚者耳
乃言于光欲且議稍行先于一州候見其利害可否
漸而推之一路庶民不驚擾法可久行光不聽純仁

嘆曰是又一王介甫矣漫折柬示之曰彖示奏禍足
見公之存心然此法但緩行而熟通則不擾亟行殊
畧則擾民公既〻知純仁不致建而示以益堅之利益
欲使知罪而然耳然〻何難不止難然亦可贊公使
公喜而自容于門下何用犯公怒而喋〻也若果如
此純仁不若少年合介甫求早留貴也何用白首强
顏于此娟公求合哉光亦勿聽始范百祿言于司馬光
曰熙寧初百祿為咸平縣役法之行罷閤封衙前數
百人民甚悅後有司求羨餘務刻剥為法之害今弟
減出錢之數以寬民可也光不從又議州縣吏困
差役求路從重法加等配流百祿押刑房固執不可
且謂鄉民被謫役今日執事受賕明日罷役還以財
遺人既以重法繩之將見當罪亦靖充塞道路矣光
曰微公几為民害遂已之王安石在金陵聞变法不
為意及聞罷役法失色曰亦罷至此乎此法終不可
罷安石与先帝議之二年乃行无不曲盡後果如其
言
閏二月詔仍令逐州縣出榜許舊來係納免役錢今
呂大防孫永韓維范純仁進對太皇太后曰役法大
事自來出役錢下戶不易卿等各宜仔細仍辟偏官

六員曾歷知縣丟選者又令差役法論求見成者許
諸色人中陳逐路看詳更改閏二月朝旨勿行從司
李王岩叟朱光庭王覿之言也　蘇轍言近奏罷免
役錢行差役事大綱已得允當其陳畧差惧有五其
一衙前有害熙寧前破敗人家甚如兵火天下苦之
先帝知之救初免役法勾收坊場官自出賣以免役錢
雇役人以坊場錢為重難酬獎其一坊郭人戶熙寧
前有科配之勞新法始与鄉人戶並出役錢免科配
其法甚便但所出役錢大重未為輕久之法已指揮
據見今役錢裁減酌中數目与前項賣坊場錢除
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綱運外常切樁留准備下項
支用其三新法以來減定諸色人皆確合數行之十
餘年无闕即熙寧前舊法人數冗長虚煩民力其四
熙寧散役弓手等役常苦接送極為勞獘其五州縣
胥吏募雇充役不請雇錢如願即量支雇仍罷重法
亦依前坊郭坊場等錢內支如不足即差鄉戶詔送
看詳役法所　劉摯言臣見章惇向以附會安石遂
塵路進陛下改免役還差役人情上下莫不為是
而惇敢為非敢建異論沮詆聖政盡辛負朝廷不思負
安石故惇不去不足以安兩朝成善政伏望正惇不

也之罪罷絀之蘇轍言臣近奏蔡京施行者役法故
意擾民以敗成法又言臣近論列蔡京施行差役中
不依聖旨申請防礙事件挾邪壞法輒悖与司馬光
爭論役法事見奏任台諫門二月詳定役法所言乙下諸路
除衙前外諸色役人只依見用数定差令夏秋錢住
罷更不起催官戶僧道寺觀單丁女戶出役助役指
揮勿行從之夏四月中書舍人蘇軾詳定役法軾言
臣見先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三分以備災
傷有司奉行為當過計天下乃十四五然行之十六
乙年常積而不用至三十餘萬先帝聖意固自有在
愚民困謂以免役為名實欲重斂今太皇太后皇帝
陛下所宜追探其意還于役法中散之以塞愚民无
知之詞異長世无窮之利今敢盡罷寬剩錢將來无
計而係官地数日不多見在錢雖有三十萬貫石而
兵興借支兀年臣今乞于内帑錢帛中支還兵興所
借錢斛後完三千萬貫石止于河北河東陝西傳边
三路行給由募役法使五七年役滅太平農民完當
此無窮之利也　五月蘇轍言臣四上章言蔡京知開
封府推行役法知舊法人数冗長近降旨許州縣相度
妨碍揭等定差亦無限日而京還旨差人監勒
開祥兩縣依舊法人数于数日内差不了當敢擾民
以沮成法又言朝廷近罷免役復行差役小民初免
役錢鼓舞相慶士大夫因民喜而以為差役一行民
無事矣臣愚以為免役害去而差役之弊亦了可不
知也今除見議衙前差募未有成法外其餘戶長弓
手散從等役一切定差貧官暴吏私切相賀何者市
井之人庶役家小皆學生長習見官司雖小敢使那
无所措手今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攝
怖況家有田業未无不應自小廣吏誰不能心妄意
後行差役百擾後加闕諸路此弊已行恐稍經歲月
役人困苦必反思免役之便其損聖政不細乞明降
詔書戒敕監司長吏庶政知朝廷愛惜鄉役与神宗
朝愛惜雇役无異日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
刑部鈔出、榜州縣使民知之仍常督察有犯不赦
庶民被差役之利而無害天下蒙澤矣七月蘇軾言
臣奏乞罷免詳定役法聖旨不許軾意差役法必當
改不當于雇役實費外多取民錢若无多取民錢亦
足利民當白司馬光不然之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
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公亦不顧昔聞公道其詳
豈今日不許軾盡言耶光不悅而罷劉摯言朝廷忠

免役之弊下詔改復差役法天下知久矣造法始施
舍卒故改而立雇募之議為招募之法而不能成也
朝廷患常平之弊並用舊制施行未曾屢月變為青
苗法後又詔責首議之臣而斂散之事今行如初此
二大事也四方拭目以觀盛舉而反漫二三何以天
下信之臣望熟計出令度可必行而後行則至其終
也可及矣伏望降指揮截自某月日應役人除衙前
許招弃使院職級引手截級存留曹司庫子之類充
役人各外其餘如敢尚支雇錢者並以故違條制論
罪庶役法早得究就无使小人幸其不成八月蘇轍
言御史陳次升奏以役法未定人情熒惑已勅詳定
役法所議速定或雇色額及官戶寺觀單丁女戶等
數出役錢則例先次序施行其州縣事條不同者候
諸州申到定奪參教批述詳定設法所臣看詳所
奏勅令早定役人合差合雇色額及坊郭官戶寺觀
等合出役錢則例申奏行下令民知定法不致惶惑
一王覿言聞諸路州縣有役人數多而鄉村等第人
戶數少役差不足者自今雖次第人戶相兼將來年
滿難得人戶承替及雖有人戶可再三處番更休充
役人處亦是經隔年歲不多中戶應役既則頻力必
困竭者患之臣謂不然蓋勵役免役法推行之初天
下州郡先會一年雇役及寬剩錢數然後賦于民也
賦民者不可无法而且欲均又以會民家業多少為
絡錢而率之其類曰一州雇役及寬剩歲用錢若干
州民家業若干即家錢毋貫歲出免役錢若干而錢
計足矣法雖如此而民財足不可得實州縣又有先
某等第人戶使各認逐戶合納免役錢數則足歲計
矣然後令供通家業而告之曰家業錢每貫當納免
役若干令某歲納若干即當家業錢若干貫矣彼人
戶乃具狀析家若以合納免役錢之數則家業得其
三者又加少也既定錢之多少所謂等第无用而等
第之行又不可廢前州縣徒用前日不用等第而差
役人則人戶可應役者至少何足怪耶愚謂欲天下
鄉村應役人戶稍多得以更休不困須告諭天下郡
縣使重定等第令頗得實則力均而不足患矣伏惟
參酌施行　侍御史呂陶言人戶貧富高下不均若
不頻差上戶則无以寬中下之家須相度立法戶多
處以十二年少處以九年為率分二次總計合役之
數均匀定差如有一貫稅錢于九年或十二年合差
役一次則二貫矣上差兩次逐次各一人其錢多則

又增新差之役然于九年或十二年內三次差役不過五六人謂逐次各差一人即非情差五六人仍令私自雇人秪應乞得比奏付詳定奪法所　癸未呂陶言昔嘉祐之差役從寬而條禁大略貪吏猾胥幸農夫之在官鋭意侵漁人甚苦之熙寧免役止令出錢官為僱募凡侵漁農夫者一切有禁然有司斂文過重民間錢貨逐至乏絶陛下深䘏元元復行差役臣謂法不相須則恐有未至既以嘉祐制差之而不以熙寧令禁之雖无追呼役錢之勞復有昔日應役之害伏請申命有司嚴責期年不俟諸路役帳奏足疾速裁定以免差役之法　王岩叟言役法不便者六條　二年十一月尚書李常言熙寧以來變差役之法俾税戶悉輸貲募民間而役之既久而民力敝故復議差法少近古今以成書付戶部使推行矣夫四海之廣萬世之務風俗好惡既殊而上戶富安下戶貧乏富則以差為病難復均齊貧則以力為宜利久休息不可一法治也欲求差助二法隨時上下所宜條敍捷槩若便民而可久也伏望聖慈付之有司加議或上裨聖政之萬一　三年二月學士兼侍讀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以為未便獨臺官數人主其議以為不可改磨礪四旬以待言　者故人畏不發耳近聞陳遠小臣張行者力言其弊諫官韓川深詆之至欲重行編竄張行者陳之復孫也言仁宗議納役盡當謂之助役矣以為若止于助則未能盡免將使後世役亦差亦納于是便為免役其慮深矣今處而復差上違先帝貽謀下咈元元安志臣曰迷事手書言差役下戶一年所費有用數年役者有用數十年復有者其事術濟書食深指非聖人變多益寡天通此疾之患又言臣恐行者以為有心于改法无心便民非日改之為天下之民无容心于其間可也幸政上十紹監司取成而以闔乃止詔差役法內有未便事令王岩叟韓琦与劉安世同看詳具利害以聞先安世言今差役深詔執政固守初議毋狥浮言妄有變易六月蘇轍上疏曰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復出賣坊場以雇衙門民間不復知衙前之苦元祐初務于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尋知不可施又復雇〻法有所未盡任當隨事修完而去年〻修復行差役雖舊雇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役而便差法一行即時差足雇法雖在誰復肯行又熙寧僱役法三年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業高強出錢无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中等既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

等欣躍可知中等則反為害故天下思雇役而厭差
役今五年矣此二事宜因與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
者也　六年九月鄭雍言元祐復差法一經六七年
乞朝廷擇監司知州召詣三省令親受朝旨先從一
二州召諸縣令長採民間役法利害與監司長吏參
議各為一州一縣法　七年九月三省言令檢諸路
助役不數每年支止及半致狹鄉縣分差役頻併當
職官吏不体朝廷法意務為占吝不切雇募以寬民
力今令諸州監司州縣依下項畫一旨揮行一差役人
戶三等以上戶空閑四年等第四等以下戶空閑六
年如不及逐年限即據所缺役人雇募如本路役錢
支不及二分空閑年限不在外並許役人止三等戶
貼雇今空閑及四年下三等戶並貼雇令空閑及六
年本縣計逐等合役人戶除空閑年各合差若干戶
充役不足合用若干人定二額差者役滿却差人承
替雇者有闕募人填闕後來戶口升降差雇不齊且
依舊額仍限今旨到日令佐據合雇人額行募仍州
縣先後重役替放先入役之人如元令雇州役便雇
縣役其州縣役若本不足即依近旨差次一等此本
等內下戶物力及七分以上不以籍為定如次等無
及十分只以本等空閑一年一應鄉縣役人除已雇
衙前守分外其輪差已依舊除雇到州縣役即未得
閑落別項報說一官雇者弓手先雇曾充弓手人不
足有武勇行止人充役雇者准此一壯丁于本村合
差人戶依版簿名次實輪充役半年一替除已本等
應付他役外如村有四十戶差壯丁之人本村丁二
人處每年四戶輪應十年通遍從始一州路有狹鄉
役頻縣分募錢不足申提刑司依條那移助役寬剩
錢不足申本司乞支坊場河渡剩錢謂支衙前雇食
支酧綱運接送人等錢外剩數據每年合用支酧等
用錢數十分為率每年留二分准備衙前等支用錢
千貫將剩錢五年留千貫更不椿留又不足申戶部
依此那移別路逐免剩錢助役錢依舊每年存留一
分如見今已有寬剩及自來積錢數自便作五方椿
留有支還即填補一應差軍接送係代雇錢役人者
以用通軍人身分請受歲終令提刑撥還轉運司餘
依舊條一應重役人口合行替放應募依舊在役請
雇錢者聽一應後募到役須有產稅不得募瘡贓曾
犯刑人及諸工藝人並召有產二人委保人不過舊
募錢數一衙前如人戶願依陝西填戎德順軍熙州

樹前法以官田充募者聽其官田合出租課即以坊場河渡錢撥還所屬詔並依先公施行元祐于役法留意如此不久復為紹聖所壞甚可惜也 秦少游進議有四役法之議不決久矣有司聞四方之議牽制優柔相視而不斷者二年縫稍復筆削著為一切之令取濟碁月卒未確定可服人情傳萬世不弊世所以然者無他士大夫偏獨各有係吝不能至公為心耳夫役法者科條品目雖曲折不同不過差免二法而已差役之法雖曰送仕府吏胥役之士數年一更然捕盜者奔命不遑主藏者備償無等田舍斷于飛輓資產破于廚傳執事患其敝變為免役之法雖曰歲使中外之民悉輸僦直以免自然平祐至于空虛檢括及于車馬裒多以為寬剩寧積為封樁與又甚于差役矣蓋差役之法不弊免役不作免役之法不弊則令試不與士大夫用于嘉祐前則以差為是免為非用于熙寧後則以免為得差為失私意搖于中公議遷移于外嗚呼豈特二年無定論哉雖十年而不足怪願詔有司毋牽于故新之論心必差免之名悉取二法可用于今者別為一書謂之元祐役法則嘉祐熙寧之臣皆默然心服矣 丁未朱勳言免役之法利害詔送戶部看詳役法所 丁卯中書省言勳會推行差役迄今十年民若差提叔者前後改移不一終未成一定法詔府界諸路復免役法仍自旨揮到日為始 閏四月權荊湖提刑安惇言差役法行九年終未就緒望復熙寧舊法令民均納役錢詔送戶部看詳役法所 五月張商英言并州路有職官張行者元祐中上七十疏乞復免役法省符再下轉運司取責識勵臣不恥戶長部試擬報室塞中外耳目請究其人原情議法罪樞密院言戶部看詳役所中諸路復免役法未審合否依舊行免役法詔並依熙寧舊勅施行紹聖二年五月孫諤言免役者一代之法今在官之數與其直果不過民出錢者果無不均之弊耶在官之數元豐多元祐雖省未害廢事也則多不若省散役之人直元豐重元祐雖輕未害廢役也則重不若輕然則元豐不及元祐法欽曰大綱立而不能無損益者衆目也數有直輕民出泉者易故法可久也伏望博採群言無以元豐元祐為間要便于元元無不均之患裁為成書以貽後世則先帝之烈如日月光明矣惟陛下詔二府之臣議爲翰林學士詳定重修敕令蔡京言孫諤所言役法臣詳諤言以為元豐多雇重

元祐省而輕多不若省重不若輕則譚謂元豐之法
不若元祐明矣而又文其奸言以為隨時損益有妄
也先帝勞思因時制宜其輕重有多講之甚熟行之
如何而不如元祐乎元祐之人詆訾誣罔忠臣義士
所當共嫉而講于陛下追紹之日故為此言臣切駭
之伏望留神加察詔孫諤罷左正言差知廣德軍
　熙寧元祐議論青苗
皇祐五年三月命陝西轉運使李參制置解鹽代
范祥也時參轉運五年矣自軍興戍兵苦食不足參
視民缺時令隱度穀麥之入預貸官錢麥熟則償謂
苗錢數年兵食有餘浸青苗法始諸此
熙寧二年王安石事變更法度九月三司條例司議
行青苗法河北轉判官王廣廉昔漕陝西奏乞度牒
借數千為本司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議合至
是請先行河北丁卯三司條例司言欲以諸路常廣
二倉粟貴發賤斂如陝西青苗法仍取民願康畢不
至關食趣時趨事使兼并無以乘其急從之十一月
司馬光進讀畢上曰朝廷每更一事士大夫洶洶皆
為不可光曰朝廷散青苗茲事不便呂惠卿曰光不
知此事富室則害民縣官為之乃所為利民也光曰
昔太宗和糴河東粮草以給戍兵至今為膏肓之疾
朝廷雖知害民用度不足不能故也臣恐青苗之害
亦如河東和糴也呂申曰司馬光之言可謂至論二
月春詔諸散青苗錢毋得抑配違者置之法學士范
鎮言常平倉始于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
最為近古雖唐虞之政無以異也青苗乃唐之衰不
足法也且陛下疾富民多取而少取之猶五十步哭
百步耳惟乞觀天地之便罷青苗之舉右正言李常
孫覺亦言王廣廉近至京師倡言取三分之法又聞
制置司欲行于天下乞明詔有司勿以強明仍且試
之河北陝西數路廣廉初河北行之民喧然謂不便
而廣廉入奏稱民間歡呼歌頌聖德言者既交攻之
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詔　庚申提典開封府界縣事
呂景言人戶見倚閣貸粮五十餘萬石今又散青苗
錢十五萬貫恐民力不堪詔送條例司召提舉官戒
諭之先侯叔獻屢替景散青苗錢景以饑旬課利充
有贏餘例司又別以買陝西鹽鈔錢五千萬為青苗
錢而景後是奏三年二月朔韓琦言淮南轉運及提
舉常平廣惠倉司牒給青苗事臣以國家頒號令立
法　制必信其言使民受實惠則四方孰不欣服詳

熙寧二年詔在優民不使兼并乘急以邀倍息皆以
為民公家無所利其入謂先王散惠興利益民之意
也今自第一等而下三等以上坊郭戶有物業抵留
者依青苗例支借是官放息錢與初抑兼并濟困之
之意相違歟民信服不可得也且上戶見官中戶散
錢誰不願請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有預買又轉運
司和買年色紬絹積年倚閣借貸麥種錢之類名目
甚多今更增納此一青苗錢自制下一路官吏上下
惶惑皆謂若不抑配則上戶以不願請近下戶等雖
請必難催納將來必行刑督索及勒干保人等均賠
之患大凡兼并放息錢雖取利稍厚緣有逋欠官中
不許受事況舊債未償及來年已續得貸錢兼並者
既有本故能相因歲月漸而取之今官貸青苗錢不
然須夏秋隨稅送納災傷及五分以上許料次催還
連兩料災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支給官本因而失
陷其害如此更望聖明博訪如臣不妄乞盡罷諸路
提舉官委提點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癸亥上親抽
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在外不妄王室朕初謂
可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王安石勃然進因難琦奏
曰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遺法

也曾公亮言坊郭不當俵錢陳升之曰但恐州縣避
難索之故抑配上戶乃安石曰抑配恐有之然俟此
嚴行黜責則弊自絕先程顥言戒都不可置常平安
石極以為不可曰臣論此事已數十萬陛下尚疑如
此事：為異議所惑天下事何可為之曰須要盡人
言冀曰安石稱疾不出 安石視事主青苗議（見安石門）
司馬光論青苗法（見新法門） 趙抃悔不罷青苗（見安石門）
甲申以韓琦論青苗奏付條例司 李常言其尤甚
者至使善良倫給納之費虛認貫以轉二分之息上
閱常奏問如何處置安石曰令分析是何州縣如此
公亮升之皆曰諫官風聞言事豈可令分析公亮曰
安石但欲令已議論勝耳上卒令常分析
己酉韓琦言臣已老病願罷臣河北使為大名府路
安撫使從之實安石怨琦沮之也時陳留亦不敢散
錢知縣姜潛稱疾去官上復趣司馬光入見光言宜
早收極察告報從之三月光移書安石請罷條例司
及常平使者四月李定擢監定監察御史裡行定素
與安石善孫覺歸自淮南薦定極口因召至京言青
苗之便安石喜遂薦于上乙召對謂曰居上殿當具
為上道此及見上果問新法定對如安石所教上批

日中書欲用定知諫院曾公亮陳升之以為無此例
固爭之乃改命不撰李定詞頭〈見官制門〉三年十二月開
封府判趙贍知鄧州贍因出使得奏事上問曰卿久
為監司乃知青苗法便也對曰青苗唐行之于季世
擾擾中措民財誠使今欲為長久計愛百姓誠不便
安石陰使其黨俞充誘曰當以御史知雜奉待贍不
應由是不留京師贍將出使未還也　元祐元年三
月朱光庭言臣計天下青苗錢數非柬之儀外見在
錢數尚多欲乞將一州見數監司斟酌諸縣戶口多
寡並用收糴存留斛斗凡豐年添價以糴小飢減價
以糶詔戶部指揮諸路提刑相度收糴數目以聞夏
四月王岩叟言覩聖旨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
盡樁作常平倉錢物委提刑交割主管依常倉法搢
紳議謂朝廷復此法遂免出息二分矣今見四月二
十六日勅旨再立常平錢穀給斂出息之法中外莫
不復疑朝廷以判為事以青苗之法皆主取息以助
用耶主于惠養百姓耶主于助用則無可言者主于
惠百姓則十六年于今但見百姓日陷困窮而不自
知伏望詔有司罷之天下幸甚五月御史上官均言
臣願行閏二月八日詔書罷去青苗復常平〻糴之
法為萬世之通利六月蘇轍言青苗害民朝廷所患
罷而復盡廢而復講使天下疑朝廷求利此臣之深
惜也伏乞追寢近降青苗指揮詔天下青苗自後不
復支散　王覿言神宗臨御之初兩臣建議廢常平
法散青苗錢搢紳公論咸以為非而主議者持之甚
堅先帝聖明乃奮獨斷令取常平錢斛存留一半此
見先帝常平法不可廢也伏願罷青苗依今年二月
九日勅行常平法以成先帝之意　劉摯言今覿患
蝍責降則制詞有首建青苗之語夫以建議者為罪
則是朝廷知青苗不可行也伏望復行常平以幸天
下秋七月蘇轍人言臣近奏乞罷青苗錢乞盡將臣
條前後章疏酌行八月司馬光劄子乞分等糶糴其
後王岩叟言臣覩非降朝旨又雖許而未通四方来
者更其未便乞依舊法不分立參等更不申取本州
及上司指揮外餘納新降朝旨別行頒降庚寅劉摯
言臣近以惠卿責降告詞首建青苗之語而青苗法
未罷曾具論列不蒙采納望依今年二月勅文依常
平舊法施行王岩叟蘇轍朱光庭王覿言臣等屢奏
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施行如衆論以以罷為是乞
早賜斷以慰民心如為非乞顯行黜責以懲臣等妄

狂六月司馬光言青苗錢害民極多臣民上言前後非一今欲遍旨揮下諸路提刑司常平錢穀只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糴糶青苗錢更不支俵舊欠二分息盡皆除放詔從之初純仁以國用不足建議復青苗錢四月二十六日旨揮蓋純仁意時光在告不預也已而君諫共言不報光尊具劄子乞納東州縣抑配者竊職又繳奏乞罷之光始大悟力疾入朝對曰進日不知是何姦邪勸陛下復行此事　純仁失色却立不敢言青苗錢遂罷散君吏等所稱大臣實指純仁也錄黃中書蘇軾奏曰臣見免役之法已盡革去青苗乃獨因舊稍加損益欲行月捺一雜之道　熙寧之法本不許抑配今雖復禁其害尤在又官吏無狀子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樂賣酒民至有徒手歸者每散青苗酒課暴增此臣親見而為之流涕者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男女溺水自縊不可勝數朝廷忍復行之欲使斯民快一時之用而不慮日後催納誠非良法今已行常平糶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少利何用二分之息以賈無窮之怨臣深惜之欲乞指揮今後更不給散所請過錢户候豐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隨二稅送納庶農民息肩以免後世識議所有上件錄黃臣未敢行下十二月臣僚上言朝廷罷俵青苗錢令諸路提刑司委豐熟州縣廣行收糴糶意欲常有蓄儲而户部請不收糴年計失朝廷養民之意乞諸路運司令糴年計並無先次令常平收糴從之

熙寧元祐議論市易

熙寧五年二月丙午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藏庫錢帛選官于京師置市易務先是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乃可以為天下于是中書奏在京市易務監官二舉提一勾當公事官一許召在京諸行舖牙人充本務行人牙人遇客貨不願賣入官者許務中投賣勾行人与客平價據行人所要物數先支官錢買之並不抑勒若非行人要物價實可收蓄变轉亦委官变轉次貿投時估出賣不過取利故降是詔户部判官李嘉問提舉在京市易務仍賜庫錢百萬緡為市易本其餘用交鈔及折博物令三司歷副初三司請市易十三條其一云兼并之利穀取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務寬察中三司隨置以法御批减去此條餘悉可知御史劉孝孫言比則

見陛下寬仁愛民之至安石曰李孫稱此為聖政臣
謂此乃聖政之闕上曰若但設法傾之即無弃自不
為害安石曰若不明立法令但設法相傾即是紙鋪
孫家所為五月呂嘉問言泥內酒坊等處連三灶歲
省禁四十餘萬惟之一縣省三十三萬斤約諸州歲
省禁錢十六萬緡先獻連灶三法王靖更更三灶法
常衰無乞先賞詔王靖遷大將藏磨勘五年常衰不
理選限試國子四門助教仍賜曹州酒坊錢三千緡
乙月詔在京商稅院雜買場雜賣務并隸提舉市易
務閏乙月先是上批付安石聞市易極苛細市人怨
謗以為官司浸淫盡收天下之貨自作經營可指揮
只依舊維宗元寧畫施行安石白上曰陛下所聞有
事實乞宣示上曰聞立賞捉人不來買賣安石曰此
事尤可知其妄嘉問曰至臣處不知累有此事是臣
以眾歛惧陛下當知臣素行若臣不如此即无緣有
此事容臣根究勘會別具聞奏冬十一月上謂安石
曰市易賣果實有之即太煩細令罷之如何安石曰
市易司以民上為官司科買所困下為兼并取息所
苦役狀乞借官錢出息行倉法從納官果自立法來
敗者比舊皆即得見錢行人比舊官司兼并所費十
减乙八宮中又得好果實快應比皆逐人所快收及
累驗事元如此陛下謂傷國體臣謂不然上笑且曰
買得果實比舊極佳行人極便行人皆貪宜除放息
錢安石曰比舊已各蘇息何須除放息錢六年春樞
密文彥博言臣近言市易司遣官監賣果實損國體
歛民怨乞賜罷今涉旬未行凡衣冠家罔利于市搢
紳清議尚所不容豈堂堂大國皇皇求利不為物議
所非乎安石曰陛下近放百姓貸粮至二百萬支十
斗金粮給軍一歲增費亦數十萬緡天下孰不知陛
下不礙貲利豈所貴如此而乃于果實收緡息以規
利者乎傳所言遂寢不報六月提舉在京市易務奏
三班借職張吉甫為本界勾當公事辭以見為李靖
指揮使方在降謫一旦舍去義所不安上歎曰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吉甫陳義甚高賢于李靖臣遠矣可
遂其志安石曰始聞吉甫極有幹才今所陳乃其私
義朝廷取人正當如此初韓絳宣撫清臣從辟會絳
無成功被貶清臣自全多毀絳故上薄之七年正月
遣李杞相度成都府置市易務利害上問安石納免役
錢加何或云提湯䄵亦令出錢有之乎安石曰且言提
湯䄵令出錢必有人陛下何不宣示付所司考實如

市司非呂嘉問孰能守法不避左右近習非為嘉問
辦以忤近習且此事臣親一一經理亦頗勞神正不
欲負所學為天下立法故也上曰士大夫言不便
者甚衆安石曰士大夫或不快朝政或與近習相表裡
自古未有令近習如此能與治功者初嘉問提舉市
易務挾安石陵慢三司使薛向且數言市易事及曾
布向代為三司使素知嘉問驕恣懷不能平及聞上
數以市易苛細詰責中書意欲更張未得閒也是月
丁巳上夜降手詔賜布曰聞市易務日近收買貨物
有違朝廷立法本意可詳具奏布對于崇政殿具
奏所聞上覽之矍然喜見于色謂安石曰曾布言市
易不便知否安石曰知之上曰布言如何安石曰布
今上殿必自言遂留身曰市易事布與嘉問不相足
布所言既達中書是夜上批問安石恐嘉問實欺罔
非布私忿安石具奏明其不然于是詔令與惠卿同
根究市易司不便事安石意主嘉問不以布所言為
是故使惠卿居其間也布既受詔同惠卿究市易事
四月上批可令布惠卿一處取問上復以手扎賜布
令來對布即具陳行人所訴并疏惠卿奸欺以聞及
布對上慰諭久之因曰惠卿誠不可更共事時上意

必欲按治安石卒不肯舍惠卿用他官惠卿奏請沓
覆蓋謀變此事也上疑焉故仍付兩人五月中書戶
房比對市易司事及曾布根究市易違法事詔章惇
曾孝寬就軍器監置司根究以聞後八日布對延和
殿言戶房不同之故上以為然布因言市易已置獄
朝夕竄黜自爾必不復望清光上曰卿三司使案所
部違法有何罪布曰陛下以為無罪不知中書意若
何況臣與惇有隙今以惇治獄其意可見上曰有曾
孝寬在事既付獄未必不直上慰勞曰卿不須如此
自爾不復請對後八十餘日乃歸六月上批提舉市
司奏二年收息錢九十六萬餘緡累年朝旨已支九
十五萬緡可契勘何日月指揮支往何處(新本大刪
去此復作)
(之比
為數)可八年呂嘉問兼提舉市易司安石言蓋自秦
以來未有推制兼并之術臣以為司能推制兼并理
財則令與頒與不患無財提舉市易司李劉佐韓絳
固爭以為佐未合與差遣安石曰市司自來舉司不
須條制且乞八萬貫場務須付能者絳固爭為如此
則廢法再拜辭位曰宰相不可為上愕然曰茲小事
何必爾絳曰小事尚弗爭況大事乎率嚴刺佐絳就
位元豐二年正月詔市易舊法所人賒錢田宅或金

錢抵當者三人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
納月罰錢百之二貧人無賴子弟冒官貸不償積息
罰愈滋因保督責徙存逋數　都提舉市易王居卿
建議以田宅抵當者減息無抵當徒相保者不復給
自元豐二年正月以前本息外所負罰錢悉免
之元數十萬緡負本息者逮責年中設禎以而恒
八年四月又詔在京并西及泗州置賣場罷中
五
書省今年正月九日數書內外人戶見欠市易錢物
折所為勘會元餘諸本息等錢并已納見欠數目條
具聞奏其息錢當議減放在京至今未見有司依敕
以聞詔劄極臺赴御史寺置局磨勘公錢大戶放七
分小戶放全　六月　詔戶部提轄拘催市易錢物准勅
除放錢外合納本錢特與展限三年八月戶部狀勘
諸路自去年推行市易抵當兼勸鎮寨市易抵當已
准旨更不興置今相度除諸路州軍抵當收息等可
存留外其州縣市易及餘處一切皆可省罷詔從之
抵當原不罷
但罷市易身
十一月兵部員外葉祖洽奏
市易之道
雖有見期
之逋然民力已敢以無浸出賴初有司檢來去元可
出特放點之　元祐元年正月浅年且朝歎大先呂義
問知准陽軍以祿并書市易月初行嘉問憲領其事
周山公清故有是命閉一月祿放左侍榮李公慶男
造以收慶監照州市易收息給錢十八商有齊故也
詔戶部應諸路人戶見欠市易錢五為陰放　積撤
言蜀中權茶市易等見妄郭熙体量事貨而樂並不
指言實與如市番比較收息始因料珍以寔泉為比
務令重取息錢舉以伊放祖辨頼任債肘不秋依量
資狀安言珍不會以戶口比致息後又代珍巧提附

下因上情理難恕臣已奉旨先罷鈔郭槩所有前件
事別委官体量施行
詔遣郭槩与差遣其賣鹽市易事令蕭應先次体量
以聞　己酉　詔市易務見計置下准備外國人使收買
之物五萬餘貫令據見數供賣候行計置令行人依
舊扶應其元豐四年而驛買賣令市易管認出賣朝
旨更不施行　又詔應內外監理市官錢在京委太府
寺開封界令提點諸路令轉運限一月各索逐戶原
請官本許以納過息罰錢充折及官本即便免放并
坊場淨利錢依此以納過罰錢折填淨利外尚欠官
本并淨利而業盡及無抵保或正身保人孤貧者權
住催理及以前積欠免役錢減一半餘分限三年隨
夏秋等納其今月四日旨揮不施行者從蘇軾奏也
七月　蘇轍言
已特市易欠數人戶通計所納息罰錢
放已納及所請官本數目如与除放
家息依此施行從本廣及然閑京師下戶貴家相從
自作說告諸新遇舊以比元緩通計息罰放係放之
恩多止上戶臣近行條閑㩀通直郎監在京市易務
宗肇為臣言若截欠二百貫以下戶一例除放所放
至多事亦均一臣究其說以人所欠皆出利息　若
將見欠一百貫以下除放錢數不多望已特与除放
故或因將來赦書明堂行下或更轉行諸路則細民
戴德社稷之利不可勝計　內呂嘉問係修劃市易

害民最深雖已責降尚有民壯史乞重竄以謝天下
所有宗簿劄子三道摘錄進呈如左八月李常言今
常平方場免役積剩錢共五十餘萬貫散在各州縣
貫朽不用初錢泉貨流通乃滌臣欲乞命有司議于
州縣各置平糴一司選人領之倣古平糴法就直
如數公向斂之及其勝（價）糴數分向出之但免虧原價
唯利農桑之民為先廣泉貨流通四海豪福二年三
月梁燾奏言風聞朝旨拘收見欠官錢戶產切謂不
然命令一下民情驚擾甚負陛下安靜四方之意也
乞降聖旨恩寵此行展限理索以安百姓之心四月
李常言朝廷自元祐來聖政所先悉仁為本憂育為
務宜其和氣格天嘉應下洽而涉春以來時雨愆候
上動聖懷祈禱修省无所不至然小雨雖降終未沾
足臣思今日人情尤艱食弱尚困唯市易一事自思
放除二百貫以來漸減亦不多矣昔稱三萬稱今存
四百餘稱矣昔稱百餘萬稱今纔二十九餘貫矣願
除者既見不少理索者獨為不牢窮困之情未舒臣
慮和氣因未洽也臣待罪戶部凡一錢之金一尺之
帛莫不為朝廷愛惜今矣以獨放為事者誠以上累
聖政下擾至和伏望決之不疑奮于獨斷五月詔

應官員緣市易增長酬獎惟身已致仕及得減一年
以下磨勘人並免呂嘉問追三官展四年磨勘吳安
詩追兩官責昌衡追一官三年三月詔羅貴市易司
元豐庫物從三省之請也十月劉安世言新利路轉
運判官韓玠元豐中奉使蜀道推行市易法遂為苛
急至使縣官躬使升斗未免凌辱陛下踐祚之初尚
寬玠為言條刻朝廷尚以為疑遂委別司條量時玠
叔祖縝方為相向提典刑獄郭槩畏避權勢不上是
奏陛下責其觀望先行降黜後惟執政玠所紀遂不
窮治今據漢所司何所懲戒伏望收新命以允公議
八年二月尚書省勘會市易欠負已降今年正月朝
旨每保五百貫已下依赦除放大姓仍不過三保其
該除放人戶更不奏裁外其餘諸般係官欠錢物有
一名少欠數并名者抱計名下逐案名次數五百貫
已下除放奏聖旨每名各隨逐次依名數放除不得
過三案名其已該除放人戶更不奏裁

熙寧元祐議保甲保馬變更

熙寧三年十二月乙丑中書言司農寺定畿縣保甲
條制先選官于開封祥符兩縣團成保甲候成次序
以漸及他縣淺之先是同勾管開封府界常平等事
趙子幾言近歲寇盜充斥公為民害今欲依舊保甲
各立首領使相部轄及捕賊賞格乃下司農等詳定
至是增損行之他日上謂王安石曰用募民與民兵亦
無異安石曰役之過苦則變成然募兵多浮浪非良
農之比上曰民兵雖善止是妨農事如何安石曰先

王兵農為兵因鄉遂寓軍旅今邊陲農人則無什伍
不知戰守之法上曰上是民兵未可待以戰守李何
安石曰募兵與民兵無異顧將帥如何耳四年三月
上召二府對資政殿文彥博曰保甲用五家為保猶
之可也今乃五百家為一大保則其勞擾可知彥博
又言祖宗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
制于士大夫誠多不悅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安石曰
制法具在財用宜足中國宜強今皆不然未可謂之
法制具在也甲午上批樞密院　命教閱而詞訴
並下提點司按察八月壬寅廣南東路駐泊都監揚

淺先言本路槍手萬四千今排保甲若兩丁取一得
丁二十五萬八千若三丁取一得丁十三萬四千自
少許之就十倍于槍手輒妄路分都監二員分　舉
教閱詔司農等詳定條約以聞其後户自第四等
上有三丁者以一為之每百人為一都五都為一指
揮自十一月至次年二月每月輪一番閱習每三日
一比試事藝高者先次歸放李宜之請廢保定軍
遣官相視而衆入軍銜乙留額甚譁宜之以為官之
故殺其如此王安石自上曰陛下欲什伍河北民為
用若如此不治後不可用世京咄不能禁約故責及

之保定軍卒不廢翰林學士曾布等言近司農寺兵
部檢正立法臣等今修成義勇保甲及養馬條三卷
詔兵部行之七年詔開封府保甲免本身夫役三月
詔諸軍止令都提管司施行先是詔五路自安撫以
下提舉諸軍義勇保甲咸取旨升黜而知大名府韓
絳言諸軍責提管司外義勇等事即依今處分有是
詔察訪使曾孝寬言慶曆八年嘗詔河北州郭第三
等鄉村第二等每戶養被馬一疋以備官買已撿會
施行戶馬法始于此八年司農等言保甲之法客戶
五家相近者為小保五小保為大保十大保為都保
諸路皆推此行之
元豐二年提舉廣東常平言林顏令天下家為之保
保為之長〻為之正宜不容姦而已蓋兵食于農藏
武士于耕所謂教而後使之道也乃詔廣東保甲隸
以武士八年夏四月樞密院言保甲丙丁之家見教
人小弱或久病及除當教人外弟五等以下田不
及二十畝者聽提舉司審驗与放免尋五月詔府界
三路弓兵保甲未行已前漫置六月韓維奏保甲條
馬之弊伏望詳酌施行六月樞密院言防閑日近府
界三路團教保甲冬閱正長擾攪或巡教官指揮苛
虐致小人函暴陵抵犯法逐處提舉言多務姑息不
害州縣公行致官吏畏避不敢舉發監司觀望不為
按劾詔令府界三路提舉保甲司及州縣等覺察按
劾施行又詔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所養弓馬近已
支債錢馬軍分目今府界并京東等路養馬指揮並
罷又詔京東西路保馬法先定年限民間易以應辦
而有司不務循守妄有陳請期限迫急遂至擾擾先
帝已嘗降手詔詰責約束至今猶不能奉行其兩路
保馬元降年限收買其剩買過數月並先以決年分
之數又詔提舉京東路保馬兼保揭景提舉京西路
保馬兼保甲叢條並令乘傳赴京于三省稟議改廢
其役詔京東西路保馬等級分配諸餘數發赴太僕
寺其格不應支配即還民戶變易納所給價錢秋七
月門下侍郎司馬光言保甲使人逐捕盜賊已有指
揮縣尉及弓兵手殺人數並令依保甲以前數優賞
其保甲不令管捕若使之攻討四夷則敵敵白徒教
閱雖熟未嘗見敵与戎狄戰鬬詔書勅邊吏不得侵
擾外界務在安靜保甲的實有何所用農不民堪愁
苦如遇明道之煙康定之旱至和之水則為國大患
近者群盜王冲承保行劫又獲鹿縣保甲射傷提幹

孫文以下凌上伏乞斷自必盡罷諸路保甲保正長
使歸農巡捕盜賊戶長催督賦稅其所養保馬揀
擇句收太僕寺量給價錢如此則開封府界五路之
民孰不歡呼鼓舞若以保甲中武藝有成之人可惜
使之歸即乞逐縣依沿邊弓箭手法許廢本戶田三
頃與免二稅疏奏蔡確等執奏不行詔保甲樞密院
今月六日指揮保馬別議立法范純仁奏初緣保甲
子弟蒙指揮併教兩日或三日比之自來日數全少
然未免往來聚集有妨農務或期約同保私闘為名
不肯專一生業官私及父兄終難禁察臣今欲乞應
三路教閱保甲計一歲合教日數併就農閑之月分
並歸農業則官司與父老易為句管八月詔府界三
路保甲自來年正月一日依議事法太皇太后諭輔
臣曰民間保馬宜早罷去有不便于民

元祐議合祭分祭同異

元祐五年五月尚書左丞許將建議當講祭皇地祇事詔禮
部太常寺同共詳議當以聞六月禮部太常言奉詔議皇地
祇祠典緣郊祭之禮國之大典乞與尚書侍郎兩省及侍從
官以上同議從之

七年三月禮部言詔同議皇地祇祀典惟禮中崔公度狀切
見蒙次集議未合將來南郊或別行大禮乞用資政大學士陳
薦議依舊合祭天地并從祀百神所自今決集議公度嘗言
謹按周頌昊天有成命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又
周禮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漢武
帝郊祀歌曰上天布施后土成穰・豈四年將祭皆合祭天
地于南郊之辭周頌合祭禮之情也周禮將祀禮之文也今
將難行即當依舊合祭盡依祖宗舊儀為萬世不刊之典禮
部又言禮部郎中崇祖洽議稍朝廷復明堂五帝之常祀太常少卿盛陶太常博士晁獻
宋崇年議若祀昊天上帝兼祀五帝如舊儀得
禮之變與祖宗大享之禮前後相成祀典無闕太常博士朱
彥請參酌宗祀明堂以配上帝取合諸經于義為允本部看
詳若宗祀明堂昊天上帝五方上帝以五方人帝五官從祀
得禮之變今郊後未奉明旨未敢集議詔至今侍從官及禮
官集議以聞九月先是吏部彭汝礪曹輔同議南郊合祭
事是非蔡京有守先帝欽若承順天心罷黜郊說是正太帝
行之歷年中外禔福聖作明述神明歆懌今何疑而致更之
也改命建非可輕惟朝廷慎之重之反之復之務求至當以
稱先帝所以尊奉神靈之意于是翰林學士顧臨翰林侍講
范祖禹等八人議曰王者父事天母事地皆不可以不親
今三年一郊已非古典而地郊未有親祠之日若不親見地

祇則尊天而不親地事父而未事母也伏請合祭天地如祖
宗故事范祖禹又言初以天地特祭經有明文然自漢以來
不能行之千有餘年矣宋興以來太祖郊四太宗郊五真宗
郊九英宗二神宗郊三皆合祭不合祭者惟元豐一年郊耳
陛下他日果能行北郊之礼然後罷合祭未為失也伏乞員
丘合祭依熙寧十年典礼吏部侍郎范純礼等二十二人
議曰南郊合祭天地不見於經王者親祠天而地則闕焉亦
非典礼神宗皇帝考按古證詔罷合祭元豐六年上祀昊天
上帝于圓丘配以太宗又詔親祠北郊如南郊儀仍命有司
脩定儀注則于承事神祇礼既遠者伏請並依先朝已得詔
旨施行孔武仲等又請以孟冬純陰之月詣北郊親祠如神
州地祇之祭權兵部侍郎杜純請于范中設望祠位虛壇大
子遣所俟照祠南郊之歲則夏至北郊上公攝事無獻本壇
大詔拜工部侍郎王欽臣議冝如祖宗故事並祭天地一次
申論不避曾肇又言伏以天地合祭非先王之礼學士大夫
所共知之論者以罷合祭則天子未有親見地祇之時夏至
親祀北郊則以五月行礼為雖故同南郊并舉地祇之祭無
于人事以來自便則可矣以無為親見地祇之冝則未也臣
恐切為合祭不可復親祠不可廢祖宗對酌時宜省去繁大
末節如親祠之礼既而可為矣壬辰太皇太后垂簾三省進

翰林學士顧臨等郊祀議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先帝故事
將呂大防言曰天地之祭自漢以來合分不一唐天寶後惟
天子親祀乃合祭于南郊國朝以來大率三歲一親郊並祭
天地宗廟因行赦宥于天下及賜諸軍賞給遂以為常亦不
可廢雖歲歲親行于本禮及不可得今來諸儒欲議欲用
礼官前說南郊不設皇地祇位惟祭昊天上帝不惟元據但
于祖宗权宜之制本見其可蘇頌曰今正南郊已准故事蘇
轍曰議者特合祭別祭二說各有所據神宗合祭天地今十
五年矣皇帝即位今以八年未嘗親見地祇乃朝廷闕典不
可不正范百祿言祖宗皆遵故事並遇南郊並合祭天地神
宗以為員丘既祭天地之理遂詔礼官考求典礼元豐南郊
止祀昊天上帝配以太祖先帝所廢稽古据今未可輕改之
甲午再進呈大防言今日宜為國事勉行權制候將來議定
北郊制度及太廟享礼行之未晚百祿言祖宗圓丘合祭皆
是循用後代權時之制神宗皇帝元豐六年南郊不合祭地
示乃是復行先王典礼太皇太后曰非不知無益為國是蘇
頌蘇轍郭雍皆言合祭天地自漢唐以來常行自古帝王受
命之初未嘗不郊見天地翌日三省條具所議奏聞詔依今
學士降詔
戊戌詔國家郊廟特祀祖宗以來命官攝事惟三歲一親郊

則先享清廟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元豐間有司援周制以
合祭不應古儀先帝乃詔定親祠北郊之儀未之及行是歲郊
不設皇地祇位而宗廟之享率如準如權制朕以涼昧嗣承六聖
休德鴻緒今茲禋礼冀奠上帝祼鬯廟室而地祇天神久未
親祀朕方修郊見天地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寧十
年故事設皇地祇位以嚴並貺之報俟郊礼畢依前降指揮
集官詳議親祀北郊事及郊祀之歲廟享典礼以聞
元祐八年三月翰林侍讀學士蘇軾上圜丘合祭六議略曰
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享答實蒙休應然則
圜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
祖宗之舊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為用周礼也請言周礼
以今礼之別古者礼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
祭地祇者二饗宗廟者四皆天子親祭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
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礼也太祖皇帝
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
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
之礼也夫周之礼祭如彼其多歲行之不以為難今之礼親
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古今天子出
入儀物不少兵衛甚簡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非
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礼三年一郊非周礼也先郊
二日而祭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礼也郊而肆赦非周礼
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礼也自宰相
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礼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
祇則曰周禮不當祭于圜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
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為不
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
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
之乎所以十二歲一巡者以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
之礼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礼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礼之繁簡
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礼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礼周有
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
已且吉父為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礼為三歲常行
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為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礼
則遣官攝祭礼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礼大宗伯若
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
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礼也
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
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礼也議者必又曰
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為
常礼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為大礼則繁文有不能省者若

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有宮入廟出郊冠通天
乘大輅日中百舍百衛兵暴露于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
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
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為繁文末節而一切
致有去乎國家養兵異乎前世自唐之後未有軍賞猶不能
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
三歲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
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
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以祭地此又非臣所知也三年以祀以
殊為濶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于天自古來
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
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為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
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祭則可以免方暑奉事之患此又
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為欲本復周禮也今以十月
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
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
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
未免也議者以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地祇于方澤上不親
郊而通爟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
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
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
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夫分祭天地決非
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于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
為三年分而為三者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
祀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嘉饗此
祭累聖相承唯用此說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
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
行之理伏請從舊為便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
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
為無窮之制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
之理無更改郊禮廟事以德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
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
上合周禮下不為當今軍國之患不可但執更不論今合可
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以時定又言臣近奏論圜丘合
祭天地非獨為時宜亦自然上合三代六經為萬世不刊之
典然臣不敢堅以為是故六議以開異同之端欲望聖旨行
下令議者與臣反復詰難盡此六議之是非而取其通者則
其論可得而定今奉聖旨但令集議官集議聞奏切慮議者
各伸其意不相詰難則是非可否終莫之決臣今欲乞集議
之日若所見不同即須畫一難臣六議明著可否之狀不得

但持一說不相詰難非臣敢自是而求勝也蓋亦從長而取
通也先祖禹傳云朝廷從蘇軾之請令議者相詰難而遂回呂大防曰當自朝廷酌其可否行之若使更相詰難必致紛爭失体于事何補也大防以為然但令礼官集議以已二既已逐集軾又言乞須相詰難尋又罷集議見范祖禹之言也
夏四月丁巳詔曰朕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礼世
有損益固時制宜惟我祖宗嚴奉郊廟當遵官攝事皆孝合
于前文唯真王親祠自載成于大礼每以三歲対越二儀咸
秩百神大饗四海迄先帝元豐之末講方丘特祭之儀益乃
補一代之闕文振百王之陰典朕惟菲德嗣守丕基之聖已
行謹當遵奉先朝未奉惧不克堪是以昔歲仲冬稽誠大礼
神祇並合祖考惟寧爾詔有司再加集議犹敢咨度諸儒之
說稽參六藝之文然理既不疑事无可議斷自朕志協于僉
言祇率舊章永為成式令後南郊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
行仍罷礼官祥議詔詞范祖禹所草

元祐黨事始末上

哲宗即位司馬温國公光當國悉改熙寧元豐舊事成謂之
曰萬臣如章子呂惠卿等筆皆小人也乞日有以父子之義
間工則用寬之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
之不疑君子謂光之勇孟軻不如若曰光春用熙寧舊臣共
变其法以绝異時之禍寔光所不取也十月同知樞密使安
可乞補外郡不許御史中丞劉摰言臣昨於八月九日曾言
神宗皇帝顧命大臣不可盡去宜於張璪等二人內罷璪以
安天下留安燾胥臣以全國体又蒙聖恩因璪有請遂其官
職使之外補今聞燾亦是上章臣深慮人情不察以謂先帝
棄天下方逾年而受遺之臣一旦盡去轉相議論无所不及
其於盛德之治不為无損伏望聖明再思頒慮无聽燾之去
十一月范鎮復舉崇福宮以鎮力辭新命也先是鎮會葬永
裕陵下泰宗謂鎮曰朝廷將起公矣鎮變色曰鎮以論新法
不合得罪先帝一旦棄天下其可因而為利乎及降詔令起
鎮鎮辭又降詔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辭四臣入侍
為我強起无或憚勞鎮卒辭之朝廷起鎮蓋欲援於門下侍

郎頤固不欲起又作書問其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頤大書曰
是吾心也死吾所欲為者司馬君實以為之何用復出
十二月左司諫朱光庭言學士院試館職策題有涉諷議朝
廷願考正官之罪又言蘇軾嘗罵司馬光及程頤軾聞而自
辯曰臣切聞諫官言臣近所撰試館職人策問有涉諷議先
朝之語臣退伏思臣之所謂媮與刻者專指今之百官有司
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常病于二帝何與焉豈於帝
論周公太公後論文帝宣帝皆是為文引證之常本无比擬
二帝之意況此策問第一第二首鄧伯溫之詞末篇乃臣所
撰三首皆臣親書進入蒙御筆點用第三首臣愚意已過從
鑑若有毫髮諷議先朝則臣死有餘罪伏願少回天日之照
使臣孤忠不為眾口所鑠詔追回放罪指揮或言軾是謂光
庭言非是將遂去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岩叟遂恐遂
光庭則所損益大乃各上疏論軾不當置祖宗于議論之間
猶未須言其有譏諷意也疏入不報侍御史呂陶言蘇軾所
撰策題蓋設此問以觀其答非謂仁宗不如漢文帝神宗不
如漢宣帝也朱光庭指以為非亦太甚矣今士大夫皆曰程
頤與光庭有親而蘇軾嘗戲薄程頤所以光庭為程頤報怨
而屢攻蘇軾審如所言則光庭固已失之而蘇軾未為得也且
軾為王鞏為不知人哉程頤為不慎言舉此二者而罪之則

當也指其策問為譏議二聖欲深中以報親友之私怨誠
亦過矣況御史上官均近嘗論奏為政之道有寬猛兩端大
槩與蘇軾策題同意陛下謂其言可取著為令須示天下
上官均之奏蘇軾之策題二人之言皆是講明治道一則順
以為成法一則指以為罪何輕重取舍之異哉此士大夫之
意不能无惑也臣與蘇軾皆蜀人而不避鄉曲之嫌極論本
末既備位臺職而孤忖諫官之失當二罪皆不勝誅然喋喋
不敢自默者非獨為一蘇軾蓋為朝廷救朋黨之弊也人
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
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纔了却往弔喪坐客有
難之曰孔子言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却
當往弔喪於禮无害蘇軾遂戲程曰此乃枉死市叔孫通
所製禮也眾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軾非見過也
元祐貳年正月傅堯俞王巖叟相繼上疏論蘇軾不當置祖
宗於議論間其意欲以救朱光庭也既皆不報是日二人又
上疏論之甲子傅堯俞王巖叟朱光庭以蘇軾撰試館職策
題不當累日章疏今看詳得是非訕諷祖宗只是論百官有
司奉行有過令執政召進入向諭更不須彈奏庚午翰林學
士蘇軾言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為臺諫所言臣所不敢深辨
蓋以自辨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省切聞聖明已察其實而

臣四上章四不允獨非朝廷知臣无罪可放臣臣自知无罪
可誅也今言臣者不止三人又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斷確
然示明其无罪德音〻出天下誦之夫害冊之臣自聞命以
來一食三嘆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知所死然臣撰策問指
實有罪若不速言是欺陛下也臣昔於仁宗朝舉制科所進
策論及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明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
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
勸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汙屈己以裕人也臣恐〻不自度
量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伏覩二聖臨御以來
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工翕然御戴恩
德固无可議者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
於媮而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惰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
之法漸寬理財之政漸疏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憂有不
可勝言者臣切憂之故輒用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譏諷今之
朝廷及宰相臺諫之流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几兼行
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言朝廷若以此罪臣則
斧鉞之誅甘甘如薺今乃以為譏諷先朝則亦誅而不近矣
願因臣此言傚宋在位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識忌諱難
賜誅戮死且不朽矣傅堯俞王岩叟入對論蘇軾策題不
當堯俞既讀劄子覺太皇太后曰此小事不消得如此王岩
叟因於袖取軾所撰策題就簾前指陳未終簾中忽厲聲曰
更不須看文字也傅堯俞曰若即知其思惜即知其善今特
軾如此軾輪將何以使之曰使擔南臺諫官岩叟曰若臺諫
所言陛下能盡聽納自足以成陛下之美也臺諫何與焉堯俞
與岩叟家居待罪伏候譴斥甲戌三省進呈傅堯俞王岩叟
論蘇軾劄子執政有欲降旨明言軾非者太皇太后不聽因
曰軾與堯俞岩叟光庭皆逐訛事者爭以為不可而于詔蘇
軾所撰策題即无譏諷祖宗之意又緣自來官司試人亦无
將祖宗治體評議者蓋學士院失於檢會別與學士院令知
蘇軾王岩叟朱光庭各疾速依舊供職蓋從右僕射呂公著
之議也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亦言蘇軾止是臨文偶失思慮
本非有罪而言者未已蓋此事或因小有言攻致更相攻
許流弊漸大望聖慈深察向來宣諭之意只已以朝廷本置
諫官蓋為補朝廷闕失及姦臣害政令人臣小舉過本无邪
心諫官不須承論若其引咎求去則云朝廷不欲以小事去
言官尔等當共成朝廷之美則必不敢更有他說是日御史
孫升奏言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岩叟因奏論放罪指揮而
陛下疑以為党附諫官而蘇軾為无過堯俞岩叟屏家待罪
何元老大臣曾无欲當之論以別是非而且降劄子令供職
二人公然是任國体苟放罪指揮留而未下則二人者何顏

以出而朝廷之体何從而正臣於此時豈可默〻坐視以負
陛下耳目紀綱之寄乎伏望聖慈詳漢文漢宣從此輕重之
詞察堯舜成湯有過改過之德早出光降狄罪指揮以全若
臣之美以正朝廷之体則天下幸甚六月甲申承議郎彭汝
礪為起居舍人執政有問新舊之政者汝礪曰政无彼此之
辯歸於是而已朝奉郎權開封府推官張商英為河東提刑
商英先上書言三年无改於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乾奈
何輕議變更又移書蘇軾欲作言官或得之以告呂公著公
著不悦改出之

先是御史杜純右司諫賈易様張堯夫事劾呂陶上官均陶
亦請外補上疏論用黨曰臣觀古之聖君賢臣所與圖治能
闢衆正之路杜群枉之門功業隆而名聲著者其術无它要
在乎絶用黨之患而已人君不患不能知用黨而患在于不
能公用黨臣起自疎遠无左右之助陛下擢於衆人之中付
以言責之任感激自任恨无以報万一然臣以謂諫官御史
當尊朝廷肅臣下謹名分正紀綱遠比周然後為稱職故遇事
必言不擬鄙已救指同列亦既多矣遂戾權貴亦已甚矣須
因程頤不嚴君臣之分故就列殿說書臣以謂禮貴防微事
宜戒漸名分一僭每生亂階乃封章論其不可奏削方上而
陛下已悟其失有旨改正則是順之妄請不待臣言而陛下
已辨也臣于頤素无嫌怨所論奏者乃執事耳非欲沮頤以
伸己也同舍緣此反目相視不啻讐敵陰懷睚眦伺隙求報
未然張舜民罷臺職諫官紛然共議言故亦欲率臣同入文
字臣既思慮短淺始欲救之遂諸長貳以為可言既而再思
理有不可其後全臺具疏力來强臣〻乃謀論舜民之言不
可從舜民之罷不當救向從其請不敢雷同及至自疑三省
宣諭其人各以為恥懷怨愈深意欲使臣不可獨逃遂刺忠
奏上從聖慈御賴陛下聰明天縱照見邪隱用寬不攻自破
孤臣獲全今歸維之容程頤之死黨尤指舜民之事以攻臣
是用黨之勢獲作而朝廷可欺乃天下之深憂也臣安可隱
而不辨而去哉今政令之得失生民之利害必有大於舜民
之事者而不先言之乃汲汲言臣者意非他也其一則賈易
為程頤報怨也其一則杜純以此悦歸維也韓維誤神宗之
政事韓宗師庇秋閣之除命韓宗儒識忠之遷郭茂恂贓貪
之罪臣累實彈劾則維之恨臣亦深也彼杜純者與韓氏為
婚姻則純之言臣以為悦歸維達彼亦明矣至于賈易為程
頤之黨則士大夫无不知之今二人者不知何辭以罪臣也
謂臣已嘗上言欲救舜民既而不救有反覆之罪乎是不許
臣深思而欲臣苟合也謂臣見司官罷職不出力救之為薄
〻道義乎則事固有輕重理固有殺今不可執一而言也臣

之罪止於此而言者源源未絕必欲臣屛逐而後止臣深痛
用兌之槩至於斯也伏望陛下哀矜恕罷臣言職免使紛
紜之議煩瀆天聽臣不勝幸甚又言杜純至臺以來朝廷送
刑名公事付臺定奪純獨持深議意務在殺與胡宗愈等各
論奏近臣阿附之事是也此亦可見其附韓維也賈易既與
臣欲牽孔文仲上殿論奏文仲拒之程頤不與文仲往還忽
諷文仲藏程賈易所言之事因以言誘文仲令欲言之文仲
深不平其說此用兌可見以人言新除臺官各從之乃邪想
妄見從程頤事因純薦為御史以純與頤之故亦必言臣惟
陛下幸察易凡五狀言呂陶及是陶與均罷言職陶補外而
均內狀文仲呂陶言程頤事見伊川六月右司諫賈易之德州
自蘇軾以策題事為諫官所言而言者多與程頤善頤既失
志其黨迭相攻易遂言曰云云又言呂陶黨助軾兄弟文彥
博實主之語侵彥博及范純仁太皇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
著言易所言頗切直惟詆大臣太甚不可屢諫則太皇太后
曰不責易此亦難作公等自與皇帝議之公著曰不免逐臣
易則命不行爭久之止罷諫職逐公著謂同列曰諫官所論
得知失未之言頗主上富於春秋異時將有進導諛之說以
惑上心此時正頼左右力爭不可預使人主輕厭言者於是
呂大防王存劉摯私相傾嘆司呂公仁者之勇及至於此二

年九月庚寅侍御史王覿奏言蘇軾程頤向緣小忿浸結仇
怨於是頤軾素相親善之人亦為更之相詆訐以求勝勢若
決不兩立及至臺諫官一年之內章疏紛紛多緣頤軾之故
也前日頤敗而言者及軾故軾乞補外既降詔不允尋復進
經邇而又適當執政大臣有關士大夫豈得不憂雖臣亦為
朝廷憂之也軾自立朝以來咎愆不少然軾之文采拔進少及
陛下若保全軾則且勿大用之庶幾使軾不遂及于大悔咎
人言飛語有十兄十物八奸之說大除不適取一二公議所
共惡者以塞其說餘皆端良之士伏望出中詔榜朝堂示大
夫不聽讒言之意以安士大夫之心十月知懷州賈易責知
廣德軍易罷諫職翰林學士蘇軾中書舍人蘇轍皆乞外補
不許於是斂言易謝表自謂以忠直獲罪指言群臣隱邪罔
極用兌倚天上下不交忠良受沮至引周易履霜堅水不早
辨之言以為戒欲使朝廷原心定罪仗行誅戮其間有云穢
徽行衮命以告人志在用兌而害正臣非臺諫凡易所言不
欲條析論奏惟有言臣一節理宜辨明易雖領諫官今出守
令郡條不當風聞言事其言臣以家告人伏乞朝廷取問狀
實如所言有是臣甘伏條典於是御史交章論易人才庸下
猥蒙朝廷不次拔擢以為諫官而易諂事程頤默受教戒頤
指氣使若驅家奴頤於人物少有愛憎易所執為毀譽附

年五月侍御史王覿奏蘇軾去冬學士院館職策題自謂借
漢以諭今也其借而諭今者乃是王莽曹操等篡國之難易
縉紳見之莫不驚駭為輕薄貪好利权不通先生性命道德
之意專務戰國縱橫捭闔之術非偽然道矣也若使久在朝
廷則必立異妄作以為進取之資巧謀害物以快喜怒之私
未可欲深罪軾即宜與一郡稍為輕浮躁競之戒歐陽棐除
著作佐郎寔錄檢討院官言爭論不當以棐為集賢校理权
判登聞鼓院右正言劉安世言棐與程頤畢仲游孫朴楊國
寶輩交結執政子弟參預密謀號為五鬼伏望因其辭免追
還新命非惟少抑奔競之風庶以漸消朋黨之禍安世又言
乞罷棐館職以慰正人之望詔著作郎黃庭堅依舊著作佐
郎以御史趙挺之論其深行邪穢故有是命右正言劉安世
言黃庭堅如趙挺之所言則虧損名教豈可尚在華貫若或
兄弟不知孝友則庭堅豈蒙恩戶持遂沉廢伏望聖慈以臺
官所言庭堅事狀委監司依公体量以聞庶使枉直昭晰切
胡宗愈除尚書右丞右諫議王覿胡宗愈自為御史中丞論
事建言多出私意與蘇軾孔仲文各以親舊相為比周力排
不附己者深結司於己者操心頗僻豈可以為執政內批王
覿論列不當落諫議大夫與外任差遣呂大防范純仁等箚
云內降指揮未敢行下呂公著呂大防等再論列太皇太后
厲聲曰若有以門下侍郎為奸邪之者純仁等又退而上
疏所詳有王覿先降敗責文字臣敢未僉書更乞聖心熟慮因
錄進歐陽脩朋黨論中書舍人曾肇亦言覿之一身出入內
外不足為輕重陛下言路之通塞人情之係抑在此一舉所
有王覿三省同奉聖旨差知潤州制詞未敢撰庚午承議
郎右諫議大夫王覿直龍圖閣知潤州尚書右丞胡宗愈乞
罷政改除閑慢差遣詔答曰朕開獎言路通下情雖許風聞
尤當核實豈以無根之語輕搖輔政之臣朕方御衆以寬退
人以禮加之美職付以大郡既朕無負於卿言卿亦何嫌而
辭位祗服乃事毋自為疑蘇軾三詞也御史趙挺之奏頃追
改責覿之命楊康國言去年逐張舜民今又罷王覿皆緣論
及執政而必逐諫官望追還罷覿之命八月劉安世又言宜
罷歐陽棐職方員外郎之命黜之外郡使天下知公道之存
十月劉安世又論胡宗愈不當進用十二事翰林學士兼侍
讀蘇軾上疏乞郡略云諫官於意外巧構曲成以積臣罪使
臣從折於十人之手伏陛下投杼於三至之言外是之人供
晚以意臣不早去必至傾危伏望聖慈念為臣之不易哀臣
衰幼之生惟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劉安世又再上章論
胡宗愈云自匪宰相之姻婭盜中司之要任蒙蔽人主之聰察
廣植宗之次陰結悖雄之奸徽事與日頻盛軾轍之黨公肆

誣欺未嘗敢舉紀綱但聞多所朋附大臣何敢自害乃誣
大奸上瀆睿聽下亂邪黨蓋臣內顧孤薄了无他長報國之
心惟知直道鄆州〻學教授周穜上書乞用王安石配享列
安世論列翰林蘇軾自劾援舉穜竟罷坪軾又言臣覩明聖
嗣位以來斥逐小人如呂惠卿蔡確張誠一吳居厚崔台符
楊汲王孝先何正臣盧秉宋用臣王子京陸師閔趙濟中官
李憲宋朋臣之流或首開邊隙兵連禍結或漁利推財為國
斂財怨或倡起大獄以傾陷善良其為奸愿未易悉數而王
安石實為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雖已退處閑散而其腹心
羽翼布在中外懷其私恩冀其再用朝廷日近稍寬此等如
李憲已於近地居住王安禮拯恩蔡確已移近其地皆即
聽許崔台符王孝先之流旋踵進用楊汲亦漸牽復呂惠卿
竊見此意故敢乞居蘇州此等皆民之大賊國之巨蠹得全
首領以為至幸豈可以尋常一眚之臣計日累月洗雪復用
我今既稍寬之後必漸用之如此不已則惠卿蔡確之流必
有時而用青苗市易者法必有時為復今周穜草芥之微敢
建此議蓋有以啟之矣臣數日以來切聞執政之議多欲薄
臣之責而寬穜之罪若果如此則是使今後近臣輕引小人
而惠卿之流有以卜朝廷之輕重事關消長憂及治亂伏望
特出宸斷罷誣有司議穜之罪不可輕恕使朝廷念臣本
无邪心正是時邪羽已循臣以立法則臣上荷知遇雖死得
罪實同投賞閏十二月右正言劉安世論章惇強市民產致
朱迎等於戶部赴訴伏望選差臺臣鞫獄推劾四年三月戊
寅劉安世言自去年四月左司諫韓川同奏胡宗愈奸邪朋黨不
可大任自後凡十九次上疏條陳本末乞施行資次日胡宗愈為
資政殿學士知陳州甲申中書侍郎劉摯上書曰恭惟先皇
帝以聰明睿智承累世丕平之業思欲力致天下復見三代
之風以漢唐為不足道當時之議以謂非周召則无以為已
是王者論治之佐論正當時輔臣知王安石呂惠卿輩不能
副先帝委任之意乃奮其私意施為乖戾大失先帝之本旨
其富國也則助役青苗變而為聚斂之法其強兵也則保甲
保馬流而為殘擾之政其用人也則進使紛輕捷之子以為
適時退老成崇厚之人以為无用於是四海興議先帝頗知
其事故罷退安石等不用雖而王珪蔡確之徒尤不能將順
主意雖事增患而先帝知政事之未便於民者方將改弦遷衷
天下忠臣義士至今長為先帝惜之者此也及皇帝陛下紹
膺大歷太皇太后陛下同覽萬機臨御以來法度之久難行
行者終究之大臣之害政者更易之正所以述成先帝之盛
德美傳之无窮可謂循矣然前者二三大臣之朋黨皆失意
怏〻自相汹信睥睨正人膽誹新政今布列內外縉紳之間

在職之吏不與王安石呂惠卿則與蔡確章惇者率十有五
六此臣之所以寢食寒心獨為朝廷憂也臣嘗深計其術矣
不免日夜窺伺間隙異日可以進說則造狀惑之謀又飾奸
言以感激聖意搖動政事而已所進之說臣切料之其大者
以為離間之計其最易入而聽禍亦最大不可不防其漸而
深禁之其次又有二說一曰先朝進法為治皇帝陛下以子
繼父一旦矯臣代之官有所更改其二曰先朝之臣多不任
用如蔡確等受顧命有定策之功亦當於外此二說者人情
言之則淺近而易聽自已義理考之則無所取也是讒間之
說伏望皇帝深鑒古事稽漢昭之明以辨忠邪使他日奸言
異論不可得而入常思太皇太后陛下之言無臻于心無忽
于聽庶以永承祖宗之業天下幸甚蘇軾以龍圖閣學士知
杭州徙軾也右正言劉安世四具狀論王子韶差除不當安
世又言御史李常壓閣已事云風憲之地乃有常等王安石
蔡確之黨人陰持兩端窺言正論使漸引其類並居要津則
陛下累年憂勤所立之政事必將復壞於群小之手可不痛
哉李常罷新知鄂州坐不言蔡確也舍人彭汝礪依前朝奉
郎知滁州坐營蔡確並不奉盛陶責辭此兩端在蔡確門四年六月
諫議大夫范祖禹言梁燾確惇之黨三不可相右諫議大夫
梁燾言范純仁主張蔡確為黨恩不可復留相位五年三月
知亳州鄧溫伯為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王巖叟封還詞
頭言溫伯待會先皇草王珪蔡確制詞也蓋奸慝伏乞收還
新命別擇賢才夏四月鄧溫伯兼侍讀提舉醴泉觀溫伯告
命既出言者論數不已故有是詔王巖叟又封還詞頭奏溫
伯奸邪事迹狠多不能徧舉陛下親所見者一事以為明
驗元豐之初詔求直言欲以知天下之事溫伯草詔陰合奸
臣之意陽合陛下之旨名為求言之詔實乃禁言之書使天
下無一人敢應詔者適司馬光具以狀覺陳於陛下別作詔
文天下之情復得上達奸邪如此豈可令侍言帝帷預新進
之列乎詔以溫伯知南京既而復初命御史梁燾再上章言
呂大防又言君黨起而同攻傾家敗作而主穩搖撼容而
居道夫此三者有天下之大患也留展憲議繳為御史中丞
言臣聞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故祖宗朝凡任臺諫官而言所則居職不然則黜罷理之必
致前後忠私去事臺諫論回河不當置既不從而言者皆獲
美遷今年復論鄧溫伯不可任翰林言既不故而言者亦並
遷擢不辨是非一皆進擢朝廷負諫言使私之毀臣下被篤
簡懷之非風俗漸成士節凌替臣今待罪執法若所言中理
望陛下日賜主張行之若各一有不當亦乞明加黜責以懲
妄言侍御史賈易言昔在諫垣論列呂陶因及蘇軾今輒為

為御史中丞臣為屬官理合迴避詔易為禮部員外郎侍御
史孫升言易公忠直亮正色敢言論列鄧溫伯事朱光庭等
官連章職易獨何罪下迁公議莫不惜直臣之去歎宰執高
下其手也御史中丞蘇轍言臣切覩元祐以來朝廷更改弊
事屏逐群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
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為非者惟邪奸失職居外日
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假不免百端遊說動搖貴近臣愚切深
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稍進於朝以示廣大
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致交爭猶薰共器必當遺臭
朝廷之患自此始矣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
慎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以忠恕待之使
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貴賤無為安意為善愈久
而愈光忠矣時呂大防劉摯言欲引用元豐黨人以平舊怨
謂之調停太皇太后頗惑之故轍言退後上疏曰臣自延和
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
瀆天聽患不以臣言為非然天威咫尺言辭迫遽有所未盡
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機朝廷
所以安危也今者政令已孚事皆大定議者惑於浮說乃欲
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進豈徒然
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
不足言臣所惜者宗廟朝廷也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
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希覬者多創造語言動搖貴近
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察可料矣聞
者君又不加審察遂以為然豈不過甚矣哉詩云無競維人
四方其訓之陛下試以反覆異同為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
識慮明審之士任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皋陶伊尹不
仁之人知自遠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
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奏太皇太后命執宰
于簾前讀之仍宣諭曰蘇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言極中理
宰相從而和之自此兼用邪正之言始衰轍後上疏曰伏見
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臨時主張政事因民所患屏
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群黨自作浮議近者德音一發衆心
泱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向惟二聖勿復以意則天下雖欲不
然臣切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紀綱具在州郡民物
粗安若朝廷大臣正己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因弊修法為
安民惜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何者異同
反覆之憂蓋不足慮矣又云如臣等輩猶知其非況於心懷
異同志在反覆章政之夫有似藉口者乎伏乞宣諭執事政
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恨苟民心既得則異議
自消八月劉摯為中書侍郎初以吏額房事與僕射呂大防

議不合已而摯門下侍郎及臺諫共攻大防大防稱疾不出摯每於上前開陳又須本末欲破滅者數路言路風聞過實不足深譴大防他日語人曰使上意曉然不疑劉門下之力居多然而士大夫趨利者交構其間謂大防與摯因是有隙於是造為用黨之論摯語大防曰吾曹心知元祐然外論如此非朝廷所宜有願引避大防曰行有請矣是日奏事畢摯少留奏曰臣久處近列器滿必覆願賜骸骨避賢者路既退連上章出在外第期必得請上遣中使召入對太皇太后曰侍郎未得去須官家親政然後可去使者敦迫趣入視事摯不得已受命未幾大防辭位不許及摯遷右僕射與大防

同列未嘗成言者爭攻之摯尋罷朋黨之論遂不可破其本蓋由是類始執給事中朱光庭御史楊康國言王鞏新除不當詔別與差遣中丞蘇轍論王鞏與寧初從安石而不從其用司馬光當國而善其質而薦為宗正寺丞愛惜之言未可偏信初除劉安世中書舍人不受再上章乞宮觀詔從新所請與梁燾朱光庭司官以鄭溫伯已外任也中丞蘇轍侍御史孫升三上章殿中侍御史岑象求三上章監察御史徐君平上一章皆論列右丞許將同進擬學官臣僚議論天衆慮在傾摯前後章疏已付外施行十二月蘇轍又言奏殿中侍御史上官均及衆已罷臺職以肅奸宄將許既以言官罷上

官均又言轍等合爲朋黨動搖聖意以疑似不明事遂挽政自外入不得安位是因乞罷言職於是責知廣德軍蘇轍言杜常曾任群呂惠卿千寅不孚意求媚悅不李元衛郡許好利太常之職乞授進秩又再上章言王子韶之佞不可用六年春杭州蘇軾爲吏部尚書二月除承旨弟轍爲右丞朱光庭爲給事中中丞蘇轍言光庭與楊畏秦觀乞追寢成命劉安世爲中書舍人後七日改樞密都承旨豐稷權起居舍人將以次補中丞蘇言稷供詞亦判乞降受閣侵差遣從之右正言劉唐老左司諫楊康國言王与石私賦污詔落安礼殿學仍知舒州左司諫楊康國言蘇轍不可爲執政者六事

封還尚書右丞告身三月初二日押入視事尚書鄭溫伯所駮五件新命也乞補外詔不允王巖叟勸劉摯可用其請然之又移書責大防傅堯俞摯摯答曰救不以身任之不果呂歷部伍伯給事中丞光庭言劉定好惡不可預監司之選黃庭堅爲中書舍人韓川言庭堅素无士行詔庭堅仍著作郎癸丑掌相求助臺省楊畏見官劉門六月賈易六狀攻呂陶秋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蘇軾上疏言臣聞朝廷以安靜爲福人臣以和睦爲忠若喜怨愛憎互相攻擊則其初爲朋黨之說其末爲治亂之機甚可懼也又論賈易黨程頤而與之報怨不久必須言臣并及轍朝廷无由安靜伏乞因臣親嫌之請便與一

郎以全二聖終始之恩八月賈易言蘇轍程大琛不應捨仁
宗積直言極諫之名容其濫進任司諫時安言深治懷城堡
林啟首事在中書日與呂陶謀為排陷正直之計用巧得為
御史中丞助罰究與趙卨與陝西地界遂許將而切其位軾
則幸先帝厭代有歸來聞好語之詩案遊淡殺言者呂大防
之制有民亦賢正之鋒以治世於周屬安以免役為便民而
欲行灰配稅戶頒章先第之元罪張大淵西哭穩是書與修
水利皆為虛妄深治西湖築長堤于湖以事遊觀伏望特行
斥先年那機政於簾前進呈與書易既前後異同之語并答
貶元祐進入遲緩其奏乃語与易外任後二日知青州趙君
錫為賈易知揚州蘇軾題詩欣幸先帝上仙軾因上陳下題
詩日月云君錫公然欺罔伏乞特外施行賴正罔決所貴令
後臣子不為忱人無故加以惡逆之罪後之君錫亦以此罪
中丞先是右正言姚勔言君錫取捨反覆獻疏亦言君錫在
臺中依持兩可太皇太后亦言君錫全無執守乃詔換為天
部侍郎尋已外郎勔為天章閣待制知鄭州秦觀罷秘書
正字以賈易言觀通大觀自請也閏八月甲子執政會議都
堂呂大防劉摯欲以李清臣為天部尚書王岩叟欲非察院
所預然必有議論摯曰前執政為尚書有何議論曰未詳執
為尚書固不通但恐公議不肯放入來耳既而奏可忠叟謂

同列曰少放人言大防亦自以為然顧黃蓋門下省給事中
范祖禹封還進呈凡九祖禹執奏如初及大防奏諸部久闕
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可用須當用前執政上有難從之
之意欲遂言除李清臣給諫紛然未已今又用宋蓋恐不便
太皇太后曰奈闕官何摯曰用此二人與用鄧溫伯異三
人非有大德根与程確並進与今日聖政不合今尚書共闕
四人若並用此四人使互進党類氣勢一合非獨主等奈何
不得亦恐朝廷難奈何矣朝廷貴安靜如此用人臺諫安得
不言臣恐自此閑矣太皇太后曰不如且靜遂奏除自擇下
范純禮尚書清臣應判料日射米依阿大臣不肯時政之失歸
琦沒先帝褒文彥博是偶之試因對彥博而抑錡埒歸鋒以
慶州兵叛散鄭州清臣為屬官窮室挑文字赴闕規自全而
毀鋒三娃以明己不与李璋指使張吉夫件市易司之奏蓋
以李偉方在貶降一旦捨去義所不安先帝嘆曰十全之已
必有忠信小人深義甚高賢于肯臣遠矣先帝薄之如此元
豐中爭使北虜以物帛百千遺中書承受內降吏人呂隨為
翰林以賄賂陰結堂吏居而用之則天下必曰倭人入朝矣
兩奏封還除命右正言姚勔亦言清臣阿附時相元大臣罷
命年蘇十月中丞鄭雍御史楊畏對甚久論僕射劉摯及右
丞蘇轍已罷青摯善守犯七八不同等志

又具摯黨人名姓人三十王嵓叟劉安世韓川朱光庭趙君錫
梁燾孫升王覿曾肇楊康國安鼎張舜民田子諒葉仲趙挺
之盛陶龔原劉槩楊國寶杜紘詹適孫諤朱京馬顯傳遠慶
錢世雄孫路王子韶吳立禮右正言姚勔入奏曰摯用黨不
公處衆言摯親戚趙仁恕王鞏犯法把持不當甲戌摯繳以
王鞏坐罪皆自劾是日二人伏宣和入對〻已押赴都堂戌
真㒰書樞密院王嵓叟奏劉摯疏繳不當罷逐究言者列有
所懷未易可測臣不知狀奸慝但事陛下之日少者爲信那
之一職言路未得其腹心爲信那安知其間用那扶私而陰
與群奸爲地者陛下何不稍援其事試如考察將必有所見
知臣言之不妄奏入不報太皇太后獨從中使賜御批論
令早入省供職繳再奏乞外任劉摯言臣每具劄子陳乞外
任伏望聖慈復降中使賜劄不允者悉還未嘗呈膝大爲威
報之情重念臣居位歲久略無寸補心實自知果得彈劾雖
在告陳衆伏冀聖明洞賜察然大防既致人言乞爲黨國
有又安然不去臣實何顏面目所以不敢上瀆睿寵遂〻於
進退之際敢輕於天下也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察
臣孤危早賜開允除臣一外任差遣上以明朝廷之大公以
全臣子之名節等已上論呂大防曰論劉摯已十八章初不
因王鞏事乃邢恕過京師摯與通柬足樣立 傳子爲他日計

其何也特與少私令去太皇太后回簾撤上蒼王鞏元他事
初邢恕赴駐過京摯答恕柬不去爲國自愛以俟休復持秉者
明鑑柬排岸官茹東濟恕舟安在東濟循除人也有求乎摯
乃得取摯簡錄本送鄭雍楊畏二人才劾摯得柬大善乃解
釋柬語以休復爲俟子明辟之復謂摯欲恕俟太皇太后他
日復辟也又言摯館章惇之子改太皇太后怒面責摯曰公
當一心朝廷若章惇之以一僕射與之未必善也摯皇恐不
能對壬午摯上奏乞外任奏入不報癸未樞密院奏事已王
嵓叟言臣有短奏乃陳不知曾經聖覽否臣〻不爲一劉摯
援繳爲陛下惜腹心之人雖得去了一門見一簡也宣諭曰
劉摯垂簾之初排斥奸邪殊有功朕極重之乃聞與邢恕柬迹
援章惇子弟而語之不如其朝廷責人邪潛通消息嵓叟曰
章惇使劉摯入付宰相亦宰執不得又宣諭曰朕亦不深罪
爲垂簾初有功但論事不當作依嵓叟曰言事官未必皆忠
直聞楊畏乃惠卿而上人知被用意安在但欲去除陛下腹
心之人便是與奸邪開道路耳甲申嵓叟又言劉摯真陛下
腹心之人也今大奸未死人心危疑朝廷之上與之爲敵摯
爲首焉一旦以小愆逐於殊棄天下之心不知要意陛下之
以有所更易謂及與大奸邪執〻前日陛下用摯作宰相好
究由然消伏今得罪衆日群邪相顧已復增氣蔽繳之遊

與摯大約相類皆衆人之所依望而奸黨日所忌嫉者顧其
去就豈不重哉大奸謀難防自古所患莫不因入主意有所
動忽為傾擠陛下於此不可不察知潁御史楊畏乃惠卿門
人文彥張璪知遇最深御寶作中丞舉為臺官再除御史公
議沸騰又章排斥命遂不行自此憤疾正人常有報復之意
志後又因趙君錫无所執持為人所役使再三薦除此職誅
官虞策亦是張璪面上相知之人當受璪之力為論薦陛下
試將此本末考究足可保其无他意否時已有詔領學士院
草麻制罷摯而宮吏未知也十一月戊子劉摯罷相麻制送
門下給事中朱光庭封還言摯有功大臣不當无名而去言
言者指臣為朋黨用并被逐不得故光庭與摯俱罷
御史安鼎知徐州決其猜己劾按彌不當故出十二月翰林
學士梁燾言今日為政之要在乎辨邪正之實路天李德裕
嘗為武宗言曰陛下辨邪正專委任守之以定則朝廷必理扶
真宰相之言也蓋正意不定則奸邪得以乘隙而進聚丸故
明也一搖其意則憂患從而起向何致治之望乎聖心擇采
知其為正人者固不疑之願記其盡心宣力然始終保全勿使
小動搖之如有離間毀謗搆諂之言此是動搖之計積陛下
自信素知之心已守之以定保辨奸邪之說斷之以不疑亦
其邪人以害正人正人知所歸恃以无恐得以畢忠竭節畢
身國報則朝廷之理不難致之賜黃又云救舉群臣之二三
莫若言路用純一之臣願陛下用素所知之正人常右言職
風采凜凜為中外所敬憚者處以言官之長其心一忠於兩
宮其言大公於朝廷使四方仰之國勢增重奸邪小人望風
自然消退大臣小臣肅然守正莫不純一為順聖慮矣惟陛
下早定聖斷意在必行可致今日之弊七年春丁未劉摯改
知大名府中丞鄭雍御史楊畏殿中侍御史吳立禮復有言
除知鄆州張官論程頤門生王鞏吏為瑞明殿參士知鄆州
以侍御史楊畏言鞏吏天資狂悍狷情父子預政貨賂
公行監察御史黃慶基廣鞏吏廣法狥私狂狠自用又前能
子禎又通貨明切青風稱而出更達犯疾言事上故有是命
八年二月己巳天章閣待制林希除禮部侍郎御史來之邵
言希行狂浮躁不可處之侍從三月蘇頌罷相以臺章論頌
稽留制書稽留又言范百祿與頌同除中書商議除改不
當自合於任其責因言百祿四罪百祿亦乞罷免路不允巳
乙黃慶基言近論奏中書侍郎范百祿朋比欺罔狠愎自任
援引黨與皆其類然事已昨罷劉摯王巖叟朱光庭孫升韓
川摯而援其黨如家然而洛黨雖衰川黨復盛百祿之親戚
朋遂皆在權要陛下可察而知也今因罪狀明白早賜罷免
以維其黨與原使當路有所憚辛卯中書侍郎范百祿奏蒙

賜詔書依旧供職國法有常人言可畏雖善質之明不蔑而
愚臣之分難安伏望聖慈亟加必罰以為小人之福以警在
位之臣詔以百祿爲太中大夫充賢政殿學士知河中府門
下侍郎蘇轍奏近以御史董敦逸言川人太盛遂具劄子及
面陳恭承宸德音宣諭深察敦逸之妄以臣言爲信臣猶望
陵薄言者輒相誣罔若非聖明在上心知邪正所在則孤危
之蹤難以自安切詳敦逸所言謂馮如梅事乃其前狀所言
之一則其餘事不可不辨逐乞一一付外施行復蒙再三宣
諭謂其他別无實事惟聖恩深厚知臣無枉而加庇護仰況
忠逆死生不忘然臣忝備執政知人言臣過失而默然不辨
實難安職陛下愛臣之深而不令臣得知敦逸所言臣切有
出入人罪原其不遵法令之意蓋有輕蔑朝廷之心其不忠
之罪大矣軾自進用以來援引党與分布權要附麗者力以
薦揚違忤者公行排斥昨薦王鞏說除宗正寺丞近薦林攄
自來排岸不問資序遂差知通判軍前者除張耒爲著作郎遂
者除晁補之爲著作佐郎軾力爲援引遂至于此至如秦觀
亦軾之門人也素號狂薄除秘書正字既用言者罷矣猶
不失爲校對黃本書籍是以爲奔競之士趨走其門者如市惟
知軾而不知有朝廷也近者高麗人使乞賜書籍獻乃祖宗
故事且屢嘗賜書與之矣軾乃拒還詔旨極言不可及都省
批送禮部令吏人上請因非重責也軾乃盖庇吏人力陳強

辨期必勝而後止軾在先朝嘗爲歌詩謗訕朝政有司推治實
踪長存衆皆以爲罪在必死獨先帝憐之止從輕典送黃
州安置軾不能感戴厚恩而乃內懷怨望二聖陛下臨御之
初以軾爲中書舍人起因制詔公然指斥先帝時事略無忌
憚將數制訕先帝以快平昔之憤爾軾行李之純除河北都
轉運使詔以有常不安集之語盧王之亂議先帝也軾行蘇
頌除徐州刑部尚書詔有盜賊多有是以武帝之暴議先帝也
軾行列鎮知鄆州詔云兩皆爲使者親見民病盡言而不諱
此窮而不閔安知有今日之赦乎大則謗浮罪于先帝自以
爲賊在奉行法度有所不至當公論之而乃張皇上書用此罪
江西提舉安得有盡言乎至于安知有今日之赦此語尤不
思用陛下奉承宗廟當有以顯揚先帝之鴻業休得豈數赦
先帝得罪之人乎軾行唐義問除荊北運使云朕修賦役之
法然聚斂之吏去得從恣行以養民夫先帝立法豈不欲養
民之指先帝之不能養民也今以為然聚斂之吏是指先帝
用聚斂之吏也軾行貶呂惠卿詔云首有靈因以害民卒皆
攘臂而稱首天先帝立法乃欲與天下同利豈有先帝之聖
神英睿冠絕百王如此而乃肯從靈同害民之謀乎軾所行
制誥皆在令人院陛下試取而觀之蓋有舉說述不盡者臣
竊以常人論之對人之子罵人之父猶且義不勝誅況軾代

王言而實詆先帝授之以法當如何哉至如結託常州宜興縣李去盈強買姓曹人抵當田產致其人上下論訴望賜英斷上以釋先帝之謗議次以立今日之典刑又言曰治天下必先於正朝廷正朝廷必先于破朋黨自非明足察微公足以兼聽處是以獨斷者未有不爲姦邪所蔽也臣近言禮部尚書蘇軾已歷疏其所爲矣切見門下侍郎蘇轍懷邪狥私援引黨與怙勢曲法務與其兄相爲表裏以紊亂朝攻軾則外許人差遣而公薦之轍則內爲之應而引用之按軾與呂陶交結至厚昨者薦陶自代遂除爲起居舍人近日中書舍人陳軒緣館伴高麗人使請賜書籍事軾忌軒之不附己已遂公奏于朝力加排詆意欲軒補外乃遷陶爲中書舍人軾知潁州日趙令畤爲本州僉判軾與之狎近甚密軾乃公薦于朝稱其才美訪聞蘇轍見欲除令畤差遣其理欺罔之罪大衆國子司業趙挺之爲御史日屢言軾不公事迹軾居禮部既籍國子監日務招權太學中遂致沮抑挺之使之補外訪聞蘇軾見欲除挺之爲轉運副使以同列商議未敢遷呈太府寺丞大勳以篆字游于軾之門初不以公正大才稱也軾既援引轍遂除爲福建路轉運判官鴻如晦爲夔州路轉運使日按發公事不當見係御史臺推治未結絕間轍以川人遂除館職差知梓州近斷勅方下如晦雖以法脅

官而差遣與職竟不動也趙卨知鄜延日欲棄熙河而不敢獻議乃以書抵大臣是時轍爲中丞得其書即爲論列賴諫官劾奏執其交通誣罔之迹謀遂不行前日臣嘗言純攻不務叶和先欲行一事除一差遣商量日多不能合甚者幾于紛爭極傷國體蓋轍欲進其黨與攻衆論不肯相從爾軾嘗自言陛下稱其兄弟孤立以爲必不黨也是以敢交結黨與而無忌憚又其黨言陛下許軾大用以爲必見信也是以士大夫莫不爭趨其門以圖進取上下倡和合爲一黨牢不可破且人臣事君惟有忠信耳一涉于欺罔則終身不可以試信矣之按轍薦王鞏累數百言陛下其以爲可用也既而淮南提點刑獄司根究王鞏在任日職事狼藉實迹具存遂鐫爲監當而轍亦恬然自若略不引咎程之邵轍之表弟也昨任夔州路轉運判官按知雲安軍孫拱與之邵互論見係推治未見曲直乃除之邵爲都大提舉茶事至如軾之罪惡固行制誥以四制軾以法論之指斥乘輿罪在不赦而況指斥宗廟乎陛下試觀軾轍所爲一失控御何所不至乎是大防轍奏曰處甚言軾所撰李之純等六人誥文涉訕謗先帝其間陸師閔誥係范百祿詞非軾所撰臣切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強兵鞭撻四夷而一時群臣將順太過故事成之日又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救改蓋事理當然爾

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采衆議多行寬厚明
帝尚察屢興慘獄章帝改之以寬厚故當時天下多悅服未
有以為毀謗先帝者也如本朝真宗皇帝即位弛逋欠以厚
民財仁宗即位罷修宮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
助先朝闕政亦未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為毀謗先朝者也近
日元祐以來言事官有所彈擊多以毀謗先朝為辭非惟中
傷士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若不禁止久遠不便蹤又
奏先戒呂惠卿語非訕毀先帝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
行之事但未暇改爾元祐初改正遵述先帝美意而已太皇
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當時大臣數人皆聞極有
不善不肯諫止呂大防曰聞永樂敗後先帝嘗曰兩府大臣
略無一人能相勸諫然則一時遵舉非是先帝本意明矣太
皇太后曰此事皇帝宜深知大防曰皇帝聖明必能深照此
事于是得旨放逐處基並為知軍差遣二人既責蘇軾以判
子自辯曰臣自小年從事以來以剛褊疾惡盡言孤立為累
朝人主所知然亦以此見疾於群小其來久矣自熙寧元豐
間為李定舒亶輩所誣及元祐以來先庭被之貫易皆以誹
謗之罪誣臣前後相傳專用此術其間有關臣子之大節不
可不辯臣先任中書舍人日適值朝廷竄大姦數人所行誥
詞皆是元降詞頭所述罪狀非臣私意所敢增損內呂惠卿

自前執政責授散官安置謫罰至重當時受朝旨節錄臺諫
所言惠卿罪惡降下既是詞頭所有則臣安敢減落然臣子之
意以為事涉先朝不免所忌故特于告詞內分別解說令天
下曉然知是惠卿之奸而先朝盛德之累至于竄逐之意則
已見于先朝其略曰先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
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
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庶同閏上之言既有陽山之敗及疾
欲戒惡心不悛緣經擒稽德音猶在臣之意以謂古今如
鯀為堯之大臣而不害堯之仁宰予為孔子高弟而不害孔
子之聖人況再加貶責深忠其仁智先朝本意則臣區區

之志亦自謂無負矣今處基乃指以為誹謗指作者不亦給誣
之甚乎其餘告詞皆是處基支致附會以成臣罪如其間有
常未安集之四字乃便云是屬主之亂若一一據此羅織人
言則天下之言人使不敢開口動輒得罪矣孔子作孝經曰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此幽王之詩也不知孔子誹謗指斥何人乎
此風前于李先庭被於蘇挺之經于貫易于處基復宋師之
臣恐陰中其漸不可長非獨為臣而言也又處基言臣行詞
所開告詞五條謂百端怨謗兩行亦謂之謗訕指斥詞元
不是臣行中書案底必有主名可以覆驗所謂借漁怨謗者
意不指言師閔而已何名為謗訕乎又處基所言臣妄用顏

州官錢物事蒙尚書省勘會撥所用皆是減外支賣令入官
強惡賊人及逐急將還前知州任內公使庫所少貸下行人
錢物情理如此皆可覆驗又虞蕃所言臣強買常州宜興縣
姓曹人田地八年州縣方與斷還此事元係臣同樣副使日
罪廢之中託親戚投狀依條買得姓曹人一契田土後來姓
曹人卻柔臣虞蕃賴曾誘臣卻時牒本路轉運司令依公盡
理根勘乃使具狀申尚書省後來轉運司差官勘得姓曹人
招服非理昏賴依法決訖其依舊合是臣為主牒臣照會臣
隱見小人見知意在得財臣既循侍法不欺與之計較曲直
故於招服斷遣之後卻許姓曹人贖元價抽贖仍求申尚書省
及牒本路施行今虞蕃乃言是本路斷還本人顯是誣罔今來
公案見在戶部可以取索案驗又虞蕃所言臣在揚州大入
丁具死罪此事已經刑部定奪不是夫入都提刑薛之奇妻
有按察公案具在刑部臣切料虞蕃所誣臣者非一臣既不
能盡知又今來朝廷已知其姦妄點罷其人臣不當一一辨
論但人臣之義以名節為重須至上煩天聽而太皇太后全
敕諭曰緣近來眾人並相捃拾且須省事試乃具劄子稱謝
曰天慈深厚如到子孫委曲保全如受父母感恩之涕不覺
自零伏念臣子姪數奇性疎少處事生犯患垂老困疾非二
聖之深難萬死而何贖伏見東漢孔融才疎意廣負氣不屈
是以遭路粹之冤而晉嵇康才多識寡好善闇人是以遇鍾
會之禍當時為之痛惜千古為之流涕臣本無二子之長而
兼有古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服之以
明察消長之理采辨抑害乎疑似則臣已下從二子游久矣
豈獲有今日哉謹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便須刻骨豈復
書紳燕金蝶蝶之觖以報丘山之德六月乙未遣內御集院
李偉齎詔賜觀文殿大學士太中大夫知潁昌府范純仁令
來繹赴闕先是侍御史楊畏言外議以蘇頌和罷必用尚
書右丞同知樞密院事二人而已一則天資柄狹非有疏通
濟務之才且狗己從俗未必無懷恩報德之意一則器業卑下
孫材理之類一切未見可取只係聯姻戚而處本兵中外已
籍籍不平況宰相在乎右丞鄭雍同知樞密韓忠彥若是闕
將以純為右僕射畏又言治天下者賞罰號令而宰相佐人
君出賞罰號令以示至公我純仁安處邵太原府全違無狀
上下失備而賊來之孔麟州殊殘萬里死者數萬人方稱邵
降官名在請籍而陛下違命以為相是賞罰不正而功罪未
判官以為功則罪籍未除以為罪則未聞除用況為相哉陛
下命相而賞罰未明何以昭示天下哉自是七疏不報臨察
御史來之邵入言純仁歸事程顥闕狀不才於國無補及純
仁至京又言純仁自潁昌被召未入見而張茂道內門為不

下閲上皆公死黨伏望早賜指揮降黜以懲朋党之風指實
易已罷言職不合于謝工表内指名論事故有是責左丞劉
摯言知陳州傅堯俞知齊州王岩叟知潞州梁燾通判潞州
張舜民知盧總軍賈易管卑蒙陛下識擢分任言責忽棄未
伸妖謗措依罷職補外各已數月云云臣願聖慈特賜寛新召
以數十忠正之臣入榜在使以慰公議以屬奸究章甚右司
員外郎朱光庭為太常少卿光庭舊傳云遷太常少卿左正
言丁騭論光庭昔為小官曲奉權要推行法令又刺殘苛
虐党附程頤傾敗善類恭使河北要求名譽並逆州郡儲富
一空言雖不行士論快之十一月右僕射呂公著中書侍郎
呂大防尚書右丞劉摯右丞王存言孔文仲論朱光庭不當
竟寢文仲奏光庭阿就職監察御史趙挺之奏蘇軾專務引
納輕薄虛誕先知常井深侯之八州在門下取其浮淺之甚
者加力論薦前日十科乃薦王鞏其擧自代乃薦黃庭堅二
人輕薄元行少有人比王鞏雖已斥逐補外庭堅罪惡尤大
尚列史局按軾學術本出戰國策蘇秦張儀縱橫揣摩之說
近試學士院廉王一館職乃以王莽袁紹董卓曹操篡漢之
術為問狀數人者忠臣列士之可師法而未嘗道今二聖在
上軾代王言專引莽卓袁曹之事及求所以篡國遲速之術
狀何義也考其設心罪不可赦使軾得志將無所不至又三

恭太后皆不聽或曰畏与軾俱罪人前擧列擧蘇頌皆陰
為徽宗地太皇太后覺畏以惡故復自外召用純仁畏尋又
言徽不可大用蔣穎叔乞越州除知定州上言天下治亂係於
不備道其所攻之始當以道不得除靈嚴為急務呂陶論元
豈小人見惮范祖禹奏章惇不可用（見輯集徽宗門）

元祐党事本末下

元祐八年十一月先是呂大防欲用侍御史楊畏爲諫議大夫要范純仁同書名進擬純仁曰上新聽政諫官當用正人畏傾邪不可用大防素稱畏敢言且先密約畏助己謂純仁曰豈以畏嘗言公邪蘇軾時在旁因誦所彈文純仁曰純仁初不知也然除日不敢預聞遂因求避位大防竟超遷畏爲禮部侍郎純仁恐傷大防竟不復爭

畏尋上疏言神宗皇帝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上即召畏登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皆不能盡知其詳且姓名密以聞畏即疏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溫伯李清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密奏書万言畏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召章惇爲宰相上皆嘉納焉

十二月乙未擢給事中吳安詩言章惇除資政殿學士差遣取旨所有錄黃未敢書讀行下詔依前降指揮

紹聖元年二月丁未戶部尚書李清臣守尚書侍郎兵部尚書鄧伯溫守尚書左丞清臣首倡紹述溫伯和之乙亥呂大防知潁昌府后二日改知永興軍大防在宰相位六年群怨交歸及宣仁聖烈始附御史來之邵乞先逐大防以破大朋党因疏神宗所簡之人章惇安燾呂惠卿等以備進用大防亦求去位上亟從之三月蘇轍依前官知汝州先是轍書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今无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于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爲悅者也臣竊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大有爲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改者矣臣請謂陛下指陳其略奏入不報

轍書臣近以御試策題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尋具劄子論先帝所主政事見今遵行自己非一其間事有遺差元祐以來随宜修改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孫孝敬之人來審陛下以臣言爲然否議者謂元豐之事有可復行而元祐之政有所未便臣願陛下明詔臣等共商議見其可行而后行審其失而后罷深以生民社稷爲意勿爲此忽則天下之幸也轍既再具劄子上圍不悅李清臣鄧溫伯又先詆毀之反而揄上益怒遂責轍曰人臣言事何所害但卿所奏謂秘事不可宣于外謂私而不共今乃對衆開陳但以漢武帝事上比先帝引諭甚失當轍曰漢武帝明主也上曰卿所奏稱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五鹽鐵榷酤均輸之法其意但謂武帝窮兵黷武末年丁哀痛之詔此豈明乎轍恐動趨下殿待罪上声甚厲范純仁独進曰史称武帝雄才大略爲漢七制

之正轍果以此 先帝疾勝之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當以
礼不宜如此急暴上起稍察敝舉劣謂純仁曰以佛地位人
也歸家亟且奏曰今省偶因政事懷有所見轍欲傾盡以報
知遇而天資闇昧不達机務論事失當冒犯天威不敢自安
伏乞聖慈憐臣不識忌諱出于至愚少寬刑誅特賜屏逐以
允公議詔蘇轍除端明殿学士知汝州吳安詩以行蘇轍制
詞不當罷起居郎夏四月右朝散郎張商英為正言商英前
自開封府推官出為河北西路提点刑獄元祐四年五月改
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又徙淮南輸五年不復召于是始擢蒞
官故商英攻元祐大臣不遺餘力商英常橐執論風從曰我
神考發明道德之意以作成人材同一風俗人志未遂神考
在天宣仁聖烈太后保祐下訖心腹于輔弼寓視所于台隸
而勢利之下是非蠡起附麗附會一旦為今或上數君親之
恩或下皆師友之訓或小合傳試白晝告忌或手扇障面文
半造門或已宜諾私第之欲或伏地修門生之敬于是浮言
競作鄙詐交興川洛異党奔汝分明擠而白動謂之平字大
而先見謂之首大難交通相紐謂之公閑陰私深造謂之正
見雖柯門户謂之綱闊抱持異見謂之小見捨所親而去謂
之通房大所合而迭謂之歸宗伺察報探謂之滅門臣愚欲
願陛下以臣 此章降手詔戒 飭搢之朝宣風示四方庶几薄
惡之風汲息醇醲之化日孚易曰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其在
斯時乎庚戌曾布為翰林学士蔡京權户部尚書黃履為龍
圖閣直学士
壬子御史虞策言呂惠卿等指陳蘇軾作匕語訕語涉訕訕
謗乞賜施行殿中侍御史来之邵言軾臣先朝久以罪廢至
元祐擢為中書舍人翰林学士軾所凡作文字訕斥先朝援
古況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行呂惠卿制詞則曰
忿迭肯面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
豚苟有叢网而害天率皆據旨而郝首行呂大防制詞則曰
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撰司馬光神道碑則曰其退如洛如
孟之放澤凡此之類播在人口者非一當原其所犯明正典
刑制詔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讀学士依前右朝奉郎知
英州刑狗中書舍人蔡卞所草也范純仁言臣方在病假昨
乞罷免朝廷之事不合干與然有不盡之誠上致少裨聖聽
切見今日言蘇軾行呂惠卿誥詞言涉譏謗伏緣熙寧法度
出于琢政之臣又州縣奉行之際多有過當故因纾解之際
遂至過誠忠卿今日事覺歸咎于事体不便況今來言者
多是乘熹呼擢居言路之臣當時畏避不即納忠今日觀望
始有彈奏若使施行其說亦恐損垂簾之明聖妨陛下純孝
之聖德蒿士數前在成都曾有犯罪果之邵曾任本路監司

蔡元舉蔑及至大皇上欲高上款將肯改官未之郡方以前
事彈奏又蘇軾方執政時曾為人所彈擊言者尋皆黜謫官
時侍從蔡不辨明又蘇轍將罪伏天所陷大近此則如蔡確
多此類伏望朝廷寬法透中莫不由此又言呂惠卿上疏時李
清臣方為左丞呂言涉訕謗清臣豈肯書詞行出今日且惟
有清臣在此更乞詢訪不行先祖禹為龍圖閣直學士知陝
州先是祖禹屢請補外上曰不須入文字執政官有闕明蘇
轍奏改州祖禹再上章請郡不許蓋上欲以祖禹代轍其後
而沮之者甚眾祖禹固求出乃有是命庚寅言蘇軾罪劉摯
當詔軾降充左丞蘇轍知潤四月戊寅新差提舉荊湖路常
平茹夫濟仍舊通判滑州言者猶東平路判劉摯私謁以示
楊畏除憲元待人所不盡故正日申安惠譚一宗為門下侍
郎也前呂惠卿知蘇州判提言官仁宗謂章相曰編修實錄
官每往先朝會實降旨差處請書一成不可改進退是時擬
直提政雖某節退街陸佃林希鄭雍以應宣諭已而進大以
呂公著之婿司馬光之門人范祖禹蘇軾之門人張耒秦觀
代之至于呂公著當平法失天下心君擇待用人心如趙鞅
本甲以除君側惡人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先帝患其謗思以
有君也今詞臣明書未敢然知頻州潤公著拔本實錄日謂
無妖語今大官改之請重審閱其間書不以實斂殺為增減

情涉誣詆以閣乞重行黜責以正國典從之又言蘇軾敢以
私忿刑于詔誥中厚誣醜詆謗于先帝不臣甚矣王得君情
其誣詆之甚上書言之我被還作以充秦觀浮薄小人影附
于軾前請軾之罪坐貶職任以示天下後弄詔蘇軾合叙復
日不得與叙復秦觀落館閣校勘添差監處州茶鹽酒務左
正言上官均言臣切見宰相呂大防天姿強狠懷邪迷國常
與御史中丞蘇轍陰相呂附周惡相濟伏願陛下察元大未
與自處聽特加罷行以明示朝廷好惡判別忠邪以正綱紀
然後朝廷尊而天下安此國家先務惟陛下留神採擇五月
章惇請貢未乞譏臣司馬光文彥博而下凡十一人張商英
請貢降合奈以臣章惇權改惡潤工官均異論深責其已
未得知楊畏為吏部侍郎呂大防死起遷畏禮部侍郎畏知
大防當其章惇必復用時惇居穎州府張耒等之婿也
惇方畏其妻類狂弟畏先託相致意云畏度事勢終重因呂
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又欲并逐大防及轍二人覺知
遠罷畏言職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寧元豐首為公開路者及
惇起居百官郊迎畏獨請間畏自陳述語多庸大防有直者
官閣之嘆曰楊侍郎前日指是呂相以求如今日見章相以
也惇信其言故有迹遷畏吏部六月御史黃履言呂大防劉
摯梁燾王嵓叟日很為朋臣燾先鼓唱邪言美居厚捷陳詩

注劉安世等遂共攻之執政既王于中仍後蔡確為外累遇
恩沛不令生还家有慈親終不可得見死非其罪中外憤歎
自陛下躬臨機務洞照姦誣追復確官慰于泉壤切謂遺植
逆者既伸忠憤力排陷者未正典刑宜加顯戮以允公議左司
諫梁燾自呂大防等擅作威服相与誣罔呂惠卿蔡確乞各
正罪犯乞全条閑施行竄以昭遵其于辨忠邪兼先于明賞罰
忠雖見賞而邪不嚴罰則无以消服奸惡使由衷所以懲以
戒右正言上官均言近屬劉子除秦前宰相呂大防孫獄禮
採國柄不畏公議引用親邪之日如李之純擢為御史中丞
楊畏虞策來之邵等皆任為諫官御史是四人者傾險柔邪
嗜利無恥甚所弹擊者皆受呂大防劉摯諭附會風旨
以濟其欺罔疑陛下自親机務收还政柄其大防劉摯完人十
去其七八然楊畏等六人尚居清要未快士論伏望陛下除
考呂大防劉摯握權擅君之罪推究楊畏等用邪害正趣時
覆之惡譴責黜逐正典刑以示天下
右正言張商英言先皇帝盛德大業超絕今古而歷代之後
司馬光呂大防呂公著劉摯又援引朋黨以行挾私如蘇
免役法則曰有指揮定左四字下詔求直言則專賣訕謗之
入置訴理重罪犯則盡自熙寧元年以后青涅陽州縣則甘
言狠語无所不至凡群宗廟之所是明中書省之所勘會户
部之所行遣言官之所論列詞臣之所告命指稱扶剔邪謗
咏父當亂朕之際内臣之得志者剪除陛下羽翼于内執政
之用事者輕遠陛下腹脉于外天下之勢殆哉岌乎望下
三省集中檢會前後章疏附臣省群寮駁奏上陛下與大臣
料的而可否焉張商英呂惠卿蔡確之冤劉摯請復蔡確官
從之又言呂大防八罪詔呂大防降知隨州侍御史來之邵
言先皇帝興新相爲任宰相王安石造立法度以惠澤天下
後世司馬光入持政柄擢劉摯為侍御史王岩叟朱光庭引
在言路結成黨羽宰相自肆而下不力排逐先帝顧命大臣
去之殆盡而陛下孤立于上矣先朝法度次第廢壞先帝二
十年積功累行為之一空矣以先朝賞罰為不中理則忠邪
訴理劉摯罷黜無辜靈承陛原戍由是先帝擢用之人往往閑
廢而光之黨分布中外矣以先帝財用為得之求大則危帝
易貨緣不以本意一切放而何止積米凡百万斛一日散
之几盡凡此者出于司馬光之意而微以劉摯王岩叟朱光
庭之言方是時先帝陵土未乾而光等更唱迭和劉摯除忠
注蓋士熟視而武户无敢誰何光与岩叟光庭相繼死亡犯
劉摯未經殘者狀之天所以遺陛下今劉摯尚以觀文殿学
士外領藩鎮久稽天誅斯論士發理累擊之罪明正典刑上
以伸先帝之志下以塞憯神之望劉摯落学士知黄州御史

周秩言摯責輕詆之罪欲降知袁州載惠州安置御史來之
邵言軾訕作先朝故也乙酉中書舍人林希言吏部送到吏
部侍郎王欽臣可授寶文閣待制知和州詞頭按欽臣資
性險邪本緣傅會宰相呂大防以致進用大防皆揣而不行
大姦方斥餘黨致竄遂漸清仕路欽臣豈可加以侍從職又
付之方面之寄所有制詞臣未敢撰進詔王欽臣除集賢殿
修撰知和州監察御史劉拯言呂希哲學術見聞出于參補
宜能為陛下陳明道德之福伏望罷宮掾入別與差遣林希
言呂希哲出知懷州左司諫翟思言呂大防劉摯蘇轍輩賊
以訕謗先朝變亂法度擅作威福褫職奪官竄寄方州安置
嶺表中外聞命舉皆欣快然司馬光呂公著首事啓端雖已
終牖下贈官美謚尚可追奪王岩叟與摯同惡相濟若假以
年當竄遠域則贈官與子孫恩澤亦宜追奪其合志同事有
若文彥博范純仁其皆公死黨有若安燾劉世安吳安 詩
韓川孫升等乞各正典刑右正言張商英言宣仁聖烈皇后
奉承顧命保祐陛下惟仁但居深宮惟親帷慈政事惟公性
忠何宗頤知呂惠卿擅興兵甲發雄貪天之功作詩孫諤等
事言臣本以惠卿與司馬光爭經義有隙構其事以媚光人
處發縱其時再用必欲殺之以滅口出危語激怒撼內表戚
回奉行其奸黨疏竄于新州流惠卿于建州夫以太皇太后

之公平慈惠而群臣乃導為法刑濫罰數死宰相使其曹
死而立于呂武之朝則何所不至乞檢會案中臣僚章疏
呂惠卿康雄本家進狀集台省官雜議如事出謗擠則誣告
天生邦有常刑夫元　臣見君亦已甚矣擢其髮而數之
不可勝誅陛下雖欲置而不行如宗廟法令何如天下後世
何商英又言梁燾范祖禹吳安詩劉安世劉唐老孫升韓川
等當元祐初中傷無罪合行竄責梁燾知鄂州安世知南安軍
安詩監光州酒稅川知坊州升知房州三省言昨提舉修實
錄呂大防奏仁宗皇帝實錄今已成書欲望依例除定本外
將見在本省各一本與提舉實錄官以傳照證外餘依前降
指揮焚毀元祐六年十月十一日朝旨依奏令呂大防范祖
禹將所得本各封角差得力人管押遞鋪送赴修國史院送
納如有傳寫別本亦同封角送納或轉寫與他人即令自
陳如敢隱匿當行重貶責用欽言恐實錄誣罔語書傳後故
也三省以周秩所上三章進呈其一曰臣自待罪言職聞奸
人邪說久矣其害于政事者有五陛下親政以來天下之人
莫不鼓舞而懷有自安惟元祐死黨三十餘人而已劉摯惠
黨已為大防軾轍之黨排斥出外今在朝廷者僅微矣唯人
防惡黨中已出外者猶在京其禁中者近日稍稍遂去其在
朝廷者方且日夜經營造謗寓事今陛下欲修先帝大業若

不入姦惡黨則必依奸謀起事端中傷陛下信任之人姦黨
必盡其根勿使滋蔓進殘軼章上曰然是何言也宮官有何
不可為 執政所言親王私于權臣然尤非也使徐王聞之且
不自安如軼趣操甚狂言不中理若置之言職朝廷無不安
靜之理其羅織之執政初欲換省官上曰与外任遂以守廣
德軍隷官張商英言呂希純于元祐中嘗繳駁詞頭不當及
附會呂大防蘇轍事上曰未參以宮中閤人使令同用舊人
大數罪此可舉外廷利害而范祖禹豈復又及甫並有章疏
陳古今禍福以動朕聽希純等又繳奏爭之何乃不已安燾
對曰聞文及甫草上書亦為人所使上曰必蘇轍也舍中書
舍人林希言呂希純嘗草宣仁聖烈皇后族人近官誥有曰
昔我祖妣正位宸極其言大害及變亂祭祀私又薦牙盤食
等數事乃令希純寶文閣待制知亳州如故三省言范純仁
韓維用附司馬光長縱群山毀訕先帝變亂法度以朋不道
之心內范純仁仍首建弃地之議滋養邊患詔純仁特降一
官為通議大夫差遣如故韓維已致仕特置不問台卿又中
丞黃履言前宰相司馬光資賞初到廷如光執政當時士論
翕然稱之以謂光其能踐成聖德上報先帝不謂光深藏狼
戾追忌先朝凡事所行皆為是非大令法因革因緣時宜皆
有一代憲章俱無可取歸以于旹御拳于身然而可容執為
赴者晉唐太宗以封倫稔惡身後始彰美謚贈官尚加追奪
伏望以今倣古詳酌施行商英又言乞重行劉摯等罪又言
王存呂大防為公著誌神道碑誣謗宗廟乞並行法御史周
秩言司馬光視先帝如讎謚曰文正非所以勸後世當正謚
號之美惡以懲后世秩又言呂公著不能救正司馬光但為
子孫急于富貴不避嫌疑而居之及大防劉摯蘇軾蘇轍皆
公著所引為國大奸陛下若不治其奸罪以明天下則公著
所處皆為國朝故事以引後世大臣僭竊之禍又言呂大防
劉摯蘇軾皆落職為知州緣臣奏論大防等所為皆大奸惡
今朝廷但薄責而已臣愚以為陛下必欲薄責之則不當以
且所論事為罪名若錄其私言不法則其罪不可勝數且摯
與軾謀弃不減于軾大防又用軾之所謀所言而得罪輕于
蘇軾天下必以為非詔司馬光呂公著各追所贈官並謚及
追所賜神道碑額王岩叟所贈官亦同追奪知隨州呂大防
降知黃州劉摯知光州蘇轍知筠州梁燾鄂州居住劉安世
南安軍居住初章惇用蔡卞議光及公著皆當發冢斲棺三
省同進呈許將獨不言惇等退上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
曰發冢斲棺恐非盛事上曰朕以為無益公家遂寢其奏第
令作碑文秩又言參觀罪重責輕人言未允處州監當右
正言張商英言伏聞呂大防降官知隨州內臣陳衍降官監

當挍衍乃陛下家奴敢于宰臣學士交通于預大政鉏陳衍傲狠不恭威行宮省遇事專肆多不關委同類畏之莫敢指目攄其罪惡當伏重誅寬示寬仁不欲寘之極典可追毁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送白州編管仍押所在官司差得力人轉押前去戊午詔曰逆狂事居是必全責于陳于藏慝宿慾豈宜上反于君親朕維體之初至仁聖烈皇后以大母之尊權同聽覽仁心誠意專在保祐朕躬自以簾帷之間聞見不能周及故不次以用大臣推心以委政事非獨倚任耆艾所冀依船聖功司馬光呂公著忠果朝廷之大恩懷平時之欲幸望國家之變故進用黨之奸邪引呂大防劉摯等或並自要塗惟司軍事或遂居言路代掌訓詞或封政東台或勸請經帷于右、前后皆爾所親于時賞罰恩威惟其所出同旋欺蔽表裏符同宗廟神靈悉行訕謗朝廷予奪擅肆紛更有首信偏詞輕改役法開訴理之局使有罪者僥倖不痛昔之詔誘群小之謗言拒摘欲則監謁為免之恩起粵議削事祇常平之積案戶律而薄經術任穿鑿而棄官儀棄境土削弱謂和戎抛兵絛則歸還難武城隍保民而罪增藩落械買用而繼繕完凡屬經綸一皆廢壞人才滿泯莫辨于品流黨與緣横遂分于勝負務快衆時之憤鄙忘托國之謀方利黨閭之不言殊非德聞之本意十年同惡四海疾首爾誅得好

朝奉大夫致仕王覿制略曰資賦險回善于原借附會奸黨毁訾先朝將陷良善更亂法度可落職依前分司東京過州居住韓川孫升呂陶制略曰頃者大奸旧惡相濟擅朝而爾執恣狗為之死黨巧詆決度以遂更變之謀歷排忠良以壹頑龍之罪積心至此敢罪謂何可各依前官分司南京川隨州居住升汝州居住范純礼趙君錫馬默制略曰頃在初政首緣近班懷藉勢衆權之心赴皆公死黨之行傳会邪說專為悦從無以姑奸公論甚辯可各落職依前官純礼蔡州居住君錫本處居住默單州居住顧臨制略曰附會匪黨力被等論順傷洞承于奸謀不伏迎降于三刑逆司當鋒優結罪閩洪同入言宿從貶秩責輕罪重衆不謂宜可落職依前官官句洪州王覿饒州居住范純粹制略曰頗邪險詖出于天資反覆卑腰忘其父志弟兄唱和協助凶奸更先朝拓土之功威一時處周之議大刑既久公論未平可落職依前官官句江州太平觀均州居住孔武仲制略曰附会奸党蹤處要班還于親政之初敢為怙終之計大刑既久公論未平可落職依前官管句洪州玉隆觀池州居住王汾制略曰早以凡才濫居儒館元祐之際附会誣欺衆論喧闐罪狀明白可落職依前官致仕王欽臣張耒制略曰爾因緣奸險躐起要班狀狩輕躁致訕凶焰王欽臣可落管句江州太平觀信州

遼方受害者周王受命呂公維辟國之師 江右雖微興宗有
易代之嘆天下後世其謂朕何朕臨朝弗詆視古有愧況復
誅逐戮亡昧死而獻言忠義舊臣交章而抗論述著明憲法
安可私其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各已等第行遣貴
降訖嘻僥倖私近司朕欲曲全於休貌自奸明寫不令復逞于
誅天至于射利之徒脅肩成市益從中微俾罪同那推于不
忍之仁開示自新之路除已行遣責降人數外其餘一切不
問議者亦多獲言有所見行取會實錄修撰官已下及元豐
漢陽纂人自依別勒處分告爾辟士明聽朕命時司馬光等
既貶上謂刑惟厥中改降是詔石正言張商英言文彥博皆
負國恩伏請檢舉本末推考是非詔臺諫之臧否當論列然
博年及老朝四朝舊相兆恩待遇恩札至厚宜加閱恩以後
老臣可特置不問戶部尚書蔡京言神宗皇帝熙寧之初博
欲手為于天下得王安石而任之手是置條例司遂天下英
才設官分職參講其事與利補與功烈昭著元祐以來天下
用度浸以匱竭矣意良法盡遭取詛在于今日正當參酌舊
例考合得宜以稱陛下追述先帝之以成足國裕民之效然
事之可興者方且乞縣豈臣單力所能勝任伏望聖慈檢會
熙寧中置條例司故事上自朝廷大臣下逮通達世務之賢
共同考究庶就成一代之業以詔萬世其後用是置局修整

忠罪與光朝廷共常懲責罰不稱悉范純仁又自用別過
落職于本罪未常略正典刑生死異法無以垂示萬世呂大
防制略曰用奸檉國責有餘辜造訕欺天理不可赦其加呈
默以正明刑可責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劉摯制略曰
向日路力附究魁倡和奸謀數 類先烈不瑜數載切緣牢
司公論未平責輕罪重可責授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蘇
徹制略曰操傾側孽臣之心挾縱橫策士之計始與兄軾肆
為詆譏晚同相光協濟險慝朕顧瞻宗廟欲念稽謨又不敢
私恩姑以貸可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梁燾制略曰同附
黨朋擅在諫職排陷舊鄰誣詆先朝蔑引群兇毀弃成法宜
從謫責未稱明刑可責授雷州別駕化州安置范純仁制略
曰立異以邀名匿情而趨利數稱親則構擬于祖言變法則
歸過于先朝欺君以助邪誹斥他以開邊隙陰遣郡桂協本
黨朋近用舉授進戶寧輔僅從薄譴入道嚴懲宜甚允免于
終身何以示懲于后世可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
已上令所在差官伴送前去經過軍州交替劉奉世制略曰
囊以小官附會奸究上陰狡猾莫與汝吞有司大刑宜論未
允可落職分司南京郴州居住韓維制略曰爰自初政冥登
近司首贊邪謀厚誣先烈以抑嘉并為黛禁以振貪擬為利
心悠引親私助成奸恩比從薄責宜用公言可落職特授左

停安置分司散官子孫弟姪各不得任本州郡州內子孫仍
並與次近遠路分合入差遣已授未赴并見任任人并罷庚
戌李清臣出知河中府王存致仕恩例只與一名言者指存
元祐初論事附會故也三省言司馬光呂公著很為姦謀詆
毀先帝變更法度罪惡至深及其黨同惡相濟首尾附會之
人偶緣今已身死不及明正典刑亦從之後尚且優以恩數
罪罰未稱輕重不倫若謂其已死不問便後世亂臣賊子何
以創艾至于告老謝事亦宜少示懲沮制曰司空呂公著
盜竊虛名躐持宰柄誘毀前烈變亂舊章雖竄殛不及其生
而懲創可垂于后可特追貶建武軍節度副使僕射司馬光
陰結中人覬竊宰柄變更良法詆毀先朝潛懷睥睨之邪計
敢烘傾搖之二心使子孫以國家之謗忠何以為臣子之大
戒宜追显秩官置散司可特貶清海軍節度副使故王巖叟
厚誣先帝愚弄朕躬力贊邪謀陰懷異志罪惡暴著和冤得
而誅之宜示小懲未協公議可追貶雷州別駕詔趙瞻傅堯
俞奪所贈官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遺表恩例各與兩人
餘悉除奪
詔張茂則罷官以蔡渭言其諂事呂大防蘇轍故也又詔趙
瞻傅堯俞追諡誥並追奪三省言近降旨揮以司馬光等詆先
帝變更法度各加追貶謹按呂大防劉摯梁燾蘇轍為臣不

其實隨向上傳邊安設謂施歎以此結懽也然雖竟罷黜十
二月知青州邢恕試禮部侍郎
孫諤言楊畏反覆暴戾仍知河東府二年正月御史陳次升
言紹聖元年七月十九日責降呂大防等勅牒指揮次云至
于射利徒費肩戒市壺漿之士俾華田邦除已行責降人其餘
一切不問該論亦勿復言進者切見汪浚李重等逞吏部與
合入差遣以元祐前獻文字得罪則前件勅牒殆成虛文將
何以取信于天下今又聞差官編排元祐臣僚章疏命令如
此何以示信于人乎所有編排章疏指揮合行寢罷五月孫
諤論役法有妨紹述 見紹述注 六月曾布言常立論王安石
而毀先帝情實可誅陳瓘所以作亦只陛下但以安石為準
絕非識士類此最為害政況安石之所是勿與先帝不同者
非一豈有但以安石為擬亦以此保怒而士類莫不以瓘之
言為是六月呂大防進取知秦州以元祐中間持邊議故也
八月丙子詔王巖叟呂大防等所得恩例及奪官弄羅梁燾
依舊郢州居住劉世安依舊南安軍居住范祖禹責授昭州
別駕賀州安置劉世安英州安置因四年上疏論哲宗末亂
姆事也詔姚勔求不磨勘結事中蹇序辰言其附會詆訾先
帝也十二月蔡京辨不附司馬光改款之罪 見役法門 四年春詔
應紹聖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類姓名責降人宮觀居住及勒

恩皆因大礼赦文逐令逐便居住使得自新改过免為羈旅
之嫠寬奏三疏上批范純仁立異邀名落職知隨州
壬戌詔御史常安民立心至險処惟顚邪置之要路誠非宜
可落職与監當差遣安民又上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者其
皆実借此名以報復私怨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至已
甚張商英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諛佞无耻士大夫
皆傳笑之及為諫官則上疏乞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
秩在元祐間為太常博士親定司馬光謚為文正及近為言
則上疏論司馬光呂公著乞斵棺戮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
出于公論乎故凡勸陛下紹述先帝者皆欺託先帝以行奸
謀謂紀事難以惑陛下若聞先帝則旁為感動故欺快私仇
陥良善者須假此以移陛下之意不可不察今权臣恣横朋
党滿朝言官未嘗一言及之知論元祐旧事力攻已去臣僚
臣荷陛下提拔不敢負恩推枯立朽之事臣実耻為之奉朝
嫉臣誣陥非一臣賦性愚直恐終不能勝朋党之論願乞
外任以避之上聞慰而已御史董敦逸奏安民嘗称二蘇文
章之士負天下重望不當彈擊此乃二蘇之党詔罷御史与
知軍章惇批詔語送吏部与監當冬十月章惇之既行元祐
旧臣皆以白帖子行遣安燾李清臣与惇争論不已上亦疑
惇、甚恐離私語惇曰用白帖子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
以巽二月三省具陸佃元隆蔡利涉等博進呈乃詔曰陸佃
御田諸生致身禁從擢御史事身歷歲時循仰順從婾阿派
黙田狗群奸之意而章一身之安亦謂有所建明固未嘗争
論而去謂亦同為訕謗則于今章不存進退之間風節无取
余言章香至争弗与容然疑罪惟軽古有成訓於褫廷閣用
厭師言勉自省循以称矜貸可落龙閣閣待制依前左朝請
郎呂大防再降一官徒御史劉極之言也乙亥給事中黃裳
言吏院一事乃呂大防偪為之罪不當在祖禹庭堅之下豈
可軽恕降授大中大夫分司南京安州居住劉極又論曾肇
陸佃等罪責知滁州三月范純仁知陳州邢恕知青州八月
詔呂大防不得引用其數赦恩叙復九月壬寅范純仁在陳
州聞之憂憤累日齋戒上奏畧曰切見呂大防等竄謫江湖
已更年祀未蒙恩旨叉困拘因其人或年高衰殘或素蒙旧
疾痛不諳水土白氣沾衰骨肉分离春日无告將恐盡先朝
露客死異鄉不惟上軫圣懐亦恐有傷和氣抑惟陛下圣心
仁孚天縱高明法大舜之用中建皇極而在宥每頒赦令不
问罪責輕重因緣慇徒隸咸蒙赦宥亦許放移豈有股
肱近臣簪履旧物首沾輸渊常俾流离但慮一二執政之臣
責其往事疑之太甚啓迪之際不為祥陳若非宸衷独斷
圣慮祥思灼見本根抱其萌漸及屏猜嫌之迹特垂濬蕩之

不為公論所与還　求為自安之計凡立朝之士稍与已情
不通者即指為刘挚党人陰行禍间如彭汝砺黄慶基许之
徒是也設者言来之邵所入章疏称或文理者皆畏代為方
今補懐修奏肇開端緒而畏不尽重逐足為害欽望圣明考
言詢行進退施行呂大防追奪两官趙彦若范祖禹陸
佃曾肇林希亦追奪一官除林希在職日淺外曾肇与小郡
知州陸佃候服闋与小郡知州黄廷堅特追一官當安民言
陸佃亦与修書罪同罰異緬考正其罪曾布具劄子言毀廢
先朝法度之人既已点逐则前日之良法善政當次第講求
增損施行而国論未當及又言政事非得人不能奉君祖以
私受憎害怨為意则人才必难進今既不能公選人才则政
事何從而舉若不稽從可行之法度则是先朝政事不可行
若不可行则毀廢之人何以得罪上嘿然布同言今使役法
已行然成書方上而議論无所折衷蔡京王右患侍從之選
然而人所見多不同执政又未通晓其下官属日相緣争争
議施恐未易了昨初降役法但云依元豐八年見行條約行
則已由尽及章惇啟立異本今去年秋料納錢遂展至今年
五月役人多已替放又知今候今年放罷只失料而科役錢
僅八百餘万今臣書既上議論不一将来施行必有不便于
人情者元祐所行止謂于人情不便今君不便于人情又何

命張康國劉詢武看详利害事八月詔丁慶人范純粹降一
官知延安府以御史郭知章論其在元祐间嘗献議棄安疆
葭芦吴堡米脂等寨故有是命九月翰林学士承旨林希言
先帝日曆自熙寧二年三月已後至三年終係元祐中秘書
省官孔武中黄庭堅司馬康修纂自熙寧四年已後至七年
終范祖禹修纂而堅司馬康范祖禹修纂而庭堅司馬康范
祖禹又皆係修先帝實錄官閲所書正与非修先帝實錄相
為表裏用意增損多失事實緣修国史院已得旨重修先帝
實錄所有昨来范祖禹等所進日曆臣等伏乞一就看详改
正務尽事實使後世考官无所疑惑從之冬十月張商英言
願陛下无忘大臣擅权時章惇无忘汝州時安燾无忘穎昌
時李清臣曾布无忘河陽時曾布云臣所不晓或陛下常有
諸言上云无之但商英言事多如此过尔十一月御史郭知
章黄慶基奏已毀修神宗實錄官中午三省同進呈台諫官
前后章疏言實院所修先帝實錄類多附會姦言詆斥熙寧
以来政事乞賜重行竄黜詔祖禹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
州安置趙彦若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黄庭堅責
授涪州别駕黔州安置中丞黄履御史翟思左司諫張商英
論其修神宗實錄官誣毀先帝為臣不忠二年春正月戊戌
左司諫張商英言伏見吏部侍郎楊畏又覆逆状前後明白

居住來可落職添差監黃州酒務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等
制曰方其父在則假國威靈為己閥及大防用事則密援凶
黨貪覧利權蓋以庸才同致美職宜悉徙于散秩或仍俾于
分廢元輕重失當之刑及夫幸免失刑之士希哲分司和州
居住希純分司金州居住希績光州居住姚勔制畧曰向甘
為邪為出死力沮害良善助成奸謀可依前官分司郴州居
住吳安詩制畧曰頃者辟党聚惡往建櫃朝尔以朋邪切處
諫列鼓扇凶焰附会邪謀逞宿憾以擠勞旧之臣播險語以
吐傾揺之議至常加于焉責尤未正于厳刑可責授濮州團
練副使連州安置晁補之落職添監處州鹽酒知齊州賈易
海州監税程頤放帰田里錢勰楊畏並逐人永不叙復郴州
編管秦觀積遷橫州朱光庭追貶郴州別駕孫覺趙卨李之純
杜純并追職及遺表恩例李周追貶已上責詞皆葉濤所草
也初呂大忠既以所得于上大防可復相見之語告惇及还
至渭州因為通判潘适具言適嘆曰公失言矣必為深悔大
忠尋加職請納職請納職名量移大防不許于是大防再責
循州或曰循州再責上語実激之蓋章惇等疑上意欲復進
用元祐人故也
三年甲申文彥博制畧曰色厲而壮行偽而堅備公師于三
朝更將相者四紀忘我大德肆其怨心初述國以懐疑終朋

奸而皆善以理財裕民之政為暴刻聚斂之利以経武开地
之勲為冠攘爭奪之計有臣若此于義可乎於戲明罰正刑
永為垂世之戒彰善癉惡上慰在天之靈可特授太子太保
依前潞國公致仕張茂先梁惟簡譚扆趙約四人并代并責
降閏二月丙戌詔文彥博諸子並解官侍養司馬康追奪贈
官丁亥詔再責降韓川通州安置移升汀州安置詔韓忠彥
降授光資政降學士知定州蹇叙辰言其元祐初附会奸惡
也詔蘇軾撰上清儲祥宮碑令蔡京撰并書壬辰詔責王隱
王覿孔文仲鮮于侁吳處厚等劉雍呈諸先朝落職知定州
二月又改鄆州安燾落觀文殿大學士依前官呈蔡京蹇叙
辰言其奸黨潛坐諸安燾不當落職知光州甲辰詔惠州安
置蘇軾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范祖禹移送賓州
安世移送高州安置詔毀林呂惠卿責官詔詞以惠卿請也
三月壬辰中書舍人同修國史院蹇序辰言朝廷前日追正
司馬光等前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考言觀事跡謀誣秘不
可備究至其章疏文字散在有司不秉將取索編類歲久論
失或邪党交構有藏毀弃之弊欲望選官將貶責奸臣言行
士狀編類以示天下后世之大戒從之差給事中徐鐸及序
辰四月己亥循州安置呂大防卒于虔州虔且故呂公著追
貶昌平軍司户参軍故司馬光追貶朱崖軍司户参軍壬寅

詔范純仁至要司馬光呂公著趙高等恩例並追奪王俗
述因愛部刑部有請也中丞黃履奏乞究王珪罪詔王珪遺
表恩例並行追奪珪追貶万安軍司户參軍五月陳衍男悅
梁惟簡並籍沒財業親戚學書之人并竹責降辛未舍人蹇
序辰不草吳居厚告詞因言居厚元祐被責本充既私至紹
聖親政始復收用議者尚以前士為官臣若陽陳流俗則示
懷利服奸充以塞臣ミ之忠所深慮者累先帝知人之明建
今日紹述之志也望降臣斗章与居厚除命行下示好恶以
風四方則非徒与臣幸甚詔牓示朝堂朕以渺躬獲承先構
永惟休烈盛美然以昭示万世而頃遣群奸同逞宿憾共議
造訕力肆詆排政事人材廢毀殆盡夙夜悼懼靡敢弗遑思
与御士大夫共承厥志廣凡德業博言无窮念今在廷之臣
鮮知事君之义從原御以為善士造虛奪川進无敢以容私
合党相先以奉法守公為幹才智勝任則闖群共嫉旋向既
正則傾測深伏矯亮劬捷有特立之操者不見容于人徐
阿回遠持兩可之說者以得名于流俗沉溺甚逆者陰導可
否刀陰懷私恩星廢公議以奸臣所作遂為當罷所变更為
得宜以先帝所造立為不然所襲擢為非當借喻餘究卑復
觀牧務令旧章未能得一廟為是非不定之論歆闻善否更
用之端浸小人之道于難之中以疑天下之聽于未學之際
章將事之中变亂人心之命擾每懷及兹良用慨嘆朕寧言
覩事妙見邪心歆正典刑當伸儆戒使自今日尔其新之式
懲厥愆畢趨于正示以好恶非曰苟然貫武怙終必罰无赦
咨尔在位尚克敬承秋七月詔許將州團練副使宿州安置
呂大防殯葬始大防卒于虔州上聞大防何以至处州及其
家請歸葬即許之議者由是知痛疑元祐黨人皆非上本意
也辛未蔡謂奏臣見文及甫嘗与邢恕書大逆不道詔蔡京
章惇即同文館究問
九月壬子詔曰中外臣僚等並許直言朝政缺失朕親覽虛
心以改廣我以消天下之变為
乙卯詔曰朕以眇躬獲保宗廟恭典神天翼翼小心罔敢預怠
惟恐不德以上干乾象今彗出西方變謹為大天垂变異朕
寔懼焉用是損膳避朝求言赦罪其數思帝滿睿因喜廣消
復于妖祥以導迎于善氣可大赦天下於戲遇災而懼勅命
惟戴尚賴公卿悉心輔政交修不建同底不平諮尔多方咸
体朕意庚申彗犯天市垣帝座十一月刘奉世兄弟責降中丞
邢恕言其頑害覩命大臣故也丁丑詔程頤涪州編管坐与
司馬光同惡相濟也
化州安置安惠卒十二月新州安置刘摯卒詔責授鼎州別
駕涪州安置黃庭堅移戎州安置以避部使者親嫌也

元符元年二月，蔡京等究治同文館獄，卒不得其要領，乃更遣升卿及必，嶺外諜盡殺元祐黨人，將劉摯、梁燾已前死，朝廷尤未知也。時董必詔差為河北東西路察訪使，呂升卿為河北漕。三月，詔陳衍特處死。初，章惇、蔡卞恐元祐舊臣一日復起，日夜與邢恕所以排陷之計，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又責呂大防、劉摯、梁燾、范祖禹、劉安世等過嶺，意猶未慊，仍用黃履疏、高英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浸及宣仁聖烈皇后，上頗亦惑之。最後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內結宦者郝隨為助，專媒孽畫策，時事進言，欲追廢先主仁聖烈。張士良者，前竄雷州，惇、卞遣迎詔，欲使證宣仁本烈，果有廢立意。及士良至，既以舊御藥告并列鼎鑊刀鋸置前，謂之曰：「言有，即還舊官；無則死。」士良仰天哭曰：「太后不可誣，天地神明不可欺也。乞就戮。」京、惇無如之何，得以陳衍罪狀塞詔。宣仁聖烈廢立之議，由是得息，而惇、卞終不肯釋元祐舊臣。京、惇進呈摯等事，上曰：「元祐人果如此乎？」京、惇曰：「誠有是心，然反形未具。」上曰：「摯等已責遐方，朕遵祖宗遺意，未嘗殺大臣，其釋勿治。」癸酉，三省、提舉荊湖南路常平等事董必奏：體量到知雷州朝請郎張逢同本州官吏至門首接見蘇轍，次日為會，召轍在監司行衙安泊，又令就進納太廟齋郎吳國鑑宅逐每月率一兩次移廚饌待，差白直七人借事，本州海康縣令陳諤差雜直運呼工匠等應副吳國鑑修宅，又勒居民拆退籬腳閣開小巷通行人馬，以避轍門，及借手力等事。詔蘇轍移循州安置，張逢特勒停，陳諤特衝替，本路提點刑獄梁子美既與蘇轍係親姻之家，不申明迴避，并其餘監司失覺察，各罰金三十斤。

夏四月，詔化州安置梁燾卒，不許歸葬，家屬令昭州居住。林希出知亳州，邢恕出知汝州，以希私積怨憤，志在中傷，恕陰懷怨憎，妄意進用，故並黜之。五月，詔劉摯、梁燾諸子并勒停，永不收敘，以文及甫等所供逐人已是不及考驗明正典刑故也。六月，中丞安惇言：乞朝廷委官將元祐中理訴所一宗公案看詳，如故改正，即乞申請得罪之意，獲依元斷施行。詔蹇序辰、安惇看詳，語言干先朝不順者，取摭姓名，別具以聞。序辰先有是命，上難之，於是惇復進白，蔡卞勸帝，卒使必行。今序辰與惇徐鋒同主其事，自後絛訴理被禍者凡七八百人，序辰及惇實啟之。七月，三省言：蔡京第三奏文及甫所發劉摯有司馬昭之心，及其黨附之人，廢其子孫。伏聞劉摯、梁燾已有處分，其餘類官之人未有指揮。章惇、安燾、鄭雍王特放罷。三省言：劉摯等黨人王巖叟前後論事包藏禍心，最為以惇，范祖禹、劉安世、朱光庭仍累疏誣罔聖德，陰為邪謀，雖各行遣，累擬臣僚上言，乞賜施行。詔范祖禹移化州安置，安

世移梅州安置王岩叟范祖禹刘安世朱光庭諸子並勒停永不收叙九月庚戌追官停勤横州編管秦观特除名永不收叙移送雷州编管以附会司马光等同恶相济也吕大防諸子並勒停尉吏刘摯之依范祖禹等例也看詳訴理所言光州司法参军监安上门郑侠上書訕謗朝廷并王安国非毁光安石等罪名元祐元年除雪不當詔元祐指揮更不施行并令改正郑侠勒停英州编管永不量移十月看詳訴理所元祐臣僚上言乞為訴理所日限所責衔冤之人皆得洗雪可推廣聖恩致召和氣按所言于先朝不順詔王觀特責授鄂州團練副使州安置甲午范祖禹卒化州張敦礼責降坐元祐间言退蔡確相司馬光有五得也歐陽棐落職与合人差遣坐朋附元祐大臣也十一月三省言元豐末元祐中王鞏累上書議論朝政表裏奸臣張保源累上書议論朝政附会奸臣詔鞏追毀出身告勅全州編管保源勒停峡州居住三年正月庚申知大名府韓忠彥致事王存各降一官中丞安惇言二人奏雪謝（表）初語言不順故有是命二月乙未曾布言章惇蔡卞施行元祐人衆論皆為过當然望為詆訾先朝大抵多怨恨臣丙午孫諤詔与合人遣与元祐訴理有御冤歡恨之語御史左膚言其追恨先帝万死有餘三月己未中丞安（惇）言元祐案牘凡千餘人元断輕重一一當罪所有元

看詳官刘拯等當勾文字葉神羲加朱商等罪狀顯著義不容望詔有司其逐人所劾月日當理察情犯施行詔葉神降三官種加等勒停辛酉蕭世京為吏部員外郎張行為户部員外郎世京在元祐中上書論青苗免役便民復行免凡四十章故也四月領湟卒知桂州程節員外郎譚掞荊湖提刑梁子美各降官坐昌化軍使張中役兵修驛以舍蘇軾察訪董必劾節不覺察有是命唐領坐借舟船載新舟安置刘摯骨肉詔領先衔替下淮南仍取勘以聞（領將知楚州）董隱責南安軍安置作元祐時附奸党也五月新知韶州孔文仲責惠州别駕英州安置坐元祐上書謗訕先朝政事知瀘州王献可降一官罷任坐元祐上書議論朝政故有是命吕和林大卿王祐陳加言係梁惟簡等親戚並与遠小監當差遣戊辰詔陳次升坐元祐中任御史日所上章奏詆毀先政服常令容其過庶使自新毋以綠耿復敢狃習故無視望言事可罷職令監全州酒税己月詔六曹諸司應元豐八年四月以來廢毀先帝法度中請並著所任官名姓編類成冊内三省如有毀沮罪實並依編章疏已得朝旨用尚書寮序良宣德郎李積中之言也九月丁未詔立賢妃刘氏為皇后先是將立皇后内出皇太后手詔曰非此人其誰何當翰林學士蔣之奇載其語于白麻故有亮非斯人誰可為后之語其后皇

太皇臨朝以瑤華元妻被廢追治元符立后之因語之奇進
所奉手詔驗其字畫乃劉有端所書把日魯布問惇作元祐
手詔是劉友端書皇太后朱當見聞何也惇遽曰是惇進入
內是時章惇專制詔內侍郝隨以因权寵劉友端助之三人
爲姦相濟故長樂手札惇撰定進入友端繙制書云宮禁事
秘人莫得而辨也通判畢漸言元祐中諸路所立碑記刻祀
述事至今毀碎徑之甲子右正言鄒浩上疏諫立皇后之失
疏奏詔浩言多狂妄除名勒停新州編管閏九月賈易邵州安
置以易在元祐中嘗任諫台羽翼权臣誣謗先獻有是命
十月文及甫落職知均州十一月乙亥翰林學士蔣之奇知
開封呂加問权吏部葉祖洽並落職出守王回除名勒停坐
與諫官鄒浩語言交通回行王琳岑域吳礼李友諒並特追
一官勒停白時中岑穰張廷堅畢漸蔡蹈張琳吳致虞谷衛
替陳平朱彼傳楫胡安遠史致居各特追一官勒停蔣球特
衛替葉丕王濤勒停坐以銀錢遺浩且致簡叙別也呂希績
降授朝請郎分南京隨州居住
元符三年徽宗即位遣使勞問范純仁于永州召韓忠彥為
吏部尚書李清臣為礼部時紹聖黨人在朝用事人懷異意
上一日謂徐勣曰卿鯁直朕所倚賴勣因論擇相之難上曰
已詔范純仁韓忠彥勣頓首賀曰得其人矣二月辛酉詔復
鄒浩為宣德郎監袁州酒稅癸亥詔永州安置范純仁為左
中散大夫分司南京鄧州居住呂希純唐州居住王覿和州
居住韓川隨州居住劉奉世光州居住唐义問安州居住吳
安詩礼州居住呂希哲隨州居住呂希績衛州居住呂陶任
便居住蘇軾移永州安置劉世安移衡州秦觀移英州程頤
移峽州楊畏知泰州王古知潤州王欽臣知襄州范純[illegible]知
虔州范純粹知相州張耒通判黃州晁補之簽書武寧軍判
官厅公事黃隱監江州酒稅黃庭堅鄂州監稅賈易監舒州
茶鹽酒三月甲午以龔夬為殿中侍御史鄒浩為右正言陳
瓘為左正言叙吳州安置孔文仲編管昭州汪衍編管封州
余爽編管金州王鞏峽州居住張保源並復官乙未以上官
均為秘書少監孫諤為右司諫癸巳以郭　逸為左班殿直
以韓忠彥為右僕射李清臣為門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
事時中外拭目新正上意用中道合異論以忠彥重厚和
易首命為相己卯叙復元祐大臣詔曰朕即位以來求士大
夫失取者衆宜稍收復來厭朕心議者天祐予家挺生上國
奉有六慶資及多方解網宰恤何事曰孫范純仁提舉嵩山
崇福宮許歸潁昌劉奉世明道宮許歸陳州王覿崇福宮韓
川太平宮呂希純鴻慶宮吳安詩崇福宮唐义問鴻慶宮並
任便居住王欽臣知潁昌呂陶張耒劉當時並與知州呂希

哲宗續實錄与小郡劉唐老並德堂除知軍晁補之与通判
黃庭堅僉判蘇軾移永州轍移衢州鄭俠放逐使初御史中
丞安惇言邹浩不可用恐形跡先朝上曰先朝大事中丞不
言浩敢言用之何傷至于陳瓘言浩忍惡惇居風憲默而坐
視其悅己多況論其非手詔罷惇知潭州五月先是台官龔
史陳瓘任伯雨皆言尚書左丞蔡卞過惡史曰卞為安石之
壻妄為尽淨其奉以欺朝廷而一時嗜利者助成其說今乃
參預政机希設沸騰重然之以慰天下瓘曰章惇前日所為
皆卞教之卞以繼述神考乃名以纂紹安石為主立私門之
所存以為国家是奪祖宗之大美以帰私史又曰惇跡易明
卞心难見春秋責意則难見之罪所安逝乎而雨曰卞之恶
有過于惇如誣罔宣仁聖烈保佑之功傳致元祐皇后疑似
之罪安惇作理訴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塞序衣
絹排章疏而語已被罪者數千人先帝親政六年未嘗有失
独此數事皆卞為之一日上曰台諫攻卞已十餘章卞乃請
辞遂知江寧府戊子陳瓘言紹聖再修神宗実録史官奪宗
庙之美以帰故臣建掌書之官以尊私史所有紹圣神宗実
録願詔史臣别行删修詔令三省檢対進呈右僕射韓忠彦
自上以元祐生者已被恩而死者殊未戟復此當出自上意
而曾布亦言陛下即位廢逐皆还生者蒙恩恵以厚惟是游

視祐胥尚未被澤乞出自宸衷明詔叙復乃詔元臣故者向
在貶中懸澤之頒豈容独后大子少保文彦博司馬光等三
十二人並还其官六月左正言陳瓘言邢恕須誣司馬光剥
挙宗無王出史等皆有奸謀家族几致覆滅公議不容久矣
宜定其罪于是舜彦忠請改撰司馬光等告命上曰但予貶
恕告詞中敍此意則天下皆知之矣制曰忠說辞則内外肅
是非公則劝沮于尔操心傾危雅意附会造為加語上累宣仁
既匪親聞又无証佐究其所自皆出不根使光公看被田惇
之名蒙疑似之罪欺天誤国戦尔之由别彼于此二人実門
下士借書引重退又非軽一旦翻然遂為讎敵擠穽不右
敍為虚言可春成罷知荊南青授少府監分司西京均州居
住九月侍御史陳次升言左僕射章惇自登揆路任私言公
奉使山陵錯置奉緣中丞豊稷御史陳師錫言惇嘗國七年
窃持威福天下男子害貸致于殺人大事包藏陰謀發為異
議陳瓘言章惇独相八年迷国誤朝罪不可掩奉使失職事
于泰陵又云助尊私史則至于誣神考矜伐已攻則至于誣
宣仁樂于用兵大開辺隙陝西之民怨矣而進築不已內府
之財竭矣而輦運不休殺喉悅以箝手口廣鄒浩之獄以絶
言路于是惇乞罷政事未知越州初中丞豊稷入対李士承
旨蔡京于殿陛間揖稷曰天子自外服詔公為中司今日必

有高論稷色正答曰行自知之至是与侍御史陳師錫共言
京卞兄弟同惡迷國誤朝乞正典刑不報甲申蔡卞提舉杭
州洞霄宮太平州居住張商英落職知隨州范鏜落職知滁
州坐附权要乙丑先是陳瓘論張瓘门下李清臣言哲宗天
安仁孝每对臣下有爱大之言任章惇為相不置次輔惇乃
性残刻间導上意有異非㒺惡殺伐之事有傷和氣水旱連
年自古大臣少傳者宜行殛誅以慰民望乃詔責惇為散
官潭州安置然議者以清臣為反覆迎合云丙申蔡京永興
軍御史言其外結後族内事閹人交締東朝憂刑天顏貽社
稷憂為天下禍林希出知福州葉祖洽徐鐸並落職御史言
其助惇為惡也己未詔曰永惟神考新一代之典型以遺後
大問者在事之臣用意或逾朕所不取為政用人朕无彼此
之間斟酌損益惟义所在加与有位共圖康功以成継述之
美自今有曲事偏見妄意改作規害國事當与衆弃之辛酉
在僕射韓忠彦性柔懦天下事多决于右僕射曾布乃議元
祐紹聖均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十一月詔以来
年改元建中靖國以新除貫易為諫議大夫左司諫刘浩為
起居舍人蔡京知江寧郡知章為永興軍蘇軾成都玉局觀
蘇轍提舉太平宮任便居住黃庭堅知舒州刘安世知鄆州
侍御史陳次升　史再言蔡京奸惡詔京落端明殿學士提
舉洞霄宮辛巳御史陳次升言哲宗皇帝責任宰执是時蔡
下倚任政府津行奸謀巧計把行幽媚盈職巧弄賞罰專恣
思懟締類章疏中傷士人或投之遠或陷之深罪毒流于天
下实不忠問時人仍為笑面夜叉衆所共知也又右言正張
庭堅亦言卞之奸惡詔卞池所居住
建中靖國元年左正言任伯雨言章惇久檑朝柄迷國罔上
毒流搢紳向簾引異欲禍太皇后暑加先定故最謀不行思之
可為寒心詔惇貶雷州司戶六月尚書左丞范純礼初奏
近見朝廷是元豐而非元祐元豐之政盡出先帝規模宜无
不善然官吏奉行未一一皆如法意故民受賜亦或被害
元祐之治其初执政者虽小有润色亦是先帝法度今議論
之官有不得志于元祐者以其藉口動皆下之心尔亦必皆
為國事盖東時以邀利者也又言自古天下治乱頃用人如
何尔今畧陳宗々用人之要秋七月初朝廷稍更熙豊政事
而范純禮上言々不當變且言陳讀陛下奉陵挽詩其辛章
曰周紹緒陵尊陛下孝悌之本心也臣願陛下守此而已上亟召
見曰朕行不次用卿除左正白會有詔修史官取元祐紹聖
兩録依公參詳務不失實甲子范致虚言神宗一代信史疑
然未立元祐之書先朝以其誣詆遂廢用紹聖之今朝以其
掩蔽複別論撰夫為史而至于分更何以傳信臣謂非紹

聖元以察正元祐詆毁非今日元以察正紹聖之掩蔽臣竊
陛下詔節史官書成而筆削不公皆以輕重坐之元詆誣已
作先朝考正行遣外紹聖掩蔽理合條具昭示天下后世以
陛下孝思之意詔送國史院
七月陳瓘奏臣嘗乞別修神宗實錄以成一代之典而不聞
施行蓋紹聖史臣今為宰相故也不報時瓘權給事中右僕
射曾布將薦之即日戒以告瓘瓘曰吾與布議事不合是以
宮尋相併也吾受其薦進而復與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
矣至是瓘詣政事堂以書見布極論之畧曰尊私史而壓宗
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閣下之過也瓘所撰日錄辨一
篇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可見矣臣近守无為軍知天下根
本之財皆運于西邊因述國用須知所為緣邊費而壞先政
者可見矣遂以副本納布布謂瓘所論為元祐畢見淺陋之
說又曰雖有卜書布亦不動瓘遂申三省乞劾責言之罪早
行竄黜宰相曾布云瓘責臣等尊私史壓宗廟緣邊費壞先
政其罪是上令責瓘於僕射韓忠彥右丞陸佃曰瓘之言誠
過若責之則更以此得名曾布當能容於八月乙卯以瓘知
泰州冬十月門下侍郎李清臣與僕射曾布有隙每于上前
互相譽毁諫官論布過失上以陳祐與清臣交結欵黜布而
授清臣將黜祐而諫官江公望進言陛下臨御以來黜三言

官逐也諫臣非天下期望今祐言宰相過失自其職也豈可
便謂有他意哉上甚善之至是布使諷公望者能言清臣以
諫議大夫相處公望弗應白其言于上並言朋党同異之弊
而御史彭汝霖遂承布風旨累論清臣之姦又初議諫景靈
西宮清臣常諫止之及宮成清臣漸見踈乃求有以自固清
奏西宮之成都人歡喜之不啻至是清臣不自安且再為汝
霖所劾乙未罷知大名府
壬午三月奏事記右僕射曾布獨薦進退內降起居郎鄧洵
武愛莫助之圖其說以為陛下方紹述先志群臣无助之者
其圖如史書年表列為當通分為左右自宰相執政侍從台
諫郎官館閣分為七隔左曰紹述右曰元祐左序助紹述者
宰相執政官溫益一人而已其餘每隔三四人如趙挺之范致
虛王能甫之徒是也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皆在其
間至百餘人又于左序班立一項用小貼子揭去布褰票揭
于臣條姓名上曰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與卿同故揭去布
云洵武所陳既與臣所見不同自當不與議記袖不明日遂
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乞籍記異論之人于是上決意用京矣
崇寧元年朱肱上書言事又進所上宰相書曰比年日蝕
者三地震者一此雖治世不免然四月正陽之月而河東上
郡地震但句其異為甚不知公何以弭之劉壽公門人也而

已為御史公有過舉謂可言乎如上官均壽豐稷貫易鄒浩
皆相繼外補貶斥公者其出入用舍足以為治亂公為太宰
而正人相繼以去斯所以日蝕地震也紹聖間章惇蔡卞蠱
謀相締其惡不可殫數而最大者四公在樞府坐視默然不
不為元過君以兩府不當與議則侍從臣皆與論思况執政
乎再貶元祐大臣范純仁能言之公未嘗救也廢元祐皇后
龔夬能言之功未嘗救也冊元符皇后鄒浩能言之公未嘗
也置諫官于死地黃履能言之公未嘗救也此惇惡之最大
而公无乎助之功今公又當主意之重而必當安瓘然后可
以弭大變間善而近然後而可以來直言眩所望乎公者如
此詔廿三省敗跟從弟也江津人趙諗者少效拾紹聖初擢
甲科教授成都日章惇逐元祐大臣不合人心欲起兵據蜀
與所親何奕王師直賈時成及日者羅宗等同謀會上登極
赦到諗謂奕等曰章惇以叛天下既安人心難動前叙項切
出口遂入京除太學博士而黨中有鈞郡者發其謀獄且當
族戊戌詔皆誅死夏五月曾布每于上前辯忠君直黨以
傾之布弟肇以書戒之曰吾兄方得君正當引用正人扶助
王道以杜絕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善人者相繼
去朝其在內者置之閑地而所進用以為輔臣從官台諫往
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光勢稍不如今日之盛必首引惇
卞果至未報即其他曾代之禍其可遏哉王古王覿豐稷貫
者皆可與謀領光虛心克己與之議論相使正人聚于本朝
自然小人道消矣布不從至是諫官吳才王能用助布之說
黨論復起善類皆竄斥吳材之力為多己巳吳材王能甫畢
上章排元祐黨人未止狀諫議大夫彭汝霖與御史鄒餘郭
熙共論以為元祐人罪狀有紹聖既竄其在時元符末敘復
大優如自朝廷徹學栽減則敘日可畢不須候殫章人大指
名然后行之徒使人言紛紛不已願諭執政大臣原輕重之
情實大小之罪一一稟聖裁于是右僕射曾布用其說悉具姓
名以進詔復貢降元祐黨人司馬光李公著文彥博呂大防梁
燾范純仁劉摯王巖叟王存傅堯俞趙瞻以下各以差奪
其官惟韓維孫固以神者潛邸人特免而手詔元祐黨人各
已削秩自今无所復敘言者亦勿復言秋八月曾布罷相去
位戊子趙拜蔡京為右僕射中外大駭八月己亥籍元祐及
元符末宰相司馬光侍從蘇軾餘官秦觀以下凡百有二十
人二年正月知樞密院蔡卞追論元符之末言者疏己惡罪
而任伯雨論貝欲追廢宣仁一事尤為切至乃上疏自辨以
伯雨為首于是三省檢伯雨等所奏乙酉竄貶鄒浩陳瓘龔
史等十人于諸州独伯雨遠謫昌化軍四月時有詔毀蘇軾
所刊東坡集而言者又以謂程頤入山著書恐及朝政乃詔

與除名今黜司察所著書九月詔天下監司長吏右各立元
祐奸党碑碑見党碑門四年五月除党人父子兄弟之禁五
年春正月戊辰以吳居厚為門下侍郎劉逵為中書侍郎于是逵
首劝上碎元祐党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及罷蔡京所造乙巳
詔中外直言闕政時彗中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明日
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
上謂唐不遠曰聞中外言劉逵不可用法度不可變蔡京不
可罷朕得之怵惕不寐丕遠曰京誤國陛下不知逵何不可
用上曰如碎党人石刻寬上書邪籍人禁皆逵為朕當論時
政之失
宣和乙年六月詔元祐党人既尽推直秘閣劉安世歸然杜
存名奮孟重戊午安世卒先是蘇軾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真鐵漢

程頤出處本末

元祐元年閏二月丁巳以鄉貢進士程頤為通直郎汝州團
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以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
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薦其學述故有是命團練推官西
國子監教授程頤為承奉郎秘書省校書郎先是王岩叟奏
曰臣聞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為臣以謂舉之務也
而祿之難祿之易也而盡其用難非待之有禮處之有方則
不可得而祿矣不可得而祿不可得而盡其用矣伏見西京
國子監教授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
其兄顥俱以德稱名顯于時陛下方欲用而顥卒賢士大夫
無不相與咨嗟以為朝廷之恨今者幸陛下復起頤而用之
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
為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
皆將相招而為朝廷出矣愚臣區區欲廣陛下之美者其誠
心如此惟聖主留意幸甚
而後左司諫王岩叟右正言朱光庭進對太皇太后曰卿累
薦程頤今已除宣德郎来日待行為文字召對又曰差除著
是它有人望不惜它合得人望自然无信語抵人口不得門
下侍郎司馬光言今月二十一日中使陳衍奉宣聖旨問臣
来日程頤上殿若奏對有取陛以何職不可大經筵當以何
名目臣切惟程頤不以布衣守道不仕非朝廷除幕職官西
京教授頤曾辭及朝廷召赴闕除宣德郎秘書郎頤又辭早
官在經筵者惟有崇政殿說書若以新爾除官充崇德殿說
書是以超擢但頤堅辭不敢受再更乞聖意裁度幸乞宣德
郎秘書郎程頤為通直郎崇政殿說書頤既上殿即以經筵命
之頤因辭不許而其奏曰臣以知人則哲堯帝所難雖陛下
聖覽之明然臣今獲進對於頃刻間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
任臣未敢以辭只乞臣再上殿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所言

或是則陛下用臣為不誤臣之受命為无愧所言或是非其
才不足用也因可聽其辭避劄子一曰臣伏以皇帝陛下春
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于天禀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
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
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自然氣
質變化德器成就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既罷
常留二人直日一人直宿以備訪問切聞閒日一開經筵講
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則責輔養之
功難矣今主上沖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使之頻出但時見
講官久則自然習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易與
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
之福天下之事无急于此其二曰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
睿智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
以為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
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陛下左右扶侍祗
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
皆須質朴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于上前要在奢靡之物
不接于目淺俗之言不入于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
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有翦桐之戲則
隨事箴規違持特養之方則應諫正調護聖躬莫過乎此其
三曰切見經筵臣僚侍者坐而講者獨立于禮為悖欲乞今
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以表主上尊儒重道之意切
聞經講官在御儕以手指書所以不坐別設令一人指書講
官遠御案坐講意朝廷循沿舊體只以經筵為一美事可以
為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
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為重御史中丞劉摯言臣伏覩制
命以布衣程頤為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者蓋以尊儒重道振
舉遺逸使天下歸心固聖朝之所宜為也汝州推官京西教
授起之頤既力辭不獲而起召陛下又以宣德秘書郎等之
程頤既至未即受命而陛下賜之延對又官之以通籍甚之以經
筵蓋頤之趣不已而陛下恩命各有加焉臣想頤於出處辭
受之際義有難安者也伏望陛下審其輕重多器圖頤方辭
恩制之降指揮依頤所乞成就其節止授以初命之官既使
得以祿養其親又使受之有義免于俗是之謗而數日見其
可用遷擢蓋未晚頤卒留經筵摯所言不用頤每以師道自
居侍講色甚莊言多諷諫頤聞帝行宮中而避蟻因請舉
請曰有是乎曰甚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
道也帝稱善八月癸卯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程頤兼權
判登聞鼓院頤辭之詔不許職官充侍讀侍講崇政殿說
書吏辭奉依職官事例支見錢頤在講筵賞賚錢使或疑

未得祿問之乃自陳職後不曾請俸尋牒戶部戶部索前任曆子頤言頤草萊无前任曆子其意以朝廷待士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即令戶部自為出曆子戶部初欲折支執政謂館閣官皆請見錢豈有經筵反折支又檢例緣久无崇政殿說書故戶部只欲与折支之始給見錢添職錢見四月壬子二年三月崇政殿說書程頤上疏曰伏念臣草萊賤士蒙陛下擢置勸講之列夙夜畢精竭思所以補報万一竊去年六月中嘗有奏陳言輔主之事已踰年不蒙施行一事臣不敢一一再言止料事最切者復為陛下陳之臣前之言乞于延和殿講讀太皇太后日亦遇事政垂簾坐下視講

官進說不惟省察人主進業于陛下聖德未必无裨補講官輔導之間事恐不少有當奏禀便得上聞臣今思之太皇太后毀日垂簾前問當主上進得次第講說所至如何閒蓋使天下知陛下於輔養人主之道用意如此也願陛下聖明不以臣之微賤而忽其言察臣區區之心又上疏曰臣近言延英熱乞移就寬處如元別聽便處只乞就崇政殿延和殿切聞指事中顧臨有言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本為延英漸熱恐于聖体非宜今聞修展延英可得寬涼則臣志願遂矣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于殿上以尊君為說爾夫殿上講說義理之正當古者所當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

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于明肅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甚美豈獨子孫所當為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為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延英講讀只有仁宗時王洙使作非是避正殿若避殿上則不應置崇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必不肯於不可講說之處置說書官也若主上信臨以為然所損豈不甚大二年八月辛巳朝奉郎右司諫賈易知懷州自蘇軾以策題事為臺諫官所言而言者又与程頤善頤既受忌其黨遂相攻易建言

請併逐二人又言呂陶黨助軾兄弟而文彥博實主之語侵彥博及范純仁太皇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所言頗切直惟詆大臣為大甚耳不可從嚴譴列聖太皇太后曰不責貴安亦難作公等自与皇帝議之公著曰不先逐臣易責命責易可行乎久之乃止罷諫職既退公著謂公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方富于春秋異時將有進遹說之說以惑上心者當此之時正賴左右力爭不可預使人主輕厭言者也于是呂大防劉摯王存私相顧而歎曰呂公著仁者之勇乃至于此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罷經筵權同管司西京國子監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頤文品纖汚天資

險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譽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
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
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親頤陳說全无發明上德未有
嗜好而常以无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嚮而常訓以勿用小人
豈惟勸學以所不為實亦矯歟以所无有如陛下因咳嗽罷
御迩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六七人頤官最小乃越次獨候
問聖體橫僭過甚並无嚴分臣居京師近二年頤未嘗過臣
門臣比除臺諫官門未謁臣先謁賈易之第又賀与易同官
遂語及呂陶事曰呂陶曾補司諫命已久閣今問後下何也
如此則賈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賈易字也臣答曰何
以言之頤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數日矣今陶設為
司諫明叔畏義知恥者也言既不行其辭去決矣公能坐明
叔之去乎臣曰將如之何頤曰其事在公也公之責重也推
頤之言必是与陶有隙久欲誣臣攻陶助易也伏望論頤罪
惜未誅戮且當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御史中丞胡宗愈亦言
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且一切舊因
深斥頤短謂不宜使在朝廷先是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
日退請宰相問日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二聖臨朝上不
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上疾而宰相弗知可為寒心翌
日呂公著等以頤言奏遂詣問疾上不悅故黜之頤因五上
章乞初官歸里田不報又乞致仕亦不報新京西轉運副使
呂陶改梓州路陶初有西京之命即引嫌辭避後上疏曰朝
廷以太平无事尊賢重道用程頤於山林之下而任以勸講之
侍太子之側而訪以道義則非禮勿動非禮勿言可也今乃
講讀之餘往往內侍燕語非其體也向者皇帝陛下偶因發
嗽未御講筵頤乃申請之令後須得関報此駭中外之聽不
知義也詳定學制踈謬无取禮部遂遂駁正三省至今依違
未決致者衆之其須陛下知之者三也 頤試世事事 見茹進門 五年正
月大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言太中大夫致仕程珦身亡
一子頤素蘊學行常為迩英講官今其父亡寄于襄事伏望
特賜矜閤優其賻恤知河南府韓縝翰林學士承旨蘇頌等
相繼有請詔賜絹三百疋丁所属葬日量行應副乙年三月
丁亥三省進呈程頤服闋欲除館職判登聞鼓院太皇太后
不許入以為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
甚衆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
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罷去及進呈除目蘇轍進曰頤入朝
恐不肯靜太皇太后納其言故頤不復得召乙巳殿中侍御
史吳立禮言臣切見丁憂服闋人通直郎程頤除授直秘閣
判西京國子監雖職位名頗駭士論按頤當元祐初用大臣
論薦如除落職官充西京教授意卑小皆初乃固辭及朝廷

再以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居之即欲然受命蓋其忠在躁進
故辭卑居尊逡巡顧望方其起自布衣勸講帷幄未接進用
可謂不次矣不能安循命理而報李恩而怙勢要權日走執
政諫官御史之門以遊說為事肆其妄忿妄以進退人物
為己任蓋其言偽而不學非而博又以鼓動搢紳欺惑當世
構扇經筵擬敢以師臣自處欲求坐講是時諫官孔文仲上
章斥其狂妄果不能逃陛下知人之明即行顯黜前謫之西
京數致之退思自省今既免喪除服又冀舊任呈矣一旦寵
擢元為僥進偷竊之譏將何以懲戒妄人警勸多士況更直
秘閣先朝故事必宿儒舊德處之使頤冒居此職衆論所以
不平也伏望少重天聽察其狂妄无補聖世罷去職名以厭
公議是四月丙寅殿中侍御史吳立礼言臣從順進職无名
會其狀論列未蒙施行今切見頤上表辭免觀其辭語甚不
引咎自訟乃敢妄言乞歸田里人臣得安公無忌憚未見有如
此者按頤素履非正狂貪躁進言其內行則聚徒以為論其
治者則素隱而行怪以遊說為事案以捭闔為功飾邪說誑都
是以亂政衆頤非以罪譴謫曾未滿秩即丁父憂朝廷因其
除服免喪職進儒館之職可謂異恩即上章求避不以能遲
逾分辭避俟命而乃遲〻不是自歎歸就田里大人臣進退
固有大義苟无意祿仕自當求致王事以礼而去未聞者

者就經務率爾要君為不明正典刑何以懲誠在位侍講范
祖禹奏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使發自布衣除通直
郎充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雖真宗之待种放亦
不過如此也孔子曰舉一人天下莫不歸心者何也為善于
幽隱者知其必不癈也陛下用頤實為希闊之美事徒及歲
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李公著
與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誤聖聽
也頤在經筵初望皇帝陛下進學語實繫責顧章等之人一
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問防未習朝廷事體迂闊則因有之
又謂頤欲以故旧傾大臣臺諫官王叟岩朱光庭賈易皆素
推服頤之經術故不知者指為頤黨頤已失也有何權勢勸人
向傾大臣設臺自古處士入朝必過人之能致太平之術故
世責望常重至于不賢者則直以處士為矯詐為沽激為釣
名又處士多不次得美也故其傳疾常多夫以賢者責望之
事而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是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
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為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
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无恨也今臣
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无所
憾矣五月癸未監察御史董敦逸言見左通直郎直秘閣程
頤辭免職名表謝云不用則已獲罪將不能取信

於上又有道難容合高毀甚之語怨懟輕狂不敢援數臣按頤起自草澤初講經筵狂狷迂疏妄自尊大嘗特有所建議人皆以為笑而又奔走公卿之門動搖言路陛下聖明察其疏繆止令罷職亦朝廷之寬恩也頤近因喪服除朝廷以職名加之輿議沸騰皆云虛授今頤猶不自揆肆為狂名至引孟子伊尹以為比又自謂得儒者進退之義惑衆慢上無甚于此伏望朝廷追寢新命以叶公論丙戌詔程頤許辭且秘撰判西京國子監管勾崇福官頤初表言非臣被責命出為外官夙夜㾾皇惟是由省始家招致之禮旋為然遂之人將何顏以立朝皆自劾而引去至于五請而後聽宜可力辭以求中道且從容以須譽罷未至任滿遭丁家難思無忝于所生惟堅持于素節未終喪制已降除書上林春恩由深恍懼伏念臣志存中道職限隨時俗所忌惜動招譏毀昨蒙擢任既以人言而被黜為朝廷羞矣今復授以職任適足重為朝廷羞無所益于明時徒取笑于後世伏望聖慈矜察愚誠追寢恩命臣昨因丁憂既已去官今來所降告命不敢祇受已於河南府寄納伏望朝廷檢會前奏五次奏陳特降旨揮許歸田里詔不許頤又言伏念臣力學有年以身任道惟知耕食以求志不希利達以干時陛下詔起臣于草野之中面授臣以講說之職臣切思之以講學侍人主苟得致人主以先

舜禹湯之道則天下享唐虞夏商之治儒者逢時孰過于此于是慨然有許國之心在職歲餘夙夜畢精竭慮蓋非徒為虛辞解釋文義惟欲積其誠意感通聖心度克發志之學方進沃心之論貫觀不得之學獲明于今日作聖之效遠推於先王自二年春秋來臣每進說陛下嘗首肯應臣臣知陛下聖質粹誠自以為千載之遇也不思道大則難容聊孤寄方頤入朝見嫉世俗之嘗然名高毀甚之冊之明言如臣至愚豈免衆口不能取信于上而欲為據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難也臣何狂簡敢爾親貪冒其獲罪明時見嗟公論忘既求于事通義當救於為臣屢懇請而未從誤遭喪而罷去衛極既終於喪制退休當遂于初心豈捨主敢忘忠之誠鎮至不得已也去就之義當然自惟衰邁之林壑得就安閒之地闔今待後更有望于幾年行道致居甘息心於聖世豈期於賢尚俾數列思雖甚隆義則難處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勸學人主不用則亦已矣若復無恥以苟祿位蓋子所謂是為壟斷儒者進退當如是乎臣非苟自重實懼上累聖明使天下後世謂朝廷特起之士乃貪利苟得之人甚可羞也況朝廷乎臣無可受之理敢冒萬死上還恩命伏乞檢會臣兩次之奏特賜指揮既有崇福之命頤即承領敕牒但稱疾不拜假之百日亟尋醫乞不就職 餘見黨事門

蘇軾立朝大槩

蘇軾字子瞻老蘇先生洵之長子也嘉祐二年中進士第時
歐陽修考試禮部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與其
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人欲冠以多士
疑門下曾子固所為置之第二以書謝諸公文忠見書以書
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之始譁不厭久
乃信伏六年試中制科初父洵不遊京師翰林歐陽修一見
大稱歎以其所獻文著於朝由是名動京師士爭誦其文時
王安石名始盛黨與傾一時修亦善之欲洵與安石遊安石
亦願交於洵洵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鮮不為天下患
作辨姦論以刺之文既出安石始銜洵至是軾中制科安石
問呂公著見蘇軾制策否公著稱之安石曰全類戰國文章
若安石為考官必黜之故安石修英宗實錄亦言洵有戰國
縱橫之學[illegible]英宗在藩聞公名位即欲以故唐事召入翰林
授知制誥韓琦曰蘇軾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在
朝廷培養之令驟用之適足以累之也上曰知制誥未可與
脩注可乎琦曰近例當召試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軾
有不能邪琦曰不可乃試而命之及試二論入三等得直史
館他日歐陽修具以告軾軾曰韓公所以相待乃古所謂君
子愛人以德也師友蘇記三年洵以脩禮書成方奏未報而卒賜

其家銀百兩絹百匹軾辭所賜求贈官詔之賜光祿寺丞軾
丁憂服除時熙寧三年也時王安石用事多所建立公與安
石議論素異既還朝置之官誥院時朝廷議更科舉上疑焉
軾議既上軾議詳見科舉門上覽之曰得軾議朕意釋然矣即日召
見問何以助朕軾曰臣切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
太銳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上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
安石之黨滋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欲多以事困之公決斷精
敏聲聞益遠會上元買浙燈軾密疏奏即有旨罷論舉子來台事詳見
科門衆自是論事愈力參宋上書安石愈恨事見方门軾有外弟
與之不叶安石召王問軾過失貝人言向丁憂販私鹽蘇木
等事安石大喜未有以發也會宗諫官范鎮以軾應詔謝景
溫恐軾為諫官攻己甫之短故力排之景溫言軾事見安石门公未嘗
一言自辯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時行新法軾於其間嘗因
法以便民賴以安徙知密州見循吏门論于宮法事知徐州是歲河決
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
之匯于城下城將敗軾廬於城上過家不入卒全城以聞又
請築堤以虞水再至徐州人至今思之徙知湖州以謝表上
有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
牧養小民表聞而御史何正臣封章以為語涉謗譏又摘於
市得軾所為詩文表疏上之時有朱壽昌者少不知母所在

棄官求之既得朝士以詩美之軾詩有云感君離合我酸辛
此事今无古或聞之語李定深以為恨定不服母喪軾以為
不孝後定為御史從言軾作詩訕上有詔下李定推治開奏
至遣官逮赴御史獄必欲寘之死張文定范文忠上疏救上
不報天下知不免矣叚緣久之不決帝撤上疏祈哀已納在
身官以贖其罪又不報時宰臣吳充見上曰魏武帝何如人
上曰何足道充曰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武猶忌
如此而能容禰衡陛下法堯舜而不容蘇軾何也上曰朕无
它意止令對獄覈是非爾行釋之矣直舍人院王安礼亦乘
間進曰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語言罪人軾文士本以才自奮
謂爵位可立致顧碌碌如此然其中不能无觖望今日一旦寘
於法恐後世謂不能容才願陛下无庸竟其獄上亦自怜之
深然其說曰朕固不深譴特欲申言者路爾即為卿貰之安
礼出若弟也已而軾自獄中作詩寄轍詩曰聖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闇自忘身百年未老先償債十口无歸要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雨夜恐傷神与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詩聞上覽之促其獄
庚申軾坐貶黃州安置駙馬王詵停職薙撤王鞏亞責外州
監稅受軾詩文然罰者自太子少師張方平以下二十二人公
至黃州僑中芓蘇与田父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東坡自號
東坡居士七年春貢授黃州團練軾移汝州軾言汝州無田
產從居常州從之元豐中軾繫獄御史上本无意深罪之宰
相王珪進呈忽言軾於陛下有不臣意上改容曰不至是也
卿何以知之珪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无曲處世間唯有蟄
龍知之句對曰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之於地
下蟄龍非不臣而何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彼自詠檜何
預朕事珪語口窒章惇從旁解之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
言上曰上荀氏八龍孔明卧龍豈但皆人君也耶遂薄其罪
黃州安置然上每怜之日語執政曰國史大事朕意欲俾蘇軾
成之執政有難色上曰非軾則用曾鞏亦不副上意上復
有旨起軾以本官知江州明日改承議郎江州太平觀文
明日命格不下於是出手札徙軾汝州有蘇軾黜居思咎閱
歲滋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之語軾即上表謝前比京師盛
傳軾已白日仙去上對左丞蒲宗孟歎惜久之故軾表有疾病
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飢寒并日臣亦自厭其餘生之句上
大夫知上卒善之也會晏駕不果用
八年哲宗即位從朝奉郎知登州至登五日召為礼部郎中
將朝廷緣先帝意即欲用為起居舍人公力辭見宰相蔡持
正自言持正曰公固翔久矣朝中无右公右者公固辭元祐
二年入侍延和三年遷中書舍人溫公議改免役為差法見役
法門公見之政事堂條陳其不可溫公忿然曰昔韓魏公刺陝

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嘗聞公適
其辭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
乞補外君實始怒有逐公意會君實病卒台諫希合其意求
公瑕疵不得則因緣熙寧謗訕之說以病公公自是不安於
朝辭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每進讀至治亂盛衰未嘗不
反覆開導三年宣仁言神宗時謗有蘇軾文字事（見宣仁門）蘇
軾讀寶訓雍熙淳化間（見宣仁門）十月蘇軾上疏乞郡畧云近以右
臂不仁兩目昏暗堅乞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臣與故相
司馬光雖賢愚不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
情宜有異論祗何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為未便不免力
爭而台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沒妄意陛下
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負後范伯祿與韓維爭議刑
名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臣與此兩人是實知韓因此辭乞
之黨一例疾指為川黨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詔
之誹謗臣不早去必至傾危乞檢會前奏施行常侍上讀祖
宗訓因及時事公言及賞罰不明夏人寇鎮戎殺掠凡萬人
帥臣掩蔽不以聞恐浸成衰亂之兆當軸者恨之恨公知不
容乞外任四年知杭州時諫官言宰相蔡持正往安州作詩
事公言朝廷欲薄其罪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則於
太皇太后仁政為少累且皇帝降勅罷獄逮治而太皇太后
內出手詔救之則仁孝兩得宣仁心善公言而不能用杭州
適值歲旱公請于朝免上供米三之一米不翔貴復得賜度
僧牒易米以救飢明年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厄
又為湯劑治病活者甚衆修李泌六井以便民開湖築堤通
南北以便行者植芙蓉楊柳於上杭人名之曰蘇公堤六年
召入為翰林承旨公為常州田常人為公買田公在山寺歸來
聞好語之句會神考晏駕言者謂公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
詩刻有日朝廷知言者之妄尋還公懼乞外補得潁州郡
有宿賊尹遇殺捕盜吏兵非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然曰
捡此賊當力言於朝廷以行優賞直方退分命弓手詗捕直
方有母九十泣別而行手戕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
及公請以年勞朝請郎為直方賞奏不報七年徙揚州未闋
歲以兵部尚書召還除翰林侍讀二學士（高危求去 見紹述門）以臨
事必以正乞守郡自效八年二月上既言遂親政令始有五
谷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百世之下書之青史臣
切為聖世病之數日又再言云執事中于天聖附令乃仁宗
一代盛德之事陛下欲祖述成廟須行其實方可初民五月
同范祖禹等上書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臣等欲
取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董敦逸黃慶基言軾兄弟不當
罷（見紹述門）六月乞知越州不允除知定州至久不治軍政太弛

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蔡與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成
服奔走事訖无敢慢者它人言自韓魏公后不見此禮至今
矣時方例廢遣人公坐草貢奉官制詞言者詆以諂紹聖
元年遂以本官知英州未至安置惠州
公謫惠州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蜑所侮胸中泊然无
所芥蔕人无賢愚皆得歡心又舉衆為橋以濟病涉惠人愛
敬之二年言者以流竄為未足四年安置昌化昌化非人
所居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父老游亦無間也以平
生篤於孝友見善稱之如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
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元符三年大赦得還
復朝請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遊毗陵病暑著小冠
披半臂坐船中夾岸千萬人隨觀之其為人愛慕如此
靖國元年秋告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猶以諸
子侍側曰吾生無惡無哭泣以怛化問以後事湛然而逝訃
聞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君子相弔於家四方無賢愚皆咨
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慧林佛舍以哭李豸為之
疏文曰德尊一代名滿五朝道大不容才高為累惟子能之
蓋世致忠靖之忱久贈登於棊林不遇故吝遂歎吝大瘴海
卒老於行方孝賜環忠聞訃謚識闕不盡隅潤所未章吾將
安依皇天后土知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
氣係斯文之興廢與吾術之盛衰茲乃公議之共憂非獨門
人之私議建炎初有旨贈資政殿學士錄其後乾道六年知
廣州何耆仲請於朝有旨特賜謚文忠未幾又特贈公太師

蔡確新州之行

哲宗皇帝元祐二年二月詔觀文殿學士知陳州蔡
確落職守本官知亳州以御史中丞傅堯俞等劾奏
確任居宰相切弄威福故縱其弟蔡碩奸贓故也王
岩叟等言確見元祐臺官論事門二年二月新知亳
州蔡確知安州臺官有言故也知蔡確復觀學士知
鄧州四年二月知鄧州蔡確為觀學士知鄧州確落
職再及一春故有是命確在鄧州嘗上章陳乞潁昌
府以便私計左正言劉安世言確所陳雖未知可否
之說而縉紳之議率皆不平敢具僉言上達天聽按
確奸邪險陰盜竊宰席不能正身率下宣示教化而

縱其弟碩招權納賂贓污狼籍有司論罪當以大辟陛下特加寬貸止送郢州編管確本同居衆謂預聞其事朝廷既不窮治惟以失於教責之削其職名出臨偏郡從能周處易守南陽當時議者以爲牽復太速出至賊所未及逾年確遽上言乞令內徙陛下屈天下之法移置黃州自請遷鎮臣切謂確所以敢萌意外之望益賜無厭之求者蓋見近臣先以免用其弟量移之請嘗試朝廷既不能且可其奏確遂敢夌蔑公議輕侮朝廷雖處嚴譴非常之恩復託親老願移大藩蓋有以啟之也伏望聖慈明料三省確奏以正國休夏四月先是朝散伏見朝廷牽復知鄧州蔡確觀文殿學士比則朝廷念舊推恩無復于確矣然確猶安州不自循省包藏怨望實有負于朝廷而朝廷不知也故在安州時作夏中登車蓋亭絕句十篇內五篇皆涉譏訕而二篇譏訕尤甚上及君親非所宜言臣謹一一箋釋伏義理明白知臣之不妄其詩云風搖熟果時聞落雨折幽花亦自香葉底出巢黃口鬧波間逐隊小魚忙此一篇只是譏刺昨來言事者及朝廷日近擢用臣僚亦不曾謗及君親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歎息思公

俯碧灣右此一篇譏謗朝廷情理切害臣今箋釋撫唐郝處俊仕高宗時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不宜持國與人由是事沮臣竊以太皇太后聽政盡用章獻明肅故事而主上奉事太母莫非盡極孝道太母保祐慈愛而蔡確責守安州便懷怨恨公肆譏謗今之處世而思處俊其意何也又最後一篇云喧豗六月浩無津行見沙洲束兩濱如帶溪流何足道沉沉滄海會揚塵海有揚塵人壽幾何非佳語車蓋亭詩公事無多客亦稀朱衣小史不便隨溪潭直上虛庭裏卧展紫桑處士詩一川佳景疎簾外四面凉風曲檻頭綠野平流來遠棹青天白雨起靈湫靜中自足勝炎蒸入眼兼無俗物憎何處機心驚白鳥誰人怒劍逐青蠅處厚又奏非爲蔡確安州詩譏訕朝廷上及君親遂有狀繳奏切慮確有公析辭所思郝處俊不爲此事臣今以舊唐書考之處俊所進見者數事惟此事在上元三年即上元間也故確詩云忠言直節上元間止思此也吳安詩爲右司諫上疏論確訓后二日進呈吳安詩疏太皇太后宣諭安詩論確譏訕郝不見確文字勘會得吳處厚繳奏乃是通封只作常程便降付尚書省令再進入要看遂同後疏進入

尋復降出時大夫梁濤右正言劉安世各已兩上疏
壬子進呈安世等疏語全蔡確仍令知安州錢景陽
繳奏確元題詩大夫梁燾又疏論蔡確譏訕罪狀明
白令確分析語安州限三日赴其報朝廷既用吳處
厚言令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亦各上疏意乃佑確
又欲罪處厚而不敢正言之先是左諫議大夫梁燾
右司諫吳安詩右正言劉安世共奏早來臣燾臣安
詩延和殿奏對具陳蔡確怨謗君親情理切害因曾
曾棄言路更有可入論列伏蒙宣諭惟御史及劉安
世外它人別無章疏臣等不謂御史當可言之地並
不剗切又慮奸黨變亂公議別有奏陳恐開告訐之
路臣等尚憲御史臺知臣等已有論奏揣理一言以
蓋外議若果如此則其包藏奸狀益更明白陛下尚
臣等此奏候蔡確事畢明正其罪五月親學士知鄧
州蔡確言臣係上言臣在安州作詩涉譏訕語臣聞
其因依奏聞一言譎降安州已蓄怨心形于篇什此
是臣係構加註周叙怨朝廷而實不知往年弟禍坐
事由臣愚昧先于叙察上表待罪已行抹責上荷聖
恩委曲保全止落職移知安州天地之德至大至厚
臣日夜感謝不知何以圖報且吾且愠不以義者小

人之事也臣雖愚陋亦粗聞事君行己之大方況又
當蒙而恐豈人情哉臣前年在安州其所居西北隅
有一舊亭名為車蓋繳隨係對曰北山公事罷後休
息其上耳目所接偶有小詩數首並無一句一字繳
及時事其辭淺近讀便可曉臣係卻于詩外方箋釋
積見誣罔謂有微意如此則是凡入開口不及某事
而皆可以某事罪之曰有微意也臣舊郝處俊釣臺
因歎其忠直見于詩句臣係謂臣譏謗君親此一節
中傷臣最為深切又指臣使東海揚塵故事掺神仙
傳言又海中揚塵此是神仙麻姑王方平之語也又
言古今詩句用此事者稍多只如近年蘇軾作坤成
節人宴數語亦云桑海幡花歸獻壽蓬萊清淺半桑
田蓋祝壽之辭循用之何得謂臣用此故事為非佳
句先是安燾嘗與同列曰海變桑田事雖軾亦嘗用
作聖節樂語於是確果以軾為言眾皆疑燾實泄風
之也長編有言者已詔蔡確具析左中散大夫守光
祿卿分司南京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王岩叟行蔡
確責辭曰人臣之義莫重于愛天下之誅無先于訕
上確奸回無憚險詖不訣以辯文巧詆為身謀以附
下罔上為相業先帝與子何云定策之功太母立孫

乃敢貪天之力陰結朋邪之助顯爲正衆之仇曰蒼
龍榮光滿于家司睦賄貨盈于季弟坐覩吝肆之無
度不問貪叨之所從陽爲不知潛與爲地朕既屈邦
憲以貸殞萬死又抑人言而置卿而全曾不反思而
敢肆怨形于百斤播在歌詩託深意以厚誣包禍心
而莫測味思人之作見切忮于權宜覽觀水之章知
樂逢于變故夫豈訴訴之多易蓋皆快快之餘言而
以列卿俾分留務邦著爲臣之戒用嚴事世之規姑
服寬恩罔貽尤悔吳處厚嘗從蔡確爲山陵司掌牋
奏官處厚欲確以館職薦己而確不薦用由此怨確
故繳進確詩士大夫固多嫉確然亦不直處厚云蔡
確既貴左諫議大夫梁燾右司諫吳安詩右正言劉
安世以爲責輕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朱光庭相
繼論列安世言臣切聞朝廷以蔡確爲光祿卿分司
南京者臣按確昔任宰相輔政無狀弟碩贓汚罪惡
貫盈確本同居謂預其事陛下既不窮治又貸碩死
仍免決配推令偷昏確以失教爲名止從薄責朝廷
之恩亦已極矣而確不知圖報猶怨望作詩什譏敵
謗訕罪狀顯著法所不赦而今來責命太輕未厭輿
議非惟天祖宗之意亦恐傷陛下孝治之風伏望聖

明更加詳慮早加竄殛以慰人望右諫議大夫范祖
禹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公議伏乞處以典刑更賜
重竄初輔臣以簾前共議再責蔡確獨純仁與王存
以爲不可純仁曰方今聖明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
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
將來爲法式此事甚不可開端也又引尚書所言小
人怨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
不敢含怒之說丁亥詔蔡確責授英州別駕新州安
置給遞馬發遣公路州軍差承務郎已上官及重差
人伴送出去逐州交割如無承務郎已上即差本路職
官呂大防及劉摯等初以確母老不欲令過嶺太皇
太后曰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大防等遂不敢言既于
簾前畫而可逐范純仁復留身擇王存進說以爲不
宜置確死地太皇太后不聽純仁退謂大防曰此路
荊棘七八十年矣奈何開之吾儕正恐亦不免耳擢
中書舍人王岩叟行確責詞云聖人察言以觀行要
在去山春秋原議而定誅貴乎當罪義之所在朕不
敢私蔡確象恭滔天懷姦逆國同林甫之深阻固不
易窺甚盧杞之姦邪信其難辨忠義痛心于四海善
良側目于兩朝家積之殃昧而不知已求之禍大而

莫測陰邪腹心之黨自稱社稷之臣輙惑衆人邀圖
後福而賴神考之鑒天誅其表狀以不道之言發于
緣情之作險意騰驚于衆聽醜詞明斥朕德之所招
頑母慈之訶負昨奉聖訓稍從寬科而公議沸騰于
心惻怛未覺朋邪之氣只傷慈孝之風優施笑君猶
行夾谷之戮狄兇實愚而有崇山之誅宜正典刑以
戒奸慝假母生于東市保餘息于南荒不獨戒朝廷
今日之安蓋將為國家無窮之計且非體遂行之而
從純仁亦不言劉摯曰明日當于簾前論之純彥臣
等已無改命它日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宣諭三省曰
前日責降蔡確外議如何宰臣呂大防等曰確積惡
久矣今來罪狀無不惕須合如此施行惟是確之用
必有不樂者又宣諭曰確罪前後不一昨終以先朝
舊相因其自請除朝廷禮數令其外任撫恤怨望自
謂有定策大功意欲它日復來妄說事端眩惑皇帝
以為身謀皇帝是神宗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昨
神宗服藥既久曾因宰執等對時吾曾以皇帝所寫
佛經宣示其時衆中止是首相王珪因奏延安郡王
當為皇太子餘人無語安燾其時見確有何策立功
勞若是確已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為朝廷之害恐

皇帝制御此人不得所以不避奸邪之怨因其自取
如此行遣蓋為社稷也五月大夫梁燾言今月二十
四日有本取公事同右正言劉安世延和殿進呈蒙
太皇太后宣諭近日行遣蔡確只為官家及社稷不
為自家卿等言事盡忠太皇太后與官家想知今後
肯如此著又曰臣僚初時甚好終到富貴便須改節
燾遂復奏曰小人但務奸邪以保富貴朝廷亦可保
其富貴
太皇太后曰如能以正道始終所得富貴是長久
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朱光庭言邢恕乃蔡確死
黨其奸狀衆所共知確既貶竄其徒不無反側若重
責恕其他一切置之則天下服而衆心安矣是日詔
丁憂人前朝奉郎直龍圖閣邢恕服闋日落在城鹽
倉兼酒稅務中書舍人鄭雍行責詞曰言行堅偽王
者之所必誅聖人之所不赦邢恕誦古訓而服儒衣
冠不師孔孟之言專鼓儀秦之舌假善類如市人
既竄餘焰未消盍正典刑以清醜孽汝之自貽伊戚
其人何辭焉吾于屈法中恩可謂無負矣往服寬典
而益深思先是恕自襄州移汝州尋改鄭州見蔡確
相與謀所遺定策事後移河陽司馬康始除喪赴闕

恕特招康道河陽因言確有大功不可搖動康作書稱確乃它日全身保家之計康與恕同年登科又以恕出其父光門下信之不疑作書如恕言留恕本意必得康書者蓋以謂司馬光之子實亦則確定策事可取信于世不疑既而梁燾自潞州以大夫召還已道溫縣入朝恕使人要燾出河陽燾與恕有舊既至恕連日夜定策語確且康與確書為証燾不悅及當言路會吳處厚奏確詩燾遂與劉世安等共請誅確既貶竄恕亦坐貶康初欲從恕招邵雍之子伯溫謂康曰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純直不意恕欺己且曰己諾之矣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公休若從之則必為異日之悔矣及燾等論確恕罪亦指康書語令康分析康乃悔之初蔡確之貶新州也邵伯溫曰公卿大夫當知蔡確奸邪投之死地何惜然當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救薄其罪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等疾惡已甚貽後日縉紳之利忠直雖有餘不無過也吳處厚以前宰相詩為讒謗非所以厚風俗罪之可也蔡確故大臣不問以悅其心朝廷當罪治確及其貪妄定策之功伐誣罔之迹曉然以詔天下後世罪

其造誅者可也嗚呼聖初亦賢者有為之時也而用章惇之凶暴蔡卞之奸邪一時輕躁險薄之徒皆進使宣仁被謗哲宗致疑離間骨肉悲夫

元祐六年夏五月先是蔡確母明氏進狀及訴于尚書省乞量移確三省至宣州年月進呈太皇太后不許確得許近惠鄉呂大防劉摯本欲確為地方乃不知本謀傳堯俞力語王岩叟曰言肯呼明氏力八月到宮中李端愿宅臨奠訖遂蔡確母明氏呼太皇萬歲臣妾有冤衛士擁而去是日丁酉也翌日三省進呈明氏馬前狀太皇太后宣諭曰確不為渠吟詩謗訕只為此人於社稷不利若社稷時之福確當便死此事公輩亦須與掛意摯曰只為見呂惠一年量移使來摯例獨微曰惠卿量移時未有刑部三年之法太皇太后曰更說甚法大防曰乞令開封府發遣從之既而摯語大防作小貼附錄黃奏初云畢來黨前議欲開封府發遣恐致喧賣且令告示詔可給事中朱光庭還錄黃言確罪惡比于四凶四凶既竄豈有復還之理乃以刑部常法預先告示理極不可遂寢前詔也而執政又聚都堂議欲用光庭論駁告示摯曰告示何者再三遲疑傳堯俞曰告示不行大防又

曰遼以蔡如學曰雖為坐聖旨告示只本房告示遂
令刑房批估子告示更不復坐聖旨既而復除貴錄
過門給事中雍故再論列不可得矣
紹聖三年九月中書舍人蔡祖洽言臣等論前日受
遣之臣朝廷所當禁錮今故相確雖蒙朝廷牽復官
職然其所得恩數與平時輔相無異近時司馬光呂
公著等皆以安逸終于府第恩禮隆厚贈賻優渥而
確以罪與受遣之列為元祐人所嫉流離竄斥卒死
嶺南諸子居憂婚嫁未了服除之後乞用光等狀望
聖慈加隆寵數俾忠義之士聞之感動詔特賜確李
家宅一區

契丹女真用兵始末

女真国本肅慎氏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
唐謂之靺鞨五代始號女真太祖時屢修貢太宗時
上言契丹梗其朝貢置兵絕其路請兵伐之上降詔
不為出師大中祥符後絕不與中國通元豐中
常降詔高麗令東市馬無至者女真有數種江之南
為熟女真北為生女真生女真之類尤繁而最啟者
首也孫曰楊割子曰阿骨打為人沈毅有大志知契
丹國蕭為盜捕之獲潛奔女真國命楊割圖之割足
欵月漫云乙殊絕契丹進其父子首自是陰懷異志
力農積粟練兵牧馬多金珠賂契丹權貴十餘年未
以發也是年楊割死阿骨打立　政和四年契丹虐
女真捕海東青求珠女真不勝求而叛時政和二年
春遼主延禧如混同江釣魚故事女真酋長千里內
皆會酒酣遼主使諸酋歌舞為樂阿骨打不從禧欲
誅之樞密蕭奉先曰小人何知殺之傷向化心阿骨
打既歸疑契丹知意後呼之不至矣夏初命童貫為
遼國生辰祭京曰遼以宦官是無人矣貫使遼燕人
馬植密邀于路為言取燕之策貫挾以歸奏賜姓名
趙良嗣後遼數移檄索之貫諱不與平燕釁自此始
十二月女真阿骨打率諸部叛遼弟吳乞買粘罕胡
捨為謀主寧本剌穆別妻宿闍母等為將遼主不以
介意遣高壽什統渤海軍討之大敗後以蕭嗣先帥
軍五千餘屯出河女真掩其未陣擊之嗣先兵潰進

救百里延禧自両敗居軍相張琳吴庸村兵十萬伏
討之奈先不知兵琳庸御衆無法数月盡為女真所
陥遂有軽契丹心矣五年春遼攻契丹黄龍府陥之
遼主親征率騎亘百里分路進發期必滅女真々大
懼阿骨打哭謂衆曰始与汝曹起兵苦契丹之暴欲
自立國尔今天祚親至非人々效死莫敢當之不若
殺我以降諸酋皆拜曰事至此當誓死一戦遼軍深
入女真乘契丹未陣二面急攻延禧大敗女真乘勝
遂併渤海遼陽所管州五十四六年夏初知雄州和
詵奏契丹為女真所敗燕尔叛董才制置軍首来献
上意欲興師招寮鄧洵武曰両北通好久矣今信叛
虜言而敗百年之盟不可上大悟八月契丹女真相
持上欲獲燕雲御孔委洪中孚経畧中孚上言契丹
通好百餘年女真小醜不可共事七年夏朝廷方謀
復燕以歸粹知中山府粹彦陛辭曰國家奄有四海
安用是一彈丸土上云不之罷延降以来女真常立
登剛買馬故道猶存有漢児高藥師者常聚怨軍見
契丹乱由间道来存八年遼燕王淳將討怨而女真
至淳与遼陣未合而潰延禧在京聞報震惧私謂左
右曰女真必来吾与宋為兄弟夏為舅甥何惧我八
月女真趨遼中京延禧恐甚襲已遂雲中遂東人楊
朴勸女真稱皇帝以王姓以文名以國産金故稱大
金改元天輔留殺之　重和二年春女真使李善慶
入國門詔蔡京童貫諭以夾攻取燕之意
宣和元年六月高麗國忽上奏以其主病求醫上命
揀二良醫往戍餘乃遣歸泰館二醫甚勤謂曰高麗
小國世荷國恩不敢忘聞天子用兵遼人實兄弟國
苟存之尤足為中國捍邊女真虎狼不可交也願告
之天子早為備之二年九月女真使至以与中國分地
及歳賂十月馬政等造金主阿骨打帳前議久不决
虜以南朝無兵備君我滅契丹据燕与不為勝徐議
來遂權杠罕云南朝四面被邊無兵何以立國未可
輕之于是將書來略云前書所約夾攻而許燕京今
更欲西京請就便計度阿骨打初不然之許西京我
云道良嗣向云已許蓋誑朝廷实禍本云
遼將余覩叛歸女真四年三月金攻陷遼中京延禧
率兵五千奔雲中留燕王淳守國遂入夾山怨軍謀
立淳々不得已即位將下詔復幽燕故地遣童貫勒
兵巡邊四月貫至雄州分西兵兩路种師道揔東路
兵屯范村虜亟来攻凡駐十二日虜戦甚力二人以

賊勢尚熾議還軍六月退保雄州是日虜兵大至城下虜使王介儒至曰女真殘本朝亦南朝所惡者也捨此不圖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可乎貫遣咨議官劉鞈與介儒議再修和好上聞之詔班師八日金人取雲中來報師期忽聞童貫舉兵趨燕虜南朝種取燕守關則燕路不可得遂遣使持書來上待之甚厚時常勝軍管押郭藥師有意歸明君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攻不綱吾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子取金印之時乎是萬國響應遂奉表以涿易二州降受之軍大振偽太后蕭氏懼遣使蕭容表稱藩乞損舊幣復舊好宋昭上書亟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日金人決先敗盟為中國患乞斬首謝趙良嗣等學士任諒貽時相書論耶律氏不當滅絕因陳對郭藥師必叛人初為狂冬十月改燕山府九州為郡置撫司判延慶統大軍與郭藥師自雄州新城入遼劉光祖楊可世出安肅軍趨易州遂會涿州時兵眾五十萬駐盧溝河藥師入燕城契丹兵向眾藥師屢敗燒營而退眾軍潰自熙寧所積軍實掃地盡矣初童貫來再舉取燕不下懼獲罪密遣客王環由飛狐路揀阿骨打會圖之遂分三道進軍契丹聞阿骨打至棄關而遁

趙良嗣等至金國軍前論燕租賦五年上許銀絹代賦二月良嗣再使金書略曰本朝與貴國通好每曲從所欲今代税之物悉如來諭阿骨打大喜遂議歸雲中三月遣使楊璞以誓書及燕京六州來歸四月丙申至雄州甲子貫攸師師入燕先曰交割後曰撫定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為金人席捲而東朝廷捐歲幣數万得空城而已庚戌曲赦河東北燕雲路初粘罕止欲割涿易阿骨打曰海上盟勿忘也我死次則為之金書初不及西京朝廷信良嗣等謂金人誠踐雲中改曲赦河北東及燕雲山後兵端之始也五月阿骨打卒弟吳乞買立燕人張瑴任遼為節度使知平州事知國必亡籍丁壯練兵為備金既下燕瑴以平州來附八月河北轉運呂頤浩奏燕山之地難守難窮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財必先入善其後十一月張瑴遣弟通款朝廷授泰寧軍節度使世襲平州時外建莫知其端良嗣力爭不可恐必招女真之兵不從金人知之千騎襲破平州得所賜瑴詔瑴挺身走燕弟懷御筆又為金得自是歸曲朝廷六年六月詔曰自燕雲之後兩河京東累經調發民力已弊不假措路其河北京東措置調夫倆率天下得二十

萬而怨結四海矣七年春遼主竄入陰夾山時關粘
罕師圖率衆南來為金所敗又畏中國乃謀弃而夏
來至金人擒之時遼除已關北入媽忠信知夏人与
女真有入寇之約密書以馳告遼臣以關難賞以官
不敘武傳時河東奏粘罕至雲中經營南寇劝金既
浮遼主即謀金南侵遼遺三使且覘道路使不疑會
義勝軍叛甚言中盡是由是刘彥宗等勸粘罕言南
朝可圖因襲就兵可乞粘罕然意入寇十一月童貫
至太原貫九月詔令宣撫遣馬擴使粘罕交境展軍
以待旨議立后事曰今當力辨是非吾道入如宣司
矣使至太原語甚辱遂到東河〻北大河為界[?]闕
來手先策丞進逐斡离不軍已壓境郭藥師率官軍
迎降張令徽遣逐金如蔡靖呂頤浩等寘軍中以行
粘罕軍犯朔武義勝軍開門獻城金人至武州漢兒
内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遂陷代州安撫使史抗迎
戰死之至忻州忻守賀權開門張樂迎之時上恭謝
軍始出虜犯界寒報宰執又多匿之癸丑童貫太原
遁回中外津然如此方事作矣初祖宗以探門遂城
為安肅保信軍自童貫等即得燕山謂二路仍已
廢之發軍營又樓王黜役為軍庸已大〻粘罕引兵

圍太原守張孝純副總管王稟嬰城固守捷摩鄭范
自城中出傳諸郡如藥城縣丁為守与合入圍中
山府已夲下詔罪曰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
之略其罪悉恕才有能出奇計成使疆外任以不次
尤甚者以將相待之應中外並許直言李弥大諫上
毋輕征且石四闕及諸道兵入衛又擇精兵良將假
道高麗以携女真之虛不報　詔師道為河東北制
置使何灌副之上將謀內禪先召宰執書傳位東宮
字庚申渫敵〻〻〻〻位皇太子自稱道君退居龍德

祖宗聖學　范祖禹帝學附

建隆元年正月幸國子監二月又幸詔加飾祠宇及塑繪先

聖先賢先儒之像帝親製文宣王兗國公二贊
三年六月以右諫議大夫崔頌判國子監始聚生徒講學或
遣中使以酒果賜之因謂侍臣曰今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
為治之道帝召宗正丞趙孚對後殿令講周易謂左右曰孚
講說精博亦可賞也四年四月丁亥幸國子監
開寶元年知制誥李穆薦王昭素召見便殿賜坐令講易乾
卦因訪以民間事昭素所言誠實無隱帝嘉之帝自開寶以
後好讀書嘗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趙普為相帝嘗勸以讀
書帝讀尚書因歎四凶之罪止投竄何近代法綱之密耶
太平興國八年以聽政之暇日閱經史求人以備顧問命
著作佐郎呂文仲為侍讀每出經史則召文仲讀之帝謂宰
相曰史館所修太平總類自今日進三卷朕當親覽宋琪曰
陛下好古不倦觀書為樂然日閱三卷恐至罷倦帝曰朕性
喜讀書開卷有益每見代前興廢以為鑑戒雖未能盡記其
未聞未見之事固以多矣此書千卷朕欲一年讀徧因思好
學之士讀萬卷書亦不為難
端拱元年八月幸國子監即召李覺令對御講說會講易之
泰卦從臣皆列坐覺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帝甚悅
賜帛百疋明日謂宰相曰昨聽說泰卦文理深奧足為君臣
鑒戒朕與卿等當遵守勿怠

淳化五年十一月幸國子監召直講孫奭講尚書判監李至
執經講說命一篇未畢遽令講說命三篇帝曰尚書主言治
世之道說命最文王得太公高宗得傅說皆賢相也復講
說命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之句曰誠哉是言何高宗之時而
有賢相如此嘉歎久之

真宗皇帝

真宗敦尚文雅自出閣後專以講學屬詞為樂禁中遊息之
所皆貯圖籍置筆硯及即位每召諸王府侍講邢昺及國子
監直講孫奭等更侍講說質問經義久而方罷
咸平元年正月命擇諳詳正經籍同訪明達經義者參知政
事李至曰國學講書崔頤正傳通諸經尤善誦說帝曰朕心
中無事甚樂聽書常求其人尤不易得翌日召頤正講尚書
于崇福殿又于苑中講大禹謨自是日令赴御書院待對
三年七月以兵部侍郎楊徽之戶部侍郎夏侯嶠並為翰林侍
讀學士國子祭酒邢昺為翰林侍講學士翰林侍讀呂文仲
為翰林侍讀學士初唐開元中置侍讀其後有翰林侍講學士
五代以來四方多事時君右武不暇儒學故此職久廢太宗
崇尚儒術聽政之暇觀書為樂殆至宵分手不釋卷由是命
文仲為翰林侍讀寓直禁中以備顧問然名秩未崇帝聰明
稽古奉承先志首置此職擇耆儒舊德以充其選班秩次翰

林學士祿賜如之設直廬于秘閣侍讀更直侍講長上日給
尚食珍膳夜則迭宿帝嘗謂侍臣曰朕聽　未嘗虛時日擇
顧編簡素所耽玩但古聖典奧者有未曉處不免廢忘昨置侍
講侍讀學士自今令直館閣晝籍中使日具當宿官名進入
朕欲召見訪問自是多召對詢辯或至中夜焉
帝御便殿命翰林侍講學士邢昺講左氏春秋侍讀預焉五
年講春秋畢邢昺曰春秋一經少有人聽多或中輟帝曰勤
學有益最勝它事且深資政理無如經書朕聽政之餘惟文
是樂講論經藝以日係時寧有倦耶
景德四年三月召近臣觀書玉宸殿即帝便息之所兩帳皆
黃綃為之無文綵之飾聚書八千餘卷帝曰此惟正經正史
累校定者小說他書不置于此蓋侍近禁中最便觀覽周家
搜訪闕書其校漸廣臣僚家有聚書者朕先借其目參校所
少借令抄補所得甚多信非時事不能備帝喜從侍講學士
邢昺乎龍圖閣上指禮記中庸篇圖昺指為天下國家有九
經之語因講述大義序修身尊賢之理皆有倫貫坐者聳聽
帝甚嘉納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幸曲阜謁文宣王廟帝曰唐明皇褒
先聖為王朕欲追謚為帝可乎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
王不當加以帝號遂止增美名帝命王旦選儒學之士且稱

崇文院檢討馮元帝召見命講易泰卦元進說曰地天為泰
者以天地之氣交也君道至尊臣道至卑惟上下相与則可
以輔相天地財成萬物帝曰悅賜元緋章服稱旦善擇々
天禧元年二月詔太子中允直龍圖閣馮元講易于宣和門
之北閣侍制預為自是聽政之暇遂以為常太宗時邢昺嘗
纂孔選以獻其後帝閱書其中得其本作々贊以示近臣曰
朕在東宮昺為侍讀嘗摘講九經書亦有三五遍或十餘遍
者唯尚書凡十四講蓋先帝慈旨勉勵每且聽書食訖習射
使与兄弟朝夕同處所習文武二事亦帝雖政務煩劇亦中
夕披閱係其件互織悉窮究諸儒度于庭對為文務求文雅製
述尤多中外書奏款頻無不重復有覽者月或表章編流汗
決於兩辭臣之才識文史政事之外無他玩好帝誦經史擇其可
以為後世法者著正說五十篇其後仁宗御經筵命侍臣日
讀一篇

仁宗皇帝

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封壽春郡王九年正月命尚書戶部
郎中直昭文館張士遜戶部員外郎直史館崔遵度並為王
友二月詔以郡王參堂為資善堂宗賜王敕凡七軸曰勸
學曰修身曰懷儉約曰慎所好曰卹黎民曰勿矜伐曰守文
八月立為皇太子參知政事李迪樞密直學士王曙並兼太

子賓客真宗作元良箴以賜太子有發侍張迪者給事左右
太子曰是可與賓客同名耶方覽尚書至協于克一遂令更
名克一真宗知之甚悅
乾興元年二月即皇帝位三月賜輔臣飛白書各一軸帝未
嘗爲飛白書一日試書修遵勤有如風習肉以分賜爲戊寅
詔曰朕仰承先訓肇纘慶基思與忠賢日勤聽覽至于宵旰
非敢自遑雖每爲于清閒亦靡圖于暇逸當延侍從講習藝
文勉循嘉謀用裨素蹟是日不視事亦當宣召侍臣便殿以
詢經史異不廢學也是日以召侍臣講讀見崇政殿西閣
天聖二年六月乙未賜尚書工部郎中直龍圖閣馮宗元三品
服以講孝經徹事也時帝方獨論孝君宗元入講故賜之
四年五月召輔臣觀秉授等讀唐書帝因曰朕覽舊史每見
功臣罕能保其始終王曾曰寵幸及稍良以功成而不退也
翰林侍讀宋綬請解三班以專講勸皇太后命擇前漢文字
可以資孝養補政治者以備帝覽遂錄孝經論語要言及唐
太宗所撰帝範明皇朝臣僚所獻聖典君臣政理論之
五年四月辛卯賜新及第人聞喜宴于瓊林苑遣中使賜御
詩及中庸篇各一軸初帝欲賜中庸篇令中書錄本既上乃
令張知白進讀至修身治人之道必使反復陳之十月乙丙
兼修國史王曾言唐史官吳兢于正史實錄外錄太宗與群
臣對問之語爲正觀政要今欲采太祖太宗真宗實錄日曆
時政記起居注其間事迹不入正史者別爲一書從之
明道元年二月呂夷簡上三朝寶訓三十卷即王曾所請也
崇政殿置說書（見官制門）置邇英延義二閣（官制門）置天章閣置侍
講（官制門）讀正說謹罰論深文峻法非善政（論治門）讀正說養民
論戶口曰貴耗（戶口門）御邇英讀正說春秋論（論治門）八月詔兩制檢
閱唐書君臣事迹近于治道者日錄一兩條上之以翰林學
士孫抃言唐憲宗寫令近臣具前代得失之迹繪畫以備觀覽也
二年二月召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講邇英閣故事臺丞無在
經筵者（書）長以昌朝長于講說特召之趙師民上所論延講誦
事（論治門）賜揚安國趙師民品服（見論治門）御邇英閣出御書十三軸
凡三十五事（論治門）丁度上邇英聖問（論治門）講諸國風以爲
鑒戒（論治門）三月講詩匪風誰能烹魚溉之釜鬵帝曰治大國
若烹小鮮義與此同丁度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非聖
參高遠不以見古人之治之表也漢書論漢高之疎（論治）
十一月甲午講詩角弓篇帝曰幽王不親九族以至于亡又
曰書云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帝堯之盛德也朕甚慕之丁
度在經筵帝每呼學士而不名嘗問度蓍龜孰靈度對曰不若
以古之治亂爲蓍龜也撰三朝經武聖略（論治門）
慶曆七年丙申御邇英閣講孝經勅賜曾公亮三品服帝謂

宗初曰此賜異于他臣係又曰自古帝王皆有師今賜師儒
之臣講筵之榮事也己亥講論語序王安國侯張禹帝曰禹
師臣不忠講書何為四月己巳讀賈誼傳論三公三少皆天
下之端士与太子居處出入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帝曰
朕昔在東宮雅逢晁張士遜馮元為師友比三人者皆老成
人壬子逾度元良師傅也辛未讀正觀政要唐太宗曰今所
任人必以德行李勣為本王佳曰人臣若元李業宜德大任
帝曰人臣須是知書寧相尤須有李也楊安國对曰漢儒多
引経決大事宰相必通一経帝謂宗初曰近代士人多不務
通経但用一時之藝苟取富貴遙進用為科者不十年便居
顯位所以不勸也
皇祐元年四月邇英閣講論語直武史魚帝曰蘧伯玉信君
子矣而不若史魚之直不以邦有道則仕邦无道則卷而懷
之也安國对曰聖意以蘧伯玉不若史魚歎戒不見節之臣
也丁未講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帝曰何謂訕上楊安國対曰
人君若有闕失臣下當力正之若不能面諫而退有後言居
丁流而訕上也賜講書張錫飛白二字 論治門 十一月庚寅朔
御崇政殿召近臣三館臺諫官及宗室觀三朝訓鑒圖十二
月詔處士宗諤周易今旧講筵李士上殺聽乙丑再御延和
殿侍讀侍講並起命處士宗諤奉封面除天章閣侍講賜紫

章服士宗揚安國所薦也是日詔右僕射賈昌朝赴講筵备
顧问不講書帝以昌朝前宰相又旧講臣特命之四月講前
漢書東方朔傳至武帝微行數出帝曰當安存之特蓄免危亡
之成安有後臨又讀至籍援封為上林苑帝曰山澤之利當
与民共之度对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嘗不憂勤
天下比陛下
祖宗以来家法不甲寅張揆讀後漢明德馬皇后紀至服大
練抑止外家因言今妃族大盛不可不裁損使保其家齊嘉
納之
三年三月壬辰御邇英殿講易至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
慾帝曰人之情欲皆生于陰陽而節之在人講易與封 論治門
丁巳論仁宗好學 上同 講讀官賜坐 宮制門 丁丑帝飛白書師法
二賦賜講讀官各一軸時趙師民謁告歸青州命就賜之皇祐
以後每歲重午節必賜飛白書扇
四年陳狀器 論治門 六月御延和殿侍講李士上五經精義九
月詔召賈昌朝赴講筵置元邇圖于左方 論治門
五年夏四月講書問命 論治門 壬辰再御延和殿侍讀李士上
前史精要後漢書三十卷十月甲寅再御延和殿侍講李士
上五經義春秋通解八十卷
至和元年八月壬子召觀文殿大學士畢珠赴經筵賜坐待

如寧相儀起居注于立讀講官之末門官列九月己巳講周礼
則薄征緩刑播安國曰所謂緩刑者乃為註設之民當廢獻
則貫之間其穷也今衆持兵仗劍粮粟一切寬之恐不足以
禁奸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飢饉州縣不能存卹
饑殍所迫遂至為盜又捕而殺之不亦甚乎
二年二月詔龍圖閣直學士燕侍讀孫甫年高免進讀上令
侍經筵以備顧問周礼服後門論治讀太史公傳門論治龍圖閣
直學士燕侍講錢象先善講說語約而義明帝習有顧問必
依經以對因諷諭政事逐及時務有啟迪勸納之益前後留
侍十五年將被恩私每乞外官輒不許既去必見思而復召
故事講官分日迭進象先已得請知蔡州帝以象先行有日
令特撤舟講秋于是同列孫進者十日帝嘗詔講官凡經傳
所載逆亂之事皆直書無諱
治平元年帝謂輔臣曰凡事之行患于漸久而忽怠況為學
之道尤戒中止宗室之初者仍須本位尊長嘗加率勵庶不
解墮可召舍人諭此意行詔戒勉之帝既命增置宗室學官
以謂宗室教授于前而宗正司事亦滋多乃增置司知太宗正
事一員以宗愚為之而降是詔繇垂見輒尊英宗門
嘉祐二年五月始聽講讀于東宮天資好學尋擇講問有垂
日昊內侍言恐飢當食上曰聽讀方樂豈覺飢耶英宗以上
讀書太多當遣內侍正止之
治平四年正月上即位九月壬寅御史中丞司馬光為翰林
學士燕侍讀學士光是光言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至是又
言臣言果是則方平當罷若其非是則臣當遠貶上手詔光
得卿奏又謂因前日論方平不當故有是命此乃卿思之誤
非朕本意也朕以卿經術行義為世所推今將閑延英之集
比得卿朝夕討論敷陳治道以箴遺闕故命進讀自通治鑑
此朕之意皎然易見也況命卿之旨在二十六日登對前旨
勿以言事罷卿宜受任卿其戒必辭朕誠更切擿佚對曰朕
亦宜諭旨十月己酉初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退上獨
留呂公著謂曰朕以司馬光道德學問故書勸講左右非謂
其言事也甲寅司馬光初讀資治通鑑上親製序面賜光令
候書成日寫入又賜穎邸旧書二千四百一卷
熙寧元年四月庚申翰林學士燕侍講呂公著王安石等言
切見故事侍講者皆賜坐自乾興以後講者始立而侍者皆
坐聽臣等竊以謂侍者可使立而講者當賜坐乞付礼官考
議詔太常礼院詳定以聞後韓維刁約胡宗愈等言臣侍君
側古今之常或賜之坐蓋出優礼祖宗以來多賜坐者以其
敷暢經義所以明先王之道道之所礼則加異太祖開寶中
李穆薦王昭素于朝召對便殿賜坐令講易乾卦太宗端拱

中幸國子監外輦將出預見講坐因召學官李覺講說覺曰
陛下六龍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坐太宗為之降輦令有司張
帝幕設別坐事覺講易之泰卦令列侍之臣回還列坐拱從
而講者故使獨立于前則事體輕重誠為未安臣等以為宜
如天禧舊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判太常寺龔鼎臣蘇
頌周孟陽同知太常禮院王汾劉攽韓忠彥言臣等竊謂侍
從之官見于天子若賜之坐有所顧問猶當避席立語況執
經人主之前本欲便于指陳則立講為宜若謂傳道近于為
師則今侍講解說舊儒章句之學耳非有為師之實豈可專席
安坐以自取重也今朝廷班制以侍講居侍讀之下祖宗命
官之本意重輕可知矣今若使侍講獨坐其侍讀當從之若
亦許之坐則侍從之臣每有進說皆當坐矣且乾興以來侍
臣立講歷仁宗英宗兩朝行之五十年豈可一旦以為有司
之失而輕議變更令人主之待侍臣禮貌始見以及畢講皆賜
之坐其道德重道固已厚于三公矣尚何加為其講官侍立
伏請仍舊初孫奭坐講仁宗尚幼跂案以聽之奭因請立講
論者不以為是王安石為侍講請復乾興以前故事使預聽
者亦立坐之日少而侍立之日多于是公著等遂同建明已
而衆議同上以問曾公亮公亮但稱臣侍仁宗書筵亦立從
安石因講賜留上面諭曰卿當講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

二年十一月司馬光讀資治通鑑漢紀至曹參代蕭何為相
國一遵何故規因言參以无事鎮撫海內得守成之道故孝
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使漢常守蕭何之法久
而不變可乎光曰何独漢也夫道者萬世无弊夏商周之子
孫可以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
反商政政由舊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毋作聰明亂舊章然
則祖宗舊法何可變也漢武帝用張湯之言取高帝法紛更
之盜賊半天下宣帝用高帝舊法但擇良二千石使治民而
天下大治元帝初立頗改宣帝之政丞相衡上疏言臣竊恨
國家釋樂成之業虛為此紛紛也陛下視宣帝元帝之為政
孰則為優荀卿曰有治人無治法故為治在得人不可變也上
曰人與法亦相表裏耳光曰苟得其人則无患法之不善不
得其人雖有善法失先後之施矣故當急于求人而緩于立
法也壬午呂惠卿講咸有一德因言法不可不變先王之法
有一歲一變者正月始和布于象魏是也有五歲一變者五
載一巡守考制度于諸侯是也有一世一變者刑罰世輕世
重是也有百世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司馬
光言蕭何之法則治變之則亂臣切以為不然惠帝除
三族罪妖言令挾書律文帝除收孥令安得謂之不變哉武
帝以窮兵黷武舍淫厚斂而盜賊起宣帝以提。名實而天

下治元帝以任用恭顯殺蕭望之而漢道衰皆非由變法与不變法也夫法弊則必變安得坐視其弊而不變耶書所謂无作聰明亂舊章者謂是非聰明而強作之非謂舊章不可變也光之指意蓋不徒然必以國家近日多更張舊改因此規諷又以臣制置三司條例及看詳中書條例故發此論也臣願陛下深察光言苟光言為是則當從之若光言為非陛下亦當播告之修不逆厥指召光詰問令諍論歸一上召光前謂曰卿聞呂惠卿之言乎惠卿之言如何光對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漢惠文武宣元治亂之体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歲五變五歲一變一世一變則非也正月始和置于象魏者乃舊章也非一歲一變也亦猶州長黨正族師于四孟月朝而民而讀邦法也豈得為時變月變耶天子恐諸侯變礼易樂故五載一巡守有變亂舊章者則削黜之非五載一變法也刑罰世輕世重者蓋新國亂國平國隨時而用非一世一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必得良匠又得美材今二者皆无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講筵之官皆在此乞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財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曰司馬光備位侍從見朝廷事有未便即當論列有官守者不得其言則去豈可但已光曰前者詔書責侍從之臣言事臣當上疏指陳得失如制置條例司之類尽在其中未審得達聖聽否上曰見之光曰然則臣不為許言也至于言不用不去此則臣之罪也惠卿責臣實當其罪也臣不敢逃上曰相与共講是非耳何至乃尔司馬光与呂惠卿論青苗害民 見青苗門 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士大夫訩訩皆以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

三年四月癸未司馬光讀資治通鑑漢賈山上疏言秦始皇居滅絕之中不自知聞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又讀張釋之論嗇夫利口光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蓋其人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則君從其言而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時惠卿在坐光專以此作之

十年十月講周礼

元豐元年三月辛巳御邇英殿沈季長講周礼八法上曰或言邦治或言官治何也季長対畢上曰然士年侍講季士呂公著極論治体至三皇无為之道釋老虛寂之理公著問上曰此道高遠堯舜能知之乎上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之然常以知人安民為難此所以為堯舜也上又論唐太宗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王業者以其能屈己從諫耳上臨

御日久郡臣畏上威嚴莫敢進規正是間公看疎然敬納之
乙年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五代紀
三十餘卷資治通鑑自治平三年置局編修五代史畢至是
書成計二百九十四卷目錄考異各三十卷上諭輔臣曰前
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輔臣請觀之遂命付三省
仍令速進入以光為資政殿學士降詔奬諭

哲宗皇帝

元豐八年十二月詔講讀官赴資善堂（保祐哲宗門）
元祐元年二月進讀寶訓（保祐哲宗門） 三月詔講讀官更不輪貸
善堂直宿（直宿不見起何年） 詔罷直宿講臣賜立坐講坐講延和殿講
讀（已上並見川出處門）甲夏四月先是中書省景祐二年置邇英延英
二閣以說講進延英閣在崇政殿之西南西數今皆為講筵所
經度如詩覽宗以備夏講詔修内司盡閣進入九月甲子賜
羣臣抗改經筵官宴于東宮上親書唐人詩分賜之以講論
語終篇也乙丑呂公著以下謝賜宴御書太皇太后曰皇帝
天資聰敏宮中惟好學而則易成昨日所賜歌詩等知不呂
公著進論語孝經中要語百篇（宣仁門） 范祖禹勸哲宗以
學為急（保祐哲宗門） 蘇軾侍讀言今日邇英進讀寶訓及雍熙
淳化事太宗每見雨雪應時輒喜今日水旱雨雪切謂陛下
身修而政未修其弊在監司守令不得其人

四年三月吏部尚書兼侍講蘇頌等奏臣等撰漢唐故事得
旨分門編修成冊進呈詔邇英要覽為名呂大防勸哲宗讀寶
訓（見宣仁門） 十月癸丑上御邇英閣召講讀官講三朝寶訓終侍
講蘇頌等奏曰陛下勤求治道仰法祖宗臣等每愧惡踈不
能發明上道聖覽上遣內侍宣答曰祖宗治道務有本原速
此終命篇秀資閤發頌等稽首稱謝十二月劉安世言伏自
前月末聞傳聖旨權罷講筵是時與龍節惠諸降有宴事所
以暫輟邇英之事用致慶礼今復半月則无故事亦非有前
歲大雪苦寒之故而初講之臣久望見清光臣固疑之矣近
者民間喧傳禁中見求乳母考之頗有變狀伏望聖慈為宗
廟社稷之大計清閑之燕頻御經典仍引近臣与之論數前
古治亂之要當今政事之宜（一作）惠聞陳以助聖學范祖禹勸
勤學以遠聲色采秉請開經筵詔錄講義（已上並保祐哲宗門）
五年四月詔講讀官今後每遇經筵退留講讀官各一員于邇
英奏對仁宗監古視文二篇（保祐哲宗門） 八月劉唐老言太學一
篇論入德之序詔經筵之臣訓釋此書上進以備觀覽從之
六年二月講筵所言奉旨進漢唐故事及史記事其間可觀
事迹多記錄請稽古錄節次進呈以代漢唐故事三月呂大
防奏仁宗所書三十六事請令圖寫置坐隅以備觀覽從之
八月呂大防乞寫仁宗時閣記注一本進入以備聖覽從之

其後詔國史院修撰進入十二月開封府火翌日執政子講
筵奏曰火通夕傳報必驚動上曰追近原廟極可懼執政退
相與歎嘆曰言詞雅訓殊有裕陵之風
七年三月王岩叟奏曰陛下宮中何以消日上曰惟是讀書
岩叟又曰聖人之學要在專勤屏去他事謂之專久而不倦
謂之勤如此天下幸甚讀寶訓門 哲宗五月詔祖禹按講筵故
事講官講經讀官讀史右今同進讀漢唐書門是講官兼讀
官乞專令讀官進史之
紹聖元年六月罷講孔記乙月詔今後進讀用新唐書曾布
請也
四年十月邇英讀寶訓上謂蔡京曰寶訓內事多係實錄不
須進京曰王安石有日錄乞行進上曰宮中自有本

徽宗皇帝

崇寧五年三月詔蔡卞深得王安石之學宜在邇英留為侍讀

祖宗制科取人

建隆二年九月癸未復置判拔萃科（國史書八月今九月蓋八月始議其可施行至九月也）
乾德元年復試應拔萃科曰可封等（見科舉門）二年正月詔舉賢
良方正等三科（見科舉門）四月試賢良穎賛（見科舉門）四年六月庚寅
上親試制科舉人姜涉等于紫雲樓下注客謂翰林學士承
旨陶穀等曰則天一女主耳雖刑罰枉濫而終不殺狄仁傑

所以能享國者良由此也因論前代帝王得失日晡乃罷涉
等所試文理疏略不應策問並賜酒食遣之應百篇舉趙昌
言見科舉門太平興國五年
至道三年秋七月吏部郎中直集賢院田錫應詔上疏其二
云制舉科目不可具陳略舉可設者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通儒伊呂科才兼禮樂科傳道
悟與達于教化科詳明王術可以理人科文標經緯科武足
安邊臣伏覩太祖朝曾設制科于時對者三千字以上成等
數既多書寫才高聯今之後執試以策既問民瘼宜無疑恨
又值日晚固不逮寧雖有經邦之謀豈能周悉或有安邊之
策所擬救陳今若設此科務使以漢時公孫洪董仲舒所試
則往往問務既久見其才謀兼深類升信無逞其器業此設
制科其利二也
太宗至道二年九月右正言直史館孫何獻五議其四言復
制科曰唐室代古今之制取人下奚復失貴禮部則進士明
經解詩詞詩聲病偶對者也制舉則皆良休問等科財成制
度論經綸者也國家開士關于五人乎之舉對制科未廣
備進士宮惟進士明經選送以資宜不命林壁非常之士有
選舉于臺諫所進之人有借路乎應制林間觀例
真宗咸平四年四月辛未上御殿試制舉人命翰林承旨等
充考官命秘書丞查道進士陳越入第四等推官王曙入次
等八月己酉復試制舉人得成安尉丁遜舒州推官孫僅秘
書丞何亮推官孫暨入第四等亮為太常博士暨為寺丞
景德二年甲子詔復制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
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決勝
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等科令尚書吏部傳宣諸路許文武群臣
保舉隱逸之士未應委中書門下先加考試以名聞可疑者
名聞奏待上謂宰臣曰方今文武多士豈無才識俊異未升
進者所在於將帥之任尤難得人前代試以制策觀其能否
用兵材畧亦為門之進司正因唐制制科之目求其大用
之一年策試錢易石待問四月試賢良方正著作佐郎陳絳
溧水縣令史良丹陽簿夏竦先是上謂宰相曰比設此科欲
才識若但考文義則積學者方能中選苟有濟時之用安而
知策問問經義時務令均對七策問擇而用焉六月右正言
陳彭年請除制貢部從容館刊纂經術士十月以前赴縣序
高志寧者為理許事忌予明經中科請應試洞明韜略科是求
日試三千字既而不能成一道真應官先通朝命遣秩
祥符元年夏中書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序列若沖周
君明才識兼茂明于體用大理寺丞呂夷簡单冰許申等詔以
中等姓敵既可貴而理未精不服名對若沖啟明中並許

應舉仍免取解羨簡優與親民差使將上封者言兩漢舉賢
良多言兵究異所以詢訪闕失令東封西祀受瑞建封不
當復設此科于是悉罷吏部科同
仁宗天聖七年閏二月詔曰朕開數路以詳延天下之士而
制舉獨久置不設意吾豪傑或以故見遺也其復置此科于
此稍增損舊名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于
教化科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
韜略運籌決勝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凡人待京朝官之被
舉及應選者又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又置高蹈
丘園科沉淪草澤科茂材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應舉者
又置武舉以待方略武勇之士其法皆先上藝業于有司較
之然後試秘閣中格然後天子親策之若武舉則閱其騎射
焉初盛度建言于真宗請設四科以取士曰經術之上若興
刑格本則政教流行請設博通墳典達于教化科免試臣以
事不置以言語筆札求人審官期于適用請設才識兼茂明
于體用科今戎警未除調邊方戍必資良帥以集事功請設
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獄訟之繁民命所係若惟按失實則
枉情傷生請設明曉法律能按章覆問科
景德二年遂置六科蓋緣度之說也時度方貢洪州鈐轄度
撰策目馳驛以進及設封禪吏部科目皆廢度疏既抗改建
議復置舉官置科目以收遺才上從之更采度前說條是詔
十二月以知制誥李仲容判禮部故事茂材異等高蹈丘園
沉淪草澤三科所上策論先委禮部考覆以聞乃得試時直
史館康孝基判禮部定富弼等十人詞理皆優上意其品藻
未精改命仲容而以孝基為同判仍取弼策論覆校之弼河
南人
天聖八年春正月詔應制科自今聽隨禮部貢舉施行六月
御崇政殿試書判拔萃及武舉人戊申以亳州司理余靖為
將作監丞知海陽推官尹洙為武勝節度掌書記知河陽縣
武舉人張建侯等十二人以次命李士宗俊馮元為初考制
策官翰林張得象御史中丞王隨覆考知制誥石中立鹽鐵
副使物詠編排自是御試制科人率如此例丙午策試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成都何詠茂材異等富弼二人
所對策並及第四等丁丑以詠為祠部員外郎同判永興軍
賜五品服弼為將作監丞知長水縣
景祐元年正月罷書判拔萃科更不御試自今幕職州縣官
經三品以上非緣邊及川廣福建者並許應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六科其歷朝官至太常博士及進士諸科取解而被黜
者毋得應茂才等三科及武舉用制誥李淑之言也試書判
拔萃四人毛詢吳感張孝孫李淳

八年六月己酉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蘇紳
才識兼茂明于體用大理丞吳育茂材異等張方平育通判
湖州紳通判洪州方平知崑山縣六月詔寓制科人自今張
幕次于殿廡仍令大官給食武舉人以別日試時知制誥宋
郊言賢良與武舉人雜試非所以待天下特起之士詔從其
請書判拔萃四人丘升張咸諸葛伯王林惠言者謂此科乃有司銓品之
式令御軒親試非稱其年春遂罷書科記
四年夏丁未詔學士院自今制策登科人並試策論各一道
時將作監丞富弼獻所為文命試館職弼以不能為試賦辭
上特令試策論因有是詔弼尋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六月
後乃至十餘人今殆至三十餘人一中此科曾未累歲遽至
顯官雖非其人例不可抑玩上命知其名付中書育奏疏駮
之曰三代以來取士之盛莫若漢唐漢文帝十五年詔舉賢
良文學之士上親策之則有若晁錯者出為是非有災異而
舉也
武帝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元光元年詔
賢良對策則有若董仲舒公孫洪者出為所舉者非因災異
但策中語或及者亦陳事之一端爾
唐開元二年六月甲子制其有茂材異等咸令自舉是年設
直言極諫科逮真宗元和間制科尤盛有若元稹白居易皆
特出之材觀當時策目所訪者皇王之要道邦家之大務可
以覆視固不可專于災異也陛下自復制科于茲累年隨貢
舉而問殊數道中若必俟災譴然後詔舉非惟失設科本意
且尤不可者有三一則使天資旧滯淹之士待災異而進非
所以奉廉恥也二則平居不詢過形乃問非所以懼譴災也
三則輕改信令示天下毋渴士之心非所以廣賢路也且漢
唐所立孝廉及進士等科皆每歲常選故制舉不隨而間令
禮部進士數年一舉因以制舉隨之則事適其宜何害于時
須比科易況災異之出不常厥期或彌年所無則制舉奚設
或比歲而有則于事不煩既不因乎天災又不隨乎貢部而
曰非時詔舉若無瑞覘乃是遂廢此科芻蕘銷詢則言路有
寄彌年不舉則禮意都忘今無故而更張使遺材絕望其傷
國體多矣乞陛下依臣奏而制詳定上呈言不復下兩制附詔
禮部自今制科隨進士貢舉其著為令仍須侍臣論薦毋得
自舉上因諭輔臣曰彼言上者乞復內批以行令乃知數聞
也育又奏曰陰邪沮事正當明示人臣言涉私恣欲歸德于
君或入告謀猷成國之美此類可以列名付外制策天下公
共齊置可以明述宜宜陰為沮毀自上行此正奸回所為
非應聽詔察則扶邪蠹國何所不為願出姓名按劾以明國
法育本由制策進上數稱賢以為得人故詢力排詆意在育

不在制科也
皇祐元年秋甲申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殿中丞吳奎
奎所對入四等以為太常博士通判陳州
五年八月辛酉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寺太祝趙彥
若試武舉人彥若所對疎闊下有司考不中等而罷之先是
制舉就秘閣試者十八人有司獨取彥若于是有彼然去設
者謂宰相陳執中不由科第以進故陰諷有司抑儒士
非彥若實不能也
嘉祐二年六月趙彥若制策不入等闕四年還先應科者上
曰宜朕待之不至耶丁巳詔朝廷設制科以取天下賢異之
士嘗以性思過後而唯其選故所取不過三二人其非所以
廣、詳延之路也其令兩制以上同議之既而抃等言太常博
士以下至選人草澤人應制科者並聽待制以上奏舉無得
自陳內草澤人亦許本路轉運使奏舉其試文淺陋及履行
不如所舉並坐舉者其進用差次不得引舊例超擢從之八
月癸亥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秘書丞王彭材識兼茂明
于体用明州推官夏噩彭對不入等噩入第四等授光祿寺
丞還廣勤當遷著作郎宰臣富弼嫌而殺之
嘉祐一年十二月先是朝議以科舉既數則高第之人倍衆
其擢任恩典宜損于故詔中書門下裁定丁丑詔制四惟國

之取才士之詳舉不可驟而冗也故立間歲之期以勵其勤
約貢舉之數以精其選著為定式申勅有司而高第之人日
當不次而用若循舊比終至遠官甚無謂也自今制科入第
三等與進士第一除大理評事簽書兩使幕職官事代還陞
通判再任滿試館職制科入第四等與進士第二第三除兩
使幕職官代還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四等次與進士入第
四第五除試御知縣代還遷兩使職官錄參人視此若夫高
材異行施于有政而功狀較然者當以茂恩擢為自是縣類
者辭而所得人才及其風迹比舊亦寢衰乙未御崇政殿策
試才識兼茂明于体用科明州觀察推官陳舜俞賢良方
正直言極諫科旌德縣尉錢藻汪輔之舜俞藻所對策並入第
四等授舜俞著作佐郎簽書忠正軍節度使判官事藻試校
書郎充為軍判官輔之亦入等監察御史裏行沈起言其無
行縣之稱之操念因以書詆富弼曰公為宰相但奉行臺
諫風旨而已天下何賴焉弼不能答
六年八月乙亥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著作佐
郎王介福昌簿蘇軾澠池主簿蘇轍試入第三等介第四等轍
第四等次以軾為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判官介為秘書丞知
靜海縣轍為商州軍事推官 餘見論治門云二蘇才識兼茂明于体用得轍第四等司馬光
方鎮同試轍難之者光初為第一等也

八年六月詔今歲制科人著作佐郎趙彥若十七人權罷將
來科場赴秘閣就試高安仁人也
英宗治平二年秋甲戌以制科入等范百祿為秘書丞升上
一任前和州縣令李清臣為著作佐郎百祿所對策言擇王
宜詔有司句試推尊之事百祿鎮淮子清臣安陽人韓琦妻
以其兄之子歐陽修奇其文以為似蘇軾及試秘閣試文至
中書未發也修迎語曰考官不宜清臣第一則謬矣發視果
第一時同發策者四人或謂清臣當以五行傳對所謂災異
當得清臣曰此漢儒說以某異應某事清臣不能知民間得
無疾痛不樂可上者乎因言天地之大譬之于人腹心肺腑
有所攻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
辰宿天地之五官也善人天地之與者不止其與上民之疾
痛不樂者而已清臣竟不入等
四年二月御史薛之琦奏彈錢明逸奸邪在仁宗朝附賈昌
朝等陷杜衍范仲淹尹洙石介之徒朝廷一空天下同疾況
文辭紕繆貪賦有聞豈可為君集范同知諫院傳示六言號
政召明逸示以奏疏使自引疾上他日謂吳奎曰錢明逸不
解作文字何因中大科奎言應舉六條之年一日之間未見
其善其人可知也
熙寧三年九月御崇政殿策賢良方正又策試武舉人
詔策賢良方正等科太常博士通判蜀州呂陶陞一任与堂
除太廟齋郎張繪堂除判司主簿或尉前台州司戶參軍孔
文仲令流內銓告示發赴本州團練推官本任陶等皆中選
而文仲策初在第三等手詔制科誦字號奏詳觀其條對大
抵意尚流俗而淺是非又毀薄時政擾正先王之經而輒失
義理可再進呈而誦字號乃仲文試卷也于是上讀文仲試
奏至事任德上曰德刑不可偏然故世亦有時然偏用義用
三德是也安石又論文仲以為如范百祿以非詆王事分考
官取高等亦于是馮京意助文仲上不聽故有是命十二月
戊辰三班院言殿直曹珣乞試六韜孫吳兵書十道仍試騎
射中選詔免短使與邊塞監押巡檢代還依武舉人例王珪
班使臣乞試兵書自珣始秘閣考試所言應科陳彥古所試
六論不識題及字數皆不足準式不考自試制科以來空疎
未有如彥古者由是制科亦罷
七年五月辛亥中書門下言策試制舉並以經術時務今進
士以罷辭賦所試事業即与制舉無異其賢良方正等科目
欲乞並行停罷從之先是中書條例所乞罷制舉馮京漢唐
以來豪傑多是此出行之已久不須停廢上曰天下事可罷
而不可及如此者甚衆此恐未宜改革呂惠卿曰制科止于
記誦非義理學之也哲宗孫覺蘇轍彭汝礪張積考試應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人丁卯上御集英殿試賢良方正
直言極諫科謝悰、己巳賜悰進士出身除初等職官左正言
刘世安言臣伏自朝廷近復制科秘閣所賜（試）之人皆不應格
陛下方務進人材不欲兼行黜落曲收謝悰以為天下擧士
之勸而悰廷試之策往〻不能奉承詰問牽兼妄言圖多踈
畧有司考覈而不入等陛下特賜進士出身擢為輔郡幕職
聖恩優異極踰涯分臣亦上体朝廷之意〻不敢別有論列而
近見悰申尚書有辭免新命狀乃云所有敕告未敢祗授以
祗為祇以受為授虛薄寡聞一至于此首書之自中有狀牒
侍郎為衆推之所扎曰罷今陛下方當右文之代初復制舉
豈容有祗授賢良手狀達陛下憫其淺陋稍正誤恩追寢悰
進士出身以塞公議
七年五月癸巳詔秘閣試制科論題于九經兼正史孟子揚
子荀子國語并注内出其義正内毋得出題
六年九月丁丙三有言御試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制
策知潼州合江縣王普河中司理司馬槱有出布衣王當
紹聖元年八月三省進呈秘書省考試應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科陳暘第四人趙天啟考中第二上謂章惇曰趙天啟
嘗上書極太妄瞑始欲令覊管恐阻塞言路至是在選中特
旨落下九月御集英試科舉人庚戌三省同進呈考試制科

張咸吳儔陳暘三人中第三等推恩上曰前日覽所試策何
異進士先朝嘗罷此科何時復置郭知章等對曰先朝初御
試進士策即罷制科元祐二年復置試元所補初舉得謝悰
次舉得王當司當標等間極踈謬上曰極不成義理李清臣
对曰在漢亦不設科遇遷獲異材或因災異策問大事即临
時召曰上今已復進士殿試策此科既无異進士策其文理
有過于此者鄭雍対曰願其人何如爾然自古多言悖政闕
失上曰今進士亦可言時政闕失因詔罷制科（南度已來見策集）

累朝任用逸民

太祖開寶三年三月以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致仕昭素
少篤學有志行市物隨索即償或辭則曰受之不然特為
妄語人矣由是人不敢欺方治室積木墻壁間有盜為木所
碍不得入昭素覺之盡所有擲于外謂盜曰急來切去恐
捕者至盜慙而遁由是邑中无盜著易論三十餘篇上聞其
名召見便殿已七十餘上問曰何以不仕致相見晚訪以民
事所言无隱上益嘉之又問治世養身之術対曰莫若愛民
寡欲上愛其語書之屏几求去故有是命
太宗雍熙元年冬十月上之即位也召華山隱士陳摶入見
于是復至上益加礼重謂宰相宋琪曰摶獨善其身不干世
利所謂方外之士也在華山已四十餘年自古今五代亂離

章天下承平故來朝覲与之語甚聽因遣使送至中書琪等
從容問摶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化乎對曰摶山野
之人于時无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之理无術可傳
于人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于世主上龍顏秀異有天下之
表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真有道之主也正是君臣叶心同德
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鍊无出于此琪等表上其言上益善
賜號希夷先生有司增葺所臺觀上屢与屬和詩數月
遣還

淳化元年秋八月壬戌朔詔徵終南山隱士种放辭以疾不
至放七歲能屬文沉默高潔与其母俱隱豹林谷中講習為
業學者多從之得束修一以養母々亦樂道薄滋味善辟穀
會陝西轉運使宋惟幹言放才行詔使徵之其母恚曰常勸
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人知不得安處我
將弃汝深入窮山矣放遂稱疾不起其母取筆硯焚之与放
轉居窮僻人迹罕至上嘉其高尚詔不能屈歲時存問以錢
三萬賜之不奪其志

咸平二年春二月己酉秘書監楊徽之薦著作佐郎通判泰
州戚綸又李純謹可在儒館三月甲寅以綸為秘閣校理綸
父同文隱居教授學者不遠千里而至登科者凡五十六人
徽之与門人追號同文曰堅志先生

四年三月兵部尚書張齊賢條上种放操行孝謹願以備賢
良方正之舉

淳化五年上謂韓丕曰卿早在嵩陽當時流輩頗有遺逸否
丕以田朴對上召朴對于便殿不願仕進上賜束帛官其子

五年秋遣使賫詔書就終南山召放赴闕賜錢十萬先是
判永興軍府張齊賢復條上放操行請加旌賞上前在中書
親奉先帝德音欲行不次之擇臣緣未知本末不敢奏稟今
為太守始熟其為人故也戊申种放以幅巾入見于崇政殿
上与語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
之餘皆謙遜上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冠帶袍笏館于
都亭驛太官供膳上謂宰相曰放亦有就祿仕意且言跡孤
賤論以俱升班列必見朝廷清肅排擯之事无敢為者賢一
人可勸天下矣己酉种放表辭恩命不許謙居數月復召見
賜緋衣象笏等物及御制五言詩又賜昭慶坊第一區加帳
什物銀器五十兩錢三十萬种謝日賜酒食于學士院光寵
之盛近所未有也

六年三月左司諫直昭文館种放再表乞暫歸故山詔許之
丙午特詔授起居舍人將行宴餞于龍圖閣又詔三館秘閣
官宴餞于瓊林苑上賜七言詩三章在坐皆賦

景德二年夏四月以起居舍人昭文館种放為右諫議大夫

放謝病乞歸嵩山詔許之仍命南河守臣常加存撫召對賜
宴餞賦詩餞行恩禮甚厚
四年冬十月种放復自終南山來朝召之也上謂輔臣曰放
比爲詢其事詢訪多有可采朝廷宜加爵秩而未能大用即
物議未厭遣内侍賫詔賜放略曰抑宜修齊春遇聲乃誠明
叙經國之大猷述致君之遠略尽致茂績以沃朕心副求德
之倚毗塞外朝之觀聽乃司搢務度几或至公上表固讓
大中祥符二年夏四月种放得告歸終南是日召見宴餞于
龍圖閣上作詩賜放命群臣皆賦日製辞鑄杜辞以真不爲
文詔令引名臣歸山故事鑄因誦北山移文其意蓋諷放也
三年春正月种放歸終南山有使來自秦雍者得放答陳堯
叟詩五章以聞上嘉初之謂宰相言放隱居力季書言古今
殊時不當皆非致古比最近于理乃詔放赴闕放表乞賜告
上許之詔答云備再召勿復辞也放爲第汝求官附秋蓄有
正字同判太常禮院
五月辛酉賜泰山隱士秦守焉貞素先生放還山下自言百
三十歲上召至京与語多言五代事亦无他術但能服食致
長年爾
四年二月上作西嶽賛仙掌詩召見華山隱士鄭隱敷水隱
士李寧賜號曰貞晦先生王隱自言始以經術爲業遇道士傳
辟穀鍊氣之法修習頗驗遂居華山之王刀嵩二十餘年冬
夏常衣裘十分于藥術老而不衰每以藥施人人与金帛多
拒之並賜御詩并藥茶束帛隱辞所賚不受
七年朔惇隱居不出王會薦君問治道惇不答止除許州助
教惇歸家鄉人不知有官及卒教与齊郎司東之梁間
八年河南府言工部侍郎种放卒上甚嗟悼親製文遣内侍
致祭護喪歸終南山贈工部尚書録其親世雍李寬出身先
是諷放循然者上聞之謂輔臣曰放爲朕言事甚衆但外庭
不知耳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其目曰議道議德議用議器
議文議武議制議度議教化議賞罰議官司議軍國議獄訟
議征賦議邪正放將卒忽取前後章疏藁焚之服道士衣召
諸生會飲与訣酒數行而卒李濱隱中條山不仕親野居陝
終日吟詠皆有道之士上以禮聘之皆不起
仁宗天聖二年五月己亥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兩浙運使
言逋有節行居西湖二十年未書入城故也六年冬丁灯賜
故杭州處士林逋謚曰和靖先生仍賜其家米五十萬帛五
十疋逋臨終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尤喜曾无封禪書之
句既卒州以聞上嗟惜之故有是賜初逋客臨江李諮方舉
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器也及逋卒諮適爲州守
爲素服与其門人臨七日葬之刻遺句納壙中

康定元年春庚子賜永興軍草澤高懌號安素處士懌李與
四世孫幼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說後种放隱終南山與張
堯許勃号南山三友會詔舉沉淪草澤知長安寇準聞其名
薦之辭不起景祐初錄閩初侯王後懌推其弟及范雍建京
兆府學召懌講授諸生席間常數十百人至其杖行乞賜以
處士号從之說州縣當時禮遇給良田百畝後文彥博言懌
經術該通有高世之行可勵風俗賜第一區
慶曆元年丙午陳州布衣郭京為大理評事陝西都部署司
參謀軍事京少狂佚不事家業平居好言兵范仲淹滕宗諒
薦之上召見特遣官建州布衣徐復賜號江海處士初復遊
京師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法自筮知無祿遂
忘進取急游淮浙間以學易為事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
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他日聽其鄉人林洪範說詩且言詩之
所用于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氣求之遂悟大衆于七音十
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上方留
意于樂詔天下求知樂者大臣薦胡瑗二作鍾磬大變古法
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復
瑗制作皆不效范仲淹過潤州見復問曰今以衍卦占之四
夷無變異乎復言西方當用兵推其日月後無少差于是與
郭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復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

所配年月日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強其德乎帝又
變故與前世何若復對曰如唐德宗居奉天時帝怒曰何至
比復曰君德有不同陛下無深慮也帝問何故復曰德宗性
忌刻好功利故以兵挫天下其禍與凶運會但奔走失國僅
乃能免陛下恭儉仁恕不雖屈己容納而叛之變起自元昊
陛下不得已應之雖兵連不解而神人知非陛下本心特與
德宗同德與之異卦氣雖不得無他也不久定矣帝稱善又
問明年主何卦復曰乾卦用事說至九五盡而止帝又問京
師前年黑風何所應復曰其應在內類王喪其應命為大理
寺評事固以疾辭乃賜号處士補其子脊試校書郎復性高
潔處士未嘗自異後居杭州十數年卒
二年冬甲子以泰山處士孫復為試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復
平陽人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
大約本于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
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
豫石介與諸弟謂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
欲托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復之賢
就見之介執杖屨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
介既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于是范仲淹富弼皆
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之

五年春賜潤州草澤邵鍊号冲素處士知州王琪薦鍊守道
丘園素有節行故也鍊上表固辭許之
皇祐三年秋甲寅賜陝州草澤魏閑清逸處士閑野子世有
隱德知州李昭遘上其行義故有是賜
四年五月丙午太常丞致仕代淵為祠部員外郎淵導江人
性簡潔事親以孝聞嘗舉進士甲科得清水簿歎曰祿不及
親何所為耶還家教授坐席常滿王拱辰安撫兩川遺書欲
起之託疾不往見揚曰當知益州又薦之遂致仕謝絶諸生
著周易旨要佛老雜說十篇于是翰林學士田況上其書詔
優加兩官淵晚年日菜食中獨山水間自號虛一子長吏歲
時致問澹然与對畧不及私
嘉祐二年夏六月以汝州龍山孔旼為校書郎致仕徐州穫
山鄴退為安逸處士翰林學士承旨孫抃薦旼退有行義也
三年春正月以福州進士陳烈為安州司戶參軍烈性介僻
篤于孝友慶曆初預鄉薦黜于礼部遂不復踐場屋從學者
常數百人天章閣待制曹頴叔知福州薦之授試校郎本州
州學教授于是翰林學士歐陽修又薦之故有是命烈皆辭
不受
四年十一月以河南處士邵雍為作將監主簿本府以遺逸
薦故有是命後再命為頴川團練推官皆辭疾不起是月賜東
州草澤何郡安逸處士益州草澤章詧冲退處士轉運使言
其有行義也群西充人嗜古學徽揚論議雖業進士非其好
慶曆中石介在太學四方諸生來學者數千人群亦自蜀至
方講官會諸生講介曰生等知何群乎群曰思為仁義而已
不知飢寒之切己也衆皆推仰之介因館群于其家使弟子
推其為學長群愈自刻勵著書數十篇与人言今之士語言
悅易學止情度者其衣冠不如古之嚴因請復古今冠又上
書言三代取士皆本于鄉里而先行義後世專以文辭中害
甚者莫甚于賦請罷去介與夏之會諫官御史亦言以賦取
士無益治道下兩制議皆以為進士科始隋歷唐數百年將
相多出此不為不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廢也群聞其
說不行乃竭其平生所為賦八百篇焚之講官視群賦既多
且工以不為惜然太學群徒歸遂不復舉進士
五年夏己亥頴州進士常秩為試將作監主簿本州州學
教授翰林學士胡宿言其文行稱于鄉里也秩廬汝人常舉
進士不中退居陋巷二十餘年為學不自得尤長于春秋學
者常以孫復所學問秩秩曰此商君法尔步過六尺与弃灰
于道有誅不近人情甚矣皇祐二年賜束帛秋甲子眉山進士蘇洵
為試校書郎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材
異等皆不中悉焚其常所為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

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嘉祐初與其二子軾轍至京師翰林
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權書衡論机策二十二篇宰相韓琦
善之召試舍人院再以疾辭本路運使趙抃等回薦其行義
推于鄉里而修又言洵既不肯就試乞除一官故有是命
六年六月庚申賜草澤章友直銀百兩絹百疋以篆國子監
石經成除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辭不就故有是賜友直
建安人得象之族也得象為相嘗欲官之友直謝去終身不仕
神宗治平四年秋七月大學助教劉易賜號安退處士仍賜
粟帛易忻州人性閒介博學好古韓琦知定州上書所著春
秋論授試太學助教并州學說書不能屈志仕進常居虢州
盧氏晚習辟穀至是賜處士號
熙寧四年夏將作監主簿常秩初不肯仕世以為必退者也
至是宰臣王安石更令秩在閑闕見所下詔獨以為是被召
遂起
十年九月己酉贈潁川團練推官邵雍秘書省著作郎賜帛
以知河南府賈昌衡言雍行義聞于鄉里已加卹也宰相吳
充請于上賜謚曰康節雍初與常秩同召雍竟辭不起士大
夫高之
祖宗科舉取人
建隆元年安次扈蒙權知貢舉庚寅奏進士合格十九人楊礪

同五年 二年權知貢舉竇儀奏進士合格十一人張去華等 三年知
貢舉王著奏合格進士七十五人馮遇等 九月復置書判拔萃
科四年知貢後儀薛居正奏合格進士八人蘇德祥等
乾德元年九月丙子詔禮部貢舉人自今朝臣不得更發公
薦違者重寘其罪故事每歲知舉官將赴貢院臺閣近臣得
保薦文藝者號曰公薦然去取不能無私至是禁止閏十二
月丁卯召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于內殿覆試吏部試中應拔萃
科田可封孫遇米白曾利用 上臨軒觀之試畢稱旨以利用為右拾遺田
為著作郎各賜襲衣犀帶利用加錫幣勸焉
二年正月詔曰先以所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
可為師法詳閑吏治達于教化等三科並委州府解送吏部
試論三道限三千字以上自衆及今未有應者得非抱倜儻
者恥膺于常調懷讜直言難動于有司必欲與自展朝手推
今不限內外職官前資見任布衣黃衣並許詣閤門投牒自
薦朕當親試為三月知貢舉陶穀奏合格進士八人李景陽等 四
月賢良科一人博州判官潁贄策試稱旨故也
三年知貢舉盧多遜奏合格進士六人劉察等
四年王祐知貢舉言進士合格者六人諸科凡人上恐其有
遺才復令于不中選人內取優長者第而升之李肅畢士安等
開寶元年王祐知貢舉奏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在

第六翌日入謝上謂左右曰聞設不能剋子安能登第因下
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如聞黨與頗
容窺覦文衡公器豈有私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具析
以聞當令覆試（内部覆試 覆卷第）二年知貢舉趙逢奏進士合格七
人（是月親征遼隨軍轉運使知士成在行宮省奏總程試 成務王獻可華循張仲閩等係九年所得之）
三年三月壬子詔禮部貢院閱進士諸科十五舉以上曾終
場者以名聞甲辰詔司馬浦等六十三人唐氏更取小經場
人四十三人並賜出身詔令自今以為例知貢舉唐恭擢進
士合格者八人（張知五程 孫賀直等）四年權多遜知貢舉進士合格者十
人（劉史衛付 劉頊等）五年唐家知貢舉奏合格進士蘇守慶等十一
一諸科二十八人諸講武殿上以進士武濟州材質最陋獨
之濟川乃學士李昉鄉人昉知貢舉上不悅會徐士廉訴昉
用情取舍非當收以問學士盧多遜曰頗亦聞之上令貢院
籍不第人姓名三百六十人癸丙召見擇一百九十五人宋
準以下及士廉各賜紙札引試命御史李瑩等為考官乙亥
上親閱得士二十六人士廉與焉皆賜及第賜錢二十萬
以張宴會責昉為太常少卿考官扶可法等皆坐責罰
殿試為常式宋準貴濟范翔郭成範張素左貞索翰李臣
濟武濟川裴詢崔柏是年重試宋準貴濟范翔郭成範張素
左貞裴詢李臣源蕃翰到抵因密之柳耽刊沈任戴宋玄慶

徐士廉安齊趙白貞渠誼呂錫王佳王文乾趙世南王利用
王渭五經四人開元禮九人三禮三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
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夏四月詔諸州考試官令長吏精擇
條屬有才學公正者充如貢舉與考試同者詳議奏定其適
召即鞫致不得假借虛名至於場中禁私薦為舉人募告者
其賞有差舉人勒返本貫重役永不得入科場八月丁卯王
祐知貢舉知制誥扈蒙左補闕梁周翰秘書丞雷德驤並權
同知貢舉權同貢舉始此戊辰上御講武殿覆試王祐等所
奏合格舉人王式等因諭之曰向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
塞孤貧之路甚无謂也今朕親臨試尽革疇昔之弊式等
皆頓首謝于是内出賦題得進士嗣宗以下三十人諸科三
十四人江南進士林松雷說試不中格以其間道來歸亦賜
三傳出身正倡宋王式劉克荷扶莘科乾德二年四人
建隆三年復置選人限格未至者各取本州解至吏部試判
二條分五等放選利用等吏部試中詔翰林學士于內殿復
試帝臨觀之賜襲衣金帶
乾興元年宋若谷以下六十五人
天聖三年林異以下四人六年常禹錫以下八十三人九年
蒲俚以下三十人
太宗

太平興國二年正月上初即位以封疆寖廣吏員益衆思廣
振淹滯以資其闕顧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于科場中
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尔礼部上所
試合格人名上御講武殿出賦題覆試依次用韻命翰林李
昉扈蒙定其優劣得河南呂蒙正相李至張宏張齊賢王
化基王沔温仲舒一百九十人並賜及第餘並賜出身凡五百
人皆先賜緑袍靴笏賜宴開寶寺上自為詩一章賜之唐詩
礼部放榜之後醵飲今曲江號聞喜宴五代于名園佛舍中
周顯德中官主之上命中使典領供帳甚盛第一第二等進
士并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同出身及諸
科並送吏部免選優等注擬初資職事判司簿尉寵章殊異
歷代所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上欲興文
教抑武事弗聽及蒙正等辭乃召令升殿諭之曰到治所有
不便于民者條奏仍賜錢二十萬或曰太祖之幸西京
也洛陽張齊賢獻下并汾富民封建敦孝舉賢太學籍田選
良吏懲奸謹刑十策太祖召見便坐問之齊賢以手畫地條
陳太祖善其四齊賢堅執其餘皆善太祖怒令衛士曳出及
還語上曰我幸西京惟得一張齊賢我不欲遽官爵之汝異
時可收以自輔也于是齊賢舉進士上欲致置之高等有司
第其名適在數十人後上不悅乃詔進士各第二等及九經
凡一百三十人悉與超除蓋為齊賢故也
三年八月上先詔權罷貢舉恐傷歷間有留滯者乃詔諸州
去年已得解者除三礼三傳學究外餘並以秋集礼部九月
王御講武殿合試合格礼部人進入加論一　餘人賜无濫
進者手已已詔自令諸科並令量定人數相參引試分科隔
坐命官巡察臨閣謹視出入有以文字往復與吏為奸者寘
之于法私以經義相教者斥出科場五保須知亦連坐進士
倍加研覆貢舉人勿以書經御試不考而葺始令試官親戚
別試有凡九十八人又罷進士試賦經上御崇政殿覆試礼
部貢舉人得進士須城梁顥等百七十九人庚申得諸科三
百十八人並唱名及第唱名自此始續登科記宰相李昉
之子宗諤參知政事呂蒙下之從弟蒙亨監賦使王明之
子扶度支使許仲宣子問舉進士試皆入等上曰此並勢家
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為有私也皆罷之青州人
王從善應五經舉始踰冠自言通誦五經文注上歷舉本經
試之其誦如流特賜九經及第面賜緑袍銀帶錢二萬時左
右敵言尚有遺才壬戌復試又得進士上元洪湛等七十六
人癸亥得諸經科三百二人並賜及第夏四月丙子復置明
法科分周易尚書各為一科以語論孝經尔雅為小經毛詩
專為一科明法亦附三小經進士九經以下更不習法書又

以鏁廳求試者事多橅濫令諸道州府自今擇材學優等而歷官无過者乃奏之仍先奏狀報甲科梁顥等八十二作狀元張惟明非潘錢若水陳元有元熙乙科呂防李游任中正閻五從令丙科趙安仁陳彭年袁棐宗惟善陳若愚四等崔庶

端拱元年夏四月丙申先是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宋白知貢舉放進士程宿以下二十八人諸科一百人榜既出謗議蜂起或擊登聞鼓求別試上意其遺材壬寅詔下第人覆試于崇政殿得進士馬國祥以下及諸科凡七百人令樞密院用白紙為牒賜之以試中為目令權知諸縣簿尉謂樞密副使張宏曰朕自即位以來親選貢士大者為棟梁小者為榱桷令封疆萬里人无棄材无弃材日思孜孜虔據理奉卿与家正義者頗為大臣所沮非朕獨斷則不及此宏頓首謝曰凡三掌貢士所取如蘇易簡王禹偁輩皆知名而旅默者衆因致謗議時知制誥李沆亦同知貢舉謗議獨不及程宿右王元扶陳充佳石成之諸科盡乞以下八十餘人上既擢馬國祥等恐遺材復命左右正言王世則等召下第進士及諸科于武成王廟重試得合格進士數百人丁丑上覆試詩賦又拔進士葉齊以下三十一人諸科八十九人並賜及第葉齊江極趙準等

雍熙二年三月先是翰林學士知貢舉蘇易簡等因親試壬寅上御崇政殿試合格舉人得進士閻中陳充更知白曾會姚揆孫奭趙積張智盛虔等一百八十六人賜宴令兩制三館文臣皆預賜充更等

箴一首勉以修身謹行稽古效官之意十二月上謂宰相曰國家取士歷級而升下位韜晦才行者多矣當勿以此為限庶朕急賢之志因言為人臣者治平之代功効難見若亂世則上用其才不顧其行如陳平韓信頃刻能立功業當治平則无所施其謀略故孔子四科以德行為長又言下位卑秩不可謂无良士大凡孔子含章守道雖進易退不求聞達故常常其不能知也呂蒙正曰送試事任則能否洞分上曰性之善惡何由知之蒙正曰人之為善終不能掩久則彰著著至于為惡亦然有暫聞善惡或涉愛憎恐設任使必久而察之則賞罰无濫上善其言

淳化三年三月上御崇政殿覆試合格進士先是胡旦蘇易簡王世則梁顥陳堯叟皆以試先成擢上第由是士爭習浮華尚敏速或一刻數詩或一日十賦將作監丞莆田陳靖上疏請糊名考校以革其弊上嘉納之于是召三館文學之士始令糊名考校第其優劣以分等級內出危言日出賦題試者駭異不能措詞相率叩殿檻上請會稽錢易時年十七日未中所試三題皆就言者指其輕俊特黜之得孫何者元宋台符路振王欽若丁度張士遜王曙薛奎等以下凡三百二人並賜及第上諭之曰爾等各負志業中我選選効官之外更勵精文翰勿墮前功也何等孫拜稱謝辛丑覆試諸科就宴錫御製詩三首進士何孫而

下四人皆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諸州餘及諸科授職事
州縣官入謝于長春殿上謂宰相曰天下至廣藉群材共治
之今歲登科第又千餘人皆朕所選擇此等但能自檢情美
替而歸則驟致亨衢未可測也時詔刻礼記儒行篇賜大臣
及百官受任于外者千賜何等全為坐右之誡初內殿策士
·詩至光叟易以箴至何取詩箴並賜時論榮之
咸平元年翰林楊礪等受詔知貢舉請對上召坐詔之曰貢
舉重任當務選拔寒俊精求藝實以副朕心礪逮除初榜首
及第二月壬辰詔礼部貢院考試畢日錄合格人姓名以聞
當議降敕放榜賜及第如覆試有濫謬知舉官重行朝典戊戌
詔以久停貢舉頗滯時材令礼部取合格人內進士放孫僅
等五十人諸科百五十人來歲不得為例舊制國子監開封
舉人有与發解官親戚者止兩司更互考試上慮涉私是秋
特遣官別試錢若水等復考進士試卷故事京府解十人已
上謂之等甲非文業優贍有名稱者不虛得以高輔堯為首
錢易次之易頗為流輩所推許輒不平遂上書指陳發解官
所試朽索馭六馬賦又論詩策題意涉訕訕又進士百十
人詣府訟薦送不公輔堯亦投牒進避請以易為首開封府
以聞故有是命仍令兩制議所訟題時翰林學士承旨宋白
深祐易考官度支員外郎馮拯力言易士行不可冠天府多
士上以士流紛競不可啟其端且欲鎮壓浮俗乃詔止拯罷
兩制議及復考止令若水等有文行素著者一人為首乃以
孫暨等為第一輔堯第二易第三餘並如初易初以輕俊被
黜既而太宗與蘇易簡當時文人且歎不與李白同時易簡
言易所為歌詩殆不下李白太宗大喜曰果如是吾當以白
衣召至禁林會盜起劍南事乃止
二年正月乙丑命礼部尚書溫仲舒貢舉御史中丞張詠知
制誥師頏同知貢舉刑部員外郎董龜正王扶同考試及封印
卷首仍當日入院礼部貢院封印試卷自此始癸亥詔今歲
舉人至衆仍依例恐有遺落可增及七十人諸科增一百八
十人礼部奏以孫暨等一百五十人名聞內諸科一舉六人
特黜去之餘並賜及第五月詔天下貢舉人應三舉者今歲
並免取解自餘依例發送以求才藝不使遺賢當俟奏名朕
親臨試
三年二月學士王旦等三人同知貢舉三月甲午上御崇政
殿親試命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等于殿後西閤考覆國子監
博士雷悅著作佐郎梅詢封印卷首親覽入等賜陳堯咨周企李杜二甲呂夷簡三甲任布四甲姜遵五甲石待問何宗䄵等四百九人及第賜宴日以御
詩褒美之上凡三日臨軒初無倦怠之色所擢凡千八百五
人其中有自晉天福中隨計較藝之詳推恩之大近代所未

有也四月賜應制舉人林陶同進士出身陶就試學士院不
及格上方欲來俊茂故特奨之
五年三月上親試礼部舉人得進士孟都王曾以下三十八
人九経諸科百八十人並賜及第王曾省元王随韓億章得象等先是貢
舉人集都下者萬四千五百六十二命吏部陳恕知貢舉恕
所取士甚少以王曾為首及是糊名考校復中甲科時議稱
之十一月河陽判官張知白上疏其一言科舉之弊畧云聖
人居守文之運將敦清化源在乎正儒術古之學者簡而有
限今之學者其書無涯其道非一是故學者多惟務亂令進
士之科大為時所進用其選也殊其待也厚進士之學者経
史子集也有司之取者詩賦策論也是故五常六藝之意不
遑探討其所習泛濫而無著非徒不得專一又使害生其中
何謂其然且群書之中真偽相半乱聖人之微言書皆多大
道之宗旨者非一若使習而成功得不操浮辨之性蕩中正
之氣其為吏也安能分聖治柄使教令然不救况夫儒者之
術不以廣記隱奧為博學不以善攻奇巧為能文若使明行
制令大立程式每至命題考試不必使出于典章之外參以
正史至于諸子之意必須輔于経合于道者取之過此並斥
而不用然後先策論後詩賦責治道之大體捨聲病之小疵
如是則始夫進士之流知其所習之書簡而有限知其所學
之文正而有要不抱其防而非聖之書自委棄于世矣不〻
加賞典而化成之文自興行于世矣上覽而嘉之召試舍人
院除右正言
景德二年三月甲寅上親試礼部奏名舉人得進士李迪以
下二百四十六人第為五等李迪李諮劉滋王矩上謂宰相曰非親閲
考官所定試卷意其入下等太多即別加詳考惟〻合格也
縁入試多士糊名校覆在于公當而考官不知厭意過抑等
第欲自明杞私甚無謂也迪所試最優李諮亦有可觀聞其
幼年世為父所弃在曽氏諸日夕號泣求還其母乃致絶常
茹精祈又能刻若為學自取名級亦可嘉也以迪為將作監
丞諮及夏侯鋅為大理評事通判諸州進士第一等為試校
書郎先是迪與賈邊皆有名場屋及礼部奏名而二人皆不
与考官取其文觀之迪賦過落韻邊論當仁不讓于師為衆
与注疏異特奏令就御試參政王旦議落韻者失于詳審捨
注疏而立異論輙不可許恐士子從今放蕩無所準的遂取
迪而黜邊當時朝論大率如此夏四月樞密直學士劉師道
責授忠武行軍司馬知制誥陳堯咨單州團練副使先是師
道弟正道舉進士礼部奏名將廷試近制糊名考校堯咨為
考官教正道于卷中密為私號正道既上第或告其事詔落
名永不預奏庚申上親試士百人得進士范昭等五十一人

餘賜出身特奏名進士李正辭論文武先後以為文者本乎
靜武者本乎動々以止亂而至乎靜則先後可知上嘉其近
理擢上第會有言嘗犯杖遂補三班奉職杭州進士姜殊
年十四大明府進士姜嵒年十二皆以俊秀聞乃召試殊試
詩賦各一首嵒試詩六首殊行文敏甚上乃激賞宰相冦準
以殊江左人欲抑之而進嵒上曰朝廷取士惟才是求四海一
家豈限遐邇如張九齡何嘗以僻陋弃乃賜殊進士出身嵒
同學究出身後下日復召殊試詩賦殊言賦嘗所私習上嘉
愛其淳直改試他題既成上曰喜擢秘書省正字秘閣讀書
翰林學士晁迥等上省進士新格詔頒行之初陳彭年以進士
輕俊喜謗主司宋白知貢舉惡其為人黜落之彭年憾然乎
是更定條制多意向旧事而設閑防所取不復揀擇文行止
校一日之藝雖杜絕請託然寘中等者或非人望自彭年始
也
大中祥符元年夏上親試進士命李宗諤等八人為考官翰
宗愕等務在精詳切為貸俊賜進士姚嶧等及第先是謝恩
方令釋褐是日特賜綠袍靴笏以嶧等三人為將作監丞大
理寺評事通判諸州四五為兩使推官六以下為試銜知縣
餘簿尉（姚嶧祖士衡郎向杜材士敏）先是監察御史張士遜為貢院監門
官時貢舉初用糊名之法士遜向主司有親戚在進中々明
日當引試領出以避嫌主司不吝士遜乃自言引去上是之
記名于御屏乃詔自今舉人與試官有親嫌者皆移試別頭
二年六月上御崇政殿服勤詞學經明行修人第為五等賜
進士梁固等及第固灝之子也以灝遺蔭賜進士出身服除
詣登聞讓前命願赴鄉舉謹之
四年十二月先是汾陰赦書舉服勤詞學經明行修之士如
東封例惟不重考兩手上御殿親試進士叩殿墀請示詩賦
論題所出上令錄示之方令試賦論中不得用小臣儒有字
又以冬日景短察常務不決即令引試內新定條制舉人內
試卷內臣收之先付編排官去其鄉貫狀以字號第之付彌
封謄錄授勘用御書印方付考官定等訖又封彌送復考官
再定稿排官閲其同異未同者再考之如復不同即以相附
近為定始取鄉貫狀字號合之乃第其姓名差次并試卷以
聞遂臨軒唱第賜進士（張師德丁度程琳等）三十一人及第汾陰路多
上文章貢辰詔以杭州參軍許洞推官解立等九人姓名附
中書言旦及進士范李陳矩詞學可采授旦著作佐郎李賜
及第矩出身
五年壬子上謂宰相曰聞貢院試諸科舉人皆解衣閲視慮
其挾藏書冊有失取士之体宜令正之先是直史館刘鍇請
依本并同保人殿一舉是歲諸科以挾書挾出者十八人并

同保九十三人而十二人嘗奏名有司以聞上特令赴殿試
乃詔禮部別加裁定嚴同保殿舉之制詔録諸州軍試題進
內上將試進士慮其重複故自是用為常例己丑上親試禮
部合格貢舉人數之廊廡分列位次署其名氏仍揭于牓使
不得遷易始模印試題以賜宮給紙起草得進士徐奭明鎬徐某王諮孔道
演張一百二十六人五月戊辰詔禮部權止今年貢舉
七年秋丙子詔自今差發解知舉等授勅訖即令閤門祇候
一人引送鏁宿不得與僚友之言違者閤門彈奏如所乘馬未
至即以廐馬給之因王曾駁詔與試舉與季士事推偶語閣
門使魏昭亮意曾受權請託奏之因有是詔曾以妻臨產偽旌以衆事
上御崇福殿試亳州南京路服勤詞學經明行修舉人得進
士林宥張覲等二十二人賜及第除官如西鳳例上謂宰相
曰近年舉人文學頗精孤寒得路然為主司亦大有不易拘
請求則害公絕薦託則獲謗王旦曰今郡縣至廣人數亦多
以須偏軒親試至于南省解發亦朝廷特為主張則無責成
主司亦難以集事
八年六月以童子蔡伯希為秘書省正字其父龜從為校書
郎以龜從善于教子召試中書而命之伯希四歲誦詩百餘
篇初開封府解服勤詞學進士二十人為下第者刻訛所訟
其十三人以寓貫皆奔竄潛匿有司追捕王旦奏曰陛下比

降恩詔搜羅才俊今乃變為囚繫有傷風教且科舉之設本
待賢俊比輩操行如此望特出哀斷以懲薄俗上曰此蓋當
時不曾根論致此過悞其寓貫者當盡釋罪流付外州拘管
既而御史高弁上言訴訟事得實被責太過上以問旦：曰
訴訟未非心：誠歎乃假其得解則訟搢紳之蠹賊朝廷點
其元行諫官所宜樂聞弁妄形奏對由是言之向非聖斷明
哲拆李子誤紀則須速坐府縣御史拆彈甚无取也上覽諸
道貢舉之人咸于常年因曰外郡官吏未伶服心比者詔累
下但戒其徇私不若能精擇寔俊雖多何害是歲方置謄録
院令封彌印官封印所試卷付之其書吏録諸司供帳內：
侍二人監為命京官校正用兩京奏使印訖復送印院始送
知考官考校丙子詔禮部貢院進士六舉諸科九舉以上有
不合格並許奏名戊戌趙安仁上合格之人姓名上：謂宰
相曰今歲舉場似少謗議安仁等乃對服亦以此語之矣王
旦曰條式備其可守切行至公无私其實由此癸卯上御殿
覆試多所黜落又疑所加抹者未當命宰相閱視之旦曰考官
過為限難公在其中矣于是得進士蔡齊王年正等四十九人己卯
科應蘿先仲從李昔谷等三百八十人餘諸科并賜及第同出身除官
如元年之制舉等考官上頗問王旦等曰有知姓名者否皆
曰人无知者真所謂搜求寔俊也故事當賜第一新喻人蕭

貫与齊並見齊儀狀秀偉奉止端重上意已屬之知樞密院寇準又言南方下國人不宜冠多士齊乃居第一上喜謂準曰得人矣特詔金吾給士騎出兩節傳呼因以為例準性自矜尤惡南人輕巧既出謂同列曰又与中元奪得一狀元齊膠西人四月賜進士楊偉及第賈昌朝同出身大禮之初貢舉人呈詩頌者甚衆近臣詳考惟偉及昌朝可采故召試學士院而命之

天禧元年冬前江州瑞昌縣主簿刘若冲進所業命試舍人院以策論稍優特加兩資先是若冲建議自今召試者並請試策至是用其議而命之

二年秋詔自今試所所舉人并在長吏先考藝業合格即得取解如至礼部不及格當停見任其前後舉送長吏並重寘之其罪

三年三月翰林學士錢惟演等四人同知貢舉諸路貢舉人郭稹等見于崇政殿稹冒緦喪赴舉同保並殿一舉特有司欲脫王洙問洙曰果保稹否不然可易也洙曰保之不願易〻也乃与稹俱罷

三月上親試礼部奏名貢舉人作詩賜考校官令皇子書示宰相得進士王堯以下及第（程戡常為 錫琳堪）除官如前例

乾道元年夏壬寅以光禄寺丞尉氏馬季良家本茶商刘美女婿也于是召試館職太后遣内侍賜食促令早了主試者分為作之

仁宗特舉取士

天聖二年春正月甲午詔礼部貢院開封府國子監及別頭各增置點檢試卷封彌巡鋪監門官有差癸卯命御史刘筠等同知貢舉二月乙丑上謂王欽若曰久罷貢舉慮遺天下賢士宜令礼部貢院精加校試停來放進士特增置二百人諸科三百五十人三月礼部上合格進士姓名詔翰林晏殊學士馮元編排等第乙巳賜宋郊葉清臣鄭戩等及第初与弟祈俱以辞賦得名礼部奏祈名第三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推郊第一祈第十刘筠得清臣所对策擢第二國朝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夏四月庚辰以特奏名進士李遵宗等諸科王播等為將作監主簿及諸州長史文學參軍遵宗等皆年止五十常應六舉王播年止六十常應八舉上因謂大臣曰此雖舉業非工然閔其白首无成故甄録之第一甲（葉清臣鄭戩高若訥曾公亮宋祈）二（余靖宋咸尹洙胡宿）第一人為通判揔事結雜賦（来俵詩）

三年八月辛亥知孟州薛田言本州解發舉人自張詠以來例給館券至京師今得三司移文以責吏人償所給官物恐非朝廷之意上曰漢貢士皆郡國續食今獨不能行之遠方耶其令悉免之

四年五月己卯詔礼部貢舉人實應三舉諸科五舉並免取
解詔陝西川廣南東西路諸州軍進士解額有差又詔命官
鎖廳應舉自今更不試所業已第者免責罰古制先于所屬
選官考試所業方聽取解至礼部程文不二勒停不及格贖
銅先是上歎閲誘進士之路近臣參定而降是詔下第免責景祐元年
四月又有詔盡比事指下第者被又及不得解者冬十月乙酉詔進士諸科曾經先
朝御試而今不預薦者許就省試
五年春己未詔礼部貢院比進士以詩賦定去留學者或廣
声律而不得騁其才其以策論兼考之諸科毋得雜析經注以
辨問因辛酉御崇政殿試礼部奏名進士仍命翰林學士宋
綬以下三十六人為封弥謄錄考覆詳定編排官如旧制乙
丑賜進士王克臣等及三百三十七人歸琦趙槩包拯吳育陳舜竟文彥博二甲
到題王者聖有謨烈賦南風之薰詩振政如金玉論夏癸酉試特登名及諸科賜
同出身等下詔戒諭諸道舉人宜奮勵文學毋坐視日月以
望恩澤
七年閏五月己未朔詔礼部貢舉庚申詔曰朕試天下之士
以言觀其趨向而比來流風之弊至于會小說磔裂前書競
為浮夸靡曼之文無益治道非所以望于諸生也礼部其申
飭學者以明先聖之道有合朕意焉
八年春丙寅命資政殿學士晏殊同知礼部貢舉二月御崇
政殿親試進士王拱辰等二百四十九人並賜及第劉沆孫抃蔡襄
田況石介歐陽修二甲田師錫元絳劉元俞孫甫唐介尹源上三名並僉判八月學士晏
殊言唐明經並試策問參其所習以拔材識今專取記誦請
於試策一篇詔近臣議可否咸以諸科非素習議乃止
明道二年秋七月乙亥詔諸州自今考試舉人並封弥卷首
仍委運司于所部求才學若公勤者為考試監門封弥官冬十
月上諭內臣曰近歲進士所習詩賦多浮華而學古者或不
得以自進宜令有司兼以策論取之
景祐元年春詔曰朕念天下士鄉學益繁而取人之路尚狹
或棲遲田里白首而不得進其令南省就試進士諸科十取
其二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嘗經殿試進士三
舉諸科五舉預先朝御試〻不合格句報熟皆以名聞自此
率以為常三月戊寅試礼部奏名進士張唐卿以下並賜及
第張唐卿楊察石詡有吳秘林槩張來楊績蔡挺蘇舜欽郎二友石亞之石元之梁通郭三接劉安世
四年春甲寅詔礼部貢院自今年三月一日申請貢舉其舉
人到省以十一月十五為限先是賈朝言舉人有親戚在
本州及侍父祖遠宦本州二千里宜敕運司選官類試以十
率之取三人詔兩制議丁度信貢舉古制以五月一日申請
十月二十五日上名于省若二千里移試不及鎖籍寬其期
一如昌朝說故降是詔自是始諸路有別頭試六月丙申詔

開封及國子監及別頭試自今封弥謄錄如礼部左司諫韓
琦之請也十月己未牽淳象言開封進士章仲昌侄婣里疎
屬冥无藝業近聞訟訴發解不公事請牒歸其家從之時錄
廳庭年人特多開封投牒者百十國子監及諸州不在及出
特牢相陳充佐之子博古為解元参政韓億子孫四人充落
者故嘲謗群起然殿中侍御史蕭定基亘集賢院韓琦吴育王
拱辰寔司試事非有所私也
寶元元年春試礼部奏名進士三百十人及第賜諸科四百
十四人及第并出身特奏名被恩賜者又九百八十四人瓊林
晏初試太季篇 呂臻祖无擇石揚休王庚司馬光字 大臨范鎮呂溱吳中伏吳充陳執中 先是
上以開封所解進士陳博古等嘲謗籍二詔博古并歸原四
子并兩家門下士范鎮家靜試奏皆勿考鎮成都靜眉山人
考官奏請鎮固有文久馳名場屋非附兩家之勢而乃得聽
考而降其等級鎮礼部奏名為第一故事第一人賜第未有
第二甲者雖近下猶升之吴育歐陽修廢庭唱第上三人亦
抗声自陳乃黙然至第七十九人乃拜出退就列无一言衆
以是賢之礼部第一人在第二甲自鎮始初薛奎知益州还
朝与鎮俱或問奎入蜀所得奎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字名世
二年十一月壬辰詔礼部自今詩賦論題並以注疏所解揭
示之不許上請或題目有疑當請者仍不得近簾閣十一月

鎖廳別試

慶曆二年丁巳命翰林聶冠卿權知貢舉初李　李淑侍經
筵詔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俾以故事对淑退而奏曰唐調
露二年劉思立為考功員外以進士止試策歲製不見其學
請帖經以見其學試雜文以見其材自此沿以為常至永隆
二年進士試雜文通之律者始試策天寶十一年進士試一
大經能通試文又通而後試策五條皆通為中等第建中二
年趙贊試以時務策五首論表贊各一首以代詩賦大和二
年試帖經畧同大義取精通者取試論議各一首八年礼部
試以帖經口義次試策五道問經義者三問時務者二自後
變易而以詩賦第一場論二場策三場帖經第四場今陛下
欲求理道不以雕篆為貴得取士之方矣然考官以所試分
考不能通加評較而每場有退落士之中否係于幸而不幸
臣願約古制先策次論次賦次帖經墨義而敕有司并試四
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失而去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為一
月知制誥富弼言國家合隋唐取士之制景德來為法尤密
言者試有三長殿試有三短不容私詩賦策論才能可見兩
月餘研究注取不擇三篇不能盡人考究不服始究十月又
言殿試始于武后不足法辛己詔罷殿試翰林王堯臣同修
起居注梁適皆以祖宗故事不可據發越三日詔殿試如初

三月賜進士楊寘等三百三十七人及第寘祭第初試國子
監礼部皆第一及是帝臨軒啟封見姓名喜動于色謂大臣
曰楊寘也公卿相賀為得人授將作監丞二判穎州楊寘韓絳王珪
陳洙王安石呂公著
蘇頌傅堯俞呂夏卿　三年八月上擢任范仲淹責以太平仲
淹條奏十事三曰精貢舉略云外郡發解進士本鄉舉里選
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後取其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
漢墨義取之加用封弥不見名姓大非里選之本意也又南
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尽其所能後
考較日久定出奸謬及御試之日詩賦文論共為二場既声
病所拘意思不遠或音韻中一字有差生平苦辛即時擯逐
如音韻不失有未學淺近偷拾科第既鄉舉之處不考履行
御試之日更拘声病以此士人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
明君在上故當使人以行業進乃言命運者是善悪不分而
帰于天也豈國家之美事我臣請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是
履行无惡藝業及等者得方解薦更不封弥試卷南省考試之
人已經本鄉詢考履行更須封弥試卷藝業定奪高下訖入
進御前選官復考重定高下訖然後開看明年施行南有所
定高下內高下合同姓名偶有高下更不移故若等不同人
數必少却加封弥更宣兩地參較然後御前放榜此為至當
內三人以上即于高等人中選擇聖意宣放其考技進士
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為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為次等諸科
經旨通者為優等墨義通者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
及第者放選注官次等及第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
人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之人其新及第人權与
放選注官今來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知聖人
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
四年春范仲淹等意欲復古勸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
臣議于是翰林宋祁御史王拱辰知制誥張方平歐陽修侍
御史梅摯侍講曾公亮王洙右正言孫甫監察御史刘湜比
李淑臣史策　合奏曰伏奉詔有曰取士當求其實用人當尽其才
今教不本于學校士不察于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
声病學者專于記誦則不足尽人才此乃議者所共為言也
謹參考眾說取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以學
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飾矣故為設立學舍保薦
送之法夫上之所好下之所向今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于
治乱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取大義則執經者不專
于記誦矣其詩賦之未能肆者雜用今体經術之未能亟通
者尚如旧科則中常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尽人之才者也
故為先策論過落簡詩賦考式問諸科大義之法此數者其
大要之也其州縣封弥謄錄進士諸科貼經之類皆苛細而

无益一切罷之法行則申之以賞罰如此恭士有本取才不
乏為治之本也乙亥詔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
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声病章句
以拘牽之則吾豪俊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有純明茂材之美
而无文學作成之法其餙自立御者使与不肖之人雜而並
進則无文德敏行之才可以見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
以為患亦曰屢以為言此令詳酌仍令政事府參定皆謂本
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其行實先策論則辨理者得尽其說簡
程式則閎博者可見其才至于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
古法以勉中人煩法細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為
如此則詩人之意周取人之意大夫遇人以俊者不可責其
原也令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尽學
者之才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
朕意學者其進德修業不失其時凡所科條可為永式其令
曰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以屬部官為教授三年而代選
于吏員不足取于鄉里宿業有道業者三年无私遣以名聞
士須在學習業三百日乃聽預秋試旧嘗充試者百日而止
親老无兼侍取保任聽學于家而令試于州者相保任所禁
有七曰隱憂匿服曰嘗犯刑責曰行虧孝弟有状可指曰明
觸憲法而经贖罰或不経贖罰而為害鄉黨曰籍非本士假
戶冐名曰祖父犯十悪四等以上罪曰工商襍類或嘗為僧
道皆不得預進士試三場先策次論次詩通考為去取而罷
貼経墨義又以舊制用詞賦声病偶切立為考式一字違忤
已在黜落使博識之士臨文拘忌俯就規儉美文善意鬱而
不申如白居易習相近遠賦獨孤綬放馴象賦皆當時試礼
部对偶之外自有意義可观宜許倣唐体使純騁于其間士
于通経術願对大義者試十道以曉析意義為通五通為中
格三史科取其明史意而文理可采者明法科試断案假立
甲乙罪合律令知法意文理優為上等
五年比門仲淹十事之三也丙子詔礼部貢院博天下解額
總諸州軍凡增三百五十九人詔遂為定額
慶曆六年賜進士五百四十人出身 賈黯 謝仲弓 田肓 王存 趙瞻 孫固 熊本
皇祐元年三月進士馮京以下四百九十八人 為京兆遺二 以有官不得
為第一進降状而我父甫李青文同
毛因弗呈中呂天防危百禄邢凡 義驗象天地賦日是不
暇食詩天聽君人之言論皇祐二年十一月詔自今諸象元
得申奏及遣愈書童子赴闕
寶元元年六月戊寅罷天下舉念書童子可考
五年三月辛酉賜進士鄭獬等五百二十人及第二百人出
身一百五十人同出身 獬安陸人也楊繪負丘象天賦律聽 渾声詩樂舜人心論滕甫楊美蒲宗
孟李无党李清臣呂陶李 宋肅宗閔揚吉容錢藻
秋戊子詔礼部貢院自今諸科舉

人並以四通為合格凡経止問大義不須注疏全備其九経
場教並各試一場仍不問兼経又詔試官親嫌令府監互相
送若両處俱有親嫌即送別頭
嘉祐二年春正月翰林学士欧陽修權知貢挙先是進士益
相習為奇僻鈎章棘句寖失渾厚修深疾之遂痛加裁抑乃
黜禁挟書者及試榜出時所推誉皆不在選囂薄之士候修
晨朝群聚詆斥之至街司邏吏不能止或為祭欧陽修文投
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于法然文体自是亦少変
丁亥賜進士章衡等二百六十三人及第一百二十六人同
出身是歳進士与殿試者始皆不落
李淀主杞聞弄呈春以進
士年欧陽修之故班試及
第丞不落一人當考民監賦高刀詩重笑中命論事衡實卞
鄭雍呂惠卿蔣之奇蔣載曽鞏来光建會布宋希史元道王
韶梁燾張惟貫蘇
叙剣元瑜
十二月先是上封者言四年一貢挙四方
士子客京師以待試者六七千人一有喧噪其徒衆多挟莫
知禁且中下之士往往齊年数年才挙之士不幸有故一不
聴詔沉淪十数年或累挙滞留遂至困窮老死者甚衆以此
毀仁宗法于進者不可勝数宜間歳一貢中分旧数而薦之
王洙侍講周礼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賛郷大夫廃興帝
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経四五歳以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
者為今之計孰若裁其数而屢挙下有司議乃合奏曰間歳
之法先害有利不足疑戊申自今間歳貢挙進士諸科悉解
舊額之半進士増試時務三條諸科増試大義十條又別置
明令科其試法凡明両経或三経五経者各問墨義大義十
條両経通八三経通六五経通五為合格兼問論語孝経十
條分八場出身与進士等以礼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経毛詩
周礼儀礼為中経周易尚書穀梁傳公羊傳為小経其習礼記
為大経者許以周礼儀礼為中経習春秋左傳者許以穀梁
傳公羊傳為小経旧制説書挙合罷之其不过郷里而寓戸他
州以應選者罷其法毎秋試自晦令佐奏行義保任之上于
州長二復審察得実然後上本道使者類試已保任而後有
缺行則州県皆坐罪若省試而文紕謬坐元考官又用孫抃
奏諸州解試額多而中程少者不以是額
八年夏詔科場旧條皆先朝所定宜一切無易時礼部貢院
言四年宋祁等定貢挙新制會明年詔下且听須後挙施行
今秋試有期緣新制諸州軍発解但令本處官属様明行実
其封弥謄録一切罷切見外解送挙人自来封弥謄録以前
多宗虚挙苟試官別无諱就亦先取本州曾経薦送旧人其
新人百不取一対弥以後考官不見姓名則須実考文藝稍
合至公文新制進士先試策三道次試論次試詩賦先考策
論定去留然後与詩賦通定高下然挙人毎至尚書省不下五
七千人及臨軒覆較正及数百人蓋詩賦以声病雑犯易

去留若專取策論必准升黜蓋詩賦雖名小巧且須題命事
若記問該富則辭理自精策論雖有問題其間數対多挾他
說对不及五通亦黜之即与元定解額不敷若稍寬異收則
濫進特廣所以自祖宗以來未能猝更其制兼閔舉人經史疑
義可以出策論題目凡四十條謂之經史質疑至于時務亦
抄撮其要浮偽滋甚若為考試又旧制以詞賦声病刻切之
之類立為考試今特許倣唐人賦体及賦不限聯數不限字
數且古今文章務先体要古未以患是今來必患非常規唐
人程式試詩賦与本朝所取名人辭藝亦工拙相半倣是古
非今不為通論自三　以來國子監生詩賦即以汗漫无体
為高笑論即以啟許肆意為工中外相傳愈遠愈濫非惟漸
誤後來者試其合格能凡何人伏以祖宗以來得人不少考
較文藝固有規程不須變更以長浮薄請如舊制故降是詔
五年三月己卯三詔貢院所試詩賦經义並如舊制本志以
為楊察建是議而實錄但上封者言新制不便不出主名八
年四月丙子又下詔乃其貢院申請即本志所書楊察初議
弘按察權判貢院初建此議當五年三月既已施行八年四
月貢院復有申請其議則實察五月所建者在不知此時察
仍判貢院或已罷尔而今存之仍于此年依實錄不出察主
名本志又于此詔後書張方平知舉請下詔辭賦新体援方
平以六年二月知貢本志誤矣初詔外州發解剣有差官覆
考尋罷之蓋慮恩此或致折退寒士故也
四年五月進士一百六十五人堯舜性仁賦求遺書于天下詩易簡得天心之理論刘撣胡宗愈安惠刘摯章惇蔡確　二月庚寅詔礼部貢院會経御試五舉諸六
舉進士有試六舉諸科七舉年五十以上者具以名聞
六年四月進士一百八十三人士者通天地人賦天德清明詩水几于道論王俊民黃履刘奉世賈易江衍孔文仲蔣忠彦王安礼張燾八年三月賜進士許將等一百二十
七人及第六人同出身諸科二百四十七人及第同出身許将
范祖禹孔武仲沈括呂陶治平元年五月己巳礼部奏衡貢進士李加言
等伯父為通士而死請比外祖降服大功九月許其應舉八
月天聖七年置武舉皇祐元年詔罷之嘉祐八年樞密院奏以
為文武二選所關治乱不可闕一与其任用不學无術之人
臨時不知應變以挠師律不若素習韜畧頗閑義訓之事優
急驅策可以折衝況今朝廷所用人稍有声称多由武舉而
得則此舉不可廢明矣即詔兩制詳議所集舉業及較試取
中推恩之數兩制議請隨進士等科開設許在京管軍及正
在攝行使副知雜及三院御史諫官并轉運判官提刑三路
知軍州及路分總管鈐轄各奏舉一人試及武藝優者与殿
直次三班奉職殿直三班差使策不中而武藝絕倫者聖旨
李士寶顯又奏請如明經之制于太公韜畧孫吳司馬諸兵

法及經史言兵事者設為問目已能用己意或引前人注釋
辭理明暢及因所問自陳方畧可施行者為通注之而今每
間奉則兵部至歲中具所舉人名數以聞明年三月命館職
兩人與判兵部同試策一道命馬軍司試弓馬武藝其所試
等籍送試官參校合格以名聞至八月則命官與判兵部同
試策于秘閣命直學士以上及正任或横行使一人與軍頭
司試弓馬武藝以所試等第籍送秘閣試官參考合格者次
名聞九月丁卯遂詔復置武舉 蓋嘉祐八年始議治平元年九月議定乃降詔其降詔因樞密院建請非治平元年九月方建請也

英宗

治平二年二月賜進士彭汝礪等三百六十一人及第出身
汝礪等三人授初等幕職官如咸平年例 彭汝礪章衡章甫吳舒亶孔平仲孫衡
四年進士二百五十人四等自此三歲一舉 許安世宋敏鄭思恭周進 司
馬光權知貢舉三年冬十月丁亥詔曰先帝以士久不貢則
怠于學而豪傑者不時故下間歲之令冀以得人而自更法
以來其弊浸長而者里選之牒仍故而郡國之取減半計偕
之籍屢上而道途之勞良若朕甚閔焉其令禮部三歲一貢
舉天下解額于未行間歲之法紀前率四分取三分禮部奏
名進士以三百為額明經諸科不得過取進士之數 舊志云自是恩典不曾兩貢舉後士得林忽官以不煩矣今前去
權知貢舉司馬光上言所考試合格
進士許安世以下三百五人分四等明諸經科二百一十一
人三等詔進士第一第二第三等賜同出身明經諸科第一
第二第三人並為防禦團練推官其餘注官守選如例

神宗

熙寧三年知貢舉王珪上合格進士陸佃等先是知舉呂公
著在貢院中奏 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
意乞出自宸衷以詰防治道己亥上御集英殿進士初就席
有司猶給禮部韻及試題出乃策問也上顧輔臣曰對策亦
何以盡人才然愈于用詩賦取人既而遂賜葉祖洽 司馬光目錄曰時韓維呂惠卿初考附者皆在高等言直者皆在下等宋敏求劉攽復考反之吳充陳襄詳初考祖洽考祖宗者因循苟循之政告下奉而新之初考為三等中先等奏後初者呂公著蘇軾編排上官均第一祖洽二陸佃第五程光佐奏名第三陸佃知舉考敘故為第二而為第五葉最進士二人直抵科病皆在下閒封先越一不知名
四年二月丁巳朔頒學校貢舉新制先是王安石謂更學校
貢舉之法詔兩制三館儀之司馬光時為翰林學士即應詔
上議直史館蘇軾亦議曰惟教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令臣等
各具議狀聞奏者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
在于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
隸未嘗無人而况于學校貢舉乎雖用今之法臣以為有餘
使君相无知人之明朝廷无責實之政則公侍汲常患无人
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足矣時有可否物有廢

與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
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趨行而治之則
易爲功强其所欲而復之則難爲力使三代聖人復生于今
其選舉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
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
文章今爲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士與今
爲孰辨較此四者短長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
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
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
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願陛下
明敕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才不廢
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
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議上上曰吾固疑此得
蘇軾議意釋然矣然至是卒徐聲律專意經義罷明經及諸
科立新制如安石請其新制曰中書言今貢舉新制進士罷
詩賦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每試四
場初本經次兼經并大義十道務通義理不須盡用注疏次
論一道次時務策取諸科解名增解進士以熙寧二年解明
經數爲率如舉人數多于熙寧二年即每十人更取諸科類
一人諸科類不及三人者聽依旧每二十如十人法禮部奏

名于諸科解額取十分之三增進士額京東陝西河北河東
京西進士間封國子監諸路當應諸科改應是進士者別作
一項考校其諸科内取到　數并充進士奏名將來科場諸
科宜令依旧應舉候經一次科場除旧人外不得應諸科舉
五路先置學官中選書擇逐路各三五人雖未仕有經術行
誼者亦許權教授給一下縣主簿尉俸領應舉者亦聽候滿三
年有五人奏舉堂除本州判司主簿尉奉依旧兼授即經術
行誼卓然爲士人所推服者除言充教授其餘州軍並令兩
制兩有館閣台諫官僚屬薦舉見任京朝官選人有學行可
爲人師者中書修量堂除逐路官令兼本州教授諸州進士
不及二百人處轉運司并降近二兩州考試仍各用本州解額
殿試策一道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第二等賜及第第
三等第四等同出身第五等同學究出身
六年正月知舉曾布上合格進士邵剛等已而乃御集英殿
策試遂賜余中(李夫行陳唐皆 師不會師衡)等四百人及第出身(是年罷 詩賦賜)
朝集錢三十貫
九年三月辛酉御集英殿策試遂賜徐鐸以下四百三十人
及第出身館第五精依旧賜進士出身无以同學究恥之不
溢館後再言卒溢之初命館知舉將專以經取士前史與云
治亂之迹舉者莫得習館于策問悉訪史學至是奏進士張

等合格號為得人事已稽入對上曰卿以史李問蹻李者可
謂奇其編矣徐鐸李克非郁柳武揚澗刘勍鄭洵仁安律
元豐二年春丁亥詔以經義論試宗室二月辛未知奉許埜
合格進士朱後明等庚辰御集英殿策試遂賜時彥陳瓘朱後明恩補之
家彬張康國等三百四十八人及第出身是科史試刑法
五年二月知奉李清臣上合格進士刘槃等壬辰御集英殿
策試遂賜黃裳劉棠張耒李西美余深郁浩三石辭馬辭程昊揚瑞禾揚允傑等五百九十
人及第出身槃閩封人棠劍浦人也棠初考下等上親擢為
第一考官蘇頌等各罰金
八年丁亥三省言礼部貢院火試卷三分不收一分欲令礼
部别牒試淺之三月兵部侍郎許將給事中蔡待講陸佃秘
書省監孫覺並權知貢奉以遺火再試也夏四月己巳詔再
試進士及諸科武奉人罷今年御試內應直赴殿試者以前奉
省試等第名次編排在今來正奏名之下不曾赴省試者即
与正奏名進士同場別號試策一道五月乙未礼部言貢院
以合格進士鄭栾江屿刘正夫太史章紀高克王歸厥報丙
申太皇太后曰此奉人亦未通知特与收錄蔡確曰法當黜
以事初通誤恕之足彰盛德乃詔例依附榜末詔科場推恩
依治平四年故事正奏名進士諸科吏部給優牒特奏名中
書給勅告優熙寧中思罷今復之丙申賜刘遂徐処仁謝良佐白時中鄭
居中薛昂丘常孫谔刘洵
仁王衰侯蒙刘正夫宋煦等五百七十五人並釋褐武奉進
士並賜袍笏銀帶遂情州人是年狀元本忠賜二年

哲宗

元祐元年閏二月向書省言礼部以宇貢奉內戒伏見朝廷
用經術說科蓋欲人知礼義李探原李近歲以來承奉者多
闇見淺陋辭格卑弱其患在于治經者專守一家之學去諸
儒傳記之說為文者唯務解釋而不知声律体要之李深慶
人才不徒而適用之言涉此遂想欲乞朝廷于取士之法更
裁之又礼部言乞置春秋博士及進士專為一經又侍御史
刘摯言伏見朝廷以来取士設科循用唐制進士所試詩賦
論策行之日餘歲覺為得人熙寧初神宗皇帝崇尚儒術訓
発義理以新人才謂章句破碎大道乃罷詩賦試以經義臣
愚欲乞試法復詩賦与經義兼用之進士第一場試經義第
二場試詩賦第三場論第四場策經義以觀其學詩賦以觀
其文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前二場為去留後二場為名
次又言近制明法奉人試以律令刑統大義及斷案謂之雜科
明法登科者吏部將司法員闕先次差注在進士及第人之
上臣以謂宜有更張欲乞雜科明法並加論語孝經大義登
科之叔裁減其半及注官之日並科依日貿次所貴淺事于
法者稍不遠裁而士之流品不失其分伏望 聖慈裁酌

如賜開允即乞今年降詔並自元祐五年秋試為始詔礼部
与兩省學士待制御史臺國子司業集議聞奏所有將來科
場俱依旧法施行三月司馬光言伏覩朝廷科場制度奉聖
旨令礼部与兩省學士待制御史臺國子監司業議聞奏臣
切有所見不敢以不聞凡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文學為
後文學之中又當以經術為先辞采為後神宗皇帝悉罷詩
賦及經學諸科專以經義策論試進士此乃革歷代之積弊
復先王之令典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盖掩先儒令
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己者取異己者黜又黜春秋
而進孟子廢六藝而尊百家加之但考校文學不及勵德行
此其失也今國家大義科場之法欲尽善矣以臣所見莫若
于先朝成法合明經進士為一科立周易尚書詩周礼仪礼
部記春秋孝經論語為九經令天下學官依注疏講說學士
博覩諸家自擇短長各從所好春秋止用左傳其公羊穀梁
陸淳等說並為諸家孟子止為諸子更不試大義應舉者聽
自占習三經已上多少隨意皆須習孝經論語于家狀前坐
習集經臣愚所見如此伏乞以臣所奏及礼部等官所議挌
國子監门及編下諸州有州學處榜學门令舉人限一月内故
状指定何法為善仰本州附遞以聞候到京奏足更委其它
執政看詳采酌從長施行先是光以奏稾示范純仁純仁答
曰孟子恐不可輕沉然六經之春秋矣更乞裁度光欣納之
左司諫王岩叟奏臣切為庠序者所以萃群材而樂育之以
定其志業春其名聲優游舒徐以待科舉也不必科舉之外
別開進舉之名多岐以支離其心而激其爭端使利害得失
日夕戰于胸中損育得奔競之浮意非所以厲教化育人才
也臣愚乞鑒已然之弊罷三舍法開先生弟子不相見之禁
學士大夫以不疑講解之餘上以公私試第其高下如昔時
自足以奬材氣而厲風声使多士欣欣于從學則上庠而復
有雍容樂易之美為四方矜式矣乞丁礼部及司業博士共
議右司諫蘇轍言臣伏見礼部會議科場欲復詩賦議上未
決而左僕射司馬光言乞以九經取士及朝官以下保任舉
人為經明修行之科至今多日二說並未施行臣切惟來年
秋試自今已往歲月無几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者皆朝廷
有此異論无所適從不免疑惑憂乱臣欲乞先降旨揮明言來
年科場一如舊條所对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惑出
己見不專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
意為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元年以後科舉式未為晚
也從先是言者謂專用詩賦尽黜經義太學生改業者十四
五監察御史上官均言經義術以理為主詩賦以文為工以
理者于言為實而所根者本以文者于言為華而所逐者末

先帝革去數百年之弊不為不難而議者不計本末乃欲衰
前日詩賦之弊未見為得也願陛下詳審而施行之又言請
令學者各占三經習以論孟不必專用新義試策二道一門
歷代一訪時務禁用釋典不得專攜莊老比于專用詩賦使
學者與精神于無用之文得失固相遠矣章三上又為六說
以闡言者其後詩賦以經義就並用云詔每遇科舉詔下令
文官升朝以上無贓罪及無私罪重者于應進士舉人不拘
路分保有服親各奏舉經明行修一名候將來發解及南省
名內每人名下注經明行修字至殿試唱名各升一甲姓名
如歷官從犯正入己贓及從犯者名數斷訖狀坐舉主並依
選人轉京官減一等先是司馬光言臣已有劄子乞來年科場
且依旧法施行竊聞近有聖旨其進士經義並兼用注疏及
諸家之說仍罷律義先次施行臣竊見朝廷之意蓋為舉人
經義之体專習王氏新學人務趨而集之臣所乞置經明行
修科者欲使舉人趨向去科場敦尚行義不專取文學所以
美教化厚風俗比于經義之体尤有切要宜使舉人預知欲
乞只降朝旨先次施行況與進士旧法兩不相妨從者十一
月三省奏立經義詩賦兩科下詔從之
元祐三年四月丁未詔制科之設旧矣自西漢之世始詔有
司詳求俊茂親臨策問受其條對故天下魁偉絕特之材學經
自重之士得以並進而讜言正論益以聞上自斯以來歷世
用之逮乎祖宗以神聖文武繼繼承承設六科之選策三道
之正以綱維天下賢俊百餘年間號稱得人先皇帝與學校
崇教術以作新人才變天下之俗故科目之設有所未遑今
天下之士多通于經術而知所學矣宜復制策之科以求拔
裕之才稱才治道今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自今年
今年為始令尚書侍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
待制各舉一人不拘已仕未仕以學行俱優堪備策問者充
仍具科業進餘依旧制十一月庚申三省奏檢會元祐元年
閏二月二十二日指揮將來科場且依旧法施行四月十二
日指揮仍罷律義六月十二日指揮今來科場程試不得用
字說並用古今諸儒之說或己見即不許引用申韓釋氏之
書考試官不得于老列莊子內出題舉經明行修人京東京
西河北陝西路各五人淮南江南江東江西福建河東兩浙
成都府路各四人荊湖南廣東西梓州路各二人荊河北夔
州利州路各　人委州縣當職官同保狀申監司監司再
加考察依上項人數聞奏仍于發解前牒報本州無本州解
額赴省試無其人則闕上件逐次朝旨並已施行外今欲依
項下一考試進士分為四場第一場試本經義二道論語或
孟子義一道第二場試律賦一首律詩一首第三場論一首

第四場問子史時務策三道以四場通定去留高下一新科
明法依舊試斷案三道刑統義五道添論語義二道孝經義
一道分為五場仍從元祐五年秋試施行其諸路奉到經明行
修之人如省試不合格即未得黜落別作一項奏取旨揮從
之三年二月監察御史趙挺之言貢舉用三經新義取人近
十二年今聞外議以謂蘇軾主文意在矯革若見引用新義
決欲黜落請禮部貢院將舉人引用新義注疏文理通行考
詔校逐貢院照會又詔殿試經義詩賦人並試策一道從挺
之請也 呂公著家傳云初公著在仁宗朝嘗請進士先策論仁宗初大臣議以經術取士及知熙寧三年貢
舉遂啓告臨軒專用策試未幾公著以言青苗事得罪去
至是特廷試執政之以熙寧復策之初進士策程治試机程
宗自後對策者試前朝以阿當世因以為家問可發者復詩賦論三題公著曰天子臨軒發策延四方貢士詢以治道宜
非近古良法卻是于對者之是非耶正則在考官去取尔乃復旧試策 三月丁巳御集英殿試
進士戊午試特奏及武舉進士庚申試諸科及特奏名入癸
亥試武舉進士庚申試諸科及特奏名人癸亥試武舉進士射
藝于崇政殿惟恩補官十有五人詔罷及考校祖宗先親試
法 日錄云宗室自熙寧後稍知向學故科舉比進士少寬乃分考以為劉要使知書向至是罷考 己巳賜
進士李常寧刘壽章援揚彰史忠史通范致虛費貢等二十
四人及第一百九十有六人出身一百八十有八十同出身
内宗室子湜為承務郎令䜣為承奉郎諸科明經乙十有三
人各賜本科及第出身同出身有差庚午賜特進奏名進士

武舉諸科進士經明行修王鄰臣等同五經三禮學究出身
假承務郎京府助教諸州文學助教右班殿直三班奉職借
職差使凡五百三十有二人甲戌增賜新釋褐進士錢百万
酒五百壺為期集費六月庚辰詔將來一次科場如有未習詩
賦舉人許依旧法取應解發合格人不得過解額三分之一
一應解二人者均取即有零分及解額一人者並通取文理
優長之人十月傳堯俞等准元祐三年九月九日敕中書省
臣僚上言將來殿試宜即用祖宗試三題之法并乞賜論語
中外之士九月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尚書侍郎學士待制
兩省御史臺官國子監長二疾速詳議聞奏臣等伏以天子
親策貢舉自漢以來未之有改唐之進士亦試詩賦然惟有
司奏行而已國朝開寶六年太祖始召進士親策于廷奮時
公卿不知建明易以策問而唯詩賦之用因沿著令莫之能
改神宗皇帝以為非天子臨軒所以延見貢士詢求道治之
体熙寧三年始改策士于元豐五年賜策問臣等以謂學校
教諸生州郡發解礼部考貢今已悉用詩賦足以當其辞所
有御前進士宜一依先帝故事試策合于修于古為允十一
月中書舍人彭汝礪言臣准礼部牒奉旨令兩省兩制同共
看詳修立到考校詩賦并格式聞奏臣伏念先皇帝受天明
命悼道之獘滯奮丁獨斷初用經術造士以革數百餘 百

餘年之弊士知本且何方而設者独病辞章之不工欲踵隋
唐之弊法狎玩经說竊道真學者疑之不知取士臣等于心
驗于古參于今反覆曲折終未見其可臣愚以為今來捷選舉
宜一用元豐條約令经明行修賢良方正之科而稍加損益
為盖以廢久矣如詩賦決當復罷臣涉道淺陋不足以備辞
獨見昧衆人之所同是否朝廷已行之法必未能改為更乞
下參士大夫詳議可否人求其中庶凡是非好惡有所歸一
閏十二月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殿中侍御史翟思监
察御史趙挺之王彭年言臣等近者累次論奏乞以经義別
為一科令与詩賦科並行均取者盖以見行科場詔條將
來一次科場如有未習詩賦舉人許依旧法取應解發合格
人不得過解額三分之一以此观之則是朝廷更无用经術
設科取人之理止以旧人未習詩賦且于將來一次科場量
以分數收取而欲陰消之故也臣等所以區區者非特為旧
習经義舉人頓然失業為言且以上之好惡不可不謹以義
理論之則以经術功士為先声律為下以教化言之則通经
術者為利博士声律者為害太切今閏太學生与四方之士
覌望朝廷意旨皆不復治经旨凡于義理之書一皆廢而不
談博士所講与其父兄之訓不復更及高遠嚴居切磨惟以論
声韻調平側事屬对較比擬以輕巧靡麗為務此臣等所
以慮道術日衰以就廢绝將復如唐末五代時學士智識淺
陋比有智之士故多太息而流涕也臣等今采之輿議敢以
经術詩賦各設為科一经義進士科欲試四場試经義六道
每经二道欲以易書詩春秋礼記周礼內第一場各題一道
第二場各出題一道又許占对三经以古今註疏及己見所
長文理書通者為合格不得如旧日止記誦一家之義第一
場試经義三道每经一道共五道第三場試論一首第四場
試策三道並問子史時務一詩賦進士科試四場第一場試
詩賦各一首第二場試经義四道出題同第一場人許占对
一经試本经三道論語孟子一道第三場試論一首第四場
試策三道並問子史時務右伏望聖慈深惟國家教化之大
陶冶人物之重四海執经之士十八萬人仰俟令之所向詔
以臣等愚言付之有司如或不謬特降指揮不勝幸甚明年
四月八日詔進士不兼詩賦人許依旧法取應增治一经
增試一場常等比奏乞存留经義一科並行均取是朝廷
果皆欲參经義科乎書當四年夏四月礼部言经義詩賦進士聽
習一经第一場試本经義二道論語或孟子義一道第二場
賦及律詩一首第三場論一首第四場子史時務策二道经
義進士並習兩经以詩礼記周礼左氏春秋為大经周易公
羊穀梁儀礼為中经願習二大经者聽即不得偏占　兩中

經其治左氏春秋者不得以公羊穀梁爲中經第一場試本
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第二場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
餘如何並以四場通定高下去留不以人數多寡各取五分
間全分額及元額解一人者聽取辭理優長之人從之初八日并十九
日新紀戊午立試進士四場法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已立四場法已來詔元
祐二年以前諸科舉人改應新科明年法聽取應外自今更
不許效其獲冒應人仍增田賞從禮部刑部請也十二月禮
部言諸路申請貢舉數經義兼試詩賦進士及經義進士解
額各取五分切慮兩科者不齊均定五分則似未人已行均
取看詳進士兩科試法不一舉人互有輕重難易之論兼試
人數不定則解額難以均當終非通法不可久行詔來年科
場以試畢舉人分數均取從一次科場其不兼試詩賦人解
額並依元祐三年六月五日所降朝旨如未習詩賦人許依
舊法取應合格人不得過額一分之一已後並依元祐二年十
二月十一日勅命考試進士分爲四場試本經義二道論語或
孟子義一道第二場試律賦一首律詩一首第三場試論一
首第四場問子史時務策三道以四場通定去留高下內仍
減時務策一道五年十一月右正言劉唐老言請治經舉人
以大義定去留詞賦而兼經義者以詩賦定去留並以策論
定高下仍依舊分經考注之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自祖
宗以來同欸兼用詩賦未聞專以詩賦去留也而言者以爲
治平以前詞賦取士則去留主以詞賦熙寧以後經術取士
則去留主以經術又以爲緣才非輕考校故當特定四場取
之制不亦過欤言者以爲主司已自有四場通定之文所主
不一各隨習上互爲升黜臣以爲舉者所習各有所長四場
程文各有優劣惟所主不一取其優長故无遺才雖各隨習
尚互爲升黜又何害即今就事以詞賦去取若賦不合格則
義策論雖深特聞將不可複取如此則得舉能文之士所失
多矣伏望依元祐一年條制以四場通定去留高下庶几无
失人之弊六年春正月己巳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講范百
祿權知貢舉詔五路進士及諸科明法人就試於場零分不
滿十人許解一人仍取文理優長以尚書省言通利軍等處
特終場十人以下零數添解一人不應元祐貢舉故有是詔
己集英殿試禮部奏名進士庚午策試正奏名進士及武舉
壬申試明經諸科律科再試科特奏名人壬午御集英殿賜進
士諸科馬涓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假承務郎文學等馮涓朱极
張庭堅吳時蕭于之孫曾楊恰蘇迪孫迫狄漸杜湛施該張明李稅孙千之總六百有二人浙閩中
人也登未賜特奏名進士諸科列以以下同出身假承務郎
京府助教文學州助教三百二十二人武舉進士賈君文等
三十三人乙酉延和殿太皇太后宣諭曰今歲御試考校定

後兩日方唱名于內中大禁非便其令自今後具考試次第
旋定唱名日壬寅給事中范祖禹言左諫議大夫鄭雍奏貢
舉條經文經義每道不得過五百字策不過二分雖合格並
降一等令辭詞優長者往往過數用舊制自前解至御試文
字並不以過數為限慮收閣傳之僞以副詔科之意今禮部
詳定聞奏切謂對策不當立限衆所共知理無可疑不必更
令禮部詳定已並用舊制詔令後對策過二分更不降等惟
經依前降指揮祖禹又封還以為不可其後卒亦不能行也
乙卯夏四月甲寅左正言姚勔言先帝表章聖學一用經術
取士欲以大道變斯文然議者以謂師用一家之說習以
成弊不能貫通是以前日明詔復用詩賦此固陛下洞察育
材之路求賢取士之深意也然臣切見舉士自復詩賦以來
于今五六年頗未能工者就詢其由良未亦有說蓋今貢舉
之法習詩賦者仍試經義既舉者對于必得則務苟兼通至
有司責其俱優則必無盡善若用意數優則恨不精倘能備
則必有一短臣欲望朝廷並言詩賦經義各為一科隨所試
人數多少均為取士之格如此則可遠可行而舉者專精一
藝易見成就惟陛下裁擇又云四月二日敕臣察上言近觀
科場限制字條制不便再具論列乞令後賦論策經義並不
限字數今已得旨過策上分更不降等而賦論經義未蒙指揮臣

之過以謂朝廷以言取士而禁其多言未應古義且非聖朝
取士之良法往時開封舉人路授偶變長賦几千言但為浮
辭不求典要當時能文者往往鼓之得張方平擯斥其文遂
正嘉祐初劉几輩喜為怪僻句得歐陽修革去而其風復雅
但係主司之風化耳今朝廷立法不問其文之浅淳而拘其
字之多寡責其不及猶有勸懲禁其多文殊無理義伏望朝
廷更賜詳酌詔詩賦論二分並不降等其經義文理優長者
准此五月癸巳詔秘閣試制科論題于九經兼正史孟子揚
子荀子國語并注內出其正義內毋得出題六月甲子置廣
文館解禮部狀近准都省批狀勘會開封府遇科場歲多有
四方舉人冒貫凡縣戶名取應及大學生員依條須在學及
一方方許就試其間有未及一年之人亦不免有寄貫取應
之弊檢會舊制國子監取應舉人先于廣文館補試給牒取
應今欲復置廣文館生員送禮部看詳立法申尚書省禮部
檢校貢舉校進士解額開封府一百人國子生四十人其諸
科依舊除開封府二百四十人奉部昨已曾乞將諸科量留
四十人解額外其餘二百人并開封進士及國子生共為三
百四十人分解廣文館生員今再行看詳開封府進士解額
一百人即乞依舊外將本府諸科二百人并國子生四十人
共二百四十人解額并撥屬廣文館以補中生員每十人解

解一人從之八年二月御史中丞李之純言比歲朝廷十科
舉士之令盡已行之累年近臣所薦者多而被用甚少乞委
輔臣詳擇稍能進任其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多是武臣推
舉其類必有可用之人宜加考察三月庚子中書省言進士
御試答策多係在外準備之文工拙不甚相遠難于考校祖
宗旧制御試進士詩賦論三題施行已遠前後得人不少今
朝廷見行文字多係声律對偶非學問者治不能成章若朝
廷不復行祖宗三題旧法則學者未知朝廷所向撿書已降
指揮將來一次科場如有未習詩賦舉人許于旧法取應解
発合格人不得過解額三分之一以後並兼試詩賦詔來年
御試將詩賦舉人復題三題経義舉人且令試策此後全試
三題其雖犯舉人未得黜落別作一項聞奏五月癸卯礼部
尚書蘇軾言伏見元祐貢舉敕諸詩賦論題于子史書出如于
経書出而不犯見試舉人所治之経者聴今令相度欲乞詩
賦題許于九経孝経論語子史并九経論語注中雜出更不
避見試舉人所治之経但須于所給印紙題目下備録上下
全文并註疏不得漏落則本経与舉人所記切一更无可
避焉足以示朝廷待士之意本只以工拙為去取不以不全、
之文掩其所不知以為進退于忠厚之風不為无補詔依奏
今來一次科場未得出制度題目

紹聖元年春正月戊子礼部言諸州軍就試進士及千人以
上差點撿試奏官二員每增五百人添一員人數雖多不過
六員從之丁丙蔡安特言貢舉初五百人以上差點撿官一
員千人以上差二員既奉試官分定考試又独力點撿試奏
实恐力有不逮若以犯不考試奏削合格止坐點撿官独試
官无責必不加意考校顯見條約交互未為均使欲乞添在
京外于貢舉敕内改點撿官為考試官字所貴五百人以上
添官考校同心合致兼定去留士无遺濫從之三月丁丑詔
今次御試舉人依旧試策庚辰監察御史郭知章言復元豐
上舍推恩之例以廣樂育之盛德詔太學合格上舍生上等
推恩免省試每次科場不得過二人仍附春榜人數乙丙上
御集英殿進士策復詞賦之選而士不加能勤常年之官而
農不加富可富可慕之說雖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
河患滋賜士以柔遠也而羌夷之使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
商賈之路不通至于吏員猥多兵備刑鉄飢饉荐至寇盜尚
蕃此其何故也未可則罔否則華惟當之為貴人亦何以為
子大夫其悉意陳之毋隱中書侍郎李清臣之詞也乙未三
省言擬對武舉人推恩策入優等上三人与右班殿直四人
以下与三班奉職減三年磨勘武藝絶倫更減二年磨勘上
舍更減二年磨勘不入等与三班差使減年磨勘不入等与三

班差使戎年磨勘有差泛之丁酉上御集英殿賜進士畢漸唐衡
趙党堂刘埜王孝廸程會揚
皓唐恪呂頤浩張綱李天任 漸等以下通礼諸科経律及第
出身者六百人時初官取考碁策者多主元祐揚畏覆考專
取王熙寧元豐者故漸為之首
四月壬申殿中侍御史許彥先言罷十科貢士法從之三年
秋七月乙卯國子司業龔原言將來科場只令依古專治一
經之四年春正月知貢舉給事中徐鐸起居郎沈銖同知貢
舉蔡蹈言給事 二月庚辰詔罷春秋古本云詔罷春秋科先
錯官附月末　　　　　　　　帝以經術進士而春秋
不發科以魯史亦有不可考士不能通故也元祐又設
今罷之新錄亦云不設春秋科本王安石輯見私意也 閏二
月己酉御集英殿礼部奏名進士棠擧澤程徑揚鳴忠阿
昌言謝克家呂天息 三
月甲子御集英殿放奏特名進士及諸科并武舉人內謝師
古本貫蔚林州陳漢奇本貫高州詔以遠人各賜絹二十疋
李惟岳以高年賜絹一十疋是日未啟封看三人程文至第
四人展讀千百字曾布与蔡卞俱云文字顯不如第三人恐
不須讀啟封乃章惇之子持也至第五人寅諭云对策言先
朝法度當損益可降布曰事有適于時變于人情固當損益
恐无可降之理使先帝在位至今有可增損亦當隨宜損益
翰林李士承旨蔡京進曰先帝則當損益陛下方紹述先志
不當損益布曰恐无此理上顧卞曰如何卞曰不知如何損
益京曰但言事合損益者不可不損益布曰如此乃是卞亦

默然上曰更不須降然卒降第七人及啟封則李元膺乃蔡
之子也布又曰第二人方天若程文中言元祐大臣當一切
誅殺之言子弟當禁錮資產當籍沒而不籍沒古今正事无
義理比奸人附會之言不足取上曰只是敢言布曰比有所
憑恃非敢言也天若乃蔡京門客上曰不知布曰前放榜一
日章惇问臣曾諭否布曰不聞惇曰有一舉人論元祐人當
誅上甚稱之既而林希為臣比言天若及于放榜惇以对蔡
卞言惇知比必天若券子臣曰恐是惇曰何恐之有安知是
天若也上乃曰惇何以知布曰非天若不敢不惇所以知之
況京手林希曰天若在京家安下布曰惇每言人臣不敢欺
罔比誠至論陛下身居九重若容人臣欺罔何所不至如天
若欺罔孰大于比上頷之天若興化軍人也
元符元年冬十月壬辰三省考試所試宗室文字合格者八
人詔各迁秩內士唳仍賜進士出身三年三月己丑知舉徐
鐸上合格進士庚寅詔貢院就放李釜範致明張邦昌孫宗
　　　　　　　　　　　　　　　　監孫安國曹潛事毛
友董王安中
孫濤等　以下五百五十人及第出身釜大名人也
建中靖國元年二月都水監丞李夷行乞復詩賦科与經義
並行彭汝霖劾夷行非所宜言且云若不懲戒則設敬懷神
宗法度者將接踵而起左僕射韓忠彥收其章不行汝霖又
方陛下方以継志述事為治專用經術取士而夷行狂瞽妄

說儒不明降指揮則天下不知禁要行遂罰金崇寧元年七
月辛亥詔進士勿治春秋

徽宗皇帝

崇寧二年三月知舉安惇上合格進士李階等丁亥御集英
殿策試初賜霍端友蔡佃字文粹中王賁彭俊民揚時汪藻
王次翁王庚刘浸史汝士任𣹢孟庚任居实汪伯彥張守等
以下三百三十八人及第出身端友武進人階深之子而陳
瓘甥也時持奏名安〻忱对策言使當人之子階魁南宮多
士无以示天下遂李階出身而賜忱第悖兄也又黃定等十
八人皆上書上臨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也神宗哲宗何
負于卿等亦並黜之三年十一月甲戌李太李及辟雍司業
吳細蔣静各迁一秩官諭定之士鄭南程振朱丁葉祖義汪
至平林徽之等十六人李宮推恩有差南侯官人也四年九
月乙卯御崇政殿賜上舍生倉興郭彥朱勝非揚邁等以下
三十五人及第出身與江寧人也冬十月丙辰置諸路提舉
李事官羅精雜記曰崇寧三年罷科舉三年歲貢法成三舍
天下教養人為士二十一百餘員為屋九万二十餘盈費錢
三百四十万餘糧米五十五万餘石五年三月辛丑知舉朱
諤上合格進士吳綱等癸卯御集英殿策試遂賜蔡嶷唐棺
揚郁滕庚刘亮李南强蘇元老胡世將王韶刘觀師內馮熙
載王釣宋將吳渭揚貫李光徐鋭杜充趙鼎等以下六百七
十六人及第出身倜馬程人疑開封人也十一月乙丑大司
成薛昂言武士之制未備請倣文士為升貢之法乙巳詔從之
大觀元年六月癸酉御集英殿賜上舍生李邦彥段拂等以
下二十九人及第邦彥河內人也初懷州教授眉山任諒試
諸生邦彥每中優第至是果第一諒嘗作新李記上重其文
有旨取以入上曰文士也遂擢提舉夔路李事二年知舉余
深上合格上舍生戊寅御集英殿賜王俣以下十三人及第
俣成都也三年三月庚戌御集英殿策試遂賜賈安宅揚渾
唐重聶山史直之孫高李旺文彥奇孫𤨏史祖道任穎字文
黃中史祈李天民史与權以下六百八十五人及第出身安
宅烏程人也先是中書侍郎林攄唱進士第而姓甄向呼堅
名蠢而呼使于是中丞石公弼論攄不李无術傳笑中外晏
四月戊寅罷攄知滁州四年三月先是知舉王闡南上合格
上舍生丙寅御集英殿賜刘日新以下十五人及第日新慶
水人也政和二年二月壬子知舉蔡薿上合格進士路允迪
等三月己巳御集英殿策試遂賜莫儔程洵武万俟禹李溪
史易用唐允彰張彖宗昌史与權王俛仁石有中余克佐師
与史机孫延宗朝英揚師錫王資孫坦程林呂天意王升許
允等以下七百一十人及第出身允迪應天人儔餘杭人也

初御史李彥章言作詩害經術自潛陶至李杜皆遭訕詆詔送
勑局立法宰臣何執中遂禁人習詩賦至是傳橋不賜御詩
而賜藏來凡知樞密院吳居厚侍御選進詩為改口號淺聖
作憂出士大夫亦不復守禁矣二年二月壬子知貢舉俞㮚上
合格上舍生癸酉上御集英殿賜陳公輔胡松年胡与义等
以下十九人及第公輔天台人也四年二月庚戌知貢舉張克
公上合格舍生丁巳御崇政殿賜張綱蔡居中汪万頃等十
七人及第綱金壇人也初克公与同知貢舉霍瑞友宇文粹中
皆太師蔡京所不喜者時中丞薛献刻貢院必有違法邀名
之事乞開封尹王韶体量得知貢舉聯名書曉示一事以為邀
名而門下侍郎余深言曉示書名以結兩學之心此風不可
長克公因以對自辨上言祖宗朝有三元今張綱有四元克
公等又奏綱凡五魁多士乃是唱名侍立上以為得人知貢舉
官有賞于是深語塞而猷亦邑更為五年二月因知貢舉王黼上
合格貢士傅崧卿等三月己卯御集英殿策試遂賜何㮚馬
守傅中行秦檜宇文彖純郭封呂大受賀允中史渠田孝孫
等以下六百七十人及第出身崧卿山陰人㮚仙井人也六
年三月壬寅知貢舉慕容彥逢上合格上舍生癸丑御崇政殿賜
藏瑞以下十一人及第瑞鄱陽人也七年三月甲辰知貢舉蔣
猷上合格上舍生庚戌御集英殿賜景徽以下十二人及第

徽永康人也八年二月己卯知貢舉陸德先上合格進士何大
圭等三月戊戌御集英殿策試有司考加王楷在第一上不
欲令魁多士遂賜王昂周天錫周望孫之才楊裕師武石粹
中湯朋舉任鈞師演程敦臨史似史先張俊等以下七百八
十人出身大圭晉陵人昂開封人也宣和元年三月己未知
貢舉陸德先上合格上舍生程文高下失當乃別求升降辛未
御崇政殿賜王俊乂以下五十四人及第俊乂海陵人二年
二月知貢舉王孝迪上合格上舍生程文三月壬寅詔貢院所
定不倫上親覽次其高下遂御崇政殿賜楊存實以下二
十一人及第秀實蒲城人也三年二月乙酉詔罷三舍弟諸
路提舉學事官（案條史蔡曰宣和三年二月詔罷辟雍而取士以科舉之目者梁師成之言也昔王黼為相左用事而師成復中書權以相表裏因取天下職事我始書務體本謂若封路書事更患歸應奉司為使為巧定本旨者）
癸巳知貢舉趙野上合格進士宋齊愈等三月丁未御集英殿
策試遂賜何渙宋齊愈范宗尹楊楚林史藻盧益陳康伯何
知柔楊環之奇朱庭楊羽鄧楊師心杜軫馮舜臣史度師
敏功等以下六百三十人及第出身時有二士對策甚直初
考陸德先輩欲重致其罪而詳定官李邦彥見而奇之奏乞
聖裁遂置甲乙科乃判寧止范宗尹齊愈臨邛人渙永康人
宗尹鄧城人也四年二月癸巳初貢院黜檢除朝廷選外餘
聽知貢舉奏辟既久遂成私舉已詔罷奏辟至是言者謂春秋

銓試令尚奏辟亦合依貢院法兩衣詔從之五年三月詞學
葉茂拜選人秦檜循一資檜江寧人六年閏二月知學宇文
粹中上合格進士楊椿等庚子御集英殿策試遂賜沈誨周
執羔王翼陽允恭柯柏然沈昉文濤常一王檣時衍之郭由
中孫宗鑑史光閔安祺朱倬李乾孫廷揚程騏史寅鄭克燕
欽唐廸孫伯達樊汝霖鴻時行趙沂楊時庠周才范彥史和
駿魏發等八百人及第以貢士人衆特添有額一百人賜御製詩椿爲山人晦錢
塘人文通孫也時內侍梁師成交通賓客招賕賄士人納錢
數千緡即令赴廷赴以獻頌一書爲名而官之至百餘人及
唱第之日侍于上前奏請升降皆出其口其小史儲宏者亦
登第仍執厮養之役如初七年上舍三人元盥黃應南王師
亮等並賜同出身建炎以後不錄並在後集

用度損益錢幣茶酒用附

太祖

乾德三年春三月自唐天寶以來方鎮屯重兵多以賦入自
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鮮五代方鎮益强率令部曲主
場院厚斂以自利其屬三司者補大吏臨之輸額之外輒入
己或私名曰奉貢用冀恩賞太祖即位猶循前制牧守來朝

經費外凡金帛以助軍費送都下勿得占留去年已有此詔
故云由命　時方鎮闕帥稍命文臣权知所在場院間遣京朝
官廷臣監臨又置轉運使通判係禁之簿漸爲精密由是利
歸公上而外权削矣
國初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荊湖下西蜀儲積充羨上顧左右
曰軍旅之事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斂于民乃于講武殿
後別爲內庫以貯金帛號曰封樁庫凡歲終用度贏餘之數
皆入焉
太宗
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命礼部員外郎賈黃中左補闕經能
左贊善大夫馮瓚分掌左藏三庫先是貨泉與金帛通掌歲
久儲蓄盈羨如命分之上初即位幸左藏庫視其儲積語宰
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尽先帝每焦心劳慮以往費爲念何
可遇用于是分左藏北庫爲內藏庫并以講武殿後封樁庫
屬焉改封樁庫爲景福庫初太祖別置封樁庫嘗密謂近臣
曰石晉苟利于己割幽薊以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
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十万即遣使于契丹约苟
能歸我土地民庶即當尽此金帛充其贖直如曰不可朕將
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尔會晏駕不果四年二月詔曰出
納之吝謂之有司倘規致于羨餘必深務于掊克苟非倍納
民租私藏軍食亦何以致之宜追復其事勿復須行除官所
定耗外嚴加止絕八年十二月直史官田錫上疏言筦榷貨
財網利太密酒麴之利但要增盈商稅之利但求出剩然國
家軍兵數廣支用處多課利不得不如此微收筦榷不得不
如此較罰尽取財之利莫甚于茲開寶元年十一月詔諸州
通判粮官至任並須躬自檢閱帳籍所官物不得但憑主吏
管記之状主庫吏每二年一易從淮南轉運使薛晚之請也
三年冬十月上覽桂陽監歲入白金數謂宰相曰山澤之利
雖多尚聞採納不易十一月乙巳詔減旧額三分之一以寬
民力
端拱元年十二月直史館羅處約上疏曰臣累日以來趨朝
之暇或于卿士之內頗聞時政之言皆曰聖上以三司之中
和計所屬簿書即廣綱條實煩將欲求善之規冀計酌中之
道切聞有中上言欲置十二員判官兼領其職責各司其局
允叶厥中臣伏以三司之制非古也盖唐朝中葉之后兵寇
相仍河朔不王賦租未辨以賦調筦榷之所出故自尚書省
分三司以董之然國用所須朝廷急務使係吏之属倚注尤
深或重其任以处之使其錄以委之罷勉從事者姑務其因
循尽瘁事國者或生于睚眦因循則無補于國睚眦則不叶
于時或淺近之人用掊撮爲心計深識之士以多可爲深謀

蠧蔽相沿為日久矣今若十二員判官之説只從权救弊之一端也然而聖朝之政務手治平當披鑑古之規以為垂世之法以臣管窺莫漢尚書省故事其尚書丞郎正郎員外郎主事令史之屬請依六典旧儀以今三司錢物粟帛究推度支之事均在二十四司如此則各有司存可以責其集事令則倉部金部安能知儲廩帑藏之盈虛司田司川執能知屯役河渠之遠迩有名元實口積習生弊況比復都省之事下臣猶能參之其可復況陛下聰明信智手今三司勾院即尚書省比部之為勾覆之司知內外経費陛下若欲復之則制度盡在迨及九寺三監多為冗長之司然有其官不復其職伏望陛下當治平之日建垂久之規不煩更差使臣別置公署如此則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省其冗員則息其経費

二年九月自河北用兵切于饋餉始令商人輸芻粮塞下酌地之遠近而優為其直執交券至京師償以緡錢或移文江淮給茶塩謂之折中有言商人所輸多與盈者国罪之歳損國用殆百万計冬十月癸酉復令折中倉所商人輸粟京師而請茶塩于江淅

淳化二年秋七月己亥上謂三司使李惟清等曰夫貨財所以濟用度或取之不以其道遠朕恵養廣民之意豈能召和氣乎當共務均節无致重斂欽 見聖政門 三年十二月分左藏庫為左右藏各二庫右藏受之左藏給之従右藏既盈即復以給曰錢曰金銀曰疋帛凡六庫吏為給受明年仍廢右藏分為四庫曰錢曰金銀曰絲綿曰生色疋帛雑色疋帛四年春二月朝廷自克平諸國財力雄富然聚兵京師外州无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于三司故費度多上孜〻慮无或親裁處必以愛民惜費為本

至道元年召三司孔目官李溥等條上三司利害七十一事中書参孜其四十四事可令遵著于籍其十九事令陳恕等議定而後行之癸亥上語及三司因謂侍臣曰朕豈不知以崇高自任耶但為救世養民所以錢穀細務亦自用心區分朕若不用心則事如何整頓也

真宗

至道三年是歳收穀二千一百七十一萬七千餘碩錢四百六十五萬餘貫

咸平元年十一月上初命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塩鐵使陳恕久而不進上命輔臣詰之恕曰天子冨于春秋若知府庫充羨恐生侈心故不敢進也上聞而善之 見真宗聖政門

四年二月甲子三司都催欠司引對逋負官物人上親辨問凡乙日釋二千六百餘人蠲所負官物二百六十餘万已経督納而非礼者以內庫錢还之負役者給其家五年二月癸

酉詔比司帑庫者多收羨餘以為課績蓋出納之際有所重
輕此可責而不可奬也宜令有司嚴加戒飭毋使復然九月
庚戌鹽鐵使王嗣宗曰常蒙陛下宣諭朕不合督錢穀細務
然所憂者為天下生民耳方今國家經費甚煩賦入漸少望
陛下勤儉之德冠于先古其如冗食尚多耗蠹者衆更宜庶
事裁節不然則用度不足復重優于民耳上曰朕所憂者正
此耳六年六月先是三司各置使局不相統攝彼此自求允
濟以從辦為務至于出納移用均會有乏則專各封執動相
違失或交換利病以邀功希進議者且聞于上頗煩睿決文
符互出莫知適從丁亥始并鹽鐵度支之部為一使復置鹽
鐵戶部度支副使非奏事即有所更張則止署按檢餘皆本
部副使判官主之三司副使自是始預內朝拙林特傳附見
以吏部侍郎陳恕為尚書左丞知開封府恕在三司前後踰
十數年究其利病條例多所改創其徒他官也常薦寇準可
用及準至三司即檢其前後新改創事數為方冊其晚諭揚
帖門以新投別書齋詣恕第請署恕一一為署之不復辭準
拜謝去故三司多循恕舊貫自此始也
景德二年五月乙巳時承平日久掌財賦者法禁愈密悉籠
取遺利凡較課以祖額前界遞年增之推務連歲有羨餘二
司即取多收為額以上不候朝旨或致搯克癸酉詔增額或

奏裁四年八月己酉三司鹽鐵副使林特劉承珪李溥等以
議茶法歲課增溢遷官先是有司上歲　課元年用舊法得
五百六十九万貫二年用新法得四百一十万貫二年得二
百八十五万貫特等言所增蓋官本少而有利乃實也所虧
處錢耳于是特等皆遷秩仍下詔三司行新法毋得輒有改
更冬十月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賑給慶賜賞賚有
司計度之所闕者必藉其數以貸于內藏候課賦有餘即償
之淳化后天下年間歲貸者方有至三百万者屢歲不能償
則除其籍于是上命陳彭年撰內藏庫記述其事出以示王
旦等曰此庫止為計司備經費耳計司有闕必取于民苟非
節用何以獲濟
大中祥符元年李士衡以本路錢助祀事見天書門三年春
正月己未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諸軍歲給帛七十万
常春時民多匱乏常假貸于豪右方納稅租又償逋欠以故
工機之利愈薄請官預給帛錢俾及期輸送民既獲利官亦
足用詔從之仍令優与其直其后遂推其法于天下七月甲
寅上閱元和國計簿三司使丁謂進曰今府庫充牣倉庫盈
衍上曰民俗康阜誠賴天地祖宗降祥而國儲有備亦自計
臣宣力也四年九月丙子三司鹽鐵副使林特上祀汾陰慶賜
例冊上因謂宰相曰外道所給比往年南郊乃多十餘万蓋

募兵太廣不其間老疾不任事者當令簡閱之王旦曰言事
者稱民間丁歛及游手者皆宜募置軍籍然一例軍門何由
復業不若尽田農有利自致滋殖也
丁巳上以江南淮南接壤而塩酒之價不等令三司与江淮
制置發運使李溥規定以聞有司執言慮失歲課上曰苟便
于民何顧歲入也五年春正月乙酉并州上芻粟之數可給
四五年上曰河東仍歲豐穰儲峙尤廣自今諸路總歲宜以
時積谷為五年之備六年冬十月丁卯三司借内藏庫錢五
十万以備祭祀賞給七年春二月戊辰三司假内藏庫錢五
十万貫三月庚申三司借内藏庫錢十五万疋八年五月辛
知河北轉運使李士衡等言管内諸軍準備支用外有錢四
十万貫絹五千疋絲三千兩布二十万疋請悉以上供優詔
褒之其錢帛令本路貯積更勿輦致九年夏四月丁亥陝西
轉運副使張象中言安邑解縣兩池見貯塩三千二百七十
六摠計之三億八千八百八十二万八千二百九十八斤計
直二千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八百緡切慮尚有遺利望行條
約上曰學地阜財此亦至矣若過求增羨必有時而闕不許
也丁未李溥言饒池江杭四州錢塩每歲共鑄錢一百二十
万貫用銅四百五十三万斤四塩及產銅州軍見管銅共百
五十二万一千二百餘斤又信州鉛山等處銅穴自咸平初

興發商旅競集官場歲買五六十万斤深取既多其止及二
三百万斤望酌中定額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使李傳以
歲滿再任溥自言江淮歲入查覩旧額增五百七十餘万斤
已未河北轉運使李士衡獻助南郊絹布六十万疋錢二十
万貫每有大礼士衡必以所部供軍物為貢計司檢勘其數
多矣實故是奏件析之有詔加獎因謂輔臣曰士衡應卒有
材然事忽畧故人往々以虚誕目之然朝廷所須隨大小即
辦亦其所長也乙酉权三司馬元方言來春大礼于内藏庫
假賞賜物准奉祀例内有雜色疋帛内藏庫言咸平景德以
來南郊悉不支撥慮他時為例王旦月初降御礼令内藏給
諸軍賞賜時元方言戰士望元程度其賞賜止依旧借内帑
金万兩銀三十万兩錢七十万貫紬絹一百万疋餘則三司
規畫上曰元方在三司誇設甚多何也旦等曰元方尽心公
家然性偏急而寡思慮同僚異議多以醜言詆之此所以貫
怨也九月李士衡等言河北南郊賞軍紬絹綿承前並自經
運遂令本部所積頗多望許充給賞詔天雄軍相衛具博等
等州物帛依旧輸内藏庫自餘從之十一月甲辰三司言諸
州　商賈免錢欵罷來年官布縉絹償之詔發内藏錢二十
万緡以給其賞
天禧元年三月庚戌陝西轉運使司毀帷几言所部歲給諸軍

衣絹二百万皆自川陜輦輸而至今請以袤數乞十万上供
詔令所在別庫貯之九月上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供入
財用數以示李廸時歲仍旱蝗上憂不給問曰何以濟費廸
曰祖宗初置內藏欵辦兵後西北故土及以吏凶荒今边无
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則賦歛寬民不労矣出金帛數百
万借三司廸曰天子于財則无內外願詔賜三司以顯示德
澤何必曰借上曰二年夏四月三司假內藏錢二十万貫秋
七月丁卯三司借內藏錢五十万貫上作寬財利論賜士衡
又出內藏錢二百万貫以助經費士衡因請刻御製于本所
從之九月丁卯詔賜錢緡三司假內藏銀十萬兩冬十二月
所收租稅比至道末數增二百七十万八千餘貫絹减万餘
疋絁紬减九万二千餘疋布增五十万六千餘疋綫减五万
五千餘兩茶增一百一十七万八千餘斤至道中兩京諸州
收榷酒歲課銅錢一百二十一万四十餘貫鉄錢一百五十
六万五千餘貫川賣麯錢四十八万貫天禧末榷課銅錢七
百七十九万六千餘貫鉄錢增一百三十五万四千餘貫賣
麯錢增二十九万一千貫關市渡津等稅中獲錢四百万矣
天禧末增八百四万矣

仁宗

天聖元年正月丙寅朔詔改元自宋興而吳蜀江南荊湖南
粤皆富強相繼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不能軒輊為輕重
論者謂或边粟價以見錢恐京府藏不足以繼争言不便朝
廷下書責計置司因令碩等行視詔乃條上利害略云推行
新法功緒已見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于復故欵
有動搖願力行之无為流言所易于是詔有司揭諭商賈以
推行不変之意賜典吏銀絹有差八月李諮等既條上茶法
利害朝廷推行今者犹言不便辛未命李士孫與等再加詳
定十一月孫與等言商人貼射則善茶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
粗悪不好故人莫肯售又奸人倚貼射為名强市強販侵奪
官利弊不可不除請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而商人入
錢以售茶者宜復之減諸秤率庚辰詔從真等議自是河北
入中復用二說旧法給東南緡錢香以京師榷貨務償之四
年六月罷永興秦坊等州新醋務初陝西運司言醋有微利
已置務榷之請推其法天下王曾曰榷酒盡出于前代不得
已若又榷醋則甚矣故罷之冬出內帑緡錢二十万下京西
路籴軍儲六年抑豪金之利 四月二日 六月乙酉出內庫緡
錢二十万下京西運司籴軍儲鹽課淨藁八月乙未三月甲
申上封事者言天下茶鹽課虧請更其法帝以問宰臣曰欵
者未知其要爾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給于商旅若官尽其利
則商旅不行而边民困于魄運矣法豈可數更上然之因謂

輔臣曰茶塩民所食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衆但緣經費尚
廣未能弛之又安可數更其法也秦州塩課虧緡數十万事
連十一州詔殿中丞薛奎往按之迓奏三司發鈔稽後非諸
州因言塩法所以足軍費非欲而宜行若不得已令商人轉
貿流通独閑收其枉則上下皆利孰皆利孰与設重禁擁閑
之為民病有詔恵除所負八年春有上書言縣官權塩得利
而為害傳両池積塩陝西解安邑為阜其上生木令挖數寸可
技請通商平估以售寛民力乃詔塩度王隨計更其制随与
权三司使胡則畫通商五利上之両申詔曰塩池之利民食
所資申命近臣詳立寛制特弛榷禁以惠黎元其罷三京二
十八州榷法听商賈入銭若金銀京師榷貨物交塩両池或
云上書王景也景嘗言池塩之利建通商之策大臣言其不
便太后欲行之或以為縣必多所耗太后曰弃數十万亦可
耗之何害大臣不敢復言故命塩度等与三司詳利害卒行
景策有塩池之民皆從感聖恩齊自是並商賈流行歳課入
官耗矣
九年夏四月辛巳三司請在京榷貨務入茶塩銭前歳以百八
十万三千播建州茶市以二十万斤真州轉般茶歳以二百
五十綱為定額建州茶五百斤餘從之
明道元年十二月議解塩法二年八月三司自言藉由後継
有貴費用度不足請假于内藏庫詔中出緡銭百万賜之謂
宰相曰國家銭本无内外蓋以助経費耳士係对曰不然有
司未免浸魚百姓也十一月甲辰以京師飢出庫絹二十万
下三司代本路上供之數王随陳商人易塩五利
景祐元年以王随塩度定解池塩法以増剩各倍一子官五
月程琳為三司使尤謹出入禁中有所取覆奏罷之内侍表
言其賴琳閒之自直于帝曰三司財賦皆朝廷有也臣有陛
下惜尔于臣何有帝然之壬申出内蔵銭一百萬賜三司秋
天下常平倉羅已久額于司農寺壬子始詔諸路運使与州
長吏奉所部官専主常平銭粟既而淮南運使呉遵路言本
路下二百五十万而常平銭粟纔四十餘万歳飢不足以振
恤願自経畫增為之百万他毋得移用許之二年冬上封事
者言諸路歳以緡銭輸京司致四方銭重而貨軽丁卯詔江
東帀紬絹福建廣東廣西亜帀銀上供惟南湖北両浙輸緡
銭如故計三十万三年三月权判戸部勾院葉清臣請施茶
課以歳所課均賦郭鄉村人戸詔三月与評定所相度以聞
皆以為不可行及加祐四年辛行之是月李諮等謂羅河北
入中虚祐以実銭償芻粟茶如天聖之制又罷保任符驗之
法初孫奭等皆増商人入銭之數而犹以為利厚故就帀屋
佑之泰以射厚利而入銭者少縣官日以侵削至是諮等請

視天聖三年入錢數第損一千有奇入中增直視天聖元年
數第加三百詔皆可之陝西入中顆淳茶者錢十万在所給券赴
東南受茶十一万一千茶商利之争欵售陝西券故中入錢
京師請券止皆施行　詔復言奭等変法歲損利不可勝計且
且以天聖九年至景祐二年較之五年之間河北緣边十六
州軍入中虛實緡錢五百六十八万今一旦復用旧法恐豪
商不便依託权勢以動朝廷請先期申于是帝為下詔戒勅
而縣官濫費自此少矣四年正月壬午命侍御史知雜事施
仲孫　詳定茶法請自今商人对置金貫茶每一百貫見錢
四分金銀折税送之
甲午内藏庫主者言歲斥緡錢六十万以助三司始于天禧
三年十二月時詔書切戒三司毋淳復有假貸自明道二年
距今纔四年所借錢帛凡九百十七万三千有餘請以天禧
詔書申勅之奏可
寶元元年上封者言变茶法歲輦京師錄緡易芻粟于河北
配優居民内虛府庫以困商旅北使兩夜命張硯程戡韓琦
与三司別議之利七月詳定茶法所張硯等請入錢京師以
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直十万者又視景祐三年數損之
為錢六万七千入中河北顆售茶者又損一千而詔又第損
二千于是入錢京師止為錢六万五千入中河北為錢六万
四千而已
康定元年九月龍圖閣直学士起居舍人权三司使鄭戩同
知樞密院事戩在三司綏中載復轉運使考課格分別殿最又
勾較三司出入淳夏錢四百万緡庚子出内帑錢緡一百万
三司助経費
十二月出内庫緡一百万下三司助边丙戌詔司農寺以常
平錢百万緡助三司给経費自景祐末不許移用常平數年
間有餘積矣而兵食不足故降是詔館閣校勘歐陽修上書
言便宜三事其三曰權商賈與利慶則上雖專必与下民共
之然后流通而不滯然為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歸与公上
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為国之利益損則一歲之間但
云変法之未當夫欲十分之利皆帰于公至虧少十不得三
不若与商共之常得其五也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錙
銖躬自鬻于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无利
則不為故大商不妬小賈之利者惜其貨滞雖取利少貨行
流速則積少而為多也今為大国者有无窮不竭之貨反妬
大商之分其利寧使无用而積為朽壞何哉故大商之善為
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国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
商此与賈共利取少致多之術也戊申通判河中府仲容知
商州兼提點採銅鑄錢事仲容常建議鑄大錢一當十既下

兩制及三司議其事謂可權行以助邊實于是葉清臣沒仲
議鑄當十錢學士承旨丁度秦漢五銖唐開元及國朝錢法
輕重大小最為折中此錢恐難革其私鑄三司使葉清臣言
新茶法為適中請擇明習財利之臣別行課校上以其令數更
民听眩惑乃詔即三司裁定務優販者然卒无所变也初
明道二年復用天禧旧制听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
荆湖州軍易鹽及景祐二年三司言諸路轉易无利乃罷之
而入京師无故是歲又詔商人入粟爵陝西並邊受東南鹽
者加數予之會河北穀賤三司因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募
人入中直以東南鹽代京師實錢詔糴至二十万石止慶曆
元年秋七月以權鹽鐵判官蕭承基戶部勾院王琪並提計
度江南東西荆湖南北路鹽酒公事琪言天禧以荆湖鹽估
高詔作歲三錢或二錢自后入內没損請復旧許之令詔江
饒池三州鑄鐵錢三百万緡以備陝西諸費丙辰以京城穀
貴發廩粟一万万斛藏貯出粟以濟貧民二年六月甲戌出
內庫銀一百万兩紬絹各一万疋下三司以給邊費三年以己
未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兵部員外郎王堯臣戶部郎中
权三司使堯臣始受命言于上曰今國与民皆弊矣陛下任
臣如何因請自擇僚吏上納其言堯臣果以治辦聞是歲堯
臣取陝西河東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后歲出入財帛之數
会計以聞寶元元年未用兵三路出入錢帛糧草陝西入一
千九百七十八万出一千一百五十一万河北入二千一十
四万出一千八百二十三万河東入一千三十八万出八百
五十九万用兵后陝西入三千三百九十万出三千三百六
十三万河北入三千七百四十五万出二千五百五十二万
河東入一千一百七十六万出二千三百三万又計京畿出
入金帛寶元〻年入一千九百五十万出二千一百八十五
万是歲郊祠故出入之數視常歲為多慶曆二年入二千九
百二十七万出三千六百一十七万有奇數皆不与焉以此
推之軍興之費廣矣庚申鹽鐵判官呂紹寧為淮南轉運使
至淮南取羨錢十万隸官歐陽修請卻所上錢并治紹寧以
戒奸吏刻剝五月淮江歲漕不給京師之軍儲大臣以為憂
樞密副使范仲淹言國子博士許元可獨倚卞辛未擢元江
西兩浙荆湖制置判官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是京師
者吾不信也至則召江洲縣留三月糧餘悉發之遠近以次
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勅三司官吏曰經國以
財為本而三司紀綱不振久矣今邊陲未精用度甚廣軍費
所急民力重困其務叶心營職无或因循以踵前弊六月甲
辰詔曰議者多言天下茶鹽礬鐵銅坑冶之有遺利朕懼開
掊克之政常抑而不宣然尚慮有過取而傷民者轉運司其

諭所部官吏條上利害以聞初詔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
既而范仲淹以為茶鹽商稅之入但減分商賈之利稱尔于
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省不取之于山澤及商賈以取
之商賈必取之商賈今為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
寬賦役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八月己亥出
內庫紬絹二百万下三司助經費用韓琦之言也六年春正
月戊子知制誥王堯臣罷三司使為群牧使堯臣主計凡三
年前使姚仲孫借內藏錢數百万又不能償堯臣悉按籍償
之而軍國之費從沛然有餘蓋未嘗加賦于民也蓋擇變三
路轉運使皆已增鹽并課歲可為錢十餘万堯臣因不敢從
上問其說對曰庸蜀僻遠恩澤鮮及而貢入常倍民力由此
困朝廷既未有恤之而又年利為是重困也蓋有小利必有
大損矣上善其對然權倖因路多因裁抑京師數為飛語上
一切不問而堯臣為之自若已而言于上曰臣之術止于是
矣且臣母老願解三司既罷顧慰勞之堯臣頓首曰非臣之
能惟陛下信臣尔五月減邛州鹽井歲額緡錢一百萬論者
謂歲損縣官錢二萬餘緡秋七月三司使王拱辰言太祖時
兵十三萬太宗時十八萬真宗時十八萬今又倍之兵精在
衆冗散坐食非計也三司雖總財用大計而事實在外請諸
道師臣并任其責乙未詔大名府夏竦知并州鄭戩知永興

軍程琳并兼本路計置糧草事從拱辰之言也右議諫大夫
權御史中丞張方平為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言自開寶以來
河北鹽听入買務官收其算歲為額錢十五萬緡上書者常
請禁榷以收遺利令請時為諫官亟言自用兵以來河北之
民檢點義勇壯士及諸色科率數年之間未得休息臣常屬
燕薊之地陷于胡虜凡百年而民忘南顧之心以戎狄之法
大寬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者太祖皇帝時推恩
邑以惠河朔故許通鹽商正令收稅今若一旦推榷價必騰
踊民易懷怨悔將何及其議遂寢　方平言再推政事見聖政
門　七年三司使張方平言勘會陝西用兵以來內外所增置
禁軍八百六十餘指揮約四十有餘万人逐人員長行用中
等例每人約料錢五百月糧兩石五斗春冬衣紬絹六疋綿
十三兩隨衣錢三千計每年共支料錢二百四十万貫糧一
千二百万石准例共折米計七百二十万石紬絹二百四十
万疋綿四百八十万兩隨衣錢二百二十万緡每次南郊賞
給六十万緡內馬軍一百二十餘指揮若為數全之計六万
有餘人每支草一千五百一十二万束料一百五十一万二
千石其係三路保捷振武宣毅武衛清邊蕃落等指揮并本
道土兵建營仰給約二十餘万人此先駐戍兵當四十万又
自慶曆二年以后增添給送西北銀絹內外文武冗官日更

增廣以此三司經用〻賂若概國家天下之廣歲入之數自
古未此之多也然有司調度文見匱乏直以支費數廣不量
入以為出所至爾請奉一事而言則他可以類知也景祐中
天下預買紬絹一百九十萬疋去年至買三百万疋諸路轉
運司率多許者有司未如之何議者徒知茶鹽諸課利之法
弊而不知弊之所由臣辭求其故法實不弊勢使然爾置兵
有策則邊費可省則兼并之民不能觀時緩急以侵利權而
有司制其輕重矣太祖皇帝所畜兵不及十五万太宗畜兵
亦不過四十万先皇咸平中備邊賊梁比肩蒐募戰士至五
十万人及契丹請和祥符以后稍清馳汰馮牧地給耕民邊
將占兵自固者輒罷之至于寶元凡四十年可謂久安矣向
因夏戎阻命始藉民兵俄命刺之以補軍籍遂于陝西河北
京東京西增置保捷武衛宣毅等軍既而又置毅于江淮荊
湖福建等路凡內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万餘人通三朝舊
兵又募州郡廂軍諸小分剩員等不利于數連營之士日增
南畝之民日減爾來七年之間民力大困生民之膏降竭盡
國家之府庫空虛而此冗兵狃于姑息復驕以熾漸成房皆
然且上下恬然不畜營教惟恐招置之不多也盡財計盈虛
時事安危係請兵而已矣臣近約度今年在京支計前已進
呈只是準擬常呈用度員融變轉使以有備過此以往若更

因之以橫費加之以飢饉雖有智者亦難以善其後矣伏望
令中書樞密院檢會臣前奏審加詳議早為之所由須救在
累年後則盈不及矣八年初陝西軍興移用不足知商州皮
仲容康定元年十二月始建議采洛南縣紅崖山虢州青水
冶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以鑄既而陝西都運使張奎元年
正月全為陝西漕知永興軍范雍元年在知永興員漕請鑄
大錢與小錢兼行大錢一當小錢十奎等又請因晉州積鐵
鑄小錢元年九月及奎徙河東二年十月又鑄大鐵錢于晉
澤二州亦以一當十以助關中軍費未幾三司奏罷河東鑄
鐵錢而陝西復采儀州竹夾領黃銅置博濟監鑄大錢是歲
在四年 朝廷因勅江南鑄大銅錢而池江虢饒州又鑄小錢
悉輦至關中數州錢雜行大約大銅錢三百鑄十大銅錢一
以故民間盜鑄者眾錢文大亂物價翔踊公私患之知并州
鄭戩請河東鐵錢以二當銅錢一行一年又以三當一或以
五當一罷官爐日鑄但行舊錢朝廷廣遣魚周詢歐陽修分
察兩路錢利害是月李士張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楊察與三
司使葉清臣先上陝西錢議請以江南議商州大銅錢一當
小錢三又言奸人所以不銅小錢者以大銅錢得利厚而官
不必禁若鐵大錢無利又得鑄小鐵錢如陝西亦以三當一
且罷官所置爐朝廷皆施行自是奸人稍無利猶能未絕濫

其后詔商州罷鑄青黃銅錢皇祐二年二月又令陝西大銅錢皆當二加祐四年三月盜鑄乃止然令數变兵民耗于資用頗多咨怨又之始定九月癸亥三司言韶州天興場銅大發歲采二十五万斤請置監鉄詔以為永興監丁亥屯田員外郎范祥提點陝西路刑獄兼制置解塩祥先請変両路塩法詔祥乘傳陝西与部轉運使供議時慶曆四年春也已而議不合祥請亦遂衰去及是祥復申前議故有是命使自推行其法公私以為便云十二月丙子詔三司河北沿边州軍客人入中粮草改行四說法每以百貫為率在京支錢三十貫香藥象牙十五貫在外支塩十五貫茶四十貫初极發遣鉄判官董沔言切以今之天下亦扶揚淳化之天下今之賦税不加於前者發三說之法尔請行三說法以救財用困乏之弊下三司議三司言請如沔議沔平陰人也

皇祐元年冬十月壬戌遣户部副使工部員外郎包拯与陝西運司議塩法始范祥議改塩法論者争言其不便朝廷独以為用委祥推行之亟既命即言臣前在陝西備知塩法自慶曆二年范宗傑建禁榷之議公私煩擾嗟怨之声盈于道路前后臣僚乞復旧法通商以救関中彫弊有司执奏議終不行昨因范祥再有請起兼葉清臣曾知永興見其為患遂乞依祥擘尽復用通商旧法比乃于國有利于民无害臣詳細范祥所奏事宜頗甚明白且國家富有天下當以恤民為本今雖財用微窘亦持經久之計豈忍争數十万緡不能更延一二千以責成効信取積議復所與法俾関中生民何以措其手足及極至陝西王祥議又言則用所以窘乏盡自西事以来三路並仰給三司是所入有限而出无限安得不窘乏也方今边防无事亦當以國家大計為先若不就本而遠圖之臣恐日削月朘為害不浅万一小有警急何以取斉但令三路各自足用則帑廪何患不実矣又言景德慶曆天下財賦歲出入數

二年春正月壬子命翰林学士承旨王安臣入内都知王守忠右司諫陳旭与三司使較天下每歲出入之數以聞四年正月以聞

自康定元年陝西募人入中並边芻粟始加數給東南塩而河北猶用三說法亦以東南監代京師所給緡錢數足止及慶曆三年三司又請又康定元年法募人入中乃詔入中陝西河東者持券至京師償以錢及金帛各半有不願受金帛者与香藥茶塩至八年河北行四說法塩惟其所欲而東南塩利特厚商賈不願受金帛者願得塩至八年河北行四說法塩居其一而並边芻粟皆有虚估騰踊至數倍募至京師反為商賈所抑塩百八斤旧售錢十万至是止六萬商人人錢估券取塩不復入錢京師帑藏益乏于是 詔三

司詳定王堯臣等請復入錢京師法視舊數增與鹽而並边入中先得券受鹽者河東陝西入芻粟直錢十萬止給鹽直七萬河北又損爲六萬五千且令入錢十萬于京師乃听鹽給謂之對貼自是入錢京師稍復故八月知諫院陳旭言既遠常建言作錢幣飾以翠羽且藉以鹿皮數與錢爲行且錢與爲用天下之大命也其輕重有與物適均乃能下流而不窮昔張湯爲武帝巧製皮幣取利後世既遠譏怪尤甚豈可用之後世開奸詐之心哉上然之十一月壬辰賜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使金部員外郎許元進士出身上謂執政曰發運使總領六路十八州軍其財貨調用幣谷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而久任之今許元累上章求解職思之不若與勵以盡其才故特有是詔三年二月詔三司河北入中糧草復行見錢法初四說者止于並边諸州而內地諸州有司蓋未嘗行請即以慶曆元年詔書從事自是三說四說法并行于河北未几茶法復壞芻粟之入大率虛估居其失之八公私兩失其利請復見錢法上可之仍一用景祐三年約束又懼好事者之橫議遂下詔略云自今有依前事爲議者並須究知厥理審可施行若其事上而驗問元狀實之重罰初用董沔議河北便糴沿边行三說法內郡行四說法國子博士監權貨務薛向言祖宗之法塞下入粟三司出茶鹽香藥象牙之物償其直類三說都內郡則運司以常賦充今改用四說是歲常倍出中都錢而茶鹽香藥象牙之物出多而用有極則賤價而不售官私兩失其利專下其議議者共主沔議向又作編年書述祖宗以來河北三說及見錢利害書奏不報不三歲權貨物積交引錢七百万貫末有以償而山場榷務茶江淮鹽中都香藥等物留商爭以時莫而三边之粟不行朝廷始用王堯臣詳定爲撿閱文字乃黜沔補外郡而復見錢法且委向置場支權貨務積交引錢以救其與詔權向大藩十二月先是包拯還自陝西見復見近降勅命陝西鹽且依范祥擘劃通商放行此誠國家大利而中外臣僚不祥本末時有橫議所賴朝廷特與主張薦祥見充本路提刑與運司每常公事往來或至違異必恐不能叶心以濟深屬不便欲望聖慈特許就除詳爲本路運副只理提刑資序所貴擘劃鹽合詳新法比較舊法二年給增錢五十一万二千貫有零望允臣所奏庶沿边軍儲足備三司使田況亦請久任詳使專其事己亥范祥爲陝西轉運副使仍賜金紫以寵之二年春王堯臣等較慶曆皇祐四年總天下財賦出入凡金帛絲纊薪芻之類皆在其數參較耗登皇祐四年入中億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亡餘爲書一卷丙辰上之詔送三司取一歲中數以爲定式 二年正月受命

二月兵部中傳永為戶部副使慶曆末永自梓州漕移陝西
時關中用折十鐵錢盜鑄不可勝紀公私患之永獻策請變
錢法至境問民所乏資以種錢報今春熟出債而薄取其息
民大悅永亟檄州縣凡散三百八十万緡大錢息盡乃以聞
已而朝廷變法遂下令以小鐵錢三折大鐵錢一民出不意
破產失業自經死者甚衆而盜鑄亦衰止所貸淨券四十万
斛商人入粟于边而受錢于中都歲五百万緡時江北奏乞
錢朝廷未有以給永言諸道倉廩實請以所當支錢畀之上
嗟賞自康定用兵陝華以西移輸務于边民力大困永令輸本
部而轉錢以輸边余儲亦充乏正竟至詳定課積上其事乃
賜帝之歲可謂遺利五十万以為然委茂則任其事范鎮書
內藏雜貨務同是國家之物豈有權貨權務因致滯商人冀
財而令內藏乘賤以買之与民爭利傷体壞法上諾鎮言遍
罷之自皇祐二年改用見錢法而京師積錢少不能支入中
之費帝出內庫錢帛百万以賜三司久之入中者浸多京師
帑藏益乏商人特券以儌動称歲旬月則至損其直以售于
富賈之家故言利者欲革之朝廷既行即止然自此凡並边
虛估之弊復起　皇祐四年壬戌三月出絹十万七月錢三
十万絹十万五年七月錢十万緡三十万綿十万今年六月
紬絹五十万緡錢三十万官兵吏祭費用時命官裁制无所

建明加祐元年秋端陽殿李士兼龍圖閣李士吏部知益州
張方平為三司西鄙用兵西蜀多所調發方平还自益州奏
免橫賦四十万貫疋及邛州鑄錢十万蜀人便之又畫漕運
十四策方平始主計景師有三年粮馬粟倍至是僅足一歲
粮職宰相富弼讀方平奏上前書漏盡十刻侍衛皆欬倦
上大息称善弼曰此國家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奏施行退
謂方平曰自慶曆以來公論食貨群矣朝廷每有所有益以
以公奏議為本凡除主計未常不先公也其後未期年而京
師有五年之蓄二年十一月置江淮南荊湖制置司句當公
事鹽運一員初三司言商旅于權務貿入見錢策東南鹽歲
課四百万緡諸路搬運不足而課益虧請選官置司以主之
　歐陽有奏可考　三年春壬辰復以度支員外郎范祥制置解
鹽從三司使張方平及御史中丞包拯之言也祥自慶曆入
年十月制置解鹽皇祐四年五月坐他罪責去祥始言歲入
緡錢可得二百三十万後不能下皇祐三年入緡錢三百二
十一万四年二百十五万以四年數視慶曆六年增六十八
万視七年增二十万旧歲出權貨緡錢慶曆二年六百四十
七万六年四百八十万至是權貨務錢不復出其後歲入出
贏縮不常至五年猶及百七十八万至和元年百六十九万
其后遂以元年入錢為歲課定章量入計出可助辺費十之

八九之亟邊須所入芻粟以當實錢而虛估之弊增長券直
六送而賤歲損官課无慮百万故方平及拯復用祥、既受
命請重禁入芻粟者其券已在加祐以前每券別使輸錢一
千然后予鹽又言商人持券若鹽鈔詣京師皆虧失本錢請置
官京師蓄錢二十万緡以待商人至者券若鹽估錢則官為
之售券紙六十鹽席十千毋得增損所以平其市估使不得
為輕重詔以都鹽院監官兼領之自是稍復祥舊云四年春
二月始命韓絳陳旭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議弛茶禁其十月
三司言宜約至和之後一歲之次以為得息錢均賦茶民〻
資其買賣所在收算請遣官詢察利害以聞詔遣王靖等分
行六路及還皆言如三司議使己己詔曰古者山澤之利与
民共之故民足于下而君裕于上國家无事刑法以清自唐
建中始有茶禁上下規例垂三百年如聞比來為患益甚民
被誅求之困情所不忍于是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為陷穽
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往就之問驩然皆
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件析其狀朕猶若
慊然又于歲輸裁減其課使得饒阜以相為生剗去禁條俾
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為常法弗復更制損上益下
以休吾民尚慮喜于立異之人緣而為奸之黨妄陳奏議以
惑官司必真明刑无或有貸初所遣官既議弛禁因以三司
歲課均賦茶戶凡為緡錢六十三万有奇使輸縣比輸茶時
其出几倍朝廷难之為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万八千有
奇謂之租錢与諸路本錢悉備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
旧餘茶復行天下矣癸卯詔如聞陝西民間多盜鑄大錢以
壬市易不通其以見行當三大錢並當小鐵錢之二本路官
員已支三月俸者即計其數貼支是議者欲變大鐵錢當一
提點詞部員外郎集賢校理陸詵言民間貴小銅錢大鐵錢
他日一當三復輕之今令与、小錢均直則大錢必廢請以一
當二比則公私所損无几商賈可以通行無盜鑄无氣則必
自上詔行之自是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于資用類多
咨怨久之始定五年三月己巳詔書既弛茶禁論者猶謂朝
廷忌于使人款省刑法其意良善然茶戶困于輸錢而商賈
利薄販鬻者少州縣征稅日蹙經費不充知制誥劉敞李士
歐陽修頗論其敝以為商賈不行稅額不登且乏國用三害
也修以為弛禁有一利而害有五是時朝廷方排衆論而行
敞等無言不聽也六年夏權三司使包拯為給事中三司使
拯在三司凡諸會庫供上物田皆科率外郡積以困民拯特
和市民得无擾吏負錢帛多縲閒赦逃去械其妻子皆釋之
司馬光言財利在恭其本原 見裴國建墨門 秋丁丑命翰林
吳奎王瓘同詳定茶法初江湖漕鹽既雜惡又官估高故百

姓利食私鹽而並海之民以魚鹽為業由是盜賊者衆慶曆
中廣東運使李敷王由等請運廣州鹽于南雄州以給虔吉
江南運司初以為非便其後戶部判官周湛等八人復請運
廣鹽入虔州江西亦謂自具本錢取之皇祐五年始詔屯田
員外施長元乘驛会江西廣東運司議利害至和初元長与
運使閻詢元絳皆如湛議而發運使許元以為不可三司是
元言遂止武又請官置鋪運廣鹽至虔州武請摧虔州官鹽
價以平其直朝廷甞遣職方員外郎黃炳乘驛会所屬監司
議徃命點提鑄錢沈扶復視炳所擬所增官估斤為錢四十
以十縣五等戶夏税率百錢令糴鹽三斤隨夏税入價官置
五都倉貯鹽募鹽鋪戶入錢二州趣五倉受鹽逐三州貿易
朝廷卒從炳扶等策然歲才增糴六十餘万斤先是禁提知
南安常條奏利害至是擢提江西提刑使之制置提增淮南
漕鹽新綱為十二綱扶新選江西漕船團為十綱以三班使
臣命之有取通泰楚都倉鹽綱三十五艘鎮狀至州乃發輸
官有餘則以畀漕州吏卒官復以平羊價取之由是藏侵盜
之興鹽遂若差又損糴價歲課視旧額增三百餘万斤乃罷扶
等所率糴鹽隨夏税入者盜販者稍畏縮朝廷以提為能留之

英宗

治平二年國賦内外入一億一千餘万出一億二千餘万諸
路積一億一万而京師先与焉九月庚辰三司使韓絳上治
平会計録六卷

神宗

熙寧元年三月上謂文彥博等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
脩兵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宜共留意節用因称太宗朝一老
宮人尚在為朕言宗祖用財甚約向有侍御之增俸命給十千輙
蒙所賜太宗曰朕昔為侯奉宮俸止十千此數尚足贍家耳
敢以為少耶遂逃因至死五月丙辰命司馬光滕甫同看裁
減國用度仍取慶曆二年數比見今支費有不同者閲折以
聞光登對言國家所以用不足者在于用度大奢賞罰不節
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此五者非愚臣一朝一夕所
能裁減若但取依慶曆二年裁減制度比見今費數比止當
其三司供折其同与不同並可尽見明日即罷減裁局但下
三司供析而已二年正月丁亥上謂輔臣曰近見内藏庫籍
文具而已財貨出入略无關防前出龜脇直珠粥于榷貨務
數年不輸錢亦不鉤常考問太宗時内藏財貨每千計用一
牙錢記之名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他人莫能曉也常匣而
置之御閣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常出錢示真宗曰善保
此足矣今守内藏臣皆不曉帳籍關防之法當更擇之領之

勾當御藥院李舜舉代其不職者九月條例司言銀銅坑冶
之物皆上供而費出諸路故轉運司莫肯為課入滋失今既
假發運司以錢貨所移用六路之財則東西南經費皆當責
責辦請令發運司兼提舉九路銀銅鉛錫坑冶市舶等事從
之薛向羅應提舉三年六月上批薛向等所總東南諸財利
創事之始矣籍諸處官吏遴選應接乃可集辦近垂畢指揮
如向等奏辟官吏悉聽與應副置均輸所許辟官屬二年七月
十月辛丑遣發運司管勾運鹽劉忱同陝西轉運使相度本
路興置鑄錢監利害以聞以發運使薛向等請出上供錢帛
二十万貫回買岑水場銅鉛四百餘万斤運至陝西增鑄百
万緡以備邊計也其後劉忱等所奏至多與向說協同乃詔
行之
四年二月戊辰上對輔臣曰向來茶法之弊文彥博曰非茶
法弊蓋昔年用兵西北調邊食急用茶償之其數既多茶不
售則所在委積故虛錢多而壞法也王安石曰榷茶所獲利
亦多矣吳充曰仁宗朝茶法甚弊時歲犹得九十餘万緡亦
不為少茶因用兵而壞彥博亦言是矣五年四月壬子詔環
慶路鹽池去年虧錢五十五万緡令轉運使及制置解鹽司
具析以聞上曰鹽酒之法既未可弛即須嚴禁王安石曰陛
下錐致治如唐虞時鹽酒法亦不須弛若欲推利于民惟須

農而已未作不禁吏能害農非堯舜之致也九月丙午朔叔
三司使薛向言延慶秦渭等九州旧皆有折博務召商人入
芻粟錢帛償以解鹽歲收緡錢一百六十六万今割秦之古
渭寨以為通遠軍兼新城鎮洮軍皆未有儲積以待緩急從
之七年四月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可為
少安石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者泉府之官山林川澤
有虞衡之官有次市總布質布廛布之類甚衆關市有征而
貨有不由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古之取財亦但什一而已今
之稅亦非重于先王之時但不均又兼并為患六月上謂輔
臣曰天下財用朝廷若少留意則所省不可勝計昨日撿併
軍營今会計減軍員十將以下三千餘人除二節特支及兼
將外一歲省錢四十五万緡米四十万石絹紬二十万疋布
三万端草二百万束若每事如此及諸路轉運使得人更令
久任使之經畫財其可勝用哉九月癸丑提舉永興秦鳳路
交子宋迪制置永興秦鳳路交子是時関中錢法弊永興軍
路安撫使吳中復請以錢四十貫鈔惡錢一斤則民間轉專行
省撫大錢少不足用請以所買惡錢悉改鑄大錢而民間所
行私大錢一以小銅買而更鑄之永興軍路轉運使皮公弼
請盡買惡錢且每行置錢鉄相易秦鳳路轉運使熊本言買
惡錢及禁旧通行大錢銅錢相易皆非便于是詔逐司度利

害以聞冬十月庚辰詔三司置会計司以宰臣韓絳為提舉
先是絳奏三司總天下財賦其入之數並无總要考校盈虚
之法欲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及場務坑冶河渡
房廊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歲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注籍歲
比較增虧及其廢置名件錢物羨餘橫費等數使有无相濟
如此則國計朝廷可以省議論政事是寬民力仍乞令降提
而三司使章惇亦言天下財賦帳籍汗漫无以察其耗登之
數請選置才士刪修為策每年校其增虧以考驗諸路當職
之官能否淂以升黜故有是命八年三月丁酉詔秦鳳路等
處轉運司度所鑄大鉄錢數及元交子本錢外不須廣鑄妄
熙本撥制書雜 六月三司使章惇言河東永利両監鹽歲課
旧額二十萬緡自許商人至邊中粮草增價給鈔与商人淂
鈔千錢鑄售四百縣官暗失錢數舖已獲利不貲又私鹽不
禁歲課日减纔十万四千餘緡若計粮草虚估官纔淂錢三
万餘緡視旧虧十之八今若依解鹽利募商人入錢請買或
官自鬻仍嚴禁私販歲課必大增羨餘緣邊粮草却用見錢
糴買詔河東轉運使范子奇趙子几相度詳具條約以聞鬻
詞廟 見聖政門 十年禁羨餘 見聖政門 六月上恐民間用大
錢則富民藏小錢又恐奸狡闌行両等錢以為窮害乃欲罷
行折二錢安石罷之上欲復用而宮竟不用折二錢故折二

錢未嘗入禁中侍御史周尹言近來錢幣不一今欲望將折
二錢更不別行改鑄亦不須揀選自今後只作一文使用則
盜自然无有
元豐元年十二月上每憤北虜倔強慨然有復幽燕之志即
景福殿庫聚金帛為兵費是年始更庫名製詩以揭之曰五
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期以募士
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庫後積羨羸又揭以詩曰每虔
夕惕心妄意遵洪業顧予不武姿何以成戎捷
三年正月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言置司以来实收利入
元豐元年四十一万四千
六百二十六万貫石二年六十八万四千九十九貫石群牧
司收廢監租課等錢百十六万緡有奇十二月知鄆州王孝
先上屯田當田司熙寧七年至十年貸錢十五万五千四百
餘緡五年詔戶部右曹于京東等十二路眷常平錢八百万
緡輸元豐庫左藏內藏外又有元豐庫難儲諸司羨餘錢六
年三月吳居厚言自置鹽稅司近二十年商人負正賦稅錢
七万六千餘乃倍稅十五万二千餘緡皆周華提舉失于拘
催之辛卯詔自今學制創立課利歲每收万緡遷一資十二
月自熙寧初始更禁法歲課所入元年為錢三万六千四百
緡有奇併增者五歲乃取熙寧六年中數足以一十八万三

千一百緡有奇為新額至元豐六年增至三十七萬七千九
百緡而為軍器萬民自黨置場售之歲課一百五十萬斤用
本錢萬八千緡至治平至元豐數无增追云乙年十二月天
下免役計緡錢一千八百七十二萬九十三百場務錢五百
五萬九千谷石帛疋九十七萬六千六百五十七

哲宗

元祐元年三月戶部言乞罷榷醋之禁從之二月詔戶部黄
兼按察川路茶法劉摯上言乞大藏歲市之額稍增近直之
價削納茶无名之錢以寬泰園戶以來數傳蘇轍言孟蜀均
據始有榷茶法甚祖罷之淳化間王小波李順因販茶失業
遂為大盜近來李稷引六師閭共事增額于成都府置都茶
場許以金銀諸貨所博遂以析博為名遣公人牙人攙擾民
間无復寧歲今乞朝廷罷故榷法自小民自作交易但取稅
錢而已四月上官均言財用出于一司則有无多寡得以相
通近聞內藏貴遠年緣帛止二三百文每縑須近二千合所
貴之直十只一二此有司之罪臣乞敕令戶部大府等于內
藏諸庫浮加檢察而轉貿其歲久之貨與八月戶部請支撥
餘便司錢二十萬寬應付河北糴買從之王嵒叟對曰青苗
困民之法數年後民將自足國用亦足朱光庭亦進曰百姓
足君孰與不足岩叟曰又陛下若憂不足恐小人竊伺妄獻
功利之說
十二月詔諸路元豐七年已前坊場免役寬剩錢許留一半
餘置場和買可變轉物貨其物貨逐旋起發于元豐庫送納
三年正月改封樁錢物庫為元祐庫隸尚書省左右司三月
詔改元豐元祐庫為元豐南北庫增南庫官一員閏十二月
韓忠彥蘇轍韓宗道等言本部近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
歲天下所收錢谷金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臣等今日
欲取朝廷費用錢物詳加裁節多不致于傷財少不致于害
事六年九月詔自元祐六年每歲于內藏庫支緡錢五十万
赴元豐庫樁管補助沿邊軍需
紹聖元年正月以元豐庫錢十万絹七万應宣仁皇后山陵
之費七月蔡京上理財之術言取會諸路元祐財利名額其
所費減可與不可各具條奏立為成法十一月戶部言諸路
上供錢帛多欠不足章惇曰自元祐以來司馬光等務散府
庫姑息小民以致財用匱之上曰利法弛壞而講求之
元符二年上以內庫銀絹二百疋兩赴逐路經略司准邊事
內庫闕銀以絹七十万疋貼支壽原路乞降度牒五十村本
司為備邊之費詔從其請二年秋七月上謂曾布曰陝西錢
輕數變法動難數給鈔安淳以為不可曰錢法不可輕變今
幸有鈔法可以救貴之弊使物價平鹽課鹽鐵錢重民不食

貴塩公私之利不一何為不行而乃數変銭法乎上然之三年十一月户部言天下坊場三万一千餘處撲一界一千一百餘万每歲以一百万入内帑助和國用而貽折遣六武破産不能償乞修立良法從之

徽宗

政和三年六月尚書省言自創新法塩鈔方及一年已收息銭餘万貫若不支散自无地可着塩課之盛至是極矣

宣和二年時塩法已壞止南命州縣設限立額給鈔數給与人户如一户給十鈔其合逐至計口而給家至户撲雖嬰児不免

官制沿革上

太祖

建隆二年閏二月殿前都檢點慕容延釗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罷為成德節度使自是殿前都檢點遂不復除授三年二月甲午詔令自五日内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対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或刑獄冤濫百姓疾苦咸採訪以聞仍須直書其事不在廣有牽引事関急切許非時請上章不得須候次対乙亥詔翰林學士班位宜在諸行侍郎之下官至丞郎在常侍之上至尚書依本班故事翰林學士侍從親密不在外朝每五日起居班于宰相之下会要即坐一品之前合班在尚書之上于是陶谷以礼部尚書為學士承旨而同列李昉等官正郎中谷乃因事建白而降此詔是实表異乱昉等也壬年有司上重定合班化制升六曹侍郎在給舍郎中在補闕上員外郎在拾遺上節度在六曹侍郎上中書侍郎下故事此省官為侍從班五品押南省四品八品押南省五品節度使在諸司二品下于是改爲冬十月以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趙普為檢校太保充樞密使不帶正官自普如也又以徽宣北院使李処耘為宣徽南院使処乗耘前自揚州还老幼遮道泣涕累日不得去十一月癸巳詔中書門下每縣復置縣尉在主簿之下俸禄与主簿同凡盗賊闘訟先委鎮將者詔縣令及尉使復領其事自万户至千户各置弓手有差五代以来節度使補署親随為鎮將与縣令抗礼凡公事專達于鎮將州縣吏失職自是还統于縣鎮將所主不及鄉村但市郭而已從樞密使趙普之言也乾徳元年六月詔自今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第二任方得補陰五府少尹不在即限下四月己酉始命刑部侍郎賈玭等通判湖南諸州六月庚戌命太理正奚屿知曾陶縣御史王祐知魏縣楊應夢知永濟屯田員外郎于継徽知臨清縣常参官知縣自均始也二年春上以選人食貨者申詔吏部流内銓听四時參選仍

命學士承旨陶谷等本司重詳定循資格及四時參選條奏相范質王溥魏仁浦等再表求退戊子以質爲太子太傅溥爲太子太保仁浦爲僕射皆罷政事先是見天子必命坐有大政事必面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但置入熟狀晝可降出即行之唐及五代皆不改其制猶有坐而論道之遺意質等以先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上英武每事輒具劄子進呈退批所得聖旨而同列署字以志之常言于上曰如此則盡稟承之方免妄誤之失矣上從之由是奏御寖多或至旰昃賜茶之禮尋廢固弗暇于坐論矣後遂爲定式蓋自質等始也庚寅以樞密使趙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院大學士宣徽北院使判三司上党李崇矩爲樞校大尉充樞密院使上既除普及崇矩乃无宰相署勅上時在資福殿普因入奏其事上曰卿但進勅朕爲卿署字可乎普曰此有司事非帝王所行也乃始問翰林學士講求故事陶谷建議以爲自古輔臣未常虛位惟唐太和中甘露事后數日无宰相時左僕射令狐楚奉行制書今尙書亦南省長官可以署勅竇儀曰谷所陳非承平令典不足援據今皇弟尹開封府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上從儀言壬寅勅趙普監修國史先是宰相監職皆內降制如分今正用勅非舊制也因唐朝五代之后命宰相分鎭三館首相爲照文館大學士竇儀等上新定四時三選條從之上欲爲趙普置副而難其名稱召翰林學士承旨陶谷問曰下丞相一等者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乙丑以樞密直學士兵部侍郎薛居正呂餘慶並本官參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聽上事殿廷別設塼位于宰相后勅尾署御降宰相數字月俸雜給皆半之蓋上意未欲令居正等與普齊也史臣李沆等曰按唐故事裴寂爲僕參知政事杜衍爲御史大夫參知政事魏徵爲秘書監參議朝政蕭瑀爲特進參知政事劉洎爲黃門侍郎參知政事劉兆求爲中書參知機物然並宰相之任也又高宗常欲用郭待舉參知政事院而謂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尙淺未可與卿等同名列遂令于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以此言之平章士亞于參知政事矣今谷不能遠引漢御史大夫亞相政事爲對又以參知政事爲丞相下一等殺失之矣議者惜之六月御史台太常礼院奏東宮三事臣一品僕射二品若百官上表未知何人爲首詔而制議之戊辰翰林學士竇士儀等奏僕射師長百僚東宮三師臣子之官當以僕射爲首從之　月庚寅中書門下上重詳定翰林學士承旨陶谷所議少尹幕職官參選條件從之自是銓選漸有倫矣甲午令藩鎭毋以初官爲掌記書務須歷而任有文學者乃許奏辟詔

吏部南曹自今當調起集選人歷取任多課績而無闕失其
人才可副升擢者具名送中書門下引驗以聞當與量才甄
奬上慮銓衡止憑資歷英俊或沉于下僚故也四年八月壬
寅詔以憲府繩糾天官選吏秋曹决獄俱謂難才理宜優異
應御史台吏部銓南曹刑部大理寺自知雜侍御史郎吏少
卿以下本司涖事滿三歲者遷其秩御史中丞尚書侍郎大
理卿別議旌賞其奏補歸司勤留官令史府史各減一選冬
自平湖南諸州皆置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常與長吏
忿爭常曰我監州也朝廷使我來監汝長吏奉動必為所制
或者言其太甚宜稍抑損之乙未詔諸州通判無得怙权獨
私各與長吏連署文移方許行下五年春正月庚寅朔御乾
元殿受朝升節度使班在龍墀內金吾將軍上故事節度使
不帶平章事者皆位在御監下于是特改焉冬十月癸酉度
支判官侯涉言三司凡二十四案鹽鐵主其六戶部主其四
其餘皆度支主之自荊湖西蜀之平事務益繁上欲令三司
均主其詔三司推官張洸分判度支案事
開寶元年八月辛酉令合格選人到京者即追集不以限四
時及戍甲次南曹銓司門下三省據磨勘注擬並照檢謝詞
等其給一月限南曹百日銓司十五日門下省七日著為式
冬十一月癸巳詔天下縣令佐自今檢苗定稅部後差夫鈐
轄徵科並分刑獄凡關事務責在公平如有違逾並宜論訴
或令佐不相糾舉許吏民訴得實者賞之有差二年十一月
戊辰詔中書舍人李昉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分直李
士院自昉及多遜始也三年秋七月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
其治俸祿鮮薄未可責以廉與其冗而重費不若省官而
益俸西川管內州縣官宜以戶口為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
給五千諸州滿二萬戶者依舊設曹官三員戶不滿二万止
置錄事參軍司法參軍各一員司法兼司戶不滿萬止置司
法司戶各一員司戶兼錄事參軍不滿五千止置司戶一
員兼司法及錄事參軍事縣千戶以上依舊置令尉主簿凡
三員戶不滿千止置令尉各一員縣令兼主簿事不滿四百
止置主簿縣尉以主簿兼知縣事不滿二百止置主簿兼令
尉事五年八月丙申命同知廣州潘美尹崇珂並兼領南轉
運使王明為副使太子中書許九言為判官轉運判官自九
言始也九年三月庚戌以宣徽南院使義成節度使曹彬為
樞密使領忠武節度使樞密領節度使自彬始山南東道節
度使潘美為宣徽北院使節度使領宣徽自美始賞江南之
功也彬歸自江南詣閤門進牓子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
事回時人加其不伐始彬之行上許彬以使相為賞及還語
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

且徐之吏為我取大原因密賜錢五十万搬快〻而退至家
見布錢滿室乃嘆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何必使相也上愛
惜爵位不望与人類如此凡以檢校官兼中書令侍中同平
章事者並謂之使相唐制皆署勅五代以來不預政事朝會
親王則分班餘官則綴本官正衙見謝則押班凡定制度除
授者勅尾有其銜而不置押注使字八月壬戌以樞密副使
楚昭輔右衛大將軍判三司王仁贍分領宣徽南北院使自
后宣徽使缺即命樞密副使兼領院事十一月以太子少詹
事楊説率更令徐鉉並直學士太子中允張洎直舍人院直舍
人院自洎始十二月宮己以樞密直學士左正諫大夫賈琰
為三司副使三司置副使自琰始

太宗

太平興國二年三月太阻暴駕詔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昉
兼判太常寺昉歸語其子宗諤曰堂吏不知典故豈有為
丞郎而判寺乎若言判寺自丞以下皆可判也何假別命官
乎唐朝丞郎兼判他司者甚多或官高則言判某官事或官
次則言知某官事或未即真則言權知某官事惟太常卿尤
為重任未聞可提而判之也朝廷以為不才當言權知太常
卿事可矣然近者實權判大理寺權領判國子監此蓋失之
久矣宗諤因問凡制勅所出必何宰相今言堂吏不知典故
何也昉曰命官判寺宰相必不經心惟堂吏舉近判使押字
爾昉又言自太祖臨御以來百司吏艱于選補從進者多不
習故事由是台省旧規漸成廢墜云二年初置文思院四年
春正月癸巳以樞密院直學士石熙載簽署院事仍賜宅一
區簽署樞密院自熙載始九月戶部郎中侯涉為諫議大夫
權御史中丞權中丞自涉始此十一月以河北轉運使司丞
王在田為陝路判官依吳錄知古本傳云轉運使名自知古
始也有一說 十二月詔改司寇參軍為司理參軍人司寇院
為司理院令于選部中選歷任清白能折獄辨訟者為之又
置判官一員奏請州于牙校中擇有幹局曉法律高貲者為
之給以月俸如旧馬步判官之例尋又詔諸州察司理參軍
有不明推鞫者致刑獄淹滯具名以聞嚴匿不奉者罪之五
年春正月庚寅以禮部侍郎程羽為文明殿大學士立于樞
密院副使之下文明殿學士即端明殿學士也國初未改殿
名而學士領職如故于是僎改為文明殿學士自羽始七年
春以給事中侯涉右正諫大夫王明同判三司同判三司自
涉明始丙寅以兵部員外郎宋琪通判開封府京府通判自
琪始夏四月甲子翰林副使楊守一為東上閤門使充樞密
都承旨加都字自守一始冬十月唐藩鎮皆罷即京師以大
將領之國朝則署人為奏進官上以事頗遲緩簡擇淨一百

五人補進奏官每人掌二州或三州置都進奏院令使奏官
張文蟾領之八年三月分三司為三部鹽鐵王明度支陳從
信戶部郝正各置使時政奏記御見太宗聖政門
雍熙元年五月以將作監丞李元吉等為堂後官賜銀緋任
京官後后官始此七月庚子改匭為思諫檢校丙申匭寬為
申明檢北通玄匭為知賢檢仍令諫院依旧差諫官一員主
判十一月書旧制有魚袋國初其制多缺至是許升朝服緋
綠及二十年者賜緋紫仍出魚袋以賜之服紫飾以金服緋
以銀三年六月乙巳屯田郎中知制誥大名府趙昌遣觀察
之使鄭蒙乘驛詣闕上書請斬敗將曹彬等上覽奏加嘆優
詔褒之尋召拜御史中丞知制誥正為中丞始此四年二月
丁未右補闕知制誥范果家貧負人息数百万世先歸常為
巽元尹桑官居京兆能殖貨家累鉅万性尤吝嗇未嘗分改
旧親戚有人從長安至者給果曰少尹不復惜財物揮金无
算矣果聞之大喜因請出守給秦元上可其奏壬子授工部
郎中知京兆府知制誥出領外藩自果始三月庚辰詔天下
知州通判先給御前印紙令書課績自今丞條其事迹罷官
日上中書考校文人換武秩見契丹門
端拱元年春正月丙子上以補闕拾遺任當獻納時多循默
失建官本設新立名使各修其職事二月乙未改左右補闕
為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近制宰相子起家即授
水部員外郎加朝散階呂蒙正因諫止授六品京官自是為
例八月以梁正辭等五人並為將作監丞先當中書堂后官
堂吏校選人授京官始此冬十月特置四廂都指揮使以右
諫議大夫樊知古為河北東西路都轉運使都轉運使自知
古始
淳化元年正月旧制勲官自上柱國至武騎尉凡十二等五
代時初叙勲即授柱國詔京師幕職州縣官始武騎尉朝官
始騎都尉歷級而升二月己酉詔自今遊宴宣召直館集
賢秘閣校理等並令預會先是上宴射花中三館學士悉預
李宗諤任集賢校理閣門吏拒之不得入宗諤獻詩述其事
故有是詔國家因唐制建昭文史館集賢院于禁中昭文集
賢置大學士直學士史館置修監國史修撰直館昭文亦置
直館集賢又有修撰校理之職名數虽異而職務略同閣门
拒校理不得預蓋吏之失也三月上以寺監副二品秩素
高旧制自郎吏遷受頗聞縉紳之流以台閣自許目為散地
歎撫起之至是除郎中十餘人為卿監八月列秘閣次于三
館以直史館呂祐之分直昭文館以和嶸直集賢先是祖有
直史館于是始備三館之職十二月群臣升殿奏事者可其
奏皆得轉達于有司頗容巧佞右正言直史館謝泌請自今政

等送中書執事樞密院財貨送三司覆奏而後行詔從之遂
著為定制中外所上書疏如之二年王化基為御史中丞常
慕范滂為人獻清澄立畧一曰復尚書省曰國家立制動必
法天並建官聯以尊王室且尚書上應天象對臨紫垣六卿
擬喉舌之官郎吏應星象之位斯實乾文昭著政事具明今
尚書之名未稱朝廷之盛夫三司使額乃近代權制判官推
官勾當開拆磨勘憑由理欠孔目官勾押前行後行皆州縣
官司吏局之名也臣今請廢三司止于尚書省設六尚書分
掌其事廢判官推官設郎官分掌二十四司及左右司公事
使人掌一司又廢孔目勾押前行後行為都司主事令史書令
史廢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等各歸比部及左右司如此
即事益精詳且盡去其州縣職局鄙俗之名也六卿如聞本
官即選名其二十四司公事苟煩簡不同望下本官屬參酌
其類均而行之一月己丑是月命翰林學士賈黃中蘇易簡
幹當差遣院李沆同判吏部流內銓學士領外司自此始也
九月甲辰以樞密副使張遜知樞密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
院事知院事之名自此始遜仲舒準仍並帶副使自後或以
正官或技檢官為之秩與副使同冬十月翰林學士承旨蘇
易簡續翰林學士卷以獻上加納之賜詩一章又飛白書玉
堂之署上曰永為翰林中美事易簡曰自有翰林未有今日

之榮十二月丙申上以入閤日圖承五代草創之後禮容不備
于是命史館修撰楊徽之等討論故事別為新圖十二月
丙申朔遂行其禮于文德殿右諫議大夫張洎既與徽之等
同撰定新儀又獨奏疏曰切以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
也在周為外朝在唐為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萬國在此
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也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
殿在唐為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冊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對
四夷君長試制策舉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即唐之紫宸殿
也在周為內朝在漢為宣室在唐為上閤即隻日常朝之殿
也案晉太極殿在東西閤門唐制紫宸上閤法此制也且人
君恭己南面向名紫微皇居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
從之盛御前有勾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須立仗前
代為之入閤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閤之時先于宣政殿前
立黃麾金吾仗侍勘契畢喚仗即自東西閤門入故謂之入
閤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為上閤甚非憲度況國家不
承正統宇內治平凡百憲章悉從損益惟視朝之禮尚屬因循
切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伏請改創此殿以為上
閤作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殿是
也為隻日常時聽斷之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協前經今立論
乃以入閤儀注為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今按中書

門下御史台為三司謂侍従仗奉之官令起居日侍従官先
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拝起居其侍従官東西列拝
甚失北面朝謁之儀請准旧仪侍従官先入起居畢分行侍
立于丹墀之下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衙班入起居雅合
于礼臣又聞古之王者躬勤庶政其臨朝之時數視政事之繁
簡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故事于正殿自天宝兵興之後
四方多故粛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雙日不坐其隻日或遇大
寒盛暑陰霪泥濘亦放百官起居雙日宰相當奏事即時特
開延英召対或蛮夷入貢勲臣帰朝亦特荼宸引見陛下自
臨大宝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雞鳴而起聴天下之政雖剛
健不息同天徳之常然而進焉息焉亦聖人之大訓君若父
焦労于上臣子緘黙于下不能引大体以争則忠亮之心有
所不至矣臣欲望陛下依前代旧規隻日視朝雙日不坐其
隻日遇大寒盛暑陰霪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雙日于乾徳
宸政而殿召対宰臣常参官以下及非時蛮夷入貢勲臣帰
朝亦特
上閣引見并請唯前代故事處分奏入不報三年夏四月命
塩鉄判官翰林直昭文館宰三司属官兼直館始此五月甲
午御文徳前殿百官入閤舊制入閤惟殿中省細仗隨両省
供奉官先入陳于庭上以為仪衛太簡命有司更設黄麾仗

乃旧送新制也五月置理検院命銭若水領之復唐制也秋
七月置三司都勾院命諫議張秘判之冬十月上慮中外官
吏清濁混肴莫能甄別壬午命戸部侍郎王沔度支副使杜
沁秘書丞王仲華同知京朝官考之吏部侍郎張宏戸部副
使高象先膳部員外郎范正詞同知幕職州縣官考課顕回磨
勘院又命左賛善大夫　　廷式与枢密都承旨趙鎔李永同
較三班院殿直以功過四年夏五月丁未磨京朝官差遣院
今官審院擬之学士銭若水枢密直学士刘昌言同知官院
考覆功過以定升降又以判流内銓翰林学士承旨蘇易簡
吏部員外郎知制誥王旦等同、考課院凡常調選人流内
銓主之奏章奉及歴任有殿最考課院主之弁吏員而有司
局設者咸以為當従易簡之請也戊申詔罷塩鉄度支戸部
部等使三司但置使一員属吏並従旧貫従殿中丞馬應昌
之設也以塩鉄使魏羽判三司秋八月丙申朔通進銀台司
旧隷枢密院使凡内外奏覆文字必関二司然後進御内則
内官及枢密院吏掌之内則尚書内省掌之其数以下有司
或行或否得緣而為奸禁中莫之外司无糾舉之職枢密直
学士向敏中初自嶺南召还即上言通進銀台司受遠方疏
多不报恐失事宜請別置局署命官専往検其簿籍以防壅
遏上加納之癸酉詔以宣徽北院聽事為通進銀台司命敏

中丞張詠同知二司公事凡內外章奏案牘謹視其出入而句稽焉月一奏課事无大小不敢有所留滯矣發勅司舊隸中書舍人銀台司兼領之九月以給事中封駁隸通進銀台司應詔勅並令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張詠詳酌可否行下詔審官院自今京朝官未歷州縣者不得任知州通判從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之請也五年夏四月丙戌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張秘言伏覩聖朝編年謂之日紀唯紀報狀略叙勅文至于聖政加言皇猷美事群臣之忠邪善惡庶務之沿革弛張并簡而闕徑易紀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以紀錄為起居注与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歷上覽而加納之乃置起居院于禁中命起居舍人史館修撰梁周翰掌起居郎事秘書丞直昭文館李宗諤掌起居舍人事丁酉掌起居郎事梁周翰言請自今崇德殿崇春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依舊中書修為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机密二令本院編纂各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于封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報本院以備編修令郎与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无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后降付史館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也六月甲辰詔翰林學士樞密直學士今自叙立班位依舊在承郎之上詔三司使副使及諸道判官各給御前印紙自八月至書勞績歲終校其優劣以申

黜陟以發中丞丁顥言守本官護先堂后官堂吏自唐至漢周率自京有司以有文才能書札行正廉幹者抽補分掌諸房公事年深即授撿校少卿監同正將軍至國初趙普在中書奏令撿技諸曹郎中自近以來屢與其貪而數貶其廉故參用士人有科第歷外官者至是復秩以朝籍嘉獎昔之枉也八月癸巳詔改內班為黃門以崇政副使兼內班左都知竇神興充黃門使兼黃門左都班知內省領諸司使始此至道元年正月始命員外郎於皇姪皇孫教授時中書言舊制太子有侍讀後改為奉諸王講讀以教授為名從之八月癸巳初置左春坊謁者命左清道率府副率祥符王繼英兼領之然謁者本內侍之職而太子有通事舍人掌宣傳導引之事不名謁者又十率品秩頗崇非趨走左右者所宜為蓋執政之失也二年夏四月甲申上謂宰相曰曹彬之旌宗勳因以宗貴子孫仕宦者多至四五人每遇慶中書皆投攝官未几即補正員不數年遂通閨籍比甚弊政並宜革之乙未詔自今止賜同奉士究出身依例赴集選閏七月并三司理欠司見太宗聖政門 三年夏四月乙未朔尊皇后為皇太后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制曰先朝庶政盡有成規務在遵行不敢失墜然而纂圖伊始懼德弗明所宜拔茂異之才開諫諍之路撫綏寡鰥思復疲羸庶几延宗社

之鴻休召天地之和氣京朝官衣緋綠及二十年並與改服
色所未歷朝亦所叙賜緋紫自此始六月罷度支鹽鐵戶部
副使八月周瑩為宣徽北院使自後不復置北院先是宣徽
位在樞密副上瑩表請居下從之後祥符九年詔參政樞副
宣徽並先後為序至熙寧二年郭逵序位于參政樞副下九
月丙子御史王濟上疏陳十四事云官多則事煩吏多則民
殘斂事不發莫若省官斂民皆安莫若省吏天下所以未修
清淨者由官吏多之故也又云官多俸薄不若俸厚而官少
若尽去冗食復其全俸則二人之俸可以周一人之用衣食
既足廉恥自興又曰銓選之門徒有其名莫著其實有蔽者
雖加厚罰有最者莫見明揚或獎遇其寬恩則不限其功過
靡進慝薦則終困于徒勞又曰貢奉不嚴則权執爭前而孤
資難進必數均之莫若皇親三品及見任之武升朝官子孫
弟姪薦名于兩監而未升朝官子弟及白屋之士薦名于州
郡然後升于禮部第其所否亦兩分之則权勢異途孤貧自
進矣

真宗

咸平元年春正月癸酉始令諸王府記室翊善侍讀等官分
兼南北宅始此當詳考時南北宅又有侍讀然无定員七月
戊午置翰林侍讀學士以楊徽之夏侯嶠呂文仲為之置翰
林侍講學士以邢昺為之初太宗命文仲為翰林侍讀寓讀
禁中以備顧問然名秩未崇上奉承先志特建此職擇老儒
舊德以充其選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之八月右司諫直
史館孫何上疏曰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故周之會府漢
之尚書立庶政之根本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中分
其行二十四司粲然星拱郎中員外判其曹主書令史承其
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有吏部以辨可績而考人材有
兵部以謹紀律而誅強暴有禮部以祀神祇而選賢俊有工
部為營宮室而修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二年六月
令祕書省正字邵煥于祕閣讀書從其請也祕閣讀書自煥
始十一月置理撿院天聖七年二月復之以御史中丞王曙
為之從夏竦之議也三年十一月令常參官轉對如故事詔
曰間者深詔朝倫大開言路而緘相尚啟沃无聞宣朕意之
未孚耶庶官狃于因循耶令順考旧規遞進請對凡朕躬过
失時政有遺教令之闕遺人情壅遏並可條上毋或緘藏言
近訐者亦可優容文不工者許其直致其未預次对官聽封
奏以聞四年三月壬午以太常博士孫迪為監察御史從新
制也知全州陳彭年上疏言五事其四曰行公舉云為邦之
道莫切于求賢求賢之方莫先于公舉然隄防不嚴則濫進
之路興憲綱稍嚴則明揚之典廢朝臻多士在振宏綱臣請

依唐朝故事新授常參官朝謝日並進狀狀奉官自代各隨
所長且言其狀或以文學或以吏能或以強明或以清明務
在據實不許飾詞僕所諳知无避親讎既經御覽即付審官
僕至年冬具名件奏在外者委諸路轉運在內者委本司官
吏常更審其事以驗所舉如薦揚既數採所非虛即与量才
分加進用其的或不操修行詭職曠事則舉主法依科刑以
懲繆舉或政績如異課最有加則舉主進事旌酬以褒進善
賞罰既信清濁自清嘉集辟設則人无以私舉官現則奉皆
知劝清濁正本其在于茲既奏詔馮拯陳堯叟參詳之拯等
上言切詳拯制常參官及節度觀察防禦刺史少尹几赤令
并七品以上清資官授訖三日內于四方館上表讓一人以
自代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缺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如讓
表不到委閤門御史台糾舉以聞並從之壬子審官院初引
对京官于崇政殿進秩有差京朝官磨勘引对自此始九月
知封投司陳恕請鑄印詔令取門下省印用之遂改知封駁
司為門下封駁事壬午以國子監校勘前知封駁司对士玄
為大理寺丞南宮侍教南宮北宅院有侍教自此始五年春吏
部郎中直集賢院田錫在掌銀台每覽天下章奏有言民饑
盜起及詔勅下不便民者悉條奏其事上奏宰臣稱錫為得
諍臣之體夏四月癸酉命田錫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仍
遣中使諭旨曰卿每上章疏所司不敢滯留朕皆一一親覽
知雜任朝廷甚难其人故以命卿不妨徐徐撰述或有所見
即具奏聞十二月丁丑以宰相呂蒙正李沆並兼門下侍郎
旧制三司三公左右僕射平章事並兼兩省侍郎先是學士
宋白梁周翰草上相加恩制書遺忘旧制既而上問白不能
对令罰俸一月六年并三司為一使見用度門秋七月復并
三司勾院為一直史院陳堯咨判之從其請也至祥符九年
復分為三部帳憑宅等為之
景德二年三月甲寅將作監丞王曾為著作郎直史館賜緋
旧制試文當為舍人學士院宰相寇準雅知曾召試政事堂
以起復諫議大夫知制誥遷迴起居舍人知制誥李宗諤在
舍人院事牒御史台不平空中丞呂文仲移文詰之宗諤引
入事証不相統攝且言中書門下省正言以上皆天子侍從
之官至朝叙班不与外司為比故在政衙則与宰相重行而立
于通衢則与中丞分路而行常參則師傳入于兩省之前朝
會則台官次于兩省之后也望特峻職業有殊官局之門不
相統攝卒如宗諤所言守取者題之十二月以王欽若為資
政殿大學士班在文明殿學士下上怪問之左右以故事対
欽若訴于上即日改為資政殿置大學士自此始 三年二
月丙子权三司使丁謂言唐于文融置劝農判官今款別置

農益頃擾而諸州長吏職當勸農乃請少卿監剌史閤門使
已上知州者並兼管內勸農使餘及通判並兼勸農事諸路
轉運副使並兼本路勸農使詔可勸農使入銜自此始夏四
月壬辰屯田員外郎謝濤使益州路及還奉所部官二十餘
人宰相以為夕濤乃歷陳其治狀且願連坐奉使舉吏連坐
自濤始乙未復詔群臣轉對其在外京朝官內殿崇班已上
候得替先具民間利害實封于閤門上進方得朝見四年大
月戊申上謂輔臣曰近詔諫官御史各令奉職言事昨右正
諫言彭年請條具貢舉制度宏詞科參從術士侍御史賈翔
使迓奏宿州賈稜擾民此皆可采中書宜置籍記之自彭年
翔為仍具安處可行及不可行者歲終以聞若有改轉即不
待歲終錄奏癸巳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司先是上出筆記六
事指其一謂王旦曰勤卹民隱遴選良官朕無日不念也所
慮四方刑獄官吏未盡得人一夫受冤即足灾沴今軍民事
務雖有轉運使且地遠無由得知先帝嘗遣朝臣為諸路提
點刑獄今可復置仍以使臣副之先命中書密院擇官具名
進內親選才能之人引對于長春殿遣之所至專察視刑禁審
詳案牘常檢舉催督在繫久者壬申詔開封府推官判官
各增置員以獄訟開法為生事戶口租賦為熟事分掌之仍
加俸給如事有枉抑未盡公理非吏人受財自今並以推官
為首八月己酉國子祭酒邢昺以耆老自陳曹州故鄉願給
假一歸視田里壬子即拜工部尚書知曹州職如故送班在
翰林學士上及行又令近臣祖送設會于宜春苑翰林侍講
學士外使始此
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己卯詔龍圖閣待制班視知制誥在其
下于龍圖閣待制戶部郎中直昭文館戚綸工部郎中直史
館陳彭年並兼集賢修撰詔諸路轉運使副提刑獄朝臣使
臣許舉弟姪孫者從其請三年春正月丙子又詔亳州縣官
三任六考方得論奏置龍圖閣學士以直學士杜鎬為之待
制陳彭年為直學士戚綸為侍讀直學士又詔龍圖閣學士
上給俸如之四年五月戊申朔詔曰今宰相官至僕射者並
于中書都堂起上不帶平章事者亦于本省起上令太常禮
院崇文院檢討詳定儀注先是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
事王旦遷右僕射止于本所受賀冠佩輔臣送命按舊儀
祖宗以來兩省御史台須文學優長政治尤異者乃特除拜
洎陰非叙始以叙遷上恐循習非便乃詔自今遵守舊制不
得以他官轉入五年七月乙酉詔尚書丞郎兩省給諫知州
府兩本部郎中員外郎及兩省六品已下官充本路運使副
者並前例須申報其職當統攝方委于事權而官有等差宜
明于品秩自今知制誥觀察使已上知州府處所申轉運司

狀止置按檢全通判已下署銜供申如轉運使官秩在上者
不用此令其后張詠以礼部尚書知昇州凡有祠部事皆申
公狀詠因上言臣官忝六曹祠部乃本行司局而例申公狀
似未合宜望自今尚書丞郎知州者除申省外其本行曹局
上署察檢詳之兩省知制誥王曾判大理寺判寺旧用郎官
上敦重其任故特命曾使舜諭之曰天下之命繫于獄今以屈
卿曾頓首謝仍賜錢三十萬因請奏辟僚屬遂以為令五年
秋九月戊子以吏部尚書知樞密院事王欽若戶部尚書知
樞密院陳堯叟並依前官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樞密院
使簽署樞密院事馬知節為副使學士晁迥草制誤削去欽
若堯叟大官詔名存之遂改制而行儒臣領樞密兼使相自
欽若堯叟始冬十月乙未朔詔樞密使帶檢校官平章事不
告引止于本所贊喝時王欽若陳堯叟上言請定常制先是
魏仁補以宰相兼樞密使告引曹彬以樞密使兼相不告引
故止用彬例丁己以知制誥陳堯咨權通判吏部流內銓制
選人皆用奏舉乃得京官而士不孤寒不為人知者堯咨特
為陳其功狀而升擢之庚寅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等上新
定閤門儀制十卷四方館儀一卷詔獎之仍各賜金帛右諫
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為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
學士兼職自彭年始六年九月癸卯朱選討銅二十作坐禮
發驛馬与知廬州邵曄子全省親疾而馬死故己先是撰制
詔兼牧群使也守番郡兼領如故于是始解使職自是不復
有外任兼領者矣詔龍圖閣置學士直學士待制在本官之
上杜鎬陳彭年之為職是也職在官下至是陳堯咨建言故
更之
大中祥符七年夏四月丙辰朔令有司依新定儀制重畫入
閤圖有唐朝職官悉改之從上閤門使挽昭亮之請也是月
中書言文武臣僚年終奏劾負贓州縣官令致之及人以上
同罪保舉者皆回令吏部流內銓磨勘引對從之兵部尚書
寇準為樞密院事同平章事王旦為之也準未告謝命向敏
中权發遣樞密院公事自是樞密院皆罷即命宰臣权發遣
知敏中例八月甲寅朔置景靈宮使以中書侍郎兼刑部郎
中平章事王欽若都大提舉抄寫校勘館閣書籍翰林學士
陳彭年副為轉仰給之初榮王宮火燔崇文院秘閣所存无
几既別外院重寫書籍彭年請內降書大選官詳定然后抄
寫命館閣官及撰吏部京選人校勘校畢令判館閣官詳定
而制內選官覆檢點又請募人以籍屬于官者驗真本酬其
直五百卷以上優其賜或藝能可採者別獻奏候旨前后獻書
者十九人悉賜出身及補二班得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四卷
彭年參知政事一人兼領然彭年既入中書不復至館其提

領之務但委崇政判館閣官以下復閣拔云八年二月以楚
王元佐爲天策上將軍興元牧劍履上殿詔書不名唐及後
後唐天策上將軍並開府時元佐久病特加其寵不開府仍
結銜在功臣上帝得睿疾以楚王加恩興元府必遣人來重
于頒授宣建此之府收旬比始五月壬辰詔于右掖門外創
崇文外院別置三館書庫時宮中嚴火禁甚峻上以群臣更
直宿寒涉之月欲食非便乃命翰林學士陳彭年檢原故事
而修復之九年正月丙辰置會靈觀使以參知政事丁謂爲
之九月庚子以刑部郎中直史館高紳爲史館修撰同判吏
部流內銓宴不以修撰同是領修撰者須兩省五品以上乃
令掌修撰遂以爲例云及明年紳求外任故事修撰不帶出
復授直昭文館知越州大理評事崇文院檢討兼國子監直
講馮元爲太子中允直龍圖閣並賜金紫上作詩二章分賜
之直龍圖閣李自元始序位在本官首
天禧元年春二月丁丑詔別置諫官御史各六員增其月俸
不兼他職每月須一員奏事或有急務聽非時入對及三年
則黜其不勝任者戊寅內外官加恩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
事王旦加太保彭王元儼加太保爲鎮海天平節度使王欽
若加右僕射定難節度使趙德明加太傅三公侍除變員自旦
及元儼始州牧自元佐始　三月乙酉番侍郎劉燁爲右正
言時爲別詔置諫官燁首預其選上曰諫官御史之任實難
其人當須識朝廷大體達政刑要道言必諧理乃爲稱職爾
夏六月丙子右正言魯宗道上言竊惟親民之官政事最切
未見選別自如民何今審官例差一知州縣豈識以何道推
除之銓司千龍縣令爲政更不分且無由績行之令與天
下親民之官以十八條論之蠶從善政未寬刑章者十有其三
肯爲混然巧與循爲吏左上之知而不能科奪者又次爲責
游親爲從風護善不而言者又次爲是則今然自守均已恕
物不謫上不戰下不哲下孜孜下民政者十不二二爲致民
之安其可得乎漢先帝凡拜刺史守相必親見之考察其言
觀其能今或未然凡除知州通判京朝官知縣俟滿三五人
其令大臣且宴見之禮以遣之訊之以言而察其應對觀其
辭氣考其臧否才能者任之不肖者退之縣令則擇台閣有
風鑑開從臣僚者遣之能否之間各如其狀恐于聖政稍浮
其宜禮儀院奏詳定太尉王旦赴上儀注國朝以來三公不
曾宰相兼起上之禮上優寵大臣故特有是命然旦終以疾
不赴爲九月上與宰相叙者吏員向欲中曰太祖太宗朝閤
門祇候不過三五員宜擇賢謂而己今踰數百而除授未已
祿廩至厚名望亦優其間不无濫被升擢者頗賜減損上曰
此蓋相承爲例漸減省之二年春正月己亥尚書右丞兼宗

正卿趙安仁為御史中丞兼尚書右丞兼中丞始此以崇仪
使昭州團練使賈宗戶部員外郎薛奎并為制置發運副
使郭盛為都監發運司置都監始此夏四月翰林學士李維
罷為戶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初維三兄皆年五十八而卒及
是維亦得疾因力辭近職云維疾稍間命知許州集賢院學士
出處自維始十二月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張知白與宰相王
欽若論議多相失因稱疾辭位丙午罷為刑部侍郎翰林侍
讀學士知天雄軍上賦詩餞之輔臣以雜學士出藩自翰林
侍讀學士外使皆自知白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祖宗時
宰相罷免惟趙令得使相餘多得本官歸班參政亦然天禧
中張文節始以侍讀學士知南京天聖中王文康以資政學
士知陝州自慶曆解罷率皆得為 將作監丞蔡齊為置作郎
直集賢院故事第一人及第到任一年即召試齊自兗州通
判徙濰州獻所以為文乃得召試三年五月辛巳監察御史
劉平為鹽鐵判官章頻為度支判官並賜緋魚于是御史復
兼省職十二月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檢校太尉曹利用吏
部尚書參知政事丁謂並為樞密使時輔臣以敘恩僕進官
故事常為宰相而除樞密使始得僕射乃以謂檢校太尉兼
本官充使樞密使帶御史大夫自利用謂始去之四年春正
月己丑以華州觀察使曹瑋始也丙子改諸路提點刑獄為
勸農使副使兼提點刑獄公事仍詔所至取民籍視其差等
有不如式者懲革之勸卹農民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檢括陷
稅凡農田一事已上悉領之仍各賜農田勅一部夏四月乙
知制誥并位兩省則次給諫南省御史台次員郎外官則在
觀察使上云五年春正月己酉學士劉筠見上久疾丁謂浸
擅權歎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表外任乃授右諫議大
夫知廬州舊制學士罷職多為侍讀學士或龍圖閣學士筠
但除諫議大夫謂沮之也十二月乙巳以內殿崇班皇甫繼
明同勾管館秘閣公事咸平中初命劉崇超監三館秘閣圖
籍其後因循與判館聯署掌事時論非之崇超素與王欽若京
善丁謂為相惡之別用繼明以分其權更職益圖籍曰句當
公事自是內臣遂與大學士同職時論愈非之

仁宗

乾興元年春正月刑部員外郎直史館陳從易為荊湖南路
轉運使從易好學強記為人激直少容善別白是非多面折
人王欽若最善之嘗謂人曰數日不見簡夫輒思不樂及罷
居南京丁謂用事人畏之无敢見者從易將欲過之遇汴水
早涸遂告謂曰從易願使湖外非為貧也以王公在宋就省
之作令汴水涸義不可從他道幸公許少留謂即書曰王公
之門獨君知我者吾從易權糾察刑獄從易不敢當乃聽歸

館須汴通乃行館中侍闕自從易始仁宗即位大赦天下京
朝官服緋綠及十五年並与改賜服色以十五年為限登極
及用東封西祀例自始此三月魯宗道判流内銓宗道患銓
格煩多釐改之又患書科條揭于廡選人真宗時選人試身
言書判者第推恩上即位只用常法壬戌詔曰國家思皇攷
经詳覈吏治先朝碩人之士或淹常選而以四事程其能朕
承統緒循用旧典嗣然辭彦未萃是圖乃命從臣精加詳考
或擢升京秩或序陞經筵或錫優資使居使地或假勲階以示
恩寵其令翰林學士李咨与吏部流内銓以或資閲為差擬
前懐安軍判官宋若谷等六十五人咸迁官改京秩者六人
最下者猶注近地或資閲後軍以為常中書言旧制翰林醫
官畫琴碁侍詔轉官止光禄寺丞遇恩但加階勲而已天聖
四年乃迁至中允贊善洗馬同正請自今轉官勿踰此制唯
遇特恩即至國子博士不入少卿監從之吏部流内銓言天
下州縣官期満而未代者八百員辛丑詔免守選人擬以代
之秋七月丙子樞密副使錢惟演旧位王曾々既入相只正
惟演使名故事樞密使必加檢校官惟演但以兵部尚書充
使有司失之也十一月李士列筠為御史中丞先是二院御
史言事皆先白中丞筠奉旧仗榜三院門令台属各奉糾弾
之職毋白丞雜知壬辰始命馬元同判國子監仍詔自今毋
差補㕓京朝官國子監旧制用近臣宿與領後以貴游子弟
初杜杳為之故改 庚戌詔中書官言審官院向以員多缺少
三年代者一年三十月代者歲十月請復旧制從之
天聖元年春以陳堯叟知制誥史館修撰故事知制誥皆先
召試于中書堯佐預修真宗實録特免試丁巳詔奉諫官御
史以名聞天禧初詔両省置諫官御史台置侍御史以下各
六員不兼衆職月一員奏事其後員缺不補言者及之辛未
詔吏部流内銓序職官知大縣缺京朝官故也二年春戊申
吏部銓引对選人九人前東鉅縣尉王渻說歷官嵗最書考
最多而无保任者上察其孤貧特擢為大理寺丞他日又引
对選人有實積善者十四考无公私過特擢為京官裏集賢
校理曹昂張仲尹黄鄰陳商堯說等乞外任詔並与小処通
判太宗廟凡帶館職出皆知州景德後王曾劉燁並以官卑
丞与通判至是用其例封禅五使輔臣為之向敏中以老不
任贊導命王欽若敏中領仗状使蓋失其次第今有中丞換
使名非故事也三年詔臣僚奏蔭子淳奏无服之親趙湘以
孫為子御史李紘請條約之故降是詔直昭文院陳從易等
校十代具亡論字非外謬而妄加塗竄以為日課上閲覽之
故從易等及于貴夏五月右正言孔延魯言迁官類不迁為
其父求三品服上曰子為父請可從也乙未以三品服賜孔

最王欽若等曰廷魯所陳亦足以厚風俗丙戌詔京朝官曆
勘並如景德四年七月勅施行不許中外任及三年以上者
無未到闕所磨勘于是申明旧制更立四年之限景德中詔
須見任及三年以上者乃得引対易四年制乃稍益旧制四
年御史台自薛奎後中丞摂不補侍御史韓億独掌台務者
踰年辛卯詔館閣校勘自今毋得増損時擢副張士遜請以
其子友直為校理上謂館閣所以待天下賢才不可私授止
令于館閣読書降是詔五月以知制誥特詔翰林學士晏殊
導詞十月壬辰詔郎中以上致仕者自与一子官時繇同文
請老不願分司監當止乞禄二子仍著為令同文時為都官
郎中五年二月以館閣校勘王堪簽書南京留守判官事校
勘元出外者璞為晏書所辟特許之六月詔翰林學士依大
中祥符五年故事常一員在院如假故次學士直天聖元年
常詔貴曰出宿以故事双日鎖院隻日降麻故也至是中書
言恐先召不至故有是詔八年學士承旨以龍図閣學士刘
知筠三入翰林意望両府及為承旨頗不懌常称疾不出或
戲之曰服清涼散必愈両府用青涼傘也与楊億斉名号楊
刘六年九月己亥詔近制京朝官三任知県入通判三年入
知州自今任内常有五人同罪奏挙者減一任七年詔文臣
換右職者听任子弟為文資三月壬辰朔詔龍図閣待制以

上自今非任劇要毋得奏異姓親執政事多任子于館閣読
書魯宗道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紈袴子弟得以恩沢処耶吾
子試物己任京官然終不使興閣恩六月置轉運判官与轉運
使分部巡按慶暦三年復置九月丙寅詔閤門自今入内都
知押班如昭宣使以上即与客省使等為一班皇城使副以
下並在皇城使之前作別班行太祖都知押班率侍奉官為
之内中祇應服頭巾衣褐衫而已寔相呂夷簡不考故事輒
升其班次議者非之八年集賢校理彭乗以親在蜀求便官
詔乗知普州蜀人得鄉郡始此普州解知李書乗為与李召
其子弟為生員教育之俗遂変九年甲戌权度支判官右正
言陳執中罷度支判官薦院使職国朝承五代之弊官失其
守故官職差遣離而為三今之官職用以定俸入卒而不親
職事諫議大夫司諫正言須別降勅許赴諫院供職者乃曰

諫官

明道元年四月詔近臣非受詔毋得挙官乞試銘職其已試
而推恩者毋得再求試辛卯以門下省為諫院徙旧省于右
掖門之西先朝雖除諫官而未実置院及陳執中為諫官屢
請之置諫院自此始二年旧制集賢院學士在京始給俸于
是李若谷以集賢院學士知江寧府而自請之壬辰詔在外
者亦給遂著為令秋八月丁巳置端明殿學士班翰林資政

學士之下以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宋綬為之太平
興國五年初改端明殿學士為文明殿學士樞密副使之下
自程羽李昉后不復除授承明既更命新殿曰端明于是復
置學士与文明之職并見於班位降也然詔无拜文明殿學
士者綬固辭端明不聽請解龍圖許之己未張士遜為山南
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楊崇勳改判陳州初士遜与
崇勳被入告謝士遜乃位崇勳下上問其故士遜對曰臣官
僕射而崇勳為使相上因以使相授士遜時士遜已罷政事
翰林學士承旨盛度草制當言新除左僕射而誤用士遜旧
銜有司奉行制書不復追改論者非之一旧制學士以先后
序班時從裴先諷為龍圖閣直學士而諷盛氣凌其客相李
迪祐諷特詔諷班某上論者非之置提刑見論治門
景祐元年正月中書言諸路提點刑獄朝臣使臣如旧制給
御前印紙以書殿最從之一李淑說入閣儀見聖政門癸丑詔御
史台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裏行并三丞以上嘗歷知縣
人候二年除史又二年除三司開封府判官從之中丞韓億
之請也然舊制亦有侍御史裏行令始遣之辛卯御崇政殿西
廡召輔臣觀講書罷軍頭事自是為例秘書丞張宗誼孫沔
並為觀察裏行監察御史裏行自此始太常博士監察御史
裏行高若訥為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殿中侍御史

裏行始此乙酉詔閤門祇候自今須尚書員外郎諸司使以
上及身路轉運使或提點刑獄二員共七人奏之方許引對
丁卯詔中書提點五房公事及堂后官自今以八員為定制
仍參擇選人為之己卯宣慶使忠州防禦使入內都知藍繼
宗為景福殿使景福殿置使自大中祥符五年至今授才二
人劉承珪節守英及繼宗也二年正月殿中侍御史裏行高
若訥言兩省繳奏選人為十二考並舊勘引見令綴進者多
請以歷任見贓私及非老耄者乃聽改官仍具與監當一任
詔須常有人奏舉者方得施行是之壬辰詔選人十二考无
奏主者特許參選癸丑置邇英延議二閣寫尚書无逸篇于
屏邇英在迎門之東北向延儀在崇政殿之西北向是日御
延英閣召輔臣觀盛度進讀書賈昌朝講春秋既而西宴崇
政殿六月丁巳詔黜職州縣官初任未成考者毋得薦奏先
是御史知雜事郭勸言睦州團練使柳三變釋褐到官才踰
月未有善状而知州呂　遠薦之盖私之也故降是詔三年
正月賈昌朝言臣寮相得侍経禁中陛下每以清閒之燕向
學稽古微言善道取高前聖在双日者陽殿衰時政記史館
日曆入起居注莫得纂述臣自景祐元年春迄二年冬凡書
筵侍臣出處升黜封章奏对燕会賜与皆用存記列為二卷
乞送史館詔以邇英延議二閣記注為名命章得象等接續

修纂冬十二月戊申詔宣勅劄子非經通進銀台司毋得直
下諸處初龍圖閣直學士李維領銀台司具言宣勅劄子皆
不經本司封駁之職遂奏不審諸用內制申明之戊戌詔曰
致仕官舊皆給半俸而仕未甚者或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
高年養廉恥也自今兩省大夫監司較吏閤門使以上致仕
給俸如分司官長吏然特以朕意慰勞之四年三月甲戌朔
以崇政殿說書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电為期祠部員外郎
崇文殿檢討王宗道屯田員外郎國子監直講趙言主客司員
外郎國子監直講王安國為天章閣侍讀檢校典籍起居北直
處當所班在館本官之上天章閣置侍讀始此已加各賜勅
書學諭大理評事史館檢討王洙亦賜馬帶職京官降勅書
始此戊戌翰林學士丁度上所撰國朝時令一卷詔以五月
朔入閣因讀時令尋復閣禮官詳日夏至及閣可否皆言五
月朔朝会合唐田制虽是大祠比冬至圜丘禮或受賀在質
明復元嫌然擬易象月令及癸邕有閉關靜事不賀之說鄭
康成擬樂章春秋說夏至有前殿淺入能作樂後漢常行其
儀令入閣讀令既屬加禮在朔与假本無所碍帷夏至則經
義有妨或自聖裁酌用漢法詔以七月朔入閣讀令尋又罷
王曾罷政命知青州既入謝求改鄆州乃下學士院貼麻加
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孟僕射典州當云判不當云知翰林
學士丁度失之也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王隨戶部侍郎知
鄆州陳堯叟並為平章事隨加門下侍郎堯佐守本官呂夷
簡嘗密薦二人可用故也自薛居正后初相无趙門下侍
郎者至是始撰章制用不復改
寶元二年八月癸丑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詢知許州詢
以足疾請外補也故事侍讀學士无出外者天禧中張知白
罷參知政事領本職出知大名府非歷二府而出者自詢始
冬十二月帝常問參知政事宋庠以唐入閣儀戊辰庠上奏
曰夫入閣乃唐隻日于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有大內又
有大名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自高宗以后天子多
在大明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內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会
則御之对北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
之又对北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閤亦曰內衙隻日常朝
則御之凡天子坐朝必須立仗于正衙殿或乘輿上御紫宸
殿即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閤門也以本朝宮
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
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或求入閤本意施于此與即
須先立仗于文德殿之庭如天　止御紫宸殿即喚仗自東
西閤門入如此則差与舊儀合但今之諸殿比于唐制南北
不相对值為殊耳故復來議論因此未明又崇唐自中葉以

延受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若今假日御崇政和延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為入閤而叔世離亂五朝草創大昕之制更從簡易正衙立仗因而遂廢其后或有行者常人之所罕見乃復謂之盛禮甚不然也今相傳入閤圖者是官司記常朝之制如閤門有儀制勑推坐圖之類何足為希闊之事哉兄唐閤見旧禮本無此制置開室中諸儒增附新禮始載月朔入閤之儀又以文德殿為上閤差舛尤甚蓋當時編撰之士討求未至太宗朝儒臣恨泊亦有論奏頗為精洽咸朝廷他日修服正衙立仗殺其兩制使稍加商推以正旧制然議者謂殿閤不同旧制難復行之

慶曆元年夏左正言孫沔奏太宗初置京朝官考課司今審官院是也凡中外官任滿給印紙曆子載功績可紀清白有守過犯廢黜者上姓名尺得書之無所遺俾至闕下赴院磨第其等而升黜之此國家激勵賢才照察驚寒之至術也自從因循歲以磨勘為轉官之階梯也不復有尚功之志即但官三週例遷一級雖數有失亦不退復故士大夫以無過犯為能是使庸愚不肖之人晏然自得不十年間坐致員外郎是以居常則青紫相隨應用則玉石難辨苟不更張變轍必恐廢殆致綱臣欲乞今后應京官升朝官並依旧許三周年一次磨勘如明有理迹廉名者即與轉官有公私罪者等降黜無功過者且守資如此足以旌別賢愚永昔甲令廉勤公幹之士聞之必激勵顧行者眾矣乞更差近上臣僚別定格式亦一時之龜範也又言欲乞今后帶職員外正郎上許磨序一名子弟少卿給諫與二人丞郎三人尚書四人僕射之上共五人致仕及物故更各與一人武職等比類官品暨皇親母后之族及兩府大臣亦乞約束人數伏乞特差近上臣僚定其久制以為方世之法綱先是劉從德之妻遂國夫人者呂蒙正女也每出入內庭或云得幸于上後獲遷登封罷朝錫父之出入如故諫官張方平再以疏論列皆留中既而有詔復封遂國當彌徽述詞頭封命遂俾唐制唯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述詞頭蓋自彌始也二年戊午詔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呂夷簡判樞密院户部侍郎平章事章得象兼樞密使樞密使晏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上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上乃追用別議特降制命夷簡判院事而得象兼使殊加同平章事為使如故三年虞部員外郎杜杞權發遣度支判官事大常博士燕度權發遣户部判官事仍理本資序毋得差出候三年有勞令三司保明當議升陟之权發遣三司判官始此戊戌詔諫官日赴內朝先是知制誥田況上言有唐兩朝

自諫議大夫以上至拾遺補闕共二十二人每遇宰相奏事
諫官隨而入有所闕失即時規正其實皆中書門下之屬官
也今諫議大夫无復職業自司諫正言知諫院皆遺補之任
而朝廷責其言如大夫之職英而此勢不親序位不正朝廷
門与中同進退非所以表異而異其分也臣前在諫院每聞
一事皆諸處未聞比及論列或至后時今若令諫官得奉内
請則何以日聞朝廷之事矣詔送兩省詳之學士承旨丁度
參詳乞今後比直龍圖閣及修起居注内令日赴内朝從之
先是諫官歐陽修言臣伏見御史台闕近制令兩制舉中丞
輪次舉人遂致所舉多非其才不能糾職臣謂令兩制之中
奸邪有未能盡去若不更近制則輪次所及勢須舉人臣欲
乞今后只令中丞舉人或特選舉主伏見朝班中多有好人
多以資考未及今乞不限資考惟擇材勤者為之况台中自
有裏行以待資淺之人仍乞重定舉官之法有不稱職者連
坐舉主重為約束以防為濫庶凡稱職可振紀綱今欲特降
指揮今舉官自京官以上不問差遣次第惟材是舉資淺者
為裏行資深者入三院景祐初置殿中侍御史裏行監察御
史裏行凡四人以三丞以上常歷知縣人充既而久闕不除
于是詔以兩人為額兩人為額慶曆五年王拱辰舉李京包
拯或因修此既癸未詔自今見在前任兩府及大兩省以上
官不得陳乞子弟親戚館職并諸之類進士三人以上一任
回无過犯者進許奏述召試取優等者充選館職曾取有
兩府二人兩省三人同罪奉充者仍奉旨送看詳試補丁亥
詔曰周天司樂掌奉政以六藝教國子則官材蓋本于世胄
而今之蔭法雖恩大寬以致默宗蒙幸雜商授官未知立身
之道從政之方而並借仕進非所以審政重民也其著為令
使夫襲嗣先緒以為後之枝支子限年以明入官之重設
考課之格立保任之條古不云乎無私者天下之祇名人君
所以勵万世而客鈞咨今庶往於茲意為其神令所陳十二
事其一法須子孫年過十五若弟姪須年過二十必五服親
乃得蔭以官蔭而物故者无子孫祿仕聽在蔭自是任子之
恩殺矣然猶未艾也壬辰詔限職田任有定制士有定限吏
以職田抵罪比前日猶稍潤焉此仲淹十事五均公田之議
十二月翰林學士提點在京諸司庫務宋祁請增置勾當公
事朝臣一員從之提舉司勾當公事自祁始也祁初薦太常
博士王疇時有官者同提舉疇乃辭于中書曰翰林先進疇
恐不得事也然以朝士大夫而為制官所指使則疇實恥之
乃更用太常博士張中庸為勾當公事疇博文字中庸蜀人
也集賢校理知諫院歐陽修為右正言知制誥初中書召試
而修辭不赴特除之四年詔三司丞即給諫已上御史中丞

正卿監歲得奏正郎以下朝官不得過三人起居舍人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監歲得奏員外郎以下朝官不得過三人左右司郎中司諫正言三院御史并館職知諫院天章閣待講三司判官并員外以上及正郎見任知州有出身无贓罪者並歲得奏大常博士以下朝官不得過二人安撫制置發運判官得奏本部內員外郎以下朝官並限人數仍于狀內開說其人堪充何任使同罪以聞八月命參政賈昌朝領天下農田范仲淹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仲淹建議周制三公分兼百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于群有司无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及設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不專三公論道之任下不專六卿佐王之職非法治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子監太常刑部仍行大理群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創置新規更改前敝官吏黜陟刑法輕重有利害者並從吾臣予奪其體大者二府簽議奏裁臣不自領兵賦之職如其无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以為不可久之乃除是命卒不果行五年春乙亥復置言事御史以殿中侍御史梅摯監察御史李京為之摯新繁人唐制御史官專言職政天禧初始置言事御史六員其後久不除至是以諫官員不足復除之今御史裏中丞所之南有諫官御史所蓋御史得兼言職也二月辛卯詔曰比京朝官因人保任始得序遷朕念廉士或不能自進其罷之時監察御史劉言瑜言近年考課之法清望官五人保任方磨勘遷長奔競非所以獎士廉恥也故降是詔磨勘保任之法實仲淹所建仲淹既黜元瑜希得象旨亟奏罷之兵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趙及權判吏部流內銓初銓吏匪員缺與選人為市及奏闕至即榜之吏部榜缺自及始右正言錢明逸言閤門儀制每日上殿不得過三班乞今後諫官有本職事求對雖已有三班外聽上殿數奏從之戊辰以樞密使王貽永兼群牧制置使自王德用出鎮陝州密院不復兼領群牧置制使及是乃復之余靖奏任子不拘年甲以廣常延之典從之八月起居舍人知秦州田況遭父喪卒哭詔起復況固辭又遣內侍持手詔諭況不得已乞歸葬事揚罷託邊事求見況請終喪上惻然許之帥臣得終喪自況始庚辰罷宰臣兼樞密使詔昌朝執中言軍民之任自古則同唐別任樞臣專主兵務五代始令輔臣亦帶使名至國初尚沿舊制乾德以后其職遂分是謂兩司對持大柄實選材士用講武經向以關隘未寧兵議須一復茲兼領適合權宜今西夏來庭防邊有序當還使印庶叶舊規臣等領罷兼樞密使即降詔許之又詔樞密院凡軍國機要依舊同量議施行十一月

樞密院請自今進退管軍臣僚揀選長吏路分兵馬鈐轄以
上並與宰相同議從其請六年夏四月壬子权御史中丞張
方平言天聖景祐中與慶曆官吏多寡方領吏部流內銓物
在銓選人往以万計五六年間僅成一任又所恭非所用仍
旧才葷恐数年間官濫不勝其弊其中書密院自用兵以来
权宜所置官請先裁罷從之方平又言范仲淹所請裁損弊法
已是適其臣僚恩例乞且依制為使若朝廷議論惟是之從
不可以人廢言也仲淹時在外 七年春壬子詳牧制置使王
貽永言群牧司先因詳定所裁罷副使二員都監二員判官
員比來頗致闕事請自今以副使各一員都監判官各二員
為定制從之三月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官大名府
夏竦依前官充樞密使故事文臣自使相除樞密必納節还
舊官独竦不然 景祐八年王曾事天平節度使檢校太尉同
平章事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 以来夏竦除根言以
諫中論議不合不可使共事丁酉貽麻改命己亥賜天章閣
侍制兼侍講曾公亮三品服故事侍制入謝未始賜服至是
上御迩英面賜之仍宣諭曰即講席賜佩蓋所以遷寵儒臣
也 公亮起居注當進制誥以妻避昌朝兼故侍制天章戊午
改文明殿學士為紫宸殿學士文明殿禁中已久无學士自
程羽李昉后亦不以除授而文明出真宗諱故改之用參政
宋庠議也初置天章閣直學士位在龍圖直學士之下捌年
夏翰林侍讀學士戶部郎中知永興軍葉清臣為翰林學士
权三司使咸平末并三部為使官軽者則為权使公事今再
領三司當為使而又為权使中書誤也自是遂分权使公事
為兩等初改文明殿學士為紫宸殿學士丁度罷政首以命
之御史何郯言紫宸不可為官稱五月乙巳詔改旧延英殿
為觀文殿仍改紫宸殿學士為觀文學士班次如舊制癸亥
賜王貽李用和筋金帶故事非二府大主不賜惟張耆在樞
密院蓋侍中常賜之
皇后元年春賈昌朝為觀文殿置大學士判都省朝會班中
耆門下視其仪物觀文殿置大學士自此始仍詔自今非常
為宰相毋得除丁亥監察御史陳旭言三館職事文儒之官
選近時无復故典用人益軽遂為貴遊進取之津要慶曆中
常有詔旨云今后應見任前任兩府及夫兩省以上官並不
得陳乞子弟親戚入館閣職事然摠于横恩復請不用美官
清秩有國者所以厉世磨鈍之具今委以私权貴之家天下
寒後何所勉進朝廷賢才所有教育望申明前勅嚴為科禁
濫沐濫進以清其選使在位者皆得文行充实之人然后奉
用故事特同燕閑延儒訪問則為治体不為无益詔臣僚援
例奏乞子孫得試者如試中只与轉官或出身更不除館閣

又正叔任子亦詳
李若谷卒贈太子太傅沒毋得為例以子
淑在近侍己丑翰林侍讀學士吏部郎中梁適為同群牧使
群牧使旧止二員龔鼎臣為之適蓋員外置云甲戌文殿大學
士右僕射判都省賈昌朝復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
判鄭州初除南作中書朝國辭之使相旧无中謝之賜自昌
朝始 二年六月庚午詔舉官為縣令初選與京西刑獄張易
官臨滿將代倩舉除令十六人上因謂輔臣曰縣令与民最
近故限設保舉之法今易所舉猥多以以請託故也遂令裁
定其數河北等路轉運副使舉十二人提刑六人河東等路
運使副十人提刑五人兩浙使副四人提刑四人夔路使
副四人提舉三人洛發運制置使副六人府界提刑三人開
封府諸州監軍各一人仍止舉所部官
九月辛卯詔明堂礼畢並以襲衣金帶器幣鞍馬賜夏竦王
德用程琳李昭亮將相在外遇大礼有賜自此始八月御史
知雜何郯知漢州將行上疏有言臣欲乞今后文武臣僚嘗
厚今母歲遇乾元節得奏薦親屬之人除子孫依旧外奏親
候再遇郊許奏一人如此等級裁減一年內可省入官數十
人積年而計所省漸多則仕路之冗不澄汰而自消矣朝廷
向來已曾更改貢舉條制然而親子孫亦以限年舉筆是致
人心嗟怨遂即復故臣今所請以薦奏疎數為等降皆係人
情人情于近親則思厚于疎屬則思薄今既許近臣依旧制
其疎屬止以年月為限不尽隔絕而于聖心許亦无怨惟聖
明斷而行之則官濫之源庶可以塞其邊臣及路分各得恩
例乞即仍旧如許行乞候過今秋大享后為始 四年九月癸
卯革旧制其后遂罷即奏補或自此始 冬十月甲子皇室八
十九人並遷官旧制金吾衛大將軍在左右衛大將軍上之令
有自金吾遷左右衛者蓋中書失之也十一月詔后妃之家
毋得除二府之職位三年二月权判戶部勾院葉清臣言請
遣使循行天下知民疾苦察吏能否与太常寺置博士許公
卿大臣子弟補季生重听令詳科人取明大義責以義問
省流外官无得入仕所武臣終三年之喪罷度僧季讀經一
業試兵書將護出令旬條約凡九事三月壬申詔開封府曹
官亦縣丞自今重除新改京官人任滿与免遠官初令銓司
選差人一年无過例改京官歲久改京官者衆皆革之
景祐三年三月令銓司兼選人 先書官 夏四月御史中丞王舉
正言河北朝廷根本而雄州又河北咽喉先朝用人如何承
矩守邊累年官止近郡刺史李允則凡二十年亦不遷引進
使今所用未尽得人而就日待遷使後有功者何勸且言在
許州應天府六年更轉運使十六人轉運使所使察官吏能
否与民間疾苦而數易如此宣能究宣朝廷德澤乎八月戊子

詔判吏部南曹群牧判官今自以朝臣歷一任知州館職一
任通判為之則不得干說保薦及陳乞丁丑詔迩英閣講讀
官當講讀者立侍敷對餘皆賜坐侍于閣下天聖以前講皆
坐侍自景祐以來皆立侍至是帝屢面諭以經史入書須詳
悉詢訪卿等先乃順侍至楊安國等進曰不敢至是有詔遂
為永制翌日講讀官並奏謝教坊官王世昌陳年勞乞監永
濟倉門上曰世昌先行撿遂罷此職且倉門乃國家儲粮出
納之所宜可令此輩主之耶与在京一一　令樞密使戶部侍
郎履籍以本官為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國史籍初入相
且猶虛遺今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然非故事也四年
五月詔國子直講自今選通經有行實年四十以上者為之時
御史梁田言近日薦楊忱為學官忱年少輕肆不可用故有
是詔忱楷子也九月甲辰詔今後文武臣僚每遇乾元節合
奏薦親屬者除朞服依舊外大功親候遇郊許奏一名小功
以下再遇郊許奏一名其每遇郊合得奏親屬者除子孫依
舊外其餘朞親候再遇郊許奏一名大功以下三遇郊許奏
一名從御史中丞王舉正与兩制台諫等所定奪也二年二
月詔太常寺置丞一員以近上知院官兼之專撿視樂器即
命同知禮院馮詣兼本寺丞太常有丞自此始也御史吳秘
樂器无主職之器故謂之太理有員是為重刑法輕禮樂詔
詔從秘言　九月壬辰入內都知延福宮使武信軍留後王守
忠為入內侍省內侍省都知諫官韓絳言宦官兼判二省國
朝未有授御史俞希孟乞令更不除前後省都都知不可一
陳太罷內省都一知由神道碑其實守忠為兩省都知如故
罷三司從本司勾當公事宦從宰相陳執中所奏也康定元
年十二月置
至和元年癸巳延福宮使武信軍留後入內內侍省都知王
守忠罷延福宮為武信留後々毋得援例故事宦官李首真
為留後者守忠有東宮舊恩數求之上亦欲与之先是高若
訥為樞密使特不可故止及是守忠疾遂除為節度使宰相
梁適曰宦官无除真刺史者況于真節度使乎上曰朕嘗許
守忠矣適曰臣今日備位宰相明日除一內官為節度使臣
雖死有餘責御史中丞孫抃聞之亦奏疏力諫乃罷節度不
除然得真為留後異日守忠卒占公弼為樞密直學士知益
州先是上每念東廟覽公弼有才書其名于殿柱公弼奏事
上目送之語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既召程戡入輔因使公
弼代戡公弼固辭乃復授龍圖閣直學士同群牧使叔增一
員從不為例八月戊午知制誥賈黯乞修起居注官入侍閣
中事有可書隨即記錄從之賜坐于御坐西南詔自今將相
遷拜見辭之禮令閤門以故事奉行初知制誥韓絳言比年

以來多失故事故降是詔秋癸亥起居舍人知制誥呂溱上工
部郎中知制誥兼侍講史館修撰王洙並為翰林學士故事
翰林學士六員時楊察趙槩楊偉胡宿歐陽修並為學士至
是察加承旨溱及洙復同除學士洙蓋第七員也壬申侍御
史范師道言乞知諫官院及御史知雜如當擢用不許資任
深淺並且令任三司副使侯揭歷三部方改授侍制詔自今
諫官及知雜御史除改旋取進旨
至和二年十一月乙丑宣徽南院使吳育言臣前判尚書都
省見其官司局曠然具存且如大有敍論當下乘官雜定以
備所長廣不為今推定論時一會都堂是行其小廣其大論
者深惜之歟随宜講日以漸復之則高拱无為之治可以馴
致事下兩制詳定而言者謂尚書省職局今並入三司及諸
司分領事难遽更乃罷之
加祐元年夏初龍圖閣直學士李柬之請定選之本補廢之
法下兩制議孫抃等言今二府使相宣徽節度使三年廕二
人已減旧恩之半餘文武官請一歲及三歲當任子者皆倍
之內臣毋得過入 續御皇族均比為法罷南省特奏名百官
司入流如吏部格帯所減年或換武遂勑中書樞密院裁定
于是詔見在二府使相宣徽節度使御史知雜悉罷大功親再
遇郊廕小功親即中帶職員外郎初遇郊听廕子孫若再
遇郊廕期親四郊廕大功已下親初該廕而遇郊廕大功以
下親初該廕二年六十无子听廕親皇族大功以上妻再遇
郊亦听期親科場取士以皇祐四年進士限四百人諸科毋
得過其數罷南省特奏名百司入流必如吏部格毋得敘勞
減年及換武餘並依舊條約自是減入流每歲毋得過三百
員癸卯武康節度使知相州韓琦為工部尚書三司使唐制
節度使納節不降麻李朝丁謂自節度使為參政止舍人院
命詞今除琦三司使降麻非故事也二年夏四月己巳主客
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為殿中侍御史先言事御
史以中丞張昇言本台闕言事御史乞除中復故也十二月
癸丑詔大臣所舉舘職自今令中書籍記姓名候在官員數
稍少即選之仍為年所推者与試其考校无得假借等第知
諫院陳旭有請故也皇祐元年六月二十六日亦加增有言
三年春三月辛未翰林歐陽修侍讀最為親近密社時不過
一兩人今与經筵者十四人侍讀十人外設官而經筵无坐
處矣臣既身在翰林又充史舘修撰太常礼儀秘閣秘書省
尚書礼部刊修唐書兼職已多而經筵因不缺人忽蒙除授
蓋近年學士相承多兼此職朝廷以為成例不惜推恩外設
則云學士侍讀特与添請遂選之清職遂同例授之冗員詔
不許又言學士侍制等為侍從之臣自祖宗已來尤所精擇

苟非清德美行譪然衆譽高文博士獨出一時不得與其選
是以選用至艰員數至少宫以難得為貴人以得職為榮縉
紳之望既除則朝廷之体益重其后用人頗易員數漸多往
時學士侍制亦乞十員近年以来稍各除拜然四十餘員臣
謂愛惜名器不妄受人朝廷已知之為國計者亦宜及今創
立經制令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學
士侍制未有定數欲乞詳定前史及國朝故事自晛文殿大
學士至侍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員數闕則精擇賢士以充
其選苟充其人尚可虛位如允臣所請乞賜詳議施行修既
附漢遠書考

夏四月癸亥右正言吴及言太宗朝常給三司判官御前印
紙曆子令抵書課績功業今其制雖存而凡考校之法請以
自今歲終校功過多寡而升黜之詔以及言録示三司使張
方平

四年夏四月丙子吏部郎中天章閣侍制何郯同知通進銀
台司兼門下封駁事時封駁職久廢郯上言本朝設此司寔
代給事中之職乞准王曾王嗣宗故事凡有詔勅並由銀台
司從之五月樞密使田况十上章求去位丙辰罷為尚書右
丞提舉景灵宫故事樞密使出入皆降麻自皇祐五年高若
訥罷始舍人院降制今復失之六月太子中允王陶大理評
事舍人院趙彦若國子博士傅卞于潛令孫洙並為館閣編
校書籍宫館閣編校書籍自此始三館秘閣凡八員詔及二
年者選人京官除館閣編校勘朝官除校理秋丙申太子中
允王陶為監察御史裏行初詔中丞韓絳舉御史而限以資
任屢奏不應格于是絳請舉裏行以陶為之詔可陶辭不受
詔強之乃就職十一月乙未天章閣侍制請錢象先盧士宗
右司諫吴及定奪該恩叙雪人自後每降赦即命官定奪事
蓋始此

五年詔歸明人二十五以上許注官徐濤自陳八歲歸明四
十八不得注官因着此條秋宣徽南院使判延州程戡卻
呂誨言本朝故事言本朝故事宣徽使非勳戚未嘗除拜乞
追寢知雜院御史范師道相継論列訖不從

六年十一月辛未于潛令編校秘閣書籍孫洙為館閣校勘
從新制也編校二年得補理校自洙始

七年夏壬申改命起居舍人知制誥兼侍講司馬光為天章
閣侍制先是光與呂公著並召試中書光乞試而著懇辭不
除知制誥光乃自言拙于文詞本當辭召初疑朝廷不許故
還勉從命継呂公著懇辭得請臣始悔恨向者之不辭而妄
意朝廷之不許也章九上卒改他官五月仍依官知諫院

官制沿革下

神宗

治平四年詔同簽書樞密院事郭逵赴闕 職官志云密院旧
制先同僉書院事者治平中始以郭逵為之 太祖平蜀呂餘
慶以参政僉書院事 自是非赴本无以執政守藩 塗以同
僉書密院事权判胃州上即位王陶言非使各造歸未几罷
知鄭州 己巳置宝文閣学士侍制 番于今其因賜依旧充龍
閣例侍講呂公著為宝文閣学士知制誥 邵必為宝文殿直
学士先是公著与以同補集仁宗御集成藏宝文閣故同授
此職 乙亥御史張紀言近歲已來百司庶務多稟決于中書
臣謂政府不當 役有 中書司之職有司亦不當以細務汨政府若
溝洫當決之都水監 漕運決之三司 其礼樂任代等令循益
自係朝廷議論有司得以奉行詔中書樞密 應細務合歸有
司者條析以聞 後中書具三十一事 樞密院具六十二事皆
歸之有司 是申己內外官以三年為任 不得迁移
熙寧元年正月 復命武臣提點刑獄官 序内外官次挙始九
月 中書奏選人俸薄不足以劝廉 並增之 詔建東西二府 東
府命宰相居之 西府命樞密居之 五年二月癸丑 侍御史知
雜事鄧綰為龍圖閣侍制 权御史中丞 以侍制权中丞自綰
始 三月富弼致仕 仍復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节使相
致仕自弼始 中書言 礼房修換官法 各立條制 右職換文資

准此 七月秘閣校理曾孝寬為起居舎人兼樞密都承旨 旧
用武臣 以文臣兼領自孝寬始 詔致仕官給日直二十人 甲
戌 知青州趙抃為資政殿学士知成都府 抃在青州踰年 宋
東旱蝗飛及境輒遇風墮水而尽 于是上欲移抃知成都 或
言前执政旧不差知成都 王安石曰陛下特命之 即老不可
乃遣内侍賫賜召見 勞之曰前此无自政府復知成都者 卿
能為朕乎抃曰陛下之言即勑命也 願寬有列上大悦 六年
三月 詔提刑司置檢法官一人 元豊元年罷 六年復置 七年
十二月庚辰 修撰経文所具番陶臨皆以白衣為修撰経文
所檢討 至是又以選人入中書習学 行检正事中書五房習
学公事 白令封三代并妻追封以王學言 王韶妻往亡不与
封故也 閏四月丙午詔自今知諫院令與兩省班 時同知諫
院范百禄欲兩省班 御史台止之 百禄上言 望詔有司裁為
定式 故有是詔 八年十一月 以稱頌幹當三班院 先是頌言兩
審古之天台 朝廷万事之本 皆由此出 仁宗朝大臣常移審
官院歸吏部 三班院歸兵部 審官院歸刑部 庶稍近古制 審
時為帳其作遂不果行 請先置朝臣兩員振挙綱維 候其有
序 移審官等三院則南宮故事可奉 一代典章于是為盛 後
官制行如其言 九年五月詔駙馬自今改官及七年取旨 元
先此法始著為令 十年十月辛巳 樞密院直学士給事中知

定州薛向為工部侍郎即再任向辭所遷官降詔不允故見
刑門 講官坐立見李本門 乙年新知大名府陳升之知樞密
院事自判樞密置知院則當為副使者皆改同知院事若置
使則同知院副改為副使于是文彥博呂公弼為使韓絳邵
亢為副使上以升之三至西府故稍異其礼乃以為知院事
樞密並置使副及知院自此始十二月呂公著言正侍中自
國朝以來未曾降授如文彥博富弼朝以前度樞密兼領至
真拜則自克贊趙普後惟丁謂馮拯韓琦以受遺宰相故有
殊命置條例司見安石門 二年三月陳襄兼起居舍人范純
仁直集賢院司修起居著上謂修起居注即知制誥欽令詠
官兼修注遂用襄及純仁起居注兼職自襄及純仁始也十
一月司馬光請叙百官公筆公卿除拜作一録鄭獬百官公
卿表詔從之詔百官用本資序即言正降一等言叔資遺他
準比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陳升之為礼部尚書平章事集
賢殿大李士本朝宰相有以侍郎為之者李士王珪當制以
故事言故升之職遂尚書兩年修定閣門儀制所言垂拱殿
曲宴當直翰林李士等直李士並赴坐而翰林李士憑他職
者不預蓋國初惟有文明翰林樞密直李士故必令當直者
赴宴以從簡便今李士之名甚重皆得赴坐而翰林不當直
者乃獨不赴考之官制似未有一乞自今曲宴並聽赴坐從

之先是王安石言伏見館閣一除乃至十人比本所以儲公
卿之才也然下試求以為講官為諫官監司則必知其誰可
比患于不親考試以觀故也臣願陛下察其年人所謂材良
而行美可以為公卿召令三館祇候事有當試者召至中書
令且候奏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上謂祇候之名不推令安
石別制美名于是用前永安縣主簿邢恕為崇文院撿書丙
子詔自今選刑復差文武于是武臣寧習吏文多不足以察
舉所部人才及其才或可用為兵官而受舉之以為此職皆
非因仕之意故悉罷之人甚以為便三月二日置宗正丞三
員以強雅主為之用王安石之言也而良翰林李士司馬光
知審官院詔自今中書樞密院宣勅劄子帶聖旨批狀除机
密外并送銀台司封驗以知通銀台司范鎮言門下封駁劄
技者審華奏紏舉違制者三年四月壬申知青州歐陽修為
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宣徽使自皇祐三年著令毋得過二
員後當弼以宣徽使并修為三用弼例也知制誥宋敏求言
中書宋李定降叔監察御史裏行詞頭伏以御史之官旧職
須大常博士經兩遷通判去歲驗用官今又以幕職官便升
朝省此紏繩之地臣恐弗循官制之旧未厭詳叙其詞頭未
敢具草且以疾辭知制誥幕職官為御史裏行李定見安石門
五月癸卯上批近以李定叔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李大臨

藴頌畧拾命不下可並人本司歸班先是宋敏求封還定詞
頭詔送别頌官賞命頌辞詔再送舍人院次至大臨大臨亦
封還既而安石進呈奉御史新條若不拘官職高下並送人
在其閤則是秀州判官亦可以权襄行不必更改中允也復
詔頌依前降指揮撰詞頌奏執如初詔趣直人院蔡延慶等
就職及責大臨等延慶遂草定制既進草上奏乞罷之通進
銀台司命李定知諫院安石門直舍人吳國以後不復除上
本旧制除廷差等李定辞
詔增置宮觀官句當或提舉官
時以諸至歴監知州有衰老不任職者今与閑局王安石亦
欲以處異者故增觀員王直温权本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
平如故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自直温始壬子詔罷入閤权
詔國家以兩班内府贊翊李兵任為重矣而狃于旧制自古
職升朝廷以上必慎擇而除授之是以三公府而有司之為非
所以過朕股肱之意也今使臣增員至中非張官置吏以抚
其事則不足以一文武之流而欄中外之材宜以審官東院
别置審官西院差知院官兩員專領閤門祇候以上置諸司
磨勘常程差遣奔恢為知院韓縝同以太常礼院治所為審
官西院其院歸太常寺置局先是上論及大使臣磨勘及常
程差遣欵付之三班王安石与韓絳以為不如置審官西院
付之上即令置然未嘗与樞密院議也及文彥博等对乃言

其不便議者謂絳及安石協謀欲且彥博且奪其权因建此
議然失是大使臣慕遷皆屬樞密院死先後名次時人亦頗
患其不平也八月東上閤門使李評為樞密都承旨承旨旧
用閤門使以上或大將軍其後專用樞密院吏而更用士人
復自此始援命河北路常平等事王廣廉言一縣之事不以
煩簡唯令佐二班而主簿縣尉所職各異而事有謬誤非所
職者負坐視其弊而莫得救止欲令有司專管句錯簿書尉
專管指盜依旧外縣事並令通管從之九月戊子朔中書言
中書統治百官以在天下政事而所置吏旧尚仍旧制謂宜
高選士人稍依先王設衙胥輔之意請檢正中書五房公事
二員並以朝廷充皇城使嘉州團練使知恩州李綬為樞密
副都承旨用士人自綬始也己亥命侍台符會布朱温其考
試法官考試法官自此始翰林學士韓維等上文德殿朔望
視朝权以入閤旧圖所載載定增損之詔可二月詔逐路擇
未仕有経術行义者許权教授給俸選人學可為師者令充
教授詔至官院定差知州軍人並赴中書察其人堪任即引
見取旨條例司言欲令諸路其萬州繁劇縣分戶二三万以
上增置丞一員以募職縣令人充之四年四月太常博士李
寔太子中允舘閣校勘刘摯并為監察御史裏行故事御史
不带舘職充御史自事前執政辞官乃詔降而省降詔自此

從向始也
元豐元年大理寺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三年改國子
監直講為太學博士四月戊申御史台言奉詔復置六察々
在京官司令請以吏部及審官東西院三班院等隸吏察戶
部三司及司農寺等隸兵察礼祠部太常寺等隸礼察少府
少府將作等隸工察從之庚申詔御史台六察案官二年為
一任以所糾劾官稽違失職事多寡為殿最五月癸亥朔擢
御史中丞李定請增置台主簿一員檢點六察文字從之八
月詔文武官先相統攝而官同序位以職々同以服色服色
同以資序資序同以改官改官同以出身唐制文選掌于吏
部武選兵部主之總領言敘文武一歸吏部有四選之法九
月乙亥詳定官制所上以階易官寄祿新格中書令侍中同
平章事為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為特進吏部尚書為金
紫光祿大夫五曹尚書為銀青光祿大夫下至承務郎皆以
次序改從之十二月甲子詔應近官除授者並即寄祿官除
大而有待制以上至太中大夫餘至朝請大夫並通磨勘進
士八年十年餘一一近所理年月自降指揮日為始其大而省
待職以上自通直郎至大中大夫磨勘理三年承務郎以上
至朝請大夫理四年自如旧制四年八月罷中書堂選闕歸
吏部字文昌言六察行于有司而不行二府是委大綱治節
目不報十月詔自今除職事官而寄祿一品者為行下二品
者為守下品為試品同者不同行守試十一月庚寅詔中書
丁酉開天章閣進品官制除目詔中書檢正官開府王震江
陵吳雍入記聖語而授裳雍左右仍使自書時人榮之既而
試中職
詔樞密院置知院同知院而使副簽書之名悉罷之先是將
改官制議者欲齊樞密歸兵部上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
專命官統之互相維制不可廢也乃有是詔五年五月詔三
公三師宰相執政司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常任宰相者視
文殿大學士以上金塗文方團帶佩魚視文殿學士節度御
史大夫中丞六曹尚書侍郎散騎常侍御仙花帶內御史大
夫六曹尚書翰林以上及資政殿學士特班翰林學士尚書
者乃罷黜二月旧吏部兵礼刑五房分掌至是釐為三省門
下曰吏戶礼兵刑工六房皆視其名主行之六曹之事又曰
班簿曰開拆曰張奏曰勅制凡十房中書分吏戶礼兵刑工
班簿開拆勅制皆同門下而无章奏其後又增催驅點檢凡
十一尚書省分房吏戶礼兵刑工開拆催驅制勅庫然同門
下而又曰知雜房凡十置吏則有都事主事令史書令史等
當官為樞密院旧為兵吏戶部四房至是分房曰南北河西
曰支差曰在京曰教閱曰廣西曰兵籍曰民兵曰吏曰知雜

凡十其后又增吏房小吏云房而吏民名与三省同詔中書
面奉聖旨事別黄紙書令侍郎舍人宣奉行訖錄送門下為
宣黄受批降若覆請得旨及入狀得奏事別以黄紙亦書宣
奉行訖錄送門為錄黄樞密准院以白紙錄送而得旨者為
錄白批奏得畫者為畫旨門下受錄黄宣黄錄自畫旨皆留
為底癸酉王珪依前官守尚書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依前官
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戊寅詔六曹尚書依翰林學士
例六曹侍郎給事中依直學士例朝謝日不以行守試並
服佩魚罷職除他官日不帯行上嘗論稱緯建復官制分為
六曹体統如一至是令詳定官制所以此意著為式三省言
凡寺二監分隸六曹欲申明行下上曰不可一寺一監職事
或分隸六曹豈可專有所隸宜曰九寺三監于六曹隨事統
屬著為令上批自頒行官制以来内外小大諸官及創被差
命之人凡有申稟公事日告留滞比之舊日中書稽延數倍
乗皆有不辦事之憂上以命令稽緩詰近臣頗悔改官制蔡
確等慮上意遂默罷之乃力陳新官制置祿比旧月省俸錢
二万餘貫上意遽止六月詔自今事不以大小并中書省取
旨門下省覆奏尚書省施行三省同得旨事更不帯三省字
是日輔臣有言中書省独取旨事体太重上曰三省体均中
書省揆而議之門下省審而復之尚書省承而労之苟有不

當自可論奏不當公此以乱体統也先是官制行蓋依旧三
省之名只莫究其本有設官之初意乃發中書門下為三各
得取旨出命既紛然无統紀至是上一言遂定甲子詳定官
制所言尚書自左右僕射与左右丞簽書省朝廷以法在所
司案法閲奏稟侯朝命而入主于有司之版務材之執政官
所宜代上而任責則人主但聞之而已朝廷以天下事分六
曹以治之都省以提之六案以察之六曹失職則都省所在
糾察都省失舒則六察在所彈奏上下相維各有職守則奏
抄各都省執政官于理為當侍制送官以三年至是三年一
遷六年二月王拱辰判大名以官制行罷宣徽使故也五月
左右司郎中旧以執政分廨時間見白事日暮不偏或事急
速又造歴私第啓款直異則往從傳送事多留壅挙以聞吏
吏对曰前時郎官領如此挙乃白執政請都以堂聚時稟事
可否由決无傳言留壅之弊皆曰唯自是事皆決於上下便
之然他郎官不敢問見猶見執事私急只无所援陰不樂者
甚乗其挙無去郎官復分所白事如故七月呉雍真定爾闍河
北路轉運使兼措置糴便都司除职自雍始九月起居郎蔡
京言旧修起居注官二員不分左右故月輪一員修纂起居
郎舍人分隸兩省所以備左右史官則左當書動右當書言
仍令旧制每月輪修盡其職事未之有別乞即自今起居郎

舍人隨左右分記言動如允所言其當發正本事即別具陳
從之上幸尚書省睠華今所頗謂執政曰新省宏壯甚与官
制相稱王珪等對規摹制作皆出聖謨次至僕射所又曰新
省制作壯麗而已卿等宜秉勵官屬勉修職事既又詔尚書
侍郎一丁頃其曹開所人掌職事悉因勅曰朕所以待遇資
任非輕宜各思竭盡心職事庶得詔尚書省執政官与工
服由未仕者一人承務郎六曹都司吏部尚書左右外郎遷
祿寄官一等賜吏各有差十二月外郎加勲依宗室湊並自
武騎尉使由湊六升勲官加勲内殺宗班内常侍賜勲並綺
都尉始也上稽古更正治官既復尚書二十四司職事郎作
新省其規模區處詳密曲折並出制旨發宣群臣承詔督工
作壯偉雄麗近世未有也由是三省樞密院位著官儀煥然
一新矣七年二月丙戌詔御史台以侍御史知雜事為侍御
文不帶知雜事以言事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
恩數並如知雜事三月庚申詔御史中丞雜壓六曹侍郎之
上初元豐五年特行官制上手某中自為劃帖宣未出先請
輔臣曰官制將行欲取新旧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
馬不可蔡確進曰國勢方定願少遲之王珪亦助確乃已及
除光第四任提舉宗福宮詔滿三十箇月即不候替人發來
赴闕盖將復用光也

哲宗

元豐八年五月詔奉議郎吏部員外郎文及直龍圖閣知文州
以彥博乞免兩鎮節度使故有是命朝官除職自及始也七
月呂公著言臣伏覩周官三公三少掌論道經邦寅亮天地
然皆分治御職盡進則坐而論道退則坐而行之此三代之
明法也國朝之制殿奏事止是樞密院兩班然未完帝修定
官制凡除授臣僚及与其事齊置先中書省取旨次門下省審
覆次尚書省施行每首各為一班自元豐五年改官制政柄
皆歸中書省王珪以左相在門下拱手不復校王安礼每憤
憤不平數其事而不能也公著被命未授即為上陳之後
遂詔三省今取旨及台諫章奏並同進呈施行八月吏部郎
中曾肇朝請郎礼部侍郎林希兼著作職事官有兼職自此
始
元祐元年二月詔起居郎舍人依旧制不分記言動先是起
居郎蔡京言礼記雖有左右史分記言動之文然歷代郎兄
分言動故事但云事為春秋言為尚書今覩尚書不免兼言
動故乞依旧制故有是詔閏二月詔自今覩文殿學士資政
殿大學士曾在執政官准此司馬光言乞三司所管錢穀財
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本部如此則利權
歸一若更選用得人則天下之財庶几可理矣詔立天下錢

轂通諫戶部法羅諸路提舉官　見宣和門　三月詔職事官許
帶職其班序雖歷依職事官內尚書非學士除者更不帶待
制官二年加直學士中丞侍郎給舍諫議非待制除者爲反
一年加待制集賢殿修撰直龍圖閣直集賢院直秘閣集賢
校已上職令後內外官並許帶除職六月詔學士侍職除侍
郎并帶職給諫更不帶待制前來一年加待制二年加直學
士指揮更勿施行八月熊撤言伏見舊法縣尉皆用選人自
近歲民貧多從遠請重法地分縣尉並用武夫自改法以來
武夫貪暴掊斂抑抄掠爲民人之患請聞凡用武夫縣令民
患患之歎已復令吏部依舊只差選人詔除沿邊縣尉依舊
外餘並差選人蘇徹又言祖宗之世使相節度不領京師局
其奉朝請以改他官或爲東宮三司或爲諸位大將軍太平
興國中以趙普元勳自河陽還朝止爲太子少保以向洪張
永德之舊並爲環衛至今諸道幹轄提宮以防閒帰老者亦
諸衛迦之蓋其遺法也近日李憲以宣州觀察使提舉明道
宮王正中以加州團練使提舉太極觀二人貪墨驕橫敗軍
失律罪惡山積然死有餘責聖恩寬貸皆置之他善而又首
亂國憲假以使名宜考修制度追述誤恩以存舊典十二月王
岩叟言中書舍人在近臣中爲高選未行官制以前謂之知
制誥專行誥詞不預政事自改官制遂爲中書屬官分押制

勅凡國之政令无一不預故中書舍人不獨取文學適兼
責政事近除劉　邠爲得人御史呂陶言舍人曾肇操履偏
設藝文淺薄今乃擢居西掖尤駭郡聽夫中書舍人之職〻
清地峻非他官可擬外則典司誥命以文章議論潤色帝猷
內則分押諸房以知獻才慮參決機政前世雅重謂之宰相
判官宜可其序從獄不虛設十二月詔少府將作軍器監都
水使者令後在七寺少卿之上監丞在七寺主簿之上一年
正以義倚爲國子司業由凡一員今增其一倚與黃隱並爲
之五月詔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于尚書左右丞理先降除授
者立班在上先是神宗正名以官職爲次不以除授爲先後
于是特降新制三年詔自今朝議中散正議光祿銀青金紫
大夫並置左右十月復置南北院宣徽使依品恩數如舊制
十一月詔左右中散大夫以上十員左右諫議大夫以五十員
爲額十二月置六曹尚書權官俸賜依六曹侍郎守法敘班
在試尚書之下四年十月詔復置外都水使者令河北轉運
使兼領殿中侍御史孫升言先帝患百司職事不舉故建三
省六曹以治庶政然人樂因循衆習苟且弊隨事生苟无按
覈鉤考之術則必至于頹壞又罷六察考察六曹行遣稽遲
及輪御史檢點三省簿書差失可謂詳且盡矣蓋六曹寺監
二百四十餘案胥吏一千七百餘人其他官司二百七十處

内外之事填疊紛而旧以察官六員書吏十有四人鈎考業
叢非人人心力强明精敏安能周見其間而六曹百司
之事不至于頹敗者賴有六察以為之警策耳此所以見先帝
規摹宏遠追踪三代也朝廷近年察官既不補之矣此因浮
費所建言更不自本台立法自行減免書吏六人止存八人
分治六察吏員既少則所擇尤須精審且以八人按察二百
餘案千有餘人胥吏二百餘官司而又吏不精所擇止數名
存矣下則可矣必欲究六曹之弊成先帝之志則臣竊未愚
知其允為也伏乞聖慈詳察深惜六察乃先帝故補六曹頹
敝之志特降指揮下中書省重行立法中外幸甚刘安世言
安壽今以仲夏去職密院惟有趙瞻恐不可全然缺官乞依
故事令宰相兼樞密范祖禹薦馮京趙禼可任八月先是司
馬康奏其父光遺稿其一乞合中書門下兩省為一蓋司馬
馬與呂公著韓維張璪同其奏曰唐初始置中書門下之職
故有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
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
省先于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為
中書門下自是相承至于國朝莫之能改神宗皇帝以唐自
中葉以後官職頗冗名器紊亂欲革而正之誠為允當然但
當據今日之事實考前世之訛謬刪其重複去其冗長必有

此事乃置此一官不必依唐之六典分中為三省令中書取
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凡內降文書及諸處所上奏狀申奏
至門下中書省者文字皆送尚書省下六曹付諸案勘當擬
文字會問事因近則寺監遠則州郡一切齊足然後相度事
理定奪歸著申尚書省中書取旨中書院得旨送门下省覆奏
畫可然後藏錄下尚書省尚書省復令六曹方得符下諸處
以此文字煩冗遲延四近者數月遠者踰年未能結絶或回
方急奏待報或吏民詞訟未決窘困于留滞又置門下省欲
以封駁中書省錄黄樞密院錄白恐有未當若令奉取則須
日有駁正爭論紛紜執政大臣遂成不協故自置門下省以
來駁議甚少又門下不得直取旨行下其有駁議必須却送
中書省取旨中書或不捨前見復行改易又內批文字及諸
處奏請多降付三省同共進呈則門下之官已經商量奏決
若復有駁正則為反覆又近日中書文字有急速者往往更
不送門下省然門下一官行為虛設徒使吏員倍多文字煩
冗無益于事臣今來共商量欲乞依旧令中書門下通同進
業以都省為政事堂故每有政事差除及諫官章奏已有聖
旨三省同進呈外其餘並令中書門下官同商議簽書施行
事大則進呈取降敕劄事小則直批狀指揮一如旧日中書
門下故事其二乞令六曹長官古之六卿事之小者宜可

令專遣人等商議欲乞今后凡有詔令降行尚書省僕射左
右丞簽訖亦分付六曹本曹尚書侍郎及本所郎官次第簽
訖委本所郎官討尋公案會問事節揣度道理檢詳條貫下
筆判云今欲如何施行次第通呈侍郎尚書若郎官所判也
得允當則侍郎簽述判作應奏者直奏上應行下者直行下
即未得允當者委侍郎別書改判事之可否者決于本曹長
官其文字分付本所郎官之時委本曹長官隨事大小作限
若有稽遲即行糾劾若委的有事故結絕未得者申長官展
吏部尚書如舊日判東西審官院左選侍郎如舊日判流內
銓右選侍郎如舊日判三班院戶部長官如舊日三司使刑
部如舊日審刑院舊日本司文字上直奏直下令欲令六曹
長官准此更不經由僕射左右丞郎更改條法或奏乞特旨
謂如刑部刑名疑慮或情理可憫或情重法輕特免停替編
配之類或事体浩大或理有可疑非六曹所能決者所詣僕
射左右丞咨日或其決申都省委僕射左右丞商議或上殿
取旨或頭簽劄子奏聞或入熟狀或批判指揮其諸色人詞
狀並只經本曹長官呈過尚書侍郎本所郎官次第簽判押
判決一如朝廷降下臣民所上劄子次第施行若六曹不爲收
接及久不結絕或判斷不當即令登聞鼓院進狀降下尚書
省僕射左右丞判付本省不干礙官員看詳定奪若顯有不

當即行糾劾所貴下上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亦集
十一月三省言寄祿官分左右兩等進士出身皆左字餘人
皆右字詔復之五年九月復置集賢學士蘇轍言今日監察
御史久缺四員恐非治世之事唐置御史屬官皆自舉本朝
以耳目之官不欲執政用私人以防壅蔽今乞稍改近制令
台官次第二任知縣人不至執政自用台官六年四月楊畏
爲殿中侍御史時呂大防引擧各有異志欲得畏爲助趙君
錫薦畏實擧大防意也畏卒助大防繫擧云六月詔國史院置
修撰官二員內長官兼知縣（院）事閏八月集賢院學士（自）官制行
不復除至此李周始爲之尋詔集賢院學士如曾任權侍郎
以上人充者班列在大中大夫上七年十二月詔六察案復
置監察御史三員分領先是元豐八年冬減監察二員令殿
中侍御史兼領兩察官非許言事至是復之太常言本朝因
唐之舊以御史爲監察使輪知太常禮院監禮近來以博士
爲獻官遂廢監禮惟御史專視禮事御史缺官則無所督察
乞以博士監禮從之八年三月侍講學士范祖禹爲翰林學
士祖禹言馮京除侍讀學士後爲翰林學士不兼侍讀司馬
光呂公著以翰林學士兼侍講叔祖鎮以翰林學士兼侍讀
皆不兼學士之職臣不期歲得兩學士有所未安臣當辭免
六月尚書左丞梁燾同醴泉觀使故事非宰相不除使乃置

同使之名使兼領之
紹聖元年三月表之部言集賢院學士立班雖㬎在中散大
夫之上二年常安民言修立杈侍郎延徒法三省應奏杈侍
郎自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會修撰除者滿二年取旨除
正給舍言寄祿法分左右轄細轉法者未尽合行宪補已存
此三等分左右禁並省罷從之四月詔戒事官係帶職非職官
仍旧帶易集賢院為殿在院為在秘閣集賢校理癸年四月
宣徽使因官制省罷以事分隸省寺元祐三年復置吾無所
治之事詔罷宣徽使四年十二月陳次升為御史言悼蔡卞
令頗抃發憫曰若封肋何忠不得美官次升曰知守官而已
鄉乃為執政風旨耶他日曾布謂上曰次升每事与執政為
敵上曰誠无所附麗
元符元年十二月詔元祐復置翰林侍讀侍講李指揮更不
施行

徽宗

大觀二年右正言蔡居厚以諫省獨員言臣專任言責補見
單寡乞更授宮司以廣言路五申詔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制
繫紅犀帶不佩魚
崇寧三年故事起居郎並舍人視外朝則封置若直翰翰
日舍人林攄曰上謂封書言動不應以内外朝異例
遂之
政和元年十一月舊制文臣借緋紫皆不佩魚王詔言監司
守倅不佩魚与例无別詔始許佩魚二年六月復置宮觀官
及增置縣以前時歲凡員罷故也九月詔以太師太保太傅
為三公少師少保少傅為三孤又以左右輔弼太宰少宰易
侍中中書令左右僕射之名又詔武選官銜以通侍王侍中
亮中衛拱衛左武右武大夫至一班祗候以階易名四年詔
武臣行增置大夫通田為十三階郎亦如之
宣和七年詔依元豐制復置尚書令虛而弗除三公但為階
官无復令三省

欽宗

靖康元年詔台諫官當出親擢不用丞相薦人立為定制罷
息訪使者復走馬承受十一月依元豐制改太少宰依為左
僕射

兵制損益

太宗

退除一年五月甲戌令殿前侍衛司及諸州長吏部兵驍勇
者升其籍老弱怯懦者去之初置剩員以處退兵十一月周
廣順初鎮州諸縣十戶才勇者一人為弓箭手餘九人資以
器械芻糧是歲詔釋之凡一千四百人 此據兩朝兵誌 三年

七月先是雲捷軍事有偽刻侍衛司印者捕得斬之上曰諸
州軍比加簡練尚如此不選耶庚辰命搜索悉配海島于是
奸猾斂迹十一月甲子又大閱于西郊上謂近臣曰晉漢以
來衛士不下數十万然可用者極寡朕頃按籍而閱之去其
冗弱又親校其擊刺騎射之藝今悉為精鋭故順時令而講
武焉十二月詔自万戶至千戶各置弓手有差復趙普言請置
縣尉故也
乾德元年春正月乙卯遣使九人選閱西道鄉兵材慶州戍
卒從盧懷忠從使慕陽張勳梁陀副使康延澤等部步
騎教千人赴襄州夏四月庚寅出內府錢募諸軍子弟數
千人鑿池以諸民門下引蔡水注之造樓船百艘選卒習水
虎捷習戰池中命右武統軍承陳昭董其役三年八月戊戌
詔令天下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補禁旅
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其後又以木梃為高
下之等給散諸州軍委長吏監寺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
都下上每御便殿親臨試之用趙普之言也九月己巳上御
講武殿閱諸道兵得万餘人以馬軍為驍雄為雄武並屬侍
衛司
開寶四年十一月己未初上擇偽蜀親兵習弓馬者百餘輩
為川班內殿直案賜優給与御馬直等于是郊礼畢行上以
御馬直扈從特命增給錢人五千而川班內殿直不得如例
例乃相率擊登聞鼓陳乞上怒遣中書諭之曰朕之所与即
為恩澤又安有例哉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餘悉配隸許
州驍捷軍其都校皆決杖降職遂廢其班特內臣有左飛龍
使李承進者逮事后唐上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
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將士每出次近郊禁兵
衛卒必控馬首告兒郎輩寒冷望与救接莊宗即遂其所欲
給之如此非一失于禁戢而作乱遂成令不行實為死節也
上撫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
此等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御誠謂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
不惜爵賞苟為一有犯吾令惟有劍刑以誅之耳置靜江軍見
廣南門

太宗

大平興國二年春正月庚辰詔以美名易禁軍旧號鐵騎曰
日騎控鶴曰天武龍騎曰龍衛虎捷曰虎衛九月上屬意戎
事每親朝即于便殿或後苑親閱禁卒取其捷者隸親軍衆
軟者弱者分配外州自是藩衛之士益以精強崔翰分布士
伍南北綿亘二十里建五色旗以号令將卒望其所舉為進
退之節每按旗指縱則千乘万騎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
无比上甚悦即遣中使齎以金帯賜翰謂之曰此朕藩邸時

所服者也因謂左右曰若崔翰者必不專晉朝
將帥多不得其人軍政廢紊故也八年春正月上念征伐勞
苦月賜沿边士卒白金軍中謂之月頭銀曹彬羅因此從上
无遂還
曹彬以御民為門見契丹門　六月改日騎白捧日上
以契丹入寇遣使諸州選丁壯為義軍
淳化五年八月命左右衛各置卒千人上以京師六衛巡警
闕禁非舊制也
至道元年十一月己未閱武于便殿衛士挽弓有及一石五
十者矣二十餘人內挽有餘力因謂近臣曰方今寰宇无事衣
才間出意在吾殿中笑又令騎兵步兵數百東西列陣挽彊
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節上曰此殿廷間數百人尔犹
兵成可觀况堂堂之陣數万列成者
三年八月江淮發運使楊允恭捕販私鹽賊三十九人上曰
可團為一軍以備舟檝之役號曰平河

真宗

咸平元年上呂御龍直二百餘人閱試武藝二年閏三月京
西轉運副使朱台符上疏曰臣愚以為不任人无以安边不
安边无以省兵不省兵无以惜費不惜費无以寬民不寬民
无以致治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為計矣奏入優詔褒答
三年甲子諸軍技以次遷補多自陳其勞績馬步軍都呼頸
延贊獨進曰臣月俸百千所用不及半奉幸多矣自念无以
報國不敢望升擢誠恐福過災生拜賜而退帝頗加其知分
十二月河北河東强壯自五代時瀛霸諸州已有之景德始
詔籍河北民為强壯所在置籍擇善射者第補校長听自置
馬勝甲者獨其户役募其勇敢團結附大軍為栅官給鎧
甲四年九月庚寅詔陝西民家出一丁號保毅軍給資粮与
正兵分戍守城壘遣御史吴倚与轉運使同主其事凡得六
万八千七百九十五人其沿边軍士先選中者並升為禁軍
号保捷吳升上言請選古車戰之法及車戰之利上納之五
年命崔延皓教命可以捕賊守隘並為廣捷軍六年三月御
史曰錫言國家為缺少軍兵遂于曹單等州點集鄉村强壯
之士揀選為兵初令本城防守右乃抽赴京師非曰失信頗
屬妨農四月先是京師發禁旅于河東其數不足則補以州
兵十不得二三至是師臣請補如旧制于是命張延揀義軍
一万三千人立為神銳二十四指揮神虎十指揮常加訓習
以補戍河東之決九月募近京强壯補禁衛詔高瓊教閱行
伍整肅召近臣觀之上喜因謂瓊曰昨日村民今皆為精兵
矣
景德元年秋七月戊子陝西轉運使言西面沿边諸州于保
義軍内揀集成振武軍四十指揮上曰數萬賊團實州諸路

諸校兵曾无虛日乃設立此軍服鵰手知兵及諳練邊事者
皆云自立此軍邊事頗振戎人畏懼不敢為寇矣二年三月
安陽人陳貫嘗言兵上論三篇大略言禁旅當以衛京師不
當戍邊戍邊莫若募土人隸本軍籍民為定府兵使北兵扞
狄西兵扞羌是知鎮戍曹瑋言應募為弓箭手者請給以閑
田蠲其租春秋耕斂出兵護作詔從之仍置巡檢以統之其
后河東亦募置以休夏四月辛未上曰北可東石募土人為
軍以至契丹未下全邊防罷矣乃詔以見存為定額缺則補
之
大中祥符六年詔令江淮習水戰于金明池按試立為水軍
翼軍以太祖神衛水軍久廢故也
乾興元年國朝親兵接三司殿前司捧日軍天武軍馬軍司
龍衛軍步軍司神衛軍謂之上四軍々各左右廂々各三軍
一軍各有指揮使王洛上言二邊屯兵重々耗國用乞以河北
壯强代禁軍以廂比冗者々耕屯田以省國用
仁宗
寶元二年閏十二月以西討元昊夏竦請增置之民易戍兵
東歸言東兵五害土兵五利揚偕上言与始終論辨竦設竟
屢
康定元年吳遵路當建設護民兵于是詔遵路籍河東鄉下
為備邊仍下其法于諸路九月乙丑詔河北河東路强壯陝
西京西東路衙置弓手皆以三十五人為團置押官四團為
都置正副都頭各一人五都為指揮使各以階校伏事年二
十候籍六十免取家人或他戶代之听私置弓箭每歲十月
後正月前分番上州教閱半月即遣歸農或遇歸時勿集守
城及備盜田給粮二升歲正月縣以籍上州々以籍奏兵部
按奉不如法者
慶曆元年二月詔京東西淮南兩浙江南東西荊湖南北路
招置宣毅軍大州兩指揮小州一指揮惟陝西仍故号為保
捷兩河强壯兵別名長勇亦有錄宣毅者初募欲外弓手者
作佐郎通判睦州張方平利害八事方平所設如此然當時
不能盡用也四月旧況上兵策十四七曰蕃落廣銳振武保
捷皆是土兵材力伉健武藝精强戰鬪常為士卒先自昊賊
擾邊以來推土兵踴志在爭功其如請給甚 不及東軍之
下者請武料錢五百而五十為折支積歲月一支又皆雜敗
不堪之物如新添虎翼軍自南中選填材質綿弱自云不知
戰鬪見賊恐死伴者皆以為笑朝廷特塞數為民而已若曰
原士兵請給事恐難行請遇特支此常優加其數或別定南
郊賞例以激其心則其立功必不在東軍之后矣八曰汾邊
屯戍騎兵軍額高者无如龍衛聞其有不能被甲上馬者況

鐃勝雲武二騎之類馳走挽弓不過五六斗每教射習望空
發箭馬前一十二步即以墮地以賊甲之堅縱使能中亦不
能入況未能中之謂密科边兵並步卒而減騎軍但五分得
一足矣西北边皆有蕃兵蕃兵者塞下内属諸部落團結以
為藩籬之兵也于是王堯臣建言請選人募首領親效用者
籍姓名并士馬之數及千〻人所自推其謀勇者〻一人授
以班行及巡檢之名使将領出境破蕩生户所獲財畜官無據
虜得首級及傷者給以資物仍依本族職名補近及增俸錢
詔如所請十二月韓琦請諸路部置許置親兵者五十餘人鈴
轄都監各置百人仍日給錢二千冬詔知秦州韓琦嘗奏求
路兵條表少請益軍馬詔琦詳度以熟判弓手選其少壯剩
手或為保毅弓箭手或別立名額建其利害以聞詔注琦請
蒲峽西弓手悉判兩光保捷指揮是時西边用兵諸州保教
軍摠六千五百十八人河東河北義勇當慶曆初河北摠十
八万九千二百三十人河東摠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九人皆
蒲壯强兵鈔民丁涅手皆為之三年九月仁宗開天章閣富
弼范仲淹召对陳十事其七修武備請敷要兩地以京凡在
軍馬仿唐之法召募强壯之人使三時農務大者給瞻之費
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置万勝軍 見安累門 六年秋七月
三司使王拱宸言三朝兵數見用度門 十年十二月三司使
張方平言陝西用兵以來内外所增禁軍約四十餘万人又
言太祖備边所畜兵不及十五万太宗亦不過四十万充足
咸平中備西北募士至五十餘万因夏戎祖命始籍民兵儀
命刺以補軍籍凡内外置禁軍約四十二万餘人通三朝旧
兵且百万樹省義勇州郡廂軍諸軍小分剩員等不列于數
八年三月方平條对手詔時政言親衛之兵王按周官虎賁
士掌守王宮皆士也趙老師綱名記其子于太后領黒衣之
缺以衛王宮為王宮之衛蕪用卿大夫之子弟也秦漢宿衛
之士皆武材必取瑞良之士以其近尊不可不審國初宿衛
募置游惰无根帯者乞于諸班中選其年勞久久者東西下
班殿侍又有門閣家贊者最主保妻之法選取以充殿内之
衛又言太祖訓齊軍法甚嚴軍人不得衣皂但許衣褐其制
不得过膝豈有紅紫之服葱韭不得入營門豈知魚肉之味
又制更戍之法遠妻孥外戍之日多人〻少子而衣食易足
每月請粮營在城西者即于城東支營在城東者即于西城
給不許雇車乘負全以習以勞役之故士卒衣食无外慕安
辛苦而易使天聖中上万 言東西倉五給軍食因致邀求軍
人不知乃太祖之法 今則異矣衣服驕侈所受稟給一身不
足所有妻子爭得不飢凍寬能不歸怨于上耶如帥臣自能
簡約以身率之則軍人麁手可以存濟矣

皇祐四年三月包拯建議罷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如謂戍兵
不可遽减則訓練義勇以壯边備省小給餽粮每歲不啻屯
兵一月之費朝廷難之于是復奏分屯事就不行極数舊洛
边州軍兵馬除防守備留外其屯駐〻泊諸軍悉令歸營就
粮遇有警却時起發不旬日可到　以郭諮所製独轅弩募土
兵教之既成経畧使夏安期言其便乃詔置独弩軍
加祐四年三月有上封事論議義勇為河北伏兵以為古者
兵農一体有事則集于戰陣无事則散歸甲里以時講習无
俾備應令河北民勇軍是也借其居于列郡但為守城之備
而已朝廷下其章河北帥臣等議曰河北河東皆边胡之地
自置義勇州縣以時按閲耳目已熟行閲无疑詔從之七年
六月初自慶暦以来乃揔二百二十五万而禁軍八十二万
視祖宗時募兵浸多至是韓琦請乞量蔵八錢帛之数立為
定額詔中書樞密撥其制裁為定額

英宗

治平元年宰相韓琦建議刺陝西義勇軍十五万六千八百
七十三人　貫録云十三万八千四百六十五人　司馬光極言
其不可琦言今之兵貴先声后实今諒祚万桀傲使陝西驟
益二十万兵豈不震懼光曰可以欺之于一時少積財敵知
其情寧无懼乎琦不能答復曰居但見慶暦間陝西鄉兵初
刺手皆后刺面无正軍憂令復然耳今已降刺榜与民約永
不充軍戍边矣吾在此君无憂此語之不信光曰相公在此
可也万一切免得替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使運粮
戍边率以為常兵二年十二月是歲兵数少揔隸籍者犹百
十六万三年四月詔河北戰兵三十万一千餘人陝西戰兵
四十五万九百餘人并义勇令本路部抲管常加訓練時边
臣或奏請增兵朝廷以為兵数不少故降是詔四年張方平
言國計以為冗兵最今日大患計禁軍一人歲約五十千十
万人歲费五百万緡慶暦之数比景祐已前增置八百六十
餘指揮四十餘万人是歲增费二千〻緡也八月殿前馬步
軍司言諸路指揮所管軍士不及元額軍員數多数自今除
三年一次轉遷員軍分依旧外餘以実管軍立数推定軍員
額未廷補並通管五都從之是從治平之兵一百六万二千
而禁軍步騎六十六万三千校慶暦之籍減九十万校宝閙
之籍增至七十万二千

神宗

熙寗元年二月趙禹言揔用不可弃功郭逵招集降羌遠從
之遷丹州粟以給降羌人日三升逵因選其強壮千餘人刺
為兵餘丁皆刺忠勇字使不得逃回丙申樞密使呂公弼請
以河北义勇每指揮揀少壯人材武藝取百人手刺上等二

軍之設九月上曰朕嘗問王存以兵費乃言臣不曾講兵書
因問安石如何省兵安石曰陛下今欲省兵當擇邊將人材
以一州令各自精練仍驗募其州民使各習勇則兵可省因
十二月上問府兵之制曰府兵与租庸調法相須安石曰今
上番者即以衣糧給之則无貧富可以入衛出戍雖未有租
庸調法亦可為也但義勇今既以良民為之即當以礼義獎
養又擇其鄉閭有譽為之將技量錄加獎技則人自悅服今
募兵宿衛乃有積官至刺史防團者移此与彼固无不可今
募兵出于兇頑之人尚可以為軍厢主則近臣以上豈可不
及此輩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長計也上極以為然上論及
邊兵已不足以守盡費衣糧然又不可減安石曰今若更減
則誠无以待緩急不減則財費困國无有已時若不能治兵
稍復古制則中國决无富強之理上因言義勇可使分為四
番出戍呂公弼曰須先省浮募兵乃議此安石曰計每歲募
兵所死亡之數乃以義勇補之可也上因問府兵事安石曰
府兵處之可為又可令入衛公弼曰韓絳文彥博皆以入衛
為难兵部上陝西河北河東二十六郡舊籍十五万三千四
百五以環慶州保毅弓箭手三千八百總十五万六千八百
為指揮三百二十一河北三十三郡舊籍十八万九千二百
今籍十八万六千四百為指揮四百三十而河東二十郡自

字量免戶下支移折變別圖令教閱依日放散並給口食又
自出備者聽籍侯有闕收補從之詔淮南等路委長吏兵官
選少壯廂軍堪習武藝者依例教閱團結量免雜工役常留
在城以備使四月張田在桂州踰二年朝廷自智高亂遣兵
戍嶺南多病瘴田尽索土丁峒兵教以兵法奏請罷戍兵十
二月詔京東武衛四十二指揮並分隸河北總管司先是比
軍來備河北戍守邊衆分屯諸路朝廷將減緣邊士兵以省
三司經費故有是詔二年春正月己酉樞密院進呈減併營
兵數且祖宗朝北戎无警即便罷兵今既講和而屯兵至多
徒耗錢帛韓絳曰朝廷須修法度愛惜財用乃能休息生
靈一人獨儉未足成化陳升之曰以議曉諭本路乞兵于京
東招補亦當有序不數年可見效矣上曰卿等可議以聞樞
密院言廂軍近以團結教閱武藝鼓精成邊指揮請更以州
軍大小定人數自三百人至百人仍改軍額淮南曰壯武江
南曰雄武荊湖曰靜江兩浙曰崇節福建曰保節並加教閱
二字于軍額上從之三年冬十月先是陳升之建議衛兵四
十已上不中程曰量減請受從之淮南呂公弼言此事甚大
難遽行也曾公亮曰為當有漸王安石曰執政叶心不扇搖
人情自无事陳薦言禁兵在京師祖宗之制重內外人情安
習一旦去國客食江淮非所以安之也宜如舊從之率罷退

慶曆后招乙万七千為指揮一百五十九二路義勇之兵總
四十二万餘三千五百人河東陝西弓箭手數河東乙千五
百今籍乙千陝西十副弁旧寨籍四万六千三百唯秦鳳有
寨戶后義勇復浸息聯以為保甲云三月詔弁庇德八指揮
為六旧三百五十人額今以三百人為額自康定慶曆以來
諸軍闕額有待募至熙寧初大整軍額有就而合者往併省之後
訓伍希肅无有名存而實缺者也三年王安石建屯義勇教
閱事時土兵有根詔募三千人就湊入義勇番訓練以時而
未艳于代防可按府兵遺法俾之番戍詔復因以指置遠近
分番之法提舉條上以四州義勇分五番：三千人防秋週
而漢始募土兵衆裁糧八万碩料錢六十餘緡冬春衣布五
千疋綿三万七年兩詔從之行之諸路冬十月乙酉渭州言
戰罷保毅應役上令一名納錢三千令總平凉等縣狀保毅
元置年深多非本戶正丁其各交下乞免納糧依旧拾修諸
役初咸平五年因西路用兵遣侍御史吳鼐与陝西轉運使
閱涇边民丁壯得六万八千七百人號保毅軍至治平中刺
陝西義勇乃令環慶路保毅弁揀為義勇三年薛向等言兩
路保毅並与地畝上耕差歲久日有租名初无正丁皆冒臨
時申戶依他畝合錢碩庸充役宜尽免保毅應役止令輸錢
少備修城至是民以為不便又令損其數　十二月己未内
出開封府界及諸路兵更戍之法已已文彥博等上在京開
封府界及京東等路禁軍數上亦自内出治平中數兵相參
照頒閱久之遂照發衛司虎翼除水軍一指揮外存六十指
揮各以五百人為額總計三万四百人在京擔廣義勇五指
揮共三千人開封府界定六万三千人在京東五万一千二
百人兩浙四千人江東三千二百人江西六千八百人湖南
八千三百人湖北八千三百人福建四千五百人廣南東西
各千二百人川陝三路共四千四百人為額其河北以人數
尚多候役以之明年二月庚午止批發前馬步軍可差發餘
兵數不多京師本限之重于此作便其治平四年熙寧元年
差出之兵可與勘相田夏四月安石啟变宿衛見安石門　九
月丙戌詔令後廣南東路西路土丁揀手邕州洞丁荊湖南
北路土丁弩手夔州路義勇軍犒篇成冊年終奏知封州鄧
中交請以廣東未置揀手州縣如廣惠等五郡皆置從之十
一月提點諸路縣鎮司前言諸州兵校弓手有武藝精者遇
按閱請加保甲量給賞從之十二月樞密院諸路廂軍額禄
多自騎射至牢城其名凡二十三總天下廂兵馬步指揮凡
八百四十其為兵凡二十二万七千六百二十七人而府界
及諸司或因事募兵之額不与為五年正月先是曾孝寬為
王安石言有軍士深詆朝廷尤以移併營房為不便或言自

連陰如此正是造反時安石其以白上文彥博曰近日朝廷
多更張人情洶洶非一安石曰朝廷事合更張豈可因循如
併營事亦合如此軍乃敢紛紜公肆詆毀誠无忌憚至言欲
造反急須審察吳充曰併營事已久人習熟何緣有此近來
惟保甲事人情不安　保甲民有為匿名書安石大怒乃出又
五百千以捕為書者歸師林民有偶語者曰異事方興而執
我聞武非斷王相我軍不得休息還者得之付獄安石意為
匿名書者必此人也使鞫推成獄民不勝拷掠而終不服林
希元開封推官桑湜史在府不及一旬凡治獄事時及論安
石者一十余獄　夏五月辛丑命校書王安礼編修三路义勇
條貫八月庚子上諭太宗時用兵多作大小卷付將帥御其
進退不如太祖時王安石曰太祖知將帥情狀故能得其心
力如言郭進及乃以其人送郭進如此郭進非反也故如此
与唐德宗送言李琦反者与琦異矣其后郭進乃為奸人所
叔至自殺傷業亦為奸人所陷不得其死將帥尽力者乃如
此非中御之失而已馮京曰河北义勇十八万自足何須作
弓箭壯安石河北义勇收人戶下尽河北有許多地許多人
只令十八万人習兵為义勇而不可令尽習兵當如今府界
保法修定六年冬戎泸州江安縣各置武寧軍一指揮以四
百人為額上曰併裁軍營凡省軍員四十餘人此十万軍之

資也若訓練既精人得其用不惟壓敵兼亦省財王安石等
曰累歲以來陛下選用使臣專令訓練閱御便殿躬親試閱
賞罰既　者謂之也駐非戍諸州而隸于總管司者謂之駐
泊非屯駐駐泊而以糴賤留便廩給謂之就糧諸司募者曰
役兵諸州募者曰本城廂兵教閱者為教閱廂兵蕃夷內附
料合其人而用之者蕃漢兵什五其民而教之武事曰民兵
熙寧元豊之間兵制大備矣　此兵悉前篇新叙今撮取附見
凡禁軍俸錢千為上軍五百以上為中軍以下為下軍其賞
罰迁叙視此為等其政令掌于樞密院歲以秋月校其藝能
而賞功之熙寧之籍天下禁軍凡五十六万人千六百八十
八人元豊之籍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三人初上即位揔
治平之兵一百十六万一千而禁軍步騎六十六万三千籍
慶曆之籍增至七十万二千上患冗邦用不給始議裁併乃
親制選揀修飭武備之法甚率一日顧謂輔臣曰前世為乱
者无賴不逞之人藝祖平定天下悉招聚之剩以為兵連營
以居什伍相制節以軍法厚祿其長使自愛重付以生殺寓
威于階級之間使不得動既无敢為非因取其力以衛養良
民俾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業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此
者藝祖養兵止二十万餘諸道十万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
諸道則无外乱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无內變內外相

制无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有餘年蓋本于此初上欲有兵王安石对曰揀練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習則兵可省其後遂什武凡甸之民以為保甲諸路亦可以推行元豐中又募保甲遞上番以代禁衛其巡檢縣尉司所省募兵亦數万詔缺額弗補者会其利貴儲之專以待武備之用自后民兵數遂喻募兵而國用之久議欲捧民之杯武者岩唐府兵番上以宿衛事亦未行且規摸宏遠矣此兵志首篇所云姑附見須詳考存兵數也 國朝以備戰衛為禁軍以給徒為廂軍各隸其州之本城内揀于侍衛司而尚書兵部掌其政令因事立名者各隸于其部又以廂軍教閱者為始号廂軍禁後皆以為下禁軍其給使于諸司者亦各以其事役属焉

熙寧三年詔以禁軍分五都法檢治廂軍其后禁軍或降剩員或陞階以備廂軍諸路力役之事廣浙間詔增募而西京轉運同所募多至三万餘人陝西減額五千人亦至三万人河朔流民寓京東者如旧制募士教閱以為忠果二十指揮分隸河北提督以除盜恤飢而河北及熙河路修城壘河北所募五千人熙河亦募三千人修京城以崇馬監軍置廣固保忠凡十指揮亦五千湖南猺人平戍沪軍與漲河轉漕又皆增置大抵熙寧元豐之間廂軍之數視祖宗時蓋希矣自三代之後凡國家之力役皆調于民故民以勞獘宋有天下悉役廂軍凡役作工徒营缮民无与爲故天下民力完固承平百年

哲宗

元祐元年八月詔雄州雲翼兩指揮依旧存留各以三百人為額二年正月文彦博言廂軍旧隸樞密院新制改隸兵部且本府之兵宜可先籍詔逐郡令自造册以其副上樞密仍更互揭貼三年正月詔京西廂軍以三万三千五百人為額增粹州克寧廂八百人

紹聖四年十二月置都大兵房樞密院自熙寧始置兵籍然後遂月季揭貼進呈至是立式令承旨司歲終造都籍且諸路見管數以申樞密院自是兵籍不考

元符三年六月樞密言河北僧馬軍廣武步軍保捷二万餘人而在京禁軍缺万人令帥司選其頸操在京軍分者發副湼之以下通募

徽宗

崇寧五年樞密院言禁軍缺額二十四万近創廣勇崇捷崇政十万人尚闕十四万

政和三年閏二月先是朝廷下諸路增廣保五法以寓軍令而京東西路提舉官任諒慮追呼抑配或致民獘乃自按等搜擇不越月得甲五十万率先諸路詔加録直秘閣轉一官

八年童貫揀伉健，少年勝捷軍以為親兵凡九千人